陸士衡文集校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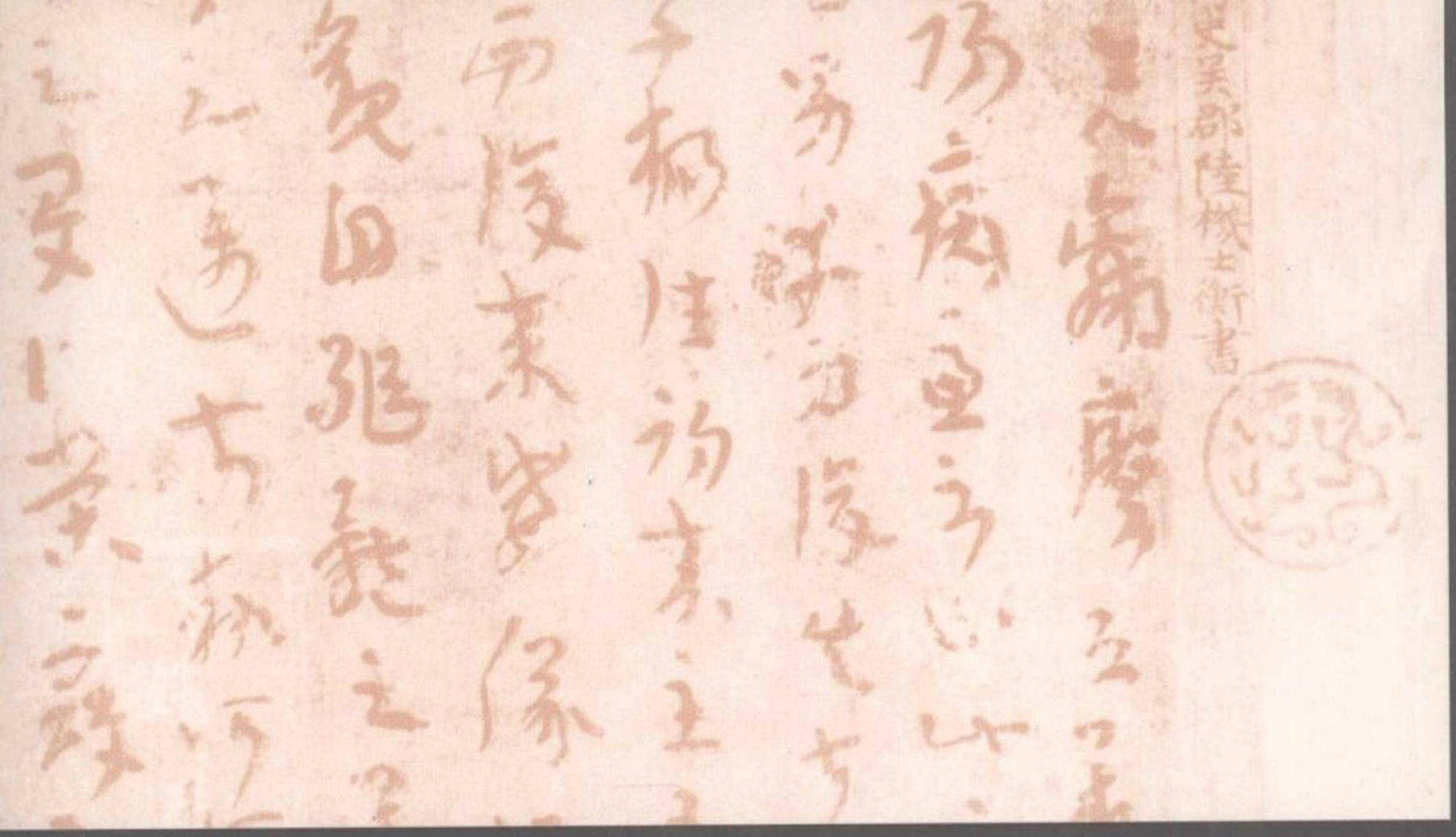
（上）

（晉）陸機 著

劉運好 校注整理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陸士衡文集校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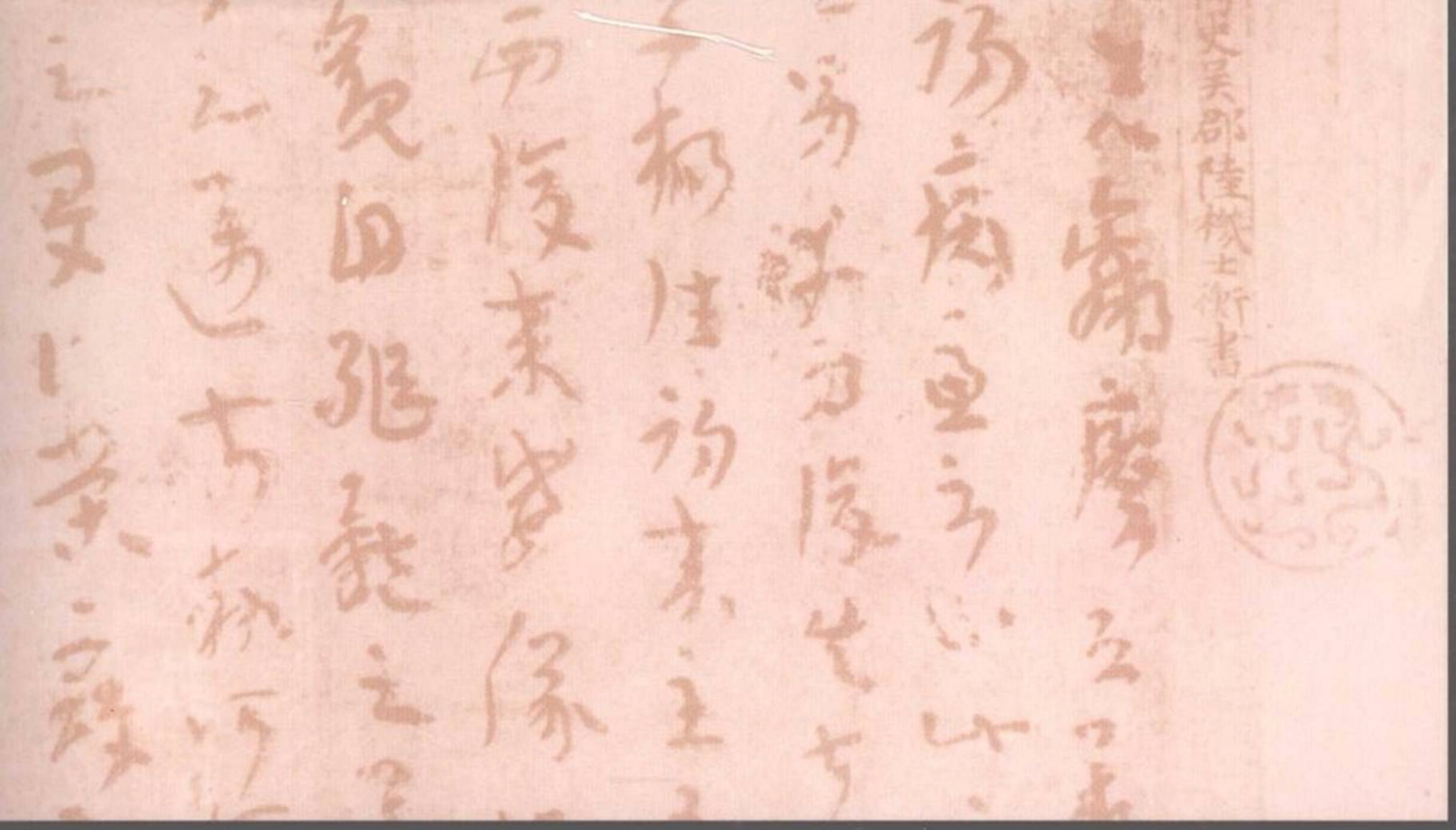
下

（晉）陸機 著

劉運好 校注整理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ISBN 978-7-80729-139-8

9 787807 291398 >

定價：150.00 圓

陸士衡文集校注

上

（晉）陸機 著

劉運好 校注整理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陸士衡文集校注

下

（晉）陸機 著

劉運好 校注整理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陸士衡文集校注/(晉)陸機著;劉運好校注整理. —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80729-139-8

Ⅰ.陸… Ⅱ.①陸…②劉… Ⅲ.古典文學—作品集—中國—晉代 Ⅳ.I213.7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76970 號

書　　名　陸士衡文集校注
著 作 者　(晉)陸　機 著　劉運好 校注 整理
責任編輯　倪培翔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蘇新華印刷廠
　　南京市張王廟 88 號　郵編 210037
開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張　49
字　　數　92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80729-139-8
定　　價　150.00 圓(全二册)
　　(鳳凰出版社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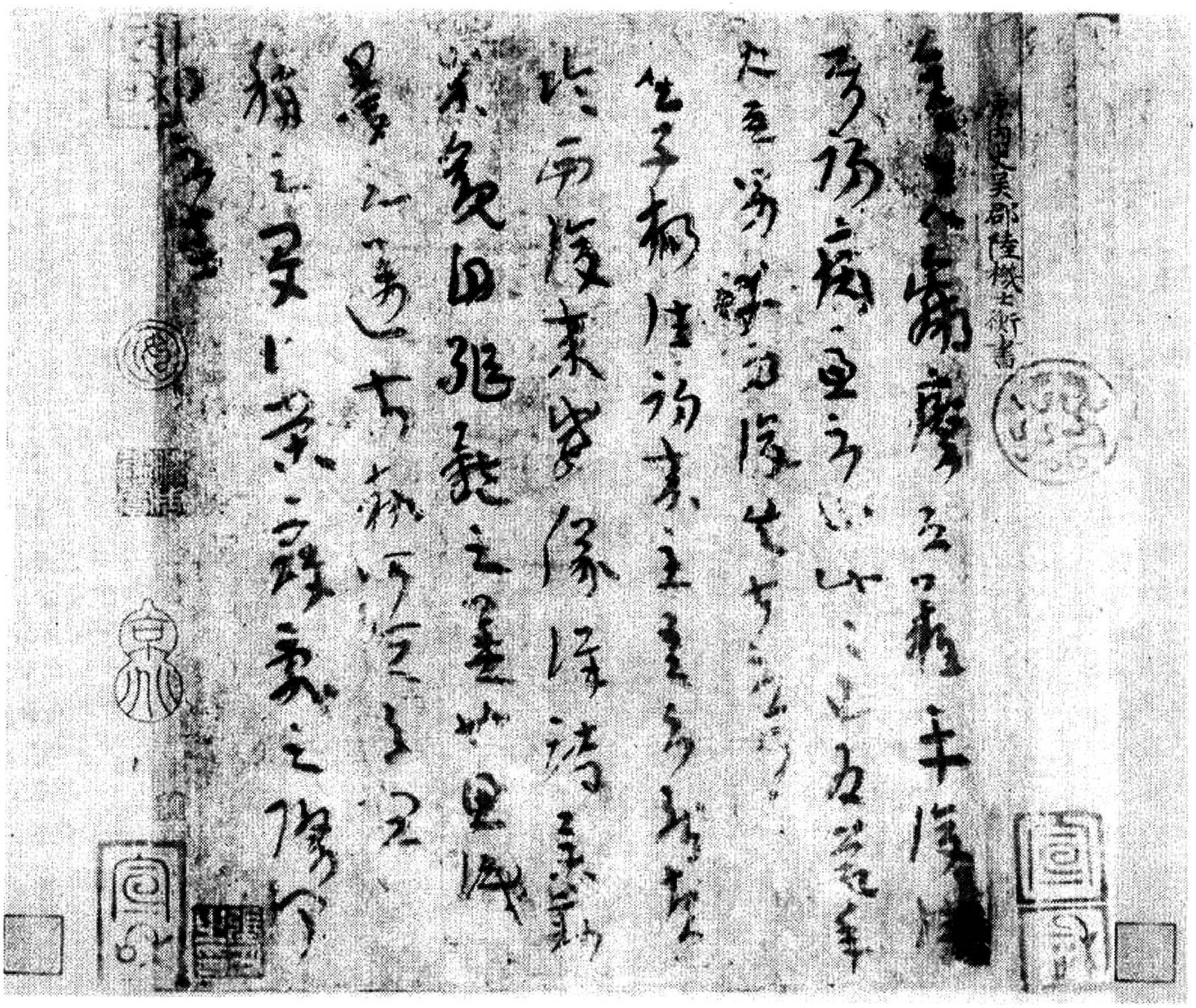
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

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資助項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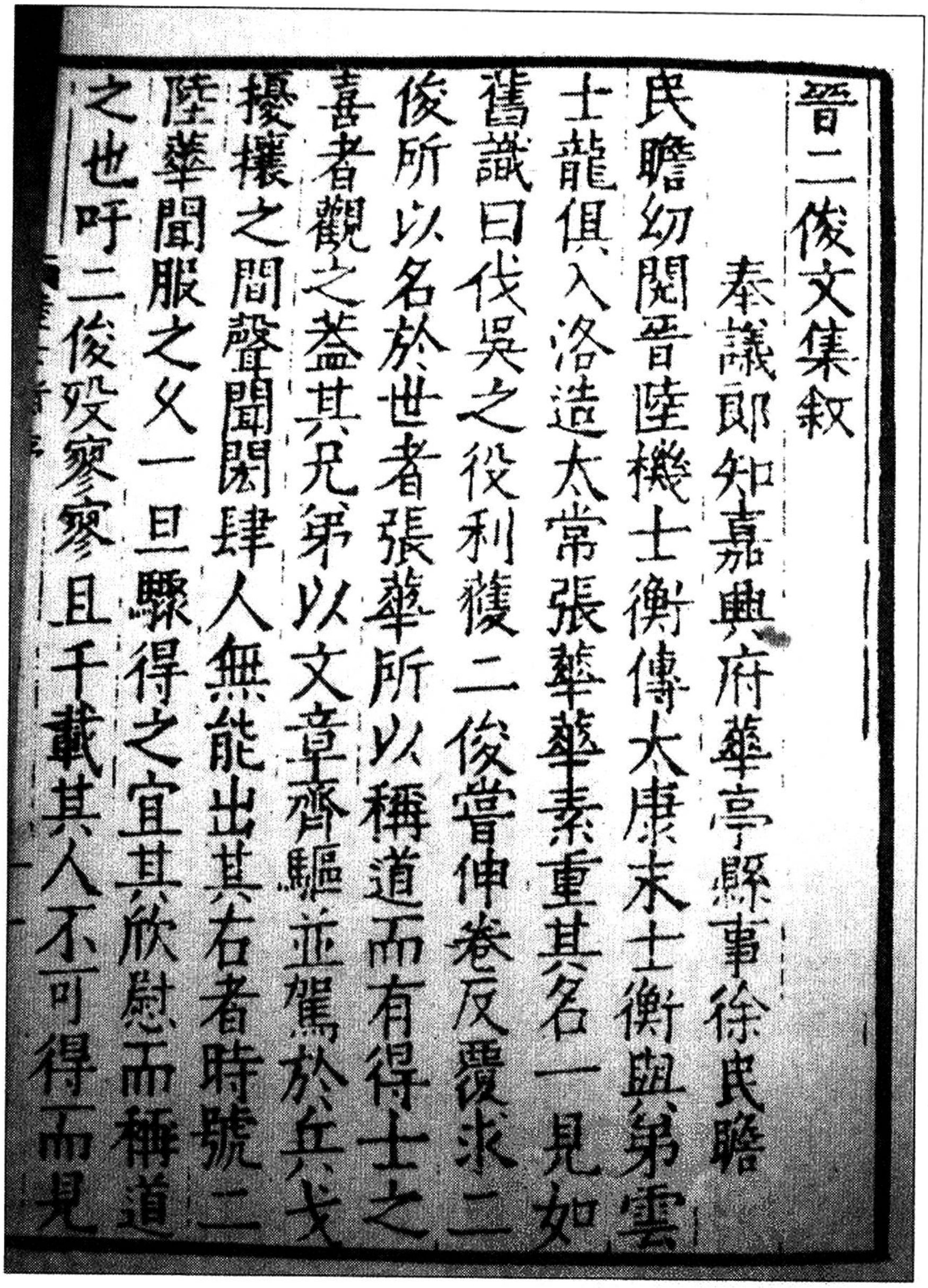
陸平原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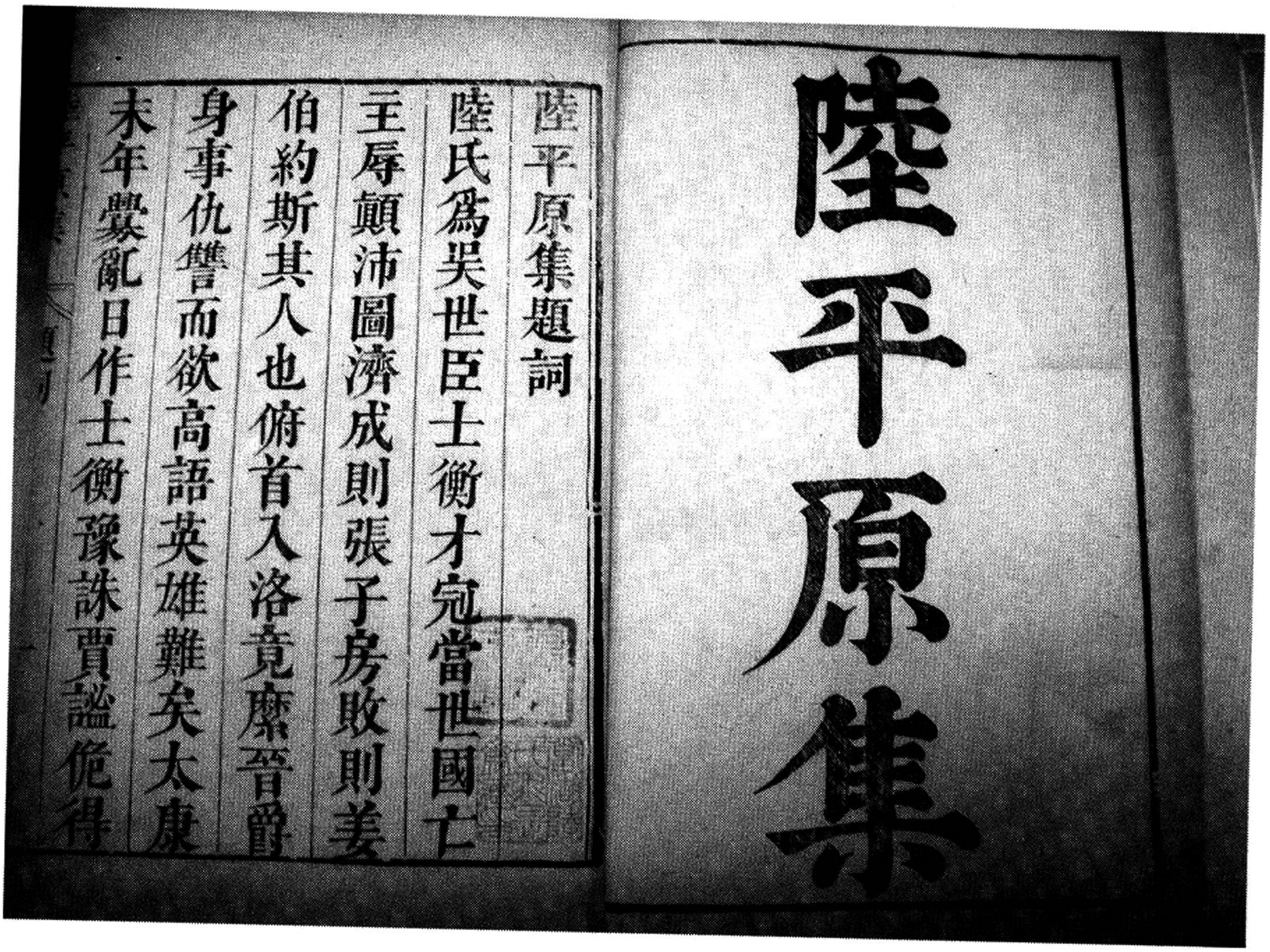
陸平原像　《吳郡名賢圖傳讚》卷一



陸機手跡《平復帖》　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晉二俊文集敘
民瞻幼閱晉陸機士衡與弟雲
士龍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一見如
舊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嘗伸卷反覆求二
俊所以名於世者張華所以稱道而有得士之
喜者觀之蓋其兄弟以文章齊驅並駕於兵戈
擾攘之間聲聞閥閱肆人無能出其右者時號二
陸華聞服之久一旦驟得之宜其欣慰而稱道
之也吁二俊殁寥寥且千載其人不可得而見

《晉二俊文集》書影　上海涵芬樓借江南圖書館藏明陸元大翻宋本景印本



《陸平原集》書影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

前言

毋庸置疑，從理論和創作兩方面考察，陸機都是西晉文學的領軍人物。無論後代是褒揚還是批評，也無法否定陸機在文學發展史上所處的樞紐地位——襲故彌新，霑溉後世。然而對陸機系統研究薄弱，文學史定位不準確，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理論研究上，除《文賦》外，其文學思想、文學創作、文學影響的深入研究，除少數論文外，尚處於期待狀態；文學史定位上，上世紀幾部影響較大的文學史著作，幾乎都沒有給陸機一個合適的篇幅和恰當的文學史定位。

造成陸機研究薄弱的一個先天性原因，是文獻整理的闕遺。文集整理上，僅有郝立權《陸士衡詩注》、金濤聲校點《陸機集》，至今尚無一部輯佚全面、校勘精審的完整注本；有關陸機研究資料，至今也尚無學者系統地蒐集整理。這就給陸機研究造成極大不便。有鑒於此，筆者歷時數載，鉤稽文獻，考索文本，蒐集研究資料，雖難以恢復陸機著述之原貌，準確解讀士衡之文心，資料蒐集可能亦有疏漏，然而，就筆者而言，已是竭盡全力了。

關於陸機，要討論的問題很多，限於體例，以下茲就陸機的行跡、思想、詩賦、著述簡略考論之。

陸機行跡考

陸機（公元二六一——三〇三），字士衡，出身江東世族。高祖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曾祖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為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①。祖遜，字伯言，年二十一，仕孫權幕府，『赤烏七年，代顧雍為丞相』；父抗，字幼節，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鳳凰二年拜大司馬、荆州牧』②。這樣的家庭出身，孕育了陸機負其才望的性格心理，立業建功的人生態度，敏銳深刻的思想意識，底蘊深厚的文化修養。陸機以後的種種人生與藝術的軌跡都與這一特定的家庭背景有剪不斷的聯繫。

簡要地說，陸機人生歷程可以分為四个基本階段：從出生到父親去世（一至十四歲）為少年快意時期，主要活動在家鄉吳縣；從分領父兵任牙門將至吳亡（十四到二十歲）為初入仕途時期，主要活動在吳都建康（今南京市）；從吳亡至入洛之前（二十至二十九歲）為屏居讀書時期，主要活動在華亭舊里；從入洛仕晉至遭讒被殺（二十九至四十三歲）為入洛仕晉

① 《三國志·吳志》卷十三《陸遜傳》裴注引《陸氏世頌》。
② 《三國志·吳志》卷十三《陸遜傳》。

時期，主要活動在洛陽。本書『附錄』之『陸士衡年譜』，對其生平事蹟有較為細緻的梳理，故不詳細敍述。下文僅就學術界爭論熱烈而又棼絲難理的『籍貫』、『入洛時間』兩個問題作簡要考辨。

關於陸機的籍貫，有『吳郡說』、『吳縣說』、『華亭說』三種。臧榮緒《晉書》、王隱《晉書》、孫盛《晉陽秋》以及房玄齡《晉書》均載：『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徐公持、王運熙、楊明等學者均從之①。吳郡治所在今蘇州，地域廣闊，於是陸機籍貫的具體地點，又受到學者矚目。多數學者都持吳郡華亭說，如金濤聲、蔣祖怡、韓泉欣、姜劍雲等②。持這一觀點的主要論據是《世說新語·尤悔》及其劉孝標注引《八王故事》。而著名學者曹道衡則認為是吳郡吳縣，其《陸機事蹟雜考》說：陸機籍貫，『應為吳郡吳人，而非華亭人。』其理由是：『依照通例，古人的籍貫，當據祖籍。陸機的祖父陸遜，《三國志·吳志·陸遜傳》明確地說他是『吳郡吳人也』。這後一個吳字分明是縣名，指現今的蘇州。』③毫無疑問，曹先生結論非常可靠。當然，細

① 徐公持《魏晉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王運熙、楊明《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魏晉南北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② 分別見金濤聲校點《陸機集·序言》，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蔣祖怡、韓泉欣《陸機評傳》，山東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姜劍雲《太康文學研究》，中華書局二〇〇三年版。

③ 曹道衡《中古文史叢稿》，河北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第一九五—一九六頁。

緻考證陸機籍貫必然涉及三個方面問題：祖籍、出生地、行政區劃的變化，現補充論述如下：

陸機祖籍吳郡吳縣，不僅《陸遜傳》記載明確，且《三國志》所載其從高祖陸康、從弟陸曄，均明確說是吳郡吳人。吳為春秋吳王闔閭所都，秦設縣，後代因之。《吳地記》曰：『吳縣望在郡下，秦始皇二十六年置。漢王莽改泰德縣。陳貞明元年後主復為吳縣。隋開皇九年，越國公楊素移郡及縣於橫山東五里。』①由『望在郡下』可知，吳縣治所亦與郡同，即今之蘇州。《吳地記後集》曰：『吳縣城，地名姑蘇，水名震澤。』②亦可證。故陸機《吳趨行》曰：『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多侈，四姓實名家。』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多侈，四姓即朱、張、顧、陸也。從詩看，陸氏祖居吳邑，故陸機之祖籍當為吳郡吳縣無疑。

陸機出生在吳郡橫山，後名昆山，宅居雲間，後名華亭。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二十二：『昆山縣，本漢婁縣，地屬會稽郡，東漢、晉屬吳郡。陸機、陸雲生於此，故名其山曰昆山。梁置昆山縣，隋平陳省之。開皇十八年復置，屬吳郡，唐屬蘇州。』③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

① 唐陸廣微撰、曹林娣校注《吳地記》，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三三頁。下引此書版本同。

② 曹林娣校注《吳地記》，第一一四頁。

③ 凡本文引書未注明版本者，均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中：『昆山在本縣西北，或曰在華亭，蓋割昆山之境以縣華亭故也。晉陸機兄弟生於華亭，以文為世所貴，時人比之昆岡出玉，故此山得名。』又《吳地記》：『華亭縣在郡東一百六十里，地名雲間，水名谷水。天寶五年置。蓋晉元侯陸遜宅，造池亭華麗，故名。有陸遜、陸機、陸瑁三墳，在東南二十五里橫山中。有鶴鳴、鶴唳，二元鶴。』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十五：『華亭谷，《輿地志》云：吳大帝以漢建安中封陸遜華亭侯，即以其所居為封。谷出佳魚、蓴菜，又多白鶴清唳，故陸機歎曰：華亭鶴唳，不可復聞。』陸宅，《吳地記》云：宅在長谷，谷在吳縣①東北二百里，谷周回二十余里，谷名華亭，陸機、陸遜、陸凱居此谷。《吳志》云：漢廬江太守陸康與袁術有隙，使侄（孫）遜與其子績率宗族避難於是谷。相江陵昭侯陸遜墓。有昆山，父祖墓焉，故陸機《思鄉詩》曰：「彷佛谷水陽，婉孌昆山陰。」昆山有吳

綜合以上材料，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華亭原名雲間，陸遜移居之後，乃更名為華亭。第二，雲間有水，名谷水，又名長谷，因雲間更名華亭，而稱之為華亭谷。第三，雲間有山，名橫山，因機、雲之才如昆岡之玉，故更名昆山。第四，陸氏始居華亭，是在被封為華亭侯

① 吳縣為海鹽縣之誤。李善《文選》注陸機《贈從兄車騎》引陸道瞻《吳地記》：『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陸凱居此。』

之前。後遜因破關羽有功，孫權因地而封為華亭侯，始則舉家居此，故二陸兄弟出生於此。

尤為重要的是：第一，《陸遜傳》曰：『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而《太平寰宇記》引《吳志》則曰：『（康）使侄（孫）遜與其子績率宗族避難於是谷。』谷東二十里，有昆山，父祖墓焉。』細察《吳書》，『還吳』之吳，实是吳縣，故與《吳志》比勘，則可證華亭谷在吳縣境内。第二，《吳地記》曰：『横山，又名據湖山，在吳縣西南十六里。』又《吳地記後集》曰：『吳縣二十都：吳門、利娃、永安、履仁、鳳凰、靈岩、横山……』①亦可知横山即昆山，也在吳縣境内。

因為歷代行政區劃的變化，後人未加詳察，將華亭（即雲間）與華亭縣、昆山（即横山）與昆山縣相混淆，遂至其誤。又因谷水原為太湖（古名震澤）支流，下通松江而入海，後人遂又將其與明代所置的松江縣相混淆。而華亭又與由拳縣（後改為嘉興縣）毗連，故《世説新語》劉孝標注引《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實亦未詳察之故。

故無論從祖籍、還是從出生地看，陸機都應該是吳郡吳人，即今江蘇蘇州人，與今上海松江無涉。因行政區劃變化，遂至後人以今而臆斷古也。

陸機入洛時間也衆説紛紜。上世紀三十年代，朱東潤《陸機年表》提出陸機兩次入晉之

① 曹林娣校注《吳地記》，第七二、一一五頁。

後，至八十年代，先後有陳莊、傅剛進一步論證朱說，並明確指出陸機曾兩次入洛，一是太康初被俘人洛，二是元康二年仕晉入洛①。後來，蔣方在陳、傅論證基礎上，又進一步排比史料，稽考詩文，得出結論是：吳滅後，陸機被俘去洛陽，太康三年放歸，退吳讀書，至元康二年方應徵辟入洛②。

細細考證，此說漏洞頗多。其他史料姑且不論，僅就現存的陸機詩文即可證之。第一，陸機《詣吳王表》曰：『臣本吳人，靖居海隅。朝廷欲抽引遠人，綏慰遐外，故太傅所辟。』太傅楊駿被誅于元康元年三月，陸機入洛，任太傅祭酒，其時間必然在元康元年三月之前。第二，陸機《皇太子賜宴詩》序曰：『元康四年秋，余以太子洗馬出補吳王郎中。』其赴任吳王郎中令途中，作《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詩有『誰謂伏事淺，契闊逾三年。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之句，其『逾』字尤值注意，突出自己侍奉太子，已超過三年。據《晉書》本傳，機遷太子洗馬，在元康元年三月楊駿被誅之後，至元康四年秋正是『逾三年』。若為元康二年仕晉，即使直接任太子洗馬，時間也不足三年，更不用說『逾三年』了。

① 陳莊《陸機生平三考》，《四川大學學報》，一九八三年第四期；傅剛《陸機初次赴洛時間考辨》，《上海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② 蔣方《陸機、陸雲仕晉宦跡考》，《湖北大學學報》，一九九五年第三期。

為何許多學者都將陸機入洛仕晉定在元康二年呢？主要原因之一是受金濤聲校點《陸機集》之《思歸賦》序的誤導。其序曰：『余牽役京室，去家四載，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這似乎是一條鐵證：既是元康六年『去家四載』，則必為元康二年入洛。其實本序中最為關鍵的『余牽役京室，去家四載』九字，並非此賦小序。現存陸機集善本，如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陸貽典校本、宛委別藏清鈔本均無此二句。元康二年，詩人赴假離洛歸鄉，在離洛歸鄉途中作《行思賦》，離鄉返洛途中作《懷土賦》，此二句殘序或乃《行思賦》之序，其賦之『越山河而託影，眇四載而遠期』與『余牽役京室，去家四載』時間吻合。將此序誤題《思歸賦》序，《太平御覽》乃始作俑者，金濤聲未加詳察又誤補於後，且金所校之《陸機集》又是目前可見的唯一完本，故易以訛傳訛。

陸機入洛，史有明載。《陸遜傳》裴注引《機雲別傳》曰：『晉太康末，俱入洛。』又《晉書》本傳：『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太康終於十年，太康末至遲也在太康十年（公元二八九）。吳滅于咸寧六年（公元二八〇）三月，至太康十年，正好十年，與本傳所記之時間吻合。另，陸機《歎逝賦》序曰：『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十年之內，索然已盡。』十年，乃指離鄉仕晉的時間，逆推之，陸機入洛至遲亦在太熙末，斷不至於太康二年（機時年三十二歲）。或為太康末入洛，此言十年，蓋取其整數。所以姜亮夫《陸平原年譜》、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等均採用此說。

然而，李善《文賦》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以十一年計，入洛時間該在太熙元年（公元二九〇）。此說須詳加考辨。第一，李善注《為賈謐作贈陸機》引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與張九齡《晉書》本傳、《陸遜傳》裴注引《機雲別傳》基本相合。由此可以肯定，陸機仕晉的第一個職務是太傅祭酒。其入洛仕晉時間必在楊駿任太傅之前，至遲也在任太傅期間。第二，據《晉書・惠帝紀》可知，楊駿任太傅在太熙元年五月。若是應楊駿辟而入洛，時間當在是年五月後，徵召之書送至吳又當在此後一、二月間。復考陸機《赴洛》詩『谷風拂修薄，油雲翳高岑』，谷風，即春風，《焦氏易林》卷一曰：『谷風布氣，萬物出生，萌庶長養，華葉茂成。』則可知陸機赴洛是在春天，故不可能在太熙元年五月後入洛。第三，次年（即永平元年）三月，楊駿被誅，任太傅之職前後不足一年。若在是年三月之前入洛，雖與陸機詩所描寫的季節相符，然與臧榮緒《晉書》所言之『太熙末』又相互抵牾。退一步說，假定陸機於永平元年二三月入洛，尚未入洛，楊駿已被誅，怎麼可能任太傅祭酒呢？故陸機也不可能於這一年入洛。第四，『太熙』乃晉武帝最後一個年號，存在時間不足四個月，楊駿任太傅是在武帝駕崩、惠帝即位改年號永熙之後，按照史家之通例，應該記載為『永熙初，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斷不可云『太熙末』。足見，李善所引臧榮緒《晉書》亦不可靠。

綜輯史料考之，陸機入洛具體時間應是太康十年（公元二八九）春，次年五月後任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

酒。由此也可推知，陸機兄弟屏居舊里應該是『十年』，而非『十一年』。

在陸機行跡中，備受爭議的還有吳亡後舉家『遷徙壽陽』說①，其結論並無可靠的史料依據，推斷多於實證，而其主要依據則是《贈弟士龍》，本書在此詩『題解』中已略加辨正，限於篇幅，不再一一考辨。

陸機思想論

研究陸機思想可以從三個方面考察，一是政治理想，二是文明史觀，三是文學思想。學界對後一個問題的研究較爲充分，而對前兩個問題的研究則顯然不足。

一、以人爲本的政治理想

從現存史料看，陸機不是政治家，政治上也沒有建樹，然而陸機卻有明確的政治理想和價值取向。《辨亡論》、《丞相箴》、《大田議》、《演連珠》五十首等文章，相當完整地表達了他的

① 沈玉成《〈張華年譜〉、〈陸平原年譜〉中的幾個問題》，根據《與弟清河雲詩》和有關史傳，認爲吳亡後陸氏全家徙于壽陽。見《沈玉成文存》，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版。

政治理想和價值取向。概括言之，以人為本是陸機政治理想的核心，由此而衍生的兩個層面：簡賢任才、教化人心，是陸機治政安民的基本價值取向。《五等諸侯論》直接指出：「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強調人在歷史興廢中決定性作用的歷史認識論，正是構築以人為本的政治理想的基礎。而《辨亡論》又從簡賢任才、教化人心的兩個層面上具體論述，則是這一歷史認識論的延伸與展開。

《辨亡論》是一篇史論宏文。關於文章主旨，六臣認為是辨「吳興亡之事」，《西晉文紀》卷十五認為「又述其祖父功業」，均是皮相之見。楊慎《丹鉛餘錄》卷七曰：「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陸機之《辯亡》以警晉也。」則部分觸及了問題本質。辨吳之興亡，實質上是以吳為鏡而警晉，討論治國的遠規大略。上篇以孫權為核心，從東吳王基之建立、發展、鼎盛、衰落、滅亡的全部過程，論述國家興亡之本在於政治教化、簡賢授才。下篇從君主理政、賢臣輔政以及天地人三者之關係，論述國家興亡在於人和而不在於天時、地利。上下篇論述角度不同，論述手法有別。然而，縱觀全文，強調人和人心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巨大作用，是其核心。簡賢授才，是為得人；教化百姓，是得人心。其思想雖非鑿高揚深，從東吳興盛衰亡的歷史中引申抽象，則又具體深刻，警動人心。

在陸機看來，教化百姓有兩大重要作用，一是淳化世風，使社會人心趨於和諧，如《演連珠》曰：『淫風大行，貞女蒙治容之誨；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二是統一人心，使百姓

形成對國家的巨大向心力，故《辨亡論下》曰：『是以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必愼其風俗庶與之共患。』世風淳化，盜跖懷廉。人心統一，安危與共。因此聖人治政安民，二者相輔相成。教化。而教化人心，又必須與實行禮法相結合，所以陸機重教化，亦重禮法，一陸機理想中的禮法就是遵先王之陳法，《大田議》曰：『隆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怠。』『不改法』，就是不改先王之陳法，其特點是法簡政仁。故《丞相箴》指出：法禁網密，巧僞繁生；深文碎教，法何能存。強調『導民在簡，為政以仁，仁實生愛，簡亦易遵』。其理論與孟子仁政思想一脈相承，史書謂機『伏膺儒術』，其言信然。

作為出身于覆國亡家的江東世族，陸機在無可選擇中身仕晉朝，『出自新邦，朝無知己』，既無祖蔭可庇，又無故舊援契，可偏又自恃才望，渴望重振家風。晉室的用人政策必然對陸機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君主簡賢用才、賢才如何用世一直成為陸機政治思想的主導。《演連珠》五十首是這一思想的系統表述。文章開篇以天道而喻人道，作為全文之總括，然後從君主用才與賢才用世兩個層面分別言之。其基本原則是：『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亦即明主必衡量其才而授業，人臣須盡獻其力而受爵。

雖然，陸機的人才觀主要著眼於明主用才，而對賢才用世則用筆不多。帶有『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式的喟歎，從中透出汲汲用世之情，充滿對明主慧眼識英才的渴望，折射了陸機的特殊心態與期冀；然而，其人才觀又鮮明地顯現其簡賢任才的政治理想。無論從

官僚體制還是從社會基礎而言，陸機都強調以人為本。簡賢任才，可以構建和諧的官僚體制；教化百姓，可以構建和諧的社會基礎。這正是陸機政治理想和價值取向的意義所在。

二、因時而變的文明史觀

讀《五等諸侯論》，很容易使人產生陸機文明史觀屬於保守一派的錯覺。的確，陸機文明史觀有保守的一面，法先王的政治思想就包含了較濃的復古傾向。但若仔細考察《羽扇賦》、《策問秀才紀瞻》等文章，則可發現陸機的文明史觀也有強烈的時代特徵，因時而變是其文明史觀的核心。

《羽扇賦》假託宋玉與諸侯關於五明扇和羽扇之美的爭論，在宋玉盛讚羽扇之美中，完整地表達了這一文明史觀。陸機借宋玉之口曰：『夫創始者恆樸，而飾終者必妍。是故烹飪起於熱石，玉輅基於椎輪。……憲靈樸於造化，審眞則而妙觀。』宋玉所言之創始者常質樸，而後世飾之妍麗；烹飪源於熱石之烤食物，華美之車基於簡陋之椎輪，顯然強調的是人類的文明進化、因時而變。

《策問秀才紀瞻》雖是一篇策問，主要討論治國安民之術，然仔細尋繹，在策問中，仍然包含作者的思想與歷史文明觀。策問共提出六個問題，有兩個問題較為顯明地表現了陸機的進化歷史觀。在第一問中，陸機特別提出，三代之禮因革變化，實際上已經突出古代禮制亦

因時而變的特點，故其所問，今反古制以救弊，明風化以蕩穢，將何所從？雖為策問，答案已寓其中。其第四問，由唐虞周公刑簡而寬，到後代衰世刑繁而苛，惟因世之治亂不同，故救世之術有別。在這篇策問中，雖然反復強調『反古』，『以之為政，則黃羲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其內核則是託復古以改制，強調時世遷移，因時而變，其歷史觀仍然是進化的。

即使是論述國家體制、思想趨於保守的《五等諸侯論》，也仍然透出因時而變的文明史觀。他稱賞：『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在因循的背後仍然凸現變革。因文章產生背景複雜，限制了陸機思想的表達。

要而言之，陸機文明史觀的核心是因時而變，其強調復古有兩類情況：一是託復古以改制；二是論復古而諭今。

三、『緣情綺靡』的文學思想

在文學批評史上，陸機的地位無可爭議。《文賦》研究在陸機研究中成果最為豐碩。張少康《文賦集釋》集其成，著名的幾部批評史和文學思想史著作也都給予顯赫位置，與陸機整體研究的蒼涼形成了鮮明對照。因此，本文不準備全面評價陸機的文學思想，僅就有爭議的或被忽略的相關問題，簡略論之。

『詩緣情而綺靡』是《文賦》對詩歌所下的判語。前人或褒或貶，評價甚多，然而對『緣情綺靡』理論內涵的闡釋仍不甚了然。李善《文賦》注曰：『詩以言志，故曰緣情。……綺靡，精妙之言。』認為『緣情』即『言志』，『綺靡』即語言之精妙。樓穎《國秀集序》云：『昔陸平原之論文曰「詩緣情而綺靡」，是彩色相宣，煙霞交映，風流婉麗之謂也。』將『緣情綺靡』理解為五色輝映、風流婉麗之風格。在明清兩代，樓說似乎影響更大。皇甫汸《解頤新語》卷四曰：『《典論》「緣情綺靡」，泰始以後之體也。』謝肇淛《小草齋詩話》卷二《外篇》上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此兩語已占六朝風氣矣。詩尚綺靡，故不能玄遠；賦惟體物，故不復溫贍。』二人也是將『緣情綺靡』理解為詩體風格。近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曰：『「詩緣情而綺靡」，建安以前之體也；《文賦》「緣情綺靡」，泰始以後之體也。』謝肇淛《小草齋詩話》卷二《外篇》上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此兩語已占六朝風氣矣。詩尚綺靡，故不能玄遠；賦惟體物，故不復溫贍。』二人也是將『緣情綺靡』理解為詩體風格，清人所論，無論批評褒獎，基本未出明調。審視之，以上諸論，對陸機之本義似未諦之。

自聞一多、朱自清之後，『緣情綺靡』一直成為近人聚訟無已的理論問題。近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曰：『「詩緣情而綺靡」一語的重要意義，並不在於用「緣情」代替了「言志」，而在於它沒有提出「止乎禮義」，而強調了詩的美感特徵。』①《中國詩論史》說：『概而言之……「緣情」為意，「綺靡」為文。』②以上二說，似乎還沒有觸及問題的深層本質，仍然有進一

① 王運熙、楊明《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魏晉南北朝卷），第一〇二頁。

② 霍松林主編，梅運生等著《中國詩論史》（上），黃山書社二〇〇七年版，第二〇二頁。

步研究的必要。

先說『緣情』。人們習慣於將『緣情』與『言志』對比論述，爭論的焦點主要是情、志的理論內涵以及二者關係的問題。其實，『詩緣情』是言詩歌因情而生，從詩歌發生的角度闡釋詩歌的特徵；『詩言志』是言詩歌表達情志，從詩歌表現的角度描述詩歌的特徵。僅此而言，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不清楚這一點，就無法深入論述二者的本質差異。

『緣情』一詞最早出自《莊子・山木篇》，乃指率性而為，與魏晉之『緣情』意義殊隔。而漢桓寬《鹽鐵論・刑德》所言之『緣人情』，是指順乎民情，與魏晉之『緣情』意亦不同。魏晉之『緣情』說的特定涵義，與佛教之興盛有關。

『緣情』之緣，佛教有二義：一是因緣之緣，指事物相涉的關係；二是緣慮之緣，是心緣外境的攀緣。在佛教中，緣又是緣因之略。緣因就是二因，二因亦有二義：一是生因和了因。生因是能夠產生果實的因種，如物種生芽，芽生果實；了因是以智慧去透視事物的原理，如燈照物，了了可見。二是正因和緣因，正因是主要的因，緣因是助緣的因。從陸機作品看，似乎很少受佛教的影響，以儒為根，徘徊於儒道之間，是其思想的基本特點。但是魏晉佛學漸為士大夫所接受，朱士行之皈依佛門，曹植之誦梵唄經聲，即為明證。『緣情』之語至魏晉而大行，袁準《袁子正書》、潘岳《寡婦賦》、徐邈《答曹述初問》、徐廣《答劉鎮之問》，其後釋法琳《對傅奕廢佛僧表》、釋慧琳《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馮神德《上釋在道前表》等等，都用過這一詞

語，可見『緣情』已經成為魏晉以後流行的固定詞語，顯然與佛教的影響有密切聯繫。

由佛教對緣的闡釋可以看出，『詩緣情』是說詩因緣於情——由情而生，情因外境——因物而感，故《文賦》曰：『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思歸賦》亦曰：『悲緣情以自誘，憂觸物而生端。』從發生學角度看，情是因，詩是果；情亦包含智慧感悟之物理，詩亦為智慧物理之載體。故《歎逝賦》曰：『樂隕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託末契于後生，余將老而為客。』《文賦》又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

次說『綺靡』。『綺靡』之『綺』，《說文》曰：『文繒也。從糸，奇聲。』段玉裁注：『謂繒之有文者也。』《六書故·工事六》：『織采為文曰錦，織素為文曰綺。』亦即以素為底色，織以文彩，即為綺。那麼，『靡』究竟如何索解？周汝昌引《方言》卷二曰：『纖，繒帛之細者謂之纖，東齊言布帛之細者曰綾，秦晉曰靡。』郭璞注：『靡，細好也。』如果依照《方言》所言，確如周汝昌所言：『「綺靡」連文，實是同義複詞，本義為細好。』①然而郭璞解為『細好』——細而美，似應是形容詞，而不再是繒、綾之名，其間透出了從漢至晉的語詞變化資訊。其實，綺、靡二字到了魏晉以後，均由原來的名詞轉化為形容詞。這一點從劉勰《文心雕龍》亦可得到旁證。如《樂府》：『晉世羣才，稍入輕綺。』顯然，劉勰所言之

① 周汝昌《陸機〈文賦〉『緣情綺靡』說的意義》，《文史哲》，一九六三年第二期。

『靡』指音調的圓潤連貫，『綺』指文辭的華美豔冶。簡單地說，劉勰以綺為辭之華美，以靡為韻之動人。在《文賦》中也可以找到內證：『綺靡』二字是並列結構，而非同義複詞。『綺靡』以『綺』喻色彩之清麗；『或寄辭以瘁音，言徒靡而弗華』，以『靡』指音調之宛轉。《文心雕龍》也多次論及『綺靡』。《時序》：『結藻清英，流韻綺靡。』《辨騷》：『《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靡』作音樂之稱，亦見《釋名·釋樂器》：『箜篌，此師延所作靡靡之樂也。』上世紀三十年代陳柱已明確指出：『綺言其文采，靡言其音聲。』①應該說，深得其中三昧。

『綺靡』連用，或單指色彩華美，如班婕妤《搗素賦》曰：『曳羅裙之綺靡，振瓊佩之精鳴。』《吳書》卷二十載華核上疏諫孫皓曰：『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或單指音韻和諧，如阮瑀《箏賦》：『浮沈抑揚，升降綺靡，殊聲妙巧，不識所為。』謝靈運《曇隆法師誄》：『才練藝技，驤首揮霍，繁弦綺靡，酒娛調促。』由此可見，綺靡一詞，或指物之色彩華美，或指調之圓潤和諧；或是二義並存一詞，所釋切忌膠柱鼓瑟。從《文賦》看，當是就文辭與音韻兩方面言之。

綜上，『詩緣情而綺靡』，既闡釋了詩歌的發生與情感的關係，也揭示了詩歌審美風格的一般特徵。

① 陳柱《講陸士衡〈文賦〉自記》，《學術世界》，一九三五年九月，第一卷第一期。

最後說明的是，除《文賦》以外，陸機的文學思想在其他詩文中也有表現，比如上文所論及的《羽扇賦》：『夫創始者恆樸，而飾終者必妍。……憲靈樸於造化，審眞則而妙觀』，既強調由質樸而至妍麗的文學進化觀，又強調憲法自然造化的文學創作觀。其失題詩：『太素卜令宅，希微啓奧基。玄沖纂懿文，虛無承先師。』提出以『懿文』寫玄理，說明陸機已經注意玄言詩的審美形式問題。此外，本書輯得陸機畫論一條，其意義也十分重要。

陸機詩賦論

據《四部叢刊》影明正德陸元大翻刻本《陸士衡文集》十卷，陸機存賦二十五首；詩七十五題，共一百零六首；文十九題，共二十篇，其中《晉劉處士參妻王氏夫人誄》非陸機所作，實存十九篇；《演連珠》五十首。本書鉤沉索引，在前人輯佚基礎上，又有增補，共輯賦三首；詩三十一題，共五十首；文五篇；另附存疑詩三首（以上均不含殘句）。現存作品，無疑是泰山毫芒，即便如此，陸機也仍毋庸置疑的是魏晉時期文學大家。下文茲擷其詩賦，簡略論之。

一、陸機詩論

陸機詩，從語言體式上看，有四言、五言、六言、雜言，以五言為主，四言次之；從體裁因

革看，有自題、繼、樂府、擬古、擬樂府，以自題為主，樂府次之；從題材內容上看，有邊塞、宮怨、玄言、贈別、應制、遊僊，以及直接抒情，以抒情為主，贈別次之。如此等等，研究角度不同，結論必然有別。

現存陸機詩大多作於人洛以後。既染有洛下輕綺詩風，又繼承漢魏風骨，從而成為一代詩風的代表。如果從詩歌美學看，以『緣情』為內質，以『綺靡』為聲色，以『質理』為骨幹，是陸詩的基本美學風格。

第一，『緣情』——陸詩的情感美。

就構思而言，詩是因情而生；就文本而言，詩是抒情載體。『緣情』是陸機創作的內在驅動力，所以陸詩往往寫得淵深樸茂，驚心動魄。尤其是難以言說的不得已而為宦的衷曲與遊宦異鄉無法驅遣的鄉愁，構成了陸詩情感的主要內容。陸機出身東吳世家，強烈的功名意識和重振家風的渴望，使之最終投身宦海。『生亦何惜，功名所歎』（《秋胡行》），正是此種心態的直接表達。但詩人所處的是王朝內部傾軋、刀光劍影的時代。在這樣的一個時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君子行》）。宦海難測，覆車可鑒，其入洛仕晉一開始就帶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劇色彩，故其詩反復曰：『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又赴洛道中作》其一）；『曷為牽世務，中心若有違』（《擬東城一何高》）。宦海之歎與故國之思纏繞在一起，使陸詩的鄉思顯得特別眞摯深沉而又淒冷纏綿：『感物戀華堂，離思一何深』（《赴洛二首》）；

『悲情觸物感，沉思鬱纏綿』（《又赴洛道中作》）。《語林》曰：『陸士衡在洛，夏月忽思竹篠飲，語劉寔曰：「吾鄉曲之思轉深，今欲東歸，恐無復相見理。」』①是這一心境眞實的再現。建功立業、重振家風的理想與身事暗朝、理想失落的現實矛盾，投映在故國難歸的鄉思中，使詩人的鄉思帶有一股透徹心骨的涼意。

遊宦無成，欲歸無因，有限的生命在對功名與思鄉的悲歎中悄然流逝，於是日居月諸、生命苦短的悲歌亦時時交織於詩情之中，『感朝露，悲人生，逝者若斯安得停！』（《順東門行》）而且與鄉曲之思推衍震盪，『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淒惻』（《東宮作》），從而使憂憤無法釋懷，鄉愁難以排解，故詩人又寄希望于及時行樂以消解心中塊壘，追求心靈解脫，『人生居世為安，豈若及時為歡』（《董桃行》），短暫的快意，怎敵它坎坷情感投影於生命深層的悲愴！詩人便又幻想高蹈塵世，在心造的幻影中營造精神的家園，或『遺情市朝，永志丘園』（《贈潘尼》）；或『濯髮冒雲冠，洗身被羽衣』（《東武吟》）。然而，中原多難，迫于王命，自己又『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②，功名之心難泯，使之欲抽身而不能，終于在『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的歎息中遭讒遇害。

① 《北堂書鈔》卷一四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② 《晉書》卷五四《陸機傳》。

以鄉曲之思為主調，以抒寫建功立業而不得的失落為核心，交織着歸隱的企冀、人生苦短的悲歌，其中又浸染着濃濃的邦家傾覆之悲、重振家風的渴望、亂世中臨深履薄的憂生之嗟。這就使陸詩情感回環激蕩，憂端交集，而愈顯得深厚凝重。

第二，「綺靡」——陸機詩的聲色美。

設色華美，是陸詩外在美質之一。陸詩常選擇優美動人的景物，以錘煉精緻的語言創造一幅華美的圖畫。如《招隱詩》寫幽人獨居的環境：以清幽、雅淡、潔淨為主體色調，選用雲構、激楚等典雅的語言，構成一幅優美雅靜的圖畫，與隱士恬淡高蹈的情懷相映成趣。陸機還特別注重詩歌意象的華美，如「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又赴洛道中》），詩將遊子形象鑲嵌在皓月千里的背景上，以閃着月色的露珠墜落，凸顯其在長想中癡望之久、之細，以明麗之境寫黯淡之情，從而產生巨大的審美張力。杜甫《月夜》顯然印有此詩的血痕。陸詩有時還以拉長時間的方式，通過景物切換，創造一種疊加的詩歌意象。如《婕妤怨》：「春苔暗階除，秋草蕪高殿。黃昏履綦絕，愁來空雨面。」看似同一愁容雨面的宮妃意象，實際上包含着在時間流逝過程中無數意象的疊加，在景物變換中暗示情感的變化歷程，這就使期待與失望相交織的失寵宮妃意象涵蘊更為豐富的美學內容。在後一意象疊加、前一意象隱去的過程中，顯現出色彩形態的瞬時變化。

音調和諧，是陸詩外在美質之二。陸詩注重對偶、韻腳和平仄的交錯，讀起來圓潤上口。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五曰：『士衡五言……體尚委婉，語尚悠圓……體皆敷敘，語皆構結，而更入於俳偶雕刻矣。』較準確地揭示出陸詩除語言錘煉、手法敷敘外，還具有構語俳偶、音節圓潤的特點。如《燕歌行》，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三評曰：『純用七言而無雜言，全取平聲而無雜韻。』與曹丕《燕歌行》比較，兩詩均為句句押韻，一韻到底；陸詩全押平韻，曹詩間有仄韻；陸詩兩句一組、或三句一組。在韻味上兩詩都深曲綿長、悠悠迂徐。但因句式與韻腳的不同，曹詩微含委折急促，陸詩圓潤宛轉。其《董桃行》亦與此詩近。《董桃行》六言，句句押韻，且押平韻。但此詩的結構分組是兩句、三句、四句交錯出現，或一組一韻，或兩組一韻，韻腳變換靈活，在宛轉圓潤中顯出跳躍，與詩人變化起伏的情感相一致。陸機的擬古、樂府用韻大多宛轉悠圓。然而，當陸詩表達激憤、勃鬱或極度悲涼情緒時，音調往往顯得頓挫急促，其《遂志賦》云：『抑揚頓挫，怨之徒也。』如《悲哉行》，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四曰：『音節急促，全為謝客開先。』其他如《赴洛》、《長安有狹邪行》、《苦寒行》等，其音調特點是句中多用仄聲，句末平仄交替出現，一句之內或上下句間，音調拗折，讀來往往急促甚至淒厲。鮑照險仄警挺的詩風不惟淵源左思，必也受陸機霑潤。此外，陸詩开始自覺使用對仗，諧調音韻，使部分詩句不惟造語精美，而且對仗工整，平仄諧調，已猶近體。

第三，『質理』——陸機詩的風力美。

陸詩既重『綺靡』，又重『質理』，故其詩綺而不豔，靡而不浮，緣情中透出風力美。劉勰贊

其『矜重』（《文心雕龍・明詩》），鍾嶸賞其『規矩』（《詩品》），劉熙載謂其『有累句，無輕句』（《藝概・詩概》），均是著眼于陸詩的風力美。

哀歎中的慷慨勃鬱，是陸詩風力美的標誌之一。陸機入洛後創作的詩歌，在抒發鄉愁與哀歌的情感背後，大多隱含着壯士的慷慨與勃鬱不平之氣。詩人牽乎世網，離鄉遠宦，自負才望，志匡世難，期望『振旅勞歸士，受爵藁街傳』（《飲馬長城窟行》），卻又因『豈曰無才，世鮮興賢』（《隴西行》）而壯志難伸。所以詩人常面對自然而發慷慨之聲：『長吟太山側，慷慨獨撫膺』（《梁甫吟》）。史書載其『好遊權門，以進趣獲譏』①，這實在是破國亡家之人不得已的一種生存選擇。心為形役，內心的悲憤簡直難以自抑，《猛虎行》就典型地表達了這種情感，既眷戀耿介之懷，又牽挽時世，故愧對古人、襟抱難開。『高節難為音』、『俯仰愧古今』的愧悔慨歎，使全詩蓄滿了欲守節而不得的勃鬱不平之氣，風骨直逼正始之阮籍。生於亂世，阮籍是懷抱用世之才而未伸，被迫逃入酒鄉；陸機是欲守志士之節而不得，被迫俯仰世俗。處境不同，悲憤則一。

輕綺中的陽剛之氣，是陸詩風力美的標誌之二。陸機為人，體氣清剛，聲如宏鐘，好發慷慨之言。雖然生遭亂世，身仕敵國，抒寫憂怨之情，吞吐曲折，且又飾以華美之言，風格趨於

① 《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

輕綺，但稟性使然，發而為詩，常在輕綺中透出陽剛之氣。即便是贈答、述志、相思、別情，也往往借雄闊之景以出之，如『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贈顧交趾公眞》），寫袍澤贈別；『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擬今日良宴會》），寫友于之情；『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東宮作》），寫鄉曲之思。取境雄闊，使詩人寫憂怨而不局狹，透出凜然丈夫之氣。陸機抒寫悲憤也常常在往還吞吐中一氣貫注，在勃鬱回蕩中氣韻沉雄。如上所舉《猛虎行》，以壯士愼于出處欲守節而不得的悲憤貫注全詩。中間插入景物描寫，故作停蓄振盪，最後推向情感高峰。這種吞吐中的貫注，勃鬱中的沉雄，使陸詩寫幽怨擺脫了兒女之態，故《藝概·詩概》曰：『士衡樂府，金石之音，風雲之氣，能令讀者驚心動魄。』

憂生之嗟中折射亂離的背影，是陸詩風力美的標誌之三。詩人的憂生之嗟經常隱蔽在一種野曠無人、陰森淒戾的畫面之後，如《苦寒行》之寫景選凝冰、積雪、山澗、深林、陰雲、悲風，狀物取寒鳥、猛虎、玄猿，渲染可怖；摹聲是鳴、喧、嘯、歎，反襯空曠。《赴洛道中作》寫深林峽谷的虎嘯、雞鳴、哀風、孤獸，突出淒戾恐怖的環境，浸潤着透徹心骨的生命顫慄。而《贈馮文羆》、《駕言出北闕行》、《豫章行》表達世風澆薄、環境險惡，詩人履冰蹈火、朝不保夕之感；《君子行》描寫人道艱難、世情翻覆、福禍無常的恐懼。這些都是亂世人生的典型心態，與恐怖淒戾的環境一起折射出亂離社會的背影，從而拓展了正始詩風，形成一種與建安詩歌不同的風力。

憂怨中蓄滿慷慨勃鬱，輕綺中灌注風雲之氣，嗟歎中折射亂離現實，使陸詩既不似潘岳『風流媚趣』，也不像張華『兒女情多，風雲氣少』（鍾嶸《詩品》），而是在綺靡藻飾中以質理為骨幹，文質相稱，風力凜然，迥拔於時代之上。故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四云：『風骨自拔，固不許兩潘腐氣所染。』確為切中肯綮之論。

二、陸機賦論

西晉辭賦是建安以後的第一個繁榮時期，《文心雕龍・才略》曰：『晉世文苑，足儷鄴都。』而在西晉賦家中，無論是題材主旨的拓展、抒情方式的深化，還是語言風格的獨樹一幟，陸機都是那個時代的翹楚。

除去殘篇，陸機賦現存二十五首。除《文賦》為批評專著略而不論外，如果從題旨上考察，雖仍以體物和寫志為基本類型，然細究之，則又可分為感時、傷逝、歎隱、遊僊、述志、鄉思、頌祖、狀物、諷世、寫樂。就體物言，主要是昭晰切狀的物態描寫；就寫志言，以罔不興詠的鄉思情懷為主體，其中又浸透仕隱選擇的矛盾心態，感懷傷逝的生命意識。本文僅就陸賦抒情方式的特點，予以概括論述。

第一，憂端觸物，觸物憂生。

陸機小賦，有抒情，有狀物，有述行。其抒情，憂端與觸物互為因果，交感互生，使情感回

環振盪，從而形成抒情繁縟的基本特點。其狀物，或勾勒與描述結合，或描摹動靜的互相轉化；或慷慨莊嚴，或詼諧調笑；或取一點張皇幽邈，或從整體鋪陳摛文。其述行——見聞——興感為基本結構模式，寫興感則又與憂端觸物的抒情小賦近似。描述對象不同，抒情方式有別，顯現出大家的獨特藝術匠心。

抒情小賦以憂端觸物為基本抒情方式。所謂憂端觸物，即憂思鬱集於心，觸物而發，不惟原有的憂情難以排解，反而生出一段更為深厚難堪的新的憂思，從而形成感歎——寫景——抒情的結構模式。如《感時賦》以「悲夫」「亦何」的深沉歎息發端，以「憯懍」「蕭索」的心理感受突出「悲」的內容，總攝全篇。然後從天之高遠、霧之濃郁，白日短暫，長夜綿邈概括描寫，再詳細描寫層雲、墜雪、冰寒、風洌、枯條、落葉、山川、宇宙、魚獸、猿鳥。最後抒情，「矧余情之含瘁，恆睹物而增酸」，因睹物變，而感四時迭逝；轉眼歲暮，時光匆匆，故傷懷酸楚。如果仔細考察，詩人寫景不僅將遠與近、概括與細緻描寫結合，且在寫景中又插入「伊天時之方慘，曷萬物之能歡」的抒情句式，情感回環振盪。這種結構模式，在不同篇章中，又有細微變化。如《思親賦》將抒情、寫景、敍事結合。前四句抒情，中間十六句寫景、敍事，後四句又是抒情。而抒情有直接抒情，如「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有借景抒情，如「指南雲以寄款，望歸風而效誠」。寫景有寓情于景，如「回飈肅以長赴，零雪紛其下頹」；有情景交融，如「羨纖枝之在幹，悼落葉之去枝」。篇幅簡短，抒情方式卻變化無端。

體物小賦，雖以昭晰切狀為基本審美準則，然又根據描摹對象之不同而所取的視角、筆法富有變化。與抒情小賦相同，陸機寫景常以大筆勾勒，境界闊遠，如《白雲賦》：『攄神景於八幽，合洪化乎煙煴。充宇宙以播象，協元氣而齊勳。』又以細膩描述，突出特徵，如《浮雲賦》：『……若秬鬯揚芒，嘉穀垂穎。朱絲亂紀，羅袿失領。』或莊嚴慷慨，如《鼓吹賦》：『騁逸氣而憤壯，繞煩手乎曲折。』或詼諧調笑，如《鸚賦》：『其狀也，穹脊連脅，玄甲四周。遁方圓於規矩，徒廣肩以妨逑。』或寫靜態特徵，如《浮雲賦》：『紅蕊發而菡萏，金翹援而含葩。』或寫動態變化，如上所舉之《浮雲賦》；或取一點張皇幽邈，如《漏刻賦》以『窮神造化』之巧，佈局全篇；或從整體鋪陳摛文，如《浮雲賦》以『輕虛之豔象』、《羽扇賦》以『創始者恆樸，飾終者必妍』而展開鋪敘藻飾。

陸機有兩篇述行小賦——《懷土賦》、《行思賦》，雖以抒情寫景為主體，然述行則是其基本結構綫索。如《懷土賦》是詩人離鄉適洛途中所作，全文按照由吳適洛之行跡、途中回憶之傷情、所見景物之悲淒、故鄉懷念之殷切的結構順序。而《行思賦》則又作于詩人由洛回吳途中，寫途中行進路綫、所見之景、近鄉之時的複雜情懷，結構綫索比上文尤顯清晰。《懷土賦》結構近抒情小賦，而《行思賦》則是典型的述行賦。述行賦與抒情賦整體構思不同，其述行——見聞——興感的結構模式，與漢魏述行賦有較大的趨同性。如果說抒情賦多是憂端觸物式抒情，而述行賦則主要是觸物憂端式抒情。

第二，由心觀物，返觀內照。

廣義上說，『物』既指自然之物，也包括社會之事，歷史之人。以此觀之，陸賦抒情，關涉心與外物的關係有三種類型：外物與我；現實與我；歷史與我。三種類型，抒情對象不同，心物的觀照方式也不相同。

西晉賦家所表現的『物—我』關係，比較複雜。就陸賦言，由心觀物，物皆著我主觀之色彩，又由物返觀內心，心皆著物客觀之境。境因心造，心由境生，互生推衍，方臻抒情佳境。如上文所論，在抒情模式上，陸機寫景小賦，常以憂端結，或二者相合，互生振盪；或二者有別，取其一端。如《思親賦》因心而觀物，故見風雲、纖枝、落葉，皆著悲情，是境因心造，憂端觸物始，以觸物憂端結也。《行思賦》由飄風、陰雲、淫雨、川禽遵渚、山鳥歸林，而『感』而『悲』，則因物而返觀內心，是心由境生，觸物憂端者也。當然，情感最為深摯，技巧最為圓熟，當是憂端與觸物互為因果、交感互生的作品。如《感時賦》，因心境之『悲』，眼前之景皆著悲情，從而生出『伊天時之方慘，曷萬物之能歡』的感歎；又由此種興感，觀照萬物，使『萬物能歡』與『余情含瘁』，形成鮮明對比，另生出一段悲情。情與境相融，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

陸機另有兩篇特殊的敍事抒情小賦，一是《豪士賦》，一是《遂志賦》。這類作品都是由外物（事）而返照自我，或抒情，或自警。《豪士賦》是因惡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而作。其

實就是由現實人事而觸發的理性思考，賦言司馬冏干遭國顛沛，羣奸交會之際，因時而動，位極人臣，然不悟『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曾。日冏中而弗昃，月何盈而不闕』的天道人事之理，故不能遠志浮雲，反而操弄國柄，潛生不臣之心，終至重蹈覆轍，禍至自隕，從而得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的普遍性結論。不惟開導世俗，亦含有強烈自警的意味。實際上也是由心觀物（事），返照內心的一種模式。

由外物而返照自我，由抒發悲情而升華到哲理，《遂志賦》最為典型。詩人『頤情志於典墳』，閱讀前人『明道述志』的作品，聯想到歷史人物，返觀現實人生，生出無限感慨。歷史上，武王定鼎、姜尚受封、胡公承嗣、敬仲復國，都建立了定國興邦的鴻業。自己雖父祖在東吳定鼎中功勳蓋世，可而今卻覆國亡家，如陳失國。陳雖失國，因生敬仲，開啓後世宗廟之祭祀，應驗『鳴鳳』卦兆之辭。返觀自己，『仰前蹤之綿邈，豈孤人之能胄。匪世祿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構』，既無法追蹤前賢，又不能重振家風。然理道多變，聯想歷史，或君臣遇合，際會風雲；或凌霄自舉，終至頓委；或忠而見謗，遂及隕首。人生禍福難期，萬物盛衰紛糾，返視現實人生，所能為者惟有性隨物變，內方外圓，效前賢，求誠信，窮達進退，唯命而已。全文由外物（歷史）而返照自我，再由自我又返觀外物（歷史），最後仍然回歸返照自我，——循回往復。在對外物（歷史）的敘述中浸透詩人情感，而對自我的返觀內照則又是對外物（歷史）感悟的自然生發，這就使歷史的枯骨映照現實生命的光輝，現實人生又帶有歷史的投影，所以才產

生驚心動魄的藝術魅力。

第三，境緣情生，由情入理。

陸機強調『詩緣情』——詩生於情，情因物感。那麼，內情與外物，孰先孰後，孰主孰次？其《豪士賦》曰：『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主體之情潛生於心，因外物而感發，物乃觸發情感之媒介，非物可移情感人。這一點與嵇康《心無哀樂論》美學思想相近，而與種嶸《詩品序》『氣之動物，物之感人』說有別。

在陸機時代，佛教之『境』已經出現，美學之『境』則沒有產生。陸機所說的物，並非簡單地指外在客觀之物，而是指物境。境在佛學上是指心所遊履和攀緣的境界，如色為眼睛所識，為色境；法所意識所覺為法境。物境為作者所識、所覺之物，是浸染了強烈主體色彩的物象。因此，無論是憂端觸物，還是觸物憂端，其『物』都染有強烈的主觀色彩，故為物境而非止物也。『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一切外物感蕩人心，其興感本源之於心，非外物之所有，物之境乃緣情而生。陸機賦強烈的主體色彩，實是這一美學思想在創作上的表現。擴展開來，魏晉賦強烈的主體色彩，亦可作如是觀。

由外物而生成物境，不僅是觸物憂端或憂端觸物，也包含着一種『理』。從佛學角度言，所觀之理亦為境。所以，陸機小賦無論是抒情、敍述、還是寫景，大多都能從表達感性的情而

進入抽象的理，表現出很高的哲學智慧形態。如《思親賦》在抒發『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違』的情感之後，又以『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作結，將人生短暫，天道悠悠對比，生命的存在僅僅是一個過程，生死雖殊途而同歸，是一個必然規律，所以《大暮賦》曰：『雖萬乘與洪聖，赴此途而俱稅』；《感丘賦》曰：『伊人生之寄世，猶水草乎山河』，無論生前如何顯赫，也是夢幻空花，死亡是上帝賜給人類最為公平的一份禮物。尋常語，平凡理，一經詩人點破，顯得如此驚心動魄！

東晉玄言詩頗遭詬病，宋代言理詩亦多微辭。其實，只有熙熙盛世、個性張揚的時代，才可能使直覺與感性飛濺迸發，生命呈現出繽紛的色彩。若逢季世，現實的困窘和生命的危淺，都迫使詩人對現實人生作深層思考，理性淹沒了感性，沉思代替了直覺。季世原有秩序的解構，生命的壓抑、文化的裂變，恰恰是一個催生哲學的時代，而這個時代的詩也正是哲學的詩化表達。玄言詩、宋詩都是時代的特定產物。所以說，哲理是詩人痛苦的最高智慧形態。在陸機筆下，現實人生、宇宙歷史，無不體現深刻的生命意識和理性感悟。如在《歎逝賦》中詩人感歎：聚水成川，然逝之無止；聚人為世，而人之將老；花逢春發，草無遺露；納新吐故，盛衰相續，乃品物之常然。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古詩十九首》與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對生與死的思考。其實，陸機之思既與《古詩十九首》『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有別，也與張若虛『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同。古詩突出自然永恆，人生短暫；張若虛則

突出江月依然，人類如斯，人與自然在差異中都存在着永恆。前者是衰瑟之曲，是理性的痛苦沉思；後者是盛世之音，是直覺的靈性感悟。陸機則是莊子式的相對主義者，無論是自然還是人類，都是相對的存在，而沒有絕對的永恆，比古詩更透出徹骨的悲涼。後來蘇軾之《赤壁賦》又何嘗不是如此？這類的理性沉思，在陸機賦中比比皆是，上文多有涉及。由情人理，升華了陸機賦的精神境界，給人以深層的心靈震顫！

陸機著述考

陸機天才俊逸，一生著述豐富。除文學創作以外，見諸正史記載的其他著作有：

《隋書·經籍志》：《吳章》二卷；《晉紀》四卷；《洛陽記》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晉帝紀》四卷；《晉惠帝百官名》三卷；《洛陽記》一卷；《要覽》三卷。

《新唐書·藝文志》：《晉帝紀》四卷；《晉惠帝百官名》三卷；《晉官屬名》四卷；《晉過江人士目》一卷；《洛陽記》一卷；《晉太康土地記》十卷；《會要》一卷。

《宋史·藝文志》：《正訓》十卷；《會要》一卷。

《清史稿·藝文志》：《晉紀》一卷；《要覽》一卷。

考以上史志所載，第一，《晉過江人士目》當非陸機所作，「過江人」者乃指南渡士人，西晉

亡而士人南渡時，士衡已為冢中枯骨矣，故《唐志》誤記。第二，清紀昀等《續通志》卷一百六十四曰：『陸機《正訓》十卷，《崇文總目》云：「不著撰人名氏。」按《唐志》有《正訓》二十卷，辛德源撰。而此題云陸機，又止十卷。據隋以前書錄，皆無陸機《正訓》之目。正史機傳亦不言嘗有此書，而德源所著，今世已亡，疑是其遺書。』紀昀所言極是，《正訓》亦當非陸機所著。第三，《會要》與《要覽》乃同書而異名。合上所計，去其重，實得陸機專書七種。

西晉至隋已歷數百年，其間戰亂頻仍，典籍散佚嚴重，縱然如此，從隋以後史志所著之書目看，陸機著述仍廣泛涉及歷史、地理、風俗、人物、小學。可惜，以上著作百無一存，今可見者僅存於其他文獻之徵引，故本書鉤沉文獻，索引幽微，輯得『專著佚文補遺』一卷，雖一斑難窺全豹，然吉光片羽，亦彌足珍貴。

陸機文學作品，今亦十之存一。《北堂書鈔》卷一百引葛洪《抱朴子》曰：『吾見二陸之文百許卷，似未盡也。』說明二陸作品在晉已經結集，言『百許卷』，足見二陸創作數量之多，『似未盡』，又說明二陸之文在晉代可能就已有部分散佚。丁國鈞、文廷式分別所撰之《補晉書藝文志》、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分別見《二十五史補編》（第三冊），中華書局一九五七年版，第三六八四、三七七九頁。

① 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均載：『平原內史陸機集四十七卷，錄一卷。』其實丁、文所補，乃出自《隋志》。《隋

書・經籍志》：『《陸機集》十四卷。』又注曰：『梁四十七卷，錄一卷，亡；《連珠》一卷，《演連珠》一卷，實存四十九卷。可注。』可知，陸機文集至梁時尚存四十七卷，加上目錄一卷，《演連珠》一卷，實存四十九卷。可能與晉本非常接近。然唐人所見僅存十四卷，一百餘年，散佚竟如此嚴重！《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載：『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於世。』當是此十四卷本所載之篇數。新、舊《唐志》均載：『《陸機集》十五卷』，似應是包括目錄一卷在內，實際上與《隋志》相同。

《宋史・藝文志》載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載與《宋志》同。說明到宋時，陸機文集又一次散佚，且宋已無完本。今所見元明清三代翻刻、鈔錄之所謂宋本者，由宋徐民瞻序《晉二俊文集》可知，實乃宋人之輯佚本，或徐民瞻即是其始作俑者。今可見之《陸機集》有如下版本系列：

一、《陸士衡文集》十卷本系列

（一）《陸士衡文集》十卷，刻本。明陸元大正德十四年刊刻，共四冊。今藏國家圖書館。

按：國家圖書館今藏兩種同類版本，內容、目錄次序以及冊數悉同。當係同一刻本，乃別家之所藏。凡《陸士衡文集》十卷本系列，均以陸元大刻本為源頭，而陸刻本則又以宋徐民瞻《晉二俊文集》本為祖本，未標明《晉二俊文集》者，或乃書坊翻刻陸本。今宋版已不可見，可見者以此版本為最早。四部叢刊收錄之上海涵芬樓借江南圖書館藏本影印之《陸士衡文

集》，即為此本。

（二）《陸士衡文集》十卷，刻本。《晉二俊文集》本，明陸元大正德十四年刊刻，共二冊。今藏國家圖書館。

（三）《陸士衡文集》十卷，刻本。《晉二俊文集》本，明陸元大正德十四年刊刻，共二冊。黃丕烈跋並臨陸貽典校。今藏國家圖書館。

按：此本原爲鐵琴銅劍樓藏書，校勘精審。黃丕烈臨陸貽典校勘，並與宋本比勘覆校。首注：『宋版十一行二十字，走行不越字數。陸敕先校宋本。宋版士衡集闕七卷首四葉。士龍集闕六卷第三葉至十七卷第十一葉。』每卷均有跋，主要記述與宋本在版式上的不同，以及闕漏之處。其校後記曰：『陸校《晉二俊文集》，士衡與士龍俱有。余向藏此本，止有士衡，且失徐民瞻序。想因其無士龍集，故去之也。茲余臨校陸校本，但臨校士衡，難為兩美之合矣。校畢，復翁記。』然此書所取宋版缺損嚴重，且收目不全。

（四）《陸士衡文集》十卷，刻本。《晉二俊文集》本，明陸元大正德十四年刊刻，明管一德校。今藏南京圖書館。

（五）《陸士衡文集》十卷，刻本。《晉二俊文集》本，明陸元大正德十四年刊刻，明徐日曦閻仲閱。今藏國家圖書館藏兩種同類明末刻本，首注晉陸機士衡著，明徐日曦閻仲閱。

按：今國家圖書館藏兩種同類明末刻本，前有徐民瞻序與《晉書》陸機本傳，然異文較多，且與它本多有不同。其目錄次序與《晉二俊

文集》本亦略有不同，未詳何故。推想當為坊刻之別本。

（六）《陸士衡文集》十卷，刻本。明刊刻。今藏國家圖書館。

按：此書内容、目錄次序與《漢魏六朝諸家文集》本同，疑乃《漢魏六朝諸家文集》之書坊抽刻本。

（七）《陸士衡文集》十卷，鈔本。《晉二俊文集》本，清影宋鈔本，共二十卷，二冊，清趙懷玉、翁同書校並跋，嚴元照校跋並錄盧文弨校。今藏國家圖書館。

按：此本舊藏鮑氏知不足齋，校刊精審，其校勘之異文以及避諱用字，多同于宛委別藏清鈔本，遇宋諱缺筆，所用校刊之底本與宛委別藏清鈔本所使用之祖本相同。與四部叢刊收錄之《晉二俊文集》比較，目錄次序相同，然異文較多，或取宋版之別本。

（八）《陸士衡文集》十卷，刻本。小萬卷樓叢書本，清咸豐四年錢培名刊刻。並《札記》一卷，錢培名撰。叢書收書十七種，七十二卷。今藏國家圖書館。

按：《叢書集成》所收之《陸士衡文集》十卷本即據此排印。此書與《四部叢刊》之《晉二俊文集》錯訛基本相同，少數不同處，或乃坊刻之故。書後有錢培名跋，並附錄錢校勘《札記》一卷，前錄徐民瞻序，後附有所輯佚文。其輯佚賦有：《述先賦》、《述祖德賦》、《雲賦》、《吊魏文帝柳賦》、《別賦》、《靈龜賦》（以上均含殘篇）。詩有：《尸鄉亭詩》、《園葵詩》、《贈波丘令馮文羆詩》、《與弟雲》（十首）、《贈顧彥先》、《為顧彥先作》、《詠老詩》（亦名《東宮詩》）、《失題

詩》(二首)、《老蠶詩》、《庶人挽歌辭》，殘句二則。文有：《七導》、《薦賀循郭訥表》、《薦戴若思文》、《薦張暢表》、《與弟雲書》(四則)、《與長沙顧母書》、《父誄》、《姊誄》、《謝吳王表》、《謝齊王表》、《謝平原內史表》、《吳趨行》、《集志議》(以上均含殘篇)。另有《逸民賦》、《大將軍宴會詩》、《悼亡詩》、《飲酒樂》存目未收，且按曰：『《御覽》五十六引陸機《逸民賦》……乃誤引士龍句，五百一引作陸雲，是也。今不錄。』『《文選》五十九《王簡棲頭陀寺碑文》注引陸機《大將軍宴會詩》……乃士龍詩。又《御覽》二十五引陸機《悼亡詩》，乃潘岳詩，並見《文選》，皆誤引。又《詩紀》載陸機詩《吳趨行》、《飲酒樂》(以上原詩並略)，乃無名氏作，以與陸機詩相連，遂並屬之士衡。此馮氏承《詩彙》之誤，今並不取。』

(九)《陸士衡文集》十卷，刻本。小萬卷樓叢書本，清光緒四年金山錢培傑翻刻。今藏國家圖書館。

按：此本傅增湘校並跋，金山錢培名校勘《札記》一卷，為校勘精審之善本之一。

(十)《陸士衡文集》十卷，鈔本。宛委別藏清鈔本。今藏南京圖書館。

按：其版本異文與清影宋鈔本基本相同，疑此鈔本亦鈔自宋版《晉二俊文集》十卷本即據此影印。

(十一)《陸士衡文集》十卷，刻本。四部叢刊影印《晉二俊文集》本。

按：此本前有宋徐民瞻序，後有都穆跋。《陸士衡文集》十卷本均以徐民瞻本為祖本，它本亦源此。徐序詳盡地敘述了尋覓二陸文集之經過，命名為《晉二俊文集》之緣由。

二、《陸士衡集》十卷本系列

（一）《陸士衡集》十卷，刻本。《漢魏諸名家集》本，徐民瞻訂正，南城翁少麓明萬曆十一年刊刻。今藏國家圖書館。

按：《漢魏諸名家集》，收漢魏別集二十一種，一百二十四卷，附一種，八卷。共二十五冊。所收《陸士衡集》之內容、目錄次序，悉同陸元大《晉二俊文集》刻本，亦錄宋徐民瞻序。書後記「晉吳郡陸機著，明新安汪士賢校」並有「南州書樓藏書」之印銓。此本當係陸元大刻本之翻刻，或翻刻《晉二俊文集》。

（二）《陸士衡集》十卷本，刻本。明《漢魏六朝諸家文集》本，收漢魏六朝文集二十二種，一百二十九卷。今藏國家圖書館。

按：明新安汪士賢校。其異文多同明陸元大刻本，亦當係陸元大刻本之翻刻，或翻刻《晉二俊文集》。與翁少麓刻本係同一版本。書有清「荃孫」印銓，故乃清藏書家繆荃孫之藏本也。

（三）《陸士衡集》十卷，刻本。清光緒四年長沙寄生草堂刊刻。

按：此本與《漢魏六朝諸家文集》本當系同一祖本，乃翻刻汪士賢之校本。舉凡《陸士衡

集》十卷本，與《陸士衡文集》十卷本屬於同一版本系統，均是以《晉二俊文集》為祖本。

三、《陸平原集》八卷本系列

（一）《陸平原集》八卷，附錄一卷，刻本。明天啓崇禎年間張燮刊刻《七十二家集》本，附錄七十二卷。總一百二十冊。今國家圖書館藏二種同類版本。

（二）《陸平原集》八卷，附錄一卷，刻本。明天啓崇禎年間刊刻，當係《七十二家集》之《陸平原集》抽刻本。今藏國家圖書館。

按：《七十二家集》之八卷本《陸平原集》所收之文體順序為：卷一、卷二賦；卷三樂府（包括擬樂府）；卷四詩（包括擬古詩）；卷五表、牋、書、七體、連珠；卷六論、議；卷七頌、贊、箴、策文、傳；卷八碑、誄、吊文、哀辭。其特點亦如《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打亂宋本次序，將宋本所收之篇目及編者輯佚之篇目，按照文體編排。輯錄佚文較它本豐富。輯佚賦有：《祖德賦》、《述先賦》、《別賦》；詩有：《贈弟士龍》（十章）、《園葵詩》、《贈波丘令馮文羆》、《贈潘正叔》、《尸鄉亭》、《三月三日》、《詠老》、《講漢書詩》、《秋詠》、《失題》（二首）；文有：《薦賀循郭訥表》、《見原後謝表》、《薦張暢表》、《與趙王倫薦戴淵牋》、《與弟雲書》（四則）、《策秀才文》（六首）、《顧譚傳》。其附錄有文獻史料六種，集評十四條；糾謬一條。刪去嫁名陸機《晉劉處士參妻王氏夫人誄》一首。

四、《陸士衡集》七卷本系列

（一）《陸士衡集》七卷，刻本。明嘉靖年間毘陵陳奎刊刻《六朝詩集》本，收六朝別集二十四種，共十二冊。第五十五卷錄《陸士衡集》。今藏國家圖書館。

按：今國家圖書館藏二種同類版本，所收之内容、目錄次序、異文悉同。其中一種有『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印銓，乃鄭振鐸之藏本。凡七卷本系列，係十卷本之刪節本，僅收十卷本之前七卷，其中賦四卷；詩一卷；擬古詩十二首、擬樂府十七首一卷；樂府一卷。其第八卷之雜著，第九卷之頌、箴、贊、牋、表、文、誄、哀辭，第十卷之議、論、碑等文體均未收錄。每卷所收篇目、排列次序與《晉二俊文集》十卷本基本相同。

（二）《陸士衡集》七卷，刻本。明嘉靖《六朝詩集》本。今藏中華書局圖書館。

按：《續修四庫全書》所收之《陸士衡集》七卷即據此影印，然第一卷與第二卷拼版有誤，以上二種《六朝詩集》所收之《陸士衡集》版本之内容次序有別。國家圖書館所藏之《陸士衡集》，卷一收《文賦》、《愁霖賦》、《瓜賦》、《思親賦》；《晉二俊文集》本卷一所收之《感時賦》、《豪士賦》（並序）失收；《愁霖賦》係《陸士龍文集》之作品，誤收。卷二收《遂志賦》、《行思賦》、《思歸賦》、《愍思賦》、《應嘉賦》；《晉二俊文集》本卷二所收之《懷土賦》（並序）失收。而中華書局所藏《陸士衡集》，收錄内容、目錄次序悉同《晉二俊文集》本，惟文字略

有差異。可知，國家圖書館之藏本錯訛較多，以中華書局圖書館藏本為善。

五、《陸平原集》二卷本系列

（一）《陸平原集》二卷，刻本。明婁東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一百十八卷。今藏國家圖書館。

（二）《陸平原集》二卷，刻本。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佚名錄清何焯批校。今藏浙江圖書館。

（三）《陸平原集》二卷，刻本。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清何紹基評點。今藏武漢大學圖書館。

按：其版本異文與《七十二家集》本基本相同。然其收錄內容、目錄次序與《七十二家集》本大異。其卷一收錄次序為：表、牋、書、雜著、論、議、頌、贊、箴、策文、傳、碑、誄、吊文、哀辭；卷二收錄次序為：樂府（包括擬樂府）、詩（包括擬古詩）。其特點亦是打亂宋本次序，將宋本所收之篇目及編者輯佚之篇目，按照文體編排。《集》後附《晉書》陸機本傳。與《晉二俊文集》比較，未收賦二十五首，《擬古詩》十二首；失收《又赴洛道中》二首、《遨遊出西城》一首、《苦寒行》一首，《吳貞獻處士陸君誄》一首；刪去嫁名陸機《晉劉處士參妻王氏夫人誄》一首。其輯佚與《七十二家集》基本相同。其版本不及《七十二家集》為善。

六、輯校一卷本系列

（一）《要覽》輯佚一卷本

《晉陸機要覽》一卷，刻本。清黃奭輯，清學堂知不足齋叢書本。

按：所輯《要覽》闕漏頗多，不足稱之善本。

（二）《陸士衡集校》一卷，刻本。清陸心源撰，清同治光緒間刊刻，潛園總集本。

另有明李賓輯《八代文鈔》、嚴可均輯《全晉文》所收之陸機文。近人總集有丁福保輯《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所收之陸機詩。別集有郝立權《陸士衡詩注》，民國二十一年鉛印本，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金濤聲校點《陸機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排印本。

此外，尚有筆者未見之待訪本：《陸平原集》二卷，鈔本，清乾隆間寫四庫全書本。《陸士衡佚文》一卷，稿本，清乾隆三十八年寫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陸士衡佚文》，可以分為五大類（如上所列）四個系統（十卷本系統、八卷本系統、七卷本系統、二卷本系統）。現存最早版本是明陸元大所刻之宋徐民瞻《晉二俊文集》本。校勘最為精審之版本乃黃丕烈跋並

臨陸貽典校之《陸士衡文集》十卷刻本；趙懷玉、翁同書校並跋、嚴元照校跋並錄盧文弨校之《陸士衡文集》十卷影宋钞本；錢培名《札記》、傅增湘校並跋、金山錢培傑覆校之小萬卷樓叢書本、《七十二家集》本、《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嚴可均輯本亦較善，且所采均注出處，又可補十卷本、八卷本和二卷本之缺。且嚴氏考證精密，多將所輯之佚文，有可考之依據者，逕補原文，使本是殘簡成爲完篇，其意義重要。郝立權《詩注》收詩不及二卷本詳備，然郝氏均注處，且附有考辨，可資參考。

相對而言，金濤聲校點之《陸機集》，後出轉精，收錄較詳備，校勘也較精審，然所取校勘之版本不足，對前賢校勘成果取資較少，千慮一失，時或有之；輯佚雖較前人繁富，疏漏遺闕，間亦有之。專著佚文輯錄闕遺尤多。

本書雖試圖踵武前賢，鉤沉考索，拾遺補闕，浸潤文心，唯恐校勘不精，審義不確，考證不博，搜羅不富，然才性駑鈍，學識淺薄，或有訛誤，或止管窺。加之士衡文集向無完整注本，且史料闕如，篳路藍縷，力不從心，故臨梓惴惴，俟方家教之。

揮汗於江城天地齋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改定

凡例

一、本書編排次序悉依四部叢刊《晉二俊文集》之《陸士衡文集》分為十卷，其篇目順序亦依原書。對《文集》失收之賦、詩、文及其殘篇斷句，凡所可見者，悉加輯錄；士衡另有《洛陽記》、《要覽》（《纂要》）、《晉書》（《晉紀》）、《惠帝起居注》等專著數種，均佚，後代文獻間有徵引，亦加輯錄。所輯錄之作品，按照賦、詩、文、專著佚文之次序，分別編成賦補遺、詩補遺、文補遺、專著佚文補遺四卷。書後另附有『附錄』四種。

二、本書校注分為七個部分：題解、正文、校勘、注釋、評箋、附錄、備考。

三、本書題解主要引述前人評價，考定作品繫年，簡析作品之背景、本事、主旨、藝術、因革、影響等，力求切中肯綮，突出特點，不求面面俱到。

四、本書校勘以四部叢刊影印陸元大翻刻宋本《晉二俊文集》之《陸士衡文集》（簡稱《文集》）為底本，主要校以下諸本：

（一）國家圖書館藏《陸士衡文集》十卷，清影宋鈔本（簡稱影宋鈔本）。

（二）國家圖書館藏《陸士衡文集》十卷，黃丕烈跋並臨陸貽典校本（簡稱陸貽典校本）。

（三）國家圖書館藏《陸士衡文集》十卷，錢培名刊刻之小萬卷樓叢書本（簡稱小萬卷樓

叢書本）。

（四）南京圖書館藏《陸士衡文集》十卷，宛委別藏清鈔本（簡稱清鈔本）。

（五）國家圖書館藏《陸平原集》八卷，張燮輯《七十二家集》本（簡稱《七十二家集》本）。

（六）中華書局圖書館藏《陸士衡集》七卷，明嘉靖《六朝詩集》本（簡稱《六朝詩集》本）。

（七）國家圖書館藏《陸平原集》二卷，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簡稱《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

（八）中華書局影印胡刻李善注《文選》本（簡稱李善本）。

（九）四部叢刊影印六臣注《文選》本（簡稱六臣本）。

因為《文集》原本散佚，後人輯錄、翻刻，脫衍、錯訛、異文較多，因此本書在校勘部分不避煩瑣，舉凡總集如《文館詞林》、《詩紀》、《全晉文》，類書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史籍如《三國志》、《晉書》，以及文集注釋引文如《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所出現之異文，所見者悉加收錄；前賢校勘成果，如胡克家《文選考異》、何焯《義門讀書記》、王太岳等《四庫全書考證》、錢培名《札記》，陸貽典、盧文弨、嚴元照、傅增湘、錢培傑之校勘，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金濤聲《陸機集》等，凡可采信者，一併收錄。校勘使用書目，詳見附錄『校勘、輯佚引用書目及版本』。校勘體式分為五種：

（一）正文雖有異文然原文意可解者，僅出示諸本之異文。對古今字、異體字、通假字，

以『古某字同』或『某通某』的形式說明之。對於因避諱而產生之異文，除少數難以辨別的情況外，一般不加校勘說明。

（二）對《文選》異文，若六臣本與李善本相同，僅標《文選》卷次；若六臣本與李善本不同，則標『六臣本』或『李善本』以別之。

（三）《文集》明顯錯訛、脫漏或翻刻之誤，稽考可資采信之文獻，逕改原文，出示校記。

（四）收錄前賢校勘之成果，均加注明；對前賢千慮一失者，亦略加辨正。

（五）對『補遺』所收之賦、詩、文及其殘篇斷句，以及士衡專著之佚文，或取所存之最早版本文獻，用後出文獻校之；或取相對較為完整之佚文，以別本文獻校之。

（六）因《文集》失傳，今存《文集》係後人輯錄，許多篇目實為殘篇，故對所輯佚文，若有可考之依據，直接補入之佚文，校勘者認為可資采信，亦取嚴說。為防止一葉障目，貽誤讀者，均出示校記，以供諸君斟酌取捨。

五、本書注釋採取『就繁避簡、由簡馭繁』之原則。因《文集》向無完整注本，而士衡詩文用词古奥，語多繁縟，動輒用典，有些文章頗為難讀，故凡所注釋，不避細文周納，典章故實、名物史乘、文字訓詁等，均詳加注釋，稽引史料、文獻、古代字書，既使釋義言必有據，可斟酌對照，亦斷以己說，使一目了然。其注釋體式是：

（一）前賢有注者，先引前賢注釋。若前賢注釋準確達意，書證、釋義完備且明了，不另重注；若前賢注釋失之簡略，意義不明，或訛誤抵牾，涉及詞語者，補充釋義，稽引文獻為證；涉及語意、典章故實、名物史乘者，則另加『按語』予以詳細辨正。

（二）《文集》前賢注釋可資使用者，唯《文選注》詩四十六題，凡五十二首；賦兩篇，賦序文一篇；文六篇。《玉臺新詠》吳兆宜注詩十五題，凡十六首。《古文苑》章樵注《思親賦》一篇。今人注釋僅有郝立權《陸機詩注》。

（三）《文選》注釋汗牛充棟，且所收陸機詩文篇目有限，為保持注釋篇幅大致平衡，本書只收李善注（簡稱善注），以及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簡稱濟注、良注、銑注、向注、翰注），其他注釋概不收錄。惟辨別六臣之誤，或確有灼見，酌加採用。因殘本《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係鈔錄海外之孤本，文獻價值較高，文本印數有限，故全文採錄。

（四）取前人注釋，按照《文選》李善注、五臣注，《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古文苑》章樵注，《玉臺新詠》吳兆宜注之時代次序。

（五）全書正文與補遺，除『專著佚文補遺』外，全部詳加注釋。注釋內容大致可分為釋詞、釋句、釋段、釋篇四類。第一，釋詞。主要注釋典章故實、名物史乘、文字訓詁，或直接徵引古代字書為證。文字訓詁，先注明詞義，再徵引史料、文獻或古

字書，如《說文》、《爾雅》、《釋名》、《方言》、《玉篇》、《經典釋文》、《廣韻》；或徵引有前人注釋之文獻，如《論語》何晏《集解》、《詩經》毛傳鄭箋、《左傳》杜預注等等；若二者皆無，不得已斷以己見者，則先注釋詞義，再引書證。所引文獻，以晉前為主，南北朝次之，唐代又次之。原則上不引中唐以後文獻，只有極少數冷僻語詞有所例外，詳見『注釋、評箋引用書目及版本』。第二，釋句。由於陸機文章難讀，詩賦尤甚，即使字義可解，對初窺古典堂奧者，仍不得要領，故詩賦在句組之後，均有簡要闡釋，或概括表層義，或闡明深層義，此即所謂『由簡馭繁』也。對於文，原則上不作句釋，偶有難解處方作句釋。第三，釋段。文或辭賦，採取分段注釋，每段之後，均有段意概括；組詩分章注釋，章後亦有涵義歸納，以便省覽。第四，釋篇。即文前之『題解』。

（六）為避免不同版本異文之糾葛，舉凡注釋引書，亦詳見『附錄』之『注釋、評箋引書目及版本』。對於引文之錯訛、脫衍，均在其後加小括弧，或示以正字，或補其闕遺，或出之按語。

六、本書評箋分為『集評』和『總評』兩種形式。『集評』輯錄前人對單篇作品之評箋，附於各篇注釋之後；『總評』輯錄前人對陸機某一文體或總體之評論，附於全書注釋之後。若同一內容有多家評箋，則刪其重複，基本按時代先後排列。為便讀者諸君查考，評箋引書亦

詳見『注釋、評箋引用書目及版本』。

七、本書贈答、擬古以及其他摹擬之作，均在篇後附錄贈答、摹擬對象之原作，以省作者翻檢之勞。

八、本書『備考』，主要是對《文集》中存在的文章眞偽、著者歸屬、分篇題名等爭議較大，且在校勘中三言兩語無法說清之作品。『備考』一般按時代先後先引諸家之說，最後提出校注者一己之見。凡雖有爭議，但問題簡單，均在校勘中說明之。

九、由於史料闕如，本書對少數作品或佚文難以斷其眞偽者，另列『存疑』以收錄之，以俟方家博考。對於雖確考爲僞作，因諸本收錄，本書悉依舊例收錄，或於校勘，或於『備考』，詳加考證，以免以訛傳訛。

一〇、本書一律使用新式標點，凡引前賢之校勘、注釋，均加引號，避免與校注者之注釋混淆。既尊重前賢之成果，不敢掠美；又避免校注者之魚目，而混前賢之珠。

一一、本書所引前人注釋中的二級引文，因語意較明，不另加二級引號（單引號），以節約篇幅。但所引之評箋及附錄之材料，如傳記資料、序跋、題記、提要等，則不在此例。

一二、本書對於古代異體字、通假字，舉凡《文集》正文或所引用之書證，悉遵善本原文；著者闡釋文字亦遵從古人用語之習慣，若今簡化為一字，而古代是意義不同的幾個字，如『系、係、繫』，『里、裡、裏』，則嚴格區別；對於古代始則意義不同，其後運用並無嚴格界限，

如「于、於」，「修、脩」，則遵從用語習慣，不做嚴格區分，然運用其原始意，或用字不同則義項有別時，則又嚴格分別之。

一三、本書附錄有以下資料：

（一）陸士衡年譜。

（二）陸士衡傳記資料。

（三）陸士衡文集序跋、題記、提要。

（四）主要引用書目

校勘、輯佚引用書目及版本。

注釋、評箋引用書目及版本。

由於校注者學問根基淺薄，對於前人注書往往欽佩其廣博深奧，卻惜乎不能淺顯明了，雖引述材料繁富，讀完注釋往往仍不得要領，故本書在保持其嚴肅學術性同時，殫精竭慮，力求淺明，以便可供一般研究者閱讀。然而，初窺堂奧者，或嫌其徵引太繁；學富五車者，或譏其闡釋過淺。知我罪我，亦在茲乎？

陸士衡文集校注目錄

卷一

賦一

文賦（並序）……一
感時賦……六八
豪士賦（並序）……七四
瓜賦……一〇三
思親賦……一一四

卷二

賦二

遂志賦（並序）……一二〇
懷土賦（並序）……一三三
行思賦……一四〇
思歸賦（並序）……一五五
愍思賦（並序）……一六二
應嘉賦（並序）……一六五

卷三

賦三
幽人賦……一六四
列儷賦……一六六
凌霄賦……一七一
述思賦……一七六
歎逝賦（並序）……一八〇
大暮賦（並序）……一九七
感丘賦……二〇五

卷四

賦四
浮雲賦……二一三
白雲賦……二二〇
鼓吹賦……二二九
漏刻賦……二三七
羽扇賦……二四四
鷫賦（並序）……二五四
桑賦（並序）……二五七

卷五

詩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二六三
皇太子賜讌詩……二七四
春詠……二七七
遨遊出西城……二七九
赴洛詩……二八一
東宮作詩……二八九
又赴洛道中二首……二九四

園葵詩……三〇二
招隱詩二首……三〇七
於承明作與士龍……三一七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三二四
贈馮文羆遷斥丘令（八章）……三二八
答賈謐並序（十一章）……三四二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三七〇
贈顧交阯公眞……三八〇
贈從兄車騎……三八五
答張士然詩……三九二
贈馮文羆……三九六
贈弟士龍……四〇一
祖道畢雍孫劉邊仲潘正叔……四〇六
答潘尼……四〇九
贈潘尼……四一二
贈紀士……四一六
為陸思遠婦作……四一七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四二一
為周夫人贈車騎……四三一

卷六

擬古十二首
擬行行重行行……四三六
擬今日良宴會……四四二
擬迢迢牽牛星……四四七
擬涉江采芙蓉……四五一
擬青青河畔草……四五四
擬明月何皎皎……四五七
擬蘭若生朝陽……四六一
擬青青陵上柏……四六五
擬東城一何高……四七〇

擬西北有高樓……四七六
擬庭中有奇樹……四八二
擬明月皎夜光……四八五
樂府十七首
猛虎行……四九二
君子行……五〇一
從軍行……五〇七
豫章行……五一三
苦寒行……五二一
飲馬長城窟行……五二六
門有車馬客行……五三三
君子有所思行……五三九
齊謳行……五四五
日出東南隅行……五五四
長安有狹邪行……五六五

卷七

樂府
折楊柳……六一三
鞠歌行(並序)……六一八
當置酒……六二一
佳伎怨……六二四
燕歌行……六二七
悲哉行……六三〇
前緩聲歌……五七一
長歌行……五七八
吳趨行……五八四
塘上行……五九三
悲哉行……六〇〇
短歌行……六〇六

梁甫吟……六三五
董桃行……六四一
月重輪行……六四九
日重光行……六五二
挽歌三首……六五五
百年歌十首……六七五
秋胡行……六九〇
順東西門行……六九三
上留田行……六九六
隴西行……六九八
駕言出北闕行……七〇一
太山吟……七〇五
櫂歌行……七〇九
東武吟行……七一三
飲酒樂……七一六

卷八

雜著

演連珠(五十首)……七二一
七徵……七八四

卷九

頌、箴、贊、牋、表、文、誄、哀辭……八一一
漢高祖功臣頌……八一五
丞相箴……八七五
孔子贊……八七八
王子喬贊……八八一
至洛與成都王牋……八八三
謝平原內史表……八八六
吊魏武帝文(並序)……九〇二

吊蔡邕文……九三三
吳大帝誄……九三六
愍懷太子誄……九四四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九六二
吳丞相江陵侯陸公誄……九六五
吳大司馬陸公誄……九六七
晉劉處士參妻王氏夫人誄……九七三
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九七五

卷十

議、論、碑

大田議……九七七
辨亡論上……九七八
辨亡論下……一〇一〇
五等諸侯論……一〇三三
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一〇七四

補　遺

補遺卷一：賦
祖德賦……一一二
述先賦……一一七
別賦……一二二
織女賦(以下殘句)……一二二
靈龜賦……一二三
果賦……一二三
遂志賦……一二四
行思賦……一二五
列僊賦……一二六
大暮賦……一二六
雲賦……一二六

鱉賦……一一七
桑賦……一一八
感時賦……一一八
思歸賦……一二八
思親賦……一二九
懷舊居賦……一二九
失題……一三〇
存疑：
果賦……一三〇
逸民賦……一三一
登臺賦……一三一
補遺卷二：詩
與弟清河雲（十章）……一三三
贈顧令文為宜春令（五章）……一三三
贈武昌太守夏少明詩（六章）……一三七
庶人挽歌辭……一四二
贈弟士龍……一四四
贈斥丘令馮文羆詩……一四五
尸鄉亭詩……一四七
園葵詩……一四七
祖會太極東堂詩……一四八
元康四年從皇太子祖會東堂詩……一四九
士庶挽歌辭……一五〇
王侯挽歌辭……一五二
挽歌辭……一五三
詠老詩……一五四
贈顧彥先詩……一五五
為顧彥先作詩……一五六
祖道清正詩……一五七

講《漢書》詩……一一〇八
飲酒樂……一一〇
吳趨行……一一一
贈潘正叔……一一二
三月三日詩……一一三
失題詩（太素卜令宅）……一一四
失題詩（澄神玄漠流）……一一五
失題詩（老蠶晚績縮）……一一七
失題詩（軌跡未及安）……一一八
失題詩（物情競紛紜）……一一八
失題詩（惆悵懷平素）……一一九
失題詩（恢恢天網）……一二〇
宿郊外曉作……一二二
贈潘尼……一二三
贈馮文羆詩（以下殘句）……一二四
長歌行……一二五
贈潘岳詩……一二五
獨寒吟……一二六
芙蓉詩……一二六
失題（輕裾猶電揮）……一二七
失題（震雷驅號令）……一二七
失題（佳穀垂金穎）……一二八
失題（石龜尚懷海）……一二八
失題（甕餘殘酒）……一二九
失題（儲后降嘉命）……一二九
存疑：
上留田行……一三〇
鞠歌行……一三〇
贈顧尚書及征西大將軍詩……一三一
補遺卷三：文
策問秀才紀瞻（六篇）……一三三

薦賀循郭訥表……一二四六
與趙王倫牋薦戴淵……一二五〇
薦張暢表……一二五六
顧譚傳……一二五八
吳太常顧譚誄(以下為殘句)……一二六〇
詣吳王表……一二六〇
與吳王晏表……一二六一
謝吳王表……一二六二
見原後謝齊王表……一二六四
晉書限斷議……一二六五
七徵……一二六八
七導……一二六九
謝成都王牋……一二七〇
與弟雲書……一二七一
與長沙顧母書……一二七四
與長沙夫人書……一二七五
失題……一二七六
失題……一二七六
失題……一二七七
夏育贊……一二七七
孫權誄……一二七七
毗陵侯君誄……一二七八
父誄……一二七八
姊誄……一二八〇
集志議……一二八〇
吳丞相陸遜銘……一二八二
畫論……一二八四
平復帖……一二八五
補遺卷四　專著佚文
洛陽記……一二八七
要覽(纂要)……一二八七
要覽三卷自序……一二八七

晉書(晉紀)……一二九九
惠帝起居注……一三〇一
失題……一三〇四
失題……一三〇五
失題……一三〇五

存疑：
洛陽記……一三〇五

賦詩文總評……一三〇八

附錄
一、陸士衡年譜……一三七一
二、陸士衡傳記資料……一四三四
三、陸士衡文集序跋、題記、提要……一四七〇
四、主要引用書目……一四七七
校勘、輯佚引用書目及版本……一四七七
注釋、評箋引用書目及版本……一四八三

陸士衡文集校注卷一

賦一

文賦（並序）

【題解】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少襲領父兵，為牙門將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譽流京華，聲溢四表，被徵為太子洗馬，與弟雲俱入洛。司徒張華素重其名，舊相識以文。華呈天才綺練，當時獨絕，新聲妙句，係蹤張、蔡。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文賦》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統的文學理論著作。所論乃文學創作過程，涉及文章構思、文辭佈局、文體體式、辭意關係、文章功用以及創作思維之特點等諸多方面。所提出之「詩緣情」說，進一步揭示了詩歌抒情性特點，將詩歌從「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傳統詩教理論中剝離出來，標誌着「文學自覺」在理論上的完成。其詩學意義幾與「詩言志」相匹敵。

关于《文賦》創作時間，杜甫《醉歌行》曰：『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其説影響甚大，宋元明清，多持此說。然據陸雲《與兄平原書》曰：『《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不？《詠德頌》甚復盡美，省之惻然。』可知《文賦》與《詠德頌》作於同一年。《詠德頌》即《詠德賦》，乃張華被殺之後，機作文以頌張華之德。《晉書・張華傳》：『華誅後，（機）作誄，又為《詠德賦》以悼之。』復考《晉書・惠帝紀》，張華被誅於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詠德賦》、《文賦》必作於是年無疑。可知，杜甫『陸機二十作文賦』不足憑。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五謂『此賦殆入洛之前所作』，亦誤。

余每觀才士之所〔一〕作，竊有以得其用〔二〕心〔1〕。夫其〔三〕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四〕〔2〕。妍蚩好惡，可得而言〔3〕。每〔五〕自屬文，尤見其情〔4〕。恆〔六〕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七〕非知之難，能之難也〔5〕。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6〕，他日殆〔八〕可謂曲盡其妙〔7〕。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九〕〔8〕。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爾〔一〇〕〔9〕。

【校勘】

〔一〕『所』，六臣本注曰：『五臣無所字。』

〔二〕『用』，六臣本注曰：『五臣無用字。』

〔三〕『其』，李善本無。胡克家《文選考異》曰：『袁本、茶陵本「夫」下有其字。尤（袤）以五臣亂善也。』

〔四〕六臣本注曰：『善本無此二句文。』

〔五〕『每』，《藝文類聚》卷五十六作『每每』。

〔六〕『恆』，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常』。

〔七〕『蓋』，《藝文類聚》卷五十六無此字。

〔八〕『他』，善本作『佗』。古二字同。『殆』，《藝文類聚》卷五十六作『逮』。』清鈔本、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亦作『逐』。

〔九〕『逮』，六臣本作『逐』，又注曰：『善本作逮。』

〔一〇〕『爾』，六臣本注曰：『善本無爾字。』

【注釋】

〔1〕善注：『作，謂作文也。用心，言士用心于文。《莊子》：堯曰：此吾所用心。』『竊，謙詞，私。《論語・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得其用心，意謂對作者用心有所體會。因全文論藝術構思，用心，即構思之匠心。

〔2〕善注：『夫作文者，放其言，遣其理，多變，故非一體。』濟注：『遣，發。良，實也。』放言遣辭，指安排語序，選擇語辭。多變，謂文章之變化。

〔3〕善注：『文之好惡，可得而言論也。范曄《後漢書》：趙壹《刺世疾邪》曰：執知辯其妍蚩。《廣雅》曰：妍，好也。《說文》曰：妍，慧也。《釋名》曰：蚩，癡也。《聲類》曰：蚩，惡也。』此二句言文章美惡，可析而言之。

〔4〕善注：『《論衡》曰：幽思屬文，著記美言。屬，綴也。杜預《左氏傳》曰：尤，甚也。士衡自言，每屬文，甚見為文之情。』屬文，連綴成文。情，指文情，即為文之用心。

〔5〕善注：『《爾雅》曰：逮，及也。《尚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翰注：『體屬於物，患意不似物；文出於意，患詞不及意。蓋非知之爲難，能爲者實難也。』恆，《玉篇》：『常也。』意不稱物，謂作者之意與摹寫之物不相符合。稱，符合，與之相稱。《荀子·禮論》：『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楊倞注：『稱，謂各當其宜。』文不逮意，意謂文辭不能表達出作者之意。之，指文章之稱物、逮意。

〔6〕善注：『利害由好惡。孔安國《尚書傳》曰：藻，水草之有文者。故以喻文焉。』盛藻，華美之文。《廣韻》：『藻，文藻。』利害，猶得失。所由，利弊之緣由。

〔7〕善注：『言既作此《文賦》，佗日而觀之，近謂委曲盡文之妙理。《論語》：鯉曰：它日又獨立。趙岐《孟子章句》曰：它日，異日也。』向注：『謂賦成之後，異日觀之，乃委曲盡其

妙道矣。殆，近也。』殆，測度語氣，恐怕，或許之意。《廣韻》：『殆，近也。』按：此句士衡非謂己也，善与五臣皆誤。意謂異日或有論者能曲盡其妙，自己所言僅為『蓋所能言者』而已。胡克家《考異》曰：『注「言既作此《文賦》」下至「盡文之妙理」，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有「言知之易也」五字。案：善於此注言知之易也，於下注言作文之難也，可謂精當。尤誤去其一句，甚非。至於增多之注，膚庸乖舛，亦甚易辨，固不暇詳論矣。』

〔8〕善注：『此喻見古人之法不遠。《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注：則，法也。伐柯必用其柯，大小長短，近取法于柯，謂不遠也。言作之難也。文之隨手變改，則不可以辭逮也。《莊子》：輪扁謂桓公曰：斲，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翰注：『操，持也。持其斧伐柯，雖得柯不遠，而文章隨手變易，則難以卒辭究逐，蓋述之者具以後文也。』善引詩出《豳風・伐柯》。毛詩傳：『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鄭玄箋：『伐柯之道，惟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此句論為文之用心，猶如以斧伐柯，雖其柯即在斧上，可資取法，然隨手之變化，也難以辭而達意。

〔9〕善注：『蓋所言文之體者，具此賦之言。』此言自己所能言者，具在此賦，至於『曲盡其妙』則待他日矣。

《序》言作《文賦》之目的以及賦所論之主旨：文章遣辭構思有美惡之分，其變無窮，然可

以析而言之；為文之難在於意不稱物，文不逮意；故作此賦述先士之盛文，論作文之利弊。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1〕。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2〕。心懍懍〔一〕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4〕。詠世德之駿烈〔三〕，誦先人之清芬〔5〕。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四〕之彬彬〔6〕。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7〕。

【校勘】

〔一〕『喜』，《文鏡秘府論・南卷》作『嘉』。六臣本注曰：『善作嘉。』胡克家《文選考異》曰：『袁本、茶陵本「喜」下校語云：善作嘉。按：嘉字寫誤，下有「嘉麗藻之彬彬」，必相回避。』張少康《文賦集釋》曰：『當以喜為是，與上悲字相對。』

〔二〕『懍懍』，《藝文類聚》卷五十、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凜凜』，茶陵本《文選》注曰：『五臣作凜凜。』

〔三〕『駿烈』，《藝文類聚》卷五十六、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並作『俊烈』。金濤聲曰：『《文選》張銑注云：「詠當時俊美之述作，誦先賢詞賦之芬芳。」亦可通。』六臣本注曰：『五臣作俊。』

〔四〕『麗藻』，六臣本注曰：『五臣作藻麗。』陸貽典校本、影宋鈔本作『藻麗』。

【注釋】

〔1〕善注：『《漢書音義》：張晏曰：佇，久。俟，待也。中區，區中也。《字書》曰：滌除玄覽。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之玄覽。《老子》曰：皓頤志而不傾。《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銑注：『佇，立也。中區，猶域中都也。玄，遠。頤，養也。立志中都，遠覽文章，養情於典墳也。』中區，猶域中也。宗炳《答何衡陽書》：『善可以警世情，實中區之美談也。』《玉篇》：『區，域也。』典墳，即三墳五典，《左傳·昭公十二年》杜預注：『皆是古書名。』後泛指典籍。此二句言立於域中，心境玄冥，可以覽知萬物；潛心典墳，可以頤養情志。

〔2〕善注：『遵，循也。循四時而歎其逝往之事，攬視萬物盛衰而思慮紛紜也。《淮南子》曰：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濟注：『逝，往。紛，多也。』此二句言四時相因，歎息時光易逝；萬物盛衰，睹之思慮紛紜。

〔3〕善注：『秋暮衰落故悲，春條敷暢故喜也。《淮南子》曰：木葉落，長年悲。』良注：『秋氣殺萬物，故云勁秋也。』此二句言秋之肅殺，見落葉而生悲；春之芬芳，感柔條而歡暢。

〔4〕善注：『懍懍，危懼貌。眇眇，高遠貌。懷霜臨雲，言高絜也。《說文》曰：懍懍，寒也。孔融《薦禰衡表》曰：志懷霜雪。《舞賦》曰：氣若浮雲，志若秋霜。』銑注：『眇眇，長貌。

謂雲勢長遠，故臨之志亦長也。』懍懍，嚴正貌。《世說新語・品藻》：『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恆如有生氣。』此二句言內心持正，懷霜雪之操守；心存高遠，有臨雲之壯志。危懼貌。眇眇，高遠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有「眇眇，遠貌」四字在此節注之末。」胡紹煐《箋證》曰：『注中又出「懍懍，危懼貌」，與所引《說文》不相應。六臣本無之，是也。』按：善注釋與引文不相應頗多，不能據此而作為版本異文之依據。

〔5〕善注：『言歌詠世有俊德者之盛業。先民，謂先世之人，有清美芬芳之德而誦勉。《毛詩》曰：「言歌詠世有俊德者之盛業。先民，謂先世之人，有清美芬芳之德而誦勉。《毛詩》之述作，誦先賢詞賦之芬芳也。」善引詩出《大雅・下武》。世德，鄭玄箋：『世世積德。』駿烈，盛世之業。宋濂《平江漢頌》：『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西征，成此駿烈。』清芬，喻德美清香之氣遠播。陸雲《從事中郎張彥明為中護軍》：『徽音孔碩，惠爾風雲。穆此芳烈，肇揚清芬。』此二句言為文或歌世德者之盛業，或頌前人之美德。

〔6〕善注：『《论语》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孔安國注曰：彬彬，文質見半之貌。」翰注：『林府，謂多如林木，富如府庫也。』麗藻，華美之文藻。此二句言為文之前，心游前人豐富之典籍，嘉贊文質相宜之美文。

〔7〕善注：『《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尚書中侯》

曰：玄龜負圖出洛，周公援筆以寫也。』向注：『慨，歎詞。援，引也。』聊，且。《玉篇》：『宣，布也，通也。』此二句言故慨歎而放下前人之文，援筆作文，聊以表達情志。又且畧之辭。』宣之，表達情感。

此段論作文之所由，一是頤志典墳。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1〕。其致也，情曈曨〔一〕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2〕。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3〕。於是沈辭怫悦〔二〕，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4〕；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層雲〔三〕之峻〔5〕。收百世〔四〕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6〕。觀古今於〔六〕須臾，撫四海於一瞬〔8〕。謝朝華〔五〕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7〕。

【校勘】

〔一〕『曈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作『瞳曨』。

〔二〕『怫』，《七十二家集》本作『佛』。

〔三〕『層雲』，六臣本、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曾雲』。層與曾通。

〔四〕『世』，六臣本注曰：『五臣作代。』

〔五〕『華』，《七十二家集》本作『葉』。

〔六〕『於』，六臣本注曰：『善本作之。』

【注釋】

〔1〕善注：『收視反聽，言不視聽也。耽思傍訊，靜思而求之也。毛萇《詩傳》曰：耽，樂之久。《廣雅》曰：訊，問也。精，神爽也。八極、萬仞，言高遠也。《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濟注：『謂思文之始也。訊，求也。收視，不視。反聽，不聽。謂專思傍求，遷轉攢緝，所以精馳八極，心遊萬仞也。』八極，八方邊遠之地。《荀子·解蔽》：『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楊倞注：『此皆明虛一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所謂精騖八極者與荀子之意近。此五句言文思之始，則收回視聽，虛一而靜，覃思博采，方可神飛於八極之外，思遊於萬仞之上。

〔2〕善注：『《爾雅》曰：致，至也。《埤蒼》曰：曈曨，欲明也。《說文》曰：昭晰，明也。揚子《法言》曰：或問羣言之長？曰：羣言之長，德言也。宋衷曰：羣，衆也。非一也。《周禮》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翰注：『文情出自不明，而至鮮明也。情既鮮明，物亦明而互進，其文乃成也。羣言，羣書也。瀝液，涓滴也。且羣書浩汗，如海之波瀾不極。人爲文章，但傾寫其涓滴而已。文章亦經漱蕩其芳香潤澤以成之也。』傾，《玉篇補》：『傾，盡

也。」瀝液，流水，喻精華。漱，含蘊。張衡《思玄賦》：「漱飛泉之瀝液，咀石菌之流英。」

善注：「瀝，流也。《說文》曰：漱，蕩口也。」此五句言文思之至，情境由朦朧而漸至鮮明，物象由鮮明而紛至沓來。於是傾盡羣書之精華，含蘊六藝之芳澤。

〔3〕善注：「言思慮之至，無處不至。故上至天淵於安流之中，下至下泉於潛浸之所。《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毛詩》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向注：「謂浮心思於天泉及濯下泉者，務入深遠，以求文意耳。潛浸，流貌。」天淵，《文選》李播《天文大象賦》：「天淵委輸於南海，狗國分疆於北幽。」苗為注：「天淵十星，在鱉東南。一名天泉，星名。」言其高也。善引詩出《曹風・下泉》。毛詩傳：「下泉，泉下流也。」言其深也。此言神思上浮升於天泉寧靜之水，下深入於泉下沉潛之波。

〔4〕善注：「佛悅，難出之貌。」銑注：「沈辭，謂沈於深邃也。佛，謂思未出也。悅，則若遊魚銜鉤，而出於重泉之深也。」沈辭佛悅，喻吐辭艱難之貌。銜，馬勒口中。《廣韻》：「銜，《說文》曰：馬勒口中。」此三句言或是吐辭艱難，若遊魚吞鉤，難以出於深淵。

〔5〕善注：「聯翩，將墜貌。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說文》曰：繳，生絲繫矢，而以弋射。」翰注：「藻，文也。聯翩，鳥飛貌。謂文思將來，聯翩然若翰鳥纓繳，繁縕矢，而以弋射。

而墜自高雲之峻，言速也。纓，纏也。繳，射也。曾，高也。』浮藻聯翩，喻出語駿利。層雲，重雲。此三句言或是出語駿利，若飛鳥中箭，迅疾落下重雲。

〔6〕善注：『《論語》：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銑注：『遺韻，謂古人闕而未述，遺而未用者，收而採之。』闕文，闕疑之義。何晏《集解》：『苞氏曰：古之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遺韻，猶言遺文，就韻體而言。此二句言通過構思，搜羅前世闕疑未述之文，採集千載遺而未用之韻。

〔7〕善注：『華秀，以喻文也。已披，言已用也。』銑注：『朝華已披，謂古人已用之意，謝而去之。夕秀未振，謂古人未述之旨，開而用之。啓，開也。』披，發。《漢書·薛宣傳》：『披扶其閨門而殺之。』顏師古注：『披，發也。』振，裂開。《廣韻》：『振，裂也。』此言棄已開之朝花，用未放之夕秀。前句喻務去陳辭舊意，後句喻惟求文思新穎。

〔8〕善注：『《高唐賦》曰：須臾之間。司馬遷曰：卒卒無須臾之間。《莊子》：老聃曰：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呂氏春秋》曰：萬世猶一瞬。《說文》曰：開闔，目數搖也。尸閏切。』向注：『馳，思速也。瞬，謂閉目之間。』撫，覽也。宋玉《神女賦》：『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善注：『撫，覽也。』此二句言構思時，剎那之間可以觀古今之文情，轉瞬之時可以覽四海之物象。是謂運思得句之狀。此段論構思之思維特點、思維過程，先言意與象之關係；再言意與文之關係。

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1〕。抱景〔一〕者咸叩，懷響者必彈〔二〕〔2〕，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三〕顯，或求易而得難〔3〕。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4〕。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嵚崟〔四〕而不安〔5〕。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為言〔6〕。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7〕。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8〕。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9〕。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10〕。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11〕。

【校勘】

〔一〕『抱景』，《藝文類聚》卷五十六作『藏景』。又『景』，六臣本注曰：『善作暑。』

〔二〕『必彈』，《文選》卷十七作『畢彈』。六臣本注曰：『五臣作必。』金濤聲曰：『「畢」字與上句「咸」字對言，作畢近是。』金說是。

〔三〕『之』，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末』。六臣本亦作『末』，並注曰：『「本隱」與「末顯」相對，作「末顯」近是。』然善注曰：『「之」或爲末，非也。』金濤聲曰：『「本隱」與「末顯」相對，作「末顯」近是。』《藝文類聚》卷五十六作『齟齬』。古二詞同。

【注釋】

〔1〕善注：『《尔雅》曰：班，次也。』按：《尔雅》原作《小雅》，《文選》刻本均如此。《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之《贈尚書郎顧彦先》引作《尔雅》。再按：《尔雅》，《文選》作《小雅》，或疑爲《小雅》之略，或疑爲《尔雅》之誤。《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作《尔雅》，今據改。凡《文選》作《小雅》，本書均逕改爲《尔雅》。尔：即爾，古代俗體字，此處保留刻本俗體字。不另按。濟注：『選擇義理，按比而用之，以爲部次。考摘清濁之詞，以就班類而綴之。』此二句以按部就班比喻依文理而組織文意，安排文辭。

〔2〕善注：『言皆擊擊而用。』濟注：『謂物有抱光景者，必以思叩觸之，而求文理。物響者，必以思彈擊之，以發文意。』景，同影。《玉篇》：『景，光影也。』叩，叩問。子罕》：『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朱熹注：『叩，發動也。』傳：『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響，回聲。《玉篇》：『響，應聲也。』彈，猶舉，篇》：『彈，糾也。』又《玉篇》：『糾，正也，舉也。』此二句言物之有影，叩影而求其物；聲之回音，正響而求其聲。謂去其表象而求其本，即《文心雕龍・隱秀》所言『祕響傍通，伏采潛發』之意。

〔3〕善注：『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沿。源，水本也。言或本之於隱，而遂之顯；或求之於易，而便得難。之或爲末，非也。』翰注：『或賦詠於枝，乃思發於葉；或流情於

波，而求討其源也；或本深於隱，而未至於明也；或求思於易，得詞於難。此迴轉也。振，發。沿，流也。」振，揚。緣水而下。《說文》：「討，探求。《類編》：「討，求也。」此四句言或因枝而揚其葉，或循波而求其源。或本隱晦者使之顯明，或求以易者而釋難。意謂為文者先樹要領，綱舉目張；燭照幽微，以易喻難。

〔4〕善注：「《周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言文之來，若龍之見煙雲之上，如鳥之在波瀾之中。應劭曰：擾，馴也。《莊子》曰：君子尸居而龍見。大波曰瀾。」良注：「擾，亂也。思壯如虎之變，其文彩炳然。或猶未致，如波之散也。此二句以虎變而百獸馴服，龍見而羣光，如水鳥斿於波瀾也。」鳥瀾，喻鳥如波之散，如獸之驚亂，不知所之。或得其妙，則龍見而有鳥驚散，比喻為文得其大者則小者畢舉，立其本者則枝葉紛披。是申述前四句之意也。

〔5〕善注：「妥帖，易施貌。《公羊傳》曰：帖，服也。《廣雅》曰：帖，靜也。王逸《楚辭序》曰：義多乖異，事不妥帖。岨峿，不安貌。《楚辭》曰：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妥，他果切。貼，吐協切。岨，助舉切。峿，魚呂切。」妥帖，安也。杜甫《故司徒李公光弼》：「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妥帖。」鄭卬注：「妥帖，安也。」鉏鋙，同岨峿，抵觸、不相及之意。《六韜·軍略》：「越溝壍，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鋙。」此二句言或義辭抵觸而難以安排。或易於佈局，或義辭相安而

〔6〕善注：『《周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向注：『罄，盡。眇，深也。深原其衆慮而爲言也。』眇，《博雅》：『遠也。』此二句言必須澄澈其心，疏遠俗慮，方可凝神靜思，佈遺文辭。

〔7〕善注：『《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也。《説文》曰：挫，折也。《韓詩外傳》曰：辟文士之筆端，辟武士之鋒端，辟辯士之舌端。』銑注：『形，文章之形也。挫，折也。謂天地雖大，可籠於文章，形内萬物，雖衆可折挫，取其形以書於筆之端。端，筆鋒也。』籠，牢籠，包羅。形，猶表現。《詩大序》：『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挫，取。《楚辭·招魂》：『挫糟凍飲，酎清涼些。』王逸注：『挫，捉也。』此二句言包羅天下之理于文辭表現之中，攝取萬物之象於筆端描摹之内。謂文必以少總多，以小見大。

〔8〕善注：『《廣雅》曰：躑躅，跦跱也。鄭玄《毛詩箋》云：志往，謂踟躕也。躕與躑同，跦跱與跦跦同。《蒼頡篇》曰：吻，脣兩邊也。莫粉切。《字林》曰：吻，口邊。流離，津液流貌。劉公幹詩曰：敘意於濡翰。毛萇《詩傳》曰：濡，漬也。濡，如娛切。《漢書音義》：韋昭曰：翰，筆也。協韻，音寒。』翰注：『躑躅，不進貌。亦如文詞，難出於口也。燥，乾也。吻，脣也。謂神思馳逐，皆得乾脣也，則雖初難出於乾脣，終流離於濡翰，謂書於紙也。燥吻，喻言語滯澀。濡翰，喻語言充沛。』此二句言開始時文思不暢，言語滯澀，最終又文思流利，語言充沛。

〔9〕善注：『言文之體必須以理為本。垂條，以樹喻也。《廣雅》曰：幹，本也。繁，盛也。』濟注：『質，猶本根也。爲文之理，必先扶持本根，乃立其幹，謂先樹理，次擇詞也。故如垂條而結葉繁茂也。』此二句言義理內容相互輔助，立其根本；文辭描摹相互映照，繁其枝葉。謂以質理為本，以文辭為飾。

〔10〕善注：『《楚辭》曰：情與貌其不變。』向注：『差，失也。文之情深，必見人貌，故此理不失，變之在顏，故思樂必笑，言哀則歎矣。』信，誠。《爾雅・釋詁》：『誠，信也。』情貌，指內在之情與外在表現。《楚辭・九章・惜頌》：『言與形其可跡兮，情與貌其不變。』顏，容顏。《詩・鄭風・有女同車》：『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此四句言情感與表現誠為一致，每有變化則顯于容顏，故所思涉快樂必言笑，剛已言哀即又歎息。

〔11〕善注：『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史由《急就章》曰：急就奇觚。觚，木簡也。《論語・先進篇》：子路帥（率）爾而對。毫，謂筆毫也。《毛詩》曰：聽我藐藐。毛萇曰：藐藐然不入。』銑注：『觚，木也。古人用之以爲筆也。率爾，謂文速成。邈然，謂文遲成也。』此二句言或持筆而書，率而即成，或含毫徘徊，文思遠去。

此段論謀篇之要先在於考其全部，立其要領，然後澄心凝思，正確處理理與質、文辭與情感之主次關係。

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1〕。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2〕。函絲邈於尺素，吐滂沛〔一〕乎寸心〔3〕。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二〕深〔4〕。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三〕之森森。粲風飛而猋〔四〕豎，鬱雲起乎翰林〔5〕。

【校勘】

〔一〕『滂沛』，《藝文類聚》卷五十六作『滂霈』。沛、霈，古二字通。

〔二〕『思』，《七十二家集》本作『忠』。又『愈』，六臣本注曰：『善作逾。』古二字通。

〔三〕『青條』，《藝文類聚》卷五十六、影宋鈔本、清鈔本作『清條』。六臣注曰：『五臣作清。』

〔四〕『猋』，《藝文類聚》卷五十六、影宋鈔本、清鈔本、陸貽典校本作『飆』。六臣注曰：『五臣作飆。』古二字通。

【注釋】

〔1〕善注：『茲事，謂文也。《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足以志，文足以言。不言，誰知其志？言而不文，行之不遠。』翰注：『伊，維也。茲事，謂文章也。欽，敬也。』茲事，謂聖賢以立言為不朽，故曰所欽。此二句言作文使人快樂，固為聖賢所欽敬也。

〔2〕善注：『《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翰注：『課，率

也。責，求也。文章率自虛無之中，以求其象；叩擊無聲之外，而求音韻。』課，《說文》：『試也。』心之所思本為虛無、寂靜，而形之為文則有象、有聲，故曰責有、求音。此二句言從無象中試求其象，於無聲中叩求其音。

〔3〕善注：『毛萇《詩傳》曰：函，含也。《古詩》曰：中有尺素書。《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良注：『緜邈，遠也。滂沛，大也。雖遠者，含文於尺素之上；雖大者，吐辭於寸心之間也。書素，帛也。古人用以書也。』滂沛，喻情感充沛。此二句言藐遠之義含於尺素之上，充沛之情吐乎寸心之間。

〔4〕善注：『杜預《左氏傳注》曰：恢，大也。按，《廣韻》：『抑，下也。以言大之，則彌增其廣；以思下之，則愈益其深也。』廣，《廣韻》：『大也，闊也。』此有顯明之意。按，抑按也。言思慮一發，愈深恢大。』銑注：『抑，止也。』思按之，指思慮停在某一點上。此二句言以辭誇之則象愈明，因思止之而義愈深。

〔5〕善注：『《說文》曰：蕤，草木華垂貌。《篡要》曰：草木花曰蕤。《字林》曰：森，多木長貌。以喻文采若芳蕤之香馥，青條之森盛也。《爾雅》曰：颱飄謂之猋。《長楊賦》曰：翰林以為主人。』向注：『文美如芳蕤之馥馥，似清條之森森，粲然如風飛颱立，鬱然如雲起翰林。芳蕤，香。颱，疾風。豎，立也。翰，筆也。言林者華盛貌。』播，《玉篇》：『粲，衆意。』粲風，風

聚而疾。鬱，積。《詩・秦風・晨風》：『欽彼晨風，鬱彼北林。』毛詩傳：『鬱，積也。』鬱雲，雲積而厚。此四句言辭義之美如飄揚香氣之春花，如生長茂盛之枝條。如疾風飛而旋風立，積雲起於筆端之間。此四句就表達而言。

此段從文辭所摹之象，所達之意兩方面，論述文章之構思與表達，並說明其為文之樂。

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1〕。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在有無而�մ俛，當淺深而不讓〔2〕。雖離方而遯圓〔一〕，期窮形而盡相〔3〕。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4〕。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5〕。

【校勘】

〔一〕『圓』，《文集》、《六朝詩集》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照』，義不通。六臣本作『員』，又注曰：『五臣作圓。』陸貽典校本、影宋鈔本作『圓』。『員』、『圓』相通。又圓與方對舉，故當以圓爲是。今據改。

【注釋】

〔1〕善注：『文章之體，有萬變之殊，中衆物之形，無一定之量也。《淮南子》曰：斟酌萬殊。

紛紜，亂貌。揮霍，疾貌。《西京賦》曰：跳丸劒之揮霍。』翰注：『文體有變，故曰萬殊。物類既衆，故曰紛紜揮霍也。氣色運動，難說其形狀也。』殊，別，異也。《易・繫辭下》：『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量，準則。《管子・牧民》：『上無量，則民乃妄。』此四句言文體有種種差異，物象亦無定則，紛紜複雜，變化迅疾，形諸文字，則難以狀述。

〔2〕善注：『衆辯俱湊，若程才效伎。取捨由意，類司契爲匠。《老子》曰：有德司契。《論衡》曰：能雕琢文書，謂之史匠也。《毛詩》曰：何有何無，僶俛求之。』良注：『程，見。效，致。伎，巧。司，理。契，要。僶俛，由(猶)勉強也。《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良注：『程才，衡量才能。匠，宗也。偁，仰首也。俛，俯首也。文辭見才，以致巧立意，以理要爲宗。思在有無之中，或俯或仰，或深或淺，意務得於妙，來必不讓。』程才，衡量才能。程，衡量。《商君書・戰法》：『人多伎巧。』契，《說文》：『大約也。』引申爲規則，約定。此四句言文辭紛至，須衡量其才能而獻其技巧；文意呈現，須掌握其規則而獨具匠心。辭之有無當勉力為之，意之深淺應自作主張。意謂為文須衡量才能，掌握要領，取捨權衡，必歸匠心。辭之取捨，意之深淺，亦當斟酌主張。

〔3〕善注：『方圓之形，終期盡物之象也。相，象也。』遯，即遁，離去。《廣韻》：『遁，隱也，去也。』此二句言為文雖有規矩，亦不妨逸出方圓，惟期於窮其形狀，盡其物象而已。即張融《門律

自序》所謂『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之意。

〔4〕善注：『其事既殊，爲文亦異，故欲誇目者，爲文尚奢；欲快心者，爲文貴當。貴當者在於合理，故愜心也。起頰切。』良注：『誇目，謂相誇眩也。尚奢者，謂浮艷之詞。貴當者在於合理，故愜心也。』何焯《義門讀書記》曰：『二句語意相承，（李善）注謬。』按：何說與他注有別，錢鍾書《管錐編》亦持其觀點，認為『誇目』、『愜心』二句合言一事，此說未妥。此二句言辭藻眩目者崇尚浮豔，義理愜心者貴在切當。

〔5〕善注：『言其窮賤者，立說無非淑隘也。其論通達者，發言唯存放曠。』銑注：『言窮事者，無隘狹；論通達者，唯尚放曠，此作者之用思也。』按：諸家之解均將『無』作動詞用，故只能曲為之解。裴學海《古書虛詞集釋》曰：『無，語助也。』《詩・大雅・文王》：『王之藎臣，無念爾祖。』毛詩傳：『無念，念也。』又曰：『字或作「毋」。』《管子・立政九敗解》：『人君唯毋聽寢兵。』若將『無』釋為語助詞，其意豁然而明矣。此二句言文辭窮盡者迫促狹隘，論議暢達者放曠無束。

此段言文章風格有異，體制有別，當衡量己才與常法，取捨衡量，規矩遁逸，均必有匠心。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1〕。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

愴〔2〕。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3〕。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4〕。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一〕〔5〕。雖區分之在茲，亦棊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二〕〔6〕。

【校勘】

〔一〕『曄』，六臣本作『爃』，又注曰：『善作曄。』《七十二家集》本作『煜』。又『誑』，《七十二家集》本作『誰』，蓋形近而誤。

叢書本作『煜』。

〔二〕『冗』，六臣本注曰：『五臣作穴。』

【注釋】

〔1〕善注：『詩以言志，故曰緣情。賦以陳事，故曰體物。綺靡，精妙之言。瀏亮，清明之稱。』《漢書》：《甘泉賦》曰：瀏，清也。《字林》曰：清瀏，流也。』翰注：『詩言志，故緣情。賦象事，故體物。』綺靡，華麗也。瀏亮，爽朗也。綺，繡花之絲織品，《說文》：『綺，文繒也。』《方言》卷二：『布帛之細者曰靡。』郭璞注：『靡，細好也。』喻音調細膩婉轉。《釋名・釋樂器》：『箜篌，此師延所作靡靡之樂也。後出於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存也。師涓為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音，謂之淫樂也。』體，表現，描摹。《易・繫辭下》：『陰陽合德，而剛柔

有體，以體天地之撰。』瀏，清澈貌。《詩・鄭風・溱洧》：『溱與洧，瀏其清矣。』此指體物之清新明澈。亮，音節響亮。嵇康《琴賦》：『新聲燎亮，何其偉也。』此言詩之緣情而生，言辭華美，聲音細膩婉轉；賦之描摹物象，清新明澈，音節響亮。此二句言詩賦之別，均從意與辭兩方面言。

〔2〕善注：『碑以敘德，故文質相半。誄以陳哀，故纏綿悽慘。』濟注：『誄敘哀情，故纏綿悽慘。』而悽愴悲心也。』相，輔助。《書・君奭》：『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披，《說文》：『旁持曰披。』此二句謂碑述行跡，用文藻以輔助內容；誄敘哀情，意纏綿而情悽愴。

〔3〕善注：『博約，謂事博文約也。銘以題勒示後，故博約溫潤。箴以譏刺得失，故頓挫清壯。』銑注：『博，謂意深；約，謂文省。箴所以刺前事之失者，故須抑折前人之心，使文清理壯也。頓挫，猶抑折也。』銘，古代常刻文於碑版或器物，或稱功德，或申鑒戒，後遂為文體。箴，以規戒人心、譏刺得失為表達主題。《文心雕龍・銘箴》曰：『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用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贊，故體貴弘潤。』言銘箴之同異也。此二句言銘意深博而辭簡約，語言溫和細膩；箴意規戒與譏刺，語言抑折清壯。

〔4〕善注：『頌以褒述功美，以辭爲主，故優遊彬蔚。論以評議臧否，以當爲宗，故精微朗暢。包咸《論語注》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楚辭》曰：鬱結紆軫。《漢書音義》曰：暢，通

也。」向注：『頌以歌頌功德，故須優遊縱逸而華盛也。彬蔚，華盛貌。論者論事得失，必須精審微密，明朗而通暢於情。』優遊，意遠且長。《楚辭・九章・惜往日》：『頌贊》曰：『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爲之禁，報大德之優遊。』《文心雕龍・頌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愼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又《論說》曰：『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言頌論之特點及與其他文體之別也。此二句言頌之意深遠且長，故以華盛之辭；論之理精審微密，明朗而通暢於情。

〔5〕善注：『奏以陳情敘事，故平徹閑雅。說以感動爲先，故煒曄譎誑。』翰注：所以陳敘情理，故和平其詞，通徹其意，雍容閑雅，此焉可觀。說者，辯詞也。明曉前事，詭譎虛誑，務感人心。煒曄，明曉也。』煒曄，華美。《晉書・陸績傳》：『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譎誑，詭異虛誑之言。』平徹，子・七法》：『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房玄齡注：『奇說，謂譎誑之平易透徹。閑雅，閑靜文雅。《西京雜記》卷二：『善應對，舉止閑雅。』此二句言奏陳情敘事，故文辭平易透徹，閑靜文雅；說務感人心，故其文辭華美，詭異虛誑。

〔6〕善注：『《論語》：子曰：辭達而已矣。』文穎《漢書注》曰：冗，散也。如勇切。言文章體要，在辭達而理舉也。』良注：『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其體各殊，故區分在茲。禁邪，謂禁浮艷。制放，謂制抑踈遺。必須詞達其意，理以舉事，不在煩多。冗長，

謂煩多也。』茲，指上各種文體。此四句言雖文體不同，在此有種種區別，然所有文體均是意禁邪僻，辭制放逸。其要領是辭達其意，理舉其事，故無取冗繁而已。

此段論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各文體體制之別。

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1〕。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2〕。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之難便〔3〕。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4〕。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5〕。謬玄黃之秩序〔四〕，故淈涊而不鮮〔6〕。

【校勘】

〔一〕『之』，六臣本作『而』，又注曰：『五臣作之。』

〔二〕『識』，六臣本注曰：『五臣作相。』

〔三〕『恆』，《七十二家集》本、《六朝詩集》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作『常』。『顛』，六臣本注曰：『五臣作巔。』古二字通。

〔四〕『秩序』，六臣本注曰：『善作袟敘。』《七十二家集》本、《六朝詩集》本、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清鈔本並作『秩叙』。袟敘与秩序同。

【注釋】

〔1〕善注：『萬物萬形，故曰多姿。文非一則，故曰屢遷。《琴賦》曰：既豐贍以多姿。《易》曰：爲道也屢遷。』向注：『文體非一，故云多姿。姿，質也。未妥帖，故屢遷也。』物相雜爲文，故曰多姿。文因物而賦形，故曰屢遷。此二句言其萬物形異而多姿，其文體殊別而屢變。

〔2〕善注：『言音聲迭代而成文章，若五色相宣而爲繡也。《爾雅》曰：暨，及也。又曰：迭，更也。《論衡》曰：學士文章，其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功。杜預《左氏傳注》曰：宣，明也。』銑注：『暨，至也。音聲，謂宮商合韻也。出言崇美也。妍，美也。』翰注：『宣，顯示。《左傳·宣公九年》：至於宮商合韻，遞相間錯，猶如五色文彩，以相宣明也。』杜預注：『公卿宣淫，民無效焉。』杜預《左氏傳注》曰：『宣，示也。』此四句言辭達意，窮其物情，貴巧；遣言置辭，曲折盡情，則美。至於宮商合韻，遞相交錯，猶如五色文采，相互襯託而顯示其美。

〔3〕善注：『言雖逝止無常，唯情所適。以其體多變，固崎錡難便也。逝止，由(猶)去留也。崎錡，不安貌。《楚辭》曰：欹岑崎錡。崎音綺。錡音蟻。』濟注：『逝，往也。謂思雖難往止、上下無常，固知安之難爲便也。便，宜也。』便，《說文》：『安也。』此二句言音聲迭代之妙，去留本無常則，固時有不安之處。

〔4〕善注：『言其易也。』銑注：『思之通變，相次而至，如泉入水，泯然相合也。』達變，掌握變

化之規律。識次，理解次序之安排。此二句言若掌握變化之規律，明確次序之安排，則如水之人泉，妙合無垠。

〔5〕善注：『言失次也。』良注：『如思慮失機而後會合，則常持尾續首，莫能見成，錯謬玄黄之次序也。操，持也。末，尾。巔，首也。』失機，猶言失次。嵇康《明膽論》：『專膽無明，亦常如是也。』會，《集韻》：『合也。』此二句言若音韻失之次序安排，而後補合前失，亦常如以尾續首，本末倒置也。

〔6〕善注：『言音韻失宜，類繡之玄黄謬敘。』良注：『洪泌，不鮮明也。秩，次也。』此二句言若五色之次序錯亂，即反人垢濁，故不鮮明也。

此段總論作文利害的關鍵，強調意巧詞妍，音色次序。

或仰逼〔一〕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1〕。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2〕。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3〕。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二〕必當〔4〕。

【校勘】

〔一〕『逼』，六臣本作『偪』，又注曰：『善作逼。』古二字通。

〔二〕『其』，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而』。

【注釋】

〔1〕善注：『《廣雅》曰：條，科條也。凡為文之體，先後皆須意別，不能者則有此累。』向注：『謂思之俯仰，前後不定，故或偪換先成之條例，或侵改後次之章句，謂未安也。』逼，《說文》：『近也。』先條，前文。侵，進，犯。《說文》：『侵，漸進也。』此二句言或與前文近重複，或與後章相妨礙。即《文心雕龍・章句》『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次序』之意。

〔2〕善注：『《周易》曰：比，輔也。《說文》曰：妨，害也。』翰注：『辭害，謂音韻不便也。然於理次比，亦合於宜。言雖順美於義，理復有妨也。』此二句言或理順而文辭不協調，或言順而達義不明確。意謂辭義不能相稱。

〔3〕善注：『《漢書音義》：項岱曰：殿，負也。最，善也。韋昭曰：第一為最，極下曰殿。又曰：下功曰殿，上功曰最。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爲錙。《漢書》曰：黃鍾之一籥，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然百黍重一銖也。應劭《漢書注》曰：十黍為一絫，十絫為一銖。《(答)賓戲》曰：銳思毫芒之內。《音義》曰：芒，稻芒。毫，兔毫。』銑注：『錙銖，秤兩也。毫，細毛也。皆至微小者也。謂作史(文)之時，考練辭句之宜。』濟注：『錙銖，秤兩也。毫，細毛也。言至微小者也。』

上下、秤兩，捨之、取之在於細小之間，然後著之於文。』胡克家《考異》曰：『袁本、茶陵本上有「答」字，是也。』殿最，猶言首尾之次序。錙銖，喻微小，細小。此四句言有時辭義分離，二者皆美，然合在一起，則互相妨害。故為文須考察上下次序之微末之處，正是在細微之處確定其去留。意謂選義考辭，必須於上下次序之細微處嚴格斟酌，使辭順義比。

〔4〕善注：『言銓衡所裁，苟有輕重，雖應繩墨，須必除之。《聲類》：《蒼頡篇》曰：銓，稱也。《莊子》曰：匠石治木，直者應繩。』翰注：『若秤平辭句，而裁制文章，則應繩墨而相當也。』銓衡，衡量。所裁，謂所用之體裁、格式。《文心雕龍・明詩》：『詩有恆裁，思無定位。』應繩，猶言符合規矩。此二句言假若衡量其為文體裁，則可符合規矩，辭義必當。

意謂考定次序與去留，必須符合文章體式之要求。

義比。此段分論作文利害關鍵之一：選義考辭，必斟酌其上下次序、文章題材，使辭順

而〔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2〕。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三〕〔3〕。立片言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全〔一〕〔1〕，盡不可益〔1〕。亮

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4〕。

【校勘】

〔一〕『全』，《文選》卷十七、影宋鈔本、《七十二家集》本、陸貽典校本並作『致』。

〔二〕『而』，《藝文類聚》卷五十六、影宋鈔本作『以』。六臣本注曰：『五臣作以。』

〔三〕『績』，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勣。』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同五臣本。

【注釋】

〔1〕善注：『言其理既極，而無兩致，其言又盡，而不可益。』良注：『適，中也。謂文意不中於所指之事，但繁文富理而已。至於窮極之際，竟不能便於指適矣。文之終篇，又不可增益其辭。』黃侃《文選評點》曰：『適，當也。讀為「適莫」之適。』指適，即指明之旨。《法苑珠林》卷九十二《奸偽》：『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或即指明。《清波雜誌》卷五：『以手加額，因指適所歷處，皆黿鼉窟穴。』極，表，猶準則、界限。《詩·商頌·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朱熹《詩集傳》：『極，表也。』盡，指意義表達完整。此四句言或文理繁富，而指意不明。文意既已表達完整，則不可增益其辭。

〔2〕善注：『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而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驅馳，故云警策。《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

《左氏傳》：繞朝贈士會以馬策。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警，驅動貌。策，可以擊馬警，勑戒也。』良注：『但立片善之言以居要節，乃能爲警策。警，驅動貌。策，可以擊馬者。謂片善之言，光益一篇，亦猶以策擊馬，得其警動也。』警策，喻辭義警動人心之語。此二句言文章居緊要之處突出片言隻語，即是一篇中最為警動人心者。此意是承『或文繁意少，而意不指適』而言。

〔3〕善注：『必待警策之言，以效其功也。《家語》：公父文伯之母曰：男女效績，愆則有辟。』良注：『故雖衆辭已有條序也，必待此警策而效功勳也。』績，《爾雅・釋詁》：『功也。』效，獻，盡。《史記・淮陰侯列傳》：『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廣韻》：『效，效力也。』此二句言雖衆辭皆有其條理，必待其警策之語而獻其功。此意承『極無兩全，盡不可并益』而言。

〔4〕善注：『言其功既多，爲累蓋寡，故以取足而不改也。』良注：『信功多而累句亦少，故可自取足於一篇，亦不可改易也。』亮，信，誠然。《古詩・冉冉孤生竹》：『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善注：『《爾雅》曰：亮，信也。』此二句言警策之語確是功績多而累贅少，故有此即足，不必改易。

此段分論作文利害關鍵之二：于文緊要處立警策之語，以避免文繁理富，中心不明。

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一〕〔1〕。炳〔二〕若縟繡，悽若繁絃〔2〕。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4〕。雖音和而必所擬，苟傷廉而愈義，亦雖愛而必捐〔5〕。

【校勘】

〔一〕『千眠』，六臣本作『芊眠』，又注曰：『善作千。』《藝文類聚》卷五十六作『芊眠』。

〔二〕『炳』，《藝文類聚》卷五十六作『爛』。

【注釋】

〔1〕善注：『《說文》曰：『綺，文繒也。』（按：上文諸本脫，據《文選筆記》補）謂文藻思如綺會。千眠，光色盛貌。』濟注：『綺合，如綺綵之合文章也。芊眠，盛貌。』藻思，華美之文思。王績《餞宇文明序》：『請命昇遷之筆，同抽藻思，共寫離懷。』綺，繡花之絲織品，此就文辭言。此二句言或綺麗文辭與文思妙合無垠，則文章清新華美，光彩照人。

〔2〕善注：『《說文》曰：縟，繁彩色也。又繡，五色備也。蔡邕《琴賦》曰：繁絃既抑，雅音復揚。』濟注：『五色備曰縟。音韻合和，故若繁絃之聲。』炳，明麗貌。《說文》：『榮色雜糅，綢繆縟繡。』銑注：『縟繡，意謂五色交錯，猶如彩繡。左思《吳都賦》：

『五色曰繢，言花有彩色，繁密相錯如繡也。』此注較上更明確。悽，悽愴。《說文》『悽，痛也。』繁絃，喻細碎急促之音。庾信《奉和趙王隱士》：『野鳥繁絃囀，山花焰火然。』此二句言明麗如五彩交錯之錦繡，悽愴若細碎急促之音節。

〔3〕善注：『言所拟不異，闇合昔之曩篇。《爾雅》曰：曩，久也，謂久舊也。』濟注：『所作篇目或不殊古人之則，辭句闇合于古篇者。』擬，考量。《玉篇》：『擬，度也。』不殊，同也。闇，暗。此二句言考量所作之文必有雷同，乃是與前人舊作相合也。

〔4〕善注：『杼軸，以織喻也。雖出自己情，懼他人先我而爲。』杼軸，織具。《詩·小雅·大東》：『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濟注：『雖經杼軸，懼他人先我而爲。』朱熹《詩集傳》：『杼，持緯者也；軸，受經者也。』喻交織於心的情感。蕭統《與何胤書》：『何嘗不夢姑胥而郁陶，想具區而杼軸。』怵，懼。《書·冏命》：『怵惕惟厲。』孔安國傳：『言常悚懼惟危。』此二句言雖然文情交織，出自予懷，亦懼他人先我而表達也。

〔5〕善注：『言他人之言我雖愛之，必須去之也。王逸《楚辭注》曰：不受曰廉。《說文》曰：捐，棄也。』濟注：『此乃苟且之道，有傷廉恥，復違於義心。故雖愛之，必須捐棄也。』愆，昭公二十六年》：『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按：廉，不受，此指不襲用前人，非為廉潔之『廉』。義指文義，非為仁義之『義』。士衡乃論文之獨創，而非論道德也。五臣注誤。此二句言文辭若傷於襲用前人，且於義失之，即使喜愛，亦必捐之。

此段分論作文利害關鍵之三：辭意之美貴在獨創，切忌因襲雷同。

或若發穎竪，離衆絕致〔1〕。形不可逐，響難為係〔2〕。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5〕。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6〕。

峙，非常音之所緯〔3〕。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揥〔一〕〔4〕。

里》〔二〕於《白雪》，吾亦〔三〕濟夫所偉〔7〕。綴《下

【校勘】

〔一〕『揥』，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嚏』。善注曰：『或以為揥，揥猶去也。』胡克家《文選考異》曰：『陳云：「兩揥字，並當作嚏，五臣本可據。」案：所校最是，各本皆誤。』六臣本注曰：『或以為揥，揥猶去也。』

〔二〕『下里』，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下俚』。六臣本注曰：『五臣作俚。』

〔三〕『亦』，或作『亦以』。六臣本注曰：『五臣有以字。』陸貽典校本作『以』。

【注釋】

〔1〕善注：『茗，草之茗也。言作文利害，理難俱美。或有一句同乎茗發穎豎，離於衆辭，絶於致思也。《毛詩傳》曰：茗，陵茗也。孫卿子曰：蒙鳩爲巢，繫之葦茗。《尔雅》曰：禾

穗謂之穎。』向注：『謂思得妙音，辭若茗草華發，穎禾秀豎，與衆辭離絶，致於精理。茗，草華也。穎，禾秀也。』絶致，絶妙的風致。支遁《五月長齋詩》：『罩窄妙傾玄，絶致由近藏。』此二句言或文如茗花開放，禾穎挺豎，遠離陳辭，風致絶妙。

〔2〕善注：『言方之於影，而形不可逐。譬之於聲，而響難係也。《鶡冠子》曰：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向注：『形響難爲追係。』響，回聲。《玉篇》：『響，應聲也。』此二句言絶妙之辭，譬之如聲，非回音可係。意謂絶妙之辭的風致難以捕捉。

〔3〕善注：『文之綺麗，若經緯相成，一句既佳，塊然立而特峙，非常音所能緯也。』向注：『塊，孤貌。特峙，峻也。緯，經緯。言非平常之言，所能經緯然。』此二句言絶妙之辭塊然獨立於衆辭之中，非平常之語所能包容。

〔4〕善注：『牢落，猶遼落也。言思心牢落，而無偶揥之意，徘徊而未能也。蔡邕《釋誨》曰：揥，取也。他狄切。協韻，他帝切。或爲禘，禘猶去也。』向注：『牢落以失次，嘳縩蹇而陽絶。』有此一句之妙，而心失次旁求；偶對未稱，所心意之徘徊，不能褫捨其妙。牢落，心失次貌。』偶，偶合，對稱。郭璞注：『謂對合也。』牢落，孤寂而無所寄託貌。揥，《爾雅·釋詁》：『偶，合也。』郭璞注：『揥，又捐也。』此二句言因妙辭未有佳句與之對稱者，而内心落寞，心意徘徊不安，又不忍捐棄之。

〔5〕善注：『雖無佳偶，因而留之。譬若水石之藏珠玉，山川爲之輝媚也。《尸子》曰：水中

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高氏注：玉，陽中之陰，故能潤澤草。珠，陰中之陽，有明，故岸不枯。《廣雅》曰：韞，襄也。」銑注：「謂上佳句雖無耦對，在衆辭之中，如石藏美玉，山必有光；水含明珠，川則有媚。」韞，藏也。《論語・子罕》：「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何晏《集解》：「馬融曰：韞，藏也。」藏，同藏。媚，嫵媚。《說文》：「媚，說也。」《玉篇》：「媚，嫵媚也。」此二句言至玉藏諸石中，使山有光輝，珠含于水中，使水亦嫵媚。意即善所謂「雖無佳偶，因而留之」之意。

〔6〕善注：「榛楛，喻庸音也。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辭亦美。《毛詩》曰：榛、楛濟濟。郭璞《山海經注》曰：榛，小栗。楛，木可以爲箭。」銑注：「如榛楛不翦，亦有榮色，攢集成鬱然之青也。榛、楛，皆木名。翠，青也。」集，鳥棲息於上。《說文》：「集，羣鳥在木上也。从雥从木。」此二句言至於那些譬若榛楛之庸辭，並未刪去，亦蒙妙辭之光華，而譬鳥集於樹而使有翠綠之生機。

〔7〕善注：「言以此庸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鄙曲，綴於《白雪》之高唱，吾雖知美惡不倫，然且以益夫所偉也。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宋玉《淮南子》曰：師曠奏《白雪》，而神禽下降。《白雪》，五十弦瑟樂曲名。《下里》俗之謠歌。《說文》曰：偉，猶奇也。協韻，禹貴切。」銑注：「猶

《下里》之詞，綴《白雪》之曲，知其美惡，雖殊亦足濟其所美也。《下里》，鄙辭也。《白雪》，高曲也。偉，美也。」此二句銑釋甚明。

此段分論作文利害關鍵之四：以絕妙之辭振動全篇，染華采於庸音。張少康《文賦集釋》曰：「這四小段論文術，分析了文章寫作中常見的幾個問題，指出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歸納起來就是：定去留，立警策，戒雷同，濟庸音。」

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應〔2〕。

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承〔1〕。

【注釋】

〔1〕善注：「短韻，小文也。言文小而事寡，故曰孤興。言事寡而無偶，故曰窮迹。迹窮而無偶，謂幽窮之處。思慮特起，俯求之，則寂寞而無友；仰應之，則寥廓而無所承。」翰注：「窮迹，猶言窮途。窮，盡；迹，人迹。陸雲《答張士然》：『脩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此喻意象貧乏。興，起興。朱熹《詩集傳》：『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俯，猶言俯視下文。寥廓，廣遠空虛貌。《楚辭·遠遊》：『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洪興祖補注：『師古云：寥廓，廣遠也。』仰，猶言仰承上文。此四句言或託絕妙之辭于小文，其意也狹；或對

貧乏之意象而感發，其興也孤。俯視下文，無佳句與之相接；仰承上文，皆空虛莫與相承。〔2〕善注：『言累句以成文，猶衆絃之成曲。今短韻孤起，譬偏絃之獨張。絃之獨張，含清唱而無應。韻之孤起，蘊麗則而莫承也。』翰注：『尋求文辭，辭無遂志，志無所承，如偏絃獨張，清曲無應也。唱，曲之通稱也。』偏絃，單絃。偏，一也。《公羊傳·桓公十年》：『此偏戰也。』何休注：『偏，一面也。』張，施弓絃也。』此二句言體制短小，意象貧乏之文，譬如單絃彈奏，單音獨唱，而無應和之聲。

此段論文章弊病之一：篇幅短小，意象匱乏，不足以成文。

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一〕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1〕。

【校勘】

〔一〕『言徒靡』，《文選》卷十七作『徒靡言』。胡克家《文選考異》曰：『袁本、茶陵本「徒靡言」作言徒靡。案：二本不著校語，蓋尤（袤）誤倒也。』

【注釋】

〔1〕善注：『瘁音，謂惡辭也。靡，美也。言空美而不光華也。班固《漢書》贊曰：纖微憔悴

之音作而民思憂。薛君《韓詩章句》曰：靡，好也。妍謂言靡。蚩謂瘁音。妍爲一體，翻累良質而爲瑕也。《禮記》曰：玉，瑕不掩瑜。鄭玄曰：瑕，玉之病也。胡加切。」向注：「瘁音，謂託詠於鄙物也。言徒侈靡而不華麗，混同美惡，實累風雅之道，如玉之有瑕也。良質，謂風雅也。瑕，謂玉病也。」瘁，《廣韻》：「病也。」妍，《集韻》：「媚也，麗也，美也。」此四句言或寄妙辭於惡音，言辭雖美而無光華，混同美惡而成為一體，反累贅妙辭之良質而成瑕疵。

〔2〕善注：「言其音既瘁，其言徒靡，類乎下管，其聲偏疾，升歌與之間奏，雖復相應，而不和諧。《禮記》曰：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王肅《家語注》曰：下管，堂下吹管。象，武舞也。」向注：「堂上歌鹿鳴，堂下吹下管。象，武舞也。《禮記》曰：下管，堂下之樂。古有象舞，武王所作以象文王武功，舞時奏《維清》之詩。象舞為武舞，以管所奏，故樂偏疾。《禮記·仲尼燕居》：『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孫希旦《集解》：『《維清》以奏象舞，故因謂《維清》為象。下管象，謂堂下之樂以管播《維清》之詩也。』按：此文之象，類也，動詞；非象舞之象，名詞。此二句言累良質之瘁音，類下管吹《維清》之詩，雖有其他音樂相應，然不和諧。

此段論文章弊病之二：混同美惡，而成一體，使文不和諧。

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一〕逐微〔1〕。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二〕。猶絃么〔三〕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2〕。

【校勘】

〔一〕『以』，六臣本作『而』，並注曰：『善作以。』陸貽典校本作『而』。

〔二〕『歸』，影宋鈔本、茶陵本、清鈔本並作『頤』。六臣本注曰：『五臣作頤。』

〔三〕『么』，《文集》作『麼』。今據《文選》改。六臣本、小萬卷樓叢書本、清鈔本作『幺』。幺，同么。

【注釋】

〔1〕存異，存其異見。尋虛，追求虛飾之辭。逐微，究其細微之事。按：《文心雕龍・指瑕》曰：『晉來用字有三弊：一曰造語依稀，如賞撫二字之外，戒嚴曰纂嚴，送別曰瞻送，解釋曰領悟，契合曰會心。至如品藻之詞，尤為模略，……叩其實義，殊欠分明。』此即為尋虛逐微之徵也。此二句言意或遺其理義而顯其異見，辭或務為虛飾而追求細微。

〔2〕善注：『漂，猶流也。不歸，謂不歸於實。』《說文》曰：『么，小也。於遙切。』《淮南子》曰：『鄒忌一徽琴，而威王終夕悲。許愼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悲雅俱有，所以成樂。直雅而無悲則不成。』翰注：『託思於物，必有至情。愛好之者，然後形之於言也。若遺其理

要，存於小異，務爲虛飾，以逐微細，言而寡情，情復少愛，則浮辭漂蕩不歸於事實矣。亦由絃小而調急，雖聲和諧，則躁烈而不悲也。豈如緩調靜雅而悲聲可聞乎？徽，調也。」此四句言内容缺乏情感，而少摯情，文辭漂浮遊移，不切事實。譬如小絃而彈疾急之音，雖和諧卻不能悲切感人。

此段論文章弊病之三：文辭浮詭，情感不深，缺乏感人的力量。

或奔〔一〕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1〕。徒悅目而偶俗，固高聲〔二〕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2〕。

【校勘】

〔一〕「奔」，《六朝詩集》本、陸貽典校本作「犇」。古二字同。

〔二〕「高聲」，六臣本、《六朝詩集》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聲高」。六臣本又注曰：「善作高聲。」高與曲下對舉，當據改。

【注釋】

〔1〕善注：「《埤蒼》曰：曹嗟，聲貌。嗟與囋及嘽同。才曷切。」濟注：「嘈囋，浮艷聲。或有奔馳放縱其思，以求和合，務成嘈囋之聲，以爲美麗悅目偶俗而已。諧，和也。妖冶，美麗也。」嘈囋，猶嘈雜。《新方言・釋言》：「通語謂多聲為嘈囋。」妖冶，美豔逸蕩貌。鮑

照《行路難》：『陽春妖冶二三月，從風簸蕩落西家。』此二句言文辭或奔逸放縱，以合時俗，專力音調繁雜，而致美豔逸蕩。

〔2〕善注：『言聲雖高而曲下。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廣雅》曰：耦，諧也。耦與偶古字通。防露未詳。一曰謝靈運《山居賦》曰：楚客放而《防露》作。注曰：楚人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然靈運有《七諫》，有「防露」之言，遂以《七諫》爲《防露》也。《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鄭玄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先亡國之音，於此水上。』濟注：『此聲之雖高而曲下者，乃覺《防露》之雅樂，桑間濮上雖悲而不雅也。謂爲文不可苟徒悅目偶俗而已，須窮妙理者也。寤，覺也。』按：防露，有二解，一曰露，或曰沾露，為普通名詞。東方朔《楚辭·七諫》：『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意為沾露。此即謝靈運《山居賦》『楚客放而《防露》作』之所本。二曰古曲名，專有名詞。《月賦》：『徘徊《房露》，惆悵《陽阿》。』善注：『《防露》蓋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字通。』李注前後抵牾，以此為是。朱珔《文選集釋》：『案楊氏慎云：楚客為屈原，原忠諫放逐，其辭何得云不雅？《防露》與《桑間》對，則為淫曲。謝莊《月賦》……以《防露》對《陽阿》，可知非雅曲也。《補正》引何（焯）云：防露，指「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言。言桑間不可並論，故戒妖冶也。余謂如何說，一貞一淫，非「與」字之義。楊說近是。然以為皆淫曲，亦非。觀下句雖悲

陸士衡文集校注　卷一

不雅，必二者皆悲詞。注言「桑間，亡國之音」，與悲合，則《防露》疑即《薤露》。宋玉《對楚王問》有《陽阿》、《薤露》，《月賦》亦並舉之。徘徊、惆悵皆悲意而終非雅曲，故云雖悲而不雅也。」桑間，指桑間濮上之音。《禮記・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漢書・地理志》：「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可見桑間濮上之音，亦即今之所謂情歌，在此賦中《防露》與桑間對舉，亦當為情歌矣。此四句言縱逸之辭徒悅目而迎合世俗而已，聲音雖高，而曲調卑下。故使人感到如《防露》、「桑間」之情歌，雖悲切感人，卻不雅正。

此段論文章弊病之四：聲繁而逸蕩，流於世俗，色悅目，情感人，然不雅正。

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一〕去濫〔1〕。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2〕。

【校勘】

〔一〕「而」，六臣本注曰：「五臣作以。」

【注釋】

〔1〕善注：「《左氏傳》：君子曰：臣除煩而去惑。」清虛，清簡。《淮南子・主術》：「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婉約，卑順婉轉。《國語・吳語》：「故

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韋昭注：『婉，順也。約，卑也。』煩，繁多。《書·盤庚下》：『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濫，《說文》：『氾也。』此指言語誇誕。『清虛』與『煩』相對，『婉約』與『濫』相對。此二句言或語言清簡，卑順婉轉，刪除繁縟，去其誇誕。

〔2〕善注：『言作文之體，必須文質相半，雅豔相資。今文少而質多，故既雅而不豔。比之大羹，而闕其餘味；方之古樂，而同清氾，言質之甚也。餘味，謂樂羹皆古，不能備其五聲五味，故曰有餘也。《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鄭玄曰：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畫疏之，使聲遲。唱，發歌句者。三歎，三人從而歎之。大羹，肉汁。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人唱之，三人從而歎之。肉滓不調以鹽菜也。遺，猶餘也。然大羹之有餘味，以爲古矣，而又闕之，甚（按：疑為質。）甚之辭也。』良注：『文有專尚清約而質樸者，則如大羹不和五味，同朱絃之清音也。大羹，肉汁。清廟之瑟，朱絃而聲淡，雅奏於清廟，一人唱之，三人從而歎之。此雅而不豔也。』大羹，未調五味的肉汁。清氾，猶清散。許文雨《文論講疏》：『《康熙字典》引陸賦朱絃清氾語，注云：氾，葉孚絢切，音現。氾之義散也。清散則不繁密，以形古樂之質樸。』此二句言清虛婉約之辭，如大羹缺少餘味，朱絃清散而不繁密，雖此段論文章弊病之四：清虛婉約，刪煩去濫，雖質樸典雅，卻寡味而不豔。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1〕。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2〕。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3〕。是蓋輪扁〔二〕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三〕〔4〕。

【校勘】

〔一〕『譬猶舞者赴節』，《藝文類聚》卷五十六作『譬循舞者趁節』。又『赴』，六臣本注曰：『五臣作趁。』

〔二〕『輪扁』，《文鏡秘府論・南卷》在『輪扁』字下有『之』字。

〔三〕『故亦』，六臣本無『故』字；『亦』，又注曰：『五臣作故。』又『精』，《文鏡秘府論・南卷》作『明』。

【注釋】

〔1〕善注：『《廣雅》曰：約，儉也。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楚辭》曰：結微情以陳辭。《說文》曰：微，妙也。』銑注：『豐約，文質也。裁，制也。俯仰，謂上下也。因其所宜，逐便而變，則委曲而有微情，謂文質相兼也。』宜，《說文》：『安也。』此四句言至於文章詳略之體制，抑揚之變化，應因其所安，適其所變，曲折而有微妙之情。

〔2〕善注：「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禮記》曰：明王以相沿。鄭玄曰：沿，猶因述也。」向注：「皆謂文質今古相半也。樸，質。沿，洄也。有襲故事而意乃新者，有因言之濁而更清也。」清濁，以樂喻也。《大戴禮記》卷五：「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此四句言或言辭拙直而喻義巧妙，或意理樸質而文辭輕巧。或襲用舊典而愈見新意，或因其濁音卻感到音清。

〔3〕善注：「王粲《七釋》曰：邪睨鼓下，亢音赴節。《左氏傳》曰：投袂而起。杜預曰：投，振也。」翰注：「謂或初覽拙，察見其妙，有研味久，而後知精美。」銑注：「文人妙理，譬如善舞者趁節舉袖，善歌者與絃相應，遣合其聲如一也。投，舉。袂，袖也。」此四句言無論是一見而發音。而必察其妙，或研味而方見其美，均如舞者合音樂節拍而起舞，歌者應琴絃節奏之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人之言。輪扁曰：聖人在乎？公曰：死矣。輪扁曰：然則君之所讀者，聖人之糟魄耳。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矣，疾則苦而不入矣。不徐不疾，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郭子玄云：言物各有性，效學之無益也。李頤曰：齊桓公

〔4〕善注：「《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

也。扁言音篇，又扶緬切。斲，丁角切。曰：酒滓曰糟。司馬彪曰：爛食曰魄。甘，緩也。苦，急也。李曰：數，術也。王充《論衡》曰：虛談竟於華葉之言，無根之深，安危之際，文人不與，徒能華說之效也。」良注：「輪扁，古之善斲輪者。齊桓公堂上讀書，扁曰：讀此何爲？唯得古人之糟粕耳。且臣斲輪，經今七十載矣。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各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而口不能傳之於子。於今取古人之言而云達者，謂之華說也。文章之妙，故非此輩所能精察而言也。」華說，猶巧言令辭。曹植《七啓》：「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此二句言文章之妙如輪扁運斤，心悟其妙而不可言傳，非巧言令辭所能精詳。

此段言文章之妙在於豐約隨體，曲折隨形，因其所安，適其所變。其間妙處，難以言說。蓋《序》所謂「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也。

普辭條與文律，良余〔一〕膺之所服〔1〕。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2〕。雖濬發於巧心，或受眚〔三〕於拙目〔3〕。彼瓊〔三〕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4〕。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

手〔四〕掬〔5〕。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於短垣〔五〕，放庸音以足曲〔6〕。恆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7〕。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8〕。

【校勘】

〔一〕『余』，六臣本作『予』，又注曰：『善本作余。』

〔二〕『受』，《六朝詩集》本、影宋鈔本作『授』。又『欨』，《七十二家集本》作『嗤』。善注曰：『欨，笑也。欨與蚩同。』胡克家《文選考異》曰：『袁本「欨」作嗤，校語云：善作蚩。茶陵本作欨，與此同。校語云：五臣作嗤。』

〔三〕『瓊』，小萬卷樓叢書本、《六朝詩集》本作『璚』。

〔四〕『手』，六臣本作『予』，又注曰：『五臣作手。』

〔五〕『垣』，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文鏡秘府論·南卷》作『韻』。胡克家《文選考異》曰：『袁本「短韻」與下文「足曲」正相對，宜據改。』茶陵本「垣」作韻，不著校語。』金濤聲曰：『本、

【注釋】

〔1〕善注：『《尚書》：帝曰：律和聲。孔安國曰：律，六律也。《禮記》：子曰：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之。』濟注：『普見文章之條，流及與音律，實我心之所服翫也。膺，當

也。文律，文之紀律也。言二者皆吾所佩服也。』張鳳翼《文選纂注》：『辭條，辭之條幹也。』律，規律，法則。《戰國策・秦策一》：『科條既備，民多僞態。』律，規律，法則。《淮南子・覽冥訓》：『以治日月之行律。』許愼注：『律，度也。』膺，《玉篇》：『胸也。』此二句言廣泛考察前人語言的法則和文章的規律，確是使我服膺。

〔2〕善注：『《纏子》：董無心曰：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尤非也。《楚辭》曰：寧悃悃而無華。』翰注：『尤，過也。悃悃者，前賢也。淑，美也。』向注：『悃悃，不忘也。』條，科條，法則。《戰國策・秦策一》：『科條既備，民多僞態。』律，規律，規則。《淮南子・覽冥訓》：『以治日月之行律。』許愼注：『律，度也。』膺，《玉篇》：『胸也。』此二句言廣泛考察前人語言的法則和文章的規律，確是使我服膺。

〔2〕善注：『《纏子》：董無心曰：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尤非也。《楚辭》曰：寧悃悃而無華。』翰注：『尤，過也。悃悃者，前賢也。淑，善也。』翰注：『尤，過也。前脩者，前賢也。淑，美也。練，熟悉，熟練。《南史・王淮之傳》：『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此二句言熟悉時俗文章之美。

〔3〕善注：『言文之難，不能無累。雖復巧心濬發，或於拙目受蚩。欨，笑也。』向注：『濬，深。嗤，笑也。謂作文者，雖深發巧思，或與拙者見而笑之，言其不知音也。』巧心，即前修之文。拙目，猶拙見。此二句言前賢之文雖深發於巧思，或受拙見者所譏笑。

〔4〕善注：『瓊敷玉藻，以喻文也。《毛詩》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毛萇曰：菽，藿也。力采者得之。《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河上公曰：橐籥中空虛，故能育聲氣也。王弼曰：橐，排橐。籥，樂器。鑄者用以吹火使炎熾。《說文》曰：橐，囊也。音託。籥，音藥。』銑注：『瓊敷玉藻，謂文章妙句，其爲無限，若中原有菽，采之則有，同天地之氣無窮，並育於中也。菽，豆葉

也。橐籥，天地間氣也。罔，猶無也。『敷，同敽，華。《易・說卦》：『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敽。』孔穎達《正義》：『爲敽，取其春時氣至，草木皆吐，敽布而生也。』橐籥，猶今之風箱。此四句言先賢譬如瓊花玉紋的優美文辭，如中原之有菽，隨處可見。又同橐籥之風無窮，與天地並生。

〔5〕善注：『《毛詩》曰：終朝采緑，不盈一掬。毛萇曰：緑，王蒭。兩手曰掬。』翰注：『紛藹，謂繁多也。文華之詞雖繁多於人世，嗟攬之不滿於手掬也。』盈，滿。善引詩出《小雅・采緑》，毛詩傳：『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此二句言雖世間優美文辭繁多，可惜我所得之不盈一掬。

〔6〕善注：『挈瓶小智，以注在上。何休曰：提，猶挈也。《左氏傳》曰：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論語》曰：回也屢空。《尚書》：帝曰：禹亦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廣雅》曰：踸踔，無常也。今人以不定爲踸踔。不定，亦無常也。《莊子》曰：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踸踔而行，爾無如矣。踸踔，救甚切。踔，敕角切。《國語》曰：庸，有短垣，君不逾。《爾雅》曰：庸，常也。』濟注：『挈瓶，小器也。謂小智之人才思屢空也。昌，當。屬，綴也。踸踔，遲帶(滯)也。短韻，小篇也。言遲滯於小篇，放情常音，務添足曲聲也。文有音韻，故通稱曲也。』卑曰垣，高曰墉，牆辭。垣，矮牆。《國語・吳語》：『君有短垣，而自逾之。』《集韻》：『

也。」朱珔《文選集釋》：「（段玉裁言）踸踔，謂腳短長也。短垣可云踦躅不進，不得施於短韻。賦上文既云短韻，此不應重複，是寫書者涉上文而誤。余謂段說是也。「踸踔短韻」，殊不成文義。推賦意與上「患挈瓶之屢空」，皆為喻語。挈瓶，喻小智，故言「昌言難屬」。此謂力薄而放庸音，如踸踔於短垣，未免躋躅之狀，總形支絀。二者皆由於才有不逮，故下云「恆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也。」此四句言常患才薄學疏，難以綴輯佳美之文辭，猶如跛足以越矮牆，踟躕不進，只好勉強以平庸之辭拼凑成篇。

〔7〕善注：「言才恆不足也。《答賓戲》曰：孔終篇於西狩。」向注：「謂不工文者，終篇常有遺恨。恨未盡往境，豈有知盈滿之分，而以爲自足也。」此二句言常于作文終篇之後充滿遺憾，那還心懷得意而自滿自足呢？

〔8〕善注：「缶，瓦器，而不鳴，更蒙之以麈，故取笑乎玉之鳴聲也。《文子》曰：蒙麈叩缶。」良注：「玉，謂玉磬。謂不工文者，若蒙昏塵之昧，不可得也。李斯上書曰：擊甕叩缶。」此二句言常于作文者，若蒙昏塵之中，以叩擊瓦器，必取笑於鳴玉之人耳。」此二句言常擔心叩擊蒙塵之缶而無聲，自視則為鳴玉者所譏笑也。

此段謂雖洞見古人佳文之美，然自己創作，則文思滯礙，庸音足篇。蓋謂佳篇之難得，「非知之難，能之難也」之意。

若夫感應〔一〕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1〕。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2〕。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文徽徽以〔二〕溢目，音泠泠〔三〕而盈耳〔3〕。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4〕。理窴窴而愈〔六〕伏，思乙乙〔七〕其若抽〔5〕。是以〔八〕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6〕。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九〕〔7〕。

【校勘】

〔一〕『感應』，《文選》卷十七、《藝文類聚》卷五十六並作『應感』，宜據改。

〔二〕『以』，六臣本注曰：『五臣作而。』

〔三〕『泠泠』，《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冷冷』。

〔四〕『攬』，六臣本、影宋鈔本作『覽』，六臣本又注曰：『善作攬。』古二字通。

〔五〕『於』，《藝文類聚》卷五十六、影宋鈔本、《七十二家集》本並作『而』。

〔六〕『愈』，六臣本注曰：『五臣作逾。』古二字通。

〔七〕『乙乙』，《藝文類聚》卷五十六、影宋鈔本、《七十二家集》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並『軋』。《文選》善注曰：『乙音軋。』二詞皆擬聲，可通。

〔八〕『以』，《藝文類聚》卷五十六作『故』。

〔九〕『由』，陸貽典校本、影宋鈔本作『由也』。

【注釋】

〔1〕善注：『紀，綱紀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莊子》曰：其來不可卻，其去不可止。《毛詩傳》曰：遏，止也。孔安國曰：遏，絕。枚乘上書曰：景滅迹絕。《王命論》曰：趣時如響起。』翰注：『用情有應感於會合之地者，通塞於綱紀之所者，則思來不可遏而拒之，思去不可止而留之，非人力所致也。思之將藏，若形影之滅沒也；將行，如音響之動也。』感應，一作應感，應物而感興。《易·咸》：『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王弼注：『天地萬物之情，見於所感也。』會，《禮紀·月令》：『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鄭玄注：『紀，會也。』此六句言至若應物感興，心物交會，或文思通暢，來時不可遏制；或文思滯塞，去時又無法阻止。藏匿時如光影之滅，涌現時如回聲響起。

〔2〕善注：『《莊子》：蚿曰：今予動吾天機。司馬彪曰：天機，自然也。又《大宗師》曰：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也。劉障曰：言天機者，言萬物轉動，各有天性，任之自然，不知所

由然也。』翰注：『比之天機駿利，何亂不理也。敏銳。此二句言文思通暢如天性之敏銳，物情紛紜，無不相應，言舉重若輕也。

〔3〕善注：『《論衡》曰：吾言滃淈而泉出。威蕤，盛貌。駁遝，多貌。《封禪書》曰：紛綸萎蕤。《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向注：『思之發也，如風起激於胸臆。蕤，毫，筆也。《纂文》曰：書縑曰素。揚雄書曰：齋紬素四尺。延篤《仁孝論》曰：煥乎爛兮，其溢目也。《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向注：『思之發也，如風起激於胸臆。言之出也，如泉之涌動於脣齒矣。紛葳蕤，盛美貌。駁遝，壯貌。皆著於毫素之上，徽徽溢目，文章盛也；泠泠盈耳，音韻清也。毫，筆也。素，帛也。』紛，紛繁，紛亂。《玉篇》：『紛，亂也，馬尾韜也。』駁遝，馬疾行貌，形容其駿利。《說文》：『駁，馬行相及也。』《爾雅·釋言》：『逮，遝也。』徽徽，美貌。謝莊《孝武皇帝歌》：『肅肅清廟，徽徽閟宮。』上六句言文思如風發於胸臆，言辭如泉流於脣齒。文思紛如繁盛之花，駿利如馬疾行，唯需紙筆所草擬。惟此為文則文采美妍滿目，音韻清泠盈耳。上數句謂文思通暢之情狀。

〔4〕善注：『《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絕於申。宋均曰：申，申公也。仲長子《昌言》曰：喜怒哀樂好惡，謂之六情。《國語》曰：夫人氣縱則底，底則滯。韋昭曰：底，著也。滯，廢也。《莊子》曰：形固可使如枯木，心固可使如死灰。郭象注《莊子》曰：遺身而自得，雖掞然而不持，坐忘行忘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

也。向秀曰：死灰枯木，取其寂漠無情耳。《爾雅》曰：涸，竭也。《國語》：泉涸而梁。涸，水盡也。」濟注：「志往神留，謂志思往而神留也。兀若枯木，思不動也。豁若涸流，思之竭也。謂豁然空虛，涸而無水。」兀，不動貌。豁，已竭貌。底滯，猶滯澀。此四句言及其情感滯澀之時，心之所慮，而神思不入，呆若枯死之樹木，空若干涸之流水。

〔5〕善注：「自求于文也。《楚辭》曰：營魂而升遐。《周易》曰：探頤索隱，鉤深致遠。《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孟子》曰：使自求之。《方言》曰：翳，奄也。乙，抽也。乙乙，難出之貌。《說文》曰：陰氣尚強，其出乙乙然。乙音軋。《新論》曰：桓譚嘗欲從子雲學賦。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矣。譚慕子雲之文，嘗精思於小賦，立感發病，彌日瘳。子雲說成帝祠甘泉，詔雄作賦，思精苦，困倦小臥，夢五藏出外，以手收而內之。及覺，病喘悸少氣。士衡《與弟書》曰：思苦生疾。」濟注：「營，謂心府中也。觀覽心腑與魂魄，探頤文理，頓蓄精爽而求之，思逾伏而不發，情若抽而不出。翳，暗貌。軋軋，難進也。」探賾，探索玄奧。頓，止。《漢書・李廣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乙乙，思欲出而屈鬱也。通作軋軋。此四句言殫精竭慮而探索玄奧，集中精神以獨自尋求，然文理隱晦而愈加潛伏，文思難出若抽絲之難。上數句謂文思滯塞之情狀。

〔6〕善注：「《左氏傳》：趙武曰：范會言於晉國，竭情無私。《淮南子》曰：人輕小害，至於

多悔。《論語》：子曰：言寡尤，行寡悔。包曰：尤，過也。」翰注：「或罄竭情思而猶不佳，故多悔；或率意而理亦通，故少過。」此二句言或因文思之塞，竭其情思，辭意不佳而多悔；或文思駿利，率意為之，辭意順暢而少過。

〔7〕善注：「物，事也。戮（勠），並也。言文之不來，非予力之所並。《國語》曰：勠力一心。賈逵曰：勠力，併力也。力周切。開，謂天機駿利；塞，謂六情底滯。」翰注：「雖文在我心，實難勠力所致。惋，怨也。故時撫懷自怨，我亦未識文章開塞之所由。《說文》：『勠，並力也。』言至難也。」與戮同。此四句言雖然文思在我，然又非勉力所能為，故時時撫空懷而遺憾，未識其文思開塞之原由。

未知其因。

此段論應物斯感，文思而來，然文思有駿利與底滯之分，為文有難易之別。作者亦

伊茲文之為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而〔一〕無閡，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於〔二〕古人〔1〕。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2〕。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三〕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3〕。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4〕。

【校勘】

〔一〕『而』，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使』。

〔二〕『於』，《文選》卷十七作『乎』。

〔三〕『弗』，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不』。

【注釋】

〔1〕善注：『言文能廓萬里而無閡，假令億載而今為津。《法言》曰：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悉悉者，莫如書。李軌曰：昏昏，目所不見。悉悉，心所不了。《尔雅》曰：予欲觀古人之葉，世也。《幽通賦》曰：終保己而貽則。《尚書》曰：予恐來世。又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良注：『伊，惟也。惟此文之爲用，固乃考衆妙之理，所因而成，使廣大萬里以爲一也。通文章之津梁，使得達也；遺法則於來世，是見古人之象也。恢，大。億，遠。貽，遺也。』津，梁，人之賴以濟者。《玉篇》：『津，梁也，又水渡也。』貽則，猶垂範法則。象，摹象而示意也。《易·繫辭下》：『象也者，像此者也。』此六句言文章之功用，乃在於衆理因之而得以表達。故文章大至萬里之遠而無界限，溝通億載而為津梁。下垂範法則於後世，上觀物象而察前人之意。

〔2〕善注：『《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尚書·畢命》曰：章善癉惡，樹之風聲。《毛詩》曰：靡國不泯。毛萇曰：泯，滅也。《爾雅》曰：泯，盡也。』良注：『濟文武

之道，使不墜於地。宣暢風俗，申於頌聲，至於不泯滅也。』宣，闡揚。《玉篇》：『宣，布也，通也。』濟，救助。《易・繫辭上》：『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風聲，謂風教。《書・畢命》孔安國傳：『立其善風，揚其善聲。』《說文》：『聲，音也。』此二句言文章可挽救即將墜落的文武之道，可闡揚風教使不至泯滅。

〔3〕善注：『《法言》曰：彌綸天地之事。記久明遠者，莫如書。《周易》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王肅曰：彌綸，纏裹也。《論衡》曰：山大者雲多，太山不崇朝，辨(辨)雨天下。然則賢聖有雲雨之智，彼其吐文萬牒以上。賈子曰：神者變化而無所不爲也。』翰注：『文經天地，故無遠不彌，無微不綸。文德可以養人，故配霑潤於雲雨，出幽人微，故象變化乎鬼神。』彌綸，本《易・繫辭》語。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玉篇》：『彌，徧也。』故可引申爲牢籠一切之意。《易・屯卦》：『君子以經綸。』故可引申統舉、振起之意。象，摹擬，描繪。王延壽《靈光殿賦》：『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此四句言文章可牢籠遙遠的空間，可統舉細微的道理。德惠世人，可比之以滋潤的雲雨；出幽入微，可擬之以變化的鬼神。

〔4〕善注：『金，鐘鼎也。石，碑碣也。言文之善者，可被之金石，施之樂章。《禮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漢書》曰：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吳越春秋》：樂師謂越

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聲可託之於管絃。《毛詩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也。」翰注：「辭韻流於金石管絃之聲，君王德廣而不衰，故曰日新。」被，《玉篇》：「加也，及也。」金石，樂器。《尚書序》：「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管絃，絲竹。此二句言文章可刻之金石，播於管絃，廣傳盛德，日久彌新。

此段論文章功用，可以恢之萬里，通於古今，濟文武之道，揚教化之聲。

【集評】

〔晉〕陸雲《與兄平原書》：兄文自爲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不？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聲律》：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也。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總術》：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匪窮，知言之選難備矣。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序志》：魏《典》密而不周，……陸《賦》通而無貶。

〔南朝・梁〕鍾嶸《詩品序》：陸機《文賦》，巧而碎亂。

〔唐〕黃滔《課虛責有賦》：昔者陸機賦乎文旨，推含毫佇思之道，得散樸成形之理。雖羣言互發，則歸於造化之中；而一物未萌，乃鏁在渺茫之始。

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又云：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遺聲。』文體周流，備於茲賦矣。陸公才高價重，絕世孤出，實辭人之龜鏡，固難得而逸然。』五臣注《文選》曰：『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五臣注《文賦》曰：『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五臣注《文賦》曰：『觚，木也。古人用之以為筆。』觀國案：《廣韻》曰：『觚，方也。亦作觚。』《禮部韻畧》曰：『簡，竹簡也。』《玉篇》曰：『簡也。觚，方也、角也。破觚為圜者，改方以為圜也。』以此考之，則操觚者，操竹簡也。觚，方也、角也。破觚為圜也。』《漢書·郊祀志》曰：『甘泉秦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顏師古注曰：『觚，角也。』又《漢書·律曆志》曰：『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蘇林注曰：『六觚，六角也。是則八觚者，八方角也。六觚者，六方角也。但有方角，則可謂之觚。竹簡，有方角者也，故竹簡謂之觚。』然陸機《文賦》所謂操觚者，非木也，亦非筆也，明矣。若牘者，乃木簡也。觚又為酒器，其容二升，蓋亦酒器之有方角之形者也。《禮》曰：『獻以爵而酬以觚。』《語》曰『觚哉觚哉』之類是也。

〔宋〕龔頤正《芥隱筆記》『意匠』條：『意匠慘澹經營中（老杜《丹青引》：『意匠慘澹經營中。』），用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為匠』。

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

〔元〕祝堯《古賦辯體》卷五：《文賦》，賦也。敘作文之變態以為賦也。中曰：『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道也多遷。其會意也尚巧，以為至文，又豈知古人之文哉！至於論賦則曰：『體物而瀏亮。』使賦在於體物瀏亮而已乎？則又何以妍巧為？

〔明〕方孝儒《遜志齋集·與舒君》：今足下乃病陸士衡《文賦》淺狹而有作，竊窺敘述大意，甚美。士衡於道未有知，所賦者，特當時相尚之文，固有志者所不讓，足下病之誠宜。第其中有不易之論，如曰『休他人之我先』，彼未為無見。但立志有非前人之意，乃不然耳。然其言之善者，亦不可不取。世人或不察其立辭之說，而徒取其所謂襲凡蹈故，綴緝成篇者，使論誦之盡氣，率不得其句，則不知士衡之論故也。故繼以為告足下，幸有以教僕，僕亦不敢虛辱。雖然，吾儕之於文辭，當法六經，區區士衡，又惡足置齒牙間哉。

〔明〕陸深《儼山詩話》：《陳思王集》惟《洛神》為最。……近抄陸內史《士衡集》，亦惟《文賦》為最，他皆不及。乃知人不數篇而傳之遠者，必文也。

〔明〕謝榛《四溟詩話》卷一：陸機《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夫

『綺靡』重六朝之弊，『瀏亮』非兩漢之體。徐昌穀曰『詩緣情而綺靡』，則陸生之所知，固魏詩之查（渣）穢耳。

〔明〕謝榛《四溟詩話》卷二：黃司務問詩法於李空同，因指場圃中菉豆而言曰：『顏色而已。』此即陸機所謂『詩緣情而綺靡』是也。

〔明〕謝榛《四溟詩話》卷四：詩貴乎遠而近。然思不可偏，偏則不能無弊。陸士衡《文賦》曰：『其始也，收視反聽，躡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此但寫冥搜之狀爾。唐劉昭禹詩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此作祖於士衡，尤知遠近相應之法。

〔明〕皇甫汸《解頤新語》卷四：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洽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睎摘句褒貶，顏廷（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為權輿。

〔明〕王世懋《藝圃傖談》卷二：班固之《幽通》，餧屈平之殘膏也。王褒之《洞簫》，食《典論》『詩賦欲麗』，建安以前主（之）體也；《文賦》『緣情綺靡』，泰始以後之體也。

揚雄之舊火也。馬融之《長笛》，譎詭而不甚切當，亦《洞簫》之類。不若王粲《登樓》、江淹《恨》《別》、陸機《文賦》、曹植《洛神》為清爽快利耳。

〔明〕謝肇淛《小草齋詩話》卷二《外篇》上：陸士衡《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賦惟體物而溜（瀏）亮。』此兩語已占六朝風氣矣。詩尚綺靡，故不能玄遠；賦惟體物，故不復溫贍。魏文帝亦曰：『詩賦欲麗。』賦麗可也，詩而求麗，何啻千里！

〔明〕楊慎《丹鉛總錄》卷十二：陸機《文賦》：『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蓋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聚於衆辭，若策驅馳，故云警策。在文謂之警策，在詩謂之佳句也。

〔明〕楊慎《丹鉛總錄》卷十四：《文選》陸機《文賦》：『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注引《埤蒼》曰：『嘈吰，聲貌。嘈吰與囋及嘽同，才曷切。』今本吰誤作哮，囋誤作嘈，皆失其本始正其誤。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百三十三：『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於鳴玉。』言缶瓦器而不鳴，更蒙之以塵，故取笑乎玉之鳴聲也。

〔明〕費經虞《雅倫》卷四《格式二》：古今言賦，咸以兩漢為古，至三國、六朝而其體一變。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詞賦有古風。晉陸士衡《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四聲八病起，而俳體又入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駢四儷（儷）六，簇事對偶，可稱博物洽聞。然有辭無情，體亡義失，此六朝之賦，去古益遠。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五：陸士衡《文賦》注：臧榮緒《晉書》曰：『機少襲領父兵，為牙門將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被徵為太子洗

馬，與弟雲俱入洛。』按此則此賦殆入洛之前所作，老杜云『二十作文賦』，於臧書稍疎也。

『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此文章之本。『漱六藝之芳潤』注：『《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按：謂詩、書、易、禮、樂、春秋也。太史公曰：『學者載籍極博，尤考信於六藝。』又孔子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以上下文義求之，不當漫引《周禮》。

『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二句，疑大者得而小者卑之意。

『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二句，蓋亦張融所謂『文無定體，以有體為常也。』故『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休文韻學，本此二句。注謬。

『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防露，指『豈不夙夜，畏行多露』，言桑間不可與並論，故戒妖冶也。

『闕大羹之遺味』至『固既雅而不艷』，後之效法，陶、韋者是也。

生曰：楊升庵謂：注引東方朔《七諫》『楚客放而防露作』，此說謬矣。楚客，即屈原，忠諫放逐，何得云不雅。余觀《文選注》云：防露、桑間，皆淫曲。又謝莊《月賦》『徘徊房露』，注云：房露，古曲也。房與防古字通，則是二注未嘗謬也。防露者即『畏行多露』之義。

〔清〕毛先舒《詩辯坻》卷三《雜論》：古人善論文章者，曹丕、陸機、鍾嶸、劉勰……此

〔清〕吳景旭《歷代詩話》卷十六：陸機《文賦》『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吳旦

陸士衡文集校注　卷一

諸家最著。……亦有自攄獨欣，不可推放衆製者，如子桓『詩賦欲麗』，士衡『綺靡』、『瀏亮』語是也。

〔清〕吳玉搢《別雅》卷二：王逸曰：『瞑，遙視闇未明也。』陸機《文賦》：『阽眠起雜樹。』阽與眠同，一本作千。

〔清〕吳玉搢《別雅》卷三：《文選》陸機《文賦》：『或岨峿而不安。』李善註：『岨峿，疏言其外八角鋒也。』岨峿、鉏牙，義皆與齟齬同，古吾（峿）、牙聲近，故或借用牙。《爾雅·釋樂》註：『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齟齬亦此義也。

〔清〕田雯《古歡堂集·漢魏晉六朝選文題辭》：陸機《文賦》，猶嫌綺語未盡，而英思艷采，輒目蘭成，為罪人不已惑乎！

〔清〕阮元《揅經室集四集·四六叢話序》：夫魏文《典論》，士衡賦文，摯虞析其流別，任昉溯其原起，莫不謹嚴體製，評騭才華。豈知古調已遙，矯枉或過。莫守彥和之

論，易爲眞氏之宗矣。

〔清〕汪師韓《詩學纂聞·綺麗》：魏文帝《典論》曰：『詩賦欲麗。』陸士衡《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劉彥和《明詩》亦曰：『詩緣情而綺靡。』以綺麗說詩，後之君子所斥為不知理義之歸也。……『窅窅乎思乙若抽，淵淵乎言長不足』，『起輪囷之調，揚縹渺之音』。《典論》、《文賦》之言，竊謂未可盡非也。

〔清〕沈德潛《古詩源》卷七：《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殊非詩人之旨。

〔清〕薛雪《一瓢詩話》一〇一條：『磬澄心以凝思，渺衆慮而為言』，『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陸士衡之言也。欲求工到，必藉冥搜。

〔清〕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陸士衡《文賦》，士龍病其多綺語，士衡深服其確識；自後詩文成，必示士龍定之。

〔清〕劉熙載《藝概·文概》：《文賦》云：『意司契而為匠。』文之宜尚意明矣。推而上之，聖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正以意之無窮也。

〔清〕劉熙載《藝概·詩概》：文有文律，陸機《文賦》所謂『普辭條與文律』是也。杜詩云『晚節漸於詩律細』，使將律詩『律』字解作五律、七律之律，則文律又何解乎？大抵陸士衡文集校注　卷一

〔清〕劉熙載《藝概·賦概》：《屈原傳》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文心雕龍·詮

賦》曰：『體物寫志。』余謂志因物見，故《文賦》但言『賦體物』也。

〔清〕鄧繹《藻川堂譚藝・日月篇》：陸機《文賦》曰：『來不可遏，去不可止。』東坡所云『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又云：『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東坡所云『如萬斛泉涌隨地涌出』者也。不惟東坡，雖彦和之《文心》，亦多胎息於士衡。

駱鴻凱《文選學》：唐以前論文之篇，自劉彦和《文心雕龍》而外，簡要精切，未有過於士衡《文賦》者。顧彦和之作，意在益後生；士衡之作，意在述先藻。又彦和以論為體，故略細明鉅，辭約旨隱。要之，言文之用心莫深於《文賦》，陳文之法式莫備於《文賦》，二者固莫能偏廢也。往者李善注《選》，類引事而鮮及意義，獨於《文賦》疏解特詳，第精理微言，猶未曲暢，張惶補苴，尚待後人。

感時賦

【題解】

此賦乃行役途中，目睹寒冬慘澹蕭索之景，鳥獸求偶索羣之情，而感悲四時更迭，歲已轉暮，長路漫漫，踽踽而行。生命流逝之感與別情之悲交織，故淒惻而動人。所作具體時間不

可考。然所寫為北方之景，行役傷別之情，且季節為寒冬，或為陸機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冬，由吳王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途別士龍，北歸洛陽之所作。

悲夫冬之為氣，亦何慴懍以蕭索〔1〕！天悠悠其彌高，霧鬱鬱而四幕〔2〕。夜緜邈其難終，日晚晚而易落〔3〕。敷層雲之葳蕤，墜零雪之揮霍〔4〕。冰冽冽而浸興，風謖謖而屢作〔5〕。鳴枯條之泠泠〔6〕，飛落葉之漠漠〔7〕。山崆嶺以含瘁，川蜿蛇而抱涸〔8〕，望八極以曠漭，普宇宙而寥廓〔9〕。伊天〔六〕時之方慘，曷萬物之能歡〔10〕。魚微微而求偶，獸岳岳而相攢〔11〕。猿長嘯于林杪〔八〕，鳥高鳴〔九〕於雲端〔12〕。歷四時以迭感，悲此歲之已寒〔13〕。撫傷懷以嗚咽，望永路而泛瀾〔14〕。

【校勘】

〔一〕「四幕」，《太平御覽》卷二十七作「漠漠」。

〔二〕「雪」，《太平御覽》卷二十七作「霧」。

〔三〕『冰』，《初學記》卷三、《太平御覽》卷二十七並作『寒』。又『浸』，《初學記》卷三、《六朝詩集》本並作『寖』。當據改。

〔四〕『風謖謖』，《文集》、《六朝詩集》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風漫漫』，《初學記》卷三、《太平御覽》卷二十七、《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七十二家集》本、清鈔本均作『風謖謖』。又『屢』，《文集》、《六朝詩集》本並作『而』，《初學記》卷三作『以』。一作『屢』，今據改。

〔五〕『泠泠』，《太平御覽》卷二十七作『屢』，今據改。

〔六〕『天』，《藝文類聚》卷三作『夫』。

〔七〕『微微』，《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作『徵徵』，《藝文類聚》卷三、《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泠泠』。又『杪』，《初學記》卷三作『峰』。

〔八〕『猿』，《藝文類聚》卷三、《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猨』。古二字同。又『杪』，《初學記》卷三作『峰』。

集》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猨』。古二字同。又『杪』，《初學記》卷三作『峰』。

〔九〕『鳴』，《初學記》卷三作『飛』。

〔一〇〕『酸』，影宋鈔本作『歎』。

〔一一〕『永』，影宋鈔本、清鈔本作『求』，似形近而誤。『泛瀾』，《藝文類聚》卷三、《七十二家集》本、《六朝詩集》本、影宋鈔本、《歷代賦彙》卷十三、小萬卷樓叢書本、清鈔本作『汎瀾』。當據改。

【注釋】

〔1〕氣，寒氣。《楚辭・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王逸注：『氣，寒氣。』憯，憂傷。宋玉《風賦》：『故其風人之狀，直憯悽而愴慄。』善注：『憯，憂也。』《玉篇》：『憯，危懼也，心怯也。』蕭索，指景物淒涼。陸雲《歲暮賦》：『時凜戾其可悲兮，氣蕭索以傷心。』此二句言冬之寒氣令人憂傷悽懼，景物充滿淒涼。

〔2〕悠悠，遙遠。《詩・鄘風・載馳》：『驅馬悠悠，言至於漕。』毛詩傳：『悠悠，遠貌。』鬱鬱，盛貌。《古詩・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善注：『鬱鬱，茂盛也。』四幕，此喻霧之濃鬱如四周之帷幕。此二句言蒼天悠悠愈顯得高遠，濃霧瀰漫如四周之帷幕。

〔3〕緜邈，長，久遠。左思《吳都賦》：『島嶼緜邈，洲渚憑隆。』翰注：『緜邈，遠也。』晚晚，日暮。《楚辭・九辯》：『白日晚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洪興祖補注：『晚，音宛，景昳也。』此二句言日色傍晚，日影何易墜落，寒夜漫長，似乎難有盡頭。

〔4〕敷，布。《書・大禹謨》：『文命敷于四海，祗承於帝。』孔安國傳：『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葳蕤，形容如草木紛披，言其盛也。《楚辭・七諫・謬諫》：『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王逸注：『葳蕤，盛貌。』洪興祖補注：『葳蕤，草木垂貌。』揮霍，飛揚迅疾。曹植《七啓》：『蹻捷若飛，蹈虛遠蹤。凌躍超驤，蜿蟬揮霍。』向注：『揮霍，

奮迅也。』此二句言天空佈滿濃雲紛披下垂，飄落雪花飛揚迅疾。

〔5〕洌洌，寒冷。《詩・曹風・下泉》：『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朱熹《詩集傳》：『洌，寒也。』寢，息。《管子・立政》：『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浸興，當作寢興，謂水波之不興，言其結冰。謖謖，《太平御覽》卷二十七引此賦注曰：『起也。』當為擬聲之詞，猶颼颼也。此二句言寒冰凜冽，水波不興，冷風謖謖，四野屢生。

〔6〕泠泠，清涼貌。《楚辭・七諫・謬諫》：『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王逸注：『泠泠，清涼貌。』漠漠，飄散。謝朓《遊東田》：『遠樹曖阡阡，生煙紛漠漠。』向注：『漠漠，布散也。』此二句言風吹枯條，其聲清泠；落葉紛紛，四野飄散。

〔7〕崆巃，峻拔高聳。劉向《請雨華山賦》：『崆巃巍嵬，崒山清忽。』瘁，病。《詩・大雅・瞻卬》：『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毛詩傳：『瘁，病也。』此指山之因草木枯萎而凋零。蝮蛇，同委蛇，迴旋曲折。葛洪《抱朴子・內篇・祛惑》：『樓下有青龍白虎，蝮蛇長百餘里。』此二句言山之高峻，樹木凋零，水之曲折，結冰無水。

〔8〕八極，八方邊遠之地。《淮南子・原道訓》：『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許愼注：『八極，八方之極也，言其遠。』曠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王逸注：『曠，音儻，日不明也。』宇宙，《經典釋文》卷二十六：『《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此指天地之間。寥廓，廣闊遙遠。《楚

辭・遠遊》：『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洪興祖補注：『師古云：寥廓，廣遠也。』此二句言遙望八方，一片曚曨，天地之間，廣闊遙遠。

〔9〕伊，是。《詩・小雅・正月》：『有皇上帝，伊誰云憎。』鄭玄箋：『伊，讀當爲繄，繄猶是也。』曷，何。《詩・唐風・鴇羽》：『悠悠蒼天，曷其有所。』鄭玄箋：『曷，何也。』此二句言正是上天慘澹的季節，萬物何以能歡暢。

〔10〕微微，幽靜，幽深。嵇康《琴賦》：『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善注：『微微，幽邃也。』岳岳，頭角顯露貌。《後漢紀・孝成皇帝紀四》：『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偶，同類。《史記・黥布列傳》：『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羣盜。』攢，族聚。班固《西都賦》：『爾乃期門佽飛，列刃攢鋂。』善注：『《蒼頡篇》曰：攢，聚也。攢與鑽同。』此二句言魚游幽深水中求其同伴，野獸昂首露角奔走聚集。

〔11〕杪，樹梢。《說文》：『杪，木標末也。』此二句言猿於樹上長嘯，鳥在雲空鳴叫。

〔12〕矧，況且。《書・大禹謨》：『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孔安國傳：『矧，況也。』此二句言況我情感本就憂傷，常目睹此景物而更加辛酸。

〔13〕歷，《說文》：『過也，一曰經歷。』迭，《說文》：『更迭也。』此二句言情隨所歷四季的不同而變化，現在悲傷歲至寒冬，一年將盡。

〔14〕泛濫，水漫溢橫流貌。《孟子・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後喻情感激蕩不平。《吳越春秋》卷七：『五帝德厚而（當作無）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泛瀾，一作汎瀾，淚流縱橫貌。歐陽建《臨終詩》：『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汎瀾。』善注：『汎瀾，闌幹也。』翰注：『汎瀾，涕流貌也。』此二句言內心感傷，撫膺嗚咽，望漫漫長路，淚流縱橫。

豪士賦（並序）

【題解】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寥、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翰曰：『豪士，謂智勇人也。機惡見齊王冏自矜其功，有篡位之心，因此賦以諷之，終不寤矣。《文選》但録其序，莫載其賦。』善與五臣說異，一曰作于齊王亡後，一曰作于齊王生前。後人亦有同五臣說者，如王十朋《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二《詠史》注：『《晉史・陸機傳》：齊王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之。』然曰作于齊王生前，非也。據《晉書・趙王倫傳》，倫永寧元年正月篡位，三月，諸王起

兵討倫，四月倫被誅。齊王冏因誅趙王倫功大，『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又據《晉書・陸機傳》，倫被誅，『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可知，齊王冏攝政時，機交惡於冏，處境危艱，自保尚難，遑論諫之！觀其《謝平原內史表》則可知矣。從賦中所言『名編凶頑』、『身厭荼毒』、『自隕』、『禍至』云云，亦知當作于司馬冏被誅之後，故以善說為是。考《晉書・惠帝紀》及冏本傳，冏誅于太安元年（公元三〇二）十二月，此賦當作於是時。

序言古人因時而成功業，然累於私欲，覬覦天下，不知去勢求安，辭寵招福，居位守節，功成身退，終招致禍患。賦言司馬冏遭逢國家顛沛，羣奸交會之際，因時而動，位極人臣，然不知遠志浮雲，反而操弄國柄，潛生不臣之心，終至重蹈覆轍，禍至自隕。其序設論，並以史證之；其賦抒情，融入敘論，充滿感歎，實是序論之實證也。序與賦，互相映帶，故設說理透闢，驚心動魄。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1〕。何則？循〔2〕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3〕。物者，豐約唯所遭遇〔4〕。落葉俟微風〔5〕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

遭雍門以泣泣，而琴之感以末〔6〕。何者〔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四〕哀響也〔7〕。是故〔五〕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六〕〔8〕。故曰『才不〔七〕半古，而〔八〕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九〕〔9〕。歷觀古今〔一〇〕，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10〕。

【校勘】

〔一〕『循』，《藝文類聚》卷二十四、《晉書》卷五十四、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五臣本並作『脩』。

似形近而誤。

〔二〕『俟』，《藝文類聚》卷二十四作『候』。又『風』，《藝文類聚》卷二十四、《晉書》卷五十四、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飆』。胡克家《文選考異》曰：『何校「風」改飆。茶陵本云：五臣作飆。案：《晉書》作飆，或「風」是傳寫之誤。』作『飆』意不可通，當以『風』為是。袁本云：善作風。

〔三〕『者』，《藝文類聚》卷二十四、《晉書》卷五十四並作『哉』。

〔四〕『繁』，《晉書》卷五十四作『煩』。

〔五〕『是故』，《藝文類聚》卷二十四脱此二字。

〔六〕『言遇時也』，六臣本注曰：『善本無「言遇時也」一句。』《六朝詩集》本、小萬卷樓叢書本無，而清鈔本有此句。

〔七〕『不』，《藝文類聚》卷二十四作『未』。

〔八〕『而』，《藝文類聚》卷二十四、《晉書》卷五十四脱此字。

〔九〕『勢』，《晉書》卷五十四作『世』。又『也』，六臣本注曰：『五臣本無也字。』

〔一〇〕『古今』，《晉書》卷五十四作『今古』。

【注釋】

〔1〕善注：『《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向注：『建，立也。言立功者逐事爲宜，故云不一也。』常，常法。《國語・越語下》：『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韋昭注：『常，舊法也。』

〔2〕善注：『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我。』銑注：『立德是因之於心而潤其身，進退是非，故存乎我也。』循心，謂出自吾心。《爾雅・釋詁》：『循，自也，率循也。』量，稱輕重也。』此指立德之準則，猶修養。

〔3〕善注：『言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良注：『立功於人，以成其事，是以心常繫於彼也。』因物，意謂因乎外物。因，憑藉。《國語・鄭語》：『其民遷貪而忍，不可因也。』韋昭注：『因，就也。』務，事業。《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

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4〕善注：「言德有常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也。豐約，大本也。」隆殺，厚薄。《荀子・禮論》：「以多少爲用，以隆殺爲要。」楊倞注：「隆，豐厚。殺，減降也。」此謂道德之厚薄，止乎自身。豐約，猶言盛衰。《國語・楚語下》：「夫事君者不為外内行，不為豐約舉。」韋昭注：「豐，盛也。約，衰也。」此指功業之盛衰，唯因際遇。

「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銑注：「遭遇，遭逢，遭際。張衡《思玄賦》：『言我何遭逢此無常道之代也。』此言功業之盛衰。

〔5〕善注：「《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草木未遭霜者，不可以遇風。」俟，同竢。《玉篇》：「竢，待也。亦作俟，同。」隕，墜落。《爾雅・釋詁》：「隕，墜也。」寡，《說文》：「少也。」

〔6〕善注：「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爲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欲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末也。」末，微也。《玉篇》：「末，端也。木上曰末。」故喻細微。

〔7〕假，借。《左傳・昭公四年》：「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杜預注：「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繁，衆多。《詩・小雅・正月》：「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毛詩傳：

『繁，多也。』此為動詞。

〔8〕善注：『時既啓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也。《説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啓，《玉向注：『斗筲，小器也。』苟，但，只。揚雄《法言·君子》：『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啓，《篇》：『啓，開也，本作啓。』斗筲，孔穎達疏：『斗，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者也。』喻小器之人。烈士，壯士。曹植《雜詩六首》：『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閑。』良注：『勇士見國未安，故多悲心。小人盡其理，庸人可成聖賢之業，小人可定壯士之功。』

〔9〕善注：『《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為然。』銑注：『言才不及古之半，而立功已倍於古人者，蓋得時遇勢也。』

〔10〕善注：『《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良注：『歷，徧也。徼，取也。伊周，謂伊尹、周公也。』

此段言立德取乎自我修養，而建功則因乎外在條件。平庸小器之人成就事業，蓋其時勢使然。意謂齊王司馬冏才能平庸，器量狹小，所以成功者，因其時勢也。

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1〕。夫以

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盼〔一〕，萬物隨其俯仰〔二〕，心翫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三〕哉〔3〕！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4〕；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5〕；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6〕。而時有衒服荷載，立於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7〕；況乎代〔三〕主制命，自下裁〔四〕物者哉〔8〕！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傷其手〔9〕。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堪〔10〕。是以君奭鞅鞅〔六〕，不悅公旦之舉〔11〕。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12〕。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七〕歟〔13〕？

【校勘】

〔一〕『盼』，《晉書》卷五十四、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並作『眄』。

〔二〕『者』，六臣本注曰：『五臣本無者字。』

〔三〕『代』，《晉書》卷五十四作『世』。

〔四〕『裁』，《文選》卷四十六作『財』。善注：『後以財成，而臣下為之，故云自下。《尸子》曰：

天生萬物，聖人財之。』古二字通。又『哉』，《晉書》卷五十四作『乎』。

〔六〕『鞅鞅』，影宋鈔本作『怏怏』。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怏字。』

〔七〕『者』，六臣本無者字。』

【注釋】

〔1〕善注：『《孟子》曰：爾為爾，我為我。《文子》曰：譬吾處於天下，亦為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蟄。鄭玄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濟注：『自我，謂自說己是。相物，謂物皆相輕。此雖智士，猶嬰繞以為敗累。昆蟲之徒，亦有此情也。』自我，意謂人之欲望。《孟子・萬章上》：『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趙岐注：『言天之視聽之以環祭人所欲也。』嬰，纏繞。《山海經・西山經》：『嬰以百珪百璧。』郭璞注：『謂陳之以環祭也。』相物，相互命名為物。《淮南子・精神訓》：『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許愼注：『物亦物也，何相名為物也。』此四句意謂人之自我之欲，智士亦為所累，物之名之為物，昆蟲亦有此情。

〔2〕善注：『《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翰注：『挾，帶也。勳，功也。神器，天下也。稱其光暉，承其顧盼，故萬物隨其心意，以為俯仰。』非常，不同于常人。《前漢

紀・孝武皇帝紀二》：『蓋世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顧盼，回視。《抱朴子・内篇・暢玄》：『其唯玄道可與為永，不知玄道者，雖顧盼爲殺生之神器，肩吻為興亡之關鍵。』此猶言覬覦。此三句意謂自我修養不厚，卻希望建立非常之功勳，覬覦神器之光輝，隨心所欲驅使萬物。

〔3〕善注：『《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向注：『心玩其所欲，以為常安耳。飽其諂諛之説，以為實然也。功在身外，不可自矜也。任出才表，言位重才輕也。』翫，同玩，貪。《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侵欲無厭，規（玩）無度。』孔穎達疏：『服、王、孫皆注云：玩，貪也。……本或作規，謬也。』居常，居於封邑。《詩・魯頌・閟宮》：『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孔穎達疏：『又居於常邑與許邑，復周公之故居也。』此指貪於天下。飽，滿足。《玉篇》：『飽，滿也。』表，猶外。《玉篇》：『表，衣外也，標也。』功在身外，謂功過其德。任出才表，謂任過其才。

〔4〕善注：『《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銑注：言生人所大同此意也。』『期，猶同也。

〔5〕善注：『《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良注：『忌人盈滿，而下之陵上者，則鬼神害之也。不免，謂不免於鬼神之誅也。』

〔6〕善注：『《韓子》曰：操生殺之柄，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曰：楚子人於雲中，鄖公辛之弟懷將殺王。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左氏傳》曰：楚子人於雲中，鄖公辛之弟懷將殺王。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誰將讎乎？』濟注：『操，執也。言人主執生殺之常柄，而天下之臣任其大節，若死天命，誰將讎乎？』濟注：『操，執也。言人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孔穎達疏：『讎，訓為匹。』天可讎，意謂人主受之天命，天命不可與之匹。

〔7〕善注：『《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先駈旄頭劒挺墮地，首垂泥土中，刃響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袨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蘇林曰：袨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翰注：『袨服，黑衣也。荷，執。援，引。奮，起也。君命，天也。而天命可讎之乎？而欲有大逆之事也。楚將項燕為秦所殺，項梁與諸侯引旗誓衆，約將滅秦，以報父讎也。阡陌，道路也。』袨服荷戟，立於廟門者，言其謀逆也。援旗誓衆，奮於阡陌者，言其起兵也。

〔8〕善注：『後以財成，而臣為之，故云自下。《尸子》曰：天生萬物，聖人財之。』向注：『異世所聞，將讎於君者，尚以為大逆之道，況乎今者。代天子之政以行制命，自臣下而裁成

於物，此為臣陵其君，非臣下之道。』制命，制定詔命。《左傳·宣公十五年》：『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裁物，裁定天下物理。《管子·心術下》：『聖人裁物，而使物不爲裁而使己也。』

〔9〕善注：『《老子》曰：夫代大匠斲，稀有不傷其手。』銑注：『大匠為斲，固其宜也。天子在上，同所尊也。故人有代匠斲者，非其所宜，故為斤斧傷也。臣代君制，非其所順，必為天下所誅也。』代大匠為斲者，喻指代主制命，自下裁物，故曰必傷其身。

〔10〕善注：『《左氏傳》曰：荀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良注：『衛獻公之時，政由大夫甯氏，不由公族，但祭祀宗廟，則公主之而已。此忠臣見之，慷慨發憤，人主當之，不能久堪其敝也。』慷慨，同忼慨，情緒激憤。揚雄《羽獵賦》：『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嗜奔欲。』向注：『忼慨，雄勇貌。』寡人，諸侯謙稱。《禮記·曲禮下》：『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鄭玄注：『謙也，於臣亦然。』此指人主。祭則寡人，意謂政出臣下，人主僅主宗廟祭祀。堪，任，承受。

《詩·周頌·小毖》：『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蓼。』毛詩傳：『堪，任也。』

〔11〕善注：『《尚書》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漢書》：景帝目送周亞夫曰：此之鞅鞅，非少主臣也。』濟注：『君奭，邵公也。快快，不悅貌。公曰，周公也。邵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也。』君奭，疑周公有異志於成王也。』君奭，邵公之

尊稱。《書・君奭》孔安國傳：『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鞅鞅，通怏怏。怏怏快。

〔12〕善注：『又（《漢書》）曰：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韋賢為丞相，封高平侯。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韋昭曰：師師，相尊法也。《漢書》曰：霍光為博陸侯，霍光也。』高平師師，意謂高平侯為人所師法。側目，言懼也。博陸侯，霍光也。』翰注：『漢丞相魏相，封高平侯。師師，相尊法也。側目，言懼也。博陸侯，霍光為博陸侯。』

〔13〕善注：『《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參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向注：『言周公、霍光所以使其疑懼之者，豈不為臣勢彊而行君之制使之然歟？昔者周成王不能遣羣臣之謗，疑恨周公於懷。嫌，疑。吝，恨也。』

此段言人臣累於私欲，不度才量而覬覦天下，必招致禍患。史之周公、甯氏、魏相、霍光，才非常人，節守忠誠，尚為人主所不堪，更何況庸人。意謂司馬冏應恪守為臣之大節，毋生篡逆之心。

嗟乎！光〔一〕於四表，德莫宣焉；王曰叔父，親莫昵〔二〕焉〔1〕；登

帝天〔三〕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2〕；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3〕。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4〕。因斯以言，夫〔四〕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5〕，大德至忠，如此之盛〔6〕，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五〕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7〕。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8〕！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9〕；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10〕。見百姓之謀己，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11〕；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12〕。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13〕，衆心日陊〔六〕，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七〕，謂足以夸世〔14〕，笑古人之未工，忘〔八〕己事之已拙〔15〕，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16〕。是以事窮運盡，必於〔九〕顛仆〔17〕；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一〇〕〔18〕。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蓋為此也〔19〕。

【校勘】

〔一〕『光』，《文集》作『先』，形近而誤。《晉書》卷五十四、《文選》卷四十六、《六朝詩集》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光』，善注引《尚書》曰：『光被四表。』今據改。

〔二〕『昵』，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暱字。』影宋鈔本、清鈔本亦作『暱』。古二字通。

〔三〕『天』，《文選》卷四十六作『大』。

〔四〕『夫』，《文集》、《六朝詩集》本並作『大』，形近而誤。《藝文類聚》卷二十四、《晉書》卷五十四、《藝文類聚》卷二十四作『侈』。

四、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觀』。

〔五〕『覩』，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觀』。

〔六〕『陊』，《藝文類聚》卷二十四作『侈』。

〔七〕『方』，六臣本注曰：『五臣本無方字。』又『眄』，陸貽典校本作『盼』。古二字同。

〔八〕『忘』，六臣本注曰：『善本作亡字。』

〔九〕『於』，《晉書》卷五十四作『有』。

〔一〇〕『也』，六臣本注曰：『五臣本無也字。』

【注釋】

〔1〕善注：『《尚書》曰：光被四表。《毛詩》曰：王曰叔父。毛萇曰：叔父，謂周公也。』銑

注：『周公之志，光於四外，其德富也。成王之叔父，其親近也。暱，近也。』四表，四方天地之間。《書・堯典》：『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孔安國傳：『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於天地。』此言周公如日月光照天下，其道德之厚無人可及。為成王叔父，其與王之親近亦無人能比。

〔2〕善注：『《漢書》：昭帝崩，霍光上奏曰：太宗亡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可。《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李陵《與蘇武書》曰：薄賞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良注：『周霍二人登帝王於沒齒，至死也。』

〔3〕濟注：『周公為羣叔流言，霍光有芒刺之懼，故皆時危勢劣，方而得自全也。傾側，翻覆變化。《荀子・非十二子》：『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言危也。僅，劣也。』傾側顛沛，言樹連根拔起而倒仆。《詩・大雅・蕩》：『顛沛之揭，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顛沛，拔也。』以形容社會動亂。僅，少，猶稍。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毛詩傳：『顛，仆。沛，《廣韻》：『僅，纔也，少也。』此二句言國家翻覆，社會動亂，賴周、霍之臣稍而自安。

〔4〕善注：『《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禮記》：孔子曰：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吳，人或讒大夫

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枚叔《上書諫吳王》曰：腐肉之齒，人之本也。以此而死，固為人臣也。文子，越大夫文種也。齒，及也。言明信忠敬之道，人之本也。以此而死，固為人臣所疑也。』明允，明信。《左傳·文公十八年》：『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杜預注：『允，信也。』嬰，加。賈誼《治安策》：『嬰之以芒刀。』此言伊尹、文種懷抱明信忠敬而被殺。按：《困學紀聞》卷二：『伊尹之始終書序備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抱明允以嬰戮，蓋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說也。皇甫謐云：伊尹百有餘歲。應劭云：周公年九十九。王充《論衡》云：召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云：壽若名公。』

〔5〕善注：『謂周公也。』向注：『篤，厚也。穆，和也。懿，美也。言厚聖和親，周公之美也。』按：此二句當是就周公、霍光而言，非止言周公。

〔6〕善注：『謂霍光也。』銑注：『謂伊尹、文種、霍光也。』按：此二句當是就伊尹、文種而言，非霍光也。

〔7〕善注：『鄒陽於獄上書曰：不奪乎衆多之口。』銑注：『言聖賢盡忠，尚不免讒言。過此以往，中庸之人，何有見其可存者也。是以安危之理，斷然可知也。惡，何也。識，知也。』

〔8〕善注：『《穀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莊

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良注：『饕，貪也。易，輕也。道家所以為忌，富貴而驕也。聖哲所難，其志不易。』冒，《廣韻》：『覆也，涉也。』運，《玉篇》：『轉也，動也。』此二句言貪大名而犯道家之忌，使小才而易聖哲之道，更是難矣。

〔9〕濟注：『權勢過甚，則身危之本也。去遠勢利，則求安之先也。』

〔10〕翰注：『不知此理，則喪亡其身也。』此言寵盛禍積，辭寵方可致福。

〔11〕善注：『《左氏傳》曰：公待於壞隤，申宮警備，設守而後行。杜預曰：申整宮備也。』向注：『言見百姓謀欲害其己身，則申令於宮寢，嚴自警守，以崇不積之威。畜，積也。言無積德也。』

〔12〕善注：『《新序》曰：商鞅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尚書》曰：民罔不盡傷心。』銑注：『行嚴刑峻法，必取怨傷，亦如以財買物也。賈，買也。』

〔13〕善注：『《漢書》：崩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良注：『震，懼也。言使人主懼也。』窮，《說文》：『極也。』

〔14〕善注：『《毛詩》曰：或棲遲偃仰。《魯靈光殿賦》曰：齊首目以瞪眄。』濟注：『陊，壞。機，事也。偃仰，驕傲貌。瞪眄，邪視自尊貌。《埤蒼》曰：瞪，直視也。』

於時世也。』

〔15〕翰注：『笑古人之道未盡善也，而不知己事拙之甚也。工，善也。』

〔16〕向注：『徒知前日之功，可以自矜。暗成敗之理，必有運會也。』曩，往日。《說文》：『曩，鄉也。』郭璞注曰：『在今而道既往，或曰曩，或曰鄉。』矜，自我炫耀賢才。《書・大禹謨》：『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孔安國傳：『自賢曰矜，自功曰伐。』暗，昏昧。《說文》：『暗，日無光也。』會，機，際。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濟注：『言操之逆亂如此，是忠臣用命之時，烈士立功之際，可不勉力哉。』

〔17〕銑注：『顛仆，謂傾倒也。』窮，困厄。《後漢書・馬援傳》：『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運，命運，氣數。《漢書・高帝贊》：『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此意謂事至困厄，氣數已盡，必致敗亡。

〔18〕善注：『《答賓戲》曰：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諭君上；塵從下起，以諭斯等。』良注：『風起則塵飛而合暗，言禍速應也。酷，猶法也。』

〔19〕濟注：『過已，謂虛有大名而才不足也。』量，才量也。蓋謂此也者，謂顛仆禍酷之事。』

此段承上而論，言周公、霍光匡扶國家於傾覆，輔佐人主而登基，尚難取信人主，止謗衆口；伊尹、文種德厚至忠，尚遭主戮，況才短而貪大名者乎。意謂司馬冏宜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福，切忌以威勢而傷民心、震人主，否則必致顛仆禍酷。

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1〕，而遊子徇〔一〕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2〕。夫蓋世之業，名莫大〔二〕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四〕〔3〕。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4〕，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五〕來籍〔5〕，而大欲不乏〔六〕於身，至樂無愆〔七〕乎舊〔6〕，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八〕逸而名愈劭〔7〕。此之不為，彼之必昧〔8〕，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覺〔一〇〕，積成山岳〔9〕，名編凶頑之條〔一一〕，身厭荼毒之痛〔一二〕，豈不謬哉〔10〕！故聊〔一三〕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11〕。

【校勘】

〔一〕『徇』，六臣本注曰：『善本作殉字。』《七十二家集》本作『狥』。古三字並通。

〔二〕『大』，《晉書》卷五十四作『盛』。

〔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晉書》卷五十四無此二句。

〔四〕『意』，《七十二家集》本作『章』。又『順』，《文集》、《六朝詩集》本並作『盛』。

十六、《晉書》卷五十四、陸貽典校本、影宋鈔本並作『順』，順與違，意相對，當以順為是，故據改。

〔五〕『冠』，《晉書》卷五十四作『觀』。

〔六〕『乏』，《晉書》卷五十四作『止』。

〔七〕『至樂無慾』，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至藥不慾』。

〔八〕『愈』，六臣本注曰：『善本作逾字。』古二字通。

〔九〕『彼』，《晉書》卷五十四在『彼』前有『而』字。

〔一〇〕『簣』，《藝文類聚》卷二十四作『匱』。

〔一一〕『條』，陸貽典校本、清鈔本在『條』後有『耳』字。

〔一二〕『痛』，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苦痛』。又『聾』，六臣本注曰：『善本作聾字。』

〔一三〕『聊』，《晉書》卷五十四作『聊為』。

【注釋】

〔1〕善注：『《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翰注：『人情有所惡，心有所欲，此人之大端，則賢愚所共然。』端，始，首。《孔子家語・禮運》：『故人者，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端也。』王肅注：『端，始也。』

〔2〕向注：『遊子，謂遊宦之子也。徇，求也。』受生，猶人生。《翻譯名義集・名句文法篇》：『原夫通號意生者，意謂作意此顯同居之修，因生謂受生。』分，猶言原則。《荀子・榮辱》：『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楊倞注：『分，制也。』

〔3〕善注：『《漢書》曰：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蓋世之業，謂功業壓倒當世。震主之威，謂權勢震懾人主。率，循。《詩・大雅・緜》：『率西水滸，至於岐下。』毛詩傳：『率，循也。』率意，猶言隨意。違，背離。《說文》：『違，離也。』

〔4〕善注：『《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銑注：『借，假也。伊人，謂有功之人也。言假使功成之人，少覽天道，知運盡不可更益也，盈滿不可久持也，故超然自引而去，高揖時人以從退靜，可謂美矣。』引，離去。《禮記・玉藻》：『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鄭玄注：『引，郤也。』揖，《說文》：『手著胸曰揖。』高揖，作揖而別之狀，謂辭別。謝靈運《述祖德詩》：『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良注：『揖，辭也。』

〔5〕良注：『巍巍，高大貌。洋洋，美譽也。俯冠來籍，謂為將來史籍之首也。』《玉篇》：『巍，遠也。』洋洋，盛大貌。活。』毛詩傳：『洋洋，盛大也。』前句以山之巍巍，喻其高大；後句以水之洋洋，喻其寬廣。五臣釋之美譽似未諦。

〔6〕濟注：『大欲，謂好道德也。愆，失也。』大欲，人之基本欲求。《禮記・禮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乏，困乏。《周禮・地官・司徒下》：『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鄭玄注：『艱阨，猶困乏也。』孔穎達疏：『案《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糧謂之困。』至樂，《經典釋文》卷二十七：『極也。樂，歡也。』舊，猶言舊制，舊章。《書・武成》：『乃反商政，政由舊。』此二句言追求大欲，止於不乏其身，追求至樂，無失于舊章。

〔7〕善注：『《爾雅》注曰：劭，美也。』翰注：『劭，謂不絕也。愈，益也。』效，猶獻。《禮記・曲禮上》：『效馬效羊者右牽之。』鄭玄注：『效，猶呈。』逸，隱也。《論語・堯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按：『劭』之解應以善說為是。揚雄《法言・修身》：『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李軌注：『此二子才德高美。』亦為證。此言效節者德廣，身隱者名美。

〔8〕向注：『此，謂退身也。彼，謂貪榮也。』按：此，謂以上所言之節乎欲，遵於舊，效其節，隱其身，非止退身也。彼，指以上所言之蓋世之業，震主之勢，率意無違，亦非止貪榮也。

〔9〕善注：『《論語》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銑注：『河海之大跡，塞之成小

流，喻功大而為一罪所蔽矣。堙，塞也。窮，小也。一簣，一籠土也。

惡不改，如一簣之土漸積以成山岳之大。」

〔10〕善注：「《毛詩》曰：人之貪亂，寧為荼毒。」良注：「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有

凶頑之名也。荼毒之痛，謂受刑網也。」

〔11〕庶，欣幸，希冀。《詩·檜風·素冠》：「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毛詩傳：「庶，幸也。」

寤，覺，明。《廣韻》：「寤，覺寤。」

功成而身退，若昧於功業、權勢、欲望，則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矣。

此段言情之所惡，心之所欲，賢愚共有。然須居位守臣節，故遊子求官，志士求名。

世有豪士兮，遭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當衆通之所會〔1〕。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而振敗〔2〕。因天地以運動，恆才瑣〔一〕而功大〔3〕。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4〕。儀北辰以葺宇，實蘭室而桂宮〔5〕。撫玉衡而運極，運萬物乎掌中〔6〕。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僇〔二〕〔7〕。日岡中而弗昃〔四〕，月何盈而不闕〔五〕〔8〕。若知險而退止，趨〔七〕歸蕃而自戢〔10〕。推璇璣以長謝，顧萬

完〔六〕〔9〕。

物〔八〕而高揖〔11〕。託〔九〕浮雲以邁志，豈咎吝〔一〇〕之能集〔12〕。隕，歎禍至於何及〔13〕。

【校勘】

〔一〕「瑣」，《藝文類聚》卷二十四作「璅」

〔二〕「而」，《文集》、《六朝詩集》本並作「保」。《藝文類聚》卷二十四、《七十二家集》本、《小萬卷樓叢書本、清鈔本並作「詧」。今據改。

〔三〕「詧」，《文集》、《六朝詩集》本並作「於」。

本、小萬卷樓叢書本、清鈔本作「具」。

〔四〕「戾」，清鈔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作「闌」。

〔五〕「闕」，影宋鈔本、清鈔本作「去穴」。形近而誤。

〔六〕「未完」，《七十二家集》本作「趍」。

〔七〕「趨」，《藝文類聚》卷二十四作「邦」。

〔八〕「物」，《藝文類聚》卷二十四作「吝」，形近而誤。《藝文類聚》卷二十四作「咎」。古二字同。

〔九〕「託」，《文集》、《六朝詩集》本並作「訖」，形近而誤。

〔一〇〕「吝」，《六朝詩集》本、影宋鈔本作「咎」。

【注釋】

〔1〕攝，輔佐。《詩・大雅・既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王引之《經義述聞》：「攝，即佐

也。」窮運，意謂國運困阨。魏收《魏書・釋老志》：『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弊，欲除偽定眞，復犧農之政。』歸期，指惠帝反正。《晉書・惠帝紀》：『永寧元年春正月乙丑，趙王倫篡帝位。丙寅，遷帝于金墉城，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廢皇太孫臧為濮陽王。……三月，平東將軍、齊王冏起兵以討倫，傳檄州郡，屯于陽翟。征北大將軍、成都王穎，征西大將軍、河間王顒，常山王乂，豫州刺史李毅，兗州刺史王彥，南中朗將、新野公歆，皆舉兵應之，衆數十萬。倫遣其將閻和出伊闕，張泓、孫輔出堺阪以距冏，孫會、士猗、許超出黃橋以距穎。及穎將趙驤、石超戰于溴水，會等大敗，棄軍走。閏月丙戌朔，日有蝕之。夏四月，歲星晝見。冏將何勖等擊張泓于陽翟，大破之，斬孫輔等。辛酉，左衛將軍王輿與尚書、淮陵王漼勒兵入宮，禽倫黨孫秀、孫會、許超、士猗、駱休等，皆斬之。即日乘輿反正。」衆，衆人。《論語・衛靈公》：『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通，猶勾結。《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灌夫通奸猾，侵細民。』與勾結，此指諸王之亂。上四句言世有豪士，遭遇社稷傾覆顛沛。攝政於國運困阨、晉主反正之時，正值羣奸勾結所會之際。

〔2〕苟，裴學海《古書虛辭集釋》卷五：『猶乃也。』盡，極。《論語・八佾》：『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理盡，理極，即極至之理。因司馬冏起兵匡扶王室，使惠帝反正，故其理極矣。振，動。《楚辭・九懷・蓄英》：『秋風兮蕭蕭，舒芳兮

振條。』王逸注：『動搖百草使芳熟也。』敗，《說文》：『毀也。』此指朽壞。此二句言乃是時勢所至，且又占盡天理，故其勢如摧枯拉朽。

〔3〕因，憑藉。《國語·鄭語》：『其民逐貪而忍，不可因也。』韋昭注：『因，就也。』運動，轉運行。陸賈《新語·愼行》：『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此指司馬冏起兵匡扶王室事。恆，猶曾，嘗。劉淇《助詞辨略》卷二：『蔡中郎《陳政要七事》：「恆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此恆字，猶曾也，嘗也。恆既訓為常，而嘗與常通。轉相訓也。』才，通在。《易·小畜》：『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于省吾《周易新證》：『載、在、才、哉，古通……金文在字哉字多段才為之者，不勝枚舉。』瑣，宮禁代稱。《漢書·元后傳》：『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顏師古注：『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此二句意謂因天地之時而起兵匡扶晉室，曾功在朝廷而建立大業。

〔4〕禮，禮儀。《書·說命中》：『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典，國家盛大的禮儀。《國語·魯語上》：『故愼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韋昭注：『典，法也。』服，官服、宮室、車馬、儀仗之泛稱。《周禮·春官·都宗人》：『正都禮，與其服。』鄭玄注：『服，謂衣服及宮室、車旗。』暉，同輝，《說文》：『光也。』崇，高。《詩·周頌·良耜》：『其崇如墉，其比如櫛。』鄭玄箋：『以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也。』此猶盛也。《晉書·齊王司馬冏傳》：『及

王輿靡倫，惠帝反正，囧誅討賊黨既畢，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故曰「禮極上典，服盡暉崇」也。此二句言所受之禮儀盛大之極，所授之車服鮮明隆盛。

〔5〕北辰，北斗星。《公羊傳・昭公十七年》：「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休注：「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儀北辰，意謂譬如北辰而心嚮往之。《論語・爲政》：「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何晏《集解》：「苞氏曰：德者無為，譬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子所言「為政」者，乃王君之政也。《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爲政，則是王君出政之號也。」故儀北辰，則謂其有不臣之心。葺宇，修其宮室。顏延之《陶徵士誄》：「汲流舊蠟，葺宇家林。」向注：「葺，修。宇，室也。」蘭室，如幽蘭之香室。機《君子有所思行》：「邃宇列綺窗，蘭室接羅幕。」善注：「盧家蘭為室，桂為梁。」銑注：「蘭室，取其香也。」桂宮，漢宮殿名。班固《西都賦》：「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亙長樂。」善注：「《三輔舊事》曰：桂宮内有明光殿。」此二句言其心儀北辰而懷不臣之心，修建屋宇，蘭室桂宮，則如帝王宮殿。《晉書・齊王司馬冏傳》：「冏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人。大築第館，北取五谷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牆以通西閣，後房施鍾懸，前庭舞八佾，沈於酒色，不入朝

見。」即謂此也。

〔6〕撫，《廣韻》：『持也。』玉衡，正天文之器。《書・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傳：『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此指國之權柄。樞，樞紐。《莊子・齊物論》：『樞，要也。』後引申為朝廷重臣。唐太宗《賜劉洎等手詔》：『巨猾當樞，懷惡必大。』此二句言握持國柄，居重臣之位極，天下萬物運於掌中。

〔7〕剛健，剛強勁健。時，天時，猶言應乎天時。《易・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王弼注：『德應於天，則行不失時矣。剛健不滯，文明不犯，應天則大，時行無違，是以元亨。』孔穎達疏：『剛健，謂乾也。』又《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孔穎達疏：『天有純剛，故有健用。……天行健者，行者運動之稱，健者強壯之名，乾是衆健之訓。』曾，同愆。《爾雅・釋言》：『曾，過也。』此二句言天之常道剛強勁健，然猶須應時而行，方必無違。

〔8〕罔，無。《書・康誥》：『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孔安國傳：『言雖汝身在外士爲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昃，《說文》：『日在西方時，側也。』《易・豐》：『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孔穎達疏：『然盛必有衰，自然常理。日中至盛，過中則昃；月滿則盈，過盈則食。』此二句言猶如日中則

戾，月盈則闕，盛必有衰，乃自然之常理。

〔9〕覆車，傾覆之車。李康《運命論》：『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善注：『《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危，《玉篇》：『不安貌。』軌，《毛詩》曰：四國方阻，俾爾歸藩。』善注：『《說文》：『車轍也。』完，《說文》：『全也。』此二句言譏笑前人之車未得保全，自己又重蹈前人之覆轍。

〔10〕趨，《釋名・釋姿容》：『急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蕃，同藩，藩國，封地。王粲《贈士孫文始》：『四國方阻，俾爾歸藩。』善注：『《毛詩》曰：四國於蕃。』翰注：『以為蕃屏。』戢，斂也。《詩・小雅・鴛鴦》：『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箋：『戢，斂也。』此二句言若知宦途之險而退讓止步，速歸藩國而收斂自我。

〔11〕璇璣，北斗四星。《楚辭・九思・怨上》：『上察兮璇璣，大火兮西睨。』王逸注：『璇，一作旋。』洪興祖補注：『北斗魁四星爲璇璣。』喻國柄。長謝，長辭，指歸隱。江淹《與交友論隱書》：『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揖，《說文》：『手著胸曰揖。』此二句言推開手持之國柄，而長辭世人，高視萬物，而歸隱山林。

〔12〕邁，《說文》：『遠行也。』邁志，高遠之志。《三國志・魏・文帝紀》：『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咎，《說文》：『災也。』吝，《說文》：『恨惜也。』咎吝，災禍與悔恨。《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三引《續漢書》曰：『推情從意，庶免咎悔，諸子從之。』此二句言若託浮雲而寄高遠之志，豈可讓災禍與悔恨集於身哉？

〔13〕擠為山，猶言積土為山。見《吊魏武帝文》注。隕，墜也。《詩・衛風・氓》：「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孔穎達疏：「桑之落矣之時，其葉黃而隕墜。」此二句言譬積土成山，大業成而自己隕落，一旦禍至歎息亦何所及也。

此賦言司馬冏際會風雲，因天地而動，立功朝廷，於是禮極上典，車服鼎盛，然不知功成身退，遠志浮雲，反而操弄國柄，潛生不臣之心，終至重蹈覆轍，禍至自隕。

【集評】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二十六：《豪士賦》，陸士衡惡齊王冏矜功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以自況。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九：陸士衡《豪士賦序》當時之體，然慤切動聽。

「廣樹恩不足以敵怨」二句，驚心動魄之言。

「君奭悅快快，不悅公旦之舉」，時王豹致箋於冏，亦引周公流言為戒。

瓜賦

【題解】

此為狀物小賦。主要寫瓜德之美，生長之盛，果實之豐，品種之多，形狀之異，色彩之鮮，

味道之醇。然此賦特別點明瓜蔓赴于廣武侯之宇，其意當別有寄託。張華因力主滅吳之功而封廣武縣侯，陸機兄弟入洛受張華之器重，而聲譽鵲起，故賦之『嘉時』、『惠風』云云，實託物以喻張華之恩惠，且亦以瓜德自況也。據此可知，賦作時間約在入洛之初，即太康末年（公元二八九）至元康初年（公元二九〇）。

佳哉瓜之為德，邈衆果而莫賢〔1〕。殷中和之淳祜〔一〕，播滋榮於甫田〔2〕。背芳春以初栽〔二〕，迎〔三〕朱夏而自延〔3〕。奮修系之莫莫，邁秀烝之綿綿〔四〕〔4〕。赴廣武以長蔓，粲煙接以雲連〔5〕。感嘉時〔五〕而促節，蒙惠霑〔六〕而增鮮〔6〕。若乃紛敷〔七〕雜錯，鬱悅婆娑〔7〕。發彼遠圃，實於近過〔8〕。即熙朗日以熠燿〔八〕，扇和風其如波〔9〕。有葛藟之覃及，象〔九〕椒聊之衆多〔10〕。發金縈於秀翹，結玉實於柔柯〔11〕。蔽翠景以自育〔一〇〕，綴修莖而星羅〔12〕。

【校勘】

〔一〕『殷』，《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吳淑《瓜賦》引作『隱』。又『祜』，《初學記》卷二十八、影宋鈔

本、《七十二家集》本、陸貽典校本並作『祐』。或形近而誤。

〔二〕『栽』，《文集》、《六朝詩集》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戴』。《四庫全書考證》卷五十一：『《瓜賦》：背芳春以初栽，刊本栽訛戴……據《賦彙》改。』

〔三〕『迎』，《初學記》卷二十八作『近』。

〔四〕『修系』，《初學記》卷二十八作『修體』。又『莫莫』，《文集》、小萬卷樓叢書本作『莫莫』。《初學記》卷二十八、《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吳淑《瓜賦》注引作『莫莫』，《古儷樂府》卷十二作『漠漠』。漠、莫古字通。從句式與語意看，最為貼切，故據改。又邁，《四庫全書考證》卷五十一：『邁秀陘之綿綿，刊本邁訛延。據《賦彙》改。』此二句《六朝詩集》本作『奮脩係之莫邁，延秀陘之綿綿』。或可採信。

……據《賦彙》改。』或形近而誤。

〔五〕『嘉時』，《七十二家集》本作『數』。或形近而誤。

〔六〕『霑』，《初學記》卷二十八作『露』。

〔七〕『敷』，《七十二家集》本作『數』。

〔八〕『熠燿』，《初學記》卷二十八作『熠熠』。

〔九〕『象』，《文集》、《六朝詩集》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相』。影宋鈔本、清鈔本作『象』。《四庫全書考證》卷五十一：『象椒聊之衆多，刊本象訛相。並據《賦彙》改。』

〔一〇〕『柔』，《藝文類聚》卷八十七作『宗』。

〔一一〕『自』，《藝文類聚》卷八十七作『因』。

【注釋】

〔1〕邈，《說文》：『遠也。』此二句言瓜之德賢，遠非衆果所能及。

〔2〕殷，《爾雅・釋言》：『中也，正也。』中和，猶適中，不偏不倚。《周禮・春官・宗伯下》：『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鄭玄箋：『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淳，味濃。枚乘《七發》：『飲食則溫淳甘膬，腥醲肥厚。』善注：『溫淳，謂凡味之厚也。』祜，福。《詩・小雅・釋言》：『祜，福也。』鄭玄箋：『祜，福也。』滋，長。《書・泰誓下》：『曾孫壽考，受天之祜。』孔安國傳：『滋，長。』榮，《爾雅・釋草》：『華，萼，榮也。』滋榮，指瓜之花朵生長茂盛。曹植《登臺賦》：『望衆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甫田，大田。《詩・齊風・甫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毛詩傳：『甫，大也。』此二句言瓜味醇厚適中，播之大田，花繁茂盛。

〔3〕背，背離。《商君書・君臣》：『今世君不然，釋法而以智，背功而以譽。』載，成。《書・益稷》：『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孔安國傳：『載，成也。』初成，指剛剛長出嫩芽。朱夏，夏炎赤，曰朱夏。《爾雅・釋天》：『夏為朱明。』郭璞注：『氣赤而光明。』曹植《槐賦》：『在季春以初茂，踐朱夏而乃繁。』延，延長。班固《西都賦》：『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此指伸展。此二句言春天去時初生幼苗，至炎夏而藤蔓宛延

伸展。

〔4〕奮，舒展。《廣韻》：『奮，揚也。鳥張毛羽，奮，奮也。』修，長。《詩・小雅・六月》：『四牡脩廣，其大有顒。』毛詩傳：『脩，長。』脩，同修。系，此指藤蔓相連。《漢書・敘傳上》：『系高頊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應劭注：『系，連也。』莫莫，蔓延貌。《詩・大雅・旱麓》：『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毛詩傳：『莫莫，施貌。』鄭玄箋：『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邁，此指伸向遠處。《說文》：『邁，遠行也。』秀，實上之花。《爾雅・釋草》：『不榮而實者謂之秀。』陖之綿綿，謂小瓜之連綴不絕。《詩・大雅・緜》：『緜緜，不絕貌。』緜緜，同綿綿。朱熹《詩集傳》：『大曰瓜，小曰陖。』之初生。』毛詩傳：『緜緜，不絕貌。』緜緜，同綿綿。朱熹《詩集傳》：『大曰瓜，小曰陖。』此二句言長長的藤蔓相連，舒展蔓延，猶帶花蒂之小瓜，伸向遠處，連綴不絕。

〔5〕廣武，指廣武侯張華。《晉書》本傳：『華封廣武縣侯。』翰注：『華封爵廣武侯，故曰廣武廬。』粲，鮮明貌。《詩・小雅・大東》：『西人之子，粲粲衣服。』毛詩傳：『粲粲，鮮盛也。』此二句言藤蔓延伸到廣武侯之屋宇，在日光下燦爛煙靄，與流雲相連。按：士衡兄弟入洛，為張華所推重，《晉書・張華傳》：『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故此言廣武廬。下文『感嘉時』、『蒙惠露』云云，蓋詠物而言情也。

〔6〕嘉，《爾雅・釋詁》：『美也。』嘉時，季節之美稱。《太平御覽》卷十九引梁元帝《纂要》曰：『時曰良時、嘉時。』節，植物莖。《易・說卦》：『其於木也，為堅多節。』促節，指植物莖生長之迅速。庾信《竹杖賦》：『秋藜促節，白蘿同心。』露，雨水滋潤。《詩・小雅・節南山》：『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惠露，仁惠雨露之滋潤。王儉《褚淵碑文》：『是以義結君子，惠霑庶類。』此二句言感遇美好之季節而莖蔓迅速生長，承蒙仁惠雨露之滋潤而更加明麗。

〔7〕紛敷，色彩繽紛。何晏《景福殿賦》：『紛敷，彩色亂布貌。』雜錯，交錯。張衡《南都賦》：『被服雜錯，履躡華英。』善注：『雜錯，非一也。』鬱，茂盛。《詩・秦風・晨風》：『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朱熹《詩集傳》：『鬱，茂盛貌。』婆娑，紛披貌。王褒《洞簫賦》：『洞而不絕兮，優嬈以婆娑。』善注：『婆娑，分散貌。』此二句言而其花色彩繽紛，其蔓雜然交錯，茂盛可人，紛披下垂。

〔8〕迭，交互。鮑照《歲暮悲》：『霜露迭濡潤，草木互榮落。』發，生長。《詩・大雅・生民》：『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孔穎達疏：『發者，穗生於苗，初發，苗生也。』適，至。《說文》：『適，之也。』經過，此有縱橫交錯之意。《說文》：『過，度也。』此二句言瓜蔓生長於彼處又延伸到此處，彼此交相縱橫交錯雜。

〔9〕熙，曬乾。《說文》：『熙，燥也。』此指照耀。熠燿，色澤鮮明。《詩・豳風・東山》：『倉

庚於飛，熠燿其羽。』鄭玄箋：『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扇，吹起。嵇康《雜詩》：『熠燿其扇，雲氣四除。』此二句言朗日照耀，藤蔓色澤鮮明，微風徐起，葉兒飄動如波。

〔10〕葛藟，《詩・王風・葛藟》：『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廣雅》：『藟，藤也。』此以葛藟喻其藤蔓連緜。藟，同蘽。覃，及，延及。《廣韻》：『覃，及也，延也。』椒聊，《詩・唐風・椒聊》：『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毛詩傳：『椒聊，椒也。』鄭玄箋：『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掬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此以椒聊喻其果實衆多。此二句言藤蔓有如葛藟之連綿，果實看似椒聊之衆多。

〔11〕秀翹，即翹秀，特出之花。《顏氏家訓・文章》：『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柔柯，《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引羊氏安《石榴賦》：『振緑葉於柔柯，垂彤子之累衰。』此二句言翠葉之影遮蓋果實而使之生長，果實連着瓜蔓而如星星排列。

〔12〕育，《爾雅・釋詁》：『長也。』此二句言藤蔓有如葛藟之連綿，果實看似椒聊之衆多。此段讚美瓜味淳厚適中，具有超越衆果的德行之美。鋪敘瓜之生長過程，及其外在

夫其種族類數，則有括樓〔一〕、定桃，黄觚、白傳〔二〕，金文、密筍〔三〕，

小青、大班〔四〕，玄骭、素椀〔五〕，貍首、虎蹯〔1〕。東陵出於秦谷，桂髓起於巫山〔2〕。五色比象，殊形異端〔3〕。或濟貌以表内，或惠心而醜顔〔4〕。或據文而抱緑，或披〔七〕素而懷丹〔5〕。氣洪細而俱芬，體修短而必圓〔6〕。芳郁烈其充堂，味窮理而不餉〔7〕。德弘濟於饑渴，道殷流而貴賤〔8〕。若夫濯以寒水〔九〕，淬以夏凌。越氣外斂，溫液密凝。體猶握虚，離若剖冰〔9〕。

【校勘】

〔一〕『括樓』，《七十二家集》本作『括蔞』。

〔二〕『傳』，《初學記》卷二十八、《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八並作『摶』。金濤聲曰：『作「摶」近是。摶通團，圓也。《楚辭・九章・橘頌》：「圓果摶兮。」《四庫全書考證》卷九十五：白摶、金文、蜜筩，刊本摶訛作傳，蜜訛密，據《廣志》改。』此考甚是，應據改。

〔三〕『金文』，《藝文類聚》卷八十七作『金叉』；《太平御覽》卷九七八作『金釵』。《事類賦》卷二十七吳淑《瓜賦》注引裴淵《廣州記》：『州有瓜冬熟，名金釵。』又『密筩』，各本並作『蜜筩』，傅玄《瓜賦》：『舊有蜜筩，及青栝樓，嘉味鮮，類寡儔。』應據改。

〔四〕『班』，《藝文類聚》卷八十七、《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七十二家集》本、《山堂肆考》卷二

百八均作『斑』。

〔五〕『椀』，《藝文類聚》卷八十七作『腕』。蕭統《七召》：『湘南朱橘、荔枝、沙棠、蒲萄、石蜜瓜，稱素腕之美。』吳淑《瓜賦》：『玄骭素腕，羊髓龍蹄。』應據改。

〔六〕『而』，《藝文類聚》卷八十七、《初學記》卷二十八並作『以』。

〔七〕『披』，《七十二家集》本作『彼』。

〔八〕『殷』，《藝文類聚》卷八十七作『殊』。又『而』，《藝文類聚》卷八十七作『水』，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作『擢』。疑誤。又『水』，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冰』。

本並作『於』。

〔九〕『濯』，影宋鈔本、清鈔本作『擢』。疑誤。又『水』，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冰』。

【注釋】

〔1〕以上均為瓜果之種類，或以其狀而名，或以其色而名。王禎《甜瓜》：『舉以狀得名者，則有龍肝、虎掌、兔頭、狸首、蜜筒之稱；以色得名者則以有物烏爪，黃扁白扁小青大斑之別。』括樓，當作栝樓，苦瓜。《儼山外集》卷二十一：『栝樓，《本草》所載，今之苦瓜也。』定桃，木瓜。《儼山外集》卷二十一：『有花類海棠而實大如桃者，曰木瓜。』黃瓜，黃瓜。《廣韻》：『瓜，瓜名。』白傳，當作白摶，又稱白瓜。《博雅》：『白瓜，瓜屬。』康子玉《瓜賦》：『爾其大則三尺二升，美則金漿玉實，狸頭羊骸之字，黃瓜白摶之質。』金文，當作金釵，冬熟。裴淵《廣州記》：『州有瓜冬熟，名金釵。』密筒，當作蜜筒，其味甘。傅玄《瓜

賦》：『舊有蜜筒，及青栝樓，嘉味鮮，類寡儔。』小青，即青瓜。《南史·郭祖深傳》：『有姥餉一早青瓜，祖深報以疋帛。』大班，黄班瓜。夏侯湛《梁田賦》：『人果林，造瓜田，摘虎掌，拾黄班，落蒂離母，漬以寒泉。』玄骭，瓤黑色之瓜。吳淑《瓜賦》：『玄骭素腕，羊髓龍蹄。』素椀，即素腕，石蜜瓜。蕭統《七召》：『湘南朱橘、荔枝、沙棠、蒲萄、石蜜瓜，稱素腕之美。』貍首，因形而名。吳淑《瓜賦》注引《廣志》：『有貍頭瓜，有女臂瓜。』虎蹯，又名『虎蹯瓜』，並引陸機之《瓜賦》，夏侯湛《梁田賦》則稱『虎掌』。

〔2〕東陵，即東陵瓜。《水經注》卷十九：『青門門外，舊出好瓜。昔廣陵人邵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此門。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是以阮籍《詠懷詩》云：近在青門外。連畛拒阡陌，子母相鉤帶。指謂此門也。』秦谷，《淵鑑類函》卷四五四《古文奇字》曰：『秦始皇密令人種瓜於驪山硎谷中溫處。』桂髓，亦名桂枝，其味芬芳。吳淑《瓜賦》：『甘號蜜筒，芳稱桂髓。』又王廙《洛都賦》：『瓜則桂枝、栝樓，綠瓤青肌。』巫山，康子玉《瓜賦》：『巫山之岡，秦川之陽，垂條引蔓，布綠敷黄。』起於巫山，生長於巫山。疑當為起於昆侖。《格致鏡原》卷六十三引《拾遺記》：『昆侖第三層，有瓜如桂。』

〔3〕五色比象，意謂瓜具五色，比象萬物。《左傳·桓公二年》：『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杜預注：『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虚設。』異端，不同種類。《史

記・延篤傳注》：『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殊形異
端，意謂形狀不同，種類有別。
〔4〕濟，借助。《易・謙》：『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表，外。《玉篇》：『表，衣外
也。』此猶顯現。惠心，明惠之心。謝瞻《張子房詩》：『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良
注：『以明惠之心為漢畫計。』此二句言或借助外貌而顯現內質之美，或內懷美質而外表
醜陋。
〔5〕據，舒展。《楚辭・九章・悲回風》：『據青冥而據虹兮，遂儵忽而捫天。』王逸注：『據，
舒也。』此二句言或花紋舒展而內抱綠色，或外表素白而內懷丹紅。
〔6〕此二句言瓜味或濃或淡，俱芬芳可人；外表或長或短，均為圓形。
〔7〕餉，厭膩。《說文》：『餉，猒也。』窮理，此指味之極。《易・說卦》：『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韓康伯注：『命者生之極，窮理則盡其極也。』此二句言其芬芳濃烈而滿屋可聞，味
美至極且食而不膩。
〔8〕弘，《爾雅・釋詁》：『大也。』郭璞注：『弘者含容之大也。』濟，救助。《爾雅・釋言》：
『濟，成也。』殷，厚。《玉篇》：『殷，大也。』流，延及。《爾雅・釋言》：『流，覃也。覃，延
也。』郭璞注：『皆謂蔓延相被及。』此二句言其德弘大，可救其饑渴，其道豐厚，可延及
貧賤。

〔9〕淬，《方言》：『寒也。』凌，《廣韻》：『冰凌。』越，猶言散發。《玉篇》：『越，逾也。』此六句言若以寒水洗滌，夏窖之冰鎮之，使散發之芬芳收斂，溫潤之汁凝固，握其體柔軟如空，剖其瓜清脆若冰。

此段言瓜之分類、產地、形色、體氣及其道德之美、具體吃法。

思親賦

【題解】

章樵注曰：『機生於吳中，仕西晉洛陽，去鄉社遙邈，又遭時變亂，不克祠祀其親，作賦以述思念之情。』賦抒寫鄉思之情濃鬱，飄零之感日深，父母早逝，鞠養之恩無報，尤其是結尾歎息人生短暫，將同歸于父母之冥途，情深境悲，難以卒讀。賦作時間無載，姜亮夫《陸平原年譜》認為此賦與《愍思賦》同陸雲《歲暮賦》作於同時，即太安元年（公元三〇二）。然前人章樵、今人姜亮夫所言皆與賦內容不合。賦曰『兄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可證其兄在世，其弟尚幼。吳天紀四年（公元二八〇）晉滅吳，其兄晏、景在是年二月被殺。此賦當作於是年前，為機分領父兵，移居金陵後，思親而作。因故鄉昆山在金陵東南，故曰『指南雲以寄款』，非在洛陽而望鄉也。

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一〕之弗營〔1〕。指南雲以寄款〔二〕，望歸風而效誠。年歲俄其聿暮，明星爛而將清〔2〕。迴颸肅以長赴，零雪紛其下積〔3〕。羨纖枝之在幹，悼落葉之去枝〔三〕〔4〕。存〔四〕顧復之遺志〔五〕，感明發之所懷〔5〕。居辭安而厭苦，養引約而摧豐〔6〕。忘天命之晚暮〔六〕，願鞠子之速融〔7〕。兄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違〔8〕。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七〕〔9〕。

【校勘】

〔一〕『蒸嘗』，陸貽典校本作『烝嘗』。

〔二〕『款』，《文集》、《六朝詩集》本並作『欵』，形近而誤。《藝文類聚》卷二十作『枚』。

七、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款』，今據改。《藝文類聚》卷二十作『在』。

〔三〕『枝』，《藝文類聚》卷二十作『遺忘』。疑誤。

〔四〕『存』，《藝文類聚》卷二十作『遺志』，感明發之所懷〔5〕。居辭安而厭苦，養引約而摧豐〔6〕。忘天命之晚暮〔六〕，願鞠子之速融〔7〕。兄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違〔8〕。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七〕〔9〕。

〔五〕『遺志』，《藝文類聚》卷二十作『遺忘』。疑誤。

〔六〕『暮』，清鈔本、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慕』。

〔七〕『天步悠長』四句，《古文苑》卷七無。

【注釋】

〔1〕章樵注：『井社植桑梓以爲表識。悠曠，言隔遠也。蒸嘗，謂四時。』蒸嘗，四時之祭祀。《爾雅・釋詁上》：『蒸嘗，祭也。』郭璞注：『四時祭名也。』潘岳《寡婦賦》：『奉蒸嘗以效順兮，供灑掃以彌載。』善注：『《禮記》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蒸。』《小雅・黍苗》：『肅肅謝功，召伯營之。』鄭玄箋：『營，治也。』此二句言悲故鄉之遙遠，愧不能四時祭祀先祖。

〔2〕章樵注：『身寓洛陽，而親之墳墓在吳中，思因風雲之便，以寄吾誠敬，由歲至暮，自夕至明，風雲變態不常，卒無可以寄吾情者。』款，情深也。《說文》：『款，意有所欲也。』誠，情眞也。《說文》：『誠，信也。』俄，頃刻之間。《說文》：『俄，頃也。』聿暮，歲莫暮。《詩・唐風・蟋蟀》：『蟋蟀在堂，歲聿其莫。』毛詩傳：『聿，遂，除去也。』明星爛，《詩・鄭風・女曰雞鳴》：『子興視夜，明星有爛。』毛詩傳：『言小星已不見也。』鄭玄箋：『明星尚爛然，蚤於別色時。』清，天清。言天明也。此四句言指南方之雲而寄其深情，望故鄉之風而獻其歸思。然而歲忽至暮，夜將至明，卻思歸而不得。

〔3〕迴颸，回風。《楚辭・惜誓》：『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颸乎尚羊。』王逸注：『臨見楚國之中衆人貪佞，故託回風遠行遊戲也。』迴，同回。肅，急也。《禮記・月令》：『肅，儼急之言也。』頹，下墜。《楚辭・九章・悲

回風》：『歲忽忽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至。』洪興祖補注：『頹，下墜也。』此二句言回風飄急而長逝，飛雪飄零而墜落。謂其託風雲以寄其情，亦不可得也。

〔4〕章樵注：『此二句言羨慕他人如纖枝之在幹，哀傷自己猶落葉之飄零。

〔5〕章樵注：『《詩》：顧我復我，欲報之德。又《詩》：明發不寐，有懷二人。』顧復，養育之恩。《詩・小雅・蓼莪》：『顧，旋視也。復，反覆也。』明發之所懷，指『明發』詩所表達的思念父母之情。明發，從夕至明。《詩・小雅・小宛》：『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毛詩箋：『明發，發夕至明。』此二句言心存父母養育之遺情，日夜思念，無可釋懷。

〔6〕居辭安，言居不安逸。《左傳・襄公十一年》：『《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厭，飫也。』引，長久。《書・洛誥》：『萬年厭於乃德，殷乃引考。』孔安國傳：『厭，飫也。』引，長久。』孔安國傳：『能長養民，長安民。』養約，即梓材》：『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佚辟。』孔安國傳：『能長養民，長安民。』養約生。言未盡孝道也。《潛夫論・務本》：『養生順志，所以爲孝也。今多違志，以儉養約生以待終。』摧，折。《玉篇》：『摧，挫也，折也。』摧豐，猶言不豐厚。此二句言父母生前居不安逸，飽嘗辛苦；父母早逝，子未盡孝道、未得厚養。

〔7〕天命，天賜之性命，猶天年。《汲冢周書・史記解》：『弱小在彊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

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孔晁注：『無天命，命在彊壯者也。知命則大，不知命則足以亡矣。』鞠子，稚子。《書・康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孔安國傳：『爲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融，長大。《爾雅・釋詁上》：『融，長也。』《方言》：『宋衞荆吳之間曰融。』此二句言父母忘其天年已近遲暮，希望稚子迅速成人。

〔8〕章樵注：『《晉書》：陸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爲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有惠政。言兄弟才美相映，所恨成就之晚，不及奉養其慈親，猶曾子得祿三千鍾而悲也。』兄，指晏、景、玄。其《與弟清河雲》詩曰：『篤生三昆，克明克俊。』瓊芳，瓊玉之芬芳；蕙茂，蕙草之茂盛，皆喻其高潔。《楚辭・九歌・東皇太一》：『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王逸注：『瓊，玉枝也。』良注：『蕙蘭，皆香草也。』瑰姿，美質。傅毅《舞賦》：『軼態橫出，瑰姿譎起。』善注：『瑰，美也。』就，成就。『就，成也。』慈，父母之慈愛。《禮記・禮運》：『父慈子孝，兄良弟弟。』慈景，父母之身影，代慈父。先違，猶言去世。《說文》：『違，離也。』此四句言吾兄如瓊玉之高潔，蕙草之茂盛；吾弟如蘭花之初發，美玉之含輝。感慨我美質尚未成就，痛惜慈父已經棄世。

〔9〕天步，天之運行。《詩・小雅・白華》：『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毛詩傳：『步，行。』人道，猶言人生。《禮記・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異途同歸，即殊途同歸。《易・繫辭

下》：『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此四句言天道悠長，人生苦短，今雖陰陽殊途，無論早遲，亦將同歸。此苦極之言，非謂其老也。

【集評】

〔明〕楊慎《升菴詩話》卷七：詩人所用『南雲』字，不知所出，或以為江總『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雁來』為始，非也。陸機《思親賦》云：『指南雲以寄欽，望歸風而效誠。』陸雲《九愍》云：『眷南雲以興悲，蒙東雨而涕零。』蓋又先于江總矣。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二十六：《思親賦》：陸士衡『悲桑梓之久曠，愧蒸嘗之弗營』，因作此賦。

陸士衡文集校注卷二

賦二

遂志賦（並序）

【題解】

此賦蓋以明道述志。序列前賢諸家賦作評價前賦之情感風格，闡明『窮達情變』之理，既叙述賦之言志傳統，言己作賦之由；又簡要國之鴻業，表達自己無法追蹤前賢，重振家風之愧疚。然理道多變，或君臣遇合，際會風雲，或忠而見謗，終至隕首。人生禍福難期，自己所能為者惟性隨物變，内方外圓，效前賢，求誠信，窮達進退，唯命而已。賦所作年已不可考，從内容看，當是在機入洛求宦、尚未聞達之時，時間或為太康十年（公元二八九），或稍後。

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1〕。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

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玄》，蔡邕《玄表》，張叔《玄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泛濫，《哀系》俗而時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練而和〔一〕惠〔2〕。欲麗前人，而優遊清典，漏〔二〕幽通矣〔3〕。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怨矣〔4〕。崔、蔡沖虛溫敏，雅人之屬也〔5〕。衍抑揚頓挫，怨之徒也〔6〕。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為情變乎〔7〕！余備託作者之末，聊復用心焉〔8〕。

【校勘】

〔一〕「和」，《藝文類聚》卷二十六作「何」，汪紹楹校曰：「疑當作陋。」汪說非。漏者有隱微之意，「漏幽」句意謂其意隱微，通於神明者也。作「陋」則不可解。

清鈔本亦作「何」。

〔二〕「漏」，《藝文類聚》卷二十六汪紹楹校曰：『《集》作和。』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

【注釋】

〔1〕作詩，疑為作賦之誤。《後漢書・崔駰傳》：『時，篆兄發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及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

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曰《慰志》。』明道述志，蓋指《慰志賦》也。

〔2〕簡，省淨，簡約。《釋名・釋言語》：『簡，省也。』簡而有情，言簡約而有情志。壯，《爾雅・釋詁》：『大也。』泛濫，大水橫溢。《孟子・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氾，同泛。壯而泛濫，喻文辭壯麗而繁縟。靡，纖細華美。《方言》卷一：『東齊言布帛之細者曰綾，秦晉曰靡。』郭璞注：『靡，細好也。』俗而時靡，謂適合世俗而綺靡。素，素樸。《釋名・釋綵帛》：『素，樸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加巧飾也。』又物不加飾，皆自謂之素，此色然也。』雅而微素，言文辭典雅而稍顯質樸。精練，錘煉。王濟《四子講德論》：『精練藏於鑛樸，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善注：『精，練金也，金百練不耗，故曰精練也。』和，音節和諧。《禮記・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惠，《爾雅・釋言》：『順也。』精練而和惠，言文辭簡練而音節和諧。

〔3〕優游，從容柔順。《禮記・儒行》：『忠信之美，優遊之法。』鄭玄注：『優遊，寬仁之貌也。』清典，清麗典雅。《文心雕龍・明詩》：『至於張衡《怨篇》，清典可味。』漏，隱微也。《大雅・抑》：『相在爾室，尚不媿於屋漏。』鄭玄箋：『漏，隱也。』幽通，意謂通於神明。班固《幽通賦》善注曰：『《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賦云：覩

幽人之髣髴。然幽通，謂與神遇也。』

〔4〕彬彬，文質兼備。《論語・雍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晏《集解》：『苞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切，急迫。《論語・子張》：『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皇侃疏：『切，猶急也。』絞，偏激。《論語・泰伯》：『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邢昺疏：『絞，絞切也。』正人之曲為直，若好直不好學，則失於譏刺太切。』怨，恨，怒。《說文》：『怨，恚也。』哀而不怒，謂辭有哀情而不怒。

〔5〕沖虛，玄虛。王儉《褚淵碑文》：『亮采王室，每懷沖虛之道。』善注：『《老子》曰：大盈若沖。《字林》曰：沖，猶虛也。』濟注：『沖虛，謂虛懷接士也。』溫敏，平和達理。顏延年《陽給事誄》：『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拳猛沈毅，溫敏肅良。』濟注：『溫，和。敏，達。』

〔6〕抑揚頓挫，形容高低停折、和諧而有節奏。《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四《明皇雜錄》：『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尚存故態。』

〔7〕窮達，窮指困厄而不得志；達指顯赫而行其道。《孟子・盡心上》：『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趙岐注：『人不得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聲為情變，謂聲音隨情之變化而變化。

〔8〕備，謙辭，猶今之充數也。《左傳・哀公十五年》：『寡君使蓋備使，吊君之下吏。』杜預注：『備，猶副也。』聊，願，又姑且。《詩・邶風・泉水》：『孌彼諸姬，聊與之謀。』毛詩

傳：『聊，願也。』鄭玄箋：『聊，且畧之辭。』用心，指用心於文而明道述志。

武定鼎於洛汭，胡受瑞於汝墳〔1〕。繇鳴鳳於百祀，啓敬仲乎方震〔2〕。苟天光之所照〔一〕，豈舜族之必陳〔3〕。禰八葉而松茂，舞《九韶》乎降神〔5〕。系姜叟於海曲，表滄流於東鄰〔4〕。〔二〕遠震〔6〕。仰前蹤之緜邈，豈孤人之能冑〔7〕。匪世祿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搆〔8〕。理或睽而後合，道有夷而弗順〔9〕。傅棲巖而神交，伊荷鼎以自進〔10〕。蕭綢繆於豐沛，故攀龍而先躍〔11〕。陳頓委〔三〕於楚魏，亦凌霄以自濯〔12〕。伍被刑而伏劒，魏和戎而擁樂〔13〕。彼殊塗而並致，此同川而偏溺〔14〕。禍無景而易逢，福有時而難學〔15〕。惟萬物之運動，雖紛糾〔四〕而相襲〔16〕。隨性類以曲成，故圓行而方立〔17〕。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程〔五〕〔18〕。擬遺跡於成軌，詠新曲於故聲〔19〕。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20〕。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21〕。

【校勘】

〔一〕『照』，《藝文類聚》卷二十六作『炤』。古二字通。

〔二〕『於』，《藝文類聚》卷二十六、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並作『以』。

〔三〕『頓委』，《藝文類聚》卷二十六作『傾覆』。

〔四〕『紛糾』，《藝文類聚》卷二十六作『紛糺』。

〔五〕『程』，《藝文類聚》卷二十六作『呈』。

【注釋】

〔1〕定鼎，猶建都。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向注：『定鼎，猶定天下也。』洛汭，洛水入黄河處，在今河南。《書·禹貢》：『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孔安國傳：『洛汭，洛入河處。』武定鼎於洛汭，武當為成。定都于洛是成王，而非武王。《竹書紀年·幽王》：『武王滅殷，歲在庚寅。二十四年，歲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徐文靖箋：『滅，當作伐。庚寅，蓋武王十一年也。是年，周始伐殷，明年十二年辛卯滅殷。十五年甲寅始遷鼎洛邑，後二年王崩，無二十四年。又定鼎當作遷鼎，成王十八年始如洛邑定鼎。』胡，指胡公。《史記·陳杞世家》：『陳胡公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嬀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嬀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為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於周武王克殷紂，乃

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受瑞，受其符信。沈昭《齊故安陸王碑文》：『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善注：『《周禮》曰：典瑞掌玉瑞。鄭玄曰：人執曰瑞。瑞，猶符信也。』胡受瑞，即胡公受武王之封於陳。汝墳，即汝水，在陳境內。《詩·周南·汝墳》：『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毛詩傳：『汝，水名也。墳，大防也。』又《山海經·海內東經》：『汝水出天息山，在梁勉鄉西南，入淮極西北。』郭璞注：『今汝水出南陽縣大孟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此二句言武王在洛水定都，胡公被封為汝水。

〔2〕繇，卦兆辭。《左傳·閔公二年》：『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杜預注：『繇，卦兆之占辭。』鳴鳳，即鳳凰和鳴之意。《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於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楊伯峻注：『疑鳳皇於飛，和鳴鏘鏘兩句是卜書之辭，有嬀之後以下數句，則為占者之辭，然相互葉韻。』百祀，指宗廟之祭祀。厲公失國，敬仲逃於齊，後其子孫在齊得國，故曰祀。又周王畿有百縣，故曰百祀。《禮記·檀弓下》：『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鄭玄注：『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又《呂氏春秋·季冬紀》：『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高誘注：『周制：天子畿方千里之內，分為百縣。』啓，開啓。《書·太甲上》：『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孔安國傳：『旁非一方，美

士曰彥，開道後人。』敬仲，陳厲公之子，完乃其字，一曰完乃其謚號。《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方震，《說文》作『娠』，懷孕也。《左傳・昭公元年》：『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杜預注：『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爲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此二句言陳雖失國，正因生育敬仲，開啓後世宗廟之祭祀，應驗『鳴鳳』卦兆之辭。

〔3〕天光，日光。《左傳・莊公二十二年》：『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舜族，陳之立國于胡公，胡公乃舜之後，故曰舜族。《史記・陳杞世家》：『陳胡公者，虞帝舜之後也。』此二句言若得其天時，即使非為舜族，亦可立陳。

〔4〕厭，祭祀使饜足也。《禮記・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鄭玄注：『言祭祀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玉篇》：『厭，飫也。』禋祀，祭祀。《詩・小雅・大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鄭玄箋：『禋，潔祀也。』故墟，猶言故國。《史記・陳杞世家》：『陳胡公者，虞帝舜後也。……至於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陳之胡公受封於陳，乃復其舜子商的舊國，故言。饗，祭獻。《禮記・月令》：『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鄭玄箋：『饗，獻也。』禴，同礿。《爾雅・釋天》：『夏祭曰礿。』東鄰，指祭祀之所。《易・既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

禴祭，實受其福。』王弼注：『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皆濟矣。將何爲焉？其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脩德，故沼沚之毛，蘋繁之菜，可羞於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此二句言虔誠祭祀於所復之故國，以盛大之祭祀而求福祉。

〔5〕禰，父廟。《周禮·春官·甸祝》：『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鄭玄注：『禰，父廟也。』此指祭祀宗廟。業，世。《詩·周頌·長發》：『昔在中葉，有震且業。』毛詩傳：『葉，世也。』據《史記·左傳·莊公二十二年》：『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與之京。』田敬仲完世家》載：陳失國，敬仲逃於齊，至其七世孫田成子常殺齊簡公而立平公，據其相，後代在位則八世，故曰八葉。九韶，舜時祭祀之樂。《淮南子·氾論訓》：『夏后氏祭於闇，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護》，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此二句言至八世而立宗廟祭祀，子孫如松之茂；歌舞《九韶》而使神降臨。

〔6〕系，繼。張衡《東京賦》：『雖系以頹牆塡壍，亂以收罝解罘。』薛綜注：『系，繼也。』姜叟，太公呂望。蘇軾《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磻溪，宿號》：『欲向磻溪問姜叟，僕夫屢報門標傾。』趙彦材注：『姜叟，太公也。呂望本姜姓。』海曲，指齊。《禮記·檀弓上》：『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鄭玄注：『齊，太公受封。……齊曰營

丘。』營丘在今淄博市，臨海，故曰海曲。士衡《齊謳行》有『營丘負海曲』之言。表，風範，標準。《淮南子・本經訓》：『戴員履方，抱表懷繩。』許愼注：『表，正也。』滄流，滄海。孫楚《為石仲容與孫皓書》：『外通南國，乘桴滄流。』濟注：『滄，海也。』此二句言繼之以太公封於齊，其風範威震於邊遠之海曲。

〔7〕前蹤，前軌，猶言前人之遺風。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弄杼不成藻，聳轡驚前蹤。』善注：『王逸《楚辭注》曰：蹤，軌也。』緜邈，緜遠。李白《贈嵩山焦鍊師》：『霓裳何飄颻，鳳吹轉緜邈。』蕭士贇注：『王逸《楚詞註》：緜緜，細微之意。又曰：邈，遠也。』緜，同緲。《禮記・玉藻》：『小國之君曰孤。』胄，後裔，引爲繼承。

〔8〕世祿，世代享其俸祿。《尚書・畢命》：『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孔安國傳：『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堂，《說文》：『殿也，正寢曰堂。』茲堂，此喻顯赫之家世。構，同構，營造。《韓非子・五蠹》：『搆木為巢，以避羣害。』此二句言非我敢懷世代之俸祿，只感傷我顯赫之家世不可重振。

〔9〕睽，乖離。《易・序卦》：『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夷，《說文》：『平也。』有乖離而後相合，道有平坦亦有不順。

〔10〕傅，即傅說，殷相。沈約《宋書・恩倖傳論》：『太公起爲周師，傅說去爲殷相。』善注：『《尚

書》曰：高宗夢得説，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説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巖，傅巖，地名。武丁舉説以為相，以地名為其姓，號傅説。神交，高宗因夢而得傅説，故曰。伊，即伊尹，商湯臣，名摯。《淮南子・脩務訓》：『伊尹負鼎而干湯。』許慎注：『伊尹處於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湯。欲其諷陰陽，行其道。詩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此二句言傅説棲息于傅巖，因夢而自薦。

〔11〕蕭，即蕭何，漢沛人，劉邦之重要謀臣，助劉邦而得天下。事見《史記・蕭相國世家》。綢繆，緊密纏繞。《詩・邶風・鴟鴞》：『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鄭玄箋：『綢繆，猶纏綿也。此鴟鴞自説作巢至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也。』此喻運籌，籌畫。豐沛，即沛縣，秦置，為泗水郡治。漢改泗水郡為沛郡，移郡治於相，故址在今安徽省濉溪縣西北。蕭何、劉邦均為沛人。攀龍，攀附龍鱗，喻攀附帝王以建立功業。《後漢紀・光武皇帝紀》：『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此二句言蕭何輔弼劉邦運籌於豐沛，故其攀附龍鱗而先成大業。

〔12〕陳，即陳涉，秦末農民起義領袖，起兵而亡秦。事見《史記・陳涉世家》。頓委，困頓。杜牧《罪言》：『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猖熾。』楚魏，偏義複詞，即楚也。陳涉起兵大澤，稱大楚，後立為王，號為張楚。凌霄，升天。郭璞《遊僊詩》：『放情凌霄外，

嚼蘂揖飛泉。』翰注：『霄，天也。』凌，歷，升。《管子・兵法》：『凌山阮，不待鉤梯；歷水谷，不須舟楫。』房玄齡注：『歷，謂凌歷而度。』此喻位極于王。濯，猶濯濯，光明。《詩・大雅・崧高》：『四牡蹻蹻，鉤膺濯濯。』毛詩傳：『濯濯，光明也。』此二句言陳涉雖終困頓于張楚，然亦位極于王，光照天下。

〔13〕伍，指伍子胥，名員。春秋楚人。父奢兄尚，為楚平王所殺，子胥奔吳，封于申地，故稱申胥，與孫武共佐吳王闔閭伐楚，五戰入郢，掘平王墓，鞭屍三百。吳王夫差敗越，越請和，子胥諫不從。夫差信伯嚭讒，迫子胥伏劍自殺。夫差終亦亡國。事見《國語・吳語》、《史記・伍子胥傳》。魏，即魏絳，春秋時晉國大夫，因教晉悼公和戎而得賜女樂、歌鍾，與悼公共樂。《國語・晉語》：『（悼公）十二年公伐鄭軍於蕭魚，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及寶鑄、輅車十五乘。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翟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此二句言伍員父兄遭楚刑戮而入吳，終至於伏劍自殺；魏絳勸悼公和戎而強國，遂與悼公同樂。而溺斃強國；伍員與夫差，全吳之意相同卻傾側無影卻易於遭逢，福祉有時而難以覺悟。

〔14〕此二句言魏絳與悼公，治國之途雖殊而同致於強國；伍員與夫差，全吳之意相同卻傾側

〔15〕景，日影。《說文》：『景，光也。』學，覺悟，明白。《說文》：『學，覺悟也。』此二句言災禍

〔16〕紛糾，雜亂交錯。左思《蜀都賦》：『岡巒糾紛，觸石吐雲。』濟注：『糾紛，雜亂也。』此二句言萬物運行動靜，雖雜亂交錯，卻禍福相因。

〔17〕類，《爾雅・釋詁》：『善也。』曲成，順應萬物之變化。《易・繫辭上》：『曲成者，乘變以應物，不係一方者也。則物宜得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韓康伯注：『範圍天地之化而矣。』圓，圓通，靈活。方，方正，正直。《鹽鐵論・論儒》：『孔子能方不能圓。』圓行，猶言圓通行事。方立，猶言正直立身。此二句言隨其性情之善，而順應萬物之變，故圓通行事，而立身正直。

〔18〕要，求。《孟子・告子上》：『脩其天爵，以要人爵。』趙岐注：『要，求也。』信心，誠信之心。潘岳《夏侯常侍誄》：『事君直道，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善注：『又子夏曰：與朋信心。』善注：『《鶡冠子》曰：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善注：『委，委隨也。』援，援引。《說文》：『援，引也。』前修，前賢。《楚辭・離騷》：『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王逸注：『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脩，同修。自程，自我之準則、法度。韓愈《毛穎傳》：『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此二句言行為求其誠信，聽任其命運，援引前賢，而作為自我之準則。

〔19〕擬，效仿。《文心雕龍・辨騷》：『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錶。』成軌，成法。劉知幾《史

通・載文》：『此皆言成軌。則為世寶鏡。』軌，《正韻》：『法也，則也。』此賢之遺跡，而作為成法；在舊聲之中，追求創新。

〔20〕窮達，困厄與顯赫。曹植《豫章行》：『窮達難豫圖，禍福信亦然。』此二句言聽任命運困厄與顯赫，而定其去留；進則出仕，退則歸隱。

〔21〕庶，希冀之詞。《詩・檜風・素冠》：『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毛詩傳：『庶，幸也。』渝，《爾雅・釋言》：『變也。』耿介，正直守志而不趨時。《楚辭・九辯》：『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王逸注：『執節守度，不枉傾也。』此二句言希冀此言永不改變，懷抱耿介之志而成名。

【集評】

〔清〕吳景旭《歷代詩話》卷十九：自馮衍有《顯志賦》，而劉楨之《遂志》，丁儀之《厲志》，韋誕之《叙志》，棗據之《表志》，曹攄之《述志》，陸機之《遂志》，梁元帝之《言志》，諸賦出矣。

懷土賦（並序）

【題解】

此賦抒發其離鄉適洛的鄉思。悲悼雙親之逝，感歎行役之苦，觸物而生之鄉情，纏繞回

環，淒惻動人。賦作具體時間雖史無明載，然全賦雖有深摯之鄉思，卻無宦海風波之歎，與後期詩賦有異，故雖曰『去家漸久』，實是適洛未久也。姜亮夫《陸平原年譜》：「本文情思，與上《行思》一賦蓋情調相同而寫法分兩面。上文即景生情，情依景起。本文則就故鄉景物，與新邑行色，兩相糾結，較量情愫，因以成文。蓋當為一時之作。……序中言去家漸久，與《行思賦》同次於此。」然姜據《行思賦》「眇四載而遠期」之「嗟逝官之未久，年荏苒而歷茲」同，故與上賦同次於此。」然姜據《行思賦》「眇四載而遠期」而定為元康三年，則未是。機賦記年均非周年，故當為元康二年（公元二九二）為是。

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1]？水泉草木，咸足悲焉[2]。故述斯賦。

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2]。故述斯賦。

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丘墟[3]。遵黃川以葺宇，被蒼林而卜居[4]。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沒之何速[5]。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6]。眇縣邈而莫覿，徒佇立其焉屬[7]。感亡景於存物[一]，惋隤年於拱木[8]。悲顧盼[二]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9]。留茲情於江介，寄瘁貌於河曲[10]。玩通川以悠想，撫征轡[三]而躑躅[11]。伊命駕[四]之徒勤，慘

歸途之良難〔12〕。愍棲鳥〔五〕於南枝，吊離禽於別山〔13〕。念庭樹以悟懷，憶路草而解顏〔14〕。甘堇荼於飴茈〔六〕，緯〔七〕蕭艾其如蘭〔15〕。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16〕。

【校勘】

〔一〕『物』，《文集》作『沒』，意扞格難解。《藝文類聚》卷二十六、小萬卷樓叢書本、清鈔本並作『旳』。

〔二〕『盼』，《藝文類聚》卷二十六作『歸途』。

〔三〕『征轡』，《藝文類聚》卷二十六作『蹢躅』。

〔四〕『命駕』，《藝文類聚》卷二十六作『鳥』。或形近而誤。《古詩・行行重行行》：『胡馬悲北風，越鳥巢南枝。』可證。《藝文類聚》卷二十六作『鳥』，今據改。

〔五〕『鳥』，《文集》作『烏』。

〔六〕『茈』，《七十二家集》本作『茝』。

〔七〕『緯』，《七十二家集》本作『締』。

【注釋】

〔1〕懷土，懷鄉之情。《論語・里仁》：『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何晏《集解》：『孔安國傳：重遷也。』彌，《廣韻》：『益也。』篤，深厚。《詩・唐風・椒聊》：『彼其之子，碩大且

篤。』毛詩傳：『篤，厚也。』殷，盛。《說文》：『作樂之盛稱殷。』

〔2〕曲街，謝朓《思歸賦》：『思雖曲街之委，陋猶寤寐而見之。』委巷，《禮記·檀公上》：『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鄭玄注：『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爲也。』曲折之街巷。岡，無。《書·大禹謨》：『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孔安國傳：『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

〔3〕沃衍，土地平坦肥美。《呂氏春秋·愛類》：『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衍，美。《詩·小雅·伐木》：『伐木於阪，釃酒有衍。』毛詩傳：『衍，美貌。』丘墟，山丘空曠。《玉篇》：『丘，土高曰丘。』又『虛，今作墟，空也。』此二句言背離土地肥美的故國，到達山丘空曠的新都。

〔4〕遵，《說文》：『循也。』黃川，黃河。士衡《行思賦》：『浮黃川之裔裔。』亦指此也。葺宇，構建屋宇。謝靈運《過始寧墅》：『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良注：『葺，構。』此謂行役臨時所建之屋宇。被，覆蓋。《釋名·釋衣服》：『被，被也，被覆人也。』卜居，選擇居處。王逸《卜居》序曰：『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己居世，何所宜行。異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此二句言沿黃河而行，覆蒼林而居，選擇構建臨時居處。

〔5〕悼，憂傷。《詩·邶風·終風》：『謔浪笑傲，中心是悼。』鄭玄箋：『悼者，傷其如是。』孤生，父母已亡，故曰。晏，《玉篇》：『晚也。』此二句言憂傷自己歲月已晚，遺恨雙親去世

何早。

〔6〕排，謂排闔也。《禮記・少儀》：『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孔穎達疏：『闔，謂門扇。謂排推門扇。』遺塵，遺跡，遺風。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思所以克播遺塵，敞之穹壤。』善注：『《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曹植《露盤頌》曰：敞之天壤，以顯元功。』銑注：『言使遺塵之聲與天地同敞。』此二句言推開空房，久懷雙親，追憶遺風，如玉之美。

〔7〕眇，渺茫。《正韻》：『眇，微也，細也，末也。』緜邈，遠也。見《遂志賦》注。覿，《說文》：『遇見也。』此二句言生死殊隔，渺茫遙遠而不可見，徒然佇立而不知其歸屬。

〔8〕惋，悵恨，歎息。《戰國策・秦策二》：『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鮑彪注：『惋，猶恨。』隤年，猶言隕落之年。《說文》：『隤，下墜也。』拱木，言墓木已粗大，喻去世已久。《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杜預注：『合手曰拱。』此二句言感歎遺物猶存，人影不在，悵恨隕落有年，墓木已拱。

〔9〕顧盼，眷顧，眷念。《後漢紀・光武皇帝紀》：『臣本諸生，遇受命之會，過蒙顧盼，充備行伍，班大將爵。』盼，同盼。俯仰，意謂進止合於天地之道。陸賈《新語・愼微》：『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此二句雙親在世，對自己眷顧有加，而今已成孤生，只能自慮其進止合於天地之道，以求自保，故生悲矣。

〔10〕江介，江岸。《楚辭・九章・哀郢》：『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洪興祖補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曹子建詩云：江介多悲風。注云：介，間也。』悴貌，憔悴之容顏。《廣韻》：『瘁，病也。』河曲，黃河曲折之處。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時駕而遊，北遵河曲。』此二句言遺思親之情於故鄉之江岸，寄憔悴容顏於黃河之水曲。

〔11〕玩，此指弄舟。《說文》：『玩，弄也。』通川，大川。司馬相如《上林賦》：『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善注：『言醴泉於室中涌出，而通流為川。』悠，思。《詩・周南・關雎》：『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毛詩傳：『悠，思也。』撫，《廣韻》：『持也。』《說文》：『轡，馬轡也。』躑躅，徘徊不進貌。《詩・周南・關雎》：『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于上，智士鬱伊於下。』李賢注：『鬱伊，不申之貌。』命駕，受命出征。《左傳・哀公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曰：「……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勤，苦。《法言・先知》：『或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李軌注：『勤，苦。』此二句言受命出征，徒有勤苦，心情鬱結不舒；故見鳥巢南枝而悲也。吊，憂傷。《詩・檜風・匪風》：『顧瞻周道，中心吊兮。』

〔13〕愍，《廣韻》：『悲也，憐也。』南枝，《古詩・行行重行行》：『胡馬悲北風，越鳥巢南枝。』士衡吳人，故鄉難歸，內心淒慘。

朱熹《詩集傳》：『吊，亦傷也。』此二句言悲憐飛鳥棲于南枝，憂傷離禽止於他山。喻己身居異鄉。

〔14〕悟，《說文》：『覺也。』解顏，開顏。陶淵明《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解顏勸農人。』此二句言想起故園庭院之樹，而心情釋然，回憶家鄉小路之草，亦笑逐顏開。以思念故園景物而心情快樂，反襯其鄉思之苦也。

〔15〕甘，《說文》：『美也。』堇荼，泛指苦菜。《詩·大雅·緜》：『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毛詩傳：『堇，菜也。荼，苦菜也。』又《詩·邶風·谷風》：『誰謂荼苦，其甘如薺。』飴，飴糖。《說文》：『緯，圍也。』《後漢書·劉玄傳》：『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人野澤，掘鳧茈而食之。』緯，圍繞。《釋名·釋典藝》：『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蕭艾，香蒿，一種賤草。《楚辭·離騷》：『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洪興祖補注：『顏師古云：《齊書》太祖云：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詩》云「彼采蕭兮，彼采艾兮」是也。……蕭艾，賤草，以喻不肖。』此二句言故鄉之堇荼亦為美味，其甘如薺，故鄉之蕭艾可為佩飾，其香如蘭。以對故園草木之特殊情感，以明其鄉情之濃也。

〔16〕此二句言睡眠時，其神何時不夢回故園，睡醒時，其人何時不言鄉情。

【集評】

〔明〕顧大典《懷故園賦（並序）》：昔庾信賦《小園》，『眷長林而偃息』，陸機賦《懷土》，『撫

行思賦

【題解】

此賦由洛赴假歸吳之所作。先敘述離洛途中，言『遙遙』、『裔裔』、『悠遠』，乃見其思鄉之情切。再描摹途中所見之景，涼風淫雨，見其情悲；禽鳥歸林，寫其歸思。最後極言其歸鄉之情深，然詩人飽經覆國亡家之痛，『途愈近而思深』，非止思鄉，亦含『近鄉情更怯』之意，故而感慨歎息而不怡也。寥寥數語，行文頗見曲折，情思亦為複雜。

賦云『眇四載而遠期』，可知此賦所作蓋士衡與弟入洛之四年。《晉書·陸機傳》曰：『年二十而吳滅，……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士衡于太康十年（公元二八九）入洛，既為四載，當為元康二年（公元二九二）秋。而此賦題為『行思』，賦中又謂『孰歸寧之弗樂，獨抱感而弗怡』，亦可知賦作於離洛歸寧途中。金濤聲《陸機集》《思歸賦序》『余牽役京室，去家四載』云云，或為此賦之序，後有脫文，《太平御覽》誤題《歸思賦》之序，金氏亦襲其誤。

背洛浦之遥遥，浮黄川之裔裔。遵河曲以悠遠，觀通流之所

會〔1〕。啓石門而東縈，沿汴渠其如帶〔2〕。託飄風之習習，冒沉雲之藹藹〔3〕。商秋肅其發節，玄雲霈而垂陰〔4〕。涼風〔一〕淒其薄體，零雨鬱而下淫〔5〕。覩川禽之遵渚，看山鳥之歸林〔6〕。揮清波以濯羽，翳〔二〕綠葉而弄音〔7〕。行彌久而情勞，途愈近而思深〔8〕。羨品物以獨感，悲綢繆而在心〔9〕。嗟逝官之未久〔三〕，年荏苒而歷茲〔10〕。越河山而託景，眇四載而遠期〔11〕。孰歸寧之弗樂，獨抱感而弗怡〔12〕。

【校勘】

〔一〕「風」，《藝文類聚》卷二十七、影宋鈔本並作「氣」。

〔二〕「翳」，《文集》、《六朝詩集》本作「藏」。《藝文類聚》卷二十七、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翳」，今據改。

〔三〕「逝官」，《藝文類聚》卷二十七作「逝宦」。錢培名《札記》曰：「「逝官」不可解，疑當作遊宦。」又「未久」，《藝文類聚》卷二十七、《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並作「永久」。

【注釋】

〔1〕洛浦，洛水岸邊。張衡《思玄賦》：「戴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衡注：「浦，涯

也。」遙遙，遙遠。謝靈運《述祖德詩》：「若若歷千載，遙遙播清塵。」良注：「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顏師古注：「若若、遙遙，皆遠也。」裔裔，飛流貌。《漢書・禮樂志》：「裔裔，飛流之貌。」遵，《說文》：「循也。」河曲，黃河曲折之處。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時駕而遊，北遵河曲。」通流，大川。《說文》：「川，貫穿通流水也。」此四句言離洛水之岸已遠，浮舟於黃河飛流之上。沿悠遠曲折之黃河，賞大川河流之交會。

〔2〕石門，在今河南鄭州西北。《水經注》卷七：「《述征記》曰：汴河到浚儀而分，汴東注河南流。建寧四年，于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世亦謂之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縈，縈繞。《詩・周南・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毛詩傳：「縈，旋也。」汴渠，即汴河，石門即在汴河之上。《水經注》卷五：「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月彌廣，門閭故處皆在水中。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汳渠……詔景與將作謁者王吳治渠……順帝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渠，咸曰金隄。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渠口。」此二句言開啓石門，河水東流，沿着汴渠，如帶縈繞。

〔3〕託，《說文》：「寄也。」習習，和舒貌。《詩・邶風・谷風》：「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毛詩傳：「習習，和舒貌。」冒，蔽。《漢書・食貨志》：「選舉陵夷，廉恥相冒。」顏師古注：「冒，蔽也。」藹藹，盛多，形容雲濃厚。《楚辭・九歎・逢紛》：「讒夫藹藹而漫著兮，曷其

不舒予情。』王逸注：『藹藹，盛多貌。』此二句言上寄于和舒之飄風，又蔽之以濃濃之沉雲。

〔4〕商秋，即秋。五音之商，五行屬金，配合四時為秋。商音淒厲，與秋肅殺之氣相應，故稱秋為商秋。何晏《景福殿賦》：『結實商秋，敷華青春。』善注：『《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楚。』肅，指風急。《楚辭·七諫·沉江》：『商風肅而害生兮，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注：『商風，西風。肅，急，作肅肅。』發節，季節之始。曹植《閒居賦》：『感陽春之發節，聊輕駕之遠翔。』霈，《玉篇》：『大雨也。』此二句言秋季開始，秋風肅殺，黑雲零雨，陰霾下垂。

〔5〕淒，《玉篇》：『涼也。』薄，迫，猶侵也。《荀子·天倫》：『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楊倞注：『薄，迫也。』鬱，鬱積。《詩·秦風·晨風》：『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毛詩傳：『鬱，積也。』淫，深厚之積水。《周禮·冬官·考工記》：『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鄭玄注：『淫讀爲廞，謂水淤泥上，留著助之爲厚。』此二句言涼風淒冷，侵人人體，零雨鬱積，水積泥上。

〔6〕覩，見。《玉篇》：『覩，古文睹字。』遵渚，指鴻沿洲渚而飛。《詩·豳風·九罭》：『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毛詩傳：『鴻不宜循渚也。』此二句言睹水鳥沿洲渚飛回，見山鳥之歸林，而自己卻歸去無所。因其士衡雙親及兄均已亡，故以『鴻飛遵渚』之典而隱

喻其『公歸無所』之意。

〔7〕揮，振翅而飛。《說文》：『揮，奮也。』濯，洗滌。《詩・大雅・泂酌》：『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毛詩傳：『濯，滌也。』翯，《廣韻》：『鳥肥澤貌。』善注：『《古歌》曰：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此二句言飛鳥翅膀振起清波，洗滌其羽毛，遮蔽于林間綠葉，鳴唱之音優美。

〔8〕彌，《廣韻》：『益也。』勞，勤苦。《爾雅・釋詁》：『勞，勤也。』此二句言行役愈久，鄉情愈苦，而今離鄉之途愈近，思鄉轉深。此賦為士衡離洛歸去之所作，故曰『途愈近而思深』也。

〔9〕羨，羨慕。《淮南子・說林訓》：『臨河而羨魚，不若歸家織網。』許慎注：『羨，願。』品物，自然之物類。《國語・楚語下》：『天子徧祀，羣神品物。』韋昭注：『品物，謂若八蠟所祭貓虎昆蟲之類也。』綢繆，纏綿。《詩・唐風・綢繆》：『綢繆束薪，三星在天。』毛詩傳：『綢繆，猶纏綿也。』此二句言羨慕萬物之有歸，感傷自我之無儔，故內心之悲情纏綿深厚。

〔10〕逝官，去官。因士衡離洛而歸，故曰『逝官』。荏苒，漸漸。張華《勵志詩》：『日歟月歟，荏苒代謝。』濟注：『荏苒，猶漸進也。』歷茲，遇此，猶至此。《楚辭・離騷》：『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王逸注：『歷，逢也。』此二句言嗟歎雖歸鄉去官未久，然而年華

卻在漂泊中荏苒逝去而至今。

〔11〕託景，寄託人生。《雲笈七籤・許邁眞人傳》：「舉也。」眇，渺茫。《正韻》：「眇，微也，細也。」此二句言越黃河山嶺，在漂泊中寄託人生，雖離家四載，卻已覺得度過渺茫而遙遠的歲月。

〔12〕歸寧，歸家問安父母。《詩・周南・葛覃》：「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毛詩傳：「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此謂還鄉。怡，《爾雅・釋言》：「樂也。」此二句言誰會歸去問安父母而不樂呢？獨我感歎而憂傷。雙親已逝，即歸去亦無所問安，故歸鄉亦不樂也。

思歸賦（並序）

【題解】

據序可知，此賦作于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士衡是年冬由吳王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而弟雲則繼任吳王郎中令一職，由「候涼風而警策，指孟冬而為期」句可知，機本與雲相約，待其赴吳之時，一同歸鄉，然因時局混亂，王師外征，機又職典中兵，故在歸鄉途中受詔返洛而不得歸去也。另據陸雲《歲暮賦序》：「余祇役京邑，載離永久。永寧二年春，忝寵北郡，其夏又轉大將軍右司馬於鄴都。自去故鄉，荏苒六年。」由永寧二年（公元三〇二）上推六年即元

康六年（公元二九六），可知此年陸雲曾歸吳。機取急回洛，不得與弟同歸寧，而懷歸之厚，故作此賦。賦寫寒冬由吳（江介）適洛（洛湄）行役之悲，懷人之戚，歸鴻之羨，歲暮風聲之愁，歸寧有時之盼。時序、景物、離思、鄉情交織，使情愈轉愈深，愈轉愈悲矣。

余牽役京室，去家四載〔一〕〔1〕，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羌虜作亂〔二〕〔2〕，王師外征，職典中兵，與聞軍政〔3〕。懼兵革未息，宿願有違，懷歸之思，憤而成篇〔三〕。

節運代序，四時〔四〕相推。寒風肅殺，白露霑衣〔4〕。嗟行邁之彌留，感時逝而懷悲〔5〕。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於洛湄〔五〕〔6〕。彼離思之在人，恆戚戚而無歡〔7〕，悲緣情以自誘，憂觸物而生端〔8〕。晝輟食而發憤，宵假寐而興言〔9〕。羨歸鴻以矯首，挹谷風而如蘭〔10〕。歲靡靡而薄暮，心悠悠而增楚〔11〕。風霏霏而入室，響泠泠而愁予〔六〕〔12〕。既遨遊乎〔七〕川沚，亦改駕乎山林〔13〕。伊我思之沉鬱，愴感物而增深〔14〕。歎隨風而上逝，涕承纓而下尋〔15〕。冀王事之暇豫，庶歸寧之有時〔16〕。候涼

風而警策，指孟冬而為期[17]。顧靈暉之促景，恆立表以望之[18]。

【校勘】

〔一〕金濤聲曰：『「牽役京室，去家四載」二句脫，今據《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四補。』金補誤。士衡與弟太康十年（公元二八九）入洛，離鄉四載，時在元康二年（公元二九二）。是年士衡離洛歸鄉。《歸思賦》作于元康六年冬，『牽役京室，去家四載』之語，於此賦所作時間不合，當為《行思賦》之序，《太平御覽》誤題，而金亦襲此誤也。《藝文類聚》卷二十七、《淵鑑類函》卷三百六、《西晉文紀》卷十五、《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歷代賦彙》外集卷八、清鈔本《六朝詩集》本脫，今據《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四補。姑存之，以遵前例。

〔二〕『羌虞作亂』句，《文集》、《六朝詩集》本均無此二句。姑存之，以遵前例。

〔三〕『憤而成篇』，《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四作『機興憤而成篇』。

〔四〕『時』，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氣』。

〔五〕『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於洛湄』二句，《文選》卷十三《月賦》善注補。

〔六〕『泠泠』，《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泠泠』。又『予』，《藝文類聚》卷二十七、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於』。

〔七〕『乎』，《藝文類聚》卷二十七作『序』。似誤。

【注釋】

〔1〕此二句當為《行思賦序》，誤題此賦。詳見校勘。北地馬蘭羌、廬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張損

〔2〕羌虜作亂，元康六年，匈奴郝散弟度元帥馮翊、北地馬蘭羌、廬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張損死之。馮翊太守歐陽建與度元戰，建敗績。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又為度元所破。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帥齊萬年僭號稱帝，圍涇陽。蓋指此。事見《晉書・惠帝紀》。

〔3〕職典中兵，是年士衡已由吳王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故曰『職典中兵』。

〔4〕序，季節。盧照鄰《七日登樂遊故墓》：『四序周緹縭，三正紀璿耀。』肅殺，意謂酷烈蕭索。張衡《西京賦》：『孟冬作陰，寒風肅殺。』善注：『《禮記》曰：孟秋天氣始肅，仲秋殺氣浸盛。』濟注：『言陰氣始盛，風霜殺草木之時。』此四句言節序運轉更替，四時相互推移，已至寒風蕭索，白露霑衣之季節。

〔5〕行邁，遠行。《詩・王風・黍離》：『行邁靡靡，中心搖搖。』毛詩傳：『邁，行也。』彌留，久留。《書・顧命》：『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玆予審訓命汝。』孔安國傳：『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此二句言嗟歎行役經年，滯留異鄉，感慨時光易逝，而心懷悲傷。

〔6〕音塵，猶音信。謝莊《月賦》：『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銑注：『君子行去，音信復闕，隔絶千里，共此明月而已，千里蓋言君子遠也。』江介，江邊。《楚辭・九章・

哀郢》：『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王逸注：『介，一作界。』洪興祖補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曹子建詩云：江介多悲風。注云：介，間也。』士衡吳人，吳據長江，故曰『絕音塵於江介』。影響，身影與回聲，猶身也。《書·大禹謨》：『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孔安國傳：『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洛湄，水岸。《詩·秦風·蒹葭》：『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毛詩注：『湄，水岸邊。』此二句言故鄉江岸已斷絕我之音信，而今託身于洛水岸邊。

〔7〕恆，《說文》：『常也。』戚，憂傷。《易·離》：『出涕沱若，戚嗟若，吉。』孔穎達疏：『憂傷之深，所以出涕滂沱，憂戚而咨嗟也。』此二句言心存離別思鄉之情，故常憂傷而無歡怡。

〔8〕誘，引發。《玉篇》：『誘，引也。』生端，萌生。《禮記·禮運》：『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端，同耑，萌也。《說文》曰：『耑，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此二句言緣鄉思而引發悲情，因觸物而萌生憂傷。

〔9〕輟食，猶言食不下嚥。輟，《集韻》：『止也。』發憤，抒發憤懣之情。《楚辭·九章·惜誦》：『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王逸注：『憤，懣也。抒，瀉也。言己身雖疲病，猶發憤懣，作此辭賦，陳列利害，瀉己情思，以風諫君也。』假寐，小憩。《詩·小雅·小弁》：『假寐永嘆，維憂用老。』鄭玄箋：『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夜間只可假寐，可見其難寐也。興，早起。《詩·衛風·氓》：『夙興夜寐，靡有朝矣。』鄭玄箋：『無有朝者，常

早起夜臥，非一朝然。』此二句言白日食不下嚥，嗟歎而泄其憤懣，夜間難以成寐，早起即言其思鄉之情。

〔10〕羨，羨慕。《淮南子・說林訓》：『臨河而羨魚，不若歸家織網。』許愼注：『羨，願。』歸鴻，歸鄉之鴻。《詩・豳風・九罭》：『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矯首，舉首。左思《魏都賦》：『雲雀踶薆而矯首，壯翼摛鏤於青霄。』向注：『矯，舉也。』挹，掬。《廣韻》：『挹，酌也。』此二句言舉首望鴻歸去，心生羨慕，掬起山谷之風，因吹向故鄉而如蘭馨香。

〔11〕靡靡，猶遲遲。《詩・王風・黍離》：『行邁靡靡，中心搖搖。』毛詩傳：『靡靡，猶遲遲也。』此二句言舉首望鴻歸去，心生羨慕，掬起山谷之風，因吹向故鄉而如蘭馨香。漸漸，薄，迫。《荀子・天倫》：『薄，迫也。』悠悠，思念貌。《詩・邶風・雄雉》：『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鄭玄箋：『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楚，痛苦。《史記・孝文本紀》：『何其楚痛而不得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此二句言一年漸漸逝去，已近歲終，心存故園之思，更增加痛苦。

〔12〕霏霏，濃密貌。《詩・小雅・采薇》：『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毛詩傳：『霏霏，甚也。』泠泠，清涼。《楚辭・七諫・初放》：『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王逸注：『泠泠，清涼貌。』此二句言寒風淒緊而吹入室中，其聲清泠而使我憂愁。

〔13〕遨遊，戲遊。宋玉《高唐賦》：『其鳴喈喈，當年遨遊。』翰注：『遨遊，戲也。』沚，水中小

洲。《爾雅・釋水》：『小渚曰沚。』此二句言既戲游于水中小洲，又改駕于山林之中。乃詩人為排遣憂愁之舉也。

〔14〕伊，維。《詩・召南・何彼襛矣》：『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毛詩傳：『伊，維。』深刻。蕭綱《上菩提樹頌啓》：『思非沈鬱，不足以光揚盛德。』此指深厚鬱結。沈，同沉。愴，《說文》：『傷也。』此二句言因我鄉思深厚鬱結，故感於物而加深悽愴之情。

〔15〕纓，繫於頷下之帽帶。《左傳・哀公十五年》：『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尋，通淫，漸染。《史記・孝武本紀》：『天子始巡郡縣，侵尋于泰山矣。』司馬貞《索隱》：『侵尋，即浸淫也。……小顏曰：「浸淫，漸染之意。」蓋尋、淫聲相近，假借用耳。』此二句言歎息之聲隨風而飄上空中，眼淚沿着帽纓而漸漸向下浸染。

〔16〕冀，希望。《左傳・僖公三十三年》：『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暇豫，閑暇快樂。馬融《長笛賦》：『於是游閑公子，暇豫王孫。』善注：『《國語》：優施曰：我教暇豫之事君。韋昭曰：豫，樂也。』此謂閑暇。歸寧，歸家問安父母。《詩・周南・葛覃》：『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毛詩傳：『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士衡父母已亡，無可歸寧，蓋謂還鄉。此二句言希望王事有閑暇之日，庶幾有還鄉之時。

〔17〕警策，勅馬而行。曹植《應詔詩》：『僕夫警策，平路是由。』善注：『《舞賦》曰：僕夫正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此二句言因相約初冬為歸鄉之期，故等涼風一至則

策馬而還。

〔18〕靈輝，日。士衡《演連珠》翰注：『靈輝，日也。』。促景，指日影移動之急促。弟劉常侍》：『遠心惜近路，促景怨長情。』表，古代測日影之杆。《史記・司馬穰苴列傳》：『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此二句言希望日影急促西移，常立測影之杆而望日光移動。蓋盼歸期之迅速來臨也。

愍思賦（並序）

【題解】

陸雲《歲暮賦》序曰：『余祇役京邑，載離永久。永寧二年春，忝寵北郡，其夏又轉大將軍右司馬於鄴都。自去故鄉，荏苒六年。惟姑與姊，仍見背棄。銜痛萬里，哀思傷毒。』由此可知，陸雲之賦作於永寧二年（公元三〇二）。是年，其姑與姊相繼去世，士衡之賦蓋悼傷其姊早逝之悲，亦當作於是年。『愍思』，痛苦之思也。時序遷轉，衰年將至，而伯姊已逝，更增加生命短促之感。如向秀之《思舊賦》，文愈短而愈顯得悲情嗚咽吞吐，難以訴說。

予屢抱孔懷之痛，而奄復喪同生姊〔一〕〔1〕，銜恤哀傷，一載之間，而

喪制便過，故作此賦，以紓慘惻之感〔2〕。

時方至其倏忽〔一〕，歲既去其晼晚〔3〕。樂來日之有繼，傷頹年之莫纂〔4〕。覽萬物以澄念，怨伯姊〔二〕之已遠〔5〕，尋遺塵之思長，瞻日月之何短〔6〕！升降乎階際，顧盼〔四〕兮屏營〔7〕。雲承宇兮藹藹，風入室兮泠泠〔五〕〔8〕。僕從為我悲，孤鳥為我鳴〔9〕。

【校勘】

〔一〕『姊』，《文集》、《六朝詩集》本並作『娣』。之已遠，知非妹也。《藝文類聚》三十四、影宋鈔本並作姊，今據改。』金說是。陸貽典校本亦作『姊』。今據改。

〔二〕『倏忽』，《藝文類聚》卷三十四、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並作『儵忽』。

〔三〕『伯姊』，金濤聲曰：『「伯姊」原作伯娣，不可通，《藝文類聚》三十、影宋鈔本並作伯姊，據改。』金說是。《七十二家集》本、清鈔本並作『伯娣』。

〔四〕『盼』，《藝文類聚》卷三十四、清鈔本作『眄』。小萬卷樓叢書本作『盼』。古二字同。

〔五〕『泠泠』，《七十二家集》本作『泠泠』。

【注釋】

〔1〕孔懷，形容思念之甚。《詩・小雅・常棣》：『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毛詩傳：『懷，思也。』鄭玄箋：『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後以孔懷之痛指喪親之痛。白居易《祭符離六兄文》：『稚齒之子未知哀戚，自古孔懷之痛，亦莫我之與劇。』奄，《方言》：『遽也。』形容時間之短暫。

〔2〕銜恤，含憂。《詩・小雅・蓼莪》：『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鄭玄箋：『恤，憂。』喪制便過，由陸雲《歲暮賦序》可知，是年士衡兄弟姑姊相繼去世，一載之中，兩遭喪事，故曰『喪制便過』。紓，《說文》：『緩也。』慘惻，慘痛。《說文》：『惻，痛也。』

〔3〕時，《說文》：『四時也。』倏忽，猶電光之迅疾。《楚辭・天問》：『雄虺九首，倏忽焉在。』王逸注：『倏忽，電光也。』倏忽，同倏忽。晚晚，如日影將沉。《楚辭・九辯》：『白日晚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洪興祖補注：『晚，音宛，景昳也。』此二句言季節方至，倏忽而逝，一歲將去，如日暮矣。

〔4〕頹年，衰年。謝靈運《和從弟惠連無量壽頌》：『頹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纂，繼。《禮記・祭統》：『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鄭玄注：『纂，繼也。』此二句言樂其日月推移，前後相續，悲傷年歲已衰，時光莫繼。

〔5〕覽，《說文》：『觀也。』怨，《廣韻》：『恨也。』伯姊，大姐。《詩・邶風・泉水》：『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此二句言覽觀萬物，萬念俱去，然恨其伯姊已離我遠去。

〔6〕遺塵，遺風，遺跡。左思《魏都賦》：『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瞻，《說文》：『臨視也。』日月，指生前之日月。此二句言尋姊之遺跡，久久思之，視姊之生命，何其短暫。

〔7〕階際，臺階邊。《廣韻》：『際，邊也，畔也，回也。』顧盼，回首而視。顧，《玉篇》：『瞻也。』盼，《說文》：『恨視貌。』屏營，徘徊不進貌。庾亮《讓中書令表》：『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翰注：『屏營，徘徊也。』此二句言於臺階邊不斷上下，反復回首望之，徘徊不前。

〔8〕藹藹，盛多，形容雲濃厚。《楚辭・九歎・逢紛》：『讒夫藹藹而漫著兮，曷其不舒予情。』王逸注：『藹藹，盛多貌。』泠泠，清涼。《楚辭・七諫・初放》：『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王逸注：『泠泠，清涼貌。』此二句屋宇承接濃雲，清泠涼風吹入室內。蓋渲染其陰暗淒泠之氣氛。

〔9〕此二句言僕人為我而悲傷，孤鳥為我而悲鳴。

應嘉賦（並序）

【題解】

此賦情感與《招隱詩》相近，乃歌隱士之作。然詩重在寫境——幽人所居環境澄澈清幽之美。《藝文類聚》卷三十六有孫承《嘉遁賦》，機賦重在寫人——隱者傲世絕俗之美。孫承即孫拯，吳人，與機交誼深厚。永寧元年（公元三〇一），機坐趙王倫罪而入獄，賴成都王穎等救之。出獄後鄉人顧榮等咸勸其還吳，孫賦或寓勸隱之意，當作於是年。

友人有作《嘉遁賦》與余者，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

傲世公子，體逸懷遐。意邈澄霄，神夷靜波〔1〕。仰羣軌以遙企，以婆娑〔2〕。寄沖氣於大象，解心累於世羅〔3〕。襲三閭之奇服，詠南榮之清歌〔4〕。濯下泉於浚澗，泝凱風於卷阿〔5〕。響，俟寂寞之來和〔6〕。懷前脩之彷佛，覿幽人乎所過〔7〕。寐，含清〔二〕風而寤語〔8〕。發蘭音以清唱，搡玉懷〔三〕而喻予〔9〕。頓駿羽〔一〕以

【校勘】

〔一〕『羽』，《藝文類聚》卷三十六、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翮』。

〔二〕『清』，《藝文類聚》卷三十六作『芳』。

〔三〕『掾』，《七十二家集》本、陸貽典校本作『操』。古二字通。又『玉懷』，清鈔本作『王懷』。

【注釋】

〔1〕傲世，高傲自負，藐視世人。成公綏《嘯賦》：『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絶棄人事。』善注：『《文子》曰：傲世賤物，不汙於俗。』體逸，指身隱於世。嵇康《嗟古賢原憲》：『棄背膏粱，朱顏樂此。屢空饑寒，形陋體逸。』逸，《正韻》：『隱也，遁也。』遐，《說文》：『遠也。』此指遠離塵世。邈，《說文》：『遠也。』夷，安寧，平和。《詩・周南・草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毛詩傳：『夷，平也。』此四句言傲世公子，身隱於世，心懷山林，意態高遠，如澄淨之碧霄，精神平和，如寧靜之水波。

〔2〕軌，猶軌範，軌儀。《國語・周語下》：『帥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韋昭注：『軌，道也。儀，法也。』企，《正韻》：『舉踵望也。』頓，止。《漢書・李廣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駿，大。《詩・大雅・文王》：『宜鑒于殷，駿命不易。』毛詩傳：『駿，大也。』婆娑，盤旋，蹣跚。宋玉《神女賦》：『既姽嫿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善注：『婆娑，猶盤姍也。』此二句言仰瞻前賢之軌儀而遙想追慕，停下翱翔之翅膀而盤旋回環。

〔3〕寄，《說文》：『託也。』沖氣，心虛氣和。《淮南子・精神訓》：『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許愼注：『萬物以背爲陰，以腹爲陽，身中空虛和氣，所行爲陰，故腎雙爲陽，故心特陰陽與和共生物。』大象，喻道也。《老子》第三十章：『執大象，天下往。』魏源注：『吳氏澄曰：大象喻道。下章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是也。』解，《玉篇》：『釋也。』心累，世俗欲望、情感之累。《莊子・庚桑楚》：『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世羅，世俗之羅網。陸雲《行吟》：『舒遠懷以弭節，褰世羅於天網。』羅，捕鳥之網。《爾雅・釋器》：『鳥罟謂羅。』此二句言將寄心于大道，則心虛氣和，釋現實欲情之累，則不為世網所羈。

〔4〕襲，衣上加衣，此猶穿衣。《禮記・內則》：『寒不敢襲，癢不敢搔。』鄭玄注：『襲，謂重衣。』三閭，指屈原，屈原曾官三閭大夫。《楚辭・漁父》：『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奇服，不同于世人的奇偉之服。《楚辭・九章・涉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王逸注：『言己少好奇偉之服，老不懈。』南榮，有二解：①人名，南榮疇之省稱，曾拜老子受教。《淮南子・脩務訓》：『昔於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敕蹻跋，跋涉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跰，不敢休息，南見老聃，受教一言。』許愼注：『南，姓，榮疇，字，蓋魯人也。』《經典釋文》卷二十八：『李云：庚桑弟子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南榮疇，或作儔，又作壽。《淮南》作南榮疇，云敕蟜跋步，百

舍不休，亦作疇。』②指南方之山林。《楚辭·九懷·思忠》：『玄武步兮水母，與吾期兮南榮。』王逸注：『南方冬溫，草木常茂，故曰南榮。』二解均可通，推其文意，似以後者為善。清歌，謂歌聲清妙。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八首》：『急絃動飛聽，清歌拂梁塵。』此二句言身著三間大夫奇偉之服，詠唱南方山林之歌。

〔5〕濯，洗滌。《詩·大雅·泂酌》：『挹彼注茲，可以濯罍。』毛詩傳：『濯，滌也。』《詩·曹風·下泉》：『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毛詩傳：『下泉，泉下流也。』浚，深也。《公羊傳·莊公九年》：『冬浚洙。』何休注：『浚，深也。』泝，猶順逆也。《爾雅·釋水》：『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遊。』凱風，南風。《詩·邶風·凱風》：『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毛詩傳：『南風謂之凱風。』卷阿，山陵彎曲處。《詩·大雅·卷阿》：『有卷者阿，飄風自南。』毛詩傳：『卷，曲也。』鄭玄箋：『大陵曰阿。』此二句言於深澗之泉水中洗滌其足，在曲阿之南風裏或往或來。

〔6〕指，面向。《戰國策·楚策一》：『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厲響，風聲猛烈。潘岳《射雉賦》：『伊義鳥之應敵，啾擭地以厲響。』銑注：『啾然厲其音響也。』《楚辭·九懷·憂苦》：『巡陸夷之曲衍兮，幽空虛以寂寞。』王逸注：『曲澤之中，空虛杳冥，寂寞，寂靜无人，唯有自然之聲也。』寂寞，寂靜。

寂寞無人聲也。』此二句言面對千年猛烈之秋風，等待空寂無聲而和諧。

〔7〕前脩，前賢。《楚辭・離騷》：『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王逸注：『謇，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彷彿，形似貌。《楚辭・九章・悲回風》：『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踴躍其若湯。』王逸注：『髣髴，謂形貌也。一云不得見。』洪興祖補注：『髣髴，形似也。』髣髴，同彷彿。覿，《說文》：『見也。』幽人，隱士。應禎《晉武帝華林園集詩》：『幽人肆嶮，遠國忘遐。』銑注：『言幽隱者習嶮而來，遠國皆忘其路遠而至。』此二句言懷念前賢，形貌宛然，目之所見，隱士往來。

〔8〕玄景，鴻鴈之黑影。傅玄《雜詩》：『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向注：『景，影也，謂鴈影映於月光而色玄也。』古以鴻鴈喻就有道之人，《詩・小雅・鴻鴈》：『鴻鴈於飛，肅肅其羽。』鄭玄箋：『鴻鴈知辟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之清風而醒言。故此之玄影非指他物之黑影也。此二句言懷抱鴻鴈之玄影而獨眠，口含山谷

〔9〕掾，同操，持。《戰國策・燕策》：『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掾其室。』鮑彪注：『掾，把持也，與操同。』此二句言發音清唱，其聲如蘭，秉持操守，其懷如玉。

此段著力描摹幽人之胸襟、意態、衣著和逍遙的生活，突出其傲世絕俗。

於是葺宇中陵，築室河曲。軌絕千途，而門瞻百族〔1〕。假妙道以達觀，考賁龜而貞卜〔2〕。苟形骸之可忘，豈投簪其必谷〔3〕。方介丘於尺阜，託雲林乎一木〔4〕。佇鳴條以招風，聆哀音其如玉〔5〕。窮覽物以盡齒，將弭跡於餘足〔6〕。

【注釋】

〔1〕葺宇，修葺屋宇。《玉篇》：『葺，修補也。』中陵，山陵之中。《詩・小雅・菁菁者莪》：『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毛詩傳：『中陵，陵中也。』軌，《說文》：『車轍也。』百族，形容萬物種類繁多。《淮南子・俶眞訓》：『枝解葉貫，萬物百族。』許愼注：『族，類也。』此四句言在黃河之曲，山陵之中，築室修屋。屋宇門前，條條道路無車馬往來，惟見門前萬物種類繁多。

〔2〕假，借。《左傳・昭公四年》：『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杜預注：『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妙道，精妙之理。枚乘《七發》：『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達觀，通達事理。陸雲《愁霖賦》：『考幽明於人神兮，妙萬物以達觀。』考，稽考。《詩・大雅・文王有聲》：『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鄭玄箋：『考，猶稽也。』賁，卦名。《易・賁》：『賁，亨。小利有攸往。』孔穎達疏：『賁，飾也。以

剛柔二象交相文飾也。』龜，龜甲，占卜之用。《詩・大雅・緜》：『爰始爰謀，爰契我龜。』鄭玄注：『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卜之則又從矣。』貞卜，正卜，猶占卜。《左傳・哀公十七年》：『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杜預注：『正卜夢之吉凶。』此二句言借助於精妙之道而通達事理，稽之龜甲占卜而考察卦象。

〔3〕形骸，形體。何劭《贈張華》：『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投簪，猶言棄官。孔稚珪《北山移文》：『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翰注：『投，棄也。謂疏廣棄官而歸東海也。』谷，山澗。《說文》：『泉出通川為谷。』此二句言若可忘自我之形骸，豈必投簪纓於山澗。意謂忘卻世俗之自我，方可棄官歸隱山林。

〔4〕方，有之。《詩・召南・鵲巢》：『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毛詩傳：『方，有之也。』介丘，小丘。揚雄《方言・吾子》：『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岡崗也，況介丘乎？』阜，土丘。《說文》：『阜，山無石者。』雲林，雲夢之林。枚乘《七發》：『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善注：『雲林，雲夢之林。』此指山林。此二句言有小丘一尺之山地，有山林之一木，足可託身矣。

〔5〕佇，《說文》：『久立也。』聆，《說文》：『聽也。』哀音，宛曲之音。成公綏《嘯賦》：『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翰注：『妙聲、哀音，謂嘯響也。』此二句言佇立聆聽風吹枝條而鳴，其宛曲之音如玉之圓潤。

〔6〕盡齒，終年。《國語・晉語》：『非義不盡齒，非德不及世。』韋昭注：『齒，年壽也。』弭跡，

消弭足跡。《玉篇》：『弭，息也，止也，滅也。』餘足，餘跡。此二句言盡覽萬物而終其年壽，絶跡世俗，終其餘生。

此段描摹其居處、心境，突出其避世絶俗。

陸士衡文集校注卷三

賦三

幽人賦

【題解】

此亦為隱士之歌。言隱士超然物外，兀然心靜，不隨波逐流，絕世俗之業，無世網所嬰之憂。詩人後期泥身世俗而無可抽身，歸隱、遊僊乃其詩意之遐想，精神之樂園，細究之則浸透現實之沉重，此賦風格輕盈，絕無塵世之累，然『豈世網之能加』，亦超然之沉重也。或與《應嘉賦》時間差近。

世有幽人，漁釣乎玄渚〔1〕。彈雲冕以辭世，披霄褐而延佇〔2〕。是以物外莫得窺其奧，舉世不足揚其波〔3〕；勁秋不能雕〔二〕其葉，芳春不能發其華〔4〕。超塵冥以絕緒，豈世網之能加〔5〕？

【校勘】

〔一〕『霄』，《藝文類聚》卷三十六作『宵』。形近而誤。

〔二〕『雕』，《藝文類聚》卷三十六作『凋』。古二字通。

【注釋】

〔1〕幽人，隱士。應禎《晉武帝華林園集詩》：『幽人肆嶮，遠國忘遐。』銑注：『言幽隱者習嶮而來，遠國皆忘其路遠而至。』玄渚，深池。張衡《西京賦》：『海若游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跨。』濟注：『玄渚，池之深也。』此二句言世有隱者，垂釣于深池。

〔2〕彈，以手拂塵。《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王逸注：『彈，拂塵垢。』《說文》：『鼓爪曰彈。』雲冕，以雲霓為冠。《說文》：『冕，大夫以上冠也。』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良注：『褐，短衣也。』揚雄《甘泉賦》：『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旗旄郅偈之旖旎也。』翰注：『清霄，天也。』延佇，久久站立。《爾雅・釋詁》：『佇，久立也。』此二句彈叩雲冠，辭別世俗，身披霞衣，久立山林。

〔3〕物外，猶外物。《莊子・大宗師》：『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郭象注：『外，猶遺也。』揚其波，謂隨波逐流。《楚辭・漁父》：『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洪興祖補注：『五臣云：淈泥揚波，稍隨其流也。』奧，幽深之處。張協《七命》：

【絶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奥。】善注：『奥，隱處也。』此二句言隱者遺忘外物，是故人莫能窺其幽深，舉世不能使其隨波逐流。

〔4〕勁秋，肅殺之秋。見《文賦》注。此二句言肅殺之秋不能使其葉凋落，芬芳之春亦不能使其花開放。謂其心兀然而靜，不為外物所動。

〔5〕塵冥，風塵昏暗。《詩・小雅・無將大車》：『無將大車，維塵冥冥。』鄭玄箋：『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此指塵世。絕緒，絕其功業。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銘》：『太華授璧，秦胡絶緒。』章樵注：『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持璧與客，因言今年祖龍死。是歲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立，三年而秦亡。』此二句言超越塵世而絕其功業，世俗之羅網豈可加之其身？

列儻賦

【題解】

此賦為遊儻之作。主要鋪敘列儻之玄妙，超然世表，因乎自然，沖虛玄遠，長生不老。體現了詩人對自由生命的渴望，對現實桎梏的超越。魏晉遊儻題材之發達，不惟是『人的覺醒』，其深層亦折射文人現實生命之顫慄，生存環境之惡劣。賦作具體時間不可考，機早年崇

尚名實，屏居鄉里，雖浸潤莊學，有高拔世俗之思，卻少追求列僊，超然自舉之意。或產生於後期宦海浮沉之後。而所取之神話傳說，亦為北方文化之產物，可知受北方文化浸染之深。此亦可證其作於入洛之後。

夫何列僊玄妙，超攝生乎世表〔1〕。因自然以為基，仰造化而聞道〔2〕。性沖虛以易足，年緬邈其難老〔3〕。爾乃呼翕九陽，抱一含元，引新吐故，雲飲露飧〔4〕。違品物以長盼，妙羣生而為言〔5〕。爾其嘉會之仇，息宴遊棲，則昌容弄玉，洛宓江妃〔6〕。觀百化於神區，覿天皇於紫微〔7〕。過太華以息駕，越流沙而來歸〔8〕。

【校勘】

〔一〕「雲」，《七十二家集》本作「雪」。又「飧」，《藝文類聚》卷七十八作「餐」。古二字通。

〔二〕「昌容」，《文集》、《六朝詩集》本、影宋鈔本並作「昌客」。金濤聲曰：「昌容為女僊名，容與客形近而誤，故予以改正。」金說是。

〔三〕《太平御覽》卷八：「陸機《列僊賦》曰：即絳闕于朝霞。」為此賦之佚句，故知此賦為殘篇。

【注釋】

〔1〕玄妙，幽深精妙。《淮南子・覽冥訓》：「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攝生，猶言養生。左思《吳都賦》：「土壤不足以攝生，山川不足以周衛。」劉淵林注：「攝，持也。《老子》曰：善攝生。」世表，塵世之外。宗炳《明佛論》：「言出於世表，或散没於史策。」。此二句言衆僊之理幽深精妙，其生命超然於塵世之外。

〔2〕因，襲，仍。《論語・爲政》：「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自然，道家之言，為宇宙本原，乃無極之稱。《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注：「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造化，天地創造化育。《淮南子・原道訓》：「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許愼注：「造化，天地。一曰道也。」聞，《說文》：「知聞也。」此二句言因乎自然而為生命之根基，仰觀造化而聞天地之道。

〔3〕沖虛，虛空玄遠。王儉《褚淵碑文》：「亮采王室，每懷沖虛之道。」善注：「《老子》曰：大盈若沖。《字林》曰：沖，猶虛也。」緬邈，久遠。潘岳《寡婦賦》：「遥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善注：「《國語》：聲子曰：椒舉奔鄭，緬然引領南望。賈逵曰：緬，思邈也。」濟虛空玄遠，年壽久長而不老。

〔4〕呼翕，呼吸。翕，同吸。《詩・小雅・大東》：「維南有箕，載翕其舌。」毛詩傳：「翕，合

也。」馬瑞辰《通釋》：「翕、吸同音通用。」九兮，夕晞余身兮九陽。」王逸注：「九陽，謂天地之涯。」洪興祖補注：「仲長統云：沆瀣當飡，九陽代燭。注云：九陽，日也。陽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九歌》曰：晞汝髮兮陽之阿。張衡賦曰：晞余髮於朝陽。」抱一，道家之言，謂守道。《老子》第九章：「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魏源《本義》：「載，猶處也；營魄，即魂魄也。魄即是一，載即是抱，魂載魄，動守靜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本非二物。然魄動而魂靜，苟心為物役，離之為二，則神不守舍，而血氣用事；惟抱之為一，使形神相依，而動靜不失，則魂即魄，何耗何昏，乃可以長存。」含元，即含元氣以成之。煙熅，元氣之貌。」引新吐納，即吐故納新。《淮南子・齊俗訓》：「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納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眞。」此四句言僊人呼吸于天地，守其道，含元氣，吐故納新，餐雲飲露。

〔5〕違，《說文》：「離也。」品物，自然之物類。《國語・楚語下》：「天子徧祀，羣神品物。」韋昭注：「品物，謂若八蠟所祭貓虎昆蟲之類也。」昒，同盼，《正韻》：「顧也，視也。」妙羣生而為言，意謂所言則得其衆生之理。《易・說卦》：「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韓康伯注：「於此言神者，明八卦運動、變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則無物，「妙萬物而爲言」也，則雷疾風行，火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爲變化，故能萬物既成也。」此二句言目所

視，超越萬物之外，口所言，妙得衆生之理。

〔6〕仇，同類。《爾雅・釋詁》：『仇，合也。』昌容，僊人名。劉向《列僊傳・昌容》：『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子，食蓬藥根，往來上下，見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年二十許人。』左思《魏都賦》：『昌容練色，犢配眉連，玄俗無影，木羽偶僊。』弄玉，僊人名。劉向《列僊傳・蕭史》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蕭，能致孔雀白鵠。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數年，皆隨鳳飛去。秦爲作鳳女祠於雍宮，時有簫聲焉。』洛宓，即宓妃，伏羲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河神。揚雄《甘泉賦》：『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宓妃。』善注：『宓妃，《東京賦》曰：宓妃攸館，神用挺紀。又《楚辭》曰：迎宓妃於伊洛。王逸曰：宓妃神女，蓋伊洛之水精。』銑注：『宓妃，洛水東神也。』江妃，僊女名。郭璞《江賦》：『江妃含嚬而縣眇，撫凌波而鳧躍，吸翠霞而夭矯。』《列僊傳・江妃》：『江妃二女遊於江濱，逢鄭交甫，遂解佩與交。甫受珮而去，去數十步，懷中無佩，女亦不見。』此四句言爾等嘉賓宴會，息宴遊止，則是昌容、弄玉、洛宓、江妃之輩。

〔7〕百化，百物化生。《禮記・樂記》：『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而百化興焉。』鄭玄注：『百化，百物化生也。』神區，神靈之地。鮑照《舞鶴賦》：『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濟注：『神區，神明之區域。』覲，朝見。《禮記・曲禮》：『天子當依

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皇，天帝。張衡《思玄賦》：『叫帝閽使闢扉兮，覲天皇于瓊宮。』濟注：『天皇，天帝也。』紫微，北辰其星之第七，後代指天帝所居，或帝宮。陸雲《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在昔姦臣，稱亂紫微。』善注：『《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國曰：紫宮，大帝室也。』此二句言身居神靈之地而觀萬物化生，在紫微宮中覲見天帝。

〔8〕太華，華陰山，僊人所居。《山海經·西山經》郭璞注：太華之山，『即西岳華陰山也。今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流沙，沙漠。《水經注》卷一：『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又卷四十：『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流沙又逕浮渚，歷壑市之國。又逕於鳥山之東朝雲國，西歷崑山，西南出於過瀛之山。』僧人多經此而入中國，且與崑崙相連，故士衡以此為僊人所經之地也。此二句言經華陰山而停其車駕，過流沙而歸去。

凌霄賦〔一〕

【題解】

此賦亦遊僊之作。『凌霄』者，乘雲凌空，與造化逍遙也。遺其世情之累，超越山林之隱，

方騰躍煙雲，凌霄飄舉。具體創作時間無考。從思想傾向看，『凌霄』與『遊僊』均隱含對現實桎梏之超越，當與《列僊賦》所作時間差近。

挾至道之容微，狹流俗之紛沮〔一〕〔1〕。颺余節以遠模，風扶搖而相予〔2〕。削陋跡於分丘〔三〕，省遊僊而投軌〔3〕。凱情累以遂濟，豈時俗之云阻〔4〕。判煙雲之騰躍，半天步而無旅〔5〕。詠凌霄之飄飄，永終焉而弗悔〔6〕。昊蒼煥而運流，日月翻其代〔四〕序〔7〕。下霄房之靡迄〔五〕，卜良晨〔六〕而復舉〔8〕。陟瑤臺以投轡，步玉除而容與〔9〕。

【校勘】

〔一〕『凌霄』，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陵霄』。

〔二〕『沮』，《藝文類聚》卷七十八作『沮』，形近而誤。

〔三〕『分丘』，清鈔本作『介邱』。或以『介丘』為是，其《應嘉賦》則有『方介丘於尺阜』可為證。

〔四〕『代』，《七十二家集》本作『伐』。形近而誤。

〔五〕『靡迄』，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靡遄』。清鈔本作『靡迤』。

〔六〕『晨』，《藝文類聚》卷七十八作『辰』。當據改。

【注釋】

〔1〕挾，《說文》：『俾持也。』至道，道之極者。《尚書序》：『所以恢洪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狹，通狎，習而翫之。《廣韻》：『狎，習也。』又《玉篇》：『狎，亦作狹。』紛沮，紛亂毀敗。戴九靈《劾源記》：『當事物之紛沮，世故之艱難，則未嘗不思退于此以自休也。』《玉篇》：『紛，亂也。』《正韻》：『沮，敗也。』此二句言守至極之道則容細微之物，習流俗之志則遭紛亂毀敗。

〔2〕颺，揚。《書・益稷》：『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孔穎達疏：『當正其義而揚之。』節，馬鞭。《楚辭・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弭，按也，按節徐步也。』遠模，效法前賢。《說文》：『模，法也。』扶搖，旋風。《莊子・逍遙遊》：『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郭象注：『崔云：扶搖徐音遙(颻)，風名。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飄。郭璞云：暴風從下上也。』相，輔佐。《書・大誥》：『周公相成王。』孔安國傳：『相謂攝政。』此二句言吾揚起馬鞭，追蹤前賢，飄風助我，飛向遠方。

〔3〕削，除也。《禮記・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孔穎達疏：『言不祀，必廢其土地。』陋跡，隱于山林之足跡。《爾雅・釋言》：『陋，隱也。』分，半也。《公羊傳・莊公四年》：『襄公將復讎乎紀(侯)。卜之曰：師喪分焉。』何休注：『分，半也，師喪亡其半。』分丘，或作介丘，猶言小丘。省，《爾雅・釋詁》：『察也。』軌，車

軸。《禮記・少儀》：『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鄭玄注：『《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轄頭也，範與范聲同，謂軾前也。』投軌，猶言停下車駕。此二句言小丘之上已不見隱于山林之足跡，而省察遊儻之境而息駕。意謂不必隱於世俗之小丘，而當遊於儻境也。

〔4〕凱，同豈，表反詰。《玉篇》：『豈，安也，焉也。』又豈，同愷。《說文》：『豈，還師振旅樂也。』徐灝箋：『豈即古愷字。』又凱，同愷。《玉篇》：『凱，凱樂。亦作愷。』豈、愷、凱，三字轉相通。濟，渡，喻至。《詩・邶風・匏有苦葉》：『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毛詩傳：『濟，渡也。』云阻，猶阻。謝朓《酬德賦》：『慮古今之為隔，豈山川之云阻。』此二句言累於世情，豈可以終至於儻境？不累於世情，豈時俗可以阻隔？

〔5〕判，分也。《周禮・秋官・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鄭玄注：『判，半，分而合者。』天步，步行於天。陸雲《歲暮賦》：『飛轡之遠御兮，騰六龍於天步。』步，行也。《詩・小雅・白華》：『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毛詩傳：『步，行也。』古之言半步，即今之一步。《荀子・勸學》：『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楊倞注『半步曰蹞，蹞與跬同。』無旅，無相伴之行客。陸雲《九愍》：『指明星以脈路，景即陰而無旅。』旅，客也。《周禮・冬官・考工記》：『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鄭玄注：『商旅，販賣之客也。』《易》曰：『至日商旅不行。』此二句言飛騰空上，分開煙雲，步行天庭，特立無侶。

〔6〕詠，歌吟。《广韵》：『詠，歌也。』永終，長終，終身。《書・大禹謨》：『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安國傳：『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焉，兼詞，於此。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卷二：『焉，猶於是也。』飄飄，飛貌。潘岳《秋興賦》：『蟬嘒嘒以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善注：『飄飄，飛貌。』此二句言身永登雲霄而飄飄飛舉，願終身於此而無悔也。

〔7〕昊蒼，天也。嵇康《琴賦》：『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蘤於昊蒼。』善注：『昊蒼，天也。』煥，光明。《論語・泰伯》：『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何晏《集解》：『煥，明也。』運，運行。郭璞《遊僊詩》：『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翻，《說文》：『飛也。』翻其代序，喻時序運行之速也。此二句言蒼天光明而運行不息，日月飛轉而四時更替。

〔8〕霄房，僊人所居之屋宇。《雲笈七籤》卷四十一《朝玉晨君》：『學道修身，克蒙感遂，長生度世，登侍霄房。』靡，無。《詩・邶風・泉水》：『有懷於衛，靡日不思。』鄭玄箋：『靡，無也。』此意謂占卜也。『迄，《說文》：『至也。』卜，占卜。《玉篇》：『卜，龜曰卜，蓍曰筮，兆也。』此意謂占卜選擇。此二句言從僊人屋宇下來，不知所至，選擇良辰，再飛舉雲霄。

〔9〕陟，《說文》：『登也。』瑤臺，玉臺，僊人所居。《楚辭・離騷》：『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王逸注：『《說文》云：瑤，玉之美者。李善引《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淮南子》曰：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

女建疵。注云：姊妹二人在瑤臺也。』轡，馬嚼與韁繩。《說文》：『轡，馬轡也。』投轡，猶停下馬。玉階，玉飾之臺階。班固《西都賦》：『於是玄墀釦砌，玉階彤庭。』銑注：『玉階，以玉飾階。』容與，徘徊盤桓。《楚辭·九章·思美人》：『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王逸注：『徘徊進退，觀衆意也。』此二句言登上僊臺停下車馬，行於玉階而盤桓徘徊。

述思賦

【題解】

此賦蓋言其兄弟離別之相思。士衡備嘗覆國亡家之痛，離吳適洛後，惟與弟雲相依為命，故雖短暫之離別，情亦不堪。陸雲評此賦『深情至言，實爲清妙』，可為此藝術之概括。據陸雲《與兄平原書》，亦可知此賦所作時間與《羽扇》、《漏刻》、《文賦》相近，約作于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是年兄弟同在洛陽為官，故其離別也當為短暫之離別。

情易感於已攬，思難戢於未忘[1]。嗟伊思之且爾[2]，夫何往而弗臧[3]。寒鳥悲而饒音，衰林愁

而寡色〔4〕。嗟余情之屢傷，負大悲之無力〔5〕。苟彼塗之信險，恐此日之行昃〔四〕〔6〕。亮相見之幾何，又離居而別域〔7〕。觀尺景以傷悲，撫寸心而悽惻〔8〕。」

【校勘】

〔一〕「且爾」，諸本皆是，疑當作「具爾」。《詩・大雅・行葦》：「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幾。」鄭玄箋：「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正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楫（揖）而進之。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筵，以然反席也。」士衡《歎逝賦》善注：「具爾，兄弟也。」與下文「分戚」，指兄弟分離，用同一典故也。若作「且爾」，則意殊難解。「且」與「具」形近而誤。曹植《求通親親表》：「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亦可爲魏晉人用語之旁證。

〔二〕「弗」，《藝文類聚》卷二十一作「不」。

〔三〕「貌」，《藝文類聚》卷二十一、小萬卷樓叢書本、影宋鈔本並作「吳」，小萬卷樓叢書本作「昊」，形近而誤。

〔四〕「昃」，《文集》、《六朝詩集》本、影宋鈔本作「兒」。古二字同。

《藝文類聚》卷二十一、《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九、《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歷代賦彙》

外集》卷七均作『昃』。今據改。

〔五〕『撫』，《藝文類聚》卷二十一、《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九作『俯』。

【注釋】

〔1〕攬，同擥。《玉篇》：『擥，手擥取也。』又『攬，同擥。』戢，收斂，止息。《詩・小雅・鴛鴦》：『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箋：『戢，斂也。』此二句言感於外物，情生於心，思念難止，片刻不忘。

〔2〕伊思兮往古，亦多兮遭殃。』王逸注：『惟念前世諸賢俊也。』伊，維。《詩・召南・何彼襛矣》：『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毛詩傳：『伊，維。』且爾，應作具爾，代指兄弟。詳校勘。臧，通藏。《管子・侈靡》：『故天子臧珠玉，諸侯臧金石。』房玄齡注：『君不貴（粟）而藏之。』此二句言嗟歎我惟思念兄弟，無論何往，吾無不中心藏之。謂思念在心，不可須臾忘也。

〔3〕駭，驚。《玉篇》：『駭，驚起也。』同氣，喻性質志趣相同。《易・乾》：『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後指兄弟。曹植《求自試表》：『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善注：『《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銑注：『分形同氣，謂與文帝兄弟也。』戚，謂兄弟之相親。《詩・大雅・行葦》：『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毛

詩傳：『戚戚，內相親也。』此二句言內心驚駭兄弟分離，身在異方。

〔4〕饒，《玉篇》：『多也。』寡，少。《爾雅・釋詁》：『寡，罕也。』此二句言聞淒寒之鳥音繁而生悲，見衰瑟之林少色而含愁。

〔5〕屢，多次。《集韻》：『屢，數也。』大悲，極度悲哀。《呂氏春秋・明理》：『夫有天賞得爲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此之謂大悲。』高誘注：『此之爲大悲哀之人。』傷，《爾雅・釋詁》：『傷，憂也。』此二句言嗟歎余屢遭憂思之情，已無力承受其極度之悲哀。

〔6〕苟，只。揚雄《法言・君子》：『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信，《說文》：『誠也。』昃，《說文》：『日在西方時，側也。』此二句言只恐你所行之途艱險，今之日昃仍在奔波。

〔7〕亮，信，誠然。《古詩・冉冉孤生竹》：『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善注：『《爾雅》曰：亮，信也。』幾何，猶言不久。《國語・周語上》：『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韋昭注：『能亮，信也。』幾何，猶言不久也。』別域，猶言異地。《說文》：『域，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此二句言雖知別離不久即可相見，然今日卻離別而分處異地。

〔8〕撫，通拊，拍也。《儀禮・鄉射禮》：『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鄭玄注：『撫，拊，拍也。』善注：『《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沈約《鍾山詩應西陽王教》：『所願從之，遊寸心，方寸之心，指心。看日影之緩緩移動而傷悲，拍擊胸前，內心淒惻。此二句言觀

【集評】

〔晉〕陸雲《與兄平原書》：省《述思賦》，流深情至言，實爲清妙，恐故復未得爲兄賦之最。兄文自爲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

歎逝賦（並序）

【題解】

善曰：「歎逝者，謂嗟逝者往也。言日月流邁，人世過往，傷歎此事而作賦焉。」濟曰：「逝，往也。言日月流邁，人世易往，傷歎是事，因而賦焉。」機作此賦年已四十，是為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是年三月，賈后杵殺太子，四月被趙王倫廢為庶人，旋被殺；司空張華、尚書僕射裴頠皆遇害；侍中賈謐及石崇、歐陽建等黨與數十人亦伏誅，故此賦在感歎歲月流逝中交織着城闕丘荒，父兄早亡的覆國亡家之傷痛；天年難終，生命殘毀的亂世情懷之顫慄，所抒之情鬱結凝重。結尾雖以道家思想為支點，故作曠達之語，然著一「聊」字，復見其悲情難遣矣。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彫落已盡，或僅有存者〔1〕。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暱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

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内〔一〕，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2〕！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3〕。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虚而警立〔4〕。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5〕！時飄忽其不再，老晚晚其將及〔6〕。懟瓊蘂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7〕。望湯谷以〔四〕企予，惜此景之屢戢〔8〕。

【校勘】

〔一〕『内』，《文選》卷十六、《藝文類聚》卷三十四並作『外』。

〔二〕『乃為』，《藝文類聚》卷三十四無此二字。六臣本注曰：『五臣作而。』陸貽典校本亦作『而』。

〔三〕『其』，六臣本作『暘』，並注曰：『善作湯字。』《七十二家集》本、陸貽典校本、影宋鈔本、清鈔本、清鈔本亦作『暘』。古二字通。又『以』，六臣本作『之』，並注曰：『善有為字。』

【注釋】

〔1〕善注：『《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何休曰：僅，方也。

賈逵《國語注》曰：僅，猶言纔能也。』銑注：『皆長老之所談者也。淍落，死亡也。』淍，同彫。僅，少。《禮記·射義》：『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厲力有存者。』陸德明《音義》：『厲力，音勤，又音覲，少也。』僅有存者，即少有存世者。

〔2〕善注：『《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爾雅》曰：昵，近也。孫林曰：親之近也。《長笛賦》曰：密友近賓。索，盡貌也。《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向注：『言哀之甚也。懿，美也。』

〔3〕善注：『伊，惟也。升降，謂天地氣上下也。《禮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降，而百化興焉。《尚書傳》曰：襲，因也。』翰注：『伊，惟也。升，上。降，下。襲，因也。四時上下相代謝，紛然無極。』此二句言惟天地運流，行也。升降，四時上下相代謝也。

〔4〕善注：『《說文》：警，猶驚也。言日月望空，駿驅而去；時節循虛，驚動而立。』濟注：『日行于空虛，如駿馬之驅馳。四節，謂日所迫，曾不得少息，常自警策而立其節矣。此謂歲月之速。』警，《說文》：『戒也。』警立，警示立身。此二句言望天空太陽如駿馬之驅馳，四節循無形之時序而變，警示其立身須早。

〔5〕善注：『能執，言不能執持得長年也。《素問》：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曰：在經論

中。管子曰：導血氣而求長年。』良注：『執，守也。』長年，猶長壽。《水經注》卷二十三：『彭祖長年八百，綿壽永世。』短期，猶言短壽。嵇康《答難養生論》：『或棄世不羣，志氣和粹，不絶穀茹芝，無益於短期矣。』此二句嗟歎人生苦短，誰能守其長壽？

〔6〕善注：『《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思玄賦》曰：白日晚晚其將入。晚晚，言日將暮也。』良注：『飄忽，疾貌。不再，不可再來也。晚晚，日暮也。比人年老也。』此二句言時光迅疾逝去而不再來，日暮之年轉眼至矣。

〔7〕善注：『《字林》曰：懟，怨也。《西京賦》曰：『瓊蘂以朝飡，必性命之可度。曰：漱正陽而含朝霞。毛萇《詩傳》曰：『瓊蘂朝霞，皆僊者服之，以取長年。今我將老，是瓊蘂無驗，恨服朝霞而成僊之難。藥以長壽之無驗，朝霞不可挹酌也。』此二句言怨食瓊蘂以長壽之無驗，恨服朝霞而成僊之難酌也。

〔8〕善注：『《山海經》曰：湯谷上於扶桑，在上也。一日至，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郭璞曰：上於扶桑，一日方出，言交會相代也。《毛詩》曰：誰謂宋遠，跂(跂)予望之。鄭玄曰：跂足則可望見之。企與跂同。《字林》曰：企，舉踵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戢，藏也。向注：『暘谷，日所出也。景，亦日也。戢，藏也。企予，言我企立而望之。歎惜此日，屢爲藏沒，使人代謝不居也。』此二句言吾舉足而望湯谷，屢痛惜其日影之西沉。短暫，老之將至，求僊無成，故望日而歎。

悲夫！川閲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1〕。世閲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2〕。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3〕？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4〕。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5〕。譬日及之在條，恆雖盡而弗寤〔一〕〔6〕。雖不寤其〔二〕可悲，心惆焉而自傷。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7〕！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8〕。悼堂搆之頹〔三〕癈，愍城闕之丘荒〔9〕。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亡〔四〕。咨余命〔五〕之方殆，何視天之茫茫〔10〕。傷懷淒其多念，感貌瘁而鮮歡〔七〕〔11〕。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12〕。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13〕。

【校勘】

〔一〕『弗』，《六朝詩集》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作『不』；六臣本注曰：『五臣作不。』又『寤』，《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悟』。古二字通。

〔二〕『其』，《文集》、《六朝詩集》本作『而』，今據《文選》卷十六改。

〔三〕『頹』，《藝文類聚》卷三十四作『隤』。

〔四〕『亡』，《文選》卷十六作『忘』。

〔五〕『命』，《文選》卷十六作『今』。

〔六〕『茫茫』，《文選》卷十六作『芒芒』。善注曰：『芒芒，猶夢夢也。《毛詩》曰：天夢夢。鄭玄曰：夢夢，亂也。』

〔七〕『慼』，《文選》卷十六作『戚』。古二字通。又『痒』，胡克家《文選考異》曰：『「痒」當作悴。觀下注可見，各本皆誤。』又『鮮』，《文選》卷十六作『尠』，六臣本注曰：『五臣作鮮。』

【注釋】

〔1〕善注：『高誘《淮南子注》曰：閔，摠也。《毛詩》曰：滔滔，水流貌。摠衆水而成其川，終日流去，而後水相續。』閔，容也。《詩・曹風・蜉蝣》：『蜉蝣掘閱，麻衣如雪。』毛詩傳：『掘閱，容閱也。』鄭玄箋：『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此二句言川容衆水而成就其川，然水滔滔而日日逝去。

〔2〕善注：『夫世之得名，緣於君上。人之父子相繼，亦取其名。故以一代之人通呼爲世。暮，言人之老也。《楚辭》曰：老冉冉而逾絶。《廣雅》曰：冉冉，進也。』濟注：『冉冉，人老貌。言摠衆人而成于世，終日老謝，而後人相繼。』此二句言世容衆人而成就其世，然人將漸漸地進入暮年。

〔3〕善注：『言皆滅亡而不能故。』銑注：『以新代故，是以不能故也。』此二句言何世所見而不是新人，又誰能是前世之故人？謂時世遷移，新老更替，而不可逆轉也。

〔4〕善注：『野每春其必華，喻人何世而弗新。草無朝而遺露，喻世何人之能故。王逸《楚辭注》曰：遺，餘也。』良注：『無朝遺露，無一朝而不有露也。』此二句言田野每逢春而花必發，小草每遇日而露無遺。

〔5〕善注：『《楚辭》曰：長無絶兮終古。《周易》曰：品物咸亨。鄭玄《禮記注》曰：素，故也。』向注：『素，舊也。言人世互新，雖及終古，而常若此。至於物類，亦如舊日。』品物，自然之物類。《國語・楚語下》：『天子徧祀，羣神品物。』韋昭注：『品物，謂若八蠟所祭貓虎昆蟲之類也。』經，歷也。《書・君奭》：『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孔安國傳：『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愼。』常，《玉篇》：『恆也。』此二句言古今歷來如此，萬物全然如故。意謂時世遷移，新老更替，無不如此也。

〔6〕善注：『言命之行逝，譬乎日及，雖至於盡而不能悟。《爾雅》曰：椵，木槿。郭璞注曰：別二名，似李樹棗，朝生夕隕，可食，或呼為日及。一曰王蒸。潘尼《朝菌賦》曰：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翰注：『悟，覺也。日及，木槿華也。朝榮夕落，漸至於盡，不即覺也。』此二句言譬如木槿枝上之花，常朝開暮落，而不為人所覺。

〔7〕善注：『《廣雅》曰：惆，痛也。《爾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爲，與造化

逍遙。』濟注：『惆，悵也。安，何也。』造化，天地創造化育。善引《淮南子》出《原道訓》，許愼注：『造化，天地。一曰道也。』此四句言不悟木槿之花開花落，實是可悲，故獨吾心惆悵而悲傷。自然造化誠然如此，吾安可得其長壽。

〔8〕善注：『靈根，祖禰也。具爾，兄弟也。《南都賦》曰：固靈根於夏葉。《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王俱楫(揖)而進之。』良注：『靈根，靈木之根，喻祖考也。夙，早。殞，沒也。具爾，謂兄弟也。《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靈根夙隕，此指其父早逝。具爾多喪，機兄弟六人，吳亡而晏、景被殺，玄亦亡。惟機、雲、耽存矣，故曰多喪。此二句言遺恨父親早逝，痛惜兄弟多亡。

〔9〕善注：『《尚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搆。堂搆，祖考所搆之堂。皆崩頹毀瘁，城闕亦丘墟荒蕪。此機情多傷吳亡矣。』搆，同構。悼，《廣韻》：『傷也。』愍，《說文》：『痛也。』此二句言悲悼祖考所構高堂之毀頹，痛惜吳國城闕之荒蕪。蓋謂其覆國亡家也。

〔10〕善注：『《爾雅》曰：咨，嗟也。芒芒，猶夢夢也。《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鄭玄曰：『夢夢，亂也。《爾雅》曰：殆，危也。』向注：『懿，美。戚，近。咨，嗟。殆，困也。茫茫，不明也。』按：懿、戚，五臣注誤。懿，哀歎聲。《詩·大雅·瞻卬》：『懿厥哲婦，爲梟

爲鴟。』鄭玄箋：『懿，有所痛傷之聲也。』與『懿親』之懿義不同。戚，哀。《論語・八佾》：『喪與其易也，寧戚。』何晏《集解》：『苞氏曰：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此四句〔11〕善注：『《蒼頡篇》曰：瘁，憂也。瘁與悴，古字通。《爾雅》曰：瘁，病。鮮，少也。』此二句言思緒紛繁，傷懷淒惻，憂戚少歡，容顏憔悴。〔12〕善注：『《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良注：『言我懷傷，叩發自多端緒。』此二句言發其幽隱之情而思緒紛繁，叩其沉思而興感百端。〔13〕善注：『《毛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毛詩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士衡此斷章而取其義，謂不夷懌。自古在昔，古之先民皆亡，城闕丘荒，自己生命危殆，故傷懷淒惻。此二句言時世遷移，新老更替，不可逆轉。然父兄皆亡，城闕丘荒，自己生命危殆，故上段言時世遷移，新老更替，不可逆轉。此二句詠不悅之歌也。

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2〕。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1〕。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

歎〔3〕。苟性命之弗〔一〕殊，豈同波而異瀾〔4〕。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5〕。啓四體之〔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6〕。毒娛情之〔三〕寡方，怨感目之〔四〕多顏〔7〕。諒〔五〕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8〕。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9〕。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觸萬類〔六〕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10〕。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七〕迮〔11〕。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12〕。樂隤心其如忘〔八〕，哀緣情而來宅〔九〕〔13〕。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客〔14〕。歸來翻故紙，書尾見麟獲〔一〇〕〔15〕。

【校勘】

〔一〕『弗』，影宋鈔本、清鈔本作『不』。

〔二〕『之』，《七十二家集》本、陸貽典校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而』。

〔三〕『之』，《藝文類聚》卷三十四作『而』。

〔四〕『之』，六臣本注曰：『善作而字。』

〔五〕『諒』，影宋鈔本作『亮』。《文選》卷十六作『諒』。胡克家《文選考異》曰：『袁本云：善作

諒。茶陵本云：五臣作諒。案本篇「亮造化之若茲」，不作諒。二本所見為校語，未必是。」

〔六〕『類』，《七十二家集》本作『物』。

〔七〕『意』，《藝文類聚》卷三十四作『迫』。

〔八〕『隕』，小萬卷樓叢書本、陸貽典校本作『隕』。又『忘』，清鈔本作『亡』。

〔九〕『宅』，小萬卷樓叢書本作『客』。似誤。

〔一〇〕『歸來翻故紙，書尾見麟獲』二句，《文集》、《文選》均脫，今據《山谷外集詩注》卷二《太白詩『春風不相識，何事人羅幃』注補。

【注釋】

〔1〕善注：『充滿於堂，盈衍於宇，何往而不殘。殘，毀也。《爾雅》曰：彌，終也。』銑注：『言昔時賓族，衆盛若此也。充，滿。衍，溢也。』向注：『詎幾，無多也。言思昔雖已終年，時亦無多日也，而親戚舊人，無不殘滅。』衍，《詩・大雅・板》：『昊天曰旦，及爾遊衍。』毛詩傳：『衍，溢也。』比，並也。』軒，泛指車。《玉篇》：『比，並也。』軒，大夫車。』此四句言居則人滿堂宇，行則車駕相連。然終天年者無幾，生命何處不遭毀壞？

〔2〕善注：『平，平聲，協韻。《說文》曰：寥，深也。廓，空也。』翰注：『冥，窈也。《說文》：『邈，遠也。』寥廓，廣遠。《楚辭・遠遊》：『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洪興祖補曰：『師古云：寥廓，廣遠也。』此二

句言或幽遠之地，凋落殆盡，或廣遠之域，存者僅半。

〔3〕善注：『《毛詩》曰：巫山之上，順風縱火，紫芝與蕭艾俱死。柏悅蕙歎，蓋以自喻。』翰注：『同類相感也。芝蕙，香草也。言親友既逝，其情無聊。』此二句言柏松因茂盛而喜悅，蕙芝因焚毀而悲歎。喻詩人為存者而悅，為死者而悲。

〔4〕善注：『言人之性命，脆促不殊，譬水同波，而無異瀾也。』濟注：『性命波瀾既同，賓族盡歿，自思將復同此。』此二句言若性命之不殊，如河水之同波。謂所有生命難終天年，皆致，自思將復同此。

遭殘毀。

〔5〕善注：『此路，即死路也。《晏子春秋》曰：前車覆，後車戒。』良注：『軌，車也。言觀前車之覆，重涉其路，固以難也。』瞻，見。《爾雅・釋詁》：『瞻，視也。』此路，指人生之路。此二句言見前車既已傾覆，知人生之路良已難矣。

〔6〕善注：『《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銑注：『懼己將復化也。』啓，何晏《集解》：『鄭玄曰：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之，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四體，四肢。《論語・微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此二句言視四肢之疾而深深悲傷，懼此之形體亦將毀頹。

而非一狀也。日思往沒之人，多在顏也。』向注：『毒，病。寡，少也。聊，賴也。言觸目皆感，多在

顏面。」此二句言情感愉悅，苦於無術，寓目感傷，形於顏面。

〔8〕善注：「《爾雅》曰：怡，樂也。」翰注：「亮，善。怡，悅也。顏之憂，猶感於目，其神何往而獲其怡悅矣。言不可得也。」諒，誠然。《說文》：「諒，信也。」適，往。《說文》：「適，之也。」此二句言寓目傷感，形於顏面，其神何往，可獲愉悅。

〔9〕善注：「夫響以應聲，像以寫形。今形聲既亡，故尋其響像。《魯靈光殿賦》曰：忽縹眇以響像。」濟注：「尋思親故音響形像，見昔時器物而爲增懷也。」響，回聲。《說文》：「響，聲也。」此二句言尋親故平生之音容笑貌，惟見遺物猶存，人已逝去，而生思念之情。

〔10〕善注：「翹，茂盛貌。《毛詩》曰：翹翹錯薪。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亡之異時。《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節同時異。」濟注：「翹，英也。言節序雖同，而時人各異也。」翫，《玉篇》：「習也，貪悅也。」春翹，春花。梁簡文帝《與廣信侯書》：「以此春翹，方爲秋實。」此四句言漫步寒林而情感淒惻，玩賞春花亦生愁思。觸目萬物而生悲傷，節序雖同而時已不同。謂同為春秋四時，而歲已變也。與劉希夷《代悲白頭吟》「歲歲年年花相似，年年歲歲人不同」意近。

〔11〕善注：「《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伍子胥曰：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聲類》曰：迮，迫也。」良注：「如行者塗路尚遠而日已暮，以喻天甚長而人已老，是以意迫迮也。」彌，《廣韻》：「益也。」此二句言年月愈是遷移而憂思愈廣，人生之途愈近暮而

悲情愈切。

〔12〕善注：『落落，稀貌。靡靡，盡貌。索，協韻，所格切。舊要，猶久要也。遺，餘也。言顧久要於遺存之中，得十一於千百之內。十一者，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一，言亡多而有存寡也。《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銑注：『靡靡，少貌。索，盡。要，妙也。舊千今得其一，舊千今得其百，蓋失其九分矣。』舊要，久要。《集解》：『孔安國曰：久要，舊約也。』此指故舊。此四句言親人寥落而日益稀少，友朋漸少而幾已殆盡。遺存世者，蓋千之百、十之一也。

〔13善注：『忘，失也。宅，居也。言樂易失而哀易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隕，猶遺也。』向注：『隕，落。亡，失。宅，居也。言樂易失而哀易居也。』此二句言人生之樂遺喪，其心若失，悲哀之情長居，緣情而生。

〔14〕善注：『言我將欲老死，與汝為客也。《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韓詩章句》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翰注：『言後生見我老，不與我交，以客禮相待，復增其憂耳。末契，下交也。』末契，猶言至交。杜甫《送率府程錄事還鄉》：『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及。』此二句言至交之情，託付於後生，余將老矣，亦為匆匆之過客。意謂惟後生尚存至交，我之至交零落，今已老也，亦將匆匆而去矣。

〔15〕麟獲，《公羊傳·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傳說孔子作《春秋》，

至此絕筆。李白《古風》之一：『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此喻道窮而命終。此二句言歸來翻閱舊籍，書之結束處，見獲麟之句。

上段言天年難終，生命無處不遭殘毀，顧視海内，親友凋落殆盡，故觸目生悲，哀情長存。

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1〕。精〔一〕浮神淪，忽在世表。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2〕？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攬〔3〕。感秋華〔二〕於衰木，痒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4〕！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5〕。解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6〕。

【校勘】

〔一〕『精』，小萬卷樓叢書本作『情』。

〔二〕『華』，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並作『葉』。

【注釋】

〔1〕善注：『《楚辭》曰：夕弭節於北渚。王逸曰：弭，安也。《論衡》曰：孔子作《春秋》，妙思自出胸中。《周易》曰：天造草昧。』濟注：『弭，低也。以爲理不可強，故低志節，安懷

抱，妙思天之造物。』弭節，弭情安意。善引《楚辭》出《九歌・湘君》，王逸注：『言日夕將暮，己已衰老，弭情安意，終志草樸也。』此二句言爾後弭情安意，妙思天地之造化。

〔2〕善注：『表，外也。言精神不定。世表，在世之表也。寤，覺也。大暮，猶長夜也。原夫生死之理，雖則長短有殊，終則同歸於一揆。言覺斯理，則晚死者何足矜，早夭者何傷也。繆熙伯《挽歌》曰：大暮安可晨。寤古今爲長夜，天下同寢寐，復何有早晚而矜怨於其間邪？此機自解之詞。』矜，炫耀。《玉篇》：『矜，自賢也。』此四句言精神沉浮於天地之間，忽而超然世外。悟死後居如長夜，亦同睡眠，晚死者何足矜，早夭者何傷。

〔3〕善注：『言既寤之，則彼死日之方除，豈能亂我情乎？言不足亂也。《毛詩》曰：祇攬予心。毛萇曰：攬，亂也。』向注：『除，去也。言彼日之去，乃常事耳，何足攪亂我情而使憂也。』此二句言日月正在逝去，此情何足亂我情懷。

〔4〕善注：『言達人之志，混齊死生，今反感木衰之秋華，思豐草之零露，是乃在殷憂而不去。何云識道乎？言未識也。《毛詩》曰：零露團兮。又曰：在彼豐草。《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毛萇曰：違，去也。《法言》曰：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殷，深也。』翰注：『至如感病於秋華衰木、零露茂草之節，是不避深憂之人。豈得云識道士也？瘁，病。豐，茂。違，避也。』此四句言因秋花著於衰木而感歎，露珠去其豐草而憔悴，懷深深之憂而不能排遣，何云洞識造化之道。

〔5〕善注：『言將養生而遺榮也。《爾雅》曰：頤，養也。遺，棄也。《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濟注：『洪，大也。言順應天地之道而養生，遺落聖人所重之名位。

〔6〕善注：『末跡，喻老。言解世俗之心累於末，聊優遊卒歲，以娛老年。《莊子》曰：容動色治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累，猶負也。《毛詩》曰：優哉遊哉，亦是戾矣。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娛老。』良注：『言游道德以解中心憂累、下末之跡，優遊自娛以終老也。』此二句言年已遲暮，釋心靈世俗之累，姑且悠遊卒歲，使老境娛悅。

此段詩人乃以道家思想以自慰。等同生死，淡于壽夭，方為洞識天道；順乎自然，超越世俗名位之累，且可優遊愉悅。

【集評】

〔元〕祝堯《古賦辯體》卷五：《歎逝賦》，賦也。凡哀怨之文，易以動人，六朝人尤喜作之。豈非懽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與？然此作雖未能止乎禮義而發乎情，猶於變風之義有取焉。但古人情得其理，和平中正，故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後人情流於欲，淫邪偏宕，故哀極而傷，怨極而怒。此賦與江文通《恨賦》同一哀傷，而此賦尤動人吁哀思之音，誠莊人端士之所當警者。

〔明〕譚浚《說詩》卷中《題目》：漢《長歌行》，王粲《七哀》，蔡琰《悲憤》、嵇康《憂憤》，

陸機《歎逝》，皆寓時世而歎傷也。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五：士衡《歎逝賦》『洪水芒芒』，《文選》陸機《歎逝賦》『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義皆與茫茫通。

〔清〕吳玉搢《別雅》卷二：《詩・商頌》『洪水芒芒』，《文選》陸機《歎逝賦》『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義皆與茫茫通。

大暮賦（並序）〔一〕

【題解】

此賦言人生短暫，歲月流逝，壯而老，老而亡，乃自然之規律。賦雖極言死亡之悲，然以『雖萬乘與洪聖，赴此途而俱稅』，言其人生原是空幻，故序言生不足戀，死不足悲，此乃有莊子泯榮辱、一死生之達矣。賦創作具體時間不可考，有此種心境，當必為後期之作，或與《歎逝賦》所作時間差近。可與《挽歌三首》並讀。

夫死生是得失〔二〕之大者，故樂莫甚焉，哀莫深焉。佳乎，安知其〔三〕不如生？如遂無〔四〕知耶，又何生之足戀？故極言其哀，而終之以達，庶以開夫近俗云〔1〕。

夫何天地之遼闊，而人生之不可久長。日引月而並隕，時維歲而俱喪〔2〕？諒歲月之揮霍，豈人生之可量〔3〕〔5〕！知自壯而得老，體自老而得亡〔4〕。觀細木而悶遲，覩洪櫃而念槿〔六〕。顧黃墟〔七〕之杳杳，悲泉路之翳翳〔5〕。挫千乘猶一毫，當何數乎智慧〔八〕〔6〕？徒假願於須臾，指夕景而為誓〔7〕，忽呼吸而不振，奄神徂〔九〕而形斃〔8〕。顧萬物而遺恨，收百慮而長逝〔9〕。撫崇塗而難親，停危軌之將遊〔10〕。雖萬乘與洪聖，赴此塗而俱稅〔一〇〕〔11〕。

【校勘】

〔一〕『大暮』，《北堂書鈔》卷九十二、《初學記》卷十四、《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一並作『大墓』。暮、墓，同音假借。

《藝文類聚》卷三十四作『大暮』。

〔二〕『得失』，《藝文類聚》卷三十四作『失得』。

〔三〕『其』，陸貽典校本後有『死』字。

〔四〕『無』，影宋鈔本、清鈔本此字脫。

〔五〕『諒歲月之揮霍，豈人生之可量』二句，《文集》脫，據《初學記》卷十四補。

〔六〕『觀細木而悶遲，睹洪橫而念槉』二句，《文集》脱，據嚴可均《全晉文》補。又『念槉』，《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一作『爲櫏』。

〔七〕『黃墟』，《七十二家集》本作『黃壚』。當據改。

〔八〕『智慧』，《初學記》卷十四作『知惠』。古並通。

〔九〕『徂』，《初學記》卷十四作『殂』。古二字通。

〔一〇〕『撫崇途而難親，停危軌之將遊。雖萬乘與洪聖，赴此途而俱稅』四句，《文集》無，嚴可均《全晉文》據《北堂書鈔》卷九十二補。

【注釋】

〔1〕達，通達。《玉篇》：『達，通也。』庶，庶幾，希冀之詞。《詩・檜風・素冠》：兮，棘人欒欒兮。』毛詩傳：『庶，幸也。』開，開導啓發。《禮記・學記》：『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鄭玄注：『開，爲發頭角。』孔穎達疏：『開，謂開發事端，但爲學者開發大義頭角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達也。』《序》謂生不足戀，死不足哀，作賦之目的，即在於開導樂生哀死之世俗生命觀。

〔2〕引，引導。《史記・韓長孺列傳》：『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裴駰《集解》：『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足。』《集韻》：『引，導也。』隕，落。《爾雅・釋詁》：『隕，墜也。』維，繫。《詩・小雅・白駒》：『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毛詩傳：『縶，絆。維，繫也。』

此四句言天地遼闊，人生短暫。日光引導月影，終都落下，季節連同年歲，一起逝去。

〔3〕諒，誠然。《說文》：『諒，信也。』揮霍，飛揚迅疾。曹植《七啓》：『凌躍超驤，蜿蟬揮霍。』向注：『揮霍，奮迅也。』量，度量。《廣韻》：『量，量度。』此二句言歲月悠悠，飛逝而去，人生短暫，豈可度量。

〔4〕得，《玉篇》：『獲也。』體，肢體。《詩·鄘風·相鼠》：『相鼠有體，人而無禮。』毛詩傳：『體，支體也。』此二句言自知其壯之將老，體衰老而將死。

〔5〕悶，不覺。《莊子·德充符》：『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陸德明《音義》：『李云：不覺貌。』遲，《玉篇》：『遲，晚也。』洪櫝，指大樹。《左傳·哀公十一年》：『將死曰：樹吾墓木。』《玉篇》：『櫝，小棺。』黃墟，黃泉。江淹《扇上綵畫賦》：『願解珮而捐玦，指黃墟而先歸。』按：黃墟當為黃墟，蓋形近而誤。《淮南子·覽冥訓》：『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至黃墟。』許慎注：『上與九天交接，下契至黃墟。』

〔6〕挫，取。《楚辭·招魂》：『挫糟凍飲，酎清涼些。』王逸注：『挫，捉也。』千乘，諸侯之封

國。《禮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此指封侯。毫，獸毛。《廣韻》：『毫，長銳毛也。』喻其小也。數，『計也。』此二句言功取封侯猶如一毛，何當計于人生之智慧。意謂功名不足取，智慧不足恃。

〔7〕假願，美好願望。謝朓《秋夜講解》：『孰云濟沉溺，假願託津梁。』假，嘉也。《詩・大雅・假樂》序曰：『假樂，嘉成王也。』《經典釋文》卷七：『音暇，嘉也。』《禮記・中庸》作『嘉樂』。須臾，片刻。曹丕《與吳質書》：『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夕景，夕陽。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夕景欲沉，曉霧將合。』此喻生命垂暮。誓，約。《禮記・曲禮上》：『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此二句言人生須臾，空有美好願望，終如日影西墜，指以為期。

〔8〕振，動。《楚辭・九懷・尊嘉》：『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王逸注：『動搖百草使芳熟也。』奄，《說文》：『一曰忽也。』徂，通殂，死亡。《史記・伯夷列傳》：『於嗟徂兮，命之衰矣。』司馬貞《索隱》：『徂者，死也。』此二句言忽焉之間，呼吸不動，形神俱亡。

〔9〕遺恨，遺怨。陽縉《荊軻歌》：『琴聲不可識，遺恨沒秦宮。』恨，《說文》：『怨也，一曰怨之極也。』收，息。《戰國策・楚策》：『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鮑彪注：『收，猶息。』此二句言瞻顧萬物而心存遺怨，百慮止息而長辭於世。

〔10〕撫，猶據。《禮記・曲禮上》：『大夫撫式，士下之。』鄭玄注：『撫，猶據也。』崇，高。《詩・小雅・由庚》序：『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崇塗，道路高而險，此指黃泉之路。親，近也。《易・乾》：『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危軌，高車。《說文》：『危，在高而懼也。』又：『軌，車轍也。』此指靈車。此二句言靈魂行於險途而世人難以親近，停着的靈車也將遠逝。

〔11〕萬乘，天子。《孟子・梁惠王上》：『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趙岐注：『萬乘謂天子也。』洪聖，即大聖。《爾雅・釋詁》：『洪，大也。』稅，猶稅駕。《爾雅・釋詁》：『稅，舍也。』郭璞注：『舍，放置。』此二句言雖是國君聖人，一赴黃泉，萬事皆休。

此段言日月遷逝，由生必死，功名不足取，智慧不足恃，雖天子聖人，生死一矣。

於是六親雲起〔一〕，姻族如林。爭塗淹淚，望門舉音〔二〕〔1〕。敷幄席以悠想，陳備物而虞靈〔2〕。仰廖廓而無見，俯寂寞而無聲〔3〕。眷饗饗其不毀，酒湛湛而每盈〔4〕。屯送客於山足，伏埏道而哭之〔5〕。扃幽戶以大畢，訴玄闕而長辭〔6〕。歸無塗兮往不反，年彌去兮逝彌遠〔7〕。庭樹兮葉落〔三〕，暮草兮根陳〔8〕。

【校勘】

〔一〕『起』，《北堂書鈔》卷九十二作『赴』。

〔二〕上二句在『爭塗』、『望門』後，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均有『而』字。

〔三〕『葉落』，陸貽典校本作『落葉』。

【注釋】

〔1〕六親，指父子兄弟夫婦。《春秋正義》卷三十一：『《老子》云：六親不和焉有孝慈。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姻族，姻親與宗族，泛指親戚。《國語·晉語》：『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釋名·釋親屬》：『族，又宗族。』舉音，猶言舉聲而泣也。《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一引《東觀漢紀》：『上車駕素服往吊，望城門舉音。』此四句言於是至親如雲涌，親戚如林立，爭相流淚於道中，望見其門而嚎哭。

〔2〕敷，陳。《書·舜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孔安國傳：『敷。陳也。』幄，帷幄。《釋名·釋牀帳》：『幄，屋也。以帛衣板施之，形如屋也。』此指靈堂。悠，思。《詩·周南·關雎》：『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毛詩傳：『悠，思也。』虞，通娛，樂也。《孟子·盡心上》：『霸者之民，驩虞如也。』趙岐注：『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此二句言設帷鋪席而置靈堂，而守靈者思之；陳列諸種祭品，而娛樂其靈魂。

〔3〕廖廓，廣遠。《楚辭・遠遊》：『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洪興祖補注：『師古云：寥廓，廣遠也。』寂寞，寂靜無聲。《楚辭・九歎・憂苦》：『巡陸夷之曲衍兮，幽空虛以寂寞。』王逸注：『曲澤之中，空虛杳冥，寂寞無人聲也。』此二句言仰視遼遠之上天而不見其形，俯聽寂寞之靈柩而不聞其聲。

〔4〕肴，菜肴。《廣韻》：『凡非穀而食曰肴。』此指祭品。饛饛，器皿滿貌。《詩・小雅・大東》：『有饛簋飧，有捄棘匕。』毛詩傳：『饛，滿簋貌。』毀，缺少。《說文》：『毀，缺也，一曰壞也。』湛湛，溢盛貌。《楚辭・九章・哀郢》：『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鄣之。』王逸注：『湛湛，重厚貌。』洪興祖補注：『詩曰：湛湛露斯。注云：湛湛，茂盛貌。』盈，《說文》：『滿器也。』此二句言祭品放滿器皿，齊備不缺，祭酒斟滿酒杯，每杯盈溢。言其祭品豐盛而死者不可飲食也。

〔5〕屯，盤桓難進貌。《易・屯》：『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京房《易傳》：『屯難之際，盤桓不進之貌。』埏，墓道。《廣韻》：『際也，地也，又墓道。亦地有八極。』此二句言山腳下送葬人羣盤桓難進，送至墓道又伏而哭之。

〔6〕扃，猶關閉。《說文》：『外閉之關也。』幽戶，冥室之門。張載《七哀詩》：『便房啓幽戶，冥室之門。』翰注：『便房，冢中室也，言其幽暗之戶，已開之矣。』大畢，猶言人生之終。《淮南子・道應訓》：『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許

慎注：『太陰，北方也。玄闕，北方之山也。』北方為陰，故以玄闕代指其丘墓也。此二句言關閉墓道之門，人生終矣，送葬者訴衷情於丘墓，與之永別。

〔7〕彌，《玉篇》：『甚也。』此二句就死者而言，欲歸無路，一去不返，歲月流逝，愈離愈久。

〔8〕曷，《說文》：『何也。』陳，伸展。《廣韻》：『張也。』暮，通墓。此四句言逝者日遠，與世相隔日深，欲歸無路，庭中樹木葉發葉落，墓地荒草愈生愈茂。

此段描繪送葬之場景，死後之淒涼。

感丘賦〔一〕

【題解】

此賦為士衡行役途中，見丘墳累累，而歎息世人生命不永，雖藉道家之說而作達觀之語，然終因貪戀人生而墜於痛苦之中。具體寫作時間不可確考。然從所行之方向背京室、泛西川、沿黃河之曲湄由西向東的行進路綫看，似是由洛赴平原途中。平原古屬齊地，在洛陽東南，黃河在洛轉向，故曰『曲湄』。由此可以推斷，此賦則是作于太安元年（公元三〇二）赴平原內史途中。賦中所寫之心境，與陸機此時之特殊境遇亦殊近似。

泛輕舟於西川，背京室而電〔二〕飛。遵伊洛之坻〔三〕渚，沿黄河之曲湄〔一〕。覩墟墓於山梁，託崇山〔四〕以自綏〔二〕。見兆域之藹藹，羅魁封之纍纍〔三〕。於是徘徊洛涯，弭節河干。佇盼〔五〕留心，慨爾遺歎〔四〕。仰終古以遠念，窮萬緒乎其端〔五〕。伊人生之寄世，猶水草乎山河〔六〕。應甄陶以歲改，順通川而日過〔七〕。古二字通。

【校勘】

〔一〕『丘』，《初學記》卷十四、清鈔本並作『邱』。

〔二〕『電』，陸貽典校本作『雷』。

〔三〕『坻』，《藝文類聚》卷四十作『抵』。

〔四〕『山』，《艺文类聚》卷四十、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邱』。

〔五〕『盼』，《藝文類聚》卷四十、小萬卷樓叢書本作『眄』。

【注釋】

〔1〕西川，泛指西方河流。謝靈運《酬從弟惠連》：『分離別西川，廻景歸東山。』遵，循。《詩・周南・漢廣》：『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毛詩傳：『遵，循也。』伊洛，水名。《書・禹貢》：『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泲池山，瀍出

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坻渚，《爾雅・釋水》：『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坻，人所爲潘。』陼，同渚。湄，水岸。《詩・秦風・蒹葭》：『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毛詩注：『湄，水隰也。』《爾雅・釋水》：『水草交爲湄。』此四句言泛輕舟於西方河流之上，背離京邑，如電飛逝。

〔2〕覩，《玉篇》：『古文睹字。』墟墓，坟墓。潘岳《悼亡詩》：『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善注：『墟，亦墓之通名。』山梁，山脊。《論語・卿黨》：『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綏，安。《書・禹貢》：『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孔安國傳：『綏，安也。』此二句言目睹山脊之丘墓，死者託身高山而自安。

〔3〕兆域，墳塋。《周禮・春官・宗伯》：『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爾雅》：『兆，域也。』郭璞注：『謂塋界。』藹藹，盛多貌。《詩・大雅・卷阿》：『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毛詩傳：『藹藹，猶濟濟也。』羅，列。陶淵明《歸園田居》：『桃李羅堂前，榆柳蔭後園。』魁，《博雅》：『大也。』封，壘土為墳。《易・繫辭下》：『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孔穎達疏：『不積土為墳，是不封也。』魁封，大墳。纍纍，同壘壘，相連貌。潘岳《懷舊賦》：『墳纍纍以接隴，柏森森以櫬植。』良注：『纍纍，墳隴接連貌。』此二句言見丘墓盛多，界限分明，大墳羅列，連綿不絕。

〔4〕涯，水邊。《玉篇》：『涯，水際也。』河干，河岸。《詩・魏風・伐檀》：『坎坎伐檀兮，寘之

河之干兮。』毛詩傳：『干，厓也。』厓，同涯。佇，《爾雅・釋詁》：『久也。』盼，視。《說文》：『盼，恨視也。』此四句言於是徘徊于伊洛水邊，漫步於黃河岸上，久久注視，志往情留，徒生慷慨悲歎。

〔5〕終古，遠古。《玉篇》：『終，極也，窮也。』萬緒，紛繁之思緒。江淹《雜體詩・謝僕射混》：『卷舒雖萬緒，動復歸有靜。』翰注：『萬緒，言多也。』端，始也。《玉篇》：『端，緒也。』此二句言仰視遠古，遙想前人，思緒紛繁，欲究其端。

〔6〕伊，《爾雅・釋詁》：『維也。』郭璞注：『發語辭。』此二句言人生寄託於世，猶如水草託身山河，奄忽之間即枯萎矣。

〔7〕應，受。《國語・周語》：『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韋昭注：『應，猶受。』甄陶，燒土而制陶器。何晏《景福殿賦》：『疆理宇宙，甄陶國風。雲行雨施，品物咸融。』善注：『甄陶，謂燒土爲器。言欲政化純厚，亦如甄陶乃成，咸皆融通也。』翰注：『甄陶天下，言天子惠化於人，如雲雨霑萬物，皆以通及之也。』此取『甄陶天下』之意。通川，大川。司馬相如《上林賦》：『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善注：『言醴泉於室中涌出，而通流為川，而過中庭。』此二句言受命治政而忽又經年，循河泛舟而日影飛過。

此段寫其行役途中，見墳塋累累，而生萬端感慨，人生寄世，如水草託身山河，奄忽

即枯株名矣。

生矜跡於當世〔一〕，死同宅乎一丘〔1〕。翳形骸於〔二〕下淪兮，飄營魄而上浮〔2〕。隨陰陽以融冶，託山原以為疇〔3〕。妍媸混而為一，孰云識其所修〔4〕？必妙〔三〕代以遠覽兮，夫何徇乎區陳〔四〕〔5〕。

【校勘】

〔一〕『當世』，嚴可均《全晉文》卷九十六作『當已』，意扞格難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家集》本作『當世』。今據改。

〔二〕『於』，《藝文類聚》卷四十作『以』。

〔三〕『妙』，《七十二家集》本、《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三作『眇』。

〔四〕『徇』，《七十二家集》本、《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三作『狥』。另，『生矜跡於當已……夫何徇乎區陳』十句，《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三、《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七十二家集》本均作同題賦，而嚴可均《全晉文》則補入此篇，視作一篇。從內容看，前後情感連貫，意脈相承，此補甚是，故依嚴說。

【注釋】

〔1〕矜，自負，炫耀。《書・大禹謨》：『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孔安國傳：『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跡，業績，事蹟。《書・武成》：『至於大王，肇基王跡。』孔安國傳：『大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跡。』宅，《爾雅・釋言》：『居也。』此二句言生前自負其當世所立之業績，死後亦同居其丘墓。

〔2〕翳，死蔭。《詩・大雅・皇矣》：『作之屏之，其菑其翳。』毛詩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淪，沉沒。《書・微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孔安國傳：『淪，沒也。』營魄，魂魄。《老子》第十章：『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河上公注：『營魄，魂魄也。』此二句言形骸已死，沉沒地下，靈魂飄忽，上浮空中。

〔3〕融冶，融會。僧肇《鳩摩羅什法師誄》：『融冶常道，盡重玄之妙閒邪。』《說文》：『冶，銷也。』段玉裁注：『銷者，鑠金也。』山原，山之平坦處。《說文》：『高平曰原，人所登。』疇，田地。《孟子・萬章上》：『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此二句言魂隨陰陽而融合一體，託身山丘而成為田疇。

〔4〕妍媸，美醜。《法言》：『自關以西謂好曰妍。』《博雅》：『媸，醜也。』修，修養道德。《楚辭・離騷》：『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向注：『前脩，謂前代脩習道德之人者。』脩，同修。此二句言美醜混同為一，誰可識其所修賢德？

〔5〕妙，體悟萬物精微之理。《易・說卦》：『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徇，求也。《莊子・人間世》：『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王先謙《集解》：『宣云：耳目在外，而徇之於內。』區，猶區域。《書・康誥》：『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孔安國傳：『始爲政於我區域諸夏，故於我一二邦皆以修治。』陳，堂跡。《詩・小雅・何人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毛詩傳：『陳，堂塗也。』此二句言必代之以妙觀玄理，遠覽萬物，何必求之眼前之陳跡。意謂超越人生，達觀玄理。

此段言死葬一丘，託身山原，混同美惡，泯滅德業，故須超越人生，達觀玄理。

爾乃申舟人以遂往，橫大川而有悲〔1〕。傷年命〔2〕之倏忽，怨天步之不幾〔3〕。雖履信而思順，曾何足以保茲？普天壤其弗免，寧吾人之所辭〔4〕！願靈根之晚墜，指歲暮而為期〔5〕。

【校勘】

〔一〕『悲』，《藝文類聚》卷四十作『惡』。

〔二〕『年命』，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革命』。

【注釋】

〔1〕申，猶言申命，重命。《書・益稷》：『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孔安國傳：『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此二句言於是我又命舟人而將行，橫渡大河而內心悲傷。

〔2〕倏忽，迅疾。班固《東都賦》：『指顧倏忽，獲車已實。』善注：『倏忽，疾也。』又同儵忽，電光，蓋言其速也。《楚辭・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王逸注：『儵忽，電光也。』天步，天之運行。《詩・小雅・白華》：『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毛詩傳：『步，行。』不幾，不近。《荀子・榮辱》：『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楊倞注：『幾，近也。謂不近於習也。』此二句言憂傷年壽迅疾而去，怨恨天道之不近人情。

〔3〕履信思順，意謂得天人之助。《易・繫辭上》：『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此四句言雖得天人之助，又何曾足以保此生命？普天地之間其不能免，豈吾輩可免乎？

〔4〕靈根，生命。士衡《君子有所思行》濟注：『靈根，喻身也。』此二句言但願生命晚隕落，指暮年而為約也。意謂至年老而終天年也。

此段言生死既不可免，唯願生命晚凋，終其天年。

陸士衡文集校注卷四

賦四

浮雲賦

【題解】

此為狀物之小賦。以博喻手法著力描摹浮雲形狀之變化，色彩之斑斕。尤其是由雲及雨，寫其澤被天下之德；由雲及風，寫其如鐘鬱律之樂，使小賦頗有聲色之美。尤當注意的是，詩人用『原厥本初，浮沉混並』、『貫元虛』、『薄太虛』，給人以尺幅千里、一瞥千年之想像，拓展了賦所表現的時間與空間。具體創作時間無考。

有輕虛之豔象，無實體之眞形，原〔一〕厥本初，浮沉混並〔1〕。六律簫〔二〕應，八風時邁〔2〕。玄陰觸石，甘澤霶霈〔三〕〔3〕。勢不崇朝，露彼〔四〕

無外〔4〕。集輕浮之衆采，厠五色之藻氣〔5〕。貫元虛於太素，薄紫微而竦戾〔五〕〔6〕。若層臺高觀，重樓疊閣〔7〕。或如鐘首之鬱律，乍似塞門〔六〕之寥廓〔8〕。若靈園之列樹，攢寶耀之炳爛〔七〕〔9〕。金柯分，玉葉散；綠翹明，巖英煥〔10〕。龍逸蛟起，熊羆虎戰〔八〕。鸞翔鳳翥，鴻驚鶴奮。鯨鯢沂波，鮫鰐衝遁〔11〕。若秬鬯揚芒，嘉穀垂穎〔九〕〔12〕。朱絲亂紀〔一〇〕，羅衽失領〔13〕。飛儻凌虛，隨風遊聘〔一一〕〔14〕。有若芙蓉羣披，蘜華揔會〔15〕。車渠繞理〔一二〕，瑪瑙縟文〔16〕。

【校勘】

〔一〕『原』，《文集》、《六朝詩集》本並作『厚』。金濤聲曰：『「原」作厚，不可通。《初學記》卷一作『滂霈』。古二詞同。

〔二〕『篇』，《初學記》卷一作『覆被』。《七十二家集》本、《六朝詩集》本、清鈔本並作『覆彼』。

〔三〕『霶霈』，《初學記》卷一作『滂霈』。古二詞同。

〔四〕『露彼』，《初學記》卷一作『覆被』。《七十二家集》本、《六朝詩集》本、清鈔本並作『覆彼』。

〔五〕『集輕浮之衆采』四句，《文集》脱，嚴可均《全晉文》卷九十六據《太平御覽》卷一補。

〔六〕『塞門』，影宋鈔本並作原，今據改。』金說是。

〔七〕『炳爛』，《初學記》卷一作『和』。

〔六〕『塞門』，《文集》、《七十二家集》本、《六朝詩集》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寒門』。《初學記》卷一、《太平御覽》卷八、《事類賦注》卷二並作『塞門』。考其文意，當以『塞門』為是，故據改。

〔七〕『若靈園之列樹』二句，《文集》脱，嚴可均《全晉文》卷九十六據《太平御覽》卷八補。又『爛』，一作『粲』。

〔八〕『龍逸蛟起，熊羆虎戰』二句，《文集》脱，據《太平御覽》卷八、《事類賦注》卷二補。

〔九〕『若秬鬯揚芒，嘉穀垂穎』二句，《文集》脱，據《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補。

〔一〇〕『紀』，《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作『純』，《藝文類聚》卷一作『起』。

〔一一〕『聘』，陸貽典校本作『騁』。

〔一二〕『揔』，《藝文類聚》卷一作『惣』；《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作『總』。『惣』、『揔』、『總』古三字通。

〔一三〕『車渠繞理』，《文集》作『車渠統理』，意不可通。《藝文類聚》卷一、《初學記》卷一、陸貽典校本作『車渠繞理』，《太平御覽》八百八引《靈龜賦》亦有『車渠繞理，馬腦縕文』之句，當係本文之佚文。今據改。

【注釋】

〔1〕原，尋其本原。《漢書・薛宣傳》：『《春秋》之義，原心定罪。』顏師古注：『原，謂尋其本

也。」本初，原始之狀態。《雲笈七籤・三洞經教部》：『練胎反本初，長乘非玄樑。』亦作太初，《莊子・列御寇》：『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浮沉，猶言天地。《雲笈七籤・混沌華池》：『玄元始初之氣，造化天地之象，三一之數雄雌，而未分清濁，浮沉不定。』古謂天地之初，混沌未開，清而浮之為天，濁而沉之為地。此四句言有輕盈虛空之美象，卻無眞實體貌之形狀。探尋原始狀態，則如天地混沌未開之氣。

〔2〕六律，《孟子・離婁上》：『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趙岐注：『六律，陽律、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爾，樂器名。《爾雅・釋樂》：『大篇謂之產。』郭璞注：『篇如笛，三孔而短小。』此指音節。八風，謂自然之風。《左傳・隱公五年》：『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杜預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古人以律呂而配陰陽，以樂器而配自然，故言之。此二句言雲動應六律之音節，雲行隨四時之微風。

〔3〕玄陰，猶黑雲。謝惠連《雪賦》：『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善注：『蔡邕《述行賦》曰：玄雲黮以凝結，零雨集之溱溱。』甘澤，甘霖。曹植《誥咎文》：『甘澤微微，雨我公田。』霡霂，雨多貌。《焦氏易林》卷十五：『隱隱大雷，霡霂爲雨。』同滂沛。左思《吳都賦》：『經扶桑之中林，包暘谷之滂沛。』翰注：『滂沛，水多貌。』此二句言黑雲連于巖石，甘霖滂沛潤物。

〔4〕崇朝，終朝。《詩・衛風・河廣》：『誰謂宋遠，曾不崇朝。』鄭玄箋：『崇，終也。』不崇朝，喻短暫也。露，潤澤。《詩・小雅・由庚》：『蓼彼蕭斯，零露湑兮。』鄭玄箋：『露者大，所以潤萬物。』此二句言其勢短暫，然澤被萬物，無彼無外。

〔5〕輕浮，泛謂雲霓之類。厠，聚集。《釋名・釋宮室》：『厠，言人雜在上非一也。』藻，綺美之水草。《書・益稷》：『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孔安國傳：『藻，水草有文者。』藻氣，喻五彩之雲氣。此二句言集雲霓之衆采，聚五色之綺美。

〔6〕元虛，三元道君所居之所。太素，三元道君所治之處。《太平御覽》卷六百七十四：『《大洞雌一篇》曰：三元君在元虛之室。《王君内傳》曰：紫清、太素、瓊闕，太素三元道君所治也。』此以元虛指天上宮殿，太素指天空。元虛亦作玄虛，太素玄虛，泛謂自然。嵇康《雜詩》：『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善注：『《列子》曰：太初形之始，太素質之始。』銑注：『太素、玄虛，皆自然也。』紫微，北斗第七星，為天帝所居。陸雲《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在昔姦臣，稱亂紫微。』善注：『《尚書》曰：敢行稱亂。紫微，諭帝位也。《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又曰：紫宮，大帝室也。』竦，高聳。《釋名・釋山》：『山大而高曰嵩。竦也，亦高稱也。』戾，至。《詩・小雅・采芑》：『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毛詩傳：『戾，至也。』此二句言貫穿天空之元虛宮殿，高聳直至北斗而近紫微。

〔7〕層臺，高臺。《楚辭・招魂》：『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王逸注：『層、累，皆重也。』洪興祖

補注：『《說文》：臺，觀四方而高者。』高觀，高大樓闕。《爾雅・釋宮》：『觀謂之闕。』此二句言此形若高臺觀闕，層疊樓閣。

〔8〕鐘首，大鍾。《說文》：『鍾，樂鍾也。』鍾，同鐘。鬱律，小聲也。崔豹《古今注》曰：『塞門，指邊塞。顏延之《赭白馬賦》：巖突兮，電倏忽於牆藩。』善注：『鬱律，小聲。揚雄《甘泉賦》：『雷鬱律於『簡偉塞門，獻狀絳闕。』善注：『塞，紫塞也。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有關，故曰門。』良注：『塞門在北，出馬處也。』此二句言或如樂鍾之音聲悠悠，乍似邊塞之遼遠廣闊。

〔9〕靈園，神靈之苑。歐陽修《初食鷄頭有感》：『粲，鮮好貌。』此二句言猶如神靈之苑囿樹木明麗燦爛。《說文》：『炳，明也。』《玉篇》：『凝祥池鎖會靈園，僕射荒陂安可擬。』炳粲，排列，聚集之珠寶明麗燦爛。

〔10〕金柯、玉葉，喻雲氣。柯，樹枝。《編珠》卷一：『崔豹《古今注》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因而作華蓋。又陸機《雲賦》曰：玉葉金柯。』翹，花。蕭綱《與廣信侯書》：『以此春翹，方為秋實。』英，《爾雅・釋木》：『華而不實者謂之英。』煥，《玉篇》：『明也。』此四句言如金枝玉葉之分散，如巖上綠葉春花之鮮明。

〔11〕逸，《玉篇》：『翥，飛舉貌。』驚，《玉篇》：『駭也。』奮，振翅。《詩・邶風・柏舟》：『靜言思《正韻》：『隱也，遁也。』厲，《爾雅・釋詁》：『作也。』戰，《說文》：『鬥也。』翥，飛。

之，不能奮飛。』毛詩傳：『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泝，《爾雅・釋水》：『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遊。』此六句言如蛟龍或隱或起，如熊虎或叫或鬥，如鸞鳳或飛或翔，如鴻鶴或驚起或振翅，又如鯨鯢遊於波上，鮫鱷奔突於水底。

〔12〕秬鬯，黑黍香草。此指黍也。《詩・大雅・江漢》：『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毛詩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揚，《增韻》：『發也。』芒，禾穎。《說文》：『芒，草端

〔13〕朱絲，朱絃。卓文君《白頭吟》：『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善注：『朱絲，朱絃也。』紀，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朱絲亂紀，絲縷紊亂。以朱絲喻雲之色，亂紀喻雲之形。羅衽，猶羅衣也。《釋名・釋衣》：『婦人上服曰衽，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此二句言如紊亂之朱絲，無領之羅衣。

〔14〕凌虛，凌空。潘岳《寡婦賦》：『如涉川兮無梁，若凌虛兮失翼。』聘，《說文》：『訪也。』此二句言如凌空飛升之僊人，隨風飄動，遊歷蒼穹。

〔15〕披，《廣韻》：『開也。』舜華，同舜華，木槿花。《詩・鄭風・有女同車》：『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毛詩傳：『舜，木槿也。』揔，同總，聚。郭璞《爾雅序》：『敘詩人之興詠，揔絕代之離詞。』此二句言如芙蓉之羣起開放，木槿之交會聚集。

〔16〕車渠，玉石。《廣雅》：『車渠，石次也。』縟，《玉篇》：『飾也。』此二句言如車渠紋理環繞，

瑪瑙文采裝飾。

白雲賦

【題解】

此與《浮雲賦》同為寫雲，均描摹雲之情狀與變幻。然前者泛寫雲，故與風雨合寫。此取白雲為摹寫對象，故抓住白雲特點，寫其光影與靈性。詩人寫白雲時，又以霞光、煙靄為襯託，故亦顯得色彩繽紛，而富有變化。具體創作時間不可考。

覽太極之初化，判玄黃於乾坤[1]。考天壤之靈變，莫媲美乎慶雲[2]。繞蓬萊以結曜，薄昆侖而增輝[3]。據神景於八幽，合洪化乎齊動[5]。發憤靈石，擢性洪流。興煙熅[4]。充宇宙以播象，協元氣而齊德[7]。豈假期於曜曾泉，升跡融丘[6]。盈八紘[二]以餘憤，雖彌天其未泄[8]。望九衢[三]以遠肆，明皇極而永舒[9]。蔽陽遷晷，邁[三]崇朝而倏忽[8]。望九衢[三]以遠肆，明皇極而永舒[9]。蔽陽光於湯谷[五]，暗天文乎帝居[10]。齊濛荒於無機，等混昧于太初[11]。翼

靈鳳於蒼梧，起滯龍於潢汙〔12〕。襲紫霞〔六〕〔13〕。違序〔15〕。紅蕊發而菡萏，金翹援而含〔七〕菡〔14〕。神〔八〕收鬼化，弱性舉〔17〕。鸞舞角以軒罷，鷙企翮而延佇〔九〕〔18〕。長城曲蜿，采閣相扶〔19〕。聳瑤臺之巖辟〔一〇〕，構瓊闥之離婁〔20〕。雄虹矯而垂天，翠鳥軒而扶日〔21〕。

【校勘】

〔一〕『覽太極之初化……薄昆侖而增輝』六句，《太平御覽》卷一引前四句，《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引後兩句。揣摩文意，當於篇首，故從《全晉文》之體例。

〔二〕『紘』，《七十二家集》本作『絃』。形近而誤。

〔三〕『邁』，《文集》脱，據嚴可均《全晉文》卷一、影宋鈔本並作『邁』。今據改。

〔四〕『九衢』，《太平御覽》卷八作『九畿』。

〔五〕『湯谷』，《太平御覽》卷八、《天中記》卷一作『暘谷』。古二者通。

〔六〕『望九衢以遠肆……外襲紫霞』十二句，《文集》脱，據嚴可均《全晉文》卷九十六補。《太平御覽》卷八引前六句，《初學記》卷一引『翼靈鳳於蒼梧，起滯龍於潢』二句，《北堂書鈔》

卷一百五十引後兩句，而「高騰永逸，絡驛參差」二句，則未知何出。揣摩文意，前後相連，故從《全晉文》之體例。

〔七〕「含」，《文集》、《六朝詩集》本並作「合」。《藝文類聚》卷一、《淵鑑類函》卷五作「含」。《四庫全書考證》卷九十五：「紅藥發而菡萏，金翹援而含葩。刊本含訛合。」今據改。

〔八〕「神」，《七十二集》本作「艸」，似誤。

〔九〕嚴可均《全晉文》卷九十六其下有「若夫神□耀精，蒼雲仰浮。方峙圓踴，綺□□□」四句，因此文意不明，難定其邏輯次序，故不從《全晉文》之體例。

〔一〇〕「巖巖辟」，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截薛」。

【注釋】

〔1〕太極，天地之本原。郭璞《江賦》：「類胚渾之未凝，象太極之構天。」善注：「《周易》曰：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名也。」翰注：「太極，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韓康伯曰：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名也。」《詩・周頌・訪落》：「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毛詩傳：「判，分。」玄黃，天地之色。《易・坤》：「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此二句言觀天地化育之初，天玄地黃而分為乾坤。

〔2〕靈變，神靈之變化。木華《海賦》：「神靈之變，惚怳幽暮。」善注：「言廓然

暫開，如神之變，惚怳之頃，而又幽暮也。』婉，美。《玉篇》：『婉，婉婉也，媚好也。』慶雲，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鬱鬱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良注：『《史記》曰：察天地神靈之變化，莫媲美於瑞雲。』此二句言、

〔3〕蓬萊，海上僊山名。《楚辭·九思·傷時》：『蹶飛杭兮越海，從安期兮蓬萊。』王逸注：『蓬萊，海中山名也。』昆侖，黃帝所居之所。何晏《景福殿賦》：『雖崐崘之靈宮，將何以乎侈旃。』善注：『《穆天子傳》曰：天子升於崐崘之丘，觀黃帝之宮。』向注：『雖崐崘山天帝之居，何以美之。』崐崘，同昆侖。此二句言圍繞蓬萊而聚其日光，迫近昆侖而增其光輝。

〔4〕攄，發，即發其光也。《玉篇》：『攄，發也。』神景，神靈之光，即日影也。曹植《七啓》：『神景，則遊女之光也。』八幽，八方幽遠之地。《宋書·樂志四》：『曹植《聖皇篇》：九州咸賓服，威德洞八幽。』洪化，大化。左思《魏都賦》：『雖自以爲道，洪化以爲隆世。』濟注：『洪，大。』此指天地之化育天下。煙熅，元氣，天地之氣也。班固《東都賦》：『隆煙熅，調元氣。』銑注：『煙熅，即元氣也。』此二句言日光照于八方幽遠之地，合於天地之元氣化育天下。

〔5〕充，《玉篇》：『種也，一曰布也。』播，《說文》：『種也，滿也。』象，物象。《易·繫辭上》：

『象也者，像此物之形狀也。』孔穎達疏：『象此物之形狀也。』元氣，天地之氣。曹植《七啓》：『芒芒元氣，誰知其終。』善注：『《春秋命曆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也。』濟注：『元氣，則一氣也。言若以一氣獨運，周而復始，誰知其終乎。』協，《說文》：『衆之同和也。』勳，《說文》：『能成王功也。』此二句言行于宇宙而形成各種形狀，協和天地之氣而濟其成功。

〔6〕發憤，舒展其情。《楚辭・九章・惜誦》：『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王逸注：『憤，懣也。』擢性，產生靈性。《廣韻》：『擢，抽也，出也。』興曜，產生光輝。《爾雅・釋言》：『興，起也。』《釋名・釋天》：『曜，耀也，光明照耀也。』曾泉，重疊之泉。《太平御覽》卷三引《淮南子》：『臨於曾泉是謂早食。』許慎注：『曾，重也。早食時在東方多水之地，故曰曾泉。』跡，足跡也。《釋名・釋言語》：『跡，積也，積累而前也。』融丘，高丘。《釋名・釋丘》：『丘，方丘，就其方圜名之也。』銳上曰融丘。融，明也，明陽也。凡上銳，皆高而近陽者也。』此四句言使靈石生其情，使洪波出其性，光照重泉，籠罩高丘。

〔7〕盈，《說文》：『滿器也。』八紘，猶言八方。《淮南子・原道訓》：『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許慎注：『八紘，天之八維也。九野，八方中天也。』彌，滿。《詩・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俾民憂泄。』毛詩傳：『泄，去也。』鄭玄箋：『泄，猶出也，發也。』此二句言雲盈八方似尚有餘情，彌漫天空

而久未散去。

〔8〕假期，假以時光。陸雲《西園第既成有司啓》：『孔子假期玩年，至於韋編三絕。』遷晷，日影移動。《說文》：『晷，日影也。』此指雲影移動。遘，行。《詩・王風・黍離》：『行遘靡靡，中心搖搖。』毛詩傳：『遘，行也。』崇朝，終朝。《詩・衛風・河廣》：『崇朝，終朝。』崇朝，終朝。《楚辭・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王逸注：『儵忽，電光也。』此二句言隨時光流逝而雲影變遷，終朝運行又變化倏忽。

〔9〕九衢，喻雲如樹枝交錯。王巾《頭陀寺碑文》：『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善注：『《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云：靡華九衢。』良注：『九衢草，其枝交錯，相重九出也。』皇極，中天。《書・洪範》：『次五曰建用皇極。』孔安國傳：『皇，大。極，中也。』肆，《說文》：『極陳也。』此二句言望如樹枝交錯而伸向遠方，光照中天而舒展開去。

〔10〕湯谷，即暘谷，日出之所。《淮南子・說林訓》：『日出湯谷，入于(于)虞淵，莫知其動。』蕭統《文選序》：『《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翰注：『天文，日月星辰。』此二句言遮蔽出於湯谷之陽光，晦暗上帝居處之星月。

〔11〕濛荒，同蒙荒，覆蓋。《爾雅・釋言》：『蒙荒，奄也。』邢昺疏：『昔謂奄覆。《唐風》云：葛生蒙楚。孫炎曰：荒大之奄。《周南》云：葛藟荒之。』機，北斗第三星。《博雅》：『斗星三為機。』太初，原始混沌之狀態。《莊子・列御寇》：『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此二句言雲齊覆蓋天空，不見北斗，與天地之初混沌未開同也。按：從句式看，『濛荒』與『混昧』對，當意同『鴻荒』，即遠古之意。揚雄《法言・問道》：『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若然，則『無機』即為無機心也。然檢其文獻，未見唐前書證。《宋詩鈔》卷十七《城西書事》：『野竹濛荒斷，寒花亂覆蓋之意。或士衡借其字面對偶，未可知也。姑注之而存疑。

〔12〕靈鳳，即鳳凰，祥瑞之鳥。蒼梧，即梧桐，鳳凰所棲之木。《詩・大雅・卷阿》：『鳳皇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毛詩傳：『鳳皇，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鄭玄箋：『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潢汙，不流之水。《左傳・隱公三年》：『潢汙，停水。』又《國語・周語下》：『猶塞川原而為潢汙，可薦於鬼神。』杜預注：『大曰潢，小曰污。』污，同汙。滯龍，被困之龍。白居易《奉和寶容州》：『長傾鳳池水，那能久滯龍。』此二句言如使鳳凰振翅於蒼梧，使困龍飛升於積水。

〔13〕騰，《玉篇》：『上躍也，奔也。』逸，《正韻》：『隱也，遁也。』絡驛，連續。馬融《長笛賦》：

『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善注：『辭旨繁縟，又相連續也。』參差，不齊貌。《詩·王風·揚之水》：『揚之水，不流束薪。』毛詩傳：『揚，激揚也。』綠，玉。《廣韻》：『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洪興祖補注：『參差，不齊之貌也。』揚，激揚。

〔14〕菡萏，荷花。《爾雅·釋草》：『荷，芙渠。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金翹，喻金色雲霞。蕭繹《金樓子·自敘》：『何時雲卷金翹，日耀合璧，紅塵暗陌，丹霞映崎。』援，《說文》：『引也。』葩，《說文》：『華也。』此二句言如荷之花，紅蕊綻放，雲霞相連，如含金花。

〔15〕神收，猶言神靈育之。《吳越春秋》卷五：『姜嫄以爲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漢書·刑法志》：『君臣故弼茲為悖。』顏師古注：『弼，猶相戾也。悖，惑也。』弼，悖離。猶如神鬼孕育而變化，悖離本性而失其次序。

〔16〕比，並。《書·牧誓》：『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孫星衍疏：『比者，《說文》云，相次比也。』處，止。《詩·王風·江有汜》：『不我與，其後也處。』毛詩傳：『處，止也。』此二句言如鳥之異類而並棲，獸之異跡而異跡，亦猶殊類。《類篇》：『跡，步處也。』此二句言如鳥之異類而並棲，獸之異跡而

同息。

〔17〕翳，鳥名，似鳳。《山海經・海内經》：『有五采之鳥，飛蔽一鄉，名曰翳鳥。』此二句言如騰蛟導引翳鳥而一併潛隱，飛龍攀附鴻鴈而雙雙飛升。

〔18〕鸞，鳥名，似雞。《山海經・海内經》：『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彩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軒，車。《玉篇》：『軒，大夫車。』高誘注：『舊說鸞似鷄，瑞鳥也。』郭璞注：『鸞，擊殺鳥也。』段玉裁注：『擊殺鳥者，謂能擊殺之鳥。』企，鳥舉足。《爾雅・釋鳥》：『鳧鷖，鳧，企鳥。』郭璞注：『鳧，擊殺鳥也。』段玉裁注：『擊殺鳥者，謂能擊殺之鳥。』企，鳥舉足。《爾雅・釋器》：『羽本謂之翮。』郭璞注：『鳥羽根也。』延，《說文》：『長行也。』佇，《說文》：『久立也。』此二句言猶如畫有鸞鳥舞角之車，息駕不行；飾有鷁鳥舉足之軒，徘徊不前。

〔19〕曲蜿，婉曲如遊龍。《唐韻》：『蜿，蜿龍狀也。』扶，《說文》：『佐也，一曰相也。』此二句言猶如長城蜿蜒曲折，樓閣相互襯託。

〔20〕瑶臺，猶言僊臺。《楚辭・離騷》：『望瑶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善注：『《呂氏春秋》曰：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注云：姊妹二人在瑶臺也。』巖嶵，司馬相如《上林賦》：『九嵕巀嶭，南山峩峩。』郭璞注：『巀嶭，高峻貌也。』離婁，古之明目者，蓋以爲黄帝時人也。黄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能視

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員。』構，《玉篇》：『架屋也。』瓊，赤玉也。』《玉篇》：『闟，門内也。飛闟，突出方木。』此喻清晰可辨。〔21〕矯，通撟，舉也。《楚辭·九章·惜誦》：『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王逸注：『矯，舉也。』洪興祖補注：『撟，本從手，舉手也。』軒，高。何晏《景福殿賦》：『飛櫚翼以軒翥，反宇轙以高驤。』銑注：『軒，猶高也。』此二句言猶如壯麗之虹高舉而垂掛于天，青翠之鳥高飛而映襯日光。

【集評】

〔清〕劉熙載《藝概·賦概》：賦因人異，如荀卿《雲賦》言雲如彼，而屈子《雲中君》亦雲也，乃至宋玉《高唐賦》亦雲也。晉楊乂、陸機俱有《雲賦》，其旨又各不同。以賦觀人者，當於此著眼。

鼓吹賦〔1〕

【題解】

此賦追溯鼓吹曲原始之功能，緊扣鼓吹曲氣逸、情壯、曲繁之特點，鋪陳描摹，且列舉數

種鼓曲，揭示其曲所包含之鄉思、愁怨、行役之艱。具體創作時間，從内容看，當與陸雲《南征賦》作於同時，即太安二年（公元三〇三）十月。是年八月，成都王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而南征（參見《晉書・陸機傳》），雲作賦以美之。機作是賦，乃寓率軍南征而功在必得之意也。

原鼓吹之攸〔一〕始，蓋稟命於黃軒〔二〕。播威靈於茲樂，亮聖器而成文〔三〕。騁逸氣而憤壯，繞煩手乎曲折〔四〕。舒飄颻以遐洞，卷徘徊其如結〔五〕。宮備衆聲，體僚君器〔六〕。飾聲成文，彫音作蔚〔七〕。響以形分，曲以和綴〔八〕。放嘉樂於會通，宣萬變於觸類〔九〕。適清響以定奏，期要妙於豐金〔一〇〕。邈拊搏之所管，務戛曆之為最〔一一〕。及其悲唱流音，彷徨〔一二〕依違。合〔一三〕歡嚼弄，乍數乍稀〔一四〕。音躑躅於脣吻，舌〔一五〕將舒而復迴〔一六〕。鼓砰砰以輕投，簫嘈嘈而微音〔一七〕。詠《悲翁》之流思，怨《高臺》之難臨〔一八〕。顧穹谷以含哀，仰歸雲而落音〔一九〕。馬頓跡而增鳴，士嘒聲〔二〇〕而霑節應氣以舒卷，響隨風而浮沉〔二一〕。

襟〔18〕。若乃巡郊澤，戲野坰。奏《君馬》，詠《南城》〔19〕。慘巫山之遐險，歡芳樹之可榮〔20〕。

【校勘】

〔一〕『攸』，《七十二家集》本作『伊』；《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七作『所』。

〔二〕『金』，《七十二家集》本作『会』。

〔三〕『宮備衆聲……務戛曆之為最』十二句，《文集》脱，嚴可均《全晉文》卷六十據《初學記》卷十六補。

〔四〕『彷徨』，《藝文類聚》卷六十八作『快惶』。

〔五〕『合』，《藝文類聚》卷六十八、影宋鈔本並作『含』。

〔六〕『舌』，《藝文類聚》卷六十八、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若』。

〔七〕『微音』，《藝文類聚》卷六十八、影宋鈔本、《七十二家集》本、清鈔本並作『微吟』。當據改。

〔八〕『臨』，影宋鈔本、清鈔本、陸貽典校本作『任』。『含』。

〔九〕『蹙』，影宋鈔本、清鈔本作『顧』。古二字同。『嚬蹙』，陸貽典校本作『頻顧』。

【注釋】

〔1〕謝朓《鼓吹曲》善注曰：『蔡邕曰：鼓吹，歌軍樂也，謂之短簫鐃歌，黄帝岐伯所作也。』崔

豹《古今注》：『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也。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爾，亦以賜有功諸侯。然則黃門鼓吹、短簫鐃歌與橫吹曲得通名鼓吹，但所用異爾。』

〔2〕原，尋其本原。《漢書・薛宣傳》：『《春秋》之義，原心定罪。』顏師古注：『原，謂尋其本也。』攸，《爾雅・釋言》：『所也。』黃軒，黃帝。張衡《東京賦》：『登封降禪，則與黃帝齊其功德。』李文饒《鼓吹賦》序軒。』薛綜注：『言光武登上泰山，下禪梁父，則與黃帝齊其功德。』李文饒《鼓吹賦》序曰：『鼓吹本軒皇因出師而作。』此二句言探尋鼓吹曲之所始，蓋受命於黃帝。

〔3〕播，《廣韻》：『揚也。』威靈，聖德。揚雄《長楊賦》：『今樂遠出，以露威靈。』良注：『暴露聖德也。』亮，《廣韻》：『朗也，導也。』聖器，指黃帝所鑄之鼎。曹植《三鼎贊》：『文者會集衆采以精，古之神器，黃帝是鑄以像太上。』喻基業也。文，《釋名・釋言語》：『文者會集衆綵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喻樂也。此二句言顯揚聖德於此樂，彰明基業成文采。

〔4〕騁，《玉篇》：『直馳也，走也。』逸氣，縱逸之氣。成公綏《嘯賦》：『逸氣奮涌，繽紛交錯。』《廣韻》：『逸，奔也，縱也。』煩手，猶言繁曲淫聲。《左傳・昭公元年》：『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孔穎達《正義》：『五聲皆降，則聲一成曲。既未成，當更從上始，不以後聲來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爲淫聲，淫聲之漫，塞人心耳。』此二句言馳騁縱逸之氣而情鬱結雄壯，繁音繚繞而曲折有致。

〔5〕舒，《博雅》：『展也。』飄颻，飛揚。左思《蜀都賦》：『敷蘂葳蕤，落英飄颻。』遐洞，遙遠幽深。鮑照《河清頌》：『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善注：『洞，深也。』結，鬱結不散。顏延年《五君詠·阮步兵》：『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朱熹《詩集傳》：『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此言舒展飛揚而遙遠幽深，卷曲徘徊又鬱結不散。

〔6〕宮，五聲之一，此言樂也。《禮記·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鄭玄注：『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爲宮，凡六寸也。』體，音樂之體。《左傳·昭公二十年》：『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僚，《廣韻》：『朋也。』君器，主樂器，指鼓吹。謂衆樂朋比鋪排而突出鼓吹之音。此二句言音樂之音兼備衆聲，音樂之體突出主樂。

〔7〕飾，文采節奏。《禮記·樂記》：『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彫，同雕，文飾。《禮記·經解》：『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鄭玄注：『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續以治文飾，以爲尊卑之差。』蔚，文采炳煥。《易·革》：『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孔穎達疏：『其文蔚者，明其不能大變，故文炳而相映蔚也。』此二句言文飾其節奏而成文采，雕琢其聲音而生炳煥。

〔8〕綴，相連。

相連。

〔9〕放，置。《論語》：『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何晏《集解》：『苞氏曰：放，置也。』會通，會合通變。嵇康《聲無哀樂論》：『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宣，布。《書·皐陶謨》：『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傳：『宣，布。』觸類，猶觸類旁通。嵇康《聲無哀樂論》：『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躓矣。』觸，《玉篇》：『觸，感也。』此二句言音聲以器樂之形而有分別，曲調和諧而前後相連。嵇康《聲無哀樂論》：『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躓矣。』觸，《玉篇》：『觸，感也。』此二句言音聲以器樂之形而有分別，曲調和諧而前後相連。

〔10〕適，安。《正韻》：『適，安也，便也，自得也。』定奏，以鍾磬之數定其聲音節奏。《莊子·寓言》：『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郭象注：『期，待也。』要妙，精要微妙。潘岳《笙賦》：『管欑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豐金，猶言繁多之樂器。《周禮·春官·宗伯》：『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鄭玄注：『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此二句言安排以鍾磬之數奏清雅之樂，期待於繁多器樂發精妙之音。

〔11〕邈，《說文》：『遠也。』此指樂音漸止。拊搏，亦作搏拊，樂器名。《禮記·明堂位》：『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鄭玄注：『拊搏，以韋爲之，充之

以穗，形如小鼓。』務，《廣韻》：『事務也，專力也。』戛曆，意不詳，疑為『戛擊』之誤。戛擊，擊，樂器名。《書・益稷》：『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孔安國傳：『戛擊、搏拊，以作止樂。』管，猶樂之止也。《書・益稷》：『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孔安國傳：『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明球、絃、鍾、籥，各自互見。』最，猶樂之始也。見《文賦》注。指戛擊而合於拊搏也。此二句意謂擊拊搏、戛擊而止樂，樂聲漸漸消逝。

〔12〕合歡，和諧合意也。《荀子・富國》：『為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經典釋文》卷二十八：『合歡，以道化物，和而調之，合意則歡。』嚼，《玉篇》：『嚼嚼也。』此猶玩味。弄，樂曲。《晉書・桓伊傳》：『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數，急促。《禮記・樂記》：『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鄭玄注：『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此四句言及其悲傷之歌，流暢之音，音節徘徊，欲依依欲離。或曲和合意，或調有餘味，或急促，或杳渺。

〔13〕躑躅，徘徊不進。江淹《別賦》：『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善注：『《說文》曰：躅，住足也。躅與躑同。』良注：『知行子離夢，躑躅不進。』此二句言聲音於層吻之間徘徊，展復又回轉。

〔14〕投，猶止也。馬融《長笛賦》：『故聆曲引者，觀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善注：『《說文》

曰：逗，止也。投與逗古字通，投句之所止也。」銑注：「句投，猶章句也，謂曲中之章句有禮制，聲韻不相踰越也。」砰砰、嘈嘈，擬其聲也。微音，《藝文類聚》卷六十八、影宋鈔本並作「微吟」，是。此二句言鼓聲砰砰而輕輕停息，簫聲嘈嘈而短歌微吟。

〔15〕悲翁，即思悲翁，鼓吹鐃歌曲名。《樂府詩集》卷十六引《古今樂録》曰：「漢鼓吹鐃歌十八曲，字多訛誤，一曰《朱鷺》，二曰《思悲翁》。」流思，悠長之思念。謝朓《送江水曹還遠館》：「上有流思人，懷舊望歸客。」高臺，即臨高臺，古曲名。梁武帝《臨高臺》：「高臺半行雲，望望高不極。」此二句言詠歎《悲翁》悠長之思念，哀怨《高臺》難臨之愁苦。

〔16〕顧，《玉篇》：「瞻也，回首曰顧。」穹谷，深谷。班固《西都賦》：「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善注：「薛君曰：穹谷，深谷也。」落，《爾雅・釋詁》：「始也。」此二句言回視深谷，樂含哀音，仰望歸雲，始歌鄉思。

〔17〕此二句言音節應天地之氣而舒卷，聲響隨風之飄動而浮沉。

〔18〕頓，止。《漢書・李廣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頓跡，猶止步不前。嘫蹙，憂貌。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若悲愁於危處，憯嘫蹙而含悴。」善注：「嘫蹙，憂貌。」此二句言馬不前而增其悲鳴，士憂愁而涕淚沾襟。謂音樂感人至深也。

〔19〕野坰，遠野。《詩・魯頌・駉》：「駉駉牡馬，在坰之野。」毛詩傳：「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田也。」君馬，即君馬黃，鼓吹曲名。《樂府詩集》卷十

六引崔豹《古今註》：『漢有《朱鷺》等二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鐃歌。及魏受命，使繆襲改其十二曲，而《君馬黃》、《雉子班》、《聖人出》、《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釣竿》十曲竝仍舊名。』南城，即紀南城，清商曲名。《樂府詩集》卷七十二《荊州樂》：『《荊州樂》，蓋出於清商曲《江陵樂》。荊州，即江陵也。有紀南城，在江陵縣東，梁簡文帝《荊州歌》云「紀城南里望朝雲，雉飛麥熟妾思君」是也。又有《紀南歌》亦出於此。』此四句言至於軍隊巡行於郊澤，戲遊於遠野，或奏《君馬》之曲，或詠《南城》之歌。〔20〕巫山，在今湖北四川交界處，位於古代楚國境內的西部。《水經注》卷八：『巫山，在平陰東北。昔齊侯登望晉軍，畏衆而歸。』遐，《說文》：『遠也。』榮，花。《爾雅》：『華，萼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此二句言其樂或悲或喜，內容繁富也。

漏刻賦〔1〕

【題解】

此乃狀物之小賦。先概言漏刻妙萬物、包衆理，可測陰陽日月窮神盡化之功用；然後陳述其構造、聲音，運轉神造鬼化之機巧；最後復言其立體簡約、功用精微、探賾若神之妙術。

以其「巧」佈局全篇。據陸雲《與兄平原書》則可知此賦與《述思賦》、《羽扇賦》、《文賦》創作時間相近，約作於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

偉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為基〔2〕。形罔隆而弗包，理何遠而不之〔3〕？寸管俯而陰陽效其誠，尺表仰而日月與之期〔4〕。玄鳥懸而八風以情應，玉衡立而天地不能欺〔5〕。既窮神以盡化，又設漏以考時〔6〕。翬爾乃挈金壺以南羅，藏幽水而北戡〔7〕。擬洪殺於編鍾，順卑高而為級〔8〕。激懸泉以遠射，跨飛途而遙集。伏陰蟲以承波，吞恆〔一〕流其如挹〔9〕。是故來象神造，去猶鬼幻〔一〕〔10〕。因勢相引，乘靈自薦。口納胸吐，水無滯咽〔11〕。形微獨繭之緒〔三〕，逝若垂天之電〔12〕。偕四時以合最，指昏〔四〕明乎無殿〔13〕。籠八極於千分，度晝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駿浮，仰胡人而利見〔14〕。夫其立體也簡，而效績也誠。而致用也精〔15〕。積水不過一鐘〔五〕，導流不過一筵〔六〕。而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賴其平〔16〕。寤蟾蜍之棲月，識金水之相緣〔七〕。徵〔八〕聽者假

其察，貞觀者借其明〔17〕。考計歷之潛慮，測日月之幽情〔18〕。信探賾之妙術，雖無神其若靈〔19〕。

【校勘】

〔一〕『恆』，《太平御覽》卷二作『絚』。

〔二〕『去猶鬼幻』，《文選》卷五十六善注《新刻漏銘》作『猶鬼之變』。

〔三〕『繭』，《文集》、《六朝詩集》本作『璽』，乃繭之俗字。又『緒』，《文選》卷五十六善注《新刻漏銘》引作『絲』。

〔四〕『昏』，《七十二家集》本作『皆』。形近而誤。

〔五〕『鐘』，影宋鈔本、清鈔本作『鍾』。古二字通。

〔六〕『筌』，《文選》卷五十六善注《新刻漏銘》作『筐』。

〔七〕此二句《文集》脫，此據《玉海》卷十一補。

〔八〕『徵』，《藝文類聚》卷六十八、《初學記》卷二十五並作『微』。

【注釋】

〔1〕漏刻，即漏壺，古代計時器具。或為銅制，或為石制。分播水壺、受水壺兩部分。播水壺有小孔滴水，漸次流入受水壺。受水壺中有立箭，箭上劃分一百刻。箭隨蓄水逐漸上升，露出刻度，以表示時間。

〔2〕偉，《說文》：『奇也。』妙，體悟其神妙。《釋名・釋言語》：『據也，在下物所依據也。』此二句言聖人制奇異漏刻之器，妙悟萬物之理而以為依據。

〔3〕罔隆，無崇高之意。揚雄《長楊賦》：『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翰注：『罔，無也。』《說文》：『隆，豐大也。』此二句言形不高大，無不包之，物理之妙，雖遠賅之。《爾雅・釋言》：『罔，無也。』《說文》：『賅，軍中約也。』

〔4〕寸管、尺表，古代計時之工具。《世說新語・言語》：『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古人以尺表測日影，以寸管十二律以律節氣。詳見《演連珠》注。效，《廣韻》：『驗也。』期，《玉篇》：『時也，契約也。』此二句以擬人手法言寸管尺表上使天地之氣效其信，尺表測其四時與日月之期。謂以寸管、尺表測其四時與日月也。

〔5〕玄鳥，燕也。《禮記・月令》：『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鄭玄注：『玄鳥，燕也。』因燕為候鳥，故其計時工具雕以燕形。八風，八方之風。《左傳・隱公五年》：『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鄭玄注：『八風，八方之風也。……八方之風謂東方谷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方融風。』玉衡，天文之器。《書・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傳：『璿，美玉。此二句言懸玄鳥之器，八方之風應物而感；立玉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此二句言璿、衡，王者正天文之器，

之具，天地運行盡可顯現。

〔6〕此二句言所設刻漏之考其時，窮盡其神靈造化之工。以上總説聖人造物之妙，牢籠萬物之理。以下細述漏刻之精微奇妙。

〔7〕挈，《説文》：『懸持也。』金壺，即刻漏之銅壺。幽水，指漏壺器内之水。羅，《廣雅》：『列也。』『戢，藏也，止也。《説文》：『戢，藏兵也。』此二句言其漏刻懸銅壺而南向排列，壺内之水流人北向而止。

〔8〕殺，降。《廣韻》：『殺，降也，減削也。』編鍾，樂器名。《隋書·音樂志》：『編鍾，小鍾也，各應律呂，大小以次，編而懸之，上下皆八，合十六鍾，懸於一簴虡。』此二句言其音之洪亮與降低摹擬於編鍾之聲，其形狀沿着由高到低而分成若干等級。

〔9〕陰蟲，蟋蟀。一曰蝦蟆。顔延年《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善注：『《易通·繫卦》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銑注：『陰蟲，蛩也。』《天中記》卷五十七引陸機此詩，注曰：『韓曰：陰蟲，蝦蟆也。』恆流，常流。陸雲《九愍·征》：『涉清湘以懷沙，臨恆流而自墜。』《説文》：『恆，常也。』挹，酌。《詩·小雅·大東》：『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廣雅》：『挹，酌也。』此四句言如懸泉之水向遠處激射，飛越每一級而在遠處聚集。如潛伏之蟋蟀而承接水波，吞下水流猶如酌起。

〔10〕此二句言故其水流之往返，猶如神靈之造化，鬼魅之幻變。

〔11〕薦，《韻會》：『進也。』咽，《說文》：『嗌也。』此四句言憑其高低之勢而相牽引，如乘神靈而自進，從口納入而從胸吐出，一無停滯梗塞。

〔12〕此二句言其水流細若蠶繭之一絲，逝若垂天之電光。

〔13〕最，猶首。殿，猶尾。第一為最，極下曰殿。見《文賦》注。此二句言偕同四季而合於次序，指明昏曉而無違乎首尾。

〔14〕籠，牢籠，包羅。《淮南子・本經訓》：『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八極，八方邊遠之地。《淮南子・原道訓》：『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許愼注：『八極，八方之極也，言其遠。』千分，指刻度。駿浮，即刻漏之浮標。《爾雅・釋詁》：『駿，速也。』利，頭，以擲魚，爲銛也。《說文》曰：銛屬。《纂文》曰：鐵有距，施竹《說文》：『銛也。』又《廣韻》：『銛，利也。』指，度量晝夜。懷抱百刻，迅疾浮起，猶如仰視胡人而顯現箭頭。之箭頭。此四句言在千分刻度，牢籠八方，一箭之

〔15〕效績，猶言獻其功。《國語・魯語下》：『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韋昭注：『績，功也。』此四句言刻漏之構體簡單，而功能准信；所借助之物理簡略，而達到之功用精確。

〔16〕鐘，同鍾，《正字通》：『壺屬。漢太官銅鍾即壺也。』銓，通荃。《經典釋文》卷二十六：『荃，司馬云：屋梁也。』此指刻漏支架。敏，猶言靈敏。《廣韻》：『敏，聰也，達也。』此四句言僅以一壺聚水，以一架導流，然因其靈敏而辨天之日月，賴其公平而分地之陰陽

〔17〕蟾蜍，漏壺之形。金水，以金壺漏水。陸倕《新漏刻銘》：『以爲星火謬中，金水違用。』善注：『陸機《漏刻賦》曰：寤蟾蜍之棲月，識金水之相緣。』良注：『壺用金，漏用水。』徵，驗證。《廣韻》：『徵，明也，證也。』貞觀，正視。謝靈運《述祖德詩》：『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善注：『貞，正也。觀，視也。』此四句言壺如棲月之蟾蜍，壺水相續，借其可驗證其聽使其察，匡正其觀使其明。

〔18〕計歷，計其曆象。《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引《春秋說題辭》曰：『《易》者，氣之節含，精宣律曆，上經象天，下經計曆。』曆，同歷。潛慮，內心之思。權德輿《收河中後請罷兵狀》：『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此喻曆象內在變化。幽情，深微之情。嵇康《琴賦》：『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此喻日月幽微變化。此二句言可以考量曆象內在之變化，日月深微之運轉。

〔19〕探賾，探求幽昧之理。《易·繫辭上》：『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孔穎達疏：『探，謂窺探求取。賾，謂幽深難見。卜筮則能窺探幽昧之理，故云探賾也。』此二句言信其探求幽昧之妙道，雖無神異卻有靈驗。

羽扇賦

【題解】

此賦通過假託宋玉與諸侯對話，盛讚羽扇之美。賦之主體由羽及鳥，先寫鳥羽之麗，凌霄之偉，出處之瑞，年壽之長，振翅之疾，然後寫其羽扇製作之精美逼眞，應物而師造化，風和而同貴賤。雖為詠物之小賦，卻採用問答形式，結構完整，別具一格，風格逼近宋玉。其「夫創始者恆樸樸，而飾終者必妍。是故烹飪起于熱石，玉輅基於椎輪」，表現出士衡正確的文明史觀和審美史觀。傅咸《羽扇賦序》曰：「吳人截鳥翼而搖風，既勝於方圓二扇，而中國莫有生意，滅吳之後，翕然貴之。」故吳人閔鴻先亦作《羽扇賦》。吳亡後，羽扇傳入北方，成爲名士清談點綴風雅的工具。此賦或託物以寄意，蓋以讚頌吳也。據陸雲《與兄平原書》則可知此賦與《述思賦》、《漏刻賦》、《文賦》創作時間相近，約于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

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1]。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一]之羽以為扇[2]。諸侯掩麈尾[二]而笑，襄王不悅[3]。宋玉趨而進曰：『敢問諸侯何笑[4]？』

諸侯曰〔三〕：『昔者武王玄覽，造扇於前；而五明安衆，世繁〔四〕於後〔5〕。各有託於方圓，蓋受則於篳蒲〔五〕。舍茲器而不用，顧奚取於鳥羽〔6〕？』

宋玉曰：『夫創始者恆樸，而飾終者必妍〔7〕。是故烹飪起於熱石，玉輅基於椎輪〔六〕，安衆方而氣散，五明圓而風煩〔8〕。未若茲羽之為麗，固體俊而用鮮〔9〕。彼凌霄之偉鳥〔七〕，播鮮輝之蒨蒨〔八〕〔10〕。隱九皋以鳳鳴，游芳田而龍見〔11〕。醜靈龜而遠期，超長年而久眄〔12〕。累懷璧於美羽，挫千載〔九〕乎一箭〔13〕。委曲〔一〇〕體以受制，奏雙翅而為扇〔14〕。則其布翮也，差洪細，秩長短；稠不逼，稀不簡〔15〕。於是鏤巨獸之齒，裁奇木之幹〔一一〕。移圓根於正〔一二〕體，因天秩乎舊貫〔16〕。鳥不能別其是非，人莫敢分其眞贋〔17〕。翩姍姍〔一三〕以微振，風飄飄以垂婉〔一四〕。妙自然以為言，故不積而能散〔18〕。其執〔一五〕手也安，其應物也誠；其招風也利，其播氣也平〔19〕。混貴賤而一節，風無往而不清〔20〕。憲靈樸於

造化，審眞〔一六〕則而妙觀〔21〕。』

諸侯曰：『善。』

宋玉遂言曰：『伊茲羽之駿敏，似南箕之啓扉。垂皓曜之奕奕〔一七〕，含鮮風之微微〔22〕。』

襄王仰而拊節，諸侯伏而引非。皆委扇於楚庭，執鳥羽而言歸〔23〕。屬唐勒而為之辭〔一八〕曰：

『伊鮮禽之令羽，夫何翩翩與眇眇。反寒暑於一掌〔一九〕之末，迴八風乎六翮之杪〔24〕。』

【校勘】

〔一〕『鶴』，《太平御覽》卷七六六作『鵠』。形近而誤。

〔二〕『麈尾』，清鈔本作『塵尾』。形近而誤。

〔三〕『諸侯曰』三字，《文集》脫，此據《七十二家集》本、《六朝詩集》本補。

〔四〕『世』，《七十二家集》本作『庶』。又『繁』，《文集》本、《六朝詩集》本作『繫』。《藝文類聚》卷六十九、《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四、影宋鈔本、《七十二家集》本、清鈔本並作『繁』。今據改。

〔五〕『蒲』，《藝文類聚》卷六十九、《七十二家集》本、《六朝詩集》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甫』。古二字通。

〔六〕『椎輪』，《文集》作『推輪』，誤。蕭統《文選序》曰：『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可為證。《藝文類聚》卷六十九、小萬卷樓叢書本作『椎輪』。今據改。

〔七〕『偉鳥』，《初學記》卷二十五作『遼鳥』。金濤聲曰：『按《搜神後記》云：丁令威本遼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此或即用遼鶴之典。』

〔八〕『蒨蒨』，《初學記》卷二十五作『輕蒨』。

〔九〕『載』，《初學記》卷二十五作『歲』。

〔一〇〕『曲』，《初學記》卷二十五作『四』。金濤聲曰：『「四體」與「雙翅」對言，似當作四。』

〔一一〕『木』，《七十二家集》本作『水』。形近而誤。又《七十二家集》本、清鈔本均在本句後接『憲靈樸於造化，審眞則而妙觀』二句。

〔一二〕『正』，《初學記》卷二十五作『新』。金濤聲曰：『「新體」與「舊貫」對言，作新近是。』

〔一三〕『翩姍姍』，《初學記》卷二十五作『翩媥媥』。似應作翩。

〔一四〕『婉』，《初學記》卷二十五作『娩』。

〔一五〕『執』，《初學記》卷二十五作『在』。

〔一六〕『眞』，《藝文類聚》卷六十九作『貞』。

〔一七〕『奕奕』，《藝文類聚》卷六十九作『弈弈』，誤。

〔一八〕『辭』，《藝文類聚》卷六十九作『亂』。

〔一九〕『掌』，《藝文類聚》卷六十九作『堂』。

【注釋】

〔1〕會，會盟。《禮記・檀弓下》：『周人作會而民始疑。』鄭玄注：『會，謂盟也。』章臺，即章華臺，楚行宮，在今湖北監利縣西北。《史記・楚世家》：『七年，就章華臺。』裴駰《集解》：『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内。』山西，戰國稱崤山或華山以西為山西，即關西。《史記・太史公自序》：『蕭何填撫山西。』張守節《正義》：『以姜維為涼州刺史銜，持河右。』『謂華山之西也。』河右，黄河以西地區，今寧夏、甘肅一帶。《華陽國志・劉後主志》：『河右，謂侍坐。』

〔2〕侍，侍坐。《孝經・開宗明義章》：『仲尼居，曾子侍。』唐玄宗注：『侍，謂侍坐。』

〔3〕掩，猶掩口。《説文》：『斂也，小上曰掩。』麈尾，大鹿之尾毛所作之拂塵。黄庭堅《次韻奉送公定》：『漢濱莫大隨，每來促談麈。』史容注：『鹿之大者曰麈，羣鹿隨之，視麈尾所轉，故談者揮之。見《祖庭事苑》。』掩麈尾而笑，意謂以麈尾掩口而笑。

〔4〕趨，疾行。《釋名・釋姿容》：『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

〔5〕玄覽，意謂深察物理。張衡《東京賦》：『睿哲玄覽，都茲洛宮。』善注：『《老子》曰：滌除玄覽。』五明，即五明扇。《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六引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之玄覽。』

覽》卷七百二引崔豹《古今注》：『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大夫皆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也。』按：五明扇既傳為舜所造，則不得言武王『造扇於前』，或士衡誤矣，或另有所據。此四句言從前武王深察物理，造扇於前，而以五明扇使民衆安於炎熱之季，後世遂繁其扇類。

〔6〕方圓，指扇之形狀。篧，扇。揚雄《方言》卷五：『扇自關而東謂之篧，自關而西謂之扇。』蒲，草名，可以之為扇。《釋名·釋牀帳》：『蒲，草也，以蒲作之其體平也。』顧，《古書虛字集釋》卷五：『顧，反也。』此四句言後人之扇或託于方，或用以圓，各有不同，蓋無不以蒲扇為準則也。何舍此而不用，反取鳥之羽毛？

〔7〕此二句言創始者常質樸，而終飾之以妍麗。

〔8〕玉輅，玉飾之車，天子所乘。《釋名·釋車》：『天子所乘曰玉輅，以玉飾車也。輅，言行於道路也，象輅、金輅、木輅，各隨所以為飾名之也。』基，《釋名·釋言語》：『據也，在下物所依據也。』椎輪，古簡易之車。《文選序》：『若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向注：『椎輪，古棧車。』後亦誤作推輪，王安石《進修南郊式表》：『斯書也，譬大輅之推輪。』煩，勞。《禮記·樂記》：『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鄭玄注：『煩，勞也。』此四句言故烹飪源于熱石之烤食物，華美之車基於簡陋之椎輪。扇為安民衆之方，必驅散炎氣，五明之扇圓而風起勞於力也。

〔9〕體俊，其體俊逸。邊貢《刻岑詩成題其後》：『殷璠評嘉州詩曰：語逸體俊，意每造奇。』鮮，《玉篇》：『善也，好也。』此二句言未若此羽華麗，且其體俊逸而用之善也。

〔10〕偉，《說文》：『奇也。』播，布。《說文》：『播，種也。一曰布也。』蒨蒨，鮮明。束晳《補亡詩》：『蒨蒨士子，涅而不渝。』善注：『蒨蒨，鮮明之貌。』此二句言彼凌雲之奇鳥，將鮮明之光輝布于四方。

〔11〕九皋，鶴鳴》：『鶴鳴於九皋，聲聞於野。』毛詩傳：『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鄭玄箋：『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興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鳳鳴，言如鳳之鳴。《詩・大雅・卷阿》：『鳳皇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毛詩傳：『鳳皇，靈鳥仁瑞也。』梧桐生矣，於彼朝陽。』王弼注：『雄曰鳳，雌曰凰。』龍見，猶如龍之現。《易・乾》：『見龍在田，利見大人。』王弼注：『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雖非君位，君之德也。』此二句言隱於深澤猶鳳作靈瑞之鳴，游于芳田如龍見普施其德。

〔12〕醜，同類。《易・漸》：『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孔穎達疏：『醜，類也。』遠期，猶言長壽。《管子・戒》：『期之遠者莫如年……至遠期，唯君子爲能及矣。』戴望《校正》注：『殤夭曰聞，期頤實寡，故曰遠期也。』眄，視也。《廣韻》：『眄，斜視。』此二句言類同靈龜而期頤，超長壽而久視於世。

〔13〕累，重疊。《楚辭・招魂》：『層臺累榭，臨高山些。』挫，取。《楚辭・招魂》：『挫糟凍飲，酎清涼些。』王逸注：『挫，捉也。』箭，指漏刻之標識。一箭，指一箭之刻度，指時間短暫。此二句言內有玉璧之懷，外有美麗之羽，翱翔一瞬之間，猶有千載之勢。

〔14〕委，任。《廣韻》：『委，委曲也，亦委積，任也。』奏，《廣韻》：『進也，薦也。』此二句言任其肢體受制於人，獻上雙翅而成扇。

〔15〕翮，大羽毛。《爾雅・釋器》：『羽本謂之翮。』郭璞注：『鳥羽根也。』差，選擇。《爾雅・釋詁》：『差，擇也。』秩，排列次序。《廣韻》：『秩，次也，常也，序也。』逼，局迫。《廣韻》：『逼，迫也。』簡，簡略。《廣韻》：『簡，略也。』此五句言製其扇也，則布其羽毛，選擇粗細，排列長短，使稠密而不局迫，稀疏而不簡略。

〔16〕鏤，雕刻花紋。《廣韻》：『鏤，彫鏤。《書傳》云：鏤剛鐵也。』裁，裁製。《說文》：『製衣也。』正體，指扇之主體。天秩，天然之秩序。《書・皋陶謨》：『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孔安國傳：『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有庸。』貫，連貫。《說文》：『貫，錢貝之貫。』此四句言於是雕刻巨獸之齒，裁製奇木之幹，將圓木移於扇體，按羽毛天然之次序而排列連貫。

〔17〕是非，意同眞贋。贋，同贋。《廣韻》：『贋，僞物。』此二句言鳥不可辨其是否，人不能別其眞假。

〔18〕翩，摇動不停。《國語・周語下》：『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韋昭注：『《詩・大雅・桑柔》二章也，翩翩，動摇不休止之意。』姍姍，從容緩慢。漢武帝《李夫人歌》：『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飄飄，同飄飄，微風吹拂。《玉篇》：『飄，風貌。』婉，美。《詩・鄭風・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毛詩傳：『婉然，美也。』妙，體悟其神妙。

〔19〕安，佚樂也。《禮記・表記》：『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誠，《說文》：『信也。』招，《廣韻》：『揚也。』播，《廣韻》：『揚也。』此四句言從容緩慢，不停摇動，微風輕拂，布其美也。得自然之妙而成風，故其風不聚而散向四方。

〔20〕節，準則。《禮記・曲禮上》：『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此二句言其風不分貴賤而一視同仁，所到之處無不清爽。

〔21〕憲，謂以之為典範。《詩・小雅・崧高》：『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鄭玄箋：『憲，表也。言為文武之表式。』造化，天地化育。《淮南子・原道訓》：『是故大丈夫……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許慎注：『造化，天地。一曰道也。』眞，本原，本性。《太平御覽》卷六百六十引葛玄《老子序》：『靜思期眞，則衆妙感會。』審，《說文》：『悉也。』此二句言以自然造化之靈異質樸為典範，詳悉其天然法則而為奇妙之觀。

〔22〕敏，《說文》：『疾也。』南箕，星名。成公綏《嘯賦》：『南箕動於穹蒼，清飈振乎喬木。』善注：『《毛詩》曰：維南有箕。』向注：『南方箕星好風，故感嘯生風，則星動於上天，風振乎喬木。』啓扉，開門。南箕啓扉，意謂南箕星動而風起也。皓曜，潔白光明。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流離爛漫，皓璧曻曜。』濟注：『皓，白貌。皜曜，白光也。』奕奕，佼美。《詩・魯頌・閟宮》：『新廟奕奕，奚斯所作。』鄭玄箋：『奕奕，佼美也。』鮮風，猶好風，和風。《玉篇》：『鮮，善也，好也。』此四句言此羽扇之駿疾，猶如南箕星動而風起，布潔白光明之佼美，含微微之和風。

〔23〕拊節，擊節。《抱朴子・外篇・疾謬》：『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引，陳述。潘岳《悼亡詩》：『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善注：『《爾雅》曰：引，陳也。』引非，即自陳其非。此四句言襄王仰身而擊節稱賞，諸侯伏地而自陳其非。皆委棄其扇于楚之朝廷，手執羽扇而歸。

〔24〕翩翩，往來飛翔。《詩・小雅・四牡》：『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於苞栩。』《經典釋文》卷六：『翩翩，往來貌。』眇眇，悠遠。劉向《列女傳・班婕妤》：『神眇眇兮密龍處，君不御兮誰為榮。』八風，謂自然之風。《左傳・隱公五年》：『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杜預注：『八風，八方之風也。』六翮，鳥飛。《古詩・明月皎夜光》：『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向注：『六翮，鳥羽之飛者。』翮，《爾雅・釋器》：『羽本謂之翮。』郭璞注：『鳥羽

根也。』杪，末。《說文》：『杪，木標末也。』此四句言此好鳥美麗之羽毛，輕颺飛翔而飄忽悠遠。於手掌之末反寒驅暑，在羽毛之稍回自然之風。

鷫鸘賦（並序）

【題解】

此賦與潘尼《鷫鸘賦》均為同時應制之作。然此賦將鷫在陸地之窘狀與在水澤之從容對比，亦或有所寄託。前者多實筆，後者多虛寫，篇幅雖小，然描摹細膩，寓莊於諧，藝術亦有特色。序言之皇太子，即愍懷太子。士衡元康元年三月之後任太子洗馬，元康四年秋出為吳王郎中令，潘尼元康元年十二月拜太子舍人，約元康三年七月後任淮南王允鎮東參軍，二人同為太子屬官必在此期間，此賦亦作于元康二年春至元康三年（公元二九二—二九三）秋之間。

皇太子幸于釣臺，漁人獻鷫鸘，命侍臣作賦。

其狀也，穹脊連脅，玄甲四周[1]。遁方圓於規矩，徒廣狹以妨述[1][2]。循盈尺而脚寸，又取具於指掌[3]。鼻嘗氣而忌脂，耳無聽而

受響〔4〕。是以棲居多逼，出處寡便，尾不副首，足不運身〔5〕。容澤畔，肆志汪洋。朝戲蘭渚，夕息中塘〔6〕。越高波以燕〔二〕逸，竄洪流而潛藏〔7〕。咀蕙蘭之芳荄，翳華藕之垂房〔8〕。於是從

【校勘】

〔一〕此句『妨』後有脫文。《文集》作『徒廣狹以妨。』語意未盡。《藝文類聚》卷九十六作『徒廣以妨。』汪紹楹在『廣』字後校曰：『本集廣下有狹字。』在『妨』字後又校曰：『句有脫文。』嚴可均《全晉文》卷九十七作『徒廣肩以妨述』，不知何據，從上下文句意看，可通，姑從之。

〔二〕『燕』，《藝文類聚》卷九十六、陸貽典校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作『魚』。

【注釋】

〔1〕穹，隆起。《玉篇》：『穹，高也。』玄，黑色。《說文》：『玄，幽遠也。黑而有赤色者爲玄。象幽而入覆之也。』此二句言鱉之形狀，脊背隆起而脅下相連，甲之四周均爲黑色。

〔2〕遁，《玉篇》：『逃也。』規矩，猶法度。《孟子·告子上》：『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趙岐注：『大匠攻木之工，規所以爲圜也，矩所以爲方也。』徒，行。《說文》：『徒，步行也。』妨，礙。《說文》：『妨，害也，一曰礙也。』述，合。《詩·大雅·民勞》：『惠

此中國，以爲民逑。』毛詩傳：『逑，合也。』妨述，猶伸縮也。此二句言鶩之身軀逃時或方或圓，中乎規矩，行時或廣或窄，合於伸縮。按：因为鶩行一伸一縮，伸時其形方，其體廣，縮時其形圓，其體窄，故此之謂也。

〔3〕循，《說文》：『行順也。』脚，腳之俗字。《說文》：『腳，脛也。或作脚。』取具，依賴意。《周禮・地官・司徒下》：『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玉篇》：『取，資也。』《廣韻》：『具，備也。』此二句言其行走，體盈尺而脛僅寸，均賴於足之指掌。

〔4〕嘗，《說文》：『口味之也。』此二句言其鼻可呼吸而口忌脂膏，耳無聽覺卻感受聲響。

〔5〕逼，《廣韻》：『迫也。』寡，《爾雅・釋詁》：『罕也。』副，《廣韻》：『稱也。』運，《玉篇》：『轉也，動也。』此四句言因此棲息於逼窄之地，出入不便，尾小與首不相稱，足小難以轉其身。

〔6〕從容，猶休憩。《詩・大雅・都人士》序：『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毛詩傳：『從容，謂休燕也。』肆志，縱情。《淮南子・主術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許愼注：『肆，放。』汪洋，水寬廣無邊。《楚辭・九懷・蓄英》：『臨淵兮汪洋，顧林兮忽荒。』王逸注：『瞻望大川廣無極也。』蘭渚，生長香草之小洲。嵇康《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朝遊高原，夕宿蘭渚。』《爾雅・釋水》：『小洲曰渚。』中塘，猶水壩。《孔叢子・楊柳賦》：『伐之原野，樹之中塘。』《廣韻》：『築土遏水曰

塘。」此四句言於是休憩水澤之畔，縱情于無邊水中，朝戲遊香草之洲，夕棲息水岸之邊。

〔7〕越，《玉篇》：「逾也。」燕逸，安逸。文與可《綿州通判廳伐木堂記》：「築觀宇，設亭樹，以侈己之燕逸。」《禮記・樂記》：「宋音燕女溺志。」鄭玄注：「燕，安也。」竄，匿也，逃也。」此二句言逾越大波而體態安逸，隱匿洪流而潛藏水下。

〔8〕咀，《廣韻》：「咀嚼。」蕙蘭，生於春秋之香草。《楚辭・九歎・逢紛》：「蕙與衡芷兮，行中墜而散之。」《玉篇》：「蘭，香草，春蘭也。蕙，香草，秋蕙也。」芟，草根。《漢書・禮樂志》：「青陽開動，根芟以遂。」顏師古注：「草根曰芟。」翳，《廣韻》：「隱也，蔽也。」此二句言以蕙蘭香草之根為食，以藕花之蓮房為蔭。

桑賦（並序）

【題解】

此賦乃讚美世祖武皇帝司馬炎所植之桑。賦除贊其枝繁葉茂、形奇花縟外，運用「鴟鴞」、「鳴鳥」之典故，隱隱表達自己對亂世的憂慮和輔佐晉室以成大業的渴望。司馬炎甘露五年（公元二六〇）以中護軍中壘將軍，持節迎曹奐，下推三十六年即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時機任尚書中兵侍郎，而此賦必作于太子洗馬任上，潘尼時任太子舍人，亦作有《桑樹

賦》，尼元康元年十二月任太子舍人，約于元康三年七月後出任淮南王允鎮東參軍，故此賦必作于元康二年春至三年春之間。故炎任中壘將軍亦必在甘露五年前。

皇太子便坐，蓋本將軍直廬也〔1〕。初世祖武皇帝為中壘將軍，植桑一株，世更二代〔二〕，年漸三紀，扶踈豐衍，抑有瑰異焉〔2〕。

夫〔三〕何佳樹之洪麗，超託居乎紫庭。羅萬根以下洞，矯千條而上征〔3〕。豈民黎之能植，乃世武之所營〔4〕。故其形瑰族類，體豔衆木。黃中爽理，滋榮煩縟〔5〕。綠葉興而盈尺，崇條蔓而層〔三〕尋〔6〕。希太極以延峙，映〔四〕承明而廣臨〔7〕。華飛鴞之流響，想鳴鳥之遺音〔8〕。唯歷數之有紀，恆依物以表德。豈神明之所相，將我皇之先識〔9〕。誇〔五〕百世而勿翦，超長年以永植〔10〕。

【校勘】

〔一〕『二代』，《西晉文紀》卷十五作『三代』，又注曰：『一作二代。』當以作『三代』為是。自世祖司馬懿，後經師、昭、炎，至惠帝蓋已更三代也。《七十二家集》作『二伐』。疑誤。

〔二〕「夫」，《七十二家集》作『天』。疑誤。

〔三〕『層』，《藝文類聚》卷八十八作『曾』；《太平御覽》卷九五五作『增』，古並通。

〔四〕『映』，《藝文類聚》卷八十八作『暎』。古二字同。

〔五〕『誇』，《藝文類聚》卷八十八作作『跨』。當據改。

【注釋】

〔1〕便坐，正室以外的別室。《漢書・張禹傳》：『禹見之於便坐。』顏師古注：『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也。』本將軍，或爲大將軍之誤，指司馬炎。直廬，宮中值夜之處所。杜甫《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賞從頻峨冕，殊私再直廬。』趙次公注：『直廬則直宿殿廬也。』

〔2〕世祖武皇帝，指司馬炎。《晉書・武帝紀》：『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寬惠仁厚，沈深有度量。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歷給事中、奉車都尉、中壘將軍，加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假節。』三紀，三十六年。《書・畢命》：『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孔安國傳：『十二年曰紀。』扶踈，枝葉茂盛。左思《蜀都賦》：『日往菲薇，月來扶踈。任土所麗，衆獻而儲。』銑注：『菲微、扶踈，果木茂密貌。』踈，同疏。豐衍，豐美。《詩・小雅・伐木》：『伐於阪，釃酒有衍。』毛詩傳：『衍，美貌。』瑰異，奇異。張衡《西京賦》：『瑰異日新，殫所未見。』薛綜注：『瓌，奇也。』

〔3〕超，卓。《釋名・釋姿容》：『超，卓也。舉脚有所卓越也。』紫庭，帝王之居。王融《雜體報范通直》：『紫庭風日好，青槐枝葉新。』章樵注：『帝王之居象北極紫微宮，故曰紫庭。』羅，《廣雅》：『列也。』洞，深。顔延年《五君詠・阮步兵》：『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善注：『洞，深也。』矯，通撟，舉。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策扶杖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征，《爾雅・釋言》：『行也。』此四句言佳樹何其壯麗，卓然託身於宮廷。羅列繁盛之根而向下深延，高舉茂密之條而向上伸展。

〔4〕營，《廣韻》：『造也。』此二句言豈是黎民所能植，乃世武皇帝手自造也。

〔5〕爽，《説文》：『明也。』滋，長，益。《書・泰誓》：『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孔安國傳：『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榮，花。《爾雅・釋草》：『華，萼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説文》：『縟，繁采色也。』此四句言其形奇異於同類，其體豔逸於衆木，樹幹黄中有明麗紋理，所生之花色彩繁縟，柔條脩罕。《説文》：『縟，繁采色也。』劉琨《答盧諶》：『緑葉繁縟，色彩繁盛。』

〔6〕興，《廣韻》：『盛也。』崇，《爾雅・釋詁》：『重也。』蔓，蔓延。《詩・鄭風・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毛詩傳：『蔓，延也。』層，《玉篇》：『重也，累也。』尋，古代計量單位，八尺為一尋。《詩・魯頌・閟宮》：『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毛詩傳：『八尺曰尋。』此二句言緑葉繁盛而盈尺，重條蔓延而過尋。

〔7〕希，《廣韻》：『望也。』太極，亦大極，此謂天也。《易・繫辭上》：『易有大極，是生兩儀。』王弼注：『大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其有之所極，況之大極者也。』延，猶遠。《說文》：『延，長行也。』峙，屹立，聳立。《廣韻》：『峙，具也，又峻峙。』承明，漢宮殿名。《三輔黃圖》卷三：『未央宮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班固《西都賦》序云：內有承明著作之庭，即此也。』此指太子之宮。應璩《百一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爾雅・釋詁》：『臨，視也。』臨下土。』《爾雅・釋詁》：『臨，居高視下。』此二句言望太極而高遠聳立，映宮殿而廣視下民。

〔8〕華，通嘩。《荀子・子道》：『奮於聲者華，奮於行者伐。』鶤，即鵾鶤，今謂之鷄鷹。《詩・豳風・鴟鴞》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毛詩傳：『鴟鴞，鸮鵂也。』想，《說文》：『冀希也。』鳴鳥，鳳凰。《書・君奭》：『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孔安國傳：『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爲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於皇天乎？』士衡謂『飛鴞之流響』，隱含救亂治世之意；『鳴鳥之遺音』，隱含同心輔王之意。流響、遺音，均喻遺訓。此二句言此樹猶存，如言『鴟鴞』之訓戒，冀『鳴鳥』之遺囑。

〔9〕唯，《玉篇》：『獨也。』歷數：《書・大禹謨》：『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傳：『曆數，謂天道。』曆，通歷。紀，準則。《書・胤征》：『俶擾天紀，遐棄厥司。』孔安國

傳：『紀謂時日司所主也。』相，助。《易・泰》：『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集韻》：『相，助也。』此四句言唯獨天道自有準則，常常依物而彰其德行。豈是神明之所助，乃為我皇先見之卓識。

〔10〕誇，《集韻》：『歌也。』勿翦，勿去。《詩・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毛詩傳：『翦，去。』此二句言歌頌百世而勿毀去之，超越長年而永植於世。

陸士衡文集校注卷五

詩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

【題解】

善曰：「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楊佺期《洛陽記》曰：東宮之北曰玄圃園。」濟曰：「皇太子，晉惠帝愍懷太子也。玄圃，園名；宣猷，堂名，在園中。衡時爲太子洗馬，應令作此詩。」機于元康元年三月之後與元康四年秋在太子洗馬任上，此詩所作當與潘尼《七月七日侍太子宴玄圃》同時，尼元康元年十二月官太子舍人，故此詩創作具體時間為元康二年或三年七月。詩分四層，先追溯歷史，說明晉之禪魏乃出於正統，是上天之眷顧；再歌頌武帝承先帝之基業，澄清濁政，振興皇朝，推行教化，上敬天儀祖，下考功百官，順天保民，天下安寧；三讚美太子德才淳厚，天姿出衆，沐先皇之輝光，承上天之曆數。最後表達自己側身承華，對太子嘉命之美的感激。雖為應制詩，但敘述井然，結構

層次分明，語言典雅莊重，有雅頌之風。

太子宴朝士於宣猷堂，遂命機賦詩。

三正迭紹，洪聖啓運〔1〕。乃眷斯顧，祚之宅土〔2〕。羣辟崇替，降及近古〔3〕。黃暉既渝，素靈承祜〔4〕。自昔哲王，先天而順〔5〕。三后始基，世武丕承〔6〕。協風旁〔三〕駭，天晷仰澄〔7〕。淳曜六合，皇慶攸興〔8〕。自彼河汾，奄齊七政〔9〕。時文惟晉，世篤其聖。欽翼昊天，對揚〔四〕成命〔10〕。九區克咸，謳歌〔五〕以詠〔11〕。皇上纂隆，經教弘道〔六〕〔12〕。于化〔七〕既豐，在工載考。俯釐庶績，仰荒大造〔13〕。儀形〔八〕祖宗，妥綏天保〔14〕。篤生我后，克明克秀〔15〕。體輝重光，承規景數〔16〕。茂德淵沖〔九〕，天姿玉裕〔17〕。蕞爾小臣，邈彼荒遐〔18〕。弛厥負檐〔一〇〕，振纓承華〔19〕。匪願伊始，惟命之嘉〔20〕。

【校勘】

〔一〕《藝文類聚》卷三十九、《初學記》卷十作『侍皇太子宣猷堂詩』。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

朝詩》案曰：『此詩原題當作《侍皇太子宣猷堂詩》，並有序文。《文選》蓋刪其序而改其題。今補入《御覽》所引殘序。又《類聚》引文多「明明隆晉。茂德有赫」二句。「將篤生我」後六句列在詩首。與《文選》不同。《文選》乃節錄本集無疑。又金濤聲曰：『「明明」二句與下《皇太子賜讌詩》重出，似《類聚》有誤。』

〔二〕『士』，影宋鈔本、清鈔本作『上』。形近而誤。

〔三〕『旁』，《文選》卷二十作『傍』。

〔四〕『揚』，《文集》誤作『楊』。《藝文類聚》卷三十九、《詩紀》卷二十五作『揚』。

聲曰：『《詩經・大雅・江漢》曰：「對揚王休。」本集《贈弟士龍詩》曰：「對揚休顧。」可資佐證。』金說是。

〔五〕『謳』，《文選》卷二十作『讌』；六臣本注：『五臣本作謳』。又『歌』，《文集》作『謌』。古二字同。此據《文選》改。

〔六〕『弘道』，《七十二家集》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宏道』。古二字通。

〔七〕『于化』，《文集》作『干化』，意不通，且與下文『在』，不對偶；《文選》卷二十作『于化』。今據改。

〔八〕『形』，《文選》卷二十作『刑』。古二字通。

〔九〕『淵沖』，《藝文類聚》卷三十九作『沖深』；《初學記》卷十作『川沈』。

〔一〇〕『負橳』，《文集》作『負擔』；《文選》卷二十、《六朝詩集》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負

檐」。《文集》蓋形近而誤也。今據改。

【注釋】

〔1〕善注：「三正，夏殷周也。周建子爲正月，殷建丑爲正月，夏建寅爲正月。《尚書大傳》曰：赤受天運。宋均曰：運，録運也。」良注：「三正，夏殷周也。正朔不同，故云迭紹。洪，大。運，録也。謂大聖受天録。大聖，天也。」

迭，更迭，交替。《易・説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紹，繼承。《書・盤庚上》：「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爾雅・釋詁》：「紹，繼也。」啓，開創。《詩・魯頌・閟宮》：「大啓爾宇，爲周室輔。」《玉篇》：「啓，開也。本作啓。」此二句言夏殷周三朝交替承繼正朔，開創基業，接受天録。

〔2〕善注：「《尚書》曰：在昔殷先哲王。《周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翰注：「自昔哲王，謂堯禹遞相禪代，言皆先天而行事，天不違而順從。」此二句言前代哲王在天授運録之前，順天應人，遞相禪代。

〔3〕善注：「《國語》：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崇替。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班固《漢書》項羽讚曰：近古以來，未嘗有也。」銑注：「言前代衆君有終替廢下，及近古亦如之。」辟，君主。《爾雅・釋詁》：「辟，君也。」降，《爾雅・釋言》：「下也。」此二句言前代諸君廢替禪讓，下至近古，亦復如此。

〔4〕善注：『魏爲土德，曰黃。晉爲金行，曰素。干寶《搜神記》曰：魏推五德之運，以土承漢。又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建安五年。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野，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於譙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此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晉世祖武皇帝，姓司馬，名炎，字安世。受魏陳留王禪，以金德王，都洛陽。金於西方爲白，故曰素靈。』向注：『魏土德，故云黃暉。晉金德，故云素靈。謂魏變而晉承祐。』以上追述歷代禪讓之歷史，此二句始言黃暉之魏既已衰落變化，素靈之晉自然承其祐福。

〔5〕善注：『《毛詩》曰：乃眷西顧，惟此與宅。《左氏傳》：衆仲曰：昨之以土，而命之氏。《尚書》曰：降丘宅土。』濟注：『天顧我晉，降之以福，所使居此土也。』眷，眷顧。《說文》：『眷，顧也。』祚，賜福。《左傳·宣公三年》：『天祚明德，有所厎止。』宅土，土地，此指疆土。《尚書·禹貢》：『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此二句言上天乃眷顧我晉，賜之以福，使有天下。

〔6〕善注：『三后，謂宣、景、文也。世武，世祖武皇帝也。《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始基，武帝大承其業。』良注：『言始崇根趾，武帝大承基緒。』《尚書》：伊尹曰：肆嗣王，丕承基緒。』善注：『韋昭曰：宣景文三君創始基業，世祖武皇帝繼承之。』丕，奉。《漢書·郊祀志》：『丕天之大律。』顏師古注：『丕，奉也。』此二句言陸士衡文集校注　卷五

〔7〕善注：『《國語》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生物者也。韋昭曰：協，和也。駿，起也。《說文》曰：晷，日景也。言日澄清也，謂不薄蝕。』翰注：『協，和。駿，散也。言和風傍散。晷，日也。仰澄，謂無薄蝕也。』此二句言和風吹散日邊之雲，天上日光澄澈光明。以此比喻晉之輝煌光大，如日中天。

〔8〕善注：『《國語》：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曜敦大，光照四海。《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銑注：『晉之先有黎者，爲高辛氏火官。有淳美光曜之德於六合，故得皇慶所興。』六合，猶言天下。《淮南子・原道訓》：『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許慎注：『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秋與季春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故曰六合，滿天地間也。一曰四方上下爲六合。』

〔9〕善注：『《易・坤》：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二句言先祖重黎淳美之光普照天下，西晉王室之業再度興盛。

國曰：『晉在河汾之陽。《毛詩》曰：自彼氏羌。《尚書》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尚書・舜典》注：『璿，美玉。璣、衡，天下，以齊七政也。』按：善引文意不明。孔安國《尚書・舜典》注：『河汾，水名，晉所封境也。言從彼河汾，奄有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

與否。」齊七政，意謂綜合考察日月五星之變化，審己執政是否符合天意。奄有四方。」高亨《周頌考釋》：「奄，猶盡也，包括一切之詞。」此二句言晉自河汾封境而來，一直盡合天意。

〔10〕善注：《周禮》：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者。《尚書》曰：世篤忠貞。毛萇《詩傳》曰：篤，厚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毛萇《詩傳》曰：翼，敬也。《毛詩》曰：對揚王休。又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濟注：「言晉盛文化，代厚其聖，能敬輔上天，對明以成休命也。翼，輔。揚，明也。」欽，敬仰，仰慕。《書・堯典》：「欽，敬也。」時，《廣韻》：「是也。」對揚，報答闡揚之意。《詩・大雅・江漢》：「虎拜稽首，對揚王休。」毛詩傳：「對，遂。鄭玄箋：「對，答。休，美也。」成命，前代已有之王命。《詩・周頌・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鄭玄箋：「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此四句言惟晉世以文教化天下，百姓亦厚戴聖朝，欽敬上天，使先王嘉美之成命，更加發揚光大。

〔11〕善注：「劉騊駼《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周，化洽九區。《尚書》：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良注：「咸，和也。言九州能和謳歌，以詠我王之德。」九區，九州，天下。顏延年《赭白馬賦》：「暨明命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順。」善注：「九區，九州也。」良注：「九區，九州也。」克，能夠。《爾雅・釋言》：「克，能也。」咸，全部。《說文》：

『咸，皆也，悉也。』此二句言九州之內，萬民皆謳歌而頌晉王之德。

〔12〕善注：『皇上，惠帝也。《爾雅》曰：纂，繼也。經，猶理也。《論語》曰：人能弘道。』翰注：『《毛詩》曰：在宗載考。鄭玄曰：考，成也。《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隆，盛，此指盛德。《爾雅》曰：隆，盛，大也。』隆，盛也。』此二句言今皇上能繼承先皇之道，以弘揚先皇之德，治理教化天下，以弘揚先皇隆盛之德。

〔13〕善注：『《毛詩》曰：在宗載考。鄭玄曰：考，成也。《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孔安國曰：釐，理也。毛萇《詩傳》曰：載，則。考，成也。言化豐而官成。』向注：『《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於西也。杜預曰：造，成也。』銑注：『工，官。荒，大也。《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於西『績，功也。荒，猶法也。言俯理衆功，仰法天之大成。』于化，同於化，猶言教化。於，介詞。《申鑒·雜言》：『然則法教之失也，其為亂亦如之。』豐，豐滿，喻隆盛。《說文》：『豐，豆之豐滿者也。』考，謂宗廟落成之禮。《左傳·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服虔注：『宮廟初成，祭之，名為考。』在工載考，意在官者必參勤於政事。此四句言教化既已隆盛，在官衆官之功績，仰法上天之大成。

〔14〕善注：『《毛詩》曰：儀刑文王。又曰：天保定爾。』濟注：『儀，則。刑，法。綏，安。保，位也。言法祖宗，於是以安。』形，通刑。《逸周書·武紀》：『其刑慎而殺。』朱右曾校釋：『形、刑古通。』妥，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妥，安也。』天保，天之所安也。《詩·小雅·天保》：『天保定爾，亦孔之固。』鄭玄箋：『保，安。爾，女也。女，王也。天之安定

女，亦甚堅固。』此二句言以祖宗之成命為準則，並效法之，即可安定天賜之皇位。

〔15〕善注：『我后，謂太子也。機爲洗馬，故稱我后。《毛詩》曰：篤生武王。又曰：克明克類。』良注：『我后，謂太子也，言能有明秀之德。機爲親臣。』克，能。《詩・大雅・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明，喻如日月照臨天下。《詩・大雅・皇矣》：克明克類。』鄭玄箋：『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秀，才能優異出衆。《國語・齊語》：『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此二句言上天賜福，厚生我太子，德昭日月，才能出衆。

〔16〕善注：『《尚書》曰：昔先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爾雅》曰：景，大也。《尚書》：周公曰：王嗣無疆大歷服。又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善曰（按：此當為五臣注，六臣本鈔誤）：『言體輝光之德，承明聖之嗣，故曰重光。』景，大也。數，歷數也。謂承規法於天歷數。』重光，猶言日月之光。《書・顧命》：『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孔安國傳：『重光，馬云：日月星也。大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此二句言太子身沐日月之光華，行承上天之歷數。

〔17〕善注：『《尚書》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家語》：齊大夫子輿見孔子曰：今知海淵之爲大。《字書》曰：沖，虛也。桓子《新論》曰：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絶人遠者也。應劭《漢官儀》曰：太子有玉質。《廣雅》曰：裕，容也。』銑注：『沖，深也。言茂盛之德，如淵之深；天然之姿容，如玉矣。』此二句喻太子道德深厚，姿容出衆。

〔18〕善注：『《左氏傳》：子產曰：諺云蕞爾小國。《儀禮》曰：小臣正辭。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濟注：『蕞，小也。小臣，機自謂也。邈彼荒遐，言從吳來也。』邈，遠。蔡琰《胡笳十八拍》：『雁高飛兮邈難尋，空腸斷兮思愔愔。』此二句言藐小之下臣，來自邈遠荒蠻之遠方。

〔19〕善注：『臧榮緒《晉書》曰：楊駿誅，徵機爲太子洗馬。《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弛於負檐。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大宮東，中有承華門。』良注：『弛，廢也。承華，太子門也。言廢負檐之役，振纓紱於太子門也。』「負檐」，《文集》作「負擔」，为「負檐」之誤，原指居於檐下，後指生活奔走之勞。《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五引《異苑》：『北海任詡，字彥期，從軍十年乃歸。臨還，握粟出卜。師云：「非屋莫宿，非食時莫沐。」詡結伴數十，暮遇雷，相庇於巖下。竊憶非屋莫宿之戒，遂負檐櫛沐。巖崩壓，停者悉死。』又《風俗通義》卷一：『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檐，君之惠也。』振纓，喻做官。纓，帽帶，此指官冕。

軍宴會被命作詩》：『冕弁振纓，服藻垂帶。』濟曰：『冕纓藻服，皆卿大夫法也。』此二句言使我免除生活奔波之勞，任職于太子之門下。

〔20〕善注：『《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爾雅》曰：嘉，善也。』翰注：『言今日榮寵，非初始所敢願。惟君命之善，得至於此。』此二句意如翰注。

【集評】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陸士衡《皇太子宴元圃宣猷堂有令賦詩》入本題後太促，亦絕無勸勉愍懷之語。

〔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七：四言詩如潘安仁《關中詩》，陸士衡《皇太子宴玄圃詩》，陸士龍《大將軍宴會詩》，應吉甫《華林園集詩》，顏延年《應詔讌曲水詩》、《皇太子釋奠詩》，體製聲色，都如一轍。顏雖琢雕較甚，然亦無甚高下。蓋皆雅頌之皮毛，阿諛之奴隸也。漢魏以來，四言自以韋孟《諷諫》為第一，魏武帝《短歌行》、《觀滄海》、《龜雖壽》，曹子建《應詔》、《責躬》、《朔風》等詩次之，皆在晉、宋人上。然晉人如淵明《停雲》、《時運》等作，又不可以風會論。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末章自敍，稍見生致。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題是《皇太子晏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詩卻只是皇太子有令賦詩，無一字及晏玄圃宣猷堂。此晏應是太子私晏，不曾奉詔。

首句至「祚之宅土」十句，自「三政迭紹」寫來，見晉為正統，宣、景、文三后創業之始，略寫一句。「世武」至「奄齊七政」凡九句，武帝受命之君，稍詳之。「時文」至「妥綏天保」凡十四句，武帝受命之君，稍詳之。「時文」至「妥綏天保」又覆述宣、景、文、武四后，引歸當今「皇上纂隆」云云，寫之極詳，然後轉落「太子篤生」云云，凡六句只寫得天姿之美，便遞下自序云云，如縮腳語，然蓋欲勉之以學也。

然不直言切言者，蓋以荒遐小臣，新膺嘉命耳。政欲細察其意也。

皇太子賜讌詩〔一〕

【題解】

據《序》可知，元康四年（公元二〇四）秋，機出補吳王郎中令時太子曾賜宴，機因事倉卒，未得赴宴。而《序》所言之三月十六日，蓋當在次年，非元康四年也。機或因故回京城，太子「有命清宴」。宴後，機感恩而賦此詩。詩歌頌晉業之輝煌，太子之盛德，並祈太子勤政謙恭，廣惠下臣，以守其成。雖為應制之作，乃含別後殷殷勸諫之意。

元康四年秋，余以太子洗馬出補吳王郎中。以前事倉卒，未得宴。三月十六，有命清宴。感聖恩之罔極，退而賦此詩也〔二〕。

明明隆晉，茂德有赫〔1〕。思媚上帝，配天光宅〔2〕。誕育皇儲，儀形〔三〕在昔〔3〕。徽言〔四〕時宣，福祿來格〔4〕。勞謙降貴，肆敬下臣〔5〕。肇彼先驅，翻成嘉賓〔6〕。

【校勘】

〔一〕《北堂書鈔》卷六十六作《皇太子清宴詩》；《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九作《皇太子請宴詩》。

〔二〕此序《文集》、《七十二家集》本、《六朝詩集》本、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均無。《北堂書鈔》卷六十六，《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九並節引，今據補。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案曰：『序文或屬此詩，列此俟考。』

〔三〕『形』，《七十二家集》本、《詩紀》卷二十五、《廣文選》卷八並作『刑』。形與刑，古通。機集中有作『儀形』，亦有作『儀刑』。

〔四〕『徽言』，影宋鈔本、清鈔本作『微言』。

【注釋】

〔1〕明明，喻如日月照臨天下。《詩・小雅・小明》：『明明上天，照臨下土。』鄭玄箋：『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隆，盛。《說文》：『隆，豐大也。』赫，顯赫，顯明。《詩・大雅・生民》：『以赫厥靈，上帝不寧。』毛詩傳：『赫，顯也。』此二句言晉室之隆盛如日照大地，晉皇之茂德何其顯赫。

〔2〕思媚，猶言愛戴。《詩・大雅：思齊》：『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毛詩傳：『媚，愛也。』配天，猶言德配天地。《禮記・中庸》：『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鄭玄注：『後言

悠久者，言至誠之德，既至博厚高明，配乎天地，又欲其長久行之。」光宅，喻德如日月之長存。《書・堯典》：「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孔安國傳：「言聖德之遠著。」宅，存。《書・康誥》：「宅心知訓。」孔穎達疏：「居之於心，則知訓民矣。」。此二句是就晉惠帝而言。皇愛戴上帝，德配天地，如日月之長存。上四句言誕生。潘勗《冊魏公九錫文》：「乃誘天衷，誕育丞相。」善注：「《詩傳》：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生。」向注：「誕，謂生也。言曹公祖父，憂深於國，乃進至忠之心於上天，遂生丞相。」儀形，意為以為準則並效法；儀，準則；形，通刑，效法。見《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注。此二句言誕生了偉大太子，以先皇之成命為準則，並效法之。

〔3〕誕育，猶言誕生。《書・立政》：「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時，《廣韻》：「是也。」宣，《玉篇》：「布也。」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鄭玄箋：「酒殽福祿來格，猶言福祿降至。《詩・大雅・鳧鷖》：「公尸燕飲，福祿來成。」清美，以與公尸燕樂飲酒之，故祖考以福祿來成女。」又《書・益稷》：「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孔安國傳：「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格，《爾雅・釋詁》：「至也。」此二句言太子之美言傳播天下，先皇將福祿降至爾身。

〔5〕勞謙，勤勞謙恭。孔融《薦禰衡表》：『遭遇厄運，勞謙日仄。』翰注：『言勤勞謙恭，日晚不食，以求賢也。』肆，擴展。《左傳·昭公三十二年》：『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杜預注：『肆，展放也。』此二句言勤政謙恭，迂尊降貴，普敬衆臣。

〔6〕肇，開始。《書·舜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孔安國傳：『肇，始也。』先驅，前驅，王出行，左有駕車者，前有引道者。張衡《東都賦》：『先驅復路，屬車按節。』善注：『先驅則前驅也。《周禮》曰：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鄭玄《周禮注》：『前驅，如今道引也。』此指太子洗馬也。翻，則。庾信《臥疾窮愁》：『有菊翻無酒，無絃則有琴。』此二句言始為前驅者，今亦為嘉賓。因機曾任太子洗馬，故曰『翻成嘉賓』也。

春詠〔一〕

【題解】

初春本是宜人之時，然而詩人卻在四時節候推移之中，感到時光匆匆，人生易老，春之活力與人之老境對照，故詩人敏感的心靈猶如料峭之寒意，充滿悲傷。『節運同可悲』，陸峭而

起，凸顯悲情，尤為驚心動魄。而著一「同」字，則將心靈之悲與節候之悲推衍共振，強化了悲情的濃度。詩作時間不可考，當作于詩人晚年。

節運同可悲，莫若春氣甚〔1〕。和風未及燠，遺涼清且凜〔2〕。

【校勘】

〔一〕《詩紀》卷二十五曰：「亦見《鮑明遠集》。」《藝文類聚》卷三、《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陸機詩」。金濤聲曰：「宋本《鮑集》無此詩，今本有，似《鮑集》誤。」金說是，當以《藝文類聚》、《七十二家集》本另載《秋詠》，與此相對。

【注釋】

〔1〕節運，四時節候之推移。潘岳《寡婦賦》：「曜靈曄而遄邁兮，四節運而推移。」善注：《易乾鑿度》：孔子曰：天有春秋冬夏之節，故主四時古曆。《九秋篇》曰：寒暑推移。」翰注：「四節，四時也。運，流也，推移不停也。」此二句言四時節候推移，猶人生時光易逝，故同可悲傷。

〔2〕和風，和舒之春風。謝靈運《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燠，暖。《禮記・內則》：「下氣怡聲，問衣燠寒。」凜，《說文》：「寒

也。』此二句言和煦溫暖之春風未至，清泠凜冽之冬涼尚存，更徒增傷感。

遨遊出西城

【題解】

初春季節，萬物由瑟肅而透出光澤，詩人優遊於都城之外，然見萬物隨節序之變化，而感慨時光遷化，盛衰相續，人生易老，應及時建功立業，名垂於世。詩作時間不可考，然所寫景物為洛陽之景，且詩情昂揚勃鬱，當作於入洛之後，宦海得意之時。

遨遊出西城，按轡循都邑〔1〕。逝物隨節改，時風肅且熠〔2〕。遷化有常然，盛衰自相襲〔3〕。靡靡年時改，苒苒〔一〕老已及〔4〕。行矣勉良圖，使爾修名立〔5〕。

【校勘】

〔一〕『苒苒』，郝立權《陸士衡詩注》：『當作冉冉。《離騷》曰：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郝說誤。苒苒，古通冉冉。如張九齡《高齋閑望言懷》：『歲華空苒苒，心曲且悠悠。』可證。

【注釋】

〔1〕遨遊，猶優遊。宋玉《高唐賦》：『其鳴喈喈，當年遨遊。』翰注：『遨遊，戲也。』按轡，控制馬韁，指徐徐而行。按，止，控制。《詩·大雅·皇矣》：『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祐。』郭璞注：『自，猶從也』都邑，外城。《周禮·夏官·司馬》：『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鄭玄注：『都邑，亦爲城郭。』此二句言出西城而優遊，沿着外城徐徐而行。

〔2〕逝物，隨節序變化之萬物。《爾雅·釋詁》：『逝，往。』郝立權《陸士衡詩注》：『一從逝物過，既往亦何序而遷改，故云逝物也。』謝靈運《維摩詰經中十譬讚·幻》：『一從逝物過，以應時風。』時風，應時之風，多指春風。《後漢紀·孝順皇帝紀》：『所以迎氣東郊，以應時風。』

〔3〕遷化，猶言變化。曹植《神龜賦》：『蚰折鱗於平皋，龍脫骨於深谷，亮物類之遷化，疑斯靈之解殼。』襲，《爾雅·釋詁》：『因也。』此二句言自然之變化規律可循，人生之盛衰自相因襲。

〔4〕靡靡，猶遲遲，舒緩貌。《詩・王風・黍離》：『行邁靡靡，中心搖搖。』毛詩傳：『靡靡，猶遲遲也。』苒苒，通冉冉，漸漸。駱賓王《疇昔篇雜言》：『他鄉苒苒消，年月帝里沉。』及，至。《玉篇》：『及，逮也。』此二句言四時節序緩緩變化，人之老境漸漸來臨。

〔5〕良圖，美好打算，此指建功立業的理想。左思《詠史詩》之一：『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修名，修身立業之功名。《楚辭・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王逸注：『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來至，恐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脩與修同，古書通用。』此二句言勉力實現建功立業的理想，使修身立業之功名流傳於世。

赴洛詩〔一〕

【題解】

善曰：『《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誤也。』太康元年吳亡後，機與弟雲隱居鄉里讀書十年，太康末入洛。此詩作于太康十年（公元二八九）陸機離吳赴洛之時，抒發離別故土時種種複雜情緒。其中有迫于王命之無奈，離別場景之慘惻，回望故鄉之眷念，行途景物之傷情，別後思念之難堪，懷歸無日之慨歎，又交織遠赴他國，身事異主，不知辛苦為誰的悵然失落。依次寫來，十分動人。人生、人情、人性多層面地融合，非

一般離別詩所可比也。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二〕心〔1〕。靖端肅有命，假檝〔三〕越江潭〔2〕。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3〕。肆目眇弗及，緬然若雙潛〔6〕。所匿，寂寞〔五〕聲必沉〔5〕。無迹〔四〕有渚，北邁涉長林〔7〕。谷風拂脩薄，油雲翳高岑。亹亹孤獸騁，嚶嚶思鳥吟〔8〕。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9〕。佇立慨〔七〕我歎，涕寐涕盈衿〔八〕。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10〕。

【校勘】

〔一〕《文選》卷二十六、《文集》、《詩紀》卷二十五並作《赴洛詩》。

韻，亦作《赴洛詩》。

〔二〕『烈』，六臣本注曰：『五臣作列。』

〔三〕『檝』，六臣本注曰：『五臣作楫。』古二字同。

〔四〕『迹』，一作『積』。善注曰：『迹或爲積，非也。』

〔五〕『寂寞』，胡刻本《文選》卷二十六作『寂漠』。

〔六〕『弗』，《文選》卷二十六、《七十二家集》本、《詩紀》卷二十五並作『不』。六臣本注曰：『五臣作慨。』古二字通。

〔七〕『慨』，《文選》卷二十六作『愾』。六臣本注曰：『五臣作愾。』

〔八〕『衿』，《文集》作『矜』，形近而誤。《文選》卷二十五、影宋鈔本、《詩紀》卷二十五、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衿』。今據改。

【注釋】

〔1〕善注：『《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爲也。《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向注：『高符，瑞命也。希世，隨世也。《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言望於世俗富貴，則無瑞命。營道藝之術，又無猛心。』希世，猶言顧世俗榮譽而動。《莊子・讓王》：『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爲之也。』王先謙《集釋》：『希，望也。所行常顧世譽而動。』高符，猶高節。王維《座上走筆贈薛璩慕容損》：『希世無高符，絶跡有卑棲。』《玉篇》：『符，符節也。』引申為守節之節。烈心，烈士之壯心。曹操《步出夏門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此二句言追逐世俗之譽者，無高尚之節操；經營道術之儒者，無烈士之壯心。

〔2〕善注：『《國語》：祁午見范宣子曰：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説文》曰：越，渡也。《楚辭》曰：游於江潭。』濟注：『靖，清。端，正。肅，敬也。

有命，君命也。假借舟楫，以渡江潭。潭，江之渡也。」楫，同楫，槳。《玉篇》：「楫，行舟具也。」此二句言清廉正直，恭敬王命，假借舟楫，以渡江潭。上二句就世俗言，此二句就自己言。

〔3〕善注：「《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者，淚以手揮之。」翰注：「邁，行。揮，拭也。廣川陰，江南岸也。言親友贈行，拭淚而別於此處。」贈，《廣韻》：「相送也。」陰，水南。《玉篇》：「陰，水南山北也。」此二句言離家之時，親友餞行，江南岸邊，揮淚而別。

〔4〕善注：「《列子》曰：撫膺而恨。《毛詩》曰：攜手同行。又曰：假寐永歎。曹子建《雜詩》曰：膺，胸也。撫膺解手而離別也。翰曰：言別後長歎，鬱結思其所遺之音信也。」解，分。《說文》：「解，判也。」此二句言分開緊握雙手，撫胸悲傷，別後久久歎息，鄉思鬱結，切盼親友所遺之音信。

〔5〕善注：「言分訣之後，形聲俱沒，視之無跡，而形有所匿；聽之寂寞，而其聲必沉也。《呂氏春秋》曰：作則有所匿其塗也。《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迹或爲積，非也。」銑注：「謂離別後，迹無所見，聲無所聞。匿沉，皆不見之貌。」匿，藏匿。《爾雅·釋詁》：「匿，微也。」郭璞注：「微，謂逃藏也。」此二句言別離之後，不見形跡，不聞音信，猶如藏匿沉沒一般。

〔6〕善注：『高誘《淮南子注》曰：肆，盡也。《毛詩》曰：瞻望不及。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向注：『肆，縱。緬，遠也。言縱目遠視而不相見。故意相思緬然若雙潛也。』

眇，猶小也。』此二句言縱目遠視，故鄉渺遙，不可望見，音信亦無，猶如雙雙藏匿一般。

〔7〕善注：『《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渚。』濟注：『玄渚，江中洲渚也。涉，歷也。言南望洲渚而泣，北行已歷長林。』玄，《說文》：『幽遠也。』此二句言南望故鄉江洲，不禁落淚，北行越過樹林，愈行愈遠。一曰長林，亭名。

〔8〕善注：『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孟子》曰：油然作雲。曇曇，走貌也。曹子建詩曰：孤獸走索羣。《毛詩》曰：鳥鳴嚶嚶。』翰注：『草木叢生曰薄。翳，蔽也。曇曇，獸行貌。嚶嚶，鳥聲。』谷風，東風。《詩・周南・谷風》：『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毛詩傳：『東風謂之谷風。』油雲，濃雲。江淹《齊太祖高皇帝誄》：『復林油雲，重山減日。』此四句言春風吹拂長林，濃雲遮蓋山嶺，索群孤岑，泛指山。《說文》：『岑，山小而高。』此四句言春風吹拂長林，濃雲遮蓋山嶺，索群孤獸奔走，歸巢飛鳥鳴叫。

〔9〕善注：『《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良注：『堂謂母，室謂妻。』此二句言感物候之變化，不禁思戀老母妻兒，別離思鄉之情何其深厚！

〔10〕善注：『《毛詩》曰：佇立以泣。又曰：慨我寤歎。《孟子》曰：浩然有歸志。』銑注：

「歎，息也。言歎息悲涕，爲仕晉，故歎。惟不得有懷歸之志，辛苦羈旅，誰堪爲此心也。」懷歸志，指歸隱之志。此四句言佇立而慨歎，日夜淚流滿衿，惜其不得再有歸隱之志，羈旅辛苦，誰堪忍受此情？

【集評】

〔明〕陸時雍《古詩鏡》卷九：末數語清湛如溜。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四：不使耆然有得者輒入吟詠，抑之沉之，閑之勒之，詩情至此，殆一變矣。唐人往往從此問津，而詩幾為刊削風化之器。乃其止有域，其發有自，固不為唐人濁重駁煩任首謀之罪。即如發端二語，唐人實用，此虛用；唐人以之言情，此以之紀事；唐人申說無已，此一及便止。位置之間，居然別之遠矣。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九八條」：（顏延之）《北洛詩》……何義門云：「此擬士衡《赴洛》。」余謂士衡作本無取，此詩亦無取。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九九條」：（顏延之）《還至梁陳作》，何義門云：「此擬士衡《赴洛道中作》。」此詩只託於行李之苦，盛衰之跡，意可知也。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起二句士衡常調，故自矜琢。通首情非不眞，述敘平平耳。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佇立」四句是現寫，「靖端」云云，是追寫。「佇思」

四句，何由知其為現寫，以其有思歸之語也。『佇思』句，與前後句口氣相連無痕，何為如此齗斷？蓋通照兩詩文法也。士衡赴洛，一步一步俱有回顧故鄉之思。原詩（按：指《赴洛道中》）首章『遺思結南津』，是臨行一顧。『佇立望故鄉，行到晚夕，又一顧。『頓轡倚嵩巖』，將入洛，又一顧。此詩『南望泣玄渚』一顧，與原詩臨行一顧同地。『佇立愾我歎』，是入洛後一顧。在原詩『倚嵩』之後。何以知之？以上文『堂室』，下文『歸志』照之。若不到洛中，何更言歸？堂室兩字，分明從下文羈旅感起，然此四句云現寫，對前詩而言耳。若對本詩後章，則又是追寫初到時，末『羨彼凌霄鳥』一顧，方是寫寒暑已革後，現在作詩之一刻。

前詩無冒，卻與登路後借問者，轉出『世網嬰我身』五字，恰如野鳥被擒，將入籠時急語。此詩已是久羈樊籠，經過多少磨難，故先發出兩句歎來，為詩之冒。希世須有高符，暗指人洛以後；營道貴有烈心，我無烈心，暗指將入洛之前也。『假檝』云云，我無高符，暗指人洛以後；營道貴有烈心，我無烈心，暗指將入洛之前也。『假檝』云云者，因原曰渡江以後，陸路寫起，一切親友款款相送之情，尚未及寫。此詩卻補出未渡江以前，專寫親友之情，以見我慊慊思歸之由也。『南望』云云，乃檃括前詩道中意。然寫道中之苦，正專寫回憶親友之苦。『谷風』二句，望不見也。『亹亹』二句，不可同羣。堂室者，乃與親友聚首之地也。佇立，回望也。『惜無』二句，即唐詩所云『仕宦為骨肉，骨肉盡儡仳。仕宦為親戚，親戚久別離』之意。

【備考】

關於此詩之詩題頗有爭議。

第一，《文選》卷二十六、《文集》、《詩紀》卷二十五並作《赴洛詩》；吳棫《韻補》卷一引沉、潛二韻，亦作《赴洛詩》。

第二，李善《文選》卷二十六注曰：『《集》云「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誤也。』

第三，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案曰：『此詩言親友贈邁，攜手永歎；下篇言託身承華，寒暑已革。顯然非一時一地之作。《文選》同作「赴洛」，非是。今依選注分列兩詩。』故逯依《文選》善注將原『赴洛二首』分為『赴太子洗馬詩』、『東宮作詩』二篇。

第四，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下）將其分為《赴洛》上，《赴洛》下，並認為，《赴洛》上與《赴洛道中作》以及《與弟雲書》作於同時，即太康末年。

筆者認為，稽之此詩之內容，『靖端肅有命，假檝越江潭。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明確說是迫于王命，辭吳入洛，故知非作于任太子洗馬之時，而當作於辭鄉赴洛之時。據《晉書》機本傳：『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吳滅于太康元年，機年二十，閉門勤學十年，則機年二十九，即太康十年。太康終於十年，機當於此年入洛，與本傳『至太康末』入洛時間相合。故此詩應題

為《赴洛》為妥，李善所言『《集》云《赴太子洗馬時作》』，顯係誤記。又《赴洛》二首詩之下有『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之語，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有承華門。』說明機作此詩時已任太子洗馬。又據《晉書》本傳：『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可知，機任太子洗馬在楊駿被誅後，駿被誅于元康元年三月，機任太子洗馬當在此時，或稍後。故《赴洛》二首，一作於赴洛之時，時間太康十年；一作于太子洗馬任上，時間元康元年或稍後。綜輯史料，上篇當作《赴洛詩》，下篇當作《東宮作詩》為妥帖矣。

東宮作詩〔一〕

【題解】

此詩與上詩，《文集》作《赴洛詩二首》，誤。今據《文選》注題為『東宮作詩』。此詩作于陸機太子洗馬任上。《晉書》本傳：『會駿誅，屢遷太子洗馬。』據《晉書·惠帝紀》，楊駿被誅于元康元年（公元二九一）三月，此詩當作於此時或稍後。係抒發詩人雖託身太子，身登榮顯，然寒暑革易，一別經年，歸思難收，卻又欲歸不得的悲苦之情。入洛未久，且身登榮顯，何以歸思難收，蓋本不欲赴洛，而赴洛之後又目睹亂世殺戮之故也。歸思之背後，隱蔽着一種生命的顫慄。『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以鳥襯人，尤顯沉痛。

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1〕。撫劒遵銅〔二〕輦，振纓盡祇肅〔2〕。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3〕。愈〔三〕，永嘆廢寢食〔四〕〔4〕。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克〔五〕〔5〕。為，纏綿胸與臆〔6〕。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7〕。憧憧慨遺安　二九〇　憂苦欲何

【校勘】

〔一〕《文選》卷二十六、《文集》、《詩紀》卷二十五並作《赴洛詩》。

〔二〕『銅』，善注曰：『銅，或為彫。』

〔三〕『愈』，六臣本注曰：『五臣作念。』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曰：『《文選旁證》云：「愈」當作念，注引《東京賦》可證。作念者，形近而訛。』逯說不確。『念』，《集韻》：『念，音豫，喜也。』『愈』，在此通『愉』，樂也。其意亦可解。清鈔本、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悆』，『悆』，『豫』之俗字，

〔四〕『寢食』，《文選》卷二十六作『餐食』；六臣本注曰：『五臣作寢食。』

〔五〕『克』，清鈔本、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尅』。六臣本注曰：『五臣作尅。』

【注釋】

〔1〕善注：『謂爲太子洗馬也。《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漢書》：薄昭書曰：遊

宦事人。范曄《後漢書》：王常曰：臣託身陛下。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有承華門。』向注：『承華，東宮門名。』羈旅，客居異鄉。張衡《思玄賦》：『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善注：『衡曰：羈，寄也。旅，客也。』遊宦，遠遊仕宦也。』〔2〕善注：『《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劒從之。』遊宦，遠遊仕宦之人。顏延年《秋胡詩》：『悲哉遊宦子，勞此山川路。』此二句言客居異鄉，遠遊仕宦，託身于承華殿上。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所見。《漢書》：匡衡曰：祇肅舊禮。銅或爲彫。』濟注：『撫，時也。言整冠纓，盡祇敬也。』祇，恭敬。《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杜預注：『祇，敬也。』遵，從。《爾雅·釋詁》：『遵，循也。』此二句言仗劒侍衛，追隨太子之車，整頓冠纓，恭敬太子之命。

〔3〕善注：『《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翰注：『歲月何易流轉，冬夏忽焉已改，言離經年歲，感物變易，而情悽惻。』革，改變。《玉篇》：『革，改也。』載離，『載離寒暑』之略，即歷經寒暑。離，通罹。《詩·小雅·小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孔穎達疏：『以二月初朔之吉日始行，至於今則離歷冬寒夏暑矣，尚不得歸。』此四句言歲月流轉，何其迅速，寒來暑往，倏忽已變。離鄉經年，本已悲傷，感物之變，情更悽惻。

〔4〕善注：『《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愈。《詩》曰：假寐永嘆。《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崩，廢寢食。蔡琰詩曰：饑當食兮不能餐。』良注：『遺，猶復也。安，何。永。長也。』慷

慨，歎息。盧諶《贈劉琨》其十七：『慷慨遐蹤，有愧高旨。』良注：『慷慨，歎也。』愈，通『愉』，快樂。《荀子・君子》：『天子也者，埶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楊倞注：『愈，讀爲愉。』此二句言慷慨長歎，復何安樂，長歎憂傷，廢其寢食。

〔5〕善注：『《國語》：楚藍尹亹曰：飲食思禮，同宴思樂。《毛詩》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銑注：『誘，進。尅，遂也。』此二句言飲宴思樂，快樂難生，歲暮思歸，歸願未遂。

〔6〕善注：『《列子》曰：卑辱則憂苦。張叔《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蹤。《登樓賦》曰：氣交憤於胸臆。』向注：『言憂苦之事，但纏於胸臆之間。』纏綿，情感深厚，難以釋懷。干寶《晉紀總論》：『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此二句言內心憂苦，是欲為何，故展翅歸巢。

〔7〕善注：『高誘《淮南子注》曰：羨，願也。《毛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濟注：『霄，空也。言瞻望陵空之鳥，願假爾翼而歸飛。』陵，通凌。此二句言仰視凌空之鳥，羨慕其

【集評】

〔明〕鍾惺《詞府靈蛇二集》神集《落句體例》：抱比：陸士衡『仰觀凌霄鳥，羨爾歸飛翼』。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四：陸以不秀而秀，是云夕秀，乃其不為繁聲，不為切句，如此作者，風骨自拔，固不許兩潘腐氣所染。

明點出思歸，後章『歲月』二句，仕晉已過一年有餘，仍以『赴洛』為題者，明其始終不願赴洛也。蓋宦久思歸，人之常情也。人洛年餘，泛言思歸，無以異夫宦久思歸者，明不願赴洛之初志也。於是仍取從前赴洛之詩申寫之，卻于原詩總轡登路之前，又添出親友相送渡江一段，于原篇只約略檃括數語，而于原詩『披衣』之下，又用『託身承華』云云，續寫出人洛以後，合兩詩觀之，只是赴洛一事之本末。此古人製題之妙。

前《赴洛道》之詩二首，恰恰安置在此詩『若雙潛』之下，『南望』之上，中間縫裏，不空不礙，直神匠手也。學者合讀前後兩詩，先於此詩讀起。『希世』二句，可兼作兩詩之門。此詩『靖端』至『雙潛』，是親友送之過江，然後倒轉前詩。首章『總轡』云云，是別親友第一日行路，及次章前半一路行色，後半『倚嵩』以下，未入洛心事，卻又轉歸此詩。『南望』云云，已是一年有餘，『載離』以下，雖寫現前思歸，實見無日不思歸。合前後兩詩，方了得赴洛一案。故仍以赴洛為題云。題雖增『道中作』三字，實是一題。詩雖總敘一事，實是兩詩。當道中作詩，雖止於嵩巖頓轡，正與顏延年《北使洛詩》中『夕登陽城路』同法。初非留此，以為再作地也。及其後來，又要再作，若不相犯，只于原詩前添一段，後續一段，便只是一詩。何由見作者大才，若竟相犯？前者已作，此便贅疣。何用再作？看此詩首章，雖與前詩相犯，卻是一用現寫、實寫，一用追寫、虛寫。無一字不犯，卻無一字

相犯。後章接敘後事，雖不相犯，意卻相承。所謂『營道無烈心』也。

之地，可見前『南望』云云，俱是追寫，不是現前實寫。

『託身』以下，方為太子洗馬。首句方人洛之日未受命。以就『羈旅』正照前章佇立

又赴洛道中二首〔一〕

【題解】

翰曰：『此詩意與前二篇同。』觀其詩意，亦如題所示，為離鄉赴洛途中所作。詩反復申歎赴洛途中的離別之情，故鄉之思。前詩重在寫途中之景，觸物傷感。『世網嬰我身』在寫出不自由的人生情境時，又交代了離鄉之原因。後詩重在寫途中之行，直抒鄉思。『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寫景之細膩，境界之澄澈，在機詩中別有風致。而『撫枕』、『振衣』，則又在夜不成寐、百無聊賴之動作中，透出鄉思之濃鬱。

撫〔一〕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1〕。借問子何之〔二〕，世網嬰我身〔2〕。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

永嘆遵北渚，遺思結南津〔3〕。

餘，林薄杳阡眠〔4〕。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5〕。悲情觸物感，沉思鬱纏綿。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6〕。

【校勘】

〔一〕《藝文類聚》卷二十七作《赴洛詩》；善本作『《赴洛道中作一首》』，六臣本作『《赴洛道中作二首》』。它本同六臣。

〔二〕『摠』，《六朝詩集》本作『總』。古二字通。

〔三〕『之』，《藝文類聚》卷二十七作『為』。

【注釋】

〔1〕善注：『《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摠轡。蔡琰詩曰：行路亦鳴咽。薛君《韓詩章句》曰：嗚，歎辭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良注：『摠，攬也。嗚咽，悲哀之聲。』

〔2〕善注：『江韋《答君司馬詩》曰：羈縶繫世網，維進退繩。《說文》曰：嬰，繞也。』銑注：『世網，謂官事。嬰，纏也。』此二句設為問答之辭，言請問你欲往何處，答曰纏繞於世俗羅網，離鄉仕宦。

〔3〕善注：『《詩》曰：遺思致款誠。』向注：『南津，別處也。』遵北渚，取『鴻飛遵渚』之意。《詩・豳風・九罭》：『鴻飛遵渚』之意。《詩・豳風・

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南津，猶南浦，送別之地。《楚辭・東君》：『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洪興祖補注：『江淹《別賦》云：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蓋用此語。』北渚南津，泛指送別之地。陸雲《答兄機》：『南津有絶濟，北渚無河梁。』銑注：『北渚，謂送別處。』王績《上巳浮江宴序》：『妍妝袨服，香驚北渚之風；翠幔玄帷，彩綴南津之霧。』遺思，猶餘思。劉楨《公讌詩》：『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翰注：『元盡日歡樂未央，餘思在夜，復與夜遊戲也。』此二句言循洲渚北行，為離鄉而長歎，留情思于南津，因傷別而鬱結。

〔4〕善注：『《周禮》曰：野塗五軌。《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上林賦》曰：紆餘委曲，《楚辭》曰：遠望兮阡眠。』濟注：『曠，空也。紛紆餘，屈曲貌。草木叢生曰薄。杳，遠也。阡眠，原野之色。』行行，行不停貌。《古詩・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此四句言行走不停，遂遠離家園，途中空曠，闃無人跡。白天行走在屈曲的山澤，晚上露宿于草木叢生的山林。

〔5〕善注：『《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樂録》曰：雞鳴高樹巔。』翰注：『孤獸，失羣獸也。更，經也。』此四句言深谷之中時聞虎嘯，高樹之末亦有雞鳴，淒之風。

〔6〕善注：『張叔《與任彦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蹤。《詩》曰：佇立以泣。丁儀《寡婦哀之風夜半吹動，失羣之獸人前奔走。

賦》曰：賤妾煢煢，顧影爲儔。《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良注：「沉，深。悽，悲也。」憐，《爾雅·釋詁》：「愛也。」此四句言觸物而生悲情，故鄉之沉思鬱結纏綿。佇立而望故鄉，顧視煢煢孤影，自憐其淒涼之情。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曰：「題是《赴洛道中作詩》，即自道中截起，蓋士衡自家渡江，尚有諸親隨送，總轡登長路，與諸親分手矣。此時身在江北，諸親已歸南中起身處，故遣思悽悽也。「行行」六句，寫是日之苦。「哀風」六句，寫是夜之苦。「望故鄉」者，津，故謂行甫半日，便舉目有山河之異。顧影自憐，即元劇所云破題見第一夜也。「世網」句點出赴洛之故，乃一篇之角力。士衡國破入晉，其故難顯言。「世網」，佯若名韁利鎖所牽縛。「嬰我身」，決不能脫也。此猶是未入洛之言。及入洛後，則又變為「靖端肅有命」兩語互異，固是時有不同。然讀者合觀之，益徵其苦。」

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振策陟崇丘，安〔一〕轡遵平莽〔1〕。夕息抱影〔二〕寐，朝徂銜思往〔2〕。頓轡倚嵩〔三〕巖，側聽悲風響〔3〕。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枕〔四〕不能寐，振衣獨長想〔4〕。

【校勘】

〔一〕「安」，《文選》卷二十六作「案」；《藝文類聚》卷二十七作「按」。古三字並通。

〔二〕「影」，《藝文類聚》卷二十七作「景」。古二字通。

〔三〕「嵩」，六臣本注曰：「五臣作高。」《草堂詩箋》卷二十作「舊」。《四庫全書考證》卷九十五：「撫几不能寐，刊本几訛枕。並据《文選》改。」

〔四〕「枕」，《赴洛道中作》其二：頓轡倚嵩巖，刊本嵩訛高。」《文選》卷二十六作「几」；六臣本注曰：「五臣作枕。」它本同五臣。《四庫全書考證》卷九十五：「撫几不能寐，刊本几訛枕。並据《文選》改。」

【注釋】

〔1〕善注：「《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秦嘉詩曰：過辭二親墓，振策陟長衢。《漢書》曰：天子案轡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銑注：「脩，長。振，舉。策，鞭。陟，升也。崇丘，高山也。莽，草也。」此四句言遠遊渡過山川，山川漫長無邊。舉鞭策馬，登上高岡，按轡徐行，沿着平林。

〔2〕善注：「《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向注：「徂，往也。」銜，《玉篇》：「馬銜鐵。」引申為含。此二句言傍晚抱孤影而眠，早晨含鄉思而行。

〔3〕善注：「頓，猶舍也。《爾雅》曰：嵩，高也。」濟注：「頓轡，駐馬也。高巖，高山也。」此二句言駐馬倚于高山之下，側耳傾聽山林之風，亦帶悲情。

〔4〕善注：『《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翰注：『輝，謂露色也。振，整也。』此四句言墜落露珠，帶着月光清輝，明月何其朗亮！撫枕難眠，起身整頓衣襟，獨自長思故鄉。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曰：『前章寫登路第一日，此章後半「頓轡」云云，寫入洛之前一夜。首「遠遊」云云，寫中間長路勞苦。前初登路之日，尚未覺得身子勞苦，到此才覺頓轡嵩巖，固是見天子，必先沐浴之禮，然實是回寫從前一路若醉若癡，至此忽省身已至洛，明日應當見朝，因此彷徨起來。風偏覺他悲，月偏嫌他明，至披衣而起，更無一時可挨。緬然長想，愁煞人也。』

【集評】

〔明〕陳繼儒《詩學雜言》卷上：唐子西云：『謝玄暉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引『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便覺意象殊窘，予讀之不安其說。及見用修云：『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猶詩所謂平林也。』陸機詩『安轡遵平莽』，唐人詩『燕掠平蕪去』，又『遊絲蕩平綠』，始覺暢然。

〔明〕楊慎《丹鉛摘錄》卷十：《楚辭》：『遠望兮阡眠。』陸機詩：『林薄杳阡眠。』呂延濟曰：『阡眠，原野之色。』按：《說文》：矜，（望）山谷矜矜青也。則阡眠，字當作矜眠。

又《列子》云：『鬱鬱芊芊。』註：芊芊，茂盛之貌。李白：『賦彩翠兮芊眠。』玢眠作芊眠，亦通。《文選》別作盱眠，字皆從目。

〔明〕皇甫汸《解頤新語》卷八：若謂聯綿交絡之格，則如陸士衡『遠遊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李義山『棹裏自成歌，歌竟乘流去』，各自一體也。

〔明〕鍾惺《詞府靈蛇二集》神集《起首人興體例》：先敘事後衣帶人興：陸士衡詩：『遠遊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此詩一句敘事，一句衣帶。古詩：『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此詩六句敘事，兩句衣帶。

〔明〕鍾惺《詞府靈蛇二集》神集《辨體》：問益體。陸士衡『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

〔明〕鍾惺《詞府靈蛇二集》神集《五勢對例》：疏對。陸士衡『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此詩依稀對也。又『人生無幾何，為樂常苦晏。』此詩孤絕不對也。

〔明〕唐汝諤《古詩解》卷十八：（下首）此士衡入洛而敘其羈旅之懷也。言遠遊京洛，跋涉山川，或升高丘，或依平莽，蓋夕猶抱影而臥，及朝而神已往矣。此時頓轡高巖，悲風悽惻，月露清朗，所以伏枕不寐，不覺振衣而發長想也。

〔清〕沈德潛《古詩源》卷七：二章稍見淒切。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上首）稍見淒切，景中有情。（下首）『夕息』二句，晉人常調，稍蒼。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兩章三個『轡』字，一個『策』字，舊評譏其重複，非也。凡物違其性則悲，性成於所習。士衡吳人，性習吳不習洛。吳本水鄉，習舟不習馬。其不習洛之故，不敢顯言，故寫其不習馬以寓意焉。總轡是始，上馬頓轡是駐。馬遇崇丘，不得不振策；遇平莽，便攬轡信馬而行是也。於閒處冷笑，政於忙處痛苦也。杜詩『近鄉情更怯』（按：吳誤，此乃宋之問《渡漢江》詩），『怯』字喜極。此『振衣獨長想』，『想』字愁極。同一近也，近京而家益遠矣。

〔清〕張玉穀《古詩賞析》卷十一：此第二首也，辭親望鄉之意已見前首，故此只申寫征途之況。前八，皆敘道途跋陟之景，插入『夕息』二語，便不平直。後四，就夜景淒其作收，明翻抱影，暗顧衡思。

園葵詩

【題解】

善曰：『《晉書》：趙王倫簒位，遷帝於金墉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冏謐機為倫作禪文，賴成都王穎救之免。故作此詩，以葵為喻謝穎。』翰曰：『葵之爲物，傾心向陽。如臣事君，以心敬也，故託之爲詩也。』二說闡釋詩意甚明。詩全為喻體，先以葵自喻，言其忠。以『零露』、『朗月』，喻其身被恩寵。再以從『柔風』至『商飆』而喻時局變幻；『曾雲』、『嚴霜』而喻慘遭橫禍。最後以高牆玄影喻成都王庇蔭之德，『落葉』、『後衰』喻延其殘生，『豐條』、『春盛』喻重獲榮盛也。其意與《與成都王牋》相同，而寫法有別。據《晉書・惠帝紀》：永寧元年（公元三〇一）正月，趙王倫簒帝位，四月被誅。此詩即作於是年四月之後。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1〕。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睎〔2〕。零露〔一〕垂鮮澤，朗月耀其輝〔二〕〔3〕。時逝柔風〔三〕戢，歲暮商飆〔四〕飛〔4〕。曾雲〔五〕無溫液，嚴霜有凝威〔5〕。幸蒙高墉德，玄景蔭素薇〔6〕。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六〕。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7〕。

【校勘】

〔一〕『零露』，《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二作『寒露』，《藝文類聚》卷八十二作『霑露』。

〔二〕『朗月』，《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二作『明日』，《藝文類聚》卷八十二作『明日』；《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案曰：『作日是』。又『輝』，《藝文類聚》卷八十二作『暉』。古二字同。

〔三〕『柔風』，《藝文類聚》卷八十二作『和風』。

〔四〕『颸』，六臣本、《七十二家集》本並作『焱』；《藝文類聚》卷八十二作『傷颸』。

〔五〕『曾雲』，《藝文類聚》卷八十二作『曾露』。

〔六〕『衰』，《文集》、《六朝詩集》本作『哀』。形近而誤。《藝文類聚》卷八十二、影宋鈔本、《詩紀》卷二十五、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衰』。今據改。

【注釋】

〔1〕向注：『鬱，盛也。萋萋，茂貌。』北園，指王之園囿。《詩·秦風·駟鐵》：『遊於北園，四馬既閑。』序曰：『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漢以北園指帝王後園。《漢書·司馬相如傳》：『於是乎盧橘夏孰，黃甘橙榛……羅乎後宮，列乎北園。』魏晉以降，一以北園代指一般園囿。陶淵明《詠貧士》其二：『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二以

北園特指帝王後園。《三國志・魏・后妃傳》：『景初元年，帝遊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遊宴北園，樂乎？』此二句言葵種於後園，葵花生長十分茂盛。

〔2〕善注：『《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高誘曰：鄉，仰也。誠，實也。』銑注：『葵性衛足，朝日出則東，榮葉向東傾。夕陽在西，則傾心向日。顥，心。晞，日也。』榮，花。《爾雅・釋草》：『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

〔3〕善注：『《毛詩》曰：零露瀼瀼。』良注：『零，落也。言露垂鮮澤以沐之，月舒光以照之。曬，東北燕海岱之郊謂之晞。』此二句言早晨葵花傾向東北，黃昏傾向西南。蓋喻君之恩及臣也。』澤，光亮，潤澤。

〔4〕善注：『《管子》曰：東方曰春，柔風甘雨乃至。《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濟注：『逝，往也。柔風，春風也。戢，藏也。商颷，秋風也。』此二句言四時遷移，轉眼間春風逝去，秋風飄飛，歲已暮矣。

〔5〕善注：『鄭玄《毛詩箋》曰：曾，重也。《漢書》曰：孫寶曰：當從天氣，以成嚴霜之威。』向注：『曾雲無溫液，謂重雲無憂雨也。』曾，通層。此二句，皆喻在吳被破而來也。

言雖歷春有重雲而無溫潤之雨，卻經秋遭嚴霜而罹肅威之災。以上四句喻人生享受歡樂之短暫，迭遭打擊之嚴酷。機蓋以此喻指因牽連于趙王倫事而下獄事。五臣注誤。

〔6〕善注：『《爾雅》曰：牆謂之墉。《說文》曰：蕤，草木華盛貌也。』翰注：『至晉蒙天子之德以祿我，亦如高牆玄陰之影庇蔭素蕤。玄，謂墉陰之色玄黑。景，影也。』此二句言幸承蒙有高牆玄影之德，以庇蔭素蕤。以此喻司馬穎庇護自己之恩。

〔7〕向注：『言葵之豐條，並於春盛之時，落葉後於秋時而衰也。心喜晚彫以為福，而且忘孤生之悲也。謂從吳來至此孤宦故也。』慶，《玉篇》：『行賀人也。』此四句言因受高牆之庇護，使之春來枝葉豐盛，秋至枝葉後雕。慶賀自己晚彫之福，忘卻客宦異鄉之悲。

【集評】

〔晉〕陸雲《陸士龍文集》卷八《與兄平原書》：兄《園葵詩》清工，然猶復非兄詩妙者。雲詩亦惟為彼一語，如佳，先已先得，便自委頓，欲更作之。昔如己身先此篇詩，了不復彷彿識有此語，此語於常言為佳。

〔元〕劉履《風雅翼》卷四：比也。榮，花也，謂傾心向日。穎，芳莖也。朗，明。柔，和。戢，止也。無溫液者，謂重陰寒凝無溫和之澤也。慶，賀也。李善曰：『趙王倫簒位，遷帝於金墉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冏以機為倫作禪文，收之。故作此詩以謝。』其說得之。

盖士衡由吳入洛，故以種葵北園自況，而露澤月輝以喻君之寵禄，時逝歲暮以喻晉之衰末，且以霜威比齊王，而高墉比成都也。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三百篇比體。情事切至，結句亦秀。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士衡遭趙王倫之難，成都王穎救之，故士衡德之。作此詩借葵自比，園比晉。『鬱萋萋』，葵生之盛。『朝榮』二句，表己之始，即蒙嘉遇，得侍君側，不離左右。『歲暮』句，喻趙倫之變復起。『曾雲』二句，流毒朝端，己幾不免也。『高墉』即園之墉，比穎。玄影，高墉之影。『素蕤』即葵，葵華於秋，故曰素。『霜顥也。『晚彫』乃松柏，喻穎之盡節王室。『孤生』即葵，喻己之傾心於胡為於詠物之詩，盛稱晉德不匿也？蓋不言舊時晉室之恩之重，不足見今日趙倫之變之危，成都之德之深也。然葵之所託在園，而葵心之所映惟日。園而曰北，則所映之日在南，蓋暗指吳也。又葵隨日而傾，『朝榮』二句，止寫得朝而傾東，夕而傾西，至於中天南傾之際，則略而弗及，謂當時當塗之霸業已空，有不堪回首者，則不忍忘吳之命，未嘗一日改也。

招隱詩二首

【題解】

善曰：『《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左思《招隱詩》良注曰：『思苦天下溷濁，故將招尋隱者，欲以退不仕。』以《招隱》名篇，淮南小山為始作俑者。其《招隱士》王逸注曰：『小山之徒，閔傷屈原，身雖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彰其志也。』此詩題為招隱，實是頌隱。前詩極寫隱士所居之美，境界之淳，流露出詩人富貴難求，何不歸隱的願望。然其頌隱背後，仍隱藏着詩人追求富貴而不得的失落。後詩除寫隱士所居環境之美外，亦寫隱士服食僊術。詩作時間不可考，士衡此種心態可能在兩個時期：一是退居鄉里；一是入洛迭經宦海浮沉之後。從『富貴苟難圖』句看，當是求富貴而不得，而生歸隱之心，疑作於遭齊王冏誅枉之後也。

明發心不寐夷〔一〕，振衣〔二〕聊躑躅〔1〕。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2〕。朝采南澗藻〔三〕，夕息〔四〕西山足〔3〕。輕條象雲搆〔五〕，密葉成翠幄〔4〕。哀音激楚〔七〕佇蘭林，回芳薄秀木〔5〕。山溜何泠泠〔八〕，飛泉漱鳴玉〔6〕。

附〔九〕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一〇〕樸〔7〕。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8〕。

【校勘】

〔一〕『夷』，《太平御覽》卷五百一十作『怡』。

〔二〕『振衣』，《太平御覽》卷五百一十作『投袂』。

〔三〕『采』，《太平御覽》卷五百一十作『採』。

『藻』。

〔四〕『息』，《太平御覽》卷五百一十作『宿』。

〔五〕『搆』，《文選》卷二十二作『構』。古二字同。

〔六〕『成』，《七十二家集》本、《詩紀》卷二十五作『承』。又『崛』，《藝文類聚》卷三十六作『屋』。

〔七〕『激楚』，《藝文類聚》卷三十六、影宋鈔本、清鈔本、陸貽典校本、《群書校補》作『結風』；

六臣本注曰：『五臣作結風。』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案：『《文選旁證》謂「激楚」依注應作結風。』

〔八〕『泠泠』，《七十二家集》本作『冷冷』。《六朝詩集》本作『泠泠』。

〔九〕『附』，《詩紀》卷二十五注曰：『附，音拊。』

〔一〇〕『淳』，《文選》卷二十二作『醇』；六臣本注曰：『善本作醇字。』古二字通。

富貴苟難

【注釋】

〔1〕善注：『《毛詩》曰：明發不寐。《楚辭》曰：心蹇蹇而不夷。王逸曰：夷，悅也。《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説文》曰：躑躅，住足也。躕與躑同。』翰注：『夷，平也。』明發，從夕至明。《詩・小雅・小旻》：『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毛詩傳：『明發，發夕至明。』躑躅，將行貌。《楚辭・九思・疾世》：『懷蘭英兮把瓊若，待天明兮立躑躅。』聊，且。《詩・檜風・素冠》：『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鄭玄箋：『聊，猶且也。』此二句言一夜不寐，内心無樂，早晨整衣，即將出發。

〔2〕善注：『《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幽通賦》曰：眷浚谷而勿墜。』濟注：『幽人，隱者。浚，深也。』此二句言即將出發，欲去何處？隱士所居，深谷之中。

〔3〕善注：『《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毛萇《詩傳》曰：薇，山足也。』良注：『藻，水草也。』南澗，向陽之山澗。《説文》：『澗，山夾水也。』西山，隱士所居。居西山者，不為王所用也。《易・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王弼注：『兌為西方，山者塗之險隔也，處西方而為不從，故王用通於西山。』此二句言隱士朝采食南澗之水藻，晚棲息險峻之西山麓下。

〔4〕善注：『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又《齊都賦》曰：翠幄浮遊。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銑注：『雲構，大夏也。幄，帳也。』雲構，誇飾大厦之高聳。陸雲《從事中郎張彥

明為中護軍》其二：『思樂華堂，雲構崇基。』搆，同構。《玉篇》：『構，架屋也。』此二句言以輕盈的枝條為室宇，以濃密的綠葉為帷帳。

〔5〕善注：『《上林賦》曰：遊蘭皋與蕙林。王逸《楚辭注》曰：激楚結風。《楚辭》曰：激楚結風。《上林賦》曰：激楚結風。郭璞曰：繽紛，激楚結風。』文穎曰：激，衝激急風也。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辭・招魂》：『竽瑟狂會搷鳴鼓些，《舞賦》云：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洪興祖補注：『《淮南》曰：揚鄭衛之浩樂，李善云：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音而急風至。』五臣云：激楚、回芳，舞也。楚，謂楚舞也。舞急縈結其風。楚地風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此泛指清風。或曰激楚結風，陽阿之舞。五臣云：激楚、回芳，舞名，借以喻風也。此二句言清風停留于長滿香草的林中，芬芳迴旋於秀茂之木周圍。

〔6〕善注：『枚乘《上書》曰：泰山之霤穿石。《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鳴玉，亦瓊瑤也。《楚辭》曰：飲石泉兮蔭松柏。漱，猶蕩也。毛萇《詩傳》曰：瓊瑤，美玉也。』翰注：『言飛泉漱蕩玉石而有聲也。』溜，滴水。杜篤《首陽山賦》：『青羅落漠而上覆，穴溜滴瀝而下通。』泠泠，清涼貌。宋玉《風賦》：『清清泠泠，愈病析酲。』此二句言山間滴水，何其清涼，飛泉飄落，如玉和鳴。

〔7〕善注：『《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之謂至人。又曰：唐虞始為天下，滀淳散樸。許慎《淮南子注》曰：滀，薄也。滀与澆同。』濟注：『言靈者美之也。曾，猶深也。』良注：『此皆自然而成，故云非有假也。言賞此則可謂至樂，何事趨於榮利，而淳樸之風由茲而薄。』至樂，謂天籟之音。《莊子·天道》：『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郭象注：『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順而不奪，則至樂。』頹，落下。《詩·小雅·谷風》：『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孔穎達疏：『頹，下也。』層曲，高峻蜿蜒。此指山。王延壽《魯靈光殿》：『層曲九成，屹然特立。』向曰：『層，高也。』此四句言山溜之哀音，附著於神靈之波，落泉之聲響，奔赴于高曲之山嶺。天籟之音不假於外物，何用人事而淡薄淳樸之境。

〔8〕善注：『《論語》：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稅駕，喻辭榮也。《史記》：李斯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方言》曰：捨車曰稅。脫與稅古字通。』銑注：『苟，且。稅，捨也。從所欲，謂隱居也。』此二句言富貴既難求，何不舍榮華之車駕，而從心所欲，隱居山林。

駕言尋飛遁，山路鬱盤桓〔1〕。芳蘭振蕙葉，玉泉涌微瀾〔2〕。嘉

卉獻時服，靈芝進朝餐〔3〕。尋山求逸民，穹谷幽且遐〔4〕。清泉盪玉渚，文魚躍中波〔5〕。

【校勘】

〔一〕《七十二家集》本、《詩紀》卷二十五作《招隱二首》，以「駕言尋飛遁」六句為一首，無「朝采南澗藻」（見上《招隱詩》）以下六句。《藝文類聚》卷三十六、清鈔本將從「駕言尋飛遁」至「回芳薄秀木」作為一首，「尋山求逸民」以下為另一首。金濤聲曰：「『朝采』六句與下面又一首《招隱》詩重複，而後詩見於《文選》《藝文類聚》二十二，詩意韻律皆渾然一體，疑《藝文類聚》摘引此詩時，在「朝采」句前漏加「又詩曰」二字，致使兩詩誤為一首。……今從《詩紀》，刪去「朝采」以下六句，分其詩為二首。」此詩《文選》未選，從詩意看當是亂簡殘篇，因文獻失考，姑依郝立權《陸士衡詩注》之分篇。

【注釋】

〔1〕駕言，猶駕車出遊。《詩・邶風・泉水》：「駕言出遊，以寫我憂。」飛遁，遁世而保名，指隱士。張衡《思玄賦》：「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遯以保名。」善注：「衡曰：遯，卦名也。上九曰：飛遯無不利，謂去而遷也。《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此筮得遯之，咸其遯卦。艮下乾上：上九爻辭云：肥遯最在卦上，居無位之地，不爲物所累，矰繳所不及，遯之最美，故名肥遯。處陰長之時，而獨如此，故曰利飛遯而保名。《史記》曰：

清泉盪玉

蓍百莖一根。劉向曰：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也。』向注：『文君，文王也。文王爲我端蓍而筮，遇遯卦。上九飛遯，無不利，謂去代而遯逃也。故云欲使我用飛遯，以保其名也。』遯，同遁。鬱，累積。《詩・唐風・晨風》：『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毛詩傳：『鬱，積也。』此指層疊。盤桓，徘徊不進。班固《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兮，佇盤桓而且俟。』善注：『盤桓，不進也。』此二句言駕車出遊，尋找隱士，然而山路層層疊疊，徘徊難以前行。

〔2〕蘭、惠，香草。玉泉，如翠玉之泉，喻泉之美。陸雲《逸民賦》：『蒙玉泉以濯髮兮，臨濬谷而投簪。』振，搖動。《廣韻》：『振，動也。』此二句言蘭花與惠葉之芬芳回蕩，翠玉之泉涌出微微的波瀾。

〔3〕嘉卉，香草。卉，泛指草木。張衡《思玄賦》：『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善注『卉，草木凡名也。』獻，進獻。《詩・小雅・楚茨》：『為賓為客，獻醻交錯。』《玉篇》：『獻，奉也，進也。』時服，依時所著之服。張衡《東京賦》：『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纓。』薛綜注：『五時之服，各隨其車。』靈術，得道成僊之術。丘道護《道士支曇諦誄》：『累劫之勤，不速而疾。庶遘冥緣，終會靈術。』術，同术。朝餐，特指以香草、隧露等自然之物為食。《楚辭・離騷》：『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此二句言香草連綴于時服之上，服食花卉泉露，以求成僊之術。

〔4〕逸民，操守超逸者，指隱士。《論語・微子》：『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

惠、少連。』何晏注：『逸民者，節行超逸者。包氏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窮谷，深谷。班固《西都賦》：『崇山隱天，幽林穹谷。』善注：『薛君曰：穹谷，深谷也。』此二句尋求山中之隱士，高山深谷是那樣幽遠。

〔5〕文魚，鯉魚，亦指有斑采之魚，此魚可以飛升。《楚辭·九歌·東君》：『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王逸注：『龍近出乘黿，又從鯉魚也。』洪興祖補注：『陶隱居云：鯉魚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按《山海經》：睢水東注江，其中多文魚。注云：文魚有翅，能飛逸。』騰文魚以警乘。注云：有斑采也。又《文選》以文魚爲鯉，豈亦有所據乎？』此二句言如玉的江洲上清泉激蕩，水波中跳躍着文魚。

【集評】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招隱操》：淮南小山作《招隱》，極道山中窮苦之狀，以風切遁世之士，使無遐心，其旨深矣。其後左太沖、陸士衡相繼有作，雖極清麗，顧乃自爲隱遁之辭，遂與本題不合。故王康琚作詩以反之，雖正左、陸之誤，而所述乃老氏之言，又非小山本意也。

〔宋〕高似孫《緯略》卷四：然不知禹貢所謂皮服、卉服，直是下字奇古。陸機詩：『嘉卉獻時服，靈術進朝飧。』卉、服二字，拆用尤精。

〔元〕劉履《風雅翼》卷四：賦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構，《說文》云：『蓋

也。」覆帳謂之幄。結風，《上林賦》：「結風激楚。」註云：「回風也。」佇，停也。《楚詞》言蕙林。回芳，謂蘭氣飄轉者。薄，回薄也。靈者，美詞。頹響，奔迸之聲。曾與層同。重，級也。曲，謂空坎處。澆，通作濓，漓也。《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興化，濓醇散朴。」舍車曰稅。

士衡見朝廷仕進之難，慕山林隱居之勝，故賦是篇。言明發而心思不平，乃振衣舉足，想夫幽人之在深谷而招尋之。觀其朝夕暇豫、景趣自然，有不假營為而至樂存焉者。且富貴誠不易圖，則將就此稅駕，以從吾所好而已，此特託為空言而不及踐者，蓋其幽隱之情，卒無以勝夫功名之志焉爾。

〔明〕陸時雍《古詩鏡》卷九：一起韻致猶夷，費許点飾，獨立至尊，輸他本相。凡緣飾愈巧，則聲格愈卑。

〔明〕楊愼《丹鉛總錄》卷十二：陸機《招隱詩》：「羌笛橫吹阿曲迴，向月樓中吹落梅。」下「吹」字音去聲，不惟便於讀，亦義宜爾也。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陸士衡《招隱詩》疑亦有其二而逸之。「至樂非有假」二句至此，不自知其平夷而悅懌也。

〔清〕沈德潛《古詩源》卷七：必富貴難圖而始稅駕，見已晚矣。士衡進退，所以不無

可議。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輕條』二句新秀，『山溜』二句警亮，結構樸老，有古風，此時佳作。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此作（按：指前首）當在左思之後，全就被招者口中寫出招隱士來。『明發心不夷』，是被他招得怦怦心動。『幽人在浚谷』，幽人仰招隱士，振衣欲往從之也。然欲往則竟往矣，胡為又寫出『聊躑躅』及『躑躅將安之』八字？一者寫其半信半疑，故且卻；一者寫其半信，將闊幽人之所為，故且進也。『朝夕』二句，無拘無束，欲行則行，欲止則止也。『輕條』四句，寫被招者眼中寫出幽人。『朝夕』二句，翻左思『巖穴無結林中之美。『山溜』四句，寫泉之美。卻不是版版寫來。『輕條』二句，翻左思『巖穴無構』，言大人幕天席地，即此輕條密葉，便是雲構翠幄，又何必結構也。『激楚』、『回芳』，舞名，借以當風。言清風徐來，林木婆娑，便是明左思『不必絲竹』意。『激楚』、『回芳』，舞名，借以當風。言清風徐來，林木婆娑，便是一部絲竹。『冷冷』寫泉，特先小小綴此一句。『飛泉漱鳴玉』，方是正寫泉。『哀音』即飛泉之音，『頹響』即飛泉之音之響。靈波易以發音，故頹響赴之而冷冷無已；層曲慣於招響，故哀音赴之而潺潺不絕，所謂坐不移懸與至樂也。彼幽人之至樂如此，是謂眞樂，無怪其不肯以塵世之澆澆此淳樸也。被招者至此，安得不死心蹋地歸依幽人。曰『富貴』云云也，左思原是以言招，此是德化，從《莊子・德充符》中脫出，要壓倒左思。可知前

『夕息西山足』內一『西』字，乃照左思『經始東山廬』『東』字。便是分偏而治。『輕條』云云，幽人久諳之樂，被招者偶諳之樂。蓋以偶諳之樂，猶然如此，不獨是眼中看出，又是心中照出。莊子云『我知魚樂』，蓋知之濠上也。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

【題解】

《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承明，亭名，今在蘇州北。機從吳入洛，與弟士龍別於長林亭，作詩與士龍，述相思之意也。陸善經曰：此亭今在昆山縣南百五十里，與華亭相延也。』機、雲于太康末同入洛，不應有兄弟離別之事，此為明證。元康二年詩人歸寧，亦無兄弟途中分別之事。據事理推之，或為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冬機由吳王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而雲繼任吳王郎中令。吳王出鎮之淮南即漢之九江郡，距機故鄉昆山較近，或兄弟相約歸寧故鄉，因機職典中兵，途中應詔急歸洛陽，未能回鄉，詩言『親戚』蓋泛謂而非實指。詩人從吳赴洛，于萬始亭與弟陸雲餞別。別後途中暫住承明，作此詩以贈雲。其中『佇眄要遐景，傾耳玩餘聲』，寫目遙望遠去之身影，別情之依依，別後之酸楚。其中『佇眄要遐景，傾耳玩餘聲』，寫目遙望遠去之身影，

耳縈繞告別之叮嚀，目馳神迷；『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寫舒翮歸鴻之歡樂，反襯自己欲歸不能之慘痛，其悵然癡立之狀，尤感人肺腑。

牽世罹嬰時網，駕言遠徂征〔1〕。飲餞豈異〔二〕族，親戚弟與兄〔2〕。婉孌居人思，紆鬱游子情〔3〕。明發遺安寐，寤〔三〕言涕交纓〔4〕。分途〔四〕長林側，揮袂萬始亭〔5〕。佇盼〔五〕要遐景，傾耳玩餘聲〔6〕。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7〕。永安有昨〔六〕軌，承明子棄予〔8〕。俯仰悲林〔七〕薄，慷慨含辛楚〔9〕。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10〕。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八〕〔11〕。

【校勘】

〔一〕善注曰：『《集》云：《與士龍於承明亭作》。』

〔二〕『異』，六臣本注曰：『五臣作他字。』

〔三〕『寤』，《文選》卷二四、《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四十八並作『晤』。《文選》卷二四六臣本注曰：『獨寐寤言。』今據改。

《毛詩》曰：『藝文類聚』卷二十九、《文選》卷二十四並作『塗』。古二字同。

〔五〕『昕』，六臣本《文選》、小萬卷樓叢書本作『晛』。

〔六〕『昨』，《文集》誤作『作』。《文選》卷二十四、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昨』。今據改。

〔七〕『林』，六臣本注曰：『善作外字。』

〔八〕『遵渚』，《文集》、《六朝詩集》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作『春渚』。《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四十八、《詩紀》卷二十五、影宋鈔本並作『遵渚』。今據改。

【注釋】

〔1〕善注：『鄒陽《上書》曰：豈拘於俗，牽於世。曹子建《責躬詩》曰：舉挂時網。《毛詩》曰：駕言徂東。』濟注：『嬰，纏也。駕言，謂駕車馬出遊也。徂，往。選集注彙存》：『言為世事所牽引，故為時網所嬰纏也。徂，往。征，行也。』《唐鈔文言為世所牽羈，遠征人洛也。』此二句言牽於世俗，纏于時網，故駕車遠行以游宦。陸善經曰：

〔2〕善注：『《毛詩》曰：飲餞於禰。又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唐鈔文選集注彙存》：『《詩》云：申伯信邁，王餞於郿。鄭玄云：送行飲酒也。言今相餞送，豈異人乎？儘是親戚兄弟等也。』親戚，指父母。《大戴禮·曾子疾病》：『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此泛謂親人。士衡人洛，父母已亡。此二句言餞別之飲宴並無異族，唯有兄弟而已。

〔3〕善注：『《方言》曰：惋，歡也。惋與婉同，古字通。《說文》曰：孌，慕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婉孌董公，惟亮天工。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

《楚辭》曰：願假簧以舒憂，志紆鬱其難釋。王逸曰：紆，屈也。鬱，愁也。」翰注：「鬱紆，愁思繁也。」良注：「婉孌，深思貌。居人，謂住人，屬士龍也。紆鬱，失志貌。」《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字書》云：婉孌，好貌。居人，謂住人，屬士龍。遊子，自屬。紆，纏也。鬱，結也。言悲愁之意也。」婉孌，纏綿深摯。《後漢書・朱祐傳贊》：「婉孌龍姿，儷影同飛。」李賢注：「婉孌，猶親愛也。」紆鬱，抑鬱，鬱結。居人，代指兄弟。《韓詩外傳》卷九：「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此二句言兄弟愁思纏綿，而遊子鄉情鬱結。

〔4〕善注：「《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獨寐寤言。《淮南子》曰：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涕流霑纓。」銑注：「明發，初曉時也。言將行遺忘其安寐，乃覺寤而起，淚下而交於纓也。纓，纓絡。」翰注：「明發，從夕至明也。遺，棄也。言不暇眠也。寤，寤也。陸善經曰：感別，故不能安寢而涕流也。」此二句言從夕至明，無法入眠，晨起離別，涕淚沾衣。

〔5〕翰注：「長林、萬始，並亭名。」《唐鈔文選集注彙存》：「長林，□（亭）名也。萬始，亭名也。為魏晉常用之也。皆在蘇州北也。陸善經曰：萬始亭皆在承明東南也。」長林，高林。語，或非為亭名。《水經注》卷三十二：「長林插天，高柯負日，出於山林精舍。」揮袂，揮起衣袖，指揮手。盧諶《覽古詩》：「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此二句言高林之側，萬始

亭邊，兄弟分手登路，揮袂告別。

〔6〕善注：『《家語》：孔子曰：頃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杜預《左氏傳注》曰：翫，玩。眄，看。遐，遠。景，影也。言揮袂與士龍爲別，猶立看其遠影，玩想其餘語之聲。』《唐鈔文選集注彙存》：『遐，遠也。景，光也。言別汝去，猶久立遠望汝之形影。餘聲，言語之微聲耳。』要，劾察，此指辨認。《周禮·秋官·鄉士》：『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玄注：『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盼，善本作盼，古二字同。玩，玩味。《易·繫辭上》：『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此二句言佇立而望，辨認其遠去之身影，傾耳而聽，回味其告別之餘音。

〔7〕善注：『毛萇《詩傳》曰：憩，息也。頓，止舍也。』銑注：『南歸，謂弟也。北邁，自屬也。永安、承明，皆亭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南歸，即謂士龍語與兄於長林處分耳，回歸息於永安亭也。北邁，相屬也。頓，止也。承明，亭名也。』此二句言你南歸息于永安，我北行舍於承明。

〔8〕善注：『《毛詩》曰：棄予如遺。』翰注：『言永安亭有兄弟二人，昨日之跡至承明，則士衡獨止，不見其弟，故云棄予也。軌，跡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鈔》曰：言永安猶有我昨日軌跡，我今至承明，至已別我去也。』此二句言永安有兄弟昨日並行的車轍之跡，至承明你則離我而去。

〔9〕善注：『范曄《後漢書》：劉瑜上書曰：竊爲辛楚，泣血連如。楚，猶痛也。』向注：『俯仰於林薄之間，但有悲悽慷慨，爲歎含蓄，辛酸痛楚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陸善經曰：悲林薄，都林薄而悲也。』此二句言俯仰于樹林草木之間，慷慨悲歎，蘊含無限酸楚。

〔10〕善注：『言和悅纔往，歡已絶端，哀悼暫來，憂便成緒。毛萇《詩傳》曰：懷，和也。《楚辭》曰：欲寂寞而絶端。《方言》曰：悼，哀也。』濟注：『言懷思往時之歡，絶其端也。哀來則憂，心成其亂緒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鈔》曰：懷，思也。往，去日也。來，將來日也。言我思往日歡樂之日已絶其端，若悼來日之憂，今始爲緒也。』陸善經曰：言懷於往日遊之歡，今已絶無端際。悼於今別，思來憂生，成端緒也。』絶端，猶言斷絶。端，事物的一頭。《禮記·中庸》：『執其兩端，用其中爲民。』緒，情感，思緒。謝靈運《長歌行》：『覽物成悲緒，顧已識憂端。』此二句言懷思往昔，歡樂已逝，傷悼來日，憂思成緒。

〔11〕善注：『舒翮，謂鵠。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於舒翮之飛鵠；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也。蘇武詩曰：黃鵠一遠別。鄺炎詩曰：舒吾凌霄羽。《毛詩》曰：鴻飛遵渚。』銑注：『言我感別鄉邑，慘然不能進行；汝將歸，樂循其洲渚也。慘舒翮，謂如鳥分飛，慘然不進飛，亦如我不能進行。』《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感，念也。舒翮，謂別去，言不忍行也。遵，循也。陸善經曰：慘，傷也。心既感別，見鳥舒翮遠飛，則傷思歸情多。願

如鴻之循渚，不去為樂也。』翮，鳥翅膀。陶淵明《停雲》：『斂翮閑止，好聲相和。』遵渚，循渚也。』此二句言感別離之鄉邑，見鵠展翅而慘然，念歸去之兄弟，如鴻循渚以飛翔。

【集評】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述情非不切，而未能低徊。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於承明作與士龍》『永安有昨軌』二句，永安則猶有昨軌可尋，承明則悄然獨往，人殊路絶矣。二句極淡極悲。

〔清〕沈自南《藝林彙考·服飾篇》卷五：陸士衡《贈弟詩》云：『寤言涕交纓。』臣銑曰：『纓，帶也。』雖文章用字，與經稍疎，詁訓、釋名安可臆斷？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承明、萬始、永安，三亭名。皆士衡北行所經，承明在萬始之北，永安在萬始之南。士龍送士衡到萬始才分袂。分袂之前一日，兄弟並轡，皆經過永安。分袂之後一日，士衡北至承明宿，士龍應回至永安宿。是永安猶有昨日兄弟同行過之跡。而承明並無，所以更悲。行則曰『慘』，北入洛也。留則曰『樂』，南歸吳也。末以『鴻鴈』比弟兄，『舒翮、遵渚』，一行一留。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題解】

良曰：『梁陳二國名。機爲吳王郎中令，行過之，故作此詩也。』陸機任太子洗馬三年後，改任吳王郎中令。此詩蓋由赴任途中，過梁陳故國而作。詩先憶太子之恩惠，在崇賢殿為官之快意，後言辭朝赴藩之所感，在對漢梁王藩臣緬懷之辭中，隱含離朝赴藩之失落。從『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句看，此詩或為寄呈太子之作也。機于元康四年（公元二九四）秋出補吳王郎中令，此詩即作於是時。

在昔蒙嘉運〔一〕，矯跡入崇賢〔1〕。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二〕〔2〕。玄〔三〕冕無醜士，治服使我妍〔3〕。輕劒拂磐厲〔四〕，長纓麗且鮮〔五〕〔4〕。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5〕。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6〕。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7〕。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8〕。

【校勘】

〔一〕『嘉運』，《文選》卷二十六作『嘉惠』。金濤聲曰：『賈誼《吊屈原文》曰：共承嘉惠。又

《東京賦》曰：昭仁惠於崇賢。宜據改。』金說是。

〔二〕『龍淵』，《初學記》卷十作『龍泉』。疑唐人避諱。

〔三〕『玄』，《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六作『冠』。

〔四〕『厲』，六臣本、《七十二家集》本並注曰：『五臣作礪。』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亦作『礪』。

〔五〕『麗且鮮』，《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六作『皆雋民』。又『鮮』，《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作『解』。形近而誤。

【注釋】

〔1〕善注：『孫放詩曰：矯跡步玄闈。《東京賦》曰：昭仁惠於崇賢。薛綜曰：立崇賢門於東也。』銑注：『矯，舉也。崇賢，太子門名。言已昔蒙嘉善之運，得舉迹入此門，爲太子洗馬。』嘉運，應作嘉惠，見校勘。跡，腳印。《說文》：『跡，步處也。』矯跡，猶言舉足。此二句言昔日承蒙太子嘉美之恩惠，使我舉步於崇賢門內。

〔2〕善注：『應璩《與劉公幹書》曰：鶤鶤棲翔鳳之條，龜鼉遊升龍之川，識眞者所爲憤結也。』向注：『鳳鳴於梧，龍升於淵。然龍鳳皆喻東宮也。假翼、濯足，機之謙詞。』《玉篇》：『假，借也。』升龍，飛龍。曹植《七啓》：『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翰注：『升龍，飛龍也。』此二句言借我羽翼飛上鳳鳴之枝，濯足飛龍之淵。

〔3〕善注：『《周禮》曰：大夫玄冕。』翰注：『冶服，美服也。妍，好也。言爲大夫者，無醜惡之人，況服鮮美，益使我妍好。』玄冕，上衣無文，下裳刺黻，謂之玄冕。天子祭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服玄冕，大夫助祭亦著玄冕。《周禮・春官・宗伯》：『祭羣小祀，則玄冕。』此二句言身著大夫之服者，即無醜陋之人，況我服飾鮮美，更是妍麗。

〔4〕善注：『《禮記》曰：男鞶，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鄭玄曰：鞶必垂厲以爲飾。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也。』濟注：『鞶帶，大帶。礪，帶之垂。言輕劒拂此垂帶，而長纓又鮮明也。拂，飾也。』鞶，束腰之革帶。纓，穗狀之帶。《說文》：『纓，冠系也。』此二句言身佩輕便之劒，腰束飄纓的大帶，長長的纓帶明麗鮮美。

〔5〕善注：『《周禮》：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爲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通。《毛詩》曰：死生契闊。』良注：『伏事，謂伏事於太子也。契闊，勤苦也。』此二句言誰謂服侍太子時間之短，勤勞辛苦已過三年。

〔6〕善注：『《毛詩》曰：薄言旋歸。《左氏傳》曰：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下拜。《漢書》曰：吳王濞稍失藩臣禮。』銑注：『薄，辭。肅，敬也。敬天子之後命以就藩臣也，言辭天子，爲吳王郎中令。』薄，語助辭。藩，藩王，此指吳王。後命，猶言近命，與初命相對

而言。此二句言辭別天子，恭敬王命，改朝服而就任藩王之臣。

〔7〕善注：『《毛詩》曰：星言夙駕。《廣雅》曰：軌，道也。《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向注：『夙，早也。言早駕，尋古人軌跡，經過於梁陳之國。』此二句言早晨起駕，尋清遠之軌跡，遠遊他鄉，過梁陳之古國。

〔8〕善注：『《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良注：『感我事吳王，而遠念古人也。古人謂梁孝王臣枚皋、馬卿之屬。』此二句言感物候之變，追思前人，慷慨歎息，緬懷梁之前代臣屬。

【集評】

〔明〕鍾惺《詞府靈蛇二集》神集《落句體例》：引古。陸士衡『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實自寡味，語涉儲隸，必見甄録，當時欲侈為美談耳。『元冕無醜士』二句，語太陋。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投外之感，正旨寄於前半。後六語不入懷京闕，愴間散語，是其善於立言處，然調亦平。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題是吳王郎中時，詩中卻盛述前為太子洗馬時，此不再言而已見其憤懣不平之意。但後半言感物，言懷古，又不明指所感何物，所懷古何人也，殊令讀者悶悶。試意逆之，題云從梁陳，應是梁陳間物，梁陳間古人也。大凡懷某

地某人，必其地之第一流人。梁陳之墟，古來所謂第一人，何人不知，奚待問也。譬之適吳越者，曰予懷一美人，此不待問，而知其為西子矣。況懷古人上又着『慷慨』二字。懷人者慷慨，則所懷者亦慷慨之人也。此慷慨之人，固我平日心頭、口頭不離片刻之人。閻中模擬，亦自可識，又何待指其姓名，然後知為誰人也。故我作詩，亦必指其名而始顯為誰人。則我之詩可不必作也。讀我此詩者，亦不待指名而始知為誰人。若必待指其名而始知為誰人，其人亦可以不讀詩矣。則實寫不如虛寫之妙也。既虛寫人，則索性又虛寫物，只此梁陳間物無一物，是我吳中之物。虛寫古人，見只此古人是我心中傾慕之一人也。畢竟是誰人？曾讀《史記》，太史公過大梁之墟而流涕者何人乎？彼以一言定交公子，而名重千秋。余三年伏事太子，而至棲棲遠遊耶！此予命下之日，便思假道尋訪清軌，而今過其地，烏得不慷慨欲絕耶？

贈馮文羆遷斥丘令〔一〕（八章）

【題解】

善曰：『《晉百官名》曰：外兵郎馮文羆。《集》云：文羆爲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闞駰《十三州記》曰：斥丘縣，在魏郡東八十里。』馮文羆為散騎常侍馮紞次子，名熊，字

文熙，曾與詩人同為太子洗馬，故二人交誼深厚。馮公調任斥丘縣令，詩人以此詩相贈。詩盛讚晉之以禮義治國，廣集俊彥；馮生德志容貌之美；憶其自吳來晉，二人交誼之深厚，追述同為太子洗馬，棲止同進之情境，以及抒發對馮生遠蹈斥丘的感慨與思念。雖是贈答之詞，然通篇用語簡明而不繁縟，敘述井然，情感深摯。『慶雲扶質，清風承景』二句，不惟情感殷切，而且造語清新，意境空靈。从『借曰未給，亦既三年』之句看，機與馮生共侍太子計有三年，機元康元年三月之後任太子洗馬，元康四年出任吳王郎中令，故此詩當作于元康三年（公元二九三）與四年初之間。

於皇聖世[1]，時文惟晉[1]。受命自天，奄有黎獻[2]。明明在上，有集惟彥[4]。闓闓既闢，承華再建[3]。

【校勘】

〔一〕《文選》卷二十四善注曰：『《集》云：文熙為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曰：『此為陸集原題，應從之。』按：《文選》所引『《集》云』，似當為詩之小序。

〔二〕『世』，六臣本注曰：『五臣作代』。

【注釋】

〔1〕善注：『《毛詩》曰：於皇時周。《周禮》：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人立法也。』銑注：『於，美也。言美皇聖代，時有文德。惟是晉道也。』於，嘆詞，表讚美。文，指禮樂制度。《論語·子罕》：『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二句言嘆美晉君，開拓盛世，以文治國。

〔2〕善注：『謂武帝也。《毛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又曰：奄有四方。大也。《尚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孔安國曰：黎，衆也。獻，賢也。』毛萇曰：奄，帝受天命而禪魏，廣有衆賢，使臣服于晉。

〔3〕善注：『謂惠帝也。《晉宮閣名》曰：洛陽城閶闔門。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太東，薄室門外，中有承華門。按：謂立愍懷太子國儲，以對閶闔，故謂之再也。』濟注：『閶闔，天門也。闢，開也。言晉受命自天，故天門開也。承華，太子門名。言太子經廢復立，故云再建。建，立也。』按：李善與五臣說不同，五臣說是。此二句言天門既開，使晉受命，惠帝再立太子，以應天命。

〔4〕善注：『《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向注：『明明，美稱。在上，謂天子，能集用俊彥在於左右。惟，辭也。』明明在上，乃『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之略。句出《詩·大雅·文王》。毛詩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鄭玄箋：『明

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於天下，其徵應炤晳見於天，謂三辰效驗。』彦，俊才。《爾雅・釋訓》：『美士為彦。』此二句言晉皇明察於下，集聚天下之俊才，故其德赫然而著見於天。

卷十曰：『頌晉，是得為同僚之因。』此章盛讚晉之受命於天，以禮義治國，重立太子，廣集俊彦。吴淇《六朝選詩定論》

奕奕馮生，哲問〔一〕允迪〔1〕。 天保定子〔二〕，靡德不鑠〔2〕。曠，矯志崇邈〔3〕。 遵彼承華，其容灼灼〔4〕。

【校勘】

〔一〕『問』，六臣本注曰：『五臣作門。』

〔二〕『子』，《韻補》作『爾』。應據改。《詩・小雅・天保》：『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可為證。

【注釋】

〔1〕善注：『《方言》曰：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奕奕。《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孔安國曰：迪，蹈也。言信蹈行古人之德。』翰注：『奕奕，美盛貌。馮生，則文羆也。哲，智。允，信。迪，道也。言智信之道而爲太子洗馬。』問，通聞，聲譽。《隋書・高祖紀》：『芳猷茂績，問望彌遠。』此二句言俊美馮生，有智慧令聞，並誠實地遵行古人之德。

〔2〕善注：『《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鑠德懿和之風。《爾雅》曰：

鑠，美也。」良注：『保，安。靡，無。鑠，盛也。言天之安定子之道，無德不盛。子，則馮生也。』保，安，庇護。《書・召誥》：『今相有殷，天迪格保。』孔安國傳：『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此二句言上天庇護馮生，因其道德完美。

〔3〕善注：『《爾雅》曰：邁，行也。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爾雅》曰：崇，高也。』銑注：『玄，美。曠，大。邈，遠也。言所行心事美大，舉志高遠。』邁心，高遠之志。張九齡《別韋侍御使蜀序》：『邁心同道，合旨酒有餞。』玄，遠。《莊子・天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此二句言馮生胸襟曠達，心志高遠。

〔4〕善注：『《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濟注：『遵，奉也。承華，太子所居門。言文翼奉太子之容光也。《玉篇》：『遵，循也，行也。』此二句言馮生行于太子殿上，風采照人。

此章盛讚馮生俊美，智慧德行兼備，青春風采照人。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曰：『美馮生，見傾情之有素。』

嗟我人斯，戢翼江潭〔1〕。有命集止〔2〕，翻飛自南〔3〕。雙情交映〔4〕，遺物識心〔5〕。

谷，及爾同林〔3〕。

【校勘】

〔一〕『止』，《藝文類聚》卷三十一作『上』。

〔二〕『自』，《藝文類聚》卷三十一作『彼』。

〔三〕『映』，《七十二家集》本作『暎』。古二字同。

【注釋】

〔1〕善注：『《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彼何人斯。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楚辭》曰：遊於江潭。』向注：『斯，謂馮也。戢，斂也。如鳥之斂翼於江潭。文黑安平人，父馮紞曾任魏司隸校尉，與賈充、荀勗也。』江潭，指東吳。按：向注大謬。文黑安平人，故云此親善。吳亡，士衡失去仕進機會，如鳥而收斂其翅膀，故曰『戢翼江潭』。此二句言嗟歎我輩，斂翼于東吳。

〔2〕善注：『《周易》曰：有命既集。又曰：翻飛惟鳥。又曰：凱風自南。』翰注：『天子有命，集止於帝京。翻，翻飛往南而來。』集，羣鳥棲止樹上。《詩·周南·葛覃》：『黃鳥於飛，集於灌木。』翻，鳥飛。《說文》：『翻，飛也。』此二句言既有君命，羣賢集於帝京，吾即自南飛來。

〔3〕善注：『謂俱爲洗馬也。臧榮緒《晉書》曰：楊駿誅，徵機爲太子洗馬。《毛詩》曰：出自幽谷，遷於喬木。』良注：『如鳥出於幽谷之中，相與同林。謂士衡亦爲洗馬。』此二句言，

我如鳥出谷遷喬，故得與你同林。謂同任太子洗馬。

〔4〕善注：『映，猶照也。』銑注：『交映，謂相明也。遺物識心，謂得意忘言。』遺物，忘卻外物。《淮南子・原道訓》：『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忼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此二句言我二人情感深摯，肝膽相照，忘卻世俗，洞識其心。

此章憶其自吳來晉，二人交誼之深厚。《采菽堂古詩選》卷十謂此章『流逸』。又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曰：『敘事是得為同寮之緣。「嗟我」云云，點出同為吳人（按：吳淇亦誤。），又是一因。』

人亦有言，交道寔〔1〕難〔1〕。有頍者弁，千載一彈〔2〕。今我與子，曠世齊歡〔3〕。利斷金石，氣惠秋蘭〔4〕。

【校勘】

〔一〕『寔』，小萬卷樓叢書本、陸貽典校本並作『實』。古二字同。

【注釋】

〔1〕善注：『《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後有隙，故世以交爲難也。』寔，《爾雅・釋詁》：『是也。』此二句言世人有語，交友之道實難。以漢人蕭育與朱博先是友愛相知，最後反目成仇之典故，反襯自己與馮生友情之深摯。

〔2〕善注：『《毛詩》曰：有頍者弁，實惟伊何。毛萇曰：頍，弁貌也。弁，皮弁也。《漢書》曰：弁亦冠也，故通言之。頍，丘蘂切，與跬同音。』濟注：『頍，冠也。弁，亦冠也。千載一聖人出，聖人既出，是以彈冠求仕。則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相與交情如此。』彈，即彈冠。《前漢紀·孝元皇帝紀上》：『王吉與禹相善，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此二句言王陽在位、貢公彈冠之情，乃千載一逢。

〔3〕善注：『言我及子，雖與王貢曠世，而實齊其歡也。范曄《後漢(書)》：『班固議曰：以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廣韻》曰：曠，遠也。』此二句言今我與馮生，情如王陽、貢公，雖世遠而歡情相同。

〔4〕善注：『《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翰注：『金石，至堅也。言交情之堅利，又能割斷金石，堅甚也。惠，美也。言相美之氣，如秋蘭之香。』此二句言我二人同心，利斷金石，趣味相投，如秋蘭之香。

此章進一步申述與馮生志趣相投，契同金蘭。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曰：『「人亦」四句，風旨奕奕生动。』又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曰：『敘情見兩人交好。』

羣黎未綏，帝用勤止〔1〕。我求明德，肆于百里〔2〕。僉曰爾諧，

俾民是紀〔3〕。乃眷北徂，對揚帝祉〔4〕。

【校勘】

〔一〕「于」，《七十二家集》本作「千」。形近而誤。

〔二〕「祉」，清鈔本作「杜」。形近而誤。

【注釋】

〔1〕善注：『《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楊賦》曰：我應受之。』向注：『綏，安。勤，勞。止，辭也。』銑注：『我，謂帝也。肆，置也。帝求明德之安寧，皇上辛勞，勤於政事。

〔2〕善注：『《毛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曰：肆，陳也。陳其功烈也。《漢書》曰：縣大率百里，其人稠則盛，稀則曠也。』銑注：『肆，置也。帝求明德之人，置於百里之職，謂縣令也。』百里，代指縣令。此二句言我皇求明德之人，置於百里之地而為令。

〔3〕善注：『《尚書》：僉曰垂哉，帝曰汝諧。《毛詩》曰：以網罟喻爲政，理之爲紀也。』濟注：『僉，皆。諧，和也。爾，謂馮君。俾，使也。簋》曰：言羣臣皆云龔可諧和其政理使斥丘之人。是，謂紀綱也。』僉曰爾諧，謂衆臣皆曰爾可和諧百官。《書・舜典》：『帝曰：俞，往哉。汝諧。』孔安國傳：『汝能諧和此官。』俾民，

【俾民不迷】之略。《詩・小雅・節南山》：『天子是毗，俾民不迷。』鄭玄箋：『此二句言諸臣皆謂你上可和諧百官，下可治理百姓，使其明白教化之義。

〔4〕善注：『《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於孫子。』向注：『徂，往也。乃眷北往，謂斥丘在北。對答闡揚天子之美。祉，美也。』眷，顧，視。《說文》：『眷，顧也。』對揚，報答闡揚之意。《詩・大雅・江有漢》：『虎拜稽首，對揚王休。』毛詩傳：『對，遂。』鄭玄箋：『對，答。休，美也。』此二句言馮生於是北往，視政於斥丘，報答闡揚天子之美。

選》卷十曰：『序述筆雅。』又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曰：『馮遷斥丘，分當遠別。』此章言馮公受命綏靖百姓，冀其明教化，申綱紀，闡揚天子之美德。《采菽堂古詩

疇昔之遊，好合纏綿〔1〕。借曰未洽〔2〕，亦既三年〔3〕。曷居陪華幄，出從朱輪〔4〕。方驥齊鑣，比迹同塵〔5〕。

【校勘】

〔一〕『曰』，六臣本注曰：『五臣作日。』又『洽』，《文選》卷二十四作『給』；六臣本、《七十二家集》本並注曰：『五臣作洽。』

【注釋】

〔1〕善注：『《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毛詩》曰：妻子好合。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密貌。』疇昔，昔日。《禮記·檀弓上》：『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鄭玄注：『疇，發聲也。昔，由前也。』好合，情意相合。《詩·小雅·常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鄭玄箋：『好合，志意合也。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纏綿，情意深厚。此二句言憶昔日之交遊，志趣相投，情意深厚。

〔2〕善注：『《詩》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翰注：『借曰，假曰也。洽，猶足也。言王事無暇，常假日而遊，尚未爲足，亦已三年也。』借曰，假使說，即便說。毛詩傳：『借，假也。』鄭玄箋：『云假令人云。』翰注作『日』，系刻板形近而誤，今逕改。此二句言即便說交遊之時日尚淺，然亦已過三年。

〔3〕善注：『應璩《與趙叔潛書》曰：人侍華幄，出典禁闈。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子安車朱班輪。』銑注：『居，謂常在朝之時，陪侍太子華幄。幄，坐帳朝羣臣也。太子出，則乘朱輪車。』此二句言吾二人侍奉太子入則坐朝帳而見羣臣，出則乘朱車而歷四方。

〔4〕善注：『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南都賦》曰：騄驥齊鑣。范曄《後漢書》：孔融《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銑注：『方，並。驥，該實卓然，比迹前列。《薦謝該》曰：馬也。鑣，馬轡。言常相與並轡齊鑣，連迹而又同塵也。』此二句喻榮辱與共，言吾二人

兩馬並行，行跡相連。

此章追憶與馮公同侍承華為太子洗馬，比跡相連，交誼甚厚。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曰：『追溯語纏綿。』又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曰：『述舊。上第五章，馮既受命出宰，即宜接下別贈。他卻嫌其太直，不盡纏緜之意。忽而倒轉筆來，又將前四章交情覆說一番，又恐人厭其重復，卻分作虛實兩樣寫法。前四章宜用實寫，卻用王貢彈冠事虛寫。至此方用居陪出從實寫，最為妙意。蓋凡人一堂聚首時節，眼前實景，視為固然，不消說得，只說兩心纏緜的意思。及到別離時節，心中之纏緜依然如故，而往日實景渺焉欲逝，又不覺提到眼前。此人情所必至，因以見作文之妙也。』

之子既命，四牡項領〔1〕。遵塗遠蹈，騰軌高騁〔2〕。慶雲扶質，清風承景〔3〕。嗟我懷人，其邁唯永〔4〕。

【注釋】

〔1〕善注：『《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良注：『之子，謂文熙也。既命，謂奉帝命，出令斥丘，駕好四馬，整裝待發。』

陸士衡文集校注　卷五

〔2〕善注：『《四子講德論》曰：未若遵塗之疾也。鄭玄《考功(工)記注》曰：軌，謂轍也。』翰注：『騰，疾行也。軌，跡。騁，馳也。』此二句言循長路而遠行，車疾行而長驅。

〔3〕善注：『《廣雅》曰：質，軀也。』良注：『景，影也。言如慶雲、清風望美之也，又言疾也。』

慶雲，祥雲。《竹書紀年》卷上《卿雲歌》：『慶(卿)雲爛兮，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扶，輔助。《說文》：『扶，佐也，一曰相也。』此二句言祥雲伴着你的身軀，清風託着你的身影。

〔4〕善注：『《毛詩》曰：嗟我懷人。毛萇曰：懷，思也。』良注：『邁，行。永，長也。』此二句言歎息我思之人，愈行愈遠。

《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曰：『言別。敘其道路之行色。此章敘述馮生身受重托而令斥丘，既有詩人殷殷之祝福，又有臨別之思念。吳淇

否泰苟〔1〕殊，窮達有違〔1〕。及子春華，後爾秋暉〔2〕。陟彼朔垂〔2〕〔3〕。非子之念，心孰為悲〔4〕。

【校勘】

〔一〕『苟』，『文選』卷二十四作『有』，六臣本、《七十二家集》本並注曰：『善作苟。』

〔二〕『垂』，《文選》卷二十四、《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作『陲』，六臣本注曰：『善作

垂。』古二二字通。

〔三〕『非』，六臣本注曰：『善作悲。』與下句『悲』重復，善說非。諸本皆作『非』。

【注釋】

〔1〕善注：『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列子》：西門子謂北宮子曰：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與？賈逵《國語注》曰：違，異也。』良注：『時陸公免官居家，故云殊違也。』按：良注又誤。時士衡仍在太子洗馬任上。否泰，指命運好壞。窮達，困厄與顯達。《孟子·盡心上》：『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趙岐注：『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不遭遇也。』此二句言吾二人雖同為太子洗馬，然命運好壞不同，仕途窮達有異。

〔2〕善注：『言否泰殊流，窮達異轍。今雖及爾春華之美，終當後爾秋暉之盛也。春華，喻少年。秋暉，喻老成也。蘇武詩曰：努力愛春華。』翰注：『與子少壯時同官，故云春華，今已俱老，亦有光暉。』此二句言雖與子有春華之盛，然今獨你有秋暉也。

〔3〕善注：『《毛詩》曰：逝將去汝。又曰：陟彼高岡。朔垂，斥丘也。《爾雅》曰：朔，北方也。《說文》曰：垂，遠邊也。』濟注：『逝，往。陟，升。朔，北。陲，邊也。言馮公既往，將離去升彼北邊，謂斥丘也。』垂，通陲。此二句言而今你離我而去，登上邊遠的北方邊陲。

〔4〕向注：『非子交親，使我思念，則我心誰能使悲？』此二句言若非思念馮子，又會為誰

心悲。

此章抒發對馮生遠蹈斥丘的感慨與思念之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曰：『存慰。結完贈詩。』

【集評】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陸士衡《贈馮文熊遷斥邱令》：『僉曰爾諧。』百里惡事師錫？此摹儗之病也。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並有悠颺之風致。通篇情事宛合，用筆輕倩。四言詩須有此雋致乃佳，章法亦頗有條遞。

答賈謐〔一〕並序〔1〕（十一章）

【題解】

善曰：『王隱《晉書》曰：魯公賈謐，字長淵。』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陸機入朝任尚書郎，賈謐請潘岳代作《贈陸機》詩一首，機作此詩以答。詩概括歷史興廢，追溯漢魏至晉之歷史，歌頌賈謐先公輔弼晉祖之鴻業，回憶同在太子門下交遊之情篤，自述恭敬王命之憂懼，抒發離別相思，自明本志，謝君戒我之美意。雖多奉承應制之語，然章章蟬聯而下，意脈連貫，

結構亦具匠心。此外，讀此詩尚有三個細節尤須注意：一是在潘岳代賈謐贈詩曰『南吳伊何，僭號稱王』，直接否定陸機父祖著有大勳之東吳歷史存在的合理性，故機曰：『爰茲有魏，即宮天邑。吳實龍飛，劉亦岳立』，從歷史發展角度說明三國鼎立，均承於漢，非為僭越。二是贈詩曰『在南稱柑，度北則橙』，表層意是贈誠，而深層意則有諷，故機曰：『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以『南』隱指吳，不惟明自己耿介之懷，且申吳之歷史輝煌也。三是機曰『惟公太宰，光翼二祖。誕育洪胄，纂戎於魯』，表面是頌，實乃譏謐本非魯公賈充所生，與後文『踰境』云云，實譏其螟蛉之子，蜾蠃之化也。今存之機文，無贈潘岳之作（僅有佚詩一首，或為誤題），由此可推想其薄岳之情懷。而《晉書》本傳謂機『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亦可知機與謐本非同黨，或心存芥蒂也。由此詩亦可見三人間微妙之關係。由此深微，則不可不細察。

余昔為太子洗馬[2]，魯公[一]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三]東宮積年[3]。余出補吳王郎中令[4]，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5]。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云爾[四]。

【校勘】

〔一〕六臣本作『答賈長淵』，並注曰：『五臣作謐，四言並序。』

〔二〕『魯公』，六臣本注曰：『善無此二字。』

〔三〕『侍』，六臣本注曰：『善無一侍字。』

〔四〕『作此詩答之云爾』，六臣本注曰：『五臣無云爾字。』《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六、影宋鈔本《為賈謐作贈陸機》卷四十八『序』僅『魯公贈詩一篇，作此答之云爾』二句。清鈔本無『爾』字。

【注釋】

〔1〕《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四十八潘岳《為賈謐作贈陸機》曰：『謐字長淵，賈充所養子也。繫充為魯公，為散騎常侍，時陸機為太子洗馬，謐以常侍侍東宮，首尾三年，與機同處。機後被出為吳王晏郎中，經二年。至元康六年，人為尚書郎。謐乃憶往與機同聚，又經離別遷轉之慶，故請潘安仁作此詩以贈之。』向曰：『大意述晉平吳得陸生，與之同官，兼言別勸誡之事也。』

〔2〕善注：『《漢書》曰：太子屬官，有先馬。如淳曰：前驅也。先，或作洗。』

〔3〕善注：『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東宮太子所居。詩曰：東宮之妹。』向注：『賈謐任散騎常侍，侍太子。謐食封於魯。』賈謐，字長淵。晉武帝時大臣賈充的外孫。原姓韓。賈充

死後，過繼賈家，襲賈充爵位，封為魯郡公。謚好風雅，身邊雅士雲集，號『二十四友』，陸機兄弟亦預其列。

〔4〕善注：『臧榮緒《晉書》曰：吳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子，封吳。又曰：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銑注：『吳王，武帝子，封於吳。郎中令，王府官名。』

〔5〕善注：『臧榮緒《晉書》曰：機爲尚書中兵郎。』元康，晉惠帝年號，公元二九一至二九九年。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凡詩中有未明處，則前著小序，此詩明自矣。又有小序云云，明謂己于魯公有舊誼。魯公贈詩，不得不答，答之又不敢盡其辭也。然贈詩者魯公，而作詩者未必魯公，亦欲使後之讀吾詩者亦痛。此口含黃柏之啞子也。』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1〕。先天創物，景命是膺〔2〕。毀迭興〔3〕〔4〕。邈矣終古，崇替有徵〔4〕。降及羣后，迭

【校勘】

〔一〕『迭毀迭興』，《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六作『迭興迭興』。疑誤。

【注釋】

〔1〕善注：『《爾雅》曰：伊，惟也。郭璞曰：發語辭也。《毛詩》曰：有皇上帝。毛萇曰：皇，君也。《封禪書》曰：覺悟黎蒸。』翰注：『肇，始也。有皇，謂三皇。黎蒸，衆庶也。』

《唐鈔文選集注彙存》：『蒸，衆也。《書》云：蒸民乃粒也。昔，古也。有皇，即謂天僊也。肇，始也。』濟，救助，拯救。《易·繫辭上》：『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此二句言自昔有國君，開始拯救百姓。

〔2〕善注：『《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毛詩》曰：戎狄是膺。毛萇曰：膺，當也。』翰注：『先，猶尊也。創，始。景，大也。言尊奉天時，始化萬物，大命是當，乃爲人主也。』此二句言君主尊奉天時，創始萬物，承天大命。

〔3〕善注：『《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者用事。《尔雅》曰：遞，迭更也。』翰注：『降，下。羣，衆。后，君。迭，遞。毀，亡也。三皇之下，衆君迭有興亡。』《唐鈔文選集注彙存》：『羣后，即三王已下之帝，或有毀廢，功業亦有能致毀盛者也。』此二句言降至後代諸皇，迭有毀亡興盛。

〔4〕善注：『《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絶兮終古。《國語》：監（藍）尹亹謂子西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於是乎有歎。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左氏傳》曰：崇替，亦猶興亡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徵，謂符瑞之屬。自此已上皆云漢已前事。終古，遠古也。』此二句言古代遥遠，然君王之興廢亦有徵驗。

此章概述君主承天命，濟黎庶，創萬物，然代有興廢，皆有規律可循。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曰：『安仁詩述古處，來得於遠，實有譏刺之意。士衡不答。然只「迭毀迭興」四字遞過，有無限妙處。蓋言興亦古今之常，不足為吳辱也。文更簡淨。』

在漢之季，皇綱幅裂〔1〕。大辰匿暉〔一〕，金虎習〔二〕質〔2〕。雄臣馳〔三〕驚，義夫赴節〔3〕。釋位揮戈，言謀王室〔4〕。

【校勘】

〔一〕『大』，六臣本、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並作『火』；六臣本又注曰：『善作大。』又『暉』，六臣本作『耀』，又注曰：『善作習。』《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六、影宋鈔本並作『曜』。

〔二〕『習』，《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六、影宋鈔本、《七十二家集》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並作『曜』。六臣本亦作『曜』，又注曰：『善作習。』似當作『曜』。

〔三〕『馳』，《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六、《藝文類聚》卷三十一並作『騰』。

【注釋】

〔1〕善注：『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皇綱，以綱爲喻也。《答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毛萇《詩傳》曰：張之曰綱。《魏志》：崔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濟注：『皇

家綱紀，如帛幅分裂，謂其羣雄分其土地。』《唐鈔文選集注彙存》：『《說文》云：幅，布帛之廣也。在漢之季，謂從漢末董卓遷帝於西京，靈帝被殺，如布帛幅裂。即董卓作亂，天下義兵雲起，各各割裂州壤也。陸善經曰：幅裂，言如布帛之幅有度量而鉸裂之也。』此二句言至漢末衰世，皇綱衰落，國家分裂。

〔2〕善注：『《漢書》曰：東方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石氏星經》曰：昴者，西方白虎之宿也。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濟注：『匿，藏也。火辰，心星也。明則天下和平，闇則天下喪亂，故火辰藏暉，金虎曜質，謂漢亂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匿，隱也。大辰，心星也。此星明，天下太平，則中星明；天下亂，則中星暗。金虎，太白星也。明，即天下有兵之事。金虎在西方。《天文志》云：心為明堂，王者布政之所也。故心星光明則天下治，暗則天下亂。陸善經曰：匿輝，不明。曜質，言盛也。』大辰，心星，為蒼龍七宿中的三宿，亦名大火，故亦可稱為火辰。《公羊傳·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孛者何？彗星也。……大辰者何？大火也。』金虎，參、昴諸星。古人認為，心星明則天下和平，暗則天下大亂；金虎迫近，則主兵亂。故此二句以心星隱去光芒，金虎其質並耀，喻漢末之大亂。

〔3〕善注：『《解嘲》曰：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也。』翰注：『英雄之臣，馳走天下，義勇之

夫，赴其忠節，將救王室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雄臣，即謂董卓廢少帝，立獻帝，遷西京。義士，即謂孫堅、曹操等起義兵以赴三難。』此二句言梟雄之臣，奔走趨赴；節義之士，為節殉難。

〔4〕善注：『《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聞王政。《說文》曰：揮，奮也。《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銑注：『天子有難，則諸侯釋去其守位，動用干戈，以謀匡救王室也。揮，動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釋位揮戈，即謂強國舉義兵以謀匡救王室。釋，廢也。《公羊傳》云：天子有難，釋位以謀王室。《左傳》曰：諸侯釋位以聞王政。杜預曰：聞，猶與也。失其位與治王之政事也。』此二句言於是衆臣離其本職而操戈征戰，共謀興漢王宮室。

此章言漢季衰微，社會動亂，雄臣羣起，義士殉節，而共興王室。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曰：『「釋位揮戈」語切。』又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曰：『首二章述漢似多，然卻為孫氏張本。言孫氏有功于漢，原與魏俱雄臣義夫一流。』

王室之亂，靡邦不泯〔一〕〔1〕。哲〔二〕，俾乂斯民〔三〕〔3〕。啓土雖〔四〕難，改物承天〔4〕。如彼墜景，曾不可振〔2〕。乃眷三

【校勘】

〔一〕『泯』，《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四十八：『今案：陸善經本「泯」悉淪。』

〔二〕『哲』，《韻補》作『後』。

〔三〕『俾乂斯民』，《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六作『俾人斯人』。前一人字蓋與乂形近而誤，後一人字蓋唐人避諱也。

〔四〕『雖』，《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六、《藝文類聚》卷三十一、《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四十八、《七十二家集》本、清鈔本並作『綏』。《詩紀》卷二十五曰：『一作綏。』以『綏』為是。

【注釋】

〔1〕善注：『《毛詩》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毛萇曰：泯，滅也。』向注：『靡，無。泯，平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鈔》曰：泯，沒也。泯，音民，取韻耳。』此二句言王室大亂，封藩皆滅。

〔2〕善注：『丁德禮《寡婦賦》曰：日奩奩以西墜。《說文》曰：振，舉也。』向注：『墜，落。曾，則也。言漢室衰微，如落日之景，則不可振而起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音決》：曾，則也。』此二句言漢室之衰，如墜落之日影，則不可振起。

〔3〕善注：『三哲，劉備、孫權、曹操也。《尚書》：帝曰：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孔安國曰：

乂，治也。』向注：『皇天乃眷三哲，使理天下之人。俾，使。乂，理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俾，使也。言天命使三人以治吳魏蜀也。孔子云：斯民三伐，直道以行之也。』此二句言上天眷顧三哲，使其治理天下之百姓。

〔4〕善注：『《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創天下。《禮記·明堂陰陽録》曰：王者承天統物也。』良注：『三哲開土宇，安患難，改漢物制，承奉天命。』《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啓，開也。即謂各開吳魏蜀也。改易，謂改漢制度。承天，承順天心也。』雖，當作『綏』。《爾雅·釋詁》：『綏，安也。』此二句言三哲開拓疆土，安寧亂難社稷，終改漢制，以承天命。

此章言漢室墜落，不可復振，故三國之君主改漢制而承天命。

爰茲有魏，即宮天邑〔1〕。吳實龍飛，劉亦岳立〔2〕。干戈載揚，俎豆載戢〔3〕。民〔一〕勞師興，國玩凱入〔4〕。

【校勘】

〔一〕『民』，《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六作『人』，蓋唐人避諱。

【注釋】

〔1〕善注：『《禮記》：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向注：『爰，於。即，就。宮，居也。言於此有魏，就居於天中之邑都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天邑，即謂洛邑，天子所居之耳。陸善經曰：魏用漢都，故曰宮天邑也。』此二句言於此而生魏，使居天賜之都邑。

〔2〕善注：『《東京賦》曰：乃龍飛白水。』良注：『吳，孫權也。龍飛，九五位也。劉，劉備也。岳立，言如四岳諸侯之立也。云吳實龍飛者，士衡吳人，故有尊吳之意，不忘本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楊修《許昌宮賦》：華殿炳而岳立。』此二句言吳登皇位之尊，劉亦稱諸侯之王。

〔3〕善注：『《毛詩》曰：戢戢干戈。毛萇曰：戢，聚也。《論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良注：『載，則。揚，舉。戢，藏也。俎豆，禮器也。言天下盛舉干戈，不暇尚禮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載，則也。揚，舉也。戢，斂也。俎豆，禮器。言亂廢祭祀。陸善經曰：言天下三分，則干戈用而俎豆藏也。』此二句言於是干戈四起，紛爭並舉，俎豆禮義，亦藏而不用。

〔4〕善注：『《毛詩》曰：民亦勞止。（《說文》曰：翫，厭也。）玩與翫同，古字通。《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銑注：『言所玩習，但爲凱樂之歌，而入於國。謂但尚戰勝也。』《唐鈔文

選集注彙存》：『言民勞于師興，玩於凱入也。陸善經曰：玩，好也。』此二句言百姓勞苦，兵革興盛，國所習見，惟勝利凱樂之歌。

此章言三國紛爭，禮崩樂壞，兵戈不息，百姓勞苦。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曰：『序三國及吳亡，語並得體。』又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曰：『原詩略去西蜀，此詩補出，見吳與蜀全不是僭竊。』

天厭霸德，皇祚告釁〔一〕〔1〕。獄訟違魏，謳歌適〔二〕晉〔2〕。陳留歸蕃，我皇登禪〔3〕。庸岷〔三〕稽顙，三江改獻〔4〕。

【校勘】

〔一〕『皇祚』，六臣本作『黃祚』。按：以干寶《搜神記》所言，魏為土德，色尚黃，當以『黃祚』為是。然作『皇祚』，亦可通。又『祚』，六臣本注曰：『五臣作祖。』又『釁』，六臣本作『亹』。

〔二〕『適』，《藝文類聚》卷三十一作『逼』。

〔三〕『岷』，《藝文類聚》卷三十一作『崏』。

【注釋】

〔1〕善注：『《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干寶《搜神記》曰：魏惟五德之運，以土承漢。《春秋保乾圖》曰：漢以魏徽黃精接期，天下歸高。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

言禍有兆。』《唐鈔文選集注彙存》：『祚，魏土德王也。陸善經曰：不能統一天下皆為霸也。』銑注：『霸，謂魏也。魏土德，故曰黃祖。言天厭魏主無德，乃告其凶釁，將有革也。』祚，福祚。《詩・大雅・既醉》：『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鄭玄箋：『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長予女福祚，至於子孫。』釁，禍患。《後漢書・隗囂傳論》：『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此二句言皇天厭棄魏主之德，皇朝之福祚將盡，禍患將生。

〔2〕善注：『《孟子・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天與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與舜，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翰注：『言決獄訟，謳歌道德，皆違去於魏，而之於晉也。適，之也。』違，《說文》：『離也。』此二句以獄訟、謳歌代指人心，意即判決獄訟，謳歌皇德，皆離魏而往晉。

〔3〕善注：『《魏志》曰：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奉皇帝璽綬策，禪位於晉嗣王。』濟注：『魏帝禪位於晉，封魏帝為陳留王，故云歸藩。』《唐鈔文選集注彙存》：『《魏志》云：陳留王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甘露三年，當道鄉公卒，迎立即皇帝位。（按：此引《魏志》誤。陳留王奐，甘露三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甘露五年曹髦被弒，奐即位。當道公亦當作高貴鄉公。）五月十二日詔設壇於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禪位於晉嗣王，封陳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謚元皇

帝也。臧榮緒《晉書》曰：武帝諱炎。王矣。』此二句言陳留禪位，回歸封藩，我皇受禪，登基立晉。

〔4〕善注：『庸岷，蜀境也。庸，國名也。江，吳境也。岷，山名也。《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三注彙存》：『庸岷，即謂蜀劉禪，司馬文王討破之，故言稽顙。三江者，即謂松江、柳江、浙江是也。陸善經曰：稽顙、改獻，謂劉禪、孫皓降□（晉）。』稽顙，跪拜叩地之禮。《儀禮・士喪禮》：『主人哭拜，稽顙，成踊。』鄭玄注：『稽顙，頭觸地。』獻，指進獻以謁晉。《書・微子》：『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孔安國傳：『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靖。』改獻，猶言稱臣。此二句言蜀王跪拜叩地，吳人納首稱臣。按：《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引五臣張銑曰：『庸岷，蜀也。三江，吳也。稽顙、改獻，謂歸晉德爲臣也。』文字與四部叢刊本有異。

亡，亡國之戚，豈獨一人？意來卻教晉朝舊臣翻都受他一場輕薄。』此章敘魏蜀吳衰而晉興之歷史。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曰：『此述吳後亡，魏先

赫矣隆晉，奄宅率土〔1〕。對揚天人，有秩斯祜〔2〕。惟公太宰，光翼二祖〔3〕。誕育洪胄，纂戎于魯〔4〕。

【注釋】

〔1〕善注：『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毛詩》曰：宅殷土茫茫。又曰：率土之濱。』向注：『赫、隆，皆盛美貌。奄，大。宅，居也。率土，天下也。』此二句言顯赫隆盛之晉，擴大居地，擁有天下。

〔2〕善注：『《書》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天人之際已交。《毛詩》曰：嗟尔烈祖，有秩斯祐。《爾雅》曰：祐，福也。』向注：『言對答揚舉天人之事，有其次，於此福矣。秩，次。斯，此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尚書》云：對揚天子之修令命。孔注云：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毛傳云：秩，常。言有此天下之常福也。陸善經曰：言皆秩次祭之，與之同福也。』對揚，報答闡揚之意。《詩・大雅・江有漢》：『對揚王休。』毛詩傳：『對，遂。』鄭玄箋：『對，答。休，美也。』此二句言對答彰顯我皇之美，有此天人之福祚。

〔3〕善注：『臧榮緒《晉書》曰：晉太祖爲大將軍，以賈充爲司馬右長史。及世祖受禪，轉太宰。《左氏傳》：康王論晉，范會曰：宜夫子之光，輔五君。』翰注：『太宰，賈充也，謚之曰武。太祖爲大將軍，以充爲右長史，及武帝即位，復爲太宰。云二祖光翼，謂充爲輔弼父。太祖、世祖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太宰，即謂謚父賈充，薨，贈太宰。二祖，謂太祖、世祖也。』《晉書》云：賈充為文帝右長史，武帝受禪，封魯公，歷尚書令也。』按：六臣

誤。世祖受禪封賈充爲魯公，死後追贈太宰。當以《唐鈔文選注》爲是。此二句言太宰賈公，輔弼二祖，使其光耀天下。

〔4〕善注：『臧榮緒《晉書》曰：謐父韓壽，河南尹。母，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充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謐爲黎民子襲封。槐自表陳，是充遺意也。帝許之，以謐爲魯公。《毛詩》曰：誕彌厥月。毛萇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於人道，十月而生。《毛詩》曰：績戎祖考。鄭玄曰：戎，汝也。《毛詩》曰：俾侯於魯。』良注：『洪胄，謂長子，即謐也。纂，繼。戎，大也。武帝封謐爲魯公，故云繼大於魯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毛萇曰：育，生也。洪，大也。胄，胤也。纂，繼。戎，我也。又云：魯國在東夷也。胄長，即謂謐是死（者）長子也。戎，大也。即謂能繼大位也。』洪胄，既慕洪胄，王侯貴族之子系。潘岳《南陽公主誄》：『主之誕育，德之休明，固亦天授。』此二句言賈公誕育其貴族之胄，使汝承其基業，封侯于魯。

詩以魯史春正月大一統之義，輕薄孫氏君臣。此章贊頌晉室之盛，貫謐先公輔弼晉祖之鴻業。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曰：『原父子。』

東朝既建，淑問〔1〕峩峩。我求明德，濟同以和〔2〕。魯公戾〔3〕

陸士衡文集校注　卷五

止，衮服委蛇〔3〕。思媚皇儲，高步承華〔4〕。

【校勘】

〔一〕『問』，《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四十八：『今案：《鈔》、《音決》「問」為聞也。』古二字通。《詩・大雅・卷阿》『令聞令望』，李善注引作『令問令望』，可爲証。後多作『令問』。

〔二〕『戾』，《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四十八：『今案：陸善經本「戾」為蒞也。』

【注釋】

〔1〕善注：『謂愍懷太子也。《毛詩》曰：淑問如皋陶。』良注：『太子既立，美問甚高也。東朝，太子宮。召賈謐為常侍，輔太子。建者，初立也。峨峨，高大也。』銭銭，同峨峨。此二句言東宮既立，太子美名如山之高聳。

〔2〕善注：『《毛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左氏傳》：齊侯曰：唯據與我和。《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和如羹焉，宰夫和之，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杜預曰：梁丘據也。』向注：『我，謂太子也。言太子求明德之人，以濟王事，同心而和穆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我，晉文帝也。《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左氏傳》曰：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

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按：我，或謂太子，或謂晉文帝，皆非。我，吾皇。蓋指惠帝。濟同，謂成就王業。《左傳·成公二年》：「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杜預注：「濟，成也。」此二句言我皇求明德之人，輔佐太子，和諧百官，成就王業。

〔3〕善注：「《毛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銑注：「言賈謐至止，衣冠委蛇。委蛇，美貌。」袞服，謂衣冠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毛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爾雅》曰：委蛇，美貌。袞服，經曰：也即謂為太子常侍時。委蛇，美貌。陸善詩傳：《大雅·泮水》：「魯侯戾止，言觀其旂。」毛戾，至也。《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

〔4〕善注：「戾，來。止，至也。」此二句魯公來至，朝服鮮美。

又曰：「王隱《晉書》曰：謐以賈后之妹子，數入宮，與愍懷處。《毛詩》曰：思媚周姜。媚于天子。《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嗣君。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太宮東，薄室門外，中有承華門。」翰注：「媚，愛也。言謐思愛太子，高步於承華門也。皇儲，太子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媚，好也。皇儲，即謂太子也。承華，太子宮門也。」此二句言魯公思愛皇儲，高行闊步，出入于太子之門。

此章言晉立東宮，廣求明德之人，故賈公高步承華殿上。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此即序云魯公以散騎常侍侍東宮。」

昔我逮〔一〕茲，時惟下僚〔1〕。及子棲遲，同林異條〔2〕。
密〔二〕，服舛〔三〕義稠〔3〕。游跨三春，情固二秋〔4〕。

【校勘】

〔一〕「逮」，《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六作「逯」。《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四十八作「建」。

〔二〕「密」，《文選》卷二十四、影宋鈔本、《七十二家集》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並作「比」。

〔三〕「舛」，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殊」；六臣本注曰：「五臣作殊」。

【注釋】

〔1〕善注：「下僚，謂洗馬也。」翰注：「逮，及也。機爲太子洗馬，故云下僚。」此二句言昔日我至承華，任太子之下層官僚。

〔2〕善注：「俱在東宮，故曰同林。而貴賤殊隔，故曰異條。《毛詩》曰：或棲遲偃仰。」銑注：「棲遲，游息也。同林，謂同事太子。異條，謂謚先貴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棲遲，猶息也。謂就魯國也。機又為吳郎中，非也。案：及，與也。異條即謂同林，貴賤常待、洗馬也。陸善經曰：棲遲，遊集也矣。」此二句言幸與子交遊止息，雖曰同林，貴賤

有異。

〔3〕善注：『服，章服也。尊卑殊制，故曰舛也。《說文》曰：稠，多也。』濟注：曰年殊。相與爲友，故曰志比。爵秩各異，故曰服殊。志相善，故曰義稠。注彙存》：『許愼注《淮南子》云：舛，相背也。《廣雅》云：稠，概也。年殊，即謂謐長機少。比，相親也。舛，即謂常侍洗馬不同也。稠，厚蜜也。』按：《唐鈔文選集注》引《鈔》曰『謐長機少』，又引濟注『謐少機長』，二者必有一誤。謐生年不詳，然考《晉書·愍懷太子傳》可知謐與太子年仿，約長于太子。太子小於機十七歲，故知謐必少機矣。當以濟注爲是。此二句言雖年歲殊異，章服有別，然感情親密，情義深厚。

〔4〕良注：『跨，越也。言同遊經越三春，情之堅固亦已二秋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跨，歷人也。三春者，言洗馬同裘三年，故言三春。後出為吳王郎中令，情仍堅固，不改昔操，故言情固二秋。陸善經曰：三春二秋，在官所經。』三春、二載，互文。此二句言交遊已逾三載，情感之堅固亦已二秋。此章回憶同在太子門下其交遊之情篤。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曰：『即序云余為太子洗馬。』又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曰：『琢句有致。』

祇承皇命，出納無違〔1〕。往踐蕃〔2〕朝，來步紫微〔3〕。升降祕

閣〔二〕，我服載暉〔3〕。孰云匪懽，仰肅明威〔4〕。

【校勘】

〔一〕『蕃』，《文選》卷二十四、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藩』。古二字通。

〔二〕『閣』，《文集》作『閤』。《文選》卷二十四、《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六、《藝文類聚》卷三十一、影宋鈔本並作『閣』。今據改。

【注釋】

〔1〕善注：『《尚書》曰：祇承於帝。《論語》曰：樊遲問孝子。曰：無違。』向注：『祇，敬也。承，奉也。皇命，君命。出納者，出言天子納之。《唐鈔文選集注彙存》：『祇，敬也。承，奉也。皇命，君命。出納者，出言天子納之。《詩・大雅・烝民》：『出納王命』之略，意即傳達與接受王命。《箋》：『出納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王之喉舌。』鄭玄箋：『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王之喉舌。』鄭玄箋：『出納王命，無論口宣王命，或接受王命，皆不違王之旨意。此二句言恭敬奉行皇命，無違者，無違王命者也。』出納，乃『出納王命』之略，意即傳達與接受王命。《詩・大雅・烝民》：『出納王命，王之喉舌。』鄭玄箋：『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王之喉舌。』鄭玄箋：『出納王命，無論口宣王命，或接受王命，皆不違王之旨意。』此二句言恭敬奉行皇命，無違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此二句言恭敬奉行皇命，無違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

〔2〕善注：『藩朝，吳也。紫微，至尊所居，謂爲尚書郎。』向注：『出爲吳王郎中令，故云往踐藩朝。藩朝，吳也。紫微，至尊所居，謂爲尚書郎。』向注：『出爲吳王郎中令，故云往踐藩朝。人爲尚書，故云來步紫微。紫微，天子宮也。』此二句言昔日足履吳王之庭，今來藩朝。人爲尚書，故云來步紫微。紫微，天子宮也。』此二句言昔日足履吳王之庭，今來步行天子之朝。

〔3〕善注：『謝承《後漢書》曰：謝承父嬰，爲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

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淮臺郎升復道取急，因得開覽。序云：人爲尚書郎，作此詩。然祕閣即尚書省也。』翰注：『秘閣，尚書郎所司也。載，則也。暉，猶光也。集注彙存》：『秘閣，即為秘書郎時也。』祕，同秘。升降，偏義複詞，升。此二句言位登秘閣，身著尚書郎官服，光彩照人。

〔4〕善注：『《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良注：『誰云非懼者，仰敬天子之明威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孰，誰也。肅，敬也。誰云不或懼乎，實敬仰君之明威也。陸善經曰：言仰敬天之威而懼也。』匪，非也。《詩·邶風·柏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鄭玄箋：『我心非如是鑒。』此二句言誰云心無所懼，仰敬于天子之明威。此章自述已承奉皇命，侍奉太子，戰戰兢兢，恭敬王命。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曰：『連述出為吳王郎中令及入為尚書郎。』

分索則易，携手實難〔1〕。念昔良游，茲焉永歎〔2〕。公之云感，貽此音翰〔3〕。蔚彼高藻，如玉如蘭〔一〕〔4〕。

【校勘】

〔一〕『如蘭』，《文選》卷二十四作『之蘭』；《詩紀》卷二十五注曰：『一作之蘭』。注彙存》卷四十八：『今案：《鈔》、五家、陸善經本「之」為如。』又注中引五臣李周翰注：

「「之」或為如，「闌」或為蘭。」四部叢刊六臣本脱此注。

【注釋】

〔1〕善注：『鄭玄《禮記注》曰：索，散也。』銑注：『分別則易，集會則難。』《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攜，提攜也。此言別易會難也。』携，乃攜之俗字。此二句言分別則易，再會攜手則難。

〔2〕善注：『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潛輝。《毛詩》曰：茲之永歎。』向注：『此重述出郎中令，在吳時相思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良，善也。茲也，此。永，長也。言我憶念昔日與君為良遊戲謔，今日乃使長歎息也。』此二句言追念昔日在太子之門美好之交遊，任吳王郎中令時常相思長歎。

〔3〕善注：『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韋昭曰：翰，筆也。』濟注：『魯公感此分別之事，遺我此詩。音翰，謂詩筆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言公感歎此事。貽，遺也。乃遺我詩也。』此二句言而魯公亦感此傷別，故贈此詩文。

〔4〕善注：『蔚，文貌。《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楚辭》曰：文彩耀於玉石。王逸曰：言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如玉石之有文彩也。闌，力旦切，協韻，力丹切。』翰注：『蔚，文貌。言公文章溫潤，故《詩》云：君子溫其如玉。如玉之美，如蘭之芳。』《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如玉，言文章溫潤，故《詩》云：君子溫其如玉。如蘭，言馨香也。喻言詞美麗也。藻，文也。此蓋言魯公高文，如玉之美，如蘭之芳。』此二句言彼之高言華藻，文辭蔚然，陸善經曰：謂謚感昔之遊集而貽詩，言其文之美。』

如玉之美，如蘭之芳。

此章抒發離別相思，感君贈詩之華美。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曰：「此正魯公贈詩張本。」

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1]。民之胥好，猶狂[一]厲聖[2]。儀形在昔，予[二]聞子命[3]。

【校勘】

〔一〕「猶狂」，《文選》卷二十四作「狂猶」，善注引《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猶乎！狂者進取，猶者有所不為也。」六臣本注曰：「五臣作狂猶。」又「猶」，《藝文類聚》卷三十一作「指」。誤。

〔二〕「予」，《藝文類聚》卷三十一作「爭」。

【注釋】

〔1〕善注：「木，謂橙也。賈謐贈詩云：在南稱柑，度北則橙。故答以此。言木度北而變質，故不可以踰境；金百鍊而不銷，故萬邦作詠。賈戒之以木，而陸自勗以金也。《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境。《毛詩》曰：大賂南金。」向注：「江漢有木，謂橘也。言度北則爲枳，故云不踰境。此言物之有變節也。金剛而堅，百鍊不銷，故萬國作詠

也。蓋自勗如金之堅剛，不可變易也。謚贈詩，戒士衡無爲變志故也，故以金答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漢有木者，《詩》云：惟彼江漢，杞梓生焉。不踰境者，言謚居京師，邑不越地，境在本鄉。南金者，《尚書》云：荆楊貢金三品。又《詩》云：本鄉南金者。《尚書》云：元龜象齒，大賂南金。言當立所出為重。機言我亦當如南方之金，為萬邦所共貴也詠。不學木之不踰境而變質，故自比于金，萬邦所共貴也矣。』此四句蓋自言其志，意謂漢水有橙，則不可逾境而植，逾境則變質；南方有金，剛韌堅固，百鍊不銷，故萬國作歌而詠之。

〔2〕善注：『《爾雅》曰：胥，相也。謂相戒勗以所好尚也。《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尚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說文》曰：厲，石也。言人之自勗，若金之受厲。』銑注：『狷狂之心，厲以作聖，喻不善人也。言謚之相好，贈我以言相戒，使我狷狂之心，厲以作聖人之道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狂狷，《說文》云，疾跳也。言百姓從君所好，言我得謂詩，或納以來，雖是狂自勉，厲亦成聖人。見《論語》及《尚書》，並合成義。陸善經曰：言民之好德者，雖狂狷亦主於聖。』此二句言公之愛我，贈詩以戒，使我進取，又有所不為，磨礪以作聖人之道。

〔3〕善注：『《毛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左氏傳》：晉（里）克曰：臣聞命矣。』翰注：

『儀形在昔，謂以古之道相戒，喻我聞子之命。』《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形，見也。言我昔日為洗馬時，亦已聞子教我以德也。』又云言我儀形於在昔之人，猶我聞汝勸誡之命故也。陸善經曰：儀形，同儀刑，謂以之為準則並效法。儀，準則；刑，效法。此二句言賈公之戒，使我前有準則，並可效法，我已聞您之命矣。

最後一章自明本志，謝君戒我之美意。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曰：『雖答自勉，實是解嘲。若曰：子謂在南為柑，在北為枳，木固不越境矣。獨不曰「惟南有金」乎？在境不變，出境亦不變，且益當見重也。』

【集評】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陸機作詩《贈賈謐》幾三百言，無非極其褒讚。方謐用事，死榮辱人，如反覆手，其褒讚亦何足怪然。其間亦有寄意譏誚，人未能推其意者。按：臧榮緒《晉書》：謐父韓壽，母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謐襲封，帝許之，遂以謐為魯公。則是，賈謐非充子也。故機詩云：『誕育洪胄，纂戎於魯。』言誕育，則以譏非己生也。又曰：『惟漢有木，曾不踰境。』謂橘踰淮則化為枳，言如螟蛉之化蜾蠃無異也。夫謐勢焰熏灼如此，而機敢為廋詞以狎侮之，眞文人之習氣哉。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答賈長淵》鋪陳整贍，實開顏光祿之先。鍾嶸

品第顏詩，以為其源出於陸機，是也。然士衡較為遒秀。

『吳實龍飛』，曰『龍飛』，則非偽也；曰『改獻』，為故主諱。

『銜璧之辱，纂戎于魯』，『纂戎』，當引《毛詩》。戎，大也。

『濟同以和』，時謐多無禮於太子，和同之語，蓋有刺也。

微遠本義。

『惟南有金』，金以勗賈，故下云『狂狷厲聖』，自謂恃。宿昔相知，乃敢云然也。注似

〔清〕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潘安仁《代賈謐贈士衡詩》，前輩有謂其發端四韻源流太遠者，殆非也。潘意鋪揚晉得天統，歷敘皇王，以詆吳國之僭耳。……且發端二十餘句，如『二儀』、『八象』、『九有』、『六國』、『四隅』、『三雄』等語，堆疊滿紙可厭，遠不及陸之報章，曲縟多風，琅琅可誦也。即此見潘、陸優劣耳。陸詩云：『迭毀迭興』，『崇替有徵』。又云：『改物承天』，『吳實龍興』。隱然見從古廢興無常，不特亡吳為然，意實言亡國之大夫，結褵之婺婦也。……昔盧志謂機後宋文信公之對元帥，似亦本此。夫亡國之大夫，結褵之婺婦，固大恚恨。蓋子前名父，臣前詬君，少有肺腸，孰能堪此！今潘之詩猶盧志也，為士衡者，詞雖辨而心良苦矣。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此詩生動處，亦少而雅練得體，局整旨合。

【附錄】

潘岳・為賈謐作贈陸機詩（十一章）

肇自初創，二儀絪縕。粵有生民，伏羲始君。結繩闡化，八象成文。以分。（其一）

神農更王，軒轅承紀。晝野離疆，爰封衆子。夏殷既襲，宗周繼祀。互峙。（其二）

強秦兼併，吞滅四隅。子嬰面櫬，漢祖膺圖。靈獻微弱，在涅則渝。南吳。（其三）

南吳伊何，僭號稱王。大晉統天，仁風遐揚。偽孫銜璧，奉土歸疆。而翔。（其四）

長離云誰，咨爾陸生。鶴鳴九皋，猶載厥聲。況乃海隅，播名上京。宰庭。（其五）

儲皇之選，實簡惟良。英英朱鸞，來自南岡。曜藻崇正，玄冕丹裳。其芳。（其六）

藩嶽作鎮，輔我京室。旋反桑梓，帝弟作弼。或云國宦，清塗攸失。自逸。（其七）

陸士衡文集校注　卷五

廊廟惟清，俊乂是延。擢應嘉舉，自國而遷。齊轡羣龍，光讚納言。優遊省闥，珥筆華軒。（其八）

昔余與子，繾綣東朝。雖禮以賓，情通友僚。嬉娛絲竹，撫鞞舞韶。修日朗月，攜手逍遙。（其九）

自我離羣，二周於今。雖簡其面，分著情深。子其超矣，實慰我心。發言為詩，俟望好音。（其十）

欲崇其高，必重其層。立德之柄，莫匪安恆。在南稱柑，度北則橙。崇子鋒穎，不頹不崩。（其十一）（《文選》卷二十四）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一〕

【題解】

善曰：「王隱《晉書》曰：顧榮，字彥先，吳人也，爲尚書郎。」翰曰：「顧彥先同爲尚書郎，遇雨不相見，故贈此詩。」《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機從洗馬為吳王郎中令，從郎中又為尚書郎。彥先亦為尚書郎，同在楚省別院。榮復是機姊夫，于時遇雨，不得相見，相憶作此詩。」從「朝游遊層城，夕息旋直廬」句看，此詩乃詩人夜值宿官舍，適遇風雨，而懷人思鄉之作。上首

言淒風苦雨逆時而生，而風雨懷人更是難堪。思，而今音訊亦斷，故無以自慰也。室邇人遙，愈深。下首言雨狂風急，夜不成寐，由眼前雨水浸階，大道為渠，聯想到水淹禾稼，生民流離；因東吳水鄉，又聯想到故鄉之水患，故生憂思。反復推想，由國而家，頃刻千里，亦思愈深而情愈濃矣。由《答賈謐詩序》可知，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陸機入朝任尚書郎，既與彥先同為尚書郎，則此詩當作於是年或稍後。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1〕。
迭時序，苦雨遂成霖〔二〕〔3〕。朝游忘〔三〕輕羽，夕息憶重衾〔4〕。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尋〔5〕。與子隔蕭牆，蕭牆阻〔四〕且深〔6〕。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7〕。音聲〔五〕日夜闊，何用〔六〕慰吾心〔8〕。

【校勘】

〔一〕《文選》卷二十一《秋胡詩注》作『贈顧彥先詩』。

〔二〕『霖』，《文選》卷二十四、小萬卷樓叢書本、陸貽典校本並作『霖』。古二字同。

〔三〕『忘』，《七十二家集》本作『志』。從前後文意看，當以『志』是。早晨記帶羽扇，晚上又思

重衾，乃言天氣變化之速也。

〔四〕『阻』，六臣本注曰：『善作隔。』《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四十八亦作『隔』。

〔五〕『音聲』，《文選》卷二十四注作『聲音』。

〔六〕『用』，《文選》卷二十四注作『以』。

【注釋】

〔1〕善注：『《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侯主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貞，正也。朱光，朱明也。《爾雅》曰：夏爲朱明。《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爾雅》曰：熙，興也。《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也。此仲夏之月，積陽爲日氣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朱光，日也。自南者，則南方爲夏。』熙，熾也。自南者，則南方爲夏也。積陽，日也。陸善經曰：謂六月大星昏，正時星昏，正時積陽夏，積陽氣。熙，感夏也。積陽熱，從南方升起。

〔2〕善注：『言月離畢，天將雨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尚書考靈耀》曰：西方秋虎。《漢書》曰：參，白虎三星。又曰：觜觿爲虎首。孔安國《尚書傳》曰：昴，白虎中星。然西方七星畢昴之屬，俱白虎也。《楚辭》曰：屏翳起雨。王逸曰：屏翳，雨師名也。曹

子建《贈王粲詩》曰：重陰潤萬物。』良注：『畢星好雨，故雨師吐重陰而爲滯。離，著也。言屏翳，雨師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望舒，月也。《漢書音議》曰：重暉，西方畢昴之宿也。』離，歷，經過。《史記·蘇秦列傳》：『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張守節《正義》：『離，歷也。』古人認為，月歷畢宿（即金虎），天將雨。此二句言月亮經過西方白虎星，雨師吐出濃雲。

〔3〕善注：『《左氏傳》：申豐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杜預曰：苦雨，爲人所患苦也。《尒雅》曰：迄，犯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銑注：『淒，寒。迄，逆也。爲人所患苦，故云苦也。三日雨爲霖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淒風，涼寒之風也。《詩》云：北風其淒。迄，逆也。言為淒風，是逆其時也。淹（按：當為「淒」字之誤）上人作迅，風疾也。』此二句言夏日寒風逆時而起，連日之雨使人心情淒苦。

〔4〕善注：『輕羽，謂扇也。傅毅有《羽扇賦》。』毛詩曰：抱衾與裯。』濟注：『輕羽，毛扇也。衾，被也。言寒風逆時，人寒故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重衾，絮者決也。』忘，當爲志。《玉篇》：『誌，記也。』誌，通志。此二句言早晨出遊須記帶上輕盈之羽扇，晚上棲息又使人想起冬日之寒被。

〔5〕善注：『張升《與任彥堅書》：纏綿恩好，庶蹈高蹤。』濟注：『感此風雨逆序，遂生百憂也。纏緜，思亂貌。』《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感物，感陰雨，所以故百憂生。《詩》云：鸝

鳴於垤，婦歎於室。今既雨深，明其婦歎息甚也。故感此而憂愁纏綿，自相尋在於心中也。』此二句言觸物感慨，憂愁叢生，思緒紛亂，自尋煩惱。

〔6〕善注：『《論語》：子曰：吾恐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也。』良注：『蕭牆，院落之牆。』《唐鈔文選集注彙存》：『蕭牆，即今之所言照壁，此指宮牆。此二句言與你雖只有一牆之隔，然牆，言相鄰接也。』蕭牆，即謂屏也，是蕭敬之處。此言隔院意也。陸善經曰：隔蕭宮牆阻隔，庭院深深。

〔7〕向注：『託，寄也。聲音，謂信命往來。』《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既隔牆院，故形影曠遠，不得相接所寄託，但遙聞音聲耳。』形影，身影。潘岳《寡婦賦》：『晞形影於幾筵兮，馳精爽於丘墓。』曠，阻隔。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此二句言形影阻隔，不可相見，只有託詩書以問訊。

〔8〕善注：『《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唐鈔文選集注彙存》：『《爾雅》云：閟，遠也。慰，安也。言音聲復不相聞，將何以慰安我之心意也。陸善經曰：日夜閟，言音聲之隔。』此二句言詩書亦斷，故我心悵然失落。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曰：『末六句稍清切。』又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曰：『顧為尚書郎，侍天子。陸為洗馬，侍太子。蕭牆即兩宮之牆。「阻且深」三字寫一「隔」，往日蕭牆之故；「音聲日夜閟」，近日苦

雨之故。』按：五臣謂機亦爲尚書郎，與吳淇説異。

朝游遊層〔一〕城，夕息旋直廬〔1〕。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2〕。玄雲拖朱閣，振風薄綺疏〔3〕。豐注溢脩霤，黄潦浸〔二〕階除〔4〕。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爲渠〔5〕。沉稼湮梁潁〔三〕，流民泝荆徐〔6〕。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爲魚〔7〕。

【校勘】

〔一〕『層』，六臣本、《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四十八並作『曾』；又六臣本注曰：『善作層。』古二字通。

〔二〕『黄』，六臣本、《詩紀》卷二十五作『潢』。又『浸』，《七十二家集》本作『漫』。皆當據改。

〔三〕『沉』，六臣本注曰：『五臣作沈字。』古二字通。『潁』，《初學記》卷十一作『賴』。《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四十八、《六朝詩集》本作『潁』。皆形近而誤。

【注釋】

〔1〕善注：『張晏《漢書注》曰：直宿曰廬也。』濟注：『曾，重也。直廬，直宿之廬。』《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旋，反也。直者，士衡自述當直在禁省中。廬，小舍也。』陸善經曰：旋

直廬，言周旋直宿之廬。』層城，指高大的城闕。杜甫《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曾城有高樓，制古丹臒存。』趙次公注：『《淮南子》：崑崙之山，有曾城九重。』曾，同層。旋，返回。《詩·小雅·黃鳥》：『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鄭玄箋：『言我復也。』此二句言早晨游于高大城闕，晚上返回直宿之殿廬。

〔2〕善注：『《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楚辭曰：凌驚雷軼駭電兮。』翰注：『宵，夜。激，震也。電光夜中布於目前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中宵，半夜也。』舒，展現。左思《詠史》：『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此二句言迅疾之雷聲中宵激蕩，驚逝之閃電顯現夜中。

〔3〕善注：『《說文》曰：拖，曳也。徒可切。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風以動物，故謂之振。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是謂東觀，書籍林淵。』良注：『綺，疏窗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薄，迫也。綺，疏窗也。』此二句言黑雲連着紅色樓閣，風聲迫近雕花窗櫺。

〔4〕善注：『王逸《楚辭注》曰：霤，屋宇也。《說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階也。』銑注：『豐，多也。注，雨水也。脩，高也。潢，潦雨水流於地者。除，庭也。言雨水溢於高簷之霤，潢潦又浸於階庭。』《唐鈔文選集注彙存》：『《說文》云：潦，雨水也。《禮記》：季夏水淹盛。脩霤，謂水溜也。』脩霤：屋檐流水相連。《釋名·釋宮室》：『霤，流也。水

從屋上流下也。』此二句言雨水如注，漫溢於屋宇，積水遍地，浸漫於庭院臺階。

〔5〕向注：『結不解，言雲不開也。衢，道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停陰，雲也。通衢，四達道也。今皆化為溝渠，言雨之多也。』停陰，陰雲聚集。此二句言聚集的陰雲層疊不開，通達的道路變爲水渠。

〔6〕善注：『《廣雅》曰：湮，沒也。梁潁，二地名也。毛萇《詩傳》曰：泝，向也。荆徐，二州名也。言此郡田稼沉沒，人之流散，泝水上於荆徐二州。』《唐鈔文選集注彙存》：『《爾雅》云：湮，落也，又云沒也。梁潁，穀穗也。流民者，言百姓被水湮流，逆流而上，至荆徐以避難也。』此二句言梁潁之地莊稼已經淹沒，流散之民涌向荆徐二州。

〔7〕善注：『《毛詩》曰：眷言顧之。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曰：天王使劉公勞趙孟，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濟注：『機本吳人，其鄉國多水，今此尚爲沉渠，則懼彼已湮沒矣。故懷桑梓之人化爲魚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詩》云：惟桑及梓，必恭敬止。父母植，故恭敬之。』因顧榮亦為吳人，故念故人，必懷桑梓也。無乃，表推測之詞，恐怕。此二句言眷念故鄉，故鄉之人莫非將化為魚乎。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曰：『目前景寫之能切，所懷亦眞至。』又吳淇《六朝選

詩定論》卷十曰：『此非憂民，只是寫自己兩頭苦。身在洛，「通衢化為渠」，身受苦；家在吳，桑梓將為魚，家受苦。然身在洛，家在吳，相去三千里。洛下苦雨，何由知吳中亦苦雨耶？故出洛，而梁潁，而荊徐，漸漸寫去，高者猶然如此，況吳乃水鄉，不知更何如也。梁潁近洛，曰沉稼湮，是眼見。荊徐遠洛近吳，曰流民沂，是耳聞。桑梓曰眷言念，是懸想。』

【集評】

〔元〕劉履《風雅翼》卷四：賦而兼比也。大火，心星也。仲夏之月，昏見於地之南方。《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貞，正也。朱光，朱明也。積陽，《淮南子》所謂『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是也。熙，《說文》云：燥也。離，麗也。金虎以畢在西方白虎七宿中，故總名之。屏翳，《呂氏春秋》謂之雲師者是也。迕，逆也。雨久曰苦雨。輕羽，謂扇也。蕭墻，門屏也。

此蓋士衡與彥先同時為尚書郎，因雨久不得相見，故贈是詩。且以寓夫朝廷方當隆盛，而陰邪擅權，政事乖錯，感物懷憂，欲相慰而不得之意云。

〔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古詩語意重者，如『今日良宴會』、『請為遊子吟』之類，自是樸茂之過。建安諸子，洗削殆盡，曾宋不應復蹈。嗣宗『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士衡『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太沖『豈必絲與竹，何事待嘯歌』，康樂尤不勝數，

皆後學所當戒。

〔明〕陸時雍《古詩鏡》卷九：『朝遊忘輕扇，夕息憶重衾。』苦拘而陋。

〔明〕趙士喆《石室談詩》卷上《總論》：凡作古詩者，或間用生字，斷斷不可用俗字。作近體者，在善用俗字，斷斷不可用生字。如陸士衡詩『望舒離金虎』，謝玄暉詩『匪直望舒圓』，皆無妨其古雅。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贈尚書郎顧彥先》：水鄉之士值愁霖而憶桑梓，今古同也。『朝遊』首『沉稼湮梁潁』，梁國及潁川也。

〔清〕陳啓源《毛詩稽古編》卷三十：《韓詩章句》云：『時風又甚暴，使已思益隆。』二語頗似五言。古詩陸士衡《贈顧彥先詩》『隆思亂心曲』，正用薛君語。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玩此詩二章，只前章末『與子』云云六句，是贈顧，前『大火』十句，俱寫苦雨，後章通篇只是苦雨，末方念及桑梓，題宜曰『苦雨贈尚書郎顧彥先』。今止言贈顧而不言苦雨者，言苦雨是因，苦雨而及顧也。不言苦雨。是因贈顧而及苦雨也。兩人生長於吳萬里遙，身入洛，滿眼赫赫，俱是晉朝舊臣，又且分侍兩宮，蕭牆這廂，單單一陸士衡是個吳人。加以阻雨連日，聲音不通。陸之苦，顧之苦也。陰霖為沴，故國為壑，骨肉親友，難保仳儷。陸之憂，顧之憂也。故其寫苦雨處，許多詞，無一句、無一字，無尚書郎顧彥先在內也。故不言苦

雨，而止曰贈顧云云。

兩章寫雨，各自不同。首章漸，後章驟。前章從未雨寫起，故望天仰寫，二句晴，三句雨作，四句雲，五句風送雨，六句雨久雨。後章接前雨寫起，故從閣上望下俯寫，而窗，而霤，而階，而衢，而梁頴，而荆徐，而吳，頃刻萬里。

凡寫雨詩，所需物事，風雲雷電，兩番寫雨，最怕重複，看他前章只用雲風，卻霤、雷電在後，邊寫驟雨，而以風雲二事夾雜，雷電一時齊發，便不犯重。

贈顧交阯公眞〔一〕

【題解】

善曰：『《晉百官名》云：交州刺史顧祕，字公眞。』翰曰：『士衡思之，故贈此詩。』《文選集注彙存》：『顧尚，字公眞，初曾同事太子，令出為交阯（按：同趾）太守，故贈之也。』機贈詩先讚美顧侯之德，授官南裔；再寫自己寄其厚望，立德立功；後寫天涯比鄰，自己引領盼歸。顧祕，亦吳人，初任吳王郎中令，後改授交阯太守。魏晉兩代交阯爲郡，交州爲州。顧祕先任交阯太守，後任交州刺史，李善不察，遂至淆亂。祕任交阯太守，具體時間史書不載，然

據《文選鈔》以及此詩『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裔』句可知，當在任吳王郎中令之後。祕與機同爲吳王郎中令，其出守交趾與機遷尚書當時間差近，即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年）前後。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1〕。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裔〔2〕。伐鼓五嶺表，揚旌〔二〕萬里外〔3〕。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4〕。高山安〔三〕足凌，巨〔四〕海猶縈帶〔5〕。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6〕。

【校勘】

〔一〕《藝文類聚》卷二十九作『送顧公直詩』；《詩紀》卷二十五作『贈顧交趾公眞詩』。

〔二〕『旌』，《藝文類聚》卷二十九作『聲』。《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四十八作『旂』，與『旌』同。

〔三〕『安』，《藝文類聚》卷二十九作『可』。似應據改。

〔四〕『巨』，《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四十八作『臣』。形近而誤。

【注釋】

〔1〕善注：『《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鄭玄曰：體，生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向注：『肅，嚴。邁，遠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左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清遠之風，肅然行。』明德，俊德。《書·康

誥》：『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孔安國傳：『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清風，清遠之風範。顏之推《顏氏家訓·名實》：『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此二句言顧侯體生俊美之德，清雅之風範莊嚴而高遠。

〔2〕善注：『藩后，吳王也。《顧氏譜》曰：祕爲吳王郎中令。南裔，謂交阯也。《解嘲》曰：驃騎發跡於祁連。蔡邕《陳球碑》曰：遠鎮南裔，近撫侯服。鄭玄《周禮注》曰：撫，安也。』銑注：『公眞初爲吳王郎中令，故云翼藩后。南裔，即交阯也。』發跡，立功揚名。曹植《與楊德祖書》：『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藩后，指吳王。撫，治理。

〔3〕善注：『《漢書》曰：秦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裴淵《廣州記·五嶺》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漢書》：劉向上疏曰：甘延壽懸旌萬里之外。』良注：『伐，擊也。五嶺，交阯也。旌，旗也。擊鼓揚旌，言彼蠻夷之地有軍矣。』《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五嶺者，南野城縣有大庾嶺，桂陽縣有疇田嶺，九眞縣有都龐嶺，臨賀縣有萌序嶺，始安郡有越城嶺。萬里者，交阯去晉京。陸善經曰：裴瀏（按：當作『淵』）《廣州記》云：五嶺，桂陽、疇田、九眞、都龐、臨賀（賀）也。』五嶺，善注是也，代指交阯。表，外。《書·立政》：『方行天下，至於海表。』此二句言擊戰鼓平定五嶺，揚戰旗萬里之外。

〔4〕善注：『《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焉。又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濟注：『績，功也。言遠有功績，不辭小位。立德成理，亦不在大國，小亦可爲之。』《唐鈔文選集注彙存》：『言勿以交阯遠小而憚之也。』此二句言不辭職卑，立功邊地；轄地不大，立德揚名。

〔5〕善注：『《古辯異博遊》曰：衆星累累如連貝，江河四海如衣帶。』翰注：『交州去帝京，雖有高山，安足凌於上，言雖險如易越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言山雖高不足陵過，大海猶如縈帶耳。』安，《爾雅·釋詁》：『定也。』安足凌，猶言定可陵於上也。此二句乃士衡對顧公安慰之辭，言高山猶可攀登，大海亦如衣帶，意謂交阯離京雖遠，歸來易也。

〔6〕善注：『《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日，庶幾乎。』銑注：『言惆悵瞻公眞之駕，引領望其歸旆。』《唐鈔文選集注彙存》：『《蒼頡篇》云：惆悵，失志也。《左氏傳》曰：楚大宰薳啓彊屬。』《唐鈔文選集注彙存》：『《蒼頡篇》云：惆悵，失志也。《左氏傳》曰：楚大宰薳啓彊曰：我先君恭已（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魯來朝者也。陸善經曰：惆悵，惜別也矣。』《詩·小雅·桑扈》：『交交桑扈，有鶯其領。』毛詩傳：『領，頸也。』引領，猶舉首，形容盼望之狀。此二句言瞻飛馳之車駕而不至，內心充滿惆悵，望歸來之旌旗而不見，故引領而切盼。

【集評】

〔日〕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地卷・十七勢》：直把人作勢者，若賦得一物，或自登山臨水，有閑情作，或送別，但以題目爲定；依所題目，人頭便直把是也。……又如陸士衡：『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

〔明〕鍾惺《詞府靈蛇二集》神集《起首入興體例》：直入興。陸士衡詩：『顏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此詩人頭直敘題中之意。

〔清〕冒春榮《葚原詩說》卷四：五言古詩，或興起，或比，或賦，須寓意深遠，託詞溫厚，反復優遊，含蓄婉轉，推人心之至情，寫感慨之微意，潛玩漢魏諸詩自得。有感時人興者，如『凜凜歲雲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有先敘事後人興者，如陸士衡：『遠遊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有直入比興者，如（左思）『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有直入興者，如陸士衡『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首四句敘顧之平生出處。『伐鼓』二句，見邊上大臣之尊，不患無威。『德遠積』二句，戒其生事邀功，恐啓邊釁，有規諷之意。言身為天子鎮守邊疆，只宜如李牧，堅閉清野，修養兵民，卻是千古大功大績也。末望其功名而歸，乃送遠之情。

贈從兄車騎〔一〕

【題解】

善曰：『《集》云陸士光。』詩題與善注皆誤，詳『備考』。此詩實為贈從兄車騎之作。弟在吳，贈詩以抒其思鄉之情。名為贈作，實乃思鄉之篇，故一名『思鄉詩』。言孤獸離鳥，猶思林藪，遊宦他鄉，身事異主，此情何堪。每眷戀故土，神魂飄忽；加之兄弟分離，宦途艱險，更徒增怨思，須臾不可釋懷。此詩所寫之鄉思，較他詩則顯得更為刻露淋漓，更為悲苦深厚。詩作年不可考，然『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所表現出身事敵國，不知何之的心態，與《赴洛詩》『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完全相同，與入洛後漸漸融入北方政治集團，追求功名，渴望重振家風的心態，大為不同。據此可知，此詩當作於機入洛之初，元康元年（公元二九一）前後也。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1〕。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2〕。彷彿〔三〕谷水陽，婉孌崐山陰〔3〕。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4〕。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5〕。感彼歸〔四〕塗艱，使我怨慕深〔6〕。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五〕〔7〕。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8〕。

【校勘】

〔一〕《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太平寰宇記》卷九十一並作『思鄉詩』。

〔二〕『誰』，《文集》、《藝文類聚》卷三十一、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難』；《文選》卷二十四、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誰』。今據改。

〔三〕『彷彿』，《七十二家集》本作『髣髴』。古二詞同。

〔四〕『歸』，《匡謬正俗》卷一作『憂』。又『歸途艱』，善注曰：『《集》本云歸塗順也。』

〔五〕『襟』，《文選》卷二十四作『衿』，善注曰：『然衿猶前也。』古二字同。

【注釋】

〔1〕善注：『《周禮》曰：藪牧養蕃鳥獸。鄭玄曰：澤無水曰藪。』向注：『孤獸離鳥尚思故林思鄉之情。』銑注：『孤獸思原來之草澤，離鳥念舊林而悲傷，喻思鄉之情。』此二句以孤獸離鳥尚思故林而況人乎。此士衡思歸之意。』

〔2〕善注：『《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宦事人。』銑注：『翩翩，旅游之貌。』翩翩，往來貌。《詩・小雅・巷伯》：『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毛詩傳：『翩翩，往來貌也。』此二句言往來遊宦他鄉之人，辛勞勤苦，其心爲誰？

〔3〕善注『《楚辭》曰：時髣髴以遙見。陸道瞻《吳地記》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逐、陸凱居此，谷東二十里有峴山，父祖葬焉。《穀梁傳》曰：水北曰陽，《方言》曰：佻，

歡也。婉與婉同，古字通。《說文》曰：孌，慕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婉孌董公，惟亮天工。』濟注：『髣髴，似見不明之貌。婉孌，好貌。谷水、崐山，並吳地山水。思之髣髴，其在於目前也。婉孌，存思貌。水北曰陽，山北曰陰。』此二句言谷水之陽，仿佛隱約可見，崐山之陰，美麗如在目前。

〔4〕善注：『《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載，辭也。經護爲營，形氣爲魄，謂魂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也。《論語》：子曰：小人懷土。《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銑注：『營，心府間也。言心府魂魄，懷於吳土，而精爽若飛若沉不定也。』燾案：『營魄，魂魄。河上公《老子注》：『精爽，神明。《左傳・昭公七年》：『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杜預注：『爽，明也』。飛沉，猶言飄忽。此二句言魂魄懷念此故土，使精神飄忽不定。

〔5〕善注：『《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悆。《毛詩》曰：願言思子。嵇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良注：『無安豫之志。欽，敬也。所敬，謂兄也。』願言，願思也。《詩・邶風・終風》：『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鄭玄箋：『言我願思也。』此二句言寤寐不可安逸，因思念我所欽敬之人。

〔6〕善注：『《孟子》：萬章問曰：舜往于田，日號泣於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

也。《集》本云歸塗順也。」翰注：「言感彼歸塗艱難，謂人事阻難，不遂所心，使我怨思慕更為深厚。謂思歸而不能也。

也。」此二句言感慨歸途艱難，使我憂怨思慕更為深厚。謂思歸而不能也。

〔7〕善注：「《韓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然衿，猶前也。」向注：「忘歸草，謂忘憂草，言以其名忘憂，欲樹於前後以忘憂也。」毛詩傳：「背，北堂也。」樹，種植。《說文》：「樹，生植也。」《經稗》卷五引《西溪叢語》曰：「《本草》云：（忘憂草）利心志，令人歡喜忘憂。《風土記》云：婦人有妊，佩之生男子，故謂之宜男草。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之義未詳。」按：士衡改用《詩》之成句，所解不可拘泥於字面。《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萱草只取能忘，忘憂、忘歸皆可。」所言是。此二句言哪里可得到忘歸之草，種植於身之前後，使我忘憂呢？

〔8〕翰注：「謂此言不虛也。思侶之鳥，且有悲聲，何況人呢？

生，思歸之鳥，且有悲聲，況人豈無之也？」此二句言此言非憑空而

【集評】

〔宋〕阮閱《詩話總龜後集・孝義門》：陸機《贈从兄車騎詩》云：『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則以『所欽』為友。

〔元〕劉履《風雅翼》卷四：興也。谷水、崐山，並在吳地。陸道瞻《吳地記》云：海鹽

縣東北有長谷，陸逐、陸凱居之。谷東二十里有崐山，父祖葬焉。營，猶熒熒也，人之陰靈為魄，以其陰靈之聚若有光景然，故謂之營魄。又《禮記註》云：『耳目之精明為魄。』爽，即明也。豫，樂也。所欽，指從兄而言。怨慕，怨己之不得見而思慕也。

此士衡在京師時寄贈之詩。言彼孤獸離鳥，則各思其故處矣。此遠遊從宦之人，其心辛苦，豈無所為者耶？故下文歷敘其懷戀故鄉、思慕從兄之情。既已深切，且謂安得靈草使人忘歸者，以樹背襟乎！蓋背與襟本非樹草之所，特以其切近於身，故託言之譬，猶思慕之鳥，音聲悲苦，其實如此，豈虛言哉。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贈從兄車騎》：士衡之言如此，而終以懷安罹患，不能還守先人之邱墓，亦可鑑矣。故藪、舊林，雙起結，但云思鳥，古人詩筆多如此。

「安得忘歸草」，萱草只取能忘，忘憂、忘歸皆可。

〔清〕毛奇齡《詩札》卷一：陸機《贈從兄車騎》詩有云：『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衿。』則且易忘憂為忘歸矣。陸本思歸者，故云忘歸。則此本思不歸者，詎不可忘歸耶？忘是虛字，不必定歸，亦何必定憂？因解古人讀書，較今通達比然也。

〔清〕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陸機『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增換《毛詩》字義最妙。蓋機自人洛後，思歸憂切，託於忘歸，正其憂之至也。背後襟前，言不特樹之後，並樹之前，益見其憂之甚耳。陸詩深妙如此。焦弱侯謂陸『忘歸』誤，『背』之亦誤，可為

陸士衡贈弟詩曰『與弟士龍』，此曰『贈從兄車騎』，不一笑。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士衡贈弟詩，皆由兄弟依依之情，寫出國破家亡之感，寫出兄弟依依之情。蓋親親之殺也。詩中雖自序意多，卻句句有從兄在內，與贈書名字，義不繫乎其人也。書官謂同有世網嬰身之累也。是思鄉之深，因而相及。他人之詩不同。首四句今之『翩翩』，連翩游宦於此者，固昔之同林共藪者。祖父之田廬在焉；崑山之陰，祖父之墳墓在焉。『營魄』二字，直把『懷土』二字，寫入骨髓。今思歸人讀之酸鼻。此士衡平日之怨慕至此又加深焉。此士衡偶觸之思，作詩之根本。而車騎既與同祖，應亦同情，故又感車騎歸塗之艱，而平日之怨慕至此又加深焉。此士衡偶觸之思，作詩之緣起。『安得』二句，硬改忘憂草，作忘歸草，此用事化腐為新之妙。見人生百憂，唯思歸為最耳。要知此意亦由從兄生出。俗稱從兄為堂兄，背者堂之陰，襟者堂之陽，得此草而兩樹之，彼此皆可忘歸矣。末二句應前首二句，獸鳥雙起，末只單收鳥邊，此是章法。然起處重悲字、思字，結處重悲音。悲音者，悲思之效也。

【備考】

此詩題誤，善注亦誤。現考辨如下：

第一，題為《贈從兄車騎》，李善注：『《集》云陸士光。』士光即陸曄字。曄為陸逐弟

陸瑁之孫，機之從弟，《晉書・陸曄傳》曰：「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機為曄之從兄，而此詩題為「贈從兄」，則機為從弟，兄弟次序則顛倒矣。

第二，又《晉書・陸曄傳》曰：「（曄）居喪，以孝聞。……後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可見西晉時陸曄並未入洛為官，詩曰「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既未入洛，遑論「歸鄉」？若定為贈陸曄之作，則此二句無所索解。

第三，又《晉書・陸曄傳》曰：「元帝初鎮江左，辟為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帝從之，曄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四。」曄入晉為官在東晉元帝，其車騎將軍之爵號乃死後追封，其時陸機已卒近三十年，故詩題為「贈從兄車騎將軍」，顯系誤也。

第四，杭世駿撰《三國志補注》卷六引《吳地記》曰：「陸氏宅在長谷，在吳縣東北。谷名華亭。谷水下通松江，昔陸遜、陸凱居此谷。谷東有崑山，父祖墓焉。故陸機《思鄉詩》：「髣髴松水陽，婉孌崑山陰。」」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十五引《吳志》曰：「漢廬江太守陸康與袁術有隙，使侄遜與其子績率宗族避難於是谷。谷東二十里，有崐崗山，父祖墓焉，故陸機《思鄉詩》，非《贈從兄車騎》也。」可見此詩原題為《思鄉詩》，李善所見之文集已誤題，善遂襲其誤，後人未加詳辨故也。

答張士然詩

【題解】

善曰：『孫盛《晉陽秋》云：張悛，字士然。少以文章與士衡友善。』良曰：『機從駕出遊，士然贈詩，故有此答。』士然，吳人，吳平入洛，官太子庶子，與機兄弟相友善。士然贈詩，今已不存。此詩寫從駕出遊，祭祀天地，祈求豐年，良辰美景，卻因見清淵而想起水鄉，翻出鄉愁，遂生懷人念遠之情，可見詩人思鄉懷人之情何其濃也。從『潔身躋秘閣，秘閣峻且玄』句看，此詩當作於機任此職在元康八年（公元二九八），此詩當作於是年或稍後。或因機就新職，士然以詩見贈，機作此詩而答之。

潔身躋秘閣〔一〕，秘閣峻且玄〔1〕。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眠〔二〕〔2〕。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3〕。逍遙春王囿〔三〕，躑躅千畝田〔4〕。曲陌，通波扶直阡〔5〕。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6〕。余固水鄉士，撫轡臨清淵〔四〕〔7〕。戚戚多遠念〔五〕，行行遂成篇〔8〕。

【校勘】

〔一〕『潔』，《文選》卷二十四作『絜』。古二字通。

〔二〕『眠』，六臣本又注曰：『善作瞑』；六臣本、《七十二家集》本注曰：『瞑，古眠字。』

〔三〕『王圃』，《文集》作『玉圃』，《文選》卷二十四、《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並作『王圃』。今據改。《詩紀》卷二十五注曰：『五臣作圃。』

〔四〕『揔』，《六朝詩集》本作『總』。古二字同。『淵』，六臣本注曰：『五臣作泉字。』陸貽典校本亦作『泉』。疑唐人避諱。

〔五〕『遠念』，《七十二家集》本作『違念』。

【注釋】

〔1〕善注：『《四子講德論》曰：絜身脩思。《吊魏武》曰：機出補著作，遊乎秘閣。然秘書省亦爲祕閣。《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秘閣之幽遠也。』向注：『躋，升。峻，高。玄，深也。』或意同潔己，謂修身治德。見『爲陸思遠婦作』注。此二句言以清廉而出補著作，躋身祕閣，祕閣高峻且又深遠。

〔2〕善注：『《毛詩》曰：不遑假寐。瞑，古眠字。』銑注：『遑，暇也。』終朝，整個早晨。《詩·小雅·采綠》：『終朝采綠，不盈一匊。』毛詩傳：『自旦及食時，爲終朝。』薄，迫，近。《釋

名・釋言語》：『薄，迫也。』此二句言身在祕閣，從早整理公文案卷，至暮也無暇睡眠。

〔3〕善注：『《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敬祭明祀。《禮記》曰：拜至所以致敬也。《詩》曰：祈年孔夙。鄭玄曰：我祈豐年甚早也。』翰注：『此機從駕出巡，祭祀致敬鬼神，祈年豐也。』此二句言從駕出巡，祭祀神明，致敬鬼神，祈求豐年。

〔4〕善注：『《晉宮閣銘》曰：洛陽宮有春王園。躑躅與蹢躅同。《禮記》曰：天子爲籍田千畝。』濟注：『時晉有春王園，天子游焉。逍遙，閑樂貌。躑躅，漸進行貌。推千畝。』千畝田，古制天子之耕田千畝，借民力而治之，故曰籍田。籍，通藉。《詩・大雅・載芟》序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毛詩傳：『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此二句從駕出巡，逍遙于春王囿中，緩行于天子之田。

〔5〕善注：『《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銑注：『迴渠，曲渠也。扶者，言水在阡上若從下扶持而上也。』此二句言彎曲之水渠，流暢之水波，繞着田野小路，望之若盤旋而上。

〔6〕善注：『《尚書》曰：農殖嘉穀。《廣雅》曰：顛，末也。』銑注：『垂穎，穀穗。顛，樹梢也。』嘉穀重穎，美禾結出雙穗。應禎《晉武帝華林園集詩》：『嘉禾重穎，萱莢載芬。』善注：『《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地則嘉禾生。』常以歌頌王者之至德所出現的升平景象。此二句言盛美之禾垂下雙穗，芬芳樹上開出鮮花。

〔7〕善注：『水鄉，謂吳也。《漢書》曰：武功中水鄉人，三舍墊爲池。《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揔轡。』向注：『水鄉，吳地也。臨其清泉，意慕也。』揔，同總，結也。《楚辭·離騷》：『飲余馬於咸池兮，揔余轡乎扶桑。』王逸注：『揔，結也。』此二句言我本東吳水鄉之士，故結轡面臨清泉而生故鄉之思。

〔8〕善注：『《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良注：『戚戚，憂也。』詩人臨清泉而思鄉，進而思念鄉人，故此二句言其心生憂愁，懷人念遠，漸行漸遠，遂成此懷人之篇。

【集評】

〔清〕宋徵璧《抱眞堂詩話》：謝靈運『養屙亦園中』，『亦』字殊妙。陸機『通波扶直阡』，『扶』字妙。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清淡語眞。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此詩似是士衡從駕有詩呈張，張又贈詩以美之，士衡復作此詩以答焉。首四句言身在秘閣，日夜料理文案，全不得工夫做詩。及從駕出遊，見此『迴渠』、『通波』云云，因而思我乃水鄉之士，胡為攬轡臨此，不覺愴然感懷，馬上謾成此詩。詩雖草草，而心則苦也。『戚戚』、『行行』，一內一外，形失意人如畫。

贈馮文羆

【題解】

《唐鈔文選集注彙存》：「熊為斥丘令，機前已作詩贈熊，答訖，機復重贈也。」翰注：「文羆為斥丘令，前已贈詩，今此重贈也。」文羆，名熊，曾與機詳詩意，馮時在斥丘令。從「夫子茂遠猷，款誠寄惠音」詩句看，馮文羆在斥丘令上同事太子，元康三年調任斥丘令。詩回憶二人在太子殿上，同遊止息，而今友人翻飛別枝，自曾寄詩作者，此詩當為回贈之作。己株守故林，驅馬河洛，佇望友人所在之北途，悠悠思念，悲情難禁，故作詩而贈，冀其惠賜徽音。詩寫追憶、寫思念、寫囑託，殷殷之情，力透紙背。寫作時間當在《贈馮文羆遷斥丘令》之後，具體時間為元康三年至元康四年（公元二九三—二九四）秋之間。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1]。拊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2]。苟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3]。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4]。汭[二]，驅馬大河陰[5]。佇立望朔塗，悠悠迴且深[6]。發軫清洛士多苦心[三][7]。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8]。愧無雜佩[四]贈，良迅代

兼金〔9〕。夫子茂遠猷，款誠寄惠音〔10〕。

【校勘】

〔一〕『苟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六臣本注曰：『善無此二句。』今善本有此二句。選集注彙存》卷四十八在此二句後引有善注，六臣本所言蓋後人妄加也。

〔二〕『洛汭』，《初學記》卷十八作『濁渭』。

〔三〕《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四十八：『案：五家本無此二句也。』

〔四〕『佩』，《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四十八作『珮』。古二字通。

【注釋】

〔1〕善注：『《論語》：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爾（按：當爲衍字）《詩》曰：遵彼承華，其容灼灼。』良注：『承華，太子所居。乃士衡與文黑同爲洗馬。』此二句言回憶昔日與諸子交遊棲息於承化殿南。

〔2〕善注：『班固《漢書》（述）曰：撫翼俱起。』銑注：『如鳥拊翼，同栖於枝條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異尋，即謂爲斥丘令也。』拊，拍；擊，通撫。陶淵明《挽歌詩》：『嬌兒索父啼，良友拊我哭。』翻，《說文》：『飛也。』此二句言我與諸子猶如小鳥，拍擊翅膀，集於同一枝條，後來諸子飛去，另覓新枝。

〔3〕善注：『《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雨起。』向注：『故林，太子宮。言尚爲

洗馬。』《唐鈔文選集注彙存》：『《鈔》曰：故林，即謂猶為洗馬。又云：機被廢官時也。』

〔4〕善注：『《說文》：翮，羽莖也。』此二陸善經曰：謂同仕東宮，馮遷官而已留也。句言我豈無凌風之羽，因守故林而徘徊不前也。詩人喻自己在諸君去仍任太子洗馬。

思所欽。』濟注：『悽慨，歎也。欽，敬也。懷所欽，則思文羆。』《唐鈔文選集注彙存》：《說文》：悽慨，壯士不得志也。』此二句言悽慨長歎，為誰所感，只是懷念我所敬之人。

〔5〕善注：『《尚書》曰：東至於洛汭。孔安國曰：水北曰汭。《穀梁傳》曰：水南曰陰。』翰注：『軫，車也。言發車洛陽也。水南曰汭，驅馬於黃河之南也。大河，黃河也。陰，謂河南斥丘所在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即謂文羆初去時。』汭，河流會合處。《說文》：『汭，水相入貌。』洛汭，洛水與黃河交滙處，舊在河南鞏縣，今在汜水縣西北。此二句言啓駕于洛水與黃河交滙處，驅馬馳行在黃河之南岸。

〔6〕善注：『馮在斥丘，故云朔塗。《毛詩》曰：佇立以泣。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曰：雖則同域，邈其逾深。』向注：『朔，北也。悠悠，遠貌。逾，闊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朔途，北道也。即謂馮生任處。悠悠，遠也。《詩》云：驅馬悠悠。逾，遠也。』此二句言佇立而望斥丘所在之北去道路，長路漫漫，遼闊悠遠。

〔7〕善注：『《古詩》曰：晨風懷苦心。』《唐鈔文選集注彙存》：『苦心，即謂將別之時也。』分

索，分離。見《答賈謐詩》注。此二句言分離自古悲傷，志士更多憂苦之心。

〔8〕善注：『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良注：『臨川結，謂水聲相感。志勤苦之言，隨風則增氣。』《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川有幽咽之水，風有激列之聲。陸善經曰：言思而命駕，至彼河陰，佇立想望，悲吟成篇也。』此二句面臨河川，志士之悲情鬱結，哀苦之言，隨風低吟。

〔9〕善注：『《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趙岐曰：兼金，其價兼倍於惡金也。』銑注：『雜佩，寶重之物。詩人所以贈行也。今愧無此物，而以善戒之以代兼金。兼金，好金也。訊，猶戒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訊，問也。雜珮，即謂珩璜琚瑀之屬也。《尸子》云：兼金，譽金也。陸善經曰：良訊，即此詩也。』雜佩，代指貴重之佩飾。善引《詩》出《鄭風・女曰雞鳴》，毛詩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良訊，猶良言，此指詩。阮德如《答嵇康二首》：『舒檢話良訊，終然永猒藏。』此二句言慚愧我無美玉佩飾所贈，只以此詩代替貴重之金。

〔10〕善注：『《尚書》曰：遠爾猷。秦嘉《贈婦詩》曰：何用敘我心，遺思致款誠。』良注：『款，啞也。亦云至寶之貌也。陸善經曰：寄惠音，令其報也。』款誠，誠摯，忠誠。《漢書・王莽傳》：『非有款誠，豈可虛

致。」惠，仁愛。《說文》：『惠，仁也。』此二句言夫子美德遠播，寄我誠摯仁愛之音信。

【集評】

〔明〕楊慎《升菴詩話》卷六：嵇康《贈弟秀才》（按：嵇詩乃贈兄之作，升菴誤）四言詩云：『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則以『所欽』為弟。陸機《贈從兄車騎》詩云：『寤寐靡安，願言思所欽』，則以『所欽』為兄。又《贈馮（文）羆》詩云：『慷慨為誰感，願言懷所欽』，則以『所欽』為友。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雅調合旨。『拊翼』四句，比擬得體，所謂合旨也。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此雖贈熊之詩，實寓不忘吳之意。首二句謂余初入洛，雖云異鄉，然職廁承華署中，猶有我吳中二三舊人相與晨夕。到於今日，二三吳人俱已升遷在外，署中單單只剩得我一人在此，所以不能不感。而二三子中，熊尤為我之所欽，故思之獨深。至於駕車驅馬，登高臨深，而望夫斥丘臨京遙遠。豈登高臨深之所及？只是形容熊等去後，署中另換一輩人物，無足語者，故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耳。全要將清洛大河形出，與吳中山水迥爾不同。而駕車驅馬，非南人之慣習。『佇立望朔塗』者，人洛以後，詩中佇望，只是南向，至此忽轉而北望，眞有萬萬難堪者。況『悠悠迴且深』乎！『迴且深』者，謂斥丘在極北之地，望者已自難堪如此，則熊以南人而身當此

地者，更何如哉！故分索之悲，古之常然，而分索在志士，其心尤苦，非常情所能測。故『悲情臨川結』，感于山河之異。『苦言隨風吟』，感於風景之殊。其一片慷慨，久鬱於懷，特借熊以發耳。（按：文黑安平人，今屬河南深縣，吳淇謂吳人，大謬。）

贈弟士龍〔一〕

【題解】

《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初，吳破入洛，士龍在家，將與之別，贈至承明，又作首（前）詩。此篇當合居前也。』此詩蓋士衡離吳赴洛時贈弟之作。詩寫離別之傷情，別後之相思，相聚之渴望。結構上先單從自己寫起，後分述別離雙方，造成一種情感的激蕩，故深摯而感人。《晉書》本傳載，機于太康末與弟雲同入洛，不當有此分別之詩。或為機離任吳王郎中令，士龍繼任此職，二人本約定同歸寧故里，因局勢混亂，機遷尚書中兵郎，不得已而中途返洛，而雲由洛入吳，途中兄弟相見，機與雲餞別登程，而有此感也。此詩與《於承明作與士龍》，時間相近。一作於途中。具體時間當是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冬。

行矣怨路長，怒焉作別促〔1〕。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2〕。我

若西流水，子為東峙〔三〕岳〔3〕。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4〕。安得攜手俱，契闊成騑服〔5〕。

【校勘】

〔一〕《陸士龍文集》卷五作『《答兄平原二首》之二』，《藝文類聚》卷二十九作『陸雲贈兄詩』。

〔二〕『途』，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迷』。

〔三〕『峙』，《文選》卷二十四作『跱』；六臣本注曰：『五臣作峙。』

【注釋】

〔1〕善注：『《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詩》曰：我心憂傷，怒焉如擣。《方言》曰：惙，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怒。並奴的切。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向注：『怒，饑意也。《爾雅》云：思也。陸善經曰：怒，憂痛意也。』此二句言別弟路長，陸善經曰：怨路長，而行，怨道路漫長，心中憂愁，哀傷離別何其急促。

〔2〕《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悲有餘，言悲多，而勸歡少，故言不足也。陸善經曰：怨路長，故悲有餘。傷別促，則歡不足。怨，憂痛意也。』指途，指將行之途。謝瞻《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舉觴矜飲餞，指途念出宿。』觴，酒器。《韻會》：『觴，酒卮總名。』此指酒。此

二句言手指將行之路途，充滿無限悲傷，面臨餞別之飲宴，慘不成歡。

〔3〕善注：『言已逝，如西流之不息；雲止，類東岳之不移也。』翰注：『言西行不止，弟在家不游，如東止之山岳也。峙，止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流水，言去也。岳立，言住也。陸善經曰：士衡赴洛，故若西流。士龍留吳，故為東峙。』此二句言我西行入京，若西去流水，子居家中，如東止山岳。

〔4〕善注：『逝，機自謂也。居，謂雲也。言慷慨不平，逝者之言多感；徘徊興戀，居者之志彌生。』濟注：『慷慨歎息，往者之言多感，衡自謂也。徘徊懷戀，居人之志情生，謂陸士龍。育，生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鈔》曰：得自安育也。陸善經曰：慷慨，行者詞。徘徊，居者戀。育，生也。言常生此情也。』育，《爾雅・釋詁》：『長也。』此二句言離去者言多感慨，歎息不已；居家者徘徊留戀，別情彌生。

〔5〕善注：『《毛詩》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又曰：攜手同行。毛萇曰：契闊，勤苦也。《說文》：騑，驂傍馬也。鄭玄《毛詩箋》曰：兩服，中央夾轅也。』翰注：『具，同也。騑服之馬常相隨也，願與兄弟雖契闊常同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服，右邊馬也。喻兄弟同在一處也。（陸）善經曰：雖契闊，猶願成騑服，意次不相離也。』契闊，聚散，或可指分別，或可指聚合。陸士龍《失題詩》：『我悴西隣，子沉東土。契闊艱辛，誰與晤語。』此指分別也。騑服，騑馬與服馬。四馬駕車，中間兩匹稱服，兩邊稱騑，亦稱驂。

此二句以此喻聚合而永不分離。言何日攜手相聚，使今日之離別反成騑服之相處。

【集評】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贈弟士龍》中四句分首尾合。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四：渾渾成成作一首別詩，長可千年，大可萬里，一如明月在天之不改，所貴於詩者此爾。平原本色故然。入洛後，思淺韻雜，下同二潘競江海之譽，則有《贈顧交阯》、《祖道畢劉》一派諂腐龐猥之詩，幾令風雅道喪矣。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居情育』，生是凑韻。『指途』二句，情切語蒼。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此士衡先被詔赴洛，留別士龍之作。言世網已嬰我身，不得自由，故為『西流水』；然世網未嬰子身，尚可強立，故為『東峙岳』。逝者不得自由，故慷慨言感；居者尚可強立，故徘徊情育。蓋一般兄弟兩個，一個不自由如此，是不幸；一個尚得自由，猶是不幸中之幸。總是自傷、自慰之意。『攜手』一句，不是拖弟人水，猶云一個卻是如流水云云，一個如峙岳云云，自是兩不相及，何時再得聚首，『契闊成騑服』乎？蓋車非一馬所服，喻兄弟同一處也。逝者日西，居者在東，流水峙岳，趁勢寫下，不覺把『流水』二字黏在『西』字下，『峙岳』黏在『東』字下，偶爾凑成妙趣。蓋世間止有東流水，那有西流水？曰『西流水』便是逆性，見今日之赴洛出於不得已，非士衡之本心也。

【附錄】

陸雲・答兄平原

悠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衡思戀行邁，興言在臨觴。南津有絶濟，北渚無河梁。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衡軌若殊跡，牽牛非服箱。（《陸士龍文集》卷四）

【備考】

此詩作者亦有爭議。或作陸雲，或作陸機。四部叢刊收元刻本《陸士龍文集》卷五、《藝文類聚》卷二十九並作『陸雲』。胡刻本《文選》卷二十四、六臣本《文選》卷二十七、《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五、張燮《七十二家集》本、《詩紀》卷三十五、《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九均作『陸機』。《淵鑑類函》卷四十九作陸機，另收陸雲《答兄機詩》（『悠遠塗何極』）。四庫全書本《陸士龍集》卷四《答兄平原》後，題作《兄贈》。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八《陸士龍集十卷》條下曰：『蓋宋以前相傳舊集久已亡佚，此特裒合散亡，重加編輯，故敘次頗叢雜，如《答兄平原詩》二首「其行矣怨路長」一首，乃機贈雲之作，故馮惟訥《詩紀》收入機詩內，而此本誤作雲答機詩。』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曰：『陸士龍集《答平原兄二首》，一為此篇。《類聚》、《陸雲贈兄詩》上為此篇，下為「悠悠塗可極」篇，似此詩應屬陸

陸士衡文集校注　卷五

雲。然昭明《文選》載此作陸士衡，別載「悠悠塗可極」篇作陸士龍。此其所據之二陸文集當不誤也。意者《陸士龍集》編士龍《答兄平原詩》並附載士衡贈詩，與本集並載鄭曼季《贈答詩》為同例。經傳寫有脫誤，遂並作士龍詩。歐陽詢編《類聚》時所據之本已有脫奪矣。」

黃葵點校《陸雲集》曰：「《藝文》誤。第二首為陸機贈雲詩，第一首為雲答機詩，故機詩稱「悠悠塗何極，別促怨會長」；機詩稱「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雲答詩稱「戀行邁」、「在臨觴」。倘作雲一人所作，不應詞意重複至此。」

筆者認為，《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初學記》均為唐人所撰，其版本十分可靠，故無論從文獻版本抑或從內容上看，此詩均應為士衡所作。

祖道畢雍孫劉邊仲潘正叔〔1〕

【題解】

从詩的內容看，畢雍孫、劉邊仲、潘正叔三人曾與詩人共事於太子門下，因故離別，士衡為之餞行並作詩贈之。詩回憶其共事之經歷，讚美三人才能，抒發離別傷感之情。從「潘生

菹邦家』句看，此詩當作于潘尼出官藩國之時，考《晉書・潘尼傳》，尼曾任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具体時間或在元康三年（公元二九三）七月之後，難以確考。此詩或作於此時。

皇儲延髦俊，多士出幽遐〔2〕。適遂〔一〕時來運，與子〔二〕遊承華〔3〕。執笏崇賢內，振纓層〔三〕城阿〔4〕。畢劉贊文武，潘生菹邦家〔5〕。感別懷遠人，願言歎以嗟〔6〕。

【校勘】

〔一〕『適遂』，《七十二家集》本、《詩紀》卷二十五並作『適值』；並注曰：『一作遂。』

〔二〕『子』，《藝文類聚》卷二十九作『爾』。

〔三〕『層』，《藝文類聚》卷二十九作『曾』。古二字通。

【注釋】

〔1〕祖道，餞行。《漢書・疏廣傳》：『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顏師古注：『祖道，餞行也。』畢雍孫、劉邊仲，無考。潘尼，字正叔，《晉書》有傳。

〔2〕皇儲，太子。《漢書・疏廣傳》：『天子國儲副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延，請。《戰國

策・趙策四》：『趙王三延之為相，翟章辭不受。』髦俊，俊才。韋曜《博弈論》：『博選良才，旌簡髦俊。』《爾雅・釋詁》：『髦，俊也。』郭璞注：『士中之俊，如毛中之髦。』幽遐，邊遠之地。桓溫《薦譙元彥表》：『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良注：『幽遐，遠夷也。』此二句言太子延請天下俊才，許多文士多出自邊遠之地。

〔3〕適，當。《漢書・賈誼傳》：『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顏師古注：『適，當也，謂事理當然。』遂，稱心，如願。《詩・曹風・候人》：『彼其之子，不遂其媾。』朱熹《詩集傳》：『遂，稱。』時運，當時之運數。班彪《北征賦》：『諒時運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愬。』善注：『宋衷《春秋緯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承華，太子所居之殿門名。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大宮東，中有承華門也。承華，太子門也。』此二句言當是時運所至，遂如我願，與諸子交遊于太子之門。

〔4〕笏，手版，供上朝記事之用。《釋名・釋書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禮記・玉藻》：『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崇賢，宮殿東門名。張衡《東京賦》：『崇賢抗義，聲於金商。』薛綜注：『崇賢，東門名也。』此指太子之門。振纓，喻做官。纓，帽下帶，此指官冕。陸雲《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冕弁振纓，服藻垂帶。』濟注：『冕纓、藻服，皆卿大夫法也。』層城，高城，天帝所居。孫綽《遊天臺山賦》：『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良注：『層城，在崑崙山上，

天帝之居也。』此指宮廷。阿，彎曲處。《韓詩》曰：曲景曰阿。然此阿，庭之曲也。』此指宮闕。此二句言手執笏版，登太子之門，身著朝服，入朝廷之中。

〔5〕贊，輔佐。《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杜預注：『贊，佐也。』蒞，臨臨。《孟子・梁惠王上》：『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趙岐注：『蒞，臨也。』邦家，國家。《詩・周頌・載芟》：『有飶其香，邦家之光。』鄭玄箋：『芬香之酒醴，享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此二句言畢、劉為文武輔弼之臣，潘生亦有治國之才。

〔6〕願言，指思念。《詩・邶風・終風》：『寤言不寐，願言則懷。』此二句言感傷別離，懷人念遠，因思念而嗟歎。

答潘尼

【題解】

士衡于元康四年（公元二九四）秋出任吳王郎中令，潘尼有《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此詩為答潘尼而作。詩讚美潘生氣質言辭之美，抒發對潘生別後之思念，以及以詩贈別感激之

情。潘尼贈詩為長篇，晉人常以詩以呈才，機所作此詩也當為長篇，今存似為殘簡。

於穆同心，如瓊如琳〔一〕〔1〕。我東曰徂，來餞其琛〔2〕。探子〔三〕玉懷，疇爾惠音〔4〕。彼美潘生，實綜我心〔3〕。

【校勘】

〔一〕『琳』，《詩紀》卷二十五作『林』。

〔二〕『曰』，陸貽典校本作『曰』，應據改。

〔三〕『子』，《文集》、《詩紀》卷二十五、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我』，義扞格難通。《藝文類聚》卷三十一作『子』。今據改。

【注釋】

〔1〕於穆，歎美之詞。《詩・周頌・清廟》：『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毛詩傳：『於，歎辭也。穆，美，肅敬。』同心，志意相合。《易・繫辭上》：『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如瓊，喻如玉之美質。曹植《文帝誄》：『瓊，赤玉也。』如琳，喻如玉之高論。釋道世《破邪篇》：『廣列金銀，多班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平。』《說文》：『琳，美玉也。』此稱潘尼繒綵，並是三張詭述修靜，妄言斤破逗留，彼如琳論。』《說文》：『琳，美玉也。』此稱潘尼贈詩之美。此二句言穆美之潘生，與我志意相投，其質如瓊玉之純，其辭如琳玉之美。

〔2〕東，向東。潘尼在洛，士衡適吳，故曰我東。徂，往。《詩・衛風・氓》：『自我徂爾，三歲食貧。』鄭玄箋：『徂，往也。』琛，美玉。張衡《思玄賦》：『獻環琨與琛縞兮，申厥好之玄黃。』良注：『琛，美玉也。』此二句言我向東行，你以美玉一般文辭為我餞行。

〔3〕彼美，歎美之詞。《詩・鄭風・有女同車》：『彼美孟姜，洵美且都。』綜，織絲。《說文解字系傳》卷四十：『推極其情，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作錯綜。』此二句言那美麗之潘生，其思念之情即時時縈繞我心。

〔4〕探，探究。《易・繫辭上》：『探頤索隱，鉤深致遠。』《爾雅・釋言》：『探，試也。』玉懷，如玉之懷抱，喻其高潔。疇，通酬，答謝。潘岳《西征賦》：『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善注：『疇，猶詶也。』詶，同酬。惠音，和美之音。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寤春風分發鮮榮，絜齋俟分惠音聲。』良注：『齋戒以待惠和之音。』此二句言探究你高潔之懷，酬謝你和美之音。

【附錄】

潘尼・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詩（六章）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顯允陸生，於今勘儔。振鱗南海，濯翼清流。婆娑翰林，容與墳丘。（其一）

玉以瑜潤，隨以光融。乃漸上京，羽儀儲宮。玩爾清藻，味爾芳風。泳之彌廣，挹之

彌沖。（其二）
　昆山何有，有瑤有瑁。及爾同僚，具惟近臣。予涉素秋，子登青春。愧無老成，厠彼
日新。（其三）
　祁祁大邦，惟桑惟梓。穆穆伊人，南國之紀。帝曰爾諧，惟王卿士。俯樓從命，奚恤
奚喜。（其四）
　我車既巾，我馬既秣。星陳夙駕，載脂載轄。婉孌二宮，徘徊殿闥。醪澄莫饗，孰慰
饑渴。（其五）
　昔子忝私，貽我蕙蘭。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寸晷惟寶，豈無瑣璠。彼美陸生，可與
晤言。（其六）（《文選》卷二十四）

贈潘尼〔一〕

【題解】

《晉書·陸機傳》：「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為中書郎。」又《潘尼傳》：「及趙王倫篡位，孫秀專政，忠良之士皆罹禍酷。尼遂疾篤，取假拜掃墳墓。」遂隱居故里。趙王倫篡帝位在永寧元年正月，四月被誅，此詩蓋作於永寧元年

（公元三〇一）初。故詩言吾與潘尼雖如水海雲天，顯隱有異，然同歸於道，無後無先，後又讚美潘生遺情市朝，隱居山林。詩人之歸隱之意見於言外。

水會于海，雲翔于天〔1〕。道之所混，孰後孰先〔2〕。及子雖殊，同升太玄〔3〕。舍彼〔一〕玄冕，襲此雲冠〔4〕。遺情市朝，永志丘園〔5〕。靜猶幽谷，動若揮蘭〔6〕。

【校勘】

〔一〕《廣文選》卷十作『贈潘岳詩』。誤。

〔二〕『彼』，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被』。

【注釋】

〔1〕水會於海，百川歸海。《尚書大传》卷二：『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於海。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雲翔於天，雲飛於天。《京氏易傳・需》：『雲上於天，凝於陰而待於陽，故曰需。需者，待也。』此二句言水雲本是渾同之物，然水會於海，雲飛於天，殊異天壤。即後句『及子殊異』之意。

〔2〕道之所混，道即自然，自然渾然一體。《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

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魏源《老子本義》曰：「混渾同，先天地生。」孰後孰先，意即不知其先後。《莊子・大宗師》：「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孰先，不知孰後。」郝立權《陸士衡詩注》：「雲水混同，本無先後，而士各有志，顯晦或殊，於道則同。」此二句言道渾然一體，而萬物生於道，故不知孰後孰先也。然無論先後，於道則同。

〔3〕及，與。《詩・邶風・谷風》：「德音莫違，及爾同死。」鄭玄箋：「及，與也。」太玄，即道。嵇康《贈兄秀才入軍詩》：「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善注：「太玄，謂道也。」良注：「太玄，大道也。」此二句言我與子雖出處不同，然均游心于大道。

〔4〕玄冕，上衣無文，下裳刺黻，謂之玄冕。天子祭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服玄冕，大夫助祭亦著玄冕。《周禮・春官・宗伯》：「祭羣小祀，則玄冕。」鄭玄注：「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此泛指官服。襲，衣上加衣。《禮記・內則》：「寒不敢襲，癢不敢搔。」鄭玄注：「襲，重衣。」此指穿戴。雲冠，形容冠之高聳者，僊人所戴。《雲笈七籤・王奉僊》：「且所見天上之人，男子則雲冠羽服，或草髻青襟。」此為隱士所服飾。此二句言子捨棄其官服，穿戴其隱士之服飾。

〔5〕遺情，忘情。《抱朴子・外篇・君道》：「誅戮則遺情任理，不使鴟夷有抱枉之魂。」市朝，集市與朝廷。鮑照《結客少年場行》：「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丘園，代指隱士所居

之處。《抱朴子・外篇・嘉遁》：『僕所以逍遙於丘園，斂跡乎草澤者，誠以才非政事，器乏治民。』此二句言忘情於集市朝廷，長志隱居田園山林。

〔6〕幽谷，深谷。《詩・小雅・伐木》：『出自幽谷，遷於喬木。』毛詩傳：『幽，深。』此指幽靜的山林。揮蘭，散發蘭花馨香。《後漢書・荀彧傳》：『權詭時偪，揮金僚朋。』李賢注：『揮，散也。』此二句言寧靜時猶如幽靜的山林，行動時散發蘭花的馨香。

【集評】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二：詩人理語惟西晉人為劇。理亦非能為西晉人累，彼自累耳。詩源情，理源性，斯二者豈分轅反駕哉！不因自得，則花鳥禽魚累情尤甚，不徒理也。取之廣遠，會之清至，出之修潔，理顧不在花鳥禽魚上邪？平原茲制，詎可云有注疏帖括氣哉！

【附錄】

潘尼・答陸士衡詩

顧茲蓬蔚，厠根蘭陂。膏澤雖均，華不足披。逮春不茂，未秋先萎。子濯鱗翼，我挫羽儀。願言難常，載合載離。昔遊禁闥，祇畏夕惕。今放丘園，縱心夷易。口詠新詩，目玩文跡。予志耕圃，爾勤王役。慚無琬琰，以詶尺璧。（《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

贈紀士

【題解】

紀士事蹟無考。從『瓊瓌俟豐價，窈窕不自鬻』二句看，紀士當是待價而沽之處士，此詩讚美紀子風華容貌、德行才能之美。詩作具體時間無考。

瓊瓌俟豐價，窈窕不自鬻〔1〕。有美蛾眉子，惠音清且淑〔2〕。修妍〔一〕協姝麗，華顏婉如玉〔3〕。

【校勘】

〔一〕『妍』，《藝文類聚》卷三十一作『嫮』。

【注釋】

〔1〕瓊瓌，珠玉。《左傳·成公十七年》：『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杜預注：『瓊，玉。瑰，珠也。』瑰，同瓌。俟，等待。《詩·邶風·靜女》：『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毛傳：『俟，待也。』窈窕，幽靜賢淑。《詩·周南·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傳：『窈窕，幽閒也。』鬻，賣。《孟子·萬章上》：『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此二句言猶如珠玉，待高價而沽，品質幽閒之美女，無須

自薦。

〔2〕蛾眉，形容女子眉如蠶蛾之須細而彎長。《詩・衛風・碩人》：『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螓首蛾眉。』此喻姿色美好。惠音，和諧之音。嵇康《酒會詩》：『頃昧脩身，惠音遺響。鍾期不存，我志誰賞。』淑，美善。《爾雅・釋詁》：『淑，善也。』此二句言猶如姿色美麗之女，聲音和諧清揚，美麗動聽。

〔3〕修姈，美好。《楚辭・九章・哀郢》：『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姈。』王逸注：『陳列好色以示我也。』洪興祖補注：『姈，好也。』協，和諧。《太玄・數》：『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姝麗，貌美。《顏氏家訓・名實》：『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婉，美好。《詩・鄭風・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毛詩傳：『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此二句言德行之美與容貌之美和諧統一，如花之容如玉之美。

為陸思遠婦作

【題解】

陸思遠事蹟無考。從詩内容看，亦當吳人，後入洛而為宦。此摹擬陸婦之口憶其初嫁受寵之喜，獨守空閨之悲，永結同好之願。以『顧景』、『拊枕』之動作，寫其顧影自憐，夜不成

寐；以「媿虛名」、「誰見榮」之自白，寫其青春浪擲，思君落寞；而歲暮之悲風、洞房之清涼，融情思入景物，都十分具有藝術感染力。詩作時間已不可考，必作於士衡入洛之後，隱含有自己思鄉之情。非止為遊戲筆墨，乃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心中之塊壘。

二合兆嘉偶，女子禮有行〔1〕。潔己人德門，終遠母與兄〔2〕。如何躭時寵，遊宦忘歸寧〔3〕。雖為三載婦，顧景媿虛名〔4〕。拊枕循薄質，非君誰見榮〔6〕。離君多悲心，寤寐勞人情〔7〕。敢忘桃李陋，側想瑤與瓊〔8〕。

【校勘】

〔一〕「勞」，《詩紀》卷二十五曰：「《集》作動。」

【注釋】

〔1〕二合，謂男女配偶相合。《孔子家語・本命》：「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子，窮天數也。」兆，顯現，預示。《國語・吳語》：「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簭卜筮矣。」嘉偶，美之配偶。《焦氏易林》卷五：「合體比翼，嘉偶相得。與君同好，使我有福。」女子禮有行，謂按照禮義女子出嫁。

《詩・邶風・泉水》：『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鄭玄箋：『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親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此二句言男因時而合偶，女以禮而將嫁，預示美滿之姻緣。

〔2〕潔己，修身治德。《論語・述而》：『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鄭玄注：『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朱熹《詩集傳》注：『潔，修治也。』德門，道德深厚之門。盧照鄰《馴鳥賦》：『傍眺德門，言棲仁路。』此乃夫家之美稱。此二句言我修身養德，終遠離父母兄弟，嫁入高德之門。

〔3〕躭，沉溺。《書・無逸》：『不聞小人之勞，惟躭樂之從。』孔安國傳：『過樂謂之躭。』歸寧，女子出嫁歸家問安父母。《詩・周南・葛覃》：『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毛詩傳：『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此就丈夫言。此二句言當日我是如何溺於寵愛，而你遊宦異鄉卻不歸寧故園。

〔4〕三載婦，形容勤苦為婦多年。《詩・衛風・氓》：『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嫗，同愧。《說文》：『嫗，慚也。』此二句言雖勤苦為汝婦數年，然常獨守空閨，顧視孤影，慚愧空有夫婦之名。

〔5〕歲暮，年末，隱含時光何速之意。《古詩・東城高且長》：『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饒，多。《玉篇》：『饒，多也，豐也。』洞房，深閨。司馬相如《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

兮，徂清夜於洞房。」向注：「洞，深也。」此二句言轉眼已至歲暮，室外多悲寒之風，深闈更悲涼淒清。

〔6〕拊，撫摸。《漢書・吳王濞傳》：「因拊其背。」循，安慰。《戰國策・齊策》：「內牧百姓，循撫其心。」見，指代自己。榮，美色，光潤。揚雄《羽獵賦》：「玄鸞孔雀，翡翠垂榮。」此二句言夜深撫枕，慰藉單薄之身軀，君行不歸，誰可使我青春光潤？

〔7〕寤寐，醒與睡，猶言日夜思念。《詩・周南・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勞，勤也。《爾雅・釋詁》：「勞，勤也。」此二句用典。《詩・衛風・木瓜》：「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郝立權《陸士衡詩注》曰：「然辭雖出彼，意則桃李之質雖陋，願報以瓊瑤，俾永結恩好也。」

【集評】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觸目懷土，此情亦眞，然並平直無致。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一〕

【題解】

善曰：『《集》云：為全彥先作。今云顧彥先，誤也。且此上篇贈婦，下篇答，而俱云贈婦，又誤也。』陸雲亦有同題之作，蓋善所見《集》誤也，詳『備考』。彥先即顧榮，與士衡兄弟交往甚密。《晉書·顧榮傳》：『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為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為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為「三俊」。』上篇代彥先贈婦。寫其入洛遊宦之苦辛，由此而生之思念，以及勸君保重之殷切。下篇擬其婦作答。寫其久宦不歸之思念，音信不達之幽怨，以及鴻歸故鄉雖為代擬之作，卻因同為淪落天涯而感同身受，故情感深摯。此詩作年史無明載，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定于元康元年（公元二九一），並曰：『榮為郎中當與陸機祭酒為同時，其遷尚書郎可能在機遷洗馬時，故繫於此。』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1〕。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2〕。修〔二〕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3〕。隆思亂〔三〕心曲，沉歡滯不起〔4〕。歡沉難

尅〔四〕興，心亂誰為理。願假歸鴻翼，翻飛遊〔五〕江汜〔5〕。

【校勘】

〔一〕此詩作者或作『陸雲』，或作『陸機』。詳『備考』。

〔二〕『修』，《文選》卷二十四作『辭』。

〔三〕『亂』，《玉臺新詠》卷三作『循』。六臣本作『脩』，古二字同。

〔四〕『尅』，《七十二家集》本作『克』；六臣本作『剋』。

〔五〕『游』，《文集》、《玉臺新詠》卷三、善本並作『浙』。胡克家《文選考異》曰：『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遊」，善作浙。今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詳善但引「江有汜」為注，而不注浙江，是江汜連文，非浙江連文，蓋亦作遊，與五臣無異，傳寫誤也。』胡說是。《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四十八、《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遊』。今據改。

【注釋】

〔1〕善注：『《鸚鵡賦》曰：女辭家而適人。蔡琰詩曰：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來會。』翰注：『悠悠，遠貌。』此二句言辭家遠行，宦遊京洛，洛陽與故鄉，遠隔千里。

〔2〕善注：『毛萇《詩傳》曰：緇，黑色。』濟注：『言塵染衣黑也。』此二句言京洛多風揚塵飛，白色之上衣亦變為黑色。謂京城奔波之辛勞也。

〔3〕善注：『《孟子》曰：古之人不得志，脩身見於世。《列子》曰：卑辱則憂苦。』向注：『悼，

傷也。同懷，謂同懷抱之子，即其婦也。』同懷子，同懷相思之情者。陸雲《爲顧彥先贈婦往反》其一：『彼美同懷子，非爾誰爲心。』此二句言修身守節，不為世用，憂傷愁苦，感于世態，思念與我同有相思之情的妻子。

〔4〕善注：『薛君《韓詩章句》曰：時風又且暴，使己思益隆。《毛詩》曰：亂我心曲。』良注：『隆，繁也。心曲，謂中心也。歡情沉滯而不起。』此二句言深重之相思亂我心房，沉厚鬱滯，難以產生歡情。

〔5〕善注：『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鸞，舉六翮而輕飛。《毛詩》曰：江有汜。』銑注：『剋，猶可也。興，起也。』翰注：『假，借也。汜，水名。言歡沈難起，心亂難理，是願借歸鴻之翼，共飛遊江水之涯，以見所思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說文》云：江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案：江，浙江，發源東陽新安之間，不與岷江相混，自錢唐人於海。《史記》：秦始皇過舟陽（按：《秦始皇本紀》作『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是也。汜，水決復入也。陸善經曰：《虞書志林》云：錢唐有山，居江中，湖水觸山回，故曰浙江。』翻，《說文》：『飛也。』汜，流入河流之溝瀆。毛詩傳：『決復入爲汜。』《說文》：『一曰汜，窮瀆也。』此四句言在心情沉滯，誰可使歡？心曲繁亂，誰可理之？願借歸鴻之翅膀，飛翔于故鄉之江涯。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曰：『「隆思」四句，士衡常格。字法句法並生，無甚旨

趣。「京洛」二句佳，然亦近。』又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曰：『古人雖遊戲文字，卻一筆不肯苟。如士衡為彥先贈婦詩，恰眞眞是彥先贈婦詩。其最不可移那者，「修身憂苦」一句，有此一句，直令士龍一切醜語答酧不上，必如下章「東南」云云之貞靜溫厚，方稱彥先之婦，方稱彥先婦答彥先之詩。益顯前為眞眞彥先贈婦之詩也。余非彥先，曷由知眞眞恰是彥先之詩也？余讀彥先傳而知之，並知士衡之軻彥先為交北人也。修身自是道學家語，入詩最腐，此處卻加色新妙，以贈婦顯新妙，以戲為贈婦顯加色新妙。』

東南[一]有思婦，長歎充幽闥[二][1]。借問歎何為？佳人眇天末[2]。遊宦久不歸，山川脩且闊[3]。形影參商乖，音息[三]曠不達[4]。離合非有[四]常，譬彼絃與筈[五][5]。願保金石軀[六]，慰妾長饑渴[6]。

【校勘】

〔一〕「南」，《草堂詩箋》卷十一作「海」。

〔二〕「充」，《草堂詩箋》卷十一作「脫」。又「闥」，《草堂詩箋》卷十一作「關」。

〔三〕「息」，《初學記》卷十八作「信」。

〔四〕『非有』，《初學記》卷十八作『豈非』。

〔五〕『笘』，《文選》卷二十四作『括』。《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三：『栝，古活反。馬云：白栝也。』又卷四十八作『栝』。《經典釋文》卷九：『栝，音戶。《尚書》作檜，音同。』又卷相通。

〔六〕『軀』，《玉臺新詠》卷三作『志』。

【注釋】

〔1〕善注：『曹子建《七哀詩》曰：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西方賦》曰：重閨幽闥。』向注：『此詩代答前詩也。東南，謂吳也。充，滿也。幽闥，深闥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毛詩傳云：闥，門內也。《韓詩》：閨門屏之間曰闥。案：此篇是婦詩。』此二句言

〔2〕善注：『《西京賦》曰：眇天末以遠期。』翰注：『婦自借問，以發詩情。佳人，則彥先也。眇然，極望若在天之末畔，蓋思遠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佳人謂夫，即彥先也。陸善經曰：眇，遠。』此二句言若問為何而歎，因為良人邈遠，望之若在天邊。

〔3〕善注：『淮南王書曰：遊宦事人。』良注：『遊宦子，仕於中朝。脩，長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鈔》曰：修，長也。闊，遠也。』修，通脩。此二句言遊宦他鄉，久不歸來，山川遙遠遼闊，難以相見。

〔4〕善注：『《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後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故參爲晉星。《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音息，音問，消息也。《廣雅》曰：曠，久也。』銑注：『形影相隨之理，夫婦之義，今如參辰之相乖，音書消息曠絶，參商二星常出沒不相見，商則辰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陸善經曰：商，心星也。』參商，二星名，分在東方和西方，出沒各不相見。商星又叫辰星。後常喻雙方隔絶。杜甫《贈衛八處士》：『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乖，離。《玉篇》：『乖，戾也，背也。』此二句言形影如參商，隔絶分離，音書也久已斷絶。

〔5〕善注：『《呂氏春秋》曰：夫萬物成則毀，合則離，離則復合，合則復離。矢末曰括。括，會也。與弦會。』濟注：『人生離合，不可常如弓弦與箭筈，暫著弦乃釋遠去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栝，箭闊也。』此二句言人生離合無常，如弓弦與箭端，箭離弦去，則不可回也。

〔6〕善注：『《漢書》：武涉說韓信曰：足下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饑渴。』翰注：『金石，謂堅固也。軀，身也。言相思如饑渴思飲食也。』此二句言願君保重金石之軀，以慰我

如饑渴之相思。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曰：『此首稍亮，有古意。』又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曰：『須知此是戲為，不是代作，亦要露出些子戲意來。「東南有思婦」，「東南」二字，從京洛照出，佳人即思婦。「天末」即東南，「佳人眇天末」五字，都從京洛人照出。佳人本在家中，無奈宦遊者反以京洛為家，反把家中佳人，拋閃在三千里外，故曰「天末」。此是怨意。末「願保」二句，是答他修身。「悼憂苦」句，固是正經話，然天下保軀之道，寧僅節憂、節苦？而妾長饑渴，定有飽飫君軀者，此又是妬意。此詩雅有古致，「絃筈」一喻，尤為警策，當置漢魏間。在晉詩即士衡集中，亦不可多得。』

【集評】

〔元〕劉履《風雅翼》卷四：（上首）賦也。緇，黑也。同懷子，謂婦也。隆，繁盛之意。心曲，心中委曲之處。沉，深也。浙江在吳地，水別復人為汜。

（下首）賦也。充，滿也。闥，門內也。佳人，猶言良人。眇，視遠而難見之貌。天末，謂天之盡端。音息，音問消息也。筈，箭本受弦處，箭釋則筈離弦矣。金石，喻堅。饑溺，喻思也。

此詩託為彥先夫婦贈答，若近於戲。然其詞義敬愼，殊不失倫理之正。且言「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則又見其愛愈篤、望愈深，而無怨傷之心焉。其得夫婦之道者矣。

〔明〕唐汝諤《古詩解》卷十八：此詩託為彥先夫婦贈答，而茲錄其妻之答辭。雖之閨情可也，事雖近戲而意極莊嚴，至後願其自保而絕無怨辭，可謂得夫婦之正矣。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四：猶淫淨。四句迭為承受，始於平原，盛於康樂，當時詡為新製，然亦沒《三百篇》所固有也。構此者，非以為脈絡，正使來去低回，倍增心曲爾。後人舍此用法，裂肌割肉，俾就矩矱，神死而氣不獨生，又何足道！

〔清〕錢謙益《牧齋初學集·注杜詩略例》：引用古詩而竄易者，如庾信『蒲城桑葉落』，改為『蒲城桑落酒』；陸機『佳人眇天末』，改為『涼風起天末』也。此類文義違反，大誤後學。然而為之者，亦愚且陋矣。

〔清〕毛先舒《詩辯坻》卷二《六朝》：『千里共明月』，『沒為長不歸』，顏、謝所以相嘲謔也。士衡『君行豈有顧，憶君是妾夫』，抑又甚焉。然不足深病者，因拙見古耳。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題只云顧彥先贈婦詩，卻一贈一答，於語意甚明，故不另立題。

此戲筆耳。士衡曷為而戲彥先？意者當時南人，自相推獎，而彥先兼援引北士。故士衡絕不理論。觀其詩中，唯此雖渡江以後之事，然在入洛之初，彥先應已留意北交，而士衡絕不理論。觀其詩中，唯賈長淵一答，出於不得已，而往來贈詩者，顧彥先、張士然、馮文羆輩，俱是南人（按：文累魏人，吳淇誤。），可知其不悅彥先所為，而作此以微刺之乎！　首章『京洛』二句，明明

刺其為北人所誘，後章思婦，特拈出『東南』二字，見其不加隆南人，但其寓意深遠難覺，有灰綫草蛇之妙。蓋彥先一代妙人，如何戲他？陸士衡曰：彥先一代妙人，如何不戲？後人且欲焚其廟者，吾此詩預為種下一星子火。

〔清〕張玉穀《古詩賞析》卷十一：（上首）此代顧客游京洛寄婦言懷之詩。敘己辭家適遠作客之艱。素衣化緇，造語新穎。中六，從修身憂苦，遞落懷人；就心亂歡沉，反覆以申明之。後二，收到顧婦，兩意都攝。

（下首）此首則代婦答顧之詩也。前四，由居愁即點懷人，卻用記事體，詰問而起，別中四，敘闊別正面，簡而括。後四，推開以安命語作慰，以保身語致祈，而已之饑渴，只在反面點出，若不望其歸而望歸之意愈顯，用意最曲。士龍亦有此題往返四首，平直少味矣。

【備考】

關於此詩爭論有二：

第一，六臣本《文選》卷二十四引善注曰：『集云：《為令彥先作》，今云顧彥先，誤也。且此上篇贈婦，下篇婦答，而俱云贈婦，又誤也。』《玉臺新詠考異》卷三：『李善《文選注》曰：《集》云為令彥先作，今云顧彥先，誤也。且此上篇贈婦，下篇答，俱云贈婦，亦陸士衡文集校注　卷五

誤也。案：《晉書》：顧榮，字彥先。令彥先別無所考，二陸皆別有《贈顧彥先詩》，則作顧彥先，似不誤。士龍此題贈婦，下有「往反」二字，士衡此題亦必爾，當是傳寫誤脫。《文選》載士龍詩，題亦脫「往反」二字也。」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曰：「為令彥先當是為令文彥先之誤。《陸士龍集》有《答大將軍祭酒顧令文詩》，又有《與張光祿書》云：「顧令文彥先每宣隆眷彌泰之惠」，即指此二人。又陸士龍亦有《為顧彥先贈婦往返四首》，稱「往返」則知有贈婦，有婦答，題旨明備。《文選》此作，題作《為顧彥先贈婦往返四首》，稱「往返」二字。」

第二，四部叢刊本《玉臺新詠》卷三題為「陸機」。

筆者認為，第一，四部叢刊本《玉臺新詠》題為「陸雲」，而同書另收陸雲《爲顧彥先贈婦往反四首》，故知為傳寫誤也。且除叢刊本作「陸雲」外，別無其他版本依據，故當以《文選》為是。第二，若詩題作《為令彥先作》，或作《為令文彥先作》均無據。令彥先史跡無考，令文彥先除《陸士龍文集》出現一次以外，亦無考。晉人字彥先見諸史料者，唯賀循、顧榮二人。士衡兄弟頗多同題之作，陸雲有《為顧彥先贈婦》詩實則給陸機此詩之題亦提供了一個佐證。故當以《玉臺新詠考異》之說為是。第三，逯欽立認為「為令彥先當是為令文彥先之誤」，實是大繆。其所據者乃陸雲《與張光祿書》「顧令文彥先每宣隆眷

彌泰之惠』之句，實為誤讀所至。此句當斷句為『顧令文、彥先，每宣隆眷，彌泰之惠。』則渙然冰釋矣。令文、彥先乃顧氏二人，非一人也。由雲書亦可知，二人由吳入洛，均受知張華（張光祿）。書將二人並提，可知二人輩分相同，或為兄弟，或為從兄弟。且雲書常將兄弟以字並稱，如《與楊彥明書》：『若思、望之，清才後（俊）類，一時之彥，善並得接。』若思、望之，即戴淵、戴逸兄弟字也。雲有《答大將軍祭酒顧令文詩》，機有《贈顧令文彥先》，亦可證為非為顧令文彥先。而據雲詩『惠音聿來，瓊華玉艷』，機詩『我來自東，貽其好音』，知令文與機、雲亦如彥先，多有詩唱和也。因令文詩佚，難見全貌而已。第四，詩題《爲顧彥先贈婦》亦為不誤，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題只云顧彥先贈婦詩，卻一贈一答，於語意甚明，故不另立題。』此為通達之論也。

為周夫人贈車騎〔一〕

【題解】

車騎乃指車騎將軍陸曄，機之從弟。『備考』。此詩亦代擬周夫人之口吻而贈夫。詩開頭即寫周夫人心念夫君，以君行不顧，反襯此題亦當為後人所加，可參閱前《贈從兄車騎》之

其情深，幽怨之意亦由此生矣。然後寫夫君之遷徙不定，自己秋扇見捐之憂慮。最後寫自君一別經年，相思、幽怨、擔心，雜然交錯，敘述中細膩地刻畫了獨守空閨之少婦複雜心理。語淺而情遙，直露却婉至。

碎碎織細練，為君作繻襦〔1〕。君行豈有顧，憶君是妾夫〔2〕。昔者得君書，聞君在高平〔3〕。今時得君書，聞君在京城〔4〕。京城華麗所，璀璨多異人〔5〕。男兒多遠志，豈知妾念君〔6〕。昔者與君別，歲律薄將暮〔7〕。日月一何速，素秋墜湛露〔8〕。湛露何冉冉，思君隨歲晚〔9〕。對食不能飡，臨觴不能飲〔10〕。

【校勘】

〔一〕《詩紀》卷二十五注曰：『外編作陸雲，非。』《玉臺新詠》卷三、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並作『異端』。

〔二〕『異人』，《玉臺新詠》卷三作『異端』。

〔三〕『歲律』，《玉臺新詠》卷三作『歲聿』。機集中數見『歲律』，亦有作『歲聿』，其義相同，或聿與律，古二字通。

〔四〕『隨歲』，《七十二家集》本作『歲隨』。

〔五〕「飲」，《玉臺新詠》卷三、《七十二家集》本、《詩紀》卷二十五、清鈔本並作「飯」。形近而誤。

【注釋】

〔1〕碎碎，機杼聲。王維《送李睢陽》：「碎碎織練與素絲，遊人賈客信難持。」練，熟絲。《說文》：「練，漬繒也。」繒，同繒，直袖單衣。《爾雅・釋衣服》：「褠，禪衣之無胡者也，言袖夾直形如溝也。」繻，通襦，短襖。《南史・康絢傳》：「在省每寒月，見省官有繼縷者，則遺遺以繻衣。」此二句言終日織布，機杼發出碎碎之聲，是為君製作四季之衣。

〔2〕顧，眷念。《詩・魏風・碩鼠》：「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鄭玄箋：「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教令恩德來顧眷我。」此二句言君行在外，豈有眷念，而我卻思念丈夫。

〔3〕高平，縣名，今屬山西。《晉書・陸曄傳》：「父英，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此言曄隨父之高平任所也。此二句言昔日得君書信，聞君在高平。

〔4〕京城，指洛陽。其父任散騎常侍，曄隨父入京城。此二句言今日得君書信，又聞君至洛陽。

〔5〕璀璨，珠玉下垂貌。孫綽《遊天臺山賦》：「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善注：「璀璨，珠垂貌。」異人，才能卓異之人。曹植《贈丁翼》：「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此指容貌出衆的女子。此二句言京城是榮華富麗之處，許多容貌出衆之人，金玉為飾，風

華照人。

〔6〕遠志，高遠之志。《楚辭・九章・悲回風》：『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王逸注：『言己常眇然高志。』此二句言男兒多有高遠之志向，豈知我內心對君深摯之思念。

〔7〕歲律，又作歲聿，指歲暮。《詩・唐風・蟋蟀》：『蟋蟀在堂，歲聿其莫。』毛詩傳：『聿，遂除去也。』古以音樂之十二律應十二月，故又可作歲律。張九齡《賀雪狀》：『右伏以自冬少雪，粟麥未滋，歲律向終，農候方近。』薄，迫近。《釋名・釋言語》：『薄，迫也。』此二句言昔與君別，依稀在目前，轉眼一年將去，已近歲暮。

〔8〕素秋，即秋。張華《勵志詩》：『星火既夕，忽焉素秋。』善注：『《爾雅》曰：秋爲白藏，故云素秋。』行露，露濃。《詩・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詩傳：『湛湛，露茂盛貌。』此二句言日月流逝，何其迅速，寒秋墜落之露濃厚。

〔9〕冉冉，漸漸。《楚辭・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向注：『冉冉，行重行行》：『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也。』歲晚，指年歲與歲月之遲暮。《古詩・行

此二句言寒秋之露濃也漸漸逝去，在思君之中，年華隨歲月老去。

〔10〕此二句言歲月流逝，思君不歸，故對食而不能下嚥，對酒也無緒飲之。

【集評】

〔明〕謝榛《四溟詩話》卷四：陸士衡《為周夫人寄車騎》云：『昔者得君書，聞君在高

平。今者得君書，聞君在京城。」及觀劉采春《囉嗊曲》云：「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此二絕同意，作者粗直，述者深婉。然將種臨敵而不勝女兵，所謂小戰則怯是也。

陸士衡文集校注卷六

擬古十二首

擬行行重行行

【題解】

良曰：「雜，謂非一類。擬，比也。比古志以明今情。」吳兆宜《玉臺新詠箋注》曰：「枚乘《雜詩》，而次序亦異。前輩言，擬詩，每首內容與所摹擬之原詩，基本構成一種對應關係。然其非止規模成構，因襲詞章。所擬之意固是士衡始。句仿字效，如臨貼然。」機之擬詩，每首內容看，當非一時一地之作。然所抒多為北方之景物，可以基本斷定為入洛後所作。

濟曰：「此篇敘閨人思遠之意。」實是詩人藉閨人思遠表達思鄉之情。雖詩人之情感與愫，所寫多為北方之景物，或自明其志，或直抒心曲，折射了詩人心境與情懷。藝術上，或造語，或造境，亦有可圈可點之處。組詩具體創作時間已不可考，從內

所擬古詩相近，然古詩除『胡馬』、『越鳥』、『浮雲』等用比興外，基本以敘述為主，而此詩前六句運用抒情為主，間以敘述，表達方式有別。古詩一氣貫注，不作迂回振盪；而此詩頂針（轆轤體），雖蟬聯直貫，然第三句以問句，故作停頓振盪；接下六句從思婦落筆，寫其相思。結構富有變化，與古詩亦不同。且此詩語言典雅，情感凝重，間以對偶，與古詩之純淨自然又有異矣。謂『句仿字效，如臨貼然』，則皮相之見。『驚颱褰反信，歸雲難寄音』云云，非泛指，亦包含詩人思鄉之情，故當作於入洛後也。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一〕深〔1〕。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沉〔3〕。王鮪〔二〕懷河岫，晨風思北林〔4〕。期不可尋〔5〕。驚颱褰反信，歸雲難寄音〔6〕。佇立想〔四〕萬里，沉憂萃我心〔7〕。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8〕。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9〕。

【校勘】

〔一〕『思』，《詩紀》卷二十五注曰：『一作悲。』

〔二〕『王鮪』，《七十二家集》本作『玉鮪』。誤。

〔三〕『還』，六臣本作『遠』；又注曰：『善作還。』《詩紀》卷二十五注曰：『五臣作遠。』

〔四〕『想』，《六朝詩集》本作『望』。

【注釋】

〔1〕向注：『悠悠，遠貌。邁，亦行也。戚戚，憂也。言懷其行人憂思之深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孔穎達疏：『悠悠乎遠者，蒼蒼之上天，何時乎使我得其所。』行邁，行也。《詩·王風·黍離》：『行邁靡靡，中心搖搖。』毛傳：『邁，行也。』戚戚，憂懼貌。《論語·述而》：『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何晏《集解》：『鄭玄注：長戚戚，多憂懼貌也。』此二句謂遊子愈行愈遠，離愁漸遠漸深。

〔2〕銑注：『徽，美也，言思皆美德及音信也。』徽音，美音，猶德音。《詩·大雅·思齊》：『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此指音信。此二句似嗣徽音，則百斯男。』鄭玄箋：『嗣大任之美音，則百斯男。』鄭玄箋：『嗣徽音，則百斯男。』鄭玄箋：『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此指音信。此二句謂所以憂思之深，是盼君之音信。

〔3〕翰注：『緬邈，遠也。飛沈，喻高下懸隔也。』沈，同沉。緬邈，《廣雅·釋詁》：『邈，遠也。』又《國語·楚上》：『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南望。』韋昭注：『緬，邈也。』此二句謂君之音信日夜不至，遙若沉落之飛鳥。

〔4〕善注：『《周禮》曰：春獻鮪。鄭玄曰：王鮪，魚之大者。』良注：『王鮪，魚名。晨風，鷙

屬。言魚鳥猶思所居，而君何不思歸。』王鮪，張衡《東京賦》曰：『王鮪岫居，能鱉三趾。』薛綜注：『山有穴曰岫也。王鮪，魚名也，居山穴中。長老言：王鮪之魚，由南方來，出此穴中，入河水，見日目眩，浮水上流，行七八十里，釣人見之，取之以獻，天子用祭。其穴在河南小平山。』晨風：鷐鷹。《詩·秦風·晨風》：『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毛詩傳：『晨風，鷐也。』此二句以王鮪之懷河岫，晨風之懷北林，喻遊子對故園之思念。

〔5〕濟注：『遊子，謂行人也。眇，遠也。言眇在天末，久遠之期，不堪尋理於心。』眇，遠。《莊子·庚桑楚》：『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成玄英疏：『眇，遠也。』尋，推求。《周易略例·明彖》：『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王弼注：『統而推尋萬物，雖殊一之以神道；百姓雖衆，御之以君主也。』此有預料之意。此二句謂遊子遠在天涯，歸期難以逆料。

〔6〕善注：『《楚辭》曰：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向注：『褰，絶也。驚飇，驚風。《說文》：『飇，扶搖，風也。』飇，同飈。反信：歸雲之去，難以寄音。』驚飈，驚風。反，同返。《論語·子罕》：『子曰：吾自衛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何晏《集解》：『鄭玄曰：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褰，撩起。《詩·鄭風·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此有捎來之意。此二句謂驚風捎來歸鄉之信，浮雲又難以寄託遊子之歸音。

〔7〕銑注：『佇，久立也。想，謂思遠方君所居也。沉，深。萃，聚也，謂深憂聚於我心也。』此

二句謂佇立遙想遠方遊子，沉重之憂愁集於心頭。

〔8〕良注：『帶長衿寬，言思君而消瘦。』循，通揗，撫摩。《韓非子・說林下》：『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王先謙《集解》：『蓋一人舉踶馬，一人自後循撫而馬不踶。』此二句謂因相思日深，而衣寬帶緩。

〔9〕濟注：『去去遺情累，謂棄所思之累，安居而撫琴，言自寬也。』處，《玉篇》：『居也。』此二句乃思婦自寬自慰之語，為排遣相思之情，援清琴以銷憂。

【集評】

〔明〕許學夷《詩源辨體》卷三：擬古詩皆逐句摹仿，則情興窘縛，神韻未揚，故陸士衡《擬行行重行行》等，皆不得其妙，如今人摹古帖是也。惟江文通《雜體》擬其大略，不仿形似，則情興駘蕩，神韻自超，故仿魏文、子建、仲宣、士衡等有酷相類者，如今人學羲、獻是也。至若士衡、明遠樂府諸篇，雖借古題，而實自成體，則又非擬古類也。

〔明〕鍾惺《詞府靈蛇二集》神集《五勢對例》：意對。陸士衡：『驚飇騫（褰）反信，歸雲難寄音。』古詩：『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

〔清〕賀貽孫《詩筏》：擬古詩須彷彿古人神思所在，庶幾近之。陸士衡《擬行行重行行》篇云：『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即『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意也。不惟語句板滯，不如古人之輕

宕，且合士衡十字，總一『緩』字包括無遺，下語繁簡迥異如此，便見作者身分矣。結云『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即『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意也。彼從『棄捐』二字說來，無可奈何，強自解勉，蓋情至之語，非『遺情』也。若云『去去遺情累』，則淺直已甚矣。

『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也。『苦心』、『局促』，著在『晨風』、『蟋蟀』，妙甚。蓋愁思之極，彼蟲鳥亦若代為心傷也。只如此看，語意自深。今之箋詩者，咸以『晨風』、『蟋蟀』為鳥名無疑。然『思北林』語意索然，較之『懷河岨，晨風《毛詩》二篇，果爾，則淺薄無味，何以為古詩乎？陸士衡《擬古》云：『王鮪懷河岨，晨風思北林。』據此則『晨風』為鳥名無疑。然『思北林』語意索然，較之『懷苦心』三字，相去不獨逕庭，且天淵矣！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攬衣』二句秀琢。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十九首》詩無題，特取首句為題，如三百篇摘篇中字為題。然古人詩無泛起之句，必關動通篇，故擬詩者以首句作題，即以首句措義。

此首尾全依原詩，中間小錯。『驚飈』二字，擬原詩『浮雲蔽白日』句，是晉人伎倆。『佇立』二句，稍脫原詩，故佳。『攬衣』句，從『衣帶日已緩』句變來，若無『循形』句累之，則亦居然漢句矣。

【附錄】

古詩・行行重行行

陸士衡文集校注　卷六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文選》卷三十）

擬今日良宴會〔一〕

【題解】

向曰：『此蓋勸人仕進以趨歡樂。』此詩主旨與古詩有別，古詩之『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蓋指仕進之志未酬，故曰：『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此詩則全在及時行樂。古詩以淡筆寫宴會，此詩運用鋪陳渲染，以重筆寫音樂之盛，飲宴之歡。古詩結尾是理性的價值追求，此詩結尾是感性的生活享受，二者亦有別也。此詩所言之『迎風館』在鄴，或非泛指。據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九所考機之行跡，唯太安二年（公元三〇二）機任平原內史前隨成都王在鄴下魏郡，此詩或作於此時也。

閑夜命懽〔二〕友，置酒迎風館〔三〕〔1〕。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2〕。哀音繞梁宇〔四〕，遺響入雲漢〔3〕。四座咸同志，羽觴不可筭〔4〕。高談〔五〕

一何綺，蔚若朝霞爛〔5〕。人生無幾何，為樂常苦晏〔六〕〔6〕。
鳥，揚聲當及旦〔7〕。曷為恆〔八〕憂苦，守此貧與〔九〕賤〔8〕。

【校勘】

〔一〕《編珠》卷二題作『陸機樂府詩』。

〔二〕『懽』，胡刻本《文選》作『歡』，古二字同；《編珠》卷二作『觀』。

〔三〕『館』，《編珠》卷二作『清』。

〔四〕『梁宇』，《文選》卷三十、《藝文類聚》卷三十九、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棟宇』。影宋鈔本又校曰：『棟，一本作梁。』

〔五〕『談』，六臣本作『譚』；又注曰：『善作談。』古二字通。

〔六〕『晏』，《詩紀》卷二十五作『宴』。

〔七〕『伺』，《藝文類聚》卷三十九作『司』。

〔八〕『恆』，影宋鈔本作『常』；又校曰：『常，一本作恆。』

〔九〕『與』，《藝文類聚》卷三十九作『且』。

【注釋】

〔1〕善注：『《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蓋襲漢宮舊名也。』銑注：『迎風，館名。言閑夜無事，置酒命賓友歡宴於此。』迎風館，武帝所造。《三輔黃圖》卷二：『武帝作迎風館於甘

泉山，後加露寒、儲胥二館，皆在雲陽甘泉中。」又曹植《贈徐幹》：「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閑夜，寧靜閒適之夜。閑，通閒。嵇康《贈兄秀才入軍》之十六：「閑夜肅清，朗月照軒。」懽友，言談相悅之摯友。陸雲《逸民賦》：「詠歡友兮清唱，和爾音兮此世。」歡，同懽。《玉篇》：「懽，悅也。」此二句謂雅靜之夜，置酒宮觀，宴請摯友。

〔2〕善注：「《南都賦》曰：齊僮唱兮列趙女。蔡邕《琴頌》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應瑒《神女賦》曰：夏姬曾不足以供妾御，況秦娥與吳娃。《方言》曰：秦俗，美貌謂之娥。閔洪《琴賦》曰：汝南鹿鳴，張女羣彈。然蓋古曲，未詳所起。」翰注：「齊僮、秦娥，皆古善歌者；《梁甫吟》、《張女彈》皆樂府曲名。」齊僮、秦娥，代指善歌者。此二句言以妖童美女彈奏的樂曲，極寫酒宴歌舞之盛。

〔3〕善注：「《列子》：秦青曰：昔韓娥東之齊，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絶。又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張湛曰：三人，薛、秦、韓之善歌者也。」良注：「棟，梁也。言清遠之妙。」遺響，餘音。潘岳《西征賦》：「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此二句言悲哀之餘音，繞梁不絕，響人雲漢。

〔4〕濟注：「同志，謂得意也；羽觴，置鳥羽於杯以急飲也；不可筭，言多也。」筭，同算。同志，道德志趣相同。《國語·晉四》：「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羽觴，插鳥羽之酒器。

《楚辭・招魂》：『瑤漿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注：『羽，翠羽也。觴，觚也。』洪興祖補注：『杯上綴羽，以速飲也。一云作生爵形，實曰觴，虛曰觶。』此二句言坐中之友，志趣相投，觥籌交錯，不可勝數。

〔5〕善注：『霞，或為華。』向注：『爛，明也，言豈獨譚話綺美，人物繁盛，亦如朝霞之明也。』銑注：『霞，有文采。《易・革》：『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此二句言席中高談，言辭華美；俊才雲蒸，蔚如朝霞。

〔6〕善注：『秦嘉《答婦詩》曰：憂艱常早至，為樂常苦晚。』銑注：『晏，晚也，言人生在世，苦知為樂常苦晚。』幾何，言其短暫也。《左傳・襄公八年》：『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注：『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此二句言人生苦短，應及時行樂。

〔7〕善注：『《尸子》曰：使雞伺晨。《春秋考異郵》曰：鶴知夜半，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翰注：『譬如雞之伺晨當及早，人之為樂須及少也。』伺晨鳥，指伺晨之雞。此二句言人應趁青春年少，及時行樂，譬如雄雞伺晨，應當及早。

〔8〕善注：『曷，何也。何須憂苦守道，以居貧賤。』恆，常。

此二句言人生不必常懷憂苦，安守貧賤。

【集評】

〔明〕鍾惺《詞府靈蛇二集》神集《五勢對例》：勢對。陸士衡：『四座咸同志，羽觴不可

算。』曹子建：『誰令君多念，遂使懷百憂。』以『多念』對『百憂』，以『咸同志』對『不可算』是也。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七：《擬今日良宴會》首：『曷為恆憂苦，守此貧與賤。』華亭鶴唳，復可得聞乎？

〔清〕賀貽孫《詩筏》：《擬今日良宴會》篇『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即『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眞』意也。綺霞蔚爛，士衡聊以自評耳，豈若古句之綿邈乎？『人生能幾何，為樂常苦晏。』譬彼司晨鳥，揚聲當及旦。』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飇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曷為恆憂苦，守此貧賤，轗軻長苦辛』語也。『高足』、『要路』，語含譏諷。古詩從歡娛後，忽爾感慨，似眞似諧，無非憤懣。士衡特以『為樂常苦晏』，申上文歡娛而已，何其薄也！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原詩劈首『今日』二字，截斷過去、未來，止留眼前片刻，此詩劈首『閑夜』，便而少減，然全賴『譬彼』二句，從夜字生來，振起一篇精神。原詩只聲音一意，寫出許多妙理，有獨繭抽絲之妙。此作添出『高談』一句，竟把聲音看做談笑一例。

【附錄】

古詩・今日良宴會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眞。

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飄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轗軻長苦辛。（《文選》卷三十）

擬迢迢牽牛星

【題解】

濟曰：『此述思婦之情，託牽牛以明之也。』此詩與古詩藝術上有所不同。古詩雙起單承，寫織女以動作、神態、眼波寫其情，用筆簡淡；此詩則專寫織女，直接抒情。以華容之冶麗寫其繁縟。然『揮手如振素』，輕盈飄逸，形神兼備。此外，憂怨中浸透着時間流逝之感，此情又較古詩為繁矣。此詩所作時間不可考，謂織女之『東南顧』，其方位在吳，怨河無梁，實是欲渡無因，或別有情感寄託。當作於入洛後矣。

昭昭清漢暉〔一〕，粲粲光天步〔1〕。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2〕。華容一何冶〔二〕，揮手如振素〔3〕。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彼無良緣，睆〔三〕焉不得度〔4〕。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5〕。

【校勘】

〔一〕『昭昭清漢暉』，《玉臺新詠》卷三作『炤炤天漢曄』。炤，昭，古二字通。

〔二〕『冶』，《玉臺新詠》卷三作『綺』。善注曰：『冶，或以為綺，非也。』

〔三〕『晈』，《玉臺新詠》卷三作『睨』。影宋鈔本作『皖』；又校曰：『皖』，當作晈。』

【注釋】

〔1〕善注：『《晏子春秋》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毛萇《詩傳》：粲粲，鮮盛也。步，行也，言行止之盛，微步而光耀於天。』良注：『昭昭，明貌。清漢，天河也。粲粲，盛裝鮮美，光彩照人，行于燦爛天河之上。行於天上，故云光天步。』此二句謂織女盛裝鮮美，光彩照人，行于燦爛天河之上。

〔2〕善注：『《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而向。』濟注：『牽牛在西北，織女自然依東南，乃星之常分。此喻隔闊。』迴，回轉。《楚辭・離騷》：『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顧，回視。《論語・鄉黨》：『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邢昺疏：『顧，謂回視也。』此二句謂牽牛織女雖相距遙遠，銀河阻隔，卻又彼此回目而望。

〔3〕善注：『冶或爲綺，非也。』向注：『冶，媚也。素，練也。華態既多姿媚，奮舉其手，如練之白。』冶，豔冶，嫵媚。《玉篇》：『冶，妖冶。』素，未染色之絲。《玉篇》：『素，白也。白緻繒也。』喻織女之手柔且潔白。此二句描摹織女容華嫵媚，舉手之間如飄動之素練。

〔4〕善注：『毛詩曰：睆彼織女，終日七襄。又曰：睆彼牽牛。』向注：『梁，橋也。睆，視也。

歲暮，謂秋也。跂，舉踵也。謂舉踵望彼牽生，無其良緣，但相視而不得渡河也。〔5〕翰注：『大川，天河也。霑露，零露也。』領，頸。《詩・衛風・碩人》：『領如蝤蠐，齒如瓠犀。』引領，猶舉首，形容盼望之切。《孟子・梁惠王上》：『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趙岐注：『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之。』此二句言因無緣得渡，舉首而望河川，不禁雙眼淚落如零露矣。

【集評】

〔清〕毛奇齡《毛詩寫官記》卷三：不得於人，則仰求之天，或跂而望之，或視之，此猶陸機《擬古詩》曰：『跂彼無良緣，皖焉不得度。』

〔清〕姚炳《詩識名解》卷十三：按《字書》：『皖，窮視貌。』《莊子》：『皖然在繴繳之中。』又陸士衡《擬古詩》：『跂彼無良緣，皖焉不得度。』皆可證。

〔清〕賀貽孫《詩筏》：《擬迢迢牽牛星》篇結云：『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即『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意也。『盈盈』何須『引領』，『一水』豈必『大川』？『脈脈』不得

『流涕』，『不語』何嘗『霑露』？十字蘊含，譜盡相思，古今情人千言萬語，總從此出，被士衡一說破，遂無味矣。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跂彼』二字稍雋。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首二句添出作起『清漢』二字，預作一界，下文牛女正是此清漢界斷兩邊，卻又繼寫牽牛在東南，織女在西北，乃是畫出個河射角來，見正當七夕生牛女之期也。『天步』猶言天度，『昭昭』寫清漢，『粲粲』寫清漢之暉，牛女之一迴一顧，亦從此生出。而下之寫牛女一迴一顧，只寫織女，故用『迢迢』二字，不止有界斷牛推遠，只寫織女，故用『迢迢』字暫把牽牛推遠，只寫織女，幾欲移岸就船。此詩亦是單寫織女，然曰迴曰顧，卻是船岸兩相就，語無深淺，何以側落一邊？不知迴是身動，顧是目動，其寫船岸之理，至精至微。而蚤已逼出個淺深來。且原詩既以『迢迢』二字推遠牽牛，是牽牛全無迴意，織女幾惓惓不忘如彼。況牽牛既迴，不啻駕臨長門，那得不倍令人熱中哉！故可竟落織女一邊云云。『華容一何冶』，不是閑贊一句，下文『怨彼河無梁』，正欲趁此榮華之方盛，悲此年歲暮，恐華容之衰謝也。原詩『纖纖擢素手』，只是寫織。此詩『揮手如振素』，乃是招手，反教牽牛移船就岸也。不曰招手，而曰揮手，凡招手者，必先揮展其手，而後乃招，返其手，但招返之際，手之光彩不見，而見於閑展之際，故以『振素』擬之，暗偷織意。且舉一手之潔白，以申顯出全副華

容之冶也。『怨彼』句，見為清漢所阻。『悲此』句，見時光之難再，於是又欲移岸就船。『引領』句，畢竟為清漢所阻，足空跂，目徒睆，而不覺雙淚如霑露也。『雙涕』，猶言兩行淚。若把雙涕作兩人之淚，疑上文為牛女雙寫，則與華容云云，說不去。且此等原為臣不得於君之詩，決無雙寫之理。

『揮手如振素』，人知是擬原詩『札(札)弄機杼』，不知是擬原詩末二句神理也。謂一水盈盈語，既不聞招，或可見也。

【附錄】

古詩・迢迢牽牛星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文選》卷三十）

擬涉江采芙蓉

【解題】

良曰：『芙蓉，水草，其花美。此言思婦盛年，其夫遠遊，采此以自傷也。』此詩結構、情感與古詩同。前四句寫思婦念遠，手法與《詩經》之《卷耳》、《采綠》類似；後四句寫遊子思鄉，然

乃思婦之懸想，情感翻進一層。「沉思鍾萬里」或所折射者乃詩人之心境，蓋亦作於入洛後。

上山〔一〕采瓊蘂，穹谷繞〔二〕芳蘭〔1〕。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2〕。
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3〕。沉思鍾萬里〔三〕，躑躅獨吟歎〔4〕。

【校勘】

〔一〕「上山」，《文集》作「土山」，《文選》卷三十作「上山」，別本同。今據改。

〔二〕「穹」，《七十二家集》本作「窮」。吳兆宜《玉臺新詠箋注》卷三注曰：「一作窮。」古二字通。又「繞」，《玉臺新詠》卷三作「饒」。

〔三〕「沉思」，《文集》作「況思」。形近而誤。《文選》卷三十、《玉臺新詠》卷三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陸貽典校本並作「沉思」。今據改。又「鍾」，吳兆宜《玉臺新詠箋注》卷三注曰：「一作鐘。案：《漢志》：黃鐘，《周禮》作鍾。古二字通用。」

【注釋】

〔1〕濟注：「瓊蘂，玉英也。芳蘭，香草也。上山采玉英，欲以自高潔。下人穹谷，見香草處幽而美，感而采之。」吳兆宜《玉臺新詠箋注》：「《楚辭》：屑瓊蘂以為糧。魏文帝《典論》：饑餐瓊蘂，渴飲飛泉。案《西都賦》：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又《左傳》：深山窮谷，固陰沍寒。」穹，《玉篇》：「高也。」通窮。瓊，美玉。《玉篇》：「瓊，赤玉也。」蘂，同蕊，未綻之

花。《廣韻》：『蘜，花外曰蕚，花内曰蘜。』此二句以玉英、香草喻思婦貞潔之情懷。

〔2〕善注：『掬，把也。言采之未及盈把，悠然懷遠人，思與之同歡也。』采采，謂連續不斷地采。《詩·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毛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向注：『采采，事采之也。』掬，《玉篇》：『撮也。』悠悠，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悠悠我里，亦孔之痗。』毛詩傳：『悠悠，憂也。』所歡，所愛之人。劉楨《贈五官中郎將》：『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此二句言因懷念所愛之人，雖不斷地採摘玉英、香草，而不盈掬。與《卷耳》同義。

〔3〕銑注：『曠，遠。』此二句乃思婦懸想遊子山川險阻、故園遙遠難歸之歎。

〔4〕銑注：『鍾，注也。躑躅，不安貌。感此阻閡，注思萬里，情之不安，獨為吟歎。』吳兆宜注：『《漢書》：揚雄默而好深湛之思。湛音同沉。枚乘《雜詩》：相去萬餘里。』鍾，聚也。』《晉書·王衍傳》：『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躑躅，徘徊山間，獨自吟歎。

【集評】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沖澹古雅。句句摹擬原詩，卻不見摹擬之痕。

【附錄】

古詩·涉江采芙蓉

陸士衡文集校注　卷六

擬青青河畔草

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文選》卷三十）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

【題解】

翰曰：「此喻情人感時思遠行也。」詩以江蘺起興，然後寫思婦容顏之美，獨守空閨之憂傷。結構、情感與古詩同，而古詩為倡家女，此詩為良人婦，人物身份有別。形象不及古詩鮮明，然「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句，通過環境的渲染、人物的動作神態而傳情，則情感更為深厚。詩作時間不可考。

靡靡江蘺草〔一〕，熠耀生河側〔二〕。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三〕。

縈縈妖容姿〔四〕，灼灼美顏色〔五〕。良人遊不歸，偏棲獨隻翼。

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六〕。

【校勘】

〔一〕「蘺」，《藝文類聚》卷三十二、《文選》卷三十並作「離」；又六臣本注曰：「五臣作離字。」是。

〔二〕「熠耀」，《藝文類聚》卷三十二作「熠燿」；《七十二家集》本、《六朝詩集》本並作「熠熠」；《詩紀》卷二十五曰「一作耀耀。」當以「熠熠」為是。

〔三〕「阿那」，小萬卷樓叢書本、陸貽典校本作「阿那」。古二詞同。

〔四〕「妖容」，《藝文類聚》卷三十二作「嬌容」。

〔五〕「美顏」，《玉臺新詠》卷三作「華美」。

〔六〕「獨」，吳兆宜《玉臺新詠箋注》曰：「一作常。」

〔七〕「房」，吳兆宜《玉臺新詠箋注》曰：「一作室。」

【注釋】

〔1〕善注：「江蘺，香草也。郭璞曰：江蘺，似水蘄。」良注：「靡靡，細弱貌。江蘺，香草也。熠燿，光色盛也。」此二句以生於河邊，纖弱而又光彩照人的香草起興，以引出皎美之思婦。

〔2〕向注：「皎皎，明潔貌。姝，美也。阿那，柔美輕盈貌。當軒，當門也。纖，纖素也。」郎，同那。《五音集韻·歌韻》：「那，俗那。」阿那，即婀娜。張衡《南都賦》：「阿那蓊茸，風披。」善注：「阿那，柔弱之貌。」軒，牕。謝瞻《答靈運》：「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

盈。』善注：『軒，牕也。《蜀都賦》曰：高軒以臨山也。』此二句言光彩照人之美女，擺動着柔美輕盈的雙手，當窗而織。

〔3〕粲粲，盛裝鮮明貌。《詩・小雅・大東》：『粲粲衣服。』毛詩傳：『粲粲，鮮盛貌。』妖容，嫵媚之姿容。《玉篇》：『妖，媚也』。灼灼，花繁盛貌。《詩・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毛詩傳：『灼灼，花之盛也。』此喻女子顏色如花之美。此二句言

〔4〕銑注：『良人，夫也。偏，獨也。空房，謂獨居無人也。風人空房，益令人悲，故曰悲風。中夜，半夜也。』良人，丈夫美稱。《詩・唐風・綢繆》：『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毛詩傳：『良人，美室也。』此四句寫丈夫遠遊不歸，思婦如獨棲之孤鳥，風人空房，益令人憂傷，故夜不成寐，而歎息不已。

【集評】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詞雖句句摹擬原詩，而義迥不同。原詩是刺，此詩是美。曰『織』便是女子正業，曰『當軒』便不是樓上。『招搖』（當爲『粲粲』）、『灼灼』二句，是下文歎息之根本。『良人』二句，是歎息之緣起。『空房』二句，之子一腔心事，也只就此一聲歎息，併無如許態度，如許話說。也只在空房無人之處也，只在中夜無人之時與良人之舉止也。

原詩寫娼婦，故用岸草園柳，青青鬱鬱，一片豔陽天氣，撩出他如許態度，如許話說。此詩止用靡靡江蘺一草起興，偷引起『悲風』云云，言之子一腔心事，只如車輪在心頭暗轉，不是空房悲風逼得他緊，並此一聲歎息也迸不出來。此詩可用『婦歎於室』作題。

【附錄】

古詩・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文選》卷三十）

擬明月何皎皎

【題解】

翰曰：『此謂閨人對月思行人之意。』此詩前六句寫思婦念遠，後四句寫遊子思歸，非止寫閨中人也。『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寫思婦可愛而天眞的動作，不惟用筆輕盈，寫其望月之遐想，情感之落寞，尤有韻致。而閨閣之『涼風』、柳上之『寒蟬』，融情入景，既有淒清之感，又有盼歸之意，較古詩自有勝處。寫『游宦無成』，非止擬古人，實亦乃自歎。蓋作於入洛後無疑矣。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一〕，攬〔二〕之不盈手〔1〕。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2〕。離思〔三〕難常守〔3〕。

【校勘】

〔一〕「餘輝」，《編珠》卷一作「光彩」。又「輝」，《文選》卷三十、《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藝文類聚》卷一作「輝」。古二字同。

〔二〕「攬」，《編珠》卷一、《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作「覽」。古二字通。

〔三〕「思」，《六朝詩集》本作「雖」。疑誤。

【注釋】

〔1〕善注：「《淮南子》曰：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微惚恍不能攬其光也。高誘曰：『寢，臥也。安臥之時，明月入於我牖牖之中，照則光暉有餘，攬而取之，不盈於手，喻夫空有名而不能見。』

北堂，古代居室在房的北邊曰北堂，為婦女盥洗之地。《儀禮·士昏禮》：「婦洗在北堂。」鄭玄注：「北堂，房中半以北。」牖，窗戶。《玉篇》：「牖，牖、牖與窗同。」此四句言思

婦安寢闥閣，明月當窗，以手攬之，兩手空空。以天眞之動作，寫空虛落寞之情狀。

〔2〕良注：『涼風、寒蟬，七月時候也。踟躕志感此節物，而夫壻行久不歸，悲之深矣。』曲房，幽隱的密室。枚乘《七發》：『往來遊宴，縱恣于曲房隱間之中。』此指閨房。踟躕，所感而徘徊不前。《詩・邶風・靜女》：『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毛詩傳：『言志往而不往見。』此四句前言思婦，後言遊子。閨閣之外，涼風颯颯，柳上蟬鳴之聲亦帶有寒意。節物之變，方知我離家已久，應物情動，故來回徘徊。

〔3〕向曰：『言遠遊仕宦不得成名，抱此離別之思，常難守之。』遊宦，遠遊求官。見《赴洛詩》注。

【集評】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四：平原擬古，步趨如一，然當其一致順成，便爾獨舒高調。一致則淨，淨則文，不問創守，皆成獨構也。

〔明〕陸時雍《古詩鏡》卷九：『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老而潔，是長篇中短賦，末二語彷彿漢人。

〔明〕何良俊《元朗詩話》卷一：五岳賞陸士衡『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余謂此二句有神助，五岳亦有神解。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寫月光稍活。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詩有因情生景者，有因景生情者，在作者正例，只是寫情而寫景，乃其偕徑，即如出物的楔子一般。如此詩本是寫離思，卻以明月楔出風蟬，明明是兩般物事，不相鉤連。風氣屬蟬聲，屬蟬，是倘來的楔子。何也？明月與風蟬，是倘來的，如何楔之使出，令文氣聯貫？若文氣不聯貫，明月，屬風遶蟬鳴，又不是明月照出來的，如何成詩？看他聯貫之妙，卻只於既點明月之後，未有風蟬之先，虛虛搖筆，把題「何皎皎」三字極寫二句，便是薛夜來神手。……劈首用「安寢」二字，見他已忘情了，如何又起？只緣他寢的是北堂。中夜明月入牖，照得無聊，又起至庭前，反復細細看。「玩照」之句是莫載，「攬之」句是莫破，其冷冷一片清光，攝人心眼，蕩漾與往時，迥然不同意思。覺得隱隱躍躍是個節物，只是一時口頭說不出來。忽而覺得一陣涼風，聽得一聲蟬鳴，兜的一驚，省得都是節物變遷，不覺離思，怦怦動心。此情景互生之妙也。

【附錄】

古詩・明月何皎皎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霑裳衣。（《文選》卷三十）

擬蘭若生朝陽

【題解】

銑曰：『蘭、若皆香草，古詩取興，閨中守芳香之氣，以待遠人。機以松柏堅貞，取之爲比。』《文選》所載無『蘭若生朝陽』一詩，《玉臺新詠》卷一載枚乘《雜詩》，其七有『蘭若生春陽』，此詩即士衡所擬之詩。然《雜詩》其後半首『庭前有奇樹』云云，又與古詩同，當爲二首，後人誤鈔爲一首，故在此詩之『附錄』中將其刪去。《雜詩》寫思婦之憂思，而士衡詩重在突出松柏之稟性，或以香草美人而取譬，蓋別有寄託也。與《赴洛詩》『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所表達之心態近似，意當作於入洛之初。

嘉樹生朝陽〔一〕，凝霜〔二〕封其條〔1〕。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三〕〔2〕。美人何其曠，灼灼〔四〕在雲霄〔3〕。隆想彌年月〔五〕，長嘯入飛飈〔六〕。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4〕。

【校勘】

〔一〕『朝陽』，《藝文類聚》卷三十二作『春陽』。金濤聲曰：『《古詩》有『蘭若生春陽』一首，宜

據改。』金說是。

〔二〕『霜』，《藝文類聚》卷三十二作『想』。誤。

〔三〕『終不彫』，《玉臺新詠》卷三作『不敢凋』。

〔四〕『灼灼』，《藝文類聚》卷三十二作『的的』。形近而誤。

〔五〕『月』，《玉臺新詠》卷三作『時』。

〔六〕『飛颷』，《玉臺新詠》卷三作『風飄』。吳兆宜《玉臺新詠箋注》卷三曰：『飄，音勠，風貌。或作飄。』

【注釋】

〔1〕翰注：『嘉樹，松柏也。山東曰朝陽。』吳兆宜注：『《左傳》：韓宣子來聘，公子享之。韓子賦《角弓》。遂賦《甘棠》。毛萇《詩傳》：棠，杜也。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宜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嘉樹，原指質美之木。《楚辭·九章·橘頌》：『后皇嘉樹，橘徠服兮。』此而後生朝陽。』嘉樹，原指質美之木。《楚辭·九章·橘頌》：『后皇嘉樹，橘徠服兮。』此指松柏。朝陽，向陽之山。《詩經·大雅·卷阿》：『梧桐生矣，於彼朝陽。』封，猶茂盛也。《玉篇》：『封，大也。』此二句言生於朝陽之松柏，罹受嚴霜，卻枝條茂盛。

〔2〕濟注：『言我執持其心，同松柏經寒而不彫落也。』吳兆宜注：『《楚辭》：激凝霜之紛紛。《文選注》：曾子曰：陰氣騰則疑為霜。』

〔3〕善注：『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濟注：『美人，謂夫也。灼灼，中心明憶之貌。在雲霄，言所憶遠也。』吳兆宜注：『《廣韻》：灼灼，明也。』執心，堅定之信念。《後漢紀》卷一：『伯昇曰：彭爲郡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時信，時間次序。《韓詩外傳》卷二：『（雞）守夜，不失時信也。』此指由冬入春的時序。彫，凋零。《論語·子罕》：『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美人，謂所思之人，五臣謂夫，誤也。上四句喻體，言我心如松柏，歷經磨難而不變。所思之人雖遠在天際，然時時縈繞心頭，歷歷在目。

〔4〕良注：『彌，終也。天末，遠也。謂思想之盛，終於年月，長爲嘯聲，人於飛風，冀達遠情也。翹，英之秀者。曠遠之心，亦猶葵藿傾翹以向日也。』吳兆宜注：『潘岳《河陽縣作》：長嘯歸東山。』隆想，深切之思念。《世說新語·棲逸》：『（阮）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還半嶺許，聞上嘯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廼向人嘯也。』飛颮，疾風。《玉篇》：『颮，暴風也。』見《日出東南隅行》注。引領，猶舉首，言盼望之切。《玉篇》：『領，《詩傳》云：頸也。』此四句言日月流逝，相思日深，寄情於長嘯，藉飄風以傳情；舉首遙望故園，猶葵藿之傾日。

【集評】

〔日〕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南卷・集論》：小韻詩，除韻以外，而有迭相犯者，名為犯小韻病也。……或云：凡小韻，居五字内急，九字内小緩，然此病雖非巨害，避為美。……陸士衡《擬古歌》云：『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即『陽』、『霜』是也。若故為疊韻，兩字一處，於理得通，如『飄颻』、『窈窕』、『徘徊』、『周流』之等，不是病限。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原詩首四句俱就時寫，未免稍弱。此詩首句（言）地，二句方言時，蚤於言地處因『朝陽』二字偷帶出『時』字，而以『凝霜』照之，更有力量。三句不渝其地，有抱柱之堅。四句不變於時，有靡他之貞。覺原詩尚是兒女情態。原詩末句積念發狂，已是魯矢之末。此詩『高曠』。此專寫美人之高曠，帶出光彩，力足相敵。《選》之所以獨存擬詩也。

【附録】

古詩・蘭若生朝陽

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情款感四時。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夜光照玄陰，長嘆戀所思。誰謂我無憂，積念發狂癡。（《玉臺新詠》卷一）

擬青青陵上柏

【題解】

向曰：『柏生於高陵，而色青蒼，言得性而不可攀仰；蘋靈草生於高山，亦猶是焉。故機取以為比。』詩人感歎人生短暫，且又漂泊不定；遊宦京城，豪門世族，生活奢華，氣勢煊赫，落拓之意隱於言外，故戚戚無歡，慷慨歎息。意同古詩，更充滿勃鬱不平之氣。所寫之景，所敘之事，均在北方，故知亦作于入洛後。蘋生陵上，逆其常性，蓋隱指迫于王命而由吳入洛乎？

苒苒〔1〕高陵蘋，習習隨風翰〔1〕。人生當幾時，譬彼濁水瀾。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2〕。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3〕。飛閣纓虹帶，層臺冒雲冠〔4〕。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5〕。俠客控絕景，都人驂玉軒〔6〕。遨遊放情願，慷慨為誰歎〔7〕。

【校勘】

〔一〕『苒苒』，《文選》卷三十、《詩紀》卷二十五作『冉冉』。『冉』與『苒』古二字通。

〔二〕『層』，六臣本作『曾』。古二字通。

【注釋】

〔1〕善注：『《山海經》曰：崐崘之丘，有草名曰蘮，如葵。《字書》曰：蘮，亦蘋字也。』銑注：『冉，進長貌。習習，數飛貌。翰，羽也。』苒苒，柔細貌。王粲《迷迭賦》：『布蓁蓁之茂葉兮，挺苒苒之柔莖。』蘋，草名。《齊民要術》卷十：『《爾雅》曰：薠，蘋也。其大者蘋。』又《玉篇》：『蘋，水艸，大萍也。』此二句以高山柔蘋草如鳥羽之隨風飛轉，喻人生之飄泊不定。

〔2〕善注：『言濁水之波易竭也。』翰注：『濁水，謂潢潦水也。戚戚，憂也。所歡，朋友也。』濁，大波曰瀾。《玉篇》：『瀾，波。』言人生如濁水之易竭，何多憂滯，而不置酒與朋友為歡？』瀾，波。《玉篇》：『瀾，大波曰瀾。』此四句言人生如潦水，飄泊短暫；憂從中來，難以釋懷，何不置酒，與朋友歡宴？

〔3〕善注：『《史記》曰：公仲謂韓王曰：不如和秦，賂以一名都。』濟注：『方駕，並駕也。名都，長安也。綺，美也。闕，樓觀也。鬱，積也。盤桓，廣大貌。』振，迅疾，此為動詞。《爾雅・釋言》：『振，訊也。』郭璞注：『振者奮迅。』轡，馬嚼轡繩。《玉篇》：『轡，馬轡也。』振飛轡，猶言勒馬飛馳。長安，此代指京都洛陽。闕，指城門兩邊對峙而中有通道的樓觀。此四句言與友人並駕游宦京城，城池華美，樓閣廣漠。

〔4〕善注：『《吳都賦》曰：寒暑隔閡於邃宇，虹蜺迴帶於雲館。西都賓曰：楣。虹或為垂，非也。』濟注：『飛閣，閣道。曾臺，高臺也。纓，繞。冒，覆也。言虹雲之依臺閣，如冠帶焉。』飛閣，凌空而構築的閣道。曾，同層。《淮南子・本經訓》：『大厦曾加，擬於崑崙。』許愼注：『曾，重架材木相乘架也。』此二句言京城飛閣高聳，以虹為帶；樓臺林立，浮雲縈繞。

〔5〕善注：『《西京賦》曰：北闕甲第，當道直啓。椒蘭，蓋取其嘉名，且芬香也。』良注：『高門，王公之宅。羅，列。闕，門也。第，謂第一宅也。椒蘭，將以塗室取其溫香。』北闕，宮殿北邊之門樓，是大臣等候朝見或上書奏事之地。《漢書・高帝紀下》：『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顏師古注：『未央殿雖南向，而尚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謁北闕。』甲第，上等府第。張衡《西京賦》：『北闕甲第，當道直啓。』薛綜注：『第，館也。甲，言第一也。』椒蘭，兩種香木。《荀子・議兵》：『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此指以椒蘭製成香料塗牆的府邸。此二句言北闕之外王公大宅羅列，甲第府壁椒蘭薰香。

〔6〕善注：『《列子》曰：晉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使其俠客以鄙相攻。繡降而復反，上所乘馬名絶景，為流矢所中。《西都賦》曰：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毛詩》曰：彼都人士。《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能金玉其車。』向注：『俠客，遊人也。』都人，都邑之人士。《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能金玉其車。』控，引也。駿，駕御。《玉篇》：『控，引也。駿，駕也。』玉軒，以玉飾車。

人。《詩・小雅・都人》：『彼都人士，狐裘黃黃。』鄭玄箋：『城郭之域曰都。』此二句言游俠駕御駿馬，王公貴族乘坐華美之車。以上四句寫京都豪門世族生活之奢華，氣勢之煊赫。

〔7〕銑注：『感彼遊樂，各稱所願。慷慨之志，誰歎息也。』放，放縱。《玉篇》：『放，逐也，散也。』情願，情思。《爾雅・釋詁》：『願，思也。』慷慨，不得志貌。《戰國策・燕策》：『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慷。』鮑彪注：『忼慨，壯士不得志也。』忼慨，同慷慨。此二句言遠遊京都，本是求宦而來，然而豪門世族如此之煊赫，自己則憂戚落魄，不禁慷慨難平，唯有縱情遨遊。

【集評】

〔清〕賀貽孫《詩筏》：《擬青青陵上柏》篇：『人生能幾何？譬如濁水瀾。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人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語也。古人倏而感慨，倏而娛樂，倏而遊戲，倏又感慨矣。中間『遊戲』二字，從『忽如遠行客』句來，寄意空曠，有君輩皆人我夢中之意。『冠帶自相索』一語，頓合豪華氣盡，淡淡寫來，自爾妙絕。士衡自『置酒』以下，句句作繁麗語，無復回味，如飲蔗漿，一嚥而已。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濁水瀾』比意亦晦。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蘋本水草，今反在高陵；鳥飛逆風，今反順風，俱失常也。舉世方且『冉冉』，卒未有以為失常者，習與性成，全是此促濁之世界驅迫之而然也。『水瀾』喻促，『濁水』喻濁，念此世界，因而戚戚勤念於遠也。要知此遠念不是抱千年之憂，亦不是思萬里之遊，即下文之慷慨謂萬古不朽之事業也。遠念不遂，因而招友飲酒，且攜之並游長安，總冀抒其戚戚耳。『名都』以下，摹長安之繁華。『城闕』數句寫地，即上文之『濁水』。『俠客』二字寫人，即上文之『濁瀾』。末二句云世人儘是如此，我曷不隨都人邪？而乃欲於此世界建萬古不朽之事業，果誰為哉！

【附錄】

古詩・青青陵上柏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文選》卷三十）

擬東城一何高〔一〕

【題解】

翰曰：『言高城常存，而人易老，不如早為行樂。』此詩與其他擬詩有別，有強烈主觀色彩，所表達情感乃機詩賦之常調。所寫時序不居，耄耋之年轉瞬即至，而又牽於世務，中心猶悵然猶豫，故放縱情志，及時行樂。在音樂描寫上，化古詩之簡約而為繁縟，充分寫出音樂之美。此詩所寫之河曲、澧水亦均在河洛，故亦當作於入洛後。

西山何其峻，層〔二〕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一〕。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頹〔三〕。三閭結飛轡，大耋嗟落暉〔四〕〔二〕。易為牽世務，中心若〔五〕有違〔三〕。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四〕。閑夜撫鳴琴，惠音〔六〕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五〕。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6〕。思為河曲鳥，雙游澧〔七〕水湄〔7〕。

【校勘】

〔一〕『擬東城一何高』，《玉臺新詠》卷三注曰：『一本作「擬東城高且長」。』《詩紀》卷二十五注

曰：『《古詩》曰：東城高且長。』應據改。按：《東城高且長》，《文選》卷三十所錄止十四句，《玉臺新詠》卷三比《文選》多出『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啣泥巢君屋』八句，士衡擬古，句數相對，內容相應，故知當以《玉臺新詠》為是，且此詩題亦當為《擬東城高且長》。

〔二〕『層』，六臣本、陸貽典校本作『曾』。古二字通。

〔三〕『頹』，《玉臺新詠》卷三作『遺』。

〔四〕『大』，吳兆宜《玉臺新詠箋注》卷三曰：『大，一作太。』『嗟』，《玉臺新詠》卷三作『悲』；又『暉』，《詩紀》卷二十五作『揮』，誤。

〔五〕『若』，《玉臺新詠》卷三作『悵』。

〔六〕『惠音』，吳兆宜《玉臺新詠箋注》卷三曰：『一作專言。』

〔七〕『灃』，《文選》卷三十、《玉臺新詠》卷三、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豐』。六臣本注曰：『五臣作灃。』影宋鈔本校曰：『豐，別本作灃。』

【注釋】

〔1〕善注：『《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濟注：『峻，高。曾，重也。貌。彌，徧也。蕙，香草也。憑，依也。言零露徧天而下，香草皆依林而衰悴。』吳兆宜注：『屈原《離騷》：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夏侯湛《釋抵疑》：燎原之煙，彌天之雲。蓋本

此。』西山，險峻之山。《周易・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善注：『王用亨於西山也，兌爲西方山者，塗之險隔也。』鬱，層積。《詩・唐風・晨風》：『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毛詩傳：『鬱，積也。』曾：通層，重疊，見《擬青青陵上柏》注。此四句言西山高峻崔嵬，依山而築之東城，層層疊疊，曲折逶迤。寒露彌天，衰草落葉，滿目蕭瑟之秋景。

〔2〕善注：『《離騷引》曰：屈原者，為三閭大夫。《離騷》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良注：『襲，重也。言寒暑相重，時節之往，忽如頹落也。三閭大夫，謂屈原也。結飛轡，言將遠遊以求長生。耋，老也。言大老之人，嗟嘆日暮而惜其時。』吳兆宜注：『《史記・屈原傳》：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而至此？大耋，見《易》。』因襲，前後相續。《史記・龜策列傳》：『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頹，墜落，此指日落。潘岳《寡婦賦》：『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頹。』此四句承秋景而來，感歎寒來暑往，歲月不居。以三閭大夫馳馬遠遊以追求理想人生，耄耋之人嗟歎日暮而惜其時，言自己應該及時行樂，享樂人生也。

〔3〕善注：『《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向注：『曷，何也。言何為牽於時事，而違歡賞之心。』牽，牽制。《玉篇》：『牽，挽也。』中心有違，內心猶豫不決。《詩・邶風・谷風》

毛詩傳：『違，離也。』鄭玄箋：『違，徘徊也。』此二句承上句而來，感慨自己牽纏於世務，內心徘徊猶豫。

〔4〕善注：『《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銑注：『侔，齊也。瓊蕤，玉花也。言妖麗之顏，齊於玉花。』吳兆宜注：『曹植《名都篇》：京洛出少年。』京洛，指洛陽。妖麗，美女。見《日出東南隅行》注。玉顏：如玉之容顏。宋玉《神女賦》：『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向注：『顏色溫潤如玉。』侔，同。《玉篇》：『侔，齊等也。』此二句言京都美女盛多，玉顏如花。

〔5〕翰注：『惠，順也。言琴聲順和也。調急曰高，言歌之哀響，逐琴調而急也。』吳兆宜注：『相如《上林賦》：然後侵淫促節。《正字通》：琴節曰徽，徽十三，象十二月，其一象閏，用螺蚌為之。近代用金玉水晶。』閑夜，閑靜之夜。見《擬今日良宴會》注。撫，安也，循也。』惠音，和諧之音。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嫮，安也，循節而彈奏。《玉篇》：『撫，安也，循也。』惠音，和諧之音。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嫮，安也，循節而彈鮮榮，絜齋俟兮惠音聲。』良注：『乃絜齋戒以待惠和之音。』長歌，曼聲而歌。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蜿蛇。』促節，音節急促。何遜《青青河畔草》：『吹臺下促節，不言於此別。』高徽，即高張急徽，急促之音調。《漢書·揚雄傳下》：『今夫絃者，高張急徽。』顏師古注：『徽，琴徽也。』上四句言歌女閑夜彈琴之美，或和諧，或清遠，或哀傷；或曼聲而歌，或哀怨急促。

〔6〕善注：『《七略》曰：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濟注：『萬夫歎，言稱美者衆也。再，重也。重發其聲，清韻繞梁，動於飛塵也。』吳兆宜注：『相如《上林賦》：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案《宋書·武帝紀》：順聲一唱。』梁塵飛，形容歌聲繞梁，震落梁上灰塵。李白《夜坐吟》：『一語不入意，從君萬曲梁塵飛。』此二句言美女琴聲繞梁，讓人歎美不已。

〔7〕良注：『河曲鳥，謂鴛鴦，此鳥常雙遊。曲之鳥。』吳兆宜注：『《前漢·地理志》：武陵郡充縣歷山，澧水所出。又《山海經》：雅山，澧水出焉。』湄，水涯。《詩·秦風·蒹葭》：『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毛詩傳：『湄，水隊也。』此二句寫詩人渴望自己與美女如河曲之鳥，雙飛雙宿。謂求其知音也。

【集評】

〔清〕賀貽孫《詩筏》：《擬東城高且長》篇云：『曷爲牽世務，中心若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閑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思爲雙飛燕，啣泥巢君屋』語也。即『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衣裳，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啣泥巢君屋』語也。士衡一氣直說，全無生動。古詩將燕趙佳人，憑空想像，無限送癡。而披衣當戶，馳情整巾，沉吟在悲響之餘，躑躅於理曲之後，則不獨

聞其聲，且如見其人矣。試思『長歌』、『哀響』等語，細細比勘，其敷衍湊泊，與古人相去深淺為何如也？其餘全篇刻畫古人，不可勝錄，所謂桓溫之似劉琨，其無所不似，乃其無不恨者。夫以士衡之才，尚且若此，則擬古豈容易哉！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零露』二句語蒼，『三閭』、『大臯』語亦強，欠自然。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原詩『東城高且長』，陸以『東城一何高』為題，而詩中亦專寫高字，不知何據。原詩『東城』云云，及『燕趙』云云，本是一首，即取前詩『今日良晏（宴）會』之意，特倒轉其文法耳。兩詩對看自明，後人破分作兩首，未之深思耳。士衡去古未遠，亦作一首擬之可知。

原詩取興『東城高長』，並起，下句『逶迤自相屬』，又側落『長』邊，『迴風動地』，全從『長』字生出，但以一『起』字微粘『高』字，復用『秋草萋且綠』句，融成一片，全無痕跡。此詩以『西山』代『東城』，曰『何其峻』，曰『層曲鬱崔嵬』，單說得一『高』，又用『零露』代『迴風』，『彌天』代『動地』，似有意粘合『高』字，殊覺生硬。『三閭』二句，即從『日暮』、『塗長』，止排得一句色，一句聲，與原詩多少情態都寫不出。至『京洛』以下，方脫出，固有作性。原詩曰『佳人』正是才子對手。此詩作『妖麗』便不足當才子，況原詩曰『美者顏如玉』，不是寫自己，是說有拔玉姿於紅粉叢中者。此詩『玉顏侔瓊枝』，只直直寫一句色。

原詩「絃高知柱促」，分明有個知音才子在他身邊。賞鑑此詩，「一唱萬夫歎」，安知非《下里》、《巴人》之詞乎！原詩「思」字無限馳情處，全從心沉吟、身躑躅一段光景拈來。此詩將「思」字硬插入「梁陳」下，便不相接。原詩「巢君屋」，有成君家計意。此詩「遊水湄」，蕩矣。意者原詩主美，而此詩主刺乎！

【附錄】

古詩・東城高且長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廻風動地起，秋草萋且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衣裳，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啣泥巢君屋。（《玉臺新詠》卷二）

擬西北有高樓

【題解】

向曰：「此明賢才不見用也。」此詩與古詩情感相類，蓋感歎知音難覓。所不同的是，古詩以音響之悲，杞妻之怨，清商之婉轉，慷慨之歎息，重在寫其哀。而此詩則以纖手之清閑，

如蘭之芳氣，玉容之傾城，重在寫其美。或以美人自況，別有寄託。若向注為是，亦必作於入洛之後。

高樓〔一〕一何峻，迢迢〔二〕峻而安。綺窓出塵冥，飛陛〔三〕躡雲端〔1〕。佳人撫琴〔四〕瑟，纖手清且閑。芳氣〔五〕隨風結，哀響馥若蘭〔2〕。玉容誰能〔六〕顧，傾城在一彈〔3〕。佇立望日昃，躑躅再三歎。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4〕。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5〕。

【校勘】

〔一〕『高樓』，《藝文類聚》卷六十二作『高臺』。《玉臺新詠》卷三、李善本並作『茗茗』。六臣本、《七十二家集》本、《詩紀》卷二十五並注曰：『善作茗茗。』金濤聲曰：『茗茗與迢迢通。』金說是。陸雲《登臺賦》：『嘉生民之亹亹兮，望天晷之茗茗。』可證。

〔二〕『迢迢』，《玉臺新詠》卷三、《藝文類聚》卷六十二並作『階』。

〔三〕『陛』，《玉臺新詠》卷三、《藝文類聚》卷六十二作『瑤』。

〔四〕『琴』，《文選》卷三十作『鳴』；《藝文類聚》卷六十二作『芳草』；《玉臺新詠》卷三作『芳音』。

〔五〕『芳氣』，《藝文類聚》卷六十二作『芳音』。

〔六〕『能』，《文選》卷三十作『得』，六臣本、《七十二家集》本注曰：『五臣作能。』

【注釋】

〔1〕善注：『《君子有所思行》曰：遼宇列綺窗。《古詩》曰：交疏結綺窗。《魏都賦》曰：飛陛，閣道也。陛方輦而徑曲。』銑注：『峻，高也。迢迢，遠貌。綺窗，結綺為窗網也。塵冥，昏塵外也。躡，履也。雲端，雲上也。』窓，同窗。綺窗，雕鏤花紋的窗戶。左思《蜀都賦》：『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江。』向注：『綺窗，彫畫若綺也。』塵冥，昏暗的塵世。《詩·小雅·無將大車》：『無將大車，維塵冥冥。』鄭玄箋：『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上四句寫佳人所居之樓宇，高峻華美，出塵世，入雲端，氣勢雄偉。

〔2〕翰注：『佳人，喻君子。撫琴瑟，喻有才德也。清閑、芳氣，言德之美也。藹，盛也。』清且閑，從容閑雅。見《日出東南隅行》注。結，《說文》：『締也。』此有交織之意。馥，芬芳。《玉篇》：『馥，香盛。』上四句言佳人彈琴動作雖不見用，哀歎之音，猶馥於若蘭

唱和之人。言我不怨待時之久，但願知己之人歡也。」蹢躅，徘徊不前貌。見《文賦》注。上四句言聽者佇立良久，希望接近佳人，卻又躑躅不息。所歎者為歌者知音難覓也。

〔5〕向注：「鴻鳥一舉千里，言我將駕之，與同其心者俱去。」翰，高飛。《詩・小雅・小宛》：「宛彼鳴鳩，翰飛戾天。」鄭玄箋：「翰，高。」此二句言聽者想像與佳人乘駕如鴻羽輕盈，比翼雙飛。

【集評】

〔清〕賀貽孫《詩筏》：《擬西北有高樓》篇：「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竚立望日昃，日昳，日西傾。《玉篇》：躑躅再三歎。不怨竚立久，但願歌者歡。」即「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一彈再三歎」，「餘哀」之上，綴以「慷慨」，古詩從「傾城」上說向「歡」去，「哀」去，「哀」二意，便分深淺。且夫「中曲徘徊」，則繞梁遏雲，不足「徘徊」上說向「哀」去，「歡」、「哀」二意，便分深淺。且夫「中曲徘徊」，則繞梁遏雲，不足蹢躅矣，豈「傾城」可言乎？「徘徊」未已，繼以「慷慨」，「三歎」，「餘哀」之上，綴以「慷慨」，亦不在「彈」，非絲非肉，別有神往，莊子所謂「聽其自已者，咸其自取也」。妙伎如此，彼「竚立」、「躑躅」者，皆隨人看場耳。「但傷知音稀」一語，感慨深遠。但有言說，總非知音，其視「歌者」之「歡」，不過聲色豪華，豈啻雅俗懸絕已哉！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四：曲折不浮，鼓如巨帆因風，自然千里。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此疑亦臣不得於君之詩。但原詩就歌者意中寫，此詩就聽者意中寫。篇中本寫佳人云云一段情節，乃於劈首寫四句高樓，然卻字字是下文張本。「一何峻」寫樓之高，「迢迢」又加一遠。「峻而安」以便安插佳人在上。「出塵躡雲」承上「迢迢」。曰「綺牕」，曰「飛陛」，政映下可望而不可親也。此雖空空寫樓，便已令讀者覺得樓上有一人，樓下有一人。然樓下人於樓上人，亦只是遙聞聲而相思。其曰佳人，乃是從綺牕略略望得，尚未眞切，何由見其纖手之閑也？蓋從耳中所聞，想出以其彈得分明，知其纖手之清；彈得嫻熟，知其纖手之閑也。「芳氣」二句，風從樓下人身邊過來，佳人之芳氣與風結作一團，而佳人之哀響，乘此芳風一齊吹到樓下人身邊過。此時樓下人不惟眼中髣髴，抑且耳根悄悅，止覺鼻息開通，即元稹所云「仿佛聞香不是香也」。然此許多趣味，止在風前暗領。樓之高峻如此，佳人之玉容，誰能眞一顧也。不知何時顧，即此一彈，已足徵其有傾城傾國之色矣。「佇立」云云，謂又思期一顧也。不知何時望起，但至日昃，則暝而不可望矣。始警心云云，謂望時固已久矣，然佳人何以儘其久望？蓋先前是無意偶彈，後來是有意故彈。曷以知其有意故彈？以「躑躅」二字知之。然其歎而至再至三，不辭佇立之勞者，冀得佳人之歡心，謂我知音耳。得知音，故佳人亦徘徊不去。既為撫琴，又復撫琴，連作不已，遂至日昃耳。歌者即佳人，

前寫佳人，只說一彈，此乃變作歌者何也？古人琴瑟，將以和聲，多不專彈，則佳人或倚琴瑟而歌，或閑琴瑟而歌，樓下之人，倘然聞來，故只單和其歌耳。始也，顧之不得而望，既也，望之不得而思，以明終不可得而觀，皆此樓之故，即士人禮義之防也。

《擬東城高且長》謂有聽者在前，故就歌者低頭寫，曰『思為河曲鳥，雙游灃水湄。』《擬西北有高樓》謂歌者在上，故就聽者仰面寫，曰：『願為雙鳴鶴，奮翅起高飛。』亦是仰寫。原《東城高且長》曰：『思為雙飛燕，啣泥與君屋。』在俯仰之間，應本章『當戶』二字。原《西北有高樓》曰：『思為雙飛翰，』原《西北有高樓》曰：『願為雙鳴鶴，奮翅起高飛。』亦是仰寫。可見古人文字，俱有照映，一字不苟。

【再三歎】口動，『思駕歸鴻羽』，意動。『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耳連鼻動；『顧望』目動，『躑躅』身動；『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為雙鳴鶴，奮翅起高飛。』（《文選》卷三十）

【附錄】

古詩・西北有高樓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

陸士衡文集校注　卷六

擬庭中有奇樹

【題解】

銑曰：「此言友朋離索相思之情。」此詩所思對象當為才德佳美，且與己甚為相得者，或為摯友，或為兄弟。詩在寫思念之情中，特別突出時光飛逝，帶有強烈的生命意識。比古詩情感更顯得深刻，故當作於入洛之後期。

歡友蘭時往，迢迢〔一〕匿音徽〔1〕。虞淵引絕景，四節逝〔二〕若飛〔2〕。芳草久〔三〕已茂，佳人竟不歸〔3〕。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懷〔4〕。感物所歡，採此欲貽誰〔四〕〔5〕。

【校勘】

〔一〕「迢迢」，李善《文選》卷三十並作「茗茗」；吳兆宜《玉臺新詠箋注》卷三、六臣本《文選》卷三十注曰：「善作茗茗。」古二詞通。

〔二〕「逝」，《玉臺新詠》卷三作「遊」。

〔三〕「久」，《藝文類聚》卷二十九作「忽」。

〔四〕「採」，《七十二家集》本作「采」。古二字同。又「欲貽誰」，《藝文類聚》卷二十九作「當遺誰」。

【注釋】

〔1〕翰注：「蘭時，春時。匿，亡也。音徽，言文章書信。」蘭時，蘭花盛開時，指初春。迢迢，遙遠。《古詩·迢迢牽牛星》：「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歡友，摯友。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劉楨》：「歡友相解達，敷奏究平生。」此二句言摯友初春離別，道路迢迢，音信杳然。

〔2〕善注：「應劭曰：虞泉，日所入也。《淮南子》曰：至於虞淵，是謂黃昏。」濟注：「虞淵，日入處也，言虞淵引日，使四節之往如飛。」絕景，日影隱匿，指日落。張協《七命》：「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翰注：「絕，滅。景，影。」此二句言日出日落，節序逝去如飛。

〔3〕良注：「言芳草久已茂盛，而友人竟未歸也。」佳人：稱才德之佳者。《三國志·魏·曹爽傳》裴注：「《魏氏春秋》：範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此指歡友。此二句言不覺暮春已至，佳人經年未歸。

〔4〕良注：「躑躅，思念。循於林池之上，惠和之風，人我襟懷。」吳兆宜注：「崔駰《扇銘》：惠風時披。」躑躅，徘徊思念。《詩·邶風·靜女》：「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毛詩傳：「志

往而行止。』踟躕，同躑躅。遵，《說文》：『循也。』渚，水中小洲。《詩・召南・江有汜》：『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毛詩傳：『渚，小洲也。』惠風，和風。嵇康《琴賦》：『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此二句言因思念友人，徘徊池林邊，和風徐徐，撩我衣襟。

〔5〕向注：『感此春物，思戀所歡，所歡未至，采此芳草，知將貽誰。貽，遺也。』贈送。《玉篇》：『貽，遺也。』此二句言感春物之變，思念友人，欲采芳草，因友人未歸，而不知遺誰。

【集評】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四：如此則以掩映古人有餘矣！陸自有如許風味，苦為繁雜諧曲之詞所掩耳。人可不自珍其筆，而為物役俗尚所奪邪？作者意不可問，擬者亦相求於優肅之中，可為獨至之情絕，可至古人同調。故人患己心不至，不患古道之長矣。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前首由《庭中有奇樹》及《涉江采芙蓉》二首，同是怨刺之詩，然措意卻自不同。樹在庭中，乃現在事物，眼前常見者。忽然一日見其著花，因而有經時之感，其感妙在驀然之際。若芙蓉則生於隔江，而蘭草生於澤畔，非眼前現在之物，乃有贈遠之意。然後涉江來之，故生出許多態。此詩本擬《庭中有奇樹》，卻將以贈所思耳。此詩云：『感物戀所歡，採此欲貽誰。』分明是為貽所思而來。謂采卻云欲貽誰，若忘其所貽之人者，最有妙意。既采之後，

【附錄】

古詩・庭中有奇樹

庭中有奇樹，緑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文選》卷二十）

擬明月皎夜光

【題解】

濟曰：「此喻權臣用事，時氣迅速，人情漸壞，在責忘賤之意。」此詩結構、情感與古詩同。時序遷轉，其志未酬，而昔日友人，雖居高位，卻不肯援契。人情冷暖，斑斑可見。詩所折射之現實亦當在入洛後。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一〕〔1〕。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2〕。朗月照閑房，蟋蟀吟戶庭〔3〕。翻翻歸雁集，嘒嘒寒蟬鳴。疇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4〕。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

架楹〔5〕。

【校勘】

〔一〕『明明』，六臣本作『明月』。

〔二〕『閑』，《七十二家集》本作『閒』。古二字同。

【注釋】

〔1〕良注：『涼風，七月時也。發，起。昊，大也。言大天之氣，嚴而至明。』昊天，博大遼遠之蒼天。《詩・小雅・蓼莪》：『欲報之德，昊天無極。』肅，肅殺。《呂氏春秋・季春紀》：『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此二句言秋天來臨，涼風吹起，天空肅殺而澄淨。

〔2〕善注：『《呂氏春秋》曰：季秋之月，招搖指戌。《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漢案戶。漢也。案戶者，直戶也。李陵詩曰：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向注：『招搖，星名，在北斗杓邊。《禮・曲禮上》：『招搖在上，急繕其怒。』《經典釋文》卷十一：『北斗第七星。』此二句言季秋之時，漢，天漢，天河也。東南西北，各當時所轉。』招搖，星名，在北斗杓邊。天漢，天河也。東南西北，各當時所轉。』

〔3〕銑注：『蟋蟀，蟲名。秋則鳴於戶庭。』又《詩・豳風・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鄭玄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者，將寒有漸，非卒來也。』故此詩以『蟋蟀吟户庭』謂天寒也。閑房，清靜

之屋。謝瞻《答靈運》：『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戶庭，庭院。陶淵明《歸園田居》：『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此二句言秋月照在清靜之房，蟋蟀鳴於庭院之中。

〔4〕善注：『《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毛詩》曰：萇彼柳斯，鳴蜩嘒嘒。毛萇曰：嘒嘒，小聲也。陸士衡《擬古詩》曰：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傅毅《洛都賦》：『嘒嘒，鳴弋高冥之獨鵠，連軒翥之雙鶤。』翰注：翰，羽也。飛至高冥，喻友朋名位高也。冥，天邊也。』翻翻，猶翩翩。劉楨《贈徐幹》：『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善注：『《楚詞》曰：漂翻翻其上下。』銑注：『翻翻，孤飛貌。』集，羣鳥棲於樹上。《詩·周南·葛覃》：『黃鳥於飛，集於灌木。』《說文》：『集，羣鳥在木上。』疇昔，昔日。《禮記·檀弓上》：『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鄭玄注：『疇，發聲也。昔，由前也。』上四句言北雁翩然南歸，集於樹上，蟬鳴嘒嘒，猶帶寒意。昔日歡聚之友，如今已身居高位。

〔5〕善注：『言有名無實也。《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而向。《爾雅》曰：大梁，昴也。』濟注：『位高則衣服美，改昔時聲聽，安於愉樂，棄友人故情也。』織女，星名，言有空有梁織之名，不堪操杼。架楹，喻人空有相知之名，不為相知之用。』服美，衣著華美，代指地位之高。《尚書·畢命》：『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於人。』孔安國傳：『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聲聽，猶言

聲音神態。居愉，生活安逸。《爾雅・釋詁》：『愉，樂也。』遺，忘。《玉篇》：『遺，亡也，貽也。』機杼，織布梭。《古詩・迢迢牽牛星》：『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大梁，昴星。《爾雅・釋天》：『大梁，昴也。』郭璞注：『昴，西方之宿，別名旄頭。』楹，《玉篇》：『柱也。』上四句言歡友衣著華美，神態居傲，養尊處優，全然忘卻昔日之友情。如織女無梭，大梁無柱，而今空有友朋之名，而無相知之實。

【集評】

〔宋〕阮閱《詩話總龜後集・押韻門》：陸士衡《擬古詩》曰：『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又曰：『驚飈褰反信，歸雲難寄音。』一篇押二『音』字。又《豫章行》曰：『汎舟清川渚，遥望江山陰。』又曰：『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一篇押二『陰』字也。

〔明〕胡應麟《詩藪・内編》卷二：擬《十九首》，自士衡諸作，語已不倫。六朝而後，徒具篇名，意態風神，不知何在。

〔明〕費經虞《雅倫》卷九《擬古》：建安以來人號（好）古，然曹氏父子之擬古，亦只是同題耳。選詞命意，乃各出機杼，尚與後代規矩步趨者有別。陸機《擬十九首》，則全擬古之體矣。宋、齊、梁、陳所擬《鼓吹》、《橫吹》，則又不同也。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七：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遠不如樂府十七首。

〔清〕馮班《鈍吟雜録》卷三：陸士衡《擬古詩》、江淹《擬古三十首》，如搏猛虎、捉生

龍，急與之較，力不暇，氣格悉敵。今人擬詩，往往只取其大意，亦不盡如江、陸也。

〔清〕毛先舒《詩辯坻》卷二《六朝》：景陽《雜詩》，雖不及子建、嗣宗之超，而耀體深婉，結構省淨，殆過士衡《擬古》矣。獨後『昔我資章甫』諸作，措思庸而設色亦不見奇警。

〔清〕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七三條』：陸士衡《擬古詩》，名重當世，余每廣微《補亡》，調乖四始；士衡《擬古》，曲異二漢。康樂《鄴下》之篇，類傷繁富；德施《山王》之詠，大苦質木。自運維艱，而形似匪易，故知考城之染翰，調美于常均也。

〔清〕沈德潛《古詩源》卷七：末二句總言有名無實，與漢人原詞意同。

病其呆板。

〔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九：即如《文選·雜擬上》、《雜擬下》凡六十首，惟陶公擬之，共十二首，謝康樂、江文通專取一人而擬之，謝共八首，江共三十首，舍自己之性情，肖他人之笑貌，連篇累牘，夫何取哉！

〔清〕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士衡『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諷刺輕薄語，說得如許蘊藉，視唐薛據『俗流實驕矜，得志輕草萊』語，眞膚淺不堪矣。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漢魏、阮公、陶公、杜、韓皆全是自道己意，而筆力強，

文法妙，言皆有本。尋其意緒，皆一綫明白，有歸宿，令人了然。其餘名家，多不免客氣假象，並非從自家胸臆性眞流出。如醴陵《雜擬》、陸士衡等《擬古》，吾不知其何為而作也。

薑塢先生云：「士衡《擬古》，蒙所未喻。其於前人章句，想倍誦有餘，何嘗詣深妙也。往時錢受之詆李、何諸人，形模漢、魏，而舉陸十二首，為善學古人。其徒馮班復云：「士衡學十九首，如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暇。」一師一徒，率皆盲語瞎贊。」……擬古而自有託意，如曹氏父子，用樂府題而自敍述時事，自是一體。……擬古而無所託意，特文人自多其能，導人以作僞而已。東坡和陶，雖自有題，亦覺無味，殆與士衡同一才多之患耶！

〔清〕汪師韓《詩學纂聞·雜擬雜詩之別》：《選》詩以雜詩、雜擬分為二類。雜詩者，《十九首》、蘇、李詩及諸家雜詩是也。擬古類取往古名篇，規摹其意調，其止一二首者，既直題曰擬某篇，而其擬作多者則雖概題曰擬古，仍於每篇之前，一一標題所擬者為何篇，此所以別詠懷、詠史、七哀、感遇、遊僊、招隱雜詩也。《文選》所載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是以謂之擬，此意後人不識也。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雖擬古自是本調，此古人臨帖法。但嫌太平弱，無遠情逸調可以振之。夫擬古，僅隨古人成搆，因襲詞章，可不作也。求勝於古，始堪擬

古。原存十二首，《涉江采芙蓉》篇更無佳致。『沈思鍾萬里』，『鍾』字近。《蘭若生朝陽》篇，『執心守時信』，『信』語生率。『譬比向陽翹』，『翹』字凑韻。《西北有高樓》篇，『迢迢峻而安』，『安』字無趣。『但願歌者歡』，亦少味。夫歌者欲得聽者之歡，何反願歌者之歡，但久佇立，彼即歡乎！且通首亦平平。《庭中有奇樹》篇，『歡友蘭時往』，『歡友』字、『蘭時』字並生。通首亦乏致，故不錄。僅錄其八首。此八首亦皆平調，本不足法，但差勝耳。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原詩臣不得於君，而歸罪於朋友。此詩亦用此意。天本不明而肅，『明明』唯昊天為然。蓋緣涼風既發，天氣為之一清也。『招搖』二句。原詩不徒記時，正為下『南箕北斗』張本。『玉衡』指孟冬之時，正箕與斗牛昏中之時也。此詩以『招搖』乃斗柄前星，替卻玉衡，『西北指』亦指孟冬也。招搖既指西北，則天漢自傾東南，織女、大梁皆附天漢之星，自然夕見於中天也。

凡擬詩字櫛句比，止有添無減，原詩『牽牛不負軛』，下有『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二句，謂朋友不是顯然絕我，但只見虛名，即杜子美所謂『汎愛不拯溝壑辱』也。此卻丟去此二句不擬，只『織女』二句便在，更覺蘊藉有未(味)。

擬詩始於士衡，大抵擬詩如臨帖。然古人作字有古人之形之神，我作字有我之形之神，臨帖者，須把我之形隳黜淨盡，純依古人之形，卻以我之神逆古人之神，併而為一，方

稱合作。不然，借古人之形，傳我之神，亦其次也。切勿衣冠叔敖。

凡擬詩者，古人之格調已定不移，但有逐句換字之法，苟琢煉字句，一毫不到，便要出轍，故孫鑛曰：「多擬古，詩道自進。」

【附錄】

古詩・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文選》卷三十）

樂府十七首

猛虎行〔1〕

【題解】

善曰：「《古猛虎行》曰：饑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銑曰：「《古猛虎行》云：饑不從猛虎食，暮不從猛虎取發首為名，不必以篇中意義，他皆類此。觀其大

體，是勸人抗其志節，義不苟容。』此詩寫自己雖以仁人志士為楷模，砥礪操守，然迫于王命，浮沉世俗。歲月不居，功業未建，進退失據，故愧對古代聖賢。抒情中又間有行役艱苦環境之描述，與心志之苦內外映襯。劉履《風雅翼》卷四認爲此詩作于『時國中多難，顧榮勸其還吳』之後。考《晉書》本傳，榮勸機還吳事在機入獄被赦，即永寧元年後。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推測此詩可能作于受知于成都王穎之後，即永寧二年（公元三〇二）前後也。二說基本相合，稽之詩意，可采信。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1〕〔2〕。整駕肅時命，杖策〔3〕將遠尋。饑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4〕。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5〕。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6〕。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7〕。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為音〔8〕。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9〕。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10〕。

【校勘】

〔一〕『多苦心』，《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苦用心』。

〔二〕『杖策』，《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振策』。

〔三〕『衿』，《文集》作『衿』，乃翻刻之誤，今據《文選》卷二十八改；《樂府詩集》三十一、《文章正宗》卷二十九、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襟』；六臣本注曰：『五臣作襟』。古二字通。

【注釋】

〔1〕《猛虎行》屬樂府《相和歌辭・平調曲》。《樂府詩集》卷二十六：『《宋書・樂志》曰：「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為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其後晉荀勗又採舊辭，施用於世，謂之清商三調歌詩，即沈約所謂「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唐書・樂志》曰：「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側調。楚調者，漢房中樂也。高帝樂楚聲，故房中樂皆楚聲也。側調者，生於楚調，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晉書・樂志》曰：「凡樂章古辭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其後漸被於絃管，即相和諸曲是也。魏晉之世，相承用之。永嘉之亂，五都淪覆，中朝舊音，散落江左。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相和諸曲，亦皆在焉。所謂清商正聲，相和五調伎也。凡諸調歌辭，並以一章為一解。《古今樂録》曰：「倡歌以一句為一解，中國以一章為一解。」王僧虔啓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時先詩而後聲，詩敍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猶詩《君子陽陽》兩解，《南山有臺》五解之類也。」又諸調曲皆有辭，有聲，而大

曲又有豔，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豔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又大曲十五曲，沈約並列於瑟調。今依張永《元嘉正聲技録》分於諸調，又別敘大曲於其後。唯《滿歌行》一曲，諸調不載，故附見於大曲之下。其曲調先後，亦準《技録》爲次云。」又《樂府詩集》卷三十：『《古今樂録》：平調有七曲：一曰《長歌行》，二曰《短歌行》，三曰《猛虎行》，四曰《君子行》，五曰《燕歌行》，六曰《從軍行》，七曰《鞠歌行》。荀氏録所載十二曲，傳者五曲。武帝「周西」、「對酒」，文帝「秋風」、「別日」並《燕歌行》，文帝「仰瞻」並《短歌行》，文帝「功名」，明帝「青青」，並《長歌行》，武帝「吾年」、明帝「雙桐」並《猛虎行》，「燕趙」《君子行》，左延年「苦哉」《從軍行》，「雉朝飛」《短歌行》是也。其器有笙、笛、簫、瑟、琴、箏、琵琶七種，歌絃六部。張永《録》曰：「未歌之前，有八部絃、四器。俱作在高、下、遊弄之後。凡三調，歌絃一部，竟輒作送，歌絃今用器。又有《大歌弦》一曲，歌「大婦織綺羅」，不在歌數，唯平調有之，即清調「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篇。後章有「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是也。」張録云「非管弦音聲所寄，似是命笛理弦之餘」，王録所無也，亦謂之《三婦豔》詩。』又《樂府詩集》卷三十一：『魏明帝辭僧虔《技録》曰：荀録所載明帝「雙桐」一篇，今不傳。《樂府解題》曰：晉陸機云：渴不飲盜泉之流，熱不乘惡木之陰，惡木枝葉自相加。通泉溉其根，玄雨潤其柯。《古今樂録》曰：《猛虎行》，王

飲盜泉水，言從遠役，猶耿介不以艱險改節也。又有雙桐生空井，亦出於此。」

〔2〕善注：「《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江邃《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陰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邃見之。《論語》曰：志士仁人。《古詩》曰：晨風懷苦心。」盜泉，水名。《水經注》卷二十五：「洙水西南流，盜泉水注之。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陰。」在今山東泗水縣東北。志士，操守仁義之人。《孟子·滕文公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趙岐注：「志士，守義者也。」苦心，用心良苦。「雙桐」句：言仁人志士苦守心志，不與邪惡之人同流合污。

〔3〕善注：「《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時君之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策，馬檛也。《廣雅》曰：將，欲也。」翰注：「整其車駕，肅敬時君之命，執鞭以將遠適焉。」整駕，整頓車馬。肅，敬。《說文》：「肅，持事振敬也。」時命，是命，指君命。《尚書·說命》：「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孔安國傳：「敬我是命，修其職使有終。」杖策，舉鞭。《玉篇》：「策，馬箠。」此二句言整裝待發，恭敬王命，將遠征他鄉。

〔4〕濟注：「言路多彊暴姦邪之人。」《古猛虎行》曰：「饑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此二句反其意而言之，言饑就食於虎窟，寒棲息于野林。

〔5〕善注：『日，而逸切。言日以屢歸，而功未立。陸賈《新語》曰：秋冬爲陰。』銑注：『由此使日屢西歸，歲時載暮，功名不能立矣。歲陰，猶歲暮也。』

日歸，日落。日歸、時往，猶言時光匆匆。此二句言日落日出，暑往寒來，轉眼又至歲暮，自己卻功業未建。

〔6〕善注：『《爾雅》曰：崇，高也。《廣雅》曰：駭，起也。桓子《新論》：雍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銑注：『駭，驚也。』此二句言眼前只有令人驚駭的岸邊堆積的雲層，秋風吹動枝葉的蕭瑟之聲。

〔7〕善注：『《毛詩》曰：出自幽谷。《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向注：『經過山谷之間，而靜思長嘯。』靜言，即『靜言思之』之略，猶言沉思，言，語助詞。岑，高聳的小山。此二句言行于山間谷底，或沉思，或長嘯。

〔8〕善注：『侯璨（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賈逵《國語注》曰：儒，下也。《爾雅》曰：亮，信也。謂有貞信之節，言必慷慨，故曰難也。』翰注：『絃急則調高，故無懦弱之響。貞亮之節，亦難擬其德音。』急絃，指音調急促。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魏太子》：『急絃動飛聽，清歌拂梁塵。』翰注：『急絃，謂急調也。』懦響，緩弱之音。朱彝尊《鮑齋記》：『爲歌詩無懦響，金清玉振。』此二句言靜思長嘯，雖如琴音絃急調高，貞信之節卻無法表達。

〔9〕善注：『言人生既多難苦，誠為未易，何為開此行役之衿乎？』濟注：『涉於世路，誠為至難，何為開此遠役之心？』誠，確實。《說文》：『誠，信也。』衿，同襟，衣的交領。《方言》卷四：『衿謂之交。』郭璞注：『衿，表交領也。』此代指胸懷。此二句感歎人生不易，襟抱難開。

〔10〕善注：『夫蘊耿介之懷者，必高蹈風塵之表。今乃愧不隨慕先聖之遺教。《蒼頡篇》曰：懷，抱也。』良注：『眷此正直之懷，而不得施展，故愧於古今之人。』眷，顧。耿介，正直守志而不趨時俗。《楚辭·九辯》：『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俯仰，周旋於世俗。《漢書·司馬遷傳》：『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此二句言雖胸懷耿介，卻又從俗浮沉，故愧對古今聖賢。

【集評】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三十一：《樂府解題》曰：晉陸機云『渴不飲盜泉水』，言從遠役，猶耿介不以艱險改節也。

〔元〕劉履《風雅翼》卷四：賦而比也。盜泉，泉名。《尸子》曰：『孔子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歸，猶去也。歲陰，謂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崇，高也。駭，驚亂貌。襟，即懷也。耿介，堅正特立之貌。

士衡既入洛，羈寓久之。雖或就仕，時國中多難，顧榮勸其還吳，不聽。此篇之作，其

在斯時乎？首言雖渴不飲盜泉，雖熱不蔭惡木，此有志之士審擇所處，而其立心之苦，有非它人所能知者。且士衡素負才望，志存匡世，吳既亡矣，舍晉復將何之？不免服事權門，追遂羣小，譬猶饑食虎窟，寒棲雀林，亦何心哉！將遭時立功，以遂所志焉。爾今既不然，而況運祚日衰，擾亂非一，亦猶時往歲陰，雲駭岸而風鳴條也。當是時，我但言嘯於幽僻無人之地，以自適焉。蓋以絃之急者，必無懦響。而負直亮之節者，言必不畢，豈不於此難為哉？故又歎人生實不易為，而所蘊何由舒展？顧我平日耿介之懷，而今若此，是以俯仰古今，不能無愧也。

〔明〕陸時雍《古詩鏡》卷九：『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此成何語？『饑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亦矜作太過。

〔明〕唐汝諤《古詩解》卷十一：此述古人以志節自勵，而因言肅駕趨時，將尋可食可棲之處也。若徒食於猛虎之窟，棲於野雀之林，而使日月空馳，功勳不立，則風雲變幻，其誰能堪！誠不如長嘯山谷，而以亮節自表見矣。夫涉世其難，而開其襟抱，正為守吾耿介之懷，唯恐有愧於古人今人耳。其志節可勝道哉！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七：《猛虎行》起手反古詞之意，宋人翻案，實祖述於此。自『日歸功未建』以下，所謂『多苦心』也。末云『俯仰愧古今』，惟恐有愧於俯仰，所以一食息而不敢苟也。

〔清〕沈德潛《古詩源》卷七：江邃《文釋》引《管子》曰：『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起用六句，最見奇峭。此士衡變體。

〔清〕喬億《劍溪說詩》卷下：七言中有單句，有長短句，五言亦間有之。士衡《猛虎行》云『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單句也。曹孟德《秋胡行》云『歌以詠志』，謝客《相逢行》云『憂來傷人』，短句也。陸士衡《猛虎行》云『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長句也。古人文章無定式，不可不知，不可輕學，正此類也。

〔清〕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壯？曰：如曹孟德之《短歌》、《碣石》，陸士衡之《猛虎行》等篇是也。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惡木』二句、『急絃』二句，並得古詩風調。『雲』句，『駭』字不警，雲固不知駭，又豈以臨岸故駭耶？疑或是『駛』。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止在擇之精而執之固。孟子舍魚取熊掌，雖兩美其必擇，豈有美惡相形而不擇者乎！獨患人之所遇，有惡無美，無可容吾之擇，而執之又不固。或至事急相隨，如馬融之於梁冀，深可惜。故寧渴飲盜泉之水；寧熱，決不息惡木之陰。此志士之苦心，即後耿介之懷，終身所期，為決不愧負者也。一旦世網嬰身，迫於時命，而行役萬里之外，此時何時，饑寧容擇食，寒寧容擇棲？然猛虎窟雖異於盜泉水，野雀林雖愈於惡木陰，然而危苦之極矣。士之所以不

辭者，將隱忍以就功名耳。乃功未及建，而歲已載陰，深可悼也。『崇雲』二字，正是『歲載陰』。『靜言』二句，正是『功未建』。此時此際，一片激烈之意，如何形容得？因借聲音發之。『急絃』二句，如高漸離祖送荆軻易水之上歌，為變徵羽聲，自是怒髮衝冠，白虹貫日，斷無和平之響。人生到此，方知未易。當疇昔『渴不飲』云云之時，豈能知此！此所以眷眷昔懷，退不能為伯彝（夷）之采薇，是仰而有愧於古。進不能為太公之鷹揚，是俯而有愧於今。士衡此詩，其作於受知成都王之後乎？

君子行〔1〕

【題解】

善曰：『《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翰曰：『前有此篇，其意略相類。』此詩所言人道險難，吉凶交相遝至。原因是主觀上或因讒言而遇禍，或因失察而見疑。然禍福有端，君子須養賢厚德，防患未然。全詩說理，思想雜陳儒道，體屬玄言，雖乏詩味，然所言之天道人事，體悟深刻，別有驚心動魄處。從機之思想發展看，當在入洛經歷宦海浮沉、人事翻覆之後。元康元年（公元二九一），賈謐見誅，張華、裴頠等名士被殺，詩人薄冰顫慄之感觸蓋由此乎！

天道夷且簡，人道嶮而難〔一〕〔2〕。休咎相乘躡〔二〕，翻覆若〔三〕波瀾〔3〕。士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6〕。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歎〔7〕。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10〕。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11〕。

【校勘】

〔一〕『嶮』，六臣本注曰：『五臣作險。』陸貽典校本亦作『險』。古二字同。

〔二〕『躡』，《七十二家集》本作『攝』。

〔三〕『若』，《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各』。形近而誤。

〔四〕『歡』，六臣本作『懽』；又注曰：『五臣作歡。』古二字同。

【注釋】

〔1〕《君子行》屬樂府《相和歌辭・平調曲》。《樂府詩集》卷三十二：『《樂府解題》曰：古辭云：君子防未然，蓋言遠嫌疑也。又有《君子有所思行》辭旨與此不同。「君子防未然，

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2〕善注：『《莊子》曰：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尚書傳》曰：夷，平也。又曰：簡，略也。』向注：『夷，平。簡，易也。』天道無私，故平易；人道多僻，故險難。」天道，自然法則。人道，人世規律。此指生存之道。嶮，同險。此二句言天道簡易，而人道艱難。

〔3〕善注：『《尚書》曰：休咎徵。杜預《左氏傳注》曰：休，福禍也。咎徵，惡徵。』向注：『休咎，福禍也。瀾，大波。』翻覆：變化無常。鮑照《擬古》之二：『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向注：『漢武已前，匈奴數背，故云翻覆。』此二句言吉凶交相遝至，猶如波瀾之變化無常。

〔4〕善注：『《左氏傳》：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賈逵《國語注》曰：使人大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所患，患石似玉者。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翰注：『言美惡相去不遠，事有疑似，則生禍患。』去疾，去其惡德。杜預注：『一本又作去惡。』疑似，即疑以，疑其善德。《大戴禮記·曾子立事》：『是故君子疑以終身。』韓元吉注：『疑善之不與，惡之及己也。』此二句言美惡之間相去不遠，疑其善德，必生禍端。

〔5〕善注：『言當愼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纔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毛詩》曰：如履薄冰。』

銑注：『近冰火必罹寒熱之患，近讒佞亦致禍難。』此二句以近火必熱，履冰必寒為喻，說明近讒佞必致禍患。

〔6〕善注：《説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為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往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呂氏春秋》曰：孔子窮于陳蔡之間，藜羹不糝，七日不嘗粒。晝寢，顔回索米，得而來，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顔回攫其甑中而飯之，少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故饋。顔回對曰：不可。嚮者煙煤人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笑曰：所恃者心矣，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夫孔子所以知人難也。高誘曰：煙煤，煙塵也。煤，讀作臺，人，猶墮也。』良注：『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後妻欲其子為太子，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王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於衣領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伯奇往過吉甫，吉甫使追之，以投於河矣。』掇，拾也。父子之道，天性之常，由此而滅之。《呂氏春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食。顔回

得米而爨之。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飯而食之，飯熟，乃進於孔子。孔子起曰：君，食絜欲饋。回曰：不可。向者煤人甑中，棄食不祥，回因攫而食之。孔所信者目，所恃者心，今心目不足信而恃矣，弟子記之。煤，煙塵也。因拾煙塵，孔顏回於是疑惑。」天道，此指人之天性。《孟子・盡心下》：「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趙岐注：「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二句以伯奇為後母取衣領之蜂而見疑于父，顏回取甑中落入煙塵之飯而食見疑於師，說明或因讒言而遇禍，或因失察而見疑。

〔7〕善注：「傳毅《七激》曰：闇君逐臣，頑父放子。王逸《楚辭序》曰：屈原放逐沅湘之間。《毛詩・谷風》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鄭玄曰：道絕者，棄恩舊也。」銑注：「父子與顏孔，滅天道，猶生疑惑，逐臣棄友，比之何有可恨？固不足歎也。」此二句承上而言，父子師徒，天性也，或因讒言而遇禍，或因失察而見疑，況放逐之臣，故友見棄，固不足歎也。

〔8〕善注：「言禍福之至，而皆有漸也。枚叔《上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尒雅》曰：鍾，聚也。言無端緒也。」向注：「兆，象也。」此二句言然福至常有徵兆，禍集亦有緣由。

〔9〕善注：「言禍福之有端兆，故天損之至，非己所招。故安之而未辭，人益之來，非己

求，故受之可為懽也。《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受人益者，唯安之，故易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物之儻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為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途，故安之甚易。此以吉凶異轍，故辭之實難。」翰注：「天損之至，非己所招，故安之而不辭也。人益之來，人所授利益。此二句言天降災禍無可回故受之可為歡也。」天損，天所降災禍。人益，人所授利益。此二句言天降災禍無可回避，故安之若素；人世利益無所求而至，故歡然受之。

〔10〕善注：「荀悦《申鑒》曰：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矣。《抱朴子》曰：明鏡舉，則傾冠見矣。以其遽相祖述，故引之。」濟注：「朗，明。鑒，鏡也。言鏡之明者，豈遠假乎？傾冠也。今賢者豈外求乎？但驗之在禍福而已也。」假，憑借。《左傳・昭公四年》：「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杜預注：「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此二句以借明鏡而正衣冠為喻，說明驗之禍福，而修賢養德。

〔11〕善注：「言小人近情，苦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而蒙福。《列子》：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淺近之情苦自信任，是以遇禍，君子之心，防慮未然，長以受福也。」近情，眼前之情。此二句言小人惑於眼前之情而得禍，君子防患於未然而得福。

【集評】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七：《君子行》較之古詞，猶為深切。『去疾苦不遠』二句，此即發明古詞『不處嫌疑間』之意，乃下所謂『近情苦自信』也。『福鍾有兆』以下，言天命之不可知，禍來誠無所避，人事可以自主，猶可無愧於心。傾冠之難，掩於朗鏡，皆自取之。是以君子常防未然、豫遠疑似於兆端未著之時，卒能自求多福，順乎夷簡之天道也。注家未暢作者本意。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頗嫌平率矣。『掇蜂』四句，以使事生一曲折，後人癡肥處，乃其動宕處，惟是稍佳。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與古詞《君子行》同是別嫌明微之語。但古詞氣和，此詞心危。『君子防未然』是此題之骨。古詞以之作起，此詞以之作結。作起，將以戒人；作結，用以自危，各有妙處。

【題解】

從軍行〔1〕

濟曰：『苦天下征伐。』首兩句概寫征伐之苦，領起全篇，然後鋪寫行役地域之廣，環境

之惡劣，行役之艱苦，時間之久長，戰爭之酷烈，再以歎息征人之苦收束全篇，採用總—分—總的結構形式，顯現出細針密線的藝術匠心。中間十四句不惟對偶工整，而且運用對舉，包容一個極大的空間，從而形成一種語言張力，以及內在氣勢。機之早年雖分領父兵為牙門將，然無行役之切身體驗，《苦寒行》、《從軍行》或爲泛擬古樂府之作，或當作于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職典中兵之後。疑不能斷也。

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一〕。谿谷邈〔二〕無底，崇山鬱嵯峨〔三〕。奮臂攀喬木〔四〕，振迹涉〔五〕流沙〔六〕。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集〔七〕鮮藻，寒冰結衝波〔八〕。胡馬〔九〕如雲屯，越旗亦星羅〔10〕。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11〕。朝飡不免胄，夕息常負戈〔12〕。苦哉遠征人，撫〔13〕心悲如何〔14〕。

【校勘】

〔一〕「飄飄」，《藝文類聚》卷四十一、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飄颻」；六臣本、《七十二家集》本、《詩紀》卷二十四並注曰：「五臣作颻」。又「窮四遐」，《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窮西河」；《樂府詩集》三十二注曰：「一作窮西河」。

十四、陸貽典校本並作『拊』。古二字通。《文選》卷二十八、《藝文類聚》卷四十一、《樂府詩集》卷三十二、《羣書校補》卷二十四作『附』。似誤。

〔一二〕『撫』，《文選》卷二十八、《藝文類聚》卷四十一、《樂府詩集》卷三十二作『拊』。古二字通。《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八作『附』。

〔一一〕『負』，六臣本注曰：『五臣作餐』。古三字並通。

『餐』，六臣本注曰：『五臣作餐』。

〔一〇〕『飡』，《文選》卷二十八、《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旅』。古二字通。

〔九〕『旗』，《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荷』。

〔八〕『胡馬』，清鈔本作『天馬』。

〔七〕『集』，《羣書校補》卷二十四、《樂府詩集》卷三十二、陸貽典校本並作『焦』；《樂府詩集》卷二十四注：曰『一作集。』六臣本注曰：『五臣作焦。』

〔六〕『迹』，六臣本注：『五臣作跡。』古二字同。又『涉』，《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陟』。

〔五〕『木』，《七十二家集》本作『水』。乃誤刻。

〔四〕『谿谷』，又注，『一作深谷』；六臣本、《樂府詩集》卷三十二作『溪谷』，又注曰：『一作邈。』《七十二家集》本作『邈』，又注曰：『一作深』，又注曰：『一作邈。』《七十二家集》本作『邈』，又注曰：『五臣作深。』

《詩紀》卷二十四並注：『五臣作谿』。

十二作『深』，又注曰：『一作邈。』《七十二家集》本作『邈』，又注曰：『五臣作深。』

〔三〕『北』，《羣書校補》卷二十四作『比』。

〔二〕『陟』，《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涉』。

【注釋】

〔1〕《從軍行》屬樂府《相和歌・平調曲》。《樂府詩集》卷三十二：『《古今樂録》曰：《從軍行》，王僧虔云：《荀録》所載左延年《苦哉》一篇，今不傳。《樂府解題》曰：《從軍行》皆軍旅辛苦之辭。《廣題》曰：左延年辭云：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三子到燉煌，二子詣隴西。五子遠鬬去，五婦皆懷身。陳伏知道又有《從軍五更轉》。』又卷三十三：『晉陸機《從軍行》曰：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蓋苦天下征伐也。』

〔2〕善注：『《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史記》曰：始皇以謫遣戍，謫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向注：『飄颻，遠行貌。四遐，四方也。五嶺、長城，皆地名。陟，升。巔，上。戍，守也。』四遐，四方荒僻之地。《説文》：『遐，遠也。』陟，登。《爾雅・釋詁》：『陟、登，陞也。』五嶺，大庾、騎田、都龐、萌渚、越嶺，此泛指山嶺。阿，山曲處。《詩・衛風・考槃》：『考槃在阿，碩人之邁。』毛詩傳：『曲陵曰阿。』長城依山而築，故曰。以上四句言遠征戍邊的將士，登峻嶺，戍長城，漂泊荒僻之地，十分艱苦。

〔3〕善注：『《列子》曰：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翰注：『崇，高也。嵯峨，高貌。』鬱，積。《詩・秦風・晨風》：『駪彼晨風，鬱彼北林。』毛詩傳：『鬱，積也。』此二句言荒遠之地，谿谷幽深，山嶺高峻。

〔4〕善注：『《史記》曰：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毛詩》曰：南有喬木。《尚書》

曰：導弱水入于流沙。』濟注：『《詩》曰：南有喬木。《書》曰：西被流沙。振，舉也。』喬木，高大的樹木。《詩·小雅·伐木》：『出自幽谷，遷於喬木。』毛詩傳：『喬，高也。』振迹，舉足。迹，同跡。《說文》：『跡，步處也。』流沙，沙漠。《呂氏春秋·本味》：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高誘注：『流沙，(沙)自流行，故曰流沙，在燉煌西八百里。』此指荒漠邊地。此二句言遠征戍邊將士或攀喬木，或涉沙漠。

〔5〕善注：『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說文》曰：慘，毒也。宋均《春秋緯注》曰：苛者，切也。《文子》曰：夏條可結。《毛詩》曰：誕寘之寒冰。』良注：『疊上文也。隆暑，涼風寒冰，北方也。慘，毒。苛，酷。藻，華也。焦鮮藻，為熱也。結衝波，水結為冰也。言經寒炎而辛苦。』隆暑，酷暑。嚴，肅殺。夏條，夏季樹木之枝條。鮮藻，新鮮之水草。衝波，波浪。上四句言荒遠之地氣候惡劣。酷暑毒烈，烤焦了樹木水草；嚴寒慘烈，凍結了大河波浪。

〔6〕善注：『《鄒陽書》曰：胡馬遂進闕於邯鄲。杜篤《論都賦》曰：斬白蛇，屯黑雲。《廣雅》曰：屯，聚也。《國語》：越王曰：吳為不道，敢問諸大夫，戰奚以而可？大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韋昭曰：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也。《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銑注：『胡，北方。越，南方。如雲之聚，如星之布。』此二句言邊地民族戰馬如屯集之雲，戰旗如羅列之星。

〔7〕善注：『張衡《髑髏賦》曰：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如今鳴箭也。』向注：『鋒，謂兵刃也。鳴鏑，髐，箭名。』無絶影，即影不絶。此二句言兵刃相接，箭影不絶，箭響相和。極寫戰爭慘烈。

〔8〕善注：『《戰國策》曰：衛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李陵《答蘇武書》曰：負戟而長歎。孔安國《論語注》曰：戈，戟也。』翰注：『免，脫也。胄，兜鍪也。』飡，即餐。胄，鎧甲之首。此二句言戰事緊張，食不脫鎧甲，宿不離兵器。

〔9〕善注：『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撫，同拊，拍擊。《尚書・舜典》：『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孔安國傳：『拊，亦擊也。』此二句感歎征人之苦，内心悲傷不已。

【集評】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三十三：晉陸機《從軍行》曰：『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宋顏延年《從軍行》曰：『苦哉遠征人，畢力幹時艱。』蓋苦天下征伐也。又有《苦哉行》、《遠征人》，皆出於《從軍行》也。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七：《從軍行》『胡馬如雲屯』，應北戍；『越旗亦星羅』，應南陟。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大較序述悲涼，『飛鋒』四句，尤能極力抒寫。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以『苦哉遠征人』起，以『苦哉遠征人』結。中間卻

用十六句分作南北兩行，如大官鹵薄。然一隊一隊，排得十分整齊，固是創格，至其搆意之精，又非人所及者。看他作此詩未申幾時，本要從遠征人心處寫起，他開口時卻不急說，姑借旁人口中先喚一句。冬一句，夏一句，絮絮叨叨。一連十六句，只從他身邊說去，曾無一句痛痛說到心裏。若令從征人有習苦不言非意，卻忽然又借旁人口中再喚一句「苦哉遠征人」，乃急急搶人一步，撲到他心裏，曰「悲何如」。令他兜的猛驚，痛酸欲絕，把前身邊苦都撮上心來。妙極！妙極！妙極！「隆暑」四句，天時之苦。「雲屯」六句，人事之苦。「南陟」六句，地利之苦。

豫章行〔1〕

【題解】

善曰：「《古豫章行》曰：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郡而為之，以敘人代苦辛之意。」現存此古辭，寫豫章山上白楊變為洛陽宮中棟樑，述其與根株分離之苦。此詩寫兄弟遠行別離之情。歡會傷別，自古而然，況日月飄零，暮年將至，別離更是難堪。詩後四句故作頓挫，遠節者本不牽於俗情，然眼前之情又深深縈繞于心，超然中反跌出一份深情，可見情感之濃，故結語之勸慰與期冀，更顯得情意殷殷。古之豫章地處淮南江北之間，漢置郡，

屬揚州。此詩既是寫兄弟之別，又以豫章為題，或當是在自己離任吳王郎中令之時。因吳王所鎮之淮南與豫章地理相帶，而《古豫章行》又述根株分離之苦，故以《豫章行》以抒兄弟別離之情也。若然，則作于元康六年（公元二九五）。

汎舟清川〔一〕渚，遙望高〔二〕山陰〔2〕。川陸殊塗軌，懿親將遠尋〔3〕。三荊歡同株，四鳥悲異林〔4〕。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5〕。何，日昃〔三〕無停陰〔6〕。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7〕。曩鮮克禁〔8〕。易為復以茲，曾是懷苦心〔9〕。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10〕。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11〕。

【校勘】

〔一〕「川」，六臣本作「山」；又注曰：「五臣作川」。

〔二〕「高」，《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南」；《樂府詩集》三十四注曰：「一作南」。

〔三〕「昃」，《文集》作「吳」；《文選》卷二十八同，然翰注曰：「吳，日暮也。」據此可知「吳」乃昃之誤。故逕改。

【注釋】

〔1〕《豫章行》屬樂府《相和歌辭・清調曲》。《樂府詩集》卷三十三：『《古今樂録》清調有六曲：一《苦寒行》，二《豫章行》，三《董逃行》，四《相逢狹路間行》，五《塘上行》，六《秋胡行》。荀氏録所載九曲，傳者五曲，晉宋齊所歌，今不歌。武帝「北上」《苦寒行》，「上謁」《董逃行》，「晨上」、「願登」並《秋胡行》是也。其四曲，今不傳。明帝「悠悠」《苦寒行》，古辭「白楊」《豫章行》，武帝「白日」《董逃行》，古辭《相逢狹路間行》是也。其器有笙、笛（下聲弄、高弄、遊弄）、篪、節、琴、瑟、箏、琵琶八種，歌弦四弦。張永《録》云：未歌之前，有五部弦，又在弄後。晉、宋、齊，止四器也。』又卷三十四：『《古今樂録》曰：《豫章行》王僧虔云：荀録所載古『白楊』一篇，今不傳。』

〔2〕善注：『國語曰：秦汎舟於河。《列子》曰：伯牙遊於泰山之陰。』汎，同泛。渚，水中小洲。《詩・召南・江有汜》：『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毛詩傳：『渚，小洲也。』山陰，山之北面。《説文》：『陰，山之北也。』此二句言或泛舟河上，或攀緣山陰。

〔3〕善注：『《廣雅》曰：軌，迹也。《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向注：『懿親，謂兄弟。遠尋，謂遠別也。軌，道也。』懿親，至親之美稱，此為兄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杜預注：『懿，美也。』此二句言兄弟川陸異路，將別離遠去。

〔4〕善注：『《古上留田行》曰：出是上獨西門，三荆同一根生。一荆斷絕不長，兄弟有兩三人，小弟塊摧獨貧。《家語》曰：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哭之聲，非但為死而已矣，又為生離別者。子曰：何以知之？曰：回聞完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為其往而不返。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問哭者，果曰：夫死家貧，賣子葬之，與之長決(訣)。子曰：回善於識音矣。』良注：『三荆，三枝共本也。昔有田廣、田眞、田慶兄弟三人，將別無以分，明日欲分，庭有荆樹，荆樹經宿萎黄。乃相謂曰：荆樹尚然，況我兄弟乎。遂不分，荆復悦茂。故云歡同株。孔子在衛，聞哭者甚哀。問顔回曰：汝知此何哭？回曰：此者非但為死而已，又為生離者也。昔崐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為其往而不返。竊以音類知之矣。問之果然，故云悲異林。』

三荆，一株三枝之荆樹。歡同株，因同株而歡。四鳥，一母所生之四鳥。悲異林，因別居異林而悲。此二句以三荆以同株為樂，四鳥因分離而悲，比喻兄弟之不可分離。

〔5〕善注：『鄭玄《毛詩箋》曰：悼，傷也。《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又曰：別日何易，會日何難。』樂會，以聚會為樂。此二句言歡聚傷別，自古而然。

〔6〕善注：『《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左氏傳》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翰注：『昃(按：原誤爲吳)，幾何。《周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日暮也。無停陰，言日月之速。」昃，《玉篇》：「日昳也。」無停陰，猶言日月變化不停。沈約《梁甫吟》：「龍駕有馳策，日御不停陰。」此二句言人生短暫，光陰荏苒。

〔7〕善注：「前路、後塗，喻壽命也。言前路已多而罕至，後塗隨年侵而又盡，言無幾何也。」濟注：「前路，謂日月，後塗，謂性命。」前路，已過人生之路。後塗，暮年人生之路。侵，漸近。《玉篇》：「侵，漸進也。」此二句言過去的時光已多，人生暮年轉眼即至。

〔8〕善注：「景之薄暮，喻人之將老也。流行不息，鮮能止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良注：「促促，短貌。亹亹，進貌。薄暮，喻年老也。鮮克禁，言少能制也。」景，日光。《玉篇》：「景，光景也。」鮮，少。《爾雅・釋詁》：「鮮，寡也。」郭璞注：「謂少。」克，《玉篇》：「能也。」此二句言人生短促，如薄暮之日影，時光逝去，不可止之。

〔9〕善注：「言何為復以此暮景不留之志，而曾是重懷悲苦之心乎！《毛詩》曰：曾是在位。《古詩》曰：晨風懷苦心。」銑注：「何為復用離別之事，則是懷愁苦之心。」曷，何。《玉篇》：「曷，盍也。」此二句言所以有此遲暮之歎，是因心懷離別悲苦之情。

〔10〕善注：「《說文》曰：嬰，繞也。」向注：「有遠大之節，嬰物累必淺，有短近之智，能不至於深乎。」遠節，高遠的節操。嬰，牽繞。近情，眼前之情。此二句言志節高遠者固不可牽累於世俗，然眼前之情又不能不深懷心中。

〔11〕善注：『景，影也。言形影若絶，當繼之以惠音。』翰注：『行矣，謂去也。人之一別，有如影滅，唯繼以音徽矣。』嘉福，善福。陸雲《征西大將軍京陵王公會射堂皇太子見命作此詩》其四：『嘉福介祐，萬壽無期。』《爾雅·釋詁》：『嘉，美也。』此二句勸慰別者遠行珍重惜福，形影既離，則繼以書信，聊慰思念。

【集評】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三十四：《古今樂錄》曰：陸機『汎舟清川渚』，謝靈運『出宿告密親』，載古『白楊』一篇，今不傳。《樂府解題》曰：陸機『汎舟清川渚』，謝靈運『出宿告密親』，皆傷離別，言壽短景馳，容華不久。傅玄《苦相篇》云『苦相身爲女』，言盡力於人，終以華落見棄，亦題曰《豫章行》也。豫章，漢郡邑地名。

〔宋〕阮閱《詩話總龜》卷七：豫章，邑名，漢南昌縣，隋為豫章。有豫章江，江連九江。有釣磯，陶侃少時嘗宿此。夜聞人唱，聲如量米者，訪之，吳時有度支于此亡。今考傅玄、陸士衡輩所作，多叙別離，怨恨思，即知豫章昔為華艷盛麗之區耳。至唐杜牧詩尚過稱其侈靡焉。

〔元〕劉履《風雅翼》卷四：賦也。水岐成渚。懿親，謂兄弟也。一荊，《齊諧記》云：『田眞、田慶、田廣，欲分財產，堂前有紫荊一株，夜議斫分為三，曉即憔悴。眞歎曰：「樹本同株，聞分斫尚如此，況兄弟乎！」遂不分，荊復悦茂。』四鳥，《說苑》云：

「孔子在衛，聞哭甚哀，問顏回。回曰：「此非但為死而已，又為生離也。生四子，羽翼既成，行將分乎四海，母悲鳴而送之，其聲甚哀，為其往而不返也。」問之果然。」悼，傷也。前路，謂已歷之年。後塗，猶言末路。矗矗，進不已貌。禁，當。嬰，繫。行，去也。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謝茂秦（榛）謂許渾「荊樹有花兄弟樂」勝陸士衡「三復以茲離別而懷苦心耶！然有遠大之節者，其繫於物必淺；而近情之人，能不深有所累乎？故於其行，但祝以善自保養，雖形影隔絕，惟當繼以音問可也。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七：《豫章行》遠節嬰物淺」，「遠節」謂向時。《飲馬荊歎同株」，此語大瞶！大瞶！陸是《選》體中常人語，許是近體中小兒語，豈可同日！

〔清〕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二十四：《樂府集》謂豫章邑名，漢南昌縣。隋為豫章，有豫章江。江連九江，有釣磯。陶侃少時，嘗宿此。夜聞人唱，聲如量米者，訪之，吳時有度支於此亡。今考傅玄、陸機輩所作，多叙別離，怨恨思，即知豫章昔為華艷盛麗之區耳。至唐杜牧詩尚過稱其侈靡焉。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修辭雅適，承授之間，尤多曲理。謝客文心，此開之始矣。其視安仁如都人士之與貨殖者。古今合稱，殊為唐突。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此應是入洛別親友作。推《豫章行》之意而廣之。『三荊』所語，悲切亦復古勁。後段有用意處，曲折旨遠。末四句並曲。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原注云：『機祖父世為吳臣，著大勳於江表，己亦嘗領父兵為牙門將。今乃世殊事異，遠離邦族，所以推驗天道，慨思平生，不能不為悲傷也。』余始疑為此說者，未免太鑿。再三把玩，字字有亡國破家之感，乃信其不誣。此詩乃士衡兄弟送別之詩，言特懇切，故假題於樂府，使人不覺。江南送客汎舟有二便：一行路之便，一晤言之便。『川』指山渚，『陸』指山陰。蓋南北水旱兩路之分界。云，謂行者未曾登陸，而送者先已預打一望。見彼高山之陰，崎嶇無盡，曰『此吾懿親之去路也』，已自傷心之極矣。『三荊』四句，引證別離之苦。木之無知，鳥之無情，其在於人，復何以堪！『寄世』四句，即『一回相見一回老，能有幾年作弟兄』之意。『促促』二句，即『與爾同衰暮，非復離別時』之意。『曷為』句，即指今日之別。『曾是』句，指今日之別，非比尋常，乃因國亡家破、世網嬰身而別。此別在遠節之人，或可自寬，未免有情，感痛那得不深也。『保厥福』者，在晉不比在吳，尤宜謹慎，不是泛常相勗套語。士衡詩屢用『苦心』二字，反覆互校，自聽其意，非泛用也。

苦寒行〔1〕

【題解】

善曰：『或曰《北上行》』良曰：『前有此作，意與是同也。』此詩與魏武帝《苦寒行》内容相近，言冰雪中行軍之苦。士衡前詩《從軍行》是對征人行役之苦的泛化描述，而此詩則是一次北方行役的具體描述。故抓住北方山行的苦寒、陰沉、恐怖，以及特殊生活方式等特點，反復鋪陳渲染，征人之苦摹寫得更清晰具體。結言將別離思念之情交織其中，愈顯情感鬱結屈曲。唐人之邊塞詩，魏晉實已開其先河矣。此詩所作時間當于《從軍行》差近。

北遊幽朔城，涼野多嶮難〔一〕。俯入窮〔二〕谷底，仰陟〔三〕高山盤〔2〕。凝冰結重磵〔四〕，積雪被長巒〔3〕。陰雪興巖側〔五〕，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六〕〔4〕。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歎〔5〕。下，慘愴恆鮮歡〔八〕〔6〕。渴飲堅冰漿，饑待零露飡〔九〕〔7〕。久〔一〇〕，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一一〕，慊慊恆苦寒〔8〕。

【校勘】

〔一〕『難』，《藝文類聚》卷四十、《初學記》卷三、《樂府詩集》卷三十三、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艱』；六臣本注曰：『五臣作艱』；《七十二家集》本作『艱』，《文選》卷二十八、《初學記》卷三、《太平御覽》卷三十四、《樂府詩集》卷三十三、影宋鈔本、《七十二家集》本、陸貽典校本並作『窮』。影宋鈔本校曰：『窮，別本作窮。』

〔二〕『窮』，《初學記》卷三作『涉』。

〔三〕『陟』，《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六、《文選》卷二十八、《藝文類聚》卷四十、《初學記》卷三、《太平御覽》卷三十四並作『澗』；六臣本注曰：『五臣作磵』。《廣韻》：『《爾雅》曰：山夾水。澗，亦作磵。』古二字同。

〔四〕『磵』，《七十二家集》本作『測』。又『側』，《七十二家集》本作『與』。又注曰：『一作愴。』又『恆』，《太平御覽》卷三十四作『鮮歎』。

〔五〕『興』，《樂府詩集》三十三作『慘慘』，又『慘愴』，《樂府詩集》三十三作『怕』。又『鮮歡』，《太平御覽》卷三十四作『餞啖』；《樂府詩集》卷三

十三注曰：『一作饑食。』又『飡』，《文選》卷二十八、《七十二家集》本並作『餐』。古二字通。

〔一〇〕『久』，《樂府詩集》卷三十三作『矣』，六臣本注曰：『五臣作矣。』《詩紀》卷二十四注曰：『一作矣』。

〔一一〕『行役人』，《藝文類聚》卷四十作『人行役』。

【注釋】

〔1〕《苦寒行》屬樂府《相和歌辭・清調曲》。《樂府解題》曰：晉樂奏魏武帝《北上篇》，備言冰雪谿谷之苦。其後或謂之《北上行》，蓋因武帝辭而擬之也。』

〔2〕善注：『《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毛萇《詩傳》曰：北方，寒涼也。《韓詩》曰：在彼窮谷。王弼《周易》注曰：盤，山石之安也。』向注：『北，稱幽也。朔，北方也。窮，窮。陟，升也。盤者，山首盤道。』幽朔，北方。《尚書・堯典》：『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孔安國傳：『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涼野，北方寒涼，故稱涼野。嶮，同險。窮谷，深谷。《左傳・昭公四年》：『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此四句言行役於北方，郊野寒涼，路途險難。或俯入山谷，或仰登山巔。

〔3〕善注：『《爾雅》曰：巒，山也。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向注：『巒，山墮也。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重磵，深澗，磵，同澗。此二句言山澗中結滿堅冰，山巒上覆蓋冰雪。言苦寒也。向注：『被，覆。言苦

〔4〕興，起。《詩・衛風・氓》：『夙興夜寐，靡有朝矣。』鄭玄箋：『常早起夜臥，非一朝然。』樹端，樹梢。端，本作耑。《玉篇》注：『耑，《說文》：物初生之題，上象生根。《廣雅》云：未也，小也。』覩，《玉篇》：『見也。』上四句言山巖之側濃雲密佈，山林之巔悲風長嘯。白天不見日影，只聽到寒鳥喧鬧。言幽暗也。

〔5〕善注：『《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尒雅》曰：玄猨素雌。』銑注：『嘯、嚾，皆歡聲。』按：五臣作嚾，蓋形近而誤。此二句言猛虎依林長嘯，黑猿對岸悲鳴。

〔6〕向注：『喬，高也。悽愴，寒貌。恆，常。鮮，少也。』喬木，高大樹木。《詩・小雅・伐木》：『出自幽谷，遷於喬木。』毛詩傳：『喬，高也。』悽愴，悲慘悽愴。張翰《雜詩》：『歡樂不照顏，慘愴發謳吟。』此二句言夕宿林下，悲慘悽愴，了無快樂。

〔7〕善注：『《周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零露團兮。』翰注：『言飢渴而飲冰食露也。』零露團兮，《詩・小雅・蓼蕭》：『零露湑兮。』鄭玄箋：『零，落也。蓼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爲露也。』此二句言渴飲冰水，饑餐露珠。

〔8〕善注：『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說文》曰：鞅，快不滿足之貌也。』濟注：『莫，無也。慊慊，憂不足貌。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足之貌也。』言別離已

久，遇此苦寒，故寤寐增悲。』寤寐，醒與睡。《詩・周南・關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毛詩傳：『寤，覺；寐，寢也。』此指日夜。慊慊，惆悵空虛貌。曹丕《燕歌行》：『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此四句言離別之思念久久縈繞心頭，卻無人可與訴說。故慨歎行役之人艱辛之甚，遇此苦寒，常是惆悵空虛。

【集評】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陰雲』四句，蕭蓼悲動。士衡句如此者少。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首四句寫遠征人之艱難，正是苦寒張本。『凝冰』四句，即情寫苦寒；『不覩』四句，旁寫寒，已暗渡人苦字。『日宿』四句，即事寫苦寒；末四

【附錄】

曹操・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索，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絶，中道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文選》卷二十七）

飲馬長城窟行〔1〕

【題解】

向曰：『蓋與前意不異。』此詩與《苦寒行》同寫行役，然前詩鋪寫行役之苦，此詩高揚建功立業、壯心報國的激情。邊境之苦寒，戰爭之酷烈，則成為將士壯心報國的反襯。是『功名只向馬上取』的唐代邊塞詩前奏。基調與前詩迥然有別。從詩的格調看，此詩似是作于成都王穎假機為後將軍，舉兵討長沙王乂時。具體時間在太安二年（公元三〇三）八月至十月之間，與詩中『冬來秋未反』亦吻合。

驅馬陟陰山，山高〔一〕馬不前。往問陰山候〔二〕，勁虜〔三〕在燕然〔2〕。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3〕。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縣〔4〕。猃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5〕。器〔四〕無兩全〔6〕。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7〕。將遵〔五〕甘陳跡，收功單于旃〔8〕。振旅勞歸士〔六〕，受爵藁〔七〕街傳〔9〕。

【校勘】

〔一〕『高』，《文集》作『陰』；六臣本注曰：『五臣作陰』；《樂府詩集》卷三十八注曰：『一作陰。《文選》卷二十八、《藝文類聚》卷四十一、《太平御覽》卷八百、《樂府詩集》卷三十八並作『高』。今據改。

〔二〕『往問陰山候』，《太平御覽》卷八百作『借問燕山候』，清鈔本作『鹵』。

〔三〕『虜』，《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德』。

〔四〕『器』，《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軍』。

〔五〕『遵』，《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軍』。

〔六〕『振旅』，六臣本作『振振』，誤。又『士』，《樂府詩集》卷三十八作『去』。

〔七〕『藁』，《文选》卷二十八作『稾』。古二字通。

【注釋】

〔1〕《飲馬長城窟行》屬樂府《相和歌・瑟調曲》。《樂府詩集》卷三十六：『《古今樂録》曰：王僧虔《技録・瑟調曲》有《善哉行》、《隴西行》、《折楊柳行》、《西門行》、《東門行》、《東西門行》、《卻東西門行》、《順東西門行》、《飲馬行》、《上留田行》、《新城安樂宮行》、《婦病行》、《孤子生行》、《放歌行》、《大牆上蒿行》、《野田黃爵行》、《釣竿行》、《臨高臺行》、《長安城西行》、《武舍之中行》、《雁門太守行》、《豔歌何嘗行》、《艷歌福鍾行》、《艷歌雙鴻

行》、《煌煌京洛行》、《帝王所居行》、《門有車馬客行》、《牆上難用趨行》、《日重光行》、《道難》、《行櫂歌行》、《有所思行》、《蒲阪行》、《採梨橘行》、《白楊行》、《胡無人行》、《青龍行》、《公無渡河行》。《荀氏録》所載十五曲，傳者九曲。武帝「朝日」、「自惜」、「古公」，文帝「朝遊」、「來日」，並《善哉》，古辭《羅敷艷歌行》是也。其六曲，今不傳。「五岳」《善哉行》，武帝「鴻鴈」《卻東西門行》，「長安」《長安城西行》，「雙鴻」、「福鍾」並《艷歌行》，「牆上」《牆上難用趨行》是也。其器有笙、笛、節、琴、瑟、箏、琵琶七種，歌弦六部。張永《録》云：未歌之前有七部，弦又在弄後，晉宋齊止四器也。」

二曰商引，三曰徵引，四曰羽引、箜篌引，歌瑟調。東阿王辭《門有車馬客行》、《置酒篇》，並晉、宋、齊，奏之。古有六引，其宮引、角引二曲闕。宋唯《箜篌引》有辭，三引有歌聲，而辭不傳。梁具五引，有歌有辭。凡相和，其器有笙、笛、節歌、琴、瑟、琵琶、箏七種。」

《樂府詩集》卷二十六：『《古今樂録》曰：張永《技録·相和》有四引：一曰箜篌引，

《樂府詩集》卷第三十八：『《飲馬長城窟行》，古詞，一曰《飲馬行》。長城秦所築，以備胡者。其下有泉，窟可以飲馬。古辭云：青青河畔草，緜緜思遠道。言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人思念其勤勞，故作是曲也。酈道元《水經注》曰：始皇二十四年，使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於碣石東暨遼。』

〔2〕善注：『《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北邊塞有陰山。《解嘲》曰：西北一候。虜，匈奴也。燕然，山名。』陰山，山名，是今河套以北、大漠以南諸山的統稱。陰山候，此指陰山前哨偵察敵情的士兵。勁虜，強悍之敵，指匈奴。燕然山，即今蒙古國境内的杭愛山。漢竇憲大破北單于，曾登燕然山勒石銘功。上四句言驅馬登上陰山，山勢高峻，馬難以前行。前方哨兵傳來軍情，燕然山下有強悍之敵。

〔3〕善注：『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轍迹也。』銑注：『戎車，兵車也。軌，迹也。旌施，旗類。徂，往。遷，徙也。』此二句言戰車不停前進，旌旗不斷移動。

〔4〕善注：『邈，遠也。』向注：『憑，猶登也。』翰注：『邈，遥遠。見《文賦》注。此四句言將士或仰登反，乃秋來冬未反之倒裝。邈以縣，即縣邈，遥遠。冬來秋未積雪的山巖，或俯涉堅冰的河流。秋離家出征，冬尚未返回，且愈行離家愈遠。

〔5〕善注：『獫狁，匈奴也。《毛詩》曰：赫赫南仲，獫狁於夷。毛萇曰：夷，平也。』冬來秋未亮，信也。徒，猶空也。豈徒旋者，言賊未平。』獫狁，我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此泛指敵也。旋，歸去。《廣韻》：『旋，還也。』此二句言匈奴未平，征人豈可無功空還？

〔6〕善注：『《吳越春秋》：范蠡曰：夫人君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國之末也。《左氏傳》：州綽謂齊侯曰：平陰之役，先二子

鳴。」翰注：『戰者，德之末也。先鳴，先登而大呼也。與敵相持，必有一傷。』

以德為先，不得已而戰，故以末德指戰爭。先鳴，以鷄喻也。猶制勝。凶器，兵器，代指戰爭。《國語・越語》：『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韋昭注：『言賢者脩其政德，而遠方附事之。德不行，然後用武，故曰爭者事之末也。』此二句寫將士勇敢，先發制勝，然作戰雙方必有死傷，不可兩全。

〔7〕善注：『《李陵書》曰：薄賞子以守節。』銑注：『克，勝。捐，棄也。』沒，溺，指覆沒。《玉篇》：『沒，溺也。』此二句言即使勝利，也行賞微薄，一旦失敗，則捐軀沙場。

〔8〕善注：『《漢書》曰：甘延壽，字君況，北地人也。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陳湯，字子公，山陽人也。為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同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曰：博望仗節，收功大夏。旌旗，旌旗也。』

良注：『遵，奉也。收，取也。單于，匈奴君也。』遵，遵循。《玉篇》：『遵，循也，行也。』旃，旌旗，代指軍隊。此二句語意有轉折，言將士仍然渴望如甘延壽與陳湯那樣，平定單于，建立功業。

〔9〕善注：『《穀梁傳》曰：入曰振旅。《毛詩序》曰：杕杜，勞還役也。《南都賦》曰：受爵傷。《漢書》：陳湯上疏曰：斬郅支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槀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邸，謂傳舍也。』向注：『將士受爵賞，傳匈奴之首於槀街。』

振旅，凱旋之軍隊。《詩・小雅・采芑》：『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毛詩傳：『入曰振旅。』鄭玄箋：『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振，猶止也。旅，衆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勞，勤苦。《廣韻》：『勞，勤也。』慰勞勤苦。桑街，漢代長安街名。此二句言凱旋歸來，休整部隊，慰勞將士，論功授爵，傳名于長安。

【集評】

〔元〕劉履《風雅翼》卷四：賦也。陰山，在北塞雲中之地。候，疆吏也。勁，强悍之意。北狄曰虜，即獫狁也。燕然，虜中山名。旌旆，皆旗屬。析羽曰旌，繼旒曰旆。綿，長。徒，空也。末德，指兵事而言。《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先鳴，《左氏傳》：『周綽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杜預註：『謂自比於鷄鬬，勝而先鳴。』凶器，謂兵也。克，勝。沒，陷也。甘、陳，漢甘延壽為西域都護，與副校尉陳湯共斬郅支單于，以功封延壽義成侯，賜湯爵關内侯。旃，謂旌旆帳。穹，廬也。振，收也。桑街傳，陳湯上疏，請懸單于頭槀街蠻夷邸間。晉灼曰：『在長安城門内。』李善曰：『邸，傳舍也。』蓋槀街置邸，所以為蠻夷朝宿之舍也。

此亦從軍之詩，不知何為而作。始言涉歷險艱，久而不返者，以獫狁之未平也。終論争先交戰，勢無兩全，而勝負得喪，安可預？必惟將効古人收功于虜庭，受爵於京都，是吾志也。此篇在士衡樂府中，詞平理順，而不失忠義之節。較之演義所取《從軍》、《苦

寒》、《日出東南隅行》及《前緩聲歌》等篇，徒以詞藻豔麗，而無曲折致趣者，則有間矣。

故為録之。但『受爵』二字，視左太冲『長揖歸田』之意為不及耳。

〔清〕賀貽孫《詩筏》：樂府古詩佳境，每在轉接無端，閃爍光怪，忽斷忽續，不倫不次。如羣峰相連，煙雲斷之，水勢相屬，縹緲間之。然使無煙雲縹緲，則亦不見山連水屬之妙矣。……《飲馬長城窟》篇從『展轉不可見』忽接『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語意原不相接，然通篇精神脈絡，不接而接，全在此處。末段『客從遠方來』，至『下有長相憶』，突然而止，又似以他人起手作結語。通篇零零碎碎，無首無尾，斷為數層，連如一緒，變化渾淪，無跡可尋，其神化所至耶？若陸士衡擬此題，則一味板調，讀之徒令人厭。昭明以二詩並列，謬矣。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起四句來緒迢遥，『末德』四句自是至語。凡詩語理至到者，情亦至到，便成名言，不可易，但貴煉令圓耳。要是未解，思量其旨，不可令邊士識。

〔清〕吴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驅馬度陰山』，是勇；『山高馬不前』，是怯。既知所在，便車無停軌，旆不留影，以至犯雪非怯也，未知敵之所在耳。訪之候者，既知所在，便車無停軌，旆不留影，以至犯雪凌霜而不顧也。即去時之久，離家之遠，亦不恤也。然此不是好戰樂殺，亦不是貪功邀賞，天地之道還（遠），朝廷之賞薄，夫豈不知只是丈夫寄世，當轟轟烈烈，留名

萬古！所以願效甘陳之跡，收功異域，振旅而歸。朝廷犒賞從征之士，隨例御酒三杯，博得京城内外，街市人家，傳個英雄名頭而已。然甘陳雖有奇績，當時朝廷抑而不序，亦無振振受爵之事。此亦志士心中想像而然，只要展布自己本事，受爵不受爵，非所必云。

門有車馬客行〔1〕

【題解】

翰曰：『言念舊鄉，而有是作，雖曰擬古，機意自屬。』《樂府詩集》卷四十：『《樂府解題》曰：曹植等《門有車馬客行》皆言問訊其客，或得故舊鄉里，或駕自京師，備敘市朝遷謝，親友彫喪之意也。』此詩借與故鄉來客之對話與問訊，表達親友彫喪，市朝遷謝之旨，与古曲相同。然而詩人乃覆國亡家之人，藉古曲寫悲情，其間別有吞吐曲折處。此詩所寫内容與《歎逝賦序》相近，疑二者所作時間相近，即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是年張華、裴頠、石崇、歐陽建等諸名士被殺，給詩人心靈投下巨大陰影，此詩所抒發情感實是當時心境的折射。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2〕。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湘〔3〕。投袂

赴〔一〕門塗，攬衣不及裳〔二〕〔4〕。撫膺〔三〕攜客泣，掩〔四〕淚敘溫涼〔5〕。借問
邦族間，惻愴論存亡〔6〕。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彫喪〔7〕。市朝互〔五〕遷
易，城闕或丘荒〔8〕。墳壟日月多，松柏鬱芒芒〔六〕〔9〕。天道信崇替，人
生安得長〔10〕。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11〕。

【校勘】

〔一〕『赴』，《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起』。

〔二〕『裳』，《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裝』。

〔三〕『撫膺』，《文選》卷二十八、《樂府詩集》卷四十、《詩紀》卷二十四、陸貽典校本並作『拊膺』。古二字通。六臣本作『撫膺』。古二字通。

〔四〕『掩』，《文集》作『淹』。形近而誤。《文選》卷二十八、《樂府詩集》卷四十六並作『掩』。今據改。

〔五〕『互』，《七十二家集》本作『忽』。疑是。

〔六〕『芒芒』，《樂府詩集》卷四十作『茫茫』。古二詞同。

【注釋】

〔1〕《門有車馬客行》屬樂府《相和歌・瑟調曲》。內容多寫客自外來，備述市朝變遷，親友喪

亡之意。《樂府詩集》卷二十六：『《古今樂録》曰：張永《技録》：相和有四引：一曰《箜篌引》，二曰《商引》，三曰《徵引》，四曰《羽引》。《箜篌引》歌瑟調，東阿王辭《置酒篇》竝晉宋齊奏之。古有六引，其《宮引》、《角引》二曲闕。宋唯《箜篌引》有辭，三引有歌聲而辭不傳，梁具五引，有歌有辭。凡相和，其器有笙、笛、節歌、琴、瑟、琵琶、箏七種。』

〔2〕善注：『《毛詩》曰：駕言出遊。』濟注：『皆假言之。』駕，驅車。言，語助詞。《詩·邶風·泉水》：『駕言出遊，以寫我憂。』鄭玄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故都，故國。《楚辭·離騷》：『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王逸注：『言衆人無有知己，己復何爲思故鄉念楚國也。』此二句言門前駕着車馬的客人，來自故國。

〔3〕善注：『毛萇《詩傳》曰：濡，漬也。』向注：『君，謂機也。濡跡，漬足也。涉，度也。江湘，水名。』濡跡，猶言涉足其間。呂和叔《狄梁公立盧陵王傳讚》：『於休梁公！社稷之臣，濡跡應變，與唐屈伸。』此二句假託來客之言，意謂鄉人念君跋涉于江湘，久已不歸。

〔4〕善注：『《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古詩》曰：攬衣起徘徊。毛萇《詩傳》曰：上曰裳。』銑注：『謂出見於客也，投袂，奮袖也。不及裳，言不暇整衣服也。袂，袖也。《左傳·宣公十四年》：『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杜預注：『投，振也。』攬，以手理之。《釋名·釋姿容》：『攬，斂也，斂置手

中也。』攬衣不及裳，言無暇整理衣裳。

迎客。

〔5〕善注：『《列子》曰：撫膺而無恨。《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言溫涼也。』向注：『敍別離之歲月。』撫膺，拍胸，撫，同拊。鮑照《代白頭吟》：『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掩涙，拭涙。《世說新語·任誕》：『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涙。』此二句言攜客之手，撫膺而泣，敍別離之歲月，更是潸然涙下。

〔6〕善注：『《毛詩》曰：言旋言歸，復我邦族。《五君詠·向常侍》：『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良注：『惻愴，悲傷也。』此二句言問故鄉親友，多已喪亡，內心無限悲愴。《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翰注：『邦族，謂鄉親也。』惻愴，悲愴淒慘。顏延年《五君詠·向常侍》：『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良注：『惻愴，悲傷也。』此二句言問故鄉親友，多已喪亡，內心無限悲愴。

〔7〕善注：『曹子建《箜篌引》曰：親友從我遊。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黃石公記》曰：王聘舊齒，萬事乃理。』濟注：『舊齒，耆老也。』舊齒，先輩。蔡邕《表太尉董公可相國》：『太傅隗，以舊典入録機密事，尚書令日磾，先輩舊齒，德更上公。』彫喪，零落，皆指死亡。此二句言其悲愴之原因，親友故舊，多已喪亡。

〔8〕善注：『《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歲墓平。《毛詩》曰：在城闕兮。』銑注：『謂吳之市朝城闕。』市朝，集市。鮑照《結客少年場行》：『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善注：『《周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遷易，變易。《爾雅·釋詁》：『遷，徙

也。』城闕，城門兩邊的樓觀，此指城邑。曹植《贈白馬王彪》：『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廣韻》：『闕，門觀也。《釋名》曰：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此二句以集市變遷，城邑丘荒，喻人世變化之迅速。

〔9〕善注：『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向注：『謂機家墳壟也，芒芒，廣大貌。《詩·周頌·列祖》：『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毛詩傳：『芒芒，大貌。』此二句言墳墓日益增多，墳上松柏已枝繁葉茂，茫茫一片。

〔10〕善注：『《國語》：藍尹亹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賈逵曰：崇，終也。』翰注：『崇，興。替，廢也。』此二句言人生短暫，誠如自然興廢之迅速。

〔11〕善注：『《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莊子》曰：俛仰之間。』濟注：『慷慨，壯士不得志也。』《戰國策》卷九：『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鮑彪注：『忼慷，壯士不得志也。』忼慷，同慷慨。惟，思。俛仰，低頭與抬頭，言時時刻刻也。《左傳·定公十五年》：『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此二句言思念平生壯志未酬，而人生又如此短暫，故無時不充滿悲傷。

【集評】

陸士衡文集校注　卷六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四十：《古今樂録》曰：『王僧虔《技録》云：《門有車馬客

行》歌東阿王「置酒」一篇。』《樂府解題》曰：『曹植等《門有車馬客行》，皆言問訊其客，或得故舊鄉里，或駕自京師，備叙市朝遷謝，親友彫喪之意也。』按：曹植又有《門有萬里客》，亦與此同。

〔元〕劉履《風雅翼》卷四：賦也。發，發足於彼也。念君者，設為客詞也。濡跡，漬足也。江湘，本言涉江，以湘水亦入於江，故兼言之。投，振也。投袂，悤遽出迎之意。攬，撮持也。温凉，謂經別之氣候。舊齒，耆老也。市朝、城闕，皆指吳故都而言。丘荒，猶言丘墟。

凡旅寓之士，聞有客自故鄉來者，其趨迎感泣，訪舊惻愴之情，豈得自已！況士衡祖父世為將相，著大勳於江表，及己亦嘗領父兵為牙門將。今乃世殊事異，遠離邦族，且聞故都丘荒而先壠，久不歸省，所以推驗天道，慨思平生，尤不能不為之悲傷也。

〔明〕穀齋主人《獨鑒錄》：陸士衡樂府《門有車馬客行》：『門有車馬客，驾言發故都。』太白則『門有車馬賓，金鞍耀朱輪』，易一『賓』字，便自淺矣。

〔明〕陸時雍《古詩鏡》卷九：驚心事，刻意語，所少者氣韻流動。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七：《門有車馬客行》，悲凉古直。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自述感懷情切，故語益佳。『投袂』四句，序將迎之狀甚省，便覺生動。『親友』六句，警切。『天道』二句又深入一層，悲感逾至。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士衡自寓亡國之感，人知其感在下『惻愴』云云，而不知開口閑序，時已偷筆帶出。客發故鄉，謂故鄉人物彫零已盡，獨剩己在，故於千山萬水，得得而來相訪問，竟投門塗，見其更無他事。『攬衣』三句，亦是故鄉彫零已盡，獨剩己存。故倍加親熱。此不待細論存亡，先已寫得悼絕。『舊齒』句，是『市朝』二句，應『零落』，見存者亦不在眼前。『墳隴』二句，應『彫喪』，見亡者之多且久。『天道』四句，不止自歎，前念子句，暫把自己算在存者數內，人生云云，終把自己也算到亡者數內。其寫國破處，眞是蟻亡蜂滅。

君子有所思行〔1〕

【題解】

銑注：『言登山下，見都邑時俗奢泰，因思古之賢哲，與前《君子行》有異也。』此詩借古題抒寫詩人登北邙山遙望洛城之所見所感。先概寫洛城之繁華，然後從樓閣密室、曲池水榭、綺窗羅幕、美人歌舞幾個方面，鋪敘勢族之奢泰；最後寫人生匆匆，容顏易凋，不可宴安鴆毒，耽富譏貧。詩情既有牢落不平，亦隱含自警自勵，以及功業之渴望。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認為此詩作於吳亡之前，所寫乃當年吳之建鄴，似未妥善。當於入洛後所作，具體時

間難以確者考。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2〕。塵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3〕。甲第崇高闥，洞房結阿閣〔4〕。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一〕薄〔5〕。窓，蘭室接羅幕〔6〕。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7〕。人生誠行邁〔二〕，容華隨年落〔8〕。善哉膏粱士，營〔三〕生奥且博〔9〕。宴安消靈根，鴆〔四〕毒不可恪〔10〕。無以肉食〔五〕資，取笑葵〔六〕與藿〔11〕。

【校勘】

〔一〕『華』，《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花』。古二字同。

〔二〕『人生誠行邁』，《樂府詩集》卷六十一注曰：『一作人生誠行過。』又『誠』，《樂府詩集》卷六十一作『盛』。又『邁』，六臣本注曰：『五臣作過。』

〔三〕『營』，《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榮』。

〔四〕『鴆』，《文选》卷二十八、影宋鈔本作『酖』。古二字通。

〔五〕『肉食』，《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酒食』。

〔六〕『葵』，《樂府詩集》卷六十一作『藜』，並注曰：『一作葵』。

【注釋】

〔1〕《君子有所思行》屬樂府《相和歌辭・平調曲》。見《猛虎行》注。

〔2〕善注：『《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楚辭・離騷》注：『延，長也。佇，立貌。《詩》曰：佇立以泣。』此二句言御者駕車登上北山，久久佇立，望着山下的城郭。

〔3〕善注：『鄭德《漢書注》曰：廛，謂城邑之居也，五隣為里。』向注：『一廛，一家之居也。』張衡《西京賦》：『廛里端直，甍宇齊平。』薛綜注：『都邑之空地曰廛。』濟注：『廛里，猶邑里。』漠漠，布列貌。』廛里，城邑中住宅的通稱。漠漠，布列貌。《廣韻》：『紛，多。』紛紜衆也。』此二句言城中繁華鼎盛，人煙稠密。

〔4〕善注：『《漢書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楚辭》曰：姱容脩態絙洞房。《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翰注：『甲第，第一宅也。崇，重。闉，門。洞，通。結，連。阿，大也。』闉，門樓上的小屋，此指門內也。《詩・齊風・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闥兮。』《經典釋文》卷五：『闥，門也。』韓詩云：門屏之間曰闥。』洞房，幽深之室。王延壽《魯靈光殿》：『旋室始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張載注：『言深邃也。』阿閣，樓閣。《古詩・西北有高樓》：『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善注：『《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然則閣有四阿，謂之阿閣。鄭玄《周禮

注》曰：四阿，若今四注者也。』良注：『阿閣，重閣也。』此二句言貴族宅第高聳，樓閣華美。

〔5〕善注：『《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濟注：『湛湛，水平貌。草木叢生曰薄。』曲池，環曲之水池。《楚辭·招魂》：『坐堂伏檻，臨曲池些。』王逸注：『言坐於堂上，前伏檻楯，下臨曲水清池，可漁釣也。』此二句言曲池水榭，清流緩緩，花草簇生。

〔6〕善注：『《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古詩》曰：交疏結綺牕。又曰：窗為錦綺之文也。蘭室，取其香也。羅幕，即羅帳。』銑注：『邃，深。宇，屋也。綺窗，窗爲錦綺之文。』牕，同窗。邃宇，義同洞房。此二句言密室深閨，窗飾帷幔精美異常，室内散發着淡淡幽香。

〔7〕善注：『言淑貌以色斯而見升，哀音亦承顏衰而作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良注：『淑，美也。言以此美色之女，升進於君；以亡國之樂，承君顏而作。刺時以聲色冒於上也。哀音，亡國之音。』此二句言室内女子。年輕美貌者因美色而見寵，靡靡之音承顏色而作聲。

〔8〕善注：『《楚辭》曰：生天地之若過。《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向注：『言人生處世，實如行過，容色隨年歲而凋落也。』行邁，行走，言匆匆而過。《詩·王風·黍離》：『行邁靡靡，中心搖搖。』毛詩傳：『邁，行也。』此二句言人生如過客匆匆，容貌隨歲

月凋零。

〔9〕善注：『《國語》：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止也。韋昭《漢書注》曰：膏粱，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止也。韋昭《漢書注》曰：言富貴食此精者，言富貴食此肥美之士，營生深奧，且廣博矣。』膏粱士，食肥厭精之士，指權貴。營生，業也。《廣雅》曰：奧，藏也。』翰注：『善哉，歎美之。因以譏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富貴食此子・內篇・極言》：『凡為道而不成營生而得死者，其人非不有氣血也。』此二句勸戒膏梁之士，養生之道深奧廣博，不可不細審之。

〔10〕善注：『《左氏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鴆毒也。老子《黃庭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靈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謂身也。《左氏傳》：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爾雅》曰：恪，敬也。』濟注：『《黃庭經》云：玉池清水灌靈根，靈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喻身也。《玉篇》：鴆，毒鳥，食蛇，其羽畫酒，飲之即死。』恪，敬，慎。此二句言安逸奢靡，猶如鴆毒，損害身體，不可不慎。

〔11〕善注：『《說文》（按：當為《說苑》之誤）曰：晉東郭氏上書於獻公，公曰：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肝腦塗地也。』良注：『無以肉食而自安，是以取笑於食葵藿貧賤之士。』肉食，肉食者，指權貴。資，用，憑藉。《玉篇》：『資，取

也，用也。」葵藿，指葵與藿，菜名。此二句勸戒膏粱之士無安于肥甘，而譏笑葵藿貧賤之人。

【集評】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六十一《樂府解題》曰：《君子有所思行》，晉陸機云：「命駕登北山。」宋鮑照云：「西上登雀台。」梁沈約云：「晨策終南首。」其旨言雕室麗色，不足為久歡，宴安鴆毒，滿盈所宜敬（禁）忌，與《君子行》異也。

〔元〕李冶《敬齋古今黈》卷七：陸士衡《君子有所思行》末云：『宴安銷靈根，酖毒不可恪。』意謂宴安酖毒，不可恪耶。然『不可恪』三字，太逕庭，不似詩家語。『不可』當倒。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七：《君子有所思行》，此君子以戒有位者也。以此與鮑明遠相較，則遺山詆士衡為布穀，眞不知量也。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曲池』二句，有生致，然渾，以其調高。摘用『色斯』字傷，『恪』字押韻終強。結句取材於《春秋》，謀調於《塘上行》，成此雅語，可得用古之法。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此當是未人洛陽前，傷孫氏之將衰，全是一班身家自營之人，謀國不臧，故作此詩以刺之。城郭中有麾里，麾里中有街巷，街巷中有甲第高

閾，甲第高閾內有洞房阿閣，洞房阿閣旁有曲池清川，又有邃宇蘭室，邃宇蘭室中又有綺窗羅幕，綺窗羅幕中又有淑貌哀音兼備之美人。『色斯升』，誰升之？『承顏作』，承誰之顏？定然有營生之『奧且博』齊梁子居在中間受用。然彼既奧且博矣，誰得而見之。豈知卻有旁人立在高處，冷眼看他，且看得甚仔細。看他者卻不是他人，正是葵藿之士，即首句登北山的。苟非『延佇』，那看得仔細至此。

晉家南渡，王導初營建業，所制街街紆曲，人有以為拙者。王東亭曰：『此丞相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州，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觀此詩，建業街阡，因乎地勢，想自孫氏已然。王導亦非無所承。其寫不可測處直以『紛漠漠』三字畫之，可謂妙乎！

齊謳行〔1〕

【題解】

《漢書・禮樂志》顏師古注：『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善曰：『《漢書・禮樂志》曰：齊謳員六人。』銑曰：『此為齊人謳歌國風也。其終篇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苟有所營。』此詩前半描摹齊地山川之遼闊，地理位置之重要，海陸物產之豐富，歷史人

物之輝煌；後半由姜尚、桓公引出時序遷轉，人世盛衰，不可力強而致。全詩由地及人，由今及史，自然引出歷史、人生之感慨。結構之妙，不著痕跡。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認為此詩是入洛後作。若然，則可能作于平原内史任上。平原古屬齊地，當入齊而作《齊謳行》也。具體時間為太安二年（公元三〇二）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2〕。洪川控河濟，崇〔一〕山入高冥〔3〕。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4〕。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5〕。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京〔6〕。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7〕。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8〕。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9〕。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10〕。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11〕。

【校勘】

〔一〕『崇』，善注曰：『崇或為嵩，非也』。

【注釋】

〔1〕《齊謳行》屬樂府《雜曲歌辭》。《樂府詩集》卷六十一：『《宋書·樂志》曰：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大夫獻詩，瞽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然後被於聲，於是有採詩之官。周室下

衰，官失其職。漢魏之世，歌詠雜興，而詩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皆詩人六義之餘也。至其協聲律，播金石，而總謂之曲。若夫均奏之高下，音節之緩急，文辭之多少，則繫乎作者才思之淺深，與其風俗之薄厚。當是時，如司馬相如、曹植之徒，所為文章，深厚爾雅，猶有古之遺風焉。……雜曲者，歷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遊懽樂之所發，或憂愁憤怨之所興，或敘離別悲傷之懷，或言征戰行役之苦，或緣於佛老，或出自夷虜，兼收備載，故總謂之雜曲。自秦漢已來，數千百歲，文人才士，作者非一。干戈之後，喪亂之餘，亡失既多，聲辭不具，故有名存義亡，不見所起。而有古辭可考者，則若《傷歌行》、《生別離》、《長相思》、《棗下何纂纂》之類是也。復有不見古辭，而後人繼有擬述，可以概見其義者，則若《出自薊北門》、《結客少年場》、《秦王卷衣》、《半渡溪》、《空城雀》、《齊謳》、《吳趨》、《會吟》、《悲哉》之類是也。又如漢阮瑀之《駕出北郭門》，曹植之《惟漢》、《苦思》、《欲遊南山》、《事君》、《車已駕》、《桂之樹》等行，《磐石》、《驅車》、《浮萍》、《種葛》、《吁嗟》、《鰕鮓》等篇。傅玄之《雲中白子高》、《前有一樽酒》、《鴻鴈生塞北行》、《昔君》、《飛塵》、《車遙遙篇》，陸機之《置酒》，謝惠連之《晨風》，鮑照之《鴻鴈》，如此之類，其名甚多。或因意命題，或學古敘事，其辭具在，故不復備論。」

《樂府詩集》卷六十四：「《漢書》曰：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顏師

古曰：『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禮樂志》曰：齊古謳員六人。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是也。陸機《齊謳行》，備言齊地之美，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妄有所營也。」

〔2〕善注：『《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鄭玄曰：齊曰營丘。晁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衆。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沃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之地。』向注：『營丘，地名，太公所封也。負，背。爽，明也。』營丘，即今山東淄博市。海曲，海灣。爽，地勢高而開闊。此二句言齊地營丘與海灣相連，沃野千里，地勢高且平坦。

〔3〕善注：『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戰國策》：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傅毅《洛都賦》曰：弋高冥之獨鵠，連軒翥之雙鵾。崇，或為嵩，非也。』翰注：『冥，昧，極高之處。』河濟，黃河與濟水。《漢書·地理志上》作『沛』，他書作『濟』，包括黃河北南二水流。《書·禹貢》：『導沇水，東流為濟，入於河。』高冥，猶青冥，天空。此二句言營丘境內黃河、濟水相連，大山高聳入雲。

〔4〕善注：『《左氏傳》：晏子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杜預曰：姑、尤，齊東界。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也。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然西南不同者，其地既非正方，故各舉一隅言之也。』濟注：『聊、攝，二縣名，皆齊境也。』

被，覆蓋。《廣韻》：『被，覆也。《書》曰：光被四表。』此二句言營丘東南有姑、尤二水，西南以聊、攝二城為界。

〔5〕善注：『《尚書》曰：海岱惟青州。《禹貢》：海物惟錯。《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禮記》曰：恆豆之俎，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銑注：『錯，雜也。萬類、千名，言所出非一種。』尚，庶幾。《爾雅・釋言》：『庶幾，尚也。』此二句言齊地水陸物產，非常豐富。

〔6〕善注：『《子虛賦》曰：齊浮渤澥，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蒂芥。《漢書》：田胥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曰：設有持戟百萬，秦得十二焉。此所謂東西秦也。李斐云：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然李斐之意，以百二謂百萬中之二也。《字林》曰：侔，齊等也。』良注：『孟諸，齊之澤名。』此二句言齊之孟諸水澤可吞楚之雲夢，帶戟者百二亦與秦國相敵。以誇張之言齊地域遼闊，國勢強盛。

〔7〕善注：『《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左氏傳》曰：季札請觀於周樂，為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又曰：公及齊侯會於首止，謀寧周也。公，魯僖公也。齊侯，桓公也。《鹽鐵論》曰：定傾扶危。』濟注：『恢，大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云定周

傾也。后，君也。言君者尊之也。』惟師，指姜太公。恢，擴大。東表，代指齊地。桓后，指齊桓公。定周傾，意謂使即將傾覆周王室安定。此二句言太公擴大齊地疆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安定即將傾覆的周室。

〔8〕善注：『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王符《潛夫論》曰：廉頗、翟公，再盈再虛。』翰注：『迭，遞。盈，滿也。』天道，自然之道。迭代，四時代序。人道，人生之道。此二句言四時代序，自然之道；盛衰相續，人生之理。

〔9〕善注：『《論語》：荷蕢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詩》曰：匏有苦葉。』翰注：『荷蕢曰：鄙哉，硜硜乎！《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而泣。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據皆泣。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守之。吾君安得有此而為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莊子》曰：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也。』此二句言齊景公君臣感歎生命易逝，淺陋鄙薄，遠不及莊子筆下之至人對生命眞諦的達觀。

〔10〕善注：『《左氏傳》：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季萴因之，而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大公因之，君何得焉。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而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大公因之，君何得焉。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萴，助革切。』良注：『苟，且。徂，往也。吾子，謂齊侯也。安得停，謂不可求長存。』爽鳩，即五鳩，相傳為少皞時官名。《左傳·昭

公十七年》：『爽鳩氏，司寇也。』後用作姓氏。此二句爽鳩氏且已逝去，吾輩豈可長存於世。

〔11〕善注：『《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羽獵賦》序曰：禁御所營。』銑注：『行行，漸去貌。長存之事，非由經營而得也。』此二句言生命漸漸衰頹，長生亦非經營所得。

【集評】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為《齊謳篇》，前叙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殊失厥體。其為《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何不述赧王、靈帝乎？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六十四：《漢書》曰：『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顏師古曰：『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禮樂志》曰：『齊古謳員六人。』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是也。』陸機《齊謳行》備言齊地之美，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妄有所營也。

〔宋〕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十二：陸士衡《齊謳行》曰：『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孟諸吞雲夢，百二侔秦京。』僕以為不若以『八九吞雲夢』對『百二侔秦京』，不惟親切，且渾然也。

〔元〕陶宗儀《說郛》卷七十九上：陸機《齊謳行》：『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爽鳩

苟已徂，吾子安得停。』此規諫之忠，是用事，非比也。

〔明〕鍾惺《詞府靈蛇二集》氣集《原創格淵奧》：（事）須興懷屬思，有所冥合。若將古事比今事，無冥合之意，何益於詩教。如謝靈運詩：『偶與張邴合，久欲歸東山。』如陸士衡《齊謳行》：『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如古詩云：『懶向碧雲客，獨吟黃鶴詩。』以上三詩，可謂握造化手也。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七：《齊謳行》『南界聊攝城』，南字必為西字之誤，而李善必為曲説以解之，何哉？『長存非所營』，師尚父桓公之業，所當及時自勉，長存非所營也。

〔清〕王士禎《香祖筆記》卷十一：陸士衡《齊謳行》：『孟諸吞雲夢，百二侔秦京。』曰『八九吞雲夢』，語既渾成，對又精切，確不可易也。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前段鋪敘境地，頗盡三齊之槩，摘『惟師』字雋，忽入牛山往事作翻新語，正是感傷代謝，遠情低徊，淒其感人，讀此覺康樂《會吟》傷父面目矣。『爽鳩』二字用晏子語，又生新意，大佳。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樂之始作曰趨，不絃而歌曰謳，則謳賤而趨貴也。題於齊曰謳，於吳曰趨，所以尊吳而卑齊也。至於詩，《吳趨》序古事以泰伯引起，入時事以太皇為主；《齊謳》不便入時事，但述古。以太公引起，借齊景為主以喻晉，情見乎

詞矣。

《志》曰：『志不越境，禮也。』士衡吳人，止宜作《吳趨行》耳。又作《齊謳行》何為？士衡去國入洛，心中有不平處，託意於二詞。故於《吳趨》極摹其風土人情之美，而於《齊謳》則譏之齊固功利誇詐之國。又比之秦，形其強暴無仁讓之風也。『爽鳩』比漢魏，齊比晉。曰『迭代』，曰『已徂』，即蜀先亡，魏後亡。亡國之痛，豈獨一人。曰『安停』，為將來慮也。蓋魏篡漢，晉又篡魏，效尤也。尤而效之，伊何底乎！亂邦不入，不得已而入，庶幾危邦不居乎！

世稱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沖作之，抵掌大笑，《與弟士龍書》：『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瓿耳。』後左思賦出，士衡歎為不能加，遂輟筆焉。余以此好事者為之，以重左耳。其聞左太沖作賦而笑，固文人相輕常態，與弟書誠有云云，但以為欲擬作《三都賦》，因太沖而輟筆，斷斷不然也。相如作《子虛》、《上林》賦，以齊楚諸侯之事，折衷於天子。太沖晉人，本之以作《三都賦》，諸侯吳蜀，以天子尊魏。尊魏者，尊晉也。士衡雖已事晉，固吳臣也。使之操筆而賦，將抑吳尊晉乎，恐不敢也。《吳趨》、《齊謳》二行，卻是為《三都賦》而作。蓋以我之《吳趨》，解彼之《吳都賦》，以敵彼之《魏都賦》。以我之《齊謳》，抑彼之《魏都賦》也。不及蜀，蜀吳一體，且漢裔也，故止以二詩當三賦，使人不覺，最有深意。

日出東南隅行〔一〕〔1〕

【題解】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也。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嫁為邑人千乘王仁為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古辭寫羅敷采桑，此詩寫佳人春遊。先寫佳人之美，再寫佳人之盛，後寫佳人之歌舞，賦兼比興，層次分明。與古詩同者，亦以環境、器物、服飾襯託人物之美正面描寫羅敷之美，而是先以環境、器物、服飾襯觀者見羅敷之美的動作與心理，側面烘託，後以對話顯現人物性格；此詩卻以淑貌惠心、美目蛾眉、潤膚秀色、容儀巧笑，正面落筆，細緻描摹。古辭寫單個人物，筆墨集中，形象鮮明；此詩寫人物羣像，如雲霞絢麗，令人目不暇接。古辭渲染美的感染力，此詩寫美的視覺衝擊力。此詩不惟『秀色若可餐』、『丹脣含九秋』等，造語清新，而且兩次以清水寫佳人之倩影，化質實為空靈，猶可稱道。比較古辭與此詩之藝術，既顯現其文學發展之因革，又見由古樂府至文人詩之演進。吴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舉『賈充令姬妾千人以誇示夏統』之史實，認為此詩蓋為實賦。雖過於坐實，且悖史實，機入洛充已卒七年，安可賦之？然卻可證此詩作於入洛之初。

扶桑〔二〕升朝暉，照〔三〕此高臺端〔四〕。淑〔五〕顏〔六〕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七〕〔3〕。美目揚〔八〕玉澤，蛾眉〔九〕象翠翰〔4〕。鮮膚一何潤，秀色〔一〇〕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一一〕笑言〔5〕。暮春春服成，粲粲〔一二〕綺與紈〔6〕。金雀垂藻翹，瓊佩結瑤璠〔7〕。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8〕。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9〕。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軿軒〔10〕。清川含藻景〔一三〕，高岸〔一四〕被華丹〔11〕。馥馥芳袖揮，泠泠〔一五〕纖指彈〔12〕。悲歌吐清響〔一六〕，雅舞〔一七〕播幽蘭〔13〕。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14〕。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15〕。綺態〔一八〕隨顏變，沈姿無定〔一九〕源〔16〕。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懽〔二〇〕〔17〕。遺芳結飛颺，浮景映清湍〔18〕。冶容不足詠，春遊良可歎〔19〕。

【校勘】

〔一〕『日出東南隅行』，《文集》、《文選》卷二十八注曰：『或曰《羅敷豔歌》。』《玉臺新詠》卷三作傅毅《豔歌行》。

〔二〕『扶桑』，《玉臺新詠》卷三注曰：『一作槫桑』。

〔三〕『照』，《北堂書鈔》卷一百〇六作『炤』。古二字通。

〔四〕『妖麗』，當作『姣麗』。胡克家《文選考異》曰：『「妖」當作姣，注同。善引《呂氏春秋》「公姣且麗」，在《達鬱》。又王逸《楚辭注》：「姣，好也。」在《大招》「姣麗施只」下。作姣明甚。袁、茶陵二本作妖，所載五臣向注云：妖，美。必各本以五臣亂善，又盡改注中姣字作妖，而幾於莫可辨識矣。今特訂正之。』

〔五〕『濬房出清顏』，《北堂書鈔》卷一百〇六作『濬出房清顏』。又『濬房』，《玉臺新詠》卷三作『洞房』。胡克家《文選考異》曰：『注引「廣厦邃房」，是善正文作邃字。袁、茶陵二本作濬。所載五臣濟注云：「濬，深。」恐此以五臣亂善。』

〔六〕『淑』，《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涉』。

〔七〕『惠』，《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蕙』。又『閑』，《樂府詩集》卷二十八作『間』。

〔八〕『揚』，《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一作『楊』。

〔九〕『蛾眉』，《羣書校補》卷二十四作『娥眉』。古二詞同。

〔一〇〕『秀色』，《玉臺新詠》卷三作『彩色』。似誤。

〔一一〕『巧』，《樂府詩集》卷二十八作『乃』。

〔一二〕『粲粲』，《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霞粲』。

〔一三〕『景』，《玉臺新詠》卷三、《七十二家集》本、《六朝詩集》本、清鈔本並作『影』。古二

字通。

〔一四〕『岸』，《文選》卷二十八作『崖』；《樂府詩集》曰：『一作崖。』六臣本注曰：『五臣作岸。』

〔一五〕『泠泠』，《羣書校補》卷二十四、《七十二家集》本、陸貽典校本並作『泠泠』。

〔一六〕『吐』，《編珠》卷二作『麗』。又『清響』，《玉臺新詠》卷三作『清音』。

〔一七〕『雅舞』，《藝文類聚》卷四十一、《樂府詩集》卷二十八並作『雅韻』。

〔一八〕『態』，《七十二家集》本作『熊』。形近而誤。

〔一九〕『沈』，《七十二家集》本作『迹』。『沈姿』：逯欽立曰：『當原作淵姿，唐人避諱改字。陸雲《與陸典書》書云：淵姿之弘毅。淵姿，當時習語。』逯說是。又『定』，《文選》卷二十作『乏』。六臣本注曰：『五臣作定。』《七十二家集》本注曰：『一作乏。』

〔二〇〕『懽』，清鈔本作『懼』。形近而誤。

【注釋】

〔1〕《日出東南隅行》，或曰《羅敷豔歌》，屬《相和歌辭·瑟調曲》。

〔2〕善注：『《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桑也。十日所浴。《新語》曰：高臺百仞，猶室端也。』翰注：『扶桑，日所出處。暉，日。端，上也。』此二句言日出於東方，照在高樓之上。

〔3〕善注：『《呂氏春秋》曰：列精子高謂侍者曰：我奚若？侍者曰：公妖且麗。王逸《楚辭注》曰：妖，好也。《琴道》：雍門周曰：廣厦邃房。《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周易》曰：有孚惠心。《廣雅》曰：薛君曰：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矣。《周易》曰：有孚惠心。《廣雅》曰：閑，正也。』濟注：『妖，美。濬，深。淑，善也。清顏，清麗之容顏。清且閑，寧靜而舒緩。上四句言高樓深閨中走出清麗濬房，深閨。清顏，清麗之容顏。清且閑，寧靜而舒緩。上四句言高樓深閨中走出清麗華美之女子，容顏淑美，與皎日相輝映，心地和善，寧靜從容。

〔4〕善注：『《毛詩》曰：美目盼兮。《楚辭》曰：娥眉曼睩目騰光。王逸曰：曼，澤也。睩，視貌也。言美女之貌，娥眉玉貌。曼，好目曼澤。睩，音録。《登徒子好色賦》曰：眉如翠羽。』翰注：『目若玉之光澤，眉象翡翠之羽翰也。』

〔5〕善注：『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也。』於揚，掀動。《詩·小雅·大東》：『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玉篇》：『揚，舉也。』此二句言美女目光閃爍美玉之光澤，蛾眉象翡翠之羽毛。

〔5〕善注：『張衡《七辯》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豔。《毛詩》曰：窈窕淑女。又曰：巧笑倩兮。』良注：『窈窕、婉媚，皆美貌。』鮮，美。《玉篇》：『鮮，好也。』潤，滋潤。《玉篇》：『潤，水閏下也，滋也。』窈窕，毛詩傳：『幽閒也。閒，貞專之善。』婉媚，婉曲嫵媚。《法苑珠林》卷四十二：『羅刹女語言微妙，其聲婉媚。』巧笑，淺笑貌。上四句言其肌膚潔美，如玉之圓潤，秀美姿色，令人忘餐；容貌儀態，美麗動人，嫣然微笑，婉曲嫵媚。

〔6〕善注：『《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粲粲衣服。』向注：『服，衣也。粲粲，鮮明貌。綺紈，繒類。』綺紈，羅綺之衣。劉峻《廣絶交論》：『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翰注：『綺紈，謂衣羅綺春服，光彩照人。』此二句言暮春時節，身著羅綺春服，光彩照人。

〔7〕善注：『《釋名》曰：爵釵，釵頭及上施爵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王逸注曰：翹，羽名也。《毛詩》曰：珮玉瓊琚。杜預《左氏傳注》曰：瑲瑲，美玉也。』濟注：『金雀，釵名。藻翹，謂有文章之羽。瑤璠，寶名。』此二句言頭上金雀釵垂着有花紋的羽毛，佩戴的瓊珮連結着美玉。

〔8〕善注：『《西京賦》曰：方駕授綏。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犯屬車之清塵。揚雄《太玄賦》曰：踞弱水而濯足。』銑注：『方，並。駕，車也。灡，波也。』此二句言並駕之車，揚起清塵，洛水波上，可以濯足。

〔9〕善注：『《過秦論》曰：天下雲會響應。』良注：『藹藹，盛貌。佳人繁多，若風雲之會。』此二句言佳人何其繁多，相聚如藹藹之風雲。

〔10〕善注：『《蒼頡篇》曰：軿，衣車也。』銑注：『崖，岸也。軿、軒，皆車也。』軿軒，懸掛着帷幔的輕車。蘇彥《七月七日詠織女詩》：『金翠耀華輜，軿軒散流芳。』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輜軿皆衣車。前後皆蔽曰輜，前有蔽曰軿。』《玉篇》：『軒，車也。』此二句具體

描寫佳人之盛。言南岸北渚到處是美人乘坐的帷幔輕車。

〔11〕善注：『藻景，華景也。』向注：『藻，草也。藻景，日光有文也。被，覆也。華丹，丹華也。』此二句言清水上，閃爍絢麗之日光，高岸邊，覆蓋紅紅之光華。以水岸之光影寫佳人之美。

〔12〕善注：『蘇武詩曰：馥馥我蘭芳。又曰：誰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翰注：『馥馥，香氣也。揮，舉也。泠泠，謂箏聲。』泠泠，音韻清也。見《文賦》注。此二句言揮動衣袖，散發芬芳，纖手彈奏，音韻清泠。

〔13〕善注：『《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韓詩》曰：舞則莫兮。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良注：『播，揚。雅，美也。《幽蘭》，曲名。』雅舞，原指郊廟朝饗之歌舞。《樂府詩集》卷五十二曰：『自漢以後，樂舞寖盛，故有雅舞，有雜舞。雅舞用之郊廟朝饗，雜舞用之宴會。』後泛指配雅樂之歌舞，此指舞姿優雅。此二句言清麗之歌聲帶着哀怨，優雅之舞姿揚起幽蘭之芬芳。

〔14〕善注：『《洛神賦》曰：丹脣外朗。《廣雅》曰：陵，乘也。《南都賦》曰：歷七盤而屣躡。』銑注：『《九秋》，曲名。《七盤》，楚妍，美。陵，過也。』此二句言鮮朗的丹脣唱着《九秋》之曲，美妙的身影踏着《七盤》之舞。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荊之折盤。張衡《舞賦》曰：

節拍。

〔15〕善注：『卞蘭《七牧》曰：翻放袂而赴節，若遊鴻之翔天。邊讓《章華臺賦》曰：忽飄然以輕逝，似鸞飛於天漢。《淮南子》曰：龍興鸞集。』向注：『迅，急也。驚鴻、集鸞，舞之狀。』赴曲，蹈節，均謂踏着曲調的節拍。此二句言踏着節拍，其舞姿動如驚起之飛鴻，靜如棲止的鸞鳥。

〔16〕善注：『乏或為定。』向注：『綺美之態，隨舞容而有沈深之姿，縱橫而出，其源不定。』綺態，華美的舞姿。《說文》：『綺，文繒也。』顏，容顏，此指表情。沈姿，沉靜的舞姿。沈，同沉。無定源，意即舞姿或止或揚，無有定則。此二句言舞姿或輕揚華美，或深沉舒緩，變化無窮，難以逆料。

〔17〕善注：『張衡《七辯》曰：蝤蠐之領，阿那宜顧。《蒼頡篇》曰：阿那，柔弱貌。咸，皆也。』良注：『阿那，柔弱貌。顧步，徐行也。』俯仰，上下飄動。王逸《楚辭注》曰：顧，視也。班固《西都賦》：『紅羅颺纖，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紛，繽紛，繁盛。顧步，迴旋徐行。沈約《鍾山詩應西陽王教》：『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善注：『《蒼頡篇》曰：顧，旋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懽，同歡。《玉篇》：『懽，悅也。』此二句言其舞姿或柔弱曼舞，繽紛繁盛，視其輕盈舞步，皆令人歡娛。

〔18〕善注：『《爾雅》曰：扶搖謂之颱。《說文》曰：湍，水疾也。』銑注：『結，束。颱，風也。

舞影映於波瀾。』遺芳，留下芬芳。《楚辭・哀時命》：『廓落寂而無友兮，誰可與玩此遺芳。』浮景，飄動的身影。《玉篇》：『景，光景也。』湍，流水。《楚辭・九章・抽思》：『長瀨湍流，泝江潭兮。』此二句言舞樂結束，微風還散發着殘留的芬芳，清流還映現着飄動的身影。

〔19〕善注：『《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良注：『言事雖不足歌詠，然芳春之游，良可歎美。』冶容，美麗的容顏。張華《女史箴》：『冶容求好，君子所鄙。』翰注：『言爲妖冶之容而求好者，是君子之鄙也。』此二句言美人容貌雖豔冶，不足歌詠，而春遊良宵，卻可慨歎也。

【集評】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八：《樂府解題》曰：『古辭言羅敷採桑，為使君所邀，盛誇其夫為侍中郎以拒之。』與前說不同。若陸機『扶桑升朝暉』，但歌美人好合，與古詞始同而末異，又有《採桑》亦出於此。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七：《日出東南隅行》或曰《羅敷艷歌》，注引崔豹《古今注》：『羅敷為千乘王仁妻，採桑于陌上，趙王見而悅之，欲奪焉。羅敷作《陌上歌》以自明。』按：詩中不見自明之意。《玉臺》只題為《艷歌行》。

『照此高臺端』，高臺指在上之人，此刺晉人無政，淫荒遊蕩，王公以下，皆不能正其

家。當以令升之論同觀，與羅敷本解殊旨。

〔清〕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二十四：若陸士衡『扶桑升朝暉』等，但歌佳人好會。與古調始同而末異。

〔清〕吳景旭《歷代詩話》卷十四：陸機《日出東南隅行》：『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按：《九秋》，曲名。《七盤》，楚舞。言歌舞兩絶也。

〔清〕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下：以句求韻而尚妥適者……陸士衡之『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謝宣城之『池北樹如浮，竹外山猶影』……一韻之響，遂能振起百倍精神，此又不可不知者。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撰句矜秀，是晉人正格。較陳思饒靜氣，比子桓少餘委。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此詩寫豔，可謂盡態極妍，令人目眩。最難察其端緒所在。首二句，以『朝日』興起。『高臺』二句，是一篇之綱領。『妖麗』喻小人，小人實繁有徒，故曰『多』。小人憑勢，故曰『高』。高臺朝暉所照，喻先得人君之寵幸也。『清顏』句，既有朝暉不照之處也。『美目』以下，應『清顏』句，既有貞性；既有內美，又有修能，此眞絶世佳人，有一無二，蓋比其在吳時也。『方駕』二句，喻其入洛，『濯足』者，言洛之澗止堪濯足耳。『藹藹』以下，應『高臺』句，蓋指當

時權貴，幸禪革之際，自為際會風雲，而又有一輩小人，爭相趨赴，工為諧媚，分明是一羣妖魅，卻自以為清顏佳人。夫絕世佳人，有一無二，何洛水佳人之多耶！『南崖』以下，寫得熱豔，朋黨寵附，兼有權勢相傾之意。『遺芳』二句，蹴起飛飆，洛水為濁，喻朝廷之亂也。故云『治容不足詠』，徒令人見之而悲也。此雖寓言，觀賈充令姬妾千人，遶舟三匝以誇示夏統，想亦實賦。

【附錄】

古辭・日出東南隅行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言名羅敷。羅敷善蚕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繩，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綠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觀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巾着幘頭。耕者忘其耕，鋤者忘其鋤。來歸自相喜，但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此誰家姝。答云秦氏女，且言名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未滿，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置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何以識夫壻，白馬從驪駒。素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間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壻殊。（《玉臺新詠》卷一）

長安有狹邪行〔一〕〔1〕

【題解】

向曰：『言世路險狹邪僻，正直之士無所措手足矣。』向說不足憑，此詩或有所指，今不可考。從文本看，此詩情感頗為複雜，對豪門俊彥，有批判，有豔羨；對身事新朝，既喻之『歧路』，又投足殊途，並謂之『守一不足矜』。詩人在覆國亡家之後，雖屏居鄉里十年，終不得已而入洛，既渴望身登要津，重振家風，內心又充滿矛盾與掙扎。思想與行為之分裂，與此可見一斑。所謂西晉『士無特操』者，此之謂也。士衡這種心態，當生於入洛之初，人生面臨歧路選擇之時，故詩或作于入洛初，太熙元年（公元二九〇）前後。

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輪〔2〕。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3〕。鳴玉豈樸儒〔二〕，憑軾皆俊民〔4〕。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5〕。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親〔6〕。傾蓋承芳訊，欲鳴當〔三〕及晨〔7〕。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8〕。規行無曠跡，矩步豈逮〔四〕人〔9〕。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10〕。將遂殊塗軌，要子〔五〕同歸津〔11〕。

【校勘】

〔一〕『長安有狹邪行』，《樂府詩集》卷三十五作『長安有狹斜行』。

〔二〕『樸儒』，《文集》、《六朝詩集》本並作『不儒』，意扞格難通。《文選》卷二十八、《藝文類聚》卷四十一、《樂府詩集》卷三十五、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陸貽典校本並作『樸』。今據改。

〔三〕『當』，《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賞』。形近而誤。

〔四〕『逮』，《樂府詩集》卷三十五作『建』。形近而誤。

〔五〕『子』，《文選》卷二十八作『予』。

【注釋】

〔1〕《長安有狹邪行》題為樂府《相和歌辭・清調曲》。《樂府詩集》卷三十四古辭《相逢行》曰「一曰《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斜行》。《樂府解題》曰：古詞文意與《雞鳴曲》同。晉陸機《長安狹斜行》云「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則言世路險狹邪僻，正直之士無所措手足矣。唐李賀有《難忘曲》亦出於此。」

〔2〕善注：『《爾雅》曰：一達謂之歧旁。郭璞曰：歧，道旁出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曹植《妾薄相行》曰：轇轕飛轂交輪。』翰注：『貴者朱其車輪，交於歧路。』伊洛，伊水與洛水。此指洛陽。《尚書・禹貢》：『伊洛瀍澗，既入於河。』孔安國傳：『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瀍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歧路，岔路，此指道路交

叉縱橫。朱輪，朱漆之輪，代指華美之車。左思《吳都賦》：『躍馬疊跡，朱輪累轍。』此二句言洛陽道路縱橫，達官貴族所乘華美的車馬交錯於道。

〔3〕善注：『華景，日也。《漢書》云：日華曜也。』濟注：『華景，日光也。曜飛塵，言輕疾也。』輕蓋，指輕車。鮑照《數詩》：『四牡曜長路，輕蓋若飛鴻。』向注：『其蓋輕疾，如鴻鴈飛。』騰步，奔走，言車行之輕疾。《玉篇》：『騰，躍也，奔也。』《說文》：『承，奉也。』『步，行也。』躡，踏。《玉篇》：『躡，蹈也。』此二句言輕車托起陽光，疾行踐起飛塵。

〔4〕善注：『《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左氏傳》：楚子王曰：請與君憑軾而觀之。《尚傳》：武帝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漢書·儒林書》曰：俊民用康。』濟注：『珮玉之人，皆非樸實儒士；乘軒憑軾者，皆輕俊之子。』鳴玉，意謂行進時佩玉和鳴。樸，質樸。《禮記·郊特牲》：『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樸儒，愚腐的儒生。憑，依。《說文》：『軾，車前橫木。《玉篇》：『憑，依几也。』軾，車前也。』俊民，賢俊之士。陸厥《奉答內兄希叔》：『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良注：『俊，賢俊也。』此二句言佩玉和鳴，豈有愚腐之儒生？憑軾而觀，皆是賢俊之人。

〔5〕善注：『厲，嚴貌也。《西京賦》曰：麗服颺菁。』銑注：『烈，猛。厲，嚴也。言朝廷輕薄之人，其心猛暴嚴毅甚於勁秋，其服鮮麗有如芳春。』烈心，忠烈之心。張說《兵部尚書代

國公贈少保郭公行狀》：『及登朝受任，屢使遐方，霜明烈心，玉立貞節，言行忠正，居取儉約。』五臣注誤。勁秋，肅殺之秋。華美之服豔比芬芳之春。

〔6〕善注：『《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遊。』向注：『自謂亦與朝廷之士有舊親也。』倦遊客，倦於交遊之人。彥，《說文》：『美士之有文也。』豪彥，指豪族俊美之士。舊親，此指世交。此二句言自己落拓而倦於交遊；豪族俊士多權門世交。

〔7〕善注：『《家語》曰：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雞及晨而鳴，以喻人及時而仕也。《春秋考異記》曰：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也。』良注：『傾蓋，新相逢者。芳訊，美言也。而有新知之人，見我如此，以美言勸我，須早進仕，猶雞之鳴及於朝也。』芳訊，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作》：『肆議芳訊，大教克明。』善注：『《演連珠》曰：肆議芳訊，非庸聽所善。鄭玄《毛詩箋》曰：訊，言也。』此二句言自己雖與豪俊之士是傾蓋之交，然承其美言，勸我須如雞鳴於旦，而及時建立功業也。

〔8〕善注：『《漢書》：嚴安上書曰：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也。』翰注：『守貞一之道，自取苦辛，何足矜也。當遵世步中之路，委曲從人，然後可也。』守一，謂守一不變。矜，敬。《孟子·公孫丑下》：『使

諸大夫國人，皆有矜式。』趙岐注：『矜，敬也。』遵，遵循。《爾雅・釋詁》：『遵，循也。』此二句為新知者勸說之語，言守一不變何足敬也，世俗之歧路或可遵循。按：士衡覆國亡家，適洛事於新朝，既非『守一』之道，故以『歧路』喻之。

〔9〕善注：『揚雄《嘏靈賦》曰：二子規遊矩步。蘇子曰：行務應規，步慮投矩。《廣雅》曰：曠，遠也。』銑注：『若行步中乎規矩，不可致曠遠之跡；而逮及前人者，矩行以正直之道。將求仕進，亦如此矣。皆新知者之詞。』規行、矩步，指行為循規蹈矩。逮，及，至。《爾雅・釋言》：『逮，及也。』此二句亦新知者勸說之語，言循規蹈矩者，必不可至曠遠之處，不可逮及前人。

〔10〕善注：『言規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足前緒，且當止矣。猶如四時異節，不必相循。《解嘲》曰：緒，事也。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向注：『欲行者擬足而投迹。《爾雅》曰：投，擲也。』銑注：『言我試投足於邪路，其事果然。寒暑具在於斯，不待更循四時，而後致耳。』投足，舉足。爾，果然。《廣韻》：『尒，義與爾同，《說文》曰：詞之必然也。』此二句言舉足果然至於曠遠，可逮及前人，足見自然之道不必遵循。

〔11〕善注：『《周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翰注：『津者，會合之所，答新知者詞也。言我自履於邪徑，理終殊塗而同迹，竟與子歸乎會合之地。』遂，前進。《周易・大壯》：『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軌，車跡。《詩・鄘風・《玉篇》：『軌，車轍也。』要，邀請。《詩

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津，喻重要職位。《古詩・今日良宴會》：『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此二句言將前進於殊途，與俊彥之士，同登要津。

【集評】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三十五：《樂府解題》曰：古詞文意與《雞鳴曲》同。晉陸機《長安狹斜行》云『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則言世路險狹，邪僻正直之士，無所措手足矣。唐李賀有《難忘曲》，亦出於此。

〔元〕劉履《風雅翼》卷四：賦而兼比也。岐，道之旁出者。《爾雅》以二達謂之岐旁。軾，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俊民，即豪彥華景，日光也。玉，佩玉。樸，猶愚也。軾而憑之。俊民，即豪彥也。厲，暴也。傾，猶委也。《家語》云：『孔子之剡，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訊，言也。鳴及晨者，以雞喻人當及時而仕也。規行、矩步，謂舉足必中度也。曠，濶遠貌。逮，及也。守一，謂執守常理而不變者。矜，自負也。投足，循跡而行也。遂，從也。殊塗，謂正塗與邪徑異趣者。《易》云：『天下殊塗而同歸。』要，約也。

士衡在京洛，見世道險狹邪僻，而豪俊之士競相奔趨，自謂得志，莫覺其非，故託岐路為喻，而賦此以諷焉。首言車服之華麗，氣勢之驕暴，已足彰其失矣。復謂我本倦遊之客，易於止託，況多豪彥舊親，承以美言，諄諄勸誘。如此是豈不知岐路可以追及於人哉。然既投足於正塗，而意向已定，不可改矣。蓋窮達之分雖殊，而其理則一，猶四時寒

暑各異，而一氣流行，不必一一相循，且將遂我所適，而要子於同歸之津可也。此不特辭其所勸，而所以警之者，亦深矣。但意圓而語滯，舊說不能盡通爾。

〔明〕陸時雍《古詩鏡》卷九：『四時不必循』一語亦拙。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此篇從來注者，文意多不屬。再三玩味，始知與潘尼《迎大駕詩》同格也。此詩『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芳訊』，即潘詩所謂『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欲鳴』以下，連舊親所訊之言也。『欲鳴』句，當及時而仕。『守一』句，欲及時而仕，當遵岐路，不得規行矩步，續，是繼。已爾，是已然。凡人舉足作事，當照前人行過的做，雖曰人生出處，如四時之有定序，實不必循也。『將遂』二句，言子行正道，吾行岐路，是殊塗而同歸於要津也。潘詩是勸止，故用陌路深識之士。士龍（衡）詩其勸進，故設舊親豪彥之言，總是欲止之之意。潘顯快些，陸深婉些。

前緩聲歌〔一〕〔1〕

【題解】

向曰：『將前慕儷遊，異命長緩，故流聲於歌曲中也。』此為遊儷詩，先描述儷人宴飲之環境，再鋪陳參加宴飲神儷之衆，車駕之盛，歌樂之歡，後寫宴罷歸去。前人遊儷詩，多染有濃

烈的主觀色彩，滲透主體自由之遐想，如曹植、阮籍、嵇康之流；而此詩則客觀之描述，主體情感隱於詩外。最後垂慶皇家云云，乃套語也。皇家者，蓋指晉室，可知此詩作於入洛之後，實為頌美，非如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所言為刺也。揣摩詩境，或在晉八王之亂前所作。

游僊〔二〕聚靈族，高會層城〔三〕阿〔2〕。長風萬里舉〔四〕，慶雲鬱嵯峨〔3〕。宓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五〕〔4〕。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5〕。肅肅霄〔六〕駕動，翩翩翠蓋羅〔6〕。羽旗栖瓊鸞〔七〕，玉衡吐鳴和〔7〕。太容〔八〕揮高絃，洪崖發清歌〔8〕。獻酬既已周〔九〕，輕舉乘〔一〇〕紫霞〔9〕。摠轡扶桑枝〔一一〕，濯足湯〔一二〕谷波〔10〕。清輝〔一三〕溢天門，垂慶惠皇家〔11〕。

【校勘】

〔一〕『前緩聲歌』，《藝文類聚》卷四十二作『前緩歌行』；《太平御覽》卷五十六作『緩齊歌行』。

〔二〕『游僊』，《太平御覽》卷五十六作『遨僊』。

〔三〕『高會』，《藝文類聚》卷四十二作『高宴』；《太平御覽》卷五十六作『高讌』。又『層城』，《玉臺新詠》卷三作『層山』。五臣作『曾城』。

〔四〕『舉』，《藝文類聚》卷四十二作『急』。

〔五〕『太華』，《玉臺新詠》卷三作『泰華』。

〔六〕『霄』，《文選》卷二十八、《藝文類聚》卷四十二、《詩紀》卷二十四、《六朝詩集》本並作『宵』。

〔七〕『栖』，《文選》卷二十八作『棲』，六臣本注曰：『五臣作棲。』古二字同。『瓊鸞』，《玉臺新詠》卷三作『瑣鸞』。

〔八〕『太容』，《藝文類聚》卷四十二作『大客』。形近而誤。

〔九〕『周』，《藝文類聚》卷四十二作『終』。

〔一〇〕『輕擧』，《玉臺新詠》卷三作『輕軒』。又『乘』，《玉臺新詠》卷三作『垂』。又『扶桑』，《六朝詩集》作『總』。『扶桑』，《玉臺新詠》卷三作『搏桑』。又『枝』，《文集》作『技』；《羣書校補》卷二十四、影宋鈔本並作『底』，六臣本注曰：『五臣作底』；《樂府詩集》卷六十五注曰：『一作底』。影宋鈔本校曰：『底，當作枝。』今據《文選》卷二十八、《玉臺新詠》卷三、《樂府詩集》卷六十五改。

〔一一〕『摠』，《詩紀》卷二十四、六臣本注曰：『五臣作暘』；《樂府詩集》卷六十五作『暘』；『一作暘』。『湯』與『暘』古通。《七十二家集》本作『踢』。形近而誤。

〔一二〕『湯』，《玉臺新詠》卷三作『暉』。古二字同。

〔一三〕『輝』，《玉臺新詠》卷三作『暉』。古二字同。

【注釋】

〔1〕《前緩聲歌》屬《雜曲歌辭》。《樂府詩集》卷六十三：『《樂府解題》曰：《升天行》，曹植云，

「日月何時留」，鮑照云「家世宅關輔」。曹植又有《上僊篇》與《神遊》、《五遊》、《龍欲升天》、《僊人》、《遠遊篇》、《前緩聲歌》、《當牆欲高行》也。」又卷六十五：「晉陸機《前緩聲歌》曰：遊僊聚靈族，高會曾城阿。按：言將前慕僊游，冀命長緩，故流聲於歌曲也。宋謝惠連又有《後緩聲歌》，大略戒居高位而爲讒謟所蔽，與前歌之意異矣。按：緩聲本謂歌聲之緩，非言命也。又有《緩歌行》亦出於此。」

〔2〕善注：「《淮南子》曰：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翰注：「曾城九重，王母所居處，在崑崙山上也。僊靈聚族，高會於曾城之曲也。」靈族，神僊一族。高會，盛大宴會。《史記·項羽本紀》：「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此二句言遊於昆侖，層城上神僊正飲酒高會。

〔3〕善注：「《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鬱鬱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良注：「慶雲，瑞雲也。嵯峨，雲盛貌。」舉，起。《廣韻》：「舉，動也。」鬱，集。《玉篇》：「鬱，木叢生貌。」此二句言飄動着萬里長風，鬱積着厚盛瑞雲。

〔4〕善注：「《楚辭》曰：迎宓妃於伊洛。魏文帝詩曰：王韓獨何人，翱翔隨天塗。《神僊傳》曰：衛叔卿歸華山，漢武帝令叔卿子度求之。見其父與數人博。度曰：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王子晉、薛容也。又曰：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白

鹿，從十餘玉女。根頓首乞一言，神人乃住曰：爾聞有韓衆不？答曰：實聞有之。神曰：即我是也。《尚書》曰：至於太華。』銑曰：『宓妃，洛水之神。王子晉與衛叔卿於華山博，劉根遊華山，見神人謂根曰：汝聞韓終乎？根曰：聞。曰：我是也。興，起也。太華，即華山也。』洛浦，洛水邊。張衡《思玄賦》：『戴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衡注：『浦，涯也。』此二句言宓妃生於洛水，王、韓起於華山。

〔5〕善注：『《爾雅》曰：徵，召也。《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西京賦》曰：懷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娥皇女英，墮湘水之中，為湘夫人也。』良注同。

瑤臺女，即有娀之佚女。朱熹《楚辭集注》：『有娀，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又引《呂氏春秋》：『有娀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要，邀請。見《長安有狹邪行》注。

〔6〕善注：『《毛詩》曰：肅肅宵征。曹植《飛龍篇》曰：芝蓋翩翩。《甘泉賦》曰：鸞旗。』翰注：『肅肅，車行貌。霄駕，謂薄天而行。翩翩，輕貌。似以翡翠羽為蓋而羅列。』羅，《玉篇》：『羅，罔也。』引申為排列。湘川娥，即湘水之神娥皇、女英。此二句言北召有娀之佚女，南邀湘水之女神。

〔7〕善注：『《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瓊鸞，以瓊為鸞，以施於旗上。棲也。綜曰：鸞旗，謂以象鸞鳥也。《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又曰：枉玉衡於炎火。

王逸曰：衡，車衡也。鄭玄《周禮注》曰：鑾、和，皆以金爲鈴也。應劭《漢書注》曰：鑾在衡，和在軾，和在衡。」濟注：「棲，倚。瓊，玉。衡，軛也。皆在於車上。」鑾、和，車鈴。《詩・小雅・蓼蕭》：「和鑾雝雝，萬福攸同。」朱熹《詩集傳》：「和鑾，皆鈴也。」此二句言車上插着飾有羽毛的旗幟，倚着鸞鳥狀的車鈴，行進中發出和諧的聲音。

〔8〕善注：「《思玄賦》曰：太容吟曰念哉！注曰：太容，黃帝樂師。《廣雅》曰：揮，動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薛綜曰：三皇時伎人也。」向注：「揮，發也。高絃，謂高張琴瑟絃也。洪崖，三皇時樂人，後皆登僊，故得作樂于曾城。」此二句言三皇時樂師太容、洪崖或彈着高張的琴瑟，或唱着清脆的歌聲。

〔9〕善注：「《毛詩》曰：獻酬交錯。《漢書》：谷永曰：遙興輕舉，登霞倒景。」良注：「衆僊會畢，乘霞而去。」獻酬，謂殷勤進酒。《詩・大雅・行葦》：「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鄭玄箋：「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又《國語・周語下》：「韋昭注：「酬，勸也。酢，報也。」周，《广韵》：「偏也。」此二句言僊人殷勤進酒，宴會結束後，輕聳身軀，乘紫氣雲霞而去。

〔10〕善注：「《楚辭》曰：飲余馬乎咸池，揔余轡乎扶桑。又曰：朝濯髮於湯谷。」濟注：「揔，整也。扶桑、暘谷，皆日出處。言須臾至此，而整轡濯足。」此二句言僊人到達日出之處，整馬轡於扶桑，濯雙足于湯谷。

〔11〕善注：『《淮南子》曰：馮夷，大禹之御也。乘雲車，排閶闔，淪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也。蔡邕《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萬方徂而星集。』翰注：『羣僊飛舉，溢滿天門，垂降慶福。惠賜我皇家。』慶，福。《易·坤》：『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二句言僊人飛舉，其清輝覆蓋天門，降下瑞福，惠賜我皇家。

【集評】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六十五：晉陸機《前緩聲歌》曰：『游僊聚靈族，高會曾城阿。』言將前慕僊游，冀命長緩，故流聲於歌曲也。宋謝惠連又有《後緩聲歌》，大略戒居高位而爲讒謟所蔽，與前歌之意異矣。按：緩聲，本謂歌聲之緩，非言命也。又有《緩歌行》亦出於此。

〔清〕徐文靖《管城碩記》卷二十：陸機《前緩聲歌》『王韓起太華』，注以為王子晉及韓終，謬矣。《漢書·王莽傳》：『予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附會之詞耳。』王子晉豈王姓哉！李白詩：『一隨王喬去，長年玉天賓。』又詩：『天落白玉棺，王喬隨葉縣。』此《後漢書·方術傳》：『王喬鳧舄。』蓋王姓也。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肅肅』四句，微有生致。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此篇似極頌美，卻是痛刺晉室諸王外戚，專權自恣，樹立黨援，爭以遊戲荒淫相尚，全無體統紀綱也。故借僊靈聚會以寓意。『長風』二句，見

其勢既盛，不可推解。宓妃、王韓、瑤女、湘娥，是一色儷靈。宓妃指諸家之羽翼。曰『興』曰『起』，各立門戶。曰『南要』、『北徵』，招致幾遍天下。女、湘娥指諸家之羽翼。曰『興』曰『起』，各立門戶。曰『南要』、『北徵』，招致幾遍天下。『肅肅』云云，正是爭為遊戲荒淫之戲，習已成風，即有一二老成，如太容、洪崖輩，亦俱化而共趨一塗，眞乃舉國如狂，心中猶然未足。『獻酬』云云，眞要將此戲遊荒淫之事做到無以復加處。『清暉』云云，被此輩人把君門壅蔽住，下情無以上聞也。按：洛陽，天下之中，晉之都也。中間劈首興個宓妃，西邊太華，起一王韓；北邊瑤臺，徵個瑤女；南邊湘川，要個湘娥。單單只留着東邊湯谷、扶桑，為羣僊總轡、濯足之地。看他實虛互補，眞是妙手。

長歌行〔1〕

【題解】

向曰：『前有是篇，其意相類。』此詩言光陰如勁矢，迅疾逝去，人生百歲難期，轉瞬榮華凋零，然功業未就，只有長歌自慰。詩工於起調，上承曹植，下開鮑照。其起調蓼然而起，突兀峭拔，而又境界闊大，氣勢雄渾。加之後詩以寸陰、尺波、矢弦喻之，將時光之流轉，寫得驚心動魄，故詩人汲汲功名之情也就顯得十分濃郁。而結句『長歌承我閑』，又驟然而落，由張而弛，形成嫋嫋不盡的餘音。察其詩意當是入洛之初，仕途未達之時。具體時間不可考。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2〕。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1〕〔3〕。年往迅〔二〕勁矢，時來亮〔三〕急弦〔4〕。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5〕。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6〕。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四〕延〔7〕。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8〕。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9〕。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10〕。迨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五〕〔11〕。

【校勘】

〔一〕『豈徒旋』，《藝文類聚》卷四十二、《樂府詩集》卷三十並作『徒自旋』。《樂府詩集》又注曰：『一作豈徒旋。』

〔二〕『迅』，《七十二家集》本、《詩紀》卷二十四並作『信』；《詩紀》又注曰：『一作迅』。

〔三〕『亮』，《太平御覽》卷十七作『諒』。古二字通。

〔四〕『安得』，《文選》卷二十八、《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並作『安用』。

〔五〕『承』，《樂府詩集》卷三十作『間』。『閑』，《樂府詩集》卷三十作『閒』。『閑』與『間』，古二字通。

【注釋】

〔1〕題屬樂府《相和歌辭・平調曲》。《樂府解題》曰：古辭云：「青青

園中葵，朝露待日晞。」言芳華不久，當努力為樂，無至老大乃傷悲也。魏改奏文帝所賦曲「西山一何高」，言僊道茫茫不可識，如王喬、赤松，皆空言虛詞，迂怪難信，當觀聖道而已。若陸機「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則復言人運短促，當乘間長歌，與古文合也。崔豹《古今註》曰：「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按古詩云「長歌正激烈」，魏武帝（按：文帝之誤。）《燕歌行》云「短歌微吟不能長」，晉傅玄《豔歌行》云「咄來長歌續短歌」，然則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唐李賀有《長歌續短歌》，蓋出於此。」

〔2〕善注：「范曄《後漢書》：上黨太守田邑《與馮衍書》云：日月經天，河海帶地。」良注：「逝，往也。日行經於天，川流帶於地。」經天日，謂日運行經過天空。帶，猶言如衣帶流過大地。此二句言日光逝去，江河東流，令人傷悲。

〔3〕善注：「言日無停景，川不旋波，以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説文》曰：晷，景也。」銑注：「日景不留，川流不反，謂寸尺者以少言之。」寸陰，短暫之光陰。左思《吳都賦》：「責千里於寸陰，聊先期而須臾。」劉注：「寸陰，晷之短也。」旋，返。《廣韻》：「旋，還也。」此二句言光陰流逝，片刻不停；水波東去，點水不返。喻流年似水，一去不還。

〔4〕善注：「《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迅，疾也。《漢書》：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侯璞《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向注：「年往時

來，其迅疾信如急弦之發勁矢也。弦，弓弦也。矢，箭也。』亮，信，誠然。《爾雅・釋詁》：『亮，信也。』此二句喻時光消逝之迅疾。

〔5〕善注：『《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遠者莫如年。《左氏傳》：卜偃曰：萬，盈數也。疾病哀苦，然此之盈數，謂百年也。《列子》：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翰注：『遠期，謂上壽百二十歲。及此期者，少能有之。滿盈此數者，固希全矣。』銑注：『遠期，謂上壽百二十歲。及此期者，少能有之。滿盈此數者，固希全矣。又助汝大福也。』鮮，少。《爾雅・釋詁》：『鮮，寡也。』郭璞注：『謂少。』克，能。《爾雅・釋詁》：『克，能也。』希，罕，稀。《爾雅・釋詁》：『希，罕也。』此二句言上壽很少能夠達到，百歲之數亦少全矣。

〔6〕善注：『無故自捐，曰坐也。』濟注：『夙，早。零，落也。體澤，身之光潤。捐，棄也。』榮華，草木之花。《爾雅・釋草》：『華，榮也。』言容顏年華日夜凋零，身體光澤無端消逝。木謂之華，草謂之榮。』喻青春年華。此二句言容顏年華日夜凋零，身體光澤無端消逝。

〔7〕善注：『《爾雅》曰：延，長也。』良注：『茲物，謂容華體澤也。苟，且也。』此二句言容華體澤之消逝尚難停止，人生壽命豈可以延長？

〔8〕善注：『《莊子》曰：俛仰之間。《詩》曰：逝將去女。毛萇曰：逝，往也。《楚辭》曰：往來倏忽。』銑注：『言歲月俯仰，則往將過，人命倏忽，能幾何時也。』俛仰，形容時間短暫。

俛，同俯。俛忽，瞬間。《楚辭・招魂》王逸注：『儵忽，疾急貌也。』幾何，多少，言其短暫。《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杜預注：『言不能久也。』

〔9〕向注：『慷慨，歎思也。焉，亦何也。』此二句言俯仰之間歲月將逝，俛忽之時榮華零落。

〔10〕善注：『《四子講德論》曰：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墨子》曰：以其所行，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翰注：『竹帛，謂史籍也，古人書於竹簡及素帛。宣，述也。』此二句慷慨歎息，無法訴說，自然規律，本是如此。

〔11〕善注：『《玉篇》：薄，少。《玉篇》：薄，厚薄。』此二句言自怨功名不立，不能宣之史籍。

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承閑而自察。』濟注：『迨，屬也。歲未暮，喻將老也。言屬及我未老，以承閑暇之日，長歌定分，以自慰也。』此二句言趁自己年歲未老，長歌以承閑暇，聊以自慰。

【集評】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三十：《樂府解題》曰：古辭云『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言芳华不久，當努力為樂，無至老大乃傷悲也。魏改奏文帝所賦曲『西山一何高』，言儻道茫茫不可識，如王喬、赤松，皆空言虛詞，迂怪難信，當觀聖道而已。若陸機『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則復言人運短促，當乘間長歌，與古文合也。

〔明〕謝榛《四溟詩話》卷一：魏文帝曰：『梧桐攀鳳翼，雲雨散洪池。』『存亡從變化，日月有浮沉。』張華曰：『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阮籍曰：『類，大塊稟羣生。』左思曰：『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張協曰：『金風扇素節，丹露啓陰期。』潘岳曰：『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陸機曰：『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以上雖為律句，全篇高古，及靈運古律相半，至謝朓全為律矣。

〔明〕謝榛《四溟詩話》卷二：陸機曰：『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此皆氣短。無名氏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此作感慨而氣悠長也。

〔清〕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二十四：觀魏文帝所賦，似《擬倡人騎白鹿》一首。陸士衡所賦，似擬《青青園中葵》一首。其詞意各合古辭，而《解題》謂曹魏改奏，晉陸士衡不與古文合，何也？『岩岩山上亭』以下，細閱絶不相類，嚴氏駁之有見。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通首徒作虛語，以筆蒼，不覺為薄。起稍有氣。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首尾完潔平雅之調，但人乍看之，未免似每二句一意。仔細玩來，只因他辭句雕琢得好，卻不曾一字合掌。首四句，日無停晷，川無旋流，年矢之往迅，由於時弦之催急。『期』是遥指百年。『數』是逐年細數。容之華主外，體之澤主内。茲二物者，吾命所寓。二物難停，吾

壽曷長？前之去者，俛仰已過；後之來者，倏忽幾何。此乃天道之常，復何恨？所恨者，冉冉老至，功名不立耳。

吳趨行〔1〕

【題解】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良曰：「趨，步也。此詩先述吳地歷史，宮殿建築、山川風物、人文教化之美，然後寫吳大帝在漢末逐鹿之中，整頓皇綱，網羅人才，名家貴族，為之所用，建立文德武功，使教化廣被。詩人借古題而頌吳，骨子裏浸透着對吳盛時之嚮往，重振家風之渴望。此詩所作之時間，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認為在八王之亂後，或可采信。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2〕。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一〕，請從閶門〔二〕起〔3〕。閶門何峨峨〔三〕，飛閣跨通波〔4〕。重欒承游〔四〕極，回軒啓曲阿〔5〕。藹藹慶雲被，泠泠祥風〔五〕過〔6〕。山澤多藏

育，土風〔六〕清且嘉〔7〕。泰〔七〕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8〕。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八〕華〔9〕。王迹隤〔九〕陽九，帝功興四遐〔10〕。大皇臨宇宙，頓世羅〔11〕。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12〕。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多〔一一〕侈，四姓實名家〔13〕。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14〕。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15〕。淑美難窮紀，商搉〔一二〕為此歌〔16〕。

【校勘】

〔一〕『始』，《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紀』。

〔二〕『閶門』，《文選》卷二十八作『昌門』；六臣本注曰：『五臣作閶。』《藝文類聚》卷四十一、《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四並作『昌』。

〔三〕『峨峨』，《樂府詩集》六十四作『嵯峨』。

〔四〕『游』，《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旋』。

〔五〕『泠泠』，《七十二家集》本作『冷冷』。又『祥風』，《樂府詩集》卷六十四作『鮮風』；六臣本注曰：『五臣作鮮。』

〔六〕『土風』，《文選》卷二十八、《樂府詩集》六十四並作『土風』，《文集》、小萬卷樓叢書本作『土風』。今據改。

〔七〕『泰』，《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大』。

〔八〕『諸』，《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其』。

〔九〕『王迹』，《七十二家集》本作『上跡』。迹與跡同，王、上，蓋形近而誤。又『隤』，陸貽典校本作『矯手』。本作『頹』。

〔一〇〕『矯首』，《文選》卷二十八、《藝文類聚》卷四十一、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矯手』。《樂府詩集》卷六十四作『矯首』。善注引《說文》曰：『矯，舉手也。』當據改。

〔一一〕『多』，《文選》卷二十八、《樂府詩集》卷六十四、影宋鈔本並作『足』。當據改。

〔一二〕『商搉』，范成大《吳郡志》卷二引作『商榷』。古二詞同。

【注釋】

〔1〕《樂府詩集》卷二十九：『劉向《列女傳》曰：楚姬，楚莊王夫人也。莊王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嘗與虞丘子語，以為賢。樊姬笑之，王曰：何笑也。對曰：虞丘子賢矣，未忠也。妾充後宮十一年，而所進者九人，賢于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虞丘子相楚十年，而所薦者非其子孫，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也。妾之笑不亦宜乎。王于是以孫叔敖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樂府解題》曰：陸機《吳趨行》云：『楚妃且勿歎』，明非近題也。』

〔2〕善注：『楚妃，樊姬。齊娥，齊后也。《歌録》曰：石崇《楚妃歎》曰：敘楚妃歎，莫知其

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勳，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今歎詠之聲，永世不絶。《孟子》：淳于髡曰：昔緜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説文》曰：謳，齊歌也。』良注：『楚妃，楚姬也。歎，歎其德。齊娥，齊后也，善為謳歌，人皆採以為曲。』楚妃，楚莊王之妃樊姬。此二句言楚妃不必慨歎，齊娥不必謳歌。

〔3〕善注：『《吳越春秋》曰：大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閶闔風，亦名破楚門也。』向注：『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為閶闔門，高樓閣道。《西都賦》説起。

〔4〕善注：『《吳地記》曰：昌門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為閶闔門，高樓閣道。《西都賦》曰：脩除飛閣。又曰：與海通波。』翰注：『峨峨。高貌。飛閣，高閣也。跨，猶帶也。帶通波，謂連江海也。』此二句言閶門何其高峻，凌空高閣，猶如與江海相連。

〔5〕善注：『《西京賦》曰：跱遊極於浮柱，結重樂以相承。軒，長牕也。言長牕開於屋之曲阿也。《周禮注》曰：明堂咸有四阿。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銑注：『樂，拱。游，浮。極，棟也。回軒，長窗。阿，角也，言開窗於曲屋之角。』此二句言層層拱木，托着浮空棟樑；屋之曲角，開着回環長窗。

〔6〕善注：『《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鬱鬱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風賦》曰：清清泠泠。』翰注：『藹藹，雲貌。慶雲，瑞雲也。泠泠，風聲也。鮮風，清風。被，覆也。

過，度也。』藹藹，盛多貌。《詩・大雅・卷耳》：『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祥風，祥瑞之風。五臣作鮮風，誤。此二句言濃厚瑞雲覆蓋昌門，吉祥和風泠泠吹過。

〔7〕善注：『《左氏傳》曰：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良注：『藏育，謂包容生長也。嘉，善也。』土風，地方歌謠，此指鄉土風俗。《文集》作『士風』，誤。此二句言吳地山澤孕育生長萬物，鄉土風俗清簡美善。

〔8〕善注：『《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賢，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典引》曰：仁風翔於海表。《楚辭》曰：汩其泥而揚其波。』向注：『太伯、仲雍二人逃於荊蠻以避之，季歷果立，故謂導仁風也。荊蠻義而歸之，立為吳。太伯早卒，仲雍有後，遂啓於吳，故云揚其波。』此二句言泰伯讓賢，倡導仁風；仲雍啓吳，承其餘緒。

〔9〕善注：『毛萇《詩傳》曰：穆穆，美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廣雅》曰：灼灼，明也。《左氏傳》曰：吳，周之冑裔也，今而始大，比於諸華。』翰注：『延陵子，吳公子季札也。季札聘諸華夏，觀樂以知盛衰。灼灼然有暉光於華夏。』

〔10〕善注：『《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漢書》：陽（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

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東都賦》曰：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濟注：「謂後來王道頹壞，由於陽九之厄也。九者陽數之極，重陽無陰，萬物不交，理之困極，而天下亂矣。帝功興於四方，謂三國時，魏、蜀與吳並立也。」王迹，王業之迹。《尚書·武成》：「至於大王，肇基王跡。」孔安國傳：「大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跡。」跡，同迹。隤，敗壞。司馬遷《報任安書》：「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陽九，術數家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初入元一百零六歲，內有旱災九年，謂之「陽九」，後泛謂災荒或厄運。曹植《漢二祖優劣論》：「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災光厄會之運。」興，起。遐，邊遠之地。四遐，四方。見《從軍行》注。

〔11〕善注：「《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吳富春人也。薨，謚曰大皇帝。《說文》曰：矯，舉手也。頓，整也。言大皇生自富春，矯手而整天網也。」向注：「頓，下也，謂舉手下羅天下英賢而用。」《文集》作「舉首」，似誤。舉手，猶今之著手也。世羅，猶皇綱也。此二句言漢遭厄運，致使王者之跡熄，諸帝功業，遂起於四方。

〔12〕善注：「《毛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春秋命曆序》曰：五德之運，應録次相代也。」濟注：「國之美士，應時運而至，粲然如春林之發榮。」邦彥，國之俊才。《爾雅·釋訓》：「美士為彥。」粲，鮮明貌。《詩·小雅·伐木》：「於粲灑掃，陳饋八簋。」毛詩傳：

「粲，鮮明貌。」葩，《廣韻》：「花也。」此二句言國中俊士應時而起，粲然如春林之花。

〔13〕善注：「《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於屬城也。張勃《吳録》曰：八族：陳、桓、呂、竇、公孫、司馬、徐、傅也。《漢書》：劉敬曰：四姓：朱、張、顧、陸也。徙齊諸田豪桀名家。」良注：「十縣為屬城。咸，皆也。言此八族，猶未足侈大。四姓實有聲名之家。言此者，機吳人以重吳也。」多，當為足。此四句言所屬之地，皆有俊士，惟吳地最多；八族之中俊士未足多，而朱、張、顧、陸四姓實名家世族。

〔14〕善注：「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爾雅》曰：熙，興也，謂盛多也。謝丞《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才學優裕。《漢書》曰：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翰注：「熙，廣。淳，厚。懿，美。侔，等也。侔此山河者，謂長久也。」此二句言吳邑俊士，文德廣被淳美，武功齊于山河。

〔15〕善注：「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論語》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毛詩》曰：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濟注：「濟濟，衆盛貌。滂沱，充溢貌。」流化，廣布教化。《漢書·成帝紀》：「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此二句言吳邑俊士重禮讓威儀，廣布教化，何其盛也。

〔16〕善注：「《公羊傳》：宋萬曰：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何休曰：淑，美也。美，好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録也。《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商搉，粗略也，言

商度其粗略也。』良注：『淑，善也。』此二句言吳邑俊士之美善難以窮紀，度其粗略，而作此歌。

【集評】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六十四：崔豹《古今註》曰：《吳趨行》，吳人以歌其地。

陸機《吳趨行》曰：『聽我歌吳趨』。趨，步也。

《樂府解題》曰：陸機《吳趨行》云『楚妃且勿歎』，明非近題也。

〔宋〕范成大《吳郡志》卷二一：《吳趨行》，《樂府解題》云：古樂府吳趨者，行經趨市也。《文選》注云：『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吳王闔廬起昌門，象閶闔。舊説吳人歌其地也。晉陸機《吳趨行》曰（詩略）。

〔明〕胡應麟《詩藪・内編》卷二：曹公『月明星稀』，四言之變也。子建《名都》、《白馬》，樂府之變也。士衡《吳趨》、《塘上》，五言之變也。

〔明〕王鏊《姑蘇志》卷十三：吳音清柔，歌則窈窕洞徹，沈沈綿綿，切於感慕。故樂府有《吳趨行》。吳音子又曰：『吳歈皆以音擅於天下，佗郡雖習之不及也。』陸機《吳趨行》亦因古曲之餘，以道吳地之淑美。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七：《吳趨行》曰昌門曰吳邑，所歌專在一縣，不為吳郡作也。『泠泠祥風過』，祥當作鮮。江淹《雜擬・許徵君》自序，詩注中引此句，作鮮風。

《樂府》及《吳郡志》皆作『鮮』。如詩度其鮮，原之鮮，詁為善風，亦與泠泠相貫，慶雲恰對。

『王迹隕陽九』以下，言昔惟為侯國，今乃出天子也。

『矯手頓世羅』，世羅，猶言世變也。呂向注以為舉手下羅天下英賢而用之，亦非也。

『禮讓何濟濟』二句，收泰伯、季札，密緻。

〔清〕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二十七：陸機《吳趨行》云：『閶門何峩峩，飛閣跨通波。重樂承游極，迴軒啓曲阿。』吳旦生曰：《吳地記》：閶闔門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為閶門，高樓閣道，後從此出伐楚，改曰破楚門，故士衡云爾。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一惟鋪張，此與會吟同體。結二句，覺有揚抑不盡之意，稍存餘致。『商搉』字有致。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樂之始作曰趨，終曰亂，故《吳趨》冒起，知下有《齊謳》一篇。《齊謳》直起，知有《吳趨》在上。以齊比魏，以楚比蜀。『聽我』句，以吳比起上句點出楚齊二字，明用《子虛賦》意。言齊差勝楚，正魏勝蜀耳。可謂細心後《齊謳行》『孟諸吞雲夢』，亦用《子虛賦》意。

士衡生於吳，世受吳恩，家破國亡而歸晉，其心有不安處。時諸王爭權，晉室大亂，無有寧日，其身亦有不安者，故作《吳趨》以示不忍忘吳之意。而敘人物處，取泰伯、伯

雍、季札，讓國高賢，引起大皇兄相讓，以刺司馬諸王骨肉相殘，照出後《齊謳行》之意。結以「商榷為歌」，言費盡苦心，以俟後人之好學心知者。

塘上行〔1〕

【題解】

善曰：『《歌録》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葉何一離離。』銑曰：『言婦人衰老失寵，行於塘上，為歌也。塘，堤也。』此詩實是早期之宮怨詩。言其遭逢風雲際會，而入宮見寵，然因歲月流逝，年老色衰而見棄，最後只惟願免遭讒言，終其暮年。詩人藉宮怨而抒寫君臣遇合，別有情感寄託。與曹植後期同類題材託意近似。創作時間無考，從詩境看，或作于詩人進退失據之時，比《園葵詩》稍前。

江蘺生幽渚，微芳不足宣〔2〕。被蒙風雲〔一〕會，移居〔二〕華池邊〔3〕。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三〕〔4〕。逝〔四〕不處，繁華〔五〕難久鮮。淑氣與時隕〔六〕，餘芳隨風捐〔6〕。露潤既已渥，結根奧且堅〔5〕。四節天道有遷

易，人理無常全〔7〕。男懽〔七〕智傾愚，女愛衰避妍〔8〕。不惜微軀〔八〕退，但懼〔九〕蒼蠅前〔9〕。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10〕。

【校勘】

〔一〕『風雲』，《玉臺新詠》卷三、《樂府詩集》卷三十五作『風雨』。

〔二〕『移居』，《玉臺新詠》卷三作『移君』。蓋形近而誤。

〔三〕『泉』，《玉臺新詠》卷三作『淵』；《樂府詩集》卷三十五注曰：『一作淵』。金濤聲曰：『疑泉乃唐人避諱改。』金說是。

〔四〕『逝』，《玉臺新詠》卷三、《文選》卷二十八並作『華繁』；六臣本注曰：『五臣作隕。』古二字通。

〔五〕『繁華』，《玉臺新詠》卷三作『華繁』；六臣本注曰：『五臣作繁華』。

〔六〕『隕』，《文選》卷二十八作『殞』；六臣本注曰：『五臣作隕。』古二字通。

〔七〕『男懽』，《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男稚』。誤。

〔八〕『微軀』，《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微驅』。誤。

〔九〕『但』，《樂府詩集》卷三十五作『怕』。又『懼』，《詩紀》卷二十四曰：『一作歎』。

【注釋】

〔1〕《塘上行》屬《相和歌辭・清調曲》。《樂府詩集》卷三十五：『《歌録》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造。《樂府解題》曰：《前志》云：晉樂奏魏武帝《蒲生篇》。而諸集録皆

言其詞文帝甄后所作。歎以讒訴見棄，猶幸得新好，不遺故惡焉。若晉陸機「江蘺生幽渚」，言婦人衰老失寵，行於塘上，而為此歌，與古辭同意。」

〔2〕善注：『張揖《漢書注》曰：江蘺，香草也。郭璞曰：似水薺也。』濟注：『宣，布也。婦人自喻，本在父母家，居幽閑之室，謙以德微不足以奉君子。』幽渚，幽僻小洲。《玉篇》：『渚，小洲。』此二句言江蘺生於幽僻小洲，淡淡芬芳不足言說。婦人自喻其德微身賤。

〔3〕善注：『《周易》曰：潤之以風雨。《楚辭》曰：『喻自家適人。』『《玉篇》：『加也，及也。』蒙，《廣韻》：『覆也，奄也。』被蒙，猶言幸遇也。風雲會，即風雲際會，比喻有才能之士遭逢機會，或喻君臣際遇。《易・乾》：『雲從龍，風從虎。』華池，傳說在昆侖山上的僊池。王充《論衡・談天》：『河出崑崙……上有玉泉、華池。』此二句喻入宮。言承蒙風雲際會之機，移居于僊池之中。

〔4〕善注：『《西京賦》曰：西有玉臺，連以昆德。《孟子》曰：滄浪之水清。滄浪取其清，以喻婦人清貞。』發藻，開花。此二句良注：『藻，花也。玉臺，以玉飾臺。滄浪，水色也。』言花開玉臺之下，垂影清泉之中。喻婦人宮中生活。

〔5〕善注：『《毛詩》曰：既沾既渥。毛萇曰：渥，厚也。《古詩》曰：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奧，猶深也。』向注：『自謂沐君子之德，有如此也。』露潤，滋潤，浸潤。喻受君之恩此二句言既浸潤僊池之厚澤，其紮根既深厚亦堅固。上四句婦人喻受君之寵也。

〔6〕銑注：『淑，美。隕，落。捐，去也。言容顏亦隨歲時而毀。』四節，四時。逝，往也。『去也，往也。』處，《玉篇》：『居也。』華，同花。上四句言時光流逝，四時不居，繁花難以久鮮，芳氣與時隕散。

〔7〕善注：『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兮。』遷易，變易。《爾雅・釋詁》：『遷，徙也。』此二句言自然之道常有變易，人生之理豈可常全。

〔8〕善注：『《莊子》曰：喜怒相疑，愚智相欺。仲長子《昌言》曰：彊者勝弱，智者欺愚也。』

向注：『妍，美也。』傾，傾伏。《廣韻》：『傾，側也，伏也。』懽，同歡。愚，女子自謂也。此二句言男之歡愛，以其智而使女子傾伏；女之歡愛，因色衰而避見豔麗之人。謂雖傾心君王，然色衰而愛弛也。

〔9〕善注：『《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丘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翰注：『蒼蠅能變易白黑，喻讒人也。言不惜己身退棄，但懼讒人毀我於君前。』此二句言並不憐惜渺小的自己為君所棄，只是擔心讒人在君王之前顛倒是非。

〔10〕善注：『《封禪書》曰：使獲日月之末光。暮年，喻老也。』翰注：『薄暮，喻老也。欲君子存始終之情也。』廣，擴大。《史記・樂毅列傳》：『破宋，廣地千餘里。』末光，微光。薄，迫。李密《陳情表》：『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此二句言但願君王廣其微光，以照亮我薄暮之年。

【集評】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三十五：《樂府解題》曰：『前志云：晉樂奏魏武帝「蒲生篇」。』而諸集録皆言其詞文帝甄后所作，歎以讒訴見棄，猶幸得新好，不遺故惡焉。若晉陸機『江蘺生幽渚』，言婦人衰老失寵，行於塘上而為此歌，與古辭同意。

〔宋〕劉克莊《後村集》卷四十五：陸士衡『願君廣末光，照妾薄莫年』，君臣之際深矣。

〔宋〕范晞文《對牀夜語》卷一：陸士衡云：『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不惜微軀退，惟懼蒼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則為甄后作無疑矣。劉休玄《擬古》云：『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適與士衡末句同。

〔元〕劉履《風雅翼》卷四：比也。蘼蕪，香草，似水薺，生水中，故曰江蘺。《楚詞》作江蘺，《漢書註》云：『上帝所居。』滄浪，水名。泉取其此士衡慮己之詞。然不可考其何為也。

宣，猶揚也。藻，華彩也。玉臺，《退有不足惜，但懼讒邪如蒼蠅之能變白黑者，乘間而進，有以惑亂於君耳。其忠愛之誠見於詞者，如此則庶幾能感悟之云。

清而言渥厚。奧，深。淑，和。傾，圮。愛，寵也。末者，遠及之意。

此篇豈亦宮中妃嬪之流，有衰老而失寵者，故為託江蘺為喻，以諷其主焉。或曰：

陸士衡文集校注　卷六

蘼芜香，取以自比。生幽渚而移居華池，以言己本寒微得配君子也，發藻垂影於玉臺清沼之中亦極榮矣。既蒙霑潤之恩，惟冀結根之固，永為母后之尊可耳。其奈時逝色衰，芳不可恃乎！荀天人之理，互有遷改，我之榮寵，安能久存？且男懽以智，愚者必傾，女愛以年，衰者以避，我於身退分也。但懽君惑於讒口，禍亂不測，安能廣此末光，照妾薄暮之年乎？機詩多浮，惟結四語，差為沉著。

〔明〕唐汝諤《古詩解》卷十一：按《塘上行》本甄皇后被廢而作，此蓋擬其詞也。江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七：《塘上行》注：古詞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曰武帝。按：以本詞為甄皇后造者，近之。

〔清〕宋徵璧《抱眞堂詩話》：陸機云：『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十九首》云：『不曾遠離別，安知慕儔侶？』俱《三百篇》之遺。

〔清〕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忠厚？曰：平子《四愁》，悲路遠之莫致。子建《七哀》，願為風以入懷。《塘上行》『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被棄而猶懷顧戀。……必其至誠惻怛之意充溢於中，隨其所發，無非慈祥豈弟之音。

〔清〕沈德潛《古詩源》卷七：亦是平韻，而音旨自婉。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斂括悠適，不但末視陳王，且於甄后始製，增其風度。『願君廣末光，照妾垂暮年』，其聲其情，自然人人矣。以文士而詠奩情，無寧止此？

者甚。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平調，故無疵累，亦無警句。予選古詩，亦多收平調，觀昭明取此，不復自悔。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甄后既衰，作《塘上行》，說者以為怨而不怒。此擬更加雅秀，深得風人之致。首二句，自謙為小家兒女，生長民間，其後發藻垂影，都是大家抬舉出來。『霑潤』二句，滿意正寫，反映下文之衰棄也。『四節』四句，正寫衰棄，由於時去，承上，竟言女色避妍，亦天道人理之常，無足深惜。但恨蒼蠅之物，能白黑黑白，懼其前進，熒亂君德，所以望君子之念舊耳。

〔清〕張玉穀《古詩賞析》卷十一：《塘上行》始於魏文帝甄后，此詩擬之，亦作宮怨看。前十二句，皆以江蘺比己。而四句敘出身之概，四句敘末路之哀，意亦平順，託之於物，便覺空靈。後八句，接喻意，用慨歎遞落正意，而女愛以男歡襯出，懼讒又以甘退跌醒，然後以望其終鑒收住，辭旨婉曲。

【附錄】

甄皇后・塘上行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能行仁義，莫若妾自知。衆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

以賢豪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營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葱與薤。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修修。從君致獨樂，延年壽千秋。」（《玉臺新詠》卷二）

悲哉行〔1〕

【題解】

善曰：「《歌録》曰：《悲哉行》，魏明帝造。」良曰：「客游感物，憂思而作焉。」此詩以「春芳傷客心」振領全篇，總寫詩人客遊異鄉，雖春芳亦傷情。然後宕開一筆，專寫春風、春雲、春鳥、春花之怡人。藝術上，結構之轉折與情感之複雜相應，以樂景寫哀，一倍增其哀也。《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七曰：「此入洛之後，爲北士所輕而賦。」稽之詩意，可采信也。

游客芳春林，春芳〔一〕傷客心〔2〕。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3〕。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吟〔二〕〔4〕。幽蘭盈通

谷，長秀〔三〕被高岑〔5〕。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6〕。傷哉客遊士〔四〕，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7〕。寤寐多遠念，緬然若〔五〕飛沉〔8〕。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9〕。

【校勘】

〔一〕『春芳』，《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四作『芳春』。

〔二〕『蒼庚』，《太平御覽》卷二十作『鶬鶊』。古二詞同。又『吟』，《文選》卷二十八、《樂府詩集》卷四十一作『遊客士』；六臣本注曰：『五臣作吟。』《樂府詩集》卷六十二作『客遊士』，《文選》卷二十八、《藝文類聚》卷四十二、《七十二家集》本、《詩紀》卷二十四並作『音』；六臣本、《七十二家集本》注曰：『一作吟。』

〔三〕『秀』，《樂府詩集》卷六十二亦注曰：『一作苓』。

〔四〕『客遊士』，《文選》卷二十八、《樂府詩集》卷六十二作『客游。』

〔五〕『若』，《文集》作『苦』，形近而誤；《文選》卷二十八作『若』。今據改。

【注釋】

〔1〕《悲哉行》屬《雜曲歌辭》。《樂府詩集》卷六十二：『《歌録》曰：《悲哉行》，魏明帝造。《樂府解題》：『陸機云「遊客芳春林」，謝靈運云「羈人感淑節」，皆言客遊感物憂思而

作也。」

〔2〕游客，詩人自謂。此二句言游于春林之中，春花芬芳反而使遊客內心充滿無限憂傷。

〔3〕善注：『毛詩曰：晛晛黃鳥，載好其音。』銑注：『鮮雲，輕雲。蕙草，香草也。淑，美也。時鳴，春鳴之鳥。』饒，《玉篇》：『多也，豐也。』好，《玉篇》：『美也。』上四句言和風吹拂，傳來悅耳之聲響，輕雲流動，垂下淡淡之花陰。香草濃鬱，散發美妙之芳氣，春鳥和鳴，交彙動人之聲音。

〔4〕善注：『《禮記》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毛詩》曰：倉庚喈喈。』向注：『翩翩，飛貌。倉庚，鳥名。喈喈，鳥聲。長引聲曰吟。』此二句言鳩鳥翩然飛鳴，倉庚喈喈吟唱。

〔5〕善注：『幽蘭生乎通谷，而長秀被乎高岑，言有託也。《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漢書》：伍被曰：通谷數行。漢武《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翰注：『蘭生於幽，故云幽蘭。盈，滿也。通谷，深谷也。長秀，謂草木長茂者。被，覆也。岑，山也。』此二句言幽蘭長滿深谷，茂盛草木覆蓋高山。

〔6〕善注：『言女蘿蔓葛，各有尋託。而己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於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鄭玄曰：葛藟纍而蔓之。尋，猶緣也。』濟注：『女蘿託松樹而長，蔓葛尋山嶺而生。言萬物皆有依附，而客游獨無也。』女蘿，即菟絲，松蘿；蔓葛，即葛藟，皆藤蔓類植物，須託於樹莖或山嶺而生長。此

二句言女蘿可託於樹莖，蔓葛亦緣於山嶺，意謂自己獨無所依託。

〔7〕善注：『言己客遊，不如蘿葛，故憂思逾深也。』良注：『草色隨氣序而生，故目望而懷感也。禽聲亦應時月而變，故耳聞其悲詠。』上四句言遊客之人見萬物皆有所託，自己客遊他鄉，故漂泊憂傷，應時而生之春草春禽，目見之而增感，耳聞之而心悲。

〔8〕善注：『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飛沉，言殊隔也。』銑注：『其心邈然，若魚鳥之飛沈，是傷心也。』寤寐，猶言夢寐。《詩・周南・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寤寐，猶夢寐。』遠念，即念遠，指思念故鄉。緬，邈遠。《廣韻》：『緬，遠也。《說文》曰：微絲也。』此二句言即使夢寐之中亦思念故鄉，然故鄉遙遠，若飛塵之渺茫。

〔9〕善注：『李陵《答蘇武書》曰：時因北風，復惠德音。嵇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向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為《歸風》、《送遠》之操。』此二句言但願託《歸風》之聲，寄上我的思念念，贈與敬愛之人。

【集評】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六十二：《歌録》曰：『《悲哉行》，魏明帝造。』《樂府解題》曰：『陸機云「遊客芳春林」，謝惠連云「羈人感淑節」，皆言客遊感物憂思而作也。』

〔宋〕吳幵《優古堂詩話》：陸士衡樂府『游客春芳林，春芳傷客心』，皆本屈原『目極千里傷春心』。

〔明〕胡應麟《詩藪・内編》卷二：世謂晉人以還，方有佳句。今以衆所共稱者，彙集於此。太沖『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士衡『和風飛清響，纖雲垂薄陰。』……皆精言秀樓傷客心』，杜子美『花近高

〔明〕鄧雲霄《冷邸小言》：花鳥可娛之物也。杜工部乃云：『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陸士衡亦云：『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文士懷抱，千古如一，非有意蹈襲也。

〔明〕陸時雍《古詩鏡》卷九：聞人蒨『林有驚鳥心，園多奪目花』，其詩已近律矣，猶病俚氣。士衡『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古體中更傷雅道。凡妝点造作，非稚即俚，縱得佳句，總不登大雅之堂矣。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七：《悲哉行》，緣情綺麗，斯為不負。此人洛之後，為北士所輕而賦。

『長秀被高岑』，秀，《樂府》作莠，亦『澗松』、『山苗』之意。

『傷哉遊客士』，遊客，《樂府》作客遊，然似與發端遊客二字相應也。按：宋本亦作遊客。

〔清〕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古人名句，如范蔚宗之『山梁協孔性，黃屋非堯

心」，陸士衡之「夕息抱影寐，朝徂衡思往」，「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等句，皆高華名貴，可誦可法者。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音響節族全為謝客開先，平原所云「謝朝華」、「啓夕秀」者，殆自謂此。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自寄土思，淒婉輕逸。起二句便輕俊，已稍趨齊梁。「鮮雲」句，「鮮」字、「垂」字、「薄」字並活然尚渾，自此而下，述景流宕，景中有情，得興體。「女蘿」二句，酷似風人，言情於景物之中，情乃不滯也。但如此已足，翻嫌「目感」二句重述徑露。詩以含蘊有餘，令人徘徊為妙，寫盡乃最忌。「長秀被高岑」，語殊秀。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心為悲之因，景為悲之緣，耳與目為之締合，題之悲哉。蓋四者，適湊而成也。而要以心為主，心有情，景無情。故同一景也，樂人見之而樂，悲人見之而悲。春芳者，世之所謂良辰美景，而遊客則以傷心也。故下文「和風」二句，實寫春芳一風一雲。「惠草」二句，就鳥申寫春。「幽蘭」句，就草申寫春芳。極寫之者，以見人世賞心之物，遂為傷心之媒也。「女蘿」二句，不與蘭草一例，蓋厥就文勢，全重「有託」、「有尋」，以起下文之憂思也。

短歌行〔1〕

【題解】

翰曰：『前有此詞，意旨相類。』此詩抒寫人生短促，容華易逝，契闊難期，何不對酒當歌，及時行樂。將魏武帝《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之感慨反復鋪寫，而舍去魏武及時建立功業之壯思，不惟見二者胸襟氣度之差異，亦見建安與元康文士心態與詩風之差異。所作時間雖不可考，必在入洛之後。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一〕幾何，逝如朝霜〔2〕。不再揚〔二〕〔3〕。蘋以春暉，蘭以秋芳〔4〕。來日苦短，去日苦長〔5〕。時無重至，華不再揚〔二〕〔3〕。蘋以春暉，蘭以秋芳〔4〕。樂以會興，悲以別章〔7〕。豈曰無感，憂為〔三〕子忘〔8〕。我酒既旨，我肴既臧〔9〕。短歌有〔四〕詠，長夜無荒〔10〕。

【校勘】

〔一〕『人壽』，《樂府詩集》卷三十作『人生』。

〔二〕『揚』，六臣本作『陽』，又注曰：『五臣作揚。』以陽爲是。

〔三〕『為』，六臣本注曰：『五臣作與。』陸貽典校本亦作『與』。

〔四〕『有』，《樂府詩集》卷三十、影宋鈔本並作『可』；六臣本注曰：『五臣作可。』

【注釋】

〔1〕《短歌行》屬《相和歌辭·平調曲》。《樂府詩集》卷三十：『《古今樂録》曰：王僧虔《技録》云：《短歌行》「仰瞻」一曲，魏氏遺令，使節朔奏樂。魏文製此辭，自撫箏和歌。歌者曰「貴官彈箏」，貴官，即魏文也。此曲聲制最美，辭不可入宴樂。《樂府解題》：「《短歌行》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晉録陸機「置酒高堂，悲歌臨觴」，皆言當及時行樂也。」』

〔2〕善注：『《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王逸《楚辭》曰：悲歌，言愁思也。《左氏傳》曰：人壽若朝霜。』向注：『觴，酒器也。』良注：『言人壽幾何。曹植《送應氏》詩曰：河之清，人壽促也。逝，往也。朝霜見日而消。』高堂，高大殿堂，指正廳。《楚辭·招魂》：『高堂邃宇，檻層軒些。』王逸注：『言所造之室，其堂高顯，屋宇深邃。』臨觴，面對酒杯，猶舉杯。《爾雅·釋詁》：『臨，視也。』上四句言置酒宴于高堂，對酒悲歌，歎息人生短暫，如朝陽之霜，頃刻而逝。

〔3〕善注：『《論語摘輔像讖》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濟注：『言一歲之內，時之一過，無有重來者。花一落無有再發者，以喻一生之中，年一衰者，無復少年矣。』時，

《說文》：『四時也。』華，花。《釋名・釋首飾》：『華，象草木華也。』揚，當作陽，明亮。

〔4〕善注：『《禮記》曰：季春，蘋始生。鄭玄曰：蘋，華其大者曰蘋。《楚辭》曰：秋蘭兮青青。』向注：『蘋生於春，蘭茂於秋，榮華有時，反覆相代。』此二句言蘋因春而生輝，蘭以秋而芬芳。謂物應時而繁榮，不違時也。

〔5〕善注：『曹植《苦短篇》曰：苦樂有餘。魏武帝《短歌行》曰：去日苦多。』翰注：『將來之日苦少，已去之日苦多，謂漸老也。』

〔6〕善注：『《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良注：『房，即堂。感此時，故不樂也，言思深也。』此二句言蟋蟀鳴於堂上，歲既暮矣，思日月之易逝，故我心之不樂。

〔7〕向注：『歡會則起其樂，別離則明其悲。』興，起，產生。《玉篇》：『章，同彰，顯明。』又『彰，明也。』《說文》：文彰也。』此二句言因人生短暫，故歡會則樂生，別離則悲顯。

〔8〕銑注：『言我豈不感年命之促邪？但得與子歡會，遂忘其憂也。子，謂知友。』此二句言我豈無傷感，只是與知友歡會，而暫忘人生短促之憂。

〔9〕善注：『《毛詩》曰：爾酒既旨，爾肴既嘉。』向注：『旨，美。肴，肉。臧，善也。』此二句言我酒既美，我肴亦善。

〔10〕善注：『《史記》曰：紓為長夜之飲。《毛詩》曰：好樂無荒。』翰注：『相與詠短歌，飲長夜也。荒，廢也，言雖歌詠樂飲，無得廢於政事。』荒，虛，空。《詩・大雅・桑柔》：『哀恫中國，具贅卒荒。』毛詩傳：『荒，虛也。』無荒，即無使樽中空也。此二句言我與知友作長夜之飲，相與歌詠，無使樽中無酒。

【集評】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三十：此曲聲制最美，辭不可人宴樂。

《短歌行》，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晉陸機「置酒高堂，悲歌臨觴」，皆言當及時為樂也。」

〔元〕劉履《風雅翼》卷四：賦也。楊（揚），發也。蘋，萍之大者，生白華。暉，光鮮貌。來日，指將來之日。去日，謂既往之年。在房，即詩所謂人我牀下也。章，著也。臧，猶嘉也。長夜，猶言終夜。《史記》云：『紓為長夜之飲。』荒，謂樂酒無厭也。

此士衡宴會賓親之詩，既有以勸其不可不樂，又得以因其會而忘憂。而卒能以長夜無荒為戒，其得《唐風・蟋蟀》之遺意者歟？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陸士衡之『來日苦短，去日苦長』，傅休奕之『志士惜

日短，愁人知夜長』，張季鷹之『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曹顏遠之『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語若卑淺，而亦實境所就，故不忍多讀。

〔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一：四言句法高古者，已經前人採摭。自餘情工奇麗，代有名篇，雖非本色，不可盡廢，漫爾筆之。……晉宣帝『天地開闢，日月重光。肅清萬里，總齊八方』。叔夜『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步兵『青陽曜靈，和風容與。明月映天，甘露被宇』。士衡『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右諸語或類古詩，或類樂府，或近文詞，較之《雅》、《頌》則遠，皆四言變體之工者。典午以後，即此類不易得矣。

〔明〕陸時雍《古詩鏡》卷九：意象淺促，更無餘地，曹氏父子只意有餘而言不盡。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七：《短歌行》『華不再陽』，華，日華也。『豈曰無感』六句，忘憂所以合歡，無荒所以知節。

〔清〕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唐風》：『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宛其死矣，他人人室。』魏武：『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子桓：『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日月如馳。』陸機：『人壽幾何，逝如朝露(霜)。時無重至，華不再揚。』曹植：『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十九首》：『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嗣宗『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生存華屋

處，零落歸山丘。』……等語，雖是口頭慣熟，然鐘鳴酒醒之餘，每一念過，未嘗不泣數行下也。

〔清〕沈德潛《古詩源》卷七：詞亦清和，而雄氣逸響，杳不可尋。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樂府之長，大端有二：一則悲壯興發，一則旖旎柔人。曹氏父子各至其一，遂以狎主齊盟。平原則別構一體，務從雅正，使被之管絃，恐益魏文之臥耳。顧其回翔不迫，優餘不儉，於以涵泳志氣，亦可為功承。西晉之波流，多為理語，然終不似荀勗、孫楚之滿頰塾師氣也。神以將容，平原之理固已濯濯，豈或者所可竊哉？雖然神不平原若者，且置此體可矣。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有亮音而無雄氣，有調節而無變響，士衡詩大抵如此。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於短處說長，亦教人急急修行。首二句就置酒、臨觴之一項，點明題上『短』字。『時無』四句，正從短處寫長也。時雖不再至，然人固未嘗無時，時又未嘗不至也。華不在揚，物固未嘗無華，華又未嘗不揚也。即以蘋論，蘋時在春，條風一發，而其時至矣。時至而蘋有不暉乎！以九十之春，而蘋之暉也。不過費數日，固已綽然有餘矣。即以蘭論，蘭特在秋，白露一降，而其時至矣。時至而蘭有不芳乎！以九十之秋，而蘭之芳也。不過費數日，亦自綽然有餘矣。可見人生雖促，中間固

有容不慮修行不及，但恐暴棄者因循虛度耳。來日之短，以去日之長形出；去日之長，以來日之短形出。「蟋蟀在房」即指現今秋冬之交也。暉蘋之春，既已久勢；芳蘭之秋，今尚未艾。急急修行，猶可功收桑榆耳。「歡以」四句，乃是善與人同。「我酒」二句喻善，「長夜無荒」，取《抑》詩以自勵也。

魏武帝「但為子故，沉吟至今」，善於憂處寫短；陸平原「豈曰無感，憂為子忘」，善於樂處寫短。魏武帝「去日苦多」，玅在互視，眞正對手棋子。

陸士衡文集校注卷七

樂府

折楊柳〔1〕

【題解】

此詩或有所指，郝立權《陸士衡詩注》從詩之以龍為喻，以為蓋指趙王倫篡位之事，或非無據。然從全詩立意而言，仍是寫時序遷移，盛衰相續，仕隱皆難，乃千古之同懷，故詩人感慨憂傷。士衡吳亡隱居鄉里，讀書十年，然迫於召命，赴洛為官，又志在功業。既感歎出處皆難，可見其身居矛盾困境之中。詩作時間不可考，郝立權認爲：『升龍喻君，葛藟喻臣。昔日升龍，今悲絶處。詩之作，其感于趙王倫篡位之時，即永寧元年（公元三〇一）春。』若此，則或作于趙王倫篡位之事，或非

邈矣垂天景，壯哉奮地雷〔2〕。豐隆豈久響〔一〕，華光但西隤〔二〕〔3〕。

日落似有竟，時逝恆若催〔4〕。盛門無再人，衰房莫苦開〔四〕〔6〕。人生固已短，出處鮮為諧〔五〕〔7〕。慷慨〔六〕惟昔人，興此千載懷〔8〕。升龍悲絕處，葛藟變條枚〔七〕〔9〕。寤寐豈虛歎，曾是感與摧〔八〕〔10〕。弭意無足歡〔九〕，願言有餘哀〔11〕。

【校勘】

〔一〕『豐隆』，《樂府詩集》卷三十七作『隆隆』。又『響』，《廣文選》卷十三誤作『嚮』。

〔二〕『華光』，《樂府詩集》卷三十七作『華華』；又『但』，《樂府詩集》卷三十七作『恆』。又『隤』，《七十二家集》本作『嘖』。

〔三〕『璇』，《七十二家集》本作『旋』。古二字通。

〔四〕『開』，《樂府詩集》卷三十七作『闓』。

〔五〕『諧』，《廣文選》卷十三作『階』。

〔六〕『慷慨』，《文集》作『慨慨』，意扞格难通。《樂府詩集》卷三十七、《詩紀》卷二十四並作『慷慨』。今據改。

〔七〕『枚』，《七十二家集》本作『救』。疑誤。

〔八〕『摧』，《樂府詩集》卷三十七作『慷慨』。今據改。

〔九〕『歡』，《樂府詩集》卷三十七作『歎』。

【注釋】

〔1〕《折楊柳行》屬《相和歌辭・瑟調曲》。《樂府詩集》卷三十七：『《古今樂録》曰：王僧虔《技録》云：《折楊柳行》歌文帝「西山」，古「默默」二篇，今不歌。』《樂府詩集》卷二十二：『《唐書・樂志》曰：梁樂府有胡吹歌云：上馬不捉鞭，反拗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行客兒。此歌辭元出北國，即鼓角橫吹曲《折楊柳》是也。《宋書・五行志》曰：晉太康末，京洛為折楊柳之歌，其曲有兵革苦辛之辭。按《古樂府》又有《小折楊柳》，相和大曲有《折楊柳歌》十三曲，與此不同。』

〔2〕邈，遙遠。《玉篇》：『邈，遠也。』垂，同陲，《莊子・逍遙遊》：『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玉篇》：『垂，遠邊也。』景，同影。《説文》：『景，日光也。』奮，震動。《易・豫》：『雷出地奮，豫。』此二句言天陲日影，那樣邈遠；地震雷聲，何其雄壯。

〔3〕豐隆，雷師，此指雷聲。《楚辭・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王逸注：『豐隆，雲師。一曰雷師』。《淮南子・天文訓》：『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許愼注：『豐隆，雷也。』但，止。《玉篇》：『但，語辭。』隤，墜落。阮籍《詠懷詩》之八：『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玉篇》：『隤，壞墜也，頹墳。』此二句言雷聲漸漸消逝，日光也向西墜落。

〔4〕竟，樂曲之終。《周禮・春官・樂師》：『凡樂成則告備。』鄭玄注：『成，謂所奏一竟。』賈

公彥疏：『竟則終也。』曹操《龜雖壽》：『神龜雖壽，猶有竟時。』催，迫促。

相擣也。』此二句言日影墜落猶如樂曲之終，時光流逝常似促人之老。

〔5〕朗月，明月。魏文帝《與吳質書》：『白日既匿，繼以朗月。』運，《方言》：『轙，歷行也。』月運爲遵，月運爲逡。』郭璞注：『運，猶行也。』璇，即璇璣，指北斗魁第四星。《楚辭・九思・逢上》：『謠吟兮中壄，上察兮璇璣。』洪興祖補注：『北斗魁第四星為璇璣。』蓋，喻天空。宋玉《大言賦》：『方地為車兮，圓天以為蓋。』此二句言仰視天空，明月星斗運行，感慨時光易逝，不禁悲從中來。

〔6〕盛門，猶言豪門。《晉書・夏侯湛傳》：『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衰房，猶衰門，衰落之家。再，《玉篇》：『兩也，重也。』人，《玉篇》：『入也，進也。』郝立權《陸士衡詩注》：『《老子》五十八章：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盛衰無常，吉凶同域。今之盛門，將來之衰房也。』此二句言時世推移，昔日豪門貴族，已成衰瑟之家，人亦凋零殆盡矣。

〔7〕出處，進退，指出仕與退隱。《易・繫辭上》：『君子之道，或出或處。』鮮，少。《爾雅・釋言》：『鮮，寡也。』郭璞注：『謂少。』諧，和諧，協調。《尚書・堯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此二句言人生短暫，或出仕，或退隱，皆難和諧處之。

〔8〕慷慨，不得志而情緒激昂。張衡《歸田賦》：『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善注：『《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二句言盛衰相續，出處難諧，不惟古人慷慨，自

己亦生此千古同悲之懷。

〔9〕升龍，飛龍。《易・乾》：『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王弼注：『潛而勿用，何乎？必窮處於下也。』絕處，窮處於下，猶困境。葛藟，葛滕。《詩・周南・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條枚，枝幹。《詩・周南・汝墳》：『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毛詩傳：『枝曰條，幹曰枚。』此喻升進者。郝立權《陸士衡詩注》：『升龍喻君，葛藟喻臣。昔日升龍，今悲絕處。詩之作，其感于趙王倫篡位之事乎。《晉書・惠帝紀》：永寧元年春乙丑，趙王倫以匡救之策。』此二句以飛龍窮處於下，葛滕變為枝幹，喻人生進退變化無常，難以逆料。

〔10〕寤寐，猶言夢寐。《詩・周南・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寤寐，猶夢寐。』曾，乃，竟。《詩・衛風・河廣》：『誰謂河廣？曾不容刀。』摧，憂愁，悲傷。蘇武《詩四首》之二：『長歌正激烈，中心愴與摧。』此二句言夢寐歎息人生無常，乃充滿無限感慨與悽愴。

〔11〕弭，停止。《詩・小雅・沔水》：『心之憂矣，不可弭忘。』毛詩傳：『弭，止也。』願，意念。《詩・邶風・二子乘舟》：『願言思子，中心養養。』鄭玄箋：『願，念也。』言，語助詞。此二句言本想止其憂思，不再歎息，然內心又餘哀難以驅遣。

鞠歌行〔1〕（並序）

【題解】

士衡出身東吳世族，吳亡入洛，意在建功立業，重振家風。然新朝之達官權貴，非其舊識，其《薦賀循郭訥表》曰：『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於遐外，志不自營。』雖言賀、郭，實自謂也。故冀逢知己舉薦，以遂乘風騰雲之志，然其時難遇，年華蹉跎，知音難覓，故嗟歎慷慨。推其詩意，當作於入洛之初。

序曰：按漢宮閣〔一〕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後漢馬防第，宅卜臨道，連閣、通池、鞠城，彌於街路。《鞠歌》將謂此也。又東阿王詩『連騎擊壤』〔二〕，或謂蹴鞠乎？三言七言，雖奇寶名器，不遇知己，終不見重。願逢知己。以託意焉〔三〕。

朝雲升，應龍攀，乘風遠遊騰雲端〔2〕。鼓鐘歇，豈自歡，急絃〔四〕高張思和彈〔3〕。時希值，年夙徂，循己雖易人知難〔4〕。王陽登，貢公歡，罕生既沒國子歎〔5〕。嗟千載，豈虛言，邈矣遠念情愾然〔6〕。

【校勘】

〔一〕『閤』，《七十二家集》本作『閣』。下一『閤』，亦作『閣』。

〔二〕『連騎擊壤』，曹植《名都篇》作『連翩擊鞠壤』。

〔三〕此序《文集》失載，今據《樂府詩集》卷三十三補。

〔四〕『絃』，《樂府詩集》卷三十三作『弦』。古二字通。

【注釋】

〔1〕《鞠歌行》屬《相和歌辭・平調曲》。《樂府詩録》平調又有《鞠歌行》，今無歌者。』

〔2〕應龍，有翼之龍。《山海經・大荒東經》：『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注：『張正見《應龍篇》，言龍未起時，乃在淵底藏，龍，龍有翼者也。』《樂府詩集》卷六十四：『王僧虔《技以喻君子隱居養志，以待時也。』此三句以潛身淵底的應龍攀附升起的朝雲，乘着長風，飛向雲端。喻詩人渴望趁時而起，際會風雲。

〔3〕鼓鐘，指宴飲之樂。《詩・小雅・彤弓》：『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鄭玄箋：『貺者，欲加恩惠也。王意殷勤於賓，故歌序之。』急絃高張，形容音節急促，聲音高亢。揚雄《解難》：『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和彈，音

節和諧。《禮記・檀弓上》：『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此三句言飲宴之樂停歇，內心充滿失落，然急絃高張亦非所喜，所喜者乃追求知遇的和諧之音。

〔4〕時，時世。曹植《送應氏二首》：『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值，遇。《史記・酷吏列傳》：『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夙，早。《詩・周南・采蘩》：『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毛詩傳：『夙，早也。』愆，錯過。《詩・衛風・氓》：『匪我愆期，子無良媒。』毛詩傳：『愆，過也。』循，遵循。《淮南子・氾論訓》：『大人作而弟子循。』高誘注：『循，遵也。』此三句言時世難遇，年華早已錯過，秉持自己的本性雖易，卻難以為人所理解。

〔5〕王陽，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二人志趣相投。《前漢紀・孝元皇帝紀上》：『（宣帝）遣使者徵瑯邪王吉、貢禹，吉年老，道病卒，禹至拜諫議大夫。王吉與禹相知甚深。《左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即子皮。國子，即子產，與子皮相知甚善，世稱王傳・昭公十四年》：『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此三句以王陽與禹貢、罕生與子產相善知遇的典故，表達對知遇者在政治上舉薦自己的渴望。

〔6〕邈，時間久遠。《漢書・司馬相如傳》：『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愾，歎息。《說文》：『愾，太息也。』此三句言嗟歎千載知音難覓，豈是虛言，知遇舉薦，已經邈

遠，追念歷史，不禁歎息不已。

【集評】

〔元〕左克明《古樂府》卷四：古辭三七言。言雖奇寶名器，不遇知己，終不見重，願逢知己以託意焉。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宜存此體，詩亦稍有慨。

當置酒〔1〕

【題解】

此詩寫宴飲，但脫出窠臼，不寫宴飲之歡，人生短暫，及時行樂之意，而是自出機杼，宕開筆端，寫飛觀、絕嶺、江浦、日色、花影，有大筆揮墨，有細微描摹。「日色花上綺，風光水中亂」，將花色置於日影之下，寫其如綺之美；花影置於水風之中，寫紛亂之態，尤為妙也。後寫益友，關合詩題，亦見結構之跡。

置酒宴佳賓，瞻眺〔一〕臨飛觀。絕嶺隔丈〔二〕餘，長嶼橫江半〔2〕。日色花上綺，風光水中亂〔3〕。三益既葳蕤，四始方葱粲〔4〕。

【校勘】

〔一〕『瞻眺』，《樂府詩集》卷三十一、《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詩紀》卷七十一、《古樂苑》卷十一、《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詩紀》卷七十一、《古樂苑》卷十一、《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詩紀》卷七十一、《古樂苑》卷十六作『矚迴』。

〔二〕『隔丈』，《樂府詩集》卷三十一、《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詩紀》卷七十一、《古樂苑》卷十六作『隔天』。應據改。

【注釋】

〔1〕《當置酒》亦樂府歌辭，屬相和歌辭，平調曲。見《猛虎行》注。

〔2〕觀，宮廷中高大華美的臺榭。《左傳·哀公元年》：『宮室不觀，舟車不飾。』杜預注：『觀，臺榭。』嶼，島嶼。左思《吳都賦》：『島嶼縣邈，洲渚憑隆。』上四句言置酒宴樂佳賓，『觀，臺榭飛簷，與峻嶺相連，長長之島嶼橫斷半江。

遠眺臺榭飛簷，與峻嶺相連，長長之島嶼橫斷半江。

〔3〕綺，華美。此二句言日光照在花上色澤華美，微風吹動水光散亂飄逸。

〔4〕三益，三類益友。盧諶《答魏子悌詩》：『寄身蔭四岳，託好憑三益。』《論語·季氏》：『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葳蕤，鮮麗。張衡《南都賦》：『望翠華兮葳蕤，建立春日，四時之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葳蕤，鮮麗。張衡《南都賦》：『望翠華兮葳蕤，建太常兮裶裶。』四始，正月旦日。《史記·天官書》：『正月旦，王者歲首；謂正月旦，歲之始，時之始，日之始，月之始，故云『四始』。四始者，候之日。』張守節《正義》：『謂正月旦，歲之始，時之始，日之始，月之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張守節《正義》：『謂正月旦，王者歲首；故云『四始』。言以四時之日候歲吉凶也。』葱，青綠色。《詩·小雅·采芑》：『服其命

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毛詩傳：『葱，蒼也。』燊，鮮明。《詩・小雅・伐木》：『于燊灑掃，陳饋八簋。』毛詩傳：『燊，鮮明貌。』此二句言宴上益友風華正茂，與初春濃郁燦爛的春色相得益彰。

【備考】

此詩作者頗有爭議。第一，定為陸機所作。《陸士衡文集》卷七、《六朝詩集》本載其詩。《紺珠集》卷八、《類說》卷五十一引《當置酒》『三益既葳蕤，四始方葱燊』二句，作陸機。第二，定為簡文帝所作。《樂府詩集》卷三十一、《古詩鏡》卷十八作簡文帝。《古樂苑》卷十六注曰：『《當置酒》，陸機集載此，誤。』第三，存疑。《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三、《詩紀》卷七十一注曰：『《當置酒》，梁簡文帝樂府有《當置酒》。』《樂府詩集》作簡文。『《韻府拾遺》卷五十五：『《當置酒》，陸士衡集亦載此詩，今從《樂府》作簡文。』

目前尚無可靠材料證其作者歸屬，然從詩歌所表現情感及其藝術看，似是陸機詩。陸機長詩詩情繁縟，結構鋪排，用語色濃，而短詩則情感簡澹，結構簡潔，用語色淡。

婕伃怨〔一〕〔1〕

【題解】

詩情如題，亦宮怨也。寫婕伃見讒，辭後宮之寵，雖託意於詩賦，終無法挽回君心。「春苔」二句，融情入景，階上春苔滋生，宮殿秋草荒蕪，以人跡罕至，環境淒冷，寫出人之情境。從春至秋，年復一年，浸透着在期待與失望中時光流逝之感。後二句敍述、描摹與抒情結合，以黃昏荒蕪之宮殿，襯託滿面淚光失寵之宮人，情至慘痛。詩作時間不可考，然秋扇見捐之感觸，或折射詩人人生之際遇，蓋與《塘上行》所作時間差近，為入洛之後期。

婕伃去辭寵，淹留終不見〔2〕。寄情在玉階，託意唯團扇〔3〕。春苔暗階除，秋草蕪高殿〔4〕。昏黃〔二〕履綦絕，愁來空雨面〔5〕。

【校勘】

〔一〕『婕伃怨』，《樂府詩集》卷四十三題為『班婕妤』；《詩紀》卷二十四注曰：『一作婕妤怨』。考唐前此樂府之名均為『班婕妤』，至唐始有『婕伃怨』之名，故當以『班婕妤』為是。『婕伃』，同『婕妤』。

〔二〕『昏黃』，《樂府詩集》卷四十三、《七十二家集》本並作『黃昏』；《七十二家集》又注曰：

「一作昏黃。」

【注釋】

〔1〕《倢伃怨》屬《相和歌辭・楚調曲》。《樂府詩集》卷四十一：『《古今樂録》曰：楚調曲有《白頭吟行》、《泰山吟行》、《梁甫吟行》、《東武琵琶吟行》、《怨詩行》。其器有笙、笛、弄節、琴、箏、琵琶、瑟七種。張永《録》云：未歌之前有一部弦，又在弄後。又有但曲七曲：《廣陵散》、《黃老彈飛引》、《楚》、《窈窕》，並琴、箏、笙、簫之曲，王録所無也。其廣陵散一曲，今不傳。』又卷四十三：『二曰《倢妤怨》。《漢書》曰：孝成班倢妤初入宮，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倢妤，居增成舍。自鴻嘉後，帝稍隆內寵，倢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倢妤，賜姓衛，所謂衛倢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微賤興，班倢妤失寵，稀復進見。趙氏姊弟驕妬，倢妤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帝許焉。《樂府解題》曰：《倢妤怨》者，為漢成帝班倢妤作也。倢妤自知見令彪之姑，況之女。美而能文，初為帝所寵愛，後幸趙飛燕姊弟，冠於後宮。倢妤薄，乃退居東宮，作賦及《紈扇詩》以自傷悼，後人傷之而為《倢妤怨》也。』又《文選》卷二十七《怨歌行》向注：『《漢書》云：孝成帝班倢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倢妤。後趙飛燕寵盛，倢妤失寵，故有是篇也。倢妤，后妃之位名也。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彪之姑，少有才學。』

〔2〕婕伃辭寵，指班婕妤受讒而辭後宮事。見上注。事見《漢書・外戚傳下》。淹留，久留。《爾雅・釋詁》：『淹，留久也。』此二句言婕妤失寵，辭別皇上，滯居長信宮中，終不復見寵。

〔3〕寄情玉階，即寄情於『玉階』之賦。《漢書・外戚傳下》：『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曰：……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託意團扇，即託意於『團扇』之詩。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此二句言失寵見棄，只得以詩賦寄託自己的情意。

〔4〕階除，宮殿之臺階。何晏《景福殿賦》：『若乃階除連延，蕭曼雲征。』濟注：『除，亦階也。』此二句言長信宮中人跡罕至，春苔厚積，臺階晦暗，秋草萋萋，高殿荒蕪。

〔5〕履綦，鞋的飾物。《漢書・外戚傳下》：『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曰：……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顏師古注：『綦，鞋下飾也。言視殿上之地，則想君履綦之跡也。』後指足跡。傅玄《放歌行》：『丘冢如履綦，不識故與新。』此二句言黃昏來盼君而足跡不至，滿腹憂愁，空留下淚滴如雨。

【集評】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淨。單舉出辭寵一日寫意，託筆早高，云胡不淨。

燕歌行〔1〕

【題解】

此詩與曹丕《燕歌行》情感相似，乃抒寫思婦懷人念遠之情。四時代序，轉瞬歲暮，遊子緬然不歸，思婦愁思難遣，黃昏見夜鳥歸林，雎鳩和鳴，而自己煢煢孑立，獨守空房，更徒增悲傷。然藝術上與丕有別。丕詩音調舒緩，便娟婉約；此詩音調急切，直露濃烈；丕詩重寫別情相思，此詩交織着更爲強烈的時間意識。所作具體時間不可考，其情調與《為顧彥先贈婦詩》類似，或為同時之作。

四時代序逝〔一〕不追，寒風習習落葉飛〔2〕。蟋蟀在堂露盈墀〔二〕，念君遠遊苦恆悲〔三〕〔3〕。君何緬然久不歸，賤妾悠悠心無違〔4〕。白日既沒明燈輝，夜禽赴林匹鳥〔四〕棲〔5〕。雙鳩關關宿河湄，憂來感物涕〔五〕不晞〔6〕。非君之念思為誰，離別〔六〕何早會何遲〔7〕。

【校勘】

〔一〕「逝」，《樂府詩集》卷三十二注曰：「一作遠」。

〔二〕「墀」，《玉臺新詠》卷九、《藝文類聚》卷四十二並作「階」；《詩紀》卷二十四作「客」，又注曰：「一作遠」。

〔三〕「遠」，《詩紀》卷二十四作「客」，又注曰：「一作遠」；《樂府詩集》卷三十二注曰：「一作客」。又「苦恆悲」，《玉臺新詠》卷九、《七十二家集》本並作「常苦悲」；《樂府詩集》卷三十二作「恆苦悲」。

〔四〕「夜」，《玉臺新詠》卷九作「寒」；《七十二家集》本、《詩紀》卷二十四並注曰：「一作寒」。又「鳥」，《文集》、《六朝詩集》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鳴」。《玉臺新詠》卷九、《樂府詩集》卷三十二並作「鳥」。今據改。

〔五〕「涕」，《樂府詩集》卷三十二作「淚」。

〔六〕「離別」，《玉臺新詠》卷九、《樂府詩集》卷三十二、《七十二家集》本並作「別日」；《樂府詩集》卷三十二又注曰：「一作日別。」

【注釋】

〔1〕《燕歌行》屬《相和歌辭・平調曲》。《樂府詩集》卷三十二：「《樂府解題》曰：晉樂奏魏文帝「秋風」、「別日」二曲，言時序遷換，行役不歸，婦人怨曠，無可訴也。《廣題》曰：燕，

地名也。言良人從役于燕，而為此曲。」

〔2〕代序，時序交相更替。《楚辭・離騷》：「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王逸注：「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也。」習習，盛貌。蔡邕《陳留太守胡公碑》：「祁祁我君，習習冠蓋。」此二句言時序更替，日居月將，寒風習習，落葉飄飛。

〔3〕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毛詩傳：「蟋蟀，蚕也。九月在堂。聿，遂。莫，除，去也。」墀，臺階。班固《西都賦》：「玄墀釦砌，玉階彤庭。」銑注：「墀，階也。」恆，《說文》：「常也。」此二句言蟋蟀入堂，白露盈階，轉眼之間，歲將暮矣，每念及遊子遠役之苦，內心常充滿悲傷。

〔4〕緬，邈，遙遠。《國語・楚語》：「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南望。」韋昭注：「緬，猶邈也。」悠悠，思念貌。《詩・邶風・雄雉》：「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鄭玄箋：「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此詩蓋取其意。違，《爾雅・釋詁》：「離也。」此二句言君何遠滯他鄉，久久不歸？悠悠思念，未嘗須臾離也。

〔5〕白日句，猶言晝去夜來。曹丕《與吳質書》：「白日既匿，繼以朗月。」曹植《當車已駕行》：「不醉無歸來，明燈以繼夕。」此二句言日影西下，明燈放輝，夜鳥赴林，而自己猶如孤鳥，獨棲空室。

〔6〕雙鳩關關，雙鳩，睢鳩，傳為貞情之鳥；關關，鳥鳴聲。《詩・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詩傳：「關關，和聲也。睢鳩，王雎也。」睢，水邊高地。《詩・秦風・蒹葭》：「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毛詩傳：「湄，水隒也。」晞，乾。《詩・秦風・蒹葭》：「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毛詩傳：「晞，乾也。」此二句言貞情之鳥雙宿水邊，聲音相和，感物傷懷，淚痕不乾。

〔7〕此二句言思君之情專一難遣，為何早分離，又遲遲不能相會？

【集評】

〔明〕許學夷《詩源辨體》卷五：陸士衡、謝靈運、謝惠連樂府七言《燕歌行》各一篇，較之子桓，體制聲調亦不甚殊，未可稱變也。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平暢，其音差亮。

悲哉行〔一〕

【題解】

此詩上半篇寫景，下半篇抒情。寫景是隱士所居之景，抒情是遊宦失意之悲。而生出世遁隱之心，既顯現失意者的典型心態，又使寫景與抒情渾然一體。

萋萋春草生，王孫猶有情〔1〕。
灼桃悅色，飛飛燕弄聲〔3〕。檐上雲結陰，澗下風吹清〔4〕。幽樹雖改觀，終始在初生〔5〕。松蔦歡蔓延，繆葛欣纍〔三〕縈〔6〕。眇然游宦子，晤言時未並〔7〕。鼻感改朔氣，心〔四〕傷變節榮〔8〕。佗傺豈徒然，澶〔五〕漫絕音形〔9〕。風來不可託，鳥去豈為聽〔10〕。

【校勘】

〔一〕逯欽立《先秦兩漢魏晉南北詩》案：『《類聚》、《樂府》引作謝靈運《悲哉行》，今兩存之，俟考。』

〔二〕『桃』，《樂府詩集》卷六十二作『柳』，又注曰：『一作桃。』

〔三〕『纍』，《樂府詩集》卷六十二作『藟』。古二字通。

〔四〕『心』，《樂府詩集》卷六十二作『眼』。

〔五〕『澶』，《樂府詩集》卷六十二作『緬』。

【注釋】

〔1〕萋萋，草茂盛貌。《楚辭・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濟注：『萋萋，草色。』此二句言春草萋萋，王孫見春草而生思歸之情。

〔2〕差池，尾翼舒展貌。《詩・邶風・燕燕》：『燕燕於飛，差池其羽。』鄭玄箋：『差池其羽，

謂張舒其尾翼。』鷰，《玉篇》：『俗燕字。』夭，茂盛。《詩・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毛詩傳：『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室壯也。』裊，細長柔美。《篇海類編・鳥部》：『裊，軟美也。』榮，花。《爾雅・釋草》：『木謂之花，草謂之榮。』按：應為『草謂之榮，木謂之榮』。此二句言燕子舒展尾翼，開始飛翔，桃枝茂盛，細長柔美，且始開花。

〔3〕灼灼，形容桃花盛開。《詩・周南・桃夭》毛詩傳：『灼灼，華之盛也。』此二句言悅觀盛開桃花之色，喜聞飛翔燕子之聲。

〔4〕此二句言飛檐上流雲結着濃陰，水澗下清風吹動漣漪。

〔5〕雖，語助詞。《廣韻》：『雖，語助也。』改觀，猶言改變外貌。裴子野《南齊安樂寺律師智公碑》：『由是後進知宗，先達改觀，暉光令問，於斯籍甚。』此二句言幽深樹木外貌已改，終顯初生之嫩綠。

〔6〕松蔦，即寄生于松上常綠小灌木。《詩・小雅・頍弁》：『蔦與女蘿，施於松柏。』毛詩傳：『蔦，寄生也。』樛葛，即攀附于曲木上葛藤。《詩・周南・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毛詩傳：『木下曲曰樛。』《玉篇》：『纍，繫也。』此二句言松上蔦蘿歡快蔓延，木上葛藤層層縈繞。謂物皆有託。

〔7〕眇，遙遠。《莊子・庚桑楚》：『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成玄英疏：『眇，遠也。』晤，明白。《玉篇》：『晤，明也。』並，相隨。《玉篇》：『並，併也，相從

也。」此二句言遠遊求宦之人，羈於世俗機務，未悟季節之變化。

〔8〕朔氣，節氣。《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賈公彥疏：「節氣，一名朔氣。」此二句言鼻息冷暖，可以感受節氣變換，草木開花，又使我充滿時序遷逝的悲傷。

〔9〕佗傺，失意而精神恍惚貌。《楚辭・離騷》：「忳鬱邑余佗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王逸注：「佗傺，失志貌。佗，猶堂堂立貌也。傺，住也。楚人名住曰傺邑。」瀖漫，放縱。《莊子・馬蹄》：「瀖漫為樂，摘僻為禮。」成玄英疏：「瀖漫是縱逸之心。」絕音形，指絕聲音形影於塵世，猶言遁世隱居。此二句言失意恍惚，豈非枉然，還不如縱心適性，絕聲音形影於塵世，居此山中。

〔10〕此二句言山風吹來，並非為之寄託情意，小鳥飛去，亦非為之聽覺之美。意謂一切均為自然適性而已。

【備考】

《晉二俊文集》、清鈔本均錄此詩，然《樂府詩集》卷六十二、《藝文類聚》卷四十一、《古樂苑》卷三十五均題為謝靈運。《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六、《詩紀》卷五十七亦作謝靈運，並注曰：「《陸士衡集》亦載此詩，誤也。陸別有一首。」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案：「《類聚》、《樂府》引作謝靈運《悲哉行》，今兩存之，俟考。」

筆者認為，此詩當為陸詩，理由如下：第一，《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詩紀》均言『《陸士衡集》亦載此詩』，證明在明前士衡集均收錄此詩。其否定為陸詩的理由是『陸別有一首』。陸集散佚，完本今不可見，然從存世之詩與殘句看，同題之作比比皆是，以『別有一首』而否定此篇，蓋臆斷也。乃《樂府詩集》誤刻於前，後人遂襲其誤。第二，《樂府解題》曰：『《悲哉行》，魏明帝造。《樂府歌録》曰：《悲哉行》，魏明帝造。《樂府詩集》卷六十二在陸機《悲哉行》下注曰：『《歌録》曰：《悲哉行》，魏明帝造。《樂府解題》曰：陸機云「遊客芳春林」，謝惠連云「羈人感淑節」皆言客遊感物憂思而作也。』靈運名重惠連，若靈運有此詩，必引靈運而非惠連。第三，謝為晉宋大族，世居京城，雖遭貶謫，有『窮海』之歎，而遍檢謝集，絕無『遊宦』之悲。陸機由吳適洛，別桑梓而求顯宦，其志不達，故其遊宦之悲，不絕於篇籍。故此詩所言『眇然遊宦子』，非謝所可道。第四，靈運出京外放，窮山極水，肆意遨遊，斷不至於賞此美景而有足跡未至之理，故此詩之『悟言來未並』，亦非謝所為。第五，謝樂府共十七題，其《折楊柳行》，一作魏文帝詩，此詩在謝集中作《悲哉行》。然謝詩結尾喜作議論，或言佛，或談玄，或說理，使其詩有佳句而無佳篇，而此詩寫景抒情渾融一體，風格亦不類謝詩。第六，宛委別藏之清鈔本，雖體例一如《晉二俊文集》，且無校勘，然此書所鈔凡涉及『民』字多用『人』，以『人』代『民』，蓋唐人避諱，故此鈔本，可能以《晉二俊文集》為底本，參校古本而成，或古本即收錄此詩，題為士衡，故採錄也。

梁甫吟〔1〕

【題解】

此詩感慨四時遷移，轉瞬歲暮，年命流逝，壯志未酬，既無人助，又無天佑，不禁臨川歎息，拊膺而低吟《梁甫》。詩人爲何吟《梁甫》？此曲或爲思親之作，或抒壯志難酬之志，詩與詩情互爲發明，豐富了詩歌意蘊。所抒乃士衡常發之詩情，然每首詩的體裁、寫法以及所取之詩歌意象，各有不同。此詩上觀蒼穹，下視大川，心感四時，耳聞悲風，一一攝入筆端，既境界闊大遼遠，又如五音繁會。詩後半感慨人生，俯仰今古，亦有一瞥千年之勢。張華歎其大才，信矣。詩作時間無考，蓋作於入洛之後。

玉衡固〔一〕已驂，羲和若飛凌〔2〕。四運循〔三〕環轉，寒暑自相承〔三〕〔3〕。冉冉時暮，迢迢天路徵〔4〕。招搖東北指，大火西南昇〔5〕。悲風無絕響，玄雲互相仍〔6〕。豐水〔四〕憑川結，零〔五〕露彌天凝〔7〕。年命特〔六〕相逝，慶雲鮮克乘〔8〕。履信多愆期，思順焉足憑〔9〕。慷慨〔七〕臨川響，非此孰為興〔10〕。哀吟梁甫巔〔八〕，歎息獨撫膺〔11〕。

【校勘】

〔一〕「固」，《樂府詩集》卷四十一、《七十二家集》本並作「既」；《樂府詩集》卷四十一作「尋」。

作固。」

〔二〕「循」，《樂府詩集》卷四十一作「尋」。

〔三〕「承」，《樂府詩集》卷四十一作「懲」。

〔四〕「豐水」，《七十二家集》本作「豐冰」。

〔五〕「零」，《樂府詩集》卷四十一作「霜」；《七十二家集》本注曰：「一作寒」；《詩紀》卷二十四注曰：「一作寒」。

〔六〕「特」，《七十二家集》本作「時」。

〔七〕「慷慨」，《樂府詩集》卷四十一，作「愾愾」；又注曰：「一作慷愾。」

〔八〕「巔」，《六朝詩集》本、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顛」。

〔九〕「歎息」，諸本作「慷慨」，與上文重複。《詩紀》卷二十四曰：「一作歎息。」今據改。又「撫」，《七十二家集》本作「拊」。古二字通。

【注釋】

〔1〕《梁甫吟》屬《相和歌辭・楚調曲》。《樂府詩集》卷四十一：「《古今樂録》曰：王僧虔《技録》有《梁甫吟行》，今不歌。謝希逸《琴論》曰：諸葛亮作《梁甫吟》。《陳武別傳》曰：武

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或有知歌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甫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蜀志》曰：諸葛亮好為《梁甫吟》，然則不起於亮矣。李勉《琴說》曰：《梁甫吟》，曾子撰。《琴操》曰：曾子耕太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蔡邕《琴頌》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按：梁甫，山名，在泰山下。《梁甫吟》蓋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又有《泰山梁甫吟》與此頗同。』王先謙《漢書補注》：

〔2〕玉衡，北斗第五星。《古詩·明月皎夜光》：『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善注：『《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翰注：『玉衡，斗柄也。』驂，同駕一車之三馬。《詩·小雅·采薇》：『載驂載驅，君子所屈。』孔穎達疏：『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此指啓駕。羲和，駕日之神。《楚辭·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羲和，日御也。』《山海經·大荒南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郭璞注：『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啓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為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於湯谷，故堯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其後世遂為此國，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運轉之於甘水中，以效其出入湯谷、虞淵也。』飛凌，疾馳。嵇康《贈兄秀才入軍詩》：『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善

注：『追飛，謂逐飛鳥也，此皆言疾也。《廣雅》曰：凌，馳也。』此二句言玉衡轉動，指向孟冬，羲和駕日，飛馳而過。

〔3〕四運，四時運行。潘岳《秋興賦》：『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善注：『《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循環，回環往復。潘岳《西征賦》：『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善注：『《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承，依次也，奉也。』此二句言四季運轉，循環往復，暑往寒來，前後相續。

〔4〕冉冉，漸漸。《楚辭・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王逸注：『冉冉，行貌。』向注：『冉冉，漸漸也。』迢迢，遙遠貌。《古詩・迢迢牽牛星》：『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天路，登天之路。曹植《雜詩六首》之二：『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善注：『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其所登。子若昇天路也。』此指天空。徵，明。《廣韻》：『徵，明也。』此二句言歲暮漸進，夜色漸明。漸明乃指北斗星明也。

〔5〕招搖，北斗星斗柄。《淮南子・時則訓》：『孟冬之月，招搖指亥。』高誘注：『招搖，北斗星斗柄丑，正為東北。是于時為季冬矣。』郝立權《陸士衡詩注》：『按：招搖指丑，正為東北。是于時為季冬矣。』大火，《爾雅・釋天》：『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注：『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左傳・昭公三年》：『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服虔注：『火，大火

星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郝立權《陸士衡詩注》：『又按：十二月平旦正中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火星升起西南，天已明也。

〔6〕悲風，指寒風。曹植《贈王粲》：『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善注：『《楚詞》曰：哀江之悲風。』絕響，回聲斷絕。釋慧琳《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嗚呼哀哉，遡來風之絕響，送行雲之莫因。』玄雲，黑雲。嵇康《琴賦》：『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仍，相因，相從。寒風之聲不絕於耳，濃厚之烏雲前後相因。《論語・先進》：『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鄭玄注：『仍，因也。』此二句言

〔7〕豐水，言水之盛也。《易・豐》：『彖曰：豐，大也。』憑，滿。《楚辭・離騷》：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王逸注『憑，滿也。楚人名滿曰憑。』零露，露落而生霜。《詩・鄭風・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溥兮。』鄭玄箋：『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爲露也。』凝，結霜。《說文》：『凝，水堅也。』此二句言滿川之水結為冰，漫天之露結為霜。

〔8〕年命，人命，壽命。《古詩・驅車上東門》：『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翰注：『陰陽流轉，人命如朝露之易乾。』特，但，空。《漢書・高帝紀上》：『（項伯）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俱死。』顏師古注：『蘇林曰：特，但也。但，空也。』慶雲，瑞雲。曹植

《上責躬應詔詩表》：『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惠也。』善注：『《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鬱鬱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良注：『慶雲，瑞雲也。』此指僊境之雲。乘，登，升。《易・同人》：『乘其墉，弗克攻。』此二句言壽命空隨日月飄逝，又不能飛升至僊境之雲上。

〔9〕履信，指人之所助。思順，指天之所助。《易・繫辭上》：『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爾雅・釋言》：『履，踐也。』愆，錯過。《詩・衛風・氓》：『匪我愆期，子無良媒。』毛詩傳：『愆，過也。』憑，《廣韻》：『憑託。』此二句言人之所助，多已錯過，天之所助，豈可依憑。

〔10〕慷慨，不得志而歎息。張衡《歸田賦》：『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善注：『《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臨川鬱，臨川而歎息。《論語・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何晏《集解》：『苞氏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興，產生。《禮記・樂記》：『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此二句言臨川慷慨，歎息時光如水流逝，非此而什麽可引起這種情感呢？

〔11〕哀吟，哀歎低吟。曹植《雜詩六首》之一：『孤鴈飛南遊，過庭長哀吟。』善注：『《梁甫吟》，《泰山梁甫吟》，故曰。』此二句言滿腹憂傷，低吟《梁甫吟》，不禁獨自撫膺歎息。

【集評】

〔宋〕曹勳《松隱集·梁甫吟並序》：昔人有壯歲從軍，老而還家，窮獨無依，晨行泰山下，因疾哀歌以自傷，後人感之。陸機、沈約皆有此作，叙時運流邁，君子履信思順，悲感之意，因申而廣之，為變體云。

董桃行〔一〕〔1〕

【題解】

《樂府解題》曰：『若陸機「和風習習薄林」……但言節物芳華，可及時行樂，無使徂齡坐從而已。』詩人善萬物之得時，感時光之流逝；翩翩宵征，卻功業無成，懷抱遺情，又不知何之。老之將至，故憂端交織，喟然歎息。文人六言詩，源于漢谷永，以孔融為著名，然文舉敍事，此詩寫景抒情，拓展了詩歌題材。此詩所作具體時間不可考，從『萬里倏忽幾年』句看，当是離吴入洛後數年，約于元康中期。

和風習習薄林，柔條布葉〔二〕垂陰〔2〕。鳴鳩拂羽相尋，倉庚〔三〕喈喈弄音，感時悼逝傷心〔3〕。

【校勘】

〔一〕『董桃行』，《樂府詩集》卷三十四、《廣文選》卷十三並作『董逃行』。影宋鈔本校曰：『當作逃。』《七十二家集》本、《采菽堂古詩選》均將此詩分為五解，古辭《董逃行》亦分為五解，故此依《七十二家集》、《采菽堂古詩選》之體例分解。

〔二〕『葉』，《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繁』。

〔三〕『倉庚』，《藝文類聚》卷四十一、《樂府詩集》卷三十四並作『倉鶊』。古二詞同。

【注釋】

〔1〕《樂府詩集》卷三十四：『崔豹《古今注》曰：《董逃歌》，後漢游童所作也。終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爲歌章，樂府奏之，以爲儆誡焉。《後漢書·五行志》曰：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師，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案：董謂董卓也。言欲跋扈，縱有殘暴，終歸逃亡。《董逃》之歌，主爲己發，太禁絶之。楊孚《異物志》曰：卓以《董逃》之歌，至於滅族也。《風俗通》曰：卓改《董逃》爲《董安》。《樂府解題》曰：古詞云：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險大難言。言五岳之上，皆以黄金爲宫闕，而多靈獸僊草，可以求長生不死之術，令天神擁護君上以壽考也。若陸機「和風習習薄林」，謝靈運「春虹散彩銀河」，但言節物芳華，可及時

行樂，無使徂齡坐徙而已。晉傅玄有《歷九秋篇》十二章，具敘夫婦別離之思，亦題云《董逃行》，未詳。」

〔2〕習習，和煦。《詩・小雅・谷風》：「習習谷風，維風及雨。」鄭玄箋：「習習，和調之貌。」薄林，即林薄，此指樹林。張衡《西京賦》：「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簸林薄。」薛綜注：「林薄，草木叢生也。」布葉，猶言長滿枝葉。嵇康《贈兄秀才入軍詩》：「春木載榮，習習谷風，吹我素琴。」此二句言和煦東風吹入林中，柔嫩枝條長滿綠葉，垂布葉垂陰。

下翠陰。

〔3〕鳴鳩，即斑鳩。《詩・小雅・小宛》：「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毛詩傳：「鳴鳩，鶻鵴。」《經典釋文》卷六：「鶻鵴，云骨鵃，小種鳩也。」拂羽，振動翅膀。《禮記・月令》：「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倉庚，黃鸝。《詩・周南・葛覃》：「黃鳥於飛，集於灌木，其鳴喈喈。」毛詩傳：「倉庚，離黃也。」喈喈，鳥和鳴之聲。傷。《詩・檜風・羔裘》：「豈不爾思，中心是悼。」鄭玄箋：「悼，猶哀傷也。」此三句言季春之時，斑鳩振動翅膀，尋求同伴，黃鸝和鳴，聲音清脆。感時序之變化，哀逝去之時光，內心愴然。

日月相追周旋，萬里倏忽〔一〕幾年，人皆冉冉西遷〔1〕。盛時一往不還，慷慨乖念悽然〔2〕。

【校勘】

〔一〕『倏忽』，《樂府詩集》卷三十四作『儵忽』。『倏忽』同『儵忽』。

【注釋】

〔1〕周旋，運轉。《國語》：『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韋昭注：『無窮若日月然也。』倏忽，同儵忽，猶電光之迅疾。《楚辭・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王逸注：『儵忽，電光之迅疾。』冉冉，漸漸。《楚辭・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王逸注：『冉冉，行貌。』向注：『冉冉，漸漸也。』西遷，即西行也。按：郝立權《陸士衡詩注》：『猶言老死也。』疑誤。此三句承上章，言日月運轉不息，離鄉萬里，倏忽已過幾年，而今人又漸漸西行。

〔2〕盛時，猶盛年。《世說新語》卷中之上：『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慷慨，歎息。盧諶《贈劉琨》其十七：『慷慨遐蹤，有愧高旨。』良注：『慷慨，歎也。』乖念，違背心志。《魏書・陸俟

傳》：『卿等之間，忽及今日，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此二句言盛年一去不返，離鄉適洛，違背心志，故悽然悲歎。

昔為少年無憂，常悕〔一〕秉燭夜遊，翩翩宵征〔二〕何求〔1〕？於今知此有由，但為老去年遒〔2〕。

【校勘】

〔一〕『悕』。《樂府詩集》卷三十四、《廣文選》卷十三並作『怪』。

〔二〕『宵征』，《文集》、《七十二家集》本、《六朝詩集》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常征』。《樂府詩集》卷三十四作『宵征』。今據改。

【注釋】

〔1〕悕，同炁，吝惜。《商君書·更法》：『吾聞窮巷多悕，曲學多辯。』秉燭夜遊，謂及時行樂。《古詩·生年不滿百》：『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翩翩，行進貌。《詩·小雅·巷伯》：『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毛詩傳：『翩翩，往來貌。』宵征，猶日夜兼行。《詩·召南·小星》：『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毛詩傳：『宵，夜。征，行。』此三句言昔為少年，無憂無慮，常吝惜春光，秉燭夜遊，爾今日夜兼行，何以求得秉燭夜遊之樂。

〔2〕由，以，緣由。曹丕《與吳質書》：『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遒，《玉篇》：『同迺。』急

迫。《說文》：『迺，迫也』。《廣雅・釋詁》：『急也。』此二句言於今才知年少時秉燭夜遊的緣由，只為老之將至，時光急迫。

盛固有衰不疑，長夜冥冥無期〔1〕。何不驅馳及時，聊樂永日自怡，賁〔一〕此遺情何之〔2〕。

【校勘】

〔一〕『賁』，《樂府詩集》卷三十四作『齎』。『賁』同『齎』。

【注釋】

〔1〕固，常。《廣韻》：『固，一也，常也。』冥冥，暮夜昏暗貌。《荀子・解蔽》：『冥冥，蔽其明也。』楊倞注：『冥冥，暮夜也。』此二句言盛年常衰，毋庸置疑，白晝苦短，長夜漫漫。

〔2〕驅馳，追逐。《玉篇》：『驅，逐也。』又『馳，走奔也。』此指追求。及時，猶言及時行樂。《古詩・生年不滿百》：『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永日，整日，謂消磨整日時間。《詩・唐風・山有樞》：『且以喜樂，且以永日。』毛詩傳：『永，引也。』怡，《爾雅・釋詁》：『樂也。』賁，同齎，懷抱。鮑照《代蒿里行》：『齎我長恨意，歸爲狐兔塵。』遺情，遺世隱逸之情。謝靈運《述德詩》：『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向注：『遺其冠冕之情，是捨塵物也。』此三句言何不追求及時行樂，消磨永日，聊以自怡，懷抱此遺世隱逸之情，卻

又不知何之。

人生居世為安，豈若及時為歡〔1〕。世道多故萬端，憂慮紛錯交顏，老行及之長歎〔2〕。

【注釋】

〔1〕居世，猶言生於世。曹植《吁嗟篇》：『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此二句言人生於世惟求安逸，豈若追求及時行樂？

〔2〕世道，世事。《抱朴子・内篇・釋滯》：『世道夷，則奇士退。』故，變故。《楚辭・九嘆・憂苦》：『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紛錯，悲憤交加。《文書》：『紛錯，憒亂也。』交，通皎。《莊子・漁父》：『鬚眉交白。』《經典釋文》卷二十八：『交，一本作皎。』顏，容顏。《詩・鄭風・有女同車》：『有女同車，顏如舜華。』交顏，猶言容顏憔悴。此三句言世事變故無窮，難以逆料，憂慮悲憤交加，使人容顏憔悴，老之將至，徒有悲歎。

【集評】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三十四：《樂府解題》曰：『古詞云「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險大難(言)。」』，言五岳之上，皆以黄金爲宮闕，而多靈獸僊草，可以求長生不死之

術。令天神擁護君上以壽考也。若陸機『和風習習薄林』，謝靈運『春虹彩銀河』，但言節物芳華，可及時行樂，無使徂齡坐徙而已。

〔明〕謝榛《四溟詩話》卷二：六言體起於谷永、陸機長篇一韻，迨張說、劉長卿八句，王維、皇甫冉四句，長短不同，優劣自見。

〔明〕梁橋《冰川詩式》卷二：六言絕句，始於漢司農谷永。自唐王繼效曹、陸體賦之，其後諸家往往間見筆法，或對或散，亦如七言絕句。

〔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一：《董逃行》，實緣董卓作，然本曲已全無此意。至魏武乃言長生，陸機則感時運，傅玄復託夫婦，咸自足傳，玄詩遂為六言絕唱。唐元稹、張籍，競用本事，而卑弱靡瑣，了無發明。余謂擬魏晉樂府，盡仍其誤不妨，乃反有古色。

〔明〕徐師曾《詩體明辨·六言詩》：按六言詩，昉於漢司農谷永，魏晉間曹、陸間出，其後作者漸多，然不過詩人賦詠之餘耳。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語差健，有曹氏遺韻。一解發端悠然，頗擅秀致。

月重輪行〔1〕

【題解】

此詩舊題本為頌天子之德，然士衡取之抒情。由月之盈虧，感悟盛年難在，吉凶倚伏。然詩人始終無法忘情功名，希望名揚天下，譽美青史。可大才難得，嘉運已過，俯仰之間，暮年將至，只徒留慷慨悲歎。『月重輪』本為音樂之視音，然在士衡詩中均有時間流逝之感的實在意義，從而拓展了詩歌表達內容。而三言奇險，藝術上又構成發言險急，操調警鋭的風格，开鮑照先風。創作時間無考，當與下首《日重光行》同作於入洛之後。

人生一時，月重輪〔2〕。盛年安可侍〔一〕，月重輪〔3〕。吉凶倚伏，百年莫我與期〔4〕。臨川曷悲悼，茲去不從肩，月重輪〔5〕。功名不勗之，善哉！古人揚聲，敷聞九服，身名流何穆〔6〕。既自才難，既嘉運，亦易徂〔7〕。俛仰行老，存沒將何所觀〔二〕〔8〕。志士慷慨獨長歎，獨長歎〔9〕。

【校勘】

〔一〕『安可侍』，《六朝詩集》本作『安可持』；在『恃』下又注《樂府詩集》卷四十作『焉可恃』；在『恃』下又注

曰：『一作持』。

〔二〕『何所觀』：《樂府詩集》卷四十作『何觀』。

【注釋】

〔1〕《樂府詩集》卷四十：『崔豹《古今注》曰：《日重光》、《月重輪》，羣臣為漢明帝作也。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比德，故云重也。』

〔2〕侍，繼也。《說文》：『侍，承也。』上四句言人生如月虧月圓，盛年豈可永遠持續。

〔3〕吉凶倚伏，指吉凶同域，難以逆料。《老子》五十八章：『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善注：『孫卿子百年，百年之壽。《古詩·生年不滿百》：『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善注：『生年吉凶同域，難以預料，百年之壽，不可奢求。

〔4〕臨川，臨川而感慨時光易逝。《論語·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曷，何。《爾雅·釋言》：『曷，盍也。』悼，傷也。』茲去不從肩，猶言此去相連。

不，語助詞，無義。《詩·周頌·清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毛詩傳：『顯，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可知『不』無義。從肩，猶比肩，喻相連。王充《論衡·效

力》：『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上三句言臨川上流水，見明月盈虧，念歲月易逝，內心充滿悲傷。

〔5〕不，語助詞，無義。勗，勉勵。《書・牧誓》：『勗哉夫子！爾所不勗，其於爾躬有戮。』揚聲，聲名遠揚。曹植《白馬篇》：『少小離鄉里，揚聲沙漠垂。』敷，布。《書・周官》：『敷五典，擾兆民。』孔安國傳：『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九服，猶天下。《周禮・夏官・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鄭玄注：『服，服事天子也。』身名，地位名譽。《韓詩外傳》卷一：『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舉孝而士不與焉，舉此四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並而穆清廟，肅雝顯相。』毛詩傳：『穆，美。』上五句言應該勉勵建功立業，古人聲名遠播，布聞天下，其地位名譽流傳青史，何其美哉。

〔6〕才難，猶言大才難得。《論語・泰伯》：『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安國傳：『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周最盛多賢，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此三句言既是大才難得，即逢嘉運，機遇亦易錯過。

〔7〕俛仰，喻時間短暫。曹植《雜詩六首》之四：『俯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俛，同俛。行，將。《詩·衛風·十畝之間》：『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存沒，生死之間。《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沒，同歿。《玉篇》：『歿，死也。今作沒。』郝立權《陸士衡詩注》：『俯仰行老、存沒均未易觀其究竟也。』此二句言時光

〔8〕志士，追求建功立業之士。曹植《贈徐幹》：『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此二句言生死，也無法看清瞬息萬變的人生。

易逝，功名未立，種種複雜的襟抱使志士獨自歎息不已。

【集評】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頗類傅休奕，壯不及而古氣相近。自《鞠歌行》

以下四首（按：指《鞠歌行》、《順東門行》、《日重光行》、《月重輪行》）並用存樂府之體，若《百年歌》十章，後人苦相倣傚，多有俚語，不足存也。

日重光行〔1〕

【題解】

此詩與《月重輪行》系姊妹篇。亦是感慨年華易逝，盛往必衰，才不得展，志不獲騁，身歿

之後，名不見史籍也。然此詩藝術與《月重輪行》有別。同為雜言，《月重輪行》將三言置於句組之後，音節先緩而後急。此詩將三言置於句組之前，音節先急而後緩；而中間又全用三言，使全詩構成緩——急——緩的音節特徵。前詩為志士發慷慨之音，此詩為文人作嗟歎之詞，情感風格亦有細微差別。

日重光，奈何天迴薄。日重光，冉冉其遊如飛征〔2〕。日重光，倏忽過，亦安停〔3〕。日重光，盛往衰，亦必我日華華之盛。日重光，譬如四時，固恆相催。日重光，惟命有分〔一〕可營〔4〕。日重光，身歿之後無遺名〔5〕。

【校勘】

〔一〕『分』，《七十二家集》本作『兮』。疑是。

〔二〕『但』，《樂府詩集》卷四十、《詩紀》卷二十四並注曰：『一作常』。

【注釋】

〔1〕《樂府詩集》卷四十：『《古今樂録》曰：王僧虔《技録》有《日重光行》今不傳。崔豹《古今注》曰：《日重光》、《月重輪》，羣臣為漢明帝作也。』

〔2〕迴薄，回轉迫近，此指日月星辰的運轉遷迫。迴，同回。《說文》：『回，轉也。』徐鍇曰：『渾天之氣，天地相成，天周地外，陰陽日月，五星回薄其中也。』潘岳《秋興賦》：『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善注：『《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鵬鳥賦》曰：萬物迴薄。』向注：『薄，迫也。言四時代爲節序，萬物遞相遷迫也。』征，遠行。《詩・小雅・小明》：『我征徂西，至於艽野。』冉冉：遠行貌。《楚辭・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王逸注：『冉冉，行貌。』上四句言見日之轉換遷移，疾如飛行，內心充滿無可奈何。

〔3〕日華，日光。謝朓《直中書省》：『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良注：『華，謂日光，昭也。』此指年華。《楚辭・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王逸注：『儵忽，電光也。』上四句言而今我之年華猶如日光之盛，然倏忽而過，豈可停止！

〔4〕盛往衰來，郝立權《陸士衡詩注》：『盛者衰之始，盛往則衰來矣。』恆，《說文》：『常也。』摧，催促。庾信《和靈法師游昆明池》：『落花摧十酒，棲鳥送一絃。』分，度。《商君書・修權》：『先王縣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營，得。《楚辭・天問》：『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王逸注：『營，得也。』上八句言盛往衰來，譬如四時遷轉，常催促逼人，性命有度，豈可謀求而得。

〔5〕但，空。《廣韻》：『但，語辭。又空也。』歿，《玉篇》：『死也。今作沒。』上四句言空惆悵才志不得舒展，身死之後不能千秋留名。

【集評】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四十：崔豹《古今注》曰：『《日重光》、《月重輪》，羣臣為漢明帝作也。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比德，故云重也。』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體須存，語能作健，似魏人。

挽歌三首〔一〕〔1〕

【題解】

送葬所歌者為挽歌，源于戰國時期。善曰：『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音焉。』此詩第一首先言所唱挽歌之緣由，後寫所唱挽歌之內容。第二首送葬親友之悲傷。第三首乃詩人懸想死者在墓中的感受。從柩前祭奠、親友奔喪、送葬者之哀傷、對死去者之懸想等幾個方面，反復鋪陳渲染生死懸隔，將

死亡之悲表現到了極至。與繆襲、陶淵明之《挽歌詩》所表現得面對死亡的一份超然相比，此詩浸染更濃郁的悲傷情緒與死亡意識，從一個側面折射了士衡晚期的心態。詩作時間雖不可考，作于晚期，蓋無疑也。

一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2〕。輀軿被〔三〕廣柳，前驅矯輕旗〔4〕。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5〕。勿謹〔四〕，聽我《薤露》詩〔6〕。死生各異倫〔五〕，祖載當有時〔7〕。舍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輔〔六〕〔8〕。飲餞觴莫舉〔七〕，出宿歸無期〔9〕。凫駕驚徒御，結〔二〕轡頓重基〔3〕。龍幌被〔三〕廣柳，前驅矯輕旗〔4〕。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5〕。中闈且

涕〔一五〕流離〔17〕。

【校勘】

〔一〕『挽歌』，《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五十六：『陸善經曰：《集》曰：王侯挽歌。』可見唐人所見之陸機文集作『王侯挽歌』。

〔二〕『結』，《文選集注》卷五十六作『撚』。《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五十六曰：『今案：五家、陸善經本「捻」為結。』

〔三〕『幌』，六臣本、《詩紀》卷二十四並作『捻』。《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五十六曰：『《音決》：闡為閨也。』又『中闡』，《五家集》本作『流破』。疑誤。

上句之『捻』為亂簡。又『幌被』，《七十二家集》本作『幌』，當與

〔四〕『闡』，《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五十六曰：『《音決》：闡為閨也。』又『中闡』，《樂府詩集》卷二十七作『闡中』。又『讙』，《文集》作『歡』，形近而誤；《文選》卷二十八、《六朝詩集》本、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作『讙』；《初學記》卷十四、《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二、《樂府詩集》作『喧』；六臣本注曰：『五臣作諠』。『讙』與『喧』古通。《荀子·儒效》曰：『此君子，義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楊倞注曰：『讙，喧也。』

〔五〕『死生』，《初學記》卷十四，《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二並作『生死』。又『各異倫』，《初學記》卷十四作『輛』。

〔六〕『輸』，《初學記》卷十四作『必異論』。

〔七〕『飲餞』，《初學記》卷十四作『餞飲』；《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二作『餞飯』。又『觴莫舉』，《初學記》卷十四作『悵莫反』。

〔八〕『衽』，《文選》卷二十八注曰：『五臣作衽。』『衽』同『衽』。又『遺影』，《文集》、《六朝詩集》本、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清鈔本並作『道影』，義扞格難通；《文選》卷二十七並作『遺影』。今據改。

〔九〕『奔』，《文集》、《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清鈔本並作『奔』，義扞格難通。《文選》卷五十六、《文選》卷二十八及別本均作『奔』。『犇』。乃奔之古字。《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二十七、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足』，義扞格難通。《文集》、《六朝詩集》本並作『是』，義扞格難通。《文選》卷二十八、《樂府詩集》卷二十七、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足』。今據改。

〔一〇〕『昔』，清鈔本作『音』。形近而誤。

〔一一〕『足』，《文集》、《六朝詩集》本並作『是』，義扞格難通。《文選》卷二十八、《樂府詩集》卷二十七、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足』。今據改。

〔一二〕『殉』，《文選》卷二十八善注曰：『或作殞』；《合璧事類》作『殆』；《韻補》作『徇』。又『亡』，《合璧事類》作『忘』。

〔一三〕『救』，《文集》、清鈔本並作『殺』。《文選》卷二十八、《樂府詩集》卷二十七並作『救』。今據改。

〔一四〕『哽噎』，《文選》卷二十八、《七十二家集》本作『哽咽』。古二詞同。

〔一五〕『涕』，《文選集注》卷五十六、《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五十六並作『淚』。《樂府詩集》卷二十七注曰：『一作淚』。

【注釋】

〔1〕《樂府詩集》卷二十七：『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泣喪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於蒿里。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譙周《法訓》曰：《挽歌》者，漢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挽歌以寄哀音。《樂府解題》曰：《左傳》云：齊將與吳戰於艾陵，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預云：送死，《薤露歌》即喪歌，不自田橫始也。按：《薤露歌》即喪歌，不自田橫始也。』

〔2〕善注：『《儀禮》曰：筮若不從，筮擇如初儀。鄭玄曰：擇地而筮之也。鄭玄《毛詩箋》云：考，稽也。（《字書》曰：貞，卦下體也。）鄭衆《周禮注》曰：大貞，大卦也。《廣雅》曰：命，名也。』翰注：『卜擇葬地，考其貞吉嘉善之命，云在此中。』此二句言稽考大卦之吉，占卜選擇墓地，卦曰嘉美之名，盡在於此。

〔3〕善注：『《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徒御不驚。（《楚辭》曰：摠余轡乎扶桑。王逸

曰：捆，繫也。）《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向注：「夙駕，早駕也。御，御車者。結，連也，謂馬轡相連而駕也。頓，上下也。重基，山也，謂轜車上下於山阜之間。」此二句言出殯車駕早早出發，警戒御者駕着靈車在山阜之間上下行駛。

〔4〕善注：《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然龍荒，畫龍於荒也。被，猶衣也。《史記》曰：周氏置季布於廣柳車中。劉熙《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晉灼《漢書》曰：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禮記》云：飾棺，君布爲之，絳繒，題姓名而已，不爲畫飾。古以緇龍帷、屋容、黼幌。幌，蒙也。前驅舉旗以引路，將啓殯也。」此二句言靈車帷幕，以畫龍為飾，覆蓋着車下各種裝飾。前行者舉着題有死者姓名之幡旗，在前引路啓殯。

〔5〕善注：《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殯宮。」良注：「嘈嘈，衆哭聲。闡，殯宮之門。」此二句言停殯之靈室內外，一片悲哀哭泣之聲。

〔6〕善注：「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喪歌，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亦謂人死魂精歸乎蒿里。故有二章。其一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作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李延年乃分二章為二曲。《薤露》送王

公貴人，《薤露》、《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為挽歌也。』銑注：『《蒿里》，古挽歌詩。』讙，喧。《廣韻》：『讙，囂貌也。』此二句言殯室內外暫且不要哭泣喧嘩，聽我唱《薤露詩》吧。以上十句為唱挽歌之緣由，以下二十四句為挽歌之內容。

〔7〕善注：『范曄《後漢書》曰：唐姬詩曰：死生各異兮從此乖。《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始者，始其序載而後飾。《白虎通》曰：祖者，始也。載於庭，轜車辭祖禰，故名曰祖載也。《白虎通》與鄭説不同，故俱引之。』翰注：『倫，理也。祖載，謂移柩車，為行之始。』此二句言死生各異，理之自然，靈車停於殯室，總有移柩出行之時。

〔8〕善注：『《儀禮》曰：遷于祖，用輴，正柩於兩楹間，奠設如初。又曰：請啓期。鄭玄曰：請啓殯之期也。《説文》曰：輴，喪車也。《禮記》：孔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鄭玄曰：是夢坐奠於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奠者以為凶也。』翰注：『舍，置也。楹，柱也。位，祭位。《儀禮》云：遷于祖用輴，正柩於兩楹間，奠設如初靈。爵，酒器也。』此二句言靈柩置於兩柱之間，柩前置酒祭奠，而後啓殯進入靈車。

〔9〕善注：『《毛詩》曰：出宿於泲，飲餞於禰。』濟注：『飲餞出宿，謂相送也。《周禮·地官·遣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此二句就死者而言，謂飲酒餞行，莫能舉觴，出宿墓中，歸來無期。酒，復無歸期。』觴，酒器。宿，居住之地。

〔10〕善注：『鄭玄《禮記注》曰：衽，臥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曠，空也。』向注：『言不復見舊居也。衽，席也。曠，猶無也。』此二句言靈帷臥席，空留下死者遺影，舊居梁宇，與子永訣。

〔11〕善注：『《尚書》：王曰：雖有周親，不若仁人。孔安國曰：周，至也。王逸《楚辭注》曰：凑，衆也。《論語》：子曰：有朋自遠方來。』良注：『皆奔遠至，來此相送。』凑，聚也。』此二句言至親聚集奔喪，友朋遠來送行。

〔12〕善注：『《毛詩》曰：乘其（四旗，四旗翼翼。又曰：駕彼）四駱，載驟駸駸。有騏。毛萇曰：蒼白曰騏也。』向注：『親友之車馬也。翼翼，車輕貌。飛，馳也。駸駸，馬奔貌。策，捶也。騏，良馬名。』此二句承前二句寫親友途中奔喪之狀。言其駕着輕車，舉鞭策馬，飛馳而至。

〔13〕善注：『《漢書》曰：天子按轡徐行。阮瑀《七哀詩》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翰注：『遵，德也。草木叢生曰薄。子，謂亡者，謂墳墓一閉，無復見明，故云長夜臺。』止，控制。《詩・大雅・皇矣》：『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祐。』毛詩傳：『按，止也。』轡，馬轡。《玉篇》：『轡，馬轡也。』《釋名・釋車》：『轡，弗也。牽引弗戾，以制馬也。』遵，循。《詩・周南・汝墳》：『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毛詩傳：『遵，循也。』長夜臺，喻墓室，古人擇墓地選擇高處，故曰臺也。白居易《唐太原白氏之殤墓銘》：『念爾九歲逝不迴，

埋魂閟骨長夜臺。』此二句言衆親友循着林間，按轡徐行，送死者至黑暗的墓室。

〔14〕善注：『杜預《左氏傳》曰：櫬，棺也。楚鎮切。《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濟注：『送者詞也，言疇昔游從之時矣。櫬，棺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五十六：『陸善經曰：送者言思念疇昔游從之時。』疇昔，往日。《左傳·宣公二年》：『羊斟曰：疇昔，猶前日也。』上四句言親友呼喚哭泣，今日之事，我為政。』杜預注：

〔15〕濟注：『《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若此之念，猶足可收，萬世永絕，安可思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五十六：『陸善經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猶足收，言雖經久，時會收盡，猶可相見，死則萬世永絕，安可思也。』收，止息。應璩《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三秋，一日三秋之思，猶有停息之時，萬世永絕，思念豈可終止。

死者不能聞知，念及昔日之遊，如今生離死別，只能在棺檟之側歎息無已。

〔16〕善注：『臣瓚《漢書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殉或為殞。』良注：『欲以身殉子，亡沒甚易，獨救子不能致焉。』《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五十六：『陸善經曰：殞歿從子，身則易亡，以此救子，終非所能也。』此二句言即使以身殉葬，自己死亡雖易，使死者復活卻非己所能。

〔17〕善注：『劉表《與袁譚書》曰：聞之哽咽，若存若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從橫。』向注：『含言，欲言也。哽咽，悲哀貌。流離，淚散見。』哽噎，同哽咽。此二句言欲言而哽

咽難語，揮淚而淚流縱橫。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曰：「勿歡且聽，已成恆規。來緒舒緩，便覺生動不羣。「呼子」二句幾於至哀無淚，故彌覺彌佳。「殉沒」二句，寫送死者，荒荒亂亂，忙迸一團光景。旋用又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夙駕」六句，寫送死者，荒荒亂亂，忙迸一團光景。旋用挽歌郎口喝斷，作一波瀾。然後即挽歌郎口中代說生人送死一段，極痛極哀之情，死者泯然不知，為可悲耳。」

二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1〕。素駿佇轜軒，玄駟驚飛蓋〔2〕。哀鳴興殯宮，迴〔二〕遲悲野外〔3〕。魂輿〔三〕寂無響，但見冠與帶〔4〕。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旆〔四〕〔5〕。悲風徽〔五〕行軌，傾雲結流靄〔六〕〔6〕。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7〕。

【校勘】

〔一〕「玄」，《北堂書鈔》卷九十二作「白」。又「驚」，《北堂書鈔》卷九十二作「挈」。

〔二〕「迴」，《北堂書鈔》卷九十二作『徘』。

〔三〕「魂輿」，六臣本作『魏輿』。形近而誤。

〔四〕「旆」，《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五十六作『旂』。

〔五〕「徽」，《北堂書鈔》卷九十二作『激』；《文選集注》卷五十六、六臣本注曰：『五臣作鼓』；善注：『或作鼓。』《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五十六亦作「鼓」；文選集注彙存》卷二十七作「鼓」。

〔六〕「傾雲」，《北堂書鈔》卷九十二作『仰靈』。又『靄』，《北堂書鈔》卷九十二、《樂府詩集》卷二十七、《文選集注》卷五十六並作『藹』。

【注釋】

〔1〕善注：『《長門賦》曰：涕流離而從橫。《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翰注：『泰，通也。』泰，安適，安寧。《莊子・庚桑楚》：『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經典釋文》卷二十八：『謂器宇閑泰則靜定也。』此二句言思念逝去親友，淚流縱橫，內心悵然失落，神情恍惚。

〔2〕良注：『驂，駕也。玄駟，四馬也。輀車，喪車也。佇，立。驚，馳也。皆葬之儀注也。』此二句言白色靈車，黑馬駕之，有時佇立，有時疾馳。

〔3〕善注：『《儀禮》曰：遂適殯宮。』向注：『興，起也。廻遲，廻轉。遲，留也。』此二句言在

哀鳴聲中，殯車啓駕，悲傷哭聲，回蕩於野外。

〔4〕善注：『周遷《輿服志》曰：禮葬有魂車。《儀禮》曰：魂輿，魂車也，中有平生冠帶也。』銑注：『魂輿，生時將行陳駕，今時謂之魂車也。』此二句言靈車死寂無聲，只見死者生前冠帶，徒增傷感。

〔5〕善注：『《禮記》曰：孔子為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周禮》曰：大喪供銘旌。』向注：『明器皆象平生所服御者。長旌，銘旌也。誰為旆者，言為亡者之旆。』《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五十六：『陸善經曰：誰為旆，言為誰設也。』銘旌，靈柩前的旗幡，又謂之銘。用士則稱顯考顯妣；另紙書題者姓名，以旌加予柩上。旆，旗幡。

〔6〕善注：『曹植《仲雍哀辭》曰：陰雲回于素蓋，悲風動而扶輪。《爾雅》曰：徽，止也。或作鼓。軌，車也。結，猶積也。《文字集略》曰：靄，雲雨狀也，靄與靄古字同。』翰注：『悲風者，聽風有似助悲，故云悲風。鼓，擊也。哀響震雲，有以傾側，故曰傾靄蓋也。傾，謂雲傾側也。』此二句言風聲猶帶悲傷，鼓擊行進的靈車，哀聲聚集，仿佛天空流動的雲雨。

〔7〕善注：『秦嘉詩曰：振策陟長衢。曹植《感節賦》曰：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陸善經曰：言風雲助悲慘也。』

《毛詩》曰：駕言出遊。』濟注：『振，舉。靈丘，墓也。遊，往也。言從此一往，無復還期也。』此二句言舉鞭策馬直指墳墓，靈車駕去，從此消逝于人寰。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曰：『「魂輿」四句生動。』又吴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曰：『「此送死既畢，而生者各歸也。」』

三

重皐何崔嵬，玄廬窅其間〔1〕。旁薄〔一〕立四極，穹隆放蒼天〔二〕〔2〕。側〔三〕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四〕〔3〕。往有反〔五〕歲，我行無歸年〔5〕。昔居四民〔七〕宅，今託〔八〕萬鬼鄰〔6〕。七尺軀〔九〕，今成灰與塵〔7〕。金玉素〔一〇〕所佩，鴻毛〔一一〕今不振〔8〕。饗螻蟻，妍姿永夷泯〔一二〕〔9〕。壽堂延魑魅〔一三〕，虚〔一四〕無自相賓〔10〕。螻蟻爾何怨〔一五〕，魑魅我何親〔11〕。拊心痛荼毒〔一六〕，永歎莫為陳〔12〕。

【校勘】

〔一〕『旁薄』，《初學記》卷十四、《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二、《樂府詩集》卷二十七、《七十二集》

本並作『磅礴』。古二詞同。

〔二〕『穹隆』，《初學記》卷十四、《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二並作『崇隆』；《樂府詩集》卷五十二作『穹崇』。金濤聲曰：『《文選》善注引《太玄經》：「天穹隆而周乎下。」似當作穹隆。』。又『放』，《樂府詩集》卷二十七、《初學記》卷十四、《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二並作『效』；《文選集注彙存》卷五十六即作『穹隆』。《樂府詩集》卷二十七又注曰：『一作效』。又『蒼天』，《文選集注》卷五十六作『倉天』。

〔三〕『側』，《樂府詩集》卷二十七、《初學記》卷十四作『縣』。古二字通。

〔四〕『懸』，《初學記》卷十四、《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二並作『縣』。

〔五〕『廣』，《初學記》卷十四、《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二並作『廣』。

本並作『壙』。六臣本注曰：『五臣作壙。』《七十二家集》本又注曰：『五臣作廣。』又『宵』，《文選》卷二十八作『霄』。又『寥』，《初學記》卷十四作『遼』。

〔六〕『反』，六臣本注曰：『五臣作返。』古二字通。

〔七〕『民』，《初學記》卷十四、《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二並作『人』。或唐人避諱。

〔八〕『託』，《初學記》卷十四、《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二並作『為』。

〔九〕『軀』，《初學記》卷十四、《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二並作『體』。

〔一〇〕『素』，《初學記》卷十四、《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二、《樂府詩集》卷二十七並作『昔』。

〔一一〕『鴻毛』，《初學記》卷十四作『為毛』。

〔一二〕『妍姿』，《初學記》卷十四作『形骸』；《文集》、《六朝詩集》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氓』。《文選》卷二十七作『妍骸』。又『泯』，《文集》、《初學記》卷二十八、《初學記》卷十四、《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二、《樂府詩集》卷二十並作『泯』。今據改。

〔一三〕『魑魅』，《初學記》卷十四誤作『歲我』。又『魑』，《文選》卷二十八、《文選集注》卷五十六作『螭』。古二字通。

〔一四〕『虛』，《初學記》卷十四作『行』。

〔一五〕『怨』，《初學記》卷十四作『怒』。

〔一六〕『拊心』，《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二作『撫心』。《初學記》卷十四作『紊』。形近而誤。

【注釋】

〔1〕善注：『曹植《曹喈誄》曰：痛玄廬之虛廓。』向注：『重阜，重岡阜也。崔嵬，高貌。玄廬，謂墓也。窴，藏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五十六：『陸善經曰：本以此篇為第三首，上詩為第三首，考其詩意，當以《文集》為善。此二句言重疊的山岡何其高峻，而死者墳丘將深藏其間。

〔2〕善注：『《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太玄經》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天裹地。』銑注：『旁薄，地之形也；穹蒼，天之形，於壙中儀象天地也。四極，四方也。蒼天，青天也。』旁薄，廣博。《荀子・性惡》：『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薄而無用。』《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五十六：『陸善經曰：四極，四角也。』穹隆，中高而四周低之狀。張衡《西京賦》：『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于桂宮。』善注：『穹隆，長曲貌。』放，仿效。《後漢書・班固傳》：『據坤靈之正位，放太紫之圓方。』《廣雅・釋詁》：『放，效也。』此二句言墓室之下，象徵廣博大地立於四極，墓室之上，以穹隆之狀仿效蒼穹天宇。

〔3〕善注：『古之葬者於壙中，為天象及江河。』《史記》曰：始皇治驪山，以水銀為江河。上具天文。《天官星占》曰：東井，一名天井。』濟注：『壙中又作陰溝、天井，故亡者側聽臥觀之。』《玄醴騰涌於陰溝。《史記》曰：始皇治驪山，以水銀為江河。上具天文。《天官星占》曰：東井，一名天井。』濟注：『壙中又作陰溝、天井，故亡者側聽臥觀之。』涌，謂波涌也。懸者，在於上如懸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五十六：『陸善經曰：皆曠中所有此已下並為亡者之意也。』此詩以下數句皆為詩人懸想死者之辭。此二句言側耳傾聽墓室之陰溝流水，如江河之波涌，臥觀墓室之天象，如天井懸於空中。

〔4〕善注：『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翰注：『宵暮，皆夜，謂壙中也。寥，深。廓，空也。安可晨，不可見明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五十六：『陸善經曰：廣宵大

暮，皆謂衆壤之中也。』廣，五臣作壙，古二字通。《孔子家語・困誓》：『自望其廣，則睪如也。』王肅注：『廣宜為壙。』寥廓，曠遠。《楚辭・遠遊》：『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洪興祖補注：『師古云：寥廓，廣遠也。』大暮，猶長夜。詳《歎逝賦》注。此二句言漫漫長夜何其曠遠，豈可再見天明。

〔5〕善注：『《呂氏春秋》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對曰：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之。高誘曰：行，謂即(卻)世也。』向注：『生人往問之，皆返其家。死者一去，無歸生也。』此二句言生人出門皆有返歲，獨我遠行再無歸年。

〔6〕善注：『《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海水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東北痩枝名曰鬼門，萬鬼所聚。』此二句言昔日居於人間之民宅，今卻託身于萬鬼之鄰。

〔7〕善注：『《淮南子》曰：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韓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土。李尤《九曲歌》曰：肥骨消滅隨塵去。』此二句言昔日是七尺之身軀，如今卻化為灰塵。

〔8〕善注：『《漢書・郊祀歌》曰：曳珂鍚，佩珠玉。鄭玄《喪服注》曰：素，故也。鴻毛，喻輕也。《燕丹子》曰：死有輕於鴻毛。』良注：『素，音(昔)。振，舉也。如金玉之珍，昔者所佩服；如鴻毛之輕，今不能勝舉。』《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五十六：『陸善經曰：言昔能

佩金與玉，今不能振舉鴻毛也。』此二句言昔日素佩金玉，而今鴻毛亦不可舉。

〔9〕善注：『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弟子曰：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爾雅》曰：泯，盡也。』向注：『豐肌妍骸，平生之美好也。今以此饗食螻蟻，長為夷滅了。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廣雅》曰：夷，滅也。螻蟻，土中蟲名。』此二句言豐滿肌膚成為螻蟻美餐，美好骸骨亦永遠夷滅了。

〔10〕善注：『《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左氏傳》曰：王孫滿對楚子曰：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杜預曰：魑，山神，獸形。魅，怪物也。《周禮》曰：王孫滿對楚子曰：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杜預曰：魑，山神，獸形。魅，怪物也。《周禮》曰：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鄭玄曰：賓，賓客，其賢者也。』翰注：『壽堂，祭祀處。言祭祀之處，獨魑魅與虛無相延為賓主。魑魅，邪鬼也。』《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卷五十六：『陸善經曰：壽堂，祠神堂也。虛無空寂，自相為賓，言無象也。』虛無，指無形魂魄。《爾雅·釋詁》：『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間也。』郭璞注：『孔穴延魄，虛無皆有。』此二句言祭祀之處獨延請魑魅，無形之魂魄成為賓主。

〔11〕濟注：『陸善經曰：怨，謂見食；親，謂延之也。』此二句言螻蟻何怨，而饗食於我；魑魅何親，而憑附於我。』《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五十六：『陸善經曰：怨，謂見食；親，謂延之也。』此二句言螻蟻無怨，何以食我軀，魑魅無何以附我身？

〔12〕善注：『《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又曰：假寐永歎。』向注：『皆假亡者詞也。荼毒，苦也。』郭璞注：『謂椎胸也。』此二句言撫膺長歎，內心充滿苦痛，無法向人訴說。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此首更條暢。「昔居」四句，壯激不及士衡常調。』又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送人既歸，又代死者作自嗟自歎之詞。眞是空中樓臺，而搆詞奇麗絕倫。』

【集評】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卷上《文章》：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為生者悼往苦哀之意，陸平原多為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既無，此例又乖，製作本意。

〔明〕陸時雍《古詩鏡》卷九：長哭大慟，然而不悲，無情故也，更病太甚。凡過飾則損眞，好盡則傷雅，故道貴中和，詩歸風雅。

〔明〕史鑑《西村集·挽歌序》：或曰挽歌何始也？始於田橫也。何始於橫？橫為高帝所徵，至尸鄉自殺，其從者奉首至漢宮，哀不敢哭，故為歌以寄其情焉。後因廣之為挽歌也。某曰：不然。《左傳》之載虞殯，莊子之言紼謳，是皆在橫之前。然則非始於橫也，明矣。蓋古之送葬，必有執紼，為人用力不齊，故為歌音以促急之，此挽歌之始也。

漢李延年分為二曲，曰《薤露》、《蒿里》。《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下至魏繆熙伯、晉陸士衡、陶淵明，競為《挽歌》，大槩皆哀人命之短促，述死亡之悲苦，叙喪葬之儀情至。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七：陸士衡《挽歌詩》『卜擇』首，按：虞殯，本謂啓殯將虞之歌，此為得其本意也。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二十九：《詞林》：海錯鯖車，喪車也。殯則謂之鯖車，葬則謂之柳車。陸士衡詩注：『輿棺之車，其蓋曰柳。』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三首并极悲凄。

〔清〕吴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上首）莊子曰：『死生亦大矣。』故古人立教，必假生死二字為柄。儒教修生，景教修死。總之，死生皆命於天，但人知生為天之嘉命，而不知死亦天之嘉命。卜擇吉地，出於堪輿家；卜擇吉日，出於陰陽家。此亦流俗不經之事。然而聖人不禁，賢者不免，蓋以天之嘉命，全在於此，必如全而歸，方得不辱此嘉命。

百年歌十首〔1〕

【題解】

《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三《百年歌》下注曰：『晉王道沖、陸機並作。』可見，陸機是較早作此歌者。歌辭蓋取《古詩十九首》『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之意。此詩從人生十歲寫至百齡，少年的事業，中年的事業，老年的衰朽，依次寫來，揭示了生命由朝花走向輝煌再走向衰歇的全部過程。此詩雖取當時曲調，然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對人生功名事業的強烈渴望和浪漫遐想；二是浸透着年華老去無可奈何的生命意識。從整體上說，突出生命的自然過程，不見現實的殺戮與血腥，風格輕盈，語淺情深，與晚期覆國亡家，目睹血腥屠戮之後，對生命的朝花夕逝之感，風格凝重，吞吐繁縟，大有別也。故當為早期所作。另有趣味的是，『清酒漿炙奈樂何』，本是樂曲襯音，然在此詩賦有實在意義，故於『七十時』後四章則不復歌也。人生至是，徒有軀殼，歡樂已逝矣。

一十時，顏如蕣華曄有暉，體如飄風行如飛〔2〕。變彼孺子相追隨，終朝出遊薄暮歸，六情逸豫心無違〔3〕。清酒漿〔一〕炙奈樂何，

漿炙奈樂何〔4〕。

【校勘】

〔一〕『漿』，《藝文類聚》卷四十三作『將』。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案曰：『「清酒漿炙」，均為不辭。』逯說未確。《儀禮・公食大夫禮》：『無尊飲酒漿，飲俟于東房』。鄭玄注：『飲酒，清酒也。漿，飲酸漿也。』可證炙」，謂以酒進炙也。本集、《詩紀》作「清酒將此爲『清酒漿』連用也。

【注釋】

〔1〕《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三：『《古今樂録》：晉宋已後歌曲，有《淫豫歌》、《楊叛兒歌》、《扶風歌》、《百年歌》、《白日歌》、《九曲歌》、《採葛婦歌》、《桃葉歌》、《同聲歌》、《子夜歌》、《上聲歌》、《白紵歌》、《襄陽白銅鞮歌》、《前溪歌》、《歎聞歌》、《碧玉歌》、《詩・鄭風・有女同車》：『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毛詩傳：『舜，木槿也。』舜與蕣同。曄，繁盛貌。宋玉《神女賦》：『曄乎如花，溫乎如瑩。』善注：『《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蕣華。曄，盛貌。』飄風，喻行如風之輕颺迅疾。

〔2〕顏如蕣華，喻容顏如木槿花之美。《詩・鄭風・有女同車》：『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毛詩傳：『舜，木槿也。』舜與蕣同。曄，繁盛貌。宋玉《神女賦》：『曄乎如花，溫乎如瑩。』善注：『《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蕣華。曄，盛貌。』飄風，喻行如風之輕颺迅疾。《詩・小雅・何人斯》：『彼何人斯，其爲飄風。』毛詩傳：『飄風，暴起之風。』鄭玄箋：『何人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此三句言年齡十歲，容顏如花，光彩照人，行時四體如飄風，輕颺迅疾。

〔3〕孌，美。《詩・邶風・泉水》：『孌彼諸姬，聊與之謀。』毛詩傳：『孌，好貌。』終朝，整個早晨。《詩・小雅・采綠》：『終朝采綠，不盈一匊。』毛詩傳：『自旦及食，時爲終朝。』薄，迫近也。《書・益稷》：『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孔安國傳：『薄，迫也。』六情，①指人之六種情感。《韓詩外傳》卷五：『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又《弘明集》卷十三：『六情，一名六衰，亦曰六欲，謂目受色，耳受聲，鼻受香，舌受味，身受細滑，心受識，識，識者，即上所謂識陰者也。』②指人之六種情感。《儀禮疏》卷十三：『心者萬慮之揔，喜怒喪樂好惡六情。』逸豫，逸樂，安樂。《詩・小雅・白駒》：『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毛詩傳：『爾公爾侯邪，何爲逸樂無期？』此三句言因為美貌，使稚子追隨，一早出遊，日暮而歸，隨心所欲，放縱情感。

〔4〕清酒，新釀之酒。《詩・小雅・信南山》：『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鄭玄箋：『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又《儀禮・士冠禮》鄭玄注：『玄酒，新水也。』漿，類酒的飲品。《詩・小雅・大東》：『或以其酒，不以其漿。』又《儀禮・公食大夫禮》：『無尊飲酒漿，飲俟于東房。』鄭玄注：『飲酒，清酒也。漿，飲載漿也。』炙，烤肉。《詩・小雅・瓠葉》：『有兔斯首，燔之炙之。』《說文》：『炙，炮肉也。』此二句言且飲酒漿，食肥甘，不及時行樂又該如何呢？

此詩首章言少年時容顏如花，四體矯捷，活潑天眞，縱情適意，無拘無束。

二十時，膚體彩澤〔一〕人理成〔1〕。美目淑貌灼有榮。被服冠帶麗且清〔2〕。光車駿馬遊都城，高談雅步何盈盈〔3〕。清酒漿炙奈樂何，清酒漿炙奈樂何。

【校勘】

〔一〕「膚體彩澤」，《藝文類聚》卷四十三作「膚彩津澤」。

【注釋】

〔1〕人理，成人之道。揚雄《蜀都賦》：「若乃卓犖奇譎，俶儻罔已，一經神怪，一緯人理。」此句言年齡二十，肌膚四肢，光彩潤澤，已經成人，

〔2〕美目，黑白分明之目。《詩・衛風・碩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毛詩傳：「盼，黑白分明之目。」《詩・周南・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詩傳：「淑，善。」灼，花盛貌。《詩・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毛詩傳：「灼，華之盛也。」榮，草木之花。《楚辭・橘頌》：「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被服，猶身披華美之服。曹植《閨情二首》：「有一美人，被服纖羅。妖姿艷麗，若翥若春華。」

冠帶，束髮戴冠，佩結綬帶。《儀禮・士冠禮》鄭玄注：『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史記・魏世家》：『唐雎曰：夫魏萬乘之國也，然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顧文章清麗。』此二句言眼睛美麗，姿容賢淑，猶如盛開之花。身著華美之服，束髮而佩冠帶，何其清麗。

〔3〕光車，華美之車。崔祐甫《廣喪朋友議》：『權厚矣，固當緩步闊視，光車美服，爲貴爲達而已矣。』遊都城，指入都宦遊。《漢書・段會宗傳》：『谷永曰：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高談，高遠的議論。徐幹《中論・譴交》：『擲目指掌，高談大語。』雅步，閑雅步履。陸雲《爲顧彥先贈婦二首》：『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善注：『雅，閑雅，謂妖麗也。』盈盈，形容步履端莊輕盈。《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良注：『盈盈，端麗貌。』此二句言駕御駿馬美車，宦遊都城，議論高遠，步履閑雅輕盈。

一二章言弱冠之年衣著華美，束髮冠帶，駿馬美車，宦遊都城，議論高遠，步履閑雅輕盈。

三十時，行成名立有令聞〔1〕。

力可扛鼎志干雲，食如漏巵氣如

熏〔2〕。　辭家觀國綜典文，高冠素帶煥翩紛〔3〕。　清酒漿炙奈樂何，清酒漿炙奈樂何。

【注釋】

〔1〕行成名立，意謂修身齊家而入世，名立于後代。《孝經・廣揚名章》：『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内而名立於後世矣。』又《論語・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令聞，美譽。《詩・大雅・文王》：『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鄭玄箋：『令，善；亹亹，勉勉，善哉。其善聲聞。』此二句言三十而立，修身齊家，忠君治國，美譽遐邇，名垂後世。

〔2〕力可扛鼎，力量可舉起金鼎，形容力氣大。《漢書・項籍傳》：『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干雲，高觸雲端，形容志氣高漲。張衡《西京賦》：『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岩岩。』薛綜注：『干，犯也。』濟注：『干，觸也，言高觸雲霧。』卮，同卮，圓形酒器。食如漏卮，飲食如灌於無底之酒器，形容食量大。曹植《與吳季重書》：『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卮。』熏，如火之灼人。《詩・大雅・雲漢》：『我心憚暑，憂心如熏。』毛詩傳：『熏，灼也。』氣如熏，形容意氣旺盛如火。此二句言此時力可舉鼎，志氣入雲，飲食如灌漏卮，意氣如火旺盛。

〔3〕觀國，即觀國之光，喻入朝居官。《易・觀》：『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王弼注：『居觀之時，最近至尊，觀國之光者也。居近得位，明習國儀者也。故曰利用賓于王也。』綜，統

理。司馬遷《報任安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典，《爾雅·釋言》：『經也。』高冠，高高的冠冕，此指武將所服之冠。范曄《後漢書·宦者傳論》：『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闥。』向注：『高冠長劍，武夫之服。』素帶，素帶曳長飄，華纓結遠埃。』善注：『《禮記》曰：大夫所佩之帶。鮑照《放歌行》：『素帶曳長飄，華纓結遠埃。』善注：『《禮記》曰：《詩·大雅·桑柔》：『遙而望之，煥若隨珠耀重川。』翩，舒展飄忽。潘岳《安石榴賦》：『四牡騤騤，旗旐有翩。』孔穎達疏：『翩是旌旗行而舒展之貌。』紛，盛貌。《楚辭·離騷》：『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王逸注：『紛，盛貌。』此二句言辭別故鄉，入朝居官，綜理經典；高高冠冕，潔白綬帶，鮮明照人，舒展飄忽。

三章言而立之年體格強壯，志氣干雲，辭家為官，美譽遐邇。

四十時，體力克壯志方剛〔1〕。跨州越郡還帝鄉，出入承明擁大瑞〔2〕。清酒漿炙奈樂何，清酒漿炙奈樂何〔一〕。

【校勘】

〔一〕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案曰：『此首當缺一句。』逯說無據。從詩意看，此詩完整。

【注釋】

〔1〕克，能。《詩・大雅・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毛詩傳：『克，能也。』志，猶志氣，志向與氣量。《孟子・公孫丑上》：『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趙岐注：『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爲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剛，堅毅，與『柔』相對。《論語・公冶長》：『吾未見剛者。』鄭玄注：『剛，謂強志不屈撓。』此二句言年齡四十，體力強盛，志氣剛毅。

〔2〕跨州越郡，意謂封爵之地跨越州郡。曹冏《六代論》：『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城。』帝鄉，皇帝所居之所。《後漢書・劉隆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此指京都。承明，漢宮殿名。《三輔黃圖》卷三：『未央宮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班固《西都賦》序云：內有承明著作之庭，即此也。』此泛指宮廷。應璩《百一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瑞，漢代武官的冠飾。《續漢書・輿服志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瑞，附蟬為文，貂尾為飾。』此二句言勳業卓著，封地跨州越郡，回到朝中，出入於宮廷，身著飾有玉瑞之官服。

四章言年入不惑，體壯志剛，建立輝煌功業。

五十時，荷旄仗節鎮邦家〔1〕。鼓鐘嘈囋趙女歌，羅衣綷縩金翠

華，言笑雅舞相經過〔2〕。清酒漿炙奈樂何，清酒漿炙奈樂何。

【注釋】

〔1〕荷旄仗節，手持節旄。《漢書・蘇武傳》：『單于徙武北澤上，武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李賢注：『節所以為信也。以竹為之，柄長八尺，旄牛尾為其眊三重。』郝立權《陸士衡詩注》：『今漢使擁節，凡行者必持節以示信。其上綴毛以為飾。』邦家，國家。《詩・周頌・載芟》：『有飶其香，邦家之光。』鄭玄箋：『芬香之酒醴，享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此二句言年齡五十，手持朝廷節旄，鎮守國家。

〔2〕嘈囋，輕浮豔冶之聲。見《文賦》注。趙女，趙國之女。張衡《南都賦》：『於是齊僮唱兮列趙女，坐南歌兮起鄭舞。』善注：『齊趙，二國名也。楊惲《書》曰：婦，趙女也。』趙女以善歌而聞名，故泛指善歌之女。綷，五色。左思《吳都賦》：『孔雀綷羽而翱翔，山雞歸飛而來棲。』向注：『五色曰綷。』綷，鮮明貌。《詩・小雅・伐木》：『於粲灑掃，陳饋八簋。』毛詩傳：『粲，鮮明貌。』翠華，以翠羽為飾之旌旗。司馬相如《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善注：『翠華，以翠羽為葆也。』言笑，言笑晏晏之省略。《詩・衛風・氓》：『總角之宴，言笑晏晏。』毛詩傳：『晏晏，和柔也。』雅舞，原指郊廟之歌舞。《樂府詩集・舞曲歌辭》曰：『自漢以後，樂舞寖盛，故有雅舞，有雜舞。雅舞用之郊廟朝饗，雜舞用之宴會。』後泛指配合雅樂之歌舞，此指優雅之舞姿。經過，謂觀賞美妙之歌舞。阮

籍《詠懷詩》：『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良注：『漢都，咸陽也。趙李並善歌舞，故託以經過也。』此三句言在鼓樂聲中，歌女唱輕浮豔冶之歌，身著絢麗之羅衣，頭戴翠羽首飾，言笑輕盈柔和，舞姿優雅，如趙李之美妙。

五章言天命之年，功成名就，成爲國之棟樑，聲色歌舞，享樂人生。

六十時，年亦耆艾業亦隆〔1〕。駿駕四牡人紫宮，軒冕納那〔一〕翠雲中，子孫昌盛家道豐〔2〕。清酒漿炙奈樂何，清酒漿炙奈樂何。

【校勘】

〔一〕「納那」，《七十二家集》本、《詩紀》卷二十四作『婀那』。小萬卷樓叢書本作『阿那』。古並同。

【注釋】

〔1〕耆艾，泛指老者。《禮記・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鄭玄注：『艾，老也；耆，至也。至老境也。』《詩・周頌・閟宮》：『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隆，盛。《前漢紀・孝昭皇帝紀》：『上及唐虞之隆，下及殷周之盛。』此句言年至六十，亦至老境，然功業隆盛。

〔2〕駿駕四牡，猶言以四馬駕車，古之諸侯將朝于王，以四馬駕車而往。《詩・小雅・采

歡，攬形羞髮〔一〕獨長歎〔2〕。

七十時，精爽頗損膂力愆，清水明鏡不欲觀〔1〕。臨樂對酒轉無

六章言耳順之年，漸入老境，事業鼎盛，子孫昌盛，家道豐殷。

薇》：『載驂載駟，君子所届。』鄭玄箋：『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驂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又《詩·小雅·四牡》：『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詩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紫宮，喻朝廷。班固《西都賦》：『閑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善注：『《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漢書》曰：中宮天極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也。』軒冕，卿大夫車駕與冠服。《春秋繁露·服制》：『生則有軒冕榮，紱衮、壙襲之度。』納那，同阿那，盛貌。蕭子雲《玄圃園講賦》：『鑾納那而垂藻，笳和鳴以承簫。』又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黝儵、婀娜，皆茂盛之貌。』翠雲，喻車飾冠纓之盛，如天之彩雲。陸雲《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玄暉峻朗，翠雲崇靄。』冕弁振纓，服藻垂帶。』此三句言功成歸來，車駕四馬，拜見天子，入位藩臣，車飾冠纓之盛，猶如天上彩雲，子孫昌盛，家道豐殷。

【校勘】

〔一〕「形」，《詩紀》卷二十四注曰：「《集》作衣」。《詩紀》卷二十四注曰：「《集》作脩。」《藝文類聚》卷四十三、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脩」。又「羞」，《七十二家集》本注曰：「一作修。」

【注釋】

〔1〕精爽，猶言精神，精力。《左傳·昭公七年》：「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孔穎達疏：「精亦神也，爽亦明也，精是神之未著，爽是明之未昭。」齊力愆，齊臂之力已失。《尚書·秦誓》：「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孔安國傳：「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得此人而用之。」旅，通膂。愆，失也。清水明鏡，可以鑒形影者也。劉向《新序·善謀》：「夫草木之中霜霧，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遯也。」此三句言年至七十，精力不濟，膂臂無力。清水明鏡可以照見其蒼老的容顏，故不欲觀看。

〔2〕攬，通覽，看。《莊子·在宥》：「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羞，羞惡。《莊子·盜跖》：「皆以其利惑其眞，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此二句言面對音樂美酒轉而快快不樂，羞見自己衰朽的身體和如雪的白髮，獨七章言年至七十，精力衰損，容顏衰老，對酒無歡，覽鏡長歎。

八十時。明已損目〔一〕聰去耳，前言往行不復紀〔1〕。桑梓，安車〔二〕駟馬入舊里，樂事告終憂事始〔2〕。

【校勘】

〔一〕『目』，《藝文類聚》卷四十三無『目』字。

〔二〕『車』，《文集》作『居』。音同而誤。《藝文類聚》卷四十三、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車』。今據改。

【注釋】

〔1〕明，視覺清晰。聰，聽覺靈敏。《荀子·勸學》：『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前言往行，前人之言行。《易·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紀，通記。《列子·楊朱》：『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此三句言年至八十，視力已經損害，聽覺已不靈敏，前人之言行也不復記憶。

〔2〕致祿，歸還朝廷之俸祿。《國語·魯語下》：『子冶歸，致祿而不出，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韋昭注：『致，歸也。歸祿還采邑也。』傳曰：公冶致其邑。』桑梓，指父母所種植于住宅旁的桑梓。《詩·小雅·小弁》：『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毛詩傳：『父之所樹已。』東漢以來遂以代指故鄉。張衡《南都賦》：『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眞人南巡，睹舊里焉。』安車，老人所乘小車。《禮記·曲禮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

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鄭玄注：「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此三句辭去官職，歸還朝廷俸祿，乘小車，駕駟馬，回歸故鄉。從此而後，快樂已成過去，憂愁始伴殘生。

八章言八十之時，目聰衰損，記憶衰退，辭官歸鄉，已無復人生歡樂。

九十時，日告耽瘁月告衰，形體雖是志意非〔1〕。多言〔一〕謬誤心多悲，子孫朝拜或問誰〔2〕。指景玩日慮安危，感念平生淚交揮〔3〕。

【校勘】

〔一〕「多言」，《藝文類聚》卷四十三作「言多」。疑近是。

【注釋】

〔1〕耽，沉溺。《尚書・無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孔安國傳：「過樂謂之耽。」瘁，《爾雅・釋詁》：「病也。」郝立權《陸士衡詩注》：「志意，猶言精神。《禮記・樂記》：「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此三句言年至九十，日月流逝，告之耽樂已盡，體衰多病。形體雖存，精神已非昔日可比。

〔2〕此二句言語多謬誤，心多悲哀，子孫晨拜問安，或已不知是誰。

〔3〕指景，指日影，景，同影。曹植《文帝誄》：「感惟南風，惟以鬱滯。終於偕沒，指景自逝。」

玩日，猶言消磨時光。李羣玉《送魏珪覲》：《論語·憲問》：『林泉趣舊，翫日成癖。』平日影，消磨時光，時時憂慮生命安危，追念少年之時，不覺涕淚縱橫。

《論語·憲問》：『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何晏注：『孔曰：平生，猶少時。』此二句言手指九章言年已九十，耽樂已盡，體衰多病。言多謬誤，不識子孫，生命危淺，心多憂傷。

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四支百節還相患〔一〕〔1〕。日若濁鏡口垂〔二〕涎，呼吸嘲噰〔三〕反側難，茵褥滋味〔四〕不復安〔2〕。

【校勘】

〔一〕『四支百節還相患』，《藝文類聚》卷四十三作『四支百節即還相患』。疑有衍字。

〔二〕『若』，《詩紀》卷二十四作『苦』；又注曰：『一作若。』又『垂』，《草堂詩箋》卷二作『流』。

〔三〕『噰』，《七十二家集》本作『感』。

〔四〕『味』，《七十二家集》本作『咏』。

【注釋】

〔1〕盈數，此指百年。《左傳·莊公十六年》：『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數滿於十。』肌肉單，肌肉單薄。阮瑀《駕出北郭門行》：『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四支：即四肢。《易·坤》：『體美在其中，而

暢於四支。』百節，指全身關節。《說苑・談叢》：『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

上三句言，年至百歲，雖已登百年之壽，然肌肉萎縮，四肢關節交相疾患。

〔2〕嚬蹙，皺眉蹙額。王充《論衡・自然》：『薄酒酸苦，賓主嚬蹙。』此表示憂慮。反側，輾轉翻動。《詩・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毛詩傳：『反側，不正直也。』鄭玄箋：『反側，輾轉也。』茵褥，供坐臥的墊子。劉向《說苑・反質》：『而朱畫其內，繒帛為茵褥。』此三句言眼如渾濁之鏡，口流涎水，呼吸皺眉蹙額，翻轉十分艱難，茵褥之上，不復安逸。

十章言雖登百年，然肌肉萎縮，體衰多病，眼如濁鏡，口流涎水，呼吸急促，翻轉艱難，日不安逸。

【集評】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六十：《百年歌》，晉陸機作。言人生百年之苦樂也。

秋胡行〔1〕

【題解】

此詩蓋用古人樂府舊題，感慨人事萬端，吉凶難測，歎息運命無常，功名不立。所作時間

不可考，然此種感慨，非止歎己，亦寓時也，故當作於入洛之後，西晉內亂紛起之時。

道雖一致，塗有萬端〔2〕。吉凶紛藹，休咎之源〔3〕。人鮮知命，命未易觀〔4〕。生亦何惜，功名所歎〔1〕〔5〕。

【校勘】

〔一〕『歎』，《藝文類聚》卷四十一、《樂府詩集》卷三十六並作『勤』。

【注釋】

〔1〕《樂府詩集》卷三十六：『《西京雜記》曰：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遊宦。三年休，還家。其婦採桑於郊，胡至郊而不識其妻也。見而悅之，乃遺黃金一鎰。妻曰：妾有夫，遊宦不返，幽閨獨處三年，於茲未有被辱於今日也。採桑不顧，胡慚而退。至家，問妻何在？曰：行採桑於郊未返。既歸還，乃向所挑之婦也。夫妻並慚，妻赴沂水而死。《列女傳》曰：魯秋潔婦者，魯秋胡之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而說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今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曰：採桑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已矣。不願人之金。秋胡遂去，歸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嚮採桑者也。婦汙其行，去而東走，自投於河而死。《樂府解題》曰：後人哀而賦之，為《秋胡行》。若魏文帝辭云：

堯任舜禹，當復何為，亦題曰《秋胡行》。《廣題》曰：曹植《秋胡行》但歌魏德，而不取秋胡事，與文帝之辭同也。」

〔2〕道，天道，引申為事理，規律。《易·說卦》：「立天之道曰柔與剛；立地之道曰仁與義。」塗，道路，途徑。《易·繫辭下》：「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史記·禮書》：「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此二句言天道雖然一致，然人事紛繁萬端。

〔3〕紛藹，紛繁複雜。見《文賦》注。休咎，禍福。劉向《尚書大傳序錄》：「《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此二句言吉凶相倚相伏，紛繁複雜，禍福之源，皆由天道。

〔4〕鮮，少。《詩·王風·揚之水》：「終鮮兄弟，維予與女。」鄭玄箋：「鮮，寡也。」知命，①知天命。《論語·為政》：「五十而知天命。」《集解》：「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也。」②知人命。《論語·堯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集解》：「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此二句言人生難知天命，命運即不易看清。

〔5〕此二句言生命不足惜，只是功名不立，斯可歎也。

順東西門行〔1〕

【題解】

此詩取古曲，雖有及時行樂之意，然主旨仍在光陰流水，修身自律。詩言「世平」，可知此詩不可能作于東吳季世，或八王之亂後。蓋作于初入洛，西晉仍呈升平之時。

日出西門〔一〕望天庭，陽谷既虛崦嵫盈〔2〕。感朝露，悲人生，逝〔三〕者若斯安得停〔3〕。桑樞戒，蟋蟀鳴，我今不樂歲聿征〔4〕。迨未年莫及世〔三〕平，置酒高堂宴友生〔5〕。激朗笛，彈哀箏，取樂今日盡歡情〔6〕。

【校勘】

〔一〕『日出西門』，《樂府詩集》卷三十七無『日』字。

〔二〕『逝』，《樂府詩集》卷三十七作『遊』。

〔三〕『迨未年莫』，《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作『迨未有暮』。『世』，《樂府詩集》卷四十一、《七十二家集》本作『時』。

【注釋】

〔1〕《樂府詩集》卷三十七：『《古今樂録》曰：王僧虔《技録》：《西門行》，歌古西門一篇，今不傳。《樂府解題》曰：古辭云：出西門，步念之。始言醇酒肥牛，及時為樂；次言：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終言：貪財惜費，為後世所嗤。又有《順東西門行》為三、七言，亦傷時顧陰，有類於此。』

〔2〕西門，古代祭祀山川丘陵之門。《儀禮·覲禮》：『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此指出西門登丘陵以遠望。天庭，猶言天空。《楚辭·九思》：『乱曰：天庭明兮雲霓藏，三光朗兮鏡萬方。』王逸注：『天清則雲霓除。』陽谷，亦作湯谷、暘谷，日出之所。《淮南子·天文訓》：『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崦嵫，日落之所。《楚辭·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淵。』此二句言出西門登上丘陵，遠望天空，日離陽谷，迅疾行至崦嵫。

〔3〕朝露，比喻人生短暫。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此三句言感慨人生猶如朝露，逝去時光如西墜之日影，内心充滿無限傷悲。

〔4〕桑樞，意謂居於陋室，能學而修身。《世説新語·言語》：『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劉孝標注：『《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

不完，桑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毛詩傳：『蟋蟀，此取《蟋蟀》詩意，形容歲暮已至。《詩・唐風・蟋蟀》：『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毛詩傳：『蟋蟀，蟋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鄭玄箋：『蟋在堂，歲時之候。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復暇爲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耕事。』征，行也。《詩・召南・小星》：『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毛詩傳：『征，行。』此三句言以原憲安貧樂道、致學而修身警戒自己，然而轉眼歲暮已至，內心不樂。

〔5〕迨，及，趁着。《公羊傳・僖公二十二年》：『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迨其未畢濟而擊之。』杜預注：『迨，及。』莫，同暮。高堂，高大殿堂。《楚辭・招魂》：『翡帷翠帳，飾高堂些。』後指正屋。揚雄《蜀都賦》：『置酒高堂，以御嘉賓。』友生，朋友。《詩・小雅・常棣》：『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此二句言趁年歲未暮，時世清平，在高堂之上，置酒宴請生平好友。

〔6〕朗笛，高亢之笛聲。王勃《梓潼南江泛舟序》：『嘉餚旨酒，鳴弦朗笛，以補尋幽之致焉。』哀箏，低沉之箏聲。曹丕《與吳質書》：『高談娛心，哀箏傾耳。』此三句言吹奏高亢之笛聲，彈奏低沉之箏音，聊以取樂今日，極盡歡情。

【集評】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校（較）《鞠歌行》尤亮。

上留田行〔一〕〔1〕

【題解】

此詩歎息芸芸衆生汲汲奔走於世途，如輕舟之泛川，雷電之倏忽，寒暑相因，轉瞬即逝。故詩人感時悼逝，悽愴鬱結。由一己之情進而觀照宇宙人生，非止詩人，亦哲人也。此詩雖取古樂府，然有兩點不同：一是古辭五言，此詩六言。二是古辭寫其孤兒之悲，此詩寫人生之感悟。從形式到内容均為詩人之創新。詩作時間不可考，亦當為入洛後作也。

嗟行人之藹藹，駿馬陟原風馳〔2〕。寒往暑來相尋〔3〕。零雪霏霏集宇，悲風徘徊入襟〔4〕。輕舟汎川雷邁，寒往暑來相紓，感時悼逝悽如〔5〕。歲華冉冉方除，我思纏綿未

【校勘】

〔一〕《藝文類聚》卷四十一題下注曰：『平徵調。』

【注釋】

〔1〕《樂府詩集》卷三十八：『《古今樂録》曰：王僧虔《技録》有《上留田行》，今不歌。崔豹

《古今注》曰：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隣人為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注曰：《上留田》，《樂府廣題》曰：蓋漢世人也。云：里中有啼兒，慷慨不可止。」

〔2〕藹藹，衆多。《楚辭・九歎・逢紛》：「讒夫藹藹而漫著兮，曷其不舒予情。」王逸注：「藹藹，衆多貌也。《詩》云：藹藹王多吉士。」陟，登。《詩・周南・卷耳》：「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毛詩傳：「陟，升也。」原，高而平之地。庾信《周趙國公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日曜高原，高平曰隰，高平曰原。」此二句言嗟歎衆人汲汲奔走於世，猶如駿馬登上高原風馳一般。

〔3〕汎，同泛，浮也。《玉篇》：「汎，《說文》：浮貌。今爲汎濫字。」邁，疾行。《尚書・秦誓》：「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尋，追逐。張衡《西京賦》：「乃有迅羽輕足，尋影追括。」此二句言人生如輕舟泛於川上，如雷電倏忽消逝，寒往暑來，互相追尋。

〔4〕零雪霏霏，零，落也，霏霏，濃密貌。《詩・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毛詩傳：「霏霏，甚也。」徘徊，此形容風之迴旋舒緩。《楚辭・七諫・自悲》：「徐風至而徘徊兮，疾風過之湯湯。」此二句言大雪飄落，聚於屋宇，寒風淒冷，輕輕吹動衣襟。

〔5〕歲華，年初。謝朓《休沐重還道中》：「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翰注：「此心終願歲初

春酒熟，衣以初服，偃息於故居之門庭也。」此指年華。冉冉，漸漸。《楚辭・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善注：「冉冉，行貌。」向注：「冉冉，漸漸也。」除，去。《詩・唐風・蟋蟀》：「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毛詩傳：「除，去也。」纏綿，鬱結不解。《晉書・應詹傳》：「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紓，《廣雅・釋詁》：「解也。」此三句言青春年華正漸漸離去，我情思鬱結，難以化解，感傷時光消逝，內心淒然。

【集評】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一：六言詩體勁促，尤易入俗。靜秀安詳，此為首出矣。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分章用韵，別是一格。

隴西行

【題解】

此詩乃玄言，闡發守靜可以察微、因兆可以察事、因象可以察本的哲理。體制短小，理致深刻。首二句以「鏡」喻心靜而澄徹，以「煙」喻民動而紛扰，境界空靈，意韻悠遠，頗爲後世稱賞。「世鮮與賢」之感慨，亦當有感而發，非泛謂也。故亦當作於入洛之後。

我靜如〔一〕鏡，民動如煙〔2〕。事以形兆，應以象懸〔3〕。豈曰無才，世鮮興賢〔4〕。

【校勘】

〔一〕「如」，《文集》、《六朝詩集》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而」；《藝文類聚》卷四十一、《樂府詩集》卷三十七作「如」，今據改。

【注釋】

〔1〕《樂府解題》曰：古辭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始言婦有容色能應門承賓，次言善於主饋，終言送迎有禮。此篇出諸集，不入樂志。若梁簡文《隴西戰地》：但言辛苦征戰，佳人怨思而已。王僧虔《技録》云：《隴西行》歌武帝「碣石」，文帝「夏門」二篇。《通典》曰：秦置隴西郡，以居隴坻之西爲名，後魏兼置渭州。《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即其地也，今首陽山亦在焉。」

〔2〕靜，意謂守靜。《老子》十六章：「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王弼注：「以虛靜觀其反復。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唯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魏源《老子本義》：「致者，至其極也，虛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蓋萬物不入，則内心不出也。」又《淮南子·精神訓》：「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動」相對，《易·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魏源《老子本義》：「凡有起於虛，動起於

靜，故萬物雖並動，卒復歸於虛靜。』郝立權《陸士衡詩注》：『皆言靜能制動，民事萬端，在上者能臨之以靜，自可覽察無遺矣。』此二句言我守靜而心如明鏡，可以鑒人事紛紜如煙之微。

〔3〕形兆，意謂凡事可因形而見其微。《國語·晉語》：『公子重耳其人乎其魄，兆於民矣。』韋昭注：『魄，形也。兆，見也。』應，應驗。《易·比》：『不寧方來，上下應也。』象，《易·繫辭上》：『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韓康伯注：『兆見曰象，成形曰器。』郝立權《陸士衡詩注》：『言事必有先見之兆，兆必有應，能求之以幾微形象之間，則賢才不難舉矣。』此二句言凡事因其形可見其微，見其兆而察其本。

〔4〕鮮，少。《易·繫辭下》：『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興，生。《詩·小雅·沔水》：『我友敬矣，讒言其興。』郝立權《陸士衡詩注》：『詩之意蓋謂世非無才，賢不肖易見，在求以寂靜驗之事形而已。』此二句言世非無才，只是見其形兆而察其微的賢才寡矣。

【集評】

〔明〕唐汝諤《古詩解》卷十一：此戒世之求賢者，不當藉口于無人也。言我雖澄然不動，而民自煙起應之。此事理之常，無足怪者。然則世非無賢，特興賢者少耳。

〔明〕鍾惺、譚元歸《古詩歸》卷八：譚云：風草之言亦已奇矣。『民動如煙』寫出情。

狀，更使人輾然而笑。鍾云：偶然妙語，經思則失之。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起二句佳語。

〔清〕張玉穀《古詩賞析》卷十一：此表治世之略，而惜不用也。首二，民我雙提，形容動靜，造句特奇。中二，明以靜御動之方。後二，致懷才望用之慨。陸詩四言多平實鋪排，惟此簡峭，取之。

驾言出北闕行〔1〕

【題解】

此詩係擬《古詩・驅車上東門》。詩人見北闕外之山陵，青松茂盛，丘墓相連，由此念及死者与世人，天壤殊隔，轉而思考人生短促，處境艱危，仁智無補，求僊不得，只能歸之及時行樂也。詩作時間不可考，可能作于八王亂後，詩人進退失據之時。

駕言出北闕，躑躅遵山陵〔2〕。 長松何鬱鬱，丘墓互相承〔3〕。 念昔徂歿子，悠悠不可勝〔4〕。 安寢重冥廬，天壤莫能興〔5〕。 人生何所〔一〕

促，忽如朝露凝〔6〕。辛苦百年間，戚戚如履冰〔7〕。仁知〔二〕亦何補，遷化有明徵〔8〕。求僊鮮克僊，太虛不〔三〕可凌〔9〕。良會罄美服，對酒宴同聲〔10〕。

【校勘】

〔一〕「所」，《樂府詩集》卷六十一作「期」。

〔二〕「知」，《七十二家集》本作「智」。古二字同。

〔三〕「太虛」，《樂府詩集》卷六十作「大虛」。又「不」，《樂府詩集》卷六十一作「安」；《詩紀》卷二十四注曰：「一作安。」

【注釋】

〔1〕此為《雜曲歌辭》，《樂府詩集》除載陸機此詩，未見他載。《詩紀》卷三十七注曰：「按《藝文類聚》題下有「驅車上東門」五字，然則此擬作也。」

〔2〕駕言，駕車。言，語助詞。潘岳《悼亡詩》：「駕言陟東阜，望墳思紆軫。」翰注：「駕言陟東阜，當道直啓。」善注：「北闕甲第，當帝城之北。」張衡《西京賦》：「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善注：「躑躅，徘徊不進貌。江淹《別賦》：「遵彼汝墳，伐其條之北也。」躑躅同。」遵，循。《詩・周南・汝墳》：「遵彼汝墳，伐其條枚。」《說文》曰，蹢躅，住足也。蹢與躑同。

枚。』毛詩傳：『遵，循也。』此二句言從宮闕北門駕車而出，沿着山陵，徘徊不前。

〔3〕鬱鬱，茂盛也。《古詩·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善注：《楚辭·招魂》：『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此二句言山陵上松柏高大茂盛，松柏下墓丘相連。

〔4〕徂，往。《詩·衛風·氓》：『自我徂爾，三歲食貧。』鄭玄箋：『徂，往也。』歿，《玉篇》：『死也。今作沒。』悠悠，思念貌。《詩·邶風·終風》：『莫往莫來，悠悠我思。』鄭玄箋：『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思如字。』勝，自持。《說文》：『勝，任也。』此二句言念及往昔之死者，內心悠然而思，不能自持。

〔5〕重冥，猶長夜也。鮑照《挽歌詩》：『獨處重冥下，憶昔登高臺。』廬，指守墓小屋。《周禮·天官·冢宰上》：『大喪則授廬舍。』此指墓室。天壤，天地之間。繁欽《與魏文帝牋》：『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濟注：『壤，地也。』興，起。《詩·衛風·氓》：『夙興夜寐，靡有朝矣。』鄭玄箋：『常早起夜臥，非一朝然。』此二句言死者安息于墓室，與世人天壤殊隔，再不能起身回轉世間。

〔6〕促，迫促。《莊子·庚桑楚》：『天外冣者不可繫而捉。』《經典釋文》卷二十八：『崔作促，云迫促也。』朝露，形容人生短暫。曹植《贈白馬王彪》：『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倏忽之間，已消逝矣。

〔7〕百年，喻人生。《古詩・生年不滿百》：『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戚戚，憂懼。《孟子・公孫丑下》：『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遷化，指死。《漢書・李夫人傳》：『忽遷化而不返兮，魄放逸以飛揚。』徵，徵兆，跡象。《史記・周本紀》：『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此二句言仁義智慧，與人壽無補，隨物而化，亦有明顯徵兆。

〔8〕仁知，即仁智，仁義與智慧。《孟子・公孫丑下》：『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遷化，指死。《漢書・李夫人傳》：『忽遷化而不返兮，魄放逸以飛揚。』徵，徵兆，跡象。《史記・周本紀》：『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此二句言仁義智慧，與人壽無補，隨物而化，亦有明顯徵兆。

〔9〕鮮，《爾雅・釋詁》：『罕也。』郭璞注：『罕，亦希也。』克，《爾雅・釋言》：『能也。』太虛，上天，喻僊境。孫綽《遊天臺山賦》：『太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善注：『太虛，謂天也。』凌，乘，登。《楚辭・七諫・自悲》：『凌恆山其若陋兮，聊愉娛以忘憂。』王逸注：『凌，乘也。』此二句言求僊罕能成僊，僊境不可登也。

〔10〕良會，嘉宴。陳子昂《送別出塞》：『蜀山余方隱，良會何時同。』《玉篇》：『良，美也。』磬，用盡。《詩・小雅・蓼莪》：『餅之罄矣，維罍之恥。』毛詩傳：『罄，盡也。』酒羅衣。《古詩・驅車上東門》：『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同聲，指志同道合者。吳質《答魏太子》：『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善注：『《周易》曰：同聲相

應。」向注：「同聲，言俱謂然也。」此二句言得其嘉會，著紈素，舉美酒，以宴請同聲之友。

【附錄】

古詩・驅車上東門

驅車上東門，遥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凍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黄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僊，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玉臺新詠》卷六十一）

太山吟〔一〕〔1〕

【題解】

古曲《泰山吟》言人死，精魄歸於泰山，與《薤露》、《蒿里》同類。然此詩詮飾泰山高峻起伏，層雲鬱積，頗有氣勢；萬鬼、百靈，不惟無陰森之感，反而見其壯美。後二句寫詩人慷慨高吟楚聲，顯然有狐死首丘之意，包含詩人複雜的思鄉情緒。泰山在魯，與古齊地平原不遠，或是士衡太安二年（公元三〇二）做平原内史時過泰山而作。

太山一何高，迢迢造天庭〔2〕。
甫〔三〕亦有館，蒿里亦有亭〔4〕。幽塗〔四〕延萬鬼，神房〔五〕集百靈〔5〕。峻極周已〔一〕遠，曾雲鬱冥冥〔3〕。
太山側，慷慨激楚聲〔6〕。　長吟

【校勘】

〔一〕『太山吟』，《樂府詩集》卷四十一作『泰山吟』。
〔二〕『已』，《岱史》作『以』。
〔三〕『梁甫』，《岱史》作『梁父』。古二詞同。
〔四〕『塗』，《岱史》作『岑』。
〔五〕『房』，《岱史》作『方』。

【注釋】

〔1〕《太山吟》即《泰山吟》，《泰山吟》為《相和歌辭・楚調曲》。《樂府詩集》卷四十一：『《古今樂録》曰：王僧虔《技録》有《泰山吟行》，今不歌。《樂府解題》曰：《泰山吟》言人死精魄歸於泰山，亦《薤露》、《蒿里》之類也。』

〔2〕一何，何其。曹丕《芙蓉池作》：『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迢迢，遙遠。《古詩・迢迢牽牛星》：『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濟注：『迢迢，遠貌。』造，到。《廣韻》：『造，至

也。』天庭，猶言天空。《楚辭・九思》：『亂曰：天庭明兮雲霓藏，三光朗兮鏡萬方』王逸注：『天清則雲霓除。』此二句言泰山何其高峻，聳人遥遠天空。

〔3〕峻極，大；極，同駿極，高大至極。《詩・大雅・崧高》：『崧高維嶽，駿極於天。』毛詩傳：『駿，大；極，至也。』周，曲折。《詩・唐風・有杕之杜》：『有杕之杜，生於道周。』毛詩傳：『周，曲也。』《爾雅・釋親》：『孫之子爲曾孫。』郭璞注『曾，猶重也。』曾與層通。鬱，鬱結。《詩・秦風・晨風》：『駮彼晨風，鬱彼北林。』毛詩傳：『鬱，積也。』冥冥，幽暗。潘岳《悼亡詩》：『夢寐復冥冥，何由覿爾形。』善注：『冥冥，昧也。』此二句言泰山高大起伏，延伸遠方，層雲鬱積，幽深昏暗。

〔4〕梁甫，一曰梁父，泰山下之小山。《史記・秦始皇本紀》：『乃遂上泰山……禪梁父。』裴駰《集解》：『服虔注：梁父，泰山下小山。』張守節《正義》曰：『父音甫，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蒿里，即高里之誤。《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二月，禪高里，祠后土。』顏師古注：『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或呼為下里者也。』

字則蓬蒿之蒿。或者既見太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誤以高里為蒿里。』館、亭，此指祭祀鬼神之處。此二句言太山腳下之梁甫建有館閣，高里亦設亭臺。

〔5〕幽途，幽冥之路。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延，《廣雅・釋詁》：『遍也。』神房，泰山祭拜神靈之所。《太平御覽》卷三十九：『《尸子》曰：泰山之

中，有神房阿閣。』百靈，猶百神。班固《東都賦》：『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善注：『《周禮》曰：太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然天神曰神，地神曰祇也。懷柔百神。』此二句言幽冥之途遍是鬼魂，神房之中聚集衆神。

〔6〕慷慨，聲音激揚。曹植《箜篌引》：『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銑注：『慷慨，猶激烈，激越。《漢書・敘傳下》：『子絲慷慨，激辭納說。』楚聲，即南音，故鄉之音也。』《左傳・成公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人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杜預注：『南音，楚聲。』機為吳人，寄身洛陽，心思故鄉，故作南音。非漢《郊廟歌辭》之楚聲也。此二句言長吟于泰山之側，慷慨發激越之南音。

【集評】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正惟不作章法頓挫，反有餘情。有館有亭，如親見之。

櫂歌行〔1〕

【題解】

上巳乃古代重要節日，男女去水邊祓除不祥，嬉戲遊樂，《詩・鄭風・溱洧》為其發端。《韓詩章句》：『溱與洧，方渙渙兮。謂三月桃花水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此水招魂續魄，祓除不祥也。』魏晉以降，成為文人雅集的一種方式，故上巳之詩不絕於六朝。此詩所寫乃上巳日洛陽人去河川泛舟嬉遊之情景，是研究晉人生活與民俗的可貴材料。詩言『濯穢遊黃河』，為河洛之景。而詩境歡快承平，亦非衰世之作，故當作于入洛後、八王之亂前。

遲遲暮春日〔一〕，天氣柔且嘉〔2〕。元吉降〔二〕初巳，濯穢遊黃河〔3〕。龍舟浮鷁〔三〕首，羽旗垂藻葩〔4〕。乘風宣飛景，逍遙戲中波〔5〕。清唱，榜人縱〔四〕棹歌〔6〕。投綸沉洪川，飛繳入紫霞〔7〕。名謳激

覽》卷三十作『陸』。

〔三〕『鷁』，《玉燭寶典》卷三作『鴅』。

〔四〕『縱』，《詩紀》卷二十四注曰：『一作從』。

【注釋】

〔1〕《櫂歌行》屬樂府《相和歌辭・瑟調曲》。《技録》云：《櫂歌行》，歌明帝「王者布大化」一篇。或云左延年作，今不歌。沙東宮，更製歌，少異此也。《樂府解題》曰：晉樂奏魏明帝辭云「王者布大化」，備言平吳之勳。若晉陸機「遲遲春欲莫」，梁簡文帝「妾住在湘川」，但言乘舟鼓櫂而已。』

〔2〕遲遲，形容春日之和煦。《詩・豳風・七月》：『春日遲遲，采蘩祁祁。』毛詩傳：『遲遲，舒緩也。』暮春，三月。《論語・先進》：『暮春者，春服既成。』何晏《集解》：『包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柔，和。《管子・四時》：『柔風甘雨乃至。』房玄齡注：『柔，和也。』嘉，美。《詩・豳風・東山》：『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爾雅・釋詁》：『嘉，美也。』此二句言暮春三月，陽光和煦，天氣柔美。

〔3〕元吉，大福。《易・坤》：『黃裳元吉。』孔穎達疏：『元，大也。以其德能如此，故得大吉也。』隆，興盛。《前漢紀・孝昭皇帝紀》：『上及唐虞之隆，下及殷商之盛。』初已，上巳。《樂府詩集》卷八十：『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昭王溺於江漢，二女延娟、延娛，與王乘

舟，夾擁王，身同沒焉。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至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味，採蘭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沉水中。言蛟龍畏五色、金鐵，則不侵此食也。《後漢書·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注謂之禊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春者，蠢也。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論語》：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一說：云後漢有郭虞者，三日上巳產二女，二日中並不育，俗以為大忌。至此月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為祈禳自絜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灞水，亦斯義也。杜篤《祓禊賦》曰：王侯公主，暨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雒禊也。自魏不復用三日水宴者焉。《晉書》曰：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人以為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束晳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劒，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西京雜記》曰：漢宮三月上巳，張樂

於流水是也。晉宋已後，皆因之，至唐傳以為曲。』濯穢，洗滌污垢，即《後漢書・禮儀志》『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之意。此二句言上巳之節，熱烈隆盛，衆人游于黄河，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以求大福。

〔4〕鷁首，船首如鷁鳥。《淮南子・本經訓》：『龍舟鷁首，浮吹以娛。』高誘注：『鷁，大鳥也。』張衡《西京賦》：『浮鷁首，翳雲芝。』薛綜注：『船頭象鷁鳥。』羽旗，飾有翠羽之旗。《漢書・郊祀志》：『武帝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藻茀，文采花紋，蓋旗飾也。曹植《七啓》：『步光之劒，華藻繁縟，飾以文犀，雕以翠緑。』善注：『藻，文采也。』『茀，華也。』此二句言衆人或泛雕龍之舟，或乘刻鷁之船，舟船上垂掛飾有文采花紋的翠羽之旗。

〔5〕宣，揚。《左傳・昭公十二年》：『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杜預注：『宣，揚也。』景，日影。曹操《陌上桑》：『景未移，行數千。』壽如南山不忘愆。』逍遥，遊戲。《楚辭・離騷》：『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與。』王逸注『逍遥，遊戲也。』此二句言輕舟乘風，其影飛揚，衆人嬉戲，遊戲波中。

〔6〕名謳，猶言著名歌者。曹植《箜篌引》：『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激，激烈，激越。《漢書・敘傳下》：『子絲慷慨，激辭納說。』清唱，无伴奏而歌。王冏《長安有狹斜行》：『大婦裁舞衣，中婦學清唱。』榜人，船工。司馬相如《子虚賦》：『榜人歌，聲流喝。』善注：

『《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良注：『榜人，船人也。』棹，槳也。《玉篇》：『棹，同櫂，檝也。』此二句言名伶歌聲激越清美，船工亦縱棹而歌。

〔7〕綸，釣絲。《詩·小雅·采綠》：『之子於釣，言綸之繩。』洪川，大川。劉楨《黎陽山賦》：『自魏都而南邁，迄洪川以揭休。』繳，箭上絲繩。《孟子·告子上》：『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紫霞，猶言雲霞。江淹《燈賦》：『紫霞沒，白日沉。掛明燈，散玄陰。』此二句言投下的釣絲，沉於大川，射出的箭繳，沒入雲霞。

【集評】

〔清〕吳景旭《歷代詩話》卷十九：鷁水鳥能厭水神，故畫於舟首。《方言》或謂之艗艏。郭璞解云：『今江東貴人船前作青雀，是其像也。』《韻集》云：『鷁首，天子船也。』《淮南子》云：『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遊於水也。』陸機詩『龍舟浮鷁首』，盖用此語。司馬相如賦：『浮文鷁。』謝朓賦：『弭蘭鷁兮江潯。』又張協：『乘鷁舟，為水嬉。』

東武吟行〔一〕〔1〕

【題解】

此乃遊僊詩。郝立權《陸士衡詩注》：『此詩蓋歎榮樂之難常，託為神僊，以寄其意也。』

《東武》、《太山》均爲齊地歌謠，故此詩所作時間與《太山吟》差近。

投跡短世間，高步長生闈〔2〕。　濯髮冒雲冠，洗〔一〕身被羽衣〔3〕。　饑從韓衆餐，寒就佚女棲〔4〕。

【校勘】

〔一〕詩題《文集》作『東武行吟』，《藝文類聚》卷四十一、《樂府詩集》卷四十一作『東武吟行』。

〔二〕『洗』，《七十二家集》本、《詩紀》卷二十四作『浣』；《詩紀》又注曰：『一作洗』。

今據改。

【注釋】

〔1〕《東武吟行》屬樂府《相和歌辭・楚調曲》。《樂府解題》曰：鮑照云：『主人且勿喧』。沈約僧虔《技録》有《東武吟行》，今不歌。《樂府詩集》卷四十一：『古今樂録》曰：王云：『天德深且曠』。傷時移事異，榮華徂謝也。左思《齊都賦》注云：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弦歌謳吟之曲名也。《通典》曰：漢有東武郡，今高密諸城縣是也。』

〔2〕投跡，猶置身，投身。鍾會《檄蜀文》：『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銑注：『措，投。軌，跡也。』短世，人生短暫，故曰短世。王融《法壽樂》：『天長命自短，世促道悠悠。』高步，闊步，大步。嵇康《言志詩》：『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

闡，門。《說文》：『闡，宮中之門也。』此二句言投身短暫之世間，何如高步于長生之門。

〔3〕濯髮，洗滌頭髮。《楚辭・遠遊》：『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冒，覆，猶言戴也。《玉篇》：『冒，覆也。』雲冠，形容冠之高聳者，僊人所戴。《雲笈七籤・王奉僊》：『且所見天上之人，男子則雲冠羽服，或草髻青襟。』羽衣，鳥羽所製之衣。《漢書・郊祀志》：『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以鳥羽為衣，取其神僊飛翔之意也。』後指羽服。《雲笈七籤・三洞經教》：『羽服，僊服也。』此二句言洗滌頭髮，戴高聳之僊冠，洗淨身體，披僊人之羽服。

〔4〕韓衆，神僊名。《楚辭・遠遊》：『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王逸注：『衆，一作終。』洪興祖補注：『《列僊傳》：齊人韓終，爲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僊也。』又《太平御覽》卷六百六十九《服餌》：『《僊經》曰：昔僊公各服一物，以得數百年，乃合神丹金液。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佚女，簡狄，國名。佚，美也。《楚辭・離騷》：『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王逸注：『有娀方將，帝立子生狄。』《僊經》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淮南子》曰：有娀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佚，釋文作姺。』洪興祖補注：『李善引《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以諭貞賢也。《詩》曰：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注商。《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美女，爲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見瑤臺高峻，睹有娀氏有二佚女，思得與共事君也。佚，釋文作姺。』洪興祖補注：『李善引《呂氏春秋》曰：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注

云：姊妹二人在瑤臺也。」此二句言饑隨韓衆服食藥餌，寒從佚女棲息瑤臺。

飲酒樂〔一〕〔1〕

【題解】

此詩如題，言飲酒之樂，歌舞之盛，賓客之歡。然酒醒之後，感受弦促催人，則又在語言之外，寓含無限深意也。唐人王翰《涼州詞》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境界雖有不同，藝術實有自也。

葡萄四時芳醇，瑠璃千鍾〔二〕舊賓〔2〕。夜飲舞遲銷燭，朝醒弦〔三〕促催人〔3〕。

【校勘】

〔一〕此詩著者或題陸機，或題陸瓊，詳「備考」。

〔二〕「鍾」，《佩文齋詠物詩選》卷二百四十三作「鐘」。古二字通。《七十二家集》本后有「春風秋月長好，歡醉日月言新」二句。

〔三〕「弦」，《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佩文齋詠物詩選》卷二百四十三皆作「絃」。古二字通。

【注釋】

〔1〕《飲酒樂》屬《雜曲歌辭·商調曲》。《樂府詩集》卷七十四：『《樂苑》曰：飲酒樂，商調曲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三：『漢武帝幸河渚，聞弦歌之音。而有老公及年少數人出，皆長八九寸，爲帝奏樂《飲酒樂》。』

〔2〕葡萄，酒名，出自匈奴。《史記·大宛傳》：『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有葡萄酒。』醇，《廣雅·釋詁》：『厚也。』瑠璃，酒器也。《世說新語·排調》：『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盤。』千鍾，指飲酒之多。《列子·楊朱》：『公孫朝之室，聚酒千鍾。』此二句言葡萄美酒，芬芳醇厚，舉酒千杯，宴請故友。

〔3〕夜飲，長夜之飲。《史記·信陵君傳》：『公子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遲，舒慢。李商隱《一片》：『天泉水暖龍吟細，露晚春多鳳舞遲。』醒，酒醒。《玉篇》：『醒，醉除也。』弦促，繁音促節。隋煬帝《四時白紵歌·東宮春》：『小苑花紅洛水綠，清歌宛轉繁弦促。』此二句言在輕歌曼舞中作長夜之飲，酒醒以後，繁弦促節如時光催人。

【集評】

〔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六：漢樂府雜詩，自《郊祀》、《鐃歌》、李陵、蘇武外，大率里巷風謠，如上古《擊壤》、《南山》，矢口成言，絕無文飾，故渾樸眞至，獨擅古今。自曹氏父子以文章自命，賓僚綴屬，雲集建安。然薦紳之體，既異民間；擬議之詞，又乖天

造。華藻既盛，眞樸漸漓。晉潘、陸興，變而俳偶，西京格製，實始蕩然。獨五言短什，雜出閭閻閨閣之口，句格音響，尚有漢風。

〔明〕陸時雍《古詩鏡》卷九：陸機詩可喜處有清俊之氣，可憎處在縟繡之辭。《豫章行》、《長安有狹邪行》、《塘上行》、《飲馬長城窟行》諸篇，絶少詞累。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七：陸士衡樂府數詩，沉着痛快，可以直追曹、王。顔延年專寫仿其典麗，則偶人而已。

陸士衡之樂府，雖本前人之意，實能自回風氣，所以可尚。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卷十七：樂府古詩，不必輕擬。滄溟諸賢，病正坐此。前人擬古，莫妙於陸機、江淹。馮班云：『江陸擬古詩，如搏猛虎、禽生龍，急與之角力不暇，氣格悉敵。今人擬古，如牀上安牀，但覺怯處種種不逮。』此論良是。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一條』：李杜皆推服鮑明遠，稱曰『俊逸』，蓋取其有氣，以洗茂先、休奕、二陸、三張之靡弱。今以士衡所擬樂府古詩與明遠相比，可見。

【備考】

《樂府詩集》卷七十七有陳陸瓊《還台樂》，歌辭與此全同。馮復京《説詩補遺》卷三：『其《飲酒樂》一篇當從《樂府》，為陸瓊作。』金濤聲曰：『此詩亦載《樂府詩集》卷七十四。但《樂府詩集》卷七十七有陳陸瓊《還臺樂》，歌辭與此全同，句並多出「春風秋月

恆好，歡醉日月言新」二句。疑此詩非陸機作，但不明誤收原因，姑存之。」此外，關於《飲酒樂》，尚有以下材料值得注意：

第一，《七十二家集》本、《詩紀》卷三十四均題下注曰：『《樂府》作《還臺樂》，謂陳陸瓊詩，誤。』然而《詩紀》卷一百五十一曰：『陳陸瓊《飲酒樂》云：「蒲桃四時芳醇，琉璃千鍾舊賓。夜飲舞遲銷燭，朝醒絃促催人。春風秋月長好，歡醉日月言新。」唐人之《破陣樂》、《何滿子》皆祖之。』又同書卷一百十一，收陸瓊《還臺樂》注曰：『一作陸機，題云《飲酒樂》。』

第二，《古樂苑》卷三十九：『《飲酒樂》，無名氏。「飲酒須飲多，人生能幾何。百年須受樂，莫厭管絃歌。」』又同卷收陳陸瓊《還臺樂》曰：『一作陸機，題云《飲酒樂》。《樂苑》曰：《飲酒樂》商調曲也。按此格調陸瓊為是。楊慎《詞品》曰：唐人之《破陳樂》、《何滿子》皆祖之。』

第三，《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九：『《飲酒樂》，陸機。「飲酒須飲多，人生能幾何。百年須受樂，莫厭管絃歌。」』又：『《飲酒樂》：「蒲萄四時芳醇，瑠璃千鍾舊賓。夜飲舞遲銷燭，朝醒絃促催人。春風秋月長好，驩醉日月言新。」《樂府》作《還臺樂》，謂陳陸瓊詩，誤。』

第四，《佩文齋詠物詩選》卷二百四十三：『《飲酒樂》，陸機。「蒲萄四時芳醇，瑠璃

鍾舊賓。夜飲舞遲銷燭，朝醒絃促催人。」

綜合以上材料可以看出：第一，《飲酒樂》有五言、六言兩種。五言或題無名氏，或題陸機。六言或題陸機，或題陸瓊。第二，六言《飲酒樂》有兩種版本，題作陸瓊者多出「春風秋月恆好，驩醉日月言新」二句。筆者認為，在目前尚無其他材料佐證的情況下，可作以下推斷：第一，陸機、陸瓊均確曾作六言《飲酒樂》。可能的是，陸瓊取陸機之詩，為合樂歌唱，增加兩句，或題為《還臺樂》。因兩詩內容相近，後人遂混淆。故當以《樂府詩集》所記為是。第二，五言《飲酒樂》，《樂府詩集》卷七十四、《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十九，均收錄，而《陸士衡文集》未收，當系陸機之佚文。

陸士衡文集校注卷八

雜著

演連珠〔1〕（五十首）

【題解】

此文主要闡述明主用才和才為世用的問題。先以天道而喻人道，作為全文之總括，然後就君主如何用才與賢才如何用世兩方面而分別言之。採用《演連珠》傳統表達手法，託物寓志，因喻而諷。或先言物理，而引出主旨；或先言主旨，以物理證之。不僅揭示君主用才與賢才用世之道，而且間有才性之論，顯然受魏晉才性論之影響。然此文非論玄理，而具有極強的現實性。西晉一統，晉主如何使用吳蜀之士？而吳蜀之士如何為晉所用？成為西晉王朝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陸機以「演連珠」的形式，提出解決這一現實問題的途徑。顯然，此文也隱約表達了陸機的政治理想。吳訥《文章辯體·連珠》曰：「大抵連珠之文，穿貫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言約，不直指事情，必假物陳義，以達其旨，有合古詩風興之義。

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自士衡，後作者蓋鮮。」既揭櫫了陸機此文特點，亦昭示其在文學發展史上的意義。具體創作時間不可考，當陸機入洛之初，八王之亂前，西晉尚處於相對穩定時期。

一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一〕所以播氣〔2〕。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3〕。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4〕。

【校勘】

〔一〕「后土」，《藝文類聚》卷五十七、《七十二家集》本並作「厚地」。

【注釋】

〔1〕善曰：「傅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銑曰：「連珠者，假託衆物陳義，以通

諷諭之道。連，貫也，言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焉。漢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作，機復引舊義以廣之。

〔2〕劉孝標注：『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窮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注：『《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也。《字書》曰：沖，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向注：『此章喻君象天地運動之節而任賢能也。薄，迫。沖，虛也。日，君德。星，臣德。日星迴迫於天，以紀寒暑之節，亦猶君臣相助，以成太平之功。山盈滿，君象也，以含養萬物；川沖虛，臣體也，以達不通。后，土地也。播，布也。言布氣以成生物。』

〔3〕劉孝標注：『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殘，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注：『《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濟注：『五行，水火金木土。錯，雜也。違，諧也。言五行雜運，四時相諧，以成其歲。亦猶文武雜任，可否相攻，以成其理也。』

〔4〕劉孝標注：『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效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善注：『《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

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良注：「恪，勤也。赴，會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離，猶節也。契，信。克，能。諧，和。會，合也。言百官勤居其職，君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理。奏樂者，會八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要，應和，符合。《荀子・樂論》：「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俯會之節。」

此章言天之日行星移，地之山盈川虛，以紀物侯，以布節氣。五行交錯而致其用，四時更替而成其歲。人道亦如天道，百官勤其職，明君執其信。猶如八音，臣應其節，而司其職，君合其和，而總其成，方成其和諧。以天道而喻人道，為全文之總括。

二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1〕。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二〕力而辭豐〔2〕。

【校勘】

〔一〕「底」，《文選》卷五十五作「厎」。《經典釋文》卷三：「厎，之履反。王云：致也；馬云：

定也。」又：「底，之履反，致也。《史記》音致。」可知古二字通。

【注釋】

〔1〕劉孝標注：「夫錙銖之衡，縣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尺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注：「勝，或爲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吳録》：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翰注：「此章明君當度才受任，臣當度德受官也。才，亦力也。器，能也。錘曰權，秤曰衡。殆，危也。言力少任重，力盡則困。用廣能寡，能盡則凶。所秤之物，重於錘衡必折；所鑒之形，大於鏡照必窮。皆不稱任也。」

〔2〕劉孝標注：「由衡危鏡凶，哲人所以爲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功。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注：「《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效，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銑注：「程，品。效，考。業，事。底，致。豐，大也。言明君任人必能品藻才能，考其事業，而後受職。貞臣致力佐主，常辭爵祿豐大，故能安國存身，而無叨濫也。」

此章言權衡不任其物則危，明鏡不納其形則暗。故明主必衡量其才而授業，人臣須盡致其力而受爵。才過其力則困窘，爵過其職則危殆。以權衡、明鏡之用而喻人臣才力之用。

三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一〕，不降佐於昊蒼〔二〕〔1〕。

【校勘】

〔一〕『聿興』，《藝文類聚》卷五十七作『幸與』。《文選》善注曰：『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金濤聲曰：『據此似作「聿興」為是。』

〔二〕『蒼』，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倉。』陸貽典校本作『倉』。

【注釋】

〔1〕劉孝標注：『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亡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善注：『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向注：『此章明世有賢人，但膺時而用耳。髦俊，俊人也。秀，美也。大人，天子也。言俊人世世皆有，丘園之美，亦逢時而出。故聖主明王之興，賢臣亦相應而起，豈拔之於地下，降之於天上。擢，拔也。昊，天也。』聿興，猶興也。徐陵《皇

太子臨辟雍頌》：『臣抑又聞之，魯頌聿興，史克宣其懿。』《玉篇》：『聿，辭也。』

四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士，此章言代有賢才，應時而用。明主不求全責備，使野有遺才；不貴遠賤近，以待來茲耳。言明主用才之道也。

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1〕。

【注釋】

〔1〕劉孝標注：『言末代闇主，崇神棄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善注：『毛萇《詩傳》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友朋。豈不欲往，畏我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濟注：『此章明昏主棄賢良，親邪媚。藪，澤也。翹車，使車也。金馬、碧雞，神名。鳳舉，使者如鳳鳥之舉也。言昏主所遺者未爲非賢，所重者不必適理。何者？俊乂之人隱於藪澤，則不蒙招引。精怪之神處於山巖，則發使徵求之也。漢使王褒迎金馬、碧雞神於蜀

是也。」

此章乃閘主遺才貴神之歎。季世重神異，故漢有迎金馬、碧雞之謬舉；閘主賤賢才，故俊才隱於山丘，空有翹車之待。

五

臣聞祿放〔一〕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二〕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1〕。

【校勘】

〔一〕「放」，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施字。」清鈔本注曰：「五臣本(作)施。」影宋鈔本校曰：「它本皆作祿放於寵。」

〔二〕「弊」，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敝。」

【注釋】

〔1〕劉孝標注：「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善注：「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

仲尼，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廣雅》曰：軌，迹也。《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春秋命歷敘》曰：五德之運，應録次相代也。』良注：『此章明權在寵臣，則國危矣。隆，盛也。言卿大夫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及，謂相承不絶也。五侯，謂王商、王立、王譚、王逢、王根也。軌，跡也。陵，謂頹毀也。言權盛於寵臣，禄厚於私親，非家國舉選之道。魯君之奔，漢祚中缺，蓋由是也。』

此章蓋任人唯親，用才失當之歎。賜禄於寵，授官於親，必至邦國之衰。故魯用三卿而哀公見逐，漢封五侯而皇室陵夷。

六

臣聞靈輝朝覿，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一〕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1〕。

【校勘】

〔一〕『形』，《七十二家集》本作『彤』。形近而誤。

【注釋】

〔1〕劉孝標注：『言至道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善注：『《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汎也。』翰注：『此章明聖人以百姓心爲心，則萬物各得其所矣。靈輝，日也。覿，見也。灑，猶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見，隨隙穴大小而納照。風之夕散，因形物巨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君，化及萬物，各盡其分，故百姓無匱乏也。』

此章以光照萬物，風吹百籟，喻明主須行至道，廣被萬物，明于教化，德澤民心。言明君治政之道。

七

臣聞頓網〔一〕探淵，不能招龍；振綱〔二〕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眄丘園之幣〔三〕，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1〕。

【校勘】

〔一〕「網」，《文集》、《七十二家集》本並作「綱」，形近而誤；《文選》卷五十五、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網」，今據改。

〔二〕『綱』，《文集》、《七十二家集》本並作『網』，形近而誤；《文選》卷五十五作『綱』，形近而誤；《文集》、小萬卷樓叢書本作『弊』，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幣』，今據改。

【注釋】

〔1〕劉孝標注：『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記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傅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注：『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爲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己，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聞？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皇甫謐《古史考》曰：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爲堯所讓也，以爲污，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

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既以巢箕爲許由，洗耳爲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銑注：「此章明大賢不可以禮法而致，能以至道招之，則無不至矣。頓，致。綱，網也。巢，巢父也。箕，山名。眄，顧也。幣，帛也。洗渭，或云許由洗耳於渭水。傅，傅説也，隱於傅氏之巖，見夢於高宗，高宗徵之爲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振綱，不可致之。亦由巢父不顧束帛之聘，許由不感時君之夢也。」振綱，舉綱也。綱，總綱之大繩。《説文》：「綱，維紘繩也。」

此章言君主招賢納才之術。以布網舉綱，不可致龍鳳，喻賢才可以至道招致之，而不可以網羅強致之。否則，即如巢父、許由，亦不為所用也。

八

臣聞鑑〔一〕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二〕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

凱樂，非悅鍾〔三〕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1〕。

【校勘】

〔一〕『鑑』，六臣本、陸貽典校本並作『鑒』。古二字通。

〔二〕『淵』，《藝文類聚》卷五十七作『泉』。蓋唐人避諱。

〔三〕『鍾』，小萬卷樓叢書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作『鐘』。古二字通。

【注釋】

〔1〕劉孝標注：『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爲樂不假鐘鼓之音，爲禮不待玉帛之惠，此所感之至也。』善注：『《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向注：『此章明聖人化物，當以道德，不以威儀也。鑒，鏡也。精，謂鏡。器，謂目也。凱，大也。鐘鼓，樂也。玉帛，禮也。夫鏡之質薄，目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聖人能體此精明之德，則不假禮樂之化，而天下自樂也。』眡，《玉篇》：『古文視。』此章言君主待才用才之道。以鏡薄而可照深淵，目小而可察土地，喻明主以至誠感人，以神明應物。國家和樂，非娛於鐘鼓而悅於樂；天下歸仁，非感於玉帛而感於禮。至誠至明，重於物矣。

九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一〕；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1〕。

【校勘】

〔一〕「影」，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景字。」古二字通。

【注釋】

〔1〕劉孝標注：「美女之影，不惑荒婬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注：「《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嬙，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槃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之候也。」濟注：「此章明積實而小，勝名虛而大也。都，美也。景，謂畫象也。班如，馬不進貌。輟，止也。太山，東岳也。陰，影也。言積微實，必感動於物。崇廣虛，不能移於心。雖美士荒婬，不悅西施之畫象。東岳陰影，不能止難進之馬。」

此章亦言待才用才之道。以人不悅美女之影，馬不止太山之陰，喻小實可以感物，而大虛不足動心。人皆尚實而黜虛也。此章與上章對比言之，既須重精神，又應

貴實際。

十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1〕。

【注釋】

〔1〕劉孝標注：『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爲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縈曲之絃，無繞梁以盡妙；不以取窮。』善注：『劉云縈曲之絃，謂絃被縈曲而不申者也。言縈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俟明時以效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墨子以爲傷義，是弗聽也。』良注：『此章明應物有方，則無難矣。充，滿也。幽蘭，香草也。韓娥善歌，餘聲繞梁。言應物有法，居難亦易；畜才於身者，候時而行。求滿堂之香，非幽蘭則難致。歌主所思，與之共理也。』器，才能。《論語・子路》：『及其使人也，器也。』何晏《集解》：

『孔安國曰：度才而任官也。』藏器，身懷用世之才。《易・繫辭下》：『君子藏於身，待時而動。』

此章以幽蘭有滿室之芬芳，縈絃有繞梁之妙音，喻君子懷其才，所乏者，時也；所易者，常也。言其君臣遇合之難。

十一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凌飇〔一〕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1〕〔一〕。

【校勘】

〔一〕『凌』，六臣本、清鈔本作『陵』。古二字通。又『飇』，《藝文類聚》卷五十七作『霄』。

【注釋】

〔1〕劉孝標注：『鳶鵂能飛，不假風力。鵂鶹夜見，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注：『《莊子》曰：鵂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鵂鶹，謂之老菟。鵂音休。蚤音爪。』翰注：『此章明賢人遇時則通，故無窮屈也。飇，急風也。曜夜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鵂鶹，謂之老

之目，謂能夜視也。倒日，過(迴)日也。賢者隨時應變，故無窮屈也。言有陵飇之翮者，不求反風之力也。夜見於物者，不思迴日爲明。喻賢人居亂闇之時，用情與太平之世同也。」

此章言賢才用世之道。以凌風之鳥不假回風，夜視之禽無須回日，喻周至之智者，通達開塞，不為時所困；經綸之才者，化險為夷，不為世所屈。謂賢才者須循時而動，非待時也。

十二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1〕。

【注釋】

〔1〕劉孝標注：「夫黜尸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注：「《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可謂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

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爲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伯里奚，繆公出，當門仆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頭碎首以達其友。《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襄公賞胥臣縣名也。昔衛大夫魚病將死，絶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銑注：「此章明貞義之臣，諫君舉賢，皆發自深衷，而不求於封賞也。瓜衍，晉侯賞士伯縣名。先茅，襄公賞胥臣縣名也。昔衛大夫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蘧伯玉之賢，退彌子瑕之諂，死當殯我於側室足矣。是黜尸於側室，以進賢也。今言柳莊則無黜尸進賢之道，是陸生之誤也。禽息薦百里奚於繆公，繆公不用，乃碎首以達之。言此二人碎首黜尸，並發於忠貞之志，以進賢明，豈有求於爵賞也。」

此章以前賢黜尸以諫，碎首舉賢，言忠義貞正之臣，當不求爵賞，率情發憤而彰舉賢才。

既強調舉才之重要，又見舉才之維艱。

十二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暉〔一〕。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1〕。

【校勘】

〔一〕『暉』，《文選》卷五十五作『輝』；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暉。』古二字同。

【注釋】

〔1〕劉孝標注：『言讒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屢歎，喻朗玉蒙垢而掩輝。』善注：『《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爲當故壞其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

此章為賢才失時之悲。以日蔽於雲，不可朗照，玉蒙其塵，失其光輝，喻明主亦有蒙蔽之時，故俊臣屢懷失時之悲。以此揭示賢才不遇於時之原因。

十四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一〕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1〕。

【校勘】

〔一〕「生」，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主字。」

【注釋】

〔1〕劉孝標注：「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絶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也。」善注：「《上林賦》曰：酷烈淑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繁會。」濟注：「此章明烈士貞女身死而後名彰，言香委火而香芳，音以絃急而繁，亦猶烈士貞女沒身知節於當年，而後成其名。」

此章感慨賢才在世，聲名難彰。以濃烈之香，出自棄灰，繁會之音，生於絶響，喻貞女生前難為人所識，必壯烈殉義方顯其名。

十五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一〕，脩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二〕門之哭〔1〕。

【校勘】

〔一〕『主』，影宋鈔本、清鈔本作『生』。

〔二〕『於陽』，六臣本注曰：『五臣本從才(手)。』卽作『揚』也。

【注釋】

〔1〕劉孝標注：『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效於斯者也。』善注：『《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爲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爲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並。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參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

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良注：『此章明忠良在朝，不假威力而服敵國也。樽俎、陽門事，同善注。言此二人修身衛主，執禮節於樽俎，哭介夫於揚門，雖三晉之彊，千乘之勢，不敢加兵於齊宋也。』彊，同強。

此章言賢才之重要作用。以晏子折衝樽俎之間，子罕慟哭陽門甲士，終屈強晉，言良宰謀朝，忠臣衛主，修德可屈敵國，非在於假其威權也。

十六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人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事，精粗〔一〕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1〕。是以言苟適

【校勘】

〔一〕『粗』，《文選》卷五十五作『麤』，影宋鈔本作『麁』。古三字通。

【注釋】

〔1〕劉孝標注：『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閥乎？婁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説，齊以爲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善注：『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翰注：『此章明取人之才隨其所長，不待備具而後任也。洪，大。韻，調。詠，歌也。

言樂音大小雖異，俱合於調；舞容俯仰殊體，必依於歌。士有言適於事，德合於道，才雖精麤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

此章以樂音大小皆可入曲，舞容上下均必合節，言之精疏必適于事，喻用才須量才任事，不求全責備。

十七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1〕。

【注釋】

〔1〕劉孝標注：「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注：「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銑注：「此章明賢人負德，當際會而成也。徽，美。俟，待也。言雨之灑潤，聲之音響，必資風雲，而後芬美流遠也。亦猶德教待賢而後濟，賢人因時而後彰。」

此章言賢才之用必待物遇時也。以雨因雲而布其潤澤，聲因風而播其徽音，喻道德教化，待物而成，俊才令名，因時而顯。

十八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一〕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玩空言者，非致治之機〔1〕。

【校勘】

〔一〕『慕』，陸貽典校本作『纂』。

【注釋】

〔1〕劉孝標注：『此言爲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向注：『此章明有言而無行者，不可用也。虛器，謂畫器也。言循畫器者，不堪應受盛；賞空言者，不足理機務也。』遲，猶行。《說文》：『遲，徐行也。』循，依次排列。《玉篇》：『循，次序也。』

此章以觀影以為實，不解孤獨之情，舉足而慕遠，無助當下之行，喻虛器不可應物，空言不可治政。言賢才之用必考其實而擯其虛也。

十九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一〕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1〕。

【校勘】

〔一〕「湯谷」，影宋鈔本、六臣本、清鈔本並作「暘谷」。古二詞同。

【注釋】

〔1〕劉孝標注：「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縈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注：「《論語》：宰予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濟注：「此章明人有小能者，亦可助成大功也。燧，鑽火木也。暘谷，日出處。晷，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毗，贊。瑣，小也。言鑽燧取火，揮翮生風，亦能續日晷之明，繼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

此章以鑽燧取火，可續日影之明，揮扇生風，可繼飛廉之吹，喻物微可助其顯，事小而成其大。言雖小才之人亦可濟大業也。

二十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一〕墜，芝惠被其涼。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二〕〔1〕。是以

【校勘】

〔一〕「宵」，陸貽典校本作「霄」。

〔二〕「以」，《文選》卷五十五作「故」，六臣本又注曰：「五臣本作以字。」

〔三〕「弘」，小萬卷樓叢書本、清鈔本作「宏」。古二字通。

【注釋】

〔1〕劉孝標注：「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云：剛亦不吐也。」善注：「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良注：「此章明人君賞罰，不以貴賤而易常也。煦，蒸也。蕭艾，惡草。墜，落也。芝蕙，香草。言春秋生殺，不以善惡而易寒燠；聖主理人，不以貴賤而殊威德也。肅，嚴。普，徧。洪，大也。」

此章以春陽之溫，不避蕭艾，秋霜之涼，芝蕙同被，喻明主治人，刑罰以齊同萬物為公正，施恩以普濟貴賤為弘大。言人君用才不以喜惡而謬其賞罰也。

二十一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一〕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1〕。

【校勘】

〔一〕『准』，《文集》作『淮』，形近而誤；《文選》卷五十五、影宋鈔本作『准』，今據改。

【注釋】

〔1〕劉孝標注：『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善注：『《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齍，謂以明水滌瓷盛黍稷。烜，音燬。』銑注：『此章明貴賤雖異，理極則同也。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理至其極，則同歸矣。亦猶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其來雖高，涼輝之性不加於尋常水火。』晞，揚雄《方言》卷七：『暴也。』准，同準。《玉篇》：『準，平也。俗作准。』稟，《廣韻》：『與也。』准月稟水，言取水以映月也。

此章以比之對月而取露，水不增其涼，陽燧暴日而取火，日不增其輝，喻物性之要，

貴賤等量，理之極至，高低同歸。言明君之用才不以貴賤高低而有別也。

二十二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一〕；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史〔二〕清耳，而無伶倫之察〔1〕。

【校勘】

〔一〕「貫」，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慣。」

〔二〕「瞽史」，胡刻本《文選》卷五十五作「瞽叟」。胡克家《文選考異》曰：「袁本、茶陵本，「叟」作史。五臣注《文選》即作「瞽史」，五臣本在尤袤本之前，安謂「尤誤改也」？

【注釋】

〔1〕劉孝標注：「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注：「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漢書》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翰注：「此章明工巧可以

習致，妙道難以力求也。慣，猶善也。輪匠，輪扁也。肆，信也。奚仲，造車者。瞽，無目人也。史，樂官也。伶倫，黄帝樂師也。言奚仲造車，輪扁繼之，不乏其妙。瞽史靜耳，不能得伶倫之妙。是由工妙外物，易善也；聽聲繫神，難成也。人亡則滅明，妙道則難傳也。』

此章以奚仲造車，輪扁盡繼其巧，其術可習而續之，精神之道，人亡則不可得之。言用人之難在於察人，外巧易見，内道難察，不可不細審之。

二十三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一〕〔1〕。

【校勘】

〔一〕『辯』，《七十二家集》本作『辦』。

【注釋】

〔1〕劉孝標注：『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其義也。』善注：『孔安國《尚書傳》曰：

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絶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圈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向注：「此章明事至於妙，非常人所知也。肆，陳。訊，言。釋，解也。南荆、東野，同善注。言楚人其（共）唱雅曲，凡耳所不聽；子貢雖陳其芳義，野人所不善，是事不適時也。」

此章以楚之曲雅而和者蓋寡，子貢陳言而野人不聽，喻絶妙之曲，凡耳不為之動情，嘉言陳義，庸人不以之為善。言明主察人之道，不以衆惡而惡之，不以衆善而善之。

二十四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絶。何則？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恆存，動神之化已滅〔1〕。垂於

【注釋】

〔1〕劉孝標注：「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跡可尋；倪惠以堅白爲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

遠而淳風流存；蘇、張近而解環易絶也。』善注：『《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至誠感神。』濟注：『此章明教跡垂世者，可尋妙道，在身者，難繼也。薰，煙。徽，驗。操，曲也。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尋煙染氣，煙息猶香，喻周孔雖死，禮教之風尚在；驗音録響，曲終即絶，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滅也。』晏，《説文》：『天清也。』益曰：『《尚書》：至誠感神。』善注：『《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至誠感神。』濟注：『此章明教跡垂世者，可尋妙道，在身者，難繼也。薰，煙。徽，驗。操，曲也。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尋煙染氣，煙息猶香，喻周孔雖死，禮教之風尚在；驗音録響，曲終即絶，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滅也。』晏，《説文》：『天清也。』

此章以煙染芬芳，煙息香存，宫徵調聲，曲終則絶，喻流傳於世者可繼，止乎自身者難續。言至道難續，至人難察也。

二十五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虚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1〕。

【注釋】

〔1〕善注：『日月發輝，既尋虚而捕影，欲藏形託闇，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惑，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日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儷其精，重

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良注：「此章明人不可以託闇潛形，以智隱詐也。匿，藏也。重光，日也。貞，正。昭，明。忒，差也。夫人藏形於闇，自以爲密，日發光藻而照之。聖人垂貞觀而明之。然日非尋捕，聖非探頤，但以無私之照，無情之觀，故物不能逃也。」

此章以日發藻麗之光，可尋虛而取影，君以正觀之明，可探心而明惑，言人不可藏形於暗，自以為巧密，隱情于智，自匿其情志。謂賢才須磊落志誠，不可玩弄機巧，逞小聰明。

二十六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1〕。

【注釋】

〔1〕劉孝標注：「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費、鄢而王道洽也。」善注：「《尚書》：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

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尔雅》曰：劭，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鄢將師也。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太(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也。』翰注：『此章明誅暴亂，則主聖明矣，霄天澄淨也。四族，謂共工、驩兜、三苗、鯀也。二臣，謂費無極、鄢將師也。天水(文)，喻君也。風雲，喻亂臣也。言去風雲，則天清而水平；誅暴亂，則君聖而時泰也。

此章以撥雲見天之清，風靜見波之平，喻必誅暴亂，方可主明世寧，故舜放四凶而世戮二臣也。』

二十七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北里〔一〕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二〕，明主因時而命官〔三〕。

【校勘】

〔一〕『北里』，《文選》卷五十五作『百里』。又『百』，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北字。』胡克家《文選考異》曰：『「百里」不可通，此必有誤。疑里當作牙。劉及善無注，以「百牙」自不煩注耳。』金濤聲曰：『「北里」古舞曲名，曹植《七啓》：揚北里之流聲。作「北里」亦可通，似不必改。』金說是。五臣注亦可證。

〔二〕『擢』，《七十二家集》本作『櫂』。蓋形近而誤。又『佐』，小萬卷樓叢書本作『位』。

【注釋】

〔1〕劉孝標注：『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善注：『揚雄《答客難》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銑注：『此章明君當隨時擢賢，不必空慕古人也。《北里》，樂名。操，曲。婉，順。變，好。俟，待也。西子，西施也。夫悅耳目者，以適時而爲美，何必假《北里》之操，待西施之容，而後樂哉。言聖人亦當隨世擢用賢良，豈必遠思稷契而後成理也。』

此章以聲色以悅耳目為美，故傾心於樂者，不必借《北里》之曲，衆人所美者，不必待西施之容，喻明主必於當世擢才授職，而不須空慕前賢。

此章言性愚出於己，外物不可使隆盛；弊俗係乎世，克己勉力不可得，故聖人澤被

而能致其明；至敝之時，非克己勉力而能正。故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傲；孔丘德

上人倫，不能免己之辱也。」

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革丹朱

《答賓戲》曰：聖哲之洽，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向注：「此章明性愚不可以教

變，俗敝不可以力移也。勗，勉。叡，明也。童昏，癡也。表，上也。夫至愚之人，非假物

【注釋】

〔1〕善注：「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勗化被四表，不革丹朱

【校勘】

〔一〕「勗」，清鈔本作「勗」。

〔二〕「生」，六臣本注曰：「五臣本無生字。」又「民」，六臣本注曰：「五臣本有倫字。」

〔三〕「救」，《七十二家集》本作「敕」。

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二〕，不能救〔三〕棲遑之辱〔1〕。」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一〕。是以利

二十八

萬物，不可明愚昧之心；德冠衆人，不可救棲遑之辱。謂限於時世與心智，賢人或不能為世所用也。

二十九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一〕。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1〕。

【校勘】

〔一〕「照」，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昭字。」古二字通。

【注釋】

〔1〕劉孝標注：「檢，謂定檢，不瀾漫也。此言晷景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故。故光武蔽於龐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注：「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濟注：「此章明人事深遠，不可抑知也。循，轉也。檢，猶分也。揆，度也。盈數，長短之數也。臆，心。謬，誤也。言天之運轉有定分，故可察；人之變易無常，故難明。何者？天道有定，晷刻不差；無恆之人，心口相誤，是明人心難知於天也。」

此章言天之運行有常度，可察；人之應物無常檢，難明。故望日晷之景，可知其盈數，推己以論人，有時則謬。謂考才之量，難以察其心。

三十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一]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慼；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1]。

【校勘】

〔一〕『徇』，《七十二家集》本作『狥』。古二字通。

【注釋】

〔1〕劉孝標注：『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注：『《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良注：『此章明量才任人，事雖勞，不可以殊能兼也。優，樂。登(澄)，徒(定)。徇，營。慼，憂。塞，隔也。夫傾聽求聲者，則耳苦而目樂，定心營物者，則神勞而形安。然同在一身之上，而休慼異者，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隔。』眡，《玉篇》：『古文視字。』徇，《廣雅》：『營也。』

此章言傾耳聽聲，目優遊而耳辛苦；靜心察物，形安逸而神勞苦。故造化使其不同其用，雖同體而不能分其憂；天理使其阻隔不通，則並質而不能同其樂。謂才用各有異，不可兼得之。

三十一

臣聞遯[一]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二]霄之節厲[1]。

【校勘】

〔一〕「遯」，六臣本、影宋鈔本、清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遁」。古二字同。

〔二〕「凌」，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陵字。」古二字通。

【注釋】

〔1〕劉孝標注：「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此也。」善注：「《周易》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幽居而不淫。《漢書》：崩通曰：婦人有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崩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翰

注：『此章明遁世不仕，非樂幽隱；貞烈之女，豈樂獨居？知時不可仕，知欲不勝名也。言隱者豈性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豈不知懷春而好偶影，以時不可動，故厲節棄，不得已而隱也。

此章言隱士非如匏瓜，繫於一處，貞女非喜幽居，不知懷春。因名勝於欲，故貞女以影為伴而守節；節勝於達，故隱士超然脫俗而厲志。謂隱士者非樂其遁世，實是為世所

三十二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不〔一〕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1〕。

【校勘】

〔一〕『不』，《文選》卷五十五、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並作『無』。

【注釋】

〔1〕劉孝標注：『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矣。豈復思時雍、桓撥之治哉！』善注：

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曰鯤，化爲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爲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甚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桓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爲宓子賤。但子賤爲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銑注：「此章明令長政和，人得其足矣。鈞天，中天也。昔趙簡子夢遊鈞天，鈞天爲設廣樂也。垂天雲，謂大雲也。蒲，子路所理邑。密，卓茂所理邑也。黎，衆也。時雍，太平化也。豐沛，謂漢高祖也。桓撥，謂殷湯也。夫聽足於音，不思廣樂；身有所庇，不假大雲，亦猶蒲、密衆人，被子路、卓茂之化，而忘太平之風，漢朝之士不思殷德也。」桓撥，天下大治。殷湯之世，天下安寧，故謂之桓撥。

此章之意，五臣注甚明。喻才士求為世用，用則足矣。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琁玗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1〕。

【校勘】

〔一〕『琁玗』，六臣本注曰：『善本作武夫。』《七十二家集》本作『碔砆』。

【注釋】

〔1〕劉孝標注：『運若時來，則賢明易興；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秀，出也。《大戴禮》云：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玉者。』向注：『此章明君暗而權臣任事，則賢與愚同類矣。飛轡，謂日也。日有御，故云日爲君也。離朱，明目人，喻賢也。矇瞍，謂盲人，喻愚也。懸景，月也，月象權臣也。琁玗，石名，喻賢也。夜光，名璧，喻賢也。琁玗與琁玗咸歸愚也。換，易也。困，遲也。夫日闇，則明目與盲瞽同爲無察；月出，則夜光與琁玗咸歸

匿耀。亦猶世昏，則賢愚俱困；逢時，則賢者相繼而起。劭，繼也。」

此章以日影西沉，離朱之明與朦瞍之盲，同不察其光；日光東出，夜光之璧與琁玖之玉，同失其光輝，喻賢才因季世而俱困，功業因遇時而並繼。言賢才因明時而起，遇季世則困。

三十四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一〕傜，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1〕。

【校勘】

〔一〕「下」，《文集》作「不」，形近而誤，《文選》卷五十五、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下」。今據改。

【注釋】

〔1〕劉孝標注：「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夏至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注：「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壨必周，密佈緹幔。室中以木爲桉，每律各一，

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之法，則（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濟注：「此章明用人不假臨事而後知也，但察志氣之近，可驗心迹之遠也。管，律管也。僕，向也。《周禮》曰：土圭謂插向地中候氣也。欺，誑也。表以測日影，言以寸管測天地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天地不能誑，日月不能逃，而況人情能逃匿乎？」

於近，然可察其遠跡，驗證在於顯處，卻又含其幽微。言用人之道在於由近而察遠，由顯而洞微也。

三十五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1〕。

【注釋】

〔1〕劉孝標注：「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弦節有恆，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恆，則應化之

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注：「《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爲萬殊。」良注：「此章明聖人以道御物，不私其情，故無不應也。畜，積也。究，盡也。絃有常音，曲終則異，以挾改易之情，故不能見其妙；鏡無積影，觸形則照，以合應物之體，故能盡其容。言聖人虛己應人，亦猶鏡也。」改，《說文》：「更也。」應，《說文》：「當也。」挾，《爾雅・釋言》：「藏也。」

此章以絃有常音，曲終則調易，鏡不存影，遇形則象顯，喻必空明胸襟而對物，則可探究物之變化，若心滯於情而應事，則不可睹物不同變化之妙也。言明主以道御人，不徇私情，則無不應也。

三十六

臣聞祝敔〔一〕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鼗鼓踈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二〕其通，圖物恆審其會〔1〕。

【校勘】

〔一〕『敔』，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圉。』

〔二〕『宣』，《文集》作『先』；《文選》卷五十五、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宣』。今據改。

【注釋】

〔1〕劉孝標注：『夫道上環中，理貴特會，希發而節樂者，繫一柷之功也。一契而御衆者，聖人之能也。柷圉，止樂之物。』善注：『《廣雅》曰：踈，遲也。』翰注：『此章明道雖少而合理者，亦不可棄也。柷圉，止樂之物。鞷，小鼓也。夫柷圉、鞷鼓，音雖希踈，皆和金石節序繁絃也。言經營政化，圖謀事物，亦資合理之事，以審要會也。』宣，《爾雅・釋訓》：『通也。』

此章以柷敔之器音節舒緩，以控制繁音之合節，喻經營治政必宣而使之通，圖物慮事必審而使其合。言君主治政用人，或宣之使言，或合之以道，如柷敔、鞷鼓，調節制約亦在我也。

三十七

臣聞目無嘗〔一〕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二〕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1〕。

【校勘】

〔一〕「嘗」，《文集》、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常」，形近而誤；六臣本作「嘗」，並注曰：「作常字。」《文選》卷五十五作「嘗」。今據改。

〔二〕「誅」，《藝文類聚》卷五十七、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殊」。

【注釋】

〔1〕劉孝標注：「言爲政之道，恕己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己，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善注：「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誅，猶痛責之甚也。」銑注：「此章明人無周材，不可以責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猶痛責之甚也。言目不堪聽，耳不堪視，斯乃在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通塞之故，豈可求諸備於一人。」

此章以目無試於察音，耳不擅於照影，喻存乎身者，不責備其耳目不同之用，存乎物者，不求全於其有通用之才耳。言人無通材，用人之道，不求全責備。

三十八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

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1〕。

【注釋】

〔1〕劉孝標注：「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亦在鵬鷃之義也。」善注：《莊子》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鼇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龍銜燭而照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向注：「此章明物各得其所，則無傾慕之心矣。肆，放也。《左傳》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爲君子

三十九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1〕。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2〕。何則？牽乎動則靜凝〔3〕，係乎靜則動貞〔4〕。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誨〔一〕；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5〕。

【校勘】

〔一〕『誨』，《文選》卷五十五作『悔』。善注曰：『悔，當爲誨。』善說是，今據改。

【注釋】

〔1〕善注：『《楚辭》曰：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隧也。言及遇隧風，大波涌起。《楚辭》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翰注：『此章明人性隨化遷易，聖人爲理，不可不愼風化也。龍舟，畫龍於舟也。漂，

〔2〕善注：『《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聾聵也。洞，疾貌也。《楚辭》曰：夏屋廣大沙堂秀。《莊子》云：風謂蛇曰：折大木，飛大屋，唯我也。』良注：『震風，大風也。洞，疾。夏，大。傾，側也。』

〔3〕劉孝標注：『言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凝也。』善注：『屋雖靜，而爲動之所牽，則動也，以波安而反靜止也。』鄭玄《儀禮注》曰：凝，止也。舟牽水是

〔4〕劉孝標注：『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注：『舟雖動，而爲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爲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銑注：貞，正也。屋係於地，是靜也，風震而動，止也。』

〔5〕劉孝標注：『此謂物無常性，惟化所珍，故水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注：『言舟本摇蕩，流靜則安；流，爲水及風，誤也。悔當爲誨，曾，曾參。史，史魚。《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向注：『殷，盛也。盜跖，東陵大盜也。曾參、史魚，廉潔之士也。言人無常性，善惡在於化也。水本漂蕩，風靜則安；屋本堅正，風漂則側。猶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倡蕩；大盜之性，遇淳化而廉潔也。』

此章言風激波靜，則龍舟不能激蕩，大風疾起，則大屋有時亦傾側，因為舟牽乎風動，因波靜而安，屋系地靜，因風起而動。故淫蕩之風盛行，貞節之女亦受誨淫之化，淳風之化盛行，盜跖亦懷廉臣之情。意謂人性隨風化而變易，聖人治政用人，必愼其風俗教化也。

四十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1〕。

【注釋】

〔1〕劉孝標注：『言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恩輕。昔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亡其踦屨，銷輕薄之頹風。』善注：『《賈子》曰：楚昭王曰：大王何惜於此？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踦屨哉！吾悲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昭王與之偕出，而不與之偕返。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曰：向者刈薪而亡吾簪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濟注：『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遺，棄也。墜屨、忘簪，同善注。言人達時所用，或有可棄；貧賤之交，在於貴難忘。故楚王之悲，少原流慟，蓋欲激厲澆俗也。』

此章言顯達者所用，雖貴重或有所棄，窮之所持，雖賤而必尋求之。故楚國之君，因屨失而悲；少原之婦，因簪亡而哭。意謂君子治政，必移其澆俗，易其頹風。慎於教化言之。

四十一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不〔一〕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颷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闇於治〔二〕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1〕。

【校勘】

〔一〕『不』，《文選》卷五十五、《藝文類聚》卷五十七並作『弗』。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不。』

〔二〕『治』，《藝文類聚》卷五十七作『理』。或避唐人諱。

【注釋】

〔1〕劉孝標注：『商風漂蕩，本無興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注：『《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良注：『此章明君行暴急之政，則不能興雲，疾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降雨，微而順也。亦猶闇者法繁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

此章言觸動若非其方，雖疾速而無回應；感動若以其術，雖細微則順從。因此秋風可漂山，則不可吹起一尺之雲；春風可長枝條，必可普降漫天雨潤。故不明治政者，法度繁而應應者少，明察事理者，用力少而功業高峻。意謂治政者須簡約刑罰，審察事理，重於教化，則事半而功倍矣。

四十二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1〕。

【注釋】

〔1〕劉孝標注：『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欲，遂令身死，國家爲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注：『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情侈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或者以《詩序》云：彷徨不忍去，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或者以《詩序》又云：盡爲禾黍，豈得佇立哉？』翰注：『此章明情欲縱則必喪而凝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爲禾黍，豈得佇立哉？』翰注：『此章明情欲縱則必喪身亡國也。殷，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殷墟，見麥秀於舊居而悲；周大夫過周京，感黍苗而歎。夫煙能生火，性能生欲。火盛則煙滅，欲深則性亡。亦猶殷周之君，縱欲

隕身喪國，使二賢感歎也。宮室盡爲禾黍，故無佇立之跡。」充，《廣韻》：「美也，備也。」

此章言煙出於火，非應火而生；情生於性，非得之性。故火旺而煙少，本性充美而情感簡約。因此，微子過殷墟，見麥秀而悲傷；周臣過周京，感黍苗而歎息。意謂治政者不可棄性而縱欲，否則喪身亡國，徒令後人悲歎也。

四十三

臣聞適物之技〔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沉；賁鼓密而含響，朗笛踈而吐音〔1〕。

【校勘】

〔一〕「技」，《七十二家集》本作「枝」。

【注釋】

〔1〕劉孝標注：「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汚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沉其網也。」善注：「《爾雅》曰：大鼓謂之鼖。賁與鼖，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銑注：「此章明聖人不枉物從己，故所適必通也。繳，繩也。大鼓曰賁。朗，明。踈，通也。夫鼓笛爲器，有通有塞，故使

任各異。而聖人用心，俯仰順物，升於雲則爲繳，沈於淵則爲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也。」沈，通沉。

此章言鳥飛於雲，不高其繳則不得鳥；魚藏於淵，不沉其網則不得魚。故應物之技能，或俯或仰，所用有別；用事之器，或通或塞，功能不同。謂明君治世則順應物理，用人則取其所長。

四十四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劒之痛；義重〔一〕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1〕。

【校勘】

〔一〕「重」，《文選》卷五十五作『貴』。善注曰：「以身方義，則義貴身。」應據改。六臣本亦作「貴」，並注曰：「五臣本作重。」

【注釋】

〔1〕善注：「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劒之

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跡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爲，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北人無澤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後之爲人也。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向注：「此章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爲也。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無擇曰：欲以辱行漫我，因自投清冷之淵。」按：夫理有可守者，爲勢力所奪；道有可閉者，爲威權所開。是以據圖之人，揮劒不痛，以利輕身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徇義也。」按：據圖，即據於天下。《文子》曰：「天下，大利，比身卽小，身所重也。」生重於利，故雖據天下，而遭揮劒之戮，君子不取也。故徐陵《與楊僕射書》曰：「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五臣注誤。

此章言人常守理，常因勢所失；守道，因權而喪。然生重於利，雖據天下，有揮劒之痛，君子不取；義重於身，雖得天下，而辱行背義，臨川投身。意謂君子無為利而傷身，無為身而害義。

四十五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1〕。

【注釋】

〔1〕劉孝標注：『此言令人尋本而棄末也。』善注：『《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良注：『此章明棄虛收實也。圖，畫也。言人圖形於影，不得容媚；察火於灰，無見赫烈。若信虛言，不能存道，亦猶畫形於影，不至其質也。』《爾雅・釋詁》：『造，至也。』存，《書》曰：『察也。』郭璞注：『《書》曰：在璿璣玉衡。』士理官亦主聽察。存，即在。』

此章以依影而畫形，不可盡纖細秀麗之容貌；以灰察火，不可觀猛烈大火之勢，喻探求道必察乎其人，考察物必至其本質。言君子必棄虛就實，尋本棄末。

四十六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1〕。

【注釋】

〔1〕劉孝標注：『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注：『《廣雅》曰：玄，遠也。《尔雅》曰：賾，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五絃，琴也。（《歸田賦》曰：彈五絃於妙指。）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象五行。』濟注：『此章明事能通變者，雖小可以窮大也。器，用。宏，遠。賾，深。該，備也。夫事有變要，所用淺約，通乎玄遠者，亦猶易著六爻，備於萬象；琴張五絃，摠於衆聲。』

此章言通於變化，用雖簡約而有廣博之利；明於樞機，器雖淺陋而應玄遠之機。故天地之道深遠，而備于《易》之六爻；曲調之音殊異，盡於樂之五絃。謂君子善以小見大，以少總多。

四十七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1〕。

【注釋】

〔1〕劉孝標注：『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踈。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善注：『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晷，日景也。《愼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覩也。』翰注：『此章明事遠者，不必難知；近者，不必易察也。儀，法。步，推。晷，影。脩，長。揆，度也。夫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者，踈而易知；神機至近，非能理契者，密而難測。故聖人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小。』密，深。《玉篇》：『密，止也，默也，深也。』

此章言情理深奧，見之於物，雖遠而所見者近；神機難明，藏之於形，雖近而深不可測。故觀測天體之運行，推日影長短而可知，度量深淵之淺深，以目之所視，而於君子見近知遠，不蔽于形，方可察物理，明神機。

世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一〕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二〕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三〕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1〕。

【校勘】

〔一〕「冰」，影宋鈔本作「水」。

〔二〕「陵」，小萬卷樓叢書本作「凌」。古二字通。

〔三〕「鹵」，六臣本、影宋鈔本作「櫓」。六臣本注曰：「善本作鹵字。」古鹵、櫓通。《史記・秦始皇本紀》：「伏尸百萬，流血漂鹵。」《陳涉世家》作「櫓」。

【注釋】

〔1〕劉孝標注：「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善注：「《淮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勢暴也。如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爲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爲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

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銑注：「此章明士有執節者，不可以威力移也。虐，毒也。陵，原也。關東諸侯合縱拒秦，而秦吞併之。蹈海，謂魯連隱於海也。檝，大楯也。武王伐紂，流血漂檝。西山，首陽山也。夫冰之性寒，毒暑不能滅；火之性熱，凝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彊，不能廻魯連之志；周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也。」

此章意五臣注甚明。言君主不能憑權威移貞士志節，貞士亦不可為權威所屈。

四十九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沉寒凝海，不能結風〔1〕。

【注釋】

〔1〕劉孝標注：「金爲火所流，海爲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善注：「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向注：

『此章明理有定分，不可越也。言火之流金，寒之凝海，乃理開常達之道，是以能之。至於焚景、結風，則數塞必窮之，義由是不及也。』

此章以烈火可以熔化金石，然不可焚日影；嚴寒可以冰凝大海，然不可凍結風，喻智力可使理通，威權不可通術塞。言治政之道須憑其智力，而不可以其權勢也。

五十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一〕。是以迅風陵〔二〕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1〕。

【校勘】

〔一〕『淫』，《七十二家集》本作『滛』。古二字同。

〔二〕『陵』，《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凌』。古二字通。

【注釋】

〔1〕劉孝標注：『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注：『《莊子》曰：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厦屋帡幪。李軌曰：陵雨，

陸士衡文集校注　卷八

暴雨也。帡，莫經切。幪，莫公切。」濟注：「此章明貞操之士，時亂不能易其節也。足於性，謂松柏也。天損，謂霜雪也。貞於期，謂雞鳴也。時累，謂風雨也。喻君子邪亂不能侵其明節，亦猶風雨不能誤雞鳴，霜雪不能凋松柏也。淫，侵也。」

此章以疾風暴雨，不可使伺晨之雞謬其鳴，嚴寒肅殺，不可使松柏之木凋其性，喻堅實之性，天之霜雪不可侵；忠正之心，世之俗累不能犯。言君子不可因時亂、俗累而易其節也。

【集評】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雜文》：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配捧心，不關西施之嚬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珠仲四寸之瑞乎！夫文小易周，思閒可贍，足使義明而辭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

〔宋〕王應麟《玉海》卷五十四：《文選》陸機《演連珠》五十首注：傅玄叙連珠，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受詔作之，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文心雕龍》：揚雄覃思文閣，碎文璅語，肇為連珠。擬者間出，杜篤、賈逵、劉珍、潘勗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唯士衡理新文敏。《隋志》陸機《連珠》一卷，何承天注。謝靈運《連珠集》五卷。陳證《連珠》十五卷。黄芳《連珠》一卷。梁武帝製《旨連珠》十卷，邵陵王綸沈約注。梁武帝《連珠》一卷。

注，又陸緬注。梁有《設論連珠》十卷，謝靈運撰。《唐志》：謝靈運《連珠集》五卷。梁武帝製《旨連珠》四卷，陸緬注十一卷。康顯海《藏連珠》三十卷。《文章緣起》：《連珠》之作，始自子雲。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排也。

〔明〕王禕《王忠文集・演連珠並序》：《連珠》之體，貴乎辭麗而言約，不指説事情，必假諭以達其行，使覽者微悟，合古詩諷興之義。以其易覩而可悦，歷歷如貫珠，故謂之連珠也。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者，受詔始作，然其文後世鮮傳焉。禕讀《文選》，嘗喜陸機所作《演連珠》，因擬其體為五十首，雖諷興之義竊或庶幾，而辭不能麗，言不能約，有媿於作者多矣。録之于左，以備覽云。

〔明〕吴訥《文章辯體序題・連珠》：按晉傅玄曰：《連珠》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亦嘗受詔作之，蔡邕、張華又嘗廣焉。考之《文選》，止載陸士衡五十首。而曰《演連珠》，言演舊義以廣之也。大抵《連珠》之文，穿貫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言約。不直指事情，必假物陳義，以達其旨，有合古詩風興之義。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自士衡後，作者蓋鮮。洪武初，宋王二閣老有作，亦如士衡之數。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九：陸士衡《演連珠》「日薄星迴」首，「是以百官恪居」至「以要克諧之會」，似是可否相成之義。注引《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于盡，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以

行謵人乎？」按：玉川《月蝕詩》出于此。

「尋烟染芬」首，似是服子規矩律吕之説。

〔清〕朱鶴齡《詩經通義》卷三：嚴緝世亂俗敗士之怵于利害，隨勢變遷，失其常度者多矣，故詩人思見君子焉。陸機《連珠》云：「貞乎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正用序意。

七徵〔一〕〔1〕

【題解】

以「七」名篇，源於枚乘《七發》，以七事以諭太子。摯虞《文章流別論》曰：「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此文亦借通微大夫之言，以飲食之美、華居之麗、歌舞之甚、聲色之歡、功業之隆、勳爵之美，勸諭玄虛子，終於使其棄隱而入世。鋪張揚厲，麗旨腴辭，申述之意，層層深入，其結構與《七發》近似。其意强調積極入世，體現了士衡之儒家人生觀。然「規倣太切」，藝術上創新或有不足。具體創作時間不可考。從「怨皇后之失寶，傷鴻誓之後聞」，「弭侵略於强暴，綜隆紀乎危邦」句看，當作于八王之亂起之後。皇后失寶或指太子之被廢也，若然，則在元康九年（公元二九九）至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之间。

玄虛子耽性沖素，雍容玄泊，棄時俗而弗徇〔二〕，甘漁〔三〕釣於一壑〔2〕。乃有通微大夫，怨皇后〔四〕之失寶，傷鴻誓之後聞〔3〕，策〔五〕玄黃於榛險，憑穴巖而放言〔4〕。

【校勘】

〔一〕「七徵」，嚴可均《全晉文》卷九十八曰：「案：此假通微大夫以為說，疑作「微」是。」按：魏晉七體，效仿漢人，虛構人物對答，如曹植《七啓》之「玄微子」與「鏡機子」，文題與人名無關，故此文不當為「七微」，且後人所引均作《七徵》，亦其證也。

〔二〕「徇」，《藝文類聚》卷五十七、《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九、《七十二家集》本作「狗」。古二字通。

〔三〕「漁」，《七十二家集》本作「鴻」。

〔四〕「后」，《藝文類聚》卷五十七、《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並作「居」。又「寶」，陸貽典校本作「實」。疑誤。

〔五〕「策」，影宋鈔本作「榮」。疑誤。

【注釋】

〔1〕吳訥《文章辯體序題·七體》曰：「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繼

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爲可喜，後之繼者，如傳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溝漢晉之間，沿襲之弊一洗矣。」

〔2〕耽，樂也。《詩·衛風·氓》：「於嗟女兮，無與士耽。」毛詩傳：「耽，樂也。」沖素，沖淡樸質。《晉書·孝懷帝紀》：「帝沖素自守，門絕賓遊。」雍容，閑雅温和貌。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雍容垂拱，永永萬年。」濟注：「雍容，閑和貌，靜思乃閑和。」玄泊，玄遠澹泊。《華陽國志》卷十中《廣漢士女》：「元章玄泊，韜光匿耀。」徇，《廣韻》：「營也。」

〔3〕皇后，君主。皇，大。后，君。《書·顧命》：「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孔安國傳：「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失寶，猶言失位。《易·繫辭下》：「聖人之大寶曰位。」鴻誓，帝王之敕戒也。夏竦《傳法院碑銘》：「守護正法，有帝之鴻誓也。」《爾雅·釋詁》：「誥誓，謹也。」郭璞注：「皆所以約勒謹戒衆。」邢昺疏：「謹，敕也。集將士而戒之曰誓。」此二句言悲怨君主之失位，帝王誥誓之不聞也。

〔4〕玄黃，指馬病。《詩·周南·卷耳》：「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毛詩傳：「玄，馬病。」此指病馬。榛，《玉篇》：「木叢生。」榛險，猶言荒蕪險艱。放言，不言世務。《論語》：「虞仲夷逸，隱居放言。」何晏《集解》：「苞氏曰：放，置也。置不復言世務也。」後謂縱恣而言。

王通《中説・周公篇》：「子曰：達人哉！隱君放言也。」阮逸注：「不知其可，放也。」

通微大夫曰：奇膳玉食，窮滋致豐〔1〕。簡犧羽族，考牲〔一〕毛宗〔2〕。俯出沉鮪，仰落歸鴻〔3〕。剖柔胎於孕豹，宰潛肝乎豢龍〔4〕。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鳳〔二〕〔5〕。神宰奇稔〔三〕，嘉禾之穗，含滋發馨，素穎玉鋭〔6〕。勺藥調以充饑，芳馨發而協氣〔四〕〔7〕。灼若皓雪之頹玄雲，皎若明珠之積緇匱〔8〕。素蟻踊而灩灩，滋芬溢而相徽〔9〕。涌，秋醪春酒。兼醞增奇，浮藻吐秀〔五〕〔10〕。雲沸淵復奇〔六〕。介景福於眉壽，裕溫克乎齊聖〔11〕。子能饗之乎？味雖濃而弗爽，氣既惠而

【校勘】

〔一〕「牲」，《藝文類聚》卷五十七作「生」。

〔二〕「鳳」，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鳳」。

〔三〕「稔」，《藝文類聚》卷五十七、小萬卷樓叢書本作「稴」。

〔四〕「勺藥調以充饑」二句，《文集》無，嚴可均《全晉文》卷九十八據《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

二補。

〔五〕『雲沸淵涌』以下四句，《文集》脱，嚴可均《全晉文》卷一百四十八補。

〔六〕『奇』，《藝文類聚》卷五十七無此字。汪紹楹校曰：『本集「復」下有奇字。』

【注釋】

〔1〕窮，窮盡。《爾雅・釋言》：『究，窮也。』郭璞注：『皆窮盡也。』滋，滋味。《禮記・月令》：『薄滋味毋致和。』概言食物之奇之精，滋味之美之豐。

〔2〕簡，選擇。《書・冏命》：『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孔安國傳：『當謹愼簡選汝僚屬侍臣。』牲，祭祀之六牲。《周禮・地官・司徒》：『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鄭玄注：『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也。』犧牲，毛羽完具之六牲。《周禮・地官・司徒》：『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鄭玄注：『犧牲，毛羽完具也。』古代祭祀之品尊貴而精美，故此指精美之食。羽族，禽鳥類。毛宗，畜獸類。左思《蜀都賦》：『毛羣陸離，羽族紛泊。』劉逵注：『毛羣，獸也。羽族，鳥也。』

〔3〕沉鮪，沉魚。鮪，魚名。《爾雅・釋魚》：『鮪，鱣屬也。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鮛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上江中通出鱣鱏之魚，有一魚狀似鱏而小，建平人呼鮥子，即此魚也。』

〔4〕豢龍，豢養之龍。豢，《廣韻》：『穀養畜也。』此二句言剖開孕豹而食其柔嫩之胎兒，宰殺

豢龍而食其腹藏之龍肝。形容膳之奇也。

〔5〕朝陽，指鳳。《詩・大雅・卷阿》：『鳳皇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鄭玄箋：『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丹穴，南方朝陽之處。《淮南子・氾論訓》：『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許慎注：『丹穴，南方當日下之也。』以上以王鮪、豹胎、龍肝、鳳卵分言食物之奇異。

〔6〕神宰，神靈之主宰。王勃《乾元殿頌》：『我大唐雞渾制極，樹神宰而制山河。』稔，《說文》：『穀熟也。』滋，汁液。《禮記・檀弓上》：『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玉篇》：『滋，液也。』馨，《玉篇》：『香遠聞也。』穎，禾穗之芒。《玉篇》：『穎，禾末也。』銳，利也。』上四句言食物滋味之美。

〔7〕勺藥，即芍藥，香草。《詩・鄭風・溱洧》：『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毛傳：『勺藥，香草。』協氣，節氣和諧。《三國志・魏・陳思王傳》：『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言食物之芳馨。

〔8〕灼，鮮明貌。《詩・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楚辭・九章・悲回風》：『歲曶曶其若頹兮，曾亦冉冉而將至。』王逸注：『頹，下墜，此猶散。』《玉篇》：『灼，明也。』頹，下墜也。』頹玄雲，謂黑雲散。皎，《廣雅》：『白也，明也。』緇，《詩・鄭風・緇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毛詩傳：「緇，黑色。」匱，《說文》：「一曰乏也。」積緇匱，意謂黑色散去。言食物之色美。

〔9〕素蟻，初生之蟻虱。沈約《憫國賦》：「育素蟻于玄冑，垂葆發于縵胡。」瀲灩，涌出。潘岳《閑居賦》：「遊鱗瀲灩，菡萏敷披。」善注：「瀲灩，出沒貌。《高唐賦》曰：巨石溺之瀲灩。」此二句言如《玉篇》：「長也。」徽，《爾雅・釋詁》：「善也。」此二句言如瀲灩，跳動出沒，芬芳四溢，滋味美善。以上寫食，以下寫酒。前句從視覺上寫，後句從嗅覺上寫。

〔10〕醪，濁酒。謝朓《三日侍華光殿曲水宴代人應詔》：「浮醪聚蟻，靈蔡呈姿。」《玉篇》：「醪，淳酒也。」醞，釀酒。《廣韻》：「醞，釀也。」此四言春秋所釀之酒，如雲飛泉涌。醞之愈久，愈加奇美，如文藻漂動，花紋綻吐。

〔11〕爽，《廣韻》：「烈也。」惠，和順。《詩・邶風・燕燕》：「終溫且惠，淑愼其身。」毛詩傳：「惠，順也。」介景福，猶言助爾大福。《詩・小雅・小明》：「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毛詩傳：「介、景，皆大也。」鄭玄箋：「介，助也。神明聽之，則將助女以大福。」眉壽，猶長壽。《詩・豳風・七月》：「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毛詩傳：「眉壽，豪眉也。」裕，使足也。《說文》：「裕，衣物饒也。」溫克，蘊藉自持。齊聖，中正通智。《詩・小雅・小宛》：「人之齊聖，飲酒溫克。」毛詩傳：「齊，正；克，勝也。」鄭玄箋：「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

溫藉自持以勝。』孔穎達疏：『中正謂齊，通智謂聖。』饗，飲酒。《說文》：『此四句謂酒味濃而不烈，香氣和而奇異，可助爾長壽，求其大福，可足其蘊藉自持，中正通智。

此段以飲食之美說玄虛子。

通微大夫曰：豐居〔一〕華殿，奇〔二〕搆磊落。萬〔三〕宇雲覆，千楹林錯。仰綏瑰木，俯積瑛石〔1〕。敷延袤之廣廡，矯凌〔四〕霄之高閣〔2〕。秀清暉乎雲表，騰藻陰之奕奕〔五〕〔3〕。珍觀清樹，岳立連行。雲階飛陛，仰陟穹蒼〔4〕。聳浮柱而虹立，施飛檐以龍翔〔5〕。回房旋室，綴珠〔六〕襲玉。圖畫神僊，延祐〔七〕承福。懸闥高達，長廊迴屬〔6〕。於是登漸臺，理俊音，鏡玄沚，望長林。逐狡獸，弋輕禽〔7〕。覽壯藝以悅觀，聆和樂而怡心〔8〕。子能居之乎？

【校勘】

〔一〕「居」，《藝文類聚》卷五十七作「屋」。

陸士衡文集校注　卷八

〔二〕「奇」，《藝文類聚》卷五十七無「奇」字，汪紹楹校曰：「本集下有奇字。」

〔三〕「萬」，《藝文類聚》卷五十七、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並作「高」。

〔四〕「凌」，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陵」。古二字通。

〔五〕「陰」，《慈湖詩傳》卷十九作「蔭」。又「峦峦」，《藝文類聚》卷五十七作「琳」。

〔六〕「珠」，《藝文類聚》卷五十七作「琳」。

〔七〕「祐」，陸貽典校本作「祜」。

【注釋】

〔1〕搆，同構。《玉篇》：「架屋也。」磊落，高聳貌。郭璞《江賦》：「衡霍磊落以連鎮，巫廬嵬嵬而比嶠。」翰注：「磊落、嵬嵬，皆山高大貌。」楹，《說文》：「柱也。」徐鍇曰：「楹言盈，盈對立之狀。」綏，安。《書・太甲上》：「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孔安國傳：「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瑰，奇。《呂氏春秋・侈樂》：「以衆爲觀，俶詭殊瑰耳。」高誘注：「始作詭異瑰奇之樂。」瑵石，石之次於玉，色白有赤者。《山海經・中山經》：「扶豬之山，其上多礝石。」郭璞注：「今鴈門山中出礝石，白者如水，水中有赤色者。」礝、瑵，古二字同。仰綏瑰木，俯積瑵石，謂上安奇木爲梁，下鋪玉石爲地。

〔2〕敷，施，陳。《廣韻》：「敷，施也。」延袤，長且寬敞。荀悅《前漢紀・孝平皇帝紀》：「恢長延，長也。」《玉篇》：「袤，廣也。」廡，廊廡。《玉

篇》：『廡，堂下周屋出翼人，曰庠。』矯，《類篇》：『舉也。』言廊廡漫長寬敞，飛閣高聳入雲。

〔3〕秀，花，此作動詞，吐花。《爾雅・釋草》：『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清暉，喻日。太子釋奠會作詩》：『清暉在天，容光必照。』善注：『清暉，喻日。』雲表，猶雲外。張衡《西京賦》：『立脩莖之僊掌，承雲表之清露。』騰，《玉篇》：『上躍也，奔也。』藻莩，藻陰，日光。藻，水草有文者，喻日之光彩。張衡《南都賦》：『藻莩菱芡，芙蓉含華。』善注：『《書傳》曰：藻，水草有文者。』陰，日影。《左傳・昭公元年》：『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杜預注：『陰，日景也。』奕奕，佼美。《詩・魯頌・閟宮》：『新廟奕奕，奚斯所作。』鄭玄箋：『奕奕，佼美也。』此二句以雲外日下之花、佼美之影，喻飛閣之美也。

〔4〕觀，宮門外之雙闕。《爾雅・釋宮》：『觀謂之闕。』郭璞注：『宮門雙闕。』榭，臺有木者。《書・泰誓》：『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孔安國傳：『土高曰臺，有木曰榭。』陛，《說文》：『登也。』穹蒼，蒼天。《詩・大雅・桑柔》：『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毛詩傳：『穹蒼，蒼天。』此言奇異之觀，如岳之立，清池臺榭，與路相連。

〔5〕浮柱，梁上之柱。揚雄《甘泉賦》：『抗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向注：『浮柱，梁上柱也。』虬，同虯。《玉篇》：『虯，無角龍。』此以虯龍喻浮柱飛檐之形及其氣勢。

〔6〕回房旋室，形容屋宇回旋相連。王延壽《魯靈光殿》：『旋室嫗姁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善注：『徐幹《七喻》曰：連觀飛榭，旋室迴房。旋室，曲屋也。』綴珠襲玉，形容裝飾之精美。綴，《博雅》：『連，通也。』襲，《廣韻》：『重也。』延祐，賜福。延，《廣韻》：『進也。』祐，神所賜之福。《玉篇》：『祐、祜，助也，福也。』《類篇》：『神助也。』懸闊，層樓之門。《說文》：『闊，門也。』達，相通。《玉篇》：『達，通也。』迴屬，回環相連。屬，連也。』上六句言屋宇相連，如珠玉聯綴，室內圖畫精美，門廓四通八達。

〔7〕漸臺，臺名，漢之所建，泛指高臺。揚雄《羽獵賦》：『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善注：『《漢書》曰：建章其北，治太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僊山。』理俊音，謂奏俊美之樂。理，治。《說文》：『理，治玉也。』鏡玄沚，謂臨洲渚而鑒影。玄沚，清幽之洲渚。玄，幽。《書・舜典》：『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孔安國傳：『玄，謂幽。』沚，《爾雅・釋水》：『小渚曰沚。』長林，猶山林。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弋輕禽，射飛禽。弋，《玉篇》：『繳射也。』此六句言臺閣園林之美，飛禽走獸之多。

〔8〕覽，《說文》：『觀也。』壯藝，壯美之文。《書・舜典》：『歸格于藝，祖用特。』孔安國傳：『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

此段以華居苑囿之美而說玄虛子。

通微大夫曰：金石諧而齊響，塤篪協而和鳴〔1〕。於是才人進羽籥，玄弁被藻襲〔2〕。俯縈領以鴻歸，仰矯首而鶴立〔3〕。激長歌而〔一〕丹脣，發鏗鏘乎柔木。合清商以絕節，揮流徵而赴曲〔4〕。奏南荆〔二〕之高歎，詠易水之清角〔5〕。爾乃靚眉之羣麗，容〔三〕既都而又閑〔6〕。矯纖腰以逐節，頓皓足於鼓盤。舒妍暉以妖韶，若陵危之未安〔7〕。

【校勘】

〔一〕『而』，《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並作『於』。

〔二〕『南』，《文集》、《西晉文紀》卷十五並作『商』，誤。《藝文類聚》卷五十七、《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小萬卷樓叢書本、清鈔本並作『南』，是。『南荆』或為楚地之稱，劉孝標《廣絶交論》：『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善注：『南荆，謂楚也。』其《演連珠》亦有『南荆有寡和之歌。』或為楚舞之名，嵇康《琴賦》：『進南荆，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善注：『《南荆》、《陵陽》、《巴人》，並曲名。』作『商荆』則不可通，故據改。

〔三〕『容』，《藝文類聚》卷五十七作『羌』。

【注釋】

〔1〕金石，八音之二種，此指音樂。《周禮・春官・宗伯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壎篪，即壎篪，樂器名。禰衡《鸚鵡賦》：『感平生之遊處兮，若壎篪之相須。』善注：『《毛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毛萇曰：土曰壎，竹曰篪。』向注：『壎篪，並樂器相和者也。』此二句言音樂之美也。

〔2〕才人，伎人。曹植《七啓》：『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善注：『《漢書》曰：韋昭曰：才，伎人也。』羽籥，文舞也。羽籥為文舞，干戚為武舞。《周禮・春官・宗伯下》：『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鄭玄注：『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籥。《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玄弁，玄冠，士人所冠。賈公彥《儀禮疏序》：『士冠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既冠，又著玄冠，見於君。』又，羽籥，樂器名。《禮記・樂記》：『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藻襲，文繡之上衣。《禮記・樂記》：『升降上下，周還楊襲，禮之文也。』孔穎達疏：『周還楊襲者，周，謂行禮周曲迴旋也。楊，謂袒上衣而露楊也。襲，謂掩上衣也。禮盛者尚質，故襲。不盛者尚文，故楊。』被藻襲，意謂著文繡之上衣而舞也。此二句言歌舞之盛也。

〔3〕縈領，旋轉頸項。縈，《玉篇》：『旋也。』領，《釋名・釋衣服》：『頸也。』矯首，舉首。陶潛

《歸去來兮辭》：『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此二句寫其舞姿俯仰上下，或旋轉頸項，猶鴻鴈之歸去；或舉首仰視，如松鶴之獨立。

〔4〕激，感發。《玉篇》：『激，感激也。《說文》：水礙。』柔木，桐梓之類。《詩·小雅·巧言》：『柔木，椅桐梓。』古以之造琴，故以代指樂器。清商，歌曲。《楚辭·惜誓》：『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清商。』王逸注：『清商，歌曲也。』絕節，絕妙之曲。《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二引《襄陽耆舊傳》：『陽春白雪，朝日魚離，含商吐角，絕節赴曲。』揮，《廣韻》：『振也，動也。』流徵，曲音流轉。司馬相如《長門賦》：『案流徵以卻轉兮，聲幼妙而復揚。』善注：『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良昭》：『神章靈篇兮，赴曲相和。』王逸注：『宮商並會，應琴瑟也。』上四句言歌伎發長歌合於清商而妙絕；琴瑟奏繁音曲樂流轉而應節。

〔5〕南荊，楚舞曲名。嵇康《琴賦》：『進南荊，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善注：『《南荊》，即荊豔楚舞也。』易水，原為地名，此指《易水歌》。《戰國策·燕策》：『（荊軻）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慷。』清角，商曲。《淮南子·俶眞訓》：『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許愼注：

『清角，商聲也。』

〔6〕蛾眉，喻女子眉毛之美。《詩・衛風・碩人》：『齒如瓠犀，螓首蛾眉。』此指美女。都，閑。《詩・鄭風・有女同車》：『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毛詩傳：『都，閑也。』閑，幽靜。《爾雅・釋言》：『窈，閒也。』郭璞注：『窈窕閒隙。』言舞女之衆，容貌既美，儀態幽靜。

〔7〕矯纖腰，謂伸展細腰。矯，直。《淮南子・說山訓》：『使養由其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許愼注：『矯，直。』逐節，按其節拍。《玉篇》：『逐，追也。』頓皓足，謂以潔白之足叩地。頓，以足叩地。庾信《擬連珠》：『蓋聞三關頓足，長城垂翅。』般，盤，舞。張衡《南都賦》：『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荆之折盤。』善注：『折盤，舞貌。張衡有《七盤舞賦》。』妖韶，美麗。曹植《美女篇》：『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向注：『妖，美。閑，麗也。』《世說新語・品藻》：『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眞長韶潤。』上四句言纖腰舒展，皓足點地，合於音節，中乎舞容。或舒緩而光采照人，若履危而令人心悸。

此段以歌舞之美說玄虛子。

通微大夫曰：蓋聞沫北〔一〕有采唐之思，淇上有送子〔二〕之歎〔1〕。《關雎》以寤寐為戚〔三〕，《溱洧》以謔浪為歡〔2〕。若夫妖嬪豔女，蒐羣擢

俊〔3〕。穆藻儀於令表，茂當年之柔嫚〔4〕。罄妍規之約綽〔四〕，體每變而增閑〔5〕。秀紅〔五〕蕤其愉愉，若餘顏之可飡〔六〕〔6〕。若夫靈晷潛，祖顏退。羽觴升，清琴厲〔7〕。因清明以宣誠，流微〔七〕睇而授愛〔8〕。纖手揮而鳴佩鏗，華衿被則芳塵萃〔9〕。子其納之乎？

【校勘】

〔一〕『沫北』，《文集》、《七十二家集》本並作『洙北』；《藝文類聚》卷五十七、陸貽典校本並作『洙北』，皆形近而誤。《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九、《西晉文紀》卷十五、《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沫北』。今據改。

〔二〕『子』，《文集》、《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予』；《藝文類聚》卷五十七作『子』，二字形近，《文集》誤。『淇上有送子之歎』，意取《詩·衛風·氓》『送子涉淇，至於頓丘。』非為『送予』，明矣。故據改。

〔三〕『戚』，《藝文類聚》卷五十七作『慼』，古二字同。《釋名·釋兵》：『戚，感也。斧以斬斷，見者皆感懼也。』

〔四〕『罄』，陸貽典校本作『磬』。又『綽』，陸貽典校本作『婥』。

〔五〕『紅』，《七十二家集》本作『芳』。

〔六〕『飡』，《藝文類聚》卷五十七作『餐』，古二字同。

〔七〕『微』，《文集》作『徽』，《藝文類聚》卷五十七、影宋鈔本並作『徽』。今據改。

【注釋】

〔1〕沫北，衛邑之北；衛邑，淫風盛行之地。《詩・鄘風・桑中》：『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毛詩傳：『沫，衛邑。』采唐，采集女蘿。《詩・鄘風・桑中》：『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毛詩傳：『爰，於也。唐，蒙，菜名。』鄭玄箋：『於何采唐，必沫之鄉？猶言欲為淫亂者，必之衛之都。惡衛為淫亂之主。沫音妹。』孔穎達疏：『《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采唐之思，猶言美人之情思也。淇上，淇水之上。《詩・衛風・氓》：『送子涉淇，至於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鄭玄箋：『言民誘己，己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且爲愆期。』又，《詩・鄘風・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毛詩傳：『淇，水名也。』鄭玄箋：『此思孟姜之愛厚己也，與我期於桑中，而要見我於上宮，其送我則於淇水之上。淇，衛水。』淇上送子之歎，猶言幽期爽約之歎也。

〔2〕寤寐，醒與眠。《詩・周南・關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毛詩傳：『寤，覺。寐，寢也。服，思之也。』鄭玄箋：『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己職事，當誰與共之乎？』戚，憂。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誰與共之乎？』戚，憂。《釋名・釋

兵》：『戚，感也。斧以斬斷，見者皆感懼也。』寤寐之戚，意謂求偶不得之憂也。謔浪，戲謔調笑而放縱。《詩・鄭風・溱洧》：『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鄭玄箋：『士與女，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又《詩・邶風・終風》：『戲謔浪笑傲，中心是悼。』毛詩傳：『戲謔不敬。』孔穎達疏：『戲謔調笑而敖漫。』上數句言情思之感蕩心靈矣。

〔3〕妖嬪，豔冶之婦。《玉篇》：『妖，媚也。』又《爾雅・釋親》：『嬪，婦也。』蒐，聚集。《爾雅・釋詁》：『聚也。』擢，《說文》：『引也。』此言嫵媚豔冶之女，羣聚而招引俊士。

〔4〕穆，美。《詩・商頌・那》：『於赫湯孫，穆穆厥聲。』鄭玄箋：『穆穆，美也。』又《廣韻》：『穆，美也。』藻儀，鮮麗之容貌。藻，文采鮮麗。張衡《南都賦》：『藻茆菱芡，芙蓉含華。』善注：『《書傳》曰：藻，水草有文者。』儀，《廣韻》：『儀容。』令表，美善之容儀，容儀辭令。善。《詩・大雅・卷阿》：『如圭如璋，令聞令望。』鄭玄箋：『令，善也。』表，揚雄《法言・重黎》：『威儀文辭，表也。』茂，盛也。《說文》：『茂，草豐盛。』當年，盛年。韋曜《博弈論》：『蓋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柔嫚，柔弱豔麗。司馬相如《上林賦》：『柔橈嫚嫚，嫵媚纖弱。』郭璞注：『柔撓嫚嫚，皆體夷弱長豔貌也。』

〔5〕罄，盡。《詩・小雅・天保》：『罄無不宜，受天百祿。』毛詩傳：『罄，盡也。』規，正圜之器。』約綽，同綽約，風姿婉約之美。司馬相如《上林賦》：『靚粧刻

飾，便嬛綽約。』善注：『綽約，婉約也。《莊子》曰：綽約若處子。』體，《廣韻》：『四支也。』支，通肢。閑，幽靜。《爾雅・釋言》：『窕，閒也。』郭璞注：『窈窕閒隙。』此言美女綽約風姿盡合于天然之法度，四肢變化愈顯得幽靜。

〔6〕秀，花，此作動詞，吐花。《爾雅・釋草》：『不榮而實者謂之秀。』蕤，《說文》：『草木華垂貌。』愉愉，和悅之貌。張衡《東京賦》：『我有嘉賓，其樂愉愉。』薛綜注：『愉愉，和悅之貌也。』餘穎，猶言禾穗。餘，末。《書・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穎，《玉篇》：『禾末也。』此二句言喻美女如所開之紅花下垂，其貌和悅，若垂下禾穗之可餐。

〔7〕靈晷，猶言日影。潘尼《長至詩》曰：『靈晷脩期夕，日南始今朝。』祖顏，謂日初始之光。《爾雅・釋詁》：『祖，始也。』羽觴，酒器。《楚辭・招魂》：『瑤漿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注：『羽，翠羽也。觴，觚也。』良注：『觴，酒器也，插羽於上。』洪興祖補注：『杯上綴羽以速飲也。』升，進奉。《呂氏春秋・孟秋紀》：『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高誘注：『升，進也。』薦，作。《穀梁傳・隱公五年》：『初獻六羽，始厲樂矣。』《爾雅・釋詁》：『厲，作也。』此言靈影已潛隱，日光已消逝，奉上羽觴，奏起清琴。

〔8〕清明，神志清靜明朗。《禮記・孔子閒居》：『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孔穎達疏：『清謂清靜，明謂顯著，言聖人清靜光明之德在於躬身。』此指舞女之清澈明眸。誠，眞情。《禮記・樂記》：『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流睇，流轉傾視。《南都

賦》：「微眺流睇，蛾眉連卷。」善注：「鄭玄《禮記注》曰：睇，傾視也。」此言藉明眸而達情，轉流眄而傳愛。

〔9〕鳴佩，佩玉之鳴。謝朓《直中書省》：「茲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善注：「《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翰注：「鳴珮，所佩玉也。」衿，衣帶。《爾雅・釋器》：「衿謂之袸。」郭璞注：「衣小帶。」芳塵，微芬。謝朓《夜聽妓》：「瓊閨釧響聞，瑤席芳塵滿。」萃，集聚。《詩・陳風・墓門》：「墓門有梅，有鴞萃止。」毛詩傳：「萃，集也。」此言揮舞纖手，玉珮鏗然而鳴，身披華帶，微芬集於輕軀。

此段言聲色之美以說玄虛子。

通微大夫曰：塗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1〕。 孰與顯奇蹤於天人也〔2〕。 孰與晞〔一〕，齊〔二〕清風乎諸侯〔3〕？ 言成否泰，氣作溫涼〔4〕。 弭侵略於強暴，綜墜紀乎危邦〔5〕。 子豈不願斯之雍容乎？

【校勘】

〔一〕「晞」，《七十二家集》本作「照」。

〔二〕『齊』，《藝文類聚》卷五十七、影宋鈔本並作『濟』。

【注釋】

〔1〕塗有殊而一致，即殊途同歸，一致百慮之略。《易・繫辭下》：『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韓康伯注：『夫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名約，即名之樞要。《荀子・正名》：『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楊倞注：『名約，即名之樞要也。……驗其名之大要，本以稽實定數。』此言殊途百慮，同歸一致，功業有別，名必稽實。

〔2〕姿，姿質。《釋名・釋姿容》：『姿，資也；資，取也。形貌之稟，取為資本也。』效績，效其功。《國語・魯語下》：『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韋昭注：『績，功也。』寄響，寄聲名。《玉篇》：『響，應聲也。』天人，天地人世。《禮記・郊特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此言各因其姿質，效其功績，冀寄聲名於天地人間。

〔3〕奇蹤，奇跡，指英雄奇異之蹤跡。陸雲《吊陳永長書》：『奇蹤瑋寶，灼爾凌羣。』六轡，《大戴禮記・盛德》：『故欲御四馬，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戴德曰：『六政，謂道德仁聖禮義也。』瞰，《廣韻》：『視也。』八宇，八方區宇，猶言天下。張衡《東京賦》：『澤浸昆蟲，威振八宇。』薛綜注：『八宇，八方區宇也。』攄，舒展。《廣韻》：『斜視也。』齊，等。《論語・里仁》：『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者而內自省

也。」何晏《集解》：「苞氏曰：思與賢者等也。」清風，喻如清風而化養萬物。如《詩・大雅・烝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毛詩傳：「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鄭玄箋：「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之養萬物然。」此言顯奇跡於邦國，振六轡而遠遊，雄視天下而周流，位同諸侯而澤被萬物，孰可匹之？

〔4〕否泰，《易》之卦名，喻事之順逆；此偏義複詞，意為政通人和。潘岳《西征賦》：「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善注：「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良注：「若此則否泰皆由乎人，安危不在於地。」溫涼，喻政和也。《釋名・釋典藝》：「《春秋》：春秋冬夏終而成歲，《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溫涼，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為名也。」此謂言可使政通人和，氣可使春秋和惠。

〔5〕弭，《玉篇》：「止也。」侵，侵入。《周禮・夏官・司馬》：「負固不服則侵之。」鄭玄注：「侵之者，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略，攻城掠地。《玉篇》：「略，強取也。」綜，綴合。《玉篇》：「持絲交。」此言制止強暴之侵城掠地，整頓危邦墜落之綱紀。

此段以勳爵功名說玄虛子。

乎宸極〔2〕。彝倫幸序，庶績咸乂〔3〕。蕩流風於雍俗，給天民乎齊

通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1〕。配仁風於黃唐，齊威靈〔一〕

泰〔4〕。是以玄靈感而表應，嘉神繁而畢覿〔5〕。應〔二〕天監之休命，荷神聽之介福〔7〕。然聖主達持盈之寶術，寤經國之在賢〔8〕。各畢榮於分局，期贊化於大鈞〔9〕。吾子豈不欲麾好爵於天宇，顯列業乎帝臣歟〔10〕？

【校勘】

〔一〕『靈』，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虛』。

〔二〕『應』，《藝文類聚》卷五十七作『膺』。

【注釋】

〔1〕應期，應天期命。應禎《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光我先祚，應期納禪。』良注：『言上天眷我晉德，故應期運而納於魏禪。』撫，《說文》：『安也。』

〔2〕配，《玉篇》：『匹也，媲也。』黃唐，黃帝與唐堯。班固《答賓戲》：『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銑注：『黃，黃帝也。唐，唐堯也。』威靈，聖德。揚雄《長楊賦》：『今樂遠出以露威靈。』良注：『暴露聖德也。』宸極，北極星，喻帝位。劉琨《勸進表》：『宸極失御，登遐醜虜，仁義風化媲美於黃唐，道德聖明與北辰齊高。』以上四句言明主應天期命，以德安民，

〔3〕彝倫，天地人之常道。《書・洪範》：『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孔安國傳：『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序，問何由。』幸序，甚有次序。《玉篇》：『幸，甚也。』庶績，百官之功績。《書・堯典釋文》卷二十二：『彝，常。倫，理也。』《經典釋文》卷二十二：『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孔安國：『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歎其善。』又，《爾雅・釋詁》：『治也。』此二句言人倫之常有序，百官考功皆治。

〔4〕蕩，推衍激蕩。《易・繫辭上》：『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王弼注：『相推盪也。言運化之推移。』流風，猶風化。《楚辭・九歎・憂苦》：『思余俗之流風兮，心紛錯而不受。』王逸注：『流風，風化。』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化上，是以風俗大和。』給，《說文》：『相足也。』天民，人民。《禮記・王制》：『（孤獨矜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泰，安寧。《周易・說卦》：『履而泰，然後安。』此二句言推衍教化，和諧風俗，使百姓富庶安寧。

〔5〕玄，《玉篇》：『妙也。』靈感，神靈感應。王勃《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碑》：『識洞幽明，思假玅因；冀通靈感，爰承綸紼。』表應，意謂人之行為以應天時。張九齡《賀太陽不虧狀》：『外寬刑政，內廣仁惠，聖德日愼，災祥自弭。若無表應，何謂大明？』嘉，《爾雅・釋詁》：『美也。』畢覩，王充《論衡・實知》：『盡知萬物之性，畢睹千道之要也。』覩，同

睹，觀也。此二句言妙其神靈之感而應天時，美其衆神之妙而畢觀之。

〔6〕唐庭，指堯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孔安國傳：『韶，舜樂名。……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凰。』岐陽，岐山之南。鶯鶯，鸞鳳之別名也。《國語・周語》：『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韋昭注：『三君云：鸑鷟，鸞鳳之別名也。』岐山之陽，有堯舜之雅樂，來周時之盛世也。

《詩》云：鳳皇鳴矣，於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舊乎？』此二句言舞舜時之雅樂，來周時之鳴鳳。謂太平盛世也。

〔7〕天監之休命，上天視之而降其美命。《書・太甲上》：『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孔安國傳：『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休命，美命。《書・說命上》：『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孔安國傳：『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荷，負。《左傳・襄公七年》：『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此二句言天神視之降其美命与福祉。

〔8〕持盈，意謂保持完滿之成業。《詩・大雅・鳧鷖》序：『《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孔穎達疏：『致太平君子成王，能執持其盈滿，守掌其成功，則神祇祖考皆安寧而愛樂之矣。』此二句言聖明君主須通達守其成業之道，明瞭治國之道在於用賢。

〔9〕畢榮，畢公、榮公。周成王之賢臣也。《國語・晉語》：『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韋昭注：『周，周文公。召，召康公。畢，畢公。榮，榮公。』分局，分職。劉禹錫《謝分司東都》：『列名賓護之職，分局河洛之都。』局，部分。《禮記・曲禮上》：『左右有局，各司其局。』鄭玄注：『局，部分也。』贊化，助天地之化生。《禮記・中庸》：『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鄭玄注：『贊，助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受命在王位，致大平。』大鈞，原指制陶模下可以旋轉者，此喻天地之造化。賈誼《鵩鳥賦》：『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块圠無垠。』善注：『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爲大鈞。應劭曰：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也。』良注：『鈞，輪也。言天地輪轉，萬物生死之理。』此二句言雖如畢、榮二公各有分職，然皆期於有助天地之化生萬物。

〔10〕縣，《類篇》：『一曰繫也。』天宇，喻帝王。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應瑒》：『晚節值衆賢，會同庇天宇。』翰注：『庇，蔭也。天宇，謂武帝之德能蔭於天下。』列，《廣韻》：『行次也。』此二句言子豈不願封爵號於帝王，建顯赫之業於當朝？

此段以治國安邦說玄虛子。

玄虛子作而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繩自逸於井幹，憑河

盜本於黃川〔1〕衽，謹聞命於王孫〔2〕。欽至論，敷敝〔一〕衽，

【校勘】

〔一〕「敝」，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蔽」。影宋鈔本又校曰：「蔽，別本作敝。」

【注釋】

〔1〕逸，《正韻》：「隱也，遁也。」本，本原。《說文》：「木下曰本。」此二句言猶如隱逸于井欄之旁窮繩汲水，依憑黃河之邊竊其水源。意謂依黃河之邊，卻窮繩汲水于井中而竊其水源，見井而不見川也。

〔2〕欽，《說文》：「一曰敬也。」敷，鋪。《廣韻》：「敷，散也。」衽，《類篇》：「衣襟也。」敷蔽衽，恭敬之貌。

【集評】

〔明〕孫緒《沙溪集・七謠贈璞岡趙明府》：自枚乘《七發》之後，作者遂以七為體。曹植《七啓》，張協《七命》，傅毅《七激》，張衡《七辨》，以至崔駰、馬融、王粲、陸機之屬，各有《七依》、《七廣》、《七釋》、《七徵》之作，腴詞麗旨，膾炙百世，當時被揄揚者，固已天壤與敝矣。

陸士衡文集校注卷九

頌、箴、贊、牋、表、文、誄、哀辭

漢高祖功臣頌

【題解】

此文乃漢開國功臣三十一人之頌贊。開篇盛讚高祖風雲際會，龍興于泗水之濱，而建立漢朝；結尾總論漢代臣效其才，君納其用，君臣遇合，故使有漢一代，文武充美，福祚廣延，並表達其瞻仰之情。中間撮取三十一人主要功績而分別頌贊之。作者主要著眼于安社稷、忠明主而取捨史料，有些篇章並能突出人物個性，間有容儀描寫，且每節材料取捨與描寫角度亦富有變化，語言簡練而有詩意，陸雲《與兄平原書》以『甚美』稱之。劉勰《文心雕龍·頌讚》亦曰：『陸機稽篇，惟《功臣》最顯。』足見評價之高。然頌其功也，時有溢美之詞，故洪亮吉《漢麒麟閣功臣頌》：『昔陸機爲《漢高祖功臣頌》……歌詠功德，至數十人，然徵其美備，考其績效，均若有不及焉。』頌雖源自《詩經》，然成爲一種獨立文體，則以機爲早。袁宏《三國名臣頌》直接受其霑溉。

其文體學意義亦大矣。據陸雲《與兄平原書》可知，此文具體創作時間當與《丞相箴》差近，卽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四月之後也。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吳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仆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一〕建信侯齊劉敬，大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穆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城〔二〕三老董公、轅生〔三〕，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四〕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五〕。頌曰：

【校勘】

〔一〕『中郎』，當作『郎中』。金濤聲曰：『按《史記・劉敬傳》載劉敬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後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未有中郎將之封。』金說是。

〔二〕『新城』，《文集》誤作『新成』。胡克家《文選考異》曰：『何校：成，改城是也。各本皆誤。』金濤聲曰：『《史記・高祖本紀》曰：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

〔三〕『轅生』，《頌》作『袁生』。《史記・高祖本紀》亦作『袁生』。楊愼《升菴集》卷四十七考之曰：『《姓氏書》：轅生乃轅濤塗之後，漢有轅固生之後也。其後去車為袁。後漢《袁良碑》敘其世系曰：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還宅扶樂。文失其名，碑亦闕焉，非陸士衡、王伯厚發其潛德，人亦罕知之。予故彙之以補班史之易遺焉。故可知『轅』亦作『袁』。

〔四〕『右』，小萬卷樓叢書本無此字。

〔五〕六臣本注曰：『五臣無此序。』影宋鈔本無序。又校曰：『別本有序。』

徊〔三〕宇宙，上墜〔二〕下黷〔1〕。波振四海，塵飛五岳〔2〕。九服徘徊改卜〔3〕。赫矣高祖，肇載天祿〔4〕。沉跡中鄉，飛名帝

錄〔四〕〔5〕。　慶雲應輝，皇階授木〔6〕。　龍興〔五〕泗濱，虎嘯豐谷〔7〕。　彤雲晝聚，素靈夜哭〔8〕。　金精仍頹，朱光以渥〔9〕。　萬邦宅心，駿民〔六〕效足〔10〕。

【校勘】

〔一〕『茫茫』，六臣本作『芒芒』，又注曰：『五臣作茫茫。』古二词通。

〔二〕『墋』，《藝文類聚》卷四十五、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並作『慘』。影宋鈔本校曰：『慘，當作墋。』

〔三〕『徘徊』，五臣注作『非徊』。

〔四〕『錄』，《七十二家集》本作『籙』。

〔五〕『龍興』，五臣注作『龍舉』。

〔六〕『駿』，當作『俊』。胡克家《文選考異》曰：『……考士衡《長安有狹邪行》云：「憑軾皆俊民。」左太沖擬士衡云：「長纓皆俊人。」可見陸自用俊字，與此同。彼二注善皆引《尚書》，亦與此同。決不得作駿，甚明。』胡考是，宜據改。又『民』，六臣本注曰：『五臣作人字。』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亦作『人』，蓋當唐人避諱。

【注釋】

〔1〕善注：『天以清爲常，地以靜爲本。今上墋下黷，言亂常也。墋，不清澄之貌也。楚錦

切。《國語》：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黷。貿遝曰：黷，媟也。並言天下昏亂垢濁也。』

〔2〕善注：『波振塵飛，以喻亂也。』翰注：『波振塵飛，謂兵戈不息。』五岳、四海，互文，言天下也。

〔3〕善注：『《周書》曰：乃辯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翰注：『四海、五岳、九服，皆謂天下也。非徊，謂人無主不知所從也。三靈，天地人也。言天將惡秦濁亂，改卜清平之君也。』九服，《周禮·夏官·司馬下》：『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衞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卜，《爾雅·釋詁》：『予也。』郭璞注：『卜，賜與也。與，猶予也。』三靈，猶神靈也。此二句言天下不知所依，神靈改賜其君。

〔4〕善注：『《尚書》曰：天祿永終。』向注：『赫，盛。肇，始。載，運也。』載，承。《易·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此二句言赫赫之高祖，始承其天賜之福祿。

〔5〕善注：『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尚書璇璣鈐》：孔子曰：五帝出，受《録圖》。』向注：『高祖，中陽里人，故云中鄉也。飛名帝録，謂預應圖讖，如預飛名

在其中。『沉跡，猶言隱其行跡。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況沉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此二句言始隱身於鄉邑，終飛名於帝録。

〔6〕善注：『《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倉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歷運，爲周木德所授也。』銑注：『慶雲，瑞雲也。皇階，謂天位之次也。』授木，意謂承授木德。古之帝王與五行相配，周爲木德，漢爲火德，木生火，故漢受之周也。《前漢紀·高祖皇帝紀》：『武王滅紂，王天下號曰周，爲木德，七百六十七年。秦昭王始滅周，而諸侯未盡。從至昭王之曾孫，政遂並天下，是爲始皇帝，有天下十四年，猶共工氏焉，非其序也。自周之滅及秦之亡，凡四十九年，而漢祖滅秦，號曰漢，故爲火德矣。』此二句言高祖所罩之瑞雲與天輝相應，所受之天位承周之木德。

〔7〕善注：『《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爲泗上亭長。《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漢書》曰：高祖居沛豐。』濟注：『龍興，言如龍飛於天，得高位也。虎嘯，謂天下英雄皆相應，如虎嘯風生也。泗濱，謂高祖嘗爲泗水亭長也。豐邑，高祖所居邑也。』向注：『龍興，謂龍興，喻天子之興起。庾亮《讓中書令表》：『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此二句言天子興起于泗水之濱，英雄相應山谷之中。

〔8〕善注：『《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彤，丹色也。素靈，即《高祖紀》老嫗哭所殺白蛇。《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劒斬蛇，蛇分爲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嫗夜哭。人問嫗，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良注：『彤，丹紫色。』此二句言彤雲罩頂，斬蛇而起。

〔9〕善注：『《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時，櫟陽雨金，以爲瑞，又作畦畤，祠白帝。至獻公當滅秦也。』向注：『金精，秦也。朱光，漢也。渥，流也。』《前漢紀·高祖皇帝紀》：『黃帝承之火生土，故爲土德，號曰軒轅氏。帝少昊滅帝摯，承之土生金，故爲金德，號曰金天氏。』秦居西方，主少昊之神，少昊為金德，故以金精稱秦也。漢為火德，火克金，故朱光流動，明漢當滅秦也。

〔10〕善注：『《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俊民用章。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騄不常一步，應良御而效足。』翰注：『宅，居也。言天下之人，懷高祖寬仁之德，常居於心，故羣賢如駿馬足以效其用也。』

此章謂天下混亂，高祖乘勢而起，上承天意，下得人心，俊才為之所用，英雄際會風雲。為全文之總起。

堂堂蕭公，王〔一〕跡是因〔1〕。
師，內撫三秦〔3〕。拔奇夷難，邁德振民〔4〕。體國垂制，上穆下親〔5〕。
名蓋羣后，是謂宗臣〔6〕。

【校勘】

〔一〕「王」，《文集》作「玉」，《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主」，蓋形近而誤。《文選》卷四十七作「王」，別本同。今據改。

〔二〕「競」，《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實」。

【注釋】

〔1〕善注：「蕭何爲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向注：「堂堂，盛貌。言高祖因之而升帝位也。王者，天子之通稱。」堂堂，容儀威嚴。《論語·子張》何晏《集解》：「鄭玄曰：言子張容儀威而於仁道薄也。」王跡，王業。《書·武成》：「至於大王，肇基王跡。」《經典釋文》卷四：「王跡，王業，王功同。」此二句高祖之王業賴此蕭公也。

〔2〕善注：「《毛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銑注：「綱繆，親密貌。叡，聖。后，君也。聖君，則高祖也。惟，辭也。言其無侵競於人，能安而悅之也。謂留在秦。」「無競，意謂其

賢無以過也。《詩・大雅・抑》鄭玄箋：『競，彊也。人君為政無強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綢繆，緊密纏繞。《詩經・邶風・鴟鴞》：『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鄭玄箋：『綢繆，猶纏綿也。此鴟鴞自說作巢至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也。』後喻運籌，謀劃。《列女傳・齊孝孟姬》：『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軿衣服綢繆。』陸機《遂志賦》：『蕭綢繆於豐沛，故攀龍而先躍。』亦此意。此二句言為聖君運籌關中，此人之賢無以過也。

〔3〕善注：『《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濟注：『六師，六軍也。高祖留何守關中，聚糧以給關外軍也。內則撫安百姓也。高祖封秦三將為王，王秦中，故謂之三秦。』濟，《爾雅・釋言》：『成也，益也。』

〔4〕善注：『《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黥布反，上自將擊之，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咎繇邁種德。』良注：『何拔韓信為將，遂平天（下），以行其德惠，振給於下人。惠，平。邁，行也。』振，濟，救。《易・蠱》：『君子以振民育德。』王弼注：『故君子以濟民養德也。』此二句言薦拔奇將，平定關中，施行恩德，賑濟百姓。

〔5〕善注：『《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宮，定制修文。然

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翰注：『能體國家輕重，以約法三章，使君臣上下和穆而相親也。垂，下也。制，法也。』體國，猶言立國體也。任昉《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體國端朝，出藩入守。』良注：『體國，謂爲政化之體，以正朝廷。』按：此之體國，取班固説，與《周禮》之義有別。此二句言立國體，定制度，上和君臣，下親百姓。

〔6〕善注：『班固《漢書贊》曰：蕭何、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爲一代之宗臣。國所宗也。』向注：『羣后，謂諸立功者。高祖論何功弟一，故曰名蓋也。何爲羣臣之尊，故曰宗臣。宗，尊也。』

此章論蕭何之功。平定關中，賑濟軍糧，薦賢才，立國制，從而成為王業之奠基者。

平陽樂道，在變則通〔1〕。爰淵爰嘿〔一〕，有此武功〔2〕。電擊壤〔二〕東〔3〕。協〔三〕策淮陰，亞跡蕭公〔4〕。長驅河朔，

【校勘】

〔一〕『爰淵爰嘿』，《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爰深爰默』，深乃唐人避諱，默同嘿；貽典校本作『爰深爰默』，又校曰：『玄，當作爰。』

〔二〕『壤』，《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襄』。

〔三〕『協』，《文選》卷四十七作『協』，形近而誤。『協』，同『憐』，《博雅》：『怯也。』《廣韻》：『以

威力相恐也。」與此文意相抵牾。

【注釋】

〔1〕善注：『《論語》曰：貧而樂。《周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銑注：『此謂曹參也，好黃老之術，故曰樂道，臨事能變通而合於理也。』平陽，曹參封邑平陽，故稱之。《漢書・曹參傳》：『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此二句五臣注意明。

〔2〕善注：『《莊子》曰：君子淵默而雷聲。《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濟注：『爰於淵沈。嘿，靜也，言於事好沈靜而爲理也。』爰，語助詞。《集韻》：『謂引詞也。』嘿，同默。《玉篇》：『嘿，與默同。』淵默，出處沉靜，順乎自然。《莊子・在宥》：『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郭象注：『出處語默，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爰淵爰嘿，《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九：『爰淵爰嘿，清淨寧一也。從學問說到武功，結句收轉軋跡蕭公，即位次而相業，亦自在其中。』此二句言參爲人寧靜自然，武功卓著。

〔3〕善注：『《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軍咸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壤東，破之。文穎曰：壤東，地名也。班固《漢書》述曰：長驅大舉，電擊雷震。』河朔，黃河以北。《書・泰誓》：『惟戊午王次於河朔。』孔安國傳：『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於河之北。』此二句舉其武功也。

〔4〕善注：『《漢書》曰：魏王豹反，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道(遨)，大破之。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謁者鄂秋曰：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翰注：『協，合也。亞，次也。』協，當爲協，翻刻之誤也。此二句言助謀韓信屢建軍功，功業僅亞於蕭何。

此章述曹參。其人也，守道清靜，遇事通變；其功也，揮師河朔，平定壤東，助韓信大破趙魏。

文成作師，通幽洞冥〔1〕。永言配命，因心則靈〔2〕。窮神觀化，望影揣情〔一〕。鬼無隱謀〔二〕，物無遁形〔3〕。武關是闢，鴻門是寧〔4〕。隨難榮陽，即謀下邑〔5〕。銷印棘廢，推齊勸立〔6〕。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7〕。霸楚實〔三〕喪，皇漢凱入〔8〕。怡顏高覽，弭翼鳳戢〔四〕。託跡黃老，辭世卻粒〔9〕。

【校勘】

〔一〕『望影揣情』，《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望景揚清』。又『影』，六臣本注曰：『五臣作景。』

古二字通。

〔二〕『謀』，《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謨』。古二字通。

〔三〕『實』，《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雲』。

〔四〕『弭』，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彌』；影宋鈔本又校曰：『彌，別本作弭。』又『戢』，《七十二家集本》作『戰』。疑誤。

【注釋】

〔1〕善注：『《漢書》：張良終謚曰文成侯。又曰：張良從容步遊下邳圮上，有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向注：『此謂張良也。凡不言姓名，皆所封邑名及號謚也，餘皆類此。良自言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幽冥，謂受兵法於黃石公也。』洞，通。《漢書・司馬相如傳下》：『洞出鬼谷之堀礨崴魁。』顏師古注引張輯曰：『洞，通也。』引申為明徹，洞徹。顏延年《五君詠・阮籍》：『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文成，文成侯，良生封留侯，死謚文成侯。此二句言良受黃石公《太公兵法》，智通幽冥，而為帝王師。

〔2〕善注：『《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銑注：『配合天命，籌策因心而出，則如神靈無不必中也。』永言配命，意謂長配天命而行。善引《大雅・文王》毛詩傳：『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国亦當，自求多福。』鄭玄箋：『長，猶常也。王既述脩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玉篇》：『配，合也。』因心，因親近也。善引《大雅・皇矣》毛詩傳：『因，親也。』因心則靈，指張良心親下邳老父

而得其《太公兵法》事。《漢書・張良傳》：『良嘗閒從容步遊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圮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為其老，乃強忍，下取履，因跪進。』此二句言行合天命，因親近邳圮老父而獲神靈之助。

〔3〕善注：『《周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卿斷事揣情，爲趙畫策。《鬼谷子》曰：測深揣情。』良注：『言其觀察事變，見其形影，已能揣度其情，無不知耳。故雖鬼神亦不能隱謀萬物，亦莫能逃形也。』上四句言窮萬物之變化，察末而知本。故神鬼不能隱其謀，萬物不能遁其形。

〔4〕善注：『《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利，今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項羽意乃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闢，《說文》：『開也。』寧，安。《易・乾卦》：『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此言良助漢王開闢武關，于鴻門宴上化險為夷。

〔5〕善注：『「隨難榮陽」見下文。《漢書》曰：漢王兵還至下邑。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英布，楚梟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隨難，從而赴急難。《禮記・祭義》：『成公

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鄭玄注：『隨難者，謂成公爲晉文公所伐，出奔楚，命莊叔從焉。』此二句言從高祖而赴滎陽之急難，並為之謀取下邑。

〔6〕善注：『《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滎陽。酈食其曰：誠復立六國後，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王曰：趨銷印。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良勸漢王因封之。班固《漢書》述張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銑注：『甚，教也。』廢，《爾雅·釋詁》：『舍也。』此二句言教高祖捨棄食其之計而銷印，勸其舉立韓信為齊王。

〔7〕善注：『《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睹布隨劉賈皆會。項羽敗，自刎。《漢書》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史記》曰：梁從風而動。』濟注：『羽死烏江，而董翳、呂勝、楊武等五人，各得其一體。高祖乃封五人爲列侯，是謂五侯。允，信。集，至。』此四句言運籌固陵，東伐于楚，三王從風而卒至，五侯如期而兵集。

〔8〕善注：『《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良注：『霸楚，謂項羽也。寔，實也。喪，亡也。

皇，大也。凱人，謂戰勝凱歌而還其國。言漢勝而入其國也。」

〔9〕善注：『《史記》：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翰注：『謂功成、名遂、身退也。言良和顏高覽神僊之事，退歸靜理，如鳳之止羽翼不見也。良時託跡黄帝老子之術。卻粒，謂絶穀也。』

此章謂張良傳奇之經歷，運籌帷幄之智慧，以及功成身退之超然。

曲逆宏達，好謀能深〔1〕。游精杳漠〔一〕，神跡是尋。地匪沉〔2〕。伐謀先兆，擠響于音〔3〕。奇〔二〕謀六奮，嘉慮四迴〔三〕〔4〕。規主于〔四〕足，離項于懷〔5〕。格〔五〕人乃謝，楚翼寔摧〔6〕。韓王窘執，胡馬〔六〕洞開〔7〕。迎文以謀，哭〔七〕高以哀〔8〕。重玄匪奥，九

【校勘】

〔一〕「精」，《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情」。又「漠」，《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莫」。

〔二〕「奇」，清鈔本作「寄」。誤。

〔三〕「慮」，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並作「聲」。胡克家《文選考異》曰：「袁本、茶陵本「慮」作聲。案：此所見不同，無以考之。」又「四迴」，《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百迴」。

〔四〕『于』，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七十二家集》本並作『以』。胡可家《文選考異》曰：『袁本、茶陵本「於」作以。案此亦所見不同。』

〔五〕『格』，《文集》作『恪』。《文選》卷四十七、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格』。《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今據改。

〔六〕『胡馬』，清鈔本作『天馬』。

〔七〕『哭』，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送』。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選。』又影宋鈔本校曰：『別本作哭。』

【注釋】

〔1〕善注：『《西都賦》曰：大雅宏達。《論語》：子曰：好謀而成。』向注：『此謂陳平也。宏，大。達，通也。』曲逆，指曲逆侯，陳平封號。此二句言陳平為人通達，好為奇謀，且深不可測。

〔2〕善注：『重玄，天也。《鄧析子》曰：九地之下，重天之巔。』銑注：『平常好道術玄理也。』濟注：『重玄，天也。匪，非。奧，深也。言平妙知天道地理，則天地非為深沈也。』李炳《明佛論》：『最先之祖都自杳漠，非追想所及，豈復學者通塞所預乎。』此四句言神遊幽遠廣漠之天地，追尋神靈變化之蹤跡，可洞明一切，故天之非遠，地之非深。

〔3〕善注：『言將伐其謀，先其未兆；欲墜其譽，在於為音。然兆為謀始，譽為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鶡冠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未聞音出而譽過其聲者

也。」良注：『言將伐敵，其謀策已先見其始事。凡響出於音，故須音響相濟也。亦如君臣相得也，則平與高祖亦如之也。』伐謀，伐敵始謀之時也。《孫子集注》卷三：『故上兵伐謀。』曹操注：『敵始有謀，伐之易也。』李筌曰：伐其始謀也。』擠，《廣韻》：『音濟，義同。』又『濟，定也。』此二句言每有征伐，陳平謀於未兆，如音之未萌，而回聲已應。

〔4〕善注：『《漢書》曰：陳平凡六出奇計，或頗祕之，世莫得聞。宋仲子《法言注》曰：爲高祖畫策六，陳平用奇策四，皆權謀，非正也。然機之此言，有符仲子之說，未詳。相承而誤，或別有所憑也。』向注：『平自定天下，凡六出奇計。奮，出也。四迴，謂迴轉天地也。

〔5〕善注：『《漢書》曰：淮陰侯破齊王，使使來言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漢王悟，乃厚遇齊使。《音義》曰：躡，謂平躡漢王足也。《漢書》：陳平曰：項羽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捐數萬金，行反間，間其君臣，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去，發病死。』向注：『規，諫也。』此二句言躡高祖之足而陰規諫之，又從內部離間項羽君臣。

〔6〕善注：『《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銑注：『格，至也。謂范增謝病去楚，而楚羽翼實已摧折。』格人，《書·西伯戡黎》孔安國傳：『至人。』《玉篇》：『至，達也，由此達彼也。』摧，《說文》：『一曰折也。』此二句言於是即通達事理之人。謝，《說文》：『辭去也。』

智者范增辭去，楚王折其羽翼。

〔7〕善注：『《漢書》曰：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陳平曰：陛下第出，偽遊雲夢，信聞天子以好遊出，其勢必郊迎謁。陛下因禽之，此特萬世之事也。高祖以為然。信果郊迎，即執縛之。毛萇《詩傳》曰：窘，困也。《漢書》曰：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出。』濟注：『胡馬，即匈奴也。洞，通也。』此二句言因其奇謀，使韓王窘迫而被擒，胡人之圍而頓釋。

〔8〕善注：『《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出之崩，哭之甚哀，謀誅諸呂，迎立文帝。帝崩，平馳至宮，哭殊悲。』此言高祖之崩，哭之甚哀，謀誅諸呂，迎立文帝。

其羽翼，此章言陳平。其智也，洞明世事，未雨綢繆；其功也，出奇計而定天下，離間楚而折羽翼，又助高祖剪滅叛逆，平定邊患，後又謀誅諸呂，恢復漢室。

灼灼淮陰，靈武冠世〔1〕。策出無方，思入神契〔2〕。奮臂雲興，騰跡虎噬〔3〕。凌〔一〕險必夷，摧堅〔二〕則脆〔4〕。肇謀漢濱〔三〕，還定渭表〔5〕。京索既振，火烈，勢踰風掃〔8〕。拾代如遺，偃齊猶草〔9〕。威亮〔四〕北夷魏，登山滅趙〔7〕。乃眷北

燕，遂表東海〔11〕。克滅龍且，爰取其旅〔12〕。劉項懸命，人謀是與〔13〕。念功惟〔五〕德，辭通絕楚〔14〕。

【校勘】

〔一〕『凌』，影宋鈔本、清鈔本作『陵』。古二字通。

〔二〕『堅』，《文選》卷四十七、《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並作『剛』。六臣本注曰：『五臣作堅』。又『脆』，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脆』。古二字同。

〔三〕『濱』，《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湄』。

〔四〕『亮』，《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掠』。《文選》善注引《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而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侵略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用兵之法也。』應以作『掠』為是。

〔五〕『惟』，陸貽典校本作『推』。六臣本注曰：『五臣作推。』

【注釋】

〔1〕翰注：『此謂韓信也。灼灼，盛烈貌。冠，首也。言其靈武爲世之首。』淮陰，淮陰侯，韓信之封號。靈武，神威。《詩·大雅·靈臺》：『經始靈臺，經之營之。』毛詩傳：『神之精明者稱靈。』《玉篇》：『武，健也，一曰威也。』灼灼，盛也。潘岳《夏侯常侍誄》：『英英夫子，灼灼其雋。』喻功業之盛也。

〔2〕善注：『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蔡邕《李咸碑》曰：明略兼洞，與神合契。』向注：『謀策所出無極，思與神合也。人，猶與也。契，合也。』無方，無定向也。《周禮·春官·宗伯下》：『冬堂贈無方無算。』鄭玄注：『無方，四方爲可也。』喻不可測也。此二句言謀略深不可測，與神靈契合也。

〔3〕銑注：『奮，振也。言其心勇疾如雲起，猛烈若虎之噬。噬，齧也。』騰跡，猶舉足。江淹《傷內弟劉常侍》：『丹綵既騰跡，華蓼故揚聲。』此二句言振臂而雲疾起，騰步如虎噬物。喻韓信其勇也。

〔4〕善注：『《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亂則脆。』濟注：『言其雖陵敵險難，必以平也；摧敗堅陳，則如脆矣。夷，平也。』脆，同脃。《玉篇》：『脃，小耎易斷曰脃。』又『脆，同上，俗。』此二句言足履險地必平定之，摧折堅甲如擊脆物。

〔5〕善注：『《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漢王曰：今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良注：『肇，始也。漢濱，謂項羽封高祖爲漢王，高祖就國漢中。蕭何曰：必欲爭天下，非信不可與計事。高祖乃與謀事，用其計，遂自漢中，還定秦地。渭，水名，在秦故也。濱，表，謂水畔也。』此言于漢水之濱，始為漢王籌謀，在渭水之畔，還兵平定三秦。

〔6〕善注：『《漢書》曰：漢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齊、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爲左丞相，擊魏。』扼，掐住，引申為控制。《漢書・李陵傳》：『力扼虎，射命中。』顏師古注：『扼，謂捉持也。』此二句言既控制京索，又引兵北擊魏地。

〔7〕善注：『《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兵蒲阪，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後趙空壁爭漢鼓旗，奇兵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趙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

〔8〕善注：『《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而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侵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用兵之法也。』銑注：『亮，信。踰，過也。言其威武信爲猛烈，破敵之勢過於風掃，言易也。』此二句言軍威猶烈火，破敵之勢如風掃殘葉。

〔9〕善注：『《漢書》曰：信進擊代，禽夏說閼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焉，（又音）預，邑名也。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濟注：『破代、齊二國，如拾遺物於地，如草偃於風也。』偃，《玉篇》：『仆也。』

〔10〕善注：『據《禹貢》九州之屬，魏趙屬冀州，齊代屬青州。四邦，魏、代、趙、齊也。』舉，攻克。《戰國策・楚策》：『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

〔11〕善注：『《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爲假王。漢王乃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胙太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翰注：『眷，向也。信既破趙，將北伐燕，李左車勸按甲休兵，然後可也。遂表東海，謂立爲齊王也。東海，齊地也。表，猶立也。』

〔12〕善注：『《漢書》曰：齊王走高密，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維水陣。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向注：『龍且，項羽將也。信既勝滅之，於是盡取其衆。爰，於也。旅，衆也。』

〔13〕善注：『《漢書》：蒯通說信曰：當今之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人謀，已見上文。』銑注：『蒯通知天下權在信，乃說信曰：當今時兩主懸命於足下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故云劉項懸命也。人謀，謂蒯通說信反漢爲楚王，三分天下。』是與，猶在于此。《詩・小雅・小明》：『靖共爾位，正直是與。』此二句言劉項之命懸于信手，亦如蒯通之謀。

〔14〕善注：『《漢書》曰：漢王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辭曰：人信親我，背之不祥。朋通知天下權在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尚書》曰：惟念帝功。』銑注：『信曰：我幸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執戟，故歸漢。漢授我上將軍，言聽計用，背之不祥。此則念己之功，推高祖之德，辭朋通所說，絶楚王之望。』

此章歌頌韓信之神威雄勇，謀略過人，軍功顯赫，以及在逐鹿中原中所處的重要地位，推恩報德的行為品質。

彭越觀時〔一〕，戮跡匿光〔二〕。民〔三〕具爾瞻，翼爾鷹揚〔1〕。威凌〔四〕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2〕。

【校勘】

〔一〕『時』，《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是』。

〔二〕『戮跡匿光』，《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韜跡隱光』。『戮跡』，六臣本注曰：『五臣作韜跡』。

〔三〕『民』，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人』。蓋唐人避諱。

〔四〕『凌』，六臣本注曰：『五臣作陵。』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亦作『陵』。古二字通。

【注釋】

〔1〕善注：『杜預《左氏傳注》曰：韜，藏；弢與韜，古字通也。《毛詩》曰：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濟注：『韜，藏。匿，隱也。陳涉初起，或人謂越曰：豪傑相立叛秦，公可效之。越曰：雨龍方鬬，且待之，此謂觀時、藏跡、隱光也。後高祖擊昌邑，越乃助之，言其有英雄之才，天下所瞻望。翼爾鷹揚，言其勇志疾速如鳥翼之飛，若鷹之擊揚。』此四句言彭越善觀時變，韜光養晦。然衆望所歸，冀其如鷹之展翅飛揚。

〔2〕善注：『《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綬，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軍，拜越爲魏相國。漢敗彭城，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爲漢王游兵擊楚，絶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爲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悝爲鼎銘曰：即宮於宗周。』良注：『楚域，謂項王也。』翰注：『即，就。宮，居也。項氏既滅，高祖封越爲梁王。初爲相國，將兵略定梁地，後封之，故云舊梁也。言如舊之有也。』質委，即委質，猶屈身事奉。《戰國策・莊襄王》：『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鮑彪注：『委質，屈膝也。』《後漢書・孔融傳》：『融負有高氣，志在靖難。』此四句言威振楚地，委身事奉漢王，平定河濟，封梁王而就舊地。

此章言彭越雖早期韜光養晦，後仍委身事奉漢王，因軍功而被封。

烈烈黯布，耽耽其眄〔一〕〔1〕。名冠強楚，鋒猶駭電〔2〕。謀之不臧，舍福取禍〔8〕。

蛻，悟主革面〔3〕。肇彼梟風，翻〔三〕為我扇〔4〕。天命方輯〔四〕，王在〔五〕東夏〔5〕。矯矯三雄，至於垓下〔六〕〔6〕。元凶既夷，寵祿來假〔7〕。保大〔七〕全祚，非德孰可。

【校勘】

〔一〕『耽耽』，《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晼晼』。又『眄』，六臣本注曰：『五臣作盼，音麵。』

〔二〕『幾』，陸貽典校本、影宋鈔本作『機』。

〔三〕『翻』，《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翩』。

〔四〕『輯』，《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集』。

〔五〕『王在』，《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王於』。

〔六〕『下』，《七十二家集》本作『干』。形近而誤。

〔七〕『大』，《七十二家集》本作『太』。

【注釋】

〔1〕善注：『《漢書》曰：黯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眈眈。』向注：『凡有姓名，則注不重言也。或唯言其名，則注重說，餘類此。烈烈，猛也。眈眈，

虎視貌。此於虎言猛也。眄，視也。』此二句言布威猛剛烈，目光如虎。

〔2〕善注：『《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衆。』銑注：『初布爲項羽將，功冠諸侯，其鋒銳勇，急如雷電之驚也。彊楚，謂項羽也。』彊，同强。鋒，《玉篇》：『刀刃也。』鋒猶駭電，言其衝鋒陷陣揮動兵器如雷電之驚。

〔3〕善注：『《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間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面以從君也。』濟注：『言布見幾去楚歸漢，亦如蟬蛻去其殼也。學覺漢王仁明，故改操而來北面事之。悟，覺也。革，改也。』幾，謂物變化微妙之時。《繫辭上》：『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王弼注：『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之會則曰幾。』此二句言見其幾微，如蟬蛻去楚，覺其明主，始改面而事漢。

〔4〕善注：『《漢書》曰：上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良注：『肇，始也。彼，謂項羽也。梟，惡鳥也。我，謂漢也。言始在項羽處，沐梟鳥之風，後乃翻飛而來爲漢助也。扇，助也。』此二句言始助項羽而成風，反為我漢而助威。

〔5〕善注：『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翰注：『輯，運也。王在東夏，謂布爲淮南王。』天命方輯，謂漢王勢弱，方承天命。王在東夏，指漢王之在陽夏，非信彭越期，皆不至。會楚擊漢軍，大破之。』《前漢紀·高祖皇帝紀》：『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羽至陽夏南，與韓

〔6〕善注：『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虎臣。』向注：『矯矯，雄勇貌。垓下，地名。』上隨劉賈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虎臣。』向注：『矯矯，雄勇貌。垓下，地名。』上四句言漢王方承天命，揮兵陽夏，三雄威猛勇敢，會師垓下。

〔7〕善注：『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湯述曰：既成寵祿，亦罹咎慝。』銑注：『元凶，則項羽也。東夷，平也。假，至也。』此二句言元凶既滅，恩寵爵祿並至矣。

〔8〕善注：『《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濟注：『《左氏傳》：楚子曰：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祚保國。安於大位而能全福者，非德不可也。言布謀及不善之道，卒見其禍矣。保，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毛詩》曰：謀之不臧，指黥布謀反事。高祖十一年，誅韓信、彭越，黥布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帝郡警急。又因與中大夫賁赫有隙，赫上言布變，布遂族其赫家，舉兵反，高祖出兵平之。事見《漢書・黥布傳》。

此章敘述黥布見幾蟬蛻，去楚歸漢，助漢滅楚，寵祿並至，然終因謀逆取禍。敘韓信不言其逆，說黥布則歎其『謀之不臧』，在作者對史料之取捨中可見其情感傾向。

張耳〔一〕之賢，有聲梁魏〔1〕。脫跡違難〔四〕，披榛來洎〔五〕。改策西秦，報〔六〕辱北恩〔三〕，仰察五緯〔3〕。俯思舊士也罔極，自詒〔二〕伊媿〔2〕。

冀〔4〕。悴葉更耀〔七〕，枯條以肄〔5〕。

【校勘】

〔一〕『張耳』，《七十二集》本作『張旦』。誤。

〔二〕『詒』，六臣本注曰：『五臣從貝。』

〔三〕『恩』，《文集》作『思』，蓋形近而誤；《文選》卷四十七、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並作『遺難』，《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違禮』。

〔四〕『違難』，《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媚』。

〔五〕『洎』，《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執』。

〔六〕『報』，《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耀』，六臣本作『輝』；又注曰：『五臣作耀。』

【校勘】

〔1〕善注：『《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母忌爲客。《毛詩》曰：文王有聲。』良注：『聲，譽也。謂高祖微時，素聞其賢。』有聲梁魏，即聲名聞于梁魏。

〔2〕善注：『《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出鉅鹿，責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襲耳，耳敗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慼。詒，音怡。』翰

注：『此言陳餘交不固也。罔，無。極，窮也。言士之結交，當堅踰金石，至於無窮。豈可二三其德，終易其初，以相誅伐？此所以自遺其媿也。貽，遺。伊，其也。』罔極，不一其行也。極，朱熹《詩集傳》：『至也。』媿，《集韻》：『同愧。』此二句言耳二三其德，反覆無常，自遺愧于後世也。

〔3〕善注：『《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肅。』向注：『耳與陳餘戰，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遂歸漢。此思舊恩也。五緯，五星也。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野。言耳望此而歸漢也。』五緯，五星。《淮南子·天文訓》：『五星八風二十八宿。』高誘注：『五星：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辰星也。』此謂張耳上察五星之天象，見天命在漢，故歸之。

〔4〕善注：『《漢書》曰：漢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又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於襄國。泜，音祇。』銑注：『脫，遺也。跡違難，謂與陳餘戰敗歸漢也。榛，草木叢生也。洎，至也。言耳奔馳披冒叢榛之路，來至秦中。高祖遣耳與韓信擊趙，是爲改策矣。與韓信破趙，斬陳餘於泜水上，是報辱也。趙，冀州分野，故曰北冀。』違，《正韻》：『避也，去之也。』改策，策馬改向，踏叢榛艱險之路而至西秦，終破趙報陳餘之辱矣。

〔5〕善注：『以木爲喻也。《漢書》曰：漢立耳爲趙王。毛萇《詩傳》曰：斬而復生曰肆。』濟注：『謂耳敗走，已如悴葉枯條矣。而高祖厚遇之，是謂更有耀光而復生也。』此謂張耳本為敗兵之將，賴高祖而顯赫。《漢書・張耳傳》：『四年夏，立耳為趙王。五年秋，耳薨，謚曰景王。子敖嗣立為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王后。』蓋指此。

此章言張耳雖有聲名，然交友不終；雖隨高祖征戰，然挾報私仇，實賴高祖而顯赫，似頌而實貶。

王信韓孽，宅〔一〕土開疆。我圖爾才〔二〕，越遷晉陽〔1〕。盧綰自微，跨功逾德，祚爾輝〔三〕章〔3〕。人之貪禍，寧為亂亡〔4〕。婉孌我皇〔2〕。昨

【校勘】

〔一〕『宅』，《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拓』。

〔二〕『才』，《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戎』。

〔三〕『輝』，《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暉』。古二字同。

【注釋】

〔1〕善注：『《漢書》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郡爲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曰：我圖爾居。』孽，庶出，非嫡母所生。《公

羊傳・襄公二十七年》：『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何休注：『庶孽，衆賤子，猶樹之有孽生。』宅土開疆，指信居韓襄王之封地且開闢其疆土。《漢書・韓王信傳》：『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欲以撫定韓地。』圖，《爾雅・釋詁》：『謀也。』此四句言韓王信韓襄王之庶孫，居襄王之舊地，且開闢其疆土。漢王思爾之才，遷之晉陽以備胡。

〔2〕善注：『《漢書》曰：高祖與綰壯學書，又相愛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婉孌，相親貌。我亮天工。』向注：『綰與高祖同日生，微時相愛，及貴，綰出入帝臥內。婉孌董公，惟皇，高祖也。』婉孌我皇，謂盧綰與漢皇相親愛。《漢書・盧綰傳》：『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綰常隨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食飲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

〔3〕善注：『《漢書》曰：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綰可王。上乃立綰爲燕王。章，印章也。』

銑注：『跨，度。踰，過。祚，福。爾，汝也。言其功則所封，士爵已過其德，蓋上心所惠，故福汝輝榮之寵章。』輝章，光明貌，猶顯赫。陸雲《祖考頌》：『穆矣暉章，有吳之旗。』上四句言盧綰微時追隋漢王，至相親愛，故漢王封爵逾其功德，賜福使汝顯赫。

〔4〕善注：『《漢書》曰：高祖崩，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死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

爲荼毒。鄭玄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也。』濟注：『言人志貪禍，乃爲亂亡之道。謂綰爲叛，亡入匈奴。』按：此節將韓王信與盧綰合論，因二人後來均叛漢降匈奴，故『人之貪禍，寧為亂亡』，非止言盧綰，亦言韓王信。《漢書・韓王信傳》：『（六年）秋，匈奴冒頓大人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上賜信書責讓之……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漢使柴將軍擊之……斬爵逾其功德，因貪而叛，自取其禍。』

此章將盧綰、韓王信合敘，所同者，皆封爵逾其功德，因貪而叛，自取其禍。

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1〕。

【注釋】

〔1〕善注：『《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鋗，與偕攻析、酈。上以鋗有功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之甲令。《音義》曰：鋗，呼玄切。酈，持益切。』

此章言吳芮封王，其福祚蓋賴其將梅鋗也。雖功小勢弱，其志忠才賢，亦為世所稱。

肅肅荊王，董我三軍〔一〕〔1〕。我圖〔二〕四方，殷薦其勳〔三〕〔2〕。庸親作

〔四〕勞，舊楚是分〔3〕。往踐厥宇，大啓淮濆〔4〕。

【校勘】

〔一〕『三軍』，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王軍』。

〔二〕『我圖』，《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圖掌』。

〔三〕『勳』，《文集》作『勛』。下同。古二字同。《玉篇》：『勛，古文。』乃勳之古字也。

〔四〕『作』，《藝文類聚》卷四十五、影宋鈔本並作『祚』。六臣本注曰：『五臣作祚。』

【注釋】

〔1〕善注：『《漢書》：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翰注：『肅肅，嚴整貌。董，正也。』荆王，劉賈之封爵。

〔2〕善注：『《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賈。』向注：『殷，多。』此二句言高祖謀取天下之時，周殷助賈而進其功勳也。

〔3〕銑注：『庸，用。祚，福也。賈則高祖從兄，故用親也。祚勞者，謂加福於功勞之臣，分楚舊地而封之。地而爲荆國也。』此二句言因賈爲漢王宗親，又因功勞而賜爵，故分楚舊地而封之。

〔4〕善注：『《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下。詔立賈爲荆王，王淮東。』濟注：『厥，其。宇，居也。言往踐其荆國之居也。啓，開也。鋪敦淮濆。』

淮，水名，在荆地。濆，水濱也。』此二句言就封地而居，大開淮濆之境。

此章言劉賈率三軍而擊楚，藉部下而進勳，因宗親功勞而封荆王。

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一〕。引身伏劍，永言固之〔1〕。淑人君子，寔邦之基〔2〕。義形於色，憤發於辭〔3〕。主亡與亡，末命是期〔4〕。

【校勘】

〔一〕『慈』，《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仁』。

【注釋】

〔1〕善注：『《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毋以老母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良注：『此則恐其子事王懷二心，故自殺，可謂明且慈也。』安國，指太傅安國懿侯王陵。違親，指離其母。《説文》：『違，離也。』依依，戀戀不舍。《韓詩外傳》卷二：『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哲，明智。《書·舜典》：『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孔安國傳：『濬，深。哲，智也。』永

言固之，謂永固其志也。言，語助詞。上六句言安國離開慈母，母子眷戀思之。然其明哲慈愛，舉身伏劍自殺，永固其追隨漢王之志。

〔2〕善注：『《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翰注：『淑，美。寔，實。邦，國。基，本也。言陵才器可謂美人君子，實國之本也。』

〔3〕善注：『《漢書》曰：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公羊傳》曰：昔高帝可謂義形於色矣。』向注：『高祖既崩，呂后欲廢絶漢祚，將封呂氏。王陵曰：云：非劉氏不王也。呂后不悅。此則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也。』形，表現。《正韻》：『色，人顏容也。』此二句言忠義之心形于顏容，憤激之情發之言辭。

〔4〕善注：『《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爲丞相。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向注：『言其一心事主，志節不移，故曰主亡與亡也；守其遺命，不封呂氏，可謂末命是期也。』

此章言王陵違親追隨漢王，後為保漢安劉，忠正不阿。

絳侯質木，多略寡言〔1〕。曾是忠勇，惟帝攸歎〔2〕。雲驚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3〕。寧亂以武，斃呂以權〔4〕。滌穢紫

宮，徵帝太原〔5〕。實惟太尉，劉宗以安〔6〕。挾功震主，自古所難〔7〕。勳耀〔二〕上代，身終下藩〔8〕。

【校勘】

〔一〕『耀』，六臣本注曰：『五臣作曜。』陸貽典校本作『曜』。古二字同。

【注釋】

〔1〕善注：『《漢書》曰：周勃爲人木強敦厚。《論語摘輔》曰：子然公順多略。』銑注：『此謂周勃也。木，素。寡，少也。』寡，《玉篇》：『少也。』絳侯，周勃之封號。此二句言絳侯質樸木訥，言雖少而多謀略。

〔2〕善注：『《漢書》曰：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曾，發語辭。《爾雅·釋言》：『憎，曾也。』郭璞注：『發語辭，見詩。』又『攸，所也。』此言絳侯何其忠勇，故惟帝所讚歎也。

〔3〕善注：『《漢書》曰：陳豨反，勃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破綰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良注：『騖，馳。逸，疾也。雲馳、景疾者，言其用兵之機速也。』禽，同擒。《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奄，同，盡。《書·大禹謨》：『皇天眷命，奄有四海。』孔安國傳：『奄，同也。』燕韓，指燕王盧綰、韓王信。《漢書·周勃傳》：『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破之。』奄有燕韓，《義

門讀書記》卷四十九：『兼勃平燕王盧綰及擊破王信下晉陽，兩事言之。』此四句言勃軍如雲，馳騁靈丘，平代郡，擒陳豨；如影飛馳上蘭，盡定燕王、韓王之地。

〔4〕善注：『《漢書》曰：高后崩，呂産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誅諸呂。子謂范宣子曰：夫剋亂在權。』權，權謀。《莊子・天道》：『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此二句言以武力平定暴亂，以權謀誅殺諸呂。

〔5〕善注：『《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張衡《羽獵賦》曰：開閶闔兮坐紫宮。』滌穢，蕩滌污穢。《前漢紀・孝元皇帝紀中》：『故設三章之法，太赦之令，蕩滌穢流。』此喻清除朝廷之非臣。紫宮，天子之所居。張衡《西京賦》：『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薛綜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紫微，宮門名。』徵帝太原，指迎立代王於太原，是為孝文帝。按：『滌穢紫宮』，《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九考之曰：『《周勃傳》「臣無功，請得除宮」二句，乃東平侯興居語。勃無此言，自乃與太仆滕公以下云云。「滌穢」句蓋謂勃之能誅諸呂，以清宮禁之亂，乃文帝未至以前事，與勃無涉，注誤引也。「滌穢」注中「勃曰」以下數語皆可刪。』此二句言清除宮廷之亂，迎文帝於太原。

〔6〕善注：『《漢書》曰：惠帝以勃爲太尉。安劉氏，已見上文。』向注：『惟，是也。時勃爲太

尉也。劉宗，漢也。』

〔7〕善注：『《漢書》：崩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身危。』銑注：『挾，懷也。言其懷挾定社稷之功，震動君主，自古所難爲也。』挾功震主，意謂恃其功高而主懼之。《漢書・周勃傳》：『文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爾雅・釋詁》：『震，懼也。』此二句言功高而主懼，自古以來爲臣之難也。

〔8〕善注：『《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乃免丞相就國，薨。』濟注：『勳，功也。言勃免相國，出於下藩而薨也。諸侯之國曰下藩，即所封絳是也。』此言雖功勳光被上代，然身終於藩國也。

此章言周勃少言多略，忠勇權變，平定叛亂，剪滅諸呂，迎立代王，因功高震主，退居下藩。不惟叙述，亦感慨嘆息也。

舞陽道迎，延帝幽藪〔1〕。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摠干〔2〕鴻門，披闔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3〕。

【校勘】

〔一〕『摠』，《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總』。《七十二家集》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總』。古三字並通。又『干』，影宋鈔本、清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于』。形近而誤。

【注釋】

〔1〕善注：『《漢書》曰：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高祖，迎立為沛公。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張揖竄跡幽藪。』良注：『此謂樊噲也。初，噲在沛，蕭何使迎高祖，立爲沛公。高祖嘗在澤中游，故曰延帝幽藪也。澤無水曰藪也。』舞陽，舞陽侯，樊噲之封爵號。延，《玉篇》：『進也。』幽藪，幽遠之水澤。張協《雜詩》：『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善注：『《周禮注》曰：藪，大澤也。』濟注：『幽藪，謂幽遠之藪澤也。』

〔2〕善注：『《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楯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高帝笑而起。《尚書》：帝曰：余欲宣力四方。金日磾以篤敬悟主，忠信自著。』宣力，用力，盡力。《書・益稷》：『予欲宣力四方。』孔安國傳：『布力立治之功。』摠干，《禮記・樂記》鄭玄注曰：『摠干，持盾也。』披闥，披帷。《史記・

項羽本紀》：『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鄉立，瞋目視項王。』謂色厲而使人懼也。聳，懼。《左傳・襄公四年》：『邊鄙不聳，民狎其野。』杜預注：『聳，懼。』誚，責備。《史記・黥布列傳》：『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裴駰《集解》：『《漢書音義》曰：誚，責也。』此六句言戮力王室，非止其勇武也。持盾而闖鴻門宴會，披帷而立於項羽之宇。厲言責備項羽，又曾掩淚而開導高祖。此章言樊噲之功，迎立沛公，鴻門化險為夷，力諫高祖勤于政事。

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1〕。振威龍蛻〔一〕，據武庸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2〕。

【校勘】

〔一〕『蛻』，六臣本注曰：『五臣作脫，音奪。』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亦作『脫』。當作『脫』。龍脫，地名。《漢書・酈商傳》：『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亦為證。

【注釋】

〔1〕善注：『《漢書》曰：酈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銑注：『此謂酈商也。兄，謂食其。言其因食其乃

進用於高祖也。初陳勝起兵，商以數千衆屬高祖略地，故云俾率爾徒，從王於征也。俾，使。爾，汝。徒，衆也。」曲周，曲周侯，酈商爵號。上四句言曲周因其明哲之兄舉薦，使其率兵從王征戰。

〔2〕善注：「《漢書》曰：燕王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蛻，破荼軍。《音義》或曰：龍脫，地名也。音奪。《漢書》曰：商又從擊黥布，兩陣以破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蘄西，上乃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濟注：「龍脫，地名。墉，城。垣，墻也。據，猶用也。寔，是。克，勝。禽，殺也。」上四句言揚軍威于龍脫，攻克荼軍；用兵于庸城，終擒黥布。此章言酈商之功，因兄舉薦而隨高祖；破燕王，揚威龍脫，擊黥布，用武庸城。六軍之捷實固商也。

猗歟汝陰，綽綽有裕〔1〕。戎軒肇跡，荷策來附〔2〕。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3〕，平城有謀〔4〕。

【校勘】

〔一〕「乂」，《七十二家集》本作「又」。蓋形近而誤。

【注釋】

〔1〕善注：「《毛詩》曰：猗歟那歟。又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良注：「此謂夏侯嬰也。猗，

美也。綽裕，言其才器寬也。』猗歟，同猗與，歎美之詞。《詩・周頌・潛》：『猗與漆沮，潛有多魚。』鄭玄箋：『猗與，歎美之言也。』綽綽有裕，今作綽綽有餘。《詩・小雅・角弓》毛詩傳：『綽綽，寬也。裕，饒。』汝陰，汝陰侯，夏侯嬰爵號。此二句言美哉，汝陰！才能器量，如此實弘。

〔2〕善注：『《漢書》曰：上降沛，爲沛公，以嬰爲太僕，常奉車。』翰注：『戎軒，兵車也。肇，始。荷，負也。謂高祖初起時，以嬰爲太僕，常奉車，故云始跡也。負策，謂負鞭策以奉來，附，謂附高祖也。』此二句言高祖始起兵時，嬰負策駕兵車來附之事也。

〔3〕善注：『《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滿取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擁樹馳。晉灼曰：今京師謂抱小兒爲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請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向注：『馬煩，謂馬疲也。殆，壞也。釋，捨也。皇儲，太子也，則孝惠帝也。時，是。乂，安也。平城，地名。』此四句言漢王逃時，馬疲車殆，然嬰屢抱二小兒而不忍舍之，因此太子得安。且平城之難，又因其計謀而高祖得脫去。此章言夏侯嬰之功，逃難途中，保護太子，平城之役，智脫高祖。

穎陰銳敏，屢為軍鋒〔1〕。奮戈東城，禽項定功〔2〕。乘風藉響，高

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3〕。

【注釋】

〔1〕良注：『此謂灌嬰也。銳，精。敏，達也。鋒，謂爲先鋒也。』顏陰，顏陰侯，灌嬰封爵。銳敏，精明迅疾。《左傳・哀公十一年》：『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杜預注：『銳，精也。敏，疾也。』此二句言其反應敏銳迅捷，故常爲先鋒也。

〔2〕善注：『《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廣韻》：『奮，揚也。』禽，通擒。曹植《責躬詩》：『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此二句言揮戈東城，擒項羽而立功。

〔3〕善注：『《漢書》曰：嬰渡江定吳，還定淮北。《呂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因便也。《左氏傳》：宋向戌曰：光啓寡君，羣臣安矣。』濟注：『言嬰乘其風勢，假藉聲譽，乃渡江破吳都，定豫章、會稽，還定淮北，遂大開東土也。光，大。啓，開也。』此章言灌嬰之功，東城擒殺項羽，渡江破吳，還定淮北，開闢東土。

陽陵之勳，元帥〔1〕是承〔2〕。信武薄伐，揚節江陵〔2〕。夷王殄國，俾亂作懲〔3〕。

【校勘】

〔一〕『帥』，影宋鈔本作『師』。又校曰：『師，當作帥。』

【注釋】

〔1〕善注：『《漢書》曰：傅寬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屬相國參，殘博。』翰注：『言承奉大帥之令，以定齊地，逐封勳爵。』陽也。勳，功也。元，大也。大帥，謂曹參也。言承奉大帥之令，以定齊地，逐封勳爵。按：元帥，指韓信、曹參、周勃三陵，陽陵侯，傅寬之封爵。此節將傅寬、靳歙合論之。《漢書·傅寬傳》：『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人。翰注誤。《漢書·傅寬傳》：『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元帥是承，是指分別承淮陰韓信、曹參、周勃之令而建立功勳也。

〔2〕善注：『《漢書》曰：靳歙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雒陽。《上林賦》曰：揚節上浮。《毛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向注：『此謂靳歙也。從高祖擊項羽，別定江陵，郡名。薄伐，謂以義伐敵，克之易也。』信武，信武侯，靳歙之封爵。揚節，高舉旌節。《上林賦》向注：『揚，舉也。節，旌節也。』此言信武侯以義師討敵，舉旌節而定江陵。

〔3〕銑注：『夷，平。殄，盡。俾，使。懲，止也。言平定江陵，禽其王，盡得其國，使其叛亂息矣。』也。』此二句言二人平定諸王之亂，盡滅其國。使亂者止

此章將傅寬、靳歙合論。傅承帥令而建功勳，靳舉義兵而定江陵，平息諸王之亂，二人亦有功。

恢恢廣野，誕節令圖〔1〕。進謁〔一〕嘉謀，退守〔二〕名都。東規〔三〕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2〕。輜軒東踐，漢風載徂〔3〕。身死于齊，非說之辜〔4〕。我皇寔念，言祚爾孤〔5〕。

【校勘】

〔一〕「謁」，六臣本作「竭」。

〔二〕「守」，六臣本注曰：「五臣作宮。」

〔三〕「規」，李善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窺」。胡克家《文選考異》曰：「袁本、茶陵本「窺」作規。案：此所見不同，似「規」字是也。」

【注釋】

〔1〕善注：「《漢書》曰：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酈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刑制之勢，則天下歸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班固《漢

書》述曰：陳湯誕節，救在三哲。《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杜預《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翰注：『此謂酈食其也。恢恢，大也。誕，大。節，度。令，善。圖，謀也。』廣野，廣野君，酈食其封號也。恢恢，城府深廣貌。《荀子·非十二子》：『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楊倞注：『恢恢、廣廣，皆容衆貌。』誕節，猶言不拘小節。《三國志·魏·杜恕傳》裴注：『杜氏《新書》曰：……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據《史記》載：食其人謁沛公，長揖不拜。故言其誕節也。此二句言廣野君城府深廣，不拘小節，卻屢有善謀。

〔2〕向注：『名都，謂滎陽也。食其勸高祖急收滎陽是也。』濟注：『食其勸高祖守白馬之津，距飛狐之口，據敖庾之粟也。白馬，津河也。飛狐，塞名也。敖庾，倉名。三塗，山名。規，守。即，就也。』此六句言進見高祖，獻其嘉謀：退據名都滎陽，東守白馬之津，北拒飛狐之塞，就敖庾之粟，據三塗之險。

〔3〕善注：『《漢書》：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酈食其說齊。齊王田廣以爲然，罷歷下兵守備。』銑注：『輜軒，輕車也。東踐，謂東行向齊也。載，則。徂，往也。矣。』此二句言輕車東行于齊，漢王雄風則懾於齊矣。

〔4〕善注：『《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襲齊王。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已，乃烹食其。』銑注：『雖身死於齊，非說辭不善之罪也。』辜，《玉篇》：『罪也。』此二句意謂食

其雖身死齊國，非謀之不善，乃勢之然也。

〔5〕善注：『《漢書》曰：高祖舉功臣，思食其，封其子爲高梁侯。』翰注：高祖實念其功，封子疥爲高梁(梁)侯。此蓋福及其孤也。』

寔，實。祚，福。爾，汝也。言高祖實念其功，封子疥爲高梁(梁)侯。此蓋福及其孤也。

此章言酈食其城府深廣，每以嘉謀奇計而建立奇功。

建信委轡，被褐獻寶〔1〕。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酅鎬〔2〕。柔遠鎭邇，寔敬攸考〔3〕。

【注釋】

〔1〕善注：『《漢書》：婁敬脫輅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入，言於上，上召見。』良注：『此謂婁敬也。委，棄也。輅，庶車也。婁敬本爲輓車者，乃棄車被褐衣，以見高祖獻說，令都長安，可謂大寶也。』建信，建信侯劉敬，敬，原姓婁。司馬貞《索隱》曰：『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高祖曰：婁即劉也，因姓劉耳。』輅，即輓輅，鹿車。裴駰《集解》：『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人推之。』褐，庶人之衣。《孟子·滕文公上》：『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趙岐注：『衣褐，貧也。』此二句言婁敬棄其鹿車，著庶人之服見漢王而獻其大策。

〔2〕善注：『《漢書》：婁敬謂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班固《漢書述》婁敬述曰：敬繇役夫，還京定都。《聲類》曰：鄠，扶風縣名，此指長安。潘岳《西征賦》：『徘徊酆鎬，如渴如饑。』善注：『酆鄠，周所居也。』良注：『酆鄠，水名。』此二句言敬指明其周漢取天下之不同，乃權衡時勢而論其理也。故高祖移駕洛陽，定都長安。

〔3〕善注：『《毛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爾雅》曰：考，成也。』濟注：『安鎮遠近，實敬之所考定也。』柔遠，毛詩傳：『柔，安也。』鄭玄箋：『邇，近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當以此定我國家，爲王之功。』鎮，《玉篇》：『安也。』此二句言高祖安定天下，實是敬之功，勸漢王移駕洛陽，定都關中，乃安天下之策也。

抑抑陸生，知言之貫〔1〕。往制勁越，來訪皇漢〔2〕。凶顛亂〔3〕所謂伊人，邦家之彥〔4〕。

【注釋】

〔1〕善注：『《毛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漢孝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選，善也。』銑注：『此謂陸賈也。抑抑，昂藏貌。言賈善爲言說也。貫，通也。』抑抑，謙謹貌。毛詩傳：『抑抑，密也。』鄭玄箋：『人密審

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一曰美。《詩・大雅・假樂》：『威儀抑抑，德音秩秩。』毛詩傳：『抑抑，美也。』知言，智言也。《論語・子張》：『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言不可不愼也。』此二句言謙謹嚴正之陸生，言語智慧，貫通舊典。

〔2〕善注：『《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爾雅》曰：訪，謀也。』翰注：『制，約也。勁，彊也。皇，大也。高祖使賈往約南越王尉佗，而賜之印。初尉佗見賈，頗有驕傲。賈與之言，尉佗蹶然而起，謝賈稱臣，受漢約而來歸漢之德也。訪，謀也。歸，歸漢也。』此二句言受命而往，制服強大之南越，使歸順大漢天子。

〔3〕善注：『《漢書》曰：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平乃以五百金爲絳侯於將。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懽太尉，深相結？平，謂陳平。勃，壽，太尉勃亦報如之，則呂氏謀益壞。及誅呂氏，賈頗有力焉。』良注：『周勃。會，猶接也。謂其能安國家，定社稷，可以附接於陳周之間矣。夷，平。翦，伐也。《史記・陸賈傳》：『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謂與陳周誅呂氏也。』附會，親和協調。』翰注：『協調于陳平、周勃之間，平定內亂，剪除叛呂，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以強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此二句言親和協調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以強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4〕善注：『《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又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班固《漢書・王

尊贊》曰：尊實赳赳，邦家之彥。』向注：『伊，辭也。伊人，猶言此人也。彥，俊才。《書·太甲上》：『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孔安國傳：『美士爲彥。』此章言陸賈之功，出使南越，使之歸漢；配合陳周，剪滅諸呂。

·百王之極，舊章靡存〔1〕。漢德雖朗，朝儀則昏〔2〕。穆穆帝典，煥〔一〕其盈門。風睎〔二〕三代，憲流後昆〔3〕。

【校勘】

〔一〕『煥』，《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乃』。

〔二〕『睎』，《文集》作『晞』，蓋形近而誤。《玉篇》：『睎，眄望也。』又『晞，燥也。』作晞則意不可通。《文選》卷四十七作『睎』。今據改。《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希』。

【注釋】

〔1〕善注：『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典引》曰，彝倫斁而舊章缺。』銑注：『此謂叔孫通也。言漢承百王敝極之時，而禮儀舊章皆無存者，通乃復脩之。』極，極至。《爾雅·釋詁》：『極，至也。』此言王祚之終也。謂秦。靡，不。《爾雅·釋言》：『靡，無也。』

〔2〕濟注：『朗，明。昏，暗也。』此二句言雖漢王德行朗照，然朝廷禮儀混亂。

〔3〕翰注：『漢拜通爲博士，號爲稷嗣君也。言其制禮儀，下敬而上尊，各有分也。書曰：肅，敬也。』

〔4〕善注：『《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毛詩》曰：垂裕後昆。』良注：『穆穆，美也。煥，盛也。』良注：『睎，望也。憲，法也。三代，謂夏殷周也。言所制禮儀之風，睎望與三代同盛，而法流於後嗣。』翰向注：『煥，明盛。昆，猶嗣也。』煥，粲然光明。《玉篇》：三代，典章之法，傳之後世。

此章言孫叔通之功，制定禮儀，使上下肅敬。

無知叡敏，獨昭〔1〕奇跡。察侔蕭相，貶同師錫〔1〕。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紆〔2〕漢披楚，維〔3〕生之績〔2〕。

【校勘】

〔一〕『昭』，六臣本注曰：『五臣作照。』影宋鈔本、清鈔本亦作『照』。古二字通。影宋鈔本又注曰：『照，當作昭。』

〔二〕「紆」，《文選》卷四十七、《七十二家集》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紓」，影宋鈔本、校本作「舒」。六臣本注曰：「五臣作舒。」

〔三〕「維」，《文選》卷四十七、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唯」。古二字通。

【注釋】

〔1〕善注：「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侔也。《漢書》曰：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後上封平，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尚書》：師錫安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向注：「此謂魏無知也。叡，明。敏，達。侔，比也。覘，猶慶也。師，猶衆也。錫，舉也。言其明達，獨有奇跡，謂薦陳平於高祖，則亦比蕭何進用韓信而天下定，慶同堯時衆舉舜而洪水理。《書》云：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師錫，《書・堯典》孔安國傳：「師，衆。錫，與也。」意謂衆臣與帝言之。覘，猶進也。《說文》：「覘，賜也。」此四句言無知明達，獨顯奇跡。識人可比蕭何舉信，進賢猶同堯臣舉舜。

〔2〕善注：「《漢書》：漢王曰：孰爲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布歸漢。《毛詩》曰：鄭水東注，維禹之績。」銑注：「黥布本屬項羽，則漢之敵也。而何說之，背項羽而歸漢……乃定天下，是因資於敵也。舒，成也。披，毀也。楚，則項羽也。唯生之績，謂唯何之功也。生者，有德之稱。」因資於敵，謂取敵方之人才而用之，指隨何說黥布背楚歸漢事。《玉篇》：「資，取也，用

也。』紓，緩也。《方言》卷四：『器破曰披。』此四句言隨何辯言達理，因取用於敵。解漢王之難，毀楚王之業，唯隨何之功也。

此章將魏無知、隨何合言之。前者察人，舉陳平以助劉；後者善辯，說黥布以歸漢。二人皆善識人，舉賢才，故合而言之。

皤皤耆旧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1〕。

【注釋】

〔1〕善注：『《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衆，爲之素服東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於是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受圖，天下歸心。』向注：『此謂新成三老董公也。皤皤，老貌。』皤皤，老人白也。皤皤，衆良士也。』謀我平陰，猶言為我謀之平陰也。

此章言三公于平陰勸漢王發喪義帝以使天下歸心之事。

袁生〔一〕秀朗，沉〔二〕心善照〔1〕。　漢旆南振，楚威自撓〔2〕。　大略淵

回，元功響效〔3〕。邈哉維〔二〕人，何識之妙〔4〕。

【校勘】

〔一〕『袁生』，小萬卷樓叢書本作『轅生』。

〔二〕『沉』，《文选》卷四十七作『沈』。古二字通。

〔三〕『維』，《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惟』。古二字通。

【注釋】

〔1〕良注：『秀朗，謂賢明也。沈，深也。言其深心照見事理也。』

〔2〕善注：『《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向注：『袁生謂高祖曰：分諸將引入楚地，而使自分兵相救，而楚威權自然撓也。大旆，旗也。南振，謂南入楚也。撓，亂也。』郭璞注：『振者，奮迅。』此二句言漢軍旗鼓迅疾南指，則楚軍威自亂。

〔3〕善注：『《漢書》司馬遷述曰：大略孔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向注：『言其大謀略如淵回之深，大功如響應之速。效，猶應也。』此二句言謀略深遠，速建大功也。

〔4〕向注：『邈，遠也。惟人，猶此人也。』此章言袁生察事深遠，說漢王向南入楚，破其楚軍。

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齊〔一〕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1〕。周苛慷慨〔二〕，心若懷冰〔三〕〔2〕。形〔四〕可以暴，志不可凌〔五〕〔3〕。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4〕。

【校勘】

〔一〕『齊』，六臣本作『齋』，並注曰：『五臣作齋，即夷切。』《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清鈔本攝齊升堂，鞠躬如也。』何晏《集解》：『孔安國曰：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其言似不足者，亦作『齋』。齋、齊，古音同，並通轉。『攝齊』即提衣。《論語·卿黨》：

注：『攝齋，摳衣也。』可證二字通。

〔二〕『慷』，《文選》卷四十七、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陸貽典校本並作『慨』。六臣本注曰：『五臣作慨。』古二字通。

〔三〕『冰』，《七十二家集》本並作『慷』，六臣本、《文選》卷四十七作『刑』。影宋鈔本作『水』。

〔四〕『形』，

〔五〕『凌』，六臣本注曰：『五臣作陵。』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亦作『陵』。古二字通。

【注釋】

〔1〕善注：『《漢書》曰：項羽圍漢王滎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遯。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論語》曰：攝齊升堂。』翰注：『項羽急攻滎陽，漢計無所出。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服王衣，詐爲高祖降項羽。以此高祖得與數十騎出矣。項羽遂燒殺信。軺軒，輕車也。攝齋，摳衣也。謂高祖所服衣也。懲，恐也。言其忠勇是用死節，誰復恐懼？雖身隨煙滅，而忠烈之名與風興也。』

〔2〕善注：『應劭《風俗通》曰：言人清高，如冰之潔。』慷慨，雄勇貌。揚雄《羽獵賦》：『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向注：『忼慨，雄勇貌。』忼，同慷。慨，同愾。此二句言周苛英勇果敢，冰清玉潔。

〔3〕善注：『《漢書》曰：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楚破滎陽，欲令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王怒，烹苛。』良注：『暴，露也。言其壯志見於外也。陵，欺也。』暴，凌暴。《爾雅・釋言》：『強，暴也。』郭璞注：『強梁凌暴。』言形體可以凌暴，志節不可欺辱。

〔4〕善注：『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曰：雷陳義重，出則雙升。《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爲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向注：『軌，跡。亮，信。升，高。疇，誰。庸，用。膺，當也。言紀信、周苛忠貞之節，俱沒於項羽。信勇壯之跡雙高也。高祖念此二人已死，誰可封汝功，乃後嗣以當也。謂高祖封信子通爲襄平侯，周苛子成爲高平侯。』帝疇爾庸，謂帝諮詢誰可承其功也。爾庸，猶汝功。《詩・大雅・崧高》：『因是謝人，以作爾庸。』鄭玄箋：『庸，功也。』此四句言信、苛忠貞之跡雖已沉沒，高朗之節並舉。帝咨誰可承其功？其後嗣受之。

此章將紀信、周苛合論。二人皆因解滎陽之難，而為主死難。

天地〔一〕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1〕。

【校勘】

〔一〕『地』，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並作『命』。六臣本注曰：『五臣作命。』當據改。

【注釋】

〔1〕善注：『《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漢書》曰：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媼。《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曰：媼，母別名也。烏老切。《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匿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銑注：『王心有違，謂高祖父母並爲項羽軍所執也。高祖懷思長悲，侯公爲高祖往說羽，父母皆得歸漢。軾，謂乘車而往也。皇，謂高祖父也。高祖即位，爲太上皇。媼，謂高祖母也。女老曰媼。此上三十一人頌畢，此下摠述其事也。』此節言平國君侯公。按：『皇媼來歸』，《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九考之曰：『按《高紀》但云太公呂后，無歸媼之文。善注未詳何據。惟《項羽傳》中有歸漢王父母語。皇媼句殆本之此耶？然高祖母實已先亡，無留楚及來歸事。《高紀》十年，太上皇后崩一條下，如晉二說，辨之甚核。羽傳本不可據也。晉氏既定，《高紀》中載太上皇后崩一事于文為長，則羽傳中母字其誤無疑矣。』此章言天命順漢，然而王心有別親之悲，念雙親而望楚，其悲傷而永存。侯公乘車說項羽，使皇母歸來。故封平國君，以彰其寵矣。

震風過物，清濁效響〔1〕。大人于興，利在攸往〔2〕。弘海者川，崇山惟壤〔3〕。《韶》《護》〔一〕錯音，衰龍比象〔4〕。明明衆哲，同濟天網〔二〕〔5〕。《韶》《護》〔一〕錯音，衰龍比象〔4〕。明明衆哲，同濟天網〔二〕〔5〕。劒宣其利，鑒獻其朗〔6〕。文武四充，漢祚克廣〔7〕。悠悠遐風，千載是仰〔8〕。

【校勘】

〔一〕『韶護』，《七十二家集》本作『部濩』。誤。又『護』，《文集》作『濩』，蓋形而誤。《文選》卷四十七、陸貽典校本並作『護』。今據改。

〔二〕『網』，六臣本注曰：『五臣作綱。』《七十二家集》本、陸貽典校本亦作『綱』。應據改。

【注釋】

〔1〕善注：『《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奚仲爲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物也。』翰注：『言風動過於萬物之中，無清濁皆應聲響，亦如功臣各效其才，以成大業。』此二句言漢王起兵時，如風吹過萬物，無不如回聲響應。

〔2〕善注：『《周易》曰：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濟注：『大人，君子也。言君臣相應，所往則利也。』大人，漢王也。利在所往，利在歸之。

〔3〕善注：『《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向注：『弘，大。崇，高。壤，土也。海所以大者，衆川成之；山所以高者，積土成之。言帝王成功亦須衆賢成之也。』此二句言賢哲歸漢，如百川匯海，衆土歸山。

〔4〕善注：『《漢書》曰：舜作《韶》，湯作《護》。《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衮龍衣也。』良注：『《韶》，舜樂名；《護》，湯樂名。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

〔8〕悠悠，遠貌。《詩・鄘風・載馳》：『驅馬悠悠，言至於漕。』毛詩傳：『悠悠，遠貌。』此二句言悠遠之風範，令人千載仰慕。

此章為全文之總結。分從臣與君兩面言之。以君言，須廣納賢才以成帝業；就臣言，須輔弼王室以效其才。漢之人才充盈，福祚廣遠，則在此也。作者論史，實以鑒今，盛世之嚮往，溢於言表。

【集評】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頌讚》：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爲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

〔明〕楊慎《升菴集》卷四十七《袁生》：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斯人，何識之妙。』按《漢書》：轅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且得休，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其後高祖未酹其賞，故史不列於功臣之數。陸機作頌，乃儕之二（三）十一人之列，可謂發潛闡幽矣。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辯士說客並論也。』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九：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平陽樂道』至『亞跡蕭公』，即位次而相業，亦自在其内。

『曲逆宏達』，《孔氏雜説》載曲逆，《漢書》無別音。《文選》注：曲，區句反。逆，音遇。當是五臣注也。按《漢書・曹參傳》：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小顔注：曲，音區句反。遇，音顒。《文選》緣此，遂讀曲為區句反，且忘遇之為顒，而讀為遇。其失甚矣。又《後書・郡國志》：章帝醜其名，改為蒲陰，則當讀如本字審矣。

『規主于足』二句，作贊用，此等語恐未高雅。『覩幾蟬蜕』二句不類。

『矯矯三雄』至『舍福取禍』，注：三雄，謂韓信、彭越、英布。按：信、越誅夷，於此贊中總見，此文章變化處。

『王信韓孽』至『寧為亂亡』，韓信、盧綰合為一贊。

『奄有燕韓』，兼勃平燕王盧綰，及擊破王信、下晉陽兩事言之。

『滌穢紫宫』，按：《周勃傳》『臣無功，請得除宫』二句，乃東平侯興居語，勃無此言。自乃與太僕滕公以下云云，皆叙興居事，與勃無涉，注誤引也。『滌穢』句蓋謂勃之能誅諸吕，以清宫禁之亂，乃文帝未至以前事，故下繼云『徵帝太原』耳。注中『勃曰』以下數語，皆可删。

「陽陵之勳」至「俾亂作懲」，傅寬、靳歙合為一贊。

「無知叡敏」至「唯生之績」，魏無知、隨何合為一贊。

「紀信誑楚」至「後嗣是膺」，紀信、周苛合為一贊。

「皇媼来歸」，按：《高紀》但云歸太公呂后，無歸媼之文。善注未詳何據。然高祖母實已先亡，無留楚及来歸事。惟《項羽傳》中有歸漢王父母語，皇媼句殆本之此耶？然晉氏既定，無歸媼之文。善注未詳何據。

《高紀》十年，太上皇后崩一條下，如晉二説，辨之甚核，《羽傳》本不可據也。

《高紀》中載太上皇后崩一事，於文為長，則《羽傳》中母字其誤無疑矣。

〔清〕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一「陸機文誤」：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乃不考史書之誤。《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黄，後於小黄作陵廟。」《本紀》：「五年，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追尊先媼為昭靈夫人。」則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后崩」，乃「太上皇崩」之誤，文重書而未删也。侯公説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並無皇媼。

〔清〕洪亮吉《洪北江詩文集・漢麒麟閣功臣頌（并序）》：昔陸機為《漢高祖功臣頌》，歌詠功德至數十人，然徵其美備，考其績效，均若有不及焉。

丞相箴〔1〕

【題解】

本文從治政、用人、納言三個方面論丞相之職責，最後以必養德棄惡，以鑒，將丞相之為人與治政合而論之。文章短小，意旨豐富。然陸雲《與兄平原書》曰：「兄《丞相箴》小多，不如《女史》清約耳。恐兄無緣思於此意。」猶批評其文不夠清省簡約。此所存者，或為殘篇。具體創作時間無載，然考之史籍，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四月，趙王倫篡詔廢貢后，自為相國，機為相國參軍，賜爵關內侯，此箴當作於此時，以諫誡趙王倫也。

夫導民在簡，為政以仁；仁實生愛，簡亦易遵〔2〕。罔〔一〕疏下睦，禁密巧繁，深文碎〔二〕教，伊何能存〔3〕？故人不可以不審，任不可以不忠。捨賢昵讒，則喪爾邦〔4〕。且偏見則昧，專聽悔〔三〕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豈不察，而帷〔四〕牆隔之〔5〕。德無遠而不復，惡何適而不追〔7〕。存亡日鑒，成敗代陳。矜己〔五〕任智，是蔽是欺〔6〕。人咸知鏡其貌，而莫能照其身〔8〕。

【校勘】

〔一〕『罔』，《七十二家集》本作『網』。古二字通。

〔二〕『碎』，小萬卷樓叢書本作『辟』。

〔三〕『悔』，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誨』。

〔四〕『帷』，《藝文類聚》卷四十五作『惟』。《西晉文紀》卷十五、《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並作『帷』。鄒陽《於獄上書自明》：『牽於帷牆之制。』五臣注曰：『帷牆，妻妾所居也。』由此可知『帷』、『帷』，古二字通。

〔五〕『己』，《文集》、《西晉文紀》卷十五、《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並作『已』。形近而誤。

【注釋】

〔1〕『箴』是以規戒為表達主題的一種文體。《玉海》卷五十九：『胡廣曰：箴諫之興，所由尚矣。聖君求之於下，忠臣納之於上。劉勰曰：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

〔2〕導民，訓導百姓。《國語》：『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韋昭注：『長，君也。導，訓也。』實，《廣韻》：『誠也。』遵，《說文》：『循也。』

〔3〕罔，同網。《孟子・梁惠王上》：『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由張羅罔以取民者也。』趙岐注：『罔，同網，羅網。《荀子・富國篇》：『犯罪觸刑無所不爲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巧繁，偽飾繁多。《荀子・富國篇》：『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楊倞注：『巧為繁多拜請以畏事之也。』深文，法令條文

苛細周納。《史記・張湯列傳》：『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碎教，教令瑣屑。《高僧傳・宋齊州開元寺義楚傳》：『慮刪碎教，文裁量差。』伊，《爾雅・釋詁》：『維也。』郭璞注：『發語辭。』存，明察。《爾雅・釋詁》：『存，察也。』以上言丞相治政之術：施仁政，簡法令，百姓方可仁愛和睦，遵紀守法。禁令偽飾繁密，法制教令苛細，則人之不可明察也。

〔4〕審，省察。《爾雅・釋詁》：『察，審也。』郭璞注：『察，視，皆所爲審諦。』任，《玉篇》：『委任也。』昵，同暱，親近。《爾雅・釋詁》：『暱，近也。』郭璞注：『暱，親近也。』佞小人。《玉篇》：『讒，佞也。』此四句言丞相用人之道：用人必察其賢，任職考其忠，若捨棄賢人，親近讒佞，必喪其國。

〔5〕昧，昏暗不明貌。《玉篇》：『昧，冥也。』專聽，偏聽偏信。《管子・任法》：『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期，《廣韻》：『限也。』帷牆，妻妾所居之處。鄒陽《於獄上書自明》：『今人主沉於諂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翰注：『帷牆，妻妾所居也。』此喻親近之小人。以上言丞相用人之要：偏見則昏暗不明，偏聽必後悔懷疑，耳目之所用，各有其限度，謹防為身邊小人所雍隔。

〔6〕矜，自賢曰矜。《公羊傳・莊公十二年》：『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何休注：『色自美大於此婦人。』此二句言炫耀其賢能，專任其智慧，必被蒙蔽，必為人欺。

〔7〕復，報也。《周禮・天官・冢宰》：『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鄭玄注：『詩人重之曰：家伯維宰，玄謂復之。言報也，反也。』適，《廣韻》：『往也。』追，《廣韻》：『隨也。』此二句言有德者無遠而不報其德，有惡者何往而惡隨其身。

〔8〕鑒，同鑑。《廣韻》：『鑑，鏡也，誡也，昭也。』陳，昭示。《國語・齊語》：『相示以巧，相陳以功。』韋昭注：『陳，亦示也。』此四句言存亡之道，可鑒於往日，成敗之理，昭示於前代。人皆知照他人之貌，而莫能照其自身。

孔子贊

【題解】

此文對孔子睿哲覃思，隆崇禮教，光被四表，澤流後世，予以高度讚美。文以『玄流』稱孔子之禮教，以『明發懷周，興言謨老』贊孔子之行為，有明顯融合儒道之思想傾向，打下鮮明的西晉時代思想烙印。由此也可以判斷此文創作時間，當於入洛之後。此文作者或爲陸雲。

孔子叡聖〔1〕，配天弘道〔1〕。風扇玄流，思探神寶〔2〕。明發懷周，興言謨老〔3〕。靈魄有行，言觀蒼昊〔4〕。清歌先誡，丹書有造〔5〕。

【校勘】

〔一〕『孔子叙聖』，《陸士龍文集》卷六作『孔丘大聖』。

【注釋】

〔1〕叙聖，通達聖明。《國語・楚語上》：『及其沒也，謂之叙聖武公。』韋昭注：『叙，明也。』《書》曰：叙作聖，謚法威，強叙德，曰武。』孔安國傳：『於事無不通，謂之聖。』配天，猶德合天地。《禮記・經解》：『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玉篇》：『佩，合也。』聖明通達，德配天地，弘揚道義。《論語・衛靈公》：『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此二句總論孔子弘道，弘揚道義。

〔2〕風扇，猶言仁風扇動。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惠露霑吳，仁風扇越。』良注：『恩惠仁德，如露之霑潤，風之扇動也。』玄流，玄理流被。僧順《釋三破論》：『振無為之高風，激玄流於未悟。』此指名教。神寶，喻教化。《管子・禁藏》：『民之承教，重於神寶。』房玄齡注：『不爲重寶犯禁，故教重；夫寶有靈，故曰神寶。』此二句言仁義之教如風扇動，深奥之理如水流被，思致深刻，探其教化之靈。

〔3〕明發，從夕至明。《詩・小雅・小宛》：『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毛詩傳：『明發，發夕至明。』懷周，追慕周公之道。《論語・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欲行其也。』何晏《集解》：『孔安國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也。明盛時夢見周公，

道也。』興，《爾雅・釋言》：『起也。』謨，謂謀其道。《詩・大雅・抑》：『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毛詩傳：『謨，謀，猶道。』此二句言日日追懷周公之禮，晨起又思圖老子之道。

〔4〕靈魄，猶神靈也。謝莊《宋孝武宣貴妃誄》：『銷神躬於壤末，散靈魄於天潯。』向注：『躬，謂貴妃神靈也。』《禮記・射義》：『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觀，察也。《易・賁》：『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王弼注：『解天之文，則時變可知也，解人之文，則化成可爲也。』蒼昊，天。王延壽《魯靈光殿》：『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張載注：『蒼昊，皆天之稱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此言孔子之行合乎禮義，之象，上察時變，下化天下，故謂之神靈也。

〔5〕清歌是誡，謂誡之以《清人》之歌。《詩・鄭風・清人》序：『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時也。』謂君臣之進退必合乎禮，遵乎道。丹書，受天命而作之天書，如《河圖》、《洛書》之類，因以丹筆所書，故曰。《大戴禮記・武王踐阼》：『（武王）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丹書是造，指孔子所垂之文。

【備考】

關於此文之作者，《藝文類聚》二十、《西晉文紀》卷十五、《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均作陸機，《陸士龍文集》卷六《登遐頌・孔仲尼》亦載其文。其後又有：『茫茫九疑，登暉太素。有漢登聞，神具爾顧。發彼靈丘，聿來載步。貽我則歌，永揚遐祚。大勝之娥，厥猶翼翼。降宮有和，納符帝側。揮杖指辰，絶音頹息。苕苕玄右，在彼峻極。』較此文多出十六句。從文意看，機集當殘篇，雲集則為全文。然後人引書均作陸機，當以陸雲為是。

王子喬贊〔一〕〔1〕

【題解】

王子喬，又稱王喬，古僊人。傳說為周靈王太子王子晉所羽化。此詩讚頌王喬棲身靈岳，超然自喪之逍遙，乘雲騰影，飄颻帝宮之高眇。讚語之外，隱蔽着作者超越現實之遐想。可能作於入洛之後期。此文作者或爲陸雲。

遺形靈岳，顧景忘歸〔2〕。乘雲倏忽，飄颻〔二〕紫微〔3〕。

【校勘】

〔一〕此文諸本均作陸機。然《陸士龍文集》卷六《登遐頌・王子喬》亦載此文，比此文多出十二句。考之，雲爲全文，此僅殘篇，乃後人割裂引用，誤題陸機。

〔二〕「飄颻」，《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飄飄」。

【注釋】

〔1〕王子喬，古僊人。何劭《遊僊詩》：『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善注：『《列僊傳》曰：王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首謝時人。數日而去，立祠緱氏山下。』

〔2〕遺形，忘其自我。賈誼《鵩鳥賦》：『眞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此二句言王子喬棲身靈岳，超然自喪，顧視日影，忘卻歸去。

〔3〕倏忽，同儵忽，高眇不可及。《楚辭・悲回風》：『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王逸注：『所至高眇不可逮也。』《經典釋文》卷二十六：『儵，李云：喻有象也；忽，李云：喻無形也。』紫微，北辰第七星。大帝之所居。陸雲《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在昔姦臣，稱亂紫微。』善注：『《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又曰：紫宮，大帝室也。』此二句言乘雲霞而高眇倏忽，飄飄於帝宮之上。

至洛與成都王牋

【題解】

《晉書・陸機傳》：「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由此文可知，機率兵討長沙王，其動機乃在平內亂，勤王室，非為無節操之舉。其創作具體時間為太安二年（公元三〇三）八月。

王室多故，禍難荐有〔1〕。羊玄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臣賊子，是為比周〔2〕。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為亂階〔3〕。至令天子飄飄〔一〕，甚於贅旒〔4〕。伏惟明公〔二〕匡濟之舉，義命方宣，元戎〔四〕既啓，風威〔五〕電赫〔5〕。機以駑暗，文武寡施，猥蒙橫授，委任外梱〔六〕；輒承嚴教，董率諸軍，唯力〔七〕是視〔6〕。

【校勘】

〔一〕『飄颻』，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飄飄』。

〔二〕『贅旒』，《藝文類聚》卷五十九作『贅瘤』。

〔三〕『明公』，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相公』。

〔四〕『元戎』，《藝文類聚》卷五十九作『先戎』。形近而誤。

〔五〕『風威』，《藝文類聚》卷五十九作『威風』。

〔六〕『任』，影宋鈔本作『仕』。又校曰：『仕，別本作任。』又『外梱』，《文集》作『外裩』，形近而誤。《藝文類聚》卷五十九作『梱』。今據改。《七十二家集》本作『閫』。金濤聲曰：『「梱」字亦作閫，《史記・馮唐傳》：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金説是。

〔七〕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在『力』之後有一『之』字。

【注釋】

〔1〕荐，《爾雅・釋言》：『荐，再也。』郭璞注：『《易》曰：水荐至今。』

〔2〕羊玄之，《晉書・羊玄之傳》：『羊玄之，惠皇后父，尚書右仆射瑾之子也。玄之初為尚書郎，以后父，拜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更封興晉侯。遷尚書右仆射，加侍中，進爵為公。成都王穎之攻長沙王乂也，以討玄之為名，遂憂懼而卒。』乘寵，恃寵。乘，憑恃。

《漢書・遊俠傳・原涉》：『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凶豎，凶殘小人。豎，豎之俗字。《廣韻》：『豎，立也。又童僕之未冠者。』記，志其過也。《戰國策》：『記，志也。』專記，猶言專權。比周，指朋黨之間親近密切，互相包庇。《韻

『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鮑彪注：『比周，親周相芘也。與《論語》意異。』

〔3〕皇甫商，曾任梁州刺史、左將軍等職。先附趙王倫，倫敗被殺，復依河間王顒，後參齊王冏軍事，冏被殺，投長沙王乂。《晉書・張方傳》：『永寧中，顒表討齊王冏，遣方領兵二萬為前鋒。及冏被長沙王乂所殺，顒及成都王穎復表討乂，遣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皇甫商距之，方以潛軍破商之衆，遂入城。』又《成都王穎傳》：穎上書曰：『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同惡相求，猶言狼狽為奸。《左傳・昭公十三年》：『同惡相求，如市賈焉。』杜預注：『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幹，共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亂階，亂之所由。《詩・小雅・巧言》：『無拳無勇，職爲亂階。』鄭玄箋：『此人主爲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

〔4〕飄颻，隨風飛揚，此喻惠帝因罹亂而動盪漂泊也。曹植《雜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濟注：『此詩自喻遭邪譖，逐出帝都也。』贅旒，喻如垂下之旒飄蕩不已。《公羊傳・襄公十六年》：『曷爲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若贅旒然。』何休注：『旒，旂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增爲贅墝矣。以旂旒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玉篇》：『旌旗之垂者。』

〔5〕匡濟，匡正救難。邢璹《周易略例序》：『探測鬼神，匡濟邦家。』宣，宣揚。《左傳・昭公十二年》：『寵光之不宣。』杜預注：『宣，揚也。』元戎，兵車。《詩・小雅・六月》：『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毛詩傳：「元，大也。前行。」赫，顯赫。《詩・大雅・生民》：「以赫厥靈，上帝不寧。」毛詩傳：「赫，顯也。」

〔6〕駑暗，同駑闇，駑鈍愚昧。陸雲《國起西園第表啓》：「殿下不以其駑闇，特蒙拔擢。」施，功勞。《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杜預注：「施，功勞也。」猥，謙詞，含「有辱」之意。《廣韻》：「猥，犬聲，又鄙也。」橫授，意謂枉自授權。橫，枉。《後漢書・酷吏傳序》：「至於重文橫人，為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李賢注：「橫，猶枉也。」外棡，此指統兵在外的將帥。棡，同閫，宮門之外。《史記・馮唐傳》：「閫以外者，將軍制之；閫以內者，寡人制之。」張守節《正義》：「謂門限也。」輒，《玉篇》：「專也。」董，《廣韻》：「督也，正也。」

謝平原内史表

【題解】

《西晉文紀》卷十五曰：「趙王倫輔政，引機為相國參軍。倫將篡，以為中書郎。及倫誅，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收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救免。冏敗，穎表為平原内史。」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内史，到官上表謝恩。」

表將身受皇恩之隆，橫遭誣枉之痛，對成都王援手相救之感激，蒙垢受命之喜懼，臨別依依之心志，依次寫來，結構井然，說理、抒情、敘述、辯白融合。其意有曲折，有直陳；其言有白描，有譬喻，藝術上頗有特色。據《晉書》本傳可知，此表作于太安元年（公元三〇二）。

陪臣陸機言[1]：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内史。拜受祇竦，莫[一]知所裁[2]。臣機頓首，死罪死罪[二]。

【校勘】

〔一〕「莫」，《文選》卷三十七作「不」。

〔二〕「臣機頓首，死罪死罪」，影宋鈔本、《西晉文紀》卷十五、《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三十一無此二句。《四六法海》卷二、《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文選》卷三十七並有此二句，且《文選考異》曰：「茶陵本無此十字，有「中謝」二字。胡克家《文選考異》曰：「袁本『中謝』二字共出現三次，均與上下文無甚關聯，且雕刻字型大小與注釋文字相同，《江文通集》中凡上表均有『中謝』字樣，且刻以小字，可知為當時謝表之格式。

【注釋】

〔1〕善注：『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内，自相以下，皆爲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銑注：『諸侯之臣，於天子朝稱陪臣。此及姓也，機前任吳王郎中，今故稱此。』

〔2〕善注：『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范曄《後漢書》：臣誠悼心，不知所裁。』翰注：『含，太守下丞。賚，持也。板，冊文。假，言假借不久也。祇竦，敬懼貌。裁，制也。』假，授。《逸周書·史記》：『任之以國，假之以權。』裁，裁制。《釋名·釋言語》：『裁，制事物使合宜也。』

臣本吳人〔一〕，出自敵國〔1〕。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2〕。皇澤廣被，惠濟無遠〔3〕。擢自羣萃，累蒙榮進〔4〕。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二〕成兩宮〔5〕。入朝九載，拔迹，顧邈同列〔三〕〔7〕。施重山岳，義足灰沒〔8〕。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蕩，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娩〔四〕若厲〔9〕。而橫為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10〕。幽執囹圄，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11〕。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

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12〕，陰蒙避回，崎〔五〕嶇自列〔13〕。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14〕。而一朝翻然〔六〕，更以為罪，蕞爾之生，尚不足忝〔15〕。區區本〔七〕懷，實有可悲〔16〕。畏逼天威，即罪惟〔八〕謹〔17〕，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慷〔九〕慨，而不能不恨恨〔一〇〕者，唯此而已〔20〕。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19〕。所以臨難

【校勘】

〔一〕「吳人」，六臣本無此二字，然注曰：「五臣作吳人。」四庫全書六臣本無此注。《西晉文紀》卷十五、《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三十一、《四六法海》卷二並無此二字。

〔二〕「官」，《七十二家集》本作「宦」。

〔三〕「列」，影宋鈔本作「烈」。又校曰：「烈，別本作吳人。」

〔四〕「媿」，《文選》卷三十七作「愧」。《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媿」。古二字通。

〔五〕「崎」，六臣本注曰：「善作岐。」

〔六〕「翻然」，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幡然」。幡、翻，古二字通。

〔七〕『本』，《七十二家集》本作『木』。形近而誤。

〔八〕『惟』，影宋鈔本、清鈔本作『維』。後面『唯此而已』之『唯』，影宋鈔本、清鈔本亦作『維』。

〔九〕『慷』，六臣本注曰：『五臣作忼。』古二字通。

〔一〇〕『恨恨』，影宋鈔本、六臣本並作『恨恨』。顧此恨恨，如何可言！宜據改。』金說是。《通雅・卷十》：『恨恨，猶眷眷也。

書》：顧此恨恨，如何可言！宜據改。』金說是。《通雅・卷十》：『恨恨，猶眷眷也。

五臣本陸機表『不能不恨恨。』』

【注釋】

〔1〕善注：『《漢書》：崩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臣亡。』銑注：『敵國，謂仇敵之國也。』

〔2〕善注：『《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爲。《易》曰：賁子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丘園，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銑注：『先臣，謂父祖也。宣，用。效，勤也。言非有功於國。耿，絜。介，獨也。言負才德清絜，獨居丘園，不仕之人也。』宣力，猶效力。《玉篇》：『宣，布也。』效，功績。《玉篇》：『效，功也。』

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王逸注：『執節守度，不枉傾也。』秀，《玉篇》：『榮也，芳也。』此二句言既先祖無效力王室之功績，自己又無隱居丘園稟持操守之德馨。

〔3〕善注：『《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届。』被，《廣韻》：『覆也。

《書》曰：光被四表。』濟，《爾雅・釋言》：『益也。』此二句言皇恩廣被天下，惠澤不分遠近。

〔4〕善注：『《國語》曰：羣萃而同處。賈逵曰：萃，亦處也。』向注：『萃，聚也。言拔於羣聚之中。』萃，猶羣也。《孟子・公孫丑上》：『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羣萃，常人也。

〔5〕善注：『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大傅楊駿辟機為祭酒。駿誅，征為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晉令》曰：秘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向注：『入朝，謂入晉朝也。歷官六指：為楊駿祭酒、太子洗馬、吳王郎中、尚書郎中、殿中郎，又為著作郎。三閣，謂祕書郎，掌內外三閣經書也。兩宮，東宮及上臺也。』按：『入朝九載』蓋指為朝官。《晉書》本傳謂士衡太康末入洛，至遲在公元二八九年。從太熙元年（公元二九〇）士衡任楊駿祭酒始，至永康二年（公元三〇一）任中書郎止，前後十一年，其中元康四年至五年（公元二九四—二九五）任吳王郎中令，非為朝官，故『入朝九載』指任朝官。『歷官有六』，指太傅祭酒、太子洗馬、尚書郎中、殿中郎、著作郎、中書郎。不包括吳王郎中令。

〔6〕善注：『《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傳注》曰：冕，冠也。軒，車也。貴《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濟注：『冕，冠也。軒，車也。貴游，謂與公子同游也。』軒冕，官飾也。此二句言入朝為官，上列貴宦之遊。

〔7〕善注：『臣瓚《漢書注》曰：邈，凌邈也。』濟注：『言振其光景，拔迹越衆。迴顧自省，遠於同列。』振景，喻輔弼皇室。張九齡《爲王司馬祭妻父文》：『惟公聯華公族，振景天朝。』拔迹，指超拔衆人。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昂昂子敬，拔迹草萊。』此二句言顧視自省，功績才能，遠遜於同爲官者。

〔8〕善注：『葛龔《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濟注：『蒙恩施之重，我於事義，足爲灰沒，以報恩德。』灰沒，喻身死。《華陽國志·後賢志·侯馥》：『今縱不死，又無益國，灰沒其分，守心而已。』

〔9〕中謝。善注：『《周易》曰：夕惕若厲。』良注：『遭國顛沛，謂趙王倫篡位，遷帝金墉。無節，謂不能見危授命。曠盪，謂蒙寬宥。何顏，謂自慙也。頓膝，謂拜跪也。厲，危也。』顛沛，猶傾覆也。歐陽建《臨終詩》：『況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濟注：『顛沛，猶傾覆也。』良注：『上平衍而曠蕩，下蒙籠而崎嶇。』良注：『曠蕩，寬廣也。』若厲，若危。《易·乾》：『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王弼注：『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剛之險，上不在天，未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寧其居也。純脩下道則居上之禮廢，純脩上道則處下之禮曠。故終日乾乾，因時而惕，不失其幾，雖危而勞，可以無咎。』士衡取《易》之意，非止字面意也。按：五臣所注頗乖文意。此六句言身遭國家傾

覆，事晉已為失節，雖蒙皇恩浩蕩，赦罪賜官，臣獨有何顏面？故人朝為官，俯首頓膝，以盡卑誠，憂愧若危，以恐得咎。士衡自白，蓋在辯白無由背晉君而為倫作禪文也。其意順承『出自敵國』而來，故下文以『而』作轉折，言其橫遭誣枉。

〔10〕善注：『王隱《晉書》曰：齊王冏，字景治。趙王倫簒位，冏舉兵討倫，臨陳斬之。禪文，倫受禪之文。』翰注：『枉，曲。誣，加也。禪文，謂禪位之文。』誣，《玉篇》：『欺罔也。』

〔11〕善注：『司馬遷《書》曰：深幽囹圄之中。』銑注：『幽，隱。執，繫也。囹圄，獄名。誅始，謂先合誅也。言我幽微之信，不欺天地，但恐急暴之間，不得申說。』此六句言幽禁獄中，始議當誅。臣之微誠雖不欺天地，然倉卒之間，恐遭逼迫而不得申說。

〔12〕善注：『王隱《晉書》曰：袁瑜，字世都。馮熊，字文羆。顧榮，字彥先。《晉百官名》曰：曹武，字道淵。』向注：『言此六人初皆同坐，共思所以獲免之計也。』

〔13〕善注：『言密自蒙蔽，避迴冏黨，岐嶇艱阻，得自申列也。《廣雅》曰：列，陳也。』濟注：『陰蒙避迴，詐發妹喪，不預倫事，崎嶇傾側也。自列，謂自分雪也。』避回，謂回避不得見他人。崎嶇，謂周折迂回。此二句言收獄之時，又暗令回避他人，周折迂回，方得自陳。

〔14〕善注：『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蔡邕《書》曰：惟是筆迹，可以當面也。』濟注：『片言隻字，皆不關趙王倫事也。』分別。

推校，究詰考校。《廣弘明集》卷七：『臣請言得失，推校是非。』《廣韻》：『校，檢校，又考

校。」言事件原委，禪文筆迹皆可究詰考校也。

〔15〕善注：「《左傳》：子産曰：諺云：蕞爾之國。杜預曰：蕞，小貌也。《說文》曰：尚，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惜也。」良注：「翻，反也。」

〔16〕善注：「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良注：「區區，勤勤也。可悲，謂遭枉橫實可悲痛也。」上六句言一朝反復，又以為有罪，雖區區人生，曾不足惜，殷勤之心，實為可悲。

〔17〕善注：「《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公羊傳》曰：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良注：「逼迫天威，言逼天威之怒而就罪也。」唯謹，何晏《集解》：「鄭玄曰：雖辯而謹敬也。」此言不敢申辯。

〔18〕善注：「《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潛夫論》曰：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翰注：「鉗，以鐵為劫，束也。結，繫也。束口繫舌，言不敢語。」

〔19〕善注：「《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銑注：「釁，罪也。人之罪，莫大不忠不孝。日經聖聽，謂日日經天子聽察也。肝血，謂赤心誠實也。」此四句言議臣不忠之罪，聖聽日聞，而臣肝膽之誠，終不能使聖聽一聞。

〔20〕銑注：「忼慨，失志也。恨恨，悲也。志無所申，但悲而已。」恨恨，應作恨恨。《通雅・卷十》：「恨恨，猶眷眷也。」慷慨，悲歎。此三句言臨難悲歎，而眷眷留戀，唯此罷了。

此段意分三層，一陳身受皇恩，無背晉主之緣由。二言臣橫遭誣枉，沉冤難陳之苦痛。三言其誠未達，臨難眷眷之心態。

重蒙陛下愷悌〔一〕之宥，回霜收電，使不隕越〔1〕。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2〕。感恩惟咎，五情震悼〔3〕，跼天蹐地，若無所容〔4〕。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5〕。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二〕有可察〔6〕。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三〕，臣之始望，尚未至是〔7〕。

【校勘】

〔一〕「愷悌」，《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三十一作「豈弟」。《詩・小雅・青蠅》：「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杜預《左傳・僖公十二年》、善注引《詩》作「愷悌」。古二者通。

〔二〕「罪」，小萬卷樓叢書本作「罰」。

〔三〕「口」，《七十二家集》本作「日」。

【注釋】

〔1〕善注：『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已見《西征賦》。（按：潘岳《西征賦》：『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善注：『荀悦《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漢書》：孫寶勑侯文曰：今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威。』）荀悦《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於下。』向注：『宥，寬也。雷震，喻威。隕越，死也。蒙天子寬廻，收其威，使至不死也。』愷悌，同豈弟，和易近人。《詩·小雅·青蠅》鄭玄箋：『豈弟，樂易也。』士衡蓋取詩下句『無信讒言』之意。回電收霜，喻天子息其威怒。李德裕《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寬底劉之罪，興惻隱之仁，回霜收電。』

〔2〕善注：『《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道中。揚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解嘲》曰：紆青拖紫。拖紫，徒我切。』濟注：『散輩，謂不除名爵，散官之輩。』懷金拖紫，即紆朱懷金，言著朱紱、懷金印。范曄《宦者傳論》：『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闥。』善注：『李軌曰：朱紱也。』向注：『金，金印也。』

〔3〕善注：『《文子》曰：昔中黄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良注：『震悼，驚也。』惟咎，惟病之也。《史記·殤帝紀》：『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咎，《楚辭·九章·抽思》：『願承閒而自察兮，心

震悼而不敢。』王逸注：『志恐動悸，心中怛也。』此言感恩若有心病，情感驚恐憂傷。

〔4〕中謝。善注：『《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蹐。《史記》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蹐音局。蹐，累足行也。思前得罪，五情震驚，心自愧責於天地，若無所容也。』蹐天蹐地，形容處境困厄，恐懼不安。《三國志・吳・步騭傳》：『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吏民蹐天蹐地，誰不戰慄？』

〔5〕善注：『《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曄《後漢書》：鄧隲上疏曰：被雲雨之渥澤也。播，布。朽，腐。瘁，病也。』曲照，光照于幽曲之處。《抱朴子・外篇・廣譬》：『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朽瘁，自喻老病也。此四句言不料日月之光，垂照幽曲之處：雲雨之澤，布及朽病之人。日月、雲雨，喻成都王。

〔6〕采，用。《玉篇》：『采，採取也。』零落，草木之凋。《禮記・王制》：『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鄭玄注：『零本又作苓，音同，《說文》云：草曰苓，木曰落。』此喻處境落魄。察，覆審。《爾雅・釋詁》：『察，審也。』郭璞注：『覆校，察視，副長皆所爲審諦。』

〔7〕善注：『《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翰注：『丹書，定罪之書。夷，亦平也。平民，凡民也。言蒙天子照察，除其罪書，爲凡民也。』銑注：『麈，喻罪也。天波，喻天子恩澤。謗，枉也。言初所尚未至天恩洗罪。』此六句言若

除其罪名，削官為民，則願足矣。至於天波洗滌臣所蒙之塵垢，使誹謗絕於衆口，非臣開始所敢期望。天波，喻成都王。

此段言成都王憐臣落魄，核察臣罪，使臣生還，且昭雪沉冤，謗絕衆口，大過臣之所望，字裏行間浸透感激之情。

猥辱大命，顯授符虎〔1〕，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2〕。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3〕〔4〕，方臣所荷，未足為泰〔4〕，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5〕。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6〕。喜懼參並，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犇走〔7〕。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8〕以聞〔8〕。

【校勘】

〔一〕『朱軒』，《七十二家集》本作『宋軒』。疑形近而誤。

〔二〕『犇』，《文選》卷三十七作『奔』。古二字同。

〔三〕『屏營』，《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作『屏榮。』

【注釋】

〔1〕善注：『《漢書・文帝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向注：『猥，頓也。大命，天子命也。符虎，謂金虎符也，謂授內史也。』猥辱，辱也。《廣韻》：『猥，鄙也。』符符，古代調兵遣將的兵符。銅鑄虎形，背有銘文，分兩半，右半留中央，左半授統兵將帥或地方長官。調兵時由使臣持節驗合，方可生效。《史記・文帝紀》裴駰《集解》：『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

〔2〕善注：『《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沉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逐秦，撫翼俱起。』向注：『陸沉，謂無水而沉，喻己也。朝士也。言我頓蒙天恩，再得與朝士齊列也。』春枯之條、陸沉之羽，喻己。秋蘭、翔鴻，喻朝士。上六句言有辱天子之命，授此顯職，使臣如枯條重生，與秋蘭留其芳馨；沉羽重飛，與鴻鵠振翅翱翔。

〔3〕善注：『《漢書》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其後安國坐法抵罪。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不宜處位，免為庶人。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召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敞見，拜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濟注：『韓安國事梁孝王爲

中大夫，有罪在徒中，漢使張羽拜安國爲内史。張敞爲京兆尹，殺人被罪，遂逃走。後冀州有賊，天子思敞，使治之。敞隨詣拜，爲冀州刺史，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徒，刑法名，即拘禁使服勞役。《唐書·刑法志》：「用形有五……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起紆，起用于屈曲之中。《說文》：「紆，詘也。一曰縈也。」

〔4〕方，《廣韻》：「方，比也，類也。」荷，《廣韻》：「荷，負荷也。」泰，《廣韻》：「大也，通也。」上六句言雖安國、張敞或刑徒，或亡命，後授官青組朱軒，比臣之所負之重任，亦未足為大也。

〔5〕善注：「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於心。《方言》曰：貪而不施謂之吝。」良注：「垢，濁也。吝，恨惜也。忝，辱。言我含此汚濁，豈能辱竊此位也。」吝，同悋。貪悋，猶貪戀生命，豈宜忝此大任！

〔6〕言臣毀家夷族，亦無法報此大恩也。

〔7〕善注：「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良注：「喜，謂喜得内史；懼不勝任也。參並，言雜半也。憲，法也。當時之法，受命即行之官。當時之法，受命出任地方便之任也。」當，《玉篇》：「任也。」便道之官，指受命即行之官。《史記·酷吏列傳》：「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後指指地方官。便道，猶問道。杜甫《送十五侍御弟使

蜀》：『歸朝多便道，搏擊望秋天。』尹洙曰：『便道，問道也。』束身，謹守職事。《後漢書・卓茂傳》：『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言謹守職事而不得奔走以面謝也。

〔8〕善注：『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翰注：『稽顙，拜也。言為奉法赴任，不得奔走謝城闕也。視天子街衢，不得往，故馳心也。輦，天子車轂。屏營，徘徊也。』屏營，徘徊不前的貌。《楚辭・九思・逢尤》：『遽偉遑兮驅林澤，步屏營兮行丘阿。』王逸注：『憂憒不知所為，徒經營奔走也。』延仰，猶久仰。李巽《第三書》：『故延仰之誠，有加常旨。』此四句言稽拜皇宮城闕，瞻望宮前大道，馳心君主之車輦，徘徊不前，不勝仰慕。

此段既表達蒙垢臨命、身負重任之喜悅，又明其守職報恩、臨別依依之心志。

【集評】

〔明〕王志堅《四六法海》卷二：《謝平原內史表》，此文體之初變者也，今讀之猶有漢人風味。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九：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此文亦學蔡中郎《讓高陽侯表》。『身登三閣，官成兩宮』，注引《晉令》曰：『秘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

及上臺也。」按所謂臺閣者，此也。唐之鳳閣、鸞臺，則當為閣字。

「重蒙陛下愷悌之宥」，注：陛下，謂成都也。按此表自上惠帝，非成都也。觀表首稱陪臣可見。是時，士衡從成都在鄴下魏郡，太守治鄴，故詔書下魏守，守復遣丞授之耳。兼以表末「便道之官」等語証之，其義尤明。李注恐誤。

「五情震悼」，方氏《韓文舉正》云：《《説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引五情震悼句為証。然顏魯公《祭姪季明文》「震悼心顏」，只作悲悼也。

吊魏武帝文（並序）

【題解】

曹操起於亂世，功勳卓著，然面對死亡，却充滿無奈，持法苛嚴之誡，泣託愛妓之囑託，分香賣履之遺令，眞實再現其對人生、功業、親情、聲色享樂之留戀。此文雖以《遺令》為切入點，以賢俊應不累於外物、不留念閨房為主旨，渲染其死亡時對人生慾望之貪戀，充滿説教氣息，然由於作者以史實為依據，展開敘述、描寫與議論，恰恰展示出一位叱咤風雲之英雄另一豐富的精神層面。由序可知，此文作于元康八年（公元二九八年），是時八王因貪慾而亂政，作者之論或有所寄託。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慨然歎息，傷懷者久之〔1〕。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2〕。今乃〔一〕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3〕，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4〕？」

【校勘】

〔一〕「乃」，六臣本注曰：「五臣本無乃字。」

【注釋】

〔1〕善注：『《毛詩》曰：嘯歌傷懷。』翰注：『假設客言以發意也。』祕閣，古代禁中藏書之所，亦稱祕館、祕府。

〔2〕善注：『《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謂陳根也。』向注：『臨見其喪殯之所，則必悲哀。《禮》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謂時遠也。宿草，即陳根也。』此數句言由生

至死，乃萬物之最終歸宿，性命寄託之區域。故臨喪殯而傷悲，見墓草而慟哭。

〔3〕銑注：『以為世異時遠，不可致情。今之傷心，是興哀於無情之地矣。自魏武至機方百年，故言也。』此二句謂今你傷心於百年之間事，悲哀於本無情感之處。

〔4〕良注：『言機空知事，未識人情，亦可無之。』此二句言想來恐怕只知事可哀之，未識情不必有也。

機答之曰〔一〕：日蝕由乎交分〔二〕，山崩〔三〕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1〕。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2〕；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四〕〔3〕？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4〕；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5〕。已而〔五〕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6〕；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六〕〔7〕。雄心摧於弱情〔七〕，壯圖終於哀志〔8〕。長算〔八〕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9〕。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10〕？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11〕。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

也。至於〔九〕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12〕。』善乎達人之讜言矣〔13〕！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14〕。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15〕。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16〕。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17〕！又曰：『吾婕妤妓〔一〇〕人，皆著銅雀臺〔一一〕〔18〕。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一二〕〔19〕，朝晡上〔一三〕脯糒之屬〔20〕。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妓〔21〕。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22〕。』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一四〕，學作履組賣也〔23〕。吾歷官所得綬〔一五〕，皆著藏中〔24〕。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25〕？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一六〕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26〕。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27〕。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28〕？於是遂憤懣而獻吊云爾〔29〕。

【校勘】

〔一〕『機答之曰』，六臣本注曰：『五臣本無此一句。』

〔二〕《文選》卷六十、《七十二家集》本此句前並有一『夫』字。又『由』，《文集》作『曲』。《文選》卷六十、《七十二家集》本、清鈔本並作『由』。影宋鈔本又校曰：『萌，當作崩。』形近而誤。今據改。

〔三〕『崩』，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清鈔本作『土』。《文集》、影宋鈔本、清鈔本並脱此字，據《文選》卷六十補。

〔四〕『乎』，《文集》作『於』字，今據《文選》卷六十補。

〔五〕『已而』，《藝文類聚》卷四十無此二字。

〔六〕『土』，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清鈔本作『土』。

〔七〕『摧於弱情』，《藝文類聚》卷四十作『權於弱憤』。

〔八〕『算』，《文選》卷六十、影宋鈔本作『筭』。古二字同。

〔九〕『至於』，《文集》無『於』字，今據《文選》卷六十補。

〔一〇〕『妓』，《藝文類聚》卷四十、清鈔本並作『伎』，下同。古二字通。《七十二家集》本作『效』。疑誤。

〔一一〕『皆』，六臣本注曰：『五臣本無皆字。』又『銅雀臺』，《藝文類聚》卷四十、六臣本作『銅爵臺』。六臣又注曰：『五臣本作雀字。』

〔一二〕『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藝文類聚》卷四十作『施六尺牀、下總帳』，無『於臺堂上』

四字。清鈔本亦無『於臺』二字。《世說新語・言語》劉孝標注、《初學記》卷九並作『施六尺牀』。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施八尺牀、張總帳』。六臣本注曰：『五臣本總字上有張字。』

〔一三〕『上』，《藝文類聚》卷四十、影宋鈔本、清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設』。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設字。』影宋鈔本校曰：『設，一作上。』

〔一四〕『無所為』，《文集》作『無所不』。《藝文類聚》卷四十作『無為』，均義扞格難解。《文選》卷六十、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無所為』。今據改。

〔一五〕『綏』，《藝文類聚》卷四十作『絹』。形近而誤。

〔一六〕『慧』，影宋鈔本作『惠』。又校曰：『惠，一本作慧。』古二字通。

【注釋】

〔1〕善注：『《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公問於梓愼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向注：『日月歲凡十二交會而後分，當此交會之際，日月相掩，故蝕也。』銑注：『山之崩倒，謂年代積遠，其土朽故也。』濟注：『言日蝕山崩，亦自然運數而已。』數，曆數，氣數。李康《運命》：『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善注：『數，曆數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曆數，謂天道也。』良注：『謂運數至也。』

〔2〕善注：『《尚書》曰：高明柔克。高明，謂日月也。之累，謂蝕也。』怪，驚異。《玉篇》：『怪，異也。』

〔3〕善注：『《穀梁傳》曰：沙麓崩。林屬於山為麓。沙，山名。無崩壞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翰注：『山止於地而不動，故常安也。終嬰傾離之患，謂崩也。』嬰，遭受。《後漢書·南匈奴列傳》：『墝埆之人，屢嬰塗炭。』上四句言日月在天，其質光明，不免卑濁蝕之累；山丘居地，其勢常安，亦遭崩傾之患。

〔4〕善注：『范曄《後漢書》曰：左迴天，貝獨坐。謂中官左悺、貝瑗也。《淮南子》曰：公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向注：『形骸內，性命也。言壯力亦不能起死者之命也。迴天倒日，力壯也。』振，《廣韻》：『舉也。』

〔5〕善注：『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呂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許慎《淮南子注》曰：魏闕，王之闕也。』銑注：『夷，平也。魏闕，天子闕也。』魏闕，此指魏王之宮廷。上四句言力可回天倒日，卻不可舉衰亡之形骸，智可救世平難，卻受困宮廷。皆言曹操也。

〔6〕善注：『《尚書》曰：格於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而不卑余也。』濟注：

『上下，謂天地。言功雖至於天地者，其死則藏之於小木之中也。區區，小也。木，棺也。』格于上下，孔安國傳：『格，至也。……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於天地。』

〔7〕善注：『《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諺曰：蓐爾之國。杜預注曰：蓐爾，小貌也。』良注：『言德聲雖光明徧於四外者，死則掩翳乎狹小之土也。表，外也。蓐爾，小貌也。』蓐爾之土，謂丘墳。上四句言聲名道德可至於天地之間，光照四極之外，然終藏身於小小棺木，掩埋於一抔黃土。

〔8〕翰注：『弱情，謂疾病也。哀志，謂將死也。』弱情，喪痛之情。弱，喪。《左傳・昭公三年》：『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弱一個焉，姜其危哉。』哀志，衰志，猶喪親之悲。《禮記・問喪》：『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

〔9〕善注：『算，計謀也。迹，功業也。《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向注：『長算、遠跡，謂平生謀長遠之事也。短日、促路，生命窮盡也。』算，同算。

〔10〕銑注：『特，獨也。瞽史，掌日蝕之官。黔黎，百姓也。言豈獨日蝕山崩可為變異之怪乎？則人命亦可傷也。』景，同影，日光。《玉篇》：『景，光景也。』頹岸，指山崩。岸，山谷。《詩・小雅・十月之交》：『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11〕善注：『《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爾雅》曰：冢，大也。《左氏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故曰冢子。謂文帝也。《毛詩》曰：貽厥孫

謀。』良注：『謂觀武帝臨終顧命於太子，使其嗣位，遺謀於四子也。冢嗣，長子也。貽，遺也。四子謂丕、植、彪、章也。』冢嗣即太子丕也。操長子昂早逝。顧命，君王臨終之命。《書・顧命》孔安國傳：『臨終之命曰顧命。』四子，謂太子下之植、彪、章（彰）、豹。

〔12〕翰注：『武帝自謂四子云：吾在軍中，所持法皆是也，當依而行之。至於有小忿怒，及大過失，汝等勿學我也。』效，《玉篇》：『效法也。』

〔13〕善注：『《聲類》曰：讜，善言也。』濟注：『讜，正也。』達人，知能通達之人。《左傳・昭公七年》：『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

〔14〕善注：『《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已下四王也。太祖崩，文帝受禪，封母弟彪為中牟王，植為雍丘王，庶弟彪為白馬王，又封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名位矣。』向注：『持，執也。姬，衆妾之摠名也。女，武帝有小女，後為高城公主。豹，武帝臨死時，執此孩幼以示四子，云此以累重汝輩，因下泣。』

〔15〕善注：『《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列子》：相室謂東門吾曰：公之愛子也。』銑注：『愛子，則豹也。託人，謂託於四子。』曩，從前。《爾雅・釋言》：『曩，嚮

也。』郭璞注：『在今而道既往或曰曩，或曰鄉。』

〔16〕善注：『言人命盡而神無餘，身亡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可悲傷也。鄭注《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翰注：『性命同歸乎盡滅者，則無餘勢也。而得乎亡沒者，無有存其威神者，謂武帝平生威勢，一朝已盡而無威也。』

〔17〕善注：『班固《漢書》哀紀述曰：婉孌董公。力婉切。《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緜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幾，近也。』銑注：『婉孌，從順貌。綢繆，相親貌。幾，近也。密，猶細也。言遺令於房闥家人，則近於細碎也。』婉孌，深摯，纏綿。《後漢書・朱佑傳》：『婉孌龍姿，儷景同翻。』李賢注：『婉孌，猶親愛也。』闥，《玉篇》：『事務也。』上三句言操之遺令對于密房家人之情緻綿親愛近於細碎矣。

〔18〕善注：『《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良注：『著，置也。武帝又有《遺令》云：使妓人置歌樂於臺上。銅雀，臺名。』婕妤，宮女官名。荀悅《申鑒・雜言》：『若愼夫人之知，班婕妤之賢。』黃省曾注：『婕妤之號自武帝始，位視上卿，爵比列侯。婕妤，言接幸於上也，好，美稱也。』伎人，歌女。《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引鄧粲《晉紀》：『（郭訥）嘗入洛觀伎人歌，言佳。石崇問其曲，訥不知。』

〔19〕善注：『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踈者謂之緦。』向注：『緦，細布而踈者，以為靈帳之

裙。』施，《玉篇》：『設也。』牀，坐具。《釋名・釋牀帳》：『人所坐臥曰牀。』

〔20〕善注：『《漢書》：東方朔曰：乾肉為脯。方武切。《説文》曰：糒，乾飯也。薄秘切。』濟注：『晡，日晚時也。糒，乾飯也。皆著於靈帳之前以祭焉。』朝晡，猶早晚。晡糒，泛指祭品。屬，《廣韻》：『類也。』

〔21〕翰注：『月朝，一月也。十五，謂十五日也。妓，樂也。』月朝，月初。《荀子・禮論》：『然後月朝，月夕，卜宅。』楊倞注：『月朝，月初也。十五，月中也。

『汝等，謂四子也。』

〔22〕向注：『舍中，謂衆妾。衆妾既無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之。』《晏子春秋》曰：景公為履，黃金為綦，飾以組，連以珠。』銑注：『諸舍中，謂衆妾。無所為者，令學作履賣之。組者，以綵為之，以貫玉佩也。藏，猶櫝中藏也。』綬，官帶。《廣韻》：『綬，組綬。』

〔23〕善注：『《三國志・吳・士燮傳》：『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以上述操對閨房密室之留戀。

採色飾之也。』香，指香料及其製品，如麝香、檀香、綫香、盤香之類。《三國志・吳・士燮

〔24〕良注：『綬，綵為之，以貫玉佩也。藏，猶櫝中藏也。』綬，組綬。

《禮》云：天子玄，公侯朱，大夫純，世子綦，士緇。應劭《漢官》曰：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法天地人也。』以上叙家事之遺令中亦見其對功名事業之留戀。

〔25〕善注：『令衣裘別為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求為吝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為吝而違為貪而害義，故曰兩傷。』翰注：『既而武帝崩，兄弟盡分其物也。』向注：『言亡人本可

以勿求，謂不可衣裳別為一藏也。既有求，則存者可以勿違令也。今武帝有求，是一傷也；而四子違而竟分，是兩傷也。』意謂武帝求存其衣裘，虧廉。諸子分其衣裘，害義，故曰兩傷。

〔26〕善注：『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必失之。惡是行之所穢，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惠不能去其惡，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也無擇，今人雖未得愛，不得惡矣。』翰注：『人所愛者，生也；人理有死，故必失生。』銑注：『人所惡者，死也；人生有涯，故必得死矣。』翰注：『雖智惠安能去死，雖平生有威力，身從沒化，安能固全其愛乎？』此數句謂威力不能全其生。五臣注勝善。

〔27〕善注：『《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良注：『前識，謂達人也。罕，希也。言愛惡之事難保，則達人不用心謀之，聖人希能言及也。』意謂然生死之大，前賢不留意，聖人罕言之。

〔28〕善注：『《愼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物不累於內。』翰注：『皆賢俊所不宜行之，故可廢之也。』意謂如若情之所繫，累於外物，細碎之思，念於閨房，即為賢俊宜廢而不行乎？

〔29〕善注：『《白虎通》曰：天子崩，臣子哀痛憤懣。』

此序假託問答，言其產生哀情憂傷之原因。魏武雄才大略，光被四表，面對死亡時却繫情外物，留戀閨房，充滿無奈和眷戀。「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實是人生之大悲，故憤懣吊之。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1〕。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2〕。運神道〔一〕以載德，乘靈〔二〕風而扇威〔3〕。摧羣雄而電擊，舉勍〔三〕敵其如遺〔4〕。指八極以遠略，必剪焉而後綏〔5〕。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6〕。紐大音之解徽〔7〕。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8〕。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9〕。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10〕。

【校勘】

〔一〕「神道」，《文集》作「禮道」，義扞格難通。《文選》卷六十、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道」。善注引《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故當以「神道」為是。今據改。

〔二〕「靈」，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虛」。

〔三〕「勍」，影宋鈔本又校曰：「勍，當作勃。」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勃」。

〔四〕「網」，影宋鈔本、《七十二家集》本、清鈔本作「綱」。

【注釋】

〔1〕善注：『《東都賦》曰：繫唐統，接漢緒。《答賓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蔡邕《釋誨》曰：王途壞，人極弛。《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向注：『緒，業也。塗，道也。』銑注：『違，《玉篇》：背也。』此二句言漢末季世，正值王道多艱。

〔2〕善注：『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愁》曰：懿神龍之淵潛，竢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鬱鬱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銑注：『佇，待。重，深也。育鱗，謂潛龍也。慶雲，瑞雲也。遐，遠也。言魏武待時育德，乃撫拂於雲天而遠飛也。言天命相感，有如龍雲也。』

〔3〕善注：『《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王弼注：『神則無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百姓自服也。』靈風，天風，自然之風。吳筠《步虛詞》：『灼灼青華林，靈風振瓊柯。』此喻際會風雲。此二句言替天行道而推行德化，際會風雲而播其威勢。

〔4〕善注：『《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向注：『電擊，言如電之威也。勍，強也。杜預曰：

彊也。如遺，謂擊彊敵如拾遺於地，言易也。』摧，《玉篇》：『挫也，折也。』舉，攻克。《穀梁傳・僖公二年》：『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

〔5〕善注：『《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也。』良注：『八極，天下也。略，取也。翦，謂除翦暴亂也。綏，安也。言天下可手指麾而遠取之，除翦暴亂而後安百姓。』

〔6〕善注：『《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天地人事也。梁太后詔曰：周舉在禁闈，有密靜之風。』翰注：『釐，理也。三才，天地人事也。書》曰：禁闈，謂天地之闈，元氣閉塞，如禁門之不通，而武帝皆開之。啓，開。闈，門也。』闕典，典章闕失。《廣韻》：『典，法也。』禁闈，禁門，指宮廷。杜甫《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二十韻》：『戎狄乘妖氣，塵沙落禁闈。』趙次公注：『禁闈，天子之内也。』按：啓天地之禁闈，言打開天地間之禁門。東漢後期，宦官擅政，宮廷内外不通，操翦滅宦官，使宮廷内外暢通，故曰啓天地之禁闈。

〔7〕善注：『《老子》曰：大音希聲。許愼《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濟注：『漢末，政大亂，禮樂崩壞，而武帝舉脩法網，將絶復理。且國家之政，猶音聲也，若音之失調，則亂也。故武帝又繼大音之樂調者，復致太平，紀理紐繼，解失徽調也。』舉，正。《呂氏春秋・自知》：『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高誘注：『舉，猶正也。』綱，影宋鈔本作綱，綱紀。紐，結。《荀子・正名》：『交喻異物，名實玄紐。』楊倞注：『紐，結也。』大

音，鍾名。《管子・五行》：『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房玄齡注：『大音，東方鍾名。』解，解其紐結。《管子・宙合》：『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結紐則絶。』大音與絃徽紐結，則其音失調，故須解之。喻治理綱紀，使和諧也。

〔8〕善注：『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周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來歸，歸之於己也。』銑注：『言掃除羣凶，以致天下清平之理，使天下殊塗而來歸其德焉。雲物，喻羣凶。貞觀，猶清平也。要，猶使也。萬塗，猶殊塗也。』雲物，喻蔽日之宦臣。

〔9〕善注：『《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為帝異道，而德覆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宏，普也。』向注：『宏，普也。』丕，大。此作動詞。《爾雅・釋詁》：『丕，大也。』援，《玉篇》：『引也。』大德，指天地。此二句言功業可普覆天地，齊暉日月。

〔10〕善注：『《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毛詩》曰：奄有九有。《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猒。』翰注：『濟，成。元，大也。九有，謂天下也。言能成功於天下，則舉一世所推其高德也。』

此段言魏武際會于漢末風雲，摧羣雄，克強敵，安天下，理朝政，正綱紀，除宮穢，從

而建立不世之功業。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1〕。將覆簣於浚谷，擠為山乎九天〔2〕。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3〕？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4〕。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5〕。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6〕。惟降神之緜邈，眇千載而遠期〔7〕。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8〕。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一〕〔9〕。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10〕。蹝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二〕，彌四旬而成災〔11〕。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澠而揭來〔12〕。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13〕。

【校勘】

〔一〕「而」，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之」。

〔二〕「怡」，《七十二家集》作「治」。

〔三〕「翌日」，《七十二家集》本作「翼日」。又「瘳」，《文集》作「廖」。《文選》卷六十、影宋鈔本

並作『瘳』。善注引《尚書》曰：『既光商二年，王有疾，不豫。公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故當以『瘳』為是。今據改。

〔四〕『而』，影宋鈔本作『之』。

【注釋】

〔1〕善注：『《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於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向注：『此二句言人事之成功，無往而不至。此承上段，謂其功業蓋世。臻，至也。』

〔2〕善注：『《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擠，墜也。《司馬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銑注：『將覆簣為山於深谷之中，謂立大業也。為山將至九天，忽山頹，謂大功既成而死矣。覆簣，謂盛土以覆之將為山也。浚，深也。擠，墜也。』此以覆土深谷，爲山將至九天，喻建立曠世之業也。

〔3〕善注：『《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又曰：研，喻思慮也。』良注：『凡事至於窮理盡性，則非長計所能研精而知也。謂死生事在其中而無定也。』此言性命吉凶之理，非人謀可及也。

〔4〕善注：『《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濟注：『臨川有悲，謂逝者不息如流，是可悲矣。良材之人於國，如屋有梁，今死矣，如梁木之顛墜。』

〔5〕善注：『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翰注：『言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得病，是大命之患也。三八，謂二十四也。艱，猶患也。』

〔6〕善注：『《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法言》曰：仲尼駕稅李範曰：稅，舍也。』向注：『稅，捨也。捨駕，言死也。』此二句言雖功業光昭前者也。李範曰：稅，舍也。』向注：『稅，捨也。捨駕，言死也。』此二句言雖功業光昭前世，而今則將棄世矣。

〔7〕善注：『降神，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者也。』銑注：『降神，謂天生聖智也。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者也。』銑注：『降神，謂天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毛詩》曰：惟嶽降神。桓子《新論》曰：

業意在天下，非止魏也，下文『憤西夏』云云，即此證也。故雖龍飛文昌，心不悅矣。五臣意謂武帝受王位，非所願，乃天命所歸，實不解武帝。

〔10〕善注：『《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劉備固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祐詩》曰：出身秦川，爰居伊陽。』翰注：『西夏，謂劉備也。言憤見劉備練兵養衆，圖中國乃度秦川而與戰也。』

〔11〕善注：『《毛詩》曰：宅是鎬京。《答賓戲》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公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明日也。不豫，謂有疾也。渭濱，亦長安也。鎬京，長安城也。』銑注：『翌，明也。』

〔12〕善注：『《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回復。《漢書》：王莽冊命王寄曰：崤澠之險，東向鄭衛。《新序》：大臣曰：洛陽西有崤澠。《思玄賦》曰：迴志揭來從玄謀。』濟注：『言疾病既甚，言尋歸塗以反旆也。崤澠，二山名。揭，言歸去來也。旆，旗之屬也。』

〔13〕善注：『《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陽。庚子，王崩。《尚書》曰：東至於洛汭。《說文》：『去也。』

《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帝念哉。」翰注：「次，至也。洛汭，東都也。大漸，謂病重將死也。念哉，戒令也。臨終留顧六軍之士，戒誓無有二心也。」

此段言魏武雖功業蓋世，當膺天命，然揮師西蜀途中，則病染沉疴，出師未捷，「長算」成空。

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1〕。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2〕。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3〕。每因禍以禔福〔4〕，亦踐危而必安〔4〕。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5〕。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6〕。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積歎〔7〕。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8〕。執姬女以嘲瘁，指季豹而灌焉〔9〕。氣沖襟以嗚咽〔10〕，涕垂睫而汍瀾〔四〕〔10〕。違率土以靜〔五〕寐，戢彌天乎〔六〕一棺〔11〕。

【校勘】

〔一〕「山」，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凶」。

〔二〕「禔福」，《文集》作「提福」，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提。」《文選》卷六十、影宋鈔本、陸貽

典校本並作『禔福』。今據改。

〔三〕『嗚咽』，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嗚呼字。』

〔四〕『汍瀾』，六臣本作『汍瀾』。《七十二家集》本、清鈔本均作『汍瀾』。

〔五〕『靜』，《文選》卷六十作『靖』。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靜。』

〔六〕『乎』，《藝文類聚》卷四十作『之』，影宋鈔本作『以』。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以。』

【注釋】

〔1〕善注：『《楚辭》曰：長無絶兮終古。』向注：『伊，惟也。赫奕，盛貌。寔，實也。言實終古所難有也。』言魏武功業之盛，終古少有也。

〔2〕善注：『《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摇太山而盪北海。』銑注：『先天，謂威勢為天下所先，而才德蓋徧於當世。盪，動也。言勇氣一皷，動海拔山也。』先天，謂行事先于天時，有先見之明。《易·乾》孔穎達疏：『先天而天弗違者，若在天時之先行事，天乃在後不違，是天合大人也。』五臣注誤。

〔3〕良注：『奚，何也。殘，殺也。言雖險必濟也，雖彊必殺也。』彊，同強。

〔4〕善注：『《説文》曰：禔，安也。《説文》曰：遐，遠也。言行征伐則為禍也，誅暴亂以安百姓，是為致福也。雖陟履危險，其志如提，猶致也。』時移切。』濟注：

安，憂國之深也。』此二句言每因禍而安之以福，踐危境而終之以安。言其善于化險爲夷，轉危爲安也。按：當以善注爲是，五臣意未諦。

〔5〕善注：『《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噤，巨蔭切。』翰注：『迄，至也。蒙昧，謂疾重不曉事也。噤閉，謂不開口也。言至此疾重之時，慮其閉口，則無遺令之端也。』此二句言至此重疾而精神昏昧，慮其口噤難開而思緒無端。

〔6〕善注：『《鵾冠子》曰：從祀委命。《鵬鳥賦》曰：縱軀委命。《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向注：『委棄身命以待死，終痛沒此世而永言後事，有所悲泣也。』

〔7〕銑注：『穨歎，謂悲思隕絶也。』循，通揗，撫摩。《韓非子·説林》：『其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撫，《廣韻》：『持也。』即序言『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

〔8〕善注：『《楚辭》曰：我營魄而登遐。《老子》曰：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經護為營，形氣為魄。』良注：『迨，及也。營，魂也。音翰，謂作遺令也。言及魂魄未離，其形體假借餘息之氣，以作遺令也。』

〔9〕善注：『《孟子》曰：嚬蹙而言。嚬蹙，謂人嚬眉蹙額，憂貌也。濰，涕泣垂貌。』濟注：『姬女，小女也。季豹，小男也。嚬瘁，謂蹙眉而憂也。濰，深悲貌。謂遺囑於四子也。』引申而有濰者淵，萑葦淒淒。』毛詩傳：『濰，深貌。』《詩·小雅·小弁》：

喻淚垂也。善注是。

〔10〕善注：『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淚承睫，涕出。《漢書》：息夫躬《絶命辭》曰：涕泣流兮霍瀾。臣瓚曰：霍瀾，涕泣闌干也。霍與汍，古今字同。』翰注：『嗚呼，謂悲多不得言也。汍瀾，淚疾流貌。』汍瀾，同汎瀾。歐阳建《臨終詩》：『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汎瀾。』善及五臣注同此。作汎，當係刻板之誤也。

〔11〕善注：『《毛詩》曰：率土之濱。《古詩》曰：潛寐黄泉下。毛萇《詩傳》曰：戢，聚也。彌天，喻志意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淮南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之土。』向注：『言其違棄天下以死也，乃戢斂彌天之大德於棺之中也。率土，猶天下也。靜寐，猶死也。』戢，《廣韻》：『止也，斂也。』

此段言魏武生前王業赫奕，才智威力冠世，摧枯拉朽，踐險必安，然面對死亡時，撫念幼子，眷顧姬女，歎息流淚，何其悲也，

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1〕。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2〕。援貞吝以悲悔，雖在我而不臧〔3〕。惜内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

詳〔4〕。紆廣念〔一〕於履組〔5〕，塵清慮於餘香〔6〕。結遺情於〔二〕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幼窕於玉房〔三〕〔7〕。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8〕。矯戚〔四〕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9〕。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五〕〔10〕。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11〕。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12〕。徽清絃〔六〕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13〕。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14〕。登雀〔七〕臺而羣悲，眄〔八〕美目其何望〔15〕？既睎〔九〕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16〕。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17〕。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18〕。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19〕。

【校勘】

〔一〕「廣念」，《藝文類聚》卷四十、影宋鈔本、《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一並作「家人」。注曰：「五臣本作家人。」

〔二〕「於」，《文選》卷六十作「之」。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於字。」

〔三〕「玉」，清鈔本作「王」。

〔四〕「戚」，六臣本作「慼」，又注曰：「五臣本作慼字。」古三字並通。

〔五〕『亡』，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忘』。影宋鈔本又校曰：『忘，當作亡。』

〔六〕『徽清絃』，《藝文類聚》卷四十作『徽清絲』。

〔七〕雀，《文選》卷六十作『爵』，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雀字。』

〔八〕『貯』，《七十二家集》本作『貯』。

〔九〕『睎』，《七十二家集》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并作『晞』。形近而誤。

【注釋】

〔1〕善注：『《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銑注：『咨，嗟。宏，大。峻，高。邈，遠。允，信也。』此二句言嗟其宏偉之志何其高遠，壯大之功業確是昌盛。

〔2〕善注：『《穀梁傳》曰：先君有正終，後君有正始也。』良注：『恤，憂也。肇，初也。言臨死始有抑揚之氣。』揚，陳說。《廣韻》：『揚，說也。』此二句言生命將終之時，憂思始生，始陳遺令。

〔3〕善注：『言為履組及分香，令藏衣裘，是引貞吝之道，教為可悔之行也。《周易》曰：貞吝。』銑注：『吝，嗟。』良注：『援，引也。貞，正也。恭，教也。』濟注：『貞，正也。臧，善也。言引其正道吝悔之事以教其四子，不善者則可改悔。雖己身亦為不善也。謂上序所云，吾小忿大過不當效者是也。』

〔4〕善注：『《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堅《與任彥升書》曰：纏緜惠好，庶躡高縱。

《尚書》曰：道楊末命也。』翰注：『內顧，家事也。纏緜，親密也。微，細也。詳，悉也。此機言武帝之德甚高，但惜其臨終下節，乃於姬妾親密，遺令細碎，詳述之甚也。』

〔5〕向注：『謂遺令云學作履組賣之也。』紆，《玉篇》：『曲也，詘也。』廣念，大的意願。《玉篇》：『廣，大也。』

〔6〕銑注：『謂遺令云餘香分與諸夫人。』塵，使蒙塵垢也。《爾雅・釋詁》：『塵，久也。』郭璞注：『塵，垢。』清慮，澄澈之思。顏延之《重釋何衡陽》：『知研其清慮，未肯存同。猶以相容罔棄廣載，不遺篤物之志。』清，《玉篇》：『澄也，潔也。』上二句意謂『履組』、『餘香』之遺令，曲平生之弘願，污曾經之澄思也。故下二句言其命短促而意長，竟結遺情於親愛。

〔7〕善注：『《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窕淑女。《漢書》：《郊祀歌》曰：神之出，排玉房。』良注：『法服，謂平生衣服也。窈窕，美人貌。玉房，即銅雀臺上以玉飾也。』法服，猶官服，因按禮法等級所制，故曰。《孝經・卿大夫章》李隆基注：『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

〔8〕善注：『《禮記》曰：孔子謂盟器者，備物而不可用。《說文》曰：倡，樂也。備物，謂平生所用物也。虛器，言虛設終不見用也。倡，謂作妓人也。』濟注：『宣，布也。倡，樂也。謂平生女樂也，即向帳作妓之事也。』

〔9〕善注：『《家語》曰：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子曰：戚容稱其服。《楚辭》曰：涕。』翰注：『此謂衆妓妾奏樂，不見君王，故憂悲也。矯，舉也。感，憂也。之節會也。薦，進也。』以上八句承『紆廣念』、『塵清慮』而言。意謂遺令之情長；設帷陳其官服，美人相伴。物雖備而虛設，伎作樂而哀傷。舞步應節，面容憂戚；舉觴進祭，涕淚零落矣。

〔10〕善注：『言服玩雖微而必存，儀形無善而必逝。言物在而人亡也。《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人廟，仰視榱桷，俯察機筵，其器皆存，而不覩人，君以此思哀，則意可知矣。』向注：『言物之雖微，必有長存者，人體雖有恩惠，無不亡也。』

〔11〕善注：『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曰：忽縹眇以響像。《孫卿子》曰：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謂冀復見其聖靈之音聲、形像與神采也。

〔12〕善注：『音以應聲，景以隨形。形聲咸已翳沒，影響故亦必藏也。《鶡冠子》曰：形翳則影滅，聲沒則音藏。音，響。景，影也。』翳，《廣韻》：蔽也。』上六句言物存人亡，冀見其音影亦不得矣。

〔13〕良注：『徽，調也。糈，乾飯也。言雖進脯糈，誰復嘗而食之？』言雖調其清絃惟伎人獨奏，進獻肉食而無人食之。

〔14〕善注：『《毛詩》曰：殷土茫茫。』濟注：『悼，痛也。茫茫，草木貌。』冥漠，寂寞冥昧。顏

延之《陶徵士誄》：『糾纆斡流，冥漠報施。』銑注：『冥莫報施，謂神靈報寂寞冥昧，不能施善，人之善不能明也。』茫茫，同芒芒，廣大貌。《詩・商頌・玄鳥》毛詩傳：『芒芒，大貌。』此猶渺茫。

〔15〕善注：『《字林》曰：眙，長眙也。《博雅》曰：眙，視也。眙與貽同。《毛詩》曰：美目盼兮。』翰注：『張目視曰時（眙）。言美人張目遠視，終不見君王，是亦何望也。』上六句言美人去成空，徒有美人悵望，後人憂傷而已。

〔16〕善注：『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遵簡薄，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簡禮。宋均曰：簡，猶闕也。《漢書》：劉向曰：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向注：『機言我望古人奢華，以為遺累，信可以簡略於禮，而尚薄葬也。』睎，《玉篇》：『眄望也。』

〔17〕善注：『言裘紱輕微何所有，而空貽塵謗而及後王。』銑注：『謂《遺令》云吾衣裘別為一藏，後為四子所分，終亦何有也？乃遺塵黷之謗於後世帝王也。』

〔18〕善注：『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上聖亦不能忘，故可嗟也。』良注：『嗟其大戀愛所在心者，雖賢哲之士不能忘情也。』

〔19〕此二句言閱覽遺令，慷慨悲歎，獻上此文，而抒悽傷。總說作文之目的。

此段言魏武臨終遺令，終化為空想，裘紱何在，死後皆空，惟空貽塵謗于後王而已，

故覽籍悲歎，作文以抒哀情。

【集評】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哀悼》：禰衡之《吊平子》，縟麗而輕清；陸機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吊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割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詩話（前集）》：陸機《吊魏武文》云「曩以天下自負，今以愛子託人」，其言甚可悲也。

士衡此作，詞簡而事甚備，語絶而意愈新，當爲魏晉間文章第一。序勝于文。

〔宋〕高似孫《緯略》卷七：任昉《述異記》曰：魏武陵中有泉，謂之香水。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一説香水在并州香山，其水潔香，浴之去病。吳故宮亦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又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香水二字尤佳，然石曼卿《荷花詩》：「洛渚微波長映步，漢宮香水不濡肌。」乃以爲漢宮也。只此分香一事，亦魏武也。唯陸機喜用。陸機《吊魏武文》曰：「余爲著作郎，遊秘閣見魏武令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吊曰：「紆佳人于履組，清塵慮于餘香。」下一句奇絶。

〔明〕方以智《通雅》卷六：汍瀾，一作蒍蘭、汍濫、丸蘭。《後漢書・馮衍賦》：「淚汍

瀾而雨集。』陸機《吊魏武文》：『涕垂睫而汍瀾。』言流淚縱橫也。又漢息夫躬《絶命辭》：『涕泣流兮荏蘭。』又班固《答賓戲》：『涕泣流兮荏蘭。』又揚子《太玄》：『密首陽氣親天，萬物丸蘭。』注：盛貌。

〔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毛子晉六十壽序》：余嘗觀魏武遺令，爲陸士衡之憤懣歔欷者矣。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九：陸士衡《吊魏武帝文》又曰：『吾婕妤伎人』至『百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此建安十四年作銅雀臺時令也，奈何猶『學作履組賣也』，『百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此建安十四年作銅雀臺時令也，奈何猶有不從其治命，且至狗鼠不食其餘者乎？

『雖龍飛于文昌』，文昌，即操所自謂吾其為周文王也。注非。

『憤西夏以鞠旅』至『彌四旬而成災』，按：此言操以西征無功，發憤疾作，與《魏志》不同，蓋諱之也。諸葛武侯《正議》云：『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脱。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以此互證，知武侯之言也信。

『援貞吝以悉悔』，貞，謂持法。吝，謂小忿怒大過失。注非。

者，必居瘠薄之地。』《魏志》：『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既睎（睎）古以遺緊，信簡禮而薄葬』，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植。』所謂遺累薄

葬也。

〔清〕吳玉搢《別雅》卷一：《文選》陸機《吊魏武文》：『涕垂睫而汍瀾。』言流淚縱橫。《漢書》息夫躬《絶命辭》：『涕泣流兮霍蘭。』註：『臣瓚曰：涕泣闌干也。霍與汍，古今字同。《侯成碑》作汍蘭。』揚子《太玄》：『密首陽氣親天，萬物丸蘭。』皆汍蘭之變也。

〔清〕吳玉搢《別雅》卷四：陸機《吊魏武文》：『智惠不能去其惡。』《世説》：『何晏七歲明惠若神。』惠並同慧。又《史記·淮南王安傳》：『王有女陵，彗有口辨。』彗亦同慧。

〔清〕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平原《吊魏武》一賦，調笑盡情，英雄心死千年。……使三曹見及，亦應大笑黃泉。

〔清〕王太岳等《四庫全書考證》卷九十三：晉陸機《吊魏武帝文》：『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原本神訛禮。據《文選》改。

吊蔡邕文

【題解】

此文雖短，意味傷永。所言國之將傾，一木難支。居亂邦，必如甯武子，韜隱其智而佯愚，方可保身。如若蔡叔違天矯命，冀澄清天下，既不可得，身亦亡矣。在探討蔡邕悲劇原因

時，滲透着作者對現實人生的思考，名吊蔡邕，實為自誡。然機之為人，露才揚己，居亂世而不善自保，終蹈蔡邕之覆轍，惜乎。據陸雲《與兄平原書》可知，此文創作時間與《丞相箴》差近，卽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四月之後也。

彼洪川之方割，豈一簣〔一〕之所堙〔1〕。賢〔2〕諒知道之已妙，曷信道之未堅〔3〕。忽甯子之保己，效蓐叔之違天〔4〕。冀澄河之遠日，忘朝露之短年〔5〕。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校勘】

〔一〕「簣」，《藝文類聚》卷四十作「等」。汪紹楹校曰：「本集作簣。」

【注釋】

〔1〕割，《爾雅・釋詁》：「裂也。」一簣，猶一簣之土。《書・旅獒》：「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孔穎達疏：「簣，盛土器。」堙，同垔，堵塞。《玉篇》：「垔，《書》：鯀垔洪水。塞也。杜預曰：『本集作簣。』」

〔1〕割，《爾雅・釋詁》：「裂也。」一簣，猶一簣之土。《書・旅獒》：「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孔穎達疏：「簣，盛土器。」堙，同垔，堵塞。《玉篇》：「垔，《書》：鯀垔洪水。塞也。杜預曰：『本集作簣。』」此二句言彼洪流裂堤，豈一簣之土可堵塞耶？按：邕晚年遭董卓之亂，雖存匡益社稷之心，亦無所用之。《後漢書・蔡邕傳》：「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宴，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恨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

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機之所言蓋喻此也。

〔2〕尼父，仲尼。《禮記・檀弓上》：『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惠訓，惠愛之訓誡。潘岳《夏侯常侍誄》：『惠訓不倦，視人如傷。』善注：『《左氏傳》：祁奚曰：惠訓不倦，叔向有焉。』鄭玄注：『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

愛。訓，教也。』智必愚，意謂智者必藏智而若愚也。《論語・爲政》：『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何晏《集解》：『孔安國曰：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也。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此二句言故仲尼惠愛之訓誡，智者必藏智若愚，方為賢矣。

〔3〕諒，《說文》：『信也。』曷，何。《玉篇》：『曷，耗也。』此二句言誠已知聖人之道之奧妙，何不堅守此不易之道耶？

〔4〕甯子，即甯武子，衛大夫。《論語・公冶長》：『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何晏《集解》：『馬融曰：衛大夫甯喻也。武，謚也。孔安國曰：詐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孔穎達疏：『若遇邦國有道，則顯其知謀。若遇無道，則韜藏其知而佯愚。』蓩叔，即蓩弘，周大夫。《左傳・定公元年》：『晉女叔寬曰：周蓩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蓩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高

子後期，故曰違人。爲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六年，高張來奔起。』此二句言何輕忽甯武子明哲保身之道，卻效萇弘耿介違天之舉。

〔5〕澄河，河清澄也，古人認為黄河清，聖人出，天下寧。李康《運命論》：『夫黄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善注：『《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黄，各三日。』翰注：『黄河千年一清，清則聖人生於時也。』朝露，喻人生短暫。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此二句言冀黄河之清其日何遠，忘卻年壽短暫，如朝露須臾逝矣。

吴大帝誄

【題解】

孫權卒於吴太元二年（公元二五二）四月，謚大皇帝。此誄先讚美吴主崛起於亂世，上承天命，下修聖德，文武並舉，終登帝位。後鋪陳葬禮之奢華，備極哀榮。誄文或非完篇，乃機追悼先帝之所作。創作時間難以確考，然無一語及西晉，當在機入洛之前。

皇聖膺期，有命太素〔1〕。承亂下萌，清難天步〔1〕〔2〕。我皇明明，

固天寔生〔3〕。體和二合，以察三精〔4〕。濯暉育慶，懷祥〔二〕載榮〔5〕。率性而和，因心則靈〔6〕。厥靈伊何？克聖克仁〔7〕。茂對四象，克配乾坤〔8〕。齊明日月，考詳〔三〕鬼神〔9〕。形，探景絕曜〔11〕。巍巍聖姿，文武既俊〔12〕。有覺德徽，兆民欣順〔13〕。將熙景命，經營九圍〔14〕。登跡岱宗，班瑞舊圻〔15〕。上玄匪惠，早零聖暉〔16〕。神廬既考，史臣獻貞〔17〕。龍輴啓殯，霄載紫庭〔18〕。辰旒飛藻，凶旗舉銘〔19〕。崇華熠爍，翠蓋繁纓〔20〕。鼓振響，和鑾流聲〔22〕。動軫閶闔，永背承明〔23〕。顯步萬官，幽驅百靈〔24〕。隨化太素，即宮杳冥〔25〕。億兆同慕，泣血如零〔26〕。

【校勘】

〔一〕『皇聖膺期，有命太素。承亂下萌，清難天步』，《文集》脱，嚴可均《全晉文》卷九十九據《太平御覽》卷一補。

〔二〕『祥』，《藝文類聚》卷十三作『詳』。詳、祥，古二字通。徐鉉曰：『祥，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也。』

〔三〕『詳』，《藝文類聚》卷十三、《西晉文紀》卷十五、《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並作『祥』。

〔四〕『千乘』，《文集》作『千乘』，形近而誤。《藝文類聚》卷十三、影宋鈔本、《西晉文紀》卷十五、《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並作『千乘』。今據改。

【注釋】

〔1〕皇聖，聖明之君。顏延年《和謝監靈運》：『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文帝也。『膺期，猶言承運。《隋書・煬帝紀上》：『命世膺期，蘊茲素王。』太素，上天。班固《幽通賦》：『皓爾太素，曷渝色兮。』善注：『素，質也。』銑注：『太素，天也。』

〔2〕下萌，萌生於下。《爾雅・釋草》：『萌，初生者。』天步，天之運行。《詩・小雅・白華》：『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毛詩傳：『步，行。』此二句言帝承位於動亂之時，清除患難而應天命。

〔3〕明明，德義昭彰。《詩・魯頌・有駜》：『夙夜在公，在公明明。』鄭玄箋：『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禮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寔，《爾雅・釋詁》：『是也。』

〔4〕和，《玉篇》：『應也。』二合，指天地陰陽。《易・繫辭下》：『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三精，日月星辰。范曄《後漢書・光武紀贊》：『九

縣颺迴，三精霧塞。』善注：『三精，日月星也。』此二句言體應天地陰陽，而目察日月星辰。

〔5〕濯，洗滌，猶言沐浴。《詩・大雅・常武》：『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毛詩傳：『濯，滌也。』慶，福。《易・坤》：『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廣韻》：『慶，福也。』懷祥，懷藴祥瑞也。載榮，託承花朵。曹植《臨觀賦》：『丘陵崛兮松柏青，南園蔓兮果載榮。』此喻繁榮昌盛。此二句言沐浴天輝，孕育福祿，懷藏祥瑞，繁榮昌盛。

〔6〕率性，循其本性。《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鄭玄注：『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此二句言循其本性而諧和，因心而為則神靈。

〔7〕厥，《爾雅・釋言》：『其也。』伊何，維何，如何。《詩・小雅・巧言》：『既微且尰，爾勇伊何。』克聖克仁，猶既聖且仁也。潘岳《夏侯常侍誄》：『克明克聖，光啓夏政。』《爾雅・釋言》：『克，能也。』

〔8〕茂對，意謂盛德而應四時。《易・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王弼注：『茂，盛也。物皆不敢妄，然後萬物乃得各全其性，對時育物，莫盛於斯也。』孔穎達疏：『茂，盛也。對，當也。言先王以此無妄盛事，當其無妄之時，育養萬物也。』四象，四時之象。《易・繫辭上》：『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王弼注：『卦以象之。』孔穎達疏：『謂金木水火，

稟天地而有，故云兩儀生四象。』乾坤，猶天地。《易・繫辭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韓康伯注：『乾坤其易之門戶，先明天尊地卑，以定乾坤之體。』此二句言盛德順應四時，配於天地。

〔9〕齊明日月，與日月齊光。王韶之《宋四廂樂歌》：『於鑠我皇，體仁包元；齊明日月，乾坤定矣。』考詳，詳盡稽考。《後漢書・儒林列傳上》：『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

〔10〕誕，發語詞。《詩・大雅・生民》：『誕彌厥月，先生如達。』朱熹《詩集傳》：『誕，發語詞。』幼沖，幼童。《書・大誥》：『延洪惟我幼沖人。』孔安國傳：『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叡哲，聖明。張衡《東京賦》：『睿哲玄覽，都茲洛宮。』善注：『《尚書》曰：睿作聖，明作哲。』睿，同叡。宿，素，猶長久也。《廣韻》：『宿，素也。』宿照，言如日月之長照。

〔11〕甄，以土燒器也，引申爲化育，造就。班固《典引》：『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向注：『如孕而生之，育而長之，甄陶而成也。甄謂以土燒器也。』無形，不言之教化。《春秋繁露・保位權》：『爲人君者，居無爲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形。』探景，探求日影。《說文》：『探，遠取之也。』又『景，光也。』絕曜，幽暗無光。《釋名・釋天》：『曜，耀也，光明照耀也。』探景絕曜，喻於昏暗之亂世而求其光明也。此二句言以不言之教化，化育萬物，於昏暗之現實，探求光明。

〔12〕巍巍，高大。《論語・泰伯》：『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何晏《集解》：『巍巍者，高大之稱也。』聖姿，聖主之舉動。劉琨《勸進表》：『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翰注：『言道德通神明，舉動合天地。』《說文》：『姿，態也。』俊，人材出衆。《說文》：『俊，材千人也。』

〔13〕有覺，高大。《詩・小雅・斯干》：『殖殖其庭，有覺其楹。』毛詩傳：『有覺，言高大也。』鄭玄箋：『覺，直也。』徽，美善。《爾雅・釋詁》：『徽，善也。』欣順，欣喜而順從其政。《詩・大雅・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鄭玄箋：『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

〔14〕熙，光大。《玉篇》：『熙，光也。』景命，天之大命。《詩・大雅・既醉》：『君子萬年，景命有僕。』鄭玄箋：『云成王女既有萬年之壽，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爲政教。』經營，討伐。《詩・大雅・江漢》：『經營四方，告成于王。』鄭玄箋：『云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九圍，九州。《詩・商頌・長發》：『帝命式於九圍。』毛詩傳：『九圍，九州也。』

〔15〕登跡，跡登也，言足跡所至。跡，《類篇》：『步處也。』岱宗，泰山，因為五岳之首，故稱之宗。《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孔安國傳：『岱宗，泰山，爲四岳所宗。』登跡岱宗，喻登上帝位。班瑞，還其瑞信。《書・舜典》：『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孔安國傳：『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

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玉篇》：『瑞，信也。』圻，天子之境也。諸侯曰境，天子游不出封圻。』《舊圻，謂吳也。

書大傳·禹貢》：『圻者，天子之境也。諸侯曰境，天子游不出封圻。』《舊圻，謂吳也。

傳》：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方千里。』舊圻，謂吳也。

〔16〕上玄，上天。張衡《東京賦》：『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虔。』薛綜注：『玄，天也。』匪惠，不仁。《說文》：『惠，仁也。』早零，喻早逝。曹植《感節賦》：『恐年命之早零，慕歸全之明義。』按：《三國志·吳·吳主傳》：『（太元二年）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謚大皇帝。』此言早逝者，蓋追思之情殷而不忍其逝，非為英年早逝也。

〔17〕神廬，廟祠，此指墓廬。《管子·五行》：『貨暉神廬，合於精氣。』房玄齡注：『神廬，謂廟祠也。』考，《廣韻》：『成也。』獻貞，獻占卜之辭。貞，占卜。《周禮·春官·宗伯》：『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鄭玄注：『問事之正曰貞……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

〔18〕龍輴，轀上畫有龍的棺柩之車。《禮記》：『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鄭玄注：『天子殯，菆塗龍輴以椁。』《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杜預：『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杜預：『告叔孫之柩。殯，柩。』霄，《玉篇》：『雲氣也。』紫庭，帝王之居，此指吳帝之靈柩。張衡《東京賦》：『建辰旒之太常，紛焱悠以容裔。』章樵注：『帝王之居，象北極紫微宮，故曰紫庭。』

〔19〕辰旒，畫有日月星辰之旗，此指靈幡。張

薛綜注：『辰，謂日月星也。畫之於旌旗，垂十二旒也。常上畫三辰，以象天明也。謂天子十二旒，諸侯九旒，大夫三旒。』飛藻，文飾飛動，此指靈幡隨風飄動。趙至《與嵇茂齊書》：『布葉華崖，飛藻雲肆。』良注：『藻，文章也。』銘，銘旌，豎在靈柩前誌有死者官銜與姓名的旗幡。

〔20〕熠爚，光彩盛也。葛洪《抱朴子·外篇·廣譬》：『不覩瓊琨之熠爚，則不覺瓦礫之可賤。』《玉篇》：『熠熠，盛光也。』又『爚，灼爚。』翠蓋，飾有翠羽之車蓋。揚雄《甘泉賦》：『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銑注：『翠蓋，翠羽飾蓋。』繁纓，形容纓絡之多。張衡《東京賦》：『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纓。』薛綜注：『繁與鞶，古字通。』向注：『纓，馬鞅也。』善注：『鞶，今之馬大帶也；纓，馬鞅也。』

〔21〕千乘結駟，車衆多而相連。《戰國策·楚策》：『鄭玄曰：繁與鞶，古字通。』向注：『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鮑彪注：『結，連也。四馬曰駟。』重營，四周層疊。《韻會》：『東西為經，周回為營。』

〔22〕和鸞，鸞鈴。揚雄《劇秦美新》：『揚和鸞，肆夏以節之。』善注：『《大戴禮》曰：行以鸞，趨中肆夏。《周禮》注曰：鸞和，皆金鈴也。』

〔23〕軫，車，此指靈車後橫木也。《國語·晉語》：『還軫諸侯，可謂窮困。』韋昭注：『軫，車後橫木也。』閶闔，升天之門。《淮南子·原道訓》：『排閶闔，淪天門。』許慎注：『閶闔，始升天之門也。』背，背離。《集韻》：『背，違也。』承明，漢宮殿名。《三輔黃圖》卷

三：『未央宮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班固《西都賦》序云：內有承明著作之庭，即此也。』此代指宮廷。

〔24〕此二句言生前顯赫，衆官追隨，死後亦威，驅使神靈。

〔25〕化，造化。《素問·五常政大論》：『化不可代，時不可違。』王冰注：『化，謂造化也。』太素，天也。《白虎通德論·天地》：『天者何也？……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杳冥，絕遠之地，此指幽暗之黃泉。宋玉《對楚王問》：『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向注：『杳冥，絕遠處。』此二句言隨自然之造化，就黃泉之宮廷。

〔26〕億兆，萬姓。劉琨《勸進表》：『億兆攸歸，曾無與二。』濟注：『言萬姓歸附無二心也。』二句言萬民皆追思之，哭泣血淚零落。

愍懷太子誄〔1〕

【題解】

據《晉書·惠帝紀》，愍懷太子于永康（公元三〇〇）三月為賈后所殺。四月，梁王肜、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為庶人，侍中賈謐及黨與數十人皆伏誅。六月，詔復太子之號，葬于顯平陵。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故知此文作于是年六月。誄言太子頗多溢美之辭，不足為訓。

然文寫太子惴惴溫敬，亦終難自保，惠帝時世道之紛紜，晉室之衰微，則於此可見端倪，實機文之所僅見。全文以賦之筆法敘事，以贊之筆法寫志，章法分合有致，亦其特色也。

明明皇子，成命既駿〔2〕。保乂皇家，載生淑胤〔1〕〔3〕。茂德克廣，仁姿朗雋〔4〕〔5〕。當克無疆，光紹有晉〔6〕。如何不吊？暴離咎艱〔7〕。肇傾運祚，遂喪華年〔8〕。嗚呼哀哉！沉雲曾是遘愍，匪降自天〔9〕。靈寵可贈，冤魂難追〔10〕。舊物東反，靈柩西歸〔11〕。傷我惠后，寂焉翳滅〔12〕。銜哀駿奔，凶服就列〔13〕。追慕徽塵，興言斷絕〔14〕。敢誄遺風，庶存芳烈〔15〕。其辭曰：

【校勘】

〔一〕『胤』，小萬卷樓叢書本、清鈔本作『允』。

〔二〕『雋』，《藝文類聚》卷十六、影宋鈔本並作『儁』。古二字同。

【注釋】

〔1〕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晉惠帝長子。永熙元年八月，立為皇太子。元康九年十二月，因賈后讒被廢，幽於許宮。明年，賈后遣黃門孫慮殺之。事見《晉書・惠帝紀》、《愍懷太子傳》。

〔2〕成命，既定之王命。《詩・周頌・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鄭玄箋：『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駿，光大。《詩・大雅・文王》：『宜鑒于殷，駿命不易。』毛詩傳：『駿，大也。』成命既駿，謂受天成命而立為太子。此二句言皇子德義昭彰，受天命而立為太子。

〔3〕保乂，安定治理。潘勗《策魏公九錫文》：『保乂我皇家，弘濟於艱難，朕實賴之。』善注：《尚書》：天壽平格，保乂有殷。』翰注：『保，安。乂，理。』淑，《爾雅・釋詁》：『善也。』胤，嗣。《詩・大雅・既醉》：『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毛詩傳：『胤，嗣也。』此二句言上天為安定治理皇室，始生其淑美之後代。

〔4〕茂德，盛德。潘岳《楊荊州誄》：『篤生戴侯，茂德繼期。』向注：『言厚生茂盛之德，繼百年之期。』克廣，德可廣被。《詩・魯頌・泮水》：『濟濟多士，克廣德心。』雋朗，才智高明而出衆。葛洪《抱朴子・外篇・博喻》：『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5〕無疆，無窮，喻壽命之長。《書・太甲中》：『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孔安國傳：『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萬世無窮之美。』紹，《說文》：『繼也。』此二句言年壽本可久長，光大繼承晉室。

〔6〕吊，傷也，愍也。《詩・檜風・匪風》：『顧瞻周道，中心吊兮。』朱熹《詩集傳》：『吊，亦傷也。』暴，急驟，驟然。《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司馬貞

《索隱》：『暴者，卒也，急也。』離，通罹，遭受。《史記・管蔡世家》：『我亡，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曹，無離曹禍。』司馬貞《索隱》：『離即罹。罹，被也。』咎艱，凶險。《易・大有》：『無交害。匪咎，艱則無咎。』此指愍懷子之被殺。此二句言驟然之間橫遭凶險，如何不令人傷感。

〔7〕遘愍，遭憂。班固《幽通賦》：『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應劭注：『遘，遇也。愍，憂也。』此二句言曾遭此令人憂傷之禍，非為天意，乃人為也。

〔8〕肇，《廣韻》：『始也。』運祚，國運福祚，猶世運。《三國志・魏・文帝紀》裴松之注：『孫盛曰：此自時昏道喪，運祚將移。』此二句言終使其華年早逝，國運福祚始以傾覆。

〔9〕祛，《集韻》：『散也。』此二句言其沉冤昭雪，重增其光輝也。《晉書・愍懷太子傳》：『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冊復太子曰：……今追復皇太子喪禮，反葬京畿，祠乙太牢。魂而有靈，尚獲爾心。』

〔10〕贈，追贈。《說文》：『贈，玩好相送也。』追，《玉篇》：『及也，救也。』此二句言魂靈雖蒙追贈其寵愛，然沉冤而逝之生命則難救也。

〔11〕舊物東反，指太子之物自許昌而返洛。靈柩西歸，指太子靈柩自許昌西歸洛陽。見上注。

〔12〕惠后，指太子。翳，滅。《國語・周語》：『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

韋昭注：『翳，猶屏也。一曰：翳，滅也。』此二句傷太子寂然而滅也。

〔13〕銜哀，含哀。《正字通》：『凡口含物曰銜。』凶服就列，指使其長子即羣臣為之服喪也。《晉書・愍懷太子傳》：『帝為太子服長子斬衰，羣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于許昌。』

〔14〕徽塵，言愍懷太子風儀。謝朓《遊後園賦》：『仰徽塵兮美無度，奉英軌兮式如璋。』章樵注：『徽塵、英軌，言隨王之風儀。』此二句言追思太子之風儀，使其斷絕之爵位而復興也。

〔15〕庶，《爾雅・釋言》：『幸也。』郭璞注：『庶幾僥倖。』芳烈，美好之業績。《華陽國志・廣漢士女》：『猗猗衆偉，芳烈名垂。』

序言作誄之因。愍懷太子仁德才俊，然殘遭凶險，華年早喪，幸冤雪櫬歸，故作誄追思遺風芳烈。

巍巍皇基，奕奕〔1〕紫微〔1〕。有命既集，天祿永綏〔2〕。篤生太子，纂德承茂〔3〕。平紹大烈，時惟洪胄〔4〕。奇穎發翹，清藻在秀〔5〕。誕自幼蒙，逮事武皇〔6〕。展矣太子，播此瓊芳〔7〕。允矣聖祖，無言不臧〔8〕。

婉孌乘輿，名裕德昌〔9〕。龍集庚戌，日月改度〔10〕。赫赫明明，我皇登祚〔11〕。厥登伊何，皇統是荷〔12〕。華紱重采，翠蓋垂葩〔13〕。鸞旗阿那，玉衡吐和〔14〕。聿來在宮，體亮而誠〔15〕。肅雍皇極，思媚紫庭〔16〕。亦既涉學，遵師盛道〔17〕。何年之妙，而察之早〔18〕。讜言必復，乖義則考〔19〕。惟〔一〕天有命，太子膺之〔20〕。惟皇有慶，太子承之〔21〕。當究遐年，登茲胡耆〔22〕。緝熙有晉，克構〔二〕帝宇〔23〕。

【校勘】

〔一〕『奕奕』，《藝文類聚》卷十六作『弈弈』。

〔二〕『惟』，《七十二家集》本作『惜』。形近而誤。

〔三〕『構』，《藝文類聚》卷十六作『搆』。古二字同。

【注釋】

〔1〕奕奕，高大。《詩・小雅・巧言》：『奕奕寢廟，君子作之。』毛詩傳：『奕奕，大貌。』紫微，北辰第七星，此指帝宮。陸雲《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在昔姦臣，稱亂紫微。』善注：《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又曰：紫宮，大帝室也。』

〔2〕有命既集，天命所歸。《詩・大雅・大明》：『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毛詩傳：『集，就

也。』鄭玄箋：『天監視善惡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福助之。』天祿，天之祿籍。《書・大禹謨》：『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安國傳：『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綏，安。《書・禹貢》：『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孔安國傳：『綏，安也。』

〔3〕篤生，厚生。《詩・大雅・大明》：『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毛詩傳：『篤，厚。』篡德，繼承先王之德。江淹《齊太祖高皇帝誄》：『何期弓劍有慕，篡德寫辭。』《爾雅・釋詁》：『篡，繼也。』大雅・南山有臺》：『樂只君子，德音是茂。』鄭玄箋：『茂，盛也。』

〔4〕平，濟成。《爾雅・釋詁》：『平，成也。』郭璞注：『《穀梁傳》曰：平者，成也。』事有分明，亦成濟也。』紹，繼承。《爾雅・釋詁》：『紹，繼也。』大烈，大業。《書・立政》：『以揚武王之大烈。』孔安國傳：『揚父之大業。』時，《廣韻》：『是也。』洪胄，王公貴族之世系。孫顯世《贈陸雲》：『淵哉陸生，本顯洪胄。』

〔5〕穎，《玉篇》：『禾末也。』翹，花。見《歎逝賦》注。秀，花。《廣韻》：『秀，榮也。』清藻，清麗之文。楊方《合歡詩》其四：『扶疎垂清藻，布翹芳且鮮。』藻，張衡《南都賦》：『藻茆菱芡，芙蓉含華。』善注：『《書傳》曰：藻，水草有文者。』此二句以花發於奇異之禾穎，文生於清麗之花上，喻愍懷太子之風儀也。

〔6〕幼蒙，年幼懵懂。此指幼年。《晉書・愍懷太子傳》：『詔曰：遹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

賴師傅羣賢之訓。」蒙，《釋名・釋天》：「日光不明，濛濛然也。」又「愍懷太子適，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恆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暗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逮事武皇，蓋指此也。

〔7〕展，誠。《詩・邶風・雄雉》：「展矣君子，實勞我心。」毛詩傳：「展，誠也。」播，布，揚。《玉篇》：「播，揚也。」瓊芳，瓊玉之芬芳，喻其德行高潔。《楚辭・九歌・東皇太一》：「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王逸注：「瓊，玉枝也。」

〔8〕允，信。《詩・小雅・車攻》：「允矣君子，展也大成。」鄭玄箋：「允，信。」聖祖，指晉武帝。《晉書・樂志下》：「《天命篇》：聖祖受天命，應期輔魏皇。」臧，《爾雅・釋詁》：善也。」

〔9〕婉孌，年少貌美。阮籍《詠懷詩》：「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善注：「毛萇《詩傳》曰：婉孌，少好貌。」濟注：「婉孌，美貌。」名裕，有寬弘之名。裕，《廣韻》：「容也，寬也。」

〔10〕龍，同寵。《詩・小雅・蓼蕭》：「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毛詩傳：「龍，寵也。」鄭玄箋：「寵集，言惠帝恩寵被及之也，指適被封太子之事。庚戌，即太熙元年（公元二九〇）。《晉書・惠帝紀》：「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武帝崩。

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為永熙。……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為皇太子。」日月改度，蓋指武帝崩而惠帝即位也。

〔11〕赫赫明明，顯赫且明察也。《詩・大雅・常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毛詩傳：「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登祚，即位。《廣韻》：「祚，位也。」

〔12〕伊何，維何，何所能。《詩・小雅・巧言》：「既微且尰，爾勇伊何。」鄭玄箋：「伊何，何所能也。」荷，承。《廣韻》：「荷，負荷也。」

〔13〕華紱，華美之禮服。紱，同黻，古代禮服之文繡。《周禮・冬官・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翠蓋而鸞旗。」善注：「蔡邕《獨斷》曰：天子出，前驅有鸞旗者，編羽毛，列繫幢傍。」銑注：「翠蓋，翠羽飾蓋。」葩，《廣韻》：「花也。」

〔14〕鸞旗，飾有鸞鳥之旗，天子出行，前驅有鸞旗。張衡《東京賦》：「鸞旗皮軒，通帛綪旆。」薛綜注：「鑾旗，謂以象鸞鳥也。」阿那，低垂貌。張衡《南都賦》：「阿那翁茸，風靡雲披。」善注：「阿那，柔弱之貌。」翰注：「阿那，垂貌。」玉衡吐和，指車衡之鈴吐音也。見《前緩聲歌》注。以上十句言惠帝。

〔15〕聿，自。《詩・大雅・緜》：「爰及姜女，聿來胥宇。」鄭玄箋：「聿，自也。」宮，太子東宮。體亮，稟性俊朗。葛洪《抱朴子・外篇・漢過》：「體亮行高，神清量遠。」《廣韻》：「體，

生也。』《玉篇》：『亮，朗也。』誠，《爾雅・釋詁》：『信也。』

〔16〕肅雍，敬和。《詩・召南・何彼襛矣》：『曷不肅雝，王姬之車。』毛詩傳：『肅，敬。雝，和。』鄭玄箋：『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雝，同雍。《禮記・樂記》引《詩》作『肅雍』。皇極，言以大中之道而治事。《書・洪範》：『次五曰建用皇極。』孔安國傳：『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思媚，猶言愛載。《詩・大雅・思齊》：『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毛詩傳：『媚，愛也。』紫庭，帝王之居。王融《雜體報范通直》：『紫庭風日好，青槐枝葉新。』章樵注：『帝王之居，象北極紫微宮，故曰紫庭。』此指惠帝。

〔17〕涉學，及於學也。《顏氏家訓・勉學》：『既不涉學，遂呼蓐爲露葵。』遵師，遵循師訓。猶成也。』此二句言好學尊師以成其道也。

〔18〕察，《廣韻》：『諦也，知也。』此二句言太子之早慧也。

〔19〕讜言，善言，直言。何晏《景福殿賦》：『賢鍾離之讜言，懿楚樊之退身。』善注：『讜言，讜，善言也。』翰注：『讜，直也。』乖義，義背於理。蕭子良《剋責身心門六》：『若使理乖義越者，則不容有此同致。』《玉篇》：『乖，戾也，背也。』考，考校。《廣韻》：『考，校也。』

〔20〕膺，承，當。《書・武成》：『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孔安國傳：『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

中夏。」

〔21〕慶，善。《書・呂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孔安國傳：「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上四句言太子上承天命，下承皇德。

〔22〕究，謂終其天年。《爾雅・釋言》：「究，窮也。」郭璞注：「皆窮盡也。」遐年，猶言長壽。曹植《王仲宣誄》：「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向注：「遐，遠。」胡耇，元老。《左傳・僖公二十二年》：「雖及胡耇，獲則取之。」杜預注：「胡耇，元老之稱。」

〔23〕緝熙，光明。《詩・大雅・文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毛詩傳：「緝熙，光明也。」構，《玉篇》：「架屋也。」因惠帝初時，楊駿、賈后專權，晉之大厦將傾，皇室式微，故言使晉重顯輝光，再構帝宇也。

此段言太子幼年岐嶷俊美，事于武皇；長又遵師訓，盛道德，本可承大業，終天年。

如何晨牝，穢我朝聽〔1〕。仰索皇家，惟塵〔一〕明聖〔2〕。惴惴太子，終溫且敬〔3〕。銜辭即罪，掩淚祇命〔4〕。顯加放流，潛肆鴆毒〔5〕。痛矣太子，乃離斯酷〔6〕。鞠躬引分，顧景摧剝〔8〕。嗚呼哀哉，凡民之喪，有戚有姻。太子之歿，傍無昵親〔9〕。踽踽嚴宮，

絕命禁閨[10]。幽柩偏寄，孤魂曷歸[11]？

【校勘】

〔一〕「塵」，《文集》作「臣」，《藝文類聚》卷十六、影宋鈔本、《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清鈔本並作「塵」。今據改。

【注釋】

〔1〕晨牝，母雞司晨。《書·牧誓》：「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國傳：「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此喻賈后干政。穢，污也。《玉篇》：「穢，凡不淨之稱。」此二句言賈后如牝雞司晨，污我天聽也。

〔2〕索，盡也。見上注。塵，蒙塵。此二句言使皇家蕭索，使聖主蒙塵。

〔3〕惴惴，懼也，不安也。《詩·秦風·黃鳥》：「臨其穴，惴惴其慄。」毛詩傳：「惴惴，懼也。」

溫，和善。《玉篇》：「溫，顏色和也，善也。」

〔4〕銜辭即罪，銜冤辭而就罪。元康九年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吾當手了之。」遂至太子被廢。事見《晉書·愍懷太子傳》。「是書·愍懷太子傳》。祇命，恭敬王命。《說文》：「祇，敬也。」《晉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粗犢車」，至於金

塘城，明年正月，『更幽於許昌宮之別坊』。

〔5〕顯，《玉篇》：『明也。』放流，放逐。太子被廢，先出宮居金塘城，後幽於許昌。肆，猶橫遭也。《玉篇》：『肆，放也，恣也。』鴆毒，毒藥鴆殺之。鍾會《檄蜀文》：『豈宜安鴆毒，懷祿而不變哉。』按：愍懷太子非為鴆殺，乃為藥杵擊殺之。《晉書·愍懷太子傳》：『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子丸。三日，矯詔使黃門孫慮齎至許昌以害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於外。時年二十三。』

〔6〕離，通罹，遭也。《玉篇》：『離，遇也。』

〔7〕謂天蓋高，謂天何高，乃呼天抢地语也。《詩·小雅·正月》：『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蓋，通盍。《禮記·檀弓上》：『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鄭玄注：『蓋，皆當爲盍。盍，何不也。』靡告，無告。《爾雅·釋言》：『靡，無也。』

〔8〕鞠躬，恭敬畏懼。王粲《從軍詩》：『鞠躬中堅內，微晝無所陳。』良注：『鞠躬，自殺。《三國志·魏·梁習傳》裴松之注引：『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恕，則所謂自引分，自殺。陸雲《登遐頌》：『遺形靈岳，顧景亡歸。』摧剝，亦作摧割，摧傷也。潘岳《馬汧督誄》：『凡爾同圍，心焉摧剝。』向注：『摧割，折傷也。』

〔9〕有戚有姻，謂有兄弟。《詩·小雅·常棣》：『死喪之戚，兄弟孔懷。』《玉篇》：『戚，親

也。』《爾雅・釋親》：『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郭璞注：『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攷，《玉篇》：『死也。』昵親，親近之人。陸雲《西園第既成有司啓》：『籍含怒於鴻門，沛跼蹐而來王。』善注：之昵親，朝所欽重。』

〔10〕跼蹐，形容行為小心戒懼。潘岳《西征賦》：『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毛詩傳：『局，曲也。蹐，累足也。』嚴宮，莊嚴之宮廷。《南齊書・樂志》載《肅咸樂》：『肅肅嚴宮，藹藹崇基。皇靈降止，百祇具司。』禁闈，宮廷之門。《南史・周盤龍傳》：『奉叔常翼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闈，既無別詔，門衛莫敢訶。』

〔11〕幽柩偏寄，指太子靈柩寄於許昌。《晉書・惠帝紀》：永康元年三月『癸未，賈后專權，鴆殺太子。太子居東宮，戰戰兢兢，溫和恭敬，縱橫遭誣枉，仍銜冤赦命，然終遭殺戮，宮廷權力爭鬥之酷，於此可見。

太子于許昌』。易，《玉篇》：『何也。』

此段敘賈后專權，鴆殺太子。

嗚呼太子！生冤歿悲。匹夫有怨，尚或殞〔1〕霜〔1〕。萬邦攸望〔2〕。普天扼腕，率土懷傷〔3〕。精感六沴，咎徵紫房〔4〕。爰茲矧乃太子，

元輔，啓我令圖〔5〕。王赫斯怒，天誅〔一〕靡逋〔6〕。攘搶叱掃，元凶服辜〔7〕。仁詔引咎，哀策東徂〔8〕。光復寵祚，紹建藐孤〔9〕。於時暉服，粲焉畢陳〔10〕。庭旅舊物，堂有故臣。執云太子，不見其人〔11〕。嗚呼哀哉！既濟洛川，靈旆左迴〔12〕。三軍悽裂，都邑如隤。慨矣寤歎，念我〔二〕愍懷〔13〕。

【校勘】

〔一〕「殞」，《文集》作「殯」，《藝文類聚》卷十六、影宋鈔本、《七十二家集》本、陸貽典校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並作「殞」。今據改。

〔二〕「誅」，影宋鈔本作「誄」。又校曰：「誄，當作誅。」

〔三〕「我」，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哉」。

【注釋】

〔1〕怨，通冤。《後漢書・謝弼傳》：「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殞霜，《論衡・感虛》：「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爲隕霜。」《釋名・釋喪制》：「殞，落也。」殞，通隕。

〔2〕矧，況且。《書・大禹謨》：「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孔安國傳：「矧，況也。」上四句言匹

夫有冤，天乃降霜以示其冤，況太子乃邦國之萬民所望哉。

〔3〕普天、率土，猶言天下。《詩・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傳：「溥，大。率，循。」鄭玄箋：「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溥天，同普天，《左傳・昭公七年》、《孟子・萬章上》均引作「普天」。

〔4〕六沴，天地四時之六氣不和。《漢書・孔光傳》：「扼腕，把手而示憤怒之狀。詳見《五等諸侯論》注。

應至重。」顏師古注：「沴，惡氣也。」此指六氣。徵，《廣韻》：「證也。」紫房，猶天庭，神僊之所居。鮑照《代淮南王》：「合神丹，戲紫房。」紫房綵女弄明璫，鸞歌鳳舞斷君腸。」吳兆宜注：「《青虛眞人歌》：紫房何蔚炳。《西王母傳》：青琳之宇，朱紫之房。」此二句言六氣，六氣不和，過錯可證驗上天，上天亦證其誣。

〔5〕爰，《玉篇》：「於也，曰也。」元輔，輔弼重臣。王儉《褚淵碑文》：「欽若元輔，體微知章。」善注：「言臣能敬順元輔大臣之義。……班固《涿邪山文》曰：晄晄將軍，大漢元輔。」啓，《玉篇》：「開也。」令圖，美謀。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平生仰令圖，吁嗟命不淑。」善注：「《左氏傳》：汝叔齊曰：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贊也。」向注：「令，美。圖，謀。」此元輔，指梁王肜、趙王倫；令圖，指廢賈后，追復太子位。《晉書・惠帝紀》：永康元年四月，「癸巳，梁王肜、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為庶人……侍中賈謐及黨與

數十人皆伏誅。甲午，倫矯詔大赦，自為相國、都督中外諸軍，如宣文輔魏故事，追復故皇太子位。」

〔6〕王赫斯怒，言王與羣臣赫然而怒。《詩・大雅・皇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鄭玄箋：「赫，怒意。斯，盡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靡逋，無逃亡者也。《玉篇》：「逋，逃亡也。」事見上注。

〔7〕攙搶，慧星名。謝瞻《張子房詩》：「鴻門銷薄蝕，垓下隕攙搶。」善注：「《爾雅》曰：彗星為攙搶。」古人認為慧星出現為不祥之兆。《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十四：「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叱，《廣韻》：「呵叱也。」掃，《玉篇》：「除也。作埽，同。」元凶，指賈后。辜，刑罪。《爾雅・釋詁》：「辜，皋也。」郭璞注：「皆刑罪。」

〔8〕仁詔，指惠帝冊復太子之詔書。引咎，指惠帝援引己之過失。《晉書・惠帝紀》：「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冊復太子曰：皇帝使使持節、兼司空、衛尉伊策故皇太子之靈。……而朕昧於凶構，致爾於非命之禍，俾申生、孝己復見於今。」哀策，指太子臨葬，惠帝之哀冊文也。《晉書・惠帝紀》：「喪之發也，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又為哀策曰：皇帝臨軒，使洗馬劉務告于皇太子之殯。」東徂，指使節東去許昌。徂，《爾雅・釋詁》：「往也。」

〔9〕寵祚，指太子封號。《正韻》：『祚，祿也，位也。』紹，《說文》：『繼也。』藐孤，指愍懷太子之三子。與其父同被害，太子冊復，亦被追封。見《晉書・愍懷太子傳》。

〔10〕服，職也。《書・旅獒》：『王乃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孔安國傳：『榮焉畢陳，指太子之服榮然而畢陳於靈侯，使無廢其職。』此指太子所著之官服也。舊前也。

〔11〕旅，祭。《周禮・天官・冢宰下》：『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鄭玄注：『太旅上帝，祭天於圜丘。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此四句言堂上舊臣，設舊物而祭祀。雖曰追封太子，而不見其人。

〔12〕濟，《爾雅・釋言》：『渡也。』靈旆，靈幡。旆，同旆。《廣韻》：『旗也，繫旒曰旆。』左迴，西回洛陽也。

〔13〕悽裂，慘痛如五內迸裂。悽，《說文》：『痛也。』都邑如隤，言都邑之人心如毀墜。《玉篇》：『隤，壞墜也。或作頹、墳。』寤歎，指寤寐歎息。《詩・曹風・下泉》：『愾我寤嘆，念彼周京。』鄭玄箋：『寤，覺也。』

此段言太子之冤動天感地，人臣悲憤，幸誅其元凶，復其封號，柩回故都，然人已逝去，故悲淒欲絕。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

【集評】

〔金〕王若虛《滹南遺老集・文辨》：其言晉惠事云：『寫餘哀于江陸，發故臣之幽契。』夫江統、陸機之作誄，出于己意，而非上命，則睚逕有礙，亦當刪削。

【題解】

機有兄三人，晏、景、玄。惟玄史無明載，從機誄文看，玄與機年齡相亞，未長而夭，機作誄吊之。因其終身未仕，故稱之『處士』。公元二八〇年，吳亡，晏、景同時被害，此文未言及二兄之難，故知其作于吳亡之前。誄文情感深摯，寫其孩提之時，尤為動人。誄事清簡，乃別一風格。《三國志・吳・陸遜傳》載玄亦分領父兵，或誤。

我聞有命，天祿有秩〔1〕。如斯吉〔一〕人，而有斯疾。兄弟之恩，離形合氣〔2〕。矧我與君，年〔二〕相亞逮。綢繆之遊，自曚及朗〔3〕。孩不貳音，抱或同襁。撫髫並育〔三〕，攜手〔四〕相長〔4〕。行焉比跡，誦必共響。

庶君偕老，靈根克固。附〔五〕翼雲霄，雙飛天路〔5〕。人皆年長，君獨短祚。穀則同朝，遊矣先暮〔6〕。

【校勘】

〔一〕『吉』，《文集》、《七十二家集》本並作『古』，形近而誤。陸貽典校本並作『吉』。今據改。

〔二〕『年』，《藝文類聚》卷三十七作『非』。

〔三〕『育』，《七十二家集》本作『有』。蓋形近而誤。

〔四〕『手』，《七十二家集》本作『乎』。蓋形近而誤。

〔五〕『附』，《藝文類聚》卷三十七作『拊』。古二字通。

【注釋】

〔1〕我聞有命，乃《詩》成句。《詩・唐風・揚之水》：『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然其意乃取《詩・大雅・大明》『有命自天』。天祿，天賜之祿位。《書・大禹謨》：『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安國傳：『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此指壽命。有秩，有常。《詩・商頌・烈祖》：『嗟嗟烈祖，有秩斯祜。』毛詩傳：『秩，常。』

〔2〕吉人，劉向《新序・雜事》：『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恩，恩愛。《廣韻》：『恩，愛也。』合氣，謂精神相合也。《玉篇》：

『氣，息也。』謂兄弟雖不同體，而精神相通。

〔3〕矧，況也。《書・大禹謨》：『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孔安國傳：『矧，況也。』況且。《爾雅・釋詁》：『亞，次也。』《說文》：『逮，及也。』機有兄三人，晏、景、玄，惟玄於機年齡相近。綢繆，情意殷勤。盧諶《贈劉琨並書》：『綢繆之旨，有同骨肉。』善注：『《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也。』濟注：『綢繆，相親也。』曚，《玉篇》：『明也。』喻年長明事。

〔4〕孩，猶孩提。《孟子・盡心上》：『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岐注：『孩提之童，言幼童子無見。』喻年幼無知。朗，《玉篇》：『明也。』撫髫，言幼童之耳鬢斯磨。陶潛《祭程氏妹文》：『我年二六，爾才九齡，爰從靡識，撫髫相成。』髫，《玉篇》：『小兒髮。』

〔5〕比跡，足跡相連。《說文》：『密也。二人爲从，反从爲比。』庶，庶幾，希冀之意。《爾雅・釋言》：『庶，幸也。』郭璞注：『庶幾僥倖。』靈根，喻身也。見《君子有所思行》注。附翼，比翼而飛。《抱朴子・外篇・嘉遁》：『晞景九陽，附翼高遊。』附，通拊。《玉篇》：『拊，擊也。』天路，喻仕途。陸景《典語》：『顯之以車服，天下莫不瞻其榮者，以其荷光拍也，登階於天路也。』

〔6〕短祚，猶短壽也。《廣韻》：『祚，福也。』穀則同朝，意謂同時受父母之養育。穀，鞠養。

《爾雅・釋言》：『穀，鞠生也。』郭璞注：『詩曰：穀則異室。』遊矣先暮，謂其早逝也。

吳丞相江陵侯陸公誄〔一〕

【題解】

機祖遜，年二十一，仕孫權幕府。曾破荆州，擒殺關羽，夷陵之戰，大敗劉備，拜遜輔國將軍，領荆州牧，改封江陵侯。吳赤烏七年（公元二四五）丞相顧雍卒，遜為丞相，次年卒。此文或為陸雲所作，然遜卒時，機、雲尚未出世，故此誄所作具體時間雖不可考，蓋當機或雲成人之後的追述之作，或與《吳大司馬陸公誄》所作時間差近。

根條伊何，苗黄裔舜。長發有祥，貽我胤〔1〕。劉王負險，寇我西鄰。公侯赫怒，干戈啓陳〔2〕。金鉞鏡日，雲旗降文〔二〕。元王〔三〕隕難，鯨鯢墜鱗。戎漠〔四〕時殪，方域清塵〔3〕。

【校勘】

〔一〕《西晉文紀》卷四十八、宛委別藏清鈔本均作『陸機』，又見陸雲《吳故丞相陸公誄》。或是

士龍文，影宋鈔本校曰：『士龍此作。』後人截取引用，誤題陸機，《西晉文紀》、清鈔本遂誤。姑存待考。

〔二〕『文』，清鈔本作『天』。

〔三〕『元王』，《文集》、《西晉文紀》卷四十八、清鈔本並作『元玉』，今據《陸士龍文集》、清鈔本作『戎漠』，《陸士龍文集》、清鈔本作『戎漠』。或當據改。

〔四〕『戎漠』，清鈔本並作『元玉』，今據《陸士龍文集》改。

【注釋】

〔1〕根條，喻家之淵源。伊何，維何，是何也。《詩・小雅・頍弁》：『有頍者弁，實維伊何。』苗黄裔舜，謂陸氏蓋黄帝、舜之苗裔。長發，謂祭祀也。《詩・商頌・長發》：大禘也。』鄭玄箋：『大禘，郊祭天也。』貽，留下。《玉篇》：『貽，亦作詒，遺也。』胤，後代。《玉篇》：『胤，嗣也。』

〔2〕劉王，指劉備。吳黄武元年，劉備為報關羽之仇，舉兵攻吳，即著名的夷陵之戰，事見《三國志・吳・陸遜傳》。公侯，指陸遜。夷陵之戰，遜因軍功，加拜輔國將軍，領荆州牧，改封江陵侯。事見《三國志・吳・陸遜傳》。赫怒，盛怒。《詩・大雅・皇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鄭玄箋：『赫，怒意。』陳，同陣。《玉篇》：『陳，列也，布也。』

〔3〕金鉞，黄鉞，儀仗之用。《説文》：『鉞，大斧也。』鏡，照。《玉篇》：『鏡，鑑也。』元王隕難，指劉備戰敗，病死永安宮。事見《三國志・蜀・先主傳》。鯨鯢，喻武將。《左傳・宣公

十二年》：『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杜預注：『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戎漠，謂謀臣。張九齡《為魏元忠作祭石嶺沒士女文》：『言念北阜，抗憤戎漠。傷心按部，泣吊郊童。』《爾雅·釋詁》：『死也。』方域清塵，謂國無戰塵。

吳大司馬陸公誄

【題解】

機父抗，年二十拜建武校尉，後遷大司馬、荆州牧。吳鳳凰三年（公元二七四）卒。誄文作當於抗卒之年，是年機年十四。此文從抗之道德風範，禮賢下士，賑救孤獨，安國定邦，作則垂憲等幾個方面，讚頌乃父過人之處，文簡而意繁，名為悼誄，實為自矜家世。

我公承軌，高風肅邁〔1〕。明德繼體，徽音奕〔一〕世〔2〕。昭德伊何，克俊克仁〔3〕。德周能事，體合機神〔4〕。蹴踖曲躬，吐食揮沐〔6〕。爰及鰥寡，賑此惸獨〔7〕。孚厥惠和〔二〕，脫驂分

祿〔8〕。乃命我公，誕作元輔〔9〕。位表百辟，名茂羣后〔10〕。因是荆人，造我寧宇〔11〕。備物典策，玉〔三〕冠及斧〔12〕。龍旂飛藻，靈鼓樹羽〔13〕。質文殊塗，百異行徹〔四〕〔14〕。人玩其華，鮮識其實〔15〕。於穆我公，因心則哲〔16〕。經綸至道，終始自結〔17〕。德與行滿，美〔五〕與言溢〔18〕。

【校勘】

〔一〕『奕』，《藝文類聚》卷四十七作『弈』。

〔二〕『和』，《藝文類聚》卷四十七作『心』。

〔三〕『玉』，《文集》作『主』，《藝文類聚》卷四十七、小萬卷樓叢書本作『玉』。

卷九曰：『玉冠及斧，刊本玉訛主。』今據改。

〔四〕『百異行徹』，《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作『百行異轍』。當據改。

〔五〕『美』，《藝文類聚》卷四十七作『英』。

【注釋】

〔1〕承軌，繼承前人法度。《玉篇》：『軌，法也。』高風，高卓之風範。夏侯湛《東方朔畫贊》：『觀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肅邁，威儀遠播。肅，威儀。《禮記·天子玉藻》：『言容詻詻，威儀也。』鄭玄注：『儀形貌也。』邁，《說文》：『遠行也。』

〔2〕明德，顯用俊德。《書・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孔安國傳：『德，慎去刑罰，以爲教。』繼體，繼承先人之制。謝朓《始出尚書省》：『宸景厭照臨，昏夙倫繼體。』向注：『言厭者，武帝既崩，鬱林王昭業即位，昏亂淪溺，不紹帝體。』徽音，美音，猶令譽。《詩・大雅・思齊》：『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鄭玄箋：『徽，美也。』奕世，猶前世。《國語・周語上》：『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韋昭注：『奕，亦前人也。』此二句言顯用俊才，繼承先王之制，令譽輝映前世。

〔3〕昭德，即昭明其德。《左傳・昭公十二年》：『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杜注：『昭，明也。』伊何，維何。《詩・小雅・巧言》：『既微且尰，爾勇伊何。』鄭玄箋：『伊何，何所能也。』

〔4〕周，《廣韻》：『偏也。』能事，能事其職。《左傳・文公元年》：『潘崇曰：能事諸乎？』杜預注：『問能事職不？』體，性。《廣韻》：『體，生也。』機神，微妙精深。《文心雕龍・徵聖》：『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此二句言其德周遍，能任其職，其性敏達，妙合機微。

〔5〕徒候，指下層官吏之徒。《資治通鑑・顯宗成皇帝上》：『(郭)默以爲然，帥其徒候旦門開，襲胤。』徒，《玉篇》：『黨也。』候，下層官吏。《釋名・釋言語》：『候，護也。司護諸事也。』白屋，代指寒士。曹植《君子行》：『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銑注：『白屋，草屋，庶人居也。』

〔6〕踧踖，恭敬貌。《論語・鄉黨》：『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何晏《集解》：『踧踖，曲身。《潛夫論・本政》：『欲使志義之士，甫匐曲躬以事己。』吐食揮沐，指周公食之吐哺，沐之握髮。謂禮賢下士。《韓詩外傳》卷三：『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曹植《君子行》：『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上四句言交友以禮，待下以敬，曲身恭謹，以誠推士。

〔7〕爰，《爾雅・釋詁》：『於也。』鰥寡，無妻無夫者。《詩・小雅・鴻鴈》：『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毛詩傳：『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賑，《廣韻》：『贍也。』惸獨，無兄弟子孫者。《周禮・秋官・司寇》：『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鄭玄注：『無兄弟曰惸，無子孫曰獨。』

〔8〕孚厥，猶孚乃，誠信。權德輿《齊成公神道碑銘》：『巳日，乃孚厥猷茂焉。』孚，《說文》：『一曰信也。』惠和，仁愛和諧。《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惠，《爾雅・釋詁》：『愛也。』和，《廣韻》：『諧也。』脫驂，分物以贈人。《論衡・問孔》：『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驂，《說文》：『駕三馬也。』分祿，論功而分其祿位也。上四句言賑救孤獨無依，誠信仁愛，使其和諧，分物贈人，論功賞祿。

〔9〕誕作，猶為也。《書・多方》：『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孔安國傳：『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元輔，輔弼重臣。班固《涿邪山文》曰：『晄晄將軍，大漢元輔。』

〔10〕表，《玉篇》：『標也。』百辟，猶百官。《詩・大雅・假樂》：『百辟卿士，媚于天子。』鄭玄箋：『百辟，畿内諸侯也。』茂，盛。《玉篇》：『茂，草木茂盛。』羣后，猶羣臣。《書・舜典》：『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孔安國傳：『后，君也。』

〔11〕荆人，南人。曹植《王仲宣誄》：『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荆人或違，陳戎講武。』上為輔弼重臣，位標百官，名盛羣臣，造安寧之宇，南人因是賴之。

〔12〕備物典策，指服物之禮儀，禮法之簡冊。《左傳・定公四年》：『祝宗卜史，備物典策。』杜預注：『典策，春秋之制。』今人楊伯峻注：『備物即服物，備與服古通用，說詳王引之《述聞》。《國語・周語中》「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服物昭庸」，服物不僅指生與死所服所佩之物，且指所用之禮儀，亦即《周語》中「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之備物。典策謂典籍簡冊，周禮盡在魯，必有典籍簡冊賜之。』斧，斧鉞，儀仗之用。冠，冠飾，以別尊卑也。

〔13〕龍旂，畫有兩龍，竿頭系鈴之旗。《詩・大雅・韓奕》：『王錫韓侯，淑旂綏章。』毛詩傳：『交龍爲旂也。』《說文》：『旂，旗有衆鈴以令衆也。』飛藻，文采飛動。嵇紹《與嵇茂齊書》：『布葉華崖，飛藻雲肆。』良注：『藻，文章也。』靈鼓，祭祀所用之鼓。《周禮・地官・司徒》：『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鄭玄注：『靈鼓，六面鼓也。』樹羽，置五彩

之羽於鼓架以為飾。《詩・周頌・有瞽》：『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毛詩傳：『樹羽，置羽也。』孔穎達疏：『設其植者之虡，其上刻為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為之飾。』

〔14〕質文，質樸與文華。《論語・雍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孔穎達疏：『言文華質樸相半，彬彬然，然後可為君子也。』行，《爾雅・釋宮》：『道也。』徹，《方言》卷三：『列也。東齊曰徹。』上六句言著禮儀於簡冊，使服飾、冠冕、斧鉞、旌旗、靈鼓，或質樸，或文華，各不相同，道上之百官亦異其列矣。

〔15〕玩，欣賞。《楚辭・九章・思美人》：『廓落寂而無友兮，誰可與玩此遺芳。』王逸注：『玩，習也。』華，喻聲望。任昉《宣德皇后令》：『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銑注：『客游梁朝，則聲名籍甚於天下。』實，喻品質。《淮南子・泰族訓》：『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許慎注：『實，質也。』

〔16〕於穆，歎美之辭。《詩・大雅・清廟》：『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毛詩傳：『於，歎辭也。穆，美。』因心，其心親之，指有仁愛之心。《詩・大雅・皇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毛詩傳：『因，親也。』哲，猶明哲。《爾雅・釋言》：『哲，智也。』

〔17〕經綸，抽理絲緒曰經，編絲成繩曰綸。《易・屯》：『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孔穎達疏：『經謂經緯，綸謂綱綸。』引申為抽繹條貫。《禮記・中庸》：『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又引申經營治理。任昉《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斲雕刓方，經綸草昧。』濟注：

『經，營。綸，理也。』結，要領。《淮南子・繆稱訓》：『故君子行斯乎其所結。』許愼注：『結，要，終也。』

〔18〕溢，《爾雅・釋詁》：『盈也。』上六句言人賞其聲望，少識其品質。我公之美，仁愛明哲。抽繹至理，始終得其要領，德與行圓滿，質與言溢美。

【備考】

此篇《陸士衡文集》之《晉二俊文集》本、《七十二家集》本、《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小萬卷樓叢書本、清影宋鈔本、宛委別藏清鈔本等均收錄之。又見《陸士龍文集》卷五。考之，士衡集中爲殘篇，而士龍集則爲完篇。《藝文類聚》卷四十五收錄此篇，題作陸機，文同士衡集。乃《藝文》割裂引用，誤題陸機。後人不察，因襲此誤；今人金濤聲校勘《陸機集》亦未詳考，誤收之，且未校勘考證。

晉劉處士參妻王氏夫人誄

【題解】

處士劉參，史籍無載。此文乃劉參卒後，其妻王氏作誄文以悼之，非為劉參誄其妻也。文亦非陸機所作，詳『備考』。從文看，劉參當是盛年而卒。

陸士衡文集校注　卷九

猗猗嘉穎，朝陽方翹〔1〕。烈風嚴霜，殞此秀條〔2〕。清商激宇，蟋蟀吟檐〔一〕〔4〕。序競征〔3〕。

【校勘】

〔一〕「吟檐」，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霄吟」。

【注釋】

〔1〕猗猗，美盛。《詩・鄘風・淇奧》：「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毛詩傳：「猗猗，美盛貌。」穎，《玉篇》：「禾末也。」翹，花。見《歎逝賦》注。此二句以嘉禾之穎、朝陽之花喻劉參青春早逝也。

〔2〕殞，零落，死亡。《釋名・釋喪制》：「殞，落也。」《玉篇》：「殞，歿也。」秀，花。《廣韻》：「秀，榮也。」以烈風嚴霜，打落枝條之花，喻劉參之早逝也。

〔3〕璇璣，北斗魁四星。《史記・天官書》：「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張守節《正義》曰：「《晉書・天文志》云：『三衡者，北斗魁四星為玉衡，人君之象，號令主也。』」條忽，迅疾。班固《東都賦》：「指顧倏忽，獲車已實。」翰注：「倏忽，言疾也。」競，逐。《詩・商頌・長發》：「不競不絿，不剛不柔。」鄭玄箋：「競，逐也。」征，《爾雅・釋言》：「行也。」

〔4〕清商，秋風。潘岳《悼亡詩》：「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善注：「王逸《楚詞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急。」蟋蟀吟欞，蟋蟀吟於屋宇，指八月。《詩・豳風・七

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方言》卷十三：「櫺，屋桷謂之櫺。」郭璞注：「雀桷，即屋檐也。」上四句以北斗疾移，四時逐行，秋風吹宇，蟋蟀鳴於屋下，言時光之迅疾。

【備考】

張燮《七十二家集》本《陸平原集》附錄「糾繆」載此篇曰：「此誄載《藝文》云：「晉劉處士劉參妻王氏夫誄。」蓋王氏誄其夫劉處士作也。因列在陸機之後，人遂誤為機作，改其題曰「晉劉處士參妻王氏夫人誄」，今駁出，聊發一笑。」張說是。此文載《藝文類聚》卷三十七，考其文題，確非機作，然諸本均收錄，故錄之。

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

【題解】

陸公抗有小女早夭，史無記載，具體時間無考。然抗於吳鳳凰二年（公元二七三）春拜大司馬、荆州牧，鳳凰三年秋卒，此文既稱「大司馬陸公」，故知必作于鳳凰二年春之後，而文又以「晞陽」以喻父母之鞠養，說明其雙親皆存，故又知必作於鳳凰三年秋之前也。

冉冉晞陽，不遂其茂〔1〕。曄曄〔二〕芳華，彫〔二〕芳落秀〔2〕。遵堂涉室，髣髴興想。人皆有聲，爾獨無響〔3〕。

【校勘】

〔一〕「曄曄」，《文集》、《七十二家集》本並作「暉暉」。今據改。

〔二〕「彫」，《藝文類聚》卷三十四作「凋」。古二字通。

【注釋】

〔1〕冉冉，漸升也。《楚辭・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王逸注：「冉冉，行貌。」向注：「冉冉，漸也。」晞陽，朝陽。《詩・齊風・東方未明》：「東方未晞，顛倒裳衣。」毛詩傳：「晞，明之始升。」此喻父母也。遂，《廣韻》：「達也，成也。」不遂其茂，喻其早夭也。

〔2〕曄曄，鮮明茂盛。班固《西都賦》：「蘭茝發色，曄曄猗猗。」善注：「《漢書》曰：『曄曄，花色貌。』秀，花。《廣韻》：『華曄曄固靈根。《說文》曰：曄，草木白華貌。』濟注：『秀，榮也。』上四句言雖蒙父母鞠養，却未得成人。正是芳華盛開，而隕落凋零矣。

〔3〕遵，《廣韻》：「行也。」髣髴，謂形貌之依稀。《楚辭・九章・悲回風》：「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王逸注：「髣髴，謂形貌也。一云不得見。」上四句言每行於堂室之上，心生思念，思其形貌。不禁癡想，人皆有聲，爾何無語。

陸士衡文集校注卷十

議、論、碑

大田議

【題解】

關於大田議，史書無載，其内容乃議其田制，表現了作者重農抑商的治政思想。作年不詳，當在入晉之後。

臣聞隆名〔一〕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怠〔一〕。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報薄。導農以利，則耕夫勤；則游子歸〔二〕。

【校勘】

〔一〕『名』，《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西晉文紀》卷十五並作『古』。

【注釋】

〔1〕隆名，盛名。《前漢紀・孝成皇帝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絶世；崇尚古制也。陵夷，政教隳毀。國。』《玉篇》：『隆，盛也。』一作隆古，崇尚古制也。陵夷，政教隳毀。老》：『夫拯民於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善注：『凌夷，即凌遲也。』向注：『陵夷，謂政教隳毀也。』術，《玉篇》：『法也。《說文》：邑中道。』

〔2〕逸，豫，安樂。《書・無逸》：『周公作無逸。』孔安國傳：『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勞，勤苦。《爾雅・釋詁》：『勞，勤也。』

辨亡論上

【題解】

善曰：『孫盛曰：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翰曰：『辨亡者，所以辨吳興亡之事也。』此文上篇從東吳王基之建立、發展、鼎盛、衰落、滅亡的全部過程，論述國家興亡之本在於政治教化，簡賢授才。下篇從君主理政、賢臣輔政以及天地人三者之關係，論述國家興

亡在于人和而不在于天時、地利。全文以東吳鼎盛的孫權時代為核心，以人在國家興亡中所佔據的主體地位為著眼點，表現了作者正確的歷史觀。上篇以敘為主，以論點晴；下篇以論為主，以敘為據。上篇重在正論，下篇重在辯駁，相輔相成，構成一個完整整體。此文乃規擬賈誼《過秦論》，藝術或有不及，亦別有特色。

所作時間難以確考，庾信《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曰：「葛瞻始嗣兵戈，仍遭蜀滅；陸機才論功業，卽值吳亡。」蓋指其作于吳亡之初。《西晉文紀》卷十五曰：「機年二十吳滅，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乃論孫氏所以得，皓所以亡。又述其祖父功業，作《辨亡論》二篇。」日本學者佐藤利行所著《西晉文學研究》據此認為作于退居舊里所作。然細考此文，稱孫皓曰「歸命」，晉曰「大邦」、晉軍曰「王師」，可知必作於機仕晉之後。五臣注曰：「作此論之時，吳亡，機仕於晉，故云大邦也。」此說是。庾信、佐藤氏之言或有誤也。辨吳之興亡，實質上是以吳為鑒而警晉，討論治國之遠規大略，亦當在惠帝初年，西晉承平，內亂未萌之際，故所作時間當於《五等諸侯論》差近，約于元康元年（公元二九一）前後。

從賈誼《過秦論》到陸機《辨亡論》，形成了中國文學獨特的歷論興廢之史論傳統，權德輿《兩漢辨亡論》、李德裕《三國論》，是這一史論傳統在唐代之迴響。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1]，禍基京畿，毒偏宇內，皇綱弛紊[2]，王

室遂卑〔2〕。於是羣雄蜂〔三〕駭，義兵四合〔3〕。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4〕。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四〕起之師授鉞〔5〕。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6〕。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颺〔五〕跨邑〔7〕，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五〕〔8〕。雖兵以義合〔六〕，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9〕，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10〕。忠規武節，未有如〔七〕此其著者也〔11〕。

【校勘】

〔一〕『綱』，《七十二家集》本作『網』。疑誤。又『弛紊』，《晉書》卷五十四、《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四作『馳頓』。

〔二〕『蜂』，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鋒字。』

〔三〕『虜』，《文選》卷五十三、《晉書》卷五十四、《藝文類聚》卷十一、《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影宋鈔本並作『虜』。《文選》善注引《毛詩》曰：『仍執醜虜。』今據改。

〔四〕『颺』，《晉書》卷五十四作『族霧合』，《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作『族霧集』。古二字同。

〔五〕『衆霧集』，《晉書》卷五十四作『族霧合』，《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作『動』。

〔六〕『合』，《晉書》卷五十四、《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作『動』。

〔七〕「有」，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見字。」又「如」，《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作「若」。

【注釋】

〔1〕善注：「姦臣，謂董卓也。《答賓戲》曰：王塗蕪穢，周失其御。《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良注：「御，理也。」徐乾學注：「中平六年，董卓弒太后，廢帝為弘農王。」

〔2〕善注：「《答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張。《尚書傳》曰：姦，亂也。《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矣。」濟注：「弛，廢。姦，亂也。」基，《爾雅·釋詁》：「始也。」毒，危害。《書·盤庚》：「乃不畏戎毒於遠邇。」上四句言董卓之禍起于京畿，天子千里地。」

〔3〕善注：「《廣雅》曰：駭，起也。漢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四合，謂義兵之四方雲集。

〔4〕善注：「《吳志》曰：漢以孫堅為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萬人。《楚辭》曰：雷動電發。」銑注：「武烈皇帝，孫堅也，則權之父焉。慷慨，壯志也。下國，諸侯之國也。電發，言威如雷電也。堅起兵於荊州，故云荊南也。及權即皇帝位，追謚為武烈皇帝。」

〔5〕善注：「《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

讒子弟也，夷羿收之，以爲己相。杜預曰：夷，氏也。羿善射。《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也。』向注：『言孫堅權變之略，爲當世雄伯也。紛紜，言多也。夷羿，古之善射者也。醜，衆也。虜，服也。言其威稜，則雖善射者必震盪而懷懼，出兵交戰，則賊衆咸服而授戮也。馘，謂殺而割取其耳，以計功數也。』伯世，稱霸於世。《荀子·儒效》：『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楊倞注：『伯讀為霸，言一朝而霸也。』上四句言孫堅腹富謀略，忠勇霸世，神威使武臣震盪，交戰則衆虜授首。

〔6〕善注：『《毛詩》曰：祝祭於祊。毛萇傳曰：祊，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蒸。《孔氏傳曰：精意以饗謂之禋。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翰注：『皇祖，謂漢祖也。宗祊，宗廟也。蒸禋，祭祀也。』徐乾學注：『本傳：堅入洛，修諸陵，平塞發掘。』上二句意謂掃清朝廷，重振王室矣。

〔7〕良注：『雲興、颺起，言多而勇也。師，兵師也。帶州、跨邑，言天下皆是。』

〔8〕善注：『《毛詩》曰：進厥武臣，闞如虓虎。《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翰注：『哮闞，虎振聲也。言兵勇叫之，勢若虎之振聲，如風之驅走。』

〔9〕善注：『《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國語》曰：勠力一心。賈逵曰：勠，並力也。

《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又衆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佚所謂無怙亂也。」濟注：「羣雄雖義以舉兵，同爲盟誓，勠力以匡帝室，將除暴亂，然皆苞藏禍心，欲行簒逆，阻守彊兵，恃託除亂也。怙，恃也。」怙亂，乘亂而謀私利。《左傳·僖公十五年》：「無始禍，無怙亂。」杜預注：「恃人亂爲己利。」

〔10〕善注：「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各恃兵怙亂，而出師無律也。稔寇，言喪其威權，令資熟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杜預注：稔，熟也。」向注：「言羣雄之兵，或無謀策之法，喪失兵威於成熟可取之敵也。稔，熟。寇，敵也。」稔寇，謂積久而成寇。司空圖《復安南碑》：「軍符未契，猶懷稔寇之慙；詔命將臨，俄有麾城之捷。」稔，喻積久而成。《論衡·偶會》：「夏殷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

〔11〕善注：「《漢書》：武帝詔曰：躬秉武節。」銑注：「言羣雄忠規武節，未有如孫堅之盛也。著，盛也。」忠規，規諫之忠臣。傅亮《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武節，武臣之節。張衡《東京賦》：「文德既昭，武節是宣。」薛綜注：「言文武之教，無處不臨。」即死節之武將。

此段言漢末動亂，羣雄蜂起，孫堅乘勢舉兵，以權略忠勇威震海內，直諫之臣，死節

之士，雲集麾下。

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1〕，招攬〔一〕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2〕，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二〕定〔3〕；飭〔三〕法修師則，威德翕赫〔4〕。賓禮名賢，而張昭〔四〕為之傑〔5〕。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6〕，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五〕江東蓋多士矣〔7〕。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六〕紫闥〔8〕；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9〕。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10〕。

【校勘】

〔一〕『攬』，《藝文類聚》卷十一作『擾』。汪紹楹校曰：『馮校本同。明本及《文選》五十三作攬。』

〔二〕『底』，《文選》卷五十三作『厎』，《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七十二家集》本、清鈔本並作

「底」。《韻会》：「底，通作底。」

〔三〕「飭」，《文選》卷五十三、影宋鈔本作「飾」。

〔四〕「張昭」，《晉書》卷五十四作「張公」。

〔五〕「而」，六臣本注曰：「五臣本無而字。」

〔六〕「乎」，《藝文類聚》卷十一、《晉書》卷五十四、《三國志》卷四十八注並作「于」。

【注釋】

〔1〕善注：「《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王。言桓王挺英逸之才，命世而出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良注：「沒，死也。長沙桓王，謂孫策也。」秀發，氣宇清秀。杜甫《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梅聖俞注：「秀發，謂五聖氣宇清秀也。」

〔2〕善注：「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翰注：「招攬，謂收集也。遺老，謂堅之老臣也。述業，謂述父業也。」向注：「謂以少兵犯衆敵也。」徐乾學注：「本傳：策召募得數百人，從袁術。《江表傳》：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述，繼承。《說文》：「述，循也。」

〔3〕善注：「《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尚書》曰：震澤底定。」濟注：「言前敵雖有守堅城之將，

亦攻而破之。前敵不敢交鋒刃，而與鬬戰也。」銑注：「柔，安。厎，致也。言叛者誅之，服者安之，而江外致定也。」徐乾學注：「本傳：策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

〔4〕善注：「《周易》曰：先王明罰飭法。趙充國頌曰：諭以威德。」良注：「脩師，謂理兵也。翕赫，盛貌也。」脩，通修。飭法，正法。《玉篇》：「飭，正也。」

〔5〕善注：「《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爲謀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諸所賓禮，皆名豪。又述曰：賓禮故老。《吳志》曰：策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翰注：「交，雜也。御，用也。」

〔6〕向注：「彼二君子，謂張昭、周瑜也。哲，智也。」弘疏：「弘者，含容之大也。」《廣韻》：「弘，大也。」邢昺疏：「弘敏，寬容聰慧。《爾雅·釋詁》：「敏，聰也。」奇，異于常人。《玉篇》：「奇，異也。」雅達，正直通達。《玉篇》：「雅，正也。」又「達，通也。」

〔7〕善注：「《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銑注：「言張昭、周瑜來附孫策，蓋以類聚，等於符契相合，而同氣相求也。用此二賢，親而信之，則江東多賢士而來也。」同方，志趣相投。《禮記·儒行》：「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鄭玄注：「同方同術，等志行也。」等契，誠信相等。陸倕《新漏刻銘》：「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濟注：「等，齊。契，信也。」

〔8〕善注：『《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又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合誠圖》曰：誅鉏民害。《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楫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臧榮緒《晉書》：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人，乘輿旅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崔駰《達旨》曰：攀臺階，闚紫闥。』翰注：『鉏，除也。干，亂也。紀，謂綱紀也。』濟注：『皇輿，帝車也。夷，平。庚，道也。紫闥，帝宮也。言欲襲迎漢獻帝以平王道，反其帝座也。』徐乾學注：『夷庚，平道也。本傳：建安五年，策陰欲襲許，迎漢帝。』諸華，中原。《左傳·襄公四年》：『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杜預注：『諸華，中國。』

〔9〕善注：『《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向注：『挾持天子以號令諸侯，清其帝室。天步，謂帝室也。歸舊物，除亂反正也。』

〔10〕善注：『《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向注：『戎車，兵車也。次，謂次於路也。側目，言懼其威也。中世而殞，言孫策不成大業而死也。』徐乾學注：『本傳：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正法律，禮賢士，故人才雲集。本準備北伐中原，匡正朝廷，可惜中道崩殂，壯志未酬。此段言孫策紹述父業，對外，以武力征討群雄，以德化安定歸附，終定江表；對內，

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一〕逸軌，睿心因於〔二〕令圖，從政咨〔三〕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1〕。而加之以篤固〔四〕，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2〕，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五〕塗巷〔3〕。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六〕，志士希光而景驚〔七〕，異人輻輳〔八〕，猛士如林〔4〕。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9〕，人為腹心，出作股肱〔5〕；甘寧、淩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6〕；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一二〕光國〔7〕；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一三〕、張惇，以諷議舉正〔一四〕〔8〕，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9〕，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一五〕祥協德〔10〕；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11〕，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12〕、〔一六〕，舉不失策〔13〕。故遂割據山

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14〕。魏氏嘗藉〔一七〕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15〕，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16〕，羽楫萬計，龍躍順流〔17〕，銳騎〔一八〕千旅，虎步原隰〔18〕，謨〔一九〕臣盈室，武將連衡〔19〕，喟然有吞江澨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20〕，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21〕。漢王亦憑帝王〔二〇〕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二一〕，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二二〕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22〕。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23〕；蓬籠之戰，子輪不反〔二三〕〔24〕。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衄財匱〔25〕，而吳莞〔二四〕然坐乘其弊，故移魏人請好，漢氏乞盟〔26〕，遂躋天號，鼎峙〔二五〕而立。西屠〔二六〕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27〕，東包〔二七〕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28〕。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29〕，告類上帝，拱揖羣后〔30〕。虎臣毅卒，循江而守〔31〕；長棘勁鎩，望颺而奮〔32〕。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二八〕於下〔33〕，化協殊裔，風衍遐圻〔34〕。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

域〔35〕。巨象逸駿，擾於外閑〔36〕；明珠瑋寶，耀〔二九〕於内府〔37〕。奇玩應響而赴〔38〕；輶軒騁於南荒，衝輈息於朔野〔39〕。齊民〔三〇〕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40〕。珍瑰重

【校勘】

〔一〕『於』，《晉書》卷五十四、《景定建康志》卷三十無此字。

〔二〕『於』，《晉書》卷五十四、《景定建康志》卷三十無此字，《藝文類聚》卷十一、《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並作『乎』。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乎字。』

〔三〕『咨』，《七十二家集》本作『資』。

〔四〕『篤固』，《晉書》卷五十四作『篤敬』。

〔五〕『於』，《藝文類聚》卷十一、《晉書》卷五十四、《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作『乎』。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乎字。』

〔六〕『豪彦』，影宋鈔本『豪彦』後有『等』字。

〔七〕『騖』，《藝文類聚》卷十一作『鶩』。

〔八〕『輳』，《藝文類聚》卷十一作『湊』。

〔九〕『張昭』，《晉書》卷五十四作『張公』。又『臻』，《藝文類聚》卷十一作『湊』。

〔一〇〕『疇』，李善本作『儔』。古二字通。

〔一一〕『作』，《晉書》卷五十四作『為』。

〔一二〕『名聲』，《七十二家集》本作『聲名』。

〔一三〕『張溫』，《晉書》卷五十四無此二字。

〔一四〕『正』，《晉書》卷五十四作『政』。

〔一五〕『機』，《文選》卷五十三、《景定建康志》卷三十、清鈔本並作『機』，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機字。』當以『機』為善。

〔一六〕『謂』，《晉書》卷五十四作『計』，《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文集》作『常籍』，《文選》卷五十三、《晉書》卷五十四、《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作『嘗藉』，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嘗字。』今據改。

〔一七〕『嘗藉』，《文集》作『嘗籍』，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嘗字。』今據改。

〔一八〕『騎』，《晉書》卷五十四、《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引作『謀』。

〔一九〕『謨』，《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作『算』。

〔二〇〕『帝王』，《七十二家集》本作『帝室』。

〔二一〕『關羽』，《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作『關侯』。又『敗』，《文集》脫，今據《文選》卷五十三、《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師』。

〔二二〕『陸公』，《晉書》卷五十四、《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太平御覽》卷三百一十三、《七十二家集》本、清鈔本並作『我陸公』。

〔二三〕『蓬籠』，《文選》卷五十三作『蓬蘢。』當據改。又『只輪』，《文選》卷五十三善注引《公羊傳》曰：『子輪』，《太平御覽》卷三百一十三作『只輪』。

應作『只輪』。

〔二四〕『莞』，李善本、六臣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莧』。

影宋鈔本校曰：『別本作莞。』蓋形近而誤。

〔二五〕『鼎峙』，《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作『鼎跱』。

〔二六〕『屠』，《晉書》卷五十四作『界』。

〔二七〕『包』，《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作『苞』。古二字通。

〔二八〕『四民』，《藝文類聚》卷十一、《晉書》卷五十四、《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影宋鈔本並作『展業』，《文集》作『庶業』，《文選》卷五十三、《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影宋鈔本並作『展業』。今據改。

〔二九〕『耀』，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煇字。』

〔三〇〕『齊民』，《晉書》卷五十四作『黎庶』。

【注釋】

〔1〕善注：『《吳志》曰：權薨，謚曰大皇帝。《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諮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向注：『軌，跡。睿，聖。令，善。圖，謀也。』翰注：『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風也。』良注：『大皇帝，謂孫權也。言天用集會其命於我大皇帝也。』用集，謂王命集於其身。《書・太甲上》：『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孔安國傳：『集王命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叡心遠暢，淵思遐通。』《說文》：『睿，深明也，通也。』睿，同叡。令圖，指孫策之雄圖大業。故實，先王之舊典。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銑注：『故實，先王之道也。』播憲，頒佈法律。《爾雅・釋詁》：『憲，法也。』

〔2〕善注：『《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誠好謀。』銑注：『疇咨，謀議也。俊茂，謂賢人也。善斷，謂所作不疑而必成也。』

〔3〕善注：『《周易》曰：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孟子曰：夫招士以弓，大夫以旌。』翰注：『旅，次也。丘園，謂賢人隱逸之處也。

旌命招之，將用於朝，而使者交乎道路。閭，巷也。旌，旗類也。求賢使者執之爲君信也。塗，道也。』束帛，指聘隱士之禮。《儀禮・士冠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鄭玄注：『束，帛十端也。』《經典釋文》卷二：『束帛，子夏傳云：五匹為束。』

〔4〕善注：『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轂也。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詩》曰：其會如林。』銑注：『天下豪彥，志士賢人，聞吳用賢之聲，皆尋響而至，如應於聲也。望其光輝，如影馳於形也。故奇異之人，如車輻攢湊於轂也。猛士之徒，如林木之多也。臻，至。希，望。景，影。驚，馳。』

〔5〕善注：『《吳志》曰：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又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爲武威將軍、南郡太守。《三國名臣序贊》曰：周瑜，字公瑾。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陸遜，字伯言。伯言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獻替。魯肅，字子敬。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毛詩》曰：起起武夫，公侯腹心。《尚書》曰：命汝予翼，作股肱心膂。』翰注：『周瑜，將也。陸公，謂陸遜也，爲丞相。機之祖也，故不言名。呂蒙，將軍也。疇，類也。』腹心，謀略之臣。《詩・周南・兔罝》鄭玄箋：『於行攻伐，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事，亦言賢也。』股肱，輔弼重臣。《書・益稷》：『臣作朕股肱耳目。』孔安國傳：『言大體若身。』此指安邊之將。

〔6〕善注：『《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遊俠，拜西陵太守。又

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遷盪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爲蘄春太守。又曰：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嗣，爲左大司馬右軍帥。《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武將軍。《尚書》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翰注：「甘寧等十一人，皆吳名將也。」宣力，效力。《書・益稷》孔安國傳：「布力立治之功，汝臣當爲。」

〔7〕善注：《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三國名臣序贊》曰：子瑜都長，體性純懿。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爲濡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騭爲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爲丞相。誨（育）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國垂勳。」風雅，此謂文臣。

〔8〕善注：《吳志》曰：顧雍代孫劭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爲少府，遷太

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揚州牧，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愼《淮南子注》曰：幹，彊也。虞翻，字仲翔。《三國名臣序贊》曰：《吳志》曰：虞翻性不協俗，數犯顏諫。權與張昭論及神僊，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僊，俗豈有僊人也。權怒，徙翻交州。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録》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也。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爲車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諷議。」向注：「器，才器也。幹，舉也。諷議，謀議以舉正國家之事也。」器任，勝任之才能。《荀子·大略》：「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

〔9〕善注：「《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權以聖德，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宮至少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舉

正，舉其過而正之。《後漢紀・孝明皇帝紀》：愃之。』諷議，謂諷皇上；舉正，謂正百官。

〔10〕善注：『韋昭《漢書注》曰：曆數，占術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以治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權以範爲騎都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幾，祆鬼而越人機。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機，音珠璣之璣。』濟注：『此二人以天文術數知其機密、災祥之事，以合其德也。協，合也。』機，當作穖。穖祥協德，謂稽考術數之祆祥，匡正其君以合德。

〔11〕善注：『《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人也，爲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遠舸，乞使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喪。』銑注：『此二人皆死於王命。』

〔12〕善注：『《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爲吳王，基爲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旦。又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輿。權召爲功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

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

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向注：「補君之過也。」

〔13〕善注：「《廣雅》曰：諝，智也。思与切。《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

其中。」此二句謂謀事周密，舉正合法。

〔14〕善注：「爭衡，謂角其輕重也。《漢書》：公孫玃曰：吳楚之王，西與天子爭衡。鄭

禮注《》曰：稱上曰衡。」翰注：「衡，平也。言與天下英雄爭平其功業。」

〔15〕善注：「《漢書》：晁錯曰：戰勝之威，（民）氣百倍也。」濟注：「魏氏，曹操也。」藉，通藉。

《廣韻》：「藉，借也。」

〔16〕善注：「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曰浮。酈（道）元《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

山也。先後因之，以爲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

銑注：「鄧塞，山名。言浮舟於下。漢，水名也。水南曰陰。衆，謂兵聚也。」

〔17〕善注：「羽檄，言疾也。《羽獵》曰：杖鎭邪而羅者以萬計。《周易》曰：見龍在田，或躍

在淵。」翰注：「言羽楫者謂其疾也。龍躍順流，言船行速也。」楫，船槳。《玉篇》：「楫，

行舟具也。」同檝。

〔18〕善注：「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向注：「銳，利也。五百人爲一旅。虎

步，言猛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布兵陳於此處也。」

〔19〕善注：『包咸《論語注》曰：衡，軛也。戎車，武將所駕，故以連衡喻多也。』

〔20〕善注：『毛萇《詩傳》曰：水涯曰澀。《吳志》曰：曹公入荆州，權遂遣瑜與備並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破退。』翰注：『言曹操喟然而嘆，有吞吳國平一天下之勇氣，而周瑜爲偏將擊之大敗走退也。澀，浦也。宇宙，天下也。黜，退也。赤壁，江口戰處也。』徐乾學注：『建安十三年，操進兵江陵，權遣瑜逆之，大破操軍於赤壁。』江澀，指東吳。氣，猶氣概。

〔21〕善注：『《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向注：『喪，失也。轍，車跡也。言軍敗人亂，遂失旌旗，車行跡亂也。收跡，謂收其敗餘之兵。』遁，同遯。《爾雅・釋言》：『遯，遯也。』郭璞注：『謂逃去。』

〔22〕善注：『《蜀志》曰：孫權襲殺關羽，取荆州。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遂乃伐吳。吳將陸遜大破先主軍，遂棄船還魚復，改縣曰永安。先主殂于永安宮。《吳志》曰：備升馬鞍山在西陵之西。』向注：『漢王，謂劉備也。備是漢景帝之後，故依憑先帝王之號也。巴漢，蜀中也。壘，軍營壁也。蜀將關羽守荆州，孫權襲破之，取荆州，虜關羽。劉備怨之，遂伐吳。備登馬鞍山，吳將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圖，謀也。湘西，則荆州地也。陸公，即遜也。西陵，馬鞍山之東也。大崩曰敗績。劉備既敗，遂齊于永安宮，而劉備殂，故云絶命。』徐乾學注：『先主忿孫權之

襲荊州，帥諸軍伐吳。連營七百餘里，與吳軍相拒於夷陵，為陸遜所敗。章武三年，崩於永安宮。按：荊州在湘水之西，西陵即夷陵。』困而後濟，謂備受困，後獲救。

〔23〕善注：『《吳曆》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沉溺者數千人。』良注：『後又續敗曹公軍於濡須。濡須，水也。寇，敵也。摧銳，謂摧其鋒銳也。曹公懼而退走也。』徐乾學注：『建安十八年，曹操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

〔24〕善注：『《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討吳。吳將韓當遣兵逆霸，與戰於蓬龍。《楚辭》曰：登蓬龍，山名也。《公羊傳》曰：晉敗秦於殽，匹馬隻輪無反者。』向注：『吳將韓當又敗魏軍於蓬龍之山。孑，隻也。輪，車輪也。言大敗隻車不還。』徐乾學注：『《臧霸傳》：霸至皖討吳將韓當，當遣兵逆霸，戰於蓬龍。』

〔25〕濟注：『劒，縮也。匱，乏也。』此言失其銳氣，挫其鋒芒，氣勢萎縮，資財匱乏。

〔26〕善注：『《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左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又曰：鄭伯乞盟請服。』向注：『莞然，笑貌，示寬樂也。請和也。漢氏，謂蜀也。乞盟，謂乞為誓信不相伐也。謂魏蜀畏懼也。』

〔27〕善注：『《方言》曰：躋，登也。《漢書》：崩通說韓信曰：今為足下之計，莫若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王逸《楚辭注》：屠，裂也。』銑注：『孫權遂從天命，升為尊，

而與魏蜀三分鼎足而立也。時，足也。屠，裂也。庸益，蜀都也。裂，分也。言吳北以淮漢二水爲界。涘，水涯也。』天號，皇帝之尊號。鼎為三足，故曰鼎峙。

〔28〕善注：『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翰注：『百越，地名。括，通也。表，外也。蓋言其土地廣遠也。』

〔29〕善注：『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閱也。蒐與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也。』銑注：『宇内既平，講說禮樂，以見成功也。』

〔30〕善注：『《尚書》曰：肆類於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也。《尚書》曰：班瑞於羣后。《典引》曰：欽若上下，恭揖羣后。』向注：『告類，祭祀也。帝，天也。拱揖羣后，謂拱手以揖諸侯，示無事也。』

〔31〕善注：『《毛詩》曰：進厥虎臣。《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被曰：彊弩臨江而守。』良注：『虎臣，言猛也。毅卒，言勇也。循，依也。』殺，言吳北以淮果敢也。』

〔32〕善注：『《爾雅》曰：棘，戟也。《說文》曰：鎩，戟有鐔也，亦曰長刃矛，刀之類也。山列切。』翰注：『棘，戟也。奮，振動也。望風而動者勇於鬥也。』

〔33〕善注：『《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語》：召康公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濟注：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曰：内史過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

『庶尹，百官也。四民，士農工商也。』規，猶規諫。《玉篇》：『規，正圓之器也。』喻正其得失也。展業，猶樂業。《爾雅・釋言》：『展，適也。』郭璞注：『得自申展，皆適意。』

〔34〕善注：『《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一圻，方千里。圻，界也。言風教及遠。』翰注：『協，合也。裔，夷狄之國也。衍，行。遐，遠有界也。』殊裔，猶異族。《玉篇》：『殊，《蒼頡》云：殊，異也。』《方言》卷十二：『裔，夷狄之揔名。』郭璞注：『邊地爲裔，亦四夷通以爲號也。』衍，《廣韻》：『達也。』此二句言教化協和異族，達到邊遠之地。

〔35〕善注：『《左氏傳》曰：晉人使子貢對鄭使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杜預曰：一介，行人獨使也。』向注：『俾，使也。一介，獨使也。域，方也。言宇内清平，不用戎馬，獨使而撫巡於方也。』行人，使者。《穀梁傳・襄公十一年》：『行人者，挈國之辭也。』此言使單獨的使者，安撫巡視外地。

〔36〕善注：『《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廄爲一閑也。』銑注：『巨，大也。象，獸名也。逸駿，良馬也。言皆馴順育之於外閑也。擾，順也。閑，謂育獸坊也。』

〔37〕善注：『《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良注：『瑋，美也。府，庫也。』

〔38〕善注：『《漢書》：息夫躬曰：羽檄重積而狎至。』濟注：『珍瑰奇玩，皆寶物也。重跡，謂遠方貢獻多而車馬之跡重疊也。應響，言歸君命速也。』

〔39〕善注：『楊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班固《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衝輣閑

閑。《字略》作轈，樓（車）也。《音義》曰：轈軒，輕車也。騁，行也。荒，遠國也。言使輕車行使安撫遠國也。衝輈，兵車也。息於北野，謂不用兵戈也。』

〔40〕善注：『《漢書》：《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爾雅》曰：虞，度也。』向注：『齊民，百姓也。晨服，謂晨朝裝整戎服，以備不虞。今則無之，此乃帝業之堅固也。』虞，《玉篇》：『備也。』

此段言孫權承兄遺業，守成拓展，敦厚節儉，廣攬人才，敗曹操於赤壁，折劉備於西陵，挫濡須之寇，殲蓬蘢之敵，終使國家安寧，疆土廣大；又修禮樂，強士卒，納諫言，安民居，廣教化，使國家繁榮，帝業鞏固。

大皇既没，幼主莅〔一〕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1〕。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2〕。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3〕。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二〕〔4〕，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5〕，丁奉、離斐〔三〕以武毅稱〔6〕，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7〕，樓玄、

賀劭〔四〕之屬掌機事〔8〕，元首雖病，股肱猶存〔五〕〔9〕。爰及〔六〕末葉，羣公〔七〕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八〕，皇家有土崩之釁〔10〕，曆〔九〕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11〕，卒散于陣，民犇于邑〔一〇〕，城池無藩〔一一〕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12〕，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13〕，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15〕。雖忠臣孤憤〔一二〕，烈士死節，將奚救哉〔16〕！

【校勘】

〔一〕『莅』，六臣本、《七十二家集》本並作『涖』。古二字通。

〔二〕『規』，影宋鈔本、清鈔本脫此字。影宋鈔本又校曰：『五臣本有鍾字。』

〔三〕『離斐』，《晉書》卷五十四、《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小萬卷樓叢書本作『鍾離斐』。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婁字。』又『劭』，《七十二家集》本作『邵』。古二字通。

〔四〕『樓』，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婁字。』又『劭』，《七十二家集》本作『邵』。古二字通。

〔五〕『存』，《晉書》卷五十四、《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作『良』。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良字。』

〔六〕『及』，《晉書》卷五十四作『逮』。

〔七〕『羣公』，影宋鈔本、清鈔本作『郡公』。

〔八〕『志』，《晉書》卷五十四、《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患』；六臣本作『志』，並注曰：『五臣本作患字。』

〔九〕『曆』，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歷字。』清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陸貽典校本並作『歷』。古二字通。

〔一〇〕『卒散於陣，民犇於邑』，六臣本注曰：『五臣無此二句。』影宋鈔本、清鈔本亦無此二句。

〔一一〕『藩』，《藝文類聚》卷十一作『蕃』。古二字通。

〔一二〕『孤憤』，《藝文類聚》卷十一作『發憤』。

【注釋】

〔1〕善注：『幼主，孫亮也。《尚書》曰：崇信姦回。《南都賦》曰：豺狼肆虐。《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立爲太子，權薨，即尊號。《吳志》曰：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綝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謚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銑注：『大皇，權也。言幼主臨朝，姦邪縱虐，乃廢亮爲會稽王，立權弟（按：當爲子）孫休爲景帝也。』徐乾學注：『權少子亮即位，孫綝專政，殺大司馬滕胤，驃騎將軍呂據，鎮南將軍朱異等。亮謀誅綝，綝以兵黜亮為會稽王。迎休，立之，是為景帝。』姦回，奸邪之人。《書・牧誓》孔安國傳：『回，邪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

淑，同荏。荏，弱也。姦，同奸。此四句言孫權既死，幼主臨朝，奸邪縱其暴逆，遂使景皇帝繼位。

〔2〕善注：『《南都賦》曰：朝無闕政。《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也。』翰注：『虔，敬。憲，法也。守文良主，謂孫休也。』

〔3〕善注：『《吳志》曰：孫皓降晉，晉賜號歸命侯。《尚書》曰：尚有典刑。《毛詩》曰：召彼故老，謂老臣也。皓即位十六年，晉武帝良注：『歸命之初，謂孫皓即位之初也。故老，謂老臣也。皓即位十六年，晉武帝

〔4〕善注：『《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荊州牧。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爲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大夫在朝，徒聞唯唯，子不聞周舍之諤諤。《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濟注：陸公，謂陸抗也，機之父，故不言名。熙，興也。』向注：『謇諤，正直也。』此二句言陸公以文武之才而振興朝政，陸凱以正直規諫匡正君主之失。

〔5〕善注：『《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都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録》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皓以爲太尉。』良注：『施，姓也。績，名也。』

〔6〕善注：『《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亮即位，爲冠軍將軍。

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

〔7〕善注：『《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爲司徒、司空。《吳録》曰：後十八歲當爲三公乎？卒如夢焉。又尚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曰：賀劭，字興伯，會稽人也。皓時爲中書令。《漢官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

〔8〕善注：『《吳志》曰：樓玄，字承先，沛郡人也。孫皓用玄爲宮下録事禁中侯，主殿中事。又曰：

攸發。』

〔9〕善注：『《尚書大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翰注：『元首，謂孫皓。股肱，謂上所述者也。』此二句言雖君主昏庸，輔弼大臣猶在，故國之寧也。

〔10〕善注：『秦更名民曰黔首。《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助，此謂之瓦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也。』良注：『葉，代也。瓦解土崩，謂曰亂也。』

〔11〕善注：『曆命，曆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躡其運數而發也。干寶《晉紀》曰：咸寧，憂也。』

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向楊州，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向注：『言歷數天命，應其政化，同爲微弱也。』歷，通曆。

〔12〕善注：『《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銑注：『吳有堅地高山大川之固，而爲晉所破，若無藩籬溝阜之勢，言易取也。溝，小渠水也。阜，小山也。』犇，同奔。

〔13〕善注：『《墨子》曰：公輸班爲雲梯，必取宋。《史記》曰：晉智伯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公輸班，古之巧智人也。作陵雲之梯以攻宋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也。激，射也。言吳非有此事而自亡者，蓋爲君不明而智伯攻趙襄子，懼走，保晉陽城。智伯乃引汾水灌之城，將必取也。械，具也。晉大夫智伯攻趙襄子，懼走，保晉陽城。智伯乃引汾水灌之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也。激，射也。言吳非有此事而自亡者，蓋爲君不明而有疑臣下之心故也。』此言無攻城之械具，灌城之水患。

〔14〕善注：『《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宋人乃懼，遂及楚平。《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爲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向注：『隊，謂兵之部伍。言吳亦非有此患也。』此二句言無久圍之勢，銳利之兵。

〔15〕善注：『《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淊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杜預曰：淊辰，十二日也。夷，滅也。言晉軍之至，不經十二日而吳之社稷已滅。』

〔16〕善注：『《襄陽記》：張悌，字臣先，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使於濬。』翰注：『淊辰，十二日也。淊，祖牒切。干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櫬降

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牽之，悌垂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爲晉軍所殺。韓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徐乾學注：「吳亡，丞相張悌死之。」此三句言雖忠臣憤激而起，壯士為節殉國，亦將無救。

此段言吳至孫亮、孫休已顯衰勢。皓臨朝之初，因舊臣猶在，國尚安寧；舊臣既沒，國政迅疾混亂，晉師一至，便土崩瓦解。前三段言其興，此段言其亡。

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一〕之師，無曩日之衆〔1〕。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二〕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2〕。

【校勘】

〔一〕「向時」，《藝文類聚》卷十一作「向時人」，汪紹楹校曰：「「人」字《文選》無。」

〔二〕「貿」，影宋鈔本、清鈔本作「買」。形近而誤。

【注釋】

〔1〕善注：「向時，謂太康之役也。曩日，謂昔日之曹劉也。」良注：「曹劉，謂曹操、劉備也。言其將皆有雄略，固非晉一世所能選及也。言晉不如曹劉也。」

〔2〕善注：『《廣雅》曰：貿，易也。《說文》曰：詭，變也。詭與愧同。』向注：『符，法。貿，易。詭，變。趣，事也。戰守之道，自有古法，且吳阻險之間，尚亦未改然。昔者曹劉之衆，勝於晉兵，而吳終成帝業。今晉師不如曹劉，而反敗吳國，成敗易理，古今事變何也？則彼此政化有殊，而授任羣臣有疑心故也。彼，謂孫權時；此，謂孫皓時。言孫權任人不疑，皓用人有貳也。』

此段點明主旨，指出興亡之由，在於政治教化，簡賢授才。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一〕，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奄交廣〔1〕〔2〕。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3〕。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4〕，其俗陋矣〔5〕。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6〕。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7〕，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8〕。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9〕〔10〕。執

鞭韔躬，以重陸公之威；悉〔一一〕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7〕。卑宮菲食〔一二〕，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8〕。故魯肅自託，士燮蒙險而致〔一三〕命〔9〕。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10〕；奇劉基之葛之言，而除刑法之煩〔12〕；賢諸議，而作三爵之誓〔13〕；屏氣跼蹐，以感陸公之歡〔11〕；感陸公統之孤〔14〕；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一四〕，信子瑜之節〔15〕。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16〕。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17〕。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18〕。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19〕。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闕粗修〔一五〕〔20〕，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一六〕之具，亦足以為政矣〔21〕。

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一七〕練〔22〕，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23〕，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24〕，國家之利，未見〔一八〕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

才〔一九〕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二〇〕術〔25〕，敦率遺典〔二一〕，勤民謹政，循〔二二〕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二三〕〔26〕。

【校勘】

〔一〕『也』，《藝文類聚》卷十一無此字。

〔二〕『奄交廣』，《晉書》卷五十四、《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作『掩』。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掩字。』

卷十一作『掩』。又『奄』，《藝文類聚》卷十一、《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作『人』。

〔三〕『民』，《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作『人』。又『矣』，《藝文類聚》卷十一、《晉書》卷五十四並作『劉翁』。又『以』，《藝文類聚》卷十一、《晉書》卷五十四並作『深』。六臣本注曰：『五臣本無以字。』

影宋鈔本無此字。六臣本注曰：『五臣本無矣字。』

〔四〕『劉公』，《藝文類聚》卷十一、《晉書》卷五十四並作『劉翁』。又『以』，《藝文類聚》卷十一、影宋鈔本無此字。

《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無此字。六臣本注曰：『五臣本無以字。』

〔五〕『矣』，《藝文類聚》卷十一、《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影宋鈔本無此字。

〔六〕『弘』，《藝文類聚》卷十一、《晉書》卷五十四並作『深』。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深字。』

〔七〕『不』，《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作『弗』。

〔八〕『民』，《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作『人』。

〔九〕『識』，《藝文類聚》卷十一作『擢』，《晉書》卷五十四並作『試』。

〔一〇〕『偪』，《文選》卷五十三、《藝文類聚》卷十一並作『逼』。古二字同。

〔一一〕『悉』，影宋鈔本、清鈔本並脱。

〔一二〕『食』，六臣本注曰：『善本有貪字。』

〔一三〕『致』，《晉書》卷五十四、《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並作『效』。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效。』

〔一四〕『惡言』，《晉書》卷五十四作『怨言』。

〔一五〕『粗修』，《文選》卷五十三作『粗脩』。六臣本又注曰：『五臣本作粗精。粗，略也。』

〔一六〕『經民』，《文選》卷五十三、《晉書》卷五十四、《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並作『經邦』。

〔一七〕『兵』，《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陸貽典校本、影宋鈔本並作『民』。

〔一八〕『見』，《文集》作『巨』，《晉書》卷五十四、《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並作『見』，影宋鈔本校曰：『巨，當作見。』今據改。

〔一九〕『中才』，《晉書》卷五十四無此二字。

〔二〇〕『善人』，《晉書》卷五十四、《景定建康志》卷三十無此二字。又『有』，《晉書》卷五十四作『脩』。

作『以』。

〔二一〕『典』，《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作『憲』。

〔二二〕『循』，《藝文類聚》卷十一、《晉書》卷五十四並作『脩』。

〔二三〕「也」，《藝文類聚》卷十一無此字。六臣本注曰：「五臣本無也字。」

【注釋】

〔1〕善注：「《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德。毛萇《詩傳》曰：奄，覆也。」翰注：「漢氏，謂劉備也。」銑注：「交、廣，郡名。」中夏，中原。《東都賦》向注：「中夏，中國也。」

〔2〕善注：「《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於諸華。《毛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怨。」良注：「曹操好殺戮，故云虐深民怨。」

〔3〕善注：「《淮南子》曰：僞之生，飾智以警愚。范曄《後漢書》：吳祐曰：遠在海濱，其俗誠陋也。」濟注：「劉公，即備也。言因其險阻，得增飾其智也。可謂功少而風俗敝陋也。」

〔4〕善注：「《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莊子》：許由曰：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智。」向注：「叡，厚也。言權有厚度量也。」銑注：「叡，同睿。此四句言孫策以武創立基業，權以德成其帝業，明察視聽，睿智通達，氣量深厚，志向弘遠。

〔5〕善注：「《論語》曰：子曰：見善如不及。謝承《後漢書》曰：延篤遷京兆尹，恤民如子。」翰注：「如不及者，謂志慕之也。恤，憂也。稚子，小兒也。」如不及，何晏《集解》：「如不及者，如恐失之耳也。」

〔6〕善注：「《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

別部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巾拭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咨之。毛萇《詩傳》曰：識，用也。』良注：『盛德之容，謂禮節也。丹府，謂赤心也。』濟注：『戎行，謂兵行伍之間也。虜，獲也。』

〔7〕善注：『《吳志》：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入荆州，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已久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船載糧具俱辦。卿與子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衆，多載資糧，爲軍後援也。』向注：『誠，心。恤，憂也。我欺，猶欺我也。言權推腹心，信於人士，不憂前人有欺。』銑注：『不患難貴臣權勢所偪也。』良注：『時曹公入荆州，權盡委武衛之兵以濟益周瑜之軍也。悉，盡也。武衛，謂權之親近宿衛之兵也。』徐乾學注：『黃武七年，魏大司馬曹休舉衆入皖，乃假遜黃鉞為大都督，吳王親執鞭以見之。曹操入荆州，權盡委武衛之兵以益周瑜軍。』上數句言權

待人以誠，用人以信，量才授職，禮賢下士。

〔8〕善注：『《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馬融曰：菲，薄也。《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己問尋。』向注：『披，張也。虛己者，亦猶虛器將容受其物也。言權開張其懷，虛己受納謀臣之計也。』此四句言權居室簡陋，食物菲薄，而功臣之賞豐厚；推誠心，虛胸懷，而納謀士之略。

〔9〕善注：『《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周瑜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眾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變，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變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孫權遣步陟爲交州刺史，變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變爲左將軍，變遣子欽入質。』翰注：『故云一面自託也。士變常蒙險阻以致其命也。效，致也。』

〔10〕善注：『《吳志》曰：張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慙君。然猶不能已。』向注：『張公，謂昭也。』

〔11〕善注：『諸葛瑾事未詳也。』銑注：『諸葛，諸葛瑾也。情欲，女子之屬也。』上四句言推重張公之德，而減其田獵，以諸葛之言為賢，而割其女愛。

〔12〕善注：『《吳志》：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爲太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爲之耳。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徐乾學注：『《孫權傳》：黃武五年，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權報令有司，盡寫例條，令損益之。』

〔13〕善注：『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之。』

〔14〕善注：『《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者賞千金。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嗟，夜不能寐。病小瘳，爲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爲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濟注：『子明，呂蒙字也。屏氣、跼蹐，謂窺壁之時恐其知聞而使其勞也。屏，息也。跼蹐，緩行也。伺，謂伺候也。』屏氣跼蹐，謂屏氣緩行。分滋損甘，謂食不甘味。

〔15〕善注：『《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不負子瑜也。』銑注：『登壇，謂權即帝位也。慷慨，雄壯之貌。言即位之時，顧謂羣臣，歸功於魯肅也。魯子，謂肅也。』濟注：『此則棄人惡言，信其忠節。削投，謂棄也。子瑜，瑾字也。』

〔16〕善注：『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又曰：肆，陳也。』翰注：『肆，用也。』

〔17〕善注：『言其規略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餘畀。《方言》曰：猒，安也。於豔切。』良注：『區區，小也。言權大規遠略，固不安此區區小國者，將欲一統天下故也。』猒，同厭。

〔18〕善注：『《論語》曰：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向注：『遑，暇也。』此二句言始立百官，各種政務未遑完備。即下文所謂『禮秩』、『宮室輿服』之類。

〔19〕善注：『《漢書》：文帝曰：豫建太子，謂天下何？賈逵《國語注》曰：謂，告也。言何以告天下也。劉兆《穀梁傳注》曰：慊，不足也。』銑注：『建業，郡名。天子，謂權也。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即天子位，而權不許也。謂我何者言天下，以我無心存漢矣。雖居宮室車服，蓋如不足堪也。』

〔20〕善注：『相，古粗字也。韋昭《漢書注》曰：粗，略也。才古切。』濟注：『中業，謂權中年之時，天道人事既定，謂三國各據一方也。則百法禮儀有所缺失者，粗得增脩也。』脩，通修。粗，善本或作相。

〔21〕善注：『杜預《左氏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翰注：『言雖醇醲之化，美政之理，以網羅天下，則未列齒於上代帝王之跡。然至其體國理人之事，亦足以爲政化也。』體國經野，泛指治國家。《周禮·天官·冢宰》鄭玄注：『體猶分也。經，謂爲之里數。鄭司農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野則九夫为井，四井爲邑之屬是也。』體國，謂裂土而封。經野，謂劃地爲邑。具，指所具之綱紀美也。《玉篇》：『具，共置也，備也。』醲化，教化醇也。《玉篇》：『醲，厚酒。』懿綱，綱紀美也。《爾雅·釋詁》：『懿，美也。』

〔22〕善注：『杜預《左氏傳注》曰：幾音其，近也。韋昭《國語注》曰：沃，肥善也。』向注：『言吳地廣兵衆也。帶甲，謂兵也。』銑注：『練，謂習戰事也。』

〔23〕良注：『器，謂兵器也。』濟注：『負，恃也。』阻，《廣韻》：『隔也。』此言此東以滄海為屏障，西以險塞為依託。

〔24〕翰注：『封域，謂疆界也。』此言長江之險控制國之地域，四方疆界以峻山為帶。

〔25〕善注：『陳琳《爲曹洪與文帝書》曰：謂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論語》：子張問善人之

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也。」向注：「御，理也。」借使，假使。《玉篇》：「借，假也。」

〔26〕善注：「《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敦，勉力。《爾雅・釋詁》：「敦，勉也。」上數句言假使中才以道守業，善人治國有方，勉力遵從先王典章，勤於政事，謹慎治民，按照既定之策，守自然之險，則吳之帝業可長世永年，未有此危亡之患。

用人以信，虛懷納諫，克己勤政，故忠臣志士各盡忠職守。帝業既立，國體初具，地廣兵精，才豐器利，又有四塞之險可依。所以亡者，乃守業無道，治國無方，不謹政事，不遵舊典，不從故策之故也。此段言吳由盛而亡之原因。孫權以德建立帝業，其求賢若渴，愛民如子，待人以誠，

或曰：「吳蜀脣齒之國〔一〕，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1〕。何則〔二〕？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三〕，水有驚波之艱〔四〕〔2〕。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3〕；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4〕。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

蛇，其勢然也[5]。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6]。天子摠羣誼[五]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六]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7]，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揚[七]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8]。逮步闡之亂，憑寶城[八]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9]。於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縣旆[九]江介，築壘遵渚，襟[一〇]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一一]漢舟師，沿江東下[10]。陸公以[一二]偏師三萬，北據東坑[一三][11]，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慮跧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一四]，東西同捷，獻俘萬計[12]。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13]！

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14]。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15]。夫太康之役[一五]，衆未盛乎曩日之師[16]；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17]，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家殄瘁』，不其然歟[18]！

【校勘】

〔一〕『國』，《七十二家集》本『國』後有『也』字。

〔二〕『何則』，《晉書》卷五十四無此二字。

〔三〕『川阨流迅』，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川流阨迅』。

〔四〕『艱』，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難』。

〔五〕『揔』，《文選》卷五十三作『總』，小萬卷樓叢書本作『總』，古三字同。又『誼』，《文選》卷五十四、《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並作『議』。六臣本注曰：『五臣本只有一公字。』當衍一十三、《晉書》卷五十四無此二字。

作議字。』古二字通。

〔六〕『公』，《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無此字。六臣本注曰：『五臣本注曰：『五臣本只有一公字。』當衍一『公』字。

〔七〕『荆揚』，《晉書》卷五十四作『荆楚』。

〔八〕『寶城』，《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作『保城』。胡克家《文選考異》曰：『「保」即今之堡字，保是，寶非也。』當據改。

〔九〕『於』，《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影宋鈔本、清鈔本並作『旌』。

〔一〇〕『襟』，《晉書》卷五十四作『衿』。古二字通。

〔一一〕『而』，《景定建康志》卷三十無此字。又『巴』，《文集》作『已』，誤。《文選》卷五十三作

『巴』。今據改。

〔一二〕『以』，《景定建康志》卷三十無此字。

〔一三〕『坑』，小萬卷樓叢書本作『阬』。古二字同。

〔一四〕『軍』，《文集》、清鈔本皆誤作『車』，《文選》卷五十三、《晉書》卷五十四、《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並作『軍』。今據改。

〔一五〕『役』，小萬卷樓叢書本作『沒』。

【注釋】

〔1〕善注：『《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淳曰：相與友善爲與國，黨與也。』良注：『援，助也。與，黨也。言蜀雖爲藩籬之助，爲吳國之朋黨，然吳之存亡不由蜀也。』

〔2〕善注：『《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濟注：『其險狹無行車之路也。』郊境之接，謂城邑之外與邊境相接。《說文》：『距國百里為郊。』此四句言蜀山疊險聚，陸路狹長，兵車難行；水道狹隘，湍急波險，舟船難通。謂難以進行大部隊作戰，下文則具體言之。

〔3〕善注：『《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向注：『開行陣不過千人，亦言地狹。雖人衆，無施用也。』

〔4〕善注：『《漢書》曰：自尋陽浮江，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柁處也。艫，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絶。』翰注：『舳艫，船也。艦，戰船也。不過百艦，言水狹也。』

〔5〕善注：『蛇鬬，以首尾救，故銳師百萬，而無所施也。』良注：『劉氏，謂備也。陸公，謂遜也。《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言劉氏伐吳之時，陸遜比蜀兵爲長蛇者，言其地狹，首尾不得相救，其勢合然也。』

〔6〕善注：『《戰國策》曰：公輸班爲攻宋機械。』翰注：『謂吳朝臣見蜀亡，恐禍將及。吳或謀，欲積石以遏江水，令流迅以爲險阻。機械，兵器之總名也。』

〔7〕善注：『《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道其氣。韋昭曰：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通也。』銑注：『天子，謂權也。總，集也。咨，問也。』濟注：『陸公，謂抗也。抗言江水四瀆也無遏絶之理，謂不可積石以險流矣。四瀆，江淮河濟也。宣，通也。』詎，意。《玉篇》：『詎，理也。』按：天子，指孫休。魏景元四年、吳永安六年，魏伐蜀，蜀亡。永安吳帝孫休年號，銑誤也。

〔8〕善注：『《漢書》：晁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子魚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向注：『言彼此皆有機械也。』銑注：『言晉人所長巧於陸戰，若棄其所長，以就水戰，是屈其力也。晉人又即於荆揚二州，而爭我舟楫之用，其不

善用舟，必速覆敗，是天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禽，通擒。

〔9〕善注：「《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曰：荆軻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子蒙嘉。」翰注：「西陵督步闡，叛吳降晉，憑據堅城，以招延晉軍也。又重以幣帛，招說羣蠻，同爲背叛也。寶，猶堅也。」逮，《爾雅·釋言》：「及也。」徐乾學注：「『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叛降晉，晉羊祜率師向江陵。』

〔10〕善注：「雲翔，言衆也。《戰國策》：頓子說秦王曰：今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然此與《戰國》《微異，不以文害意也。《毛詩》曰：鴻飛遵渚。毛萇傳曰：遵，循也。」向注：「大邦，謂晉也。作此論之時，吳亡，機仕於晉，故云大邦也。介，間也。築壘，謂作軍營壁也。遵，繞也。言晉兵守吳要害，如襟帶束於身也。又以蜀中兵沿江而東下，至於吳。順流而下曰沿。」徐乾學注：「《抗傳》：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此數句言晉師雲集電馳，懸旌旗于江邊，沿洲築營，使要害之地相連，以阻吳人西向，又以巴漢水兵，沿江東下。

〔11〕善注：「東坑，在西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城，在東坑上，而當闡城之北，其迹並存。」良注：「陸公，謂抗也。東坑，謂海也。」按：東坑，當依善注，良注誤。

〔12〕善注：「《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勑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御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

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胤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年，晉侯敗楚師於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馘。杜預曰：獻楚俘於廟。俘，即囚也。」濟注：「反虜，謂步闡也。跽跡，謂俯伏也。北窺，謂投晉也。」翰注：「宵，夜。遁，逃也。喪，失。師，衆也。太半，言彊半也。」銑注：「伐國取人曰俘。獻，謂獻生虜於君。」徐乾學注：「《抗傳》：抗勅軍營築嚴圍圍闡，令水軍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大敗，祜等引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闡族。跽跡，謂俯伏也。北窺，謂投晉。」

〔13〕善注：「《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向注：「言陸抗之謀豈欺詐於君也。」

〔14〕善注：「言少有虞度之事也。」翰注：「自陸公一捷，則烽火之候稀有警動，而疆界少其虞備也。」警，《玉篇》：「戒也。」此二句言自此之後少有警戒之烽火，邊境亦少憂虞矣。

〔15〕善注：「《蒼頡篇》曰：駭，驚也。」良注：「言陸抗亡沒之後，而晉潛謀伐吳，自此而始，孫皓無道，瑕釁日深，而六軍於是警駭也。兆，始也。」

〔16〕濟注：「晉太康（元）年滅吳，言太康時，兵衆未能盛於曩日魏蜀之師，且魏蜀兵盛而吳敗之。今晉兵不如魏蜀而吳滅者，由陸公亡沒，後無良將也。」

〔17〕善注：『《吳志》曰：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攻殺廣州都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軍事、安南將軍。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翰注：『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殺廣州刺史，當時禍患，亦少於魏蜀之難。廣州遭亂，豈不由無良臣明主也。愈，少也。向時，謂蜀魏也。』

〔18〕善注：『《詩・大雅》文也。』銑注：『人之云亡，謂陸公亡也。殄，盡。瘁，病也。言邦家顛覆，宗廟爲丘墟者，蓋以陸公亡而邦國之人盡病矣。不其然與，謂豈不如此也。』

此段駁斥蜀滅吳必然亡之論。分析蜀亡，蓋因地勢狹長，河流窄隘，不宜大部隊作戰。而吳有天險可依，擅長水戰，貴在人謀。有人謀則勝，無人謀則亡，吳亡蓋因陸公亡也。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一〕曰『亂不極則治不形』〔1〕，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2〕，《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守險之由〔二〕人也〔4〕。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6〕。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三〕其參者也〔5〕。夫四州之

萌〔四〕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五〕也〔7〕，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8〕，先政之策易循〔六〕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七〕，何哉？所以者失也〔9〕。是〔八〕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九〕己以安百姓，敦惠〔一〇〕以致人和〔10〕，寬沖以誘俊乂〔一一〕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11〕。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一二〕患，則其難不足恤也〔12〕。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泰離》《無愆》《無悔》《周之感矣〔一三〕〔13〕。

【校勘】

〔一〕『玄』，《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作『或』。

〔二〕『由』，《晉書》卷五十四、《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作『在』。

〔三〕『捨』，六臣本作『舍』，又注曰：『五臣本作捨。』古二字通。

〔四〕『萌』，《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作『氓』。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氓。』當據改。

〔五〕『之』，《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作『以』。又『俊』，《文集》誤作『後』，《文選》卷五十三、《藝文

類聚》卷十一、《晉書》卷五十四、《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影宋鈔本並作『俊』，今據改。

〔六〕『循』，《晉書》卷五十四作『脩』。

〔七〕『者』，《藝文類聚》卷十一無此字。六臣本注曰：『五臣本無者字。』

〔八〕『是』，《藝文類聚》卷十一、《晉書》卷五十四、《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影宋鈔本並無此字。

〔九〕『謙』，《三國志》卷四十八裴松之注作『恭』字。

〔一〇〕『惠』，《七十二家集》本作『厚』。

〔一一〕『乂』，《藝文類聚》卷十一、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人』。六臣本注曰：『五臣作乂。』影宋鈔本又校曰：『人，當作乂。』

〔一二〕『共』，《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作『同』。

〔一三〕『矣』，《晉書》卷五十四作『也』。

【注釋】

〔1〕善注：『《周易・革卦》之辭也。《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向注：『玄，謂《太玄經》也。言世亂之極，則有理世而見。』革命，變革朝代而應天命。因天時，指因天時而興亡。

〔2〕善注：「《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趙岐曰：天時，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

〔3〕善注：「《周易・坎卦》之辭也。」向注：「恃險則地利也。」

〔4〕善注：「《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5〕善注：「《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顛覆所參則惑矣。」翰注：「言吳之興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並用也。參，三也。由，用也。孫卿，謂孫卿子也。合其三者，謂道合於天地人。」

〔6〕良注：「捨其天地人三者之理也。」

〔7〕濟注：「四州，荆、揚、交、廣，皆吳地也。氓，謂百姓也。俊，謂賢俊人也。」按：萌，當爲氓，五臣是也。

〔8〕翰注：「勁利之器，兵器也。」

〔9〕向注：「先政，謂權之政化也。遘，及也。用之者失，謂任羣臣有疑貳之心，故禍及也。」

〔10〕銑注：「先王，謂古先帝王也。」此四句言古之帝王洞察治國長遠之計，考察興亡之運數，謙恭待人而百姓安逸，厚其仁愛而使人和諧。

〔11〕銑注：「誘，進也。俊乂，謂賢人也。士民，謂百姓也。」此二句言寬厚深弘而進賢俊之謀略，慈愛平和集士民之愛戴。故百姓與其安危共之。

〔12〕善注：『《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眄之義，授圖子黎元也。』翰注：『上行其惠而及其下，下效其節以匡於上，上下和而君臣之道悅，則雖危亡患難之事，蓋不足憂也。』

〔13〕善注：『《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蔪蔪，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故爲《黍離》之詩。』向注：『言人君能使上下和而君臣不疑者，故能安社稷，固土宇，則長無喪亡之患也。若殷周長有正道，則無此悲痛之事也。愍，痛也。』

此段作者強調雖曰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均為重要，然人是其決定因素。吳興，在於得人；吳亡，在於失人。若能安百姓、致人和、進賢俊，安危庶民與共，則無亡國之悲矣。

【集評】

〔晉〕陸雲《與兄平原書》：《辨亡》則已是《過秦》對事，求當可得耳。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論說》：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其美矣。

〔北周〕庾信《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葛瞻始嗣兵戈，仍遭蜀滅；陸機才論功業，卽值吳亡。

〔明〕楊愼《丹鉛餘錄》卷七：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陸機之《辯亡》以警晉也。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模擬之妙者，分歧逞力，窮勢盡態，不唯敵手，兼之無迹，方為得耳。若陸機《辨亡》、傅玄《秋胡》，近日獻吉『打鼓鳴鑼何處船』語，令人一見匿笑，再見嘔噦，皆不免為盜跖、優孟所訾。

〔明〕方以智《通雅》卷十七：夷庚，平路。一曰往来要道也。《左傳》：『以塞夷庚。』繁欽《辨惑》：『吳人以舟楫為輿馬，巨海為夷庚。』陸機《辨亡》：『旋皇輿於夷庚。』《詩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是以庚為道也。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百二十九：陸士衡《辯（辨）亡論》：『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繁欽《辯惑》：『吳人以船楫為輿馬，巨海為夷庚。』注云：夷庚，平路也。一作藏車之所。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三十一：晉陸士衡著《辨亡論》上下二首，言吳之所以亡也。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二十八：注採陸機著《辨亡論》上篇：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按：《文選》無『鍾』字。注云：『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余謂李善所見之本必可徵信。但此斐字，恐牧字之訛。鍾離牧爲武陵太守，以少衆討五谿，事在蜀并於魏之後，作牧爲得也。

〔清〕洪亮吉《洪北江詩文集・呂廣文星垣文鈔序》：孫君能爲說經辨駁之文，以匡稚圭、劉子政爲宗；楊君能爲梁、陳、初唐之文，尤以徐孝穆、王子安爲宗。君之文，則不名一體。其上者，則敬通問交士衡《辨亡》也。

〔清〕蔡世遠《古文雅正》卷二：（賈誼《過秦論》上）勢如崩崖，縮之勿墜；氣如奔濤，蓄之復注。議論既正，出以絶大魄力，使讀者酣快異常。陸士衡《辨亡論》酷意摹擬，筆力弱不及矣。宋溪《隋室興亡論》筆力又不及士衡，惟權文公《兩漢辨亡論》歸罪張禹、胡廣，出以他體，反復可觀。文章固不貴襲也。

〔清〕王太岳等《四庫全書考證》卷三十六：《辨亡論》丁奉、離裴以武毅稱。案：離裴，《晉書》作鍾離裴。《文選》作離裴，與此合。考《孫峻傳》作黎裴，離與黎同音，即其人也。

五等諸侯論〔一〕

【題解】

五等封侯，魏廢已久。咸熙元年（公元二六四），司馬炎為禪魏而爭取世族支持，始建五等爵。禪位次年，即晉太始二年（公元二六六）又詔封五等，從而建立了與魏不同的政治體

制。五等封侯，在魏晉易代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也形成了此後藩王尾大不掉的政治格局，成為「八王之亂」的直接源頭。此文為這一政治體制尋找理論依據，說明機已入洛，五等封侯之弊尚未凸現。故此文之創作時間當在機入晉之初，八王之亂未萌之時，約元康元年（公元二九一）前後。

善曰：「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翰曰：「蓋論其興廢利害之事也。」文章論述五等之制的歷史淵源、重要作用、利弊得失，秦漢或廢五等封侯，或封侯而不遵古制，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最後，通過周漢歷史、五等制與郡守制之對比，再上升到人情、事理、體制之理論抽象，論其五等諸侯之是，牧守郡縣之非。其歷史觀未可許之，文章則不可廢。作者稽之史實，反復比較，有具體，有抽象，有正論，有駁論，故說理鑿鑿，思辨謹嚴。加之語多排偶，氣盛言宜，上承戰國策士之風，下開韓柳正論之先河。同為正論，《辨亡》以情勝，此文以氣勝。此文有絲縷聯繫。

故則《五等論》、李翰《漢祖呂后五等論》，均與此文有絲縷聯繫。

夫體國經野〔二〕，先王所愼〔1〕，創制垂基，思隆後葉〔2〕。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3〕。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三〕秦漢〔4〕，

得失成敗，備在典謨〔5〕，是以其詳可得而言〔6〕。

【校勘】

〔一〕《藝文類聚》卷五十一、《文選》卷五十四、《羣書治要》卷三十、《晉書》卷五十四並作『五等論』。

〔二〕『經野』，胡克家《文選考異》曰：『袁本、茶陵本「經野」作營治。案：二本是也。《羣書治要》卷三十、《晉書》卷五十四作『於』。

〔三〕『自』，《羣書治要》卷三十、《晉書》卷五十四作『於』。

【注釋】

〔1〕善注：『《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愼之。』體國經野，泛指治理國家。《周禮·天宮·冢宰》鄭玄注：『體，猶分也。經，謂爲之里數。鄭司農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屬是也。』體國，謂裂土而封。經野，謂劃地爲邑。』此二句言創立

〔2〕善注：『《典引》曰：愼命以創制。《論語比考讖》曰：以俟後聖垂基也。』此二句言創立體制垂留基業，必思使後世隆盛。

〔3〕善注：『《左氏傳》：楚芋尹無宇曰：天子有經略，古之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經略，經營治理。杜預注：『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長世，世祚長久。《左傳·僖公十一年》：『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杜預注：『爲惠公

不終。』

〔4〕善注：『《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並四海，分天下爲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孑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内。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銑注：『黃，謂黃帝也。唐，謂唐堯也。五等之制，自黃帝至於周室，尚不改易，至秦無道，并吞天下，列置郡縣，西漢因秦之敝，行而不改也。』

〔5〕善注：『《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書序》曰：典謨訓誥。』典謨，《經典釋文》卷三：『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謨凡三篇，正二攝一。』此泛指典籍。

〔6〕向注：『詳，議也。』詳，考察詳盡。《玉篇》：『詳，審也。』

此段言五等之制，由來遠矣，得失成敗，可稽考典籍。

夫先王〔一〕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二〕。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獨任〔1〕。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2〕；並建五長〔三〕，所以弘其制也〔3〕。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四〕

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4〕；宗庶雜居，以〔五〕定維城之業〔5〕。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6〕。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7〕。安上在於悅下，為己在〔六〕乎利人〔8〕。故《易》曰『悅以使民〔七〕，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八〕』〔9〕。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九〕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一〇〕與之共害〔10〕。利博則〔一一〕恩篤，樂遠則憂深〔11〕，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一二〕〔12〕。

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一三〕〔13〕，九服之民〔一四〕，知有定主〔14〕，上之子愛于是乎生，下之體信〔一五〕於是乎結〔15〕。世治〔一六〕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16〕。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一七〕無所寄霸王之志〔17〕。

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一八〕〔18〕，主尊賴羣后之圖身〔19〕，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祖〔20〕；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一九〕〔21〕。蓋〔二〇〕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22〕。

【校勘】

〔一〕『先王』，《羣書治要》卷三十、《晉書》卷五十四作『王者』。

〔二〕『曠』，《藝文類聚》卷五十一、《羣書治要》卷三十、《晉書》卷五十四作『廣』。下文『曠不』、『制曠』同作廣。

〔三〕『五長』，《羣書治要》卷三十、《晉書》卷五十四作『伍長』。金濤聲曰：『《周禮・諸子》、《管子・立政》均作伍長。』古二詞同。

〔四〕『財』，《羣書治要》卷三十、《晉書》卷五十四作『裁』。古二字通。

〔五〕『以』，《文選》卷五十四、《晉書》卷五十四作『而』。

〔六〕『在』，《晉書》卷五十四作『存』。

〔七〕『民』，《晉書》卷五十四作『人』，下一『民』亦作『人』。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人。』蓋唐人避諱。

〔八〕『利之之利』，《晉書》卷五十四、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不重『之』字。胡克家《文選考異》曰：『五臣、《晉書》不重「之」字，非也，今《荀子・富國篇》亦未誤。』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利也。』

〔九〕『而』，《晉書》卷五十四作『則』。

〔一〇〕『我得』，《羣書治要》卷三十、《晉書》卷五十四作『己得』。

〔一一〕「則」，《晉書》卷五十四作「而」。

〔一二〕「世及」，《羣書治要》卷三十、《晉書》卷五十四並無「矣」字。六臣本注曰：「五臣本無矣字。」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以」。

〔一三〕「治」，《晉書》卷五十四作「政」。蓋唐人避諱。

〔一四〕「民」，《晉書》卷五十四作「內」。

〔一五〕「體信」，《文集》作「體佑」。《羣書治要》卷三十、《晉書》卷五十四、影宋鈔本並作「體信」。《文選》善注引《禮記》曰：「先王能修禮以達意，體信以達順。」今據改。

〔一六〕「治」，《晉書》卷五十四作「平」。蓋唐人避諱也。

〔一七〕「士」，《藝文類聚》卷五十一、《羣書治要》卷三十並作「民」；《晉書》卷五十四作「人」。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民字。」

〔一八〕「思化」，六臣本、小萬卷樓叢書本作「思治」。

〔一九〕「又」，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人」。影宋鈔本又校曰：「人，當作又。」或形近而誤。

〔二〇〕「蓋」，《文集》無此字，六臣本注曰：「善本無蓋字。」今據《羣書治要》卷三十、《晉書》卷五十四補。

【注釋】

〔1〕善注：『揚雄《長楊賦》曰：恢帝業。《孫卿子》曰：曠，遠也。』偏，通偏。《漢書・賈誼傳》：『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廣韻》：『偏，周也。』重，厚重。《廣韻》：『重，厚也。』

〔2〕善注：『《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濟注：『天子任重，必假借衆賢之力，因羣賢之才，所以分重而輕焉，庶事乃濟也。』因人，憑藉他人之力。

〔3〕善注：『《尚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良注：『五長，即五等也。』上六句言君主任重，必借助大臣之力，土地廣遠，終因乎他人之治。故設官分職，以減輕君主之重任，並封五等，以擴大其統治範圍。

〔4〕善注：『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謂盤石之宗也。』銑注：『維，連也。盤石，大石也。言萬國相連，以固王室，如大石之不可轉動也。』典，《爾雅・釋詁》：『典，常也。』郭璞注：『皆謂常法耳。』踈，同疏。

〔5〕善注：『《毛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而獨斯畏。』向注：『宗，謂同姓者；庶，謂異姓者，言二者皆能定此連城盤石之業也。』維城，指所封之國。《詩・大雅・板》鄭玄箋：『以安女國，以是爲宗子之城，使免於難。』業，次序。《爾雅・釋詁》：『業，敘也。』郭璞

注：『皆謂次敘。』上六句言立封疆之法，按其親疏所宜而裁制之，使封國相連，以使王室磐石之穩固；宗親異姓雜居，以定宗子封國之次序。

〔6〕善注：『綏，安。御，理也。』

〔7〕善注：『《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樂武子曰：季孫圖其身，不忘其君也。』濟注：『是人之情皆欲如此，其爲人君即不然也。』已，《玉篇》：『身也。』上四句言明世之長治久安、人情欲望之道者，則知治人不如厚民，利於物不如利於人。

〔8〕善注：『《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謂安居於人上者，謂君王也。』利人，即利於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良注：『安上，謂安居於人上者，即厚己。此二句言君主安于上在於先使其下悅，厚己之利在於先予人之利。

〔9〕善注：『《周易·兌卦》之辭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不用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銑注：『人已失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則其利廣矣。可謂惠而不費也。』此四句言民悅而使之，

民不知勞苦。不給予利而索取利，不如先給其利而後索取利之有利。按：孫卿當為荀卿之誤。引語出自《荀子・富國》篇。

〔10〕善注：『孟子謂齊宣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向注：『厚樂之事，豐利之資，與天下共分饗。則國之不理，與諸侯同憂，乃理矣；危害與諸侯共除，乃安也。』此四句言將天下之樂和利與人共用之，則天下人與之共憂患也。

〔11〕善注：『《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曰：憂深思遠。』翰注：『博，廣。篤，厚。遠，長也。憂深，謂憂天下之深也。』

〔12〕善注：『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向注：『子孫相承不絕，曰世及祚福也。』食土，指封地食祿。《左傳・昭公七年》：『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13〕善注：『《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也。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王諸侯治之也。』

銑注：『南面之君，謂諸侯也。』

〔14〕善注：『《周書》曰：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良注：『九服，天下也。』九服，《周禮・夏官・司馬下》：『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

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鄭玄注：「服，服事天子也。詩云：侯服于周。」

〔15〕善注：「《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勸。鄭玄注曰：體，猶親也。」濟注：「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愛也。《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

〔16〕翰注：「立諸侯，若國理，則足以共敦風化也。王室道衰，則足以相援以御彊暴也。」御，「上之視人，如愛己子；下之信上，情相連結。」結，締結。《廣韻》：「結，締也。」

〔17〕善注：「《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漢書》：宣帝曰：漢家本以霸王道雜之。」向注：「言分理各定，人無爭也。」此言強盛剛勇之國，不能專一時之威勢，雄勇俊傑之士，無處寄託稱霸為王之志。

〔18〕善注：「《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銑注：「言天子國安，由萬邦諸侯思共治之，謂各整治於國，天下皆安也。」

〔19〕良注：「諸侯謹敬以事天子，則圖身之本。羣后，諸侯也。」

〔20〕善注：「目，綱目也，以喻諸侯。天綱，以喻王室也。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一引其網，萬目皆張。《廣雅》曰：紲，通也。」濟注：「言諸侯

陸士衡文集校注　卷十

理萬邦，則國安；圖身，則主尊。譬猶衆網之目，經營於四方，開而張之，天下網徧，故網通矣。』按：善注網與網淆亂，當以網爲是。所引《吕氏春秋》亦誤。五臣注勝善。

〔21〕善注：『四體，亦喻諸侯。心膂，亦喻王室也。《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翰注：『四體，四支，喻諸侯也。辭，去也。膂，背也。心背，以喻天子也。乂，安也。言諸侯能安四方，以去其難，而天子之國獲安也。』

〔22〕善注：『《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包氏曰：三代，夏商周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業，廢興何如？』向注：『三代，夏殷周也。但有三，不聞有四，今云四者，誤也。』

此段言封建五等諸侯之重要性。設官分職，封建五等，可使君主輕其任，弘其制；可穩固王室，安定宗國；可使宗國與君主共憂患，治世敦風化，衰世御強暴，而無成專權之勢，不臣之心。

夫盛衰隆弊〔一〕，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1〕，愿法期於必涼〔二〕，明道有時而闇〔2〕。故世及之制弊於強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3〕。侵弱之豐遘自三季〔4〕，陵夷之禍終于七雄〔5〕。昔者〔三〕成湯親

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四〕〔6〕，文質相濟，損益有物〔7〕。故五等之禮〔五〕，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六〕爾者〔8〕，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9〕？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10〕。是以經始權〔七〕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八〕〔11〕。故國憂侯位，主弱憑其〔九〕翼戴。及承微積弊〔一〇〕〔12〕，王室遂卑〔13〕，猶保名位，祚垂〔一一〕後嗣〔14〕，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一二〕勢使之然歟〔15〕！

【校勘】

〔一〕『弊』，《文集》、《七十二家集》本、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清鈔本並作『敝』；《文選》卷五十四、《羣書治要》卷三十、《晉書》卷五十四並作『弊』，今據改。下文『制弊』、『無弊』、『積弊』等與此同。

〔二〕『愿』，《七十二家集》本作『原』。又『涼』，《晉書》卷五十四、影宋鈔本、小萬卷樓叢書本、清鈔本並作『諒』。古二字通。

〔三〕『昔者』，《晉書》卷五十四無『者』字。

〔四〕『戒』，《羣書治要》卷三十作『式』。

〔五〕『故』，《晉書》卷五十四作『然』。又『禮』，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獲』。

〔六〕『焉』，《晉書》卷五十四無此字。

〔七〕『權』，《羣書治要》卷三十、《晉書》卷五十四作『興化』。又『也』，《晉書》卷五十四無此字。六臣本注曰：『五臣本無也字。』

〔八〕『致治』，《晉書》卷五十四作『興化』。

清鈔本無此字。

〔九〕『其』，《晉書》卷五十四作『於』。

〔一〇〕『承微積弊』，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承積其敝』。又『微』，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積其弊。』

『五臣本無微字。』又『積弊』，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積其弊。』

〔一一〕『垂』，《羣書治要》卷三十作『遺』。

〔一二〕『事』，《文選》卷五十四作『置』。

【注釋】

〔1〕善注：《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銑注：『上教寬仁，下人懷惠，其化則興行。上政急，下人怨，其化則廢。故云繫於人也。』隆弊，意同盛衰。此四句

言雖盛衰自有常理，然廢興繫於人事。

〔2〕善注：『言法不可常愿，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闇。以諭盛衰廢興，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娛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預曰：涼，薄也。』良注：『愿，謹也。諒，明也。言事明暗不常。按：《廣韻》：『愿，善也，謹也。』此二句言先王之善法期於必明，然明道亦有時而暗。』杜預亦然。後人多承杜說，解『作法於涼』之涼為薄。如毛詩傳：『涼，薄也。』杜預亦然。傳曰：作法於涼，其敝猶貪。謂清涼也。又《六書故》卷六曰：『涼，水氣清也。』又《詩》云：涼彼武王，俗因有涼薄之稱，訓涼為薄者，非。』故涼可訓為清也，明也。

〔3〕善注：『諸侯世及而盛彊，其弊在於彊禦而難制也。《毛詩》曰：曾是彊禦。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剝上以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遊。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濟注：『諸侯傳世之法，敝於彊禦而難制，謂其益盛而天子患之也。厚封土地，則失於末大而本折也。言天子為本，諸侯為末，亦猶木末大而本小，則本必折也。漏，失也。』世及，猶世襲。干寶《晉紀·論晉武

帝革命》：『鴻荒世及以一民也。』翰注：『世及，謂父子相承也。』此二句言封建世襲之制度，其弊在於諸侯強大而難駕御；厚待下臣之典章，其失在於末大而易本折。

〔4〕善注：『言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斯乃遘自三季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之敗，以爲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豐，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末也。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三季，謂殷周之末年，天子無道，則諸侯彊者侵弱，此釁起自夏殷周之末年也。』豐，《正韻》：『同釁，隙罅也。』

〔5〕善注：『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翰注：『陵夷，謂頹毀也。七雄，謂齊、燕、楚、趙、韓、魏、秦也。言諸侯之道頹毀，終於此時也。』

〔6〕善注：『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唯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傳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良注：『成湯、周公，親見夏商封建之事，以爲鑒戒也。昭，照，見也。涉，歷也。』

〔7〕善注：『《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濟注：『文質所損益，各以取其宜也。物，事也。』有，猶以。《商君書・弱民》：『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

則農不偷。』此二句言文質相輔相成，禮儀增減，用於世事。

〔8〕善注：『《呂氏春秋》曰：等步畝封畛，所以一之也。《尒雅》曰：封畛，界疆也。』革，改也。畛，疆也。爾者，謂夏殷周也。言成湯、周公，不改五等之體，而立封疆之制，有盛於夏殷也。』

〔9〕善注：『二王，謂夏殷也。《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向注：『言成湯、周公豈好夏殷二王之禍，不改五等之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蓋聖王之道所宜然也。』玩，好。經，理。計，筭也。』

〔10〕善注：『《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翰注：『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愈，差也。殄，絶也。言周崇五等，非暗經世之計，固知百世非可遠爲禁止，而雖善制必有衰敝，蓋否泰之數也。且三代之末，雖有侵弱之辱，猶差於覆宗絶祀也。而秦去五等之制，有土崩之困，亦痛於周末陵夷之時也。』

〔11〕善注：『《毛詩》曰：經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良注：『是以理國之初者，權宜之制其在多福，思慮其終，蓋取少禍。豈謂立諸侯則不可亂，置郡縣則非政理哉？蓋取適於遠圖，以安天下，使守其分，人知其主也。經，治。始，初也。』筭，徵兆。

《竹書紀年》卷下：『季歷之十年，飛龍盈於殷之牧野，此蓋聖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具，備也。』此作名詞，猶器。

《廣韻》：『王居於鄗，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伯也，翼載天子，加之以恭。』銑注：『天子有難，則諸侯去位以謀王室，使其安也。王弱，則憑諸侯以爲輔佐，使不失其位也。釋，去也。翼戴，猶輔佐也。』

〔12〕善注：『《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及定王，王室遂卑。』

〔13〕善注：『《新序》曰：名位不同。班固《漢書敘》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良注：『祚，福也。』上四句言承其衰微積弊之世，王室乃衰，然猶可保其名位，福祚傳之後代。

〔14〕善注：『《左氏傳》曰：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濟注：『言諸侯翼佐天子，則雖王室道卑，且使皇家之緒繼而不止，天子雖遭否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置磐石之勢使之然也！統，緒。輟，止也。神器，天子位也。』

〔15〕善注：『《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

此段以史爲鑒，考察五等諸侯之利弊。言雖五等之制可能形成諸侯強大難禦、末大本折的局面，然可救國憂，輔弱主，衰微之世，皇緒不絕、國家可存者，乃五等諸侯使之然也。

降及亡秦，棄道任術〔1〕，懲周之失，自矜其得〔2〕。雖速亡趣制國昧於弱下〔3〕，國慶獨饗〔一〕其利，主憂莫與共〔二〕害〔4〕。亂〔三〕，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5〕。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四〕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五〕〔6〕。周之不競，有自來矣〔7〕。國乏令主，十有餘世〔8〕。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9〕，一朝振矜，遠國先叛〔10〕。故強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11〕，豈劉、項之能鬬關，勝、廣之敢號澤哉〔12〕！借使秦人因循周制〔六〕，雖則無道，有與共弊〔七〕，覆滅〔八〕之禍，豈在曩日〔13〕！

【校勘】

〔一〕「獨饗」，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有響」。似誤。

〔二〕「共」，《文選》卷五十四、《羣書治要》卷三十、《晉書》卷五十四、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其」，形近而誤。今據改。

〔三〕「趣亂」，《文選》卷五十四、《羣書治要》卷三十、《晉書》卷五十四、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並作「趨亂」。

趣、趨，古二字通。

〔四〕『忘』，《晉書》卷五十四作『亡』。又『萬國』，《七十二家集》本作『經國』。

〔五〕『也』，《藝文類聚》卷五十一無此字。

〔六〕『周制』，《晉書》卷五十四作『其制』。

〔七〕『弊』，《晉書》卷五十四作『亡』。小萬卷樓叢書本作『斃』。或《文集》誤也。

〔八〕影宋鈔本、清鈔本在『覆滅』之前有『而』字。

【注釋】

〔1〕善注：『《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道，指聖賢之道。術，指帝王之術。

〔2〕善注：『言懲周以弱見奪，自矜以力滅周也。』懲，懲戒。《玉篇》：『懲，戒也。』矜，自賢也。』

〔3〕善注：『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爲是，故謂之昧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翰注：『秦不封子弟，亦如用斧繼其所庇蔭之木，是去其本也。秦所以不封諸侯，將以弱其下，此制國之道，實爲暗昧也。』言用斧斫其所庇蔭之木，此制國之道，實爲暗昧也。

〔4〕善注：『《國語》曰：晉國有慶，未嘗不怡。《史記》：范雎曰：主憂臣辱。』良注：『言秦

獨饗天下之利，不封建子弟，故國有憂難，無人與之共除害也。』國慶，國有福瑞之慶。鮑照《數詩》：『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善注：『《周禮》曰：國有福事，即慶賀之。』

〔5〕善注：『毛萇《詩傳》曰：速，召也。《毛詩》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也。』向注：『不必一道，謂不必由奢侈暴虐，則顛沛之釁，實由不封侯而致孤立。』

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

〔6〕善注：『《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銑注：『言秦徒知五等有陵夷之患，心暗於土崩瓦解之勢，莫有助援，可爲痛也。』

〔7〕善注：『《左氏傳》：鄭石臭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濟注：『競，彊也。』

〔8〕善注：『《左氏傳》：冶區夫曰：爲乏令主。揚雄《連珠》曰：古之令主，所以統天者，不遠焉。《爾雅》曰：令，善也。』

〔9〕善注：『《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翰注：『周室雖不彊，然天下有一王也。言勤於王事，將欲匡正者，諸侯應之。』

〔10〕善注：『《公羊傳》曰：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也。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也。』上四句言明君片言，諸

侯必應而勤于王事，暗主一旦驕矜自賢，而遠國先叛逆之。

〔11〕善注：『《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也。』銑注：『收，用也。圖，謀也。頓，猶發也。此二君並盛，欲偪周而取天下。』請隧，杜預注：『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隧，音遂，今之延（埏）道。』晉侯不行請隧之禮，蓋有不臣之心。問鼎，鼎為天子之器，問鼎之大小，則有取天下之意。

〔12〕善注：『《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关，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爲屯長，行至蘄西大澤鄉，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濟注：『言周室雖弱，諸侯之彊，然如秦之大崩壞，豈有漢高祖、項羽之徒能闚視關中，而陳勝、吳廣之輩敢發號於野澤哉？言周無此事也。』

〔13〕善注：『曩日，謂土崩之禍也。』翰注：『假使秦能用五等之制，雖其無道，且有諸侯共理其敝，亦不見覆滅之禍在於昔日也。』

此段言不封諸侯，使秦孤立，覆亡之禍蓋由此。周之衰微，因國乏令主，雖強晉暴楚有不臣之心，仍未至如秦之覆亡。

漢矯秦枉，大啓侯王〔一〕〔1〕，境土踰溢，不遵舊典〔2〕，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3〕。是以諸侯阻〔二〕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4〕，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三〕其漏網〔5〕，皇祖夷於黥徒〔四〕，西京病〔五〕於東帝〔6〕。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7〕。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8〕。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9〕。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六〕；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10〕。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七〕〔11〕，僅及數世，姦軌〔八〕充斥〔12〕。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13〕，一夫縱橫〔九〕，則〔一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14〕！

【校勘】

〔一〕『侯王』，《晉書》卷五十四作『王侯』。

〔二〕『阻』，《晉書》卷五十四作『岨』。古二字通。

〔三〕『衝』，《文選》卷五十四作『衢』。誤。

〔四〕『黥徒』，《晉書》卷五十四作『黔徒』。《文選》卷五十四善注曰：『黥當為黔。』胡克家《文選》考異曰：『袁本、茶陵本黥作黔，是也。』五臣本作黥，非。下同。

選考異》曰：『考《史記》、《漢書》，黯布不得云當為「黔」甚明，他書不更見有黔者。』

〔五〕『病』，《文選》卷五十四、陸貽典校本、影宋鈔本並作『疾』。

〔六〕『邦』，《藝文類聚》卷五十一作『疾』。

〔七〕『疾』，《晉書》卷五十四作『國』。

〔八〕『軌』，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侯字。』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侯』。

〔九〕『縱橫』，《晉書》卷五十四作『從衡』。古二字通。

〔一〇〕『則』，《羣書治要》卷三十、《晉書》卷五十四、影宋鈔本並作『而』。

【注釋】

〔1〕善注：『班固《漢書表》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曰：爾字，爲周室輔。』向注：『矯，舉。枉，敝也。言漢室既興，舉秦之敝法，大開侯王之國，以封子弟也。』矯枉，正曲使直。《淮南子·本經訓》：『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為直。』許愼注：『矯，正也。枉，曲也。』

〔2〕善注：『《東京賦》曰：規摹踰溢。《尚書》曰：封國之邊境地域超過古制。

溢，過也。』此二句言漢不遵周代舊典，封國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晁錯曰：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此，宗廟不安也。』銑注：『賈

詛上書云：諸侯彊盛，長亂起姦，此所以危國也。晁錯又恐諸侯盛以爲亂，乃勸景帝削

〔4〕善注：『阻，恃也。』國家，指所封之國。

〔5〕善注：『《漢書》：賈誼曰：大抵彊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彊則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綰亡人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則又反。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翰注：『勢足者，謂地廣兵足，故爲叛疾也。土狹者逆遲，謂終懷逆心，爲其土狹，勢不足，故爲逆遲也。』向注：『六臣，謂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綰等，皆反。七子，謂吳王濞、膠東王雄渠等，亦謀反。弱綱，謂漢初綱紀尚弱。漏網，謂孝景時法網疎寬也。』按：士衡言六臣者，善說是。

〔6〕善注：『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史記》曰：荆王劉賈者，不知何屬。高祖立賈爲荆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爲布軍所殺。《漢書》曰賈稱從兄，而機以爲皇祖，蓋別有所見。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

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爲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

〔7〕善注：『然黥當爲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泰常，使吳。吳王聞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濟注：『黥徒，黥布也。西京，謂景帝都西京也。東帝，吳王濞也。』按：夷於黥徒，即為黥布所平，高祖無為布所敗之事，所敗者乃劉賈也，故當以《漢書》所載為是，機誤。

建侯行師。』良注：『言漢所以諸侯爲亂者，境土廣大，過於正典，所以爲災，非是建立諸侯以成累也。』

〔8〕善注：『《漢書》曰：呂産、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爲内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内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强，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翰注：『呂氏將起禍難，朝士大夫皆外顧迎代王立之，而社稷是安，此則諸侯所以爲帝室之援也。』策，《玉篇》：『謀也。』

〔9〕善注：『《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向注：『逮，及也。有名無實，謂有王侯之名，實

無其國矣。』失節，失去制衡。《玉篇》：『節，竹約也。』喻節制。宗子，君王之子。《詩·大雅·板》：『懷德維寧，宗子維城。』鄭玄箋：『宗子，謂王之適子也。』此指宗子之封國。曠然，指空曠無封國。《廣韻》：『曠，空明也。』襲，因襲。《玉篇》：『襲，因也。』『車轍也。』

〔10〕善注：『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爲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銑注：『漢既割削宗子，不封其土，而使王氏作威，萬邦無諸侯之忌，故王莽襲逆，易於拾遺物也。』

〔11〕善注：『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銑注：『遵，法也。言光武即位，又不封建子弟，是遵覆車之遺轍也。覆車之跡既遵，其必喪也，故比之喪家宿疾，不亦宜乎？』

〔12〕善注：『《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濟注：『僅，劣也。言光武中興，劣劣然，至於數世，而姦宄之賊內外充斥，言多也。』僅，僅僅，才。《廣韻》：『僅，纔也。』姦軌，犯上作亂之人。同姦宄。

〔13〕善注：『彊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世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專朝，專擅朝

政。風靡，言若風至草偃。《廣韻》：『靡，偃也。』〔14〕善注：『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從，恣意。衡，古橫字也。』翰注：『從橫，謂亂也。夷，平也。言一夫爲亂，而城池已爲寇賊所平，豈不危哉？爲無諸侯之援故也。』

此段以漢爲鑒，言封侯之是也。漢初有六臣、七子之亂，乃封國逾於舊典，非封侯之制的弊端。兩漢季世之亂亡，皆是廢其封侯之故。

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1〕，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2〕，鉦〔一〕鼙震於閫宇，鋒鏑流乎絳闕〔3〕，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二〕〔4〕。是以宣王〔三〕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5〕。豈若二漢階闥蹔〔四〕擾，而四海已沸〔6〕，孽臣〔五〕朝入，而九服夕亂哉〔7〕！

【校勘】

〔一〕『鉦』，《文集》作『征』。形近而誤。《文選》卷五十四、《晉書治要》卷三十、《晉書》卷五十四並作『鉦』。今據改。

〔二〕『以治待亂』，《晉書》卷五十四作『以安待危』。

〔三〕『宣王』，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厲宣。』

〔四〕『蹔』，《晉書》卷五十四、《通志》卷一百二十四並作『暫』。古二字同。

〔五〕『孽臣』，《晉書》卷五十四作『嬖臣』。

【注釋】

〔1〕善注：『《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又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於氾。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大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頹叔、桃子、賓起也。《王命論》曰：闇于天位。《爾雅》曰：干，求也。一向注：『放命，謂棄叛王命爲逆也。干，亂也。七臣一曰蔿國，二曰邊伯，三曰石

速，四曰詹父，五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蘇子。三子，一曰子頹，二曰叔帶，三曰子朝，是皆爲亂王室者也。」興，興起。《爾雅・釋言》：「興，起也。」放命，背棄教令。《通鑒釋文》卷四《漢紀》：「放命，《書・堯典》作方命。馬融云：方，放也。陸德明云：方，或音放。應劭曰：放棄教令。」按：干，五臣訓為亂，是。《玉篇》：「干，犯也。」

〔2〕善注：「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通鑒釋文》卷四《漢紀》：「嗣王，謂惠王、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也。委，棄也。《廣韻》：「棄也。」銑注：「嗣王，謂惠王、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也。委，棄也。凶族，即三子也。皆爲勃逆，僭即王位，以據王城也。天邑，天子之都。張衡《西京賦》：「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為天邑。」銑注：「天邑，帝都也。」以上言周室衰微，王室多難，七臣作亂，三子篡逆，使惠襄棄國，亂臣僭位。

〔3〕善注：「傅玄《正都賦》曰：巍巍絳闕。」濟注：「鉦，金聲也。鼙，鼓也。闉宇，謂四方也，鏑，兵鋒也。絳闕，天子宮闕也。言王室微弱，諸侯戰爭，故令金鼓震動於四方，而鋒鏑亂流于天子之宮室也。」

〔4〕善注：「《毛詩》曰：覃及鬼方。箋曰：覃，延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良注：「言周雖衰弱，禍難至於近國，天下晏如也。《漢書》：《難蜀父老》曰：及臻厥成，患害不能延及於君也。幾甸，近國也。晏，安也。言天下安然，以理世而待危，而賴諸侯

扶持，尚未至亡也。謂惠、襄之時也。」

〔5〕善注：『《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於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於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同母弟也。』翰注：『振，起也。』

〔6〕善注：『階闥蹔擾，謂王莽也。』向注：『言周封立諸侯，而王室雖弱，不至覆滅。豈若二漢，宮城之內蹔亂，而四海已沸也。階闥，宮城內也。擾，亂也。』蹔，《玉篇》：『不久也。與暫同。』

〔7〕善注：『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少帝爲弘農王。』銑注：『九服，天下也。所以朝入夕亂者，言速也。蓋無所援助也。』

封侯之是也。

此段以周漢之對比，周衰，王室難興，而天下安然；漢季，亂生朝廷，郤天下鼎沸，論

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1〕。

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2〕？蓋遠績〔一〕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爾。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桀〔3〕；中人〔二〕變節，以助虐國之桀〔4〕。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5〕，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6〕，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7〕，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弒〔四〕之禍〔8〕；民〔五〕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9〕。

四、影宋鈔本並作『績』。今據改。

【校勘】

〔一〕『績』，《文集》作『續』。形近而誤。《文選》卷五十四、《羣書治要》卷三十作『忠臣』。

〔二〕『中人』，《羣書治要》卷三十作『忠臣』。

〔三〕『桀』，小萬卷樓叢書本作『傑』。

〔四〕『弒』，《晉書》卷五十四作『殺』。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殺字。』

〔五〕『民』，《晉書》卷五十四作『衆』；五臣注作『人』。蓋避唐人之諱。

【注釋】

〔1〕善注：『《左氏傳》：薳啓彊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良注：『億兆，謂天下人也。

悼，亦猶痛也。』

〔2〕善注：『《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濟注：『曩時，謂周時也。匡，正也。合，謂合諸侯之衆以正天子之位也。言漢朝豈無此人哉。』

〔3〕善注：『《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阮瑀《與孫權書》曰：燕齊之間，萬士瞋目扼腕。』翰注：『言漢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之志，蓋遠大之功，屈於時異，謂時無諸侯可以共爲援矣。雖有雄壯之心，欲正王室，所見折挫者，迫於位賤而勢卑，人不威服。其扼腕，謂怒而捉手也。委，死也。

〔4〕善注：『《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歜謂燕將曰：今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向注：『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有變節，以助暴虐之人矣。桀，謂其人暴虐比於夏桀也。』

〔5〕善注：『《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銑注：『同志，同德同心者。《國語·晉語》：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

〔6〕善注：『《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爲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干、子晳，將納之。子

陸士衡文集校注　卷十

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恭王有寵子，國有奧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濟注：「奧，深也。言非深沈知人之主也。」

〔7〕善注：「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鴆殺弘農王。」翰注：「師旅，兵衆也。班，次也。言下皆市人，故兵衆悉散，則無鬭心，何能有先定之次序。

而先定其亂。」「先定之班，謂部隊渙散，無既定之次序。

〔8〕善注：「《文子》曰：用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向注：「謂逆徒劫殺帝族也。」

〔9〕善注：「《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王邑爲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眞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濟注：「人望漢復安之心未改也。」

此承上段言兩漢之亡，非無周時之忠臣，勤王之志士，亦非民心之渙散，乃因不封諸侯，壯士無既定之師旅，君臣無相保之志故也。

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1〕，昏主暴君，有時比跡，故五等所以多亂〔2〕。今之牧守，皆以〔3〕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

易以為治〔二〕。』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4〕，長率連屬，咸述其職〔5〕，而淫〔三〕昏之君無所容過〔6〕，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7〕。苟或衰陵，百度自悖〔五〕〔8〕，鷙官之吏以貨準才〔六〕〔9〕，則貪殘之萌皆如〔七〕羣后也〔10〕，安在其〔八〕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11〕。

【校勘】

〔一〕『以』，《羣書治要》卷三十、《晉書》卷五十四並無此字。

〔二〕『治』，《晉書》卷五十四作『政』。蓋唐人避諱。

〔三〕『淫』，《文集》作『淫』，《文選》卷五十四作『淫』。古二字同。今據改。

〔四〕『之』，《晉書》卷五十四無此字。

〔五〕『悖』，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勃字。』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亦作『勃』。

〔六〕『才』，《晉書》卷五十四作『財』。

〔七〕『萌』，六臣本注曰：『五臣本作氓字。』又『皆如』，《羣書治要》卷三十、《晉書》卷五十四並無『如』字。

〔八〕『其』，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均無此字。

【注釋】

〔1〕善注：『《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爲一體也。全或爲今，非。』銑注：『世位，謂子孫相傳也。言其子孫不必常有安全之勢也。』全，完美。《周禮·考工記·弓人》：『得其六材之全。』鄭玄注：『全，無瑕病者。』言封建諸侯未必無失矣。

〔2〕善注：『《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跡前列。』比跡，猶言接踵而至。昏主暴君，蓋謂諸侯，非指天子也。

〔3〕良注：『《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庸，用也。』謂牧守皆因能而授官也。

〔4〕善注：『《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良注：『言天子有休明之德，能申黜陟之理，日用於時也。』休明。美善光明。黜陟，《書·舜典》孔安國傳：『黜退其幽者，陞進其明者。』

〔5〕善注：『《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謂之述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翰注：『言皆奉天子休明之德，皆述其職也。』長率，封建之官，後泛指百官。《晏子春秋》卷二：『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連屬，諸侯國也。言諸侯百官，各盡其職。

〔6〕善注：『《左氏傳》：宋子魚曰：又用諸淫昏之鬼。』向注：『君，謂諸侯也。言雖淫昏，遞

相防制，故無所容過也。」以上言天子德美明察，或黜或升，使長嫡有序，各盡其職，雖有荒淫昏庸之君亦無容其過矣。

〔7〕銑注：「遞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爲理也。故先代帝王有立諸侯而祚興也。」

〔8〕善注：「《尚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翰注：「言天子且或衰微陵遲，則百姓自亂法也。苟，且。度，法。勃，亂也。」悖，《玉篇》：「逆也。」

〔9〕向注：「鬻，賣也。貨多者則高官，少者下位，故云以貨准才。」准，同準。

〔10〕銑注：「氓，謂百姓。言百姓貪殘富盛，皆如羣后諸侯也。后，君也。」萌，當爲氓，民也。

〔11〕良注：「《爾雅·釋詁》：『謀也。』

如或國家衰微，先王之制亂，鬻官賣爵，貪殘之人皆謀其官，故天下亂，後王廢。

此段駁五等多亂、牧守易治之論。言諸侯長率連屬，各盡其職，故易治。後之帝王廢封五等，而致世亂主廢。

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一〕〔1〕；郡縣之長，為利〔二〕圖物〔2〕。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3〕；修己安民，良士之

所希〔4〕。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5〕，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三〕不憚〔6〕；損〔四〕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五〕〔7〕。君也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8〕。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六〕，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9〕。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搆〔七〕〔10〕，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11〕。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八〕處亂，則過有深淺〔12〕。然則探〔九〕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13〕；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一〇〕〔14〕。

【校勘】

〔一〕『治』，《晉書》卷五十四作『政』。蓋唐人避諱。

〔二〕『利』，《晉書》卷五十四作『吏』。

〔三〕『所』，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有所』。

〔四〕『損』，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無此字。

〔五〕『夙夜』，《晉書》卷五十四作『夙慕』。近是。又『也』，六臣本注曰：『五臣本無也字。』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亦無『也』字。

〔六〕『士』，《文集》作『士』，《文選》卷五十四作『士』，諸本同。今據改。

〔七〕『搆』，《文選》卷五十四作『構』。古二字通。

〔八〕『兩愚』，《羣書治要》卷三十在『兩愚』前有『而』字。

〔九〕『探』，《文選》卷五十四、《羣書治要》卷三十、《晉書》卷五十四並無此字。六臣本注曰：『五臣本有探字。』

〔一〇〕『矣』，《晉書》卷五十四作『也』。

【注釋】

〔1〕善注：『民安已受其利，故曰爲己。』濟注：『謂其爲長久子孫計，故謂必思理。』

〔2〕善注：『物能利己，乃始圖之，故云爲利。』翰注：『謂其知不久居官，故爲利而圖於百姓之財也。』

〔3〕善注：『企及進取，奔競以招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向注：『企，羨也。言羨及厚祿，進而取之，乃常志也。』徵，《廣韻》：『證也。』又『及，逮也。』

〔4〕善注：『脩己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尚書》：咎繇曰：在安民。孔安國《論語注》曰：希，少也。言少能及此事也。』銑注：『希，少也。』脩，通修。

〔5〕善注：『鄭玄《禮記注》曰：情，實也。銳，猶疾也。』良注：『銳，利也。』及夫，猶至于。此二句言以至于進而取之情迫切，而安民之譽遲緩。

〔6〕善注：『安民譽遲，不若侵之以利己。鄭玄《論語注》曰：憚，難也。』濟注：言衆皆爲之，故不懼也。』此二句言所以侵奪百姓而利己，因在位而無所畏懼。意謂牧守之官，無如封侯有長率之互相牽制，故無所憚。

〔7〕善注：『進取名速，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曰：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翰注：『實，謂政化之美日以損之；名，謂虛譽之名日以養之。此事皆夙夜爲之而不止也。』實事，指修己安民。養名，指企及進取。此二句言損其政事之實而求其虛名，官長日夜之所求也。

〔8〕此二句言君無長久之計，臣持一時之欲。

〔9〕善注：『《說文》曰：嬰，繞也。』向注：『此郡縣長所爲如此，五等諸侯則不然。』嬰，遭受。

〔10〕善注：『《尚書》曰：若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銑注：『後嗣思繼嗣於先君，如先起其堂上構以木，則成大厦之屋。』堂構，喻先世之業。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銑注：『堂構，德業也。』搆，同構。元稹《西齋小松》：『但恐厦中搆，藉君當奈何。』

〔11〕善注：『《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衆，當解合之勢。』翰注：『謂其知長久之計也。膠固，謂如膠漆之堅固也。』荀曰：率，得過且過。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人習于苟且非一日。』

〔12〕善注：『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跡者，譬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向注：『言使諸侯與郡縣，並賢而理，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縣長以數易而功少。』翰注：『若愚處亂，則諸侯以累世流惠，過乃淺矣。郡縣長以侵人利己，過則深焉。』而脩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

〔13〕善注：『八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良注：『一理，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則也。』

〔14〕善注：『《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濟注：『秦棄先王之正道，漢封土地之太廣，皆可一言蔽之也。』

此段從人情、事理、體制論五等諸侯之是，牧守郡縣之非。

【集評】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議封建論郡縣》：秦皇廢列國，棄子弟。其敗也，萬民無

定主，九族爲匹夫。故魚爛土崩，以至於覆亡也。而曹冏、士衡之論繇是作焉。

〔明〕魏浚《易義古象通》卷二：論封建者，如陸士衡、柳子厚，其説互有得失，皆非先王本意。惟河汾云：『安家者所以寧天下，存我者所以厚蒼生。』為得其旨。五等之君為己思治，上意下情，於此流通無二，如進萬國於堂皇之上，君民上下如居一室，故聖人建國親侯，於比有取。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九：陸士衡《五等論》『使其並賢居治』至『則過有深淺』，並賢兩愚，合五等與郡縣言之，注失其意。

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一〕

【題解】

周處，吴陽羨人，吴平入洛，曾任廣漢、新平太守，頗有政績。元康六年氐羌萬年僭稱帝號，十一月，處以建威將軍率兵討之，次年正月戰死。此碑當作於是年或稍後。碑文追溯了周處的顯赫家世，由縱情悖禮到改節自新，從而走向輝煌的一生。文章表現了周處為人、性格和居官的不同層面，既剛直果敢，不避豪強，又廣施仁政，憫民愛人；既叱咤疆場，又文思綺麗。『醽酒』對話、『秋風』、『春水』的兩處閒筆，舒緩了語言的敘述速度，別有藝術之魅

力。此碑多認為非陸機所作，詳『備考』。其實，處與機同為吳人，且與機兄弟相知甚深。處之亡，機為之作碑文，乃情理中事。碑文敘事、結構、語體風格多與機他文相類，尤其截取王渾與周處一段對話，乃別有深意，非他人所能道。其有抵牾不安者，以理推之，乃碑文殘缺，後人妄補，未可因此否定為陸作焉。

君諱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1〕。氏胄曩興，煥乎墳典。華宗往茂，鬱其簡書〔2〕。啓三十之洪基，源流定鼎；運八百之遠祚，枝葉封桐〔3〕。軒蓋列於漢庭，蟬冕播於陽羨〔4〕。《二南》之價，傳不朽而紛敷〔5〕；《大護》之音，聲無徵而必顯〔6〕。山高海闊，其在斯焉〔7〕。

【校勘】

〔一〕關於碑文之眞偽，多有爭議。詳見『備考』。

〔二〕『護』，陸貽典校本作『濩』。

〔三〕『徵』，陸貽典校本作『微』。

【注釋】

〔1〕周處，義興陽羨人。父魴，吳鄱陽太守。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

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後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期年，州府交辟。仕吳為東觀左丞。吳平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及氐人齊萬年反，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處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並撰集《吳書》。《晉書》有傳。

〔2〕曩，從前。《說文》：『曩，鄉也。』墳典，三墳五典，即上古之書。孔安國《尚書序》：『墳典，即三墳五典也。』又《尚書序》：『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華宗，豪門貴族。任昉《王文憲集序》：『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善注：『《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應斯舉。』銑注：『言生於富貴之宗，而時務簡略隔絕，素所不習也。』鬱，盛。《玉篇》：『鬱，木叢生茂貌。』此四句言周氏乃前代所興之貴族，煥然載於典籍，往日華族之盛，鬱乎記於簡書。

〔3〕洪基，大業。曹植《王仲宣誄》：『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濟注：『洪，大也。言粲有善美，能繼祖父大業也。』封桐，指周成王以桐葉封弟叔虞之事。《尚書大傳》卷五：『成王削桐葉為珪，以封唐叔。』又《前漢紀·孝哀皇帝紀下》：『成王戲以桐葉封弟叔虞於晉。周公

人賀曰：天子無戲言。』祚，《廣韻》：『福也，祿也，位也。』三十之洪基，八百之遠祚，指成王定鼎於郟鄏，開三十世之大業，運八百年之福祚。《資治通鑒外紀》卷三《成王》：『至是，成王欲如武王之志，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劉恕曰：『《左傳》在周未亡之前，逆知享國之年，時之興廢，專歸於術，捨棄德政，不亦野哉。《汲冢紀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東周適合七百之數，而《三統曆》：西周三百五十二年，並東周，八百餘年。既演百年，乃曰周過其曆，是前後錯謬，不可得彊通者也。』處乃周室之苗裔，故追溯其遠祖也。

〔4〕軒蓋，華美之車。鮑照《詠史詩》：『明星辰未稀，軒蓋已雲至。』善注：『《說苑》曰：翟璜乘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曰：吾祿厚，得此軒蓋。』蟬冕，侍中之冠冕。潘岳《秋興賦》：『珥蟬冕而龔紈綺之士，此焉遊處。』善注：『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皆侍中散騎之冠冕也。』播，《說文》曰：『一曰布也。』此乃追述處之近祖也。

〔5〕二南，《周南》、《召南》，此指周公、召公。潘岳《西征賦》：『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善注：『《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

之邵公。《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邵，同召。價，善。《詩・大雅・板》：「價人維藩，大師維垣。」毛詩傳：『價，善也。』紛敷，紛錯敷衍。《楚辭・九思・守志》：「桂樹列兮紛敷，吐紫華兮布條。」王逸注：「崑崙山多桂樹，紛錯敷衍。」

〔6〕大護，亦作大濩，湯樂名。《周禮・春官・宗伯》：「以樂舞教國子舞，……《大夏》、《大濩》、《大武》。」鄭玄注：「此周所存六代之樂。……《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玉篇》：「護，湯樂名。亦作濩。」徵，五音之一。《廣韻》：「徵，五音配夏，亦作徵。」上四句言處先祖傳之典籍，播之樂章。

〔7〕山高，喻華門高族。水闊，喻淵源深遠。

此段追溯周氏家族輝煌之歷史。

祖賓少折節，早亡。吳初，召諮議參軍，舉郡上計，轉爲州辟從事別駕、步兵校尉、光祿大夫、廣平太守。父魴，少好學，舉孝廉，吳寧國長、奮威長史、懷安錢塘縣侯、丹陽西部屬國都尉、立節校尉，拜裨將軍、三郡〔一〕都督、太中大夫〔二〕、臨川、豫章、鄱陽太守，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簪紱揚名〔三〕，臺閣摽著〔四〕〔1〕，風化之美，奏

課爲能〔五〕〔2〕。後〔4〕。遂以罕言〔六〕不違，應期出輔〔5〕。亭亭孤美，灼灼橫劭〔3〕。徇高位於生前，思垂名於身後〔4〕。洋洋之風，俯冠來葉；巍巍之盛，仰繼前賢〔6〕。

【校勘】

〔一〕『郡』，《七十二家集》本作『部』。

〔二〕『太』，《七十二家集》本作『大』。

〔三〕『揚名』，《七十二家集》本作『楊名』。

〔四〕『摽著』，《七十二家集》本作『標著』。

〔五〕『奏課爲能』，錢培名《札記》曰：『句下碑文有「應往路謳」四字。』又『課』，《七十二家集》本作『最』。黃丕烈跋：『能以下宋版空几字。』

本作『最』。黃丕烈跋：『能以下宋版空几字。』

〔六〕『罕言』，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作『罕意』。

【注釋】

〔1〕折節，謂屈身事人。《戰國策·秦策》：『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鮑彪注：『屈肢節讀書。簪紱，簪，冠簪；紱，絲制之纓帶。皆古代禮服之制，以喻顯貴。《梁書·謝朏傳》：『昔居朝列，素無宦情，賓客簡通，公卿罕預，簪紱未褫，而風塵

擺落。」臺閣，尚書之別稱。《後漢書・仲長統傳》：「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李賢注：「臺閣謂尚書也。」此泛指官衙。

〔2〕風化，《毛詩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善注：「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此指教化。奏課，上書稽核考課。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善注：「《漢書》曰：倪寬為農都尉大司農，奏課最連。」銑注：「言其為太守，奏功課，與諸郡相連而比，其考為第一，故曰連最也。最，第一也。」能，善。《荀子・勸學》：「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楊倞注：「能，善。」

〔3〕亭亭，高出貌。張衡《西京賦》：「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岩岩。」薛綜注：「亭亭、岩岩，高貌也。」孤美，獨立特行之美。《玉篇》：「孤，特也。」灼灼，喻年盛。《詩・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毛詩傳：「灼灼，華之盛也。」橫，充溢。《禮記・祭義》：「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劭，美。潘岳《河陽縣作》：「誰謂晏宰輕，令劭美也。」

〔4〕狗，同徇，求也。劉知幾《史通・直書》：「蓋烈士狥名，壯夫重氣。」

〔5〕罕言，指罕言命與利。《論語・子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晏《集解》：「罕者，希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不違，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

指不違於聖人之言。《論語・爲政》：『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孔安國傳：『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也。』應期，即應期運之數，猶言應時也。蔡邕《陳太丘碑文》：『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善注：『孟子謂充虞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向注：『期運之數，謂應五百年而生賢之數也。』出輔，出為輔弼之臣。《周禮・天官・冢宰》：『陳其殷，置其輔。』鄭玄注：『輔，庶人在官者。』

〔6〕此二句意同《豪士賦》：『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良注：『巍巍，高大貌。洋洋，美譽也。俯冠來籍，謂為將來史籍之首也。』葉，世。左思《詠史詩》：『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

此段稱讚周處父祖之德行，重點稱讚其父。

君乃〔一〕早孤，不弘禮制。年未弱冠，膂力絕於天下，妙氣挺於人間〔1〕。騎獵無疇，時英式慕〔二〕。縱情寡偶，俗弊不忻〔2〕。鄉名，改節播其聲譽〔3〕。遂來吳事余厥弟，讙〔三〕然受誨，向道朝聞，便好學而尋子史〔4〕。文章綺合，藻思羅開〔5〕。吳朝州

縣交辟太子洗馬、東觀左丞、中書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國史。夜，恪居官次，遷大尚書僕射、東觀令、太常卿、無難督〔6〕。匡熙庶績，朝廷謐寧，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封章浦亭侯〔五〕〔7〕。士，君實得賢〔8〕。汪洋廷闕〔六〕之傍，昂藏寮寀之上〔9〕，射獸功猶見顯，刺蛟名乃遠揚〔10〕。忠烈〔七〕道自克修，義節情還永布〔11〕。琳琅梓杞〔八〕，珪璧棟梁〔12〕。君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並撰《吳書》〔九〕。

【校勘】

〔一〕『乃』，《七十二家集》本作『初』。

〔二〕『慕』，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作『暴』。疑誤。

〔三〕『讙』，影宋鈔本、清鈔本作『驩』。

〔四〕『淫』，《文集》、影宋鈔本、陸貽典校本、清鈔本並作『滔』。古二字同。

〔五〕『亭侯』，《七十二家集》本作『亭』。金濤聲曰：『當作亭侯，下言「封清流亭侯」可證。』金說是。今據改。

卷樓叢書本作『亭』。清鈔本作『廷閣』。

〔六〕『廷闕』，《七十二家集》本作『庭侯』，皆誤。

〔七〕『忠烈』，《七十二家集》本作『忠列』。

〔八〕『梓杞』，錢培名《札記》曰：『碑作杞梓。』

〔九〕錢培名《札記》曰：『句末碑有焉字。』

【注釋】

〔1〕弘，弘揚，光大。《玉篇》：『弘，大也。《語記·曲禮》：『人生十年曰初學，二十曰弱冠。』妙氣，豪俠之氣。梁簡文帝《大法頌》：『掩人殿之紫雲，奪鴻門之妙氣。』挺，拔出。《國語·吳語》：『被甲帶劍，挺鈹撠鐸。』韋昭注：『挺，拔也。』

〔2〕無疇，無人可匹。宋玉《高唐賦》：『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翰注：『疇，匹也。言不可比匹也。』式慕，效法。江淹《齊太祖高皇帝誄》：『縱心蹈教，鄉術式慕。』《說文》：『式，法也。』又『慕，習也，愛而習翫模範之也。』寡偶，罕有其匹。東方朔《答客難》：『寡偶少徒，固其宜也。』翰注：『故賢人無用於時，少其匹偶徒侶者，其固宜也。』忻，《玉篇》：『喜也。』

〔3〕鄉曲，故里。《荀子·非相》：『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誣，妄言。《禮記·曾子問》：『鄭玄注：『誣，猶妄也。』播，《廣韻》：『揚也，布也。』害名，危害名教。以上言周處少時不遵禮制，縱情害名，後改過自新，聲譽播於鄉里。《晉書·周處傳》：『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

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

〔4〕遂來吳事余厥弟，《晉書・周處傳》：『（處）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朝聞，言聞道而至死也。《論語・里仁》：『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勵志，勉勵其志。謝靈運《述祖德詩》：『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絶人。』善注：『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淫讀書，猶言泛覽羣書。淫，過也。《廣韻》：『淫，久雨曰淫。《書》曰：罔淫於樂。傳云：淫，過也。』

〔5〕綺合，喻文章秀媚。』藻思，華美之思。鮑照《凌煙樓銘》：『我王結駕，藻思神居。』羅開，喻如綺羅之開。駱賓王《幽繫書情通簡知己》：『蠶室閉門，靜雀羅開。』

〔6〕交辟，交相征辟為官。《廣韻》：『辟，除也。』靖恭，同靖共，謂謀敬其位。《荀子・勸學篇》：『《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楊倞注：『靖，謀。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夙夜，猶日夜。《書・舜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孔安國傳：『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恪居官次，謂勤於職守。潘岳《在懷縣作》：『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注：『《左氏傳》：公鉏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銑注：『恪，勤也。言我敬奉社稷，勤居所處職司。』

〔7〕匡熙庶績，謂匡正廣大衆官之功績。《書・舜典》：『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考績法明，衆功皆廣。』《說文》：『匡，正也。』謐寧，安寧。張協《七命》：『匡正夏謐寧』善注：『《爾雅》：謐，寧也。』銑注：『謐，安也。』持節，古代使臣奉命出行，必執符節以為憑證。潘勗《冊魏公九錫文》：『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良注：『持，執也。執節出外，令得專前事，以示天子之信，以明重臣之忠節也。』

〔8〕多士，賢才衆多。《詩・周頌・清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鄭玄箋：『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

〔9〕汪洋，廣大無邊貌。《楚辭・九懷・蓄英》：『臨淵兮汪洋，顧林兮忽荒。』王逸注：『瞻望大川，廣無極也。』此喻胸襟開闊。廷闕，猶朝廷。《爾雅・釋宮》：『觀謂之闕。』郭璞注：『宮門雙闕。』傍，《正韻》：『倚也。』昂藏，氣度軒昂。李白《贈參寥子》：『昂藏欲何劭。』善注：『《左傳》曰：同官爲寮。吾常同寮，敢不盡心乎。《爾雅》曰：先簉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爲寮。』向注：『同寮寀，同官也。』

〔10〕射獸、刺蛟，《晉書・周處傳》：『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並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

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

〔11〕布，喻修養。《玉篇》：「布，織也。」此二句言克己而修其忠烈之道，復又養節義之情。

〔12〕琳琅，美玉名，喻材質之美。《楚辭・九歌・東皇太一》：「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王逸注：「璆、琳琅皆美玉名也。」梓杞，木名，喻良材。《國語・楚語上》：「其大夫皆卿才也，若杞梓皮革焉。」韋昭注：「杞梓，良材也。」珪璧，玉名，喻道德之純；璧，通璧。王巾《頭陀寺碑文》：「宗法師行絜珪璧，擁錫來遊。」善注：「《毛詩》曰：有匪君子，如珪如璧。《東觀漢記》：馮衍説鮑永曰：衍珪璧其行，束脩其心。」銑注：「珪璧，比有德也。」棟梁，喻大臣。陳琳《為袁紹檄豫州》：「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翰注：「棟梁，喻大臣。陳琳《為袁紹檄豫州》：「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翰注：「棟梁，喻大臣。」

此段敘述周處幼而不遵禮制，長而折節勵志，其文思之美，德行之盛，居官之敬，忠義之志，使盛名遠播，從而官職累遷，成為國家棟梁。

於是吳平入晉，王渾登建業宮，釃酒既酣，乃謂君曰：『漢末分崩，三方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乃大慙〔1〕。仕晉稍遷，摠統初人，拜諮

議郎，除討虜護軍、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一〕美之〔2〕。轉爲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不決者，處以評其枉直〔二〕，一朝決遣。以母年老罷歸〔3〕。

【校勘】

〔一〕「雍土」，《文集》作「雍士」，誤。《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七十二家集》本、《西晉文紀》卷十五並作「雍土」。《晉書·周處傳》曰：「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冊府元龜》卷六百九十二《牧守》「周處」條，亦作「雍土」。今據改。

〔二〕「以」，《七十二家集》本作「立」。應據改。又「評其枉直」，錢培名《札記》曰：「碑文「評」作詳。」

【注釋】

〔1〕建業，郡名。漢置秣陵縣，三國吳改為建業，孫權稱帝定都於此。《水經注》卷三十五：「至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鎮武昌。孫皓亦都之。」醽酒，此猶把酒。《後漢書·馬援傳》：「援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李賢注：「釃，猶濾也。」戚，同慼，憂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杜預注：「慼，憂

也。」慙，同慚，愧也。《爾雅・釋言》：『愧，慙也。』

〔2〕摠統，統領；摠，同總。《華陽國志・劉後主志》：『於是以琬爲尚書令，摠統國事。』《玉篇》：『摠，將領也。』摠統初入，謂吳將之初入晉也。除，授官。《漢書・景帝紀》：『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誄、策。』顏師古注：『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雍土，指雍州之地。《晉書・地理志》：『晉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凡十九州，司、冀、兗、豫、荆、徐、揚、青、幽、平、並、雍、涼、秦、梁、益、寧、交、廣州。』

〔3〕滯訟，久訟不決者。《說文》：『滯，凝也。』枉直，曲直。《列子・說符》：『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廣韻》：『枉，邪曲也。』

此段敘述周處仕晉之政績。插入與王渾對話，以顯其人格之尊嚴，性情之剛烈。在史料之取捨中亦見機之人格與性情。

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1〕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2〕。處敦以教義，又檢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而葬之〔3〕。然以〔一〕就徵，遠近稱嘆，及居近侍，多所規諷〔4〕。遷御史中丞，正繩直筆，凡所糾劾，不避寵戚〔5〕。梁

王彤〔二〕違法，處深文案之〔6〕。及氏人〔三〕齊萬年反，朝臣惡其強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7〕。』忠烈果毅，庶僚振肅〔8〕；英情天逸，遠性霞騫〔9〕。陝北留棠，遂有二天之詠〔10〕；荆南度虎，猶標十部之書〔11〕。

【校勘】

〔一〕『然以』，《七十二家集》作『然後』。應據改。

〔二〕『梁王彤』，《文集》作『梁王肜』。《晉書・周處傳》作『梁王肜』。今據《七十二家集》本、《七十二家集》本、《西晉文紀》改。

〔三〕『氐人』，《文集》作『吳人』。誤。《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西晉文紀》本並作『氐人』。又《晉書・惠帝紀》：『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帥齊萬年僭號稱帝，圍涇陽。冬十月乙未，曲赦雍、涼二州。十一月丙子，遣安西將軍夏侯駿、建威將軍周處等討萬年，梁王肜屯好時。』可為佐證。今據改。

【注釋】

〔1〕徵，徵召爲官。《爾雅・釋言》：『徵，召也。』

〔2〕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謂新遷之民與本地之民同居於此，風俗不同。《玉篇》：『雜，同也。』

〔3〕敦，《爾雅・釋詁》：『敦、勉，勉也。』郭璞注：『《方言》云：周鄭之間相勸勉爲勉。』教義，

儒教之義。任昉《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

〔4〕近侍，皇宮侍從之官。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還居近侍，兼饗戎秩。』善注：『蕭子顯《齊書》曰：緬還為侍中，領驍騎將軍。』規諷，猶規諫，謂以正言勸誡諫諍。《墨子·非命中》：『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

〔5〕正繩，喻執法之准直。《漢書·曆律志上》：『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准之正，繩之直。』直筆，喻彈糾百僚，勁直正厲。干寶《晉紀總論》：『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善注：『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勁直正厲，果於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糾，舉發其過。《書·冏命》：『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孔穎達疏：『糾，謂發舉其愆過。』劾，推究其罪。《廣韻》：『劾，推窮罪人也。』寵戚，寵臣與外戚。《舊五代史·盧程傳》：『時任圜為興唐少尹，莊宗從姊婿也，憑其寵戚，因詣程。』

〔6〕深文，謂援用法律條文，苛細周納，以究人之罪。《三國志·魏·曹爽傳》：『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案，《廣韻》：『考也，驗也。』

〔7〕強直，不屈正直。《東觀漢記·朱暉》：『吏人畏愛之，為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8〕忠烈，忠誠威猛。《華陽國志・後賢志》：『攀受命奮討，凶逆速殄，忠烈果毅，殺敵致勝。焉。』烈，猶烈烈。《爾雅・釋訓》：『烈烈，威也。』郭璞注：『嚴猛之貌。』果毅，《書・泰誓》：『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孔安國傳：『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爾雅・釋詁》：『果毅，勝也。』郭璞注：『果毅，皆得勝也。《左傳》曰：殺敵爲果。』庶僚，衆官。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城府颯然，庶僚如賓。』向注：『庶，衆。僚，官也。』振肅，心震動而恭敬之。李白《趙公西候新亭頌》：『威雄振肅，虜不敢視。』《玉篇》：『振，動也。』又『肅，敬也，嚴也。』

〔9〕英情，猶言俊傑之性。釋玄惲《破邪篇・述意部》：『六通奮英情，乘權摧異見。』《廣韻》：『英，俊。』天逸，天縱，猶言天之所賜。謝朓《酬德賦》：『沈侯之麗藻天逸，固難以報章。』《廣韻》：『逸，縱也。』遠性，性情高遠。《南史・何遠傳》：『遠性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絕請謁，不造詣。』霞騫，雲霞高飛，喻性情高遠。騫，同鶱，飛。張衡《西京賦》：『鳳鶱翥於甍標，咸遡風而欲翔。』善注：『《説文》曰：鶱，飛貌也。』

〔10〕留棠，喻仁政。《詩・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伐勿翦，召伯所茇。』《毛詩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周公與召公分陝而治，自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北，陝以西也。武王之時，召公行政于南國，決訟於小棠之下，國人愛召伯而敬其樹，故留其棠而勿翦勿伐也。二天，謂為官仁愛正直。杜甫《江亭王閬

州筵餞蕭遂州》：『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光。』《後漢書・蘇章傳》：『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奸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11〕荊南，一謂南荊，楚地。劉峻《廣絶交論》：『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善注：『南荊，謂楚也。』度虎，謂仁化大行。《後漢書・劉昆傳》：『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度河，帝聞而異之。』標，《玉篇》：『木末也，又標舉也。』十部之書，謂慮事周密，勝於衆多輔助官吏。十部，十部從事之略。《三國志・魏・劉馥傳》：『晉陽秋曰：劉弘……推誠群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

此段讚美周處為官既執法苛細，不避豪強，又廣施仁政，澤被百姓。

尋轉散騎常侍，輕車將軍。迴輪出於新平〔1〕，士女揮淚；褰帷望於廣漢，雞犬靡喧〔1〕。振茲威略，宣其惠和，晉京遙仰，部從迎欽〔2〕。

是時氐〔二〕賊作逆，有衆七萬，屯於梁山。朝廷推賢，以君才兼文武，詔授建威將軍，以五千兵奉辭西討〔3〕。忠槩盡節，不顧身命〔4〕，乃賦詩曰：『去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蓼蕞甘梁黍，期之克令終〔5〕。』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級。絃絕矢盡，播、系〔三〕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怒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爲！大臣以身徇〔四〕國，不亦可乎〔6〕！』韓信背水之軍，未遑得喻〔7〕；工輸〔五〕縈帶之勢，早擬連蹤〔8〕。莫不梯山架壑，襁負來歸〔9〕。戎士扞〔六〕其封壘，農人展其耕織〔10〕。秋風才起，追戰虜〔七〕於雷霆；春水方生，揮鍤同於雲雨〔11〕。立功立事，名將名臣者乎。

【校勘】

〔一〕『新平』，《文集》作『新年』。形近而誤。《七十二家集》本、清鈔本並作『新平』。據《晉書・周處傳》，處曾官新平太守。今據改。

〔二〕『氐』，《文集》作『互』，誤。《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西晉文紀》卷十五、《七十二家集》本、清鈔本並作『氐』。『氐賊』指齊萬年。《晉書・周處傳》載：氐人齊萬年反，夏侯駿

『逼處以五千兵擊之。……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于此文所載事同，故當以『氐賊』為是。今據改。

〔三〕『播、系』，《文集》、《七十二家集》本、清鈔本並作『番、系』，錢培名《札記》曰：『「番、系」，金濤聲曰：『《晉書・周處傳》亦作播、系。』今據改。

〔四〕『大臣』，錢培名《札記》曰：『「大臣」上碑有我為二字。』又『徇』，《七十二家集》本作『狥』。古二字同。

〔五〕『得喻、工輸』，錢培名《札記》曰：『今碑文缺得喻、工輸四字。』

〔六〕『扞』，《文集》、《七十二家集》本並作『杆』，意費解。影宋鈔本作『扞』。今據改。

〔七〕『虜』，《七十二家集》本作『勇』。

【注釋】

〔1〕迴輪，猶回車。張景陽《七命》：『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此謂離任。《玉篇》：『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車垂赤帷以廣視聽。指上任。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銑注：『褰帷以自掩蔽。乃命御者褰去其帷。』廣漢，郡名，漢置。此代指周處所治之地。謝惠連《祭古冢文》：『射聲垂仁，廣漢流渥。』善注：

『《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勑縣葬埋，由是即絶也。』雞犬靡〔2〕振茲，振古如茲之略。《爾雅・釋言》：『罔、無也。』威略，猶威烈，威勢。陸雲《張二侯頌》：『文敏足以華國，威略足以振衆。』《詩・大雅・載芟》毛詩傳：『振，自也。』宣其惠和，遍布惠愛，百姓和諧。《左傳・文公十八年》：『忠肅共懿，宣慈惠和。』杜預注：『宣，徧也。』《爾雅・釋詁》：『惠，愛也。』又：『諧，和也。』遙仰，遠慕也。孟浩然《送王五昆季省覲》：『平生急難意，遙仰鶺〔3〕氐賊作逆，指氐人齊萬年反叛，詳上『校勘』。鴒飛。』迎欽，恭敬迎之。《說文》：『欽，一曰敬也。』〔4〕忠槩，忠直梗概。《晉書・長沙王乂傳》：『長沙材力絕人，忠槩邁俗，投弓掖門，落落標奉辭伐罪，無不克矣。』韋昭注：『桓公甚得周衆，奉直辭，伐有罪，故必勝也。』壯夫之氣。』槩，同概。盡節，盡忠直之節。《楚辭・惜誓》：『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爲小人〔5〕觀，多。《詩・小雅・采緑》：『維魴及鱮，薄言觀者。』鄭玄箋：『觀，多也。』西之所賊。』王逸注：『言哀傷梅伯盡忠直之節。』顧，眷念。《廣韻》：『顧，迴視也，眷也。』古西北少數民族總稱。《尚書・禹貢》：『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孔安國

傳：『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漢書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西戎，國名。』此指氐人。藜藿，野菜之類。曹植《七啓》：『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良注：『甘，美也。藜藿，賤菜，布衣之所食。』《玉篇》：『藜，蒿屬。』又『藿，豆葉。』梁黍，黍稷之類。楊泉《物理論》：『黍稷之總名曰梁。』期，『令，善也。』此詩言戎敵衆多，世事已定，然如

〔6〕播、系，指盧播、解系。《晉書・周處傳》：『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效節，致其臣節。《左傳・文公八年》：『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杜預注：『效，猶致也。』徇，同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濟注：『以身殉國。徇，同殉。』

〔7〕背水之軍，指韓信背水陳軍而大勝趙王事。《史記・淮陰侯列傳》：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東下井陘擊趙。背水而陳兵。軍皆殊死戰，不可敗。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擒趙王歇。遑，《玉篇》：『又暇也。』此言雖韓信背水而戰，未可比之。謂其勇也。

〔8〕縈帶之勢，指墨子以縈帶為喻而守宋城。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且夫墨子之守，

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善注：『墨子曰：公輸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絶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向注：『公輸子爲雲梯，將以攻宋。墨翟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爲城，以箸爲械。公輸之攻械已盡矣，而墨子之守不可入。言其有道而妙也。縈，繞。』此言公輸守城之妙道，可與連跡而比也。謂其謀也。

〔9〕襁負，負其器械。《論語・子路》：『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何晏《集解》：『苞氏曰：負者以器曰繈也。』指百姓登山渡壑，負器而歸之。言得人心也。

〔10〕扞，捍衛。《爾雅・釋言》：『干，扞也。』郭璞注：『相扞衛。』封壃，指國家。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銑注：『封壃之內，軍民同疆。展，適意。《爾雅・釋言》：『展，適也。』郭璞注：『得自申展，皆適意。』言此段重在敍述周處奉辭討逆時的壯烈。

〔11〕此上二句言戎士作戰之勇，下二句言農人耕種之勤。

盡節，以身報國，故深得軍民拥戴。

元康九年，舊疾〔一〕增加，奄〔二〕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1〕。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壤〔2〕。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三〕侯，謚曰孝，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四〕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逆旅〔五〕遠人，朕每憫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3〕。』以太興二年歲在巳卯正月十日，葬於義興舊原。南瞻荆岳，崇峻極之巍峩；北睇蚊川，濬清流之澄澈〔4〕。

【校勘】

〔一〕「舊疾」，《文集》作「回灰」，意扞格不通。金濤聲曰：「疑當作「舊疾」。」近是。《金石文考略》卷三、《六藝之一錄》卷五十七並作「因疾」。《西晉文紀》卷十五、《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並作「舊疾」。今據改。

〔二〕「奄」，錢培名《札記》曰：「碑文「奄」作爰。」

〔三〕「清流亭」，錢培名《札記》曰：「今碑文缺清流亭三字。」

〔四〕「一」，《金石文考略》卷三、《六藝之一錄》卷五十七並作「十」。

〔五〕『逆旅』，錢培名《札記》曰：『碑無逆旅二字。』

【注釋】

〔1〕奄捐館舍，謂遽然而逝。《戰國策・趙策》：『奉陽君捐館舍。』鮑彪注：『《禮》：婦人死曰捐館舍，蓋亦通稱。』《方言》卷二：『奄，遽也。』

〔2〕大臣，相也。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銑注：『大臣，相也。』師傅，太師、太傅之合稱。《史記・吳王濞傳》：『吳太子師傅皆楚人。』此言天子以三公之禮葬之，並親臨墓穴吊唁。

〔3〕逆旅，客舍。此指客居他鄉。《左傳・僖公二年》：『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杜預注：『逆旅，客舍也。』憫，憫默也，憂也。』

〔4〕崇，層疊。《爾雅・釋詁》：『崇，重也。』濬，深廣。睇，俯視。《玉篇》：『睇，傾視。』《爾雅・釋言》：『濬，幽深也。』郭璞注：『濬，亦深也。』此言處之墓地南可望層疊巍峩之荆岳，北俯視深廣清澈之蚊川。

此段敘述周處死後，備極哀榮。然多悖史實，乃後人妄補，非機之原來碑文。

娶同郡盛氏，有四子：靖、玘、札、碩〔一〕，並皆志〔二〕性純孝，過禮喪

親，墳〔三〕前之樹，染淚先枯，庭際之禽，聞悲乃下。遂作銘曰：

周南著美，岐山表靈〔1〕。葉繁漢室，枝茂晉庭〔2〕。皎皎特播名〔3〕。幼有異行，世存風烈〔4〕。早馳問望，晚懷耿節〔5〕。雄，昇名禁闕〔6〕。捨爵策勳，允歸明哲〔7〕。輝赫大晉，封豕藩，條章式揚〔四〕廟略，克清天步〔9〕。海濱既折，江淮並泝〔10〕。漢水作斯布〔11〕。俗歌揆日，人謠何暮〔12〕。忠貞作相，追蹤絳侯〔13〕。茂，遽掩芳猷〔14〕。潛光陽甸，返旆吳丘〔15〕。舊關雖人，鄉路冥浮〔16〕。從榮制墓，終非晝遊。春墟以綠，清淮自流〔17〕。深沉素幰〔五〕，繚繞朱旒〔18〕。玄〔六〕堂寂寞，黃泉悠悠〔19〕。書方易折，家揭難留〔七〕〔20〕。鐫茲幽石，萬代千秋〔21〕。

【校勘】

〔一〕《晉書·周處傳》：『有三子：靖、玘、札。』《西晉文紀》卷十五、《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均作『四子』。錢培名《札記》曰：『碑文碩字缺。』

〔二〕『皆志』，錢培名《札記》曰：『今碑缺皆志二字。』

〔三〕『墳』，《七十二家集》本作『項』。誤。
〔四〕『揚』，《七十二家集》作『楊』。疑誤。
〔五〕『幰』，錢培名《札記》作『憶』。疑誤。
〔六〕『玄』，錢培名《札記》作『元』。蓋清人避諱。
〔七〕『鄉路冥浮……家揭難留』，錢培名《札記》曰：『此下碑文有「舊關雖入，鄉路冥浮。從榮制墓，終非晝遊。春墟以綠，清淮自流。深沉素憶，繚繞朱旒。元堂寂寞，黃泉悠悠。書方易折，家揭難留」十二句。』（按：實比原文多出十句。）《西晉文紀》卷十五、《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七十二家集》本並有以上十句。今據補。

【注釋】

〔1〕周南著美，岐山表靈，謂文王德化自岐陽而被之南方。《周南·關雎詁訓傳》：『陸德明《音義》：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周之德化自岐陽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著美，彰顯教化之美。《廣韻》：『著，明也。』表靈，明其神明也。《玉篇》：『表，明也，標也。』文王為處之遠祖，故言之。

〔2〕葉繁漢室，蓋指處父魴也。《三國·吳·周魴傳》：『魴……少好學，舉孝廉，為甯國長，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為寇，以魴為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

丹楊西部都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觝為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攻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事在漢末至吳主稱帝之前，故謂漢室。枝茂晉庭。蓋指處也。

〔3〕皎皎，如日之明。《楚辭・九懷・危俊》：「晞白日兮皎皎，彌遠路兮悠悠。」王逸注：「天精光明而照察也。皎，一作皎。」播名，聲名遠揚。《玉篇》：「播，揚也。」

〔4〕風烈，遺風餘烈。魏收《魏書・釋老志》：「雖存往古，猶序其風烈。」《爾雅・釋詁》：「烈，光也。」

〔5〕問望，亦作聞望，名望也。《詩・大雅・卷阿》：「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鄭玄箋：「王有賢臣……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聞，音問，本亦作問望。」耿節，即耿介之節。楊炯《公卿以下冕服議》：「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楚辭・離騷》：「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王逸注：「耿，光也。介，大也。」多故，多事之秋。《廣韻》：「故，事也。」

〔6〕禁闕，朝廷。杜甫《奉答岑參補闕見贈》：「窈窕清禁闕，罷朝歸不同。」禁，天子所居。《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景帝居禁中。」闕，宮觀。《釋名・釋宮》：「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此言豪雄推崇，上達聖聽。

〔7〕允，誠應。《爾雅・釋詁》：「允，誠也。」明哲，明智。《尚書・太甲下》：「知之曰明哲，明

哲實作則。』孔安國傳：『知事則爲明智。哲，本又作喆。』此言朝廷舍爵授勳，當歸之明哲。

〔8〕輝赫，顯盛。《顏氏家訓・省事篇》：『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封豕，大豬，喻貪婪無厭之人。《國語・周語》：『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韋昭注：『封，大也。』多故，多事之秋。《廣韻》：『故，事也。』

〔9〕式揚，弘揚。陸雲《答顧秀才》其五：『式揚好問，邦家于宣。』式，語助詞。《廣韻》：『揚，舉也，明也。』廟略，軍國之謀略。杜甫《收京三首》之一：『依然七廟略，更與萬方初。』趙次公注：『兵謀謂之廟略，蓋謀於廟也。』天步，喻朝政。《詩・小雅・白華》：『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毛詩傳：『步，行。』此二句言處弘揚軍國謀略，終清晉廷也。

〔10〕折，屈也。《戰國策・齊策一》：『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遹，行也，逆流而上。與泝同。』海濱、江淮，謂邊遠之人。此二句言邊遠之人屈身而來歸附也。

〔11〕藩，《玉篇》：『屏也，籬也。』條章，科條規章。張九齡《上封事書》：『吏部條章，動盈千百。』

〔12〕俗歌揆日，謂世頌其復國之功也。《詩・鄘風・定之方中》：『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毛詩傳：『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正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又《詩序》：『《定之

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人謠何暮，謂人頌其隨俗化導以安民也。《後漢書・廉範傳》：『建中初，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範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綺。』

〔13〕相，輔弼之臣。《尚書・太甲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孔安國傳：『於是禮命立以爲相，使在左右。』絳侯，漢周勃之封號。劉邦死後，勃與陳平滅諸呂而安劉氏天下。詳見《漢高祖功臣頌》注。

〔14〕亭，同停。《漢書・西域傳上》：『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釋名・釋宮室》：『亭，停也，亦人所停集也。』遽，倉促。《玉篇》：『遽，卒，遽然也。』掩，同奄。《玉篇》：『奄，息也。』

〔15〕陽甸，猶世間。《釋名・釋州國》：『四邑爲丘，丘聚也；四丘爲甸，甸乘也，出兵車一乘也。』施，靈幡。《廣韻》：『施，旗也，繫旐曰施。』處葬吳義興，故曰『返施吳丘』。

〔16〕舊關，猶鄉關。李商隱《代安平公遺表》：『生入舊關，望絶班超之請；力封遺奏，痛深來歙之辭。』此言雖魂歸故里，然沉浮于冥路矣。

〔17〕此四句言雖其墓葬豐厚，死極哀榮，然終是冥臥墓穴，不可回陽。春來墳丘草綠，惟有清

流依然流逝。

〔18〕幰，《广韵》：『《苍頡篇》云：帛張車上爲幰。』旒，《玉篇》：『旌旗上綴垂者。』此二句言素車之上繚繞流蘇，幽深晦暗。

〔19〕玄堂，此指墓室。謝朓《齊敬皇后哀策文》：『翠帟舒阜，玄堂啓扉。』濟注：『玄堂，謂墓中也。』此二句言墓室死寂，黃泉之路漫長。

〔20〕此二句意費解。或言家既難留，書訊又斷。家揭，疑通家節，謂家庭之禮儀。《易·家人》：『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21〕鐫，雕刻。《廣韻》：『鐫，鑽也，斫也。』幽石，墓碑。鮑照《蕪城賦》：『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

此段先補敘周處之妻兒。其銘部分追溯其顯赫之家世，輝煌之一生，並交代作文之目的。

【集評】

〔南朝·梁〕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孟堅之頌，尚有似言之譏；士衡之碑，猶聞类賦之貶。

【備考】

關於碑文之眞偽，多有爭議。茲附於後。

陸士衡文集校注　卷十

明年，永興元年正月改永安。七月又改建武。

則贈時機亡年餘矣。而太興為東晉元帝年號，相距猶遠。此文當非機作也。碑集王，在

宜興。

《七十家集》本《陸平原集》卷八：此碑據舊集抄之，中多訛誤，文理不接，且孝侯既

戰沒，而云『舊疾增加，奄捐館舍』，尤可笑也。

此。考常州志，此碑尚藏於廟，而所載亦是如

《金石錄考略》卷三引《弇州山人稿》之《周孝侯碑》：宜興周孝侯墓有古碑一通（疑為『道』），云晉平原内史陸機撰，右軍將軍王義之書。跋尾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碑。後又有一條：前試太常寺、協律郎名與書俱糢糊，而書字微可推。當是後人因陸機撰下有空石，妄增右軍將軍王義之書，以重其價耳。文内初載處事，大約與傳同。至於『弦絶矢盡，左右勸退，處按劍怒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為？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下，忽接『韓信背水』文，差不成句。又云『莫不梯山架壑，繼負來歸』云云，『元康九年，因疾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壤。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曰孝侯，禮也。賜錢百萬，葬地十頃，京城地五十畝為第，又賜王家田五頃。詔

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其二年月日葬於義興舊原。」按：處以永平七年戰歿，贈平西將軍，賜錢葬地，及給處母醫藥酒米，俱如碑。蓋又十五年而元帝稱制，追封孝侯。建武，其年號也。時陸平原歿已久矣，豈於樹碑之際而為處後者竄入諡孝侯一句耶？然不應以永平之詔移入建武後。至所謂「梯山架壑，奄捐舘舍，天子以師傅之尊」等語，又似平原他文錯簡。然考之吳及晉初，俱無元康年號（按：考誤。晉有元康年號。）不可曉也。書結搆雖小，疎筆亦過強，而中間絶有姿骨。督策之際，大得鍾、王，意在李北海、張從申間，又不可以其譌而易之也。

又引《蒼潤軒帖跋》：士君子貴砥礪名節，不貴逡巡甘忍。周子隱，少年名陷輕薄，至父老比之三惡。一旦發奮，遂為江左名流。頃於《陸士衡集》見其碑，令人慨然遠想。意欲適宜興，上斬蛟橋，摩挲石刻以還。今日秋澗兄出所藏石本，觀之愈為暢快。秋澗文雅博達，家有古刻數百種，居復近子隱讀書臺旁。每風日晴美，上故基宿莽，想像當日豐韻，誦少陵「蕭條異代」之句，以歸而燈下在古石洞天，展平原文章，會稽字畫，夜深而寢，恨余不能從之遊也。余既得厭觀此本，而秋澗命書數字於上。捉筆笑曰：「佛頭堆糞，正是此類。座中如遇米顛，幸勿出示。彼必連道惶恐殺人也。」嘉靖甲寅七月四日記。編者按：又如唐元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八十七題盛時泰《蒼潤軒碑跋紀》曰：六年刻晉王羲之書周孝侯碑爲陸機文。陸機之文既不應羲之書，且其中於唐諸帝諱皆

缺筆，其僞可不辨而明，而是紀乃信爲羲之所書，則於考證全疎矣。

又引《曝書亭集》：宜興縣周孝侯碑，相傳平原内史陸士衡撰文，會稽内史王逸少書。孝侯戰沒，而碑辭云：『元康九年，舊疾增加，奄捐舘舍』，乖謬已甚。然書法亦不惡，但假逸少之名，是為不知量矣。末題『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疑文字皆此君僞託爾。

又引《金石文字記》：晉周孝侯碑今在宜興縣。首曰『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尋除楚内史、御史中丞，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平西將軍孝侯周府君之碑。晉平原内史陸機撰，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其末曰：『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張燮編次《陸士衡文集》收入此篇，謂其中多訛謬，文理不接，且孝侯戰沒，而云『舊疾增加，奄捐舘舍』，明是不讀史者僞作。按：此碑本唐人之書，故業字晉諱而直書不避。……士衡、逸少既不同時，而晉以前碑亦未有署某人書者，其文對偶平仄全是唐人，可定其為僞作也。

辛卯十一月書梁王肜作彤，尤誤。

《金石錄考略》之編者李光暎識曰：余初得周孝侯碑一本，其末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黄□書。』此《弇州山人稿》、《金石文字記》、《曝書亭集》所論之碑也。既云重樹，則舊碑固已毀。然豈無搨本

流傳於世？而諸先生並不論及，豈於舊碑搨本皆未之見耶？《蒼潤軒帖》跋此碑題曰：『晉王右軍行書周孝侯碑。』按：重樹碑是正書，而此曰行書，想舊碑本係行書，而重樹碑自作正書也。繼得行書本於好古之家。據云：此是舊碑，其首晉散騎常侍云云，及撰人、書人所為，筆法與《聖教序》如出一轍，當是集右軍書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尋除楚內史、世、基、豫字，此本基字全文，其餘則同重樹碑。重樹碑業有書人黃某，其非右軍自明。若行書本，疑亦唐陸機撰，右軍將軍王羲之書』，末題『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碑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書，惟良與諸宗子同共構造，平原華

錢培名《札記》：碑今在宜興，首題『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尋除楚內史、世、基、豫字，此本基字全文，其餘則同重樹碑。重樹碑業有書人黃某，其非右軍自明。若行書本，疑亦唐陸機撰，右軍將軍王羲之書』，末題『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碑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書，惟良與諸宗子同共構造，平原華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張燮編次《陸士衡文集》，收入此篇，謂其中多訛繆，文理不接，且孝侯戰沒而云『舊疾增加，奄捐館舍』，明是不讀史者偽作。……按士衡、逸少既不同時，而晉以前碑亦未有著某人書者，其文對偶平仄全是唐人，可定其為偽作也。

趙紹祖《金石文鈔》：周處碑文託之士衡，書託之羲之，其最繆者，孝侯以永平七年戰沒，而碑云『元康九年，舊疾增加，爰捐館舍』，陸士衡于太安二年為司馬穎所殺，而文

中有建武元年、太興二年之文。又曰：文中有『來吳事予厥弟』之言，與史處師事陸雲相合，則眞若出於士衡之口者。竊意士衡本有是碑，至從諫重樹時，已漫漶殘闕，而周代子孫無識，零星補輯，不無增添，而未敢沒其舊名，故載之於前，而又列名於後如此。」又曰：敘孝侯在吳事而云朝廷謚寧。不應空白而空白，忠烈果毅一段不應在正言之下，知其以失次之『梯山架壑』一段不應在接戰之下，『處母年老』一段不應在建武追贈之下，知其以失次之文而妄為聯屬，任意增加爾。

姜亮夫《陸平原年譜》曰：機集有《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機、雲兄弟與處至厚，又吳時舊人，則死而為之碑，宜也。文中敘事皆與《晉書》合，且多有《晉書》所不載者，非後人所得偽。然孝侯之謚在元帝建武元年，去機之死已十四年；其葬在太興二年，去機之死已十六年，則此文恐為後人偽託。故嚴可均《全晉文·機集》不錄此篇，不為無見。然六朝以來碑文，本有後人就死時原作追補事蹟之例，作者主名，仍本舊題，則此文主要部分，固不妨仍為機筆。至題名，則編輯機文者所加，不足為考據是非眞偽之辨也。然文中誤訛庸俗之句，亦時雜見，如稱齊萬年為吳人，『事余厥弟』之語不辭，『射獸刺蚊』應置騎獵獵之後，于文為不次。處以力戰而死，而此文言『奄捐館舍』等皆是。則文為後人刪削者多矣。

筆者認為，此文應為士衡所作，從語言、結構、敘事、文風看，與陸文差近。但是，第

一，因為碑文漫滅，後人妄加增補，導致敍事間有抵牾。『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以上文字必為士衡所作。第二，『韓信背水之軍』至『名將名臣者乎』，亦當為士衡所作，然邏輯混亂，可能由後人拼湊而成。第三，『元康九年』一段，錯訛史實，全系後人所加。第四，其『銘』部分，亦為士衡所作，或有漫滅，間有增補，但主要內容仍是士衡作。

陸士衡文集校注補遺

補遺卷一：賦

祖德賦

【題解】

此賦乃讚美其祖陸遜之功德。先概述其應天受命，修德立業。然後擷取其一生最為輝煌的兩件大事：一是西陵之戰大敗劉備，靖邊境，揚國威；二是解戎衣而為相，治朝政，振風教，故言其文功武業可遠跡周公。賦作時間無載，當與陸雲《二祖頌》與陸雲《歲暮賦》創作時間接近，再據《歲暮賦》而據雲書又可知《二祖頌》作於同時。而《二祖頌》作於永寧二年（公元三〇二），故機之此賦亦當作於是年。

咨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靈曜〔1〕。勍〔2〕彼劉公之矯矯，固雲網〔3〕之逸禽〔4〕。棲九德以宏〔5〕道，振風烈以增

棲林〔4〕。伊我公之秀武，思無幽而弗袒〔5〕。挾纊〔6〕。收〔三〕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為量〔7〕。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8〕。登具瞻於大〔四〕階，濯長纓乎天漢〔9〕。解戎〔五〕衣以高揖，正端冕而大觀〔10〕。戢靈武於既曜，恢時文於未煥〔11〕。騰絕風以逸驚，庶遐蹤於公旦〔12〕。（《藝文類聚》卷二十、《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七十二家集》本《陸平原集》卷一、《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一、《歷代賦彙》外集卷二）

走雄孫於長浪。（《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九）

【校勘】

〔一〕『宏』，《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一、《歷代賦彙》外集卷二作『弘』。古二字通。

〔二〕『網』，《七十二家集》本作『綱』。形近而誤。

〔三〕『收』，《藝文類聚》卷二十作『牧』，別本均作『收』。《藝文類聚》蓋形近而誤。

〔四〕『大』，《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一、《歷代賦彙》外集卷二作『太』。古二字通。

〔五〕『戎』，《藝文類聚》卷二十作『我』，別本均作『戎』。《藝文類聚》蓋形近而誤。

【注釋】

〔1〕咨，歎美之聲。《廣韻》：『咨，嗟也。』時文，是文德之君。《周禮・冬官・考工記》：『時文思索，久臻其極。』鄭玄注：『時，是也。……言是文德之君。』懿，《爾雅・釋詁》：『美也。』膺，當。《尚書・武成》：『膺天命以撫方夏。』孔安國傳：『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靈曜，謂天神靈。《玉篇》：『靈曜，上天。蔡邕《陳太丘碑文》：『稟岳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善注：『靈曜，謂天神靈。

〔2〕棲，猶集。《玉篇》：『棲，鳥棲，亦作栖。』九德，指九種德行。《書・皋陶謨》：『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宏，通弘，弘揚而使光大。《玉篇》：『弘，大也。語人能弘道。』振，也，舉也。』翰注：『是以朝無闕政，風烈昭宣也。』風烈，猶功業。張衡《南都賦》：『也。』劭，美也。潘岳《河陽縣作二首》：『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善注：『《尔雅》曰：劭，美也。』此二句言身集九德而弘揚大道，振拔功業而增其令名。

〔3〕劉公，指劉備。矯矯，雄武貌。《詩・魯頌・泮水》：『矯矯虎臣，在泮獻馘。』鄭玄箋：『矯矯，武貌。』逸禽，漏網之飛禽。《玉篇》：『逸，逃也。』東吳黃武元年，備報東吳殺關羽之仇，舉兵西向，陸遜於西陵大敗劉備，備于永安宮託孤而亡，詳《辨亡論上》注。故此以劉而襯託其祖也。此二句言彼雄武之劉備，亦僅為漏網之飛鳥。

〔4〕憑形傲物，言劉備藉西蜀地形之險而雄視天下。諒，《玉篇》：『信也。』傅翼，附鳳翼，喻攀附帝王。《後漢書・光武紀》：『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于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傅，通附。《詩・大雅・菀柳》：『有鳥高飛，亦傅於天。』此指劉備依賴皇族後裔而得勢。

〔5〕伊，《爾雅・釋詁》：『維也。』郭璞注：『發語辭。』昶，《玉篇》：『通也。』此二句言我祖雄武出衆，思通幽微。

〔6〕鮮烈，美善而威武。《爾雅・釋詁》：『鮮，善也。』烈，猶烈烈。《爾雅・釋訓》：『烈烈，威也。』喻志高潔。孔融《薦禰衡表》：『忠果正直，志懷霜雪。』挾纊，挾綿，謂給人溫暖。《左傳・宣公十二年》：『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杜預注：『纊，綿也。』惠，《說文》：『仁也。』此二句言外表美善而威武，施仁惠而使人溫暖。

〔7〕洪捷，大捷。指夷陵之捷。量，猶比也。《玉篇》：『量，《說文》：稱輕重也。』此言取曠世之大捷，功高可比之山嶽。

〔8〕西夏，指西蜀。無塵，無戰爭之煙塵。《三國志・吳・陸遜傳》：夷陵之戰後，『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赫，《玉篇》：『赫，赤貌，盛也。』此二句言西蜀平定而無戰塵，吳帝之聲威顯赫而壯盛也。

〔9〕具瞻，為衆人所瞻仰。《詩・大雅・節南山》：『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毛詩傳：『具，俱。

瞻，視。』太階，星宿命。揚雄《長楊賦》：『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善注：『《黃帝六符經》：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指三公之位。王儉《褚淵碑文》：『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爲美談。』銑注：『太階星，三公位也。』此指遜代顧雍爲丞相。長纓，此指官纓。《前漢紀・孝武皇帝紀》：『軍自請願受大冠，衣長纓。』天漢，天河。機《擬明月皎夜光》：『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向注：『天漢，天河也。』此喻天庭。此二句言身登衆人瞻仰的三公之位，就職於天庭之中。

〔10〕解戎衣，吳赤烏七年，陸遜代顧雍爲丞相，由武將而成文官，故曰解戎衣也。高揖，此指文官之禮。《禮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諸侯之射節修；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楊炯《從弟去盈墓誌銘》：『對揚天子，高揖司徒。』端冕，官服。《禮記・樂記》：『端，玄衣也。』大觀，通達萬物之理。賈誼《鵩鳥賦》：『通達之人，以理大觀兮，物無不可。』善注：『《鶡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翰注：觀之萬物。』此二句言解戎衣爲相而禮讓百官，正衣冠恭敬王命而達觀物理。

〔11〕戡，聚集。《爾雅・釋詁》：『戡，聚也。』恢，光大。《廣韻》：『恢，大也。』煥，《玉篇》：『盛。亦作奐。』此二句言聚集武將使耀其威，光大文臣末煥之德。

〔12〕絕風，失絕之風教。揚雄《劇秦美新》：『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翰注：『言禮樂法制有所失絕者，皆繼之。』逸驁，如驁之奔逸。《廣韻》：『逸，奔也。』又『驁，鳥名。』本為

野鴨，此泛指鳥。庶，《爾雅・釋言》：『幸也。』郭璞注：『庶幾僥倖。』公旦，周公旦。《呂氏春秋・長見》：『周公旦封於魯。』高誘注：『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成王幼，少代攝政七年，致太平，成王封之於魯也。』此二句意謂重振前代之風教，庶遠可追蹤周公之業。

【集評】

〔北周〕庾信《庾開府集・哀江南賦》：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

〔清〕蔡世遠《二希堂文集・黃氏宗譜序》：漢晉以來，韋孟、陸機之倫，世德家風，咸有陳述，間或遠推，夫受姓命氏所自出年代荒遼，豈其盡有可據者耶？是以近世君子，每汲汲乎家譜之修者，追本之思也。

述先賦

【題解】

此賦乃讚美其父陸抗之功德。陸公身居顯位，德業輝煌，然生逢末世，欲振其衰世而壯志難酬，故身沒而吳亡。讚美之中，充滿不盡的惋惜感歎，情感與《祖德賦》有別。

陸士衡文集校注　補遺

時間與《祖德賦》相近。

仰先后之顯烈，懿暉祚之允輯〔1〕。應遠期於已曠，昭前光於未戢〔2〕。抱朗節以遐慕，振奇跡而峻立〔3〕。在虐臣之貪禍，據西山而作違〔4〕。招長轂於河畔，飲冀馬乎江湄〔5〕。頓雲網而潛泳，揮神戈而外臨〔6〕。敵罔隆而弗夷，逆無微而不禽〔7〕。茂德韜其既休，元勳曄而薦舉〔8〕。（一）襲（二）袞服於太階，配三臺乎其所〔9〕。是故其生也榮，雖萬物咸被其仁；其亡也哀，雖天網猶失其綱〔10〕。嬰國命以逝止，亮身沒而吳亡〔11〕。（《藝文類聚》卷二十、《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陸平原集》卷一、《歷代賦彙》外集卷二）

【校勘】

〔一〕「薦」，《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七十二家集》本作「龍」。

〔二〕「襲」，《七十二家集》本、《歷代賦彙》外集卷二作「洊」。

【注釋】

〔1〕先后，指先祖。此指其父，因位至三公，故稱后。顯烈，顯赫之功業。《爾雅·釋詁》：『烈，業也。』郭璞注：『謂功業也。』懿，《爾雅·釋詁》：『美也。』祚，《廣韻》：『位也。』允，《爾雅·釋詁》：『信也。』輯，安。《書·湯誥》：『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孔安國傳：『言天使我輯安汝國家。』此二句言瞻仰先父顯赫之功業，安居之位輝煌弘美。

〔2〕應，《玉篇》：『當也。』戡，《爾雅·釋詁》：『聚也。』此二句謂其先父欲輝映前代，然前代已遠，光照曩世，其光未聚。謂生逢末世，欲振其衰而難酬也。

〔3〕朗節，耿介之節。陸雲《答孫顯世》其七：『引服朗節，克明峻軌。』此二句言懷抱耿介之節而期慕遠世，建奇功而如山嶽之立。

〔4〕西山，隱居之地。阮籍《詠懷》：『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銑注：『西山，伯夷、叔齊隱處也。』此二句謂暴虐之臣貪婪構禍，雖欲隱西山而不能也。

〔5〕招，發號令而聚集也。《廣韻》：『招，招呼也，來也。』長轂，兵車。《左傳·昭公五年》：『長轂九百。』杜預注：『長轂，戎車。』冀馬，冀北所產之馬，指駿馬。左思《魏都賦》：『燕弧盈庫而委勁，冀馬填廄而駔駿。』翰注：『冀北所生馬，填溢廄中而呈壯駿也。』河畔、江湄，皆指江邊。此二句言其征戰也。

〔6〕頓，猶下。《玉篇》：『頓，下首。』雲網，猶天網。嵇康《贈兄秀才入軍詩》：『雲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神戈，指大軍。曹植《魏德論》：『神戈退指，則妖氛順制。』此二句言如落天網，強敵淵沉；大軍所指，御敵境外。

〔7〕此二句言敵無論強盛、微弱，或平或擒。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叛吳降晉，晉羊祜率師向江陵。抗引兵退羊祜，擒步闡，收復西陵城。此二句蓋言此也。

〔8〕韡，喻德盛也。《廣韻》：『韡，華盛貌。』曄，《廣韻》：『光也。』休，《爾雅・釋詁》：『美也。』此二句言盛德如繁盛之花美麗，大功顯赫而遷官。抗因軍功，于吳鳳皇二年春，拜大司馬、荆州牧。

〔9〕襲，猶穿衣。《玉篇》：『襲，重衣也。』衮服，三公之服。《周禮・春官・宗伯》：『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太階，即大階，三公之位。見《祖德賦》注。三臺，星名，喻三公。曹植《王仲宣誄》：『三臺樹位，履道是鍾。』向注：『三臺，星名，三公之象也。』此二句言位至三公也。

〔10〕此四句言其生前榮華，萬物受其仁澤；死後悲涼，朝廷綱紀失亂。

〔11〕此二句謂身受國命之重，因逝而止息；而因公身沒吳遭覆亡。

別賦

【題解】

此因殘賦，所別之事件和对象已不可考。然從賦内容看，當是與作者關係甚為密切，且相處短暫而分別者，故一別經年，別情縈繞。後兩句以登高遠眺寫盼歸之情，尤為殷切。

伊公子之可懷，悲永別之局期〔1〕。
暮〔2〕。經春秋之寒暑，常戚戚而不怡〔3〕。
思〔4〕。（《藝文類聚》卷三十、《七十二家集》本《陸平原集》卷一、《淵鑑類函》卷三百二、《歷代賦彙・逸句》卷二）

悼同居之無樂，曾不逾乎一
登九層而修觀，超臨遠以相

【注釋】

〔1〕伊，《玉篇》：『《爾雅》：伊，維也。注：發話詞。』局期，謂別後之約也。《爾雅・釋言》：『局，分也。』

〔2〕悼，《詩・衛風・氓》：『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毛詩傳：『悼，傷也。』曾，則也。』暮，同期。《廣韻》：『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玉篇》：『曾，則也。』

〔3〕悼，憂傷。

〔4〕《詩・衛風・河廣》：『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玉篇》：『曾，則也。』

韻》：『暮，周年，又復時也。』

〔3〕戚戚，憂傷。《論語・述而》：『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何晏《集解》：『樂也。』

注：長戚戚，多憂懼。』怡，《爾雅・釋詁》：『樂也。』

〔4〕修觀，華美之高觀。《玉篇》：『修，治也，飾也。』《廣韻》：『觀，樓觀。《釋名》曰：觀者於上觀望也。《說文》曰：諦視也。《爾雅》曰：觀謂之闕。』臨遠，謂遠眺。

織女賦（以下殘句）

足躡躡刺繡之履〔1〕。（《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六）

【注釋】

〔1〕躡，《玉篇》：『登也。』此殘句乃寫織女之裝束。

靈龜賦〔一〕

若車渠繞理，馬腦縟文。龜甲錯，龜龍鱗。（《太平御覽》卷八〇八）

【校勘】

〔一〕此殘句前二句乃前文《浮雲賦》「車渠統理，瑪瑙縟文」之異文，《太平御覽》誤引。後兩句或為《靈龜賦》之佚文。

果賦

中山之縹李〔1〕。（《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八、《佩文齋廣群芳譜》卷五十五）

【注釋】

〔1〕縹李，李色青白。《说文》：「縹，帛青白色。」

遂志賦

扶興王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1〕。（《文選》卷二十一謝瞻《張子房詩》注）

【校勘】

〔一〕此為前《遂志賦》之佚文。然其内容又與《遂志賦》不合，或誤題。

【注釋】

〔1〕成命，王命。《書・梓材》：『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天禄，天賜之禄。《論語・堯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此二句言匡扶社稷而興王命，雖處衰世而延其天賜之禄位。

行思賦〔一〕

乘丁水之捷岸，排泗川之積沙〔二〕〔1〕。（《水經注》卷二十五）

行魏陽之枉渚〔二〕〔2〕。（《水經注》卷二十五）

【校勘】

〔一〕此為前《行思賦》之佚文。

〔二〕《水经注》卷二十五：『《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泗水又東南流，丁溪水注之。溪水上承泗水，于呂縣東南流，北帶廣隰，山高而注于泗川。泗水冬春淺澀，常排沙通道，是以行者多從此溪，即陸機《行思賦》所云「乘丁水之捷岸，排泗川之積沙」者也。』

〔三〕《水经注》卷二十五：『泗水又東南，逕魏陽城，北城枕泗川。陸機《行思賦》曰：「行魏陽

之枉渚。」故無魏陽，疑即泗陽縣故城也，王莽之所謂淮平亭矣。蓋魏文帝幸廣陵所由，或因變之。未詳也。」

【注釋】

〔1〕丁水，即丁溪水。捷岸，猶接岸也。《爾雅·釋詁》：「接，捷也。」郭璞注：「捷也，謂相接續也。」此二句言乘舟行于丁溪之岸邊，疏浚之泗水之上。

〔2〕魏陽，《水經注》卷二十五曰：「疑即泗陽縣故城也。」枉渚，地名。《楚辭·九章·涉江》：「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王逸注：「枉渚，地名。」

列儻賦〔一〕

即絳闕于朝霞〔1〕。（《太平御覽》卷八）

騰煙霧之霏霏〔2〕。（《文選》卷五十五劉孝標《廣絕交論》注）

【校勘】

〔一〕此為前《列儻賦》之佚文。

【注釋】

〔1〕即，就也。絳闕，此代指天門。顏延年《赭白馬賦》：「簡偉塞門，獻狀絳闕。」良注：「絳

闕，天子門也。」

〔2〕騰，飛升。霏霏，云浓密貌。《楚辭・九章・涉江》：「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

大暮賦〔一〕

播芳塵之馥馥〔1〕。（《文選》卷三十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注引）

【校勘】

〔一〕此為前《大暮賦》之佚文。《文選》卷五十《宋書・謝靈運傳論》注引此句題為《大暑賦》。《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題作《大墓賦》。暮、墓，古二字通。蓋形近而誤也。

【注釋】

〔1〕播，布也。馥馥，芬芬香氣也。何晏《景福殿賦》：「藹藹萋萋，馥馥芬芬。」濟注：「芬芬香氣也。」

雲賦〔一〕

藻帝高舒，長帷虹繞〔1〕。（《文選》卷三十謝惠連《詠牛女詩》注引）

日赫奕而照曜，雲火滅而灰散〔2〕。（《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

【校勘】

〔一〕此為前《雲賦》之佚文。

【注釋】

〔1〕帟，帷帳。《周禮·天官·冢宰下》：「幕人掌帷幕幄帟綏之事。」鄭玄箋：「鄭司農云：帟，平帳也。」言雲如彩帳舒展，帷幕繞虹。

〔2〕赫奕，盛貌。見《吊魏武帝文》注。

驚賦〔一〕

總美惡而兼融〔二〕，播萬族乎一區。（《文選》卷三十陶潛《詠貧士詩》注、卷五十王巾《頭陀寺碑文》注引作「融融」。）

【校勘】

〔一〕此為前《驚賦》之佚文。

〔二〕《文選》卷五十王巾《頭陀寺碑文》注引作「融融」。

【注釋】

〔1〕播，布。區，宇。此言鱉兼美惡于一體，區宇之内，布有不同之種類。

桑賦〔一〕

亹稚節以夙茂，蒙勁風而後凋。（《文選》卷二十二鮑照《行藥至城東橋詩》注）

【校勘】

〔一〕此為前《桑賦》之佚文。

【注釋】

〔1〕亹，《廣韻》：「美也。」稚節，嫩節。夙茂，早茂。蒙，遭受。此二句言嘉美之枝早茂，雖遭秋之勁風亦不凋零。

感時賦〔一〕

結濃霜於寒空，凝行雨於雲根。（《淵鑑類函》卷十）

【校勘】

〔一〕此為前《感時賦》之佚文。

思歸賦〔一〕

棹河淵之輕艇。（《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一、《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八）

【校勘】

〔一〕此為前《思歸賦》之佚文。

思親賦〔一〕

游之遠矣，人道短矣。（《古今通韻》卷八）

【校勘】

〔一〕此佚句當為前《思親賦》「天步悠長，人道短矣」之異文。

懷舊居賦〔一〕

望東城之紆徐，邈吾廬之延佇〔1〕。（《明一統志》卷六）

【校勘】

〔一〕此二句蓋陸機入洛，思念秦淮讀書堂所作。《方輿勝覽》卷十四：『陸機宅。《圖經》云：在縣南五里，秦淮之側，有二陸讀書堂在焉。李白《題王處士水亭》云：齊朝南苑是陸機宅。』又《明一統志》卷六：『陸機宅。在府南秦淮側，晉陸機、陸雲讀書臺舊址猶存。機《懷舊居賦》：望東城之紆徐，邈吾廬之延佇。』

【注釋】

〔1〕東城，金陵城東，陸機舊宅，秦淮側，居城東南。紆徐，曲折貌。司馬相如《子虛賦》：『紆徐委曲，鬱橈黟谷。』邈，遙遠。《玉篇》：『邈，遠也。』延佇，久久站立。《楚辭·離騷》：『延，長也。佇，立貌。』

失題

流離濡翰〔一〕。（《通雅》卷七）

【校勘】

〔一〕《通雅》卷七：「相如賦：麗以林離。後人用淋灑，省作淋漓。《河東賦》：滲灑而下降，即淋灑之聲也。轉作流離，陸機賦：流離濡翰。注曰：林離、流離通用。」

存疑：

果賦

僊李縹而李红〔一〕。（《佩文齋廣群芳譜》卷五十五、《歷代詩話》卷十六）

【校勘】

〔一〕「僊李縹而李紅」乃李尤《果賦》之句，《佩文齋廣群芳譜》、《歷代詩話》誤題。今據金濤聲《陸機集》收錄，姑存之。

逸民賦〔一〕

相荒土而卜居兮，度山阿而考室〔1〕。（《太平御覽》卷五十六）

陸士衡文集校注　補遺

【校勘】

〔一〕此乃陸雲《逸民賦》「相荒土而卜居，度山阿而考室」之異文，《太平御覽》誤題陸機。金濤聲《陸機集》收錄，姑存之。

登臺賦〔一〕

永寧中，巡幸鄴宮三臺。登高有感。乃作賦曰：

爾乃佇眄瑶軒，流目綺寮。中原方華，緑葉振翹。與，步蘭堂以逍遥。曲房縈而窈眇，長廊邈而蕭條。于是綺疏列于東序，朱户立于西廂。感舊物之咸存，悲昔人之云亡。憑虚檻而遠想，審歷命于斯堂。于是精疲游倦，白日藏輝。鄙薄言儻佯。聊樂近遊，春登之有情，惡荆臺之忘歸。聊弭節而駕言，悵將逝而徘徊。（《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九、《山堂肆考》卷一百二十九）

【校勘】

〔一〕《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九：「晉陸機《登臺賦》曰：永寧中，巡幸鄴宮三臺。登高有感。

乃作賦。』《山堂肆考》卷一百二十九亦謂陸士衡所作。然其完篇又見《陸士龍文集》，疑後人所引士龍之作，誤題陸機。

【集評】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二十六：《登臺賦》：陸士衡參大府于鄴都，以時事巡行三臺，登高有感，故作此以言崇替也。

補遺卷一：詩

與弟清河雲〔一〕（十章）

【題解】

吳鳳凰三年（公元二七四）陸抗卒，機分領抗兵，任牙門將，即此詩所謂『墨絰從戎』。天紀四年（公元二八〇）晉軍伐吳。二月，士衡兄晏、景並遇害。第二年士衡扶二兄靈柩東去故里安葬，故詩言『悼心告別，漸歷八載』。然此詩作于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是年冬，機由吳王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陸雲繼任是職，因吳王所鎮之淮南離東吳較近，機告假約弟同歸故里，機先行，跋山涉水，重走當年從荆州扶二兄靈柩歸吳的一段路程時，不禁想起那段不堪

回首的歲月，故作此詩。此詩蓋追憶之作，非扶柩歸吳時作也。詩追溯家世，讚美二兄才德與功勳，表達自己不能繼承先人遺業，使晉軍滅吳，功業煙滅之慚愧，寄情士龍，冀其隆崇先人大業，回憶昔日西征惜別及別後相思，敍述扶柩歸途心情之急迫，以及歸至家中物是人亡之痛楚，抒發扶柩東行，安葬二兄之後的眷顧傷痛。雖為組詩，意脈一貫，字字慘痛，句句迸淚，眞不忍卒讀也。

余弱年夙孤〔二〕，與弟士龍銜卹〔三〕喪庭，續忝末緒〔四〕〔1〕。命〔五〕，墨絰從戎〔六〕，時並縈髮，悼心告別〔2〕。漸歷〔七〕八載，家邦顚覆，凡厥同生，彫落殆半〔3〕。收跡之日，感物興哀，而士龍又先在西〔八〕，時迫當祖載〔九〕二昆，不容逍遙〔4〕。銜痛東徂，遺情西慕〔一〇〕，故作是詩，以寄其哀苦焉〔5〕。

【校勘】

〔一〕此詩見《陸士龍集》卷三；又見《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七十二家集》本；其四、其九亦見《藝文類聚》卷二十一、《詩紀》卷二十五。《七十二家集》本、《詩紀》卷二十五題作「贈弟士龍」；又注曰：「見《陸士龍集》，題曰：兄平原贈」；《韻補》卷一作「贈陸雲

詩』；《藝文類聚》卷二十一作《與弟雲詩》，《文
郝立權《陸士衡詩注》曰：『《晉書》成都王穎表機為平原内史，雲為清河太守，事在永寧
二年，而此詩之作，覽其序文，當在吳亡後一二年間，不應以平原、清河命題。《古詩紀》
作《贈弟士龍》甚是，茲故從之。』

〔二〕『余弱年夙孤』，《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余弱年早孤』。

〔三〕『卹』，《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恤』。古二字同。

〔四〕『續忝末緒』，《陸士龍集》無此句，據《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補。

〔五〕『會遘王命』，《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無此句。

〔六〕『從戎』，《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即戎』。

〔七〕『歷』，《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蹈』。

〔八〕『西』，《詩紀》卷二十五作『四』，誤。

〔九〕『祖載』，《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祖送』。

〔一〇〕『西慕』，《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慘愴』。

【注釋】

〔1〕弱年，早年。夙孤，早孤。《爾雅·釋詁》：『夙，早也。』士衡父陸抗，據《三國志》本傳載，
鳳凰二年（二七三）拜大司馬、荆州牧，三年秋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

兵。天紀四年(二八〇)晉軍伐吳。二月，晏、景並遇害。父亡，機年十四，任牙門將，作《吳大司馬誄》。二兄亡，機年二十，雲十九。衙卹，含憂，卹同恤。《詩・小雅・蓼莪》：『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鄭玄箋：『恤，憂。』忝，愧。《詩・小雅・小宛》：『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緒，基業。《廣雅・釋詁四》：『緒，業也。』末緒，餘業。

〔2〕逼，《爾雅・釋言》：『迫也。』墨經從戎，猶言銜卹，有愧于繼承先人之餘業。

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杜預注：『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經，喪服。《儀禮・喪服》：『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鄭玄注：『凡服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在要，皆曰絰。』墨經，將喪服染黑。喪服乃凶服，從戎不吉，故將其染黑。縈髮，盤起頭髮；縈，盤繞。《詩・周南・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毛詩傳：『縈，旋也。』此指束髮。

〔3〕漸歷八載，吳亡于天紀四年，距抗之卒七年，此言八載，蓋扶柩東歸之年。彫落，零落，喻死亡。《水經注》卷四十：『數十年親情凋落，無復向時比矣。』

〔4〕收跡，斂跡。盧諶《贈劉琨並書》：『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收跡府朝。』翰注：『收跡府朝，謂琨為司空三公，有府朝也。本同末異，人亦當然，故興哀也。』此指斂跡於市朝，蓋《晉書・陸機傳》『年二十而吳滅，退居鄉里』之謂也。祖

載，移送靈柩。機《挽歌詩》：『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善注：『《周禮》曰：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其序載而後飾。《白虎通》曰：祖者，始也；載於庭轜車，辭祖禰，故名曰祖載也。《晉書・武帝紀》：『太康元年……（二月）壬戌，濬又克夷道樂鄉城，殺夷道監陸晏、水軍都督陸景。』逍遙，無憂自適之遊。《楚辭・離騷》：『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王逸注：『逍遙、相羊，皆遊也。』又：『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王逸注：『故且遊戲觀望，以忘憂用以自適也。』〔5〕徂，《爾雅・釋詁》：『往也。』遺情，雖往而情留。曹植《洛神賦》：『遺情想像，顧望懷愁。』慕，思念。《孟子・萬章上》『人少則慕父母，人知好色則慕父母。』

此序追述自己與弟幼年早孤，服喪從戎，後家國傾覆，二兄殉國，扶柩歸鄉，因寄詩以寫悲悼之情。述作詩之緣由也。

於穆予宗，稟精東嶽〔1〕。誕育祖考，造我南國〔2〕。南國克靖，實繇洪績〔3〕。惟帝念功，載繁其錫〔4〕。其錫惟何，玄冕袞衣〔5〕。樂，旄鉞授威〔6〕。匪威是信，稱平〔一〕遠德〔7〕。奕世〔二〕台衡，扶帝

紫極〔8〕。

【校勘】

〔一〕『平』，《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丕』；《羣書校補》作『乎』。

〔二〕『奕世』，《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奕葉』。

【注釋】

〔1〕於穆，歎美之詞。《詩・周頌・清廟》：『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毛詩傳：『於，歎辭也。穆，美。』熏，同禀，承受。《書・說命上》：『臣下罔攸禀令。』孔安國傳：『禀，受。』東嶽，泰山。《爾雅・釋山》：『泰山為東嶽。』郝立權注：『惟此系泛指吳山。機為吳人，吳在東方，故云東嶽也。』此二句言感歎我之宗祖，禀吳嶽之精華，何其美哉。

〔2〕誕育，猶言誕生。潘勗《冊魏公九錫文》：『乃誘天衷，誕育丞相。』善注：『詩傳：誕，大也。』大矣，后稷之生。』向注：『誕，謂生也。』祖考，先祖先父。《詩・大雅・烝民》：『女施行法度，於是百君繼女先祖先父，始見命者也。』鄭玄箋：『繼戎祖考，王躬是保。』鄭玄箋：『女施行法度，於是百君繼女先祖先父，始見命者之功德，王身是安。』造，建立功業。《詩・大雅・思齊》：『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毛詩傳：『造，爲也。』鄭玄箋：『上皆有德，子弟皆有所造成。』南國，江漢之地，此指東吳。《詩・小雅・四月》：『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陸機祖遜，曾為丞相，父抗官至司馬，皆有軍功，故曰『造我南國』云云。此二句言誕生我先祖先父，建功業于東吳。

〔3〕靖，安寧。《國語・周語下》：『自后稷之始基靖民。』韋昭注：『靖，安也。』繇，由於。《爾雅・釋詁》：『繇，於也。』遜曾率兵敗關羽於荆州，破劉備於白帝城；抗曾屢退晉軍，誅叛將步闡，對保衛東吳疆土，建有大功。故曰『南國克靖，實繇洪績』也。此二句言東吳之安寧，實是由於我先祖先父建立偉大業績。

〔4〕惟帝念功，帝念其功德。《書・大禹謨》：『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載繁其錫，言屢屢賞賜，以彰顯其功德；繁，數也；錫，賜也。干寶《晉紀總論》：『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善注：『鄭玄曰：載，始也，始使之顯著也。』銑注：『始賜光大之德於子孫也。載，始。錫，賜也。』此二句吳帝念先祖先父之功德，屢屢賞賜，以彰顯之。

〔5〕玄冕，上衣無文，下裳刺黻，謂之玄冕。天子祭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服玄冕，大夫助祭亦著玄冕。《周禮・春官・司服》：『祭羣小祀，則玄冕。』鄭玄注：『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此指大夫之服。袞衣，上公之服，上畫卷龍。《詩・豳風・九罭》：『我覯之子，袞衣繡裳。』毛詩傳：『袞衣，卷龍也。』鄭玄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袞，古本反，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爲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字或作卷。』此二句言其賞賜是何？大夫、上公之朝服。

〔6〕金石，指音樂。《左傳・襄公十一年》：『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杜預注：『《禮》：

大夫有功則賜樂。』假，授，賜。《逸周書・史記》：『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旌鉞，儀仗之旌旗與斧鉞。《三國志・蜀・後主傳》：『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朕今授之以旄鉞之重。』此二句言賜金石之樂以旌其功，授旄鉞儀仗以顯其威。

〔7〕匪威，不顯其威也；匪，非。《詩・鄘風・柏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鄭玄箋：『我心非如是鑒，大也。』郝立權《陸士衡詩注》：『言其列祖列宗，不第以威耀人，其德亦足稱也。』

〔8〕奕世，猶言世世代代。《國語・周語上》：『守以悼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韋昭注：『奕，亦前人也。』台衡，三公之位。王儉《褚淵碑文》：『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善注：『《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向注：『具瞻台衡，並宰相之位也。』陸為江東大族，後漢以來多有顯者，其先祖、先父均位居三公，故云。紫極，即紫微。《晉書・天文志上》：『紫宮垣十五星，其西番七，東番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代指皇宮。潘岳《西征賦》：『厭紫極之閑敞，甘微行以遊盤。』此二句言吾世代位居三公，匡扶吳主於朝廷。

此章追溯輝煌的家世。重點突出父祖安邦定邊之功，榮華富貴之盛。

篤生三昆〔一〕，克明克俊〔1〕。遵塗結轍，承風襲問〔2〕。帝曰欽哉，

纂戎列〔二〕祚〔3〕。雙組式帶，綬章〔三〕載路〔4〕。即命荆楚，對揚休顧〔5〕。肇敏厥績〔四〕，武功聿舉〔6〕。煙煴芳素，綢繆江澨〔7〕。昊天不吊，胡寧棄予〔8〕。

【校勘】

〔一〕『篤生』，《陸士龍集》作『駕生』，誤。金濤聲曰：『《詩經・大雅・大明》云：篤生武王。《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正作篤生，今據改。』金說是。又『三昆』，《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二昆』。蓋誤，機有兄晏、景、玄三人。

〔二〕『列』，《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羣書校補》並作『烈』；《陸士龍集》作『裂』。此據《七十二家集》本、《詩紀》卷二十五改。

〔三〕『綬章』，《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綏章』。綬、綏，形近而誤。

〔四〕『肇敏厥績』，《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肇厥敏績』。

【注釋】

〔1〕篤生，厚生。《詩・大雅・文王》：『長子維行，篤生武王。』毛詩傳：『篤，厚。』鄭玄箋：『天降氣於大姒，厚生聖子武王。』三昆，指晏、景、玄三兄。克明克俊，猶言能明其俊德。《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安國傳：『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

孫之親。』克，能。此二句言上天厚愛，生其三兄，均是能明俊德之士。

〔2〕遵塗，沿途。王褒《四子講德論》：『沖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塗，同途。結轍，回車。《尉繚子・戰威》：『止如堵牆，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承風，承其教化。《楚辭・遠遊》：『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王逸注：『思奉長生之法式也。』襲問，因其名聲。襲，《爾雅・釋詁》：『襲，因也。』問，通聞。《隋書・高祖紀》：『芳猷茂績，問望彌遠。』張暢《若耶山敬法師誄》：『歸來之子，跨古逢運，結轍承風，遵途襲問。』此二句言沿途之人承其教化，行進之士聞名回車。

〔3〕帝曰欽哉，猶言帝曰恭敬其事。《書・堯典》：『帝曰：往欽哉。』孔安國傳：『勑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纂戎，繼承大業。見《答賈謐》注。祚，祿位。《廣韻》：『祚，福也，祿也，位也。』此二句言帝令三兄恭敬王事，繼承大業，位列職官。

〔4〕組，綬之繫串玉飾的絲帶。《說文》：『組，綬屬也。』《析城鄭氏家塾重校三禮圖・弓矢》：『玄組綬者，用玄組條穿連衡璜等，使相承受所引。』式，語助詞。《詩・邶風・式微》：『式微式微，胡不歸？』鄭玄箋：『式，發聲也。』兄晏為東道監，景為水軍都督，故云雙組帶。綬章，綬帶與印章。《析城鄭氏家塾重校三禮圖・玉藻》：『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雜佩玉而綦組綬，士加金飾白玉，雙珮玄組，雙大綬章。』古代以組綬以別等級。《周禮・玉藻》：『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

佩瑤玫而縕組綬。』載路，滿路。《詩・大雅・生民》：『實覃實訏，厥聲載路。』此二句言長兄雙雙佩帶組綬革帶，相連而行，綬章滿路。

〔5〕對揚，報答闡揚之意。《書・說命》：『再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孔安國傳：『對，答也。受美命而稱揚之。』休，美。顧，眷顧。《詩・大雅・皇矣》：『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此二句言受命治理荊楚之地，報答闡揚帝王之命，眷顧之美。

〔6〕肇，《爾雅・釋詁》：『始也。』敏，才能。《國語・齊語》：『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于田野。』績，功。《書・堯典》：『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孔安國傳：『績，功。』武功，戰功。《詩・大雅・文王有聲》：『文王受命，有此武功。』鄭玄箋：『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肆，《玉篇》：『遂也。』舉，舉薦，選用。《墨子・尚賢上》：『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此二句言二兄始以才能而得其功業，後因戰功而被薦舉。

〔7〕煙熅，元氣。班固《東都賦》：『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煙熅，調元氣。』銑注：『煙熅，即元氣也。』芳素，美之太空。《爾雅・釋詁》：『素，空也。』郝立權《陸士衡詩注》曰：『言武功聿舉，如煙熅之升天也。』綢繆，情意殷勤。吳質《答東阿王書》：『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江滸，江邊。《詩・大雅・江漢》：『江漢之滸，王命召虎。』鄭玄箋：『滸，水厓也。』此二句言二兄武功如雲氣升天，情意殷勤溢于江畔。

〔8〕昊天不吊，怨訴之語，猶言蒼天不善。《詩・小雅・節南山》：『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師。』

毛詩傳：『吊，至。』鄭玄箋：『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愍之也。』胡寧，何曾。《詩・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寧忍予。』鄭玄箋：『寧，猶曾也。』此二句言蒼天不善呀，何曾讓兄棄我而去？

此章頌美其兄俊德之才與赫赫功勳。

嗟予人斯〔一〕，胡德〔二〕之微〔1〕。闕彼遺軌〔三〕，則此頑違〔2〕。盬〔四〕，祐〔五〕施屢振〔3〕。委籍奮戈〔六〕，統厥征人〔4〕。祈祈征人，載肅載閑〔5〕。騑騑戎馬，有駟〔七〕有翰〔6〕。王事靡昔予〔八〕翼考，惟斯〔九〕伊撫〔7〕。今予小子，繆尋末緒〔8〕。

【校勘】

〔一〕『嗟予人斯』，《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伊予鄙人』。

〔二〕『胡德』，《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允德』。

〔三〕『軌』，《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懿』。

〔四〕『靡盬』，《詩紀》卷二十五作『匪監』，誤。

〔五〕『祐』，《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旌』。金濤聲曰：『《廣韻》：祐，同旌。』

〔六〕『奮戈』，《詩紀》卷二十五作『舊戈』。奮、舊，形近而誤。

〔七〕『駟』，《陸士龍集》、《詩紀》卷二十五並缺。今據《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補。

〔八〕『予』，《七十二家集》本、《詩紀》卷二十五作『子』。

〔九〕『斯』，《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新』。

【注釋】

〔1〕嗟予人斯，歎息之詞，意謂嗟歎我輩之人。《詩・豳風・破斧》：『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斯，語助詞。胡，何。《詩・邶風・日月》：『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毛詩傳：『胡，何。』微，衰微。《玉篇》：『微，細也，不明也。』此二句言嗟歎我輩之人，何名德之衰微。

〔2〕闕，通缺。《禮記・禮運》：『三五而盈，三五而闕。』王肅注：『月陰道不常滿，故十五日缺也。』遺軌，猶遺則、遺風。魏收《釋老志》：『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則，依照，效法。《書・禹貢》：『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頑，《堯典》：『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孔安國傳：『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違，過失。《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傅馬傳論》：『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往之志。』李賢注：『違，失也。』此二句言既缺先人之遺風，然效法先人，又因愚妄而有失。

〔3〕王事靡盬，王事沒有止息。《詩・唐風・鴇羽》：『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旐，旗。《詩・商頌・長發》：『武王載旆，旆旌同。』旆，即旌。《廣韻》：『旐，與旆同。』

有虔秉鉞。』毛詩傳：『旆，旗也。』振，舉起。《說文》：『振，一曰奮也。』此二句言王事沒有止息，屢舉旌旗出征。

〔4〕委，順從，聽任。《淮南子・本經訓》：『優柔委從，以養羣類。』此引為按照。籍，名冊。《說文》：『籍，簿書也。』奮戈，舉戈，指出征。曹植《責躬詩》：『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厥，《玉篇》：『其也。』此二句言按照軍中名冊，統帥征人出征。

〔5〕祈祈，同祁祁，衆多。《詩・商頌・玄鳥》：『四海來假，來假祁祁。』鄭玄箋：『祁祁，衆多。』《漢書・五行志中》：『貌之不恭，是謂不肅。』閑，習。《戰國策・燕策》：『閑也。』此二句言衆多征人，恭敬王事，戰術嫻熟。

〔6〕騑騑，馬強壯也。《詩・小雅・采薇》：『駕彼四牡，四牡騑騑。』毛詩傳：『騑騑，強也。』戎馬，戰馬。《左傳・成公十六年》：『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駾，毛色駁雜白馬。《詩・小雅・皇皇者華》：『我馬維駾，六轡既均。』毛詩傳：『陰白雜毛曰駾。』翰，白馬。《禮記・檀弓上》：『戎事乘翰，牲用白。』鄭玄注：『翰，白色馬也。』此二句言戰馬強壯，或毛色駁雜，或毛色純白。

〔7〕翼，完美。《禮記・曲禮下》：『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斯，此。《詩・召南・殷其靁》：『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毛詩傳：『斯，先父。《廣雅・釋詁》：『翼，美也。』考，

『斯，此。』伊，語助詞。《爾雅·釋言》：『伊，維也。』郭璞注：『發語辭。』《禮記·曲禮上》：『國君撫式，大夫下之。』此二句言我那完美之远父，從前惟憑此而建立勳業。

〔8〕繆，通謬，錯誤。《禮記·仲尼燕居》：『不能詩，于禮繆。』鄭玄注：『繆，誤也。』尋，繼。《左傳·昭公元年》：『日尋干戈，以相征討。』緒，事業。《爾雅·釋詁》：『緒，業也。』此二句言今我這小子，謬承先父之余業。抗卒，士衡分領父兵為牙門將，故曰。此章抒寫自己雖也身列武職，卻不能繼承先人遺業的慚愧心情。

有命自天，崇替靡常〔一〕〔1〕。王師乘運，席江捲湘〔二〕〔2〕。雖備官守，守〔四〕從武臣。守局下列，譬彼飛塵〔3〕。洪波電擊〔五〕，與衆同泯〔六〕〔4〕。顛跋〔七〕西夏，收迹舊京〔5〕。俯慚堂構，仰懵〔八〕先靈〔6〕。孰云忍媿，寄之我情〔7〕。

【校勘】

〔一〕『常』，《七十二家集》本作『當』。

〔二〕『席江捲湘』，《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藝文類聚》卷二十一、《七十二家集》本並作『席

捲江湘』。當據改。又『卷江』，《詩紀》卷二十五並缺。今據《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位』。

〔三〕『備官』，《陸士龍集》、《詩紀》卷二十五並缺。今據《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位』。

〔四〕『守』，《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位』。

〔五〕『電擊』，《詩紀》卷二十五作『雷擊』。

〔六〕『泯』，《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湮』。

〔七〕『顛跋』，《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詩紀》卷二十五並作『顛踣』。

〔八〕『懵』，《藝文類聚》卷二十一作『惟』。《七十二家集》本作『懜』，又注曰：『《藝文類聚》作惟。』

【注釋】

〔1〕有命自天，意謂自天而降命。《詩・大雅・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鄭玄箋：『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崇替，興廢、興亡。張華《雜詩》：『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向注：『崇，興。替，廢。』靡常，無常則。《詩・大雅・文王》：『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毛詩傳：『則見天命之無常也。』此二句言自天而降命，然而天道之興廢，又無常則。

〔2〕王師，天子之軍。《詩・大雅・常武》：『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此指伐吳之晉軍。運，命運，天數。《漢書・高帝紀贊》：『漢承堯運，德祚已盛。』席、捲，如席之卷。《詩・邶風・柏舟》：『席雖平，尚可卷。』《集韻》：『捲，並與卷通。』

比喻橫掃一切。江、湘，代指吳地。此二句言天子之師乘命東下，席捲東吳之地。

〔3〕守局，恪守職分。《晉書・刑法志》：『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爾雅・釋言》：『局，分也。』下列，下位。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啓》：『銜才飾智者，奔馳於末流；懷眞蘊璞者，棲遑於下列。』機是為牙門將，故云下列。此四句言自己雖預官職，職守武臣，恪守下位之職分，然王師一至，亦如飛塵四散。

〔4〕泯，泯滅。《爾雅・釋詁》：『泯，盡也。』此二句言王師至如洪波雷擊，雖職處下位，亦與衆同歸於盡矣。

〔5〕顛跋，同踮跋，顛仆，傾覆。《說文》：『跋，踮跋也。』踮，同顛。《荀子・正論》：『顛與顛同，躓也。』西夏，謂西陵也。《三國志・吳・陸抗傳》：『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此代指吳國。收迹，斂迹。見上注。舊京，東吳之都城金陵。此二句言吳國既已傾覆，我亦斂迹於舊都。蓋指吳亡而士衡屏迹鄉里，閉門讀書。

〔6〕堂構，立基造屋。《書・大誥》：『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孔安國傳：『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後以喻先祖之遺業。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各紹堂構，能負析薪。』銑注：『堂構，德業也。』慚，同慙，慙愧。《廣韻》卷一：『慙，慙也。』《國語》云：君使臣慙。』此二句言因自己不能克紹先祖

遺志，匡扶家國，故曰俯愧于先人之遺業，仰愧于祖宗之英靈。

〔7〕忍，克制。《荀子·儒效》：「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修。」《說文》：「媿，慚也。」此二句言誰說我可以克制慚愧之情？聊將我情寄呈你吧。

此章描述晉軍滅吳，功業煙滅的慚愧心情。

伊〔一〕我俊弟，咨〔二〕爾士龍〔1〕。懷襲瑰瑋〔三〕，播殖〔四〕清風〔2〕。非德莫勤，非道莫弘〔3〕。垂翼東畿，耀穎名邦〔4〕。縣縣洪統，非爾孰紹〔5〕？依依同生，恩篤情結〔6〕。義存並濟，胡樂之悅〔7〕？願爾偕老，攜手黃髮〔8〕。

【校勘】

〔一〕「伊」，《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猗」。

〔二〕「咨」，《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嗟」。

〔三〕「瑰瑋」，《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瑰偉」。

〔四〕「殖」，《韻補》卷一作「植」。

【注釋】

〔1〕伊，維，語助詞。《詩・召南・何彼襛矣》：『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毛詩傳：『伊，維。』咨，歎美之詞。《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皇侃疏：『咨，嗟也。』此二句言我俊才之弟，名曰士龍。

〔2〕襲，承受，繼承。《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故襲天祿，子孫賴之。』瑰瑋，亦作瓌瑋，珍奇之玉。王延壽《魯靈光殿》：『葱翠紫蔚礧碨，瓌瑋含光晷兮。』張載注：『《蒼》曰：瓌瑋，珍奇金玉之物也。』此指奇異之才。播殖，播種。潘岳《藉田賦》：『播殖，播種。』《蒼頡篇》曰：播，布也。《說文》：『播，布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瑰瑋，珍奇金玉之物也。』良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顏之推《顏氏家訓・名實》：『勤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后妃獻種稑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善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清風，清雅之風範。《書・微子之命》：『弘乃烈祖，律乃有民。』孔安國傳：『大汝烈祖成湯之道。』此二句言胸懷先人奇異之才能，布植先人清雅之風範。

〔3〕勤，勞苦。《說文》：『勤，勞也。』弘，光大，弘揚。《書・微子之命》：『弘乃烈祖，律乃有民。』孔安國傳：『大汝烈祖成湯之道。』此二句勤于修德，弘揚道義。

〔4〕垂翼，猶展翅飛翔。《易・明夷》：『明夷於飛，垂其翼。』本為斂其羽翼，此取『於飛』之意。陸雲《贈鄭曼季往返》詩：『鳴鶴在陰，其鳴喈喈。垂翼蘭沼，濯清芳池。』東畿，指吳都。畿，古代帝王所轄之地。《說文》：『畿，天子千里地。』以遠近言之，則言畿也。』耀顥，喻耀眼的脫顥之才。吳質《答東阿王書》：『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顥之

才。』善注：『《史記》曰：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名邦，指吳國。此二句言展翅遠去，翱翔於京都，脫穎之才，揚聲于吳國。

〔5〕緜緜，緜延不絶貌葛藟，在河之滸。』毛詩傳：『緜緜，長不絶之貌。』洪統，猶大統，大業。《詩・王風・葛藟》：『緜緜葛藟，在河之滸。』毛詩傳：『緜緜，長不絶。』《書・牧誓》：『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傳：『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洪，大。顏延之《陶徵士誄》：『韜此洪族，蔑彼名級。』崇，立。《詩・周頌・烈文》：『無封靡於爾邦，維王其崇之。』毛詩傳：『崇，立也。』此二句言先祖緜延不絶之大業，非你誰可重新建立？

〔6〕依依，思慕之意。《後漢書・章帝紀》：『豈亡克愼肅雍之臣，皆助朕之依依？』李賢注：『依依，思慕之意。』同生，同胞兄弟。《漢書・武帝紀》：『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篤，深厚。《爾雅・釋詁》：『篤，厚也。』此二句言思慕我同胞之弟，情意深厚，鬱結縈繞。

〔7〕並濟，猶言同舟共濟，有何樂比此更讓人愉悅？

〔8〕偕老，俱老。《詩・邶風・擊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毛詩傳：『偕，俱也。』黄髮，長壽之徵。《詩・魯頌・閟宮》：『黄髮台背，壽胥與試。』鄭玄箋：『黄髮台背，皆壽徵也。』

此二句言願與你白頭偕老，攜手暮年。

此章寄情士龍，冀其崇先人之大業，與己偕老。

昔我西征，扼腕川湄〔一〕〔1〕。掩涕即路，揮袂〔二〕長辭〔2〕。節，逝不我待〔3〕。自往迄茲，曠年八祀〔4〕。悠悠我思，非爾〔三〕焉在〔5〕。昔並垂髮，今也將老〔6〕。衔哀〔四〕茹感，契闊〔五〕充飽〔7〕。嗟我人斯，胡卹之早〔8〕。

【校勘】

〔一〕『扼腕川湄』，《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扼椀川涯』。

〔二〕『揮袂』，《陸士龍集》、《詩紀》卷二十五並作『耀袂』，誤；《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揮袂』。今據改。

〔三〕『爾』，《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予』。

〔四〕『衔哀』，《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含憂』。

〔五〕『契闊』，《陸士龍集》作『勤闊』。《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詩紀》卷二十五並作『契闊』。今據改。

【注釋】

〔1〕西征，謂領父兵為牙門將離家西行。扼腕，手腕相扼，情緒激憤之狀。《戰國策・燕策》：『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吳師道補注：『勇者奮厲，必以左手扼右腕也。』涓，岸邊，水草交接處。《詩・秦風・蒹葭》：『所謂伊人，在水之涓。』毛詩傳：『涓，水隒也。』此二句言昔我領兵西行，常于水岸邊扼腕歎息。

〔2〕掩涕，猶拭淚。《楚辭・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洪興祖補注：『掩涕，猶拭淚也。』即，就。《詩・鄘風・氓》：『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鄭玄箋：『即，就也。』袂，衣袖。《廣雅・釋器》：『袂，袖也。』此二句言拭去眼淚，踏上征途，揮動衣袖，久久告別。

〔3〕六龍，駕日之龍。木華《海賦》：『鵠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擊。』善注：『《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喻日光。曹植《與吳質書》：『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促節，形容時間之流逝。陸雲《愁霖賦》：『矧百年之促節兮，又莫登乎期頤。』此二句言日光倏忽，時間逝去，而不我待。

〔4〕迄，《說文》：『至也。』曠，相隔。《孔子家語・六本》：『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王肅注：『曠，隔也。』祀，商代稱年為祀。《書・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此二句言自離家西行，至今已隔八年。

〔5〕悠悠，憂思貌。《詩・邶風・雄雉》：『瞻彼日月，悠悠我思。』焉在，安在。《玉篇》：『焉，安也，疑也。』此二句言我之深深思念，非你其誰？

〔6〕垂髮，古代兒童不束髮，頭髮下垂，因稱童年為垂髮。《後漢書・呂強傳》：『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李賢注：『垂髮，謂童子也。』亦作垂髫。潘岳《藉田賦》：『被褐振裾，垂髫總髮。』此二句言昔日你我並為兒童，如今也將衰老。時士衡甫值壯年，言其老者，因其邦家傾覆，其心力之衰瘁也。

〔7〕茹，含。《詩・大雅・烝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鄭玄箋：『剛柔之在口，或茹之，或吐之也。』感，同戚，憂愁。《詩・小雅・小明》：『心之憂矣，自詒伊戚。』毛詩傳：『戚，憂也。』契闊，聚散。曹操《短歌行》：『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此偏義複詞，意為聚。飽，飽足，滿足。《詩・大雅・既醉》：『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二句言心充滿悲哀與憂愁，渴望團聚，獲得心靈滿足。

〔8〕卹，同恤，憂也。此二句言嗟歎我輩，為何憂愁這麼早降臨頭上？此章回憶昔日西征之惜別情境，以及離鄉八載渴望兄弟團聚之情。

天步多艱，性命難誓〔一〕〔1〕。常懼殞斃〔二〕，孤魂殊裔〔2〕。存不皁物，沒不增壤〔3〕。生若朝風，死猶絕景〔4〕。視彼浮游〔四〕，方之僑

客〔五〕〔5〕。眷此黃壚〔六〕，譬之斃〔七〕宅〔6〕。匪身是吝，亮會伊惜〔7〕。其惜伊何，悲彼曠載〔9〕。其思伊何，悲彼曠載〔8〕。

【校勘】

〔一〕『誓』，《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恃』，是。

〔二〕『斃』，《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弊』，誤。

〔三〕『猶』，《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若』。

〔四〕『浮游』，《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蜉蝣』同聲並通。

〔五〕『僑客』，《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喬客』。

〔六〕『壚』，《七十二家集》本、《詩紀》卷二十五作『廬』。

〔七〕『斃』，《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弊』，誤。

【注釋】

〔1〕天步艱難，天行艱難。《詩・大雅・白華》：鄭玄箋：『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性命，生命之長短。《禮記・樂記》：『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鄭玄注：『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誓，當作恃，依賴。《說文》：『恃，賴也。』此二句言上天之行亦多艱難，人之性命也難賴之。

〔2〕殞斃，死亡。《抱朴子・外篇・詰鮑》：『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醫術，枉死無限。』殊

裔，邊遠夷蠻之地。《辨亡論》：『化協殊裔，風衍遐圻。』翰注：『裔，夷狄之國也。』此指異鄉。此二句言常常懼怕死亡突然降臨，使自己的孤魂遊蕩於異域他鄉。

〔3〕阜，繁盛生長。《國語・魯語上》：『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猶魚鼈，以爲夏槁，助生阜也。』韋昭注：『阜，長也。』沒，同歿，死亡。《論語・學而》：『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此二句言生不能生長萬物，死不能增加土壤。

〔4〕絕景，落日之影滅。景，同影。張協《七命》：『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翰注：『絕，滅。景，影。』此二句言生如早晨之風起，死似落日之影滅。

〔5〕彼，指人生。浮游，一種朝生夕死之蟲。《大戴禮記・夏小正》：『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亦作浮蝣。《荀子・大略》：『不飲不食者，浮蝣也。』楊倞注：『浮蝣，渠略。朝生夕死蟲也。』喻人生之短暫。方，比。《廣雅・廣韻》：『方，比也，類也。』高誘注：『方，比也。』此二句言視人生若浮游，轉瞬即逝，譬如寄寓於世的匆匆過客。

〔6〕眷，眷念。《說文》：『眷，顧也。』黃壚，猶黃泉。《淮南子・覽冥訓》：『考其功烈，上際天，下契黃壚。』高誘注：『黃壚，黃泉下有壚土也。』此二句言人所眷念，乃為黃泉，並將之喻為死後之宅。

〔7〕匪，同非。《說文》：『匪，一曰非也。』吝，吝惜。《書・仲虺之誥》：『用人惟己，改過不

吝。」孔安國傳：「有過則改，無所吝惜。」亮會，即良會。郝立權《陸士衡詩注》：「亮與良同聲相通。」此二句言我並非吝惜自己身軀，而是吝惜那美好的兄弟聚會。

〔8〕紆，縈繞。《說文》：「紆，縈也。」此二句言何以吝惜美好相會？因思念之情縈繞於心。

〔9〕曠，《廣雅・釋詁》：「久也。」此二句言何以思念？因離別數載而內心悲傷。

此章言離鄉之後鬱結縈繞的相思之情。

出車戒塗，言告言歸〔1〕。薄食警駕〔一〕，夙興宵〔二〕馳〔2〕。濛雨之陰，炤月之輝〔三〕〔3〕。陸陵峻坂，川越洪漪〔4〕。爰屆爰止，步彼高堂〔5〕。失爾羽〔四〕邁，良願中荒。我心永懷，匪悅匪康〔6〕。

【校勘】

〔一〕「警」，《詩紀》卷二十五作「驚」。

〔二〕「宵」，《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霄」。

〔三〕「輝」，《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暉」。古二字同。

〔四〕「羽」，《陸士龍集》作「朔」。

【注釋】

〔1〕出車，猶言駕車。《詩・小雅・出車》：『我出我車，於彼牧矣。』毛詩傳：『《出車》，勞還率也。』此即隱括『勞還』之意。戒，準備，具備。《詩・小雅・大田》：『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言告言歸，意謂我告之將歸。《詩・周南・葛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毛詩傳：『言，我也。』此二句言駕好車馬，準備登途，告之他人，我之將歸。

〔2〕蓐食，食於寢蓐，喻早起。《左傳・文公七年》：『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杜預注：『蓐食，早食於寢蓐也。』警，《說文》：『戒也。』戒之以小心也。夙興，早起。《詩・衛風・氓》：『夙興夜寐，靡有朝矣。』鄭玄箋：『常早起夜臥，非一朝然。』此二句言一早即起，食於寢蓐，小心駕駛，披夜色而離去。

〔3〕濛雨，細密之雨。《詩・豳風・東山》：『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毛詩傳：『濛，雨貌。』焱，同昭。《詩・小雅・正月》：『潛雖伏矣，亦孔之炤。』《禮記・中庸》引作『昭』。此二句言途中或遇濛濛陰雨，或有昭昭明月。

〔4〕陸，陸地。《說文》：『陸，高平地。』陵，山陵。《爾雅・釋地》：『大阜曰陵。』峻，高山。《說文》：『峻，高也。』坂，山坡。《說文》：『坡者曰阪。』阪，同坂。漪，波紋。《廣韻》：『漪，水文也。』此二句言或越過陸地高山，或渡過大川之波。

〔5〕爰，於。《詩・邶風・擊鼓》：『爰居爰處，爰喪其馬。』鄭玄箋：『爰，於也。』届，至。

《書・大禹謨》：『惟德勤天，無違弗届。』此二句言於是歸至家中，停下車駕，登上高堂。

〔6〕羽邁，如羽之行，喻疾行。《說文》：『邁，遠行也。』中荒，荒野。宗炳《明佛論》：『若使迴身中荒，升岳遐覽。』康，《爾雅・釋詁》：『康，安也。』顧，視。《玉篇》：『顧，瞻也。回首曰顧。』此四句言疾行歸來，四顧荒涼，父亡兄死，永懷傷感，故無歸家之喜悅與安康。

此章追述當年扶柩歸途心情之急迫，初至家中之沮喪。

昔我斯逝，兄弟孔備〔一〕。今我〔二〕來思，或彫或疚〔三〕〔1〕。昔我斯逝，族〔四〕有餘榮。今我〔五〕來思，堂有哀聲〔2〕。我履其房，物存人亡〔3〕。我行其道，鞠為茂草。拊膺涕泣〔六〕，血淚〔七〕彷徨〔4〕。

【校勘】

〔一〕『備』，《詩紀》卷二十五作『仁』。

〔二〕『我』，《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予』。

〔三〕『或彫或疚』，《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我彫我瘁』，《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家集》本作『旅』，似誤。

〔四〕『族』，《七十二家集》本作『予』。

〔五〕『我』，《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予』。

〔六〕『膺涕泣』，《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予』。

〔六〕『涕泣』，《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藝文類聚》卷二十一作『泣血』。
〔七〕『血淚』，《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藝文類聚》卷二十一作『灑淚』。

【注釋】

〔1〕斯，語助詞。《詩・曹風・侯人》：『婉兮孌兮，季女斯飢。』孔，甚。《詩・小雅・鹿鳴》：『我有嘉賓，德音孔昭。』鄭玄箋：『孔，甚。』備，齊全。《易・繫辭下》：『廣大悉備。』思，語助詞。《詩・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彫，通凋，零落。《論語・子罕》：『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疚，喪。潘岳《寡婦賦》：『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踐冰。』翰注：『在疚，居喪也。』此四句言昔我別時，兄弟完備，今我歸來，堂上充滿悲哀之聲。上八句用《詩・小雅・采薇》句式，語氣形成回環，情境形成對照。

〔2〕榮，榮耀。《淮南子・脩務訓》：『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四句言昔我離去時，家族尚有榮耀，今我歸來，全是茂盛之草。《詩・小雅・小弁》：『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毛詩傳：『鞫，窮也。』形容人跡不至，荒涼至極。鞠，同鞠。履，踏。《說文》：『履，足所依也。』此四句言我走在庭院，道上全是茂盛之草，我踏進屋中，房內物是人亡。

〔3〕鞠爲茂草，全是茂盛之草。《詩・小雅・小弁》：『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毛詩傳：『鞫，窮也。』形容人跡不至，荒涼至極。鞠，同鞠。履，踏。《說文》：『履，足所依也。』此四句言我走在庭院，道上全是茂盛之草，我踏進屋中，房內物是人亡。

〔4〕拊膺，拍擊胸膛，形容哀痛狀。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望城拊膺，震動郛邑，並求

人奉靈櫬。』彷徨，喻淚飛濺也。《經典釋文》卷二十六：『彷徨，猶翱翔也。』此足捶胸，潸然淚下，血淚飛濺。

此章回憶歸至家中，所見蕭條淒哀物是人亡之痛楚。

企佇朔〔一〕路，言送〔二〕爾歸〔1〕。心存言宴，目想〔三〕容輝〔2〕。窀穸，載驅東路〔3〕。繼其〔四〕桑梓，肆力丘墓〔4〕。婉兮孌兮〔五〕，興懷罔極〔5〕。眷言顧之。使我心惻〔6〕。

【校勘】

〔一〕『朔』，《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明』。

〔二〕『送』，《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歡』。

〔三〕『目想』，《詩紀》卷二十五作『日想』。

〔四〕『繼其』，《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系情』。

〔五〕『婉兮孌兮』，《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棲遲中流』。

〔六〕『興』，《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心』。

【注釋】

〔1〕企，踮起足跟。《說文》：『企，舉踵也。』佇，《說文》：『久立也。』朔，北方。《書・堯典》：『申命和叔，宅朔方。』孔安國傳：『北稱朔。』士衡撫柩向東，何以望北，因按禮制，考妣之廟在北，故望之。《儀禮・士昏禮》：『席於廟奧東面，右幾席於北方南面。』鄭玄注：『考妣之廟，北方墉下。』此代指考妣之廟的方向。歸，指歸至墓穴。此二句言我踮起足跟，佇立遙望考妣之廟，送兄歸至墓穴。

〔2〕言宴，指童年之歡樂。《詩・衛風・氓》：『總角之宴，言笑晏晏。』毛詩傳：『總角，未笄結髮，晏然之時，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也。』鄭玄箋：『我爲童女，未笄結髮，晏然而和柔也。』此二句言心中常想我們兒時歡樂，眼前浮現兄長照人之容貌。

〔3〕迫，《說文》：『近也。』窀穸，墓穴。長埋謂之窀，長夜謂之穸。《左傳・襄公十三年》：『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杜預注：『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載驅，犹驅也。《詩・齊風・載驅》：『載驅薄薄，簟茀朱鞹。』此二句言驅着靈車，行于東路，步步走近安葬兄長之墓穴。

〔4〕繼其桑梓，意謂繼離開故鄉。桑梓，故鄉。《詩・小雅・小弁》：『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毛詩傳：『桑梓，木之所樹，己尚不敢不恭敬。』後因以代指故鄉。肆力，盡力。《爾雅・釋言》：『肆，力也。』郭璞注：『極力也。』此二句謂他們離開故鄉，而今只能盡力於墓丘之中。

〔5〕婉兮孌兮，指兒童之美貌。《詩・齊風・甫田》：『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毛詩傳：『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稚也。』興，生。《詩・小雅・沔水》：『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岡極，無邊。《詩・小雅・蓼莪》：『欲報之德，昊天罔極。』鄭玄箋：『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罔，無也。』此二句言憶其兒時音容笑貌，心生無限之悲哀。

〔6〕眷言顧之，眷顧留戀。《詩・小雅・大東》：『睠言顧之，潸焉出涕。』毛詩傳：『睠，反顧也。潸，涕下貌。』睠，同眷。心惻，內心傷痛。《易・井》：『井渫不食，爲我心惻。』《說文》：『惻，痛也。』此二句言回視兄之墓丘，人間黃泉殊隔，不由得使我內心傷痛不已。

此章抒發扶柩東行，安葬二兄之後，眷顧傷痛之情。

【集評】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一：此平原生平言情之作也。觀其不敢盡言處，用心良悲，頗復條遞詳穩。

【附錄】

陸雲・答兄平原詩

伊我世族，太極降精。昔在上代，軒虞篤生。厥生伊何，流祚萬齡。南嶽有神，乃降厥靈。誕鍾祖考，徹茲神明。運步玉衡，仰和太清。賓御四門，旁穆紫庭。紫庭既穆，威聲爰振。厥振伊何，播化殊鄰。清風攸被，率土歸仁。彤弧所彎，萬里無塵。功昭王府，

帝庸厥勳。黃鉞授征，錫命頻繁。闞如虓虎，肅茲三軍。光若辰時，亮彼公門。仍世上司，芳流慶純。雲和所産，爰育二昆。誕豐岐嶷，夙邁令聞。

令聞伊何，休音允臧。先公克構，乃崇斯堂。耀穎上京，發跡扶桑。戎車出征，時惟鷹揚。鷹揚既昭，勳庸克邁。天子命我，鎮弼於外。在作扞城，以表南裔。降災匪蠲，景命顛沛。惟我賢昆，天姿秀生。含奇播殊，明德惟馨。太陽散氣，乃稟厥和。山川垂度，爰則厥遐。厥遐伊何？如岱如渭。恢此廣淵，廓彼弘懿。弘道惇德，淵哉為器。統我先基，弱冠慷慨。將弘祖業，實崇奕世。

咨予頑朦，蕞爾弱才。沉耀玄渚，挹庇雲淇。陶化靡移，固陋於茲。瞻仰洪範，實忝先基。巍巍先基，重規累構。赫赫重光，遐風激鷺。昔我六蔽，匪崇克扶。悠悠大道，載邈載遐。洋洋淵源，如海如河。昔我先公，爰造斯猷。今我未嗣，乃傾乃圮。世業之頹，自予小子。仰愧靈丘，銜憂惟何，顧景惟塵。戔戔高蹤，眇眇貿辰。明德繼體，莫非哲人。今我頑鄙，規範靡遵。仍世載德，荒之予身。莫峻匪岳，有俊斯登。莫高匪雲，有高斯凌。矧我成基，匪克階升。玄黃長阪，載寐載興。豈敢憚行，哀此負乘。芒芒高山，自予頹之。濟濟德義，匪予懷之。終銜永負，於其媿而。

昔予言曠，汜舟東川。銜憂告辭，揮淚海濱。羲陽趣駕，炎華電征。自我不見，邈哉

八齡。悠思迴望，寤言通靈。昔我往矣，辰在東嵎。今我于茲，日薄桑榆。銜艱遘愍，困瘁殷憂。哀矣我世，罹蒙靈休。開元迄茲，震曜興迭微。弱風隱駭，海水羣飛。王旅南征，闡耀靈威。

予昆乃播，爰集朔土。載離永久，其毒太苦。上帝休命，駕言其歸。多我遘愍，振蕩朔垂。羈繫殊俗，初願用違。嚴駕東征，肅邁林野。夕秣乘馬，朝整僕旅。矯矯乘馬，載驅載馳。漫漫長路，或降或階。晨風夙零，朝不皇饑。傾景儵墜，夕不存罷。雖有豐草，罪釋奔駟。雖有重陰，罪遑假寐。

煢煢仆夫，悠悠遄征。經彼喬木，有鳥嚶鳴。微物識儕，矧伊有情。樂茲棠棣，實歡友生。既至既覲，滯思曠年。曠年殊域，覲未浹辰。恨其永懷，憂心孔艱。天地永久，命也難長。生民忽霍，曷去其常。我之既存，靡績靡紀。乾坤難並，寂焉其已。生若電激，沒若川征。存愧松柏，逝慙生靈。罪吝性命，實悼徒生。苟克折薪，豈憚冥冥。瞻企皇極，徼福上天。冀我友生，要期永年。

昔我先公，邦國攸興。今我家道，綿綿莫承。昔我昆弟，如鸞如龍。今我友生，凋俊隊雄。家哲永徂，世業長終。華堂傾構，廣宅頹墉。高門降衡，修庭樹蓬。感物悲懷，愴矣其傷。

惇仁氾愛，錫予好音。晞光懷寶，煥若南金。披華玩藻，華若翰林。詠彼清聲，被之

瑟琴。味此殊響，慰之予心。弘懿忘鄙，命之反覆。敢投桃李，以報寶玉。冀憑光蓋，編諸末録。（《陸士龍集》卷三）

贈顧令文為宜春令〔一〕（五章）

【題解】

令文，為顧彥先之兄或從兄也。與機、雲多有詩歌唱和，惜其詩不存。令文出任宜春令，士衡以此詩為贈。詩有讚美，有勸慰，有勉勵。從對方落筆，歸之相思，結構蟬聯而下，語言典雅凝重，間之以玄理，而其情則眞摯矣。所作時間已不可考。

藹藹芳林，有集惟嶽〔1〕。亹亹明哲，在彼鴻族〔2〕。淪心渾無，遊精大樸〔3〕。播我徽猷，□彼振玉〔4〕。

【校勘】

〔一〕此詩見《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六。

【注釋】

〔1〕藹藹，茂盛。《爾雅·釋訓》：『藹藹，萋萋。』有集，有鳥集於上。《詩·小雅·車舝》：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鄭玄箋：「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往集焉。」惟嶽，山嶽；惟，語助詞。《詩・小雅・崧高》：「崧高維嶽，駿極於天。」毛詩傳：「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此二句言惟山嶽之茂盛芳林，有鳥集焉。喻顧君棲止高枝。

〔2〕亹亹，勉勵之詞。《詩・大雅・文王》：「亹亹文王，令聞不已。」毛詩傳：「亹亹，勉也哉。」明哲，猶明智，謂洞察事理。《書・說命上》：「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孔安國傳：「知事則爲明智，明智則能制作法則。」鴻族，鴻鴈一族，喻志向高遠者。《詩・豳風・九罭》：「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鄭玄箋：「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者。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此二句言勉勵吧，明智之人，你是高舉之飛鴻一族。

〔3〕淪心，沉心，潛心。淪，沉沒。《史記・孝武本紀》：「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渾無，道家之理論，即道。《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魏源《老子本義》曰：「混渾同，先天地生。」又四十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遊精，神遊。葛洪《抱朴子・外篇・任命》：「遊精壙誥，樂以忘憂。」大朴，道家之理論，即眞。《老子》第二十八章：「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王弼注：「朴，眞也。」按：渾為道之特徵，無為道之本原，朴為道之體用。此二句言顧君潛心於渾無之

道，神游于大朴之眞。

〔4〕播，揚，布。《玉篇》：『播，揚也。』我，謂我之君主也。徽猷，完美之道。《詩・小雅・角弓》：『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毛詩傳：『徽，美也。』鄭玄箋：『猷，道也。』此為聖德。

玉振，喻聲名遠揚。《孟子・萬章下》：『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趙岐注：『振，揚也。故如金聲之有殺，振揚玉音，始終如一也。』按：所缺之字，以詩之對偶，當與播義近。此二句言揚我君主之完美聖德，如振揚玉音，始終如一，揚其聲名。

此章讚美令文才屬明哲，超凡脫俗。

彼玉之振，光於厥潛〔1〕。大明貞觀，重泉匪深〔2〕。我有好爵，相爾在陰〔3〕。翻飛名都，宰物於南〔4〕。

【注釋】

〔1〕彼，指晉君也。潛，水深處。《易・乾》：『初九，潛龍勿用。』此二句言晉君之美德遠揚，如光照于潛陰。

〔2〕大明，日，喻君主之明德。《禮記・禮器》：『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注：『大明，日也。』又《詩・大雅・大明》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

命武王也。』貞觀，萬物正可視之者也。貞，正；觀，視。《易・繫辭下》：『天地之道，貞觀者也。』王弼注：『明夫天地萬物莫不保，其貞以全其用也。』孔穎達疏：『謂天地之道，以貞正得一，故其功可為物之所觀也。』後以貞觀指澄清宇宙，恢弘正道。班固《幽通賦》：『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己而遺形。』善注：『應劭曰：貞，正也。』又曰：『觀，視也。』重泉，水深處。《淮南子・齊俗訓》：『積水重泉，蛟龍之所便也。』此二句言泉水不深，天上之日光，可以澄照於泉上。其喻意為爾雖居遠地，君主之光亦將照臨。

〔3〕我有好爵，意謂我有好酒。爵，酒器，借指酒。《易・中孚》：『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相，古代一種樂器。《禮記・樂記》：『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鄭玄注：『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一名拊，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為相。』在陰，即『鳴鶴在陰』之略，謂鶴在重陰之下歌唱。此二句言我有好酒，與爾共飲同樂，我有相樂，與爾在重陰下同歌。

〔4〕翻飛，飛翔。謝瞻《張子房詩》：『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善注：『薛君《韓詩章句》曰：翻，飛貌。』宰物，主宰事物，引為理政治民。陸雲《吳故丞相陸公誄》：『和美未飪，宰物下邑。』名都，指吳都。宜春，屬豫章郡，在吳地。機為吳人，故稱吳都。此二句言爾翱翔於名都，治政於南方。

此章勸慰其雖居僻遠，必沐君主之光，仍志可遠圖。

禮弊則僞，樸散在華〔1〕。人之秉夷〔一〕，則是惠和〔2〕。變風興教，非德伊何〔3〕。我友敬矣，俾人作歌〔4〕。

【校勘】

〔一〕『夷』，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案曰：『當作懿。避晉諱作夷。』逯說誤。『夷』通彝。《詩・大雅・烝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告子上》：『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注釋】

〔1〕禮弊則僞，道家之理論，意謂道弊而禮生，禮生則僞。《老子》第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樸散在華，道家之理論，意謂追求華美而失其眞。《老子》第二十八章：『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樸散則為器。』又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故去彼取此。』此二句言禮生於道之弊，故僞；華生而失其眞，故樸散。

〔2〕秉夷，同秉彝，好是懿德。』毛詩傳：『彝，常。』鄭玄箋：『秉，執也。』又曰：『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惠和，仁愛和諧。《左傳・文公十八年》：『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二句言人所秉持之常道，則是仁愛和諧。

〔3〕變風，前人將《詩》分有正、變，變風、變雅乃道衰而諷諫之詩。《詩大序》：『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又《詩譜序》：『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孔穎達疏：『以道衰而作者，名之為變。』興教，興起教化。《隋太廟歌・迎神歌》：『務本興教，尊神體國。』伊何，維何。《詩・小雅・小弁》：『何辜於天，我罪伊何。』此二句言世道衰微，而教化興，惟依德政。

〔4〕俾，使。《詩・大雅・民勞》：『式遏寇虐，無俾民憂。』鄭玄箋：『俾，使也。』此二句言我友讓人尊敬，故使作歌而頌之。

交道雖博，好亦勤止〔1〕。比志同契，惟予與子〔2〕。二三川既曠，江亦永矣〔3〕。悠悠我思，託邁千里〔4〕。

【注釋】

〔1〕交道，交友之道。《抱朴子・外篇・交際》：『故交道可貴也，然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

毀壞刎頸之契。』博，《玉篇》：『廣也，通也。』好，此指適意之友。《爾雅・釋言》：『稱，好也。』郭璞注：『物稱人意亦爲好。』勤止，勞苦，此有艱難之意。止，語助詞。《詩・周頌・賚》：『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毛詩傳：『勤，勞。』此二句言交友之道雖廣，然要交好友亦難。

〔2〕比志，志趣相近。《戰國策・秦策一》：『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鮑彪注：『比，密也。言其志親。』同契，投合。曹植《玄暢賦》：『上同契於稷卨，降合穎於伊望。』此二句言志趣相近，情感投合，惟吾與子。

〔3〕三川，涇、渭、洛水。《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周之亡也，其三川震。』杜預注：『三川，涇、渭、洛水也。』此泛指河流。曠，遙遠，久遠。《呂氏春秋・長見》：『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畢沅注：『曠，猶久也。』永，長。《詩・周南・漢廣》：『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詩傳：『永，長。』此二句言河流那樣遙遠，江水又那樣漫長。

〔4〕悠悠，思貌。《詩・邶風・終風》：『莫往莫來，悠悠我思。』鄭玄箋：『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邁，《說文》：『遠行也。』此二句言自子去後，我心悠然而思，託詩句以寄情千里。

吉甫之役，清風既沈〔1〕。非子之豔，詩誰云尋〔2〕。我來自東，貽

其好音〔3〕。豈有桃李，悤子瓊琛〔4〕。將子無剋，屬之翰林〔5〕。　變彼靜女，此惟我心〔6〕。

【注釋】

〔1〕吉甫，尹吉甫，傳為《烝民》之作者。《詩・大雅・烝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毛詩傳：『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性，如清風，清和之風。《詩・大雅・烝民》序：『《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鄭玄箋：『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性，如清風之養萬物然，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之。』沈，同沉。此二句言自子遠役，和穆之清風，即已消逝。意謂令文已去，再無穆如清風之詩矣。

〔2〕豔，言辭華美。范甯《穀梁傳序》：『《左氏》豔而富。』尋，探究。《淮南子・俶眞訓》：『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此二句言沒有你華美言辭，誰還可探尋此詩？

〔3〕貽，贈送。《說文》：『貽，贈遺也。』好，《說文》：『美也。』好音，謂顧令文之贈詩。此二句言我自東而來，承你贈我好詩。

〔4〕桃李，喻回贈之物。《詩・衛風・木瓜》：『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悤，《說文》：『慚也。』瓊琛，美玉，喻顧令文之詩。此二句言我非有桃李相贈，所以作詩者，是愧你曾贈美玉之詩。

〔5〕將，請。《詩・鄭風・將仲子》：『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毛詩傳：『將，請也。』

也。』矧，齒齦，引申為大笑。《禮記・曲禮上》：『笑不至矧，怒不自詈。』無矧，系詼諧之言。翰林，文翰之林，猶文苑。《抱朴子・外篇・任命》：『徒忘寤於翰林，鋭意以窮神。』屬，歸屬。《史記・項羽本紀》：『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此二句言請你不必大笑，你本屬於文翰之林。

〔6〕孌，婉孌，形容少年之美貌。《詩・曹風・候人》：『婉兮孌兮，季女斯飢。』毛詩傳：『婉，少貌。孌，好貌。』靜女，嫻靜少女。《詩・邶風・靜女》：『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毛詩傳：『靜，貞靜也。』惟，思。《詩・大雅・生民》：『載謀載惟，取蕭祭脂。』鄭玄箋：『惟，思也。』此二句言顧生如嫻靜貌美之少女，使我思念。

此章表達自君去後的失落之情，得贈詩之喜悅，回贈詩的投桃報李之慚愧。

贈武昌太守夏少明詩（六首）〔一〕

【題解】

夏少明，名靖，會稽人。曾任武昌太守、豫章太守。《隋書・經籍志》載《夏靖集》二卷，錄一卷。今存詩一首。據雲《與兄平原書》，士衡另有《吊少明》文，知其當卒於機被殺之太安二年前。夏出守武昌，士衡寄其詩贈之。詩既敘述少明之才德、政績，點明帝命出守武昌之原

因，又間寫武昌地理位置、今昔變化，抒發友人遠去的相思之情。特別是第五首寫武昌昔日為吳蕃畿之繁榮，與今日『人胥攸希』之凋落，形成對比，寄有作者亡國傾家之痛。雲《與兄平原書》曰：『《答少明詩》亦未爲妙，省之如不悲苦，無惻然傷心言，今重復精之。』當指別一贈答，非指此詩。此詩所作具體時間無載，然據夏少明之答詩：『據仁為本，仗義為輿。經緯三墳，錯綜眾書。斟酌聖奧，與道卷舒。』可知此詩所作在任著作郎之後，機《吊魏武帝文》序曰：『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故此詩必作於是年（公元二九八）或稍後。

穆穆君子，明德允迪〔1〕。拊翼負海，翻飛上國〔2〕。是在服〔3〕。西踰崤黽，北臨河曲〔4〕。天子命之，曾

【校勘】

〔一〕此詩見《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六。

【注釋】

〔1〕穆穆，形容儀態之美。《詩・大雅・文王》：『帝遷明德，串夷載路。』毛詩傳：『穆穆，美也。』明德，俊德。《詩・大雅・皇矣》：『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允迪，意謂誠行古人之德。《書・皋陶謨》：『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孔安國傳：『允，信也。』此二句

言少明有君子儀態之美，並誠信躬行古人之俊德。

〔2〕拊，拍，擊；通撫。陶淵明《挽歌詩》：『嬌兒索父啼，良友拊我哭。』負，依。閑居》：『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翻，《說文》：『飛也。』上國，指晉。《左傳·昭公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杜預注：『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士衡吳人，晉都洛陽居東吳西，故以上國指晉。此二句言拍擊着翅膀，依傍大海，飛翔于國都之上。

〔3〕曾，乃。《韻會》：『曾，乃也，則也。』服，古代指王畿以外的地方，此指武昌。《書·皋陶謨》：『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孫星衍疏：『即采邑之地。』此二句言受天子之命，乃去武昌牧守。

〔4〕逾，《說文》：『越也。』崤，山名，又名崤陵，在今河南洛寧縣西北。黽，古縣名。故城在今河南省澠池縣西。此二句言從洛出發，從西越過崤山澠池，北越過黃河之曲。

此章敘述少明才德出衆，受命出守武昌。

爾政既均，爾化既淳〔1〕。舊汙孔修，德以振人〔2〕。雍雍鳴鶴，亦聞於天〔3〕。釋厥緇衣，爰集崇賢〔4〕。

【注釋】

〔1〕政均，即治政之公平。《周禮·地官·司徒》：『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

牛馬、車轂之力政。』均，均勻，公平。《論語・季氏》：『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安國傳：『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化淳，教化使風俗淳樸。《大戴禮・五帝德》：『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此二句言你治政公平，注重教化，故所治之地民風淳樸。

〔2〕舊汙，指習染不良之風氣。《書・胤征》：『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孔安國傳：『舊，甚，大。』《說文》：『孔，通也，又甚也。』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孔，甚。修，整飭，治理。《玉篇》：『修，治也。』振，救助。《書・蟲》：『君子以振民育德。』此二句言舊之不良之風氣得到治理，以德教化救助百姓。

〔3〕雍雍，同雝雝，鳥鳴和諧。《詩・邶風・匏有苦葉》：『雝雝鳴鴈，旭日始旦。』《詩・小雅・鶴鳴》：『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鄭玄箋：『天，高遠也。』此二句言你如鶴鳴和諧之聲，聲名遠播。

〔4〕緇衣，黑布之衣，非朝服。《詩・鄭風・緇衣》：『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鄭玄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爰，語助詞。崇賢，宮殿東門名。張衡《東京賦》：『崇賢抗義，聲於金商。』薛綜注：『崇賢，東門名也。』此泛指宮殿。此二句言脫下私服，使集於崇賢殿上。謂其簡選人才，薦於朝廷。

此章追溯其前施行德政，公允教化之政績。

羽儀既奮，令問不已〔1〕。慶雲煙煴，鴻漸載起〔2〕。峨峨紫闥，俟戾侯止〔3〕。彤管有煒，納言崇祉〔4〕。

【注釋】

〔1〕羽儀，言以羽為儀。《易・漸》：『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吉。』王弼注：『進處高絜，不累於位，無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峨峨清遠，儀可貴也，故曰其羽可用為儀，吉。』後同羽翼。班固《幽通賦》：『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善注：『言先人至漢十世，始進仕，有羽翼於京師也。』奮，振羽展翅。《詩・邶風・柏舟》：『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毛詩傳：『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令問，美善之名。史岑《出師頌》：『傳子傳孫，顯顯令問。』善注：『《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問令望。』翰注：『令，善也。人有積善，則天下相問者皆稱其善，故曰令問也。』同令聞。《詩・大雅・卷阿》：『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此二句言既已展翅奮飛，且美善之名為人稱頌不已。

〔2〕慶雲，瑞雲。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善注：『《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鬱鬱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良注：『慶雲，瑞雲也。』一曰和氣。煙煴，元氣，即天地未分混沌之氣。班固《東都賦》：『皇歡浹，羣臣醉，降煙煴，調元氣。』銑注：『煙煴，即元氣也。』鴻漸，言鴻由下而上之飛進。《易・漸》：『鴻漸於干，小子厲，有言，無咎。』王弼注：『鴻，水鳥也。適進之義，始於下而升者也。』喻仕進。謝

瞻《於安城答靈運》：『綢繆結風徽，煙煴吐芳訊。鴻漸隨事變，靈臺與年峻。』善注：『鴻漸，進也。』載，語助詞。此二句言天降瑞雲與元氣，猶如鴻鳥飛起，由下而上。

〔3〕峨峨，高大壯美。《詩・大雅・棫樸》：『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毛詩傳：『峨峨，盛壯也。』紫闥，即紫微宮。紫微原為星座名，古人認為是大帝所居，故以之喻帝宮。陸雲《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在昔姦臣，稱亂紫微。』善注：『紫微，諭帝位也。《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又曰：『紫宮，大帝室也。』良注：『紫微，帝居也。』後亦稱紫闥。曹植《求通親表》：『注心皇極，結情紫闥。』俟，同竢。《玉篇》：『竢，待也，亦作俟，』侯，指夏少明，因任武昌太守，故謂。戾止，至。《詩・魯頌・泮水》：『魯侯戾止，言觀其旂。』毛詩傳：『戾，來。止，至也。』此二句言夏侯來到了高大壯美的帝宮。

〔4〕彤管有煒，記史之筆鮮紅。《詩・衛風・靜女》：『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悅懌女美。』毛詩傳：『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煒，赤貌也。』鄭玄箋：『彤管，筆赤管也。』此指少明能遺王古人之法，直言補過。納言，掌出納王命之官。《書・舜典》：『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孔安國傳：『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崇，高。《說文》：『崇，嵬高也。』祉，福祉。《詩・大雅・皇矣》：『既受帝

祉，施於孫子。』毛詩傳：『帝，天也。祉，福也。』此二句言既遺王古人之法，直言補過；又可出納王命，以崇晉室福祉。

此章補敘其任朝官時出納王命，踐履古代直言之風範。

既考爾工，將胙爾庸〔1〕。大君有命，俾守於東〔2〕。允文允武，威靈以隆〔3〕。之子于邁，介夫在戎〔4〕。

【注釋】

〔1〕考，考核。《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工，官。《書・堯典》：『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孔安國傳：『工，官。』胙，賞賜。《左傳・隱公八年》：『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毛詩傳：『庸，成也。』鄭玄箋：『庸，功也。』此二句言既將考核你的官職，又將賞賜你的功績。

〔2〕大君，國君。《易・師》：『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王弼注：『大君之命，不失功也。開國承家，以寧邦也。』俾，使。東，指武昌。此二句言國君有命令，使你牧守東方之武昌。

〔3〕允文允武，修文信武。允，信也。《詩・魯頌・泮水》：『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鄭玄箋：

『僖公信文矣，為修泮宮也；信武矣，為伐淮夷也。』威靈，聖德。揚雄《長楊賦》：『今樂遠出，以露威靈。』善注：『露，暴露也。』良注：『暴露聖德也。』隆，隆盛。《玉篇》：『隆，高也，隆盛也。』此二句言晉君修文信武，聖德日以隆盛。

〔4〕邁，遠行。《楚辭・九章・涉江》：『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介夫，武士。《禮記・檀弓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鄭玄注：『介夫，甲衛士。』在戎，意謂持兵器隨行。《說文》：『戎，兵也。』此二句言夏侯遠行，甲冑之衛士，手持兵器而隨行。此是描寫少明赴任武昌太守時的威儀。

此章交代因勳績卓著，帝命出守武昌之經過。

悠悠武昌，在江之隈〔1〕。吳未喪師，為蕃為畿〔2〕。惟此惠君，人胥〔一〕攸希〔3〕。奕奕〔二〕重光，照爾繡衣〔4〕。

【校勘】

〔一〕『胥』，金濤聲《陸機集》作『骨』，誤鈔。

〔二〕『奕奕』。《詩・小雅・頍弁》：『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鄭玄箋：『弈弈，憂也。』『弈弈』與『奕奕』形近，遂至後世多誤。『故憂而心弈弈然。』《爾雅・釋訓》：『弈弈，奕奕，大也。』

【注釋】

〔1〕悠悠，遠貌。《詩・鄘風・載馳》：『驅馬悠悠，言至於漕。』毛詩傳：『悠悠，遠貌。』隰，河水彎曲處。《說文》：『隰，水曲也。』此二句言遙遠武昌，在長江彎曲之處。

〔2〕蕃，通藩，屏障。《詩・大雅・崧高》：『四國于蕃，四方于宣。』《韓詩》作『藩』。畿，古代帝王所轄之地。《說文》：『畿，天子千里地。以遠近言之，則言畿也。』此二句言東吳未喪師失國之前，武昌尚為吳屏障與王畿。此言隱含覆國亡家之痛也。

〔3〕胥，指有才智的地方官吏。《周禮・天官・冢宰》：『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鄭玄注：『胥，讀如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攸，《爾雅・釋言》：『所也。』希，《爾雅・釋詁》：『罕也。』此二句言晉主惟以此地惠賜於君，此地有才能之地方官吏尤所稀少。

〔4〕弈弈，當作奕奕，光明貌。張衡《東京賦》：『六玄虬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薛綜注：『奕奕，光明貌。』重光，意謂承前王之業而再現輝煌。此指惠帝。鍾會《檄蜀文》：『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善注：『《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翰注：『文帝既明，而烈祖又明，故曰重光。』繡衣，官服。《後漢紀・孝元皇帝紀上》：『禁父字翁孺，武帝時爲繡衣御史，捕逐羣盜。』此二句言晉君如日之光，承前王之業而再現輝煌，聖主之光照着錦繡之官服。

第五首寫武昌地理位置、今昔之變化。

人道靡常，高會難期〔1〕。之子於遠，曷云歸哉〔2〕。瞻彼江介，惟用作詩〔4〕。言懷之〔3〕。

【注釋】

〔1〕人道，人世興衰聚散之道。《易・繫辭下》：『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靡常，無常。《書・咸有一德》：『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孔安國傳：『以其無常，故難信。』高會，盛會，良會。《後漢紀・後漢孝順皇帝紀》：『飲酒高會，不以爲慮。』期，約。《玉篇》：『期，契約也。』此二句言人世聚散之道無常，相逢之盛會難以逆料。

〔2〕曷，《說文》：『何也。』此二句言你至於遠方，何時歸來！

〔3〕永，長久。《說文》：『永，水長也。』言，語助詞。此二句内心摯愛你，故久久懷念。

〔4〕瞻，望。《說文》：『瞻，臨視也。』江介，江邊。《楚辭・九章・涉江》：『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洪興祖補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曹子建詩云：江介多悲風。注云：介，間也。』此二句言遠望你所去的那江邊，思念不已，因作此詩。

【附錄】

夏靖・答陸士衡詩

此章抒發友人遠去，寄詩以寫相思之情。

大哉乾元，萬品資生。陶育五常，惟濁惟清。猗歟君子，誕稟純精。行歸於周，忠篤允誠。允誠伊何，拔羣出俗。恆若不脩，抱此素樸。履謙居沖，恆若不足。時行則行，交不瀆。倬彼雲漢，於章于天。九五翻飛，利見大人。大人有命，是牧是招。遂升東朝。東朝光光，天同其曜。匪徒一臺，天同其照。其照爾德，又簡爾才。將登三事，百揆是厘。據仁為本，仗義為輿。經緯三墳，錯綜眾書。斟酌聖奧，與道卷舒。靡陸生，帝度其心。靜恭夙夜，莫其德音。德音既莫，其美彌深。為物之主，為士之林。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蕩蕩荊土，子其康之。風俗未敦，子其臧這。羣彥未敘，子其綱之。忝榮剖符，悠悠在茲。羔裘豹袪，有愧不能。乃眷我顧，爰貽休詩。嘉睹嘉藻，以為清規。敢銘妙言，終始永思。（《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七）

庶人挽歌辭〔一〕

【題解】

見前《挽歌三首》注。此詩為庶人送葬之挽歌，寫其生前雖賤，死備榮耀。既寫靈堂之陳設，親人之悲傷，亦寫送葬之場面，情景之淒涼。

魂衣何盈盈，旗旐何習習〔1〕。父母拊棺號，兄弟扶筵泣〔2〕。靈輔動轇轕，龍首矯崔嵬〔3〕。挽歌挾轂唱，嘈嘈一何悲〔4〕。浮雲中容與，飄風不能迴〔5〕。淵魚仰失梁，征鳥俯墜飛〔6〕。（《北堂書鈔》卷九十二、《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二）

【校勘】

〔一〕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金濤聲《陸機集》前有『死生各異方，昭非神色襲。貴賤禮有差，外相盛已集。』後有『念彼平生時，延賓陟此幃。賓階有隣跡，我降無登輝。』注出《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均无此八句，故删。

【注釋】

〔1〕魂衣，鬼衣，又曰上天衣。《酉陽雜俎・尸穸》：『亡人坐上作魂衣，謂之上天衣。送亡者不齎鏡奩，蓋裝鬼衣也。』盈盈，輕盈貌。陸雲《爲顧彥先贈婦往反四首》：『笑目逝不顧，纖腰徒盈盈。』旗旐，畫有鳥隼龜蛇圖像之旗。《詩・大雅・桑柔》：『四牡騤騤，旗旐有翩。』毛詩傳：『鳥隼曰旗，龜蛇曰旐。』此指出喪時給棺柩引路的幡旗，俗稱引路幡。陸雲《晉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龍章舒藻，旗旐有輝。轜輪轇結，玄駟徘徊。』習習，翻飛

貌。《楚辭・九辯》：『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此二句言死者座上的魂衣輕盈，柩前引路的幡旗隨風翻飛。

〔2〕拊，拍擊。《說文》：『拊，捊也。』段玉裁注：『古作拊捊，今作撫捊，古今字也。』《儀禮・士冠禮》：『主人之贊者筵於東序。』鄭玄注：『筵，布席也。』此指祭祀死者之宴。此二句言父母拍棺柩而嚎啕，兄弟扶祭祀之席而泣。

〔3〕靈輴，靈柩。《說文》曰：『輴，喪車也。』轇轕，雜亂。張衡《東京賦》：『雲罕九旂，闟戟轇轕。』薛綜注：『轇轕，雜亂貌。』龍首，乃幡上所畫之圖像。矯，舉。《楚辭・九章・惜頌》：『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王逸注：『矯，舉也。』崔嵬，山巔。《詩・小雅・谷風》：『習習谷風，維山崔嵬。』毛詩傳：『崔嵬，山巔也。』此謂高聳。此二句靈柩幡旗隨風翻動，幡上龍首高高聳起。

〔4〕嘈嘈，聲音之嘈雜。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嘈嘈以失聽目，矘矘而喪精駢。』善注：『嘈嘈，唱着挽歌，挽歌聲音嘈雜，何其悲涼。』此二句言兩邊送葬者夾着車轂，唱着挽歌，挽歌聲音嘈雜，何其悲涼。

〔5〕容與，徘徊不進。班固《西都賦》：『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濟注：『容與、徘徊，順動貌。』迴，同回。此二句言空中浮雲徘徊不前，地上飄風不能迴旋。

〔6〕梁，魚堰。《詩・邶風・谷風》：『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毛詩傳：『梁，魚梁。』言深淵之魚仰失其魚堰，遠行飛鳥俯落墜下。上四句渲染悲傷的氣氛。

贈弟士龍

【題解】

此為士衡與弟離別之詩。兄弟卒然離別，內心充滿傷情，雖互相勸慰，然臨歧別去，仍別情難禁。「悲意填秋空」句寫離別之憂傷充塞天地，情尤深厚。詩作時間不詳，然詩有「卒然當遠別」之句，考機、雲入洛，遠別有兩次，一次是士衡任淮南吳王郎中令，離洛赴淮南；一次是士衡任平原內史，雲任清河內史。因淮南屬吳地，離洛而適故土，雖有離別之情，而無悲悼之懷。後次離別則情境迥異。永寧元年（公元三〇一），機因牽于趙王倫篡逆之事而入獄，九死一生，終得生還，詳《謝平原內史表》「題解」。而次年即太安元年（公元三〇二），兄弟又將分赴兩地，劫後餘生，適遭別離，將別有一番情懷。究詰此詩，悲悼傷感之情如此深厚，當作于太安元年之別也。

友生有離聚，兄弟無西東[1]。卒然當遠別，惆焉傷我衷[2]。居者勸加餐，行人囑保躬[3]。臨岐逝將分，悲意填秋空[4]。胡為鶺鴒原，竟覿牛馬風[5]。（《欽定熱河志》卷四）

【注釋】

〔1〕友生，朋友。《詩・小雅・常棣》：『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毛詩傳：『朋友尚義切切然。』此二句言朋友有聚散，然兄弟則不可離也。

〔2〕卒然，倉促。《孟子・梁惠王上》：『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趙岐注：『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慽，同慼。憂。《說文》：『慽，憂貌。』《詩・周南・汝墳》：『未見君子，慽如調饑。』毛詩傳：『慼，饑意也。』鄭玄箋：『慼，思也。』《經典釋文》卷五：『慼，《韓詩》作慽，音同。』衷，中，內心。《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杜預注：『衷，中也。』此二句言今倉促遠別，憂思使我內心傷感。

〔3〕加餐，勸慰之語。《古詩・行行重行行》：『棄之勿復道，努力加餐飯。』躬，《爾雅・釋詁》：『身也。』此乃二人互相勸勉對方保重身體。

〔4〕岐，岔道。《玉篇》：『去也，往也。』此二句言臨岐別離，悲情塞滿秋空。

〔5〕鶺鴒，一名雝渠，水鳥。《詩・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毛詩傳：『脊令，雝渠也。』脊令，同鶺鴒。《羣書治要》卷三引作『鶺鴒在原』。此喻兄弟。杜甫《喜觀即到傷短篇》其二：『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趙次公注：『待弟而來，怒烏鵲之不實。下言喜弟來，故拋書示之。』覲，《爾雅・釋詁》：『見也。』牛馬風，即風馬牛，喻毫無關聯。

《左傳・僖公四年》：『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預注：『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逸，走失，或曰風，走也。』風，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水經注・序》：『當之其地，距獨石三百餘里，則更風馬牛雌雄相誘。此喻相距遙遠。此二句言兄弟本如鶺鴒雙飛同棲，今何離別如此遙遠呢？

贈斥丘令馮文羆詩〔一〕

【題解】

元康三年（公元二九三），馮文羆除斥丘令，機作《贈馮文羆遷斥丘令》（八首）詩贈之。此詩當為文羆出令斥丘，東城餞別之作，時間可能比上詩略早。前四句寫把酒餞別，後二句寫朋友遠去之後。登樓本為遠眺友人離別之身影，驀見山上草木已變，方悟季節已經轉換，故最后一句既有朋友別去悵然若失之深情，又交織時光匆匆之感慨，使別情中浸透着一種強烈的生命意識，深化詩的意蘊。

夙駕〔二〕出東城，送子臨江曲〔三〕〔1〕。登樓望峻陂〔四〕，時逝一何速〔3〕。（《藝文類聚》卷三十一、《初學記》卷十八）

密席接同志，羽觴飛酃淥〔2〕。

【校勘】

〔一〕《初學記》卷十八作『贈馮文羆』，《七二家集》本、《詩紀》卷二十五作『贈波丘令馮文羆詩』。

〔二〕『夙駕』，《初學記》卷十八作『鳳駕』。

〔三〕『江曲』，《初學記》卷十八作『河曲』。當據改。

〔四〕『陂』，《初學記》卷十八作『坡』。古二字同。

【注釋】

〔1〕夙駕，早駕。《詩・鄘風・定之方中》：『星言夙駕，説于桑田。』江曲，当作河曲，黄河彎曲處。此二句言晨駕出於東城，送子至黄河岸邊。

〔2〕密席，坐止之亲密。韩愈《送靈師》：『強留費日月，密席羅嬋娟。』同志，志趣相投者。孔安國《尚書序》：『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羽觴，酒器。《楚辭・招魂》：『瑶漿蜜勺，實羽觴些。』良注：『觴，酒器也，插羽於上。』洪興祖補注：『杯上綴羽，以速飲也。』酃渌，美酒。《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五：『郭仲産《湘州記》云：衡陽縣東有酃湖，土人取此水以釀酒，其味醇美，所謂酃酒。每年嘗獻之，晉平吳始薦酃酒於太廟是也。』餞別之時與故友坐席相連，舉觴而飲。

〔3〕峻陂，陡峻之山坂。此二句言登樓遠眺，見草木已變，方知季節已經轉換，不禁感慨友人

離去，猶如時光流失，何其迅疾。

尸鄉亭詩〔1〕

【題解】

此詩乃詩人游于鞏洛，見丘墓累累，秋草蔓蔓，寒木入雲，感慨人生功業或有早遲之別，聲聞或有賢愚之分，然終將同歸黃泉。以蕭瑟之景，寫慘澹之情，用語超然，而痛入骨髓。當作于詩人晚年。

東遊觀鞏洛，逍遙丘墓間〔2〕。秋草蔓長柯，寒木入雲煙〔3〕。發軫有夙晏，息駕無愚賢〔4〕。（《藝文類聚》卷二十七、《七十二家集》本《陸平原集》卷五）

【校勘】

〔一〕「柯」，《文鏡秘府論·西卷·文二十八種病》引作「衰草漫長河，寒木入雲煙」。又「木」，《七十二家集》本、《詩紀》作「水」。形近而誤。

【注釋】

〔1〕尸鄉亭，地名，在今河南境内。《水經注》卷二十三：『楸舉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者也。闞駰曰：湯都也。亳本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

〔2〕鞏洛，指河南之鞏縣與洛水。逍遙，自適貌。《詩·檜風·羔裘》：『羔裘逍遙，狐裘以朝。』毛詩傳：『羔裘以游燕。』此猶徘徊也。

〔3〕蔓，蔓延。長柯，長枝。《玉篇》：『柯，枝也。』此二句乃詩人遊鞏洛徘徊於丘墓之所見，以秋草之茂盛，寒木之高聳，暗示丘墓時間之久。

〔4〕發軫，車駕出發。見《贈馮文羆》詩注。夙晏，早晚。《爾雅·釋詁》：『夙，早也。』《玉篇》：『晏，晚天清也。』此二句以發軫喻建功立業，以息駕喻死亡。

【集評】

〔日〕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南卷·集論》：及乎徐陵《玉臺》，僻而不雅；丘遲《紗集》，略而無當。……至如王粲《灞岸》，陸機《尸鄉》，徐幹《室思》，並有巧句，互稱奇作。

〔日〕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西卷·文二十八種病》：上尾詩者，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名為上尾。……或云如陸士衡詩曰：『衰草蔓長河，寒木入雲煙。』（河與煙平聲）此上尾。齊梁已前，時有犯者。齊梁已來，無有犯者。此為巨病。若犯者，文人以為

陸士衡文集校注　補遺

未涉文途者也。唯連韻者，非病也。

【備考】

《詩紀》卷二十五、《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一並曰：『《詩彙》作顏之推者，非。』《文鏡秘府論・南卷・集論》曰：『至如王粲《霸岸》、陸機《尸鄉》、潘岳《悼亡》、徐幹《室思》，並有巧句，互稱奇作，咸所不錄。』可證《尸鄉》為陸機所作。

園葵詩〔一〕

【題解】

此詩本事及主旨參見前《園葵詩》『題解』。詩乃再次表達在孤立無援之際，賴吳王司馬穎援手相救的感激之情。然面對命運無常，難以把握的一份無奈，浸透着徹骨的涼意。

翩翩晚彫葵，孤生寄北蕃〔二〕〔1〕。被蒙覆露惠，微軀後時殘〔2〕。庇足周〔三〕一智，生理各萬端〔四〕〔3〕。不若〔五〕聞道易，但傷知命難〔4〕。（《藝文類聚》卷八十二、《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九、《七十二家集》本《陸平原集》卷五、《詩紀》卷

三十五、《佩文齋廣群芳譜》卷十四）

【校勘】

〔一〕《藝文類聚》卷八十二引陸機《園葵詩》二首，第一首已見前，此詩《文集》失收。《事類》引『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二句，題作陸機《園葵詩》。此為殘篇，或為上《園葵詩》之佚句。

〔二〕『蕃』，《七十二家集》本作『藩』。古二字通。

〔三〕『周』，《文心雕龍・事類》、《藝文類聚》卷八十二作『同』。

〔四〕『各萬端』，《文心雕龍・事類》作『合異端』。

〔五〕『若』，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曰：『當作苦』。逯說是。

【注釋】

〔1〕翩翩，鳥上下翻飛貌。《詩・小雅・四牡》：『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此喻飄转不定。

〔2〕被，通披。彫，通凋。北蕃，北國。詩人喻己自吳適洛，孤獨寄身於北國。後凋。微軀，指園葵。詩人喻己也。此言自己身蒙吳王司馬顒之活命恩惠，使微軀通披。

〔3〕庇足，庇護其足。《左傳・成公十七年》：『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又《左傳・文公七年》：『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

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按：此二典本不相類，士衡卻合而用之，劉勰譏其『引事爲謬』，實乃士衡追求用語之新奇也。如《贈從兄車騎》『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亦如是。周，周全。《廣韻》：『周，帀也，又至也，備也。』一知，猶大智慧。《莊子・德充符》：『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郭象注：『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者也。』知，同智。生理，生命之理。萬端，喻變化無端。此以園葵爲喻，言賴吳王之智周全庇護，在生死變化無萬端之時得以活命。

〔4〕若，當作苦。知命，知天命。《易・繫辭上》：『樂天知命，故不憂。』王弼注：『順天之化，故曰樂也。』此言人生聞道容易，而樂天知命則難。

【附錄】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事類》：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眞，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練，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

祖會太極東堂詩〔一〕

【題解】

此詩或為《元康四年從皇太子祖會東堂詩》之佚句，當皇太子宴之所作。創作時間或為元康四年。

帝謂御事，及爾同歡〔1〕。我有嘉禮，以壽永觀〔2〕。思樂華殿，祇承聖顏〔3〕。（《北堂書鈔》卷八十二）

【校勘】

〔一〕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金濤聲《陸機集》輯此詩，注出《北堂書鈔》卷八十二。逯曰：「《書鈔》又引陸機《祖會太極東堂詩》：『於是四座具醉』云云，當是詩序殘文。」今檢四庫全書本《北堂書鈔》未見此詩，《淵鑑类函》卷一百五十六引『思樂華殿，祇承聖顏』二句。未知逯、金何據版本，姑存之，待考。

【注釋】

〔1〕帝，謂太子也。御事，治事。《書・泰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孔安國傳：「御，治也。」此指治事之臣。帝之宴飲羣臣於太極東堂，故曰及爾同歡。

〔2〕我，我晉也。嘉禮，指美善之禮儀。《周禮・春官・宗伯》：『以嘉禮親萬民。』鄭玄注：『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爲之制嘉禮之別。』永觀，長久地閱覽反省古人之道。《書・酒誥》：『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孔安國傳：『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爲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此乃指賢君。此二句言我晉禮儀美善，祝君道長存。

〔3〕華殿，指承華殿，太子之所居。祇，恭敬。《爾雅・釋詁》：『祇，敬也。』此言宴罷歸來心情之愉悅，並表達忠於王事之決心。

元康四年從皇太子祖會東堂詩〔一〕

【題解】

此詩或與《祖會東堂詩》屬同首詩。是年秋，機出任吳王郎中令，此詩當作於出任吳王郎中令前。既為應制，必為歌功頌德之作。

巍巍皇代〔二〕，奄宅九圍〔1〕。帝在在洛〔三〕，克〔四〕配紫微〔2〕。普厥丘宇，時罔不綏〔4〕。（《匡謬正俗》卷三）八風・應律，日月重暉〔3〕。

【校勘】

〔一〕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輯此詩，僅出《匡謬正俗》卷三。今檢四庫全書本《北堂書鈔》未見此詩，金濤聲《陸機集》輯此詩，僅出《匡謬正俗》卷三。

〔二〕「巍巍皇代」，逯校：《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九作「帝在洛陽」。當據改。

〔三〕「帝在在洛」，逯校：《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九作「帝在洛陽」。當據改。

〔四〕「克」，逯校：《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九作「光」。

【注釋】

〔1〕巍巍，高大貌。奄，覆。《玉篇》：「奄，大也，覆也。」宅，居。《爾雅・釋言》：「宅，居也。」《詩・周頌・玄鳥》：「上帝是祇，帝命式於九圍。」毛詩傳：「九圍，九州也。」

〔2〕紫微，星座名，三垣之一，古人以示帝王之星。李尤《陽殿銘》：「皇穹垂象，以示帝王，紫微之則，弘誕彌光。」此言帝居洛陽，其輝光與紫微媲美。

〔3〕八風應律，即八風應節而至，謂和諧也。《禮記・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鄭玄注：「八風從律，應節至也。」《左傳・隱公五年》：「夫舞所以節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而行八風。」杜預注：「八音，八方之風

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重暉，再放光輝也。

〔4〕普，普照。厥，其。丘宇，猶區宇。《通雅》卷一：『《匡謬正俗》曰：《曲禮》不諱嫌名，謂宇與禹、丘與區宇禹合矣。丘之與區，今呼則異，然尋古語其聲亦同。陸機詩：普厥丘宇，時罔不綏。』綏，安寧。罔，《爾雅・釋詁》：『無也。』綏，《爾雅・釋詁》：『安也。』此二句言晉王之光照天下，四时无不安宁。

【集評】

〔唐〕顏師古撰《匡謬正俗》卷三：禹字丘區，或問曰：『《曲禮》云：禮不諱嫌名。鄭注云：嫌名，即禹與宇，丘與區，其義何也？』答曰：『康成鄭君此釋，蓋舉異字同音，不須諱耳。』區字既是，故引為例。禹、宇二字，其音不別。丘之與區，今讀則異，然尋按古語，其聲亦同。何以知之？陸士衡元康四年《從皇太子祖會東堂詩》云：『巍巍皇代，奄宅九圍。帝在在洛，克配紫微。普厥丘宇，時罔不綏。』又《晉宮閣名》所載某舍若干區者，列為丘字。則知區、丘，音不別矣。且今江淮田野之人，猶謂區為丘，亦古之遺音也。

士庶挽歌辭

【題解】

此挽歌為殘篇，卻見其特點。以埏埴、蓊靈送葬，陶犬、瓦雞殉葬，見其死者身份低賤；安寢墓丘，時聞板築，似乎並無世間榮華之留戀，一往不歸之苦痛，恰在純樸中透出一份達觀的死亡態度。

陶犬不知吠，瓦雞焉能鳴〔1〕。安寢曾邱〔一〕下，時聞板築聲〔2〕。（《北堂書鈔》卷九十二、《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六）

埏埴為塗車，束薪作蓊靈〔3〕。（《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二）

【校勘】

〔一〕「邱」，《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六作「丘」。古二字通。

【注釋】

〔1〕陶犬、瓦雞，指殉葬之物，因屬士庶，故以此類物殉葬，此亦喻空有其形而無其實。《太平御覽》卷九百五：「《抱朴子》曰：陶犬無守夜之益，瓦鷄無同晨之警。」

〔2〕安寢，猶安息。曾邱，重丘，此指墳墓。板築，以夾板築土，此築墳墓也。

〔3〕埏埴，和泥製作陶器。《老子》第十一章：『埏埴以為器。』此指陶器。塗車，行進之車。芻靈，以薪所作狀如人者也。

王侯挽歌辭

【題解】

王侯魂靈有知，仍留戀生前官達與榮華。憂懼身入墓穴，血貽鬼域，身前身後，迥然有別，其死亡之痛則不言而喻。此詩所表現的生死觀與《庶人挽歌詞》明顯有別。

孤魂雖有識，冥漠難為符〔1〕。操心玄芒內，注血貽鬼區〔2〕。（《北堂書鈔》卷九十二、《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六）

【注釋】

〔1〕冥漠，指幽暗之黃泉。庾信《和王少保遙傷周處士》：『冥漠爾遊岱，悽涼余向秦。』符，符節，符信。《玉篇》：『符，符節也，契也。』此言孤魂有識，卻身處幽暗之黃泉，再不能持節為官。

〔2〕操心，心憂懼也。《孟子·盡心上》：『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趙岐注：『此

即人之疢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玄芒，深遠渺茫之處。貽，贈，遺。鬼區，鬼域。

挽歌辭

【題解】

從内容看，上篇言生多拘役，故生亦可悲；死亦可戚，其意自明。人生無論生死，均一悲劇也。下一殘篇似非挽歌，或為誤題，未可知。

在昔良可悲，魂往一何慼〔1〕。念我平生時，人道多拘役〔2〕。（《韻補》卷五）

五常侵軌儀，夕氣牽徽墨〔3〕。隨情乏良聘，枝騃或鴆毒〔4〕。（《韻補》卷五）

【注釋】

〔1〕在昔，謂生時。魂往，謂死後。慼，《説文》：「憂也。」同戚。

〔2〕人道，人世。拘役，拘束，不自由。此四句言生因拘役而可悲，死以不歸而可戚。

〔3〕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侵，進入。軌儀，猶言準則。《國語・周語下》：「帥象禹之

功，度之於軌儀。」韋昭注：「軌，道也。儀，法也。」徽墨，指美的文字。孫何《讀子美詩》：「鋒鋩堪定霸，徽墨可繩姦。」

〔4〕隨情，謂適其情意也。聘，《廣韻》：「問也。」良聘，猶良媒。枝騑，意殊難解，或为牡騑之誤。牡騑，即「四牡騑騑」之略，騑，馬行雄壯貌。鴆毒，毒藥。此四句言生前以五常為軌儀，以美文而抒情，縱情聲色，又無良媒，豪族奢華，或為鴆毒。或爲申述「人道多拘役」之意。

詠老詩〔一〕

【題解】

此詩《文選》卷二十二注作《東宮詩》，疑《文選》誤題。機在東宮，仕途順達，年華亦盛，尚無老之將至的深沉感慨，此詩或作于晚年。

軟顏收紅蘂〔一〕，玄鬢吐素華〔1〕。冉冉逝將老，咄咄奈老何〔2〕。（《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九、《七十二家集》本《陸平原集》卷五、《詩紀》卷二十五）

【校勘】

〔一〕《藝文類聚》卷十八引無題，《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七十二家集》本、《詩紀》卷二十五作《詠老》。《文選》卷二十二謝靈運《晚出西射堂》注作《東宮詩》。揣摩詩意，當以《詠老》為善。

〔二〕「軟」，《文選》卷二十二注引作「柔」。又「藻」，《文選》卷二十二注引作「藻」。

【注釋】

〔1〕軟顏，柔軟容顏，言年少。红藻，未放之红蕊，喻青春。玄鬢，黑髮。素華，白花，喻白髮。陶淵明《雜詩》其七：「弱質與運頹，玄鬢早已白。」

〔2〕冉冉，漸漸。《楚辭・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洪興祖補注：「五臣云：冉冉，漸漸也。」逝，指日月之逝。咄咄，歎息之聲。《經典釋文》卷十一：「咄咄，

贈顧彥先詩

【題解】

彥先與機同出身江東世族，且是姻親，又同時入洛，鄉情親情，血濃於水，故其懷人之情

眞摯感人。

清夜不能寐，悲風入我軒〔1〕。立影對孤軀，哀聲應苦言〔2〕。（《藝文類聚》卷三十一、《詩紀》卷三十五、《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九、《七十二家集》冰《陸平原集》卷五）

【注釋】

〔1〕寐，眠。軒，窗也。詩人因懷人而無法入眠，獨自站在窗前，風入窗櫺仿佛帶着悲涼。

〔2〕立影，站立之身影。哀聲，哀歎之聲。苦言，謂作詩之悲苦之言。孤身一人，唯影作伴，只有借詩以抒寫悲苦之情。

為顧彥先作詩

【題解】

此為代擬之作。因是殘篇，難見全貌。從内容看，當是念遠懷人之作，或為代顧彥先贈婦。詩言轉眼季節已是深秋，又加之長夜將至，此景此境此刻，情何以堪？從内容、句式和用韻看，此詩或與《贈顧彥先詩》為同一篇，後人割裂引用，遂誤為另首。

肅肅素秋節，湛湛濃露凝〔1〕。太陽夙夜降，少陰忽已升〔2〕。（《太平御覽》卷二十五、《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九）

【注釋】

〔1〕肅肅，迅疾貌。《詩・召南・小星》：「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毛詩傳：「肅肅，疾貌。」素秋，即秋。張華《勵志詩》：「星火既夕，忽焉素秋。」善注：「《爾雅》曰：秋爲白藏，故云素秋。」翰注：「西方色白，故曰素秋。」湛湛，露濃貌。《詩・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詩傳：「湛湛，露茂盛貌。」凝，指凝結成霜也。

〔2〕夙，早。少陰，月也。《白虎通德論・禮樂》：「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此二句言太陽落下，夜幕早臨，倏忽之間，月已升起。

祖道清正詩〔一〕

【題解】

逯欽立曰：「「清正」當是「潘正」之誤」，逯說是。祖道，餞別於道也。此詩或爲潘正出任地方官，機爲之餞別而作，故殷勤寄語，希望其出任一方，弘揚輔弼聖明之君。

□□□□題，允藩克正〔1〕。惟是喉舌，光翼明聖〔2〕。（《北堂書鈔》卷六十）

【校勘】

〔一〕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金濤聲《陸機集》輯此詩，注出《北堂書鈔》卷九十八。今檢四庫全書本《北堂書鈔》卷九十八無此詩，惟卷六十引「惟是喉舌，光翼明聖」二句，未知逯、金據何版本。待考。

【注釋】

〔1〕允，信。藩，指所治之地。言信其政令公允也。

〔2〕喉舌，指君王之冢宰。《詩・大雅・烝民》：「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毛詩傳：「喉舌，冢宰也。」光，光大，弘揚。翼，輔弼。見《答賈謐》注。此二句言惟因君王之冢宰，故弘揚君主之德，輔弼君主之政。

【題解】

講《漢書》詩〔一〕

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冬，機由吳王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稅駕金華」，乃言離職藩

臣；『講學秘館』，又謂身登秘閣。故此詩當作於元康六年或稍後。賈謐曾請當時名士如左思、潘岳、陸機等為之講《漢書》，詩即述此事，盛讚謐身邊人才之盛也。

稅駕金華，講學秘館〔1〕。有集惟髦，芳風雅宴〔2〕。（《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九、《七十二家集》本《陸平原集》卷三、《淵鑑類函》卷二百二）

【校勘】

〔一〕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金濤聲《陸機集》輯此詩，注出《北堂書鈔》卷九十八。今檢四庫全書本《北堂書鈔》本無，未知逯、金據何版本。

【注釋】

〔1〕稅駕，止駕。金華，原為王之所乘之車，後以王之號也。《大唐西域記·序》：『聞諸先志曰：近代有王號曰金華。』秘館，秘書閣。江淹《蕭驃騎解嚴輸黃鉞表》：『則輒上還王府，永戢祕館。』祕，同秘。

〔2〕有集，猶集，止也。《詩·小雅·車舝》：『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髦，俊彥。《爾雅·釋言》：『髦，士官也。』郭璞注：『取俊士令居官。』芳風，喻文章之美。潘尼《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玩爾清藻，味爾芳風。』向注：『清藻芳風，言機之文章也。』

飲酒樂〔一〕

【題解】

此詩創作時間不可考。言人生短暫，須及時行樂。文士與酒，或以酒澆愁，或借酒以行樂，而行樂之背後，乃隱一愁字。

飲酒須飲多，人生能幾何〔1〕。百年須受樂，莫厭管弦歌〔2〕。（《樂府詩集》卷七十四、《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九、《七十二家集》本《陸平原集》卷三）

【校勘】

〔一〕《樂府詩集》卷七十四、《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九、《七十二家集》本《陸平原集》卷三作無名氏。

【注釋】

〔1〕幾何，言其少也。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2〕百年，猶人生。厭，滿足。言人生百年須及時行樂，享樂歌舞之盛。

吳趨行〔一〕

【題解】

此詩作年不可考。詳其內容當是懷人念遠之作。語言雙關，用意含蓄，風格吳歌風味，或作於早期，與後期繁縟凝重，大有別也。

蘭滿蓋重簾，唯有遠相思〔1〕。藕葉清朝釧，何見早還時〔2〕。（《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九、《七十二家集》本《陸平原集》卷三、《詩紀》卷三十四）

【校勘】

〔一〕《詩紀》卷三十四曰：「此首及《飲酒樂》，《樂府》不載名氏，次陸機之詩。《詩彙》作陸機詩。」

【注釋】

〔1〕蘭，因蠶吐絲成繭，而絲與思諧音。簾，與年諧音，重簾，謂又一年也。

〔2〕藕，為偶之諧音，另藕亦有絲，亦與思諧音。藕葉，亦為金釧之形狀。

【集評】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三：此吳歌之始唱也。為體雖纖俗，而居然蘊藉，不似

《子夜》、《讀曲》等篇一色佻薄，殆不復有詩理。雅人在戲而莊，有如此者。

贈潘正叔

【題解】

正叔，潘尼字，曾官太子舍人。機曾任太子洗馬，與尼同為太子屬官，故詩有『與爾游承華』、『執笏崇賢內』之語。潘尼元康元年（公元二九一）十二月作太子舍人，而元康四年七月機已外任吳王郎中令，此詩當作于元康二年初至四年六月之間。

過蒙時來運，與爾游承華〔1〕。執笏崇賢內，振纓曾城阿〔2〕。（《藝文類聚》卷六十七、《詩紀》卷三十五、《漢魏六朝百三集》卷四十九）

【注釋】

〔1〕過蒙，猶承蒙。李密《陳情表》：『過蒙拔擢，寵命優渥。』時來運，猶遇其時運也。承華，太子所居之殿門名。

〔2〕笏，上朝之手板。《釋名・釋書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備）忽忘也。』執笏，為官。崇賢，宮殿東門名。此亦指太子所居之殿門。纓，官纓。曾城，傳

說中的地名，在昆侖山上，王母所居。此指太子宮殿。

三月三日詩〔一〕

【題解】

此詩乃前《櫂歌行》之首四句，後人誤題。

遲遲暮春日，天氣柔且嘉〔二〕。元吉隆初巳，濯穢遊黃河〔2〕。（《藝文類聚》卷四、《七十二家集》本《陸平原集》卷三、《詩紀》卷三十五）

【校勘】

〔一〕《藝文類聚》卷四十、《詩紀》卷三十五、《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引陸機《櫂歌行》全詩，首四句與此同。又《藝文類聚》卷四引此四句，無題名，附三月三日詩後。《詩紀》卷三十五、《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另輯此四句，題作『三月三日詩』。此詩當是節引《櫂歌行》，後人誤解《藝文類聚》所引，妄加詩名，遂誤為二首。諸集均錄，姑存之。

〔二〕『嘉』，《七十二家集》本、《詩紀》卷三十五作『佳』。

陸士衡文集校注　補遺

【注釋】

〔1〕遲遲，和煦。柔，柔和。嘉，美。

〔2〕元吉，大吉。初巳，上巳，即三月三日。濯穢，洗去污穢，祓除不祥。

失題詩

【題解】

機雖云『理扶質以立幹』，其詩也多有理趣，然全詩談玄實不多見。此詩與下首全言玄理，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機入洛已由注重名實而漸向玄虛，文風也因此一變。第二，西晉玄風盛行，揮麈談玄，成為一代文人之習尚，然詩風多承建安，嵇康所作之玄言詩風則一度中斷，此詩談玄，從主旨到藝術標志着玄言詩臻於成熟，故陸機此類詩在詩歌史上地位頗值注意。此詩乃謂宅身於道，立根玄遠，纂文玄沖，妙得虛無。所言者皆老莊之哲學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此詩強調以『懿文』以寫玄理，說明陸機已經注意玄言詩的審美形式問題。

太素卜令宅，希微啓奧基〔1〕。玄沖纂懿文，虛無承先師〔2〕。（《太平

御覽》卷一、《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陸平原集》卷五）

【注釋】

〔1〕太素，混沌初開，物質初形成。此指道之本原。《列子》：「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素者質之始也。」張湛注：「質，性也。既爲物矣，則方員、剛柔、靜躁、沈浮，各有其性。」令宅，美宅。《爾雅・釋詁》：「令，善也。」希微，杳渺玄遠之處。朴子・內篇・暢玄》：「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奧基，幽深之基。《廣韻》：「奧，深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爾雅・釋言》：「基，經也。」郭璞注：「基業所以自經營。」此二句謂宅居於道之本原，立根于杳渺玄遠。

〔2〕玄沖，玄遠沖澹。陸雲《登遐頌》：「頤神大素，淑思玄沖。在彼黃堂，明道固窮。」《爾雅・釋詁》：「懿，美也。」虛無，道家所言之道也。《經典釋文》卷一：「其後談論者莫不宗尚玄言，唯王輔嗣妙得虛無之旨。」先師，指老莊。此二句謂纂集之美文，玄遠沖澹，論虛無之旨，承先師遺訓。

失題詩

【題解】

此詩謂澄澈心志，棲心于玄遠廣漠的太素之域；舍駕遠視，徹悟其生死如大夢之初覺。

所言者乃道家之齊生死、一榮辱之哲學也。

澄神玄漠流，棲心太素域〔1〕。弭節欣高視，俟我大夢覺〔2〕。（《太平御覽》卷一、《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九、《七十二家集》本《陸平原集》卷五）

【注釋】

〔1〕澄神，使心神澄澈，即庄子所謂心斎。《莊子・養生主》：『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玄漠，玄遠广漠。張華《勵志詩》：『大猷玄漠，將抽厥緒。』善注：『《説文》曰：漠，無爲也。言大道玄漠，泊也。《説文》曰：漠，寂也。《廣雅》曰：漠，無爲也。言大道玄漠，猶將抽其端緒。』流，遠幽漠，知之猶從小引其端緒，而至於可知。』銑注：『言大道玄漠，猶將抽其端緒。』流，猶域也。《爾雅・釋言》：『流，覃也；覃，延也。』郭璞注：『皆謂蔓延相被及。』太素，混沌初開，物質初形成。此指道之本原。見上詩注。

〔2〕弭節，止節，息駕。《楚辭・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洪興祖補注：『弭，止也。』俟，待。《詩・邶風・靜女》：『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毛詩傳：『俟，待也。』大夢，道家之言，謂人生如大夢也。《莊子・齊物論》：『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郭象註：『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爲方生而憂死哉。夫大覺者，聖

人也。大覺者，乃知大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大夢覺，謂對生死透徹之悟。

失題詩

【題解】

此為機詩之別一格也。純用口語，不加修飾，詼諧幽默，將老女遲嫁之悲，以達出來。詩作時間無考，或為少年之作也。

老蠶晚績縮，老女晚見辱〔1〕。曾不如老鼠，翻飛成蝙蝠〔2〕。（《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五）

【注釋】

〔1〕績，謂綴絲成繭。《說文》：『績，緝也。』以老蠶成繭之遲，喻老女遲嫁。

〔2〕翻飛，飛。《玉篇》：『翻，飛也。』此二句喻老女遲暮未嫁，不見重於人。

失題詩

【題解】

此之殘篇乃為行役之作，亟言其行役之急迫。車駕將停，又須出發，前途逝，故憂慮心急也。考其詩意，乃入洛後之作。

軌跡未及安，長轡忽已整〔1〕。道遐覺日短，憂深使心褊漫漫，日光飛

通韻《卷七》

【注釋】

〔1〕軌跡，車跡，代指車。轡，馬轡。言車駕將停，又須出發。

〔2〕遐，遠。褊，《爾雅・釋言》：「褊，急也。」郭璞注：「皆急狹。」

失題詩

【題解】

此詩言世之物理、人情，紛紜複雜，然至理一以貫之。惟通達事理、倜儻不羣者，方可不

離本性，明辨人生之眞僞。詩言玄理，乃有感于時世而發，當於晚年所作。

物情競紛紜，至理自宜貫〔1〕。達觀儻不隔，居然見眞膺〔2〕。（《韻補》卷四）

【注釋】

〔1〕競，爭相。《玉篇》：「競，爭也。」紛紜，紛亂貌。曹植《七啓》：「九旒之冕，散曜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言物情紛亂，而精妙之理一以貫之。

〔2〕達觀，指見識通達者。陸雲《逸民箴》：「在昔后帝，齊物達觀，賞不假爵，教不示勸。」儻，倘。《玉篇》：「儻，惆儻不羈。」不隔，意謂不離其本性也。居然，安然。《玉篇》：「居，安也。」膺，當爲贋，僞。《廣韻》：「贋，僞物。」

失題詩

【題解】

此殘篇乃遊宴之作。言平生惆悵失意，面對音樂飲宴，依然落寞難奈。不禁走出堂宴，徘徊于殘陽餘影之中。或許殘陽徐步，更平添一份悵然，然其情已餘言外。斷簡殘句，反而

聊增詩之韻味，直如維納斯之斷臂。此亦當為入洛後之作。

惆悵懷平素，愷樂於茲同〔1〕。堂宴棲末景，遊豫躡餘蹤〔2〕。（《文選》卷五十七《陶徵士誄》注引）

【注釋】

〔1〕惆悵，失志貌。《楚辭・九懷・通路》：「陰憂兮感余，惆悵兮自憐。」王逸注：「悵然失志，嗟厥命也。」愷樂，愷亦樂也。《周禮・春官・宗伯下》：「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鄭玄註：「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

〔2〕末景，日落之影。景，同影。游豫，同猶豫，徘徊遊樂。卢諶《贈崔溫》：「逍遙步城隅，暇日聊遊豫。」躡，踏。餘蹤，餘跡，此指日之餘輝。

失題詩

【題解】

此詩或為詩人羅遭坐趙王倫罪而入獄後所作。永寧元年（公元三〇一）正月，趙王倫篡位，四月倫見誅。因機為中書郎，齊王冏疑倫篡位之禪文出自機手，被收付廷尉，賴成都王

穎、吳王晏並救理之，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故詩言身為下臣，收之天網，渴望重新騰光清霄。

恢恢天網，飛沈〔一〕是收〔1〕。受茲下臣，騰光〔二〕清霄〔2〕。（《韻補》卷二、《古今通韻》卷五）

【校勘】

〔一〕『飛沈』，《古今通韻》卷五作『飛禽』。

〔二〕『騰光』，《古今通韻》卷五作『騰衝』。

【注釋】

〔1〕恢恢，廣大貌。此取《老子》『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之意。收，《玉篇》：『收，收拾也。《說文》：捕也。』

〔2〕騰光，騰馳於天光。鮑照《為柳令謝驃騎表》：『奮迹騰光，參駕龍服。於翰起雲飛，拂翼虹路。』清霄，清空。陸雲《逸民賦》：『眄清霄以寄傲兮，泝凌風而頹歎。』

宿郊外曉作〔一〕

【題解】

此詩寫凌晨夜盡，西邊的殘星、殘月尚在天穹，而水中已映現出東方之雲霞。用「落」、「罷」寫殘星、殘月，化靜為動；用「未成紅」寫夜幕未褪而朝霞將升，形象逼眞。尤其以水寫之，則又化實為虛，猶顯空靈。詩全為寫景，若確為士衡所作，則西晉山水詩已臻成熟之證，其詩史之意義大矣。

殘星落檐外，餘月罷窗東。水白先分色，霞暗未成紅。（《詞府靈蛇二集》骨集《梁詞人麗句》）

【校勘】

〔一〕此詩僅見《詞府靈蛇二集》所載，標題為《梁詞人麗句》，然其下文明標陸機，未知是否誤題，姑錄以待考。

贈潘尼〔一〕

【題解】

潘尼贈詩陸機，機作答，以贊尼之文德，法前賢，隆先祖。詩作具體時間不可考。（《三國志・魏志》卷二十一《衛覬傳》裴松之注引《尼別傳》曰：「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

【校勘】

〔一〕《三國志・魏志》卷二十一《衛覬傳》裴松之注引《尼別傳》曰：「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仕。尼嘗贈陸機詩，機答之。其四句曰：「猗歟潘生，世篤其藻，仰儀前文，丕隆祖考。」位終太常。」

【注釋】

〔1〕猗歟，歎美之詞。班固《東都賦》之《明堂詩》：「猗歟緝熙，允懷多福。」善注：「《毛詩》曰：猗歟那歟。」濟注：「猗歟，歎美也。」篤，猶推許也。《爾雅・釋詁》：「篤，厚也。」言世人歎其文藻之美。因尼贈機詩，故言。

〔2〕仰儀，瞻仰其風儀。陸雲《吳故丞相陸公誄》：「旋璣授銓，仰儀喬嶽。」丕隆，猶光大也。

《書・大禹謨》：『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孔安國傳：『丕，大也。』隆，《說文》：『豐大也。』祖考，猶先人之德也。潘岳《藉田賦》：『儀刑乎於萬國，愛敬盡於祖考。』言文法前人，業隆先祖。

贈馮文羆詩〔一〕（以下殘句）

問子別所期，耀靈緣扶木〔1〕。（《文選》卷三十《南樓中望所遲客詩》注引）

【校勘】

〔一〕《文選》卷三十《南樓中望所遲客詩》注引『贈馮文羆詩』。逯欽立曰：『此殆前篇佚句。』

【注釋】

〔1〕期，約也。《玉篇》：『期，會也，契約也。』耀靈，日也。《楚辭・遠遊》：『分，耀靈曄而西征。』洪興祖補注：『耀靈，東君日也。』緣，《玉篇》：『因也。』扶木，扶桑。《淮南子・墜形訓》：『扶木在陽州日之所。』許愼注：『扶木，扶桑也，在湯谷之南。』此二句言別後相會無因，日升日落，時光匆匆。

長歌行

容華夙夜零，無故自消歇〔1〕。（《文選》卷二十二鮑照《行藥至城東橋詩》注引）

【校勘】

〔一〕《文集》之《長歌行》有『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之句，疑此佚文為異文。

【注釋】

〔1〕榮華，草木之花盛開，喻青春容顏。《淮南子・原道訓》：『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功既成矣。』夙夜，日夜。《書・舜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孔安國注：『夙，早也。』無故，無因。《周禮・地官・司徒下》：『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鄭玄注：『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消歇，零落。庾信《擬詠懷》其五：『壯情已消歇，雄圖不復申。』

贈潘岳詩〔一〕

僉曰吾生，明德惟允〔1〕。（《文選》卷二十五謝瞻《答靈運詩》注）

【校勘】

〔一〕機贈潘岳詩，今惟存此殘句。岳長機十四歲，當屬前輩，機既贈詩，當不會以『吾生』稱

之，詩題或誤也。

【注釋】

〔1〕僉曰：皆曰。《說文》：「僉，皆也。」明德，德之顯也。《詩・大雅・皇矣》：「帝遷明德，串夷載路。」惟允，惟信。《書・舜典》：「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爾雅・釋詁》：「允，信也。」

獨寒吟〔一〕

雪夜遠思君，寒牕獨不寐。（《樂府詩集》卷七十六陶弘景《寒夜怨》題解）

【校勘】

〔一〕《樂府詩集》卷七十六陶弘景《寒夜怨》：「《樂府解題》曰：晉陸機《獨寒吟》云：雪夜遠思君，寒牕獨不寐。但叙相思之意爾。陶弘景有《寒夜怨》，梁簡文帝有《獨處愁》，亦皆類此。」

芙蓉詩

夏搖比翼扇〔1〕。（《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四）

失題〔一〕

輕裾猶電揮，雙袖如霧散。（《編珠》卷二）

【校勘】

〔一〕此佚文又見陸雲《爲顧彦先贈婦詩》，或《編珠》誤題。

失題

震雷驅號令，驚電夜舒光。（《山堂肆考》卷六）

【注釋】

〔1〕比翼，鳥名。《韓詩外傳》卷五：「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此指鳥羽。喻風吹荷動之狀。

失題

佳穀垂金穎。（《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五十七）

失題

石龜尚懷海，我寧忘故鄉〔一〕。（《述異記》卷下）

【校勘】

〔一〕舊題梁任昉撰《述異記》卷下：『東北巖海畔有大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於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尚懷海，我寧忘故鄉。』

失題

甕餘殘酒，膝有橫琴。（《草堂詩箋》卷三十七《遇津詩》注）

失題

【題解】

《海錄碎事》卷十上：（陸機詩）『「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言陸機為太子洗馬，被恩遇也。』由此見此詩作于太子洗馬時。時間在元康元年（公元二九一）三月至元康四年秋。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海錄碎事》卷十上）

存疑：

上留田行

薄遊出彼東道，上留田。薄遊出彼東道，上留田。悠哉邈矣征夫，上留田。悠哉邈矣征夫，上留田。循聽一何矗矗，上留田。悠哉邈川一何皎皎，上留田。悠哉邈矣征夫，上留田。兩服上阪電遊〔二〕，舫舟下遊颺驅，上留

田。此別既久無適，上留田。此別既久無適，上留田。寸心繫在萬里，上留田。尺素遵此千夕，上留田。秋冬迭相去就，上留田。素雪紛紛鶴委，上留田。清風颼颼人袖，上留田。歲云暮矣增憂，上留田。誠知運來詎抑，上留田。熟視年往莫留，上留田〔一〕。（《古樂苑》卷二十）

【校勘】

〔一〕《古樂苑》卷二十注：『電遊，一作雷遊，疑電逝是。』

【備考】

此詩僅見四庫全書本明梅鼎祚撰《古樂苑》卷二十，該書先引陸機『嗟行人之藹藹，駿馬陟原風馳』一首（見前《上留田行》），後引此首，並注曰：『疑本一首五解。』然僅此書作陸機，其他文獻均作謝靈運。存疑待考。

鞠歌行

德不孤兮必有鄰，唱和之契冥相因。譬如虬虎兮來風雲，亦如形

聲影響陳。心歡賞兮歲易淪，玉藏彩，疇識眞。叔牙顯，夷吾親，郢既沒，匠寢斤。覽古籍，信伊人，永言知己感良辰。（《古樂苑・衍錄》卷三引《蘭莊詩話》）

【備考】

《古樂苑・衍錄》卷三引《蘭莊詩話》曰：『陸機、謝靈運之詩，並祖曹子建，故其森蔚璀璨，大率相似。自今觀之，陸於謝稍為平正，他不多辨，讀《鞠歌行》見矣。陸云（詩同上，略）。識云：朝雲升，應龍攀，乘風遠遊騰雲端。鼓鐘歇，豈自歡，急弦高張思和彈。時希值，年夙愆，循己雖易人知難。王陽登，貢公歡，罕生既沒國子歎。邈矣遠念情悄然。鍾嶸《詩品》謂陸尚規矩，不貴綺錯，謝尚巧似，逸蕩過陳思，蓋得之矣。學者才不逮謝，亦惟仰法乎陸，庶乎厭飫膏澤，固不失於張公之歎大才也。』此詩又見《玉臺新詠》卷三十三，作『謝靈運』，因緊接陸機之後。可能《蘭莊詩話》誤引於前，《古樂苑》未加詳考，遂至此誤也。姑錄之，待考。

贈顧尚書及征西大將軍詩

我風既清，人求其馨。董彼紫庭，眷言朝陽。天網既紘，文武方升。允茲兼弘，有肅其凉。（《古今通韻》卷五）

【備考】

此詩前四句見陸雲《贈顧尚書》：「我風載清，能芬南岳。運芳北征，子有其德。人求其馨，逝此陋巷。薰彼紫庭，厥音不已。鼓鍾有聲，聞天之聰。譬之鵠鳴，天聰既招，我實惟彰。乘風之鳳，眷言朝陽。」後四句見陸雲《征西大將軍京陵王公會射堂皇太子見命作此詩》：「玄綱峻極，天罔既紘。文武方升，允茲兼弘。峩峩高夏，有肅其凉。」（其四）疑乃後人割裂而成，誤題詩名及作者。文字略有不同，或乃異文也。

補遺卷三：文

策問秀才紀瞻（六篇）

【題解】

此文是一篇策問，在所問之問題中可窺測作者思想。文章認爲，三代禮制之損益，因時而變；國之典制亦代有變化；多士興邦，賢君求才；刑法之疏密亦因時而宜；治世之道必合乎陰陽之自然規律；世風日頹，救之以大樸。文作于士衡任尚書郎任上，具體時間是元康七年（公元二九七）。

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1]。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樸，救樸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2]。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3]。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4]？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

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5〕？

【校勘】

〔一〕「救」，《七十二家集》本作「敕」。蓋形近而誤。

【注釋】

〔1〕三代，指夏殷周。《論語・衛靈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文質，指禮制之繁簡。簡約曰質，繁密曰文。干寶《晉紀總論》：「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善注：「《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銑注：「言周上代有文有質，雖其不同，安人爲政，度之一致也。」制，《玉篇》：「法度也。」令名，美名。曹植《又贈丁儀王粲》：「法度也。」令名，美名。曹植《又贈丁儀王粲》：「權家雖愛勝，全國爲令名。」善注：「《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2〕忠，《玉篇》：「直也。」革，《玉篇》：「改也。」矯，正。《淮南子・本經訓》：「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許愼注：「矯，正也。」薄，指情之薄。

〔3〕祖，《廣韻》：「始也，法也，本也。」人散，指人心之渙散。

〔4〕損益，謂增減禮制。《論語・爲政》：「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何晏《集解》：「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也。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也。』變遷，指風俗之變易。

〔5〕此數句謂今返古制救世風之弊，明教化以掃蕩污穢，將遵從哪一代之制？遠古教化之道何異？

在昔哲王象事備物〔一〕，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1〕，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為邦之大司〔2〕。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為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3〕？

【校勘】

〔一〕《七十二家集》本此句前有『又問』二字。下每段前皆有此二字。

【注釋】

〔1〕哲王，睿智之先王。《詩・大雅・下武》：『下武維周，世有哲王。』鄭玄箋：『哲，知也。』象事備物，謂擬物象而成人事。《易・繫辭下》：『象也者，像此者也。』孔穎达疏：『言象此物之形狀也。』《廣韻》：『備，備具也，成也。』明堂，天子布政祭祀上帝之所。《孝经・聖治》：『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李隆基注：『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

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清廟，祭祀先祖之所。《詩・周頌・清廟》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詩傳：『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宮室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按：明堂，原為天子宣明政教之所，凡朝會、祭祀、慶賞、選士、養老、教學等大典均在此舉行。其後宮室漸備，另在近郊東南造明堂，祭祀上帝，以存古制。清廟所出，當在明堂之後，周公在明堂祭祀文王，說明當時尚無清廟。周公攝政五年，始建清廟而祭祀文王，後在此祭祀先祖。

〔2〕辟雍，周王朝所設貴族子弟大學。大學有五，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中曰辟雍。《大戴禮記・明堂》鄭玄注：『《韓詩》說：辟圜如璧，雍以水。不言圜言辟者，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雍，雍和也。』《爾雅・釋言》：『班，賦也。』郭璞注：『謂布與。』太學，即大學，古代貴族子弟讀書之所。《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類宮。』鄭玄注：『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又《大戴禮・保傅》：『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司，《說文》：『臣司事以外者。』

〔3〕荒闕，荒廢缺失。謂之一物，《晉書・紀瞻傳》：瞻對曰：『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室；取其周水圜如璧，則白璧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

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1〕；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2〕。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美〔3〕。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士急於招世〔3〕。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恆背。古〔一〕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4〕？

【校勘】

〔一〕『古』，《七十二家集》本作『舌』。誤。

【注釋】

〔1〕庶明，謂衆庶明其教化。《書・皋陶謨》：『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孔安國傳：『言愼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亮采，謂信舉薦其立功治事者。《書・舜典》：『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孔安國傳：『亮，信。……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時雍，猶和也。《書・堯

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孔安國傳：『時，是。雍，和也。』穆，猶穆穆。《爾雅・釋詁》：『穆穆，美也。』唐，即陶唐。帝堯初居於陶，後封于唐，故稱。《史記・五帝紀》：『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

〔2〕有命既集，謂天命所歸。《詩・大雅・大明》：『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毛詩傳：『集，就也。』鄭玄箋：『天監視善惡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福助之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為之生配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多士，人才濟濟。《詩・大雅・文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隆，昌盛。《玉篇》：『隆，隆盛也。』

〔3〕明良之歌，舜與皋陶賡歌相戒，以主明臣良為美。《書・益稷》：『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金蘭之美，同心之美德。《易・繫辭上》：『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4〕崇替，猶興廢。《國語・楚語下》：『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韋昭注：『崇，終也。替，廢也。』《詩》云：曾不崇朝。』招世，求為世用。《莊子・徐無鬼》：『招世之士……貴際。』招，求。《書・說命》：『旁招俊乂，列於庶位。』孔安國傳：『旁招俊乂，《太甲上》，旁求俊彥。』

〔4〕對，《廣韻》：『當也。』此四句言理無不當，事常相背，何上古後代興衰彼此不同？

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1〕，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2〕。姦宄既殷，法物滋有〔3〕。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淫刑淪胥，虐濫已甚〔4〕。漢魏遵承，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克〔一〕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為永制與不〔5〕？

【校勘】

〔一〕『克』，《七十二家集》本作『尅』。古二字通。

【注釋】

〔1〕唐虞，指堯舜。見上注。五刑，刑法之名。《書・舜典》：『汝作士，五刑有服。』孔安國傳：『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周公明四罪之制，謂周公明其舜之四罪，謂定其刑法之制也。

〔2〕清問，訊問。《書・呂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孔穎達疏：『清問，馬云：清，訊也。』緝熙，光明。《詩・周頌・維清》：『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毛詩傳：『典，法

也。』鄭玄箋：『緝熙，光明也。』此句言世人感歎其關心民之疾苦，而歌其光明之德。

〔3〕姦宄，劫奪暴虐之徒。《書・舜典》：『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孔安國傳：『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殷，盛。《玉篇》：『殷，樂之盛稱殷。《易》曰：殷薦之上帝。』法物，猶法制。《玉篇》：『凡生天地之間皆謂物也。』滋，生。《玉篇》：『滋，長也，益也。』

〔4〕叔世，政令衰微之世。三辟，禹、湯、周末代之法。《左傳・昭公六年》：『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孔穎達《正義》：『三辟，謂禹刑、湯刑、九刑也。辟，罪也。三者斷罪之書，故為刑書。皆是叔世所為，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服虔云：政衰為叔世，叔世踰於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文，猶制也。孔穎達疏：『為其文是制。』淪胥，牽引坐罪。《詩・小雅・雨無正》：『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毛詩傳：『淪，率也。』鄭玄箋：『胥，相。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虐濫，謂暴虐氾濫。

〔5〕遵承，沿襲。《爾雅・釋詁》：『遵，循也。』險泰，猶安危。《廣韻》：『泰，通也。』寬克，猶緩急也。克，通剋。《廣韻》：『剋，急也。』

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1〕。《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2〕。若陰陽不調，

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3〕。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辯之，以釋不同之理〔4〕。

【注釋】

〔1〕五行，《書・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迭代，交相替也。《說文》：『迭，更迭也。』古人謂五行相生相剋，故曰迭代。陰陽，古以陰陽解釋萬物化生，凡天地、日月、男女等皆屬陰陽。《易・繫辭上》：『陰陽不測之謂神。』孔穎達疏：『天下萬物，皆由陰陽，或生或成，本其所由之理，不可測量之謂神也。』相須，謂一陰一陽相依而存。二儀，天地。《易・繫辭上》：『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曹植《惟漢行》：『太極定二儀，清濁始以形。』陶育，猶化生。《北齊元會大饗歌・皇夏》：『化生羣品，陶育烝人。』陶，制瓦器之具。《玉篇》：『陶，陶甄。亦作匋。』此四句言五行相生相剋，陰陽相依而存，天地化生四時，四時化生萬物。

〔2〕形象，《周易・繫辭上》韓康伯注：『象況日月星辰，形況山川草木也。』又曰：『縣象運轉以成昏明，山澤通氣而雲行雨施。』故曰相須之道也。

〔3〕大數，氣數，自然之分限。《左傳・哀公七年》：『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

之大數也。』否，與泰相對，閉塞。《易・明彖》：『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廣韻》：『否，塞也。』一氣，指四時之一節氣。此數句言陰陽不調，則四時不順，氣節偏廢，則萬物不生，此和諧相依之證驗。

〔4〕言有溫無寒，有水無火，謂陰陽之不調也。

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1〕。黃羲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2〕。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闊網〔一〕，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德往而莫返〔3〕。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4〕？（《晉書》卷六十八《紀瞻傳》、《七十二家集》本《陸平原集》卷五）

【校勘】

〔一〕『網』，《七十二家集》本作『綱』。

【注釋】

〔1〕窮神知化，窮極其機微變化之理。《易・繫辭下》：『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孔穎達疏：『窮極微妙之神，曉知變化之道，乃是聖人德之盛極也。』備物致

用，《易・繫辭上》：『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孔穎達疏：『謂備天下之物，招致天下所用。』此四句言窮極機微變化之理，才之極也；備辦各種器以爲天下之用，功之盡矣。

〔2〕黃羲，黃，指黃帝；羲，伏羲。踵，《廣韻》：『繼也。』《說文》：追也。』紹，《爾雅・釋詁》：『繼也。』此四句言若具有窮神知化之才、備物致用之功，用之理政，則可承黃羲之規範；以之革亂，則可繼遠古之淳風。

〔3〕機心，智巧詐變之心。《莊子・天地》：『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此四句言唐虞之時，使遠皇疏闊之羅網稠密，夏殷之時使古帝簡約之刑法繁瑣，巧詐之心生而日多，淳樸之德去而不返。

〔4〕太樸，大道。桓溫《薦譙元彥表》：『臣聞太樸既虧，則高尚之摽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良曰：『大樸，大道也。』大，通太。《廣韻》：『稍，漸也。』降殺，《周禮》注云：『殺，亦降殺。』降殺，衰小之也。』

【集評】

〔清〕王夫之《詩經稗疏》卷三：陸機《策秀才文》曰：『辟廱所以班禮教，大學所以講藝文，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則機固已疑邕說之非矣。朱子折衷古說而曰：辟廱，天子大射之處，其說為允然。

【附録】

紀瞻・與秀才對策

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邁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億載，永傳於後。然而俗變事弊，得不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敬失多儀。周鑒二王之弊，崇文以辯等差，而流遁者歸薄而無款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義皇簡樸，無為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闡元，聖功日隆，承天順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既往，人變由久，謂當今之政，宜去文存樸，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

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為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辯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二物。

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登庸，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巖之徒，周文攜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勳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仄陋，使山無扶蘇之才，野無《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

應，翔鳳飄翮，甘露豐墜，醴泉吐液，硃草自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長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譯入貢，頌聲穆穆，南面垂拱也。今貢賢之途已闔，而教學之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恆銳，而務學之心不修。若辟四門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其優劣，厝之百僚，置之羣司，使調物度宜，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符契往代，明良來應，金蘭復存也。

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害作。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勇力而貴仁義。仁義貴則強不陵弱，眾不暴寡。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既興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族誅，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染後代，不能變改。故漢祖指麾而六合回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由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參夷之刑，除族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世而偕也。

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為質；外動剛

直，以外接為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

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之源，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皇代質樸，禍難不作，結繩為信，人知所守。大道既離，智惠擾物，夷險不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綱，夏殷繁帝者之法，皆廢興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非有降殺也。（《晉書》卷六十八《紀瞻傳》）

薦賀循郭訥表〔一〕

【題解】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曾祖齊、祖景皆仕于吳，父邵官中書令，為孫皓所殺，徙家屬邊郡。吳平，循乃還本郡。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羨令，後為武康令。郭訥，字敬言，吳人，入晉官蒸陽令。循守下縣，訥亦棲遲，皆無援於朝，久不進序，故陸機上疏薦循、訥。後循遷太子舍人，訥除太子洗馬。據《晉書·賀循傳》，機之薦表作于著作郎任上，又《吊魏武帝文》序曰：『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故此表必作於是年（公元二九八）或稍後。一表同薦二人，本難縷述，然作者先分論二人才德、政能，然後用一『皆』字，合而論之，點明二人棲遲

的共同原因，再說明舉薦之理由，分述二人所宜之職位。全文有分有合，雖短小而見結構之匠心。

伏見〔二〕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三〕城，刑政肅穆〔1〕。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2〕。循守〔四〕下縣，編名凡悴〔五〕；訥歸家巷，棲遲有年〔3〕。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六〕遐外，志不自營〔4〕。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以貴州党愚智所為恨恨〔七〕〔5〕。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6〕。誠以庶士〔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7〕。至於荆、揚〔九〕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8〕。至於〔一〇〕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9〕。臣等並以凡才〔一一〕，累授飾進，被服恩澤，忝豫朝末；知良士後時，而守局無言，懼

有蔽賢之咎，是以不勝愚管，謹冒死表聞〔10〕。（《晉書》卷六十八《賀循傳》、《吳志・賀劭傳》注引虞預《晉書》、《太平御覽》六百三十二）

【校勘】

〔一〕《三國志》卷六十五《賀劭傳》裴松之注引虞預《晉書》上有『顧榮、陸機、陸雲表薦循郭訥表》。

〔二〕《三國志》卷六十五《賀劭傳》裴松之注引虞預《晉書》『伏見』下有『吳興』二字。《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二作《陸機薦賀循郭訥表》。

〔三〕『試』，《三國志》卷六十五《賀劭傳》裴松之注引虞預《晉書》作『踐』。又『二』，《三國志》卷六十五《賀劭傳》裴松之注引虞預《晉書》作『三』。

〔四〕『循守』，《三國志》卷六十五《賀劭傳》裴松之注引虞預《晉書》作『守職』。

〔五〕『悴』，《三國志》卷六十五《賀劭傳》裴松之注引虞預《晉書》作『萃』。當據改。

〔六〕『居在』，《三國志》卷六十五《賀劭傳》裴松之注引虞預《晉書》作『恪居』。

〔七〕『恨恨』，《三國志》卷六十五《賀劭傳》裴松之注引虞預《晉書》作『悵然』。

〔八〕『庶士』，《七十二家集》本作『庶土』。當據改。

〔九〕『揚』，《七十二家集》本作『楊』。下『揚州』亦作『楊州』。

〔一〇〕『至于』，《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二作『淮其』。

〔一一〕『臣等並以凡才』以下九句，據《三國志》卷六十五《賀劭傳》裴松之注引虞預《晉書》補。

【校勘】

〔1〕服膺，衷心信服。《禮記・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道素，道德純淨。《抱朴子・外篇・君道》：『旌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歷試二城，謂歷官二地。肅穆，和穆。丘遲《侍宴樂游苑送張徐州應詔詩》：『參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向注：『肅穆，謂和穆也。』

〔2〕通濟，通曉濟世之道。幹事，處事幹練圓滿。《易・乾》：『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3〕凡悴，當為凡萃，常人之屬。《廣韻》：『凡，常也。』《玉篇》：『萃，集也。』棲遲，猶歸隱。《詩・陳風・衡門》：『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毛詩傳：『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

〔4〕新邦，指吳國。自營，謀求生計。曹植《又贈丁儀王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銑注：『營，謂營生也。』

〔5〕倏忽，喻時光迅疾。《淮南子・脩務訓》：『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階緒，喻進身之由。《梁書・武帝紀上》：『又以名不素著，絶其階緒。』《玉篇》：『緒，絲端。』恨恨，猶悵悵。《與呂長悌絶交書》：『從此別矣，臨別恨恨。』

〔6〕臺郎，尚書郎。按：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前人斷句多誤。《後漢書・虞詡傳》：『臺郎官顯，選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因臺郎官顯，選

官須考慮各州之分配。故下文言揚州無郎，荆州亦無任職京城者，乃成為薦舉之理由。

〔7〕庶士，衆士。《書・泰誓》：『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8〕此言荆、揚無郎，亦無任職京城，按例當選。

〔9〕資品，資歷品級。《晉書・劉弘傳》：『被中詔，勑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清塗，清要之職。《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五《晉太康起居注》：『基子沖，尚書郎中，雖在清途，猶未免楚撻。』途，同塗。苟，苟且。選，指選官。條，條陳。簡察，考察選拔。

〔10〕飾進，意謂過蒙提拔。《玉篇》：『飾，修飾也。』忝豫朝末，謂辱備朝官之末。《爾雅・釋言》：『忝，辱也。』《玉篇》：『豫，逆備也。或作預。』後時，後於時，謂不為時所識。《前漢紀・孝元皇帝上》：『沉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守局，猶守官。《晉書・刑法志》：『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

與趙王倫牋薦戴淵

【題解】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也。祖烈、父昌，皆仕吳。若思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與其徒侵掠機。機察淵之舉止，知非常人，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

悟，流涕投劒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于趙王倫，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父。後累轉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司馬，拜散騎侍郎。此牋當作于趙王倫攝政時。據《晉書·惠帝紀》倫于永康元年三月，廢賈后，誅賈謐，矯詔大赦，自為相國，永康元年四月被誅，可知此牋當作于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初。

蓋聞繁弱〔一〕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1〕。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大音之和〔2〕〔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三〕，清沖履道，德量允塞；思理〔四〕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辨〔五〕物；安立行，有井渫〔八〕之潔。誠東南之遺寶〔九〕，宰朝〔一〇〕之奇璞也〔3〕。若得託〔一一〕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4〕。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列〔一二〕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一三〕〔5〕。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6〕。（《世說新語·

自新篇》劉孝標注引虞預《晉書》、《晉書》卷六十九《戴若思傳》、《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二、《七十二家集》本《陸平原集》卷五）

【校勘】

〔一〕『弱』，《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二作『若』。

〔二〕《世說新語・自新》劉孝標注引虞預《晉書》無『是以高世之主』以下四句。

〔三〕此三句《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二作『伏見處士廣陵戴淵，年三十，字若思』。《世說新語・自新》劉孝標注引虞預《晉書》作『伏見處士戴淵』。

〔四〕『思理』，《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二作『心智』。

〔五〕『辨』，《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二、《西晉文紀》卷十五、《漢魏六朝百三集》本、《七十二家集》本並作『辯』。

〔六〕『安』，《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二作『固』。

〔七〕《世說新語・自新》劉孝標注引虞預《晉書》無『清沖履道』以下六句。

〔八〕『井渫』，《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二作『渫井』。

〔九〕『遺寶』，《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二作『貴寶』。

〔一〇〕『宰朝』，《北堂書鈔》卷三十三作『宰相』。《世說新語・自新》劉孝標注引虞預《晉書》作『朝廷之貴璞也』。

〔一一〕『託』，《世說新語・自新》劉孝標注引虞預《晉書》作『寄』。

〔一二〕『列』，《世說新語・自新》劉孝標注引虞預《晉書》作『烈』。

〔一三〕『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列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數句，據《世說新語・自新》劉孝標注引虞預《晉書》補。

【注釋】

〔1〕繁弱，大弓，此代指猛將。《左傳・定公四年》：『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杜預注：『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登御，登車。《說文》：『御，使馬也。』徐鍇曰：『卸解車馬也。』高墉，高牆，此指除穢理亂。《易・解》：『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王弼注：『上六居動之上，爲解之極，將解荒悖而除穢亂者也。』孔穎達疏：『墉，牆也。』孤竹，指古之隱士。《水經注》卷十四：『《地理志》曰：令支有孤竹城，故孤竹國也。《史記》曰：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齊，讓國於此，而餓死於首陽。』肆，《玉篇》：『列也。』降神之曲，指《崧高》，言天下復平也。《詩・大雅・崧高》序：『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以上言猛將出征可除穢治亂，隱士在朝可以復平天下。

〔2〕高世之主，超世之明君。《後漢紀・光武皇帝上》：『古之賢臣必擇木棲集，以佐高世之主。』遠邇之器，遠世之才。遠邇，偏義複詞。蘊匱，蘊玉。《玉篇》：『匱，蘊玉匣。』

〔3〕清沖，喻澄澈虛懷。《淮南子・原道訓》：『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許慎注：『沖，虛也。』允塞，誠信譽滿上下。《書・舜典》：『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孔安國

傳：『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允塞上下。』研幽，洞察幽微。阮逸《人物志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辨物，辨於物理。《易・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風塵，猶塵俗。劉孝標《東陽金華山棲志》：『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徵士高拔風塵。』井渫，喻純潔。《易・井》：『井渫不食，爲我心惻。』王弼注：『渫，不停汚之謂也。』宰朝，治理朝政。陸雲《贈汲郡太守》其三：『衡門翻飛，宰朝肅雍。』《玉篇》：『宰，治也。』

〔4〕康衢，大道。《說苑・善說》：『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釋名・釋道》：『四達曰康。』託跡康衢，謂馳騁大道。結軌，車軌相交。《呂氏春秋・勿躬》：『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高誘注：『結，交也。車兩輪間曰軌。』驥騄，駿馬。曹丕《典論・論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良注『驥騄，良馬也。』廊廟，朝廷。《戰國策・秦策》：『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鮑彪注：『廊，東西序；廟，以尊先祖。人君之居，謂之巖廊廟堂，尊嚴之稱。』璵璠，美玉。《左傳・定公五年》：『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注：『璵璠，美玉，君所佩。』

〔5〕枯岸，水無珠則岸枯。《昭明太子集・序》：『剖美玉於荊山，求明珠於枯岸。』《梁書・顧協傳》：『臣聞貢玉之士，歸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甄，《廣韻》：『察也。』

〔6〕忠允，忠信。《爾雅・釋詁》：『允，信也。』

【備考】

《與趙王倫牋薦戴淵》，載《晉書・戴若思傳》，然無『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璞。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六句。《西晉文紀》卷十五、《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八、《七十二家集》本，均另載有一篇同題之作，前篇引自房玄齡《晉書》，前引相同，有異文。其文曰：『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玲瑤。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而《世說新語・自新》注引虞預《晉書》亦存有房玄齡《晉書》所奪之六句，題為一篇。

考其文意，當為一篇。可能後人輾轉鈔刻，異文較多，或割裂引用，遂至《西晉文紀》、《漢魏六朝百三集》、《七十二家集》誤為兩篇，現綜合考校二文之次序，究其文章之結構，以《世說新語・自新》注引虞預《晉書》為據，並為一篇。

薦張暢表

【題解】

張暢《晉書》無傳，行跡已不可考。《宋書》所載之張暢，蓋二人也。從薦表看，暢雖才德操守，早有名譽，然仕途坎坷，白首沉淪。機之薦表語多剴切，可見之性格與為人。表作具體時間不可考，或作于尚書郎任上，與薦賀循、郭訥表時間差近。

伏見司徒下諫議大夫張暢，除當為豫章〔一〕内史丞。暢才思清敏，志節貞厲，秉心立操，早有名譽〔1〕。其年時舊比，多歷郡守，惟暢陵遲，白首〔二〕末齒而佐下藩〔三〕，遂蹈碎〔四〕濁〔2〕。於暢名實損〔五〕，居之為劇，前後未始有此〔六〕。愚以為宜解舉，試以近縣。詔暢既爲是人所稱，便差代之〔七〕〔3〕。（《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三、《北堂書鈔》卷七十七）

【校勘】

〔一〕『章』，《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作『州』。

〔二〕『白首』，《北堂書鈔》卷七十七無此二字。

〔三〕『藩』，《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作『蕃』。古二字通。

〔四〕『碎』，《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三作『污』。

〔五〕『損』，《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三無此字，今據《北堂書鈔》卷七十七補。

〔六〕此二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西晉文紀》卷十五均無，今據《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三補。

〔七〕『詔暢』二句疑非機文，乃敍述皇帝詔令之內容，後人誤羼入。又『之』，《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三無此字，今據《北堂書鈔》卷七十七補。

【注釋】

〔1〕除，授官。《漢書・景帝紀》：『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誄、策。』顏師古注：『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貞厲，正直威嚴。《易・訟》：『食舊德，貞厲，終吉。』孔穎達疏：『貞，正也；厲，危也。』

〔2〕舊比，舊時同輩。《玉篇》：『比，阿黨也，代也。』陵遲，同陵夷，零落。任昉《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銑注：『陵遲，零落也。』末齒，猶年衰也。見《漢高祖功臣頌》。此指下僚。碎濁，散置之溝瀆。《玉篇》：『碎，散也。』《釋名・釋言語》：『濁，瀆也。』此喻偏僻狹小之地。

〔3〕劇，《玉篇》：『甚也。』解舉，言免除所舉薦之職。《玉篇》：『解，釋也。』差代，選擇替代。

《西京雜記》卷二：『有疲怠者，輒差代之。』《爾雅・釋詁》：『差，擇也。』

顧譚傳

【題解】

譚字子默，吳郡人。祖雍，官至丞相。父邵，官豫章太守。弱冠與太子為友。祖雍卒，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因讒遷徙交州，發憤著《新言》二十篇，作《知難篇》以自悼，年四十二卒。譚雖少年得志，後卻仕途坎坷，直至流放，英年早逝，故機作傳以寄意焉。傳所作具體年月不可考，譚約卒于赤烏九年（公元二四六），距機之出生尚有十四年，故此傳乃後來所作，然從殘簡内容看，必作于吳亡之前。

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1〕。時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2〕。自太尉范慎、謝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在譚下〔3〕。（《三國志・吳・顧譚傳》裴松之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八、《西晉文紀》卷十五）

【校勘】

〔一〕『太尉』，《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作『太府』。誤。

【注釋】

〔1〕太子，指孫登。權黃武八年稱帝，改元黃龍，立登爲太子。天子，指孫權。權黃武八年稱帝，改元黃龍，立登爲太子。《顏氏家訓・治家篇》：『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導之所移也。』訓導，猶訓戒教導。王融《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頃深汰珪符，妙簡銅墨。』善注：『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妙簡邦良。《爾雅》曰：簡，擇也。』俊彦，俊傑之士。《書・太甲上》：『旁求俊彦，啓迪後人。』孔安國傳：『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

〔2〕清識，明察。《後漢紀・孝桓皇帝紀》：『李膺常嘆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絕倫，無與倫比。傅毅《舞賦》：『姿絶倫之妙態，懷慤素之絜清。』推重，推許尊重。《世說新語・輕詆》：『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

〔3〕以秀稱，謂以才秀見稱。《玉篇》：『秀，榮也，芳也。』喻才能出衆。悉，《爾雅・釋詁》：『盡也。』

吳太常顧譚誄〔一〕（以下為殘句）

遷吏部尚書，才長於銓衡，而綜核人物〔1〕。（《文選》卷三十八任昉《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注引）

【校勘】

〔一〕此殘句從句式看，不似誄文，誄文句式整飭，且有韻。或爲《顧譚傳》之佚文，《文選》誤題。

【注釋】

〔1〕譚在赤烏七年前，曾代薛綜任吏部尚書。銓衡，考量簡選官吏。善《文賦》注引《聲類》曰：『銓，平也，平輕重也。』綜核，綜合考核。王儉《褚淵碑文》：『袁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覈，同核。

詣吳王表

【題解】

元康四年吳王晏出鎮淮南，是年秋機任吳王郎中令，到官作《詣吳王表》。

臣本吳人，靖居海隅。朝廷欲抽引遠人，綏慰遐外〔1〕。故太傅所辟，殿下東到淮南，發詔以臣為郎中令〔2〕。（《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八）

【注釋】

〔1〕靖居，安居。靖，同竫。《玉篇》：『竫，同靖，安也。』海隅，海邊，此指吳地。《書・益稷》：『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孔安國注：『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抽引，選拔。《淮南子・要略訓》：『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綏慰，安慰。釋寶林《破魔露布文》：『臣輒奉宣皇猷，綏慰初附。』遐外，僻遠之地。劉琨《勸進表》：『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

〔2〕太傅，謂賈謐。永熙元年惠帝即位，五月以太尉楊駿為太傅，辟機為太傅祭酒。吳王。吳王晏出鎮淮南，任機為郎中令。殿下，謂吳王。

與吳王晏表

【題解】

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趙王倫攝政，永寧元年（公元三〇一）以陸機為中書郎。是年正

月，倫篡位，四月倫見誅。齊王冏疑機為倫作篡位之禪文，而被收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出獄作《與吳王晏表》、《見原後謝齊王表》，以辯其誣。

禪文本草，今〔一〕見在中書，一字一跡，自可分別〔1〕。（《文選》卷三十七陸機《謝平原內史表》注引王隱《晉書》、《西晉文紀》卷十五）

【校勘】

〔一〕「今」，《西晉文紀》卷十五無此字。

【注釋】

〔1〕禪文，即為趙王倫篡位所作之禪文。本草，指文本與草稿。中書，指中書衙。

謝吳王表

【題解】

見《與吳王晏表》。以文別之，可能前文重在以事實辯誣，此文重在言晉君之恩，言己深受晉恩，絕無背晉之理。

殿中〔一〕以臣為郎中，命轉中兵郎；復以頗涉文學，見轉為殿郎〔二〕〔1〕。（《太平御覽》卷二百十五）

相國參軍率取臺郎，臣獨以高賢見取〔2〕。（《北堂書鈔》卷六十九）

【校勘】

〔一〕「殿中」，當為「殿下」之誤，乃機稱吳王也。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故機言「以臣為郎中」。若作殿中則語意費解。

〔二〕「殿郎」，當作「殿中郎」。脫一「中」字。

【注釋】

〔1〕元康四年吳王晏出鎮淮南，秋任機吳王郎中令；元康六年冬，機遷尚書中兵郎；約元康八年轉殿中郎。

〔2〕永康元年趙王倫輔政，引機為相國參軍，次年轉尚書郎。按：此二句《北堂書鈔》誤引為《詣吳王表》。機由吳王郎中令遷相國參軍，再除尚書郎。既是調任吳王郎中令之詣表，就不可能論及後來所任之職。故《北堂書鈔》誤也。

見原後謝齊王表〔一〕

【題解】

見《與吳王晏表》。《晉書・陸機傳》：「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可知齊王冏乃收機主謀，故就殘簡看，此謝表與謝吳王表亦異。此表先從對方着想，言收付廷尉合於情理；後言自己入獄後必死之心境，最後才為自己辯誣。

臣以職在中書，制命所出，而臣本以筆札見知〔1〕。慮逼迫不獲已〔二〕，乃詐發內妹喪，出就弟雲〔三〕，哭泣受吊〔2〕。片言隻字，文〔四〕不關其間〔3〕。（《初學記》卷十一、《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七十二家集》本《陸平原集》卷五）

【校勘】

〔一〕《初學記》卷十一引本《表》前有：「陸士衡轉中書侍郎，齊王收士衡付廷尉，士衡出後謝表。」

〔二〕「慮逼迫不獲已」，《七十二家集》本作「辭不獲已」。

〔三〕「弟雲」，《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作「第雲」。

〔四〕「文」當為衍字。《謝平原内史表》：「片言隻字，不關其間。」

【注釋】

〔1〕職在中書，謂任趙王倫尚書中兵郎。制命，君主之詔令。《左傳·宣公十五年》：「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以筆札見知，謂因擅筆札而見知於人。

〔2〕逼迫，倉促之間。見《謝平原内史表》。

〔3〕謂片言隻字，不關乎趙王倫之禪文也。

晉書限斷議〔一〕

【題解】

《晉書·賈謐傳》：「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于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謐上議，為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黄門侍郎華混以為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士謝衡皆從謐議。騎都尉濟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黄門侍郎華混以為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謐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晉書》限斷涉及王朝更迭，如何直

錄之問題。賈謐之議實出潘岳，從泰始為斷，以武帝禪位為始，是一種客觀的史家態度。機則依違兩可，曾作《三祖紀》，以帝紀之形式，傳記之寫法，似為折中之態度，實悖史家之實錄，故《史通》卷二曰：『陸機《晉書》列紀三祖，序其事，竟不編年，何紀之？』機議晉書限斷之具體時間，據《北堂書鈔》卷五十七：『王隱《晉書》陸機以文字為秘書監請為著作郎，議著晉書限斷。』則當在元康八年（公元二九八）機任著作郎時。

三祖實終為臣，故書為臣之事，不可〔二〕如傳，此實錄之謂也〔1〕。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2〕。（《初學記》卷二十一）

【校勘】

〔一〕《北堂書鈔》卷五十七、《太平御覽》卷二百三十四引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以文字為秘書監虞濬所請為著作郎，議《晉書》限斷。』《北堂書鈔》卷五十七又引干寶《晉紀》曰：『秘書監賈謐請束晳為著作郎，難陸機《晉書》限斷。』

〔二〕『不可』之後當脫『以不』二字，與下文文意相對。

【注釋】

〔1〕三祖，指司馬懿、師、昭。此言三祖終身為臣，故書為臣之事蹟，不可以不如記臣之傳，否

則即背實錄之原則。

〔2〕此四句言三祖名同帝王，應人帝王之典籍，又不可以不稱之紀，是則追思王業之義。

【集評】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議對》：晉代能議，則傅咸爲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以敘；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弗翦，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

〔隋〕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五十七：王隱《晉書》：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流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為人所推服如此。然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趨獲譏。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于世。

〔元〕富大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三十：陸士衡以文學為秘書監虞濬所請，為著作郎，議晉書限斷。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二十六：《翰林論》：或問：『如何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之）文也。』或又謂：『機文喻海，潘藻如江。』

謂士衡與潘岳也。

〔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八：李德林集《重答魏收書》：『崔白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東晳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於《虞止受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論元者，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於《虞書》，龕黎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惟可二代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人前史。』

〔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玉劒尊聞序》：《史記》遠稽《世本》，《通鑑》先纂《長編》，張衡合三史之枝條，陸機定晉書之限斷，莫不遠述典章，近刊蕪穢。

七徵〔一〕

演八代之洪旨，統先聖之遺訓〔1〕。聳一心以紹軻，敦四教以承丘〔2〕。（《初學記》卷二十一）

【校勘】

〔一〕此當為前文《七徵》之佚文。

【注釋】

〔1〕演，《玉篇》：「長也，延也。」八代，三皇五帝。見《五等諸侯論》注。統，《釋名・釋典藝》：「統，緒也，主緒人世，類相繼如統緒也。」

〔2〕聳，猶崇。《玉篇》：「聳，高也。」一心，忠君之心。《書・盤庚下》：「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孔安國注：「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四教，《論語・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何晏《集解》：「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也。」軻，孟軻。丘，孔丘。二人皆前代之先聖也。

七導

【題解】

《七導》散佚，內容不明。從殘簡看，當為軍隊訓誡之詞。此乃言令其號角、佈陣與射箭。或為太安二年（公元三〇三）機率軍南征之所作。

長角三倡，武士旗〔一〕布〔1〕。捺〔二〕紫間之神機，審心中而後射〔2〕。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五、《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八）

陸士衡文集校注　補遺

【校勘】

〔一〕《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八作「棊」，此據《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五、《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八。

〔二〕「捺」，《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五作「操」，此據《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八。

【注釋】

〔1〕長角，軍隊之號角。陸雲《南征賦》：「長角亮哀叫以命旅，金鼓隱訇而啓伐。」三響。倡，同唱。《詩・鄭風・蘀兮》：「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毛詩傳：「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唱臣和也。」旗布，列旗，猶布其行陣也。《玉篇》：「布，陳列也。」

〔2〕捺，操也。紫，綬帶。《後漢書・馮衍傳》：「懷金垂紫。」李賢注：「紫謂綬也。」神機，神妙之機關。《淮南子・齊俗訓》：「神機陰閉，剞劂無跡，人巧之妙也。」此謂弓弩之機關。審，詳察。《玉篇》：「寀，詳也，諦也。審同上。」

謝成都王牋

【題解】

趙王倫將篡，以機為中書郎。及倫誅，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收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救免。出則作牋謝之，时为太安元年（公元三〇二）。

慶雲惠露，止於落葉〔1〕。（《文選》卷五十九《齊安陸王碑文》注）

【注釋】

〔1〕前句以「瑞雲惠露」喻成都王穎，後句以「落葉」喻己。

【集評】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書記》：劉廣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爲善者也。原牋記之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

與弟雲書

【題解】

機與弟雲數多書信，或切磋詩文，或談其見聞，或敘其行跡，或抒其思念，是研究機、雲第一手資料。惜機書全佚，雲書幸存三十餘篇，存其集中。

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1〕。（《晉書》卷九十二《文苑・左思傳》，又《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引《世說新語》，今檢《世說》無）

陸士衡文集校注　補遺

聽訟觀東，作百丈許廊屋〔2〕。（《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五）

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可五尺餘，廣三尺二寸；（《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六、《初學記》卷二十

之便寫人，形體了了，亦怪也〔1〕〔3〕。（《太平御覽》卷七百十七）

五、《太平御覽》卷九百十）

監徒武庫建始殿諸房中，見有兩足猿，眞怪物也〔4〕。（《太平御覽》卷九七〇）

谷水又東歷大夏門下，故『夏門』也。（《水經注》卷十六）

門有三層，高百尺，魏明帝造〔二〕〔5〕。（《太平御覽》卷九百十八）

天淵池養山雞，甚可嬉。（《太平御覽》卷九百十八）

天淵池南角有果，各作一林，無處不有，縱橫成行，一果之間，輒作一堂。〔三〕〔6〕（《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四）

張騫為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安石〔四〕榴也〔7〕。（《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大觀本草》卷二十三）

思苦生疾。（《文選》卷十七《文賦》注）

【校勘】

〔一〕此句《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六無。

〔二〕從語意看，上兩條當出同一書。

〔三〕從語意看，上兩條亦當出同一書。

〔四〕『石』，《藝文類聚》卷八十六作『熟』。誤。

【注釋】

〔1〕傖父，晉南北朝時，南人譏諷北人粗鄙則謂之傖父。此指左思。《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七引『《世說》曰：『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也。作《三都賦》，十年乃成。……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絶歎服，以爲不能加也。』覆酒甕，譏其賦無價值，蓋廢紙也。

〔2〕聽訟觀，魏宮殿名，原名平望觀，太和三年十月改曰聽訟觀。

〔3〕仁壽殿，魏宮殿名，漢建，在華林園内。向之寫人，謂對鏡而顯人體。了了，清晰貌。

〔4〕建始殿，魏宮殿名，漢建，正會公卿之處。

〔5〕門有三層，乃指夏門。

〔6〕天淵池，魏明帝所造，池中有九華臺，東出華林園，經聽訟觀，後常為晉君臣宴遊雅集之所。

〔7〕張騫，漢中人，漢武帝時，初為郎，於建元三年（公元前一三八）出使西域，留匈奴十三年而持漢節不去，後逃回長安。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張騫再次出使西域，五年後還。前後共十八年。詳見《漢書·張騫傳》。

【集評】

〔明〕郝敬《藝圃傖談·題辭》：方內目楚為「傖楚」，楚人為「楚傖」。楚風氣剽悍，人卞急而少淹雅。辭林啁不文，人亦曰「傖父」。陸機以此目左思，不知左雅能賦也。《三都》出，駟不及舌也。

與長沙顧母書〔一〕

【題解】

此與下文《與長沙夫人書》蓋為一篇，後人誤題為二。機從祖弟士璜亡，作書與士璜母顧夫人而悼之，贈以新孺。

痛心拔腦，有如孔懷〔二〕〔1〕。（《顏氏家訓·文章》引）

陸士衡文集校注　補遺

與長沙夫人書

【題解】

此書和《與長沙顧母書》蓋為同一書信之佚句，均為從祖弟陸士璜亡而作。後人誤題其名，當以《顏氏家訓》所載之題為是。

士璜亡，恨一孺少，便以機新襦衣與之[1]。（《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五）

【校勘】

〔一〕《顏氏家訓・風操》：『《陸機集》有《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

〔二〕《顏氏家訓・文章》：『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腦，有如孔懷，心既痛矣，即為甚思，何故方言「有如」也？　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為「孔懷」。』

【注釋】

〔1〕痛心拔腦，猶痛心疾首，謂痛苦之極。有如孔懷，謂猶如親兄弟之喪痛也。《詩・小雅・常棣》：『死喪之戚，兄弟孔懷。』

【注釋】

〔1〕恨，遺憾。禯，《說文》：『短衣也。』士璜之亡時，內無短衣，機以自己新衣贈之。

失題〔一〕

文帝勢崇於三分，而身終於北面〔1〕，雖曰未暇，王業已固矣〔2〕。

（《初學記》卷九）

【校勘】

〔一〕從內容看，此佚句或為《辯亡論》之佚文。

【注釋】

〔1〕文帝，指文帝曹丕。崇，盛也。《爾雅·釋詁》：『崇，充也。』郭璞注：『亦爲充盛。』三分，指魏蜀吳。丕稱帝，蜀劉備、吳孫權相繼稱帝，天下三分遂成。北面，稱帝。古禮，臣拜君，皆面北而行禮。《孟子·萬章上》：『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

〔2〕未遐，未登百年之壽，謂短壽。張君祖《詠懷詩》其一：『百齡苟未遐，昨辰亦非促。』

失題〔一〕

人莫分於眞贋〔一〕。（《歷代詩話》卷六十）

議論忼慨〔二〕。（《通雅》卷六）

【校勘】

〔一〕《歷代詩話》卷六十：『陸機云：人莫分於眞贋。韓愈詩：居然見眞贋。古乃以贋為贋，亦借用也。今作贗。』

〔二〕《通雅》卷六：『忼慨，一作慷慨、忼慷、感慨、感嘅。《史記·袁盎傳》引：悲歌忼慨。《高帝紀》：慷慨傷懷。《後漢書·齊武王演傳》：剛毅慷慨。魏武帝《樂府》：慨當以慷。晉陸機：議論忼慷。《史記·季布傳贊》：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漢書·游俠郭解傳》：少時陰賊感嘅。《後漢書·范滂傳論》：奮迅感嘅。』

失題

興利不足以補害，君焉孰懲？（《皇朝文鑑》卷六崔伯易《感山賦》引）

失題

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易義古象通》卷二引）

夏育贊

夏育之猛，千載所希〔1〕。申博角勇，臨額奮椎〔2〕。（《文選》卷十七王褒《洞簫賦》注引）

【注釋】

〔1〕夏育，周時衛國勇士，力可拔牛尾。《史記・蔡澤傳》：「夏育、太史嘖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司馬貞《索隱》：「二人勇者，夏育、賁育也。」

〔2〕申搏，赤身而搏擊。申，同身。《釋名・釋天》：「申，身也。物皆成其身體，各申束之，使備成也。」角勇，鬥勇。《玉篇》：「角，又角力也。」臨額，舉椎於額也。奮椎，舉椎。張協《七命》：「豐隆奮椎，飛廉扇炭。」向注：「奮，舉也。」《玉篇》：「椎，鎚也。」

孫權誄〔一〕

《肆夏》在廟，《雲翹》承□〔1〕。（《宋書・樂志一》）

【校勘】

〔一〕此當為前文《吳大帝誄》之佚文。題乃後人所加。

【注釋】

〔1〕肆夏，廟堂之樂名。《周禮・春官・宗伯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鄭玄注：『三夏，皆樂章名。』云翹，舞名。《宋書・樂志》：『漢又有雲翹、育命之舞。』以文意推之，所缺之字或當為堂。

毗陵侯君誄〔一〕

同志奔走，戚友相尋。臨穴嗚乎，灑淚山林〔1〕。（《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八）

【校勘】

〔一〕毗陵侯，史籍文籍失載，未詳何人。文亦僅見《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八。

【注釋】

〔1〕同志，志趣相同者。《韓詩外傳》卷五：『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戚友，親戚友朋。嗚呼，哭泣之聲。

父誄〔一〕

億兆宅心，敦叙百揆〔1〕。（《顏氏家訓・文章》引）

【校勘】

〔一〕此當為《吳大司馬陸公誄》佚句。

【注釋】

〔1〕億兆，百姓。《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宅心，居心。言天下之人，懷其德，而常居於心。見《漢高祖功臣頌》注。敦叙百揆，考量百官，厚其規範次序。《書・舜典》：『納於百揆，百揆時叙。』孔安國注：『揆，度也。度百事，揔百官，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叙，無廢事業。』

【集評】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誄》

云：「倪天之和。」今為此言，則朝廷之辠人也。

姊誄

【題解】

機《慟思賦》曰：「予屢抱孔懷之痛，而奄復喪同生姊。」姜亮夫《陸平原年譜》認為機之《慟思賦》與雲《歲暮賦》其内容全相合。「疑兄弟同得家報於歲晚之時，而同作也。」時則為太安元年（公元三〇二）。

倪天之和。（《顏氏家訓・文章》引）

【注釋】

〔1〕倪天，如天有其姊。《詩・大雅・大明》：「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毛詩傳：「倪，磬也。」鄭玄箋：「倪，牽遍反。《說文》云：譬譬也。《韓詩》作磬。磬，譬也。」

集志議

考正三辰，審其所司〔1〕。（《文選》卷五十六陸倕《新漏刻銘》注引）

【注釋】

〔1〕三辰，日月星。《周禮・春官・宗伯》：「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鄭玄注：「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所司，所任職也。《玉篇》：「司者，主也。《說文》：臣司事於外者也。」此二句言考其天象，察其所司。

吳丞相陸遜銘〔一〕

【題解】

機祖遜，字伯言。年二十一始仕孫權幕府，歷官定威校尉、撫邊將軍，拜華亭侯，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赤烏七年代顧雍為丞相。黃武七年（公元二二八），魏大司馬曹休舉衆入皖，孫權召陸遜假黃鉞，為大都督，逆休。休大敗，還，疽發背死。此銘所述乃此事也。

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1〕，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2〕。（《三國志・吳志・陸遜傳》裴松之注）

【校勘】

〔一〕銘文為韻語，且句式整飭。此殘句當是序文。

【注釋】

〔1〕北鄙，北方之邊境。《廣韻》：『鄙，邊鄙也。』黃鉞，天子之儀仗。《書・牧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孔安國注：『鉞以黃金飾斧。』六師，天子之六軍。《詩・小雅・瞻彼洛矣》：『棘鞘有奭，以作六師。』毛詩傳：『天子六軍。』禁衛，謂孫權之親近宿衛之兵也。

〔2〕攝，執。《釋名・釋姿容》：『執，攝也。』攝行王事，即代行王事也。執鞭，謂執鞭以教令。《左傳・昭公十二年》：『翠被豹舄，執鞭以出。』杜預注：『執鞭以教令。』《淮南子・氾論訓》：『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礼也。』此猶懾服也。

畫論〔一〕

【題解】

此為僅存的陸機論畫之文，認為畫之功能可比雅頌，可美大業。言可以周遍物理，而畫則摹寫形貌。雖為殘句，亦足珍貴。

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1〕。（《歷代名畫記》卷一、《稗編》卷八十四、《廣博物志》卷三十）

【校勘】

〔一〕原文無題，乃校注者所加，以醒目也。

【注釋】

〔1〕雅頌，《詩經》之分類，此指文字之經典。馨香，喻德治。《書・君陳》：『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孔安國傳：『上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宣，周遍。《爾雅・釋言》：『宣，徧也。』郭璞注：『皆周徧也。』徧，同遍。

平復帖〔一〕

【題解】

此帖字跡難辨，意多難釋。從内容看，當是顧榮（字彥先）罹疾，後康復，機作書而敘其事。陸雲《與楊彥明書》曰：『彥先相說，疾患漸欲增廢，深爲恒然。』蓋指此事。又據此書：『昔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近之已。』可知雲書作於年過四十之後。雲于太安二年十月被殺，年四十二，由此可推知彥先患病當在太安一年或二年（公元三〇一—三〇二）之間，機此帖亦當作於此期間。《宣和畫譜》曰：『陸機《平復帖》作于晉武帝初年，前右軍《蘭亭燕集敘》大約百有餘歲。今世張、鐘書法，都非兩賢眞跡，則此帖當屬最古也。』于史則乖，然卻可見此帖創作年代較早，在書法史上意義重要。

彥先羸瘵，恐難平復。往屬初病，慮不止此，此已為慶〔1〕。承使□（唯）男，幸為復失前憂耳〔2〕。□（吳）子楊往初來主，吾不能盡。臨西復來，威儀詳跱，舉動成觀，自軀體之美也〔3〕。思識□愛之邁前，埶（勢）所恆有，宜□稱之。夏□（伯）榮寇亂之際，聞問不悉〔4〕。（一九六一）

年九月文物出版社影印《陸機平復帖》）

【校勘】

〔一〕此帖原件藏故宮博物院，此乃金濤聲《陸機集》據啓功釋文所錄。

【注釋】

〔1〕羸瘵，猶患病。《玉篇》：「羸，病也。」《爾雅・釋詁》：「瘵，病也。」郭璞注：「今江東呼病曰瘵。」平復，猶康復。《説苑・辨物》：「苗父之為醫也，以菅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請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病，重疾。慶，慶賀。《廣韻》：「慶，賀也，福也。」

〔2〕此句言有男在前應承使喚，幸無復前之憂慮。

〔3〕主，守護。《玉篇》：「主，守也。」詳，《詩・鄘風・牆有茨》：「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毛傳：「詳，審也。」時，《玉篇》：「行止也。」此句意難解，或意謂子楊初來守之，吾不能盡往，復其西來臨，已是威儀舉止自如，顯其軀體之美。

〔4〕此句意亦難解，或意謂彥先康復而行於前，愛之稱之，自夏伯榮寇亂之後，則音訊不詳矣。

補遺卷四：專著佚文

洛陽記

【題解】

《册府元龜》卷五百六十：「陸機為著作郎，撰《洛陽記》一卷。」機元康八年（公元二九八）任著作郎，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四月遷相國參軍。故此書必撰於其間。姜亮夫《陸平原年譜》據機本傳，認為機兩任著作郎，首任當在吳王郎中令前，定為元康三年，或有誤。

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上百步有一樓櫓，外有溝渠〔一〕。（《藝文類聚》卷六十三、《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三、《說郛》卷六十一上、《六家詩名物疏》卷三十五、《讀左日鈔》卷十一、《七國考》卷四、《玉海》卷一百七十三、《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

【校勘】

〔一〕「外有溝渠」，《玉海》卷一百六十四脱，另有「孟子之滕館於上宮」之句。

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一〕門外，去宮八里〔二〕。講堂長十丈、廣二丈〔三〕，堂前石經四部，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四〕。本碑凡四十六枚〔五〕。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六〕存，十二碑毀〔七〕。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九〕。《禮記》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八〕。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九〕。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為古文科斗小篆八分書。（《六藝之一錄》卷二百五十九、《通雅》卷首二）

【校勘】

〔一〕《困學紀聞》卷六『開陽』前有一『故』字。

〔二〕『去宮八里』，《六藝之一錄》卷二百五十九、《通雅》卷首二脱此句，此據《文獻通考》卷四十補。

〔三〕『二丈』，《困學紀聞》卷六作『三丈』。

〔四〕『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六藝之一錄》卷二百五十九、《通雅》卷首二脱，此據《文獻通考》卷四十補。

〔五〕『枚』，《疑耀》卷一作『板』。

〔六〕『碑』，《疑耀》卷一作『板』。下二『碑』字同。

〔七〕『十二碑毀』，《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七、《隸釋》卷十四、《六藝之一錄》卷三十三作『《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十二毀。』

〔八〕『崩壞』，《萬氏石經考》卷上、《六藝之一錄》卷首二脱，此據《萬氏石經考》卷上補。《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七、《隸釋》卷十四作『其二』。《疑耀》卷一『毀』後有『矣』。其後文作：《尚書》、《論語》、《禮記》、《公羊傳》五經而已。』與此大異。

洛陽有銅駝街〔一〕，漢鑄銅駝二枚，在宮南，四會號頭，夾路相對〔二〕。俗語曰：金馬門外聚〔三〕衆賢，銅駝陌上集少年。（《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八）

【校勘】

〔一〕《說郛》卷六十一上在此句後有『在洛陽宮南、金馬門外，人物繁盛』三句。

〔二〕『四會號頭，夾路相對』，《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八作『西會道相對』，此據《太平寰宇記》卷三改。

〔三〕『聚』，《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八作『集』，與下句『集』字重複，此據《說郛》卷六十一上改。

宮門〔一〕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兩邊築〔二〕土墻，高四尺餘，外分之，唯公卿尚書章服道從中道，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夾道種榆槐樹，此三道四通五達也。（《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五）

【校勘】

〔一〕「宮門」，《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五作「官門」。此據《玉海》卷二十四改。

〔二〕「築」，《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五作「築」。此據《玉海》卷二十四改。

百郡邸在洛城中、東城下、步廣里中。（《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一）

三市，大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馬市在大城東。（《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一）

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東是狄泉所在，不得於太倉西南也。京相璠與裴司空彥季脩《晉輿地圖》，作春秋地名，亦言今太倉西南。池水名翟泉。舊説言翟泉本自在洛陽北，萇弘城成周乃繞之。杜預因其一證，謂必是翟泉，而即實非也。後遂為東宮池〔一〕。（《水經注》卷十六）

【校勘】

〔一〕『杜預因其一證』以下四句，疑非《洛陽記》原文，或《水經注》文，不能明也。

臨商、陵雲等八觀，在宮之西；唯絶頂一觀在東，是號曰九觀。（《說郛》卷六十一上）

雲臺高閣十四間，乘風觀閣十二間。（《說郛》卷六十一上）

洛陽南宮有乘風觀，北宮有增喜觀，城外有宣陽觀、千秋、鴻地、泉城、揚威、石樓、鼎中等觀。（《說郛》卷六十一上）

宮中有臨高、陵雲、宣曲、廣望、閶風、萬世、修齡、總章、聽訟凡九觀，皆高十六七丈，雲母窓，日曜之有光。（《說郛》卷六十一上）

紫微宮有一柱觀。（《說郛》卷六十一上）

百郡邸，在洛城中、東城下、步廣里，所以通奏報，待朝宿。（《玉海》卷一百七十二）

洛陽城内，西北角有金墉城，東北角有樓，高百尺。魏文帝造也。

陸士衡文集校注　補遺

（《說郛》卷六十一上）

宮牆外有大鐵鑊，盛水以救火，受百斛，百步一置。（《太平寰宇記》卷三）

五七）

河南道宮墻西有二銅井。（《太平寰宇記》卷三）

璿華宮有玉井，皆以玉壘餘是也。（《太平寰宇記》卷三）

城東有橋，以跨七里澗。（《太平寰宇記》卷三）

九江直作圓水，水中作圓壇三，破之，夾水得相逕通。（《水經注》卷十

六）

城之西南有陽渠，周公制之也。（《水經注》卷十六、《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九）

漢洛陽四關，東成皋關，南伊闕關，西函谷關，北孟津關。

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說郛》卷六十一上、《玉海》卷二十四）

冰室在宣陽門內，恆有冰，天子用〔一〕賜王公衆官。（《太平御覽》卷六十

八、《淵鑑類函》卷三十一）

【校勘】

〔一〕『用』，《山堂肆考》卷二十三作『用以』。

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常怪謁帝承明廬，問〔一〕張公，云：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百尺。（《玉海》卷一百七十二）

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文選》曹子建詩《謁帝承明廬》注、《玉海》卷一百七十二）

【校勘】

〔一〕《玉海》卷一百五十九引無『常怪謁帝承明廬，問』數字。

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百尺。（《玉海》卷一百七十二）

靈臺，在洛陽南，去城三里。辟雍，在靈臺東，相去一里。（《天中記》卷十四、《玉海》卷一百六十六）

在南宮，高闕十二間，介於承鳳觀。（《玉海》卷一百六十二）

太子宮，在太宮東，薄室門外，中有承華門。（《文選》陸機詩《贈馮文熊遷

斥丘令》注、《玉海》卷一百七十二）

【校勘】

〔一〕『門外』，《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四作『內』。

要覽（纂要）

【題解】

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要覽》三卷，陸機。』謹按：見《兩唐志》，《玉海》載機自序。』又吳士鑑《補晉書經籍志》：『陸機《要覽》三卷。《兩唐志》並同《玉海》載機上曰《連璧》，中曰《述聞》，下曰《析名》，皆篇目也。又宋李淑《邯鄲書目》亦引《要覽》，則此書至宋時猶存。《宋志》作《會要》一卷。《太平御覽》時序部引陸機《纂要》。』此書著年不詳，其內容可參見《要覽三卷自序》

直省之暇，乃集要術三篇，上曰《連璧》，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

曰《述聞》，實述余之所聞；下曰《析名》，搜同辨異。（《西晉文紀》卷十五、《玉海》卷五十四作『予』。

【校勘】

〔一〕『余』，《玉海》卷五十四作『予』。

列子御風而行〔一〕，常以立春日歸於〔二〕八荒，立秋日遊于〔三〕風穴。風至則草木皆〔四〕生，去則草木〔五〕搖落，謂之離合風。（《歲時廣記》卷三）

【校勘】

〔一〕『而行』，《太平御覽》卷九、《說郛》卷五十九上、《山堂肆考》卷四、《淵鑑類函》卷十五、《格致鏡原》卷三均無此二字。

〔二〕『常』，《山堂肆考》卷四、《格致鏡原》卷三作『嘗』。又『日』，以上諸本皆無。又『於』，《太平御覽》卷二十五、《說郛》卷五十九上作『乎』。《山堂肆考》卷四、《格致鏡原》卷三無此字。

〔三〕『于』，以上諸本作『乎』。

〔四〕『風』，以上諸本均作『是風』。又『皆』，《說郛》卷五十九上、《山堂肆考》卷四作『發』。

〔五〕『草木』，以上諸本均無此二字。

昔羽山有神人焉，逍遥於中嶽，與左元放共遊，薊子訓所坐。欲起，子訓欲〔一〕留之，一日〔二〕之中三雨，亦為留客雨。（《歲時廣記》卷二）

【校勘】

〔一〕『欲』，《說郛》卷五十九上、《太平御覽》卷二十二作『意欲』。

〔二〕『一日』，《說郛》卷五十九上、《格致鏡原》卷四作『二日』。

〔三〕『三雨』，《太平御覽》卷二十二作『三時雨』。

夏樹名連陰，夏雨名綿雨〔一〕。（《太平御覽》卷二十二、《淵鑑類函》卷十四引作陸機《纂要》）

【校勘】

〔一〕《通雅》卷十二作『夏澍名錦雨』。《格致鏡原》卷四引後句，均出自《要覽》。

秋樹名成，秋雨名愁。（《太平御覽》卷二十五、《淵鑑類函》卷十五引作陸機《纂要》）

九月亦名菊月。（《淵鑑類函》卷十五引作陸機《纂要》）

九花樹生南嶽，雖經雪凝寒，花必開便落，時人謂之應春花。（《太平御覽》卷二十、《說郛》卷五十九上）

立夏日服六壬癸符，或服玄冰丸，飛霜散暑不能侵也。陳思有鵲，尾杓植而長，置之酒樽，凡王欲勸者，呼之，尾則指其人。（《說郛》卷五十九上）

酉陽山中有甘谷，谷中皆菊花，墮水中，居人飲之多壽，有及一百五十有餘歲者。（《說郛》卷五十九上）

千歲寢龜，五色額上骨起如角，巢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說郛》卷五十九上）

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重八字，名曰肉芝。以五月五日取陰乾，以其足畫地，即流水，帶之於身，能辟兵。（《說郛》卷五十九上）

東弓、南矛、西劒、北戟、中鼓，亦曰四兵。（《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九、《說郛》卷五十九上）

桓君山曰：余兄弟頗好音，嘗至洛聽音，終日而心足。由是察之，夫深其旨則欲罷不能，不入其意故過已。（《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五）

諸葛亮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能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

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雨久曰苦雨，亦曰愁霖，雨晴曰啓，雨水曰潦，雨雲曰滃雲，亦曰油雲。（《太平御覽》卷十引《纂要》）

雲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氣曰晛，日初出曰旭，日昕曰晞，日溫曰晫，在午曰昳，日晚曰旰，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返照於東，謂之反景；景在下，日（曰）倒景；日有愛日、畏日。（《太平御覽》卷三引作《纂要》）

【集評】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二十九：陸士衡著《要覽》三卷：上曰連璧，中曰述聞，下曰析名。（書目）嵇君道言，陸平原作子書未成。余一門生，昔在平原軍中，常在左右，見平原臨亡歎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

以此為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畢而終，班固為其成。琴道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

晉書（晉紀）

【題解】

《史通》卷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又卷十二：「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由此可知，第一，《三祖紀》乃機《晉書》之一篇；第二，機《晉書》作于著作郎任上，與《洛陽記》所作時間差近。又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晉紀》四卷，陸機。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晉帝紀》。」

王濬之在巴郡也，夢懸四刀於其上，甚惡之。濬主簿李毅拜賀曰〔一〕：夫三刀為州，而見四刀為〔二〕益一也。明府其臨益州乎？後果為益州刺史〔三〕。（《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五）

陸士衡文集校注　補遺

【校勘】

〔一〕『濬主簿李毅拜賀曰』，《藝文類聚》卷七十九作『濬問主簿李毅，毅拜曰』。

〔二〕『刀為』，《藝文類聚》卷七十九、《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八、《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三注無『刀』字。

〔三〕『刺史』，《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五無此二字，此據《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八補。又《藝文類聚》卷七十九、卷六十、《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五、卷三百二十一引作陸機《晉書》；《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八作『晉書武紀』；《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四引陸機《晉紀》；《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三注引陸機《晉記》。

【集評】

〔唐〕劉知幾《史通》卷七：陳壽言：晉洛京史，有若陸機、束晳、王詮、詮子隱。〔唐〕劉知幾《史通》卷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

〔唐〕劉知幾《史通》卷七：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籍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讐。若王沉《魏録》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

〔唐〕劉知幾《史通》卷十二：《晉史》：洛京陸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十志》，会中朝喪亂，其書不存。

惠帝起居注

【題解】

《隋志》著錄《惠帝起居注》二卷，不著撰人。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五、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十二、《玉海》卷四十八引《魏志》注，亦均作陸機。另《歷代職官表》卷二十四：『《山堂考索》：晉起居之職掌於著作，其後亦命近臣主掌其事。謹案：《隋志》載《晉起居注》，卷帙甚多。其見於他書所引者，如《三國・蜀志》注引《晉泰始起居注》，《魏志》注引陸機《惠帝起居注》，而沈約《宋書・傅亮傳》亦引《晉起居注》。太康四年詔，《世説》注引《惠帝建興太元起居注》，《文選》注陸士衡《起居注》，陸機。稽之陸機本傳，機於惠帝初嘗為著作郎，此即當時記注，由著作撰述之一證也。』又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惠帝起居注》，《七錄》有《惠帝起居注》二卷，當即陸機所撰者。』由此可見，此書共二卷，作者陸機，且作于著作郎任上。

拜皇孫臧爲臨淮王，尚爲襄陽王。又詔臧爲皇太孫。臧廢，到銅駞街，宮人嚴從〔一〕皆哽咽，路人收淚焉。桑復生於西廂，長丈餘，太孫

廢乃枯。（《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九）

【校勘】

〔一〕四庫全書本《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九作『侍從』。

惠帝詔以太常成粲爲太孫太傅，前城閻校尉梁柳爲太孫少傅。（《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九）

惠帝使使持節、兼司空、任城王濟，策命愍懷皇太子前妃爲皇太孫太妃，是日也，以復妃，告于太廟。（《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九）

王浚乘勝追石超軍於斥丘，超持重不與戰，以鹿角爲營〔一〕。（《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七）

【校勘】

〔一〕四部叢刊本《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七注曰：『一云以鹿角步安立營。』

愍懷以體上白絹單衣一領，因士〔一〕寄與妃。（《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三、《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四）

【校勘】

〔一〕『因士』，四部叢刊本《太平御覽》無此二字，此據四庫全書本《太平御覽》、《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四補。

帝還洛陽，至陵，下謁無履，取左右履著，下拜。（《太平御覽》、《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五）

十七、《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五）

有雲母幌。（《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九）

帝至朝歌，無被。中黃門以兩幅布被給帝〔一〕。（《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

九、《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八）

【校勘】

〔一〕《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八作『之』。

改永熙二年為永平元年，使持節太尉石鑒造于太廟，前朝明準，不應革易，如禪議。（《五禮通考》卷一百二十八、《通典》卷五十五、《文獻通考》卷八十九）

齊有大虵長三百餘步，又負二虵，長十餘步。過市，市人悉逐觀之。繇齊城北門入漢景祠，須臾不復見。（《唐開元占經》卷一百二十）

愍懷太子賜典兵中郎將複紵襪一綱。（《格致鏡原》卷十八）

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宋書》卷五十七《蔡廓传》）

失題〔一〕

天淵池〔二〕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楔堂，跨水流杯飲酒。（《南齊書》卷九、《海錄碎事》卷四下）

【校勘】

〔一〕《南齊書》卷九、《海錄碎事》卷四下引此陸機佚文均未注明文題。

〔二〕《海錄碎事》卷四下作「天泉池」。

失題

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岫，山穴也。蓋其來有時，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讀詩質疑》卷二十八）

失題

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璃琉筆。（《太平御覽》卷六百五《荆楚歲時記》引）

存疑：

洛陽記〔一〕

平樂園，魏明帝造，即平樂觀之地也，今城東平樂保是。（《三國志補

注》卷一）

【校勘】

〔一〕此節及以下佚文，均未注明陸機。因《洛陽記》同名之著作有幾種，難以確定是否為機所作，故存疑待考。

千金堨，舊堰谷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千金堨。積石為堨，而開溝渠五所，謂〔一〕五龍渠。渠上立堨〔二〕，堨之東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八月庚戌造。築此堨，更開溝渠，此水衝渠，止其水、助其堅也〔三〕。（《水經注》卷十六、《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九）

【校勘】

〔一〕『謂』，《水經注集釋訂訛》卷十六作『謂之千金渠』之句。

〔二〕此句後，《困學紀聞》卷十六有『水歷堨東注，謂之千金渠，止其水、助其堅也』，《水經注》卷十六作『此水衝渠上，其水助其堅也。』意不可解，蓋誤刻也，此據《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九改。

陵〔一〕雲臺西有金市，金市北對洛陽壘者也。又東歷大夏〔二〕門下，故夏門也。（《水經注》卷十六）

【校勘】

〔一〕『陵』，《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九作『凌』。古二字通。

〔二〕『夏』，《歷代帝王宅京記》卷九作『厦』。古二字通。

賦詩文總評

〔晉〕陸雲《陸士龍文集·與兄平原書》：《祠堂頌》已得省。兄文不復稍論常佳，然了不見出語，意謂非兄文之休者。前後讀兄文一，再過便上口語。省此文雖未大精，然了無所識，益不古，皆新綺，用此已自爲洋洋耳。《答少明詩》亦未爲妙，省之如不悲苦，無惻然傷心言。今重復精之。

《二祖頌》甚爲高偉。雲作雖時有一佳語，見兄作，又欲成貧儉家，無緣當致兄此謙辭。又雲亦復不以苟自退耳。然意故復謂之微多，「民不輟歎」一句，謂可省。武烈未得有吳說桓王之事，而云建其孤，恐太祖不得爲桓王之孫。雲前作此頌及信以白兄。作《遊僊詩》故自能。《劉氏頌》極佳，但無出言耳。二頌不減，復過所望，如此已欲解此公之半。

省諸賦，皆有高言絶典，不可復言。頃有事，復不大快，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爲之次第。省《述思賦》流，深情至言，實爲清妙。恐故復未得爲兄賦之最。兄文自爲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不？《詠德頌》甚復盡美，省之惻然。《扇賦》腹中愈首尾，發頭一而不快。言

『烏云龍見』，如有不體。《感逝賦》愈前，恐故當小不？然一至不復滅。《漏賦》可謂清工。日兄頓作爾多文，而新奇乃爾，眞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

《祠堂贊》甚已盡美，不與昔同。既此不容多說。又皆一事，非兄亦不可得。見《吊少明》殊復勝前，《吊蔡君》清妙不可言。《漢功臣頌》甚美，恐《吊蔡君》故當爲最。使雲作文，好惡爲當，又可成耳。至於定兄文，唯兄亦怒其無遺情而不自盡耳。《丞相贊》云『披結散紛』，辭中原不清利。兄已自作銘，此但頌實事耳。亦謂可如兄意，眞說事而已。右當復屬文於引，便當書前銘耳。

誨欲定《吳書》，雲昔嘗已商之兄，此眞不朽事，恐不與十分好書，同是出千載事。兄作必自與昔人相去。《辯亡》則已是《過秦》對事，求當可得耳。陳壽《吳書》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寫送。兄體中佳者，可並思諸應作傳，及作引甚單，常欲引之，未得。兄所作引甚好。雲方欲更作引。《述思賦》黨自竭厲，然雲意皆已盡，不知本復何言？方當積思，思有利鈍。如兄所賦，恐不可須，願兄且以伯聲兄弟。

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絜而不取悅澤。嘗憶兄道張公父子論文，實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兄文章之高遠絶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爲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可復稱極，不審兄由以爲爾不？《茂曹碑》皆自是

蔡氏碑之上者，比視蔡氏數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美，愚以無疑不存。《三祖贊》不可聞。《武帝贊》如欲管管流澤，有以常相稱美。如不史，願更視之。小跛幾而悅奕爲盡理。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張公在者必罷，必復以此見調。

仲宣文，如兄言，實得張公力。如子桓書，亦自不乃重之。兄詩多勝其《思親》耳。《登樓賦》無乃煩《感丘》。其《吊夷齊》，辭不爲偉。兄二吊自美之。但其呵二子小工，正當以此言爲高文耳。文中有『於是』、『爾乃』，於轉句誠佳，然得不用之益快，有故不如無。又於文句中自可不用之，便少亦常。云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往曾以兄《七羨》有不應用時，期當爾，復以爲不快。故前多『回煩手而沉哀』結上兩句爲孤，今更視定，自有所去。《喜霽》『俯煩習均，吊誠重離』，此下重得如此語爲佳，思不得其韻。願兄爲益之。

視《九章》有善語，大類是穢文，不難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絶。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未作此曹語。若消息小佳，願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恐此文獨單行千載。間常謂此曹語不好，視《九懷》極佳，恐猶自繼，眞玄盛稱《九辯》，意甚不愛。

張公語雲云：兄文故自楚，須作文。爲思昔所識文，乃視兄作誄，又令結使說音耳。

兄所撰，願且可付之。

誨頌，兄乃以爲佳，甚以自慰。文章當貴經緯，如謂後頌語如漂漂，故謂如小勝耳。

兄文方當日多，但文實無貴於爲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屢其多也。

文，皆有恨，文體成爾。然新聲故自難復過。《九悲》多好語，可耽詠，但小不韻耳。皆已行天下，天下人歸高如此，亦可不復更耳。兄作大賦，必好意精時。故願兄作數大文。近日視子安賦，亦對之歎息絶工矣。

蔡氏所長，唯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餘平平耳。兄詩賦自與絶域，不當稍與比校。張公昔亦云：兄新聲多之不同也。典當故爲未及，彥藏亦云爾。又古今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耳。張公父子亦語雲，兄文過子安。子安諸賦，兄復不皆過，其便可，可不與供論。雲謂兄作《二京》，必傳無疑，久勸兄爲耳。其餘雖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爲雌耳。

誨《九愍》如所勑。此自未定，然雲意自謂故當是近所作上。近者意又謂其「與漁父戲》之徒自難作。《賓戲》、《客難》可爲耳。答之甚未易，東方士所不得全其高名，頗有相見」以下盡篇爲佳，謂兄必許此條。而淵弦意呼作脫可行耳。至兄唯以此爲快，不知雲論文何以當與兄意作如此異？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頗能作氾說耳。又見作九者，

多不祖宗原意，而自作一家說。唯兄說「與漁父相見」，又不大委曲盡其意。願兄可試更視「與漁父相見」時語，亦無他異，放，唯見此一人，當爲致其義，深自謂佳。附情而言，恐此故勝淵弦。兄意所謂不善，願疏勑其處緒，亦欲成之，令出意，莫更感如惡所在，以兄文，雲猶時有所能，得言雲前後所作。

文章實自不當多。古今之能爲新聲絶曲者，無又過兄。兄往日文雖多瑰鑠，至於文體，實不如今日。間在洛，有所視，已當赦而比更隆。以今意觀文，見此眞臾以爲不盡善。文罷云，故日向人歎兄文，人終來同，殆以此爲病。張公文無他異，正自情省，無煩長，作文正爾自復佳。兄文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適欲白兄，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鉤除差易爲功力。誨已定敬長誄，意當闇與兄合。雲久絶意於文章，由前日見敦之後，而作文解愁，聊復作數篇，爲復欲有所爲以忘憂。

《吳書》是大業，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國事遂亦失。兄諸列人，皆是名士。不知姚公足爲作傳不？可著儒林中耳。……雲少作書，至今不能令成，日見其不易。前數卷爲時有佳語，近來意亦殊已莫莫。猶當一定之，恐不全。此七卷無意復望增。……文章誠不用多，苟卷必佳，便謂此爲足。……故計兄凡著此之自損，胸中無緣不病。作書猶差易，讚叙亦復無幾。

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唯見其《登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

佳，頗倣雲。雲所如多恐，故當在二人後，然未究見其文。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硯，以爲此故，不喜出之。

令送君苗《登臺賦》爲佳。……其人推能兄文不可言，作文百餘卷，不肯出之。視仲宣賦《集初》、《述征》、《登樓》，前耶甚佳，其餘平平，不得言情處。……眞玄亦云「兄文當作宣輩，宣得此巍巍耳？」

憶兄常云：文後成者，恆謂之佳。貞小爾恐數，自後轉不如。

兄前表甚有深情遠旨，可耽味，高文也。兄文雖復自相爲作多少，然無不爲高。體中不快，不足復以自勞役耳。前集兄文爲二十卷，適訖一十，當黃之。書不工，紙又惡，恨不精。

〔晉〕葛洪《抱朴子》：有客謂二陸兄弟善于談論，辭少理暢，語約事舉，莫不豁然，若春日之泮薄冰，秋風之掃枯葉。（《北堂書鈔》卷九十八《藝文部》四）

〔晉〕葛洪《抱朴子》：吾見二陸之文，猶玄圃積玉，方之他人，若江漢之潢汙。及其精處，妙絶漢、魏之人也。（《北堂書鈔》卷一百《藝文部》六）

〔南朝・宋〕謝朓《謝宣城詩集・酬德賦（並序）》：昔仲宣之發穎，實中郎之倒屣。及士衡之籍甚，託壯武之高義。有杞梓之貞心，協丹采之輝被。

〔南朝・宋〕江淹《江文通集・雜體三十首》：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體；魏製晉造，固

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雜錯之變無窮；宮商為音，靡曼之態不極。……至於世之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乃致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況復殊於此者乎！文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

〔南朝・宋〕檀道鸞《續晉陽秋》：自司馬相如、王褒、楊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南朝・齊〕沈約《宋書》卷六十七《謝靈運傳論》：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為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才，各相慕習，原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制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

頓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明詩》：建安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晳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儷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羣才，稍人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狗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儷篇挺拔而爲俊矣。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樂府》：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秋風》，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

乖調，蓋未思也。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銓賦》：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遒；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冲、安仁，策勳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縟理有餘；彦伯梗槩，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史傳》：於晉代之書，繫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頌讚》：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爲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檄移》：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聲律》：陳思、潘岳，吹籥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緊舉而推，可以類見。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寔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衡鑪均之聲餘，失黃鐘之正響也。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才略》：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人巧，而不

制繁。士龍朗陳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程器》：潘岳詭禱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體性》：安仁輕敏，故鋒穎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鎔裁》：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爲病，蓋崇友于耳。夫美錦製衣，修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爲「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繁也。

〔南朝・梁〕鍾嶸《詩品序》：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詩文；平原兄弟，郁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附鳳，自致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

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

〔南朝・梁〕鍾嶸《詩品》上「晉平原相陸機」：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美，

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

〔南朝・梁〕鍾嶸《詩品》上「晉黃門郎潘岳」：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為深。余常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沖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南朝・梁〕鍾嶸《詩品》上「晉記室左思」：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

〔南朝・梁〕鍾嶸《詩品》中「宋光祿大夫顏延之」：其源出於陸機。故尚巧似，體裁終身病之。

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

陸固其枝葉，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鏗鏘，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嘉，多為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流波相尚，滋有篤焉。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五十二《文學傳論》：習玩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

〔南朝・梁〕裴子野《雕蟲論並序》：其五言為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

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三十五《武陵昭王曄傳》：（曄）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上，報曰：「……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

〔南朝・梁〕蕭綱《與湘東王書》：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為闡緩，……但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詞用心，了不相似。（《梁書》卷四十九）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立言篇》：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至如文者，惟須綺穀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遒會，情靈搖盪。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為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遣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遍觀文士，略盡知之。至於謝玄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輯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

〔北朝・北齊〕魏收《魏書》卷八十五《文苑傳》：曹植信魏世之英，陸機則晉朝之秀，雖同時並列，分途爭遠。

〔唐〕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五《經籍志》四：宋玉、屈原，激清風於南楚；嚴、鄒、枚、馬，陳盛藻於西京。平子豔發於東都，王粲獨步於漳滏。爰逮晉氏，見稱潘、陸，並黼藻相輝，宮商間起，清辭潤乎金石，精義薄乎雲天。永嘉已後，玄風既扇，辭多平淡，文寡風力。降及江東，不勝其弊。

〔唐〕馬總《意林》卷八《通語》：余見二陸之文百卷許，似未盡也。文方之他人，若江漢與潢汙也。嵇生云：「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卷而歎，恐其卷盡也。」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約者，雖鴻筆不可益也。觀此二人，豈徒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陸君深識文章，放蕩不作虛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卻後數百年，若有幹跡如二陸，猶比肩也，不謂疎矣。

〔唐〕王勃《王子安集・採蓮賦》（并序）：昔之賦芙蓉者多矣。雖復曹、王、潘、陸之逸曲，孫、鮑、江、蕭之妙韻，莫不權陳麗美，粗舉採掇，豈所謂究厥麗態，窮其風謠哉！

〔唐〕楊炯《楊盈川集・王勃集序》：大矣哉，文之時義也！有天文焉，察時以觀其變；有人文焉，立言以重其範。歷年滋久，應運以發其明，因人以通其粹。……賈、馬蔚

興，已虧於雅頌；曹、王傑起，更失於風騷。傀俄大猷，未忝前載。洎乎潘、陸奮發，孫、許相因，繼之以顏、謝，申之以江、鮑，梁魏羣材，周、隋眾制，或苟求蟲篆，未盡力於丘墳，或獨徇波瀾，不尋源于禮樂。

〔唐〕盧照鄰《幽憂子集・南陽公集序》：屈宋之後，直至賈誼、相如，兩班，敘事得丘明之風骨；二陸裁詩，含公幹之奇偉。鄴中新體，共許音韻天成；江左諸人，咸好瓌姿豔發。精博爽麗，顏延之急病於江、鮑之間；疎散風流，謝宣城緩步於向、劉之上。

〔唐〕盧照鄰《幽憂子集・樂府雜詩序》：其後鼓吹樂府，新聲起於鄴中；山水風雲，逸韻生於江左。言古興者，多以西漢為宗；議今文者，或用東朝為美。落梅芳樹，共體千篇；隴水巫山，殊名一意。亦猶負日于珍狐之下，沈螢於燭龍之前。辛勤逐影，更似悲狂。罕見鑿空，曾未先覺。潘、陸、顏、謝，蹈迷津而不歸，任、沈、江、劉，來亂轍而彌遠。其有發揮新題，孤飛百代之前；開鑿古人，獨步九流之上。

〔唐〕駱賓王《駱賓王文集・和道士閨情詩啓》：河朔詞人，王、劉爲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爲先覺。若乃子建之牢籠羣彥，士衡之籍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鑑。

〔唐〕駱賓王《駱賓王文集・疇昔篇雜言》：文昌隱隱皇城裏，由來奕奕多才子。潘陸詞鋒駱驛飛，張曹翰苑縱橫起。

〔唐〕殷璠《河嶽英靈集》評『王昌齡』：昌齡以還，四百年內，曹、劉、陸、謝，風骨

頓盡。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卷四十一《庾信傳論》：其後逐臣屈平，作《離騷》以敘志，宏才豔發，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逸轡而亞其跡。大儒荀況，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鬱起，有諷論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並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為其冠。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為之傑；東京之朝，茲道愈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為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于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並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並協，易俗之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

〔唐〕張說《張說之文集·齊黃門侍郎盧思道碑》：昔仲尼之後，世載文學，魯有游、夏，楚有屈、宋。漢興有賈、馬、王、楊，後漢有班、張、崔、蔡，魏有曹、王、徐、陳、應、劉，晉有潘、陸、張、左、孫、郭，宋齊有顏、謝、江、鮑、何、劉、沈、謝、徐、庾，而北齊有溫、邢(邢)、盧、薛、王，皆應世翰林之秀者也。吟詠情性，紀述事業，潤色王道，發揮聖門，天下之人謂之文伯。於戲！國有校，家有塾，禄位以勸，風雅猶存。然千数百年，羣心相讓竟稱者，若斯之鮮矣。

〔唐〕丘悦《三國典略》：齊蕭慤，字仁祖，爲太子洗馬。嘗於秋夜賦詩，其兩句云：

『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曰：蕭仁祖之斯文，可謂雕章間出。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顏、謝同聲，遂革太乙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河北江南，意製本應相詭。（《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六）

〔唐〕李白《李太白集·上安州李長史書》：陸機作太康之傑士，未可比肩；曹植爲建安之雄才，惟堪捧駕。

〔唐〕崔祐甫《穆氏四子講藝記》：屈原、宋玉，怨刺比興之詞，深而失中，近於子夏所謂哀以思。刻石銘座者，取崔、蔡；論都及政者，宗班、張；飛書走檄者，徵陳琳；曹、劉之氣奮以舉，潘、陸之詞縟而麗，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宋、齊已降，年代未遠，有文之士，胄系皆存，議其優劣，其詞未易，故闕焉。（《唐文粹》卷七十七）

〔唐〕柳冕《與徐給事論文書》：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爲志，形君子之言爲文，論君子之道爲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已降，爲文者本於哀豔，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楊、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爲也。（《唐文粹》卷第八十四）

〔唐〕盧藏用《陳伯玉文集序》：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為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人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辭，而不顧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

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然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宋、齊已來，蓋顛頹遂迤，陵頹流靡，至於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唐文粹》卷九十二）

〔唐〕顏眞卿《顏魯公集·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并序》：昔孔悝有彝鼎之銘，陸機有祠堂之頌，皆所以發揮祖德，敷演家聲，故君子之觀其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無而稱之，是誣也；有而不述，其仁乎？

〔唐〕于頔《皎然集序》：詩自風雅道息二百餘年而騷人作，其旨愁思，其文婉麗，亡楚之變風歟？至西漢，李陵、蘇武始全為五言詩體，源於風，流於騷，故多憂傷離遠之情。梁昭明所撰《文選》録《古詩十九首》亡其名氏，觀其詞，蓋東漢之世，亦李、蘇之流也。洎建安中，王仲宣、曹子建鼓其風，晉世陸士衡、潘安仁扬其波。王、曹以氣勝，潘、陸以文尚。氣勝者，魏祖興武功于二京已覆；文尚者，晉武亡帝圖於五胡。肇亂觀其人文、興亡之蹟。人焉瘦哉！人焉瘦哉！……魏晉文章，鬱然復興。康樂侯謝靈運，獨步江南，俯視潘、陸。其文炳而麗，其氣逸而暢。

〔唐〕皎然《皎然集·四言講古文聯句》：降及三祖，始變二雅；仲宣閒和，公幹蕭灑；士衡、安仁，不史不野；左、張精粤，嵇、阮高寡。暨于江表，其文鬱興。綺麗爭發，繁蕪則懲。詞曄春華，思清冬冰。

〔唐〕柳宗元《唐柳先生集・與楊京兆憑書》：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

〔唐〕歐陽詹《歐陽行周文集・與王式書》：降自晉、宋、齊、梁，則有若陸機、鮑昭（照）、謝朓、江淹，亦以登庸。雖道德器用不及曩辰，而詞學詩流爲一時之秀。想當羣公之論，豈容易之？

〔唐〕獨孤及《毘陵集・送朱侍御赴上都序》：昔陸士衡入洛，張華如舊相識。之子粲然有昔賢風采。彼茂先之徒，其肯捨吾子乎？將子獻詩著論，特備風雅，以宣上德、抒下情爲己任。勿獨誇吳趨、閶門之廢興，辯蓴羹、羊酪之優劣而已。急賢之日，何患人不己知？凡今贈別皆吳士也。

〔日〕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南卷・集論》：自屈宋以降，諧合風騷之曲。長卿詞賦，色麗江波之錦；安仁文藻，彩映河陽之花。子建婉潤，張衡清綺，公幹氣質，景純宏麗。……平原綺思，司空歎其寥廓；吏部英才，隱侯稱其絕世。莫不競宣五色，爭動八音，或工於體物，或善於情理；詠之則風流可想，聽之則舒慘在顏。足以比景先賢，軌儀來秀矣。

且文之爲體也，必當詞與旨相經，文與聲相會。詞義不暢，則情旨不宣；文理不清，

則聲節不亮。詩人因聲以緝韻，沿旨以製詞，理亂之所由，風雅之所在。……變之者，自當睎聖藻于天文，聽儷章于廣樂；屈、宋為涯島，班、馬為隄防，粲、植為陝落，潘、陸為郊境。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元稹白居易傳》：迨今千載不乏辭人，統論六義之源，較其三變之體，如一班者蓋寡，類七子者幾何。至潘、陸情致之文，鮑、謝清便之作。迨於徐、庾，踵麗增華，纂組成而耀以珠璣，瑤臺構而間之金碧。

〔宋〕王禹偁《小畜外集·續酒德頌》：蕭既重浮華之文，忘礼法之度。列于王褒、陸機之間，不其失邪！

〔宋〕黃庭堅《黃庭堅詩話》第一百七十八條：劉賓客《柳枝詞》，雖乏曹、劉、陸機思之豪壯，自為齊梁樂府之將帥也。

〔宋〕王欽若《冊府元龜》卷八百二十七《品藻二》：謝靈運因宴集問謝晦潘岳、陸機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間勳名佐世，不得為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為一時之冠，方之公間，本自遼絕。』

〔宋〕計有功《計有功詩話》卷二四《王昌齡》：殷璠云：元嘉以遠（還），四百年內，曹、劉、陸、謝，風骨頓盡。今昌齡克嗣厥跡，至如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

〔宋〕洪邁《容齋詩話》卷一：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為次韻所局也。觀

《文選》所選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矣。

〔宋〕晁无咎《雞肋集·變離騷序上》：曹植賦最多，要無一篇逮漢者。録其《洛神賦》、《九愁》、《九詠》等，並録王粲《登樓賦》以見魏之文。如此陸機、陸雲始。録名，顧不足於植、粲，摘其義差近者存之。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楊彦侯集》：昔河汾王氏，論歷代文士十有六人。略曰：謝灵運，小人哉，其文傲。沈休文，小人哉，其文詭。謝朓，淺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夸人也，其文捷。謝莊、王融，纖人也，其文虚。曰治、曰捷、曰傲，則寔矣。此河汾氏所以退沈、謝輩，而進荀悦、陸機。

〔宋〕劉克莊《後村詩話·前集》卷一：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

〔宋〕王正德《王正德詩話》卷一《晁補之》：晁補之《序變離騷》謂曹植賦最多，要無一篇逮漢者，賦卑弱自植始。然植文于魏諸子中特出，而植好古，自漢而上遺文，皆一一規模之。《九愁》、《九詠》，仿楚詞者也，然已繁促。嗚呼！《離騷》自此益變矣。謂王粲詩有古風。《登樓》之作去楚詞遠，又不及漢，然猶過潘岳、陸機《閒居》、《懷舊》衆作。晉之文，上不逮漢而下愧唐。陸雲與兄機自吳入晉，張華一見大賞之，然華文亦謝漢唐，未

陸士衡文集校注　賦詩文總評

足稱於後來也。陸雲《九愍》之作，蓋仿《九辯》而下，思而不貳，差近楚詞，非若機之《歎逝》止愛生而悲死，《文賦》止翰墨事而已，舍曰體弱，則其義亦可取也。

〔宋〕嚴羽《滄浪詩話·詩法》：黃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沖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

〔宋〕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十二《品藻古今人物》：詩之興作，兆基邃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方陳金石。其後言志緣情，二京彌甚；含毫瀝思，魏晉彌繁。李都尉「霜雪」之句，發越清迥。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人物，王、劉稱首；洛陽才子，潘、左覺（為）先。乃若子建之牢籠羣彥，士衡之藉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鑑。

〔宋〕王觀國《王觀國詩話》第四十六則：陸士衡《擬古詩》曰：「牽牛西北回，織女東南顧。」又曰：「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夕顥西南晞。」……凡此四方，亦皆文言，無先後之序也。

〔宋〕王觀國《王觀國詩話》第五十四則：陸士衡《樂府》曰：「親友多零落，舊齒多彫喪。」又士衡《為顧顏先贈婦詩》曰：「辭家遠行遊，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此以上聲用緇字也。

〔宋〕王觀國《學林》卷九：薄音泊，又音博，又音逼。其音泊者，厚薄也，林薄也，草

木叢生曰薄。故揚雄《甘泉賦》曰：『列辛夷於林薄。』左太沖《蜀都賦》曰：『貪響揮霍，中網林薄。』陸士衡《君子有所思行》曰：『清川帶華薄。』又《挽歌詩》：『按轡遵長薄。』若此類是也。音博者，其義則激搏也。《易》曰：『風雷相薄。』《史記·天官書》曰：『日月薄食。』謝瞻《詠張子房詩》曰：『鴻門銷薄蝕。』若此類是也。音逼者，相逼近也。《春秋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又曰：『不待期朝而薄人於險。』又曰：『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陸士衡文曰：『高義薄雲天。』又《塘上行》曰：『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范彥龍《傚古詩》曰：『朝驅左賢陣，夜薄休屠營。』杜子美《彭衙行詩》曰：『高義薄層雲。』江淹《恨賦》曰：『若此類是也。凡此三音，其義皆迥。不同讀之，不可混而無別。

〔宋〕葉適《習學記言》卷三十：自魏至隋唐，曹植、陸機為文士之冠。植雖波瀾闊，而工不逮機。但植猶有漢餘體，機則格卑氣弱，雖杼軸自成，遂與古人隔絕。至使筆墨道廢數百年，可嘆也。然機於文字組織錯綜之間，實有其功。雖古今豪傑命世者，亦有所不能預此，不可不知觀。其譏切曹冏，以退為高，而託寄非所，勳烈不就，竟夷其族，乃知文人能言者多，能行者少，固無取於智也。

〔宋〕葉適《習學記言》卷三十三：徐陵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被之遠近，家藏其本，遂為南北所宗，陸機、任昉不能逮也。

〔宋〕李洪《芸庵類稿・除左帑謝廟堂啓》：陸機入洛，志襲先人之清芬；揚雄草玄，晚悔童子之少作。

〔元〕郝經《續後漢書》卷七十三《阮籍傳》：蘇武、李陵初為古詩，高簡雅質，為西漢正體。建安中，七子作而詞氣盛。逮夫潘、陸，益尚才華，古意始衰矣。惟東漢之《十九首》與阮籍之《詠懷》十七首，託物寓興，辭旨幽婉，曠逸邁往，如醉語無叙，吐出眞實，高風遠韻，邈不可及。

〔元〕元好問《論詩三十首・論杜詩》：鬥靡誇多廢覽觀，陸文猶恨冗于潘。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元〕陶宗儀《說郛》卷七十九下：士衡才思有餘，但胸中書太多，所擬能痛割捨乃佳耳。

〔元〕祝堯《古賦辯體》卷五《三國六朝體上》：蓋西漢之賦，其辭工於楚騷。東漢之賦，其辭又工於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於一代。辭愈工則情愈短，情愈短則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歸來子曰：『仲宣《登樓》之作，去楚騷遠，又不及漢。然猶過曹植、陸機、潘岳衆作，魏之賦極此矣。』誠以其《登樓》一賦，不專為辭人之辭，而猶有得於詩人之情，以為風比興等義。

〔明〕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

子之所著，紆曲凄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没，繼者絶少。下逮建安、黄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沖、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沖、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太羹充釧，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顔、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明》貝廷臣《清江貝先生文集·三賢贊并序》：瓊常求天下士以文章名一世者，古今不數人。若晉平原内史陸士衡及弟清河内史士龍，此以文章名一世者乎！唐平章事陸宣公，此以事業著萬世者乎！初士衡兄弟之歸晉也，張華曰：『伐吴之役，利獲二俊。』且中州非無能言之士，而弘麗漂逸，殆不及焉。史稱其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則其文章可知已。

〔明〕姚鉉《唐文粹序》：至於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益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燄，聳潘、陸之風格，舒顔、謝之清麗，藹何、劉之婉雅。雖風興或缺，而篇翰可觀。

〔明〕徐禎卿《談藝録》：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奥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而晉

氏之風，本之魏也。然而判跡於魏者，何也？故知門戶非定程也。陸生之論文……曰：『詩緣情而綺靡。』則陸生之所知，固魏詩之渣穢耳。嗟夫！文勝質衰，本同末異，此聖哲所以感歎，翟、朱所以興哀者也。夫欲拯質，必務削文；欲反本，必資去末。……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為衰。若乃文質雜興，本末並用，此魏之失也。故繩漢之武，其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其敝也不可以悉矣。

〔明〕安磐《頤山詩話》：陸士衡之詩，鍾嶸謂『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與陳思、謝客並稱。嚴羽謂『士衡獨在諸公之下』。二者孰是？試參之，蓋士衡綺練精絕，學富而辭贍，才逸而體華。嶸之論亦是。若以風骨氣格言之，是誠在曹、劉、二張、左、阮之下也。

〔明〕徐獻忠《唐詩品・永興文懿公虞世南》：虞監師資野王，嗜慕徐、庾。髫丱之年，婉縟已著；琨璵之美，綺藻並豐。雖隋皇忌人之主，貞觀睿聖之朝，然而善始之愛，身存亂朝；準倫之譽，竟列名臣。駢美二陸，不信知言矣乎。

〔明〕徐獻忠《唐詩品・左散騎常侍高適》：故其為詩，直舉胸臆；模畫景象，氣骨琅然。而詞峰華潤，感賞之情，殆出常表，視諸蘇子卿之悲憤，陸平原之惆悵，辭節雖離，而音調不促，無以過之矣。

〔明〕徐獻忠《唐詩品・侍御皇甫曾》：景陽華淨，遂掩哲昆；平原英贍，竟難家弟。

〔明〕謝榛《四溟詩話》卷三：人非雨露而自澤者，德也；人非金石而自澤者，德也。……士衡、士龍有才而恃，靈運、玄暉有才而露。大抵德不勝才，猶泛舸中流，舵師失其所主，鮮不覆矣。

〔明〕何良俊《元朗詩話》卷一：《選》詩之中，若論華藻綺麗，則稱陳思、潘、陸；苟求風力遒迅，則《十九首》之後，便有劉楨、左思。

詩家相沿，各有流派。蓋潘、陸規模於子建，左思步驟於劉楨，而靖節質直，出於應璩之《百一》，蓋顯然明著者也。則鍾參軍《詩品》，亦自具眼。

詩自左思、潘、陸之後，至義熙、永明間，又一變矣。然當以三謝為正宗，蓋所謂「芙蓉出水」者，不但康樂為然。如惠連《秋懷》、玄暉「澄江靜如練」等句，皆天然妙麗處。若顏光祿、鮑參軍，雕刻組繢，縱得成道，亦只是羅漢果。

〔明〕何良俊《元朗詩話》卷二：黃山谷《跋劉賓客柳枝詞》云：「劉賓客《柳枝詞》九首，蓋詩乏曹、劉、陸機、左思之豪壯，自為齊梁樂府之將領也。」又云：「劉夢得《竹枝》九首，雖人中工道人意中事者，使白居易、張藉為之，未必能也。」

〔明〕沈騏《詩體明辨・序》：魏之武、文，歌行絕勝，陳思尤稱清雄，然建安七子，風流首唱矣。嵇、阮超逸，有古詩人遺矩。晉代則張華、傅玄、陸機、陸雲、潘岳、左思，雄峙於前；郭璞、孫綽、王羲之、陶潛，揚輝於後。宋世最稱顏、謝，芙蓉雕繢，為五言勝，而鮑

照亦來俊逸之譽。

〔明〕田藝蘅《香宇詩談》：陸士衡豐才奇思，誠當一字千金，所謂『氣少于公幹，文劣于仲宣』者。蓋劉則風骨超羣，王則秀麗獨步。至若粲之悽愴，楨之振絕，足擅偏長

〔明〕梁橋《冰川詩式》卷二：四言詩，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元亮最高。

〔明〕譚浚《說詩》卷上《總辨》：除煩以約，理舉而義不孤。去濫以清，通制而義不混。學有餘而約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措詞者也。若士衡才優而詞繁綴，士龍思劣而好清省，謝艾繁而不可刪，王濟略而不可益。

〔明〕譚浚《說詩》卷下《人物》：何仲默云：『古法亡于謝、陸，（陸）詩語俳體不俳，謝詩體語俱俳也。』

〔明〕張萱《疑耀》卷五《詩法》：四言詩自三百篇後，絕無繼者，獨韋孟稍近之。漢魏而下，詞既偶儷，氣亦緩弱。至顏、陸諸篇，大非風人之旨。茂先《勵志》，淵明《停雲》，雖云古質，然尚不逮陳思王，況雅頌乎？故作四言者，必以三百篇為法。而五言古（詩），必取材于漢魏。蓋建安諸子，猶有古風，特華采過之，故渾厚不逮耳。若潘、陸、陶、謝，則去漢遠矣。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四言詩須本風雅，間及韋、曹，然勿相雜也。世有白首鉛槧，以訓故求之，不解作詩壇赤幟。亦有專習潘、陸，忘其鼻祖。要之，皆日用不

知者。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陸士衡翩翩藻秀，頗見才致，無奈俳弱何？安仁氣力勝之，趣旨不足。太沖莽蒼，《詠史》、《招隱》，綽有兼人之語，但太不雕琢。

石衛尉縱橫一代，領袖諸豪，豈獨以財雄之，政才氣勝耳。《思歸引》、《明君辭》，情質未離，不在潘、陸下，劉司空亦其儔也。《答盧中郎》五言，磊塊一時，涕淚千古。

孫興公曰：『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又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排沙揀金，往往見寶。』又茂先嘗謂士衡曰：『人患才少，子患才多。』然則陸之文病在多而蕪也。余不以為然。陸病不在多而在模擬，寡自然之致。

謝靈運天質奇麗，運思精鑿，雖格體創變，是潘、陸之餘法也，其雅縟乃過之。

古詩四言之有冒頭，蓋不始延年也，二陸諸君為之俑也。如《皇太子宴宣猷堂應令》，而士衡起句曰：『三正迭紹，洪聖啓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凡十六韻而始及太子。《大將軍宴會》，而士衡起句曰：『皇皇帝祐，誕隆駿命。四祖正家，天祿安定。』子。《贈斥丘令》而曰：（按：此詩為陸雲作。）凡八韻而始入晉亂，齊王冏始平之。又士衡《贈弟士龍》而曰：『於皇聖世，時文惟晉。受命自天，奄有黎獻。』《答賈長侍》而曰：『伊昔有皇，肇濟黎蒸。先天創物，景命是膺。』潘安仁為賈答而曰：『爰有生民，伏羲始君。』晉武《華林園宴集》，而應吉甫起句云：『悠悠太上，民之厥初。皇極肇建，彝倫攸

敷。」若爾則不必多費此等語，但成一冒頭，百凡宴會酬贈，可舉以貫之矣。

張正見詩，律法已嚴於四傑，特作一二拗語為六朝耳。士衡、康樂已于古調中出俳偶，總持、孝穆不能於俳偶中出古思，所謂『今之諸侯，又五霸之罪人』也。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今人以賦作有韻之文，為《阿房》、《赤壁》累，固耳。然長卿《子虛》，已極曼衍；《卜居》、《漁父》，實開其端。又以俳偶之罪，歸之三謝，識者謂起自陸平原，然《毛詩》已有之，曰：『靚閔既多，受侮不少。』

〔明〕王禕《王忠文集》卷五《練伯上詩序》：漢以来，蘇子卿、李少卿實作者之首，此詩之始變也。迨乎建安，接魏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相為倡和。正始之間，嵇、阮又繼作，詩道於是為大盛，此其再變也。自是以後，正音稍微。逮晉太康而中興，陸士衡兄弟、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左太冲，皆其稱首。而陶元亮天分獨高，自其所得，殆超建安而上之。此又一變也。宋元嘉以還，三謝、顏、鮑者作，似復有漢魏風。然其間或傷藻刻，而渾厚之意缺焉，視太康不相及矣。齊永明而下，其弊滋甚，沈休文之拘於聲韻，王元長之局於褊迫，江文通之過於摹擬，陰子堅、何仲言之流於纖瑣，徐孝穆、庾子山之專於婉縟，無復古雅音矣。此又一變也。

〔明〕茅一相《欣賞詩法·詩學淵源之圖》：詩體《三百篇》，流為《楚詞》，為樂府，為《古詩十九首》，為蘇、李五言，為建安、黃初，此詩之祖也。《文選》劉琨、阮籍、潘、陸、左、

郭、鮑、謝諸詩，《淵明全集》，此詩之宗也。《老杜全集》，詩之大成也。

〔明〕茅一相《欣賞詩法・詩評》：古詩四言之有冒頭，蓋不始延年也，二陸諸君為之俑也。若韋孟之《諷諫》，思王之《責躬》、《應詔》，靖節之《贈族》，叔夜之《幽憤》，仲宣之《贈蔡睦文始》，越石之《贈盧諶》，寧有是耶？

〔明〕王世懋《藝圃擷餘》：《詩》四始之體，惟《頌》專為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其他率因觸物比類，宣其性情，恍惚遊衍，往往無定。以故說詩者，人自為說。若孟軻、荀卿之徒，及漢韓嬰、劉向等，或因事傅會，或旁解曲引，而春秋時王公大夫賦詩，以昭儉汰，亦各以其意為之，蓋詩之來固如此。後世惟《十九首》猶存此意，使人擊節詠歎，而未能盡究指歸。次則阮公《詠懷》，亦自深於寄託。潘、陸而後，雖為四言詩，聯比牽合，蕩然無情。……故余謂《十九首》五言之《詩經》也，潘、陸而後，四言之排律也，當以質之識者。

〔明〕陳第《讀詩拙言》：漢魏六朝之詩，騷賦之變，而近體之椎輪也。其贈送，有規諫焉；其引用，有根據焉。華不滅質，色能澤理。其音與古合，如服、宅、年、南、嘉、澤、客、發之類，已採入旁證。其與古異者，如車、家、華、邪之類，亦頗附於末。見其所由變者，漸矣。尚有於今不合古、無可附者，亦皆其時之音也。注者悉謂之叶，毋乃冤乎？

故楚騷、漢賦無論，姑舉其近者札讀節也。古與顏、陸本非相師，「霞」，讀何也。曹與陸、謝亦非相襲，「閉」，讀鼈也，則潘、顏之作可徵。「謳」，讀區也，則曹、陸之辭可據。「嶽」，

讀獄也，陸與司馬不約而同。「袂」，讀決也，沈與江淹匪期而合。或讀「緇」為止，或讀「沒」為滅。或讀「霞」為布，或讀「惜」為削。或讀「橫」為黃，或讀「壁」為博。或讀「灑」為洗，或讀「蔽」為別。或讀「扇」為羶。或讀「蛻」為泄，或讀「淺」為千。或讀「疎」為蜜，或讀「籍」為酌。或讀「葩」為坡，或讀「窗」為聰，或讀「石」為芍。或讀「淮」為熙，或讀「昧」為蔑。或讀「肅」為戾」為裂。或讀「掃」為暑，或讀「播」為波。又，或讀「頭」為徒，或讀「瀉」為淅。或讀「蟠」為軒，或讀「晉」今讀進，「彼」讀薦，使非當時之音。陸氏兄弟乃以國他叶，可乎？故讀六朝，必考六朝之音，由此而上可知也。不然，同乎我者，謂聲之諧；異乎我者，謂韻之叶。以一地概四方，以一時概千古，將使文字聲律，渙判支離，而靡有畫一，豈所貴於誦讀哉？

〔明〕周履靖《騷壇秘語》卷上《體第十五》：陸機，才思有餘，但胸中書太多，所礙能痛割捨，乃佳耳。

〔明〕鍾惺、譚元春《詩歸》卷八：譚云：陸才名，千古一詞。然手重不能運，語滯不能清。腹之所有，不暇再擇；韻之所遇，不能少變。大陸一生筆墨，只留得「民動如煙」四字。小陸佳處，只「天地則爾，戶庭已悠」二語耳。靜衷思之又思，若以為妄，當於鍾子分之。

〔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一：七國所以兆漢，六朝所以開唐，五代所以基宋。然

七國、六朝，變亂斯極，而文人學士，挺育實繁。屈、宋、唐、景，鵲起於先。曹、劉、陸、謝，蟬聯於後，故一變為唐，而近體百世攸宗。

四言漢多主格，魏多主詞，雖體有古近，各自所長。晉諸作者，浮慕《三百》，欲去文存質，而繁靡板垛，無論古調，並工語失之。今觀二陸、潘、鄭諸集，連篇累牘，絕無省發，雖多奚為？

叔夜《送人從軍》至十九首，已開晉宋四言門戶。然雄辭彩語，錯互其間，未令人厭。至士龍兄弟，泛濫靡冗，動輒千言，讀之數行，掩卷思睡。說者謂五言之變，昉與潘、陸，不知四言之亡，亦晉諸子為之也。

〔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古詩浩繁，作者至衆。雖風格體裁，人以代異，支流源委，譜系具存。炎劉之製，遠紹《國風》。曹魏之聲，近沿枚、李。陳思而下，諸體畢備，門戶漸開。阮籍、左思，尚存其質。陸機、潘岳，首播其華。靈運之詞，淵源潘、陸。明遠之步，馳驟太沖。有唐一代，拾遺草創，實阮前蹤。太白縱橫，亦鮑近矱。而憲章祖述漢魏六朝，所謂風雅之大宗，藝林之正朔也。

兩漢諸詩，惟《郊廟》頗尚辭，樂府頗尚氣。至《十九首》及諸雜詩，隨語成韻，隨韻成趣，辭藻氣骨，略無可尋，而興象玲瓏，意致深婉，眞可以泣鬼神、動天地。魏氏而下，文逐運移，格以人變。若子桓、仲宣、士衡、安仁、景陽、靈運，以詞勝者也；公幹、太沖、越

石、明遠，以氣勝者也；　兼備二者，唯獨陳思。然古詩之妙，不可復睹矣。

也，其源淺，其流狹，其調弱，其格偏。　曹、劉、阮、陸之為古詩也，其源遠，其流長，其調高，其格正。陶、孟、韋、柳為古詩

《詠史》，骨力莽蒼，雖途轍稍歧，一代傑作也。　建安首稱曹、劉。陳王精金粹璧，無施不可。……晉則嗣宗《詠懷》，興寄沖遠，太沖

風神華暢，似得天授，而駢儷已極。　安仁、士衡，實躍冢嫡，而俳偶漸開。康樂

何仲默云：『陸詩體俳語不俳，謝則體語俱俳。』可謂千古卓識。　古意盡矣。

仲默稱曹、劉、阮、陸，而不取陶、謝。陶、謝之變而淡也，唐古之濫觴也；謝、陸之增

而華也，唐律之先兆也。

士龍文章，差亞乃昆，詩遠不如。中散不以詩名，然四言亦有佳處。

古詩自有音節。陸、謝體極俳偶，然音節與唐律不同。唐人李、杜外，惟嘉州最合。

襄陽、常侍雖意調高遠，至音節時入近體矣。

雖浸尚華靡，而淳樸餘風，隱約尚在。步兵優柔沖遠，足嗣西京，而渾噩頓殊。記室豪宕飛揚，欲追子建，而和平概乏。士衡、安仁一變，而俳偶愈工，淳樸愈散，漢道盡矣。

〔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晉宋之文，古今詩道升降之大限乎！　魏承漢後，陸才如海，潘才如江，潘、陸之定品也。

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八代之階級森如也。枚、李、曹、劉、阮、陸、陶、謝、鮑、江、何、沈、徐、庾、薛、盧，諸公之品第秩如也。其文日變而盛，而古意日衰也；其格日變而新，而前規日遠也。

士衡諸子，六代之初也；靈運諸子，六代之盛也；玄暉諸子，六代之末也。

蘇、李之才，不必過曹、劉；陸、謝之才，不必下於公幹。而其詩不同也，則其世之變也。其變之善也，則其才之高也。

平原氣骨遠非太沖比，然仲默呿稱阮、陸，獻吉並推陸、謝，以其體備才兼，嗣魏開宋耳。

《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六朝之詩所自出也，漢以前無有也。

蘇、李諸詩，和平簡易，傾寫肺肝，何有於綺靡？自綺靡言出，而徐、庾兆端矣。馬、楊諸賦，古奧雄奇，贅瀙牙頰，何有於溜亮？自溜亮體興，而江、謝接跡矣。故吾嘗以阮、左者，漢魏之遺；而潘陸者，六朝之首也，未可概以晉人也。

《名都》、《白馬》諸篇，已有綺靡意，而文猶與質錯也。《洛神》、《銅爵》諸篇，已有溜亮意，而質浸為文掩也。故魏之詩，冢嫡兩漢，而賦，魯、衛六朝也。

士衡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又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有意乎濯陳言而馳絕足也。然平原諸詩，藻繪何繁，而獨造何寡也？故曰：非知之艱而行之難也，其有以自試也。昌穀執一端以非之，非也。

潘、陸俱詞勝者也，陸之材富，而潘氣稍雄也。陶、謝俱韻勝者也，謝之才高，而陶趣差遠也。

兩漢之流而六代也，其士衡之責乎！六代之變而三唐也，其玄暉之責乎！

鍾記室以士衡為晉代之英，嚴滄浪以士衡獨在諸公之下，二語雖各舉所知，咸自有謂。學者精心體味，兩得其說乃佳。

魏稱曹、劉，然劉非曹敵也。晉稱潘、陸，然潘非陸敵也。……非敵而並稱何也？同時、同事又同調也。百年之後，則陳王在魏，自當獨步；士衡居晉，宜遜太沖。

〔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卷四：六代則公幹之峭，嗣宗之遠，元亮之沖，太沖之逸，士衡之穠，靈運之清，明遠之俊，玄暉之麗，皆其至也，兼之者陳思也。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正集》卷二十二：歷世文人學士有功經術者，漢劉向、劉歆、杜欽、杜鄴、匡衡、谷永、班固、蔡邕，三國王粲、劉楨、何晏、譙周、韋昭、陸績，六代嵇康、陸機、戴逵、孫綽、干寶、傅玄、葛洪、徐廣、何承天、裴松之、顧愷王、蕭子顯。

〔明〕江盈科《雪濤小書詩評・復古》：六朝之文，余所深服也，嵇中散《絕交書》、《養生論》二篇。其他若潘、陸以下，縱使妍秀美麗，畢竟格調纖弱，骨氣軟脆，如深宮處女，拈針刺繡，芙蓉鴛鴦，色色可人，終不是丈夫氣。

〔明〕郝敬《藝圃傖談》卷一：陸士衡才富麗而少清逸。論者以為出陳思王上，殊不然。……鮑明遠有風情逸韻，是樂府家；陸士衡渾厚樸直，于古體穩稱。未可取彼而非此也。

古詩莊嚴典則，辭根經傳子史，所以為雅樂。樂府多詼諧狎邪之意，兼用方言俚語，所以為鄭聲。其原起於漢郊廟歌。三言迫促，尚奇險。鐃歌以鼓吹音節，與詩辭夾雜，逗留曲折，參差不齊，開後世歌行之端。晉宋以後，流為輕佻，有清商、西音、激楚等調，放蕩不禁，而樂府與古詩遂分為二體矣。若晉陸士衡、鮑明遠諸家所為樂府，何嘗非古詩，何嘗非樂府？《三百篇》之變而為騷也，騷之變而為賦也，又變而為古詩，古詩變而為近體，近體變而為小辭。小辭當其變也，不可謂非日新。沿襲久，蠹濫不可收，亦不足貴矣。其間如宋玉之擬屈平，班固、張衡、左思、陸機、潘岳之擬相如，重熇而加鹽梅之和，故足鯖也。

〔明〕郝敬《藝圃傖談》卷四：六朝潘、陸、諸謝，一門父子兄弟，雕龍繡虎，竟無一語

關道理，切實用，秖攄其浮躁之習，寫其驕淫之氣，亡家喪身而已。故文章以游、夏為宗，浮華之徒，不足效也。

〔明〕何大復《與空同先生》：體物雜撰，言辭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善焉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各擅其時，並稱能言。何也？詞有高下，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既主曹、劉、阮、陸矣，李、杜即不得登詩壇，何以謂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比空同嘗稱陸、謝，僕參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並例也。故法同，則語不求似矣。（周子文《藝藪談宗》卷一引）

〔明〕張四維《古詩紀原序》：古詩自宣尼刪後，罕有存者，其軼文略備于斯。文之變，莫得而詳焉。東京揚其流波，建安備其氣質。而詩之變極矣。中間作者，若張、蔡、曹、劉、左，託意虛玄。繼以齊、梁綺縟，陳、隋輕艷，而詩之變又極矣。是以質潘、陸、顏、謝、江、沈、徐、庾，莫不虎視蛟騰，抗心特異，思以駕前賢之逸軌，障當世之頹瀾。然而繁音曲節，每變益工；品格風標，沿時遞下，豈所謂聲音之道，關乎世運者耶？

〔明〕許學夷《詩源辨體》卷三：《十九首》如『思君令人老』、『磊磊澗中石』、『同心而離居』、『秋草萋以綠』，與子建『高臺多悲風』等，本乎天成，而無作用之跡，作者初不自知耳。如子桓『丹霞來明月』等語，乃是構結使然。必若陸士衡有意雕刻，始可稱佳句也。

『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以漢魏較《國風》也。若潘、陸四言，聯比牽合，蕩然無情。《十九首》託物興寄，情致宛然，又不當以此論耳。王敬美云：『《十九首》，五言之《詩經》也。潘、陸而後，四言之排律也。』深得之矣。

漢稱『蘇李』，李豈讓蘇？　魏稱『嵇阮』，嵇寧勝阮？　以至晉之『潘陸』，宋之『顏謝』，子建、仲宣四言，其體出於二韋。然二韋意雖矜持，而典則莊嚴，古色照暎，猶有古子建、仲宣則才思逸發，華藻爛然，自是詞人手筆。……下流至二陸、潘安仁四言。

〔明〕許學夷《詩源辨體》卷四：漢魏五言，滄浪見其同而不見其異，元瑞見異而不見其同。愚按：……漢魏同者，情興所至，以不意得之，故其體皆委婉，而語皆悠圓，有天成之妙；魏之異者，情興未至，始着意為之，故其體多敷敘，而語多構結，漸見作用之跡。故漢人篇章不越四五，而魏人多至於成什矣。此漢人潛流而為建安，乃五言之初變也。（下流至陸士衡諸公五言。）

漢人五言有天成之妙，子建、公幹、仲宣始見作用之跡，此雖理勢之自然，亦是其才能作用耳。以徐幹、陳琳、阮瑀諸子相比，則知之矣。陸機為太康之英，謝客為元嘉之雄，非有才不足以濟變也。

漢人樂府五言，體既軼蕩，而語更眞率。子建《七哀》、《種葛》、《浮萍》而外，體既整秩，而語皆構結，蓋漢人本敍事之詩，子建則事由創撰，故有異耳。較之漢人，已甚失其體矣。（下流至陸士衡樂府五言。）

〔明〕許學夷《詩源辨體》卷五：建安五言，再流而為太康。然建安體雖漸入敷敘，語雖漸人構結，猶有渾成之氣。至陸士衡諸公，則風氣始漓，其習漸移，故其體漸俳偶，語漸雕刻，而古體遂淆矣。此五言之再變也。

子建、仲宣四言，雖是詞人手筆，實雅體也。至二陸、安仁，則多以碑銘為詩矣。胡元瑞云：『說者謂五言之變，昉於潘、陸，不知四言之亡，亦晉諸子為之也。』下至顏延之，多首尾成對，謝玄暉抑又靡麗矣。

《三百篇》有『靦覩既多，受侮不少』、『發彼小豝，殪此大兕』，《十九首》有『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曹子建有『始出結嚴霜，今來白露晞』、『秋蘭被長阪，朱華冒綠池』等句，皆文勢偶然，非用意俳偶也。用意俳偶，自陸士衡始。

士衡五言，如《贈從兄》、《贈馮文羆》、《代顧彥先婦》等篇，體尚委婉，語尚悠圓，但不盡純耳。至如《從軍行》、《飲馬長城窟》、《門有車馬客》、《苦寒行》、《前緩聲歌》、《齊謳行》等，則體皆敷敘，語皆構結，而更入於俳偶雕刻矣。中如『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

『淑氣與時隕，餘芳隨風捐』，『男歡傾智愚，女愛衰避妍』，『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福鍾恆有兆，禍集非無端』，『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規行無曠跡，矩步豈逮人』等句，皆俳偶雕刻者也。

士衡五言，如『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驚飈褰反信，歸雲難寄音』，『飛閣纓虹帶，層臺冒雲冠』，『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夏條集鮮藻，寒冰結衝波』，『遺芳結飛飈，浮景映清湍』等句，斯可稱工。至如『迴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弦』，『盛門無再人，衰房莫苦開』等句，則傷於拙矣。工則易傷於拙耳。

士衡五言，俳偶雕刻，漸失渾成之氣，而聲韻麤悍，復少溫厚之風。如『逍遙春王囿，躑躅千畝田。迴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無跡有所匿，寂寞聲必沉。肆目眇弗及，緬然若雙潛』，『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等句，皆聲韻麤悍者也。

士衡樂府五言，體製聲調與子建相類，而俳偶雕刻，愈失其體，時稱『曹、陸為乖調』是也。昭明錄子建、士衡，而多遺漢人樂府，似不能知。

陸士衡五言，體雖入俳偶，語雖漸入雕刻，其古體猶有存者。至潘安仁《金谷》、《河陽》、《懷縣》、《悼亡》等作，則更傷冗漫，而古體散矣。孫興公謂『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陳繹曾亦謂『潘質勝於文，有古意』，何耶？

陸士衡聲多麤悍，左太沖語多訐直。馮元成謂『詩至左、陸而敦厚失』，信哉。

陸士衡、潘安仁、張景陽五言，其體漸入俳偶，而陸、潘語併入雕刻，景陽亦間有之。左太沖雖略見俳偶，卻有渾成之氣。劉勰謂四子『采縟於正始，力柔于建安』，則似無分別。

嚴滄浪云：『左太沖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予嘗為四家品第：太沖渾成獨冠；士衡雕刻傷拙，而氣格猶勝；景陽華彩俊逸，而氣稍不及；安仁體製既亡，氣格亦降，察其才力，實在士衡之下。元美謂『安仁氣力勝士衡』，誤矣。鍾嶸云：『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鍾嶸云：『……先是郭景純用傷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云云，此論甚詳。予考永嘉以後，傳者絕少，故不能備述。但劉越石前與潘、陸同時，今謂永嘉而後，景純變創，越石贊成，則失考矣。

〔明〕許學夷《詩源辨體》卷七：或問：人言謝勝陸，何也？曰：從漢魏而言，是陸勝謝；從六朝而言，是謝勝陸。李獻吉云：『康樂詩是六朝之冠，然其始本于陸平原。』此最得其實。

五言自士衡至靈運，體盡俳偶，語盡雕刻，不能盡舉。然士衡語雖雕刻，而佳句尚少，至靈運始多佳句矣。

五言自士衡至靈運，其語益工，故其拙處益多，此理勢之自然，無足為怪。

漢魏人詩，語有質野，此太樸未散。如陸士衡、謝靈運等拙句，實俳偶雕刻使然。或反以陸、謝諸語為工美者，既甚失之；或以為古質者，則愈謬也。後之人多貴耳賤目，故反復言之。

陸士衡、謝靈運等拙句，本非可法，然後之擬陸、謝者，篇中苟得一二語相類，亦足解頤。

〔明〕許學夷《詩源辨體》卷三十六：樂府與詩，漢人雖有不同，然自子建、士衡已甚失之，玄暉、元長、簡文而下，樂府與詩略無少異。

〔明〕陳耀文《天中記》卷三十七：潘安仁之為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喚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岳文《文選》言簡章清綺絶倫。孫興公云：『潘岳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機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各傾陸海云爾。王勃《滕王閣序》末云『請灑潘江，各傾陸海』

〔明〕盧柟《蠛蠓集·酬華大餽飯》：班固大家能著作，陸機英妙負文雄。兩都賦有凌雲氣，擬古詩高曠代風。

〔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九：古詩浩繁，作者至衆，雖風格體裁，人以代異，支流原

委，譜系具存。炎劉之制，遠紹《國風》；曹魏之聲，近沿枚、李。陳思而下，諸體畢備，門户漸開。阮籍、左思尚存其質，陸機、潘岳首播其華，靈運之詞淵源潘陸，明遠之步驟太冲。有唐一代，拾遺草創，實阮前蹤。太白縱横，亦鮑近矱。少陵才具，無施不可，而憲章漢魏，融治六朝，洵風雅之大宗，藝林之正朔已。其他諸家，亦概多合作，截長絜短，上方魏晉不足，下視齊梁有餘。猥云唐無五言，未是定論。

〔明〕馮復京《説詩補遺》卷三：士衡情苦怪繁，下筆蕪雜，古人已病之。如云『沈歡滯不起』，曰沈、曰滯、曰不起，贅之甚矣。況下句又云『歡況難克興』耶！『離鳥悲舊林』，又繼以『將遂殊途軌』，『振策陟崇丘』，又繼以『倚轡登高巖』。『倏忽幾何間』、『朝徂銜思往』、『偏棲獨只翼』，句中『倏忽』、『幾何』、『徂往』、『偏獨』贅用。《羅敷歌》『清川』、『清塵』、『清湍』、『清響』交錯，文體益蕪，大致則才藻有餘，骨氣不足。故其造端中路，整比組織，猶有詞采。至於結束多懦莆不振，如『長歌乘我閑』、『商榷為此歌』、『垂慶惠皇家』、『行行遂成篇』、『願言歡以嗟』、『安處撫清琴』，皆興盡力竭，無可奈何，放庸音以足曲耳。

陸士衡詩，其源實出陳思，但不得其神韻，而得其麗詞。《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正其一生膏肓之疾。

鍾嶸極褒士衡，昭明所選多至六十八首，梁世風尚固應耳。閱其全集，神奇獨得之

句，僅『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其次『惡木豈無陰，志士多苦心』，『譬彼司晨鳥，揚聲當及旦』，『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全篇佳者，『安寢北堂上』，『閑夜命歡友』，『總轡登上路』三首。次則《羅敷》、《從軍》、《苦寒》、《塘上》、《猛虎》、《門有車馬客》、《贈馮文羆》、《贈顧彥先》前篇，《贈顧公貞》、《為顧彥先贈婦》後篇，《從梁陳作》、《招隱》、《擬蘭若生春夏》、《東城一何高》、《庭中有奇樹》，又得十五首，餘篇多排偶繁複，並綺靡而失之，潘、張未肯北面，太沖當競先鳴，故曰獨在諸人之下也。

潘、陸四言，非特冒頭詞費，諸章皆六朝排偶，有韻之文，風雅道盡。今世詩家，已不作此體。昭明所選，並可刊除，顏延年更加扳染，所謂一解不如一解。

謝益壽云：『潘文若爛錦，陸文若簡金。』則潘精於陸。鍾記室云：『陸才如海，潘才如江。』則陸大於潘。又葛秩川目平原云：『如玄圃積玉，無非夜光』，則平原尤精粹矣。

驪醉日月』。言『新』，『子孫昌盛家道豐』，豈有玄圃積玉，雜以瓦礫耶？潘瑕瑜頗少，而才具未宏，『爛錦』、『如江』之評亦當。

平敘，佳處不可句摘；謝多刻意，佳處可以句摘，此又晉宋之辨也。

謝客肆覽《莊》、《易》，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才氣縱橫，跨軼士衡。然陸多

〔明〕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五：蓋張、陸學子建者也，顏、謝學張、陸者也，徐、庾學顏、謝者也。其變愈下，而其詞加麗矣。

〔明〕費經虞《雅倫》卷四《格式》：六義所言賦，非後世賦體也。賦別為體，斷自漢代荀、陸之文，各自為書，且荀多隱語。屈平之作，又分為騷。六朝之賦則俳，唐人之賦則律，而多四六對聯。

《類編》云：五言古詩，《文選》惟漢魏為盛。究其所自，則皆宗《國風》、上《楚詞》者也。至晉陸士衡兄弟、潘安仁、左太沖輩，前後繼出，然皆曹、劉軌轍，獨陶靖節高風逸韻。元嘉以後，三謝、顏、鮑為之冠；其餘傷鏤刻，遂乏渾厚之氣。

〔明〕陸時雍《古詩鏡》卷九：孫綽云：『陸深而蕪，潘淺而淨。』詩緣情而綺靡，病所流於蕪也。篇中累句，皆綺靡所為。

〔明〕陸時雍《詩鏡總論》：晉多能言之士，而詩不佳。詩非可言之物也。晉人惟華言是務，巧言是標，其衷之所存能幾也？其一二能詩者，正不再清言之列，知詩之為道微矣。嵇、阮多材，然嵇詩一舉殆盡。

精神聚而色澤生，此非雕琢之所能為也。精神道寶，閃閃著地，文之至也。晉詩如叢彩為花，絕少生韻。士衡病靡，太沖病憍，安仁病浮，二張病塞。語曰：『情生於文，文生於情』，此言可以藥晉人之病。

〔明〕趙士喆《石室談詩》卷下《論各體》：其實今之四言詩，已成三派。風雅一派也，樂府二派也，文人學士之韻語，又一派也。唐山夫人、韋公父子是學風雅者，曹公父子是學樂府者，張華、陸機、應吉甫、顏延之諸人所作，則文人學子有韻之言，並不謂之詩可矣。

蓋詩以聲用者也，近體之平仄不爽者，自是鏗鏘，即有不拘，翻成拗體，殊不礙其行雲流水之致。惟是五言古一派，有流者，有不流者。《十九首》以及建安皆清空一氣，而高下抑揚，自然合拍，至潘、陸則不能矣。嗣宗、越石稍變其風，至三謝又純為對句，梁、陳之余，全是以平仄不諧之排律，以作近體則不鏗鏘；以作古風則不活動。陳伯玉極力矯之，而又不能如漢魏也。

〔明〕趙士喆《石室談詩》卷下《論諸家》：自昔稱大家者，在晉初有潘、陸，在晉末有陶、謝；在唐初則有沈、宋，在盛唐則李、杜，在中唐則有錢、劉，錢、劉以下則不足稱。吾以為名稱其實者，潘、陸及沈、宋是也。康樂之人品詩品，俱不及陶。然其沈雄壯麗者，實足振江左之衰，而為唐人之嚆矢，勝潘、陸之浮華遠矣。

〔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愛琴館評選詩慰序》：詩者學遡九流，書破萬卷，要歸于言志永言，有物有則，宣導情性，陶寫物變。學詩之道，亦如是而止。陸士衡、曹子桓、沈

休文、江文通，與夫李、杜、元、白、皮、陸之緒，皆具在也。

〔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答徐巨源書》：其于詩，枚、蔡、曹、劉、潘、陸、陶、謝、李、杜、元、白，各出杼軸，互相陶冶，譬諸春秋，日月异道。

〔清〕顧師軾《梅村先生年譜》：先生入翰林制詞曰：『陸機詞賦，早年獨冠江東；蘇軾文章，一日喧傳都下。』（吳偉業《梅村家藏藁》）

〔清〕吳喬《圍爐詩話》卷一：蓋子美詩重韻者不少，因歷舉諸篇以及《十九首》、曹子建、謝康樂、陸士衡、阮嗣宗、江文通、王仲宣重韻之句，以見古有此體，子美因之。

五言盛于建安，陳思王為之冠冕，潘、陸以下，無能並舉者。

〔清〕吳喬《圍爐詩話》卷二：（馮定遠）云：『潘、左、陸以後，清言既甚，詩人所作，皆老莊之讚誦，顏、謝、鮑出，始革其制。元嘉之詩，千古文章於此一大變。請具論之：漢人作賦，頗有模山范水之文，五言則未有。後代詩人之言山水，始於康樂。士衡對偶已繁，用事之密，始于顏延之，後世對偶之祖也。』

〔清〕馮班《鈍吟雜錄・古今樂府論》：古詩皆樂也，文士為之辭曰詩，樂工協之於鍾呂為樂。自後世文士或不閑樂律，言志之文，乃有不可施於樂者，故詩與樂畫境。文士所造樂府，如陳思王、陸士衡，於時謂之『乖調』。劉彥和以為『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則是文人樂府，亦有不諧鍾呂，直自為詩矣。

官，以
此樂府
與所奏
詔伶人

〔清〕馮班《鈍吟雜錄·論樂府與錢頤仲》：樂府之名，始於漢惠，至武帝立樂府之官，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採詩夜誦，有趙代齊魏之歌，又使司馬長卿等造十九章之歌，此樂府之始也。迨魏有三調歌詩，多取漢代歌謠，協之鍾律，其辭多經樂工增損，故本辭與所奏不同，《宋書·樂志》所載是也。陳王、陸士衡所製，時稱『乖調』。劉彥和以為『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則疑當時樂府，有不能歌者，然不能明矣。

始於何
謂之曰
樂府，

〔清〕馮班《鈍吟雜錄·正俗》：《文苑英華》又分歌行與樂府為二。歌行之名，不知始於何時？魏晉所奏樂府，如《豔歌行》、《長歌行》、《短歌行》之類，大略是漢時歌謠。謂之曰『行』，本不知何解。宋人云：體如行書。眞可掩口也。既謂之歌行，則自然出於樂府，但指事詠物之文，或無古題，《英華》分別，亦有旨也。

而已。

〔清〕賀貽孫《詩筏》：史稱潘岳、陸機而後，文士莫及，惟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豪士賦序》、《吊魏武帝文》、《辨亡》、《五等諸侯論》遠甚。蓋驚才絕豔，乃其為詩，不及其《文賦》、《豪士賦序》、《吊魏武帝文》、《辨亡》、《五等諸侯論》遠甚。蓋驚才絕豔，宜於文，不宜於詩。其謂『詩緣情而綺靡』，即此『綺靡』二字，便非知詩者。然則潘、陸故非顏、謝匹也。

言，率
安則子

〔清〕毛先舒《詩辯坻》卷一《總論》：若夫古詩，大約以五言為準。何者？後代四言，西漢則《十九》、《河梁》，東京則伯喈、平子，建安則子建、仲宣，魏晉則阮、陸、陶、謝，六代翩翩儁儷之風，四唐英英律絕之製。

陸士衡文集校注　賦詩文總評

曹植始開奇宕，頓失漢音；陸機篤尚高華，竟變魏製。潯陽省淨體，已非晉骨；宣城驚人句，實始唐音。

〔清〕毛先舒《詩辯坻》卷二《六朝》：王元美評詩，彈射命中。然論陸機云『俳弱』，機又潘岳較機力小弱，而風趣雋詣乃過之，《卮言》調雖『俳』，而藻思沉麗，何渠云『弱』！潘、陸俱詞勝者，陸之才富，而潘氣稍雄也。』亦是承評又相反。胡明（元）瑞《詩藪》云：『潘、陸、藉大（元）美弊談。

正叔才似士衡而無其壯，藻似延之而遜其典，頗慚家從矣。

謝康樂去西晉已百數十年，而能標準潘、陸，篤尚鎔裁，故稱振起。嚴羽儀卿評云：『靈運徹首尾對句，是以不及建安。』殊可笑也。謝之不為建安久矣，何勞滄浪道！

平原駢整，時發傷思，一變而為康樂侯，遂闢一家蹊術。亡論對偶精切處，肇三謝之若『沈歡難尅興，心亂誰為理』，『無跡有所匿，寂寞聲必沉』，『驚颸褰反信，歸雲難寄音』，皆客兒佳處所自出也。

然《選》詩拙句殆有甚者，陸士衡『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又『曷為復以茲，曾是懷苦心』，又『親戚弟與兄』，又『偏棲獨只翼』……散在篇帙，不覺鎚拙，一經拈出，涉筆可憎。

士衡之詩，才太高，意太濃，法太整。

『高譚一何綺，蔚若朝霞爛』，以色喻聲；『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以氣喻聲；比士衡之藻。

士衡、靈運才氣略等，結撰同方。然靈運生傷掩其雄，士衡雄掩其傷，故後之論者，遂無復云謝出於陸耳。

（何大復）至謂『謝力振之』，而古法更亡于謝，則尤為謬悠也。何者？漢魏以來，詩少偶句，龍躍雲津，駢仗大作，此鍾嶸所謂『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是也。金行一代，蕭畫守之，元亮灑脫為工，此風於變；康樂同時分路，矯焉追古，觀其穎才通度，頗能跅弛，而每抑神儁，降就駢整，潘、陸風流，賴以無墜；非如昌黎之文，既革隋唐之響，復祧《史》、《漢》之法者也。且何以建安為古法，則存其法者，功在靈運，豈得云亡！衡決之談，莫甚於此。又陸詩雄俪以太康為古法，則亡其法者，責在士衡，無關靈運。整，謝詩抑揚，何謂平原『語俳體不俳』、康樂『語體俱俳』？考其名實，酷當易位。片言低昂，後來易惑，遂令謝客受此長誣，此余不得不為雪之。

或曰紬黃組碧，潘、陸同工，而沈秀陸不及潘也。

（清）毛先舒《詩辯坻》卷四《竟陵詩解駁議》：譚（元歸）曰：『二陸詩，手重不能運，語滯不能清，腹之所有，不暇再擇，韻之所遇，不能稍變。』此砭頗中機、雲之病。然小陸又差秀，不得並譏。且士衡筆墨雖滯，而氣幹華整。蓋黃初既邈，降為太康，駢儷之中，

猶存古法。故客兒稟之以抉其幽，明遠依之以厲其氣。俾諸公邐迤修飾，不遽落于梁、陳纖調者，誰之力歟？至『民動如煙』、『戶庭已幽』語，特稍有生致，亦何足深賞。

伯敬因讀右丞詩而厭劉琨、陸機，非但不知古，併不知唐。

〔清〕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沈約）云：『褒、向、班、揚、清詞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良多。』又云：『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亦過於薄今人而不愛古人矣，宜梁武之不深然也。

六朝俳偶，始於士衡，以靈運之才，體裁不免，風氣所趨固然。大謝整處倣陸，逸處本陶，而靈秀天拔，則擅兩家之長。

士衡獨步江東，《人洛》、《於承明》等作怨思苦語，聲淚迸落。至讀其樂府，於逐臣棄友，禍福倚伏，休咎相乘之故，反覆三歎，詳哉言之，宜其憂讒畏譏，奉身引退，不圖有覆巢之痛也。秋風蓴鱠，華亭鶴唳，可同日語哉！韓非《說難》而不免於難，叔夜《養生》而竟戕其生，自古文人，智不逮言，吾於平原有餘恫焉。

歸愚識夷塗，汲古得脩綆。』又『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眞濫。低心逐時趨，苦勉祇能暫。』又『世累忽進慮，外憂遂侵誠。強懷張不滿，弱念缺易盈。』與士衡『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規行無曠跡，矩步豈逮人』，『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無跡有所匿，寂寞聲必沉』，『肆目眇不及，緬然若雙潛』，沉思鬱響，同一

關柁。東坡謂詩之變格自韓始，孰知固有由來也？

〔清〕葉燮《原詩》卷一《内篇上》：建安、黄初之詩，因於蘇、李與《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黄初。建安、黄初之詩，乃有獻酬、紀行、頌德諸體，遂開後世種種應酬等類，則因而實為創，此變之始也。《三百篇》一變而為蘇、李，再變而為建安、黄初。建安、黄初一變而為晉，如陸機之纏綿鋪麗，左思之卓犖磅礴，各不相同也。……此數子者，各不相師，咸矯然自成一家，不肯沿襲前人以為依傍，蓋自六朝而已然矣。

〔清〕王士禎《師友詩傳録》：詩之變也，其世變為之乎？宋人雕刻玉葉，郢人運斤成風，始非不善也，自拙工為之，鮮不斲樸而傷指者矣。故陸機之《文賦》，劉勰之《文心雕龍》，言非不工也。而試取平原之詩賦，與彦和之文筆，平心讀之，能實其言者蓋寡。

風雅之盛衰，存乎上人之振起。三代而上，其原在君相，故文、武、周、召興，而有正風、正雅，否則變矣。三代而下，其權在士大夫，操文枋而轉移一世。即以兩漢言之，其君亦往往能文。故士大夫之以詩傳世者，大率質過其文，猶有風雅遺意，而不專以豔麗為工。至西園諸子而風斯濫。迨於張華、傅玄以及潘、陸而風斯漓。雖正之以左、鮑、謝而不能振。終之以《玉臺》、徐、庾，而詞彌盛，而氣彌薾矣。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卷十三：偶讀嚴滄浪《詩話》云：『黄初之後，惟阮公《詠懷》

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阮嗣宗、陶淵明外，惟左太沖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人之下。」又云：「顏不如鮑，鮑不如謝。」與予意略同。又晉人張、陸輩，惟景陽殊勝，在太沖之下，諸家之上。傅玄篇什最多，而可錄極少，如《擬北方有佳人》云：「一顧亂人國，再顧亂人家。」千古笑柄。較諸嘉隆七子剿襲古樂府，尤紕謬也。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此南人詩見選之始。詞潔而雅，意博而顯，誠為藝林之宗匠，其得力處，全在十年閉戶勤學。故選中所存，率入洛以後之詩。唯擬古十二首，或兼有退居舊里時所作。俱在吳亡之後，故每篇中非家破國亡之感，則憂讒畏譏之意。但屈子之憂讒畏譏在家破國亡後。其騷思更深，士衡之憂讒畏譏在家破國亡之後。其騷思更深，則憂讒畏譏之華贍而已。孰能抉腎剔髓，從纏緜壹鬱中察其耿介之懷耶？

〔清〕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壯武之世，茂先、休奕，莫能軒輊；二陸、潘、張，亦稱魯衛。左太沖拔出於衆流之中，胸次高曠，而筆力足以達之，自應盡掩諸家。鍾記室嶸，季孟於潘、陸間，謂野於士衡，而深於安仁。太沖弗受也。過江以遠，越石悲壯，景純超逸，足稱後勁。

士衡舊推大家，然通贍自足，而絢綵無力，遂開出排偶一家。降自齊、梁，專工隊仗，邊幅復狹，令閱者白日欲臥，未必非陸氏為之濫觴也。所撰《文賦》云：「詩緣情而綺

靡。」言志章教，惟資塗澤，先失詩人之旨。

〔清〕沈德潛《古詩源》卷七：士衡詩亦推大家，然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筆又不足以舉之，遂開出排偶一家。西京以來，空靈矯健之氣，不復存矣。降自梁、陳，專工隊仗，邊幅復狹，令閱者白日欲臥，未必非陸氏為之濫觴也。茲特取能運動者十二章，見士衡以名將之後，破國亡家，稱情而言，必多哀怨，乃詞旨敷淺，但工塗澤，復何貴乎？蘇、李、《十九首》，每近於風，士衡輩以作賦之體行之，所以未能感人。

〔清〕田雯《古歡堂集雜著》卷一《論詩》：鼓吹曲辭，歌謠雜體，五色相宣，八音協暢，詩家所必采也。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諸人後，唯陶公最高，《停雲》、《草木》等篇，殆突過建安，劉後村之言當矣。

〔清〕田雯《古歡堂集雜著》卷二《論五言古詩》：晉世羣才，以綺情藻思，爭長競勝。然采縟於正始，力弱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視漢魏一變焉。茂先、休奕、二陸、三張均稱作者，而氣體弱矣。獨左太沖卓犖騰踔，標能擅美。

〔清〕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雜論詩》：四言詩佳者，自唐山《房中歌》、相如《封禪頌》、魏武《短歌》、淵明《歸鳥》外，頗不多見。潘、陸直是無情，最為下劣。李空同云：「大陸渾成，過於曹子建。」余所不解。

潘、陸才名，古今無異辭。然未免鈍根，定無夙慧。

人也。

謝康樂吐翕山川，妙絕千古，獨其樂府不滿人。康樂樂府專擬大陸，

〔清〕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魏人詩文，以氣為主。晉則左太沖詩有逸氣，劉越石亦不弱。宋惟鮑明遠足以起其文。他若二陸、二張、二傅、二潘等，則身大而氣小。至陶淵明、謝康樂，又以韻不以氣，蓋五言之極則。

〔清〕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九：嘗讀《古詩紀》，而歎六朝之末，詩教大衰，凡吟詠者，皆用古樂府舊題，而語意又全不相合。甚至二陸之仿《三百篇》，傅長虞之《孝經詩》、《論語詩》、《周易》、《周官詩》，編抄經句，毫無意味。……初唐陳子昂起而一掃空之。

〔清〕楊際昌《國朝詩話》卷二：詩家連篇歌詠，須意思錯綜，章法連貫，分之自為一章，合之統如一章；又有行乎不得不行之情寄託其間，在作者方非誇鬥，在讀者不厭流連。否則材雖富，句雖佳，總未免平原才多之患，風雅遺則，轉於是衰矣。

〔清〕喬億《劍谿說詩》卷上：「三張」以景陽為最，「二陸」則士衡居先。潘安仁稍遜太沖並，竊所未喻。

景陽居穢濁之世，與兄孟陽各保清節，其先見殆不減江東步兵也。讀《詠史》、《雜詩》等篇，微言妙緒，超出潘、陸諸公之上，論者尚以乏風骨少之哉！

康樂詩，昔人比之『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專論品質也。謝公才大，不減士衡，而骨力過之。

〔清〕喬億《劍谿說詩》卷下：漢人無故不作詩。魏氏自《公讌》等篇外，亦不苟作，故陳思、阮籍詩雖多，讀者不厭其多。迨陸士衡以贍博稱，效尤者遞降而下，以多為貴，而詩旨微矣。

〔清〕喬億《劍谿說詩》又編：益都趙清止觀察論詩云：『格律嚴則境地狹，擬議盛則性情薄。』余謂格律嚴，能境地不狹，惟老杜；若夫擬議盛，則性情未有不薄者，陸機、江淹且然，又況其下乎？

〔清〕魯九皋《詩學源流考》：魏既篡漢，晉旋代魏，典午之世，阮嗣宗之《詠懷》，其遺音也。及金陵既下，混一晉統，而陸氏機、雲入洛，與張華兄弟齊名，時稱『二陸三張』。潘岳，並擅時譽，然文采徒存，性眞不附，詩道至此少衰。惟太沖《詠史》，景純《遊僊》，劉琨傷亂，頗能振興。

〔清〕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上：晉如張華之《博物》，束晳之《補亡》，陸機、陸雲之抗衡漢魏，潘岳、左思之淵沖高曠，張載、張協之叶聲塤篪，劉琨、盧諶之音節悲涼，皆大家也。……陶淵明生於晉末，人品最高，詩亦獨有千古，則又晉之集大成也。

〔清〕冒春榮《葚原詩說》卷四：四言詩締造良難，於《三百篇》太離不得，太肖不得；

太離則失其源，太肖祇襲其貌也。韋孟《諷諫》、《在鄒》之作，肅肅穆穆，未離雅正。劉琨《答盧諶》篇，拙重之中，感激豪蕩，準之變雅，似離而合。張華、二陸、潘岳輩，懍懍欲息矣。淵明《停雲》、《時運》等篇，清腴簡遠，別成一格。

〔清〕陳僅《靜居緒言·序》：有俯視一世之才，為折衷百家之論，名言雋旨，絡繹紛披，所謂士衡積玉，安石碎金，蓋兼有其美矣。

〔清〕闕名《靜居緒言》：阮公之本懷，《騷》之類也。機、雲並患才多，性靈少見。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讀萬卷書，又深解古人文法，而其氣懦弱，其辭平緩無奇者，陸士衡是也。豈眞患才之多與？抑人之得天者固各有所限也。如荀子義理本領豈不足，而文乃不如李斯。故知詩文雖貴本領義理，而其工妙，又別有能事在。

但從詩作詩，而詩外無餘境道理，則祇成為詩人而已。古人所以必言之有物，自己有眞懷抱。……若但從古人句格尋求，而不得其用意，非落窠臼，即成模擬形似。或能造眞理，詩外有餘境矣；而才力不雄，句法不妙，不快人意，又成鈍根。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六：（曾）南豐似專在句字學，而未深講篇體。陸士衡頗講篇體，而於字句又失之流易。然而南豐不可及，其于鮑、韓為嫡派矣。

〔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仕而不知為人，學而不知為己，本是通病，何責於詩？即以詩論，此病亦不起於一時。西晉以降，陸機、謝靈運、顏延年輩業已鬥靡騁妍，

求悅人而無眞氣。一千五百年來，相沿成襲，雖有超世復古之士，不能盡滌悅人之念，則亦不能洗鬥靡騁妍之詩，而又何慨焉！

六朝兩名士，一陸機，一謝靈運。其詩皆吾之所不喜，蓋眞性為詞氣所沒，不待觀其人而知其品之舛矣。

〔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二：（道園）四言詩亦雅而質，未能追蹤曹氏父子，要不染潘、陸習氣，信乎其為一代之雄也。

〔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十：大抵論詩有三要：一曰心術，二曰氣體，三曰時運。心術如晉之潘、陸以逮梁、陳之徐、庾，唐之沈、宋以逮晚唐之溫、李，宋之蘇、黃以逮南宋之四靈，逞妍鬥博，尚氣弄巧，皆不能不為時累，雖一時稱巨手，然皆今人之詩也。

〔清〕陳僅《竹林答問》：古詩、樂府之分，自漢魏已然。故潘勝於陸，而安仁之樂府無聞；謝勝於鮑，而康樂之樂府殊遜，後人不以此為優劣也。

夫古詩之不能不為唐律，此聲音之自然，即作者亦不知其然而然。故魏、晉之音調異於兩漢，宋、齊之音調異於魏晉，自梁以降至陳、隋，則名雖古詩，已全為律體，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姑就《文選》中求之。其兩句十字，聯仗精工，平仄諧暢，全是律偶者：魏曹植『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劉楨『清談同日夕，情眄敘憂勤』；阮籍『傾城迷下蔡，

容好結中腸』；晉潘岳『迴溪縈曲阻，峻阪路威夷』；陸機『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其如唐律單拗聯者：曹植『陽阿奏其舞，京洛出名謳』；陸機『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巒』，『王跡隤陽九，帝功興四遐』，『綺態隨顏變，沈姿無乏源』，『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美服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等句，為唐賢啓先軌也。

〔清〕厲志《白華山人詩說》卷一：陸士衡詩，組織工麗有之，謂其柔脆則未也。愚觀之所至，大半分向詞面上去也。

〔清〕厲志《白華山人詩說》卷二：陸士衡雍容華贍，詞穠態遠，固足動人，惜其心意士衡詩，轉覺字字有力，語語欲飛。

〔清〕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蓋一代之詩，有盛必有衰。其始也由衰而返乎盛，盛極而衰即伏其中。於是能者又出奇以求其盛，而變之上者則中興，變之下者則愈降。古人所謂『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是也。迨新者既舊，則舊者又復見新，新舊遞更，日即於變。大抵先後乘除之間，或補其偏，或救其弊，恆視其衰而反之，此詩道所以屢變，亦有不得不然者矣。兩漢厚重古淡之風，至建安而漸漓，至晉氏潘、陸輩而古氣盡矣，故陶、謝諸公出而一變。淵明以古淡自然為宗，康樂以厚重獨造制勝，明遠以俊逸生動求新，而詩復盛。宋、齊以後，綺麗則無風骨，雕刻則乏氣韻，工選句而不解謀篇，淺薄極矣。

也。蓋其思既能入微，而才復足以籠鉅，故其所作，皆傑然自樹質幹。《文心雕龍》但目以『情繁詞隱』，殊未盡之。

〔清〕劉熙載《藝概·文概》：六代之文，麗才多而練才少。有練才焉，如陸士衡是正其無人之見存，所以獨到處亦躋卓絕；豈如沾沾戔戔者，才出一言，便欲人道好耶？大家只劉彥和謂士衡『矜重』，而近世論陸詩者，或以『累句』訾之。然有累句，無輕句，便是品位。

〔清〕劉熙載《藝概·詩概》：陸士衡詩粗枝大葉，有失出，無失人，平實處不妨屢見。士衡樂府，金石之音，風雲之氣，能令讀者驚心動魄。雖子建樂府，且不得專美於前，他何論焉！

〔清〕施補華《峴傭說詩》：大謝山水遊覽之作，極為嶢削可喜。嶢削可矯平熟，嶢削卻失渾厚。故大謝之詩，勝於陸士衡之平，顏延之之澀；然視左太沖、郭景純已遜自然，疏宕也。

〔清〕陳維崧《陳迦陵文集·與陳際叔書》：夫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詞賦；士衡遒藻，亦以手重見訾。固知雕蟲小技，未可輕棄也。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御試石韞玉賦》：夫詞藻之凌雲，何殊縣圃之積玉；稽士衡之高文，洵斯言之足錄。

〔清〕阮元《揅經室四集・四六叢話序》：建安七子，才調輩興；二祖陳王，亦儲盛藻。握徑寸之靈珠，享千金於荆玉。至於三張、二陸、太沖、景純之徒派，雖弱於當塗，音尚聞夫正始焉。文通、希範，竝具才思；彦升、休文，肇開聲韻輕重之和，擬諸金石短長之節。雜以咸韶，蓋時會使然。

〔清〕阮元《揅經室集三集・學海堂文筆策問》：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遣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徧觀文士，略盡知之。

〔清〕張惠言《茗柯文初編・七十家賦鈔目錄序》：及左思爲之，博而不沈，贍而不華。連犿焉，而不可止。言無端厓，傲倪以爲質，以天下爲郛廓。人其中者，眩震而謬悠之，則阮籍之爲也，其原出于莊周。雖然，其辭也悲，其韻也迫，憂患之詞也。塗澤律切，荂懸紛悦，則曹植之爲也，其端自宋玉。而枿其角，摧其牙，離其本而抑其末，浮華之學者相與尸之，率以變古。曹植則可謂才士矣。增增乎，改繩墨，易規矩，則佞之徒也。不揯于同，不獨于異。其來也首首，其往也曳曳，動靜與適，而不爲固植，則陸機、潘岳之爲也。以情爲裹，以物爲襮。鑱雕雲風，琢削

支鄂，其懷永而不可忘也。坌乎其氣，煊乎其華，則謝莊、鮑昭（照）之爲也，江淹爲最賢，其原出于屈平《九歌》。其掩抑沈怨，泠泠輕輕，其縱脫浮宕，而歸大常。體則非也，其意則是也。逐物而不反，駘蕩而駁舛，俗者之囿，而古是抗，其言滑滑，而不背于塗奧，則庾信之爲也。其規步矱驟，則揚雄、班固之所引銜而控轡。惜乎，拘于時而不能騁然。而其志達，其思哀，其體之變則窮矣。後之作者，概乎其未之或聞也。

〔清〕魏裔介《兼濟堂文集·孫鍾元先生歲寒居文集序》：子曰：『辭達而已矣。』說者以為文不離質，得其中也。而世之學者，鏤心鉥目，搜奇考異，每薄濂洛關閩，以為此特説理之言，文則必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之疎宕典蔚也；不則，如陳琳、阮瑀、潘岳、陸機等之華贍駢麗也；不則，當如韓昌黎、柳柳州、歐廬陵、蘇眉山之錯綜變化也。是則知其一，不知其二。見雕繢黼黻之美，而遂謂裘褐非衣之適乎？聞笙鏞柷敔之音，而頓忘土桴之非樂乎？以是諧於天下人之性情，性情則末也。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士衡詩束身奉古，亦步亦趨。在法必安，選言亦雅。思無越畔，語無溢幅。造情既淺，抒響不高。擬古樂府，稍見蕭森，追步《十九首》，便傷平淺。至於述志、贈答，皆不及情。夫破亡之餘，辭家遠宦，若以流離為感，則悲有千條；倘懷甄錄之欣，亦幸逢一旦。哀樂兩柄，易得淋漓。乃敷旨淺庸，性情不出。豈餘生之遭難，畏出口以招尤，故抑志就平，意滿不敘。若脫綸之鬣，初放微波，圉圉未抒，

有懷靳展乎！大較衷情本淺，乏於激昂者矣。

陸士衡詩如都邑近郊良家村婦，約黃束素，並倣長安大家妝飾，既無新裁，舉止亦多詳穩。

〔清〕曾國藩《曾文正公文集·送周荇農南歸序》：自漢以來爲文者，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莫善於司馬遷。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善者，班固則毗

附錄

一、陸士衡年譜

吳永安四年、魏景元二年、蜀景耀四年（公元二六一）。機一歲。

機出身江東世族，高祖紆，漢守城門校尉；曾祖駿，漢九江都尉；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

《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世說新語》卷上《言語》劉注引《機別傳》：『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又卷中《賞譽》：『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忼慨。』劉注引『《文士傳》曰：機清厲有風格，爲鄉黨所憚。』據《晉書》卷四《惠帝紀》及《陸機傳》載：太安二年（公元三〇三）九月，機兵敗河橋被殺，年四十三。推之，機當生於是年。時抗年三十五，任鎮軍大將軍，都督西陵。

《三國志·吳志》卷十三《陸遜傳》：『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孫

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赤烏七年，代顧雍為丞相。……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卒，時年六十三。……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諡遜曰昭侯。」裴注引《陸氏世頌》：「遜祖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父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為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又《陸抗傳》：「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鳳凰二年拜大司馬、荆州牧。三年夏，疾病……秋遂卒，子晏嗣。」機兄晏、景、玄，弟雲、耽。

機生於吳郡崑山，宅居華亭。《輿地廣記》卷二十二：「崑山縣，本漢婁縣，地屬會稽郡，東漢、晉屬吳郡。陸機、陸雲生於此，故名其山曰崑山。梁置崑山縣，隋平陳，省之。開皇十八年，復置屬吳郡，唐屬蘇州。」又《太平寰宇記》卷九十五：「華亭谷，《輿地志》云：吳大帝以漢建安中封陸遜華亭侯，即以其所居為封。谷出佳魚、蓴菜，又多白鶴清唳，故陸機嘆曰：華亭鶴唳，不可復聞。」陸宅，《吳地記》云：宅在長谷，谷在吳縣東北二百里，谷周迴二十餘里，谷名華亭，陸機嘆鶴唳處。谷水下通松江，昔陸遜、陸凱居此谷。《吳志》云：漢廬江太守陸康與袁術有隙，使侄遜與其子績率宗族避難於是谷。谷東二十里，有峴山，父祖墓焉，故陸機《思鄉詩》曰：「彷彿谷水陽，婉孌峴山陰。」峴山有吳相江陵昭侯陸遜墓。」

兄晏，約生於吳赤烏十一年（公元二四八），官至裨將軍、夷道監。《三國志・吳志》

卷十三《陸抗傳》：『(抗)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為裨將軍、夷道監。』晏生年無考，與弟景年相亞，景生於赤烏十三年，假定長景二歲左右，則生於十一年。

兄景，吳赤烏十三年(公元二五〇)生，官至偏將軍、中夏督。著有《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陸景集》一卷。均亡。《三國志·吳志》卷十三《陸抗傳》：『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也。二月壬戌，晏為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隋書·經籍志》三：『《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並吳中夏督陸景撰。亡。』又《隋書·經籍志》四：『《陸景集》一卷。亡。』今《羣書治要》卷四十八錄有《典語》，未盡亡也。

兄玄，約生於吳永安三年(公元二六〇)，早夭。據機《吳貞獻處士陸君誄》『矧我與君，年相亞逮』，『孩不貳音，抱或同繈』，『人皆年長，君獨短祚』等句，可知玄與機年近，或止一歲。此文未言及二兄晏、景之難，亦證其夭于吳亡之前。具體卒年無考。機稱之處士，則未官也。《吳志》言其分領抗兵，或誤。

是年秭歸羊祜康作《與山巨源絕交書》。見《三國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傳》裴注引《魏氏春秋》、《山濤行狀》。

張華兼中書郎，作《鷦鷯賦》。見《文選》卷十三《鷦鷯賦》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

吳永安五年、魏景元三年、蜀景耀五年（公元二六二）。機二歲，雲一岁。

弟雲生。《晉書》卷五十四《陸雲傳》：『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世説新語》卷中《賞譽》劉注引《陸雲傳》曰：『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瑰偉，口敏能談。雲性弘靜，怡怡然爲士友所宗。』據又曰：『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劉注引『《文士傳》曰：雲因兄兵敗，同時被殺，年四十二。《陸雲傳》載，雲因兄兵敗，同時被殺，年四十二。可知雲當生於是年。

吳永安六年、魏景元四年、蜀景耀六年（公元二六三）。機三歲，雲二歲。

魏伐蜀，郤正為後主作降書，蜀亡。《三國志・蜀志》卷三《後主傳》：『（六年）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于綿竹。用光祿大夫譙周策，降于艾，奉書曰……。』又卷十二《郤正傳》：『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于鄧艾，其書正所造也。』

是年十月，阮籍作箋勸司馬昭受九錫，冬卒，年五十四。《晉書》卷四十九《阮籍傳》：『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重。……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考《文帝紀》，司馬昭受九錫事在景元四年冬，籍卒當於此後。

嵇康作《與呂巽絕交書》及《幽憤詩》，被殺，年四十。其友呂安同被殺。見《晉書》卷

四十九《嵇康傳》。

鍾會作《與姜維書》、《與蔣斌書》、《移蜀將吏士民檄》、《蜀平上言》。見《三國志・魏志》卷二十八《鍾會傳》、《蜀志》卷十四《姜維傳》。

成公綏遷中書郎史無明載，湯球輯臧榮緒《晉書》曰：『仕爲中臺郎，作《嘯賦》。』姑繫是年。

吳元興元年、魏咸熙元年（公元二六四）。機四歲，雲三歲。

陸抗率衆圍巴東守將羅憲，退魏將胡烈於西陵。《三國志・吳志》卷十三《陸遜傳》：『二月，鎮軍（將軍）陸抗……率衆圍西蜀守將羅憲。……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引軍退。』

七月孫休卒，孫皓即位，改元元興。見《三國志・吳志》卷二《三嗣主傳》。

是年三月，司馬昭進爵為王。見《晉書》卷二《文帝紀》。

秋七月，魏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始建五等爵。見《晉書》卷三十九《荀勗傳》、卷四十《賈充傳》、卷三《武帝紀》。

向秀應本郡計入洛，過嵇康舊廬，作《思舊賦》。《晉書》卷四十九《向秀傳》：『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世說新語》卷上《言語》劉注引《向秀別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司馬昭次年卒，嵇康上一年被殺，故入陸士衡文集校注　附録

洛當於是年。見《三國志・魏志》卷二十八《鍾會傳》。

鍾會被殺，年四十。見《三國志・魏志》卷二十八《鍾會傳》。

張華從鍾會征西蜀功，除中書郎。見《晉書》卷三十六《張華傳》。

吳甘露元年、晉太始元年（公元二六五）。機五歲，雲四歲。

夏四月，吳改元甘露。見《三國志・吳志》卷三《三嗣主傳》。

陸抗遷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見《三國志・吳志》卷十三《陸抗傳》

司馬炎于魏咸熙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篡位，魏亡。改元太始（泰始），是為晉武帝。見《晉書》卷二《武帝紀》。

傅玄為散騎常侍，加駙馬都尉，議正朔服色。見《晉書》卷四十七《傅玄傳》。

賈充轉車騎將軍、尚書僕射，封魯公。見《晉書》卷四十《賈充傳》。

皇甫謐作《釋勸論》。見《晉書》卷五十一《皇甫謐傳》。

張華作《晉文王謚議》。議司馬昭謚號當在武帝篡位之後，故繫之是年。

摯虞為郡主簿，作《思遊賦》。具體時間無考，姑依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

吳寶鼎元年、晉太始二年（公元二六六）。機六歲，雲五歲。

是年晉傅玄上疏論諫職，陳要務，遷侍中，作《郊祀歌》五篇，《天地郊明堂歌》六篇，《宗廟歌》十一篇，《鼓吹曲》二十二篇。見《晉書》卷三《武帝紀》、卷四十七《傅玄傳》、卷

二十二《樂志》上、卷二十三《樂志》下。

孫楚復為石苞參軍，作《王驃騎誄》。嚴可均《全晉文》卷五十八作《章懷皇后誄》。晉無章懷，當為景懷之誤。景懷即景皇帝司馬師夫人夏侯氏，死於魏青龍二年，晉太始二年追謚時。見《晉書》卷三《武帝紀》。

司馬彪遷秘書郎，作《駁祀六宗表》。見《晉書》卷八十二《司馬彪傳》、卷十九《禮志上》。

潘岳二十歲，始入仕。岳《閑居賦》曰：『岳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故可知岳弱冠之年始入仕。

吳寶鼎二年、晉太始三年（公元二六七）。機七歲，雲六歲。

虞忠訪陸機。《會稽志》卷十四：『虞忠，字四方，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議人物。造吳郡陸機于童齔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八歲即稱成童，童齔，泛謂幼年，姑繫是年。

雲能屬文。《晉書》卷五十四《陸雲傳》：『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世說新語》卷中《賞譽》劉注引《陸雲別傳》：『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為項託、揚烏之儔也。』

是年正月晉武帝立司馬衷為太子。見《晉書》卷三《武帝紀》。

晉摯虞作《遷宅誥》。其文曰：『惟太始三年九月上旬，涉自洛川。』故知作於是年。

張華拜黃門侍郎，封關内侯。見《晉書》卷三十六《張華傳》，《北堂書鈔》卷五十八引王隱《晉書》。

吳寶鼎三年、晉太始四年（公元二六八）。機八歲，雲七歲。

正月晉武帝躬耕藉田，潘岳作《藉田賦》以美其事。見《晉書》卷五十五《潘岳傳》、《文選》卷七《藉田賦》李善注。

晉傅玄為御史中丞，上疏陳便宜五事。見《晉書》卷四十七《傅玄傳》。

杜預守河南尹，作《律本》，與賈充等定律令，奏上律令注解，表舉賢良方正。見《晉書》卷三十四《杜預傳》、《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

應貞作《華林園集詩》，遷散騎常侍。見《晉書》卷九十二《應貞傳》、《文選》卷二十《華林園集詩》李善注。

摯虞、夏侯湛舉賢良，作《對策》，拜郎中。見《晉書》卷五十一《摯虞傳》、卷五十三《夏侯湛傳》、嚴可均《全晉文》卷六十八。

趙至作《與嵇茂齊書》。見《晉書》卷九十二《文苑傳》、《文選》卷四十三《與嵇茂齊書》李善注。

潘尼應州辟，作《安身論》及《贈司空掾安仁》。見《晉書》卷五十五《潘尼傳》。詳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考。

吳建衡元年、晉太始五年（公元二六九），雲八歲。

晉傅玄遷太僕，作《四箱樂歌》十八首，《宣武舞歌》四首，《宣文舞歌》二首。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宋書》卷二十《樂志》二載玄《正旦大會行禮歌》四章，《上壽酒歌》一章，《食舉東西箱歌》十三章，合稱《四箱樂歌》。……《宋書》卷二十《樂志》二載玄《宣武舞歌》四篇及《宣文舞歌》二篇，其時代當在篡位之後，《正德》、《大豫》二舞之前，姑繫之本年。』

李密除太子洗馬，不就，作《陳情表》。具體時間不詳，見《華陽國志》卷十一《後賢志》、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定于是年，姑依之。

成公綏遷中書侍郎，作《四箱樂歌》十六首、《中宮》二首。見《晉書》卷二十二《樂志》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考定于是年。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十三載此詩十六首，無撰人，係誤脫。

張華作《王公上壽酒食舉樂哥（歌）詩表》、《四箱樂歌》十六首、《冬至初歲小會歌》、《宴會歌》、《命將出征歌》、《勞還師歌》、《中宮所歌》各一首。見《宋書》卷十九、卷二十《樂志》。

陳壽舉孝廉，領本郡中正，作《益部耆舊傳》。見《三國志・蜀志》卷十五《陳壽傳》、《晉書》卷八十二《陳壽傳》、《華陽國志》卷十一《後賢志》。

夏侯湛外祖母辛憲英卒，夏作《辛憲英傳》。見《三國志・魏志》卷二十五《辛毗傳》裴注引《世語》。

吳建衡二年、晉太始六年（公元二七〇）。機一〇歲，雲九歲。

陸抗都督信陵諸軍事。《三國志・吳志》卷十三《陸遜傳》：「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

晉杜預除秦州刺史，假節，作《奏秦州軍事》。見《晉書》卷三《武帝紀》、卷三十四《杜預傳》。

孫楚作《除婦服詩》、《胡母夫人哀辭》。見《晉書》卷五十六《孫楚傳》、《世說新語》卷上《文學》劉注引《孫楚集》。

左思作《齊都賦》。見《晉書》卷九十二《文苑傳》，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考定于是年。

吳建衡三年、晉太始七年（公元二七一）。機十一歲，雲一〇歲。

晉張華拜著作郎，與荀勗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見《晉書》卷三十六《張華傳》、卷三十九《荀勗傳》。

司馬彪轉秘書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續漢書》。見《晉書》卷八十二《司馬彪傳》、《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一。

吳鳳凰元年、晉太始八年（公元二七二）。機十二歲，雲十一歲。

陸抗擒吳叛將步闡，加拜都護。薛瑩下獄，徙廣州，抗與華覈上疏救之，召還左國史。《三國志·吳志》卷十三《陸遜傳》：『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迫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遂陷西陵城，誅夷步闡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故得將士歡心。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都督薛瑩下獄，抗上疏。』又《晉書》卷二《武帝紀》：『九月，吳西陵督步闡降晉。

是年晉羊祜加車騎將軍，開府三司，因吳隆降將步闡為機父抗所擒，貶平南將軍，作《與吳都督陸抗書》。見《晉書》卷三十四《羊祜傳》。

潘岳入賈充幕府，娶楊肇女，摯虞作《新婚箴》贈潘岳，岳作《答摯虞新婚箴》。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考定于年。

左棻作《離思賦》、《白鳩賦》。《晉書》卷三十一《后妃傳》：棻『太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另《白鳩賦》序有『泰始八年』之記時，故必作是年。

左思移家京師，作《招隱詩》二首、《悼離妹詩》一首。見《晉書》卷九十二《文苑傳》、

陸士衡文集校注　附録

《文選》卷二十二《招隱詩》李善注。《悼離妹詩》當是送其妹入宮時作。故繫之是年。

吳鳳凰二年、晉太始九年（公元二七三）。機十三歲，雲十二歲。

陸抗拜大司馬、荆州牧。見《三國志・吳志》卷十三《陸遜傳》。

晉傅玄作《正德舞歌》、《大豫舞歌》。張華加散騎常侍，亦作《正德舞歌》、《大豫舞歌》。見嚴可均《全晉文》卷五十一載《喜雨賦》。見《宋書》卷十九、卷二十《樂志》一、二。

傅咸舉孝廉，拜太子洗馬，作《喜雨賦》。見嚴可均《全晉文》卷五十一載《喜雨賦》序。

潘岳作《司空密陵侯鄭袤碑》。據《晉書》卷三《武帝紀》、卷四十四《鄭袤傳》，袤卒於太始九年正月，故岳碑文亦當作於是年。

夏侯湛作《抵疑》。具體時間不詳，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認為作於是年。

成公綏卒，年四十三。綏歷秘書郎轉丞，遷中書郎。見《晉書》卷九十二《文苑傳》。

吳鳳凰三年、晉太始十年（公元二七四）。機十四歲，雲十三歲。

陸抗卒，機分領抗兵，為牙門將，作《吳大司馬誄》。《三國志・吳志》卷十三《陸遜傳》又《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誄文當作於抗卒之時或稍後。姜亮夫《陸平原年譜》：『案此文朴茂堅實，意誠言切，精煉為陸集諸誄之最。而純從德行立言，

不稱功伐，有父子骨肉之悲，無家國飄零之感，蓋猶是未亡國前之作也。……與《逐誄》、《吳大帝誄》諸文之為追作者不同。」

移居建康，宅居秦淮側，宅邊有八角井。《方輿勝覽》卷十四：『陸機宅，《圖經》云：在縣南五里，秦淮之側，有二陸讀書堂在焉。李白《題王處士水亭》云：齊朝南苑是陸機宅。其詩云：「王子躭玄言，賢豪多在門。好鵝尋道士，愛竹嘯名園。樹色老荒苑，池光照落暉。地清玉簟，為余置金樽。醉罷欲歸去，花枝宿鳥喧。何時復來此，再得洗鬱煩。」』又《明一統志》卷六：『陸機宅，在府南秦淮側，晉陸機、陸雲讀書臺舊址猶存。機《懷舊居賦》：「望東城之紆徐，邈吾廬之延佇。」』又《大清一統志》卷五十一：『陸機宅，在江寧縣南。』《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二：『陸機宅在秦淮側。又《金陵故事》：臨秦淮有二陸讀書堂，其跡猶在。考證陸機入洛，作《懷舊居賦》云：「望東城之紆徐，邈吾廬之延佇。」李太白《題王處士水亭》云：齊朝南苑是陸機宅，故有「北堂見明月，更憶陸平原」之句。』《至元嘉禾志》卷十四：『然建康亦有陸機宅。《建康實錄》云：在縣南秦淮之側。李太白題《王處士水亭》云：「齊朝南苑是陸機宅。」按：吳王孫皓徙都建康，機、雲嘗分領父兵，為牙門將，得非機仕於朝，則居建業，而華亭乃其里第耶？又有八角井。按《九域志》：在陸機有妹，早夭，具體時間無考。然抗於吳鳳凰二年

（公元二七三）春拜大司馬，鳳凰三年秋卒，此文既稱『大司馬陸公』，故知必作于鳳凰二年春之後，而文又以『晞陽』以喻父母之鞠養，説明此時雙親皆存，故又知必作於鳳凰三年秋之前。故繫之是年。

晉杜預復拜度支尚書，作《皇太子除服議》、《答盧欽魏舒問》、《奏議皇太子除服》，與殷暢合撰《喪服要集》，造《二元乾度曆》。見《晉書》卷三十四《杜預傳》、卷十八《律曆志》下、卷二十《禮志》中。

張華作《元皇后哀策文》。據《晉書》卷三十一《后妃傳》，元皇后崩於是年，故華文亦當作於是年。

陳壽遷平陽侯相，撰《諸葛亮集》畢，表上目錄。見《三國志・蜀志》卷五《諸葛亮傳》、嚴可均《全晉文》卷七一。

摯虞作《答杜預書》、《連理頌》。見《晉書》卷五十一《摯虞傳》、嚴可均《全晉文》卷七十七。

左思作《悼離贈妹詩》一首。具體時間無考，作于其妹入宮後，時間當在《悼離妹詩》後，約作於是年。

左芬為貴嬪，表《上元皇后誄》，作《感離詩》。見《晉書》卷三十一《后妃傳》、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吳天冊元年、晉咸寧元年（公元二七五）。機十五歲，雲十四歲。

機作《思親賦》。此賦《古文苑》章樵注認為『仕西晉洛陽』時作，姜亮夫《陸士衡年譜》認為作于太安元年。然所言皆與賦内容不合。賦有『兄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可證其兄在世，其弟尚幼。吳天紀四年晉滅吳，其兄晏、景在是年二月被殺。此賦當作於是年前，機分領父兵，移居金陵後，思親而作，或在其父亡未久。姑繫之是年。

晉傅咸作《申懷賦》、《感別賦》。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考定于是年。

潘岳作《楊荆州誄》、《荆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嚴可均《全晉文》卷九十三潘岳《楊荆州誄》序曰：『惟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沖將軍、荆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薨。故繫之是年。

張載作《榷論》、《濛汜賦》。見《晉書》卷五十五《張載傳》、吳士鑒、劉承幹《晉書斠注》。

左思作《詠史詩》八首。左思此組詩從内容看，非為一時一地之作。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繫於是年，姑依之。

吳天璽元年、晉咸寧二年（公元二七六）。機十六歲，雲十五歲。

晉潘岳遷太尉掾，作《寡婦賦》。具體時間無考，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繫之是年。

十月，武帝立皇后楊氏，左棻作《納楊皇后頌》、《楊皇后登祚頌》、《納楊皇后贊》。見

《晉書》卷三十一《后妃傳》上、《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五、嚴可均《全晉文》卷十三。

吳天紀元年、晉咸寧三年（公元二七七）。機十七歲，雲十六歲。

雲舉賢良。《晉書》卷五十四《陸雲傳》：『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

晉張華作《祖道趙王應詔詩》。據《晉書》卷三《武帝紀》，咸寧三年八月，遷琅邪王倫為趙王，華祖道餞別當在是時。

吳天紀二年、晉咸寧四年（公元二七八）。機十八歲，雲十七歲。

晉皇甫謐辭司隸校尉功曹之命，作《篤終》。見《晉書》卷五十一《皇甫謐傳》、萬斯同《晉將相大臣年表》。

孫楚作《故太傅羊祜碑》。《晉書》卷三《武帝紀》：『（咸寧四年）十一月……征南大將軍羊祜卒。』又卷三十四《羊祜傳》：『祜卒二歲而吳平。』吳滅于咸寧六年，故知楚作碑文亦當於是年。

陳壽遷長廣太守，不就，授御史治書，作《官司論》、《釋諱》、《廣國論》。見《晉書》卷八十二《陳壽傳》、《華陽國志》卷十一《後賢志》。

潘岳兼虎賁中郎將，作《景獻皇后哀策文》、《秋興賦》、《為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據《晉書》卷三十一《后妃傳》，景獻羊皇后是年崩，故岳之《哀策文》亦當作於是年。《秋興賦》見《文選》卷十三《秋興賦》序及李善注。《為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見

其序。

吳天紀三年、晉咸寧五年（公元二七九）。機十九歲，雲十八歲。

晉杜預上表陳伐吳。十一月武帝遣鎮南將軍杜預大舉伐吳。見《晉書》卷三《武帝紀》。

《杜預傳》、卷三四《武帝紀》。

案據為賈充從事中郎，隨伐吳，作《雜詩》以明志。見《晉書》卷九十二《文苑傳》。

傅咸作《與尚書同僚詩》、《答潘尼詩》。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考定于是年。

夏侯湛從征吳，作《離親詩》、《江上泛歌》。二詩《藝文類聚》卷七、卷八，《詩紀》卷三十均有載，內容寫伐吳事，然湛本傳未載其參加伐吳事，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疑其「曾以尚書郎隨賈充征吳，而本傳偶略。」

潘尼作《答傅咸詩》、《楊恭侯碑》。詳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考。

吳天紀四年、晉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機二〇歲，雲十九歲。

二月機兄晏、景被殺。《三國志・吳志》卷十三《陸遜傳》：「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也。二月壬戌，晏為吳王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

三月吳亡。見《晉書》卷三《武帝紀》。

機、雲退居舊里。《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文選》卷十七《文賦》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又《世説新語》卷下《尤悔》劉注引《八王故事》：『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游于此十餘年。』

是年晉揚州刺史周浚召雲為主簿，雲不就。《晉書》卷五十四《陸雲傳》：『吳平，入洛。……刺史周浚召為從事。』《世説新語》卷中《賞譽》劉注引《陸雲別傳》：『年十八，刺史周浚命為主簿。浚常歎曰：陸士龍當今之顔淵也。』雲本傳、《世説新語》均誤。雲年十八，吳尚未亡，斷無晉揚州刺史召為主簿事。周浚于太康二年移鎮秣陵，雲太康末入洛時，周早非刺史。然雲與周浚確有交情，《晉書》卷八十八《孝友》：『盛彦，字翁子，廣陵人也。……彦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于刺史周浚，浚舉薦盛彦。少有異才。……彦卒于太康中，舉薦盛彦或在是年。以理推之，或為吳亡後，浚召雲為主簿，雲不就，而薦盛彦。

杜預平吳後進爵當陽縣侯，返鎮撰《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春秋釋例》、《春秋左氏傳音》、《春秋左氏傳評》等書。見《晉書》卷三十四《杜預傳》、《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一、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十。

棗據征吳途中作《登樓賦》。見《晉書》卷九十二《文苑傳》、嚴可均《全晉文》卷六十七。

張華封廣武縣侯。見《晉書》卷三十六《張華傳》。

陳壽除著作郎，作《三國志》、《古國志》。見《晉書》卷八十二《陳壽傳》、《華陽國志》卷十一《後賢志》。

摯虞除聞喜令，作《太康頌》以美晉德。見《晉書》卷五十一《摯虞傳》。

王濟、程咸《平吳後三月三日華林園詩》，張載《平吳頌》，王浚《平吳詩》均當作於是年。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虞溥補尚書都令史，作《王昌前母服議》、《駁卞粹議王昌前母服》。見《晉書》卷八十二《虞溥傳》。

《禮志》中、卷八十二《虞溥傳》。

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機二十一歲，雲二十○歲。

司馬彪據《汲冢紀年》之義，條陳譙周《古史考》中百二十二事不當。見《晉書》卷八十二《司馬彪傳》。據《晉書》卷三《武帝紀》：『（咸寧五年）十月，汲郡戰國魏襄王墓所藏竹簡出土，共十余萬言。』蓋《汲冢紀年》也。

又作《與山巨源書》、《贈山濤》。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詳其語氣，均有所求於山濤，當作於山濤兼吏部史，即二七八至二八三年間，故繫於此。』

太康三年（公元二八二）。機二十二歲，雲二十一歲。

褒據徙冀州刺史，作《表志賦》、《追遠詩》（序存而詩佚）。據賦與詩序可知，均作于冀州刺史任上。然萬斯同《晉方鎮年表》繫于太康五年，吳廷燮《晉方鎮年表》則繫于太康三年。姑繫於是年。見《晉書》卷三《武帝紀》、卷三十六《張華傳》。

張華出鎮幽州，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

王讚遷太子舍人，作《司徒李胤誄》（已佚）、《三月三日詩》、《侍皇太子宴始平王》。據《晉書》卷四十四《李胤傳》載，胤太康三年薨，太子命讚誄之。後二首具體創作時間無考，當作于太子舍人任上，姑繫是年。

四月，賈充薨，年六十六，追贈太宰，謚曰武，潘岳作《太宰魯武公誄》、《河陽縣作》二首。太宰魯武公指賈充，《晉書》卷四十《賈充傳》載，充卒於是年四月，太常奉策追贈太宰，謚曰武。潘岳誄當作於是年四月後。充卒後，岳出為河陽令，後兩首當作于河陽任上，姑繫是年。

潘尼作《贈河陽詩》。潘尼贈詩當在潘岳初出河陽令，故繫是年。

張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敘行賦》、《登成都白菟樓》。見《晉書》卷五十五《張載傳》、《華陽國志》卷八《大同志》、《文選》卷五十六《劍閣銘》李善注。

太康四年（公元二八三）。機二十三歲，雲二十二歲。

機從父陸喜，征為散騎常侍。《晉書》卷五十四《陸喜傳》：『太康中，下詔曰：「偽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土歸稱，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敕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為散騎常侍，尋卒。』《晉書》卷五十七《吾彥傳》：『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陸雲《晉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曰：『惟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可證喜卒于太康五年四月。『尋卒』，說明任職時間不長，故繫是年。

太康五年（公元二八四）。機二十四歲，雲二十三歲。

從父陸喜卒，雲作《晉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陸府君即陸喜，其誄文序曰：『惟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雲之誄文當作於是年。

張華征為太常，《晉書》卷三十六《張華傳》：『頃之，征華為太常。』其《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後園會詩》有『忝恩於外，攸攸三期』之句，華太康三年出鎮幽州，故知當於是年徵還。萬斯同《晉方鎮年表》亦列於是年。

劉毅請廢九品中正制。見《晉書》卷三《武帝紀》。

杜預卒，年六十三，作《遺令》。見《晉書》卷三《武帝紀》、卷三十四《杜預傳》。詳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考。

傅咸作《答樂弘詩》、《贈何劭王濟》。詳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考。

潘岳作《懷舊賦》。賦序曰：『東武戴侯楊君……不幸短命……九年於茲焉。今而經焉，慨然懷舊。』楊肇卒于咸寧元年，於茲九年。故繫是年。

太康六年（公元二八五）。機二十五歲，雲二十四歲。

張華作《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後園會詩》四首。

華嶠奏皇后宜修蠶禮，詔許。見《晉書》卷十九《禮志》上。

太康七年（公元二八六）。機二十六歲，雲二十五歲。

潘岳作《上客舍議》、《在懷縣作》、《顧內詩》。見《晉書》卷五十五《潘岳傳》。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詩當作于免太尉掾第四年夏天，而由河陽遷懷則在春初。又載《顧內詩》二首……疑同時作。』

孫楚轉梁，作《征西官屬送于陟陽侯作詩》。是年九月楚先任扶風王駿征西參軍，據《晉書》卷三十八《扶風王駿傳》載，扶風王於是年九月卒。卷五十六《孫楚傳》謂『轉梁令』，當在此稍後。此詩作於離任之前。

太康八年（公元二八七）。機二十七歲，雲二十六歲。

李密作《賜餞東堂詔令賦詩》。見《晉書》卷八十八《孝友傳》、《華陽國志》卷十一《後

賢志》。具體時間無考，姑繫是年。

摯虞補尚書郎，作《駁潘岳古今尺議》、《三日曲水詩對》、《族姓昭穆》十卷。詳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繫於是年。

張華免官。見《晉書》卷三《武帝紀》、卷三十六《張華傳》。

夏侯湛出補南陽相，作《張平子碑》。據碑文可知作於湛任南陽相上，具體時間無考，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繫於是年。

王濟作《太常郭奕誄景議》。《晉書》卷四十五《郭奕傳》：「太康八年卒，太常上誄為景，司儀以貴賤不同號。」故文當作此時。

太康九年（公元二八八）。機二十八歲，雲二十七歲。

作《竹林七賢論》，以嵇、阮為標，顏延之作《五君詠》、王濬沖、山巨源皆在門外，弗復及。少陵《八僊歌》其尤著者。」此文已佚，所作時間不詳，當作於隱居鄉里期間，姑繫是年。

武帝詔內外羣官舉清能、拔寒素。見《晉書》卷三《武帝紀》。

孫楚遷衛將軍司馬，作《龍見武庫井上言》。見《晉書》卷五十六《孫楚傳》。

又作《太僕座上詩》。太僕即王濟，是年免官，以白衣領太僕。萬斯同《晉將相大臣年表》以濟任侍中至本年止。白衣領太僕約在任侍中之後，姑繫是年。

太康十年（公元二八九）。機二十九歲，雲二十八歲。

機與弟雲人洛。《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至太康末，與弟雲俱人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為名對。』吳士鑒、劉承幹《晉書斠注》：『《十七史商榷》四九曰：「……其後機與雲同被害，年四十三，雲年四十二。吳滅在太康元年，時機年二十。」太康終於十年，機太康人洛則年二十九，雲二十八矣。』又卷三十六《張華傳》：『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人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世說新語》卷下《簡傲》：『陸士衡初人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眞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文選》卷十七《文賦》李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少襲領父兵，為牙門將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譽流京華，聲溢四表，被征為太子洗馬，與弟雲俱人洛。司徒張華素重其名，舊相識以文。』吳亡于太康元年，機、雲太康末人洛，前後十年。

《晉書》卷五十四《陸雲傳》：『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

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卻尋昨宿處，乃王弼冢。

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吳士鑒、劉承幹《晉書斠注》：『《水經・谷水注》：袁氏《王陸詩序》曰：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忽結陰，望道左若民居者，因往逗宿。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機言玄。機服其能，而無以酬折，前置一辯。機題緯古今，綜檢名實，此少年不甚欣解。將曉去，稅駕逆旅，嫗曰：「君何宿而來？自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王家墓。」《太平御覽》引《異苑》，一作陸機，一作陸雲。此則可說明兩點：第一，或兄弟同入洛，遂至後人相混。第二，機言名實，弼言玄學，此南北學風之差異。而假設二人交流，其背後則為南北文化之碰撞與融合。

又作《與弟雲書》。《晉書》卷九十二《文苑傳》：『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賦出，機絕歎伏，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焉。』又作《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

又作《赴洛》上篇，《赴洛道中作》二首。《文選》卷二十六《赴洛》二首李善注：『《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誤也。』下篇有『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之句，確證是東宮之作。此篇則為赴洛所作無疑，然並非赴太子洗馬之職。

又作《擬蘭若生朝陽》、《擬青青陵上柏》。此二詩所作時間無考。然與其他擬詩有

別。前詩重在突出松柏之稟性，或以香草美人而取譬，蓋別有寄託。與《赴洛詩》『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所表達之心態近似，意當作於入洛之初。後以蘋生陵上，逆其常性，蓋隱指迫于王命而由吳入洛。故繫之是年。

又作《遂志賦》。此賦史無明載，從賦之『仰前蹤之緜邈，豈孤人之能胄。匪世祿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搆。……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等數句看，當是在機入洛求官、尚未聞達之時。故賦既渴望重振家風，又時感禍福難期，所言之志乃性隨物變，內方外圓，效前賢，求誠信，窮達進退，唯命而已。故當作於入洛之初，姑繫之是年。

又作《瓜賦》。此賦所作時間史不見載，然此賦有『赴廣武以長蔓，綴煙接以雲連。感嘉時而促節，蒙惠霑而增鮮』句，張華因力主滅吳之功而封廣武縣侯，『廣武』蓋指華。陸機兄弟入洛受華之器重，而聲譽鵲起，故賦云『嘉時』、『惠霑』，實喻張華之恩惠，且以瓜德自況也。賦作時間約在入洛之初，姑繫之是年。

機于坐中面折盧志，二人交惡，後志讒言機而見殺，蓋由此而生其端。《世說新語》卷中《方正》：『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吳人顧榮與機、雲同入洛，時號『三俊』。見《晉書》卷六十八《顧榮傳》。

立皇子乂為長沙王，穎為成都王，晏為吳王，皇孫遹爲廣陵王，以汝南王亮為大司馬、大都督、假黃鉞。荀勗卒。見《晉書》卷三《武帝紀》。

華嶠遷侍中，作《賀武帝疾瘳表》。見《晉書》卷四十四《華嶠傳》。

傅咸遷尚書左丞，作《遷尚書左丞表》、《答辛曠詩序》。見湯球輯王隱《晉書》卷六《傅咸傳》。

劉頌除淮南相，上疏陳事。見《晉書》卷四十六《劉頌傳》。

左棻作《萬年公主誄》。公主卒時間無考，然《晉書》卷三十一《后妃傳》：「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棻為誄。」武帝尚在世，此後史無左棻事迹記載，姑繫是年。

永熙元年（公元二九〇）。機三〇歲，雲二十九歲。

武帝正月改元太熙，四月崩。惠帝即位，改元永熙。《晉書》卷三《武帝紀》：「太熙元年，葬峻陽陵，廟號世祖。」又《晉書》卷四《惠帝紀》：「孝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泰始三年，立為皇太子，時年九歲。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武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為永熙。」

秋八月，惠帝立廣陵王遹為皇太子，以何劭為太師，王戎為太傅，楊濟為太保，裴楷為少師，張華為少傅。見《晉書》卷四《惠帝紀》，卷五十三《愍懷太子傳》。

五月，以太尉楊駿為太傅，辟機為太傅祭酒。見《晉書》卷四《惠帝紀》。又《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為祭酒。』《文選》卷三十七《謝平原内史表》李善注引藏榮緒《晉書》：『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太熙止一年，可知機任太傅祭酒在是年五月後。

機作《長安有狹邪行》。此詩作年無考，然詩對身事新朝，既喻之『歧路』，又投足殊途，並謂之『守一不足矜』。内心又充滿矛盾與掙扎。士衡這種心態，當生於入洛之初，人生面臨歧路選擇之時，故詩或作于入洛初。姑繫是年。

又作《鞠歌行》。此詩作年亦不可考，詩所表達的是冀逢知己舉薦，以遂乘風騰雲之志。機係南人，入洛朝無故舊，故冀知己援手薦己，此種心態亦當產生於入洛之初，尚未辟為太傅祭酒之前。姑繫是年。

雲辟為公府掾。《晉書》卷五十四《陸雲傳》：『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又曰：「既開青雲路，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本謂是雲龍騕褭，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俄以公府掾為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雲既與兄同時入洛，

又均得張華賞識，機任祭酒，雲任公府掾，當為同時。

何劭傳》。

孫楚為馮翊太守，作《之馮翊祖道詩》。《晉書》卷五十六《孫楚傳》：『惠帝初，為馮翊太守。元康三年卒。』故繫之是年。

傅咸作《與楊駿牋》、《奏劾荀愷》、《答李斌書》、《答楊濟書》。見《晉書》卷四十七《傅咸傳》、嚴可均《全晉文》卷五十二。

摯虞上表諫改除普增位一等。見《晉書》卷五十一《摯虞傳》。

潘岳為太子舍人，楊駿輔政，引為太傅主簿，作《世祖武皇帝誄》。見《晉書》卷五十五《潘岳傳》、卷四《惠帝紀》。吳士鑒、劉承幹《晉書斠注》：『《書鈔》六十六、《御覽》四百六十五王隱《晉書》曰：岳為太子舍人。案：本傳不載為太子舍人，附注於此。』

石崇出為南國中郎將，曹攄參南國中郎將，作《贈石崇詩》。見《晉書》卷三十三《石崇傳》、《文選》卷二十九《思友人詩》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

裴頠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門闕，刻石以寫五經。見吳士鑒、劉承幹《晉書斠注》。

元康元年（公元二九一）。機三十一歲，雲三〇歲。

是年，惠帝改元永平，三月誅楊駿，改元元康。《晉書》卷四《惠帝紀》：『永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臨朝，不設樂。……三月辛卯，誅太傅楊駿，駿弟衛將軍珧，太子太保濟，中護軍張劭，散騎常侍段廣、楊邈。左將軍劉預，河同尹李斌，中書令符俊，東夷校尉文淑，尚書武茂，皆夷三族。壬辰，大赦，改元。』此後賈后擅權，引起八王之亂，歷十六年。

陸機遷太子洗馬，作《赴洛詩》下首（本書作『東宮作』）。《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機遷太子洗馬當在本年三月後。其《赴洛》下首有『託身承華側』之句，『承華』蓋太子宮門，故當是機在太子洗馬任上無疑。然《文賦》李善注『徵太子舍人，與陸機有同題詩賦（詳下文），故知當作于同時，時已元康三年，與機入洛時間已隔數年。

又作《贈從兄車騎》。此詩作年不可考，然『翩翩遊宦子，辛苦誰為心』所表現出身事敵國，不知何之的心態，與《赴洛詩》『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完全相同，與後來漸漸融入北方政治集團，追求功名，渴望重振家風的心態，大為不同。據此可知，此詩當作於機入洛之初，元康元年前後也。姑繫是年。然此詩之題蓋後人誤題，詳本書該詩『備考』。

又作《日出東南隅行》。吳淇《六朝選詩定論》舉『賈充令姬妾千人以誇示夏統』之史實，認為此詩蓋為實賦。雖過於坐實，且賈死時機尚未入洛，充或爲謐之誤。然卻可證此詩作於入洛之初。姑繫之是年。

又作《辨亡論》。所作時間難以確考，庾信《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曰：『葛瞻始嗣兵戈，仍遭蜀滅；陸機才論功業，即值吳亡。』蓋指其作于吳亡之初。《西晉文紀》卷十五曰：『機年二十吳滅，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乃論孫氏所以得，皓所以亡。又述其祖父功業，作《辨亡論》二篇。』日本學者佐藤利行所著《西晉文學研究》據此認為作于退居舊里所作。然細考此文，稱孫皓曰『歸命』，晉曰『大邦』、晉軍曰『王師』，可知必作於機仕晉之後。庾信、佐藤氏之言或有誤也。辨吳之興亡，實質上是以吳為鑒而警晉，討論治國之遠規大略，亦當在惠帝初年，西晉承平，內亂未萌之際，故所作時間當於《五等諸侯論》差近，約于元康元年前後。姑繫之是年。

又作《五等封侯論》。五等封侯，魏廢已久。咸熙元年，司馬炎為禪魏而爭取世族支持，始建五等封侯，在魏晉易代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也形成了此後藩王尾大不掉的政治格局，成為『八王之亂』的直接源頭。此文為這一政治體制尋找理論依據，說明機已入洛，五等封侯之弊尚未凸現。故此文之創作時間當在機入晉之初，八王之亂未萌之時，約元康元年前後。姑繫之是年。

又作《鷕賦》。賦序曰：『皇太子幸於釣臺，漁人獻鷕，命侍臣作賦。』自稱『侍臣』，故知作於太子洗馬任上。姑繫之是年。

雲遷太子舍人，作《盛德頌》。其文有『晉太子舍人冀土臣雲……』，可知作于太子舍人任上。而《晉書》卷五十四《陸雲傳》：『俄以公府掾為太子舍人。』陸侃如《中古文學系年》：『其舍人疑於機為洗馬同時。』

又作《征西大將軍京陵王公會射堂皇太子見命作此詩》。此詩系受皇太子之命作，亦當作于太子舍人任上。

又作《與張光祿書》。張光祿即張華，華於是年拜光祿大夫，故此書必作於是年或稍後。

賈謐專權，文士附謐，號『二十四友』。《資治通鑒》卷八十二：『元康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永平。於是賈謐、郭彰權埶愈盛，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學、喜延士大夫。……郭彰、石崇、陸機、機弟雲、和郁及滎陽潘岳、清河崔基、勃海歐陽建、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平中山劉輿、輿弟琨、皆附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又《晉書》卷八十九《忠義傳》：『元康初，為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及是圍繞賈謐為核心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距而不答。』二十四友是圍繞賈謐為核心逐漸形成的文學集團，當始於是年。又據《山堂肆考》卷一百五：『潘岳與石崇，諂事賈謐……謐開延賓館于金谷園，號二十四友，岳為之首。』可知形成于金谷雅會之時，即

元康六年。

張華拜右光祿大夫、侍中、中書監，作《女史箴》以諷賈后。見《晉書》卷三十六《張華傳》、吳士鑒、劉承幹《晉書斠注》。

潘尼拜太子舍人，作《鱉賦》。《晉書》卷五十五《潘尼傳》：「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初命講《孝經》於崇殿。」可知，尼任太子舍人亦在元康元年。見《釋奠頌》。其辭曰：「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

傅咸轉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作《致汝南王亮書》、《與汝南王亮牋》、《上書陳選舉》、《理李含表》、《又言》、《奏劾夏侯駿》、《奏劾夏侯承》、《明意賦》、《御史中丞箴》。見《晉書》卷四十七《傅咸傳》、卷六十《李含傳》、《三國志·魏志》卷二十二《衛臻傳》裴注、《全晉文》卷五十一、卷五十二。

摯虞作《典校五禮表》、《奏定二社》、《奏祀六宗》、《明堂郊祀議》、《祀皋陶議》、《廟設次殿議》、《挽歌議》、《喪佩議》、《吉駕導從議》、《公為所寓服議》、《傍親服議》、《師服議》、《諸侯覲見旗議》、《皇太子稱臣議》、《夫人不答妾拜議》。見《晉書》卷十九《禮志》上、卷五十一《摯虞傳》、吳士鑒、劉承幹《晉書斠注》、嚴可均《全晉文》卷七十六、卷七十七。

潘岳坐楊駿除名，以公孫宏救免死。見《晉書》卷五十五《潘岳傳》、《文選》卷十《西征賦》李善注。

與湛厚，作誄悼之。《晉書》卷五十五《夏侯湛傳》謂湛元康初卒。未詳具體時間，姑繫是年。

石崇以贈鴆與後將軍王愷，忤當時禮制，為傅祗所糾，作《思歸歎》。見《晉書》卷三十三《石崇傳》、卷九十三《外戚傳》、卷四十七《傅祗傳》、嚴可均《全晉文》卷八十五。

十三《石崇傳》、卷九十三《外戚傳》、卷四十七《傅祗傳》、嚴可均《全晉文》卷八十五。

張載作《元康頌》。見嚴可均《全晉文》卷八十五。

衛恆被殺，束晳作《吊衛巨山文》。衛巨山，即衛恆，衛瓘之子，善書，作《四體書勢》，見《晉書》卷三十六《衛恆傳》。

與晳善，是年與父同為賈后、司馬瑋所害。

晳又作《勸農賦》、《餅賦》、《玄居釋》。具體創作時間無考，姑繫是年。見《晉書》卷五十一《束晳傳》。

五十

元康二年（公元二九二）。機三十二歲，雲三十一歲。

二月，賈后弒楊太后于金庸城。見《晉書》卷四《惠帝紀》。

陸機離洛短暫歸寧，途中作《行思賦》。賦云「眇四載而遠期」，可知此賦所作蓋士衡入洛之四年。《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曰：「年二十而吳滅，……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士衡于太康十年入洛，至此前後四載。而此賦題為「行思」，賦中又謂「孰歸寧之弗樂，獨抱感而弗怡」，亦可知此賦作於離洛歸寧途中。今本士衡《思歸賦序》「余牽

與弟入洛

役京室，去家四載』云云，或為此賦之序，後有脫文，《太平御覽》誤題《歸思賦》序。

又作《懷土賦》。姜亮夫《陸平原年譜》：『本文情思，與上《行思》一賦蓋情調相同而寫法分兩面。上文即景生情，情依景起。本文則就故鄉景物，與新邑行色，兩相糾結，較量情愫，因以成文。蓋當為一時之作。……序中言去家漸久，與《行思》之「嗟逝官之未久，年荏苒而歷茲」同，故與上賦同次於此。』然姜定為元康三年。或為計年方式之別也。

由吳歸洛途中遇戴淵。《世說新語》卷下《自新》：『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既神姿峰（鋒）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若淵見機在其初入洛時，則機不可能『作筆薦焉』，可能是此次由吳入洛而遇淵，故文中言『陸機赴假還洛』。故繫于是年。

華嶠轉秘書監，加散騎常侍，上《謝表》。見《晉書》卷四十四《華嶠傳》、吳士鑒、劉承幹《晉書斠注》。

傅咸遭繼母憂，去官。不久起以議郎兼司隸校尉，作《遭繼母憂上書》、《攝司隸上表》。見《晉書》卷四十七《傅咸傳》、《文選》卷三十九《啓蕭太傅固辭奪禮》李善注引王隱《晉書》、萬斯同《晉將相大臣年表》。

潘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晉書》卷五十五《潘岳傳》：『未幾，選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旨詣。』又見《文選》卷十《西征賦》李善注。

又作《傷弱子辭》、《思子詩》。據《傷弱子辭》可知，岳幼子是年三月生，五月岳至長安而幼子夭折。辭與詩當作於是月或稍後。

潘尼作《獻長安君安仁詩》。贈潘岳詩或在五月潘岳至長安後。

稽含舉秀才，除郎中，作《吊莊周文》、《遇蠭賦》。見《晉書》卷八十九《稽含傳》、嚴可均《全晉文》卷六十五。

元康三年（公元二九三）。機三十二歲。

機作《桑賦》、《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桑賦》曰：『皇太子便坐，蓋本將軍直廬也。』可知，此賦與詩當作于太子洗馬。後兩首亦為太子任上。機此作與潘尼（見後）為同題之作。後詩明謂太子所宴，東宮之北為玄圃，可知令，潘尼元康元年十二月作太子舍人，而元康四年七月機或已外任，二人同為太子屬官必是在此期間，姑繫於是年。

又作《贈馮文羆遷斥丘令》（八首）、《贈馮文羆》。馮于元康三年除斥丘令，機作詩贈之。後詩當於前詩所作時間差近。

又作《祖道畢雍孫劉邊仲潘正叔》詩。由前詩『適遂時來運，與子游承

華……畢劉贊文武，潘生菏邦家」看，應為潘尼由太子舍人出官藩國之時。考《晉書》卷五十五《潘尼傳》，尼曾任淮南王允鎮東參軍，時間在元康三年。此詩與後贈詩或作于此時。

潘尼作《釋奠頌》、《釋奠詩》、《皇太子社》、《桑樹賦》、《七月七日侍太子宴玄圃》、《玄圃園詩序》。尼《釋奠頌》曰：「（元康）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於先師，禮也。」詩亦當作於同時。後數首與陸機同題亦作於同時。

傅咸奏免河南尹、左將軍及廷尉等，作《奏劾王戎》、《上事自辨》、《司隸校尉教》。見《晉書》卷四十七《傅咸傳》、卷五十五《潘尼傳》、卷四十三《王戎傳》、嚴可均《全晉文》卷五十二。咸亦有《桑賦》，或作於是年。

郭泰機作《答傅咸詩》。見《文選》卷二十五《答傅咸》李善注。其詩創作具體時間不詳，咸卒於次年，姑繫之是年。

孫綽之祖父孫楚卒。見《晉書》卷五十六《孫楚傳》。

元康四年（公元二九四）。機三十四歲，雲三十三歲。

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為吳王郎中令，作《詣吳王表》、《答潘尼》。機《皇太子賜宴詩》序曰：「元康四年秋，余以太子洗馬出補吳王郎中。」可知機是年秋出補吳王郎中令。《詣吳王表》：「臣本吳人，靖居海隅。朝廷欲抽引遠人，綏慰遐外。故太傅所辟，殿下東

到淮南，發詔以臣為郎中令。』可見此表為到官所作。機外任，潘尼作詩贈之（見下文），《答潘尼》則為機答贈尼所作。

又作《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其詩當是機辭太子洗馬，赴吳王郎中令，途經梁陳而作呈太子。其辭曰：『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蓋謂太子也，非謂吳王。機元康元年

陸雲補浚儀令。《晉書》卷五十四《陸雲傳》：『俄以公府掾為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具體時間無考，約于其兄同放外任，姑繫是年。

潘尼作《皇太子集應令》、《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詩曰：『聖朝命方岳，爪牙司北鄰。皇儲延篤愛，設餞送遠賓。誰應今日宴，具惟廊廟臣。』可知詩為太子設宴餞別大臣出鎮北方而作。據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考：『在惠帝初年，奉命出鎮北方，惟劉弘。』弘為靖之子，《水經注》卷十四引《劉靖碑》：『晉世元康四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宏（弘）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寧朔將軍。』與《晉書》卷六十六《劉弘傳》

所載同。故知此詩當作於是年。《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當作於是秋。

正月，摯虞作《冊隴西王泰為太尉文》。萬斯同《晉將相大臣年表》以泰冊為隴西王在本年正月，故此文亦當作於此時。

傅咸卒，年五十六。見《晉書》卷四十七《傅咸傳》。

元康五年（公元二九五）。機三十五歲，雲三十四歲

事倉卒，未得宴。三月十六日，有命清宴。感聖恩之罔極，退而賦此詩也。」可知此詩作於出補吳王郎中令之次年三月。

潘岳作《悼亡賦》、《哀永逝文》、《悼亡詩》三首、《金鹿哀辭》。見《晉書》卷五十五《潘岳傳》。其《悼亡賦》有「伊良嬪之初降，幾二紀以迄茲」之句，可證岳婚後近二十四年而妻亡。岳太始八年（公元二七二）娶楊肇女，未及二紀（二十四年），可能即在是年或稍前。而《金鹿哀辭》又有「良嬪短世，令子夭昏」句，可能其女夭亡可能與其母同時。故繫之是年。

張悛為太子中庶子，作《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張悛，字士然。此表作于元康中，姑繫是年。見《文選》卷三十八本文李善注引孫盛《晉陽秋》。

裴頠兼吏部尚書，作《讓吏部尚書表》、《上言刑法》。據表「會五年二月有大風，主者

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可知頗是年二月兼是職。見《晉書》卷三十五《裴頠傳》、卷三十《刑法志》。

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機三十六歲，雲三十五歲。

八月，氐羌推氐帥齊萬年僭號稱帝，圍涇陽。十一月，遣安西將軍夏侯駿、建威將軍周處等討萬年，處于次年元月戰死。見《晉書》卷四《惠帝紀》。

冬，機遷尚書中兵郎，潘岳代賈謐作《為賈謐作贈陸機》，機作《答賈謐詩》。其序曰：「余昔為太子洗馬，魯公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東宮積年。余出補吳王郎中令，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魯公贈詩一篇，作此答之云爾。」

又作《思歸賦》。其序曰：「余牽役京室，去家四載，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羌虜懼兵革未息，宿願有違，懷歸之思，憤而成篇。」可知，是年冬機離任吳王郎中令，弟雲繼任吳王郎中令，本欲與弟歸寧故鄉，因戰亂機不得與弟同歸，而懷歸之情濃厚，故作此賦。「余牽役京室，去家四載」云云，蓋《行思賦》之序，後人誤入此賦序中。

又作《與弟清河雲詩》。天紀四年晉軍伐吳，兄晏、景並遇害。次年士衡扶二兄靈柩歸故里。時距機離鄉任牙門將八載。故云「悼心告別，漸歷八載」也。是年返鄉，追憶當年扶柩東歸之情境，悲從中來，作此詩而贈士龍。非當年扶柩東歸時作也。

又作《於承明作與士龍》、《贈弟士龍》。《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承明，亭名，今在蘇州北。機被遣入洛，在此亭與士龍別，作此詩也。劉良曰：機從吳人洛，與弟士龍別於長林亭，作詩與士龍，述相思之意也。陸善經曰：此亭今在昆山縣南百五十里，與華亭相延也。』機雲于太康末同入洛，不應有兄弟分別之事，或為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冬機由吳王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而雲繼任吳王郎中令，兄弟歸寧，機途中受召返洛而餞別之所作也。詩言『親戚』蓋謂弟雲也。後詩與《於承明作與士龍》，時間相近，當是餞別登程，而有此感也。一作於別後，一作於途中。

又作《豫章行》。此詩所作時間無考，然詩以豫章為題，或當是在自己離任吳王郎中令，陸雲赴任吳王郎中令之時。因吳王所鎮之淮南與豫章地理相帶，而《古豫章行》又述根株分離之苦，故以《豫章行》以抒兄弟別離之情也。若然，則作于是年。

又作《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機從洗馬為吳王郎中令，從郎中又為尚書郎。彥先亦為尚書郎，同在楚省別院。榮復是機姊夫，于時遇雨，不得相見，相憶作此詩。』元康六年，陸機入朝任尚書郎，此詩作於此時或稍後。

又作《贈顧交阯公眞》。顧祕，字眞，吳人。初與機同任吳王郎中令，後改授交阯太守。從此詩『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裔』句可知，祕任交阯太守在吳王郎中令後，與機遷官時間相近。故繫是年。

雲拜吳王郎中令。作《嘲褚常侍》、《答吳王上將顧處微》（九章）、《答吳王郎中令》。

《晉書》卷五十四《陸雲傳》：『出補浚儀令。……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于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曰……。』其《嘲褚常侍》曰：『（元康）六年正月，前臨川府丞褚老常侍，君子謂吳如是乎能官人。』綜上可知，雲出令當在是年冬，或次年離任之前。又《答吳王上將顧處微》詩有『詩亦有悲，無幾相見』、『陟彼玉階，黃髮來升』之句，故知詩作于即將赴任郎中令之時。

又作《答兄平原》。此詩當與機之贈詩作於同時。

潘岳免官，作《閑居賦》、《金谷集作詩》、《為賈謐作贈陸機》。《閑居賦》序：『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為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於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可知免官在知命之年（五十），賦當作於此年。二詩亦當作於是年。又石崇《金谷詩集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可知《金谷集作詩》於是年。《為賈謐作贈陸機》當在機答詩之前，故亦於是年。

潘尼出為宛令，作《贈二李郎詩》（並序）。由詩序可知，二李（李光彥、李茂曾）遷官在元康六年，此詩當作於此時，尼出為宛令亦在二李遷官之後。

又作《答楊士安詩》。詩有『逝將辭儲宮，棲遲集南畿』句，可知作于離任太子舍人赴宛令之時。

文學繫年　張華為司空，領著作，作《祖道征西應詔詩》。見《晉書》卷四《惠帝紀》、陸侃如《中古

三十三《石崇傳》、《世說新語》卷中《品藻》劉注引《金谷詩敘》。

紹親敬，詩當作於是年。

曹據作《贈石崇》。其詩曰：『臨肴忘肉味，對酒不能食。人言重別離，斯情效於今。』可知為餞別石崇之作。

又作《贈歐陽建》、《思親友詩》。具體時間無考，詩有『弱冠參戎，既立南面』之句，可能在建任馮翊太守時，建于元康六年尚在任任，姑繫是年。

元康七年（公元二九七）。機三十七歲，雲三十六歲。

歐陽建作《答石崇贈詩》。建為崇外甥，詩有『在徐之邳』，可知作於崇督徐州任上。

將軍周處碑》。據《晉書》卷四《惠帝紀》處於是年正月戰死，故其碑文當作於是年或稍

陸士衡文集校注　附録

後。然原碑文漫滅，今存碑文乃後人補綴而成，故文多抵牾。

是年，機轉殿中郎。《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晉書》卷六十八《紀瞻傳》：『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轉殿中郎在元康六年遷尚書中兵郎之後，而機于元康八年任著作郎，故繫是年。

又作《策問秀才紀瞻》。《晉書》卷六十八《紀瞻傳》：『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機于元康六年冬離任吳王郎中令而赴洛，適洛已是歲暮，策紀瞻不可能在是年，當在次年，或稍後，故繫是年。

又作《講漢書詩》。具體時間無考，左思、潘岳均為賈謐講《漢書》，機作此詩當人朝任尚書中兵郎時，姑繫是年。

陸雲作《西園既成有司啓》、《王即位未見賓客羣臣又未講啓》、《輿駕比出啓》、《國起西園第表啓》略晚，雲赴吳在上年冬，西園既成，當在次年。故繫於是年。

時間比《國人兵多不法啓》。上五篇啓均作于郎中令上，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贍曰：……人為尚書郎。』可知其書作于未入尚書郎前，吳王郎中令上。雲贈詩《谷風》序曰：『《谷風》，懷思也。君子在野，愛而不見，故作是詩，言其懷思之也。』又鄭曼季《答詩》之《鴛鴦》序曰：『《鴛鴦》，美賢也。有賢二

人，雙飛東岳，揚輝上京。其兄已顯清朝，而弟中漸，婆娑衡門。」可知機已入朝，雲滯吳地，時間與「移書」差近。

是年人為尚書郎。《晉書》卷五十四《陸雲傳》：「入為尚書郎。」又雲《歲暮賦》序曰：「余祇役京邑，載離永久。永寧二年春，忝寵北郡，其夏又轉大將軍右司馬于鄴都。自去故鄉，荏苒六年。」「去故鄉」謂離吳地，雲吳人，故稱吳為故鄉，非初由吳適洛。由永寧二年（公元三〇二）上推六年即元康七年。可知雲于此年離吳入為尚書郎，具體時間無考，或為秋冬之季。

潘岳為著作郎，作《馬汧督誄》。《晉書》卷五十五《潘岳傳》：「征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為著作郎。」其誄序有「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句，故知當作於是年九月。

石崇作《答曹嘉詩》、《贈棗腆》。據《三國志・魏志》卷二十《武文世王公傳》裴注可知嘉、崇之贈答在崇出鎮徐州，崇元康八年免官，另崇《贈棗腆》詩有「久官無成績，棲遲徐方」句，故知崇作此詩已出鎮徐州有年，因繫之是年。

江統除華陰令，作《函谷關賦》。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疑作于赴華陰途中。」

元康八年（公元二九八）。機三十八歲，雲三十七歲。

東晳作《避諱議》。其文曰作于「元康七年」。

陸機轉著作郎，作《吊魏武帝文》。《文選》卷三十七《謝平原內史表》李善注引臧榮

緒《晉書》：『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又《吊魏武帝文》序：『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可知機為著作郎及作吊文均在本年。姜亮夫《陸平原年譜》據機本傳，認為機兩任著作郎，首任當在吳王郎中令前，定為元康三年，或有誤。

也……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機任著作郎在元康八、九兩年，此表當作於是年或稍後。

又作《薦賀循郭訥表》。《晉書》卷六十八《賀循傳》：『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郎任上。或士然因機就新職，以詩見贈，贈詩已佚。《文選》卷二十四李善注引孫盛《晉陽秋》：『張悛字士然，少以文章與陸機友。』

又作《贈武昌太守夏少明詩》。夏少明之句，可知機詩所作在任著作郎之後。故繫之緯三墳，錯綜衆書。斟酌聖奧，與道卷舒』之句，亦證此詩當作出補著作是年。

又有《晉書限斷議》。《北堂書鈔》卷五十七：『王隱《晉書》陸機以文字為秘書監請為著作郎，議著晉書限斷。』故知作于著作郎任上，姑繫是年。

又撰《惠帝起居注》。《隋志》著錄《惠帝起居注》二卷，不著撰人。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五、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十五均認為陸機撰。且姚氏認為作于著作郎

任上。故繫是年。

又撰《洛陽記》。《冊府元龜》卷五百六十：『陸機為著作郎，撰《雒陽記》一卷。』故繫是年。

是年。

又撰《三祖紀》。《史通》卷十二：『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十志》，会中朝喪亂，其書不存。』故繫是年。

陸雲遷侍御史，作《答張士然詩》。陸雲遷官具體時間無考，或為尚書郎次年。其作《答張士然》當與兄機作詩同時。

潘岳轉散騎常侍，代賈謐議晉書限斷，又代樂廣作《讓河南尹表》。見《晉書》卷五《惠帝傳》、卷三十六《張華傳》、卷四十《賈謐傳》、卷四十三《樂廣傳》、萬斯同《晉將相大臣年表》。

元康九年（公元二九九）。機三十九歲，雲三十八歲。

十二月，賈后誣太子為逆，表為庶人，幽于金墉城。張華上書諫廢太子。見《晉書》卷四《惠帝傳》：『入為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雲遷太子中舍人。《晉書》卷五十四《陸雲傳》：『假定在遷侍中書侍郎。』具體時間無考，或在是年十二月前。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即御史的次年。』

潘岳遷給事黃門侍郎，奉詔作《關中詩》、《上關中詩表》，又作《贈王世胄》、《楊仲武

誄》、《哀祝文》、《愍懷太子禱神文》。見《晉書》卷五十五《潘岳傳》、卷五十八《周處傳》、《世説新語》卷中《賞譽》。

春正月，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獲齊万年。太子洗馬江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見《晉書》卷四《惠帝紀》、卷五十六《江統傳》。

裴頠遷尚書左僕射，作《崇有論》、《貴無論》。見《三國志・魏志》卷二十三《裴潛傳》裴注引荀綽《冀州記》、引陸機《惠帝起居注》、《晉書》卷四《惠帝紀》、卷五十三《裴頠傳》、《世説新語》卷上《文學》。

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機四〇歲，雲三十九歲。

正月，賈后使黄門復誣太子為逆，更幽之許昌之别坊。三月，孫慮以藥杵椎殺太子，時年二十三。見《晉書》卷四《惠帝紀》、卷五十三《愍懷太子傳》。

四月，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為庶人，賈謐伏誅，張華、裴頠遇害。《晉書》卷四《惠帝紀》：『永康元年春……（三月）賈后矯詔害庶人遹於許昌。夏四月辛卯，日有蝕之。癸巳，梁王肜、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為庶人，司空張華、尚書僕射裴頠皆遇害，侍中賈謐及黨與數十人皆伏誅。甲午，倫矯詔大赦，自為相國、都督中外諸軍，如宣文輔魏故事，追復故皇太子位。』

潘岳、石崇、歐陽建亦被害，建作《臨終詩》。《晉書》卷三十三《石崇傳》、卷五十五

《潘岳傳》。

機為相國參軍，賜爵關中侯。《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

又作《與趙王倫牋薦戴淵》。《晉書》卷六十九《戴若思傳》：『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于趙王倫……倫乃辟之。』具體時間無載，當作于趙王倫攝政之後，故繫是年。

又作《門有車馬客行》。此詩所作時間無考，然詩所寫內容與《歎逝賦序》相近，疑二者所作時間相近。是年張華、裴頠、石崇、歐陽建等諸名士被殺，給詩人心靈投下巨大陰影，此詩所抒發情感實是當時心境的折射。姑繫是年。

又作《丞相箴》。此箴具體創作時間無載，然考之史籍，永康元年四月，趙王倫矯詔廢賈后，自爲相國，機爲相國參軍，此箴當作於此時，以諫誡趙王倫，故繫是年。

又作《漢功臣頌》、《弔蔡邕文》。陸雲《與兄平原書》曰：『《弔蔡君》清妙不可言，《漢功臣頌甚美》……《丞相贊》……辭中原不清利。』《丞相贊》已佚，當與《丞相箴》作時間差近。故繫之是年。

又作《張華誄》、《詠德賦》、《愍懷太子誄》。

江統亦作《愍懷太子誄》。

陸士衡文集校注　附録

賦皆有高言絶典，不可復言。頃有事，復不大快，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爲之次第。省《述思賦》，流深情至言，實爲清妙。恐故復未得爲兄賦之最。日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不？

見」，如有不體。《感逝賦》愈前，恐故當小不？然一至不復滅。《漏賦》腹中愈首尾，發頭一而不快，言「烏雲龍作爾多文，而新奇乃爾，眞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其言《詠德頌》、《扇賦》、《漏賦》、《感逝賦》，即《詠德賦》、《羽扇賦》、《漏刻賦》、《歎逝賦》。可知上賦均作於是年，而《歎逝賦》乃詩人年四十而作，故繫是年。

雲遷中書侍郎，作《與兄平原書》。

年》：「假定在遷太子舍人的次年。」其與兄書見上引，則作於是年。

具體時間無考，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劉頌作《趙王倫加九錫議》，遷光祿大夫，病卒。見《晉書》卷四十六《劉頌傳》。

虞溥遷鄱陽内史，作《移告屬縣》、《潘尼轉著作郎，作《乘輿箴》。《晉書》卷五十五《潘尼傳》未載具體時間，姑繫是年。

獎訓學徒詔》，尋卒。《晉書》卷八十二《虞溥傳》。

繫於是年。

張協屏居草澤，作《七命》。見《晉書》卷五十五《張協傳》。具體時間無載，姑繫是年。

左思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見《晉書》卷九十二《文苑傳》。

郭璞為臨沮長，作《遊僊詩》。見《文選》卷二十一《遊僊詩》李善注引庾仲雍《荊州記》。此爲組詩，非一時之作，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定于是年。

永寧元年（公元三〇一）。機四十一歲，雲四〇歲。

趙王倫將篡位，以陸機為中書郎。是年正月，倫篡位。三月，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起兵討倫，以陸機為中書郎。機被收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減死徙邊，遇赦而止。作《與吳王晏表》、《謝吳王表》、《見原後謝齊王表》、《與成都王牋》。

《晉書》卷五十九《趙王倫傳》：『奉皇帝璽綬以禪位於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實幽之也。』又卷四十七《傅祗傳》：『初，倫之篡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逵、常侍騶捷、杜育、黃門郎陸機、右丞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祇罪，會赦得原。』卷五十四《陸機傳》：『倫將篡位，以為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

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為平原内史。」湯球輯王隱《晉書》卷七《陸機傳》：「機以文學轉中書郎。」《文選》卷十六《歎逝賦》李善注引王隱《晉書》：「後成都王穎以機為大將軍、録尚書事。其《與吳王表》似為被收辯白之辭，而《與吳王表》、《晉書》卷五十五《潘尼傳》、又卷四《惠帝紀》，是年四月，皇輿反正，改元大赦。六月，成都王穎救之，免死，故作此詩，以葵為喻謝穎。」亦當作於是時。

賴成都王穎救之後。

又作《園葵詩》二首。《文選》卷二十九《園葵詩》李善注：「齊王冏譖機為倫作禪文，

又作《贈潘尼》。其詩有「遺情市朝，永志丘園」句，當作於是年初潘尼假歸之時。見

《晉書》卷五十五《潘尼傳》、又卷四《惠帝紀》。

又作《應嘉賦》。《藝文類聚》卷三十六有孫承《嘉遁賦》，機賦序曰：「友人有作《嘉遁賦》與余者，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孫承即孫拯，作是賦或寓勸隱之意，故當作于是年。

又作《招隱詩》。詩作時間不可考，士衡此種心態可能在兩個時期：一是退居鄉里；一是入洛迭經宦海浮沉之後。從「富貴苟難圖」句看，當是求富貴而不得，而生歸隱

之心，疑作於遭齊王冏誣枉之後也。姑繫之是年。

又作《贈弟士龍》。詩作時間不可考，然詩有『卒然當遠別』之句，考機、雲入洛，遠別有兩次，一次是士衡任淮南吳王郎中令，離洛赴淮南；一次是士衡任平原內史，雲任清河內史。因淮南屬吳地，離洛而適故土，雖有離別之情，而無悲悼之懷。後次離別則情境迥異。是年，機因牽于趙王倫篡逆之事而入獄，九死一生，終得生還。而次年，兄弟又將分赴兩地，劫後餘生，適遭別離，將別一番情懷。究詰此詩，悲悼傷感之情如此深厚，當作于是年。故繫于此年。

雲作《晉故豫章內史夏府君誄》。其誄曰：『惟永寧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晉故豫章內史夏府君卒。』夏府君即夏少明，名靖，會稽人，曾任豫章太守（內史）。

又作《大將軍宴會被命作此詩》。詩曰：『在晉奸臣，稱亂紫微。……有命再集，皇輿凱歸。』《文選》卷二十李善注：『奸臣謂趙王倫也……帝復還，故曰再集。』可知詩作於是年。

又作《太尉王公以九錫命大將軍讓公將還京邑祖餞贈此詩》。《晉書》卷五十九《成都王傳》：『詔兼太尉王粹加九錫禮，進位大將軍。……穎拜受徽號，讓殊禮九錫。』詩蓋言此事，故知作於是年六月。

又作《與兄平原書》。書曰：『雲再拜……兄《園蔡詩》（按：『蔡』當為『葵』之誤。）清

工，然猶復非兄詩妙者。」故知此書作於是年。

又《逸民賦》。其《逸民箴》序曰：「余昔為《逸民賦》，大將軍掾何道彥，二者應相距也。作《反逸民賦》……故為《逸民箴》以戒反正焉。」《逸民箴》當作於次年，時間不遠，故繫是年。

又作《答孫顯世》。顯世名拯，後為陸機司馬。拯《贈陸士龍詩》（十章）有「遭時之險，虐宰滔天」之句，或指趙王倫之亂。故繫之於此。

摯虞作《致齊王冏牋》。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四月被誅，齊王冏輔政。摯虞當作於是年四月或稍後。見《晉書》卷四《惠帝紀》、卷三十六《張華傳》。

潘尼假歸，作《給事黃門侍郎潘君碑》、《潘岳碣》。岳與孫秀有隙，因秀諂而被誅，尼之碑碣當作於秀被誅後。秀與趙王倫同時被誅，故繫是年。見《晉書》卷五十五《潘岳傳》、卷四《惠帝紀》。

又作《答陸士衡》詩，有「予志耕圃，爾勤王役」之句，或作于是年初。

嵇紹為侍中，作《張華不宜復爵議》、《上惠帝疏》。見《晉書》卷九十二《忠義傳》。

江統遷尚書郎，作《太子母喪廢樂議》。見《晉書》卷五十六《江統傳》、《通典》卷一百四十七《樂》七。

太安元年（公元三〇二）。機四十二歲，雲四十一歲。

機拜平原内史，作《謝平原内史表》。《三國志・吳志》卷十三《陸抗傳》裴注引《機雲別傳》：『于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于成都王穎，穎用機為平原相，雲清河内史、轉大將軍右司馬，甚見委仗。』據《晉書》卷四《惠帝紀》，是年十二月誅冏，改元。表雲為清河内史、轉大將軍右司馬，甚見委仗，機拜平原内史，當均在是年末。機之《謝平原内史表》，當作于到官任上。在是年末，或稍後。

作《感丘賦》。此賦所作時間史無明載，具體寫作時間難以確考，然從背京室、泛西川，沿黃河之曲湄由西向東的行進路綫看，似是由洛赴平原。平原古屬齊地，在洛陽東南，黃河在洛由向东轉向东北，故曰『曲湄』。若此則是作于赴平原内史途中。此賦所寫之心境與陸機此時之特殊境遇亦殊近似。林姑繫是年。

又作《愍思賦》。姜亮夫《陸平原年譜》認為機之《愍思賦》與雲《歲暮賦》其内容相合，『疑兄弟同得家報於歲晚之時，而同作也。』

又作《祖德賦》、《述先賦》。陸雲《與兄平原書》曰：『《二祖頌》甚高偉。……《歲暮賦》甚欲成之，而不可自用，得此數百字，今送。』《祖德》、《述先》二賦内容當與《二祖頌》（今佚）近似，所作時間亦當較近，而《二祖頌》又與陸雲《歲暮賦》作于同年，《歲暮賦》作於是年。

又作《擬今日良宴會》。此詩所作時間不可考，然詩所言之『迎風館』在鄴，或非泛指。據何焯《讀書記》卷四十九所考機之行跡，唯太安二年機任平原内史前隨成都王在鄴下魏郡，此詩或作於此時也。姑繫是年。

又作《猛虎行》。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十推測此詩可能作于受知于成都王穎之後，即永寧二年前後。故繫之是年。

又作《齊謳行》。吳淇《六朝選詩定論》認為此詩是入洛後作。若然，則可能作于平原内史任上。因平原古屬齊地，當入齊而作《齊謳行》。故繫之是年。

又作《泰山吟》。此詩所作時間無考，然泰山在魯，與古齊地平原不遠，或是士衡做平原内史任上游泰山而作。姑繫之是年。

又作《豪士賦》。《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之悟，而竟以敗。』《文選》卷四十六《豪士賦》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及齊亡，作《豪士賦》。』本傳與善說不同。然考賦之内容，言『名編凶頑』、『身厭荼毒』、『自隕』、『禍至』云云，則知當作于司馬冏被誅之後，善說為是，冏誅於是年十二月，此賦當作於是時，或稍後。

又作《平復帖》。從内容看，此帖當是顧榮罹疾，後康復，機作書而敘其事。陸雲《與楊彦明書》曰：『彦先相說，疾患漸欲增廢，深爲怛然。』蓋指此事。又據此書：『昔年少

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近之已。』可知雲書作於年過四十之後。雲年四十二卒，由此可推知彥先患病當在太安一年或二年之間，機此帖亦當作於此期間。姑繫之是年。

又著《晉紀》、《晉惠帝百官名》、《吳章》。《晉紀》，《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晉紀》四卷，陸機撰。』《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志》上著錄《惠帝百官名》，陸機撰。然《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撰《晉紀》四卷。《晉惠帝百官名》三卷。』又《冊府元龜》卷五百五十五：『陸機撰。』《冊府元龜》卷六百八：『陸機為平原內史，撰《吳章》二卷。』今依《冊府元龜》，繫之是年。

成都王穎表雲為清河內史，將討齊王。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為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

雲作《愁霖賦》、《喜霽賦》、《歲暮賦》、《登臺賦》。《愁霖賦》序曰：『永寧二年六月，鄴都大霖……同僚見命，乃作賦。』《喜霽賦》序曰：『余既作《愁霖賦》，雨亦霽。』又《歲暮賦》序曰：『永寧二年參大將軍右司馬于鄴都。自去故鄉，荏苒六年。』北郡蓋指清河。又《登臺賦》序：『永寧二年，恭寵北郡，其夏又轉大將軍右司馬之佐於鄴都，以時事巡行鄴宮三臺。』據《晉書》卷四《惠帝紀》：永寧二年十二月改元太安，《愁霖賦》、《喜霽賦》作於六月，《歲

暮賦》作於歲末，《登臺賦》亦當作於改元之前。

又作《從事中郎張彦明爲中護軍，奚世都爲汲郡太守，各將之官，大將軍崇賢之德既遠，而厚下之恩又隆。非此離析，有感聖皇。既蒙引見，又宴於後園。感鹿鳴之宴，樂詠魚藻之凱歌，而作是詩。』故知作於是年大將軍右司馬任上。

又作《逸民箴》、《答大將軍祭酒顧令文》。其《逸民箴》序曰：『余昔為《逸民賦》，大將軍掾何道彦，大府之俊才也。作《反逸民賦》……故為《逸民箴》以戒反正焉。』疑二文皆作於右司馬任上。

又作《與兄平原書》。其書曰：『雲再拜：誨二賦佳……爾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雲再拜：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唯見其《登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倣雲。』『雲再拜：令送君苗《登臺賦》，爲佳手筆。雲復更定，復勝此，不知能愈之不？』『雲再拜：誨《歲暮》如兄所誨……所比《愁霖》、《喜霽》之徒。』可知以上書信均作於是年。

摯虞遷秘書監，作《議為皇太孫服》。見《晉書》卷二十《禮志》中。

江統遷廷尉正，作《正刑論》。見《晉書》卷五十六《江統傳》。

太安二年(公元三〇三)。機四十三歲，雲四十二歲。

後將軍，河北大都督，作《至洛與成都王牋》。《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太安初，帝以乂為大都督帥軍御之。顒假機八月，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因與穎牋，詞甚淒惻。』其《至洛與成都王牋》，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認為『當作於受命攻洛時』，然本傳則謂是機被收而作，今僅存殘簡，難以定論。

又作《鼓吹賦》。具體創作時間難以確考，從內容看，可能作於機率兵征戰之時，即機假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時。姑繫之是年。

又作《飲馬長城窟行》。此詩所作時間無考，然詩突出將士壯心報國之情懷，與其他行役之詩有別，似應是作于成都王穎假機為後將軍，舉兵討長沙王乂時。具體時間在八月至十月之間，與詩中『冬來秋未反』亦吻合。故繫之是年。

兵敗遭讒被殺，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唯機女幸免於難。《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余萬人。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

粹，機曰：「將謂吾為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顒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顒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顒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暗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顒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為之不流，將軍賈棱能以勇聞，皆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為顒所嬖寵。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掠。機錄其主者。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顒，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顒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人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顒牋，詞甚淒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又《晉書》卷四

《惠帝紀》：『八月，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討長沙王乂，帝以乂為大都督，帥軍御之。……冬十月壬寅，帝旋于宮。石超焚綏氏，服御無遺。……九月丁丑，帝次於河橋。……丁未，破牽秀、范陽王虓于東陽門外。戊申，破陸機於建春門，石超走，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懸首銅駝街。』陸機被殺當在十月。又據《晉書》卷六十八《紀瞻傳》：『少於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

機死後葬華亭。《大清一統志》卷五十八：『晉陸機墓，在華亭縣西北二十五里。又青浦縣治北三十里有高邱，舊呼陸丞相墓。明嘉靖間土人見墓上有一金蛇，盜發其家，得古器甚多。後聞於官，悉捕治命，封其塋地。』又杭世駿《三國志補注》卷六引《吳地記》曰：『華亭，蓋晉元侯陸遜宅，造池華麗，故名。有陸遜、陸機、陸瑁三墳，在東南二十五里，橫山中。』

又《陸機傳》：『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於世。』其文集、著述正史所載如下：

《隋書·經籍志》：《吳章》二卷；《陸機集》十四卷，梁四十七卷，錄一卷，亡；《連珠》一卷，何承天注。

《舊唐書·經籍志》：《晉帝紀》四卷；《晉惠帝百官名》三卷；《洛陽記》一卷；《陸機集》十五卷；《要覽》三卷。

《新唐書·藝文志》：《晉帝紀》四卷；《晉惠帝百官名》三卷；《晉官屬名》四卷；

《晉過江人士目》一卷（按：此書或非機著，《新唐書》誤。）；《洛陽記》一卷；《晉太康土地記》十卷；《要覽》三卷；《陸機集》十五卷。

《宋史・藝文志》：《正訓》十卷；《會要》一卷；《陸機集》一卷；《崇文總目》云：不著撰人名氏。按《唐志》有通志》卷一百六十四：『陸機《正訓》十卷，《崇文總目》云：不著撰人名氏。按《唐志》有《正訓》二十卷，辛德源撰。而此題云陸機，又止十卷。據隋以前書録，皆無陸機《正訓》之目。正史機傳亦不言嘗有此書，而德源所著，今世已亡，疑是其遺書。』

《清史稿・藝文志》：《晉紀》一卷；《要覽》一卷。

陸雲為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晉書》卷五十四《陸雲傳》：『顯上雲為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

又作《南征賦》。其賦序曰：『太安二年秋八月，奸臣羊玄之、皇甫商敢行稱亂，凌逼乘輿，天子蒙塵于外。自秋徂冬，大將軍敷命羣后，同恤社稷，乃身統三軍，以謀國難。自義聲所及，四海之内，朔漠之表，蒸徒羸糧而請奮，胡馬擬塞而思征。四方之會衆以百萬。軍旅之盛，威靈之著，自古已來，未之有也。粤十月，軍次於朝歌，講武治戎，以觀兵於殷墟。於是美義征之舉，壯師徒之盛，乃作《南征賦》以揚匡霸之勳。』又《三國志・吳志》卷十三《陸抗傳》裴注引《機雲別傳》：『（成都王）與長沙王構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粹、牽秀等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

又作《與兄平原書》。訪顧榮。其書曰：『訪彦先為驃騎司馬。』《晉書》卷六十八《顧榮傳》：『齊王冏召為大司馬主簿。……（葛）旗然之，白冏，以為中書侍郎。……榮以討葛旗功，封喜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乂為驃騎，復以榮為長史。乂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榮字彦先，冏于太安元年十二月被殺，乂于永興元年（公元三〇四）正月被殺，故榮為乂司馬當在本年。

又作《太安二年夏四月大將軍出祖王羊二公子于城南堂皇被命作此詩》。

坐兄機被害。《晉書》卷五十四《陸雲傳》：『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機之敗也，並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固請，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回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於世。』

陸玩亦坐兄機被害。《吳郡志》卷二十：『陸玩，雲之弟，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

雲同遇害。孫惠與朱誕書曰：三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國喪雋望，悲豈一人。其為州里所痛如此。」耽生年、行跡已不可考。

二、陸士衡傳記資料

王隱《晉書》

〔1〕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少襲父（「襲父」二字，據《通典》卷二十九補）為牙門將軍。（《文選》卷十六《歎逝賦》注）

〔2〕吳平，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同上）

〔3〕後成都王穎以機為司馬，參大將軍軍事。（同上）

〔4〕遂為穎所害，臨刑年四十有三。（同上）

〔5〕陸機為郎中令。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有文學，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北堂書鈔》卷六十《尚書諸曹郎》）

〔6〕陸機以文學轉中書。（《北堂書鈔》卷五十七《中書侍郎》）

〔7〕陸士衡以文學為秘書監虞濬所請，為著作郎，議《晉書》限斷。（《太平御覽》卷二百

三十四《職官部三十二》）

〔8〕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世說新語》卷下《尤悔》注引）

〔9〕陸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為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有惠政。機被收，並收雲。（《文選》卷二十《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一首》注）

〔10〕馬咸為成都王前鋒，與陸機同起兵討長沙王。軍司馬王胡率衆討咸於市，馬咸牢不動，胡乃領數十騎，下馬持戟刺咸，咸馬驚，奔潰遂敗。（《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四《武功部》）

臧榮緒《晉書》

〔1〕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少襲領父兵，為牙門將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機譽流京華，聲溢四表，被徵為太子洗馬，與弟雲俱入（一作居）洛，司徒張華素重其名，舊相識以文。華呈（一作繼）蹤張、蔡。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錄呈）天才綺練，當時獨絶，新聲妙句，係（一體，故作《文賦》。（《文選》卷十七《文賦》注）

〔2〕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文選》卷二十四《為賈謐作贈陸機一首》注）

〔3〕楊駿議（按：據《晉書》機本傳，『議』當是『誅』字之誤），徵機為太子洗馬。（《文選》卷二十四《贈馮文熊遷斥丘令》注）

〔4〕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郎中，繼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文選》卷三十七《答賈長淵一首》注）

〔5〕機為尚書中兵郎。（同上）

〔6〕趙王倫簒位，遷帝於金墉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冏譖機為倫作禪文，賴成都王穎救之免。（《文選》卷二十九《園葵詩一首》注）

〔7〕機惡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文選》卷四十六《豪士賦序》注）

〔8〕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恩。（《文選》卷三十七《謝平原內史表》注）

《機雲別傳》

〔1〕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後，利在獲二俊。』遂為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郎。雲為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甚有惠政，吏民懷之，生為立祠。後並歷顯位。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於時。

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于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穎用機為平原相，雲清河內史。尋轉雲右司馬，甚見委仗。無幾而與長沙王搆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粹、牽秀等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機吳人，羈旅單宦，頓居羣士之右，多不厭服。機屢戰失利，死散過半。初，宦人孟玖，穎所嬖幸，乘寵豫權，雲數言其短，穎不能納，玖又從而毀之。是役也，玖弟超亦領衆配機，不奉軍令。機繩之以法，超宣言曰：『陸機將反。』及牽秀等譖機於穎，以為持兩端，玖又構之於內，穎信之，遣收機，并收雲及弟耽，並伏法。機兄弟既江南之秀，亦著名諸夏，並以無罪夷滅，天下痛惜之。機文章為世所重，雲所著亦傳於世。初，抗之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孫惠與朱誕書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携暴朝，殺身傷名，可為悼歎。』（《三國志·吳志》卷十三《陸抗傳》裴松之注）

〔2〕孟玖欺成都王穎曰：『陸機司馬孫承備知機情，可考驗也。』穎於是收承父子五人，考掠備加，踝骨皆脫出，終不誣機。（《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二《人事部》十三）

葛洪《抱朴子》

〔1〕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君軍中，常在左右，説陸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為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謂其成。琴道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太平御覽》卷六百零二《文部》十八）

〔2〕余見二陸之文百卷許，似未盡也。方之他人，若江漢與潢汙也。嵇生云：每讀二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文，未嘗不廢卷而歎，恐其卷盡也。《陸也；其理約者，雖鴻筆不可益也。觀此二人，豈徒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意林》卷四）

〔3〕陸君深識文章，放蕩不作虚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却後數百年，若有幹跡如二陸，猶比肩也，不謂疎矣。（同上）

卢綝《晉八王故事》

〔1〕陸機為成都王所誅，顧左右而嘆曰：「今日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華亭，吳由拳縣郊

外之野，機素遊之所。（《藝文類聚》卷九十《鳥部》一）

〔2〕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世說新語》卷下《尤悔》第三十三）

《晉起居注》

成都王討長沙王，使陸機都督三十七萬衆，圍洛陽四匝，夜鼓噪，京師屋瓦皆裂。（《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七）

裴啓《語林》

〔1〕陸士衡在洛，夏月忽思竹籜飲，語劉實曰：『吾鄉曲之思轉深，今欲東歸，恐無復相見理。』（《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四《酒食部・飲篇》六）

〔2〕陸士衡為河北督兵，已被間搆，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謂其司馬孫拯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一《武功部・角》二十九）

〔3〕陸機在坐，潘安仁至，陸便起去。安仁曰：『清風至，塵飛揚。』陸應聲答曰：『衆鳥集，鳳

鳳翔。』（《天中記》卷二十六《排調》）

〔4〕機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世說新語》卷下《尤悔》第三十三注引）

劉義慶《世說新語》（附劉孝標注）

〔1〕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世說新語》卷上《言語》第二）

〔2〕《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儁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儁。』（同上，注引）

〔3〕《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至平原内史。（同上，注引）

〔4〕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世說新語》卷上《文學》第四）

〔5〕《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太冶，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患才多也。」』（同上，注引）

〔6〕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同上，注引）

〔7〕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世說新語》卷中《方正》第五）

〔8〕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彦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世說新語》卷中《賞譽》第八）

〔9〕《褚氏家傳》曰：『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彦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来，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同上，注引）

〔10〕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裘徊，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同上）

〔11〕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忼慨。（同上）

〔12〕雲性弘靜，怡怡然為士友所宗。機清厲有風格，為鄉黨所憚。（同上）

〔13〕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遭跡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惟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並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耶！』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世說新語》卷下《自新》第十五）

〔14〕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眞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世說新語》卷下《簡傲》第二十四）

〔15〕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世說新語》卷下《尤悔》第三十三）

〔16〕干寶《晉紀》：『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同上注引）

〔17〕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為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

敗，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索戎服，著衣幘，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同上）

郭季產《述異記》

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豪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嘗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因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賫書馳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盛以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饑則入草，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裁近岸，犬即騰上速去。先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伺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答書，內筒，復繫犬頸。犬既得答，仍馳還洛。計人行程五旬，犬往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遣送還葬機村，去機家二百步，聚土為墳，村人呼為黃耳冢。（《藝文類聚》卷九十四《獸部中》）

酈道元《水經注》

〔1〕自樂里道屈而東出陽渠，昔陸機為成都王穎入洛，敗北而返，水南即馬市。舊洛陽有三市，斯其一也，亦嵇叔夜為司馬昭所害處也。（《水經注》卷十六《谷水》）

〔2〕其水又東，左合七里澗。《晉後略》曰：『成都王穎使吳人陸機為前鋒都督伐京師，輕進，為洛軍所乘，大敗于鹿苑，人相登躡死于塹中及七里澗，澗為之滿。』即是澗也。澗有石梁，即旅人橋也。（同上）

〔3〕（尸乡）其澤野負原夾郭，多墳隴焉，即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袁氏《王陸詩》序：『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忽結陰，望道左若民居者，因往逗宿，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機言玄，機服其能，而無以酬折，前致一辯。機題緯古今，綜檢名實，此少年不甚欣解。將曉去，稅駕逆旅，嫗曰：「君何宿而來？自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機乃怪悵，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攢木蔽日，知所遇者審王弼也。』此山即祝雞翁之故居也。（同上）

崔鴻《三十國春秋》

成都王頴禦長沙王乂於建春門，陸機敗遁走，頴誅機及弟雲，夷三族。寵族之上，人多惡之。成都王嬖人孟玖素不快於雲，及機建門之敗，機衆多喪，牽秀譖之於頴，言機持兩端，孟玖復構之於內，使牽秀斬機。初，機之專征，請孫拯為後軍司馬，至是收拯，下獄拷捶數百，兩髁骨見，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拯曰：『二陸之死，誰不知枉，君何不愛身？』拯仰天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有顧於吾，吾危不能濟，死復相誣，非吾徒也。』乃夷三族。拯門人費慈自詣頴，明拯之冤。拯喻之曰：『吾唯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爾耶？』慈曰：『僕又安負君而求生乎！』固明拯冤，玖又疾之，亦并見害。（《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文部》十八）

李延壽等《南史》

顧覬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史陸機姊夫。（《南史》卷三十五《顧覬之傳》）

房玄齡等《晉書》

〔1〕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文略）

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為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為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斑。』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

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以為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簒位，以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

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為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

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其序曰（文略）。冏不之悟，而竟以敗。

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文略）

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匡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為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又羈旅人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為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今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

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来，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為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

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為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録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

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鋭漂逸，亦一代之絶乎！』其為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二百餘篇，並行於世。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坼霜開；一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棲火樹；飛鱗此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陵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為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安居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窓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衒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己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犬，不誡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鬻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卒令覆宗絶祀，

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

〔2〕顒遣其將張方，穎遣其將陸機、牽秀、石超等来逼京師。乙丑，帝幸十三里橋，遣將軍皇甫商距方於宜陽。己巳，帝旋軍于宣武。庚午，舍于石樓。天中裂，無雲而雷。

冬十月壬寅，帝旋于宮。石超焚緱氏，服御無遺。丁未，破牽秀、范陽王虓于東陽門外。戊申，破陸機于建春門，石超走，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懸首銅駝街。張方退屯十三里橋。（《晉書》卷四《惠帝紀》）

〔3〕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晉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側。趙王倫簒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禊堂。』本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海西於鍾山立流水（觴）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立秋之禮也。』（《晉書》卷二十一《禮制》下）

〔4〕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都，擊長沙王乂，及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遂奔潰，卒賜死。此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晉書》卷二十七《五行志》上）

〔5〕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

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誄後，作誄，又爲《詠德賦》以悼之。（《晉書》卷三十六《張華傳》）

〔6〕謐好學，有才思。既爲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謐權過人主，至乃鏁繫黃門侍郎，其爲威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閤延賓，海內輻湊，貴遊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謐，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陽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眕、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傅會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晉書》卷四十《賈謐傳》）

〔7〕倫簒，又為右光祿、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宮，祇以經受偽職請退，不許。初，倫之簒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逵、常侍駿捷杜育、黃門郎陸機、右丞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祇罪，會赦得原。後以禪文草本非祇所撰，於是詔復光祿大夫。子宣，尚弘農公主。（《晉書》卷四十七《傅祇傳》）

〔8〕六月己卯，葬于顯平陵。帝感閻纘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晉書》卷五十三《愍懷太子傳》）

〔9〕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

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纏纓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晉書》卷五十四《陸雲傳》）

〔10〕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晉書》卷五十五《張亢傳》）

〔11〕會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彥為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為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毀言漸息矣。（《晉書》卷五十七《吾彥傳》）

〔12〕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説。秀使牙門趙奉詐為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為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以太子詹事裴邈、左軍將軍

卞粹等二十人為從事中郎，掾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為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偽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羣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輿與前軍司馬雅等率甲士人殿，譬喻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實幽之也。（《晉書》卷五〈趙王倫傳〉）

〔13〕顒本以乂弱冏彊，冀乂為冏所擒，然後以乂為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己為宰相，專制天下。既而乂殺冏，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卞粹等襲乂。乂並誅之。顒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刺客圖乂，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乂為大都督以距顒。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乂、顒兄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祿勳石陋行司徒，使說穎，令與乂分陝而居，穎不從。乂因致書於穎曰：『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己，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興義衆，還復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離逖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與卿，友于十人，同產皇

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闡敷王教，經濟遠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衆，阻兵百萬，重圍宫城。羣臣同忿，聊即命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遭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行一尺，卻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四海，令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遣書。」

顒復書曰：「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道，恩隆洪業，本支百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縱毒，齊、趙内篡。幸以誅夷，而未静息。每憂王室，心悸肝爛。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羽檄，四海雲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内擒商等，收級遠送，如何迷惑，自為戎首！上矯君詔，下離愛弟，推移輦轂，妄動兵威，還任豺狼，棄戮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勉！前遣陸機，董督節鉞，雖黄橋之退，而温南收勝，一彼一此，未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鋭猛，要當與兄整頓海内，若能從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顒亦自歸鄴都，與兄同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慎哉大兄，深思進退也！」（《晉書》卷五十九《長沙王乂傳》）

〔14〕顒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乂在内，遂與河間王顒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乂使就第。乃與顒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内史陸機為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顒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有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為壘，皆造浮橋以通河

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繫橋，名曰石鼈。陸機戰敗，死者甚衆，機又為孟玖所譖，穎收機斬之，夷其三族，語在機傳。（《晉書》卷五十九《成都王穎傳》）

〔15〕秀任氣，好為將帥。張昌作亂，長沙王乂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穎為冠軍將軍，與陸機、王粹等共為河橋之役。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諂事黃門孟玖，故見親於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為尚書。（《晉書》卷六十《牽秀傳》）

〔16〕祕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晉書》卷六十二《劉琨傳》）

〔17〕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為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為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為『三俊』。例拜為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晉書》卷六十八《顧榮傳》）

〔18〕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禄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

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樸，救樸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

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瞻對曰：『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邁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億載，永傳于後。然而俗變事弊，得失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敬失多儀。周鑒二王之弊，崇文以辯等差，而流遁者歸薄而無款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羲皇簡樸，無為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闡元，聖功日隆，承天順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既往，人變由久，謂當今之政宜去文存樸，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

又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為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為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為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辨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

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士急於招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恆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對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登庸，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巖之徒，周文攜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勳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仄陋，使山無扶蘇之才，野無《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應，翔鳳飄颻，甘露豐墜，醴泉吐液，朱草自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長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譯入貢，頌聲穆穆，南面垂拱也。今貢賢之塗已闔，而教學之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恆銳，而務學之心不修。若闢四門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其優劣，厝之百寮，置之羣司，使調物度宜，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符契往代，明良來應，金蘭復存也。』

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姦宄既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虐濫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剋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為永制與不？』對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

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勇力而貴仁義。仁義貴則彊不陵弱，衆不暴寡。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既與三辟。而文網之弊，又加族誅，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染後代，不能變改。故漢祖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由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參夷之刑，除挾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世而偕也。」

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今有温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對曰：「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温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内。内性柔弱，以含容為質；外動剛直，以外接為用。是以金水之明内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温，含容之性也。」

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為政，則黄羲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闊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

而日進，淳德往而莫返。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對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之源，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皇代質樸，禍難不作，結繩為信，人知所守。大道既離，智惠擾物，夷險不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網，夏殷繁帝者之法，皆廢興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非有降殺也。」

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晉書》卷六十八《紀瞻傳》）

〔19〕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為賀氏。曾祖齊，仕吳為名將。祖景，滅賊校尉。父邵，中書令，為孫皓所殺，徙家屬邊郡。

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童齔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國相丁乂請為五官掾。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為本，不求課最。後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州，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

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土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於荆、揚二州，户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久之，召補太子舍人。（《晉書》卷六十八《賀循傳》）

〔20〕戴若思，廣陵人也，名犯高祖廟諱。祖烈，吴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若思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劒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

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盖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太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沖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軌驥騄；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

父遭若思就京與語，既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累轉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司馬，拜散騎侍郎。（《晉書》卷六十九《戴若思傳》）

〔21〕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吳豫章太守賁曾孫也。父祖並仕吳。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寧初，赴齊王冏義，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辟大司馬户曹掾，轉東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冏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冏果敗。成都王穎薦惠為大將軍參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是時，穎將征長沙王乂，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憂其致禍，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時惠又擅殺穎牙門將梁儁，懼罪，

〔22〕泰始中，詔以崧代兄襲父爵，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相國參軍。倫簒，轉護軍司馬、給事中，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弟中庶子，累遷侍中、中護軍。（《晉書》卷七十五《荀崧傳》）

〔23〕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曄少有雅望，从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侯，而門户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

〔24〕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也。……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絶歎伏，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焉。（《晉書》卷九十二《左思傳》）

〔25〕子捷，字太應，亦有文才。永康中，為散騎侍郎。及趙王倫簒逆，捷與陸機等俱作禪文。倫誅，坐下廷尉，遇赦免。後為太傅參軍。永嘉末，卒。（《晉書》卷九十二《鄒湛傳》）

〔26〕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黄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彦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遷九眞太守，轉中尉。年五十五卒。（《晉書》卷九十二《褚陶傳》）

陸廣微《吳地記》

華亭，蓋晉元侯陸遜宅，造池（亭）華麗，故名。有陸遜、陸機、陸瑁三墳，在東南二十五里橫山中。（杭）按：《太平御覽》引《吳地記》曰：陸氏宅在長宅谷，在吳縣東北。谷名華亭。谷水下通松江，昔陸遜、陸凱居此谷。谷東有崑山，父祖墓焉。故陸機《思鄉詩》：「髣髴松水陽，婉孌崑山陰。」（杭世駿撰《三國志補注》卷六）

樂史《太平寰宇記》

華亭谷，《輿地志》云：『吳大帝以漢建安中封陸遜華亭侯，即以其所居為封。蓴菜，又多白鶴清唳，故陸機嘆曰：華亭鶴唳，不可復聞。』二陸宅，《吳地記》云：『宅在長谷，谷在吳縣東北二百里，谷周迴二十餘里，谷名華亭，陸機嘆鶴唳處。谷水下通松江，昔陸遜、陸凱居此谷。』《吳志》云：『漢廬江太守陸康與袁術有隙，使侄遜與其子績率宗族避難於是谷。谷東二十里，有崐山，父祖墓焉，故陸機《思鄉詩》曰：「彷彿谷水陽，婉孌崐山陰。」』崐山有吳相江陵昭侯陸遜墓。（《太平寰宇記》卷九十五）

陈思《書小史》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官至後將軍。少有異才，善行書。吳亡與弟雲俱入洛。王僧虔云：「陸機，吳士。書也，無以校其多少。」（《書小史》卷四）

歐陽忞《輿地廣記》

崑山縣，本漢婁縣，地屬会稽郡，東漢晉屬吳郡。陸機、陸雲生於此，故名其山曰崑山。梁置崑山縣，隋平陳，省之。開皇十八年，復置屬吳郡，唐屬蘇州。（《輿地廣記》卷二十二）

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

崑山在本縣西北，或曰在華亭，蓋割崑山之境以縣華亭故也。晉陸機與其弟雲，生於華亭，以文為世所貴。時人比之崑岡出玉，故此山得名。（《吳郡圖經續記》卷中）

施宿等《會稽志》

虞忠，字四方，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議人物。造吳郡陸機于童齔之年，稱上虞魏遷于無名之初。（《會稽志》卷十四）

周應合《景定建康志》

〔1〕《越絶書》：『其城越范蠡所築，城東南角近固城，望國門橋。』西北，即吳牙門將軍陸機宅。故機入晉，作《懷舊賦》『西望東城之紆餘』，即此城。在三井岡東南一里，今瓦棺寺閣，在岡東偏也。（《景定建康志》卷二十）

〔2〕機本吳人，居秦淮。晉滅吳，乃作《辨亡》二論，并述其祖遜父抗之功業。（《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四）

〔3〕陸機宅在秦淮側。又《金陵故事》：『臨秦淮有二陸讀書堂，其跡猶在。』考證陸機人洛，作《懷舊賦》云：『望東城之紆餘，邈吾廬之延佇。』李太白《題王處士水亭》云：齊朝南苑是陸機宅，故有『北堂見明月，更憶陸平原』之句。（《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二）

祝穆《方輿勝覽》修《方輿勝覽》

陸機宅。《圖經》云：「在縣南五里，秦淮之側，有二陸讀書堂在焉。李白《題王處士水亭》云：齊朝南苑是陸機宅。其詩云：「王子躭玄言，賢豪多在門。好鵝尋道士，愛竹嘯名園。樹色老荒苑，池光蕩華軒。北堂見明月，更憶陸平原。掃地清玉簟，為余置金樽。醉罷欲歸去，花枝宿鳥喧。何時復来此，再得洗囂煩。」」（《方輿勝覽》卷十四）

李石《續博物志》

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石長八尺，廣四尺。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尺。魏文帝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下，載蔡邕、韓說、高堂谿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中。又一碑漢順帝陽嘉八年立，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工徒十一萬二千人。始二年立。（《續博物志》卷六）

陽嘉九年八月作畢。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

張敦頤《六朝事蹟編類》

《建康實錄》云：「陸機入洛，作《懷舊居賦》云：『望東城之紆徐，邈吾廬之延佇。』李太白《題王處士水亭》云：齊朝南苑是陸機宅。其詩云：「王子躭玄言，賢豪多在門。好鷺尋道士，愛竹嘯名園。樹色老荒苑，池光蕩華軒。北堂見明月，更憶陸平原。掃地青玉簟，為余置金樽。醉罷欲歸去，花枝宿鳥喧。何時復来此，再得洗囂煩。」《圖經》云：「在縣南五里，秦淮之側。」」（《六朝事蹟編類》卷下「陸機宅」條）

李賢等《明一統志》

〔1〕陸機宅。在府南秦淮側，晉陸機、陸雲讀書臺舊址猶存。機《懷舊居賦》：『望東城之紆徐，邈吾廬之延佇。』（《明一統志》卷六）

〔2〕陸機宅。在府城中至南門外。唐詢詩：『舊諜傳遺址，悠然歷祀深。人無今威至，門異下邽箴。谷水當年溜，崑山昔日陰。魯臺那復見，絲竹若為尋。』梅堯臣詩：『晴雲唳鶴幾千隻，隔水野梅三四株。欲問陸機當日宅，而今何處不荒蕪。』（《明一統志》卷九）

和珅等《大清一統志》

〔1〕陸機宅，在江寧縣南。《輿地紀勝》按：《金陵覽古》：『上元縣南，秦淮側，有二陸讀書臺舊址猶存。』乾隆二十七年，翠華三幸。（《大清一統志》卷五十一）

〔2〕陸機宅，在婁縣平康村，即古華亭谷也。舊志：『機宅在崑山下，又別宅在谷陽門内，今普照寺。』又有黄耳冢，在華亭縣南二里。任昉《述異記》：『陸機有快犬，名曰黄耳，後人洛，將以自隨。機戲語曰：「家久無書，汝能馳往否？」犬搖尾作聲以應機。為書，盛以竹筒，繫犬頸，到家得書。後死，葬村南，聚土為墳，呼黄耳冢。』（《大清一統志》卷五十八）

〔3〕陸機墓，在華亭縣西北二十五里。又青浦縣治北三十里有高邱，舊呼陸丞相墓。明嘉靖間土人見墓上有一金蛇，盜發其冢，得古器甚多。後聞于官，悉捕治命，封其塋地。（同上）

單傾修、徐碩《至元嘉禾志》

〔1〕廣衛將軍祠在府西普仁寺。考證：寺有石刻，載吴越王祭獻文云：『晉賢陸機之祖。』按《吴志》：『機之祖遜，初拜撫邊將軍，又拜鎮西將軍，又拜上大將軍。』吴因漢志，雖有雜號將軍，而考之遜傳，未嘗封廣衛之號。若機曾祖紆，守城門校尉，高祖馭九江都尉，亦

未嘗位至將軍。（《至元嘉禾志》卷十二）

〔2〕陸機宅。按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髣髴谷水陽。』李善注引陸道瞻《吳地記》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晉陸遜、陸凱居此。』《元和郡國圖志》云：『華亭谷在縣西三十五里，陸抗宅在其側，故遜封華亭侯。』《太平寰宇記》云：『二陸宅在長谷，谷在吳縣東北二百里。谷周迴百餘里，谷水下通松江者，陸凱居此谷。』《吳地記》云：『漢廬江太守陸康與袁術有隙，使姪遜與其子績，率宗族避難居於是谷。』舊《圖經》云：『華亭谷，水東有崑山，相傳即其宅舍。』是數説觀之，則世傳普照寺為二陸宅，非也。然建康亦有陸機宅。《建康實錄》云：『在縣南秦淮之側。』李太白題《王處士水亭》云：『齊朝南苑是陸機宅。』按：吳王孫皓徙都建康，機雲嘗分領父兵，為牙門將，得非機仕於朝，則居建業，而華亭乃其里第耶？又有八角井。按《九域志》：在陸機宅之側。（《至元嘉禾志》卷十四）

陶宗儀《說郛》

華亭縣，在郡東一百六十里，地名雲間，水名谷水，天寶五年置。蓋晉元（侯）陸遜宅，造池亭華麗，故名。有陸遜、陸機、陸瑁三墳，在東南二十五里橫山中，有鶴鳴、鶴唳，玄鶴。管鄉二十二，户一萬二千七百八十。（《說郛》卷六十三上）

三、陸士衡文集序跋、題記、提要

徐民瞻《晉二俊文集叙》

民瞻幼閱晉陸機士衡傳，太康末，士衡與弟雲士龍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一見如舊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嘗伸卷反覆，求二俊所以名於世者；張華所以稱道，而有得士之喜者。觀之，蓋其兄弟以文章齊驅並駕，於兵戈擾攘之間，聲聞閎肆，人無能出其右者，時號『二陸』。華聞服之久，一旦驟得之，宜其欣慰而稱道之也。吁二俊殁，寥寥且千載，其人不可得而見矣。其文章所謂如朗月之垂空，重嵓之積秀者，固自若也。耳目可無所見聞乎？其載於《文選》諸書中者亦多，即而熟讀之。其詞深而雅，其意博而顯，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之文宗也。每以未見其全集爲恨，聞之鄉老曰：『士衡有集十卷，以《文賦》爲首；士龍集十卷，以《逸民賦》爲首。』雖知之，求之未遂。偶因乏使承雲間民社之寄。二俊，雲間人也。拜命之日，良慰千(于)中。謂平素願見而不可得者，遂於此行矣。到官之初，首見遺像於吏舍之旁，塵埃漫汚，曖昧殊甚，大非所以揭虔妥靈之本意。即日闢縣學之東偏建祠宇，奉以遷焉。邦人觀瞻，無不懽喜稱嘆。因訪其遺文於鄉曲，得《士衡集》十卷于新淮西撫幹林君，其首篇冠以《文賦》。《士

龍集》十卷則無之。明年移書故人祕書郎鍾君，得之于册府。首篇《逸民賦》，悉如所聞。亟繕寫，命工鋟之木以行，目曰《晉二俊文集》。二俊之文，自晉歷隋唐，更五代，迄于我宋，又二百四十餘年，湮没不彰，今焉恍如揭日月于雲霧之上，震雷霆于久息之中，焜燿雲間。學士大夫，宗之仰之有餘師矣，二俊之名不朽矣，民瞻之欲遂矣。又明年書成，謹述於篇首。慶元庚申仲春既望信安徐民瞻述。

陸元大翻宋本都穆跋

《士衡集》十卷，宋慶元中嘗刻華亭縣齋，歲久其書不傳。予家舊有藏本，吳士陸元大爲重刻之。士衡與其弟士龍，並以文章名世，人稱『二俊』。張司空華嘗謂之曰：『人患才少，子患其多。』葛稚川亦稱其文『猶玄圃之積玉，五河之吐流。』及觀之史，則云『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其贊士衡抑又至矣。士衡之文，嘗載蕭氏《文選》，然特十之一二。是集復行，使學者得盡窺古人述作而效法之，此誠斯文之幸，而亦豈非學者之幸哉！正德巳卯夏六月，太僕少卿郡人都穆記。

小萬卷樓叢書本錢培名跋

《陸士衡集》十卷，宋徐民瞻合刊《二俊集》本。《四庫全書》未著錄，阮文達公撫浙時進呈之。案《士衡集》，《隋書·經籍志》十四卷，《唐書·藝文志》云十五卷，而《郡齋讀書志》十卷，《直齋書錄解題》亦同，則宋世已無完本矣。晁公武云：「機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今存詩、賦、論、議、箋、表、碑、誄一百七十餘首，以《晉書》、《文選》較正外，餘多舛誤。」今此本詩文共一百七十四首，蓋即晁氏所見之本。徐民瞻序云：「聞之鄉老曰：士衡有集十卷，以《文賦》爲首。」又自述其搜訪之難，而云得之於新淮西撫幹林君，其首篇冠以《文賦》，若有所甚幸者。序作於慶元庚申。晁氏序《讀書志》在紹興二十一年，相距幾何？而當時已不恆經見如此。毋怪閱今又六百餘年，其流傳益尠也。集中殘篇斷簡，雜出不倫，大要出《藝文類聚》、《初學記》諸書，而不無罣漏，疑北宋人掇拾而成。徐刊本已不可得，此本乃明正德間陸元大重刻，後有都穆跋。昭文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遂以為宋槧。文達所得影抄本，疑即據此。新安汪士賢輯《晉二十家集》，亦從此翻刻，舛誤悉同。今重校繡梓，凡確見為寫刻之誤者，徑改之；其義可兩通及他書所引有異同者，著之札記。咸豐二年十月，金山錢培名識。

影宋鈔本翁同書跋

影宋鈔《晉二俊文集》二十卷，舊藏鮑氏知不足齋，曾經趙味辛舍人、盧抱經學士暨芳茉堂主人嚴久能校勘。按《四庫》止收《士龍集》，而無《士衡集》，且云未見徐民瞻刻本。《士龍集》又民瞻序稱雲集六卷，而此刻實分十卷，抑又何也？予經梁園之變，行篋中宋、元佳槧，蕩焉泯焉。鈐下騎卒陳錦以公事過邗上，物色得此，歸以奉予，亦足稱秘籍矣。咸豐九年二月廿二日，翁同書跋於定遠軍中。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

《陸士衡文集》十卷（校宋本）。陸敕先校宋本。宋版十一行二十字，走行不越字數。宋版《士衡集》闕六卷第三葉至十卷第七葉。《士龍集》闕七卷首四葉。《士龍集》闕六卷第三葉至十卷第七葉。因其無《士龍集》，故去之也。茲余校陸校本，但臨校士衡，難為兩美之合矣。校畢復向藏此本，止有士衡，且失徐民瞻序。想陸士衡文集校注　附録

翁記。

來柬並《玉海》三冊領悉，其書已修至神廟時，似不及周氏本，暫留一閱，即日奉報命也。弟近得明正德時翻宋本《晉二俊集》，甚精，即《敏求記》所載者。今日又得成化活字銅版《蔡中郎集》，亦佳。喜不自勝，何日便道過我一觀。明日早入城往吊彭遠峰後，即至侍其巷。後日往拙政園，或來奉候，未知在府上否。此送尊大老爺。鱣草覆，廿五日。

（附札）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陸機集》十卷。右晉陸機士衡也，抗之子。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服膺儒術，非禮不動。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太康末，入洛。成都王穎令機率師伐長沙王乂，至河橋大敗，為穎所誅。初，造張華，華重其名，如舊相識。嘗謂之曰：「人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多。」葛洪著書亦稱歎焉。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今存詩賦論議箋表碑誄一百七十餘首，以《晉書》、《文選》校正外，餘多舛誤。校注者按：《百川書志》卷十二：《陸士衡集》十卷。晉平原内史吳郡陸機士衡也。賦二十五，詩九十，雜著雜文七十一，共一百八十六篇。」與《讀書志》所載又有別也。

項安世《項氏家說》

詩賦嘗讀漢人之賦，鋪張閎麗，唐至于本朝，未有及者。蓋自唐以後，文士之才力盡用于詩，如李杜之歌行，元白之唱和，序事叢蔚，寫物雄麗，小者十餘韻，大者百餘韻，皆用賦體作詩，此亦漢人之所未有也。予嘗謂賈誼之《過秦》、陸機之《辯亡》，皆賦體也。大抵屈宋以前，以賦為文。莊周、荀卿子二書，體義聲律，下句用字，無非賦者。自屈宋以後，為賦而二。漢特盛遂，不可加。唐至于宋朝，復變為詩，皆賦之變體也。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晉《陸機集》題詞

陸氏為吳世臣，士衡才冠當世。國亡主辱，顛沛圖濟。成則張子房，敗則姜伯約。斯其人也，俯首入洛，竟縻晉爵，身事仇讐，而欲高語英雄，難矣！太康末年，孽亂日作，士衡豫誅賈謐，倘得通侯，俗人謂福，君子謂禍。趙王誅死，羈囚廷尉。秋風蓴鱸，可早決幾。復戀成都活命之恩，遭孟玖青蠅之譖。黑幰告夢，白帢受刑；畫獄自投，其誰戚哉！張茂先博物君子，昧於知止，身族分滅。前車不遠，同堪痛哭。然冤結亂朝，文懸萬載。《吊魏武》而老奸掩袂，賦《豪士》而驕王喪魄。《辨亡》懷宗國之憂，《五等》陳建侯

之利，北海以後一人而已。排沙簡金，興公造喻；子患才多，司空歎美，尚屬輕今賤目，非深知平原者也。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

《陸機集》十卷。晁氏曰：『晉陸機士衡也，抗之子。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服膺儒術，非禮不動。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太康末入洛，成都王穎令機率師伐長沙王乂，至河橋大敗，為穎所誅。初，造張華，華重其名，如舊相識。嘗謂之曰：「人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多。」葛洪著書亦稱歎焉。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今存詩賦論議箋表碑誄一百七十餘首，以《晉書》、《文選》校正外，餘多舛誤。』機仕終平原內史。

阮元《揅經室外集》卷一《陸士衡文集》十卷提要

晉陸機撰。案《隋書·經籍志》載機集十四卷，又云梁四十七卷，錄一卷，亡。《唐書·藝文志》云十五卷，較《隋志》反贏一卷，殆傳寫之誤。《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皆云十卷，則即此本也。宋慶元庚申，奉議郎知華亭縣事

信安徐民瞻，曾合刻二陸文集，取張華之語，目之曰《晉二俊文集》，此卽影鈔。民瞻之本與七閣所收《陸士龍集》相合，計賦二十五篇，爲四卷；詩五十八篇，爲二卷；樂府十首，《百年歌》十首，爲一卷；《演連珠》一首，《七徵》一首，爲一卷；頌箴贊牋表文誄哀辭共十五篇，爲一卷；議論碑五首，爲一卷，共一百七十四首。案晁公武云：『機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今存詩賦論議牋表碑誄一百七十餘首。』厥數正同。則民瞻所刻，卽公武之本也。公武又云：『以《晉書》、《文選》校正外，餘多舛誤。』今案卷末《周處碑》中有『韓信背水之軍』一段，乃以他文襍厠，文義不相屬。公武所指，殆謂此類。其他文句譌脫，未容枚數。然北宋時，已如此。而機集之傳於今者，亦莫古於此本矣。

四、主要引用書目

校勘、輯佚引用書目及版本

《陸士衡文集》十卷

《晉二俊文集》，〔明〕陸元大刻本，四部叢刊本

《晉二俊文集》，清影宋鈔本，國家圖書館藏本

宛委別藏清鈔本，續修四庫全書本

〔清〕錢培名輯《逸文》，附札記，小萬卷樓叢書本

《陸士衡集》十卷

明萬曆十一年翁少麓刻本，國家圖書藏本

《晉二俊文集》，《漢魏六朝別集》，四部備要本

其他版本

〔明〕馮惟訥輯《詩紀・晉詩》卷四至卷五，四庫全書本

〔明〕梅鼎祚輯《西晉文紀》卷十五，四庫全書本

〔清〕嚴可均輯《全晉文》卷九十六至九十九，商務印書館校點本

《陸機集》金濤聲撰，中華書局本

《陸士衡詩注》郝立權撰，人民文學出版社本

逯欽立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五，中華書局本

《陸士龍文集》十卷

《晉二俊文集》，〔明〕陸元大刻本，四部叢刊本

《陸雲集》黃葵撰，中華書局本

《陸平原集》八卷

〔明〕張燮輯《七十二家集》，南京圖書館藏本
《陸士衡詩集》七卷
〔明〕佚名《六朝詩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陸平原集》二卷
〔明〕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四庫全書本
《三國志》〔晉〕陳壽撰，裴松之注，中華書局校點本
《文選》〔南朝・梁〕蕭統撰，李善注，中華書局影印胡刻本
《文選考異》〔清〕胡克家撰，附中華書局影印胡刻本
《文選》〔南朝・梁〕蕭統撰，六臣注，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四部叢刊本
《世說新語》〔南朝・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四部叢刊本
《世說新語》〔南朝・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疏，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世說新語》〔南朝・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四部叢刊本
《水經注》〔北魏〕酈道元撰，四部叢刊本
《玉臺新詠》〔南朝・陳〕徐陵撰，四部叢刊本
《玉臺新詠箋注》〔南朝・陳〕徐陵撰，〔清〕吳兆宜注，穆克宏校點，中華書局本
《北堂書鈔》〔隋〕虞世南撰，四庫全書本

《編珠》〔隋〕杜公瞻撰，四庫全書本
《唐鈔本文選集注彙存》，〔唐〕陸善經等注，周勳初彙輯，上海古籍出版社舊題
《古文苑》〔唐〕無名氏撰，〔宋〕章樵注，四部叢刊本
《羣書治要》〔唐〕魏徵等撰，四部叢刊本
《文館詞林校證》〔唐〕許敬宗編，羅國威校證，中華書局本
《晉書》〔唐〕房玄齡等撰，中華書局校點本
《藝文類聚》〔唐〕歐陽詢撰，四庫全書本
《藝文類聚》〔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匡謬正俗》〔唐〕顏師古撰，四庫全書本
《匡謬正俗平議》〔唐〕顏師古撰，劉曉東平議，山東大學出版社本
《初學記》〔唐〕徐堅等撰，中華書局排印本
《文鏡秘府論》〔日〕遍照金剛著，周維德校點，人民文學出版社本
《樂府詩集》〔宋〕郭茂倩撰，四部叢刊本
《樂府詩集》〔宋〕郭茂倩撰，中華書局校點本
《太平御覽》〔宋〕李昉撰，四部叢刊本
《太平御覽》〔宋〕李昉撰，夏劍欽、王巽齋校點，河北教育出版社本

陸士衡文集校注　附録
《山堂肆考》〔明〕彭大翼撰，四庫全書本
《古儷府》〔明〕王志慶撰，四庫全書本
《文獻通考》〔元〕馬端臨，中華書局影印本
《文獻通考》〔元〕馬端臨，四庫全書本
《説郛》〔元〕陶宗儀撰，四庫全書本
《隸釋》〔宋〕洪適撰，四庫全書本
《類説》〔宋〕曾慥撰，四庫全書本
《太平寰宇記》〔宋〕樂史撰，四庫全書本
《紺珠集》〔宋〕無名氏撰，四庫全書本
《困學紀聞》〔宋〕王應麟撰，四庫全書本
《景定建康志》〔宋〕周應合撰，四庫全書本
《文章正宗》〔宋〕眞德秀撰，四庫全書本
《韻補》〔宋〕吳棫撰，四庫全書本
《玉海》〔宋〕王應麟撰，四庫全書本
《山谷外集詩注》〔宋〕黃庭堅著，〔清〕史容注，四部叢刊本
《事類賦》〔宋〕吳淑撰，四庫全書本

《古樂苑》〔明〕梅鼎祚撰，四庫全書本
《四六法海》〔明〕王志堅撰，四庫全書本
《文章辨體彙選》〔明〕賀復徵撰，四庫全書本
《六家詩名物疏》〔明〕馮復京撰，四庫全書本
《七國考》〔明〕董説撰，四庫全書本
《通雅》〔明〕方以智撰，四庫全書本
《天中記》〔明〕陳耀文撰，四庫全書本
《疑耀》舊題〔明〕李贄撰，四庫全書本
《佩文齋詠物詩選》〔清〕康熙皇帝撰，四庫全書本
《佩文齋廣羣芳譜》〔清〕汪灝等撰，四庫全書本
《歷代賦彙》〔清〕陳元龍撰，四庫全書本
《熱河志》〔清〕和珅等撰，四庫全書本
《淵鑑類函》〔清〕張英、王士禎等撰，四庫全書本
《古文雅正》〔清〕蔡世遠撰，四庫全書本
《古今通韻》〔清〕毛奇齡撰，四庫全書本
《讀左日鈔》〔清〕朱鶴齡撰，四庫全書本

《六藝之一錄》〔清〕倪濤撰，四庫全書本
《經義考》〔清〕朱彝尊撰，四庫全書本
《萬氏石經考》〔清〕萬斯同撰，四庫全書本
《格致鏡原》〔清〕陳元龍撰，四庫全書本
《韻府拾遺》〔清〕王掞等撰，四庫全書本
《四庫全書考證》〔清〕王太岳等撰，四庫全書本

注釋、評箋引用書目及版本

（按：上已引書目，版本同者，不重出）

《周易》〔三國・魏〕王弼注，四部叢刊本
《周易正義》〔三國・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北京大學十三經校點本
《京氏易傳》〔三國・吳〕陸績註，四部叢刊本
《易義古象通》〔明〕魏浚撰，四庫全書本
《尚書》〔漢〕孔安國傳，四部叢刊本
《尚書正義》〔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北京大學十三經校點本
《尚書大傳》〔漢〕伏勝撰，四部叢刊本

《毛詩》〔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四部叢刊本
《毛詩正義》〔漢〕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正義，北京大學十三經校點本
《詩集傳》〔宋〕朱熹撰，四部叢刊本
《毛詩稽古編》〔清〕陳啓源撰，四庫全書本
《詩經稗疏》〔清〕王夫之撰，四庫全書本
《詩經通義》〔清〕朱鶴齡撰，四庫全書本
《韓詩外傳》〔漢〕韓嬰撰，四部叢刊本
《詩札》〔清〕毛奇齡撰，四庫全書本
《詩識名解》〔清〕姚炳撰，四庫全書本
《楚辭》〔漢〕王逸章句，四部叢刊本
《楚辭補注》〔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中華書局校點本。
《周禮》〔漢〕鄭玄箋，四部叢刊本
《周禮注疏》〔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北京大學十三經校點本
《儀禮》〔漢〕鄭玄箋，四部叢刊本
《儀禮疏》〔漢〕鄭玄箋，〔唐〕賈公彥疏，四部叢刊本
《儀禮注疏》〔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北京大學十三經校點本

《禮記》〔漢〕鄭玄箋，四部叢刊本
《禮記正義》〔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北京大學十三經校點本
《大戴禮記》〔漢〕戴德撰，四部叢刊本
《春秋經傳集解》〔晉〕杜預注，四部叢刊本
《春秋左傳注》楊伯峻譯注，中華書局本
《春秋左傳正義》〔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北京大學十三經校點本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漢〕何休解詁，四部叢刊本
《春秋公羊傳注疏》〔漢〕何休解詁，〔唐〕徐彦疏，北京大學十三經校點本
《春秋穀梁傳》〔晉〕范甯集解，四部叢刊本
《春秋穀梁傳注疏》〔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勳疏，北京大學十三經校點本
《惠氏春秋左傳補注》〔清〕惠棟撰，四庫全書本
《孝經注疏》〔唐〕李隆基撰，〔宋〕邢昺疏，北京大學十三經本校點本
《國語》〔三國・吳〕韋昭注，四部叢刊本
《戰國策校注》〔宋〕鮑彪注，四部叢刊本
《老子》〔漢〕河上公注，四部叢刊本
《老子本義》〔清〕魏源注，諸子集成本

《論語》〔三國・魏〕何晏集解，四部叢刊本
《論語注疏》〔三國・魏〕何晏注，〔宋〕邢昺疏，北京大學十三經校點本
《論語譯注》，楊伯峻譯注，中華書局本
《莊子》〔晉〕郭象注，四部叢刊本
《莊子集解》〔清〕王先謙撰，諸子集成本
《墨子》〔戰國〕墨翟撰，四部叢刊本
《孟子》〔漢〕趙岐注，四部叢刊本
《孟子注疏》〔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北京大學十三經校點本
《荀子》〔唐〕楊倞注，四部叢刊本
《荀子集解》〔清〕王先謙撰，諸子集成本
《管子》〔唐〕房玄齡注，四部叢刊本
《管子校正》〔清〕戴望校正，諸子集成本
《韓非子》〔戰國〕韓非撰，四部叢刊本
《晏子春秋》〔漢〕劉向整理，四部叢刊本
《晏子春秋集釋》吳則虞撰，中華書局本
《汲冢周書》〔晉〕孔晁註，四部叢刊本

《竹書紀年》〔南朝・宋〕沈約附註，四部叢刊本
《呂氏春秋》〔秦〕呂不韋撰，〔漢〕高誘注，四部叢刊本
《淮南子》〔漢〕劉安撰，〔漢〕許愼注，四部叢刊本
《列女傳》〔漢〕劉向撰，四部叢刊本
《新序》〔漢〕劉向撰，四部叢刊本
《說苑》〔漢〕劉向撰，四部叢刊本
《列僊傳》〔漢〕劉向撰，四庫全書本
《春秋繁露》〔漢〕董仲舒撰，四部叢刊本
《山海經》〔晉〕郭璞注，四部叢刊本
《穆天子傳》〔晉〕郭璞注，四部叢刊本
《史記》〔漢〕司馬遷撰、史記三家注，中華書局校點本
《漢書》〔漢〕班固撰、顏師古注，中華書局校點本
《吳越春秋》〔漢〕趙曄撰，四部叢刊本
《吳越春秋輯校匯考》〔漢〕趙曄撰，周春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越絶書》舊題〔漢〕袁康撰，四部叢刊本
《前漢紀》〔漢〕荀悅撰，四部叢刊本

《三輔黃圖》〔漢〕無名氏撰，四部叢刊本
《三輔黃圖校釋》〔漢〕無名氏撰，何清谷校釋，中華書局本
《新語》〔漢〕陸賈撰，四部叢刊本
《新書》〔漢〕賈誼撰，四部叢刊本
《司馬相如集校注》〔漢〕司馬相如撰，李孝昭校注，巴蜀書社本
《鹽鐵論》〔漢〕桓寬撰，四部叢刊本
《揚子法言》〔漢〕揚雄撰，四部叢刊本
《潛夫論》〔漢〕王充撰，四部叢刊本
《申鑒》〔漢〕荀悦撰，四部叢刊本
《中論》〔漢〕徐幹撰，四部叢刊本
《孫子集註》〔漢〕曹操等注，四部叢刊本
《太玄經》〔漢〕揚雄撰，四部叢刊本
《焦氏易林》〔漢〕焦循撰，四部叢刊本
《風俗通義》〔漢〕應劭撰，四部叢刊本
《論衡》〔漢〕王充撰，四部叢刊本
《蔡中郎文集》〔漢〕蔡邕撰，四部叢刊本

《魏武帝集》〔漢〕曹操撰，《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四庫全書本
《建安七子集校注》〔漢〕孔融等撰，吳雲等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本
《建安七子詩箋注》〔漢〕孔融等撰，郁賢皓、張采民注，巴蜀書社本
《爾雅》〔晉〕郭璞注，四部叢刊本
《說文解字》〔漢〕許愼撰，四部叢刊本
《說文解字注》〔漢〕許愼撰，〔清〕段玉裁注，成都古籍書店本
《方言》〔漢〕揚雄撰，郭璞注，四部叢刊本
《釋名》〔漢〕劉熙撰，四部叢刊本
《魏文帝集》〔三國・魏〕曹丕撰，《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四庫全書本
《曹子建集》〔三國・魏〕曹植撰，四部叢刊本
《曹植集校注》〔三國・魏〕曹植撰，趙幼文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本
《嵇中散集》〔三國・魏〕嵇康撰，四部叢刊本
《阮籍集校注》〔三國・魏〕阮籍撰，陳伯君校注，中華書局本
《孔子家語》〔晉〕王肅撰，四部叢刊本
《潘岳集校注》〔晉〕潘岳撰，董志廣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本
《華陽國志》〔晉〕常璩撰，四部叢刊本

《抱朴子》〔晉〕葛洪撰，四部叢刊本
《後漢紀》〔晉〕袁宏撰，四部叢刊本
《陶淵明集》〔南朝・宋〕陶淵明著，〔元〕李公煥集録，四部叢刊本
《陶淵明集》〔南朝・宋〕陶淵明著，逯欽立校注，中華書局本
《江文通文集》〔南朝・宋〕江淹撰，四部叢刊本
《江文通文集彙注》〔南朝・宋〕江淹撰，〔明〕胡之驥注，中華書局本
《鮑氏集》〔南朝・宋〕鮑照撰，四部叢刊本
《鮑參軍集》〔南朝・宋〕鮑照撰，錢仲聯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後漢書》〔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中華書局校點本
《魏書》〔北齊〕魏收，中華書局校點本
《顔氏家訓》〔北齊〕顔之推撰，四部叢刊本
《謝宣城詩集》〔南朝・齊〕謝朓撰，四部叢刊本
《謝宣城詩集》〔南朝・齊〕謝朓撰，曹融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宋書》〔南朝・梁〕沈約撰，中華書局校點本
《南齊書》〔南朝・梁〕蕭子顯撰，中華書局校點本
《弘明集》〔南朝・梁〕釋僧祐撰，四部叢刊本

《昭明太子集》〔南朝・梁〕蕭統撰，四部叢刊本
《徐孝穆集》〔南朝・陳〕徐陵撰，四部叢刊本
《庾子山集》〔北周〕庾信撰，四部叢刊本
《庾子山集注》〔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許逸民校點，中華書局本
《玉篇》〔南朝・陳〕顧野王撰，四部叢刊本
《編珠》舊題〔隋〕杜公瞻撰，四庫全書本
《東皋子集》〔唐〕王績撰，四部叢刊本
《王子安集》〔唐〕王勃撰，四部叢刊本
《楊盈川集》〔唐〕楊炯撰，四部叢刊本
《幽憂子集》〔唐〕盧照鄰撰，四部叢刊本
《駱賓王文集》〔唐〕駱賓王撰，四部叢刊本
《陳伯玉文集》〔唐〕陳子昂撰，四部叢刊本
《張說之文集》〔唐〕張說撰，四部叢刊本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唐〕張九齡撰，四部叢刊本
《梁書》〔唐〕姚思廉撰，中華書局校點本
《陳書》〔唐〕姚思廉撰，中華書局校點本

陸士衡文集校注　附録

《南史》〔唐〕李延壽撰，中華書局校點本
《隋書》〔唐〕魏徵撰，中華書局校點本
《孝經注疏》〔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北京大學十三經校點本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唐〕李白撰，〔明〕楊齊賢、蕭士贇等註，四部叢刊本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唐〕韓愈、元稹等注，四部叢刊本
《顔魯公集》〔唐〕顔眞卿撰，四庫全書本
《白氏長慶集》〔唐〕白居易撰，四庫全書本
《唐柳先生集》〔唐〕柳宗元撰，四部叢刊本
《歐陽行周文集》〔唐〕歐陽行周撰，四庫全書本
《毘陵集》〔唐〕獨孤及撰，四部叢刊本
《皎然集》〔唐〕釋皎然撰，四部叢刊本
《杼山集》〔唐〕釋皎然撰，四庫全書本
《經典釋文》〔唐〕陸德明撰，四部叢刊本
《廣弘明集》〔唐〕釋道宣撰，四部叢刊本
《法苑珠林》〔唐〕釋道世撰，四部叢刊本
《史通》〔唐〕劉知幾撰，四部叢刊本

陸士衡文集校注　附録
《吳郡志》〔宋〕范成大撰，四庫全書本
《學林》〔宋〕王觀國撰，四部叢刊本
《雲笈七籤》〔宋〕張君房撰，四部叢刊本
《唐文粹》〔宋〕姚鉉纂，四部叢刊本
《紺珠集》〔宋〕無名氏撰，四庫全書本
《習學記言》〔宋〕葉適撰，四庫全書本
《芸庵類稿》〔宋〕李洪撰，四庫全書本
《後村先生大全集》〔宋〕劉克莊撰，四部叢刊本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宋〕朱熹撰，四部叢刊本
《松隱集》〔宋〕曹勳撰，四庫全書本
《雞肋集》〔宋〕晁無咎撰，四部叢刊本
《冊府元龜》〔宋〕王欽若撰，四庫全書本
《資治通鑑》〔宋〕司馬光撰，北岳文藝出版社本
《資治通鑑》〔宋〕司馬光撰，四部叢刊本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宋〕蘇軾撰，〔宋〕王十朋集注，四部叢刊本
《小畜外集》〔宋〕王禹偁撰，四部叢刊本

《緯略》〔宋〕高似孫撰，四庫全書本
《廣韻》〔宋〕陳彭年、丘雍等撰，四部叢刊本
《滹南遺老集》〔金〕王若虛撰，四庫全書本
《説郛》〔元〕陶宗儀撰，四庫全書本
《古賦辯體》〔元〕祝堯撰，四庫全書本
《古樂府》〔元〕左克明撰，四庫全書本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元〕富大用撰，四庫全書本
《遂志齋集》〔明〕方孝儒撰，四部叢刊本
《編》〔明〕唐順之撰，四庫全書本
《江貝先生文集》〔明〕貝廷臣撰，四部叢刊本
《州四部稿》〔明〕明王世貞撰，四庫全書本
《忠文集》〔明〕王禕撰，四庫全書本
《室山房筆叢正集》〔明〕胡應麟撰，四部叢刊本
《村集》〔明〕史鑑撰，四庫全書本
《蘇志》〔明〕王鏊撰，四庫全書本
《溪集》〔明〕孫緒撰，四庫全書本

《古詩歸》〔明〕鍾惺、譚元春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古詩解》〔明〕唐汝諤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正韻》〔明〕樂韶鳳等撰，四庫全書本
《儼山外集》〔明〕陸深撰，四庫全書本
《廣博物志》〔明〕董斯張撰，四庫全書本
《明文海》〔清〕黄宗羲撰，四庫全書本
《牧齋有學集》〔清〕錢謙益撰，四部叢刊本
《梅村家藏藁》〔清〕吴偉業撰，四部叢刊本
《管城碩記》〔清〕徐文靖撰，四庫全書本
《二希堂文集》〔清〕蔡世遠撰，四庫全書本
《潛研堂文集》〔清〕錢大昕撰，四部叢刊本
《日知錄》〔清〕顧炎武撰，四庫全書本
《日知錄集釋》〔清〕顧炎武撰，黄汝成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二十二史考異》〔清〕江藩撰，漆永祥箋釋，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十七史商榷》〔清〕王鳴盛撰，黄曙輝點校，上海書店出版社本
《洪北江詩文集》〔清〕洪亮吉撰，四庫全書本

《揅經室四集》〔清〕阮元撰，四部叢刊本
《揅經室集三集》〔清〕阮元撰，四部叢刊本
《茗柯文初編》〔清〕張惠言撰，四部叢刊本
《兼濟堂文集》〔清〕魏裔介撰，四部叢刊本
《陳迦陵文集》〔清〕陳維崧撰，四部叢刊本
《曾文正公文集》〔清〕曾國藩撰，四部叢刊本
《廣雅疏證》〔清〕王念孫撰，四部備要本
《經傳釋詞》〔清〕王引之撰，岳麓書社排印本
《經籍纂詁》〔清〕阮元撰，成都古籍書店本
《義門讀書記》〔清〕何焯撰，四庫全書本
《淵鑑類函》〔清〕康熙御定，四庫全書本
《經稗》，〔清〕鄭方坤撰，四庫全書本
《藝林彙考》〔清〕沈自南撰，四庫全書本
《古書虛詞集釋》裴學海撰，中華書局本
《二十五史補編》，中華書局本

陸士衡文集校注　附録

《王觀國詩話》〔宋〕王觀國撰，《宋詩話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本
《詩人玉屑》〔宋〕魏慶之撰，《宋詩話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本
《滄浪詩話》〔宋〕嚴羽撰，《宋詩話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本
《王正德詩話》〔宋〕王正德撰，《宋詩話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本
《後村詩話》〔宋〕劉克莊撰，《宋詩話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本
《詩話總龜後集》〔宋〕阮閱撰，人民文學出版社本
《優古堂詩話》〔宋〕吳幵撰，《宋詩話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本
《計有功詩話》〔宋〕計有功撰，《宋詩話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本
《黃庭堅詩話》〔宋〕黃庭堅撰，《宋詩話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本
《河嶽英靈集》〔唐〕殷璠，《唐人選唐詩》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意林》〔唐〕馬總撰，四庫全書本
《金樓子》〔南朝・梁〕蕭繹，永樂大典本
《詩品集注》〔南朝・梁〕鍾嶸撰，曹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詩品》〔南朝・梁〕鍾嶸撰，四庫全書本
《文心雕龍注》〔南朝・梁〕劉勰撰，范文瀾注，人民文學本
《文心雕龍》〔南朝・梁〕劉勰撰，四部叢刊本

《芥隱筆記》〔宋〕龔頤正撰，四庫全書本
《風雅翼》〔元〕劉履撰，四庫全書本
《敬齋古今黈》〔元〕李治撰，四庫全書本
《談藝錄》〔明〕徐禎卿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儼山詩話》〔明〕陸深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頤山詩話》〔明〕安磐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丹鉛餘錄》〔明〕楊慎撰，四庫全書本
《丹鉛摘錄》〔明〕楊慎撰，四庫全書本
《丹鉛總錄》明楊慎撰，四庫全書本
《升庵詩話》〔明〕楊慎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唐詩品》〔明〕徐獻忠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四溟詩話》〔明〕謝榛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解頤新語》〔明〕皇甫汸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元朗詩話》〔明〕何良俊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詩體明辨》〔明〕徐師曾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香宇詩談》〔明〕田藝蘅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冰川詩式》〔明〕梁橋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説詩》〔明〕譚浚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藝苑卮言》〔明〕王世貞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欣賞詩法》〔明〕茅一相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藝圃撷餘》〔明〕王世懋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讀詩拙言》〔明〕陳第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騷壇秘語》〔明〕周履靖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獨鑒錄》〔明〕轂齋主人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詩藪》〔明〕胡應麟撰，上海古籍出版社校點本
《雪濤小書詩評》〔明〕江盈科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藝圃傖談》〔明〕郝敬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藝藪談宗》〔明〕周子文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詩學雜言》〔明〕陳繼儒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詩源辨體》〔明〕許學夷撰，人民文學出版社本
《冷邸小言》〔明〕鄧雲霄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小草齋詩話》〔明〕謝肇淛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唐音癸籤》〔明〕胡震亨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説詩補遺》〔明〕馮復京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通雅》〔明〕方以智撰，四庫全書本
《雅倫》〔明〕費經虞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詞府靈蛇二集》〔明〕鍾惺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詩鏡總論》〔明〕陸時雍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古詩鏡》〔明〕陸時雍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石室談詩》〔明〕趙士喆撰，《全明詩話》，齊魯書社本
《歷代詩話》〔清〕吴景旭撰，陳衛平、徐傑校點，京華出版社本
《義門讀書記》〔清〕何焯撰，四庫全書本
《鈍吟雜録》〔清〕馮班撰，《清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抱眞堂詩話》〔清〕宋徵璧撰，《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詩辯坻》〔清〕毛先舒撰，《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詩筏》〔清〕賀貽孫撰，《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圍爐詩話》〔清〕吴喬撰，《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龍性堂詩話初集》〔清〕葉矯然撰，《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師友詩傳錄》〔清〕王士禎撰，《清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池北偶談》〔清〕王士禎撰，四庫全書本
《貞一齋詩說》〔清〕李重華撰，《清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原詩》〔清〕葉燮撰，《清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說詩晬語》〔清〕沈德潛撰，《清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古詩源》〔清〕沈德潛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古歡堂集雜著》〔清〕田雯撰，《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小澥草堂雜論詩》〔清〕牟願相撰，《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隨園詩話》〔清〕袁枚撰，人民文學出版社本
《國朝詩話》〔清〕楊際昌撰，《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劍溪說詩》〔清〕喬億撰，《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詩學源流考》〔清〕魯九皋撰，《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雨村詩話》〔清〕李調元撰，《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蕉原詩說》〔清〕冒春榮撰，《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詩學纂聞》〔清〕汪師韓撰，《清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靜居緒言》〔清〕闕名撰，《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昭昧詹言》〔清〕方東樹撰，人民文學出版社本
《養一齋詩話》〔清〕潘德輿撰，《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小清華園詩談》〔清〕王壽昌撰，《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竹林答問》〔清〕陳僅撰，《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白華山人詩説》〔清〕厲志撰，《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筱園詩話》〔清〕朱庭珍撰，《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藝概》〔清〕劉熙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別雅》〔清〕吳玉搢撰，四庫全書本
《峴傭説詩》〔清〕施補華撰，《清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古詩評選》〔清〕王夫之撰，張國星校點，文化藝術出版社本
《采菽堂古詩選》〔清〕陳祚明撰，續修四庫全書本
《六朝選詩定論》〔清〕吳淇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齊魯書社本
《古詩賞析》〔清〕張玉穀撰，許逸民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文賦集釋》張少康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中古文學繫年》陸侃如撰，人民文學出版社本